叢書集成續編

一六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六一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清

補過齋遺集二卷……清 甘　雨撰 雲南 一
子銘先生遺集二卷……清 李　臯撰 沔陽 三九
復堂類集文四卷詩十一卷詞三卷……清 譚　獻撰 半厂 五七
顧齋遺集二卷……清 王　軒撰 山右 二二九
附顧齋簡譜一卷……民 楊恩濬撰 二三二
一笑先生詩鈔二卷文鈔一卷……清 李玉湛撰 雲南 二九五
守拙齋詩存一卷文存一卷……清 胡　鼎著 樸學 三二九
不冷堂遺集四卷……清 張舜琴撰 雲南 三六一
天根文鈔四卷文法一卷續集一卷詩鈔二卷……清 何家琪著 三怡堂 四一九
味吾廬詩文存二卷外紀一卷……清 江仁徵撰
民 張壽鏞編 四明 五八三
鶴巢文存四卷詩存一卷……清 忻江明撰 四明 六一五
篤慎堂燼餘詩稿二卷文稿一卷……清 金　謂撰 江陰 六八七
柴扉集拾餘一卷……清 杜　關著 壁經堂 七二九

雲南叢書集部之六十五

補過齋遺集

共二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年刊

補過齋遺集

緝輯瑣言

立言必有其本仁義道德是已有本之言躬行而心得之於是達之於辭足以垂世立教即尋常吟詠亦自有一種纏綿悱惻之意溫厚和平之音足以感發乎人心非可矯飾也是集首性理重所本也次教育達諸用也終之以詞章即末可以知本也

先君子有功於世莫大於教育一端避難山居傾側擾攘中亦無日不讀書講學雖以小子兄弟之不肖詩禮趨庭幸亦竊聞緒論及大亂甫平斯文不絕如縷先君子毅然纂修州志褒揚善類貶斥凶逆所以爲世道人心計者至矣而主教書院十餘年明經修行以廉靜爲多士倡一革浮囂之習人皆以不讀詩書爲恥奔競有司爲辱被其化者教授鄉閭一傳再傳類多明理之士今之習師範占最高程度而雄踞講席者皆其選也蓋淵源有自來矣

集中所載教育諸篇皆先君子之言教而身教之入人則更有深焉者先君子事先王父母愛敬無間於初終喪葬備禮於患難生平取與不苟出處有節當日觀感而成卓絕之行者若韓先生瓊之廬墓終身邵先生輿周之善事繼母韓先生珊之行孚鄉里終身清潔皆得力於先君子之身教而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者也

清純廟斥錢謙益曰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大哉王言爲士之有文無行者昭炯戒矣集中所載廉泉愛廬諸記遯懷獨坐諸詩皆先君出處之大節所關與商山栗里相頡頏有是行乃有是文傳人以文耶實傳文以人耳

寒家自曾祖以來代有著述咸豐五年室火於兵燹稿付之一炬先君三十六歲以前所著讀經讀史諸日記亦盡成劫灰集中所載皆咸豐九年以後之作至如時文試律亦有借題發揮自寫胸臆者以其爲向來文集所不登故此集亦略而弗載

墓表行狀先君子亦屢爲之然皆旋作旋弃一無存稿文之可存者少以人之可傳者不數數覯也故集中所登無幾州志諸傳出自先君子之手既垂爲一州之史故集中亦不重載

運河避難時先君子得呻吟語以付小子讀至修身篇所載六合是我底六合那個是人我是六合底我那個是我四語茫然不解所謂執以問先君子曰此不難解只是天地萬物一體六個字又約言之只是一個公字

而所以然之理只是吾性中一個仁字小子請曰大人避處深山不問世事似於天地萬物渺無交涉先君子曰潛龍以不見爲德因不敢侈言天地萬物然悲天命憫人窮吾初未嘗忘情於天地萬物也先君子之所存所志如此今編輯遺文偶憶及此因附記之

先考畢生精力萃於姚志一書其餘雜者亦時爲之咸豐初遭寇亂存稿盡付祝融後避難山居又懼觸時忌旋作旋焚一無存稿迨不肖稍解文義時竊取而藏之得數十紙今略分爲二卷曰文曰詩

補過齋遺集目錄

卷一

文

補過齋座右十箴
啟蒙四言訓
讀書談
訓德純德馨德裕
女四言訓
廉泉記
韓氏愛廬記

遷河避兵記
重建筆架山三丰祠記
遊鎮南鸚鵡山記
雜記五首
姚州志序
甘氏族譜序
讀書談序
卧雲老人壽藏自序
姚州桂香社先後册序
上楊提學書

上岑撫軍書
與劉克莊姪壻書
復宋慶五協戎書
癸酉三月二十日家諭
丁亥四月十七日家諭
戊子二月十一日家諭
四月二十三日家諭
十月十六日家諭
己丑十月初一日家諭
庚寅閏二月二十六日家諭

曾祖海若公事略
族曾祖士雅公墓表
祖妣劉太孺人事略
先考事略
先妣羅孺人事略
側室楊孺人墓誌銘
范烈婦傳
蘭英傳
公祭昭忠祠文
遥祭曾翹松先生文

關甥倫哀文
施生爲政哀文

卷二

詩

仁靜禪院課徒
遊鳳山廢寺
書懷三章
望老鴉山
獨坐
豺狼行

九日登華藏嶺
客邵甸
步卧雲樓故址
步映月池憶僧香溥
題張舊乘槎圖
送別友人
疊前韻述懷
己卯清明日墓祭悼側室楊孺人
送別劉示齋孝廉入蒙化幕
題門人陳雲峯且園

秋夕過且園
喜雪種蕉
遊大石湖
司訓瀘西病中感懷
次前韻留別瀘城諸君
意興未盡再賦七絕六首並以索和
遊廣西州東寺
遊廣西州西寺
題曹玉東先生遺像
病中偶作

補過齋遺集卷一

姚州甘雨潤之著　男孟賢謹編次

文

補過齋座右十箴

予自甲午春初遘疾旋遭三子叔賢之變觸目傷懷宿痾未拔知不久於人世諸子闢宅東夾室爲予養病之所予題曰補過撰聯曰養身易修身不易知過難補過尤難以自箴儆自孟夏居此凡五閱月茗椀藥鐺羅列左右古今之書堆積案頭諸子時時檢閱冀起衰病予頗厭之謂之曰老則必死非藥所能挽吾但求以得之天者還之天斯慰耳先儒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又云存吾順事殁吾寧也予敢以老病自棄乎乃作十箴示諸子並以自勖焉

天命

維皇降衷厥有恆性人物所同是曰天命無分靈蠢智愚凡聖始生之初稟賦皆正天理渾然知愛知敬不學不慮良知可證

氣質

兩儀既判一陰一陽陰勝則柔陽勝則剛氣質偏勝中行難望變之以學振懦抑強無過不及恭儉溫良優入聖域何用不臧

靜存

人生而靜爲動之基存養不熟動則支離古之君子慎獨不欺以誠爲主以敬自持兢兢業業存理去私夜氣不息聖賢可期

動察

靜而必動自然之理應事接物本末終始時加省察勿踰乎矩見之不眞行之非是曾子省身顏子克己前規不遠體行爲美

存誠

誠爲天道純乎自然無物不具無人不全或爲物誘或爲私牽虛妄日滋自鑿其天葆誠去僞謹幾爲先理念必存欲念必捐

主敬

主敬之學功在涵養檢束身心勿肆放蕩外謹威儀內禁妄想如涉春冰如承祭享主一無適不愧俯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

窮理

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知之匪艱當然而已究其當然推

善是止體認眞切致知在此本末精粗知其所以體立用行明德君子

盡性

性之本然上帝降衷人物之性與己相同盡其在己推之無窮不爲物蔽不爲欲攻復還天理允執厥中參贊化育至誠之功

知命

惟理與數君子知之守分循禮警戒自持身之所處隨地隨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勿類小人天命不知趨利避害終身如癡

樂天

天德既全天命可樂隨身俯仰不愧不怍人己渾忘進退寬綽心之所之光明磊落性之所至鳶飛魚躍樂在性天是曰天爵

啟蒙四言訓

小兒開蒙讀三字經外遽投以四子書句之長短不齊難於記誦今於課徒暇口說四言爲諸孫訓取其順口易記耳然語雖俗不悖於理果由此而解其義焉或不無成人之一助也臥雲老人識

上者爲天氣之所積象空體圓覆幬周密日月星辰垂象於上雷雨風雲出沒鼓盪春夏秋冬四時行焉周流不息古今皆然下者爲地持載有常其氣則濁其體則方山峙水流載於其中草木鳥獸生殖無窮承順乎天道則主靜萬物資生何有窮盡中則爲人天地生之耳目口鼻手足四肢無一不具無物不靈智愚賢否區別在心有男有女各分陰陽女曰坤順男曰乾剛親有父子義別君臣兄弟朋友是謂人倫性有四端亦名四德宇宙綱維民夷物則惻隱之心謂之曰仁推施民物歸本親親先盡其本由本及末倒行逆施所厚者薄是謂

兼愛墨氏之學明以辨之仁道乃確理本性生非由外鑠物欲憧擾天眞失卻慈愛衷腸變爲殘虐學者求仁去私存理刻厲精勤念念不已由勉企安仁道熟矣心如太空和氣洋溢位育功成參天兩地仁者之道即此是其羞惡之心謂之曰義人當初生此理皆備天性之良吾心之恥人無此心禽獸而已是故爲人須知此理持守不失無愧君子以之處事中正合宜無偏無黨無曲無私名曰正路蕩蕩平平由之貴熟守之貴堅勿爲襲取致類矯廉精擇明辨履蹈端嚴勇於有爲可當大任心無餒恧氣稱強盛忠孝廉節由此而定或曰喻義

或曰由義孔孟教人不外此字精義之學由勉而致終身由之勿生畏志恭敬之心謂之曰禮禮之於人實有諸己儀文在表恭敬在裏不由敬生虛文而已大而朝廟小而鄉里喪祭冠婚不能舍此稍有不行風陋俗鄙嚴而能和斯可流通理根乎性道本乎中失之不及苟簡疏慵失之太過矯飾足恭皆宜品節以持我躬內而家庭父子弟兄夫婦宗族相與以情不越乎禮愛敬相生外而朝廷君與公卿事之以禮揖讓風成人己相交親戚故舊若非以禮動輒得咎無論往來饋遺授受以敬相持情意斯厚禮通古今推行無替賢否智愚此心同具本心而行禮斯無獘是非之心謂之曰智心之所生非由外至動作語言立身處事唯智所使運用各異歸本言之率性皆具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不教而成良知天命自染習俗靈性漸汨本心之知蔽於私欲邪正混淆是非顛倒自甘庸愚自昧靈巧愈牿愈亡昏昧難了天生上哲雖云至少好學敏求鑽言至道成功則一無分遲早彼君子兮常存本性涵養必深操存必慎理在吾心格致誠正不雜一私明焉若鏡好善惡惡絲毫無混由此擴充大智稱望智之所行尤不可蠡世每好奇頤探隱索道非中庸君子弗學求乎當然審擇精確

共知共由私智不作勉而行之即是先覺我說四端孔孟所傳意淺語俗理則不偏童而習之始基立焉（謹案性善之說發於孟子而四端則又發明性善之旨指點親切凡讀書者所當知亦所易知者也學莫先於知性雖以童子之蒙昧亦宜使之略有領會庶終身不迷於趨向先考本孟子意著爲此書推闡無遺句短聲諧較程氏性理字訓羅氏小學韻語尤爲易讀學使項城高勉之先生曾稱此書義理圓足手筆亦好爲課蒙者所必需云男孟賢記）

讀書談

學莫要於敦本孝弟忠信人之根本吾輩所以讀書求知此理行此理耳此之不務讀書何用世有才辨超軼儕輩而大倫有虧鄉黨非之交遊議之不以其有才而恕之亦有學問未爲淹博而內行無忝鄉黨式之交遊稱之不以其無才而輕之天理自在人心公論昭於鄉曲學者可以知所勉矣

士以立品爲急立品非矜己以傲物以禮持身言動守乎準繩以義制事取與必有分曉如此則端嚴凝重正大光明自具泰山巖巖氣象不求勝人人自不得而卑之

讀書莫要於存心心祇一個天理內蔽於私外交於物遂將本然之性都汨沒了人於清夜中或獨處時澄心默想覺那好色好貨念頭實爲可恥這便是本心之明

由此保守奉持絶去外緣心之靈明愈出以此讀書覺聖賢之言皆吾心自有之理以吾心之眞知確見達之於文字之眞切自與勦襲者迥別況由此擴充又有可聖可賢者在乎

讀書所以明理理者何存諸心則仁義禮智信之五德見諸事則親義序別信之五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教所以維持乎此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語言所以闡明乎此吾輩讀書要知古今千言萬語不是爲後人留下些作文底材料每讀一書要一字字想其所當然之故究其所以然之理反之身心欲其收益於己達之天下欲其有益於世乃不負頻年誦習之功

心之有思慮耳目之有見聞手足之有運動吾輩與古人未嘗不同而品行則判若天淵何也不肯取法故也誠念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薄聖賢所能亦我所能奉賢哲以爲師或尙友千古或取諸近世居心行事奉爲準繩若射之有的若途之有軌人人自能引向上去

爲人最忌欺心每讀一書誦習未熟不肯再讀每看一書講解未通不思質問此之謂自欺又如作文不出自心裁東鈔西寫湊合成篇甚且直錄舊文蒙蔽師長此與小人之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何以異讀書若此他事可知安望成純篤之士耶

吾人所恃以寡過者莫如本分二字何謂本分理所當爲職所當盡者是也夫士爲四民之首長官接以禮貌鄉閭仰爲儀型人之待士也重則士之自待也愈不可輕誠能審知民間疾苦白之有司俾興利除害陰造民生之福分也抑或絶跡公門閉戶闇修敦孝悌睦族鄰講明婚喪禮節以爲鄉里倡俾愚賤有所矜式而厚其風俗亦分也今也不然博一衿獲一第遂自以爲地方名望進則把持公事鉗制官長退則凌虐鄉里欺侮愚民其無恥之甚者則諂事門丁接交胥吏干預錢糧辭訟就中取利以爲肥家潤身之計心術既壞而禍亦不旋踵矣可懼哉

立身以廉潔爲第一義廉則有守潔則不汙有了廉潔二字便有幾分人品今之學者利欲薰心皆讀書爲富貴之媒賣文章爲養身之具場屋槍替種種弊端無不做出做秀才時如此他日幸獲科第受職任官病根常在摸上剎下勢所難免安能潔己愛人爲循良之吏哉

讀書作文貴有心得心得不可驟致亦不可强致聖賢道理初看似無入處虛心涵詠久久自見用功祇在勿忘勿助到心有所得時則左右逢源頭頭是道返之於

心有眞味達之於言無枝辭其妙有不可言者特非淺率粗浮人所能領取耳

人非明師益友兩相夾輔未有能成材者然師嚴而友親故益友之切磋較明師之指引收效尤速諸生須各相愛敬不生嫌隙暇時相聚或論詩文或談古今析疑問難共相講習則彼此互收其益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飲酒歌唱聚賭宿娼是謂匪人讀書人豈宜如此諸生當切戒之同學中如有此等人宜遠之無友

玩物喪志最爲妨學讀書人惟書史筆硯爲不可少之物此外若名書古畫奇花異石固文人逸興所託與狗

馬奕博諸好有雅俗之殊而其供耳目之娛足以紛心喪志則一也董江都三年下帷目不窺園其精專可想諸生果立志爲學玩好亦所當戒

少年光陰千金一刻不可虛擲雖然讀書不宜太苦每日必有休暇之時此時只宜閉戶靜坐以收放心或把卷流連以味書旨若三五聚談嬉笑無度或執袖出遊酒食徵逐以有用光陰作此有損無益之事試思父母師長所期望我者何事哉將來欲作何等人而可如此乎

諸葛公淡泊明志范文正斷齏畫粥苦志讀書之人務其遠者大者是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若營營居食則養小失大必至昏忽無得每見富貴之子學而有成者少貧窶之子學而有成者多職是故耳

學者之患莫大於自足義理無窮那有滿足之日我所見在是人之所見有大於我者矣我今日所見在是異日所見又有深於此者矣可見天下理境愈入則愈深愈求則愈出虛心探討求之詩書問之師友集益無方則收效無窮若據目前之一知半解遂謂天下之美已盡於是祇此自足之一念橫亙胸中便無長進矣

自足之念每起於自是君子敏事愼言可以寡過矣而

猶必就正有道何哉義理精微剖析實難見以爲是不知似是而實非必求得見理眞切者爲之指引斯不迷於所往而所造就日深今也詩文不求人改正理路不求人指點是非得失茫然不辨終身在誦讀中終身在睡夢中亦大可哀也已

人苦不自知因人勵己亦是進修之一法德學才藝一遇勝己者自家短處立見相形見絀積愧生奮便有思齊之念所謂知恥進乎勇也今也不然於己則賣弄所長陰護所短於人則攻其所短掩其所長甚且吹毛求疵於無過中指過實無一點奮勉之意所謂忌者不能

修己者畏人修也其實此等念頭於人何損於己何益不過成一媢嫉之小人耳

爲學固不宜躐等驟進亦不可玩日愒時一日課程須立日做完晝間未完者宜於夜間補之若留待明日追補明日或課程多或有他事則又有停積之件如此至旬日外所積愈多望而生畏愈難下手則終無了期矣試思年富力强早起遲眠何事不了胡乃苟安姑待以自受累乎諸生異日或居官或處家皆宜日有所課日了其事方無廢事之虞

制義詩賦楷法借之以取科第固不能不於此用功其

實不過文人一藝即做到精妙處亦未必便是不朽盛業人須高著眼孔要想上面尚有事在未可以此自矜者穎悟稍好於此數事稍有可觀便詡詡然自命爲才子亦淺之乎爲丈夫矣

人生罪過大半由於言語巧辯以飾其非一也攻訐以揭人短二也戲謔以忞慢侮三也出之者有意入之者難堪每結成終身不解之仇恨故謹言不但可以養德而又可以遠怨學者宜致思焉

聖賢之學以主靜立極讀書作文亦必由靜而入靜則精神內斂志意專一讀書必易記作文亦別有解悟但

人日在事物紛擾中此心不免逐物而去隨境而遷則習靜實難惟於每日不拘何時得暇即斂襟靜坐屏去一切閒思雜慮使此心在腔子裏如此做工夫不過兩三月心境便與從前不同而進境亦迥殊於前日

讀書宜崇正學佛老兩家先儒闢之已詳不必贅論近世又有不墨不儒不釋不老之教誑誘男婦斂錢爲會蹤跡詭祕而著書立說輒徵引論孟學庸以肆其謬妄不經之談此世道之榛蕪人心之蟊賊也宜痛絕之

讀書固是好事然須看他所讀是何書益人莫如經史他如先儒語錄名臣奏議身心性命之理治道學術所

關不可不熟讀深思諸家古文宜擇其選本之精者讀之此外如算數醫方種植之書亦於人有濟聰明有餘無妨博覽至於俗家小說多係妄造徒費目力讀之無益有損其他淫辭豔曲釋老之言及外人傳教之書蕩惑心志終身不觀可也

（讀書談一卷凡二十二條光緒甲申先君子主大成書院講席所作也是歲肄業者四遠俱至舍不能容不孝孤侍養左右日請月課稍服微勞先君子杖履多暇輒詔諸生以爲學之要諄復誘掖聽者感悟請先君子筆之於書垂教承久遂有此篇之作立說無多大都審知學者受病處而爲對症之藥也不孝孤篋藏十二年而先君子見背矣家居讀禮撿閱手澤此篇幸存無恙奉讀再三如承當年詩禮之訓而色笑不可復親不禁泣下潸然顧維涼德藐躬無以讀承先緒舌耕筆耨勉循舊業愧無以爲教謹推先君子之所以教者教之舉此篇授從學生各錄一卷爲陳說大義俾知所以讀書者其要在）

（於立身行己庶幾勉爲佳士以無負先君子諄諄告誡之意固不孝孤之所深望也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季夏小祥後六月不孝孤孟賢泣血謹識於福應山廬）

訓德純德馨德裕

人生不幸年幼父亡爾父既歿爾母居孀可悲可憫孤弱堪傷幸爾伯叔可靠予亦在堂爾須奮志讀書立志做人勿好頑耍勿自怠荒時聽伯叔教訓勿傲惰而輕狂言語必遜讓行止要端莊兄弟須愛敬弟一要孝娘果做一個好人勿爲遊蕩自然讀書有進會作文章那時節入學中舉爲孀母請旌建坊爲爾父爭了光也不負爾伯叔教訓有方也纔遂我老年人望爾輩的心腸

若不然不聽教訓學世上愛頑耍好穿喫吹煙飲酒賭博門很的兒郎敗壞門牆何以對爾伯爾叔何以對從堂兄長何以慰爾父於九泉鄉爾須自揣爾須自量光緒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潤之老人書（謹案三弟豹卿以光緒二十年甲午三月二十五日病歿長子德純十一歲次子德馨九歲三子德裕三歲先考憂之爲小册手書此訓詒之意摯語淺叶之以韻其南陽柴氏訓子歌同一用意然柴氏之歌務在讀書得名此則以盡倫立品爲主最易感發童子良心天下無父之子讀此而不惕然警省者非人也即天下有父之子讀此而不恧然愧悟者亦非人也男孟賢謹識）

女四言訓

天生男女一陰一陽女德主柔男德主剛男當沖幼教以義方讀書明理莠亦成良惟斯女子教育多荒少時習慣長即乖張不知禮義不識綱常徑情自遂任氣逞强淫妒可患潑釁堪傷敗壞風俗玷辱宗鄉故凡生女訓誨必詳內安貞靜外學端莊時當童稚漸有識知教以禮節進退知儀上事父母宜盡孝思雞鳴盥漱縰櫛總笄適父母所氣下聲怡問燠請寒奉槃進匜必誠必敬勿傷勿欺上有兄姊恭敬事之下有弟妹友愛爲宜衣服飲食公用無私推棗讓梨和氣怡怡年及八歲須學鍼黹未能縫裳先習小履鍼腳密縫線頭細理樣貴端平花勿華美挑龍繡鳳無益於己人物字跡所宜禁

止年及十二懶惰休貪學做大履及學縫裳蠶桑織紡時戒荒耽日入廚下調和烹飪事事宜諳勿作生硬入口不堪油鹽柴米浪費爲憂果能節用致富根由謹守規模勿好閒遊燒香拜佛看戲登鞦往來街市出入城隍呼姊喚妹醜態堪羞凡諸惡俗禁戒必周淡雅精潔貞靜嫻幽勿穿紅綠勿著綺紬布衣洗淨破服補周只要清白無愧溫柔女子之道惟此是求甫及成人于歸別戶或妻仕宦或妻商賈或妻士人或妻農圃各有其業隨命甘苦夫本是天柔順爲主敬事無違琴瑟偕鼓夫唱婦隨反目何補夫

或不才恐辱宗祖幾諫婉言惡聲戒吐以敬周旋以禮導輔久自改之人非木土上有翁姑如事父母伯兄叔弟敬愛相處娣姒小姑相待勿侮和睦爲心寬宏爲度最宜禁戒猜嫌忌妒相愛相親終身如故勿積私財勿分家務忍讓精勤便稱佳婦幸而有孕諸凡宜慎坐臥必端行止必正蔬蒜魚羊辛熱當禁勿怒勿悲爲和爲順善語日聞惡聲禁聽胎教若斯生子必令富貴久長可於斯定其或不生身體多病生而不育俱由乎命急宜勸夫置妾買媵勿生忌心勿存妒性宗祀能延便稱孝行齊眉夫婦偕老終身固是慶事何論苦辛倘遭不幸年少青春分飛鸞鏡早喪良人與其再醮不如守貞懷淸履潔撫孤養親終無二志閭里交稱官司申報朝廷表旌建坊入祠光榮族鄰男女既生教訓宜急世上慈親多從慣習酸李生桃油餅糖食所欲是從致兒生疾或任驕嚚或任敲擊不能教改反覺心喜幼時如斯長何成立兒曉讀書更加護庇師前告免不容責備怠惰偷安盡遂兒意漸次作惡益無忌憚豈知養兒宗祀所係小時慣從大難成器須學孟母斷機勉勵能贍和丸柳母足式自來母賢子必立志成聖成賢胥由於是或爲繼室母道更難前妻遺子對之惻然撫育之下甚

要弘寬提攜保抱饑飽燠寒細心體會寬意周旋己有生育一樣同看有婦如此子孝夫歡兒當長大婚娶成姻前作媳婦今作婆身要立綱紀要盡慈仁隨其才質巧拙攸分輕言告語善誘循循勿行刻薄打罵時聞如此立己如此盡倫三從皆備四德俱純古之名媛堪與比倫言雖淺俗可當女箴誦之於口記之於心體行不怠女範同欽（謹案此書與敬蒙四言訓作於光緒七年辛巳是時予長子德炳次子德輝及諸女孺長先考親授之書敬蒙四言以課諸孫此篇以課女孫撰書室聯云書可化愚課男尤須課女學先治內教讀所以教家是時女學尚未萌芽而我先考於三十年前諄諄訓導已開女學之先聲至其書該女道妻道婦道母道之至揭立身處家之要婦女覽此力行勿怠雖不能爲女中之聖亦必不愧爲女中之賢吾不知今之講授女學者其宗旨何如也光緒癸巳予以二書呈頂城高督學督學寓書云承賜太先生所著男女四言訓旋省後爲譚遂初中丞所見謂二書有資教育裨補風化索之去刻下友朋來索者尚多祈再賜數本以資分惠云云二書之見重於當世名公鉅卿者如此因附及之男孟賢謹識）

廉泉記

予以咸豐己未避亂姚西往來洋湖遊河間靡有定處庚申夏五月始定居連河之韓村村北里許有寺寺後深谷有泉出焉村人引泉循山麓東南行至寺後刳木爲梘鑿寺壁通梘下承石盎泉自渠達梘而注於盎若飛瀑自懸崖墜下淙淙作響終日有聲泉瀅鮮清冽以煮茶則甘以炊飯則香以澣濯則潔予既卜居韓村日

與門人韓子玉珍寶珍及村之父老來遊於寺升攜兩兒孟賢仲賢讀書其中暇輒挹泉瀹茗啜淡茁菰坐廊廡間觀花聽鳥泉聲錚然與山鳥相和一洗塵俗之耳雖在患難憂戚中頗得世外閒情偶以泉名問諸父老僉曰泉無名宜請先生名之予觀斯泉自石罅湧出鄰鄰清淺不雜泥滓味可供飲光可鑑形周禮六計疏潔不濫濁謂之廉因名曰廉泉而寺亦以廉泉名之時棠化威寶山道士汪君雲樵亦避亂至連河村人招之入寺主香火雲樵識草木藥品能醫瘡瘍跌撲之疾以村人所給粟供饔飧以醫藥所得錢製衣履而遊方乞食

則深以爲恥而不屑蓋黃冠守之廉者也予既愛廉泉之潔又喜雲樵之廉遂與訂方外交晨夕入寺與雲樵挹泉水拾燥薪煎茶燕坐雲樵性剛介善談論言及時事拊膺抵掌有不可一世之概時或攜鉏入山採藥得野蔬歸以泉濯去泥土烹之煮之留予共飯尤得世外味予自卜居連河以醫術餬口雖藜藿不充裋褐不完一以堅忍處之初不作非分之想老妻稚子亦諒予之志窮阨之極無怨歎聲故予得藉是以適其疏放之性時或有以翹翹車乘見招者予終懼斯泉嫌予之汙將幽咽以怨我階眩以怒我二三父老亦得藐我前日名泉之意以詰責我用是惕然懼然終決然不肯往以保吾志而全吾高以常飲吾廉泉而滌吾塵垢以與木石居以與鹿豕遊是則吾之所以爲吾也乃爲之歌曰廉泉之清兮可以鑑吾形兮廉泉之潔兮可以除內熱兮白石鑿鑿兮岫雲漠漠兮吾名斯泉吾意有託兮礪吾齒兮洗吾耳兮吾得斯泉吾以遠恥兮

韓氏愛廬記

予自咸豐庚申卜居連河之韓村主門人韓子玉珍玉珍分一室一樓居予後倚崇山前環連河後垣開小戶斜通山麓劉挺卿所謂閉門向山路者也寇兵時至脫

扃出戶西行百步卽入林中如爵入叢如魚赴淵得免矰繳網罟之禍予既賴此避寇亦藉以探其幽勝陟巘登峯一木一石之奇皆供遊賞其最可愛者兩山間有谷一徑盤曲不能通馬中多蘭無人自芳春有杜鵑秋有海棠殷紅可愛其他野花有如舞鶴者有如飛蝶者不一其類亦不知其名谷口地較寬平四圍皆松楸南有修竹千竿綠陰蔭地予遊而愛之語韓子於此開一別墅爲遊息之所韓子然之邀予同相地勢伐松楸爲椽棟構五架三間之堂於其西上覆以茅南北東埭以土垣就山爲階階七級階下留古松一株垣下作衕移

谷中野花及蘭蕙數十種蒔諸砌爭芳競巧野色幽香足供玩愛旣卒事予取陶詩名之曰愛廬以階下一松於歸去來辭撫孤松而盤桓之意有合也名其堂曰撫松草堂廬背陰向陽南北西皆山夏不大暑冬不大寒四時無暴風山障之也予得暇卽入廬閉門寂坐執來氏易註一卷俯讀仰思默驗盈虛消長之理以識進退存亡之機風聲鳥語外塵世喧囂擧不到耳居之久愛之彌深不知柴桑之居與吾韓氏之廬風景何似然陶之廬陶自愛之吾之廬吾亦自愛之廬不必同所以寄情於廬者無不同遂爲之記時同治戊辰正月也

漣洄避兵記

予避居漣河之韓村十五年雖曰適彼樂土爰得我所而寇至則逃寇退則返播走亦屢矣賊踞州城虐民之事固多而未嘗不慮民變故居常亦不敢縱兵擾民惟官兵進則先利而退則敗兵四出劫掠深山無不到之賊蹤衣物牲畜披奪一空婦女更有淫汚之辱如是者十日或七八日謂之打財喜蓋較之契丹之打草穀尤酷也故民間一聞官兵進剿卽豫窖其粟米財物偵知官兵敗退卽携家避深山中如是者率以爲常同治元年壬戌冬官兵圍攻州城敗退賊三十餘人出駐韓村打財喜十二日予家偕村人避於大薵地大薵地者韓氏先塋也距韓村西十餘里在萬山中平岡曲嶺地盡喬松密如麻林直如箭榦林下豐草繁縟便於藏匿村人三十餘家皆避居於此伐松枝就塋墓爲棚以蔽霜露向晦各歸棚作食展被安眠夜將半則咸起執炊飯畢携釜鬲被褥藏草中男婦皆四散距墓所二三里匿深澗中而別遣丁壯數人往來山徑間潛窺賊蹤而爲之備賊踞韓村十餘日晝則入山搜剔夜則歸村迄未至大薵地故日日登山越嶺卒無所得一日於歸途指大薵地相謂曰彼處有密林村人避兵必於其地明日

當往而蒐尋之丁壯之探賊跡者備聞其言來告衆皆曰吾匿附近谷中藤蘿菅茅叢蔽不見天日彼雖來將奈我何予曰不然彼見松棚知此之多蒐尋無所得必怒而縱火則吾等危矣卽於是夜率諸人去大薵地西南行十里至老靑山而天曙回望大薵地林端樹白幟知賊已至少頃而鳴鉦少頃而喊聲四起又少頃而煙焰熏天蓋賊至其地不見一人不得一物遂縱火焚燒草深林密又值隆冬物燥一炬燎原延燒十數里隨假非乘夜南徙則三十餘家皆作緜上之介推矣明日賊酋下令招安羣賊散去村人始歸撿査人物一無損失

此連河初次避兵事也繼此則有五台山之避小園地之避梅子箐之避紫貝塢之避此外朝出暮歸暮出朝返者不可勝計不備錄也五台山在連河之東一峯突起四巒層疊而下故名山多草無木山下澗谷平曠中有田廬四圍山勢合沓以爲之障蹊徑蟠折若草蛇灰線亦一奧區也壬戌進剿之官兵退駐大姚癸亥三月進攻州城復敗退村人商所以避寇者欲仍避連河之西予曰河西山深林密賊料我避兵必於其地我往寇亦往去歲大蕎地之火可鑑也不如東走五台此處無林木庇蔭不便藏匿彼必料我不往亦必不來庶或免乎村人十數家從之東徙五台往澗谷中一日而寇至韓村予率同人登五台山之巔匿叢草中西望河西諸山如大蕎地老青山諸處白幟縱橫往來如此五日西避者悉遭劫掠而避五台者無恙也小園地之避則甲子之冬乙丑之夏也地在韓村西南七八里許深山中東西北高而南下中央地坦平可坐數百人其西有古時炭窰倚山臨澗灌木野草蔀其門非土人指引莫知其處村人遇寇至輒以物藏其中事定則取出之伯有之壑谷未足喻其祕也甲子冬官兵敗退予家偕村人避此五日嚴霜凜冽夜不能寐拾薪燒火而卧次兒仲賢時起折松枝埽予被上霜冬夜露處之苦如此乙丑夏五月又出避於此六日炎暑鬱蒸繼以暴雨衣被全溼晝夜無一刻之安兒輩偕村僮摘採野蔬供饌得連珠細菌香美異常困苦中忽得異味又不禁破愁顏而解頤矣明年丙寅正月則有梅子箐之避滇人讀箐作青去聲謂山谷也箐在韓村之西距大蕎地五里澗泉流通山多野梅冬時作花疏影橫斜頗有孤山逸趣有夷族周姓者居其地與予有夙好聞官軍敗退卽遣其子來迎予攜家往則埽榻以待且款以酒食居此半月始返計自同治壬戌至此凡五次出避顚沛流離中人物俱獲安全亦云幸矣最苦者其明年丁卯之走紫貝塢乎丁卯二月官軍圍州城至三月敗退二十八日予攜家南徙六七里踞一高岡下爲水槽箐擬避箐中相傳箐中有巨蟒村人曾經見之日將午渴甚予偕同人下箐取水深草中一徑曲屈非人跡所到亦非牛羊所踐知爲王蛇出入之路遂不敢往欲就近避藏時而親串中有陳氏之婦久爲賊酋垂涎予懼其乘亂搶擄思遠避以絕其望遂決意走紫貝塢紫貝塢爲連河下流距韓村三十餘里岡巒起伏路盡崎嶇時夕陽度嶺暮色蒼然既無月光又不敢燃松炬於星影明滅中探足

而行同行男婦三十餘此起彼蹟彼起此蹟狼狽不可名狀天色向曙始達紫貝塢之和尚莊喘息未定而喊聲猝起則夷匪至矣踉蹌北走三里至一小村名薄薄岙寂無一人急逃入深林中夷匪踵至衣被褫奪一空賊甫去而暴雨颶風驟起勞極困極餓極警極又加以櫛風沐雨之苦異哉異哉天時人事所值一至於此向晚回和尚莊明日徙居丁家隩周氏家住二十餘日而三子叔賢痘瘡忽發勢不可久居乃返韓村則村中痘瘡徧起嬰孩死者八九十人如天之福予三子叔賢四子季賢幸俱獲痊時杜文秀發兵寇省城連河爲賊兵自大姚入武定之路韓村一帶時有賊兵經過戈戟所向雞犬不寧予家衣被既失又値暑天晝有賊兵之擾夜有蚊蟲之擾苦况殆不可殫述卒賴醫藥養生不至餓死亦不幸中之一幸也間一歲己巳楊提督雲階提兵進勦庚午亂平予貢成均二子入泮食廩餼漸有回甘之機癸酉長子孟賢舉鄉試甲戌之夏乃得復我邦族屈指一十六年而予年五十有四坎坷歷盡鬢髮漸白矣

重建筆架山三丰祠記

姚南四十里有山三峯屹立曰筆架山山本四峯東一峯最高西北一峯潛隱其下自姚治南望惟見三峯故

又名三尖山云其最高之一峯雞鳴見日如泰岳之日觀巍然爲吾鄉之雄鎭舊矣前明羽士張三丰結廬棲止其巔時著靈跡國朝乾嘉間丹竈猶存士人於張去後刻其象於石建祠祀之山勢高插青霄煙霞出沒淫露沾濡榱棟易腐屢建屢傾勞費不止一次光緒甲申里人周君集桐陳君集五羅君某倡衆重修易木瓦以磚石爲一勞永逸之計又於山半建屋數楹爲遊人棲息所既落成乞予文以記之夫西望點蒼晴雪如銀北崎鬘華烟樹微茫遠則東南諸山高者如兒孫拱立卑者如坡隴起伏近則川原平衍城郭村墟星羅棊布若隱若見數百里外之景收來眼底此山之勝概登臨者類能言之不俟予之贅述也然而予重有感焉往者滇池弄兵干戈滿地羣寇嘯聚乎山林人民竄伏乎巖穴登茲山而四望村舍邱墟四郊多壘滿目荒涼悲慨係之矣今則烽燧不驚已十餘年休養生聚人安其業民樂其生登茲山而四望青青者禾黍盈疇芃芃者桑麻被野寓於目而愜於心向之慨焉悲嘆者至此又不覺歡然嬉歔矣山一也愁者遇之則悲樂者遇之則喜山不能使人悲使人喜人自爲之耳人亦不能自爲悲喜時使之耳夫悲喜與時轉移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

宜乎人生斯世樂之日短憂之日長也惟樂道之君子是非得失決諸己吉凶禍福聽之天我自有其可樂者則亦安往而不坦然泰然乎抑又聞之山川靈秀鍾於人則爲聖賢豪傑吾姚前哲豈無有鍾茲山之靈立德立功立言可與茲山並峙者人顧不之問獨於一方外人遊蹤所至肖其像而祠之以爲茲山以仙而名求名求利求子求壽日具牲牢酒醴而不絕噫山之靈耶仙之靈耶予不敏不得而知也

遊鎭南鷄龜山記

山川景物古今事變觸目皆可興懷特非置閒身於靜

境則物與我遇我與物忘熟覩若無覩者往往而然光緒丁亥春杪余司訓瀘西兩月致仕歸道經鎭南以親故款留少住十餘日時方炎暑苦無以避客有指城西鷄龜山招余往遊者余喜而從之出郭西行里許陟其巔清風徐來炎歊頓洗相與脫帽披襟坐長松下縱目四望近則珠盤北峙苴水南環雉堞參差畎畝縱橫一時山川景物咸爭奇獻媚於茲山之下遠則五樓峭聳王元載張明亭之所眺吟也石鼓嵯峨南詔東爨之所戰爭也天城五摩之險馬寳之所蟠踞也關灘呂閣形勢雄奇則段功楊淵海之所出奇制勝大破明玉珍之師者也今也時移事遷青山如故一登眺間古今事變已悠然入吾胸次回憶瀘西之遊往返千里所過名山勝地不可勝紀然皆過而不留於吾心渺無交涉茲獨觸目有懷何歟遊心物外其身閒其境靜也繼自今退老田間屛棄一切月夕花朝春秋佳日邀二三知己載翁笠著芒鞵手提詩囊香桃往遊於筆架山飽卧烟蘿閒身愈閒境愈靜其觸目興懷又當何如也

雜記五首

運河產細鱗魚味美於鱸有捕之者予時往觀焉一日網得一魚大如掌歪扁右圓右一目一鬐一腮左則無

之人咸怪之予曰此比目魚也令捕者仍縱之水考爾雅鰈出東方吾滇未有也運河繞州西北而達於金沙金沙匯揚子江而注東海此魚殆逆流而上歟

爾雅中有枳首蛇郭注歧頭蛇也江東呼爲越王約髮一名弩絃按凡物之兩分者爲歧爾雅釋宮二達謂之歧旁言路之旁出者也漢書麥穗兩歧注一莖而二穗皆分歧之義而爾雅音圖所畫之枳首蛇則頭在兩端而無尾與經歧頭之旨不合州西彌興有賀姓者善捕蛇同治三年六月間捕得兩頭蛇長三尺許擊斃以其爲異物也懸之短垣俾衆觀之予亦往觀而親見焉蓋

一身一尾頭分兩歧而生兩頭如駢指然與經所謂歧頭合圖所畫頭在兩翼者蓋誤也史稱見兩頭蛇者必死孫叔敖殺而埋之後以陰德官令尹賀氏殺而不埋卒亦無恙觀者數百人亦無一死者賀氏卒以瘍醫顯於時但未宦達耳

同治四年客有自大理來者言有大鳥自點蒼山盤空飛下兩翅九頭翅大如箕晝夜回翔於府城不下集所至滴血孳爲飛鳴從之如是者三日後亦不知何往

李生黃瓜氏皆無家前史所載志亂也同治七八年間迤河一帶李樹徧生黃瓜大如指中空無瓤時多痒子

紅痧之疫中者一日死或云有服李上黃瓜而生者

雞樅菜向推爲滇中野蔬上品近數十年來則梨窩虎掌二菌滋味之美似又駕乎雞樅之上梨窩一本而數莖或數十莖莖各一傘初生時傘小如珠抱根的皪廣信所謂連珠細菌殆指此註家引抱樸子珠芝二十四枚輒相連而垂如貫珠殆强爲牽合耳此菌道光初年始入食品虎掌菌香味最濃色黑有芒形如虎掌咸豐間野人每得之疑其有毒輒棄去後有察其氣味不惡而消水以煮鴉片者至同治初遂入食品數年後且珍同燕窩海蔘矣始嘗 者不知何人竟負壯膽爲後之饞客開此先路亦異矣連河間山深林密暑雨所蒸產菌最多惟土人能悉舉其名某有毒某無毒亦知之甚審菌之最毒者曰牛肚菌形如牛肚氣甚香入口立死此菌之外能殺人者尚多土人素號知菌者亦或誤食而死口腹之故軀命所關胡可不慎哉惟是深山大澤草木叢雜之菌繁多資人之用者知味者不能徧嘗著述者不能徧紀數百年後如梨窩虎掌經嘗試而入食品者不知凡幾入藥品而起沈痾者又不知凡幾矣

姚州志序

漁仲鄭氏曰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

也然有不能爲不獲已而爲之者爾今日所修之姚州志是也自咸豐己未之變兩避跡山林偶於郡塾中得舊志數卷取而讀之往事雖有可徵而道光十三年以後近事闕如且篇僃亦頗殘闕失次求其一事一物原委窮悉使心目中了然無礙者不可得也感時撫事掩卷長嗟因於課徒之暇取近事所能記憶者草就數帙命兒輩收藏篋中惟冀河清有日出而供當道之採擇至於全志之修無能爲役矣同治庚午王師西上州城克復洎辛未壬申之間全滇肅清爾以甲戌孟夏回里閭一歲雲間陸公希樵來宰是邦慨然有修志之舉以

採訪之役屬雨雨謝不敏公曰考獻徵文都人士義不容辭况予五日京兆難蕆厥事未期年公果解任旋省以是役專責雨雨出篋中舊帙援舊志踵事增入未嘗自立門類意在續貂而已乃於補輯之餘取舊志反覆檢閱證之以正史覈之以省志參之以稗官之論著騷人遷客之謳吟於舊志不無憾焉僭不自量於其冗者汰之略者詳之疑者闕之解其膠轕刊其舛譌删其重複而補其遺漏條例既殊門類自別誠知狂妄不免獲罪前賢然亦行乎心之所安耳遠近交遊中聞雨躬爲是役舉所聞見來相告語故窮鄉僻壤之間湮沒未彰之蹟與夫父老常談鄉曲異聞世族家乘名人著作荒邱斷碣古寺殘碑皆得依類捃摭選擇而登之以成是書爲卷一十有二爲門一十有二爲目十七操觚於丙子孟夏脫稿於壬午初秋秋杪兒輩計偕北上俾攜赴省垣求正於學憲盧公崇加郢削芟其荒穢而賜以弁言適陸公以守安平致仕將歸兒輩於逆旅見兼呈是書公喜曰吾不意是書之卒成也且不意是書之成而吾卒得而睹之也亦書數行於簡端以志其梗概歲癸未邵伯陳公崑山奉巡至姚復以是書就正雨經筆削值節帥岑公開局續修滇志徵舊志於各郡縣因以是書呈覽公過爲獎　許趣付剞劂適沔陽張公典三來牧茲土爲籌資而付　諸梓人是書遂以告成嗟乎雨豈能爲是役哉彼陸公者督之於始岑盧諸大憲復誘掖鼓舞於其後雨是以不獲已而爲是役也其於憲章之所繫本無宏麗之觀則以地處蠻荒風氣所限徵文攷獻有非通都大邑之可比者倘冀知我者匡其不逮也必如鄭氏所謂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爲則雨將謝不敏矣

甘氏族譜序

甘氏族譜之作剏　其始也然則前此無譜乎曰有之矣旣有之矣以剏也有之而弗傳今之譜非踵前人之舊也溯自始遷祖卜　居於姚胥宇甫定卽垂譜牒立宗約傳之子孫歷有年所明季火於兵而譜亡矣譜亡而世系之可考者賴有祖墓存耳我先考稽之祖墓詳其支派源流而修明之稿粗成先考卽世旋經寇亂再火於兵甘氏族譜遂終　弗傳矣雨避亂山居十餘年矣入城市諸父兄弟各在一方生不得共晨昏死不得視含斂回憶昔年雍睦之風渺焉無存感時撫事益增惋傷爰以同治壬戌春歸省祖墓一睹族人老病死亡不可指數閔然曰曩者譜牒亡　祖墓可徵今干戈擾攘人且不保墓石可常恃乎墓毀則世系無稽世系無稽則纂修無據

坐令祖宗四百年相繼相承之統泯沒無傳誰執其咎哉遍詳觀歷代墓誌筆記之攜以還山錄成一册藏篋笥中兵事有警輒取此册藏岩穴閒競競護持弗敢失墜越歲己巳王師進剿塋墓閒戰壘縱横碑殘碣斷滿目荒涼果如前日所料蓋至是而吾族文獻之徵惟篋中所藏之册耳亂平歸里整理田廬勞勞生計迄無暇日壬辰七月既望祭祖於家對越先靈木本水源之思般然動念謂兒輩曰祀先所以報本睦族所以敬宗睦族之道在聯宗支聯宗支莫要於修族譜吾老矣族譜之修非汝曹而誰授以篋中所藏之册以爲纂修之本

其未備者四出採訪族中斷簡零絹蒐羅罔遺踰月採輯粗具乃講明體例以圖表屬之孟賢以傳誌藝文諸篇屬之仲賢叔賢季賢分類編輯爾於暇時輒爲之删改潤色越三月而成書凡二卷上卷首宗約次五服圖次瓜瓞圖終之以世係表下卷首螟蛉圖次外姻次傳誌終之以藝文其發凡起例則見於各篇之首嗟乎是書之成際喪亂之餘典籍無存靡所依傍故志在承先而事實剏始繼自今隨時增修以無忘祖宗四百餘年相繼相承之統是有望於後人矣

讀書談序

從吾遊者爲讀書來耳讀書何爲爲科名耳爲科名而讀書將視六經四子無非梯榮之具逐逐於名利之場終身讀書於身心毫無所得雖其峩冠博帶淨几明窗自命爲讀書之士究與不讀書者等學者之惑抑教者之過也今於課讀之暇與學者談讀書以讀書治心以讀書修身不沾沾焉以讀書求科名然循是以讀書亦未嘗不得科名也聖人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又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讀書者其省之

臥雲老人壽藏自序

光緒戊寅冬兒輩爲副室楊孺人立墓石且爲予營壽

藏以誌請予曰孺人之墓予可誌予之壽藏烏可自誌時有客在坐謂予曰昔司空表聖有自誌之文先生胡不效之予曰然但誌之難也必其人行本忠孝守有廉潔或經史文章高乎一世及其老也自道其生平甘苦以傳諸千秋百世於是乎有自序之文予醜然一士庸庸碌碌既不能以忠義大端見許於人徒拘繩守墨自安耕讀是烏足誌客曰先生處亂世避跡山林誓不從賊事父母生則朝夕左右不敢遠離歿則顏戚哭哀不違其禮且非義不取貧困自甘設帳多年成就者衆遊於門者不但得語言文字之傳且得立品淑身之道

豈不可自道生平昭茲來許哉予曰客其嘲我也客曰此皆姚人士爲我屢言之故耳之熟而道之非虛先生不自誌予且爲先生誌之曰先生道甚高而其守甚篤生無穢行與人無怨讟不求聞達以邀穀祿老於明經嚴於教讀是亦立本之儒而與古之高士同其芳躅客去遂筆之付兒輩刊諸石

姚州桂香社先後册序

滇俗以歌誦佛道經卷祈禳災謂之談經然有吟哦之聲而無變說之言歌也誦也非談也夫其歌誦之際晉絃齊奏拜跪維嚴雖祈禳也而禮樂寓焉矣然奏其

樂行其禮必有聚會之所於是設之以壇位而設壇之地在他郡則有以某學某會名者而吾姚則名之社社土地神主也杜預曰在家則主中霤野則爲社談經非以祀土神而設壇亦不在野於社之義奚取焉義熙間僧惠遠與劉遺民等十八人以書招陶淵明結白蓮社於廬山同修淨土蓋古人固有以親朋相聚而結社者茲之談經者以同鄉共井之人爲之相聚皆親朋也然則經壇以社名義在斯乎義在斯乎州城舊有桂香社崇奉文昌帝君帝君爲科名主宰故入斯社者類多黌序翹材宿輩列序時人立簿以紀某也長某也少某也舊某也新歷歷可指列其先後亦所以序齒也自咸豐己未之變老成凋謝典籍喪亡迥非昔日之舊矣今幸底定禮樂漸興社中人復聚而修明之冠裳羽籥燦然大備庚辰之夏復修先後簿周茂才鏡源社中之老於事者屬余爲序余幸斯社之復盛而爲社中人進一言夫前人立社之意美矣善矣後人誠能於談演之際凡樂音禮節彼此互相研求守先輩尚齒之風而少不凌長新不問舊則事得其序而大禮斯在物得其和而大樂斯存以此社陶情可也淑性可也祈禳云乎哉是爲序

上楊提學書

竊姚州百姓鬧糧株累貢廩增附多人悉遭斥革身繫囹圄但事涉疑似情實冤誣生等身處局外隱含同類之傷是以不揣冒昧謹爲宗師陳之姚之錢糧積弊日深頃自九月開征以後民情洶洶道路之間觸於目皆怒色接於耳皆怨聲禍變將成該緣事貢廩增附等遂睹其患遂聯名具牘歷陳積弊冀當事者覽牘省悟剔去弊端以一紙示諭張貼城門則民怨釋而民氣平庶或消禍於無形其立意如此非有他也不料牘甫入於公門禍遽生於頃刻積怨之民男婦數千人紛紛入署

凌辱書役而不犯官繼又四出折毀書差及官銀匠房屋破其器物焚其衣被不持械不劫財亦不擾民事已鬨然而散被擾之家遂以該緣事生糾衆爲亂訟於州州已惡控糧之激聒又以控牘方來民變遽起事在莫須有之間而不爲詳究卽據訟者之詞稟於上遂至株累逮繫至數十人之多實則該緣事生之控糧意主於弭亂並未與民謀而民之鬧糧情出於共憤亦並未與緣事諸生謀不然既驂名具牘於州而又慫恿民亂甘爲禍首以蹈不測之危何啻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此在愚者且不肯爲矧緣事諸生誦習書史夙知利害而肯爲此乎民之鬧糧男婦數千人頃刻並至積怨積怒發於一朝不待徵召而然彼緣事諸生有何權力而能糾合四方數百里外之男婦一旦入城又能禁之使不劫財不犯官不擾民乎且民之鬧糧上不犯官下不擾民所仇者惟書差及官銀匠則姚州錢糧之爲弊亦大可想矣惟念該緣事生意在弭亂肯以積弊上陳則其心可諒而事涉疑似遂至鍛鍊成獄則其情又可矜此場大獄姚之兩庠羅織者貢增附且無論廩生四十名今科試保考者僅生等三人餘皆入於法網士習縱壞惡劣者亦不應如此之多宗師爲學校宗主庠序中人苟有冤抑如赤子入井慈母必有挽救之方用是據實陳情倘蒙垂慈伸理而昭雪之俾湯絅宏開青衿蒙再造之恩通學有天日之睹幸甚望甚（此先考癸丑歲試一等一名實與日上提學書也方控糧之初有指先考入名者先考力拒之羣笑先考膽怯及禍發有逮繫者有逃竄者局外人無一人敢過問而先考奮然挺向先生澤霖陳先生芴齋列名上此書書中所謂保考僅二人指此卒蒙提學爲之伸理悉開復衣頂云）

上岑撫軍書（同治八年）

竊生等奉督兵楊副將玉科札飭轅稟陳兵事仰蒙批示授以方略城之克復全滇之肅清爲日應已不遠願湯平寇亂固翊贊中興之宏謨而表章忠節實收拾人心之至計姚自道光二十八年漢回交鬨兵端始兆至咸豐六年城池既陷而旋復九年城再陷十年東南兩鄉起義討賊全師覆沒前後十餘年間士民仗節死義者所在皆有固由天地之正氣不泯於人心實則聖澤之涵濡養成乎節義方九年城陷之時闔門赴義以舉人曾希孔爲最烈及十年討賊之師督兵進戰以文生陳天才爲尤著彰彰在人耳目間十餘年來人競稱之奈其餘若士若民若兵卒若婦女或以陷陣死或以駡賊死或以仰藥死或以赴水死或以不食死或以自焚死蹈白刃而如歸甘鼎鑊以如飴碧血膏乎原草大義

薄於雲天誠足以維持名教而壯山河之色夫純忠大節在諸人未嘗計身後之名而獎善褒賢在朝廷原自有旌揚之典用是據所聞見另册臚呈伏乞據情彙奏倘旌恤幸邀不唯忠魂慰於九原而草野悉知我朝教忠之義不更維持人心風化於無窮乎臨稟無任翹首待命之至謹稟

與劉克莊姪壻書（同治丁卯）

克莊姪倩足下頃聞服藥得效宿疴將除慰甚薄薄否之難衣物劫奪一空僕與足下所同也僕返連河三四兩兒齊發天花幸俱告痊足下令子竟歿天花殤且

又爲二豎所苦至半年之久足下所遭視僕殆有甚焉然處此時勢正吾輩臥薪嘗膽修省儆懼之時不可忽也僕以至窮之胃而有茶癖猶足下以至弱之體而有煙癖近覺茶能損精耗神極力戒飯勺飲不入於口已三月有餘或亦遷善改過之機也乎足下六歲佳兒一旦殀折悲痛可想然北堂萱草可以忘憂尚冀隨時訓勖舍姪女於尊堂處竭誠承歡滫饋致養庶孝德所感天必早賜麟兒也臨楮馳依伏維垂鑒

復朱慶五協戎書

慶五仁兄足下來諭謂貴鄉僞官俞某壽藏序文爲弟所撰誤矣碑已踣而捶碎此事似可以不辯而有不得不辯者名節所關則亦何能嘿爾無言弟自避跡山林十有六年守身如玉亦惜墨如金雖一紙通問未嘗輕以與人而況爲從逆之人作爲傳序勒之碑石遺臭後世以自同於劇秦美新之莽大夫乎此序想係當日與俞某往來之王雨村徐曉嵐所爲諛頌太甚自知不爲當世所許乘弟山居遠隔城市遂竊弟名以爲款識夫竊人之名以媚權要爲之者自以爲得計殊不知盜名欺世適足以自取笑駡而於弟固無毫末之損也敬布區區一洗汚垢維兄鑒之

癸酉三月二十日家諭（先考家諭惟孟賢所存數紙此外諭諸弟者尚多今無存矣）

諭孟賢接望日來稟知爾考列一等第一仲賢病將告痊爲慰至於拔場雖學憲有意培植亦不宜應爾年方弱冠學識未優雖應未必能得卽使得之而少年遂意恐非終身之福不如買經史數種回家讀書爲妙考試告竣仲賢精神復元卽束裝歸來可也爾兄弟若肯用功今鄉試雖借貸路費予亦必攜爾兩人到省觀場餘不多及

丁亥四月十七日家諭

諭孟賢爾往鎮南未識路上平安否德柄馬上清吉否殊深係念家內一切如常惟小瓊德輝眼痛未愈見在調理田內於十五六七等日插秧幸連日得雨沙溝外可於旬日間種豆矣此諭

戊子二月十一日家諭

諭孟賢近日家內老幼一切清吉家務如常辦理叔賢學生已有四十餘人大姚來者又二十人訓課太苦初十日易州尊專差來家呈送報帖一紙書信一函銀四兩係其長孫入泮來謝叔公予已致書伸謝爾若面晤州尊當稱予意致謝鎮南學生共有幾人雖用心教讀

亦宜愛養精神為要德柄讀書不宜過責亦須養其心志庶有進步耳此諭

四月二十三日家諭

諭孟賢本月二十一日寅時四媳生男母子平安予心甚喜林生長春於二十二日來謝季賢共銀十兩近十餘日雨澤未降田水將涸恐秋成無望家內老幼清吉無庸念

十月十六日家諭

諭孟賢得孫生嘉榮攜來之菓備悉壹是北塔書院仲賢欲辭不往以讀書者寥寥地屬荒涼不耐久處故也

叔賢季賢館地諸生紛紛邀約多人請他兩人在五顯廟三元宮開設大姚李生等請爾明年在鄧家屯教授予未答應予老矣諸子在家相依甚樂何必以區區束修而遠離耶爾在鎮南總以養息身心為要德柄亦須勤中有養餘不盡言

己丑十月初一日家諭

諭孟賢接來稟備悉一切德柄考試列名雖低亦聽之自然不必督責若二場出著亦須接續覆試不宜遽歸大凡子弟驟發者不祥多屈者有成爾應知之稻已成熟麥已種畢壽具已動工上漆勿須遠念也

庚寅閏二月二十六日家諭

諭孟賢二十四日接來稟知經古榜發德柄列第二不勝歡喜正場更要教他留心方能有望生員場發榜後爾兄弟館內考列高等幾名宜寄一信銀不敷用無妨於相知處借貸朱朝元若賓在鎮南稍可放心近得白井信師韓尊堂已仙逝三月中發引爾兄弟必須一二人往弔四禮翼已刊畢州地缺紙印刷須緩此諭

曾祖海若公事略

甫七八歲時猶識字嘗嬉戲於後堂仰見簷宇間懸掛扁額一方中刻功勤毀序四大字旁刻姚安府儒學教

授某爲典吏甘文湘立數小字心異之而未識其故稍長以問先君先君曰此吾祖父爾曾祖也諱文湘字海若爾高祖棠公以晚年得公懼年老子幼難撫之成名是時戶役頗苛縉紳之家有祖父初亡子孫微賤者鄉約保長之役皆不免焉爾高祖心憂之商於公之舅氏厲某厲時爲府學典吏吏將滿曰可以是兒補是缺亦足撐持門戶爾高祖然之遂以公名頂補職事皆舅氏代理此區郎滿吏後儒學官所獎給者也時公尚未冠比長奮然曰是不足以趾前美而啟後昆吾家累葉詩書之澤不可自吾身而斬遂肆力於學博通經史年三十始應童子試以第一人入泮蓋去爾高祖之卒已二十年矣嗣是退修田園不圖進取移其自課者以課子時爾祖汝梅公及爾叔祖昭公已就學公親爲教誨不令出就外傅督課加嚴爾祖遂以弱冠擷芹爾叔祖質稍鈍使改業歸農曰耕讀皆吾家本業也後爾祖生予及爾叔父泰交公已年近六旬發蒙時令入塾受學晝則塾師課之宵則公自課之呼坐誦寢室枕側必置二食物以勵學或梨或棗杏書成誦各予一枚如是者以爲常視且花猶執書向明披覽不自暇逸今架上書鈔乙塗竄琳瑯奪目皆公手澤也壽六十有二而卒雨敬

識之嗚呼家國之興視乎祖德我曾祖早學績文以光前緒世世子孫之楷模也予小子恐久而遺忘爰次其略登諸家乘公初娶張孺人生先祖汝梅公先叔祖昭公繼娶米孺人有賢行

族曾祖士雅公墓表

族曾祖諱文彬字士雅州庠生稟性剛介治家嚴肅幼時家貧力學入泮後絕意進取惟以耕釣自娛及老而家漸裕益肆志詩酒有高士風配王氏生三子長如飴次玉珍三玉琳俱守先人訓安本分勤耕鑿爲衣食計公享年八十餘雨之生也猶及見之謹表其崖略如此

祖妣劉太孺人事略

祖妣劉太孺人先祖汝梅公繼配也太孺人來歸先曾祖下世已久惟繼曾祖妣米太孺人在堂太孺人奉事恪謹甚得姑歡前妻遺一女太孺人撫字存恤常厚於己女先祖治家嚴肅內外事不使有纖毫疏漏偶缺失即加譴責太孺人婉婉順從綴畸緝零早作夜思競競惟恐以過誤觸夫怒外曾祖諱玉州庠生有學行世居州西代頁鄉家素封喜周賙好貧乏太孺人遠嫁每頻頻來問遺衣履而太孺人茹苦含辛未嘗向父一訴憂勞狀一日灌園臨池汲水力不勝失足墜焉起衣履盡

涇適外曾祖至家人往告太孺人潛從後門歸入室易衣出見容色如常終不言其墜水事也太孺人性慈淑遇子婦有恩家事以身先之不苟以所難有過亦惟溫語開導從無譏諓罪責卒年六十生子五男三人長卽先君次先叔榮昌又次先叔榮禧皆歲貢生女二幷前妻之女而爲三一適徐氏一適譚氏一適劉氏皆太孺人所許嫁者也雨稍長請事先君輒以太孺人黽勉狀示之先妣蕭孺人亦常常爲雨說太孺人事甚悉嗚呼母德茂矣特次其崖略以爲後來婦女式效焉

先君事略

光緒壬辰之秋命兒輩修輯族譜凡高曾積累之功及族人孝友之行皆爲狀爲傳登之譜牒俾後人觀法伏念先君子讓產於弟一時聞風者化爭爲讓易乖爲和大節雖載在州乘而盛德懿行施於家政足爲子孫式法者州志所不及詳也小子雨爰舉生平所聞見而能記憶者跪而述之先君子孝友性成不假修飾其事先大父雨生晚不及見則嘗聞諸族曾祖士雅公矣士雅公告雨曰汝祖性嚴毅課役內外皆有程限汝祖母體弱每以踰限受譴責汝父方六歲時見母氏受譴卽跪父前泣涕求免時而以身蔽母汝祖意動威遽霽曰是譴責遂希八歲受學於外翰周躍舟每日灑掃而後入塾歸則置書於案卽汲水於井摘蔬於圃凡母氏所不任者躬代操作又徵察汝祖意向先事白母豫爲之汝祖父母自是靜好無間矣十八歲與汝叔同入州庠二十食餼以汝祖父母老講學於家奉甘旨課農圃事無鉅細身自任之俾汝叔得肆力於學汝叔所讀書汝父手鈔者十之七八鉤乙音釋整齊精緻予嘗見而愛之此雨之得聞於族曾祖者也雨六七歲時先君子與先叔秦交皆課徒於家先叔處前樓先君子處後樓門人才俊服屣者輒歸之前樓先君子所教類皆戚黨寒素

之士雨請其故曰若輩易教俾汝叔得暇讀書耳居無何先叔以食指多議分爨先君子雖讓產與弟而泣而不食者二日食而減半者數日必先叔同食食乃復常是以居雖析而食常共也先叔善飲午課畢必一入酒家先君子雖不勝杯勺而酌若對飲歡欣浹洽無一日不與之偕道光壬辰以挨次當貢成均先叔臨場病疫遂徒步送先叔輿疾歸兼程而至足繭磊然而不以爲苦也遲貢四年而不以爲失也此雨所及見而記憶之者也雨之生也先君子四十有八矣先兄三人皆不祿雨又體羸多病戚黨以孤弱不勝嚴課請先君子謝曰

獨子侍愛多驕驕則教無所施某僅此子又爲大宗所係失時不教墜吾宗矣雨當日雖知先君子之愛雨而不知先君子之有痛於心也嗚呼雨之得侍先君子者二十有五年耳先君子以道光戊申二月忽遘偏枯之疾左手足不能舉動命雨代課生徒改一藝必呈以觀講一書必述以聽時以誤人子弟爲戒七月望日祀先於家猶命雨扶掖適正寢參拜拜訖訓雨曰居心以忠信爲本處人以寬厚爲量立品以清潔自持事叔父如父持吾喪以禮勿從俗而修齋醮勿違禮而侈浮葬吾心安吾目瞑矣二十九日疾革不能言合目若寐聞先

叔至則啟瞼熟視如有不忍舍者竟執叔手而長瞑矣嗚呼先君子愛弟之情詎有終極乎又豈小子雨所能殫述乎小子雨以光緒十三年選授廣西州訓導閱二歲逢國大慶得邀皇恩贈先君子修職佐郎妣贈八品孺人而先君子見背已四十二年矣自顧不肖之身亦頹然就衰懼懿行之久湮用敢追而述之登諸族譜俾我子孫有所取法庶先德不墜以慰先君子於地下是則小子之所深望也

先妣羅孺人事略

先妣羅孺人州西代苴村羅公升之之第四女也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生年十有八歸先君子咸豐六年九月十四日卒後先君子八年壽七十有三初先君子與先叔同居家政皆先君子主持先妣佐之承而不專有役則身過之不責望諸娣諸娣有失悞輒引爲己罪家衆或以怨言詈先妣先妣笑謝之年逾艾猶與姪婦共修中饋事不以爲勞每年終製衣先君子購布付先妣給家衆先妣按長幼均分之不足則推己所應得者以與之又不足則并己子女所應得者盡予之或累歲服垢敝家人完美自若也後議分爨先君子讓產與弟先妣體夫之志凡釜甑椀碟匙箸之屬壹聽諸姪婦

所取其朽敝弗取者先妣存以備用不與爭較多寡先妣仁恕寬厚待族黨姻衆恩禮有加族曾祖來仙公少爲三教菴道士親老歸養家居不出晚年不能自炊先君子謂先妣曰來仙公耄而無依予欲迎就予家侍養以終其天年何如對曰此妾志也於是具饘膳必求糜爛躬補綴必求緜密來仙公慣早起先妣恆溫罏以待來仙公嘗愛而呼之曰大女視先妣猶女也先君子一姊二妹姊歸徐氏年且耄先君子每有酒肉必迎姊來共食姊輒食不勝中夜泄瀉溷穢積寢室先妣躬爲埽除無難色故姊每歸寧先妣在則信宿不忍舍去或先

妣他往則一飯卽返蓋有非先妣而勢不得留者先君子投徒家塾從學生有幼穉者飲食起居先妣必省視之俾適饑飽寒燠之宜故幼兒從師者多負笈先君子門下其父母曰師母賢吾兒在外如在家也後遭寇亂雨奉之避難外祖家遘疾卒先君子門人聞訃至哭臨如喪其母云先妣善理內政勤無隙休儉無毛棄嬴事縮食習以爲常生平不以惡口厲色加人事先君子五十餘年婉順劬恭從無違犯先君子或因他事致怒必從容和解唯於兒女不揜其過雨女兄五人女弟一人四姊早逝餘各出嫁有家方諸女在堂先妣教導峻整稍不順卽裁抑之許字後簪珥衣服及諸奩妝先妣豫爲辦治嫁五女皆不煩先君子臨時拮据也雨上有三兄不幸早殤存者唯雨亦不姑息雨受書先君子課之嚴先妣不以獨子故爲請寬假有過惧先君子或扑責之退後先妣諭之曰汝勿使性幼不受父母教長何能成人十一二歲時家中瑣細事不待先君子命先妣卽督令操習曰汝如是大尙不能代父勞耶或與羣兒有所往必戒之曰兒去毋從羣兒作無益戲不則蕩而性溺而志必致隳而學貽而父憂嗚呼雨今年七十矣去先妣之卒已三十有七年每一追維猶覺慈母之訓依依如昨日也

側室楊孺人墓誌銘

光緒四年九月庚午雨之側室楊氏卒十二月甲申葬州西朝陽山先妣羅太君墓之北雨誌其墓曰孺人諱蓮江右監生玉山公四女生二十有四而歸雨孺人未嫁善事父母既嫁事先母以孝聞二十六生子孟賢二十八生子仲賢三十四生子叔賢三十七生子季賢生女鍾鳳鍾蘭皆不祿孺人靜專寡言善理家政遭亂離隨吾奔馳二十餘年卒不怨其苦癸酉回籍是秋長子舉於鄉越三年丙子次子亦中有司式孺人意甚適無何老疾時作竟以五十四歲終吾以孺人孝事先母且從吾於困苦中不可忘也因祔葬母側銘曰生不忘姑死葬姑側於靈則安於禮不忒嗚呼痛哉令我心惻

范烈婦傳

范烈婦不知何氏女夫范姓行六浙紹人精刑名學人呼范六先生咸豐九年知州普惠聘入幕攜妻女來居州署之西廳是歲十月惠統鄉兵往白井剿夷匪先生從焉留妻女署中已而州城陷烈婦聞變縛其兩女於几解足帶縊之旋自縊賊入署拋其屍於城外三日面色如生有乳媼過而識之曰此范師爺妻也槀覆而土

揜之

卧雲野史曰州署西廳署中人所稱師爺房者也城陷後賊之書記某移烈婦母女屍涓潔新之出掠美婦殺其夫而居於廳美婦鮮衣華飾肩輿出入洋洋焉自鳴得意廳一也前之居者何其潔後之居者何其穢玉碎瓦全判若霄壤遺臭流芳只爭一息嗚呼人之立身可不慎哉

蘭英傳

蘭英者九畹人也母夢天使而娠使詹尹筮卜之遇遯之咸其繇曰利於肥遯幽人之貞不事王侯其道大亨及生異香滿室人曰此國香也當爲王者之瑞既長循陔養母以孝聞舉孝廉與郎官捧雞舌香入值郎官貪黷英羞與爲伍援琴作操以見志遂解職去隱於湘沅之間時有達官遭讒被放澤畔行吟以離憂寄諸歌詠英遇之氣臭相投遂爲斷金友每因時興感望美人於西方自攄其抑鬱不平之氣既而達官溺於汨羅英家居寂寥徙窮谷中慨然曰知己無人孤芳當自賞耳氾光風浥清露與世相忘然芳澤襲人終不可掩有聞風相悅者披榛來訪英深匿之終不與俗人見最後得淇園先生秋圃逸士結爲三友卒全晚節云

太史公曰英初有志用世而避汙就潔遯迹江湖可謂高矣韜光匿彩晦而彌章亦芳馨之體自有不可揜者歟卒與淇園先生秋圃逸士結世外之三友德不孤必有鄰信矣哉

公祭昭忠祠文

嗚呼命稟於天完忠貞者獲考理能勝數有氣節者常伸故志士捨生仁人赴義近之爲朝廷振興士氣遠之爲天地扶植綱常忍片念而愜於一心屈一時而伸於千古是以疾風勁草宇宙推爲不朽之完人而褒德昭忠國家因有必隆之祀典諸公稟扶輿之正氣識君父之大倫際犬羊肆逆之秋矢松柏後凋之志歲逢己未月在孟冬禍起蕭牆十萬之賊兵猝至變生肘腋四城之管鑰頓開公等或望重縉紳結纓而就義或職居官守握節以效忠或以草野良民凶鋒忍受或以香閨弱質留井甘投或慷慨以焚身或從容而仰藥或幷父子夫妻以一死而萃忠孝節義於一門生爲王國干城殁作人倫楷則雞山增色與常山之節義俱傳棟水流清共止水之波瀾並壯矣惟是銜鬚飲血野外固多無主之幽精而束革裹屍沙場更有未歸之靈爽天陰雨溼悽涼蔓草荒烟夜靜更深冷落寒霜曉露不昭祀事奚

慰忠魂爰修祠宇一區告竣本年六月乘中元之令節作木主以入祠虔備犧牲用伸祭祀嗚呼披肝瀝血昔日捐軀之士卓爾英光嚙齒穿齦當年野戰之夫巍然廟貌同爲正直之神共饗春秋之祭尚　饗

（癸亥）遙祭曾翹松先生文

巖巖羅嶺秀氣橫空棟川北走勢如長虹篤生先生才駿志雄剛大不撓勁草疾風慷慨一死大節純忠己未孟冬寇兵有作戕我官吏據我城郭先生聞變神色自若見危授命不忘溝壑子死其父妻死其夫弱孫受刃慘及僕奴神歸箕尾血濺平蕪泰山等重先生之死輕視軀命鴻毛爲比是夏六月譙集張氏先生拊膺感傷時事飴視鼎鑊偷生爲恥素志已定自許如此先生謂予孚將如何予曰肥遯在山之阿先生曰嘻隱者誠高旣遯荒野磨墨吮毫名山著述寸管獨操攄我逸事一字爲褒先生有言予豈忘心凶鋒肆毒奄忽到今魂招楚些感舊情深焚香酹酒悲淚涔涔愁雲黯淡白日西沈魂兮來格鑒此微忱尚饗（咸豐己未十月州城陷翹松先生祖孫父子夫妻主僕一門殉難明年庚申七月旣望先考爲此文招魂以祭先是是歲六月譙集城東張氏家言及時事先生慨然以死自誓問先考何以自處先考答以志在隱遯先生嘆歎因謂先考曰隱者必著書自娛果如是肯爲我搯逸事表章之乎先考嘿然蓋心許之而擢事變難料不敢輕諾也歿平後先考纂修州志爲先生立傳列入）

（忠義一門文中是歲六月以下一段指此男孟賢謹注）

關甥倫哀文

嗚呼關甥二姊佳兒震亨一索主器實資劬幹兩弟事我以師攤書兀坐和氣怡怡擷芹歸去禍變旋滋有寇西來踞我城池毀巢取子爲鴞爲鵙從亂如流大局孰持烈烈陳君奮舉義旗甥實參佐羽檄交馳誓掃凶逆復我邦基援兵不集一木難支陳君慷慨臨陣指麾賊驅精銳悉衆來追糜爛以敗遂罹凶危功雖不就志則可悲爲而不成終勝不爲甥全公義我悼其私我姊疫死時際亂離甥又凶死家道陵夷哀甥念姊痛徹肝脾寢興寤寐如或見之引領南望煙雲迷離嗚呼痛哉（倫二姑長子姚南鄉人少從先考學弱冠遊庠旋丁咸豐己未之亂城池陷沒南鄉文生陳君天才暗招鄉勇起兵討賊爲書招東西北三鄉同日舉事四面合攻期以必濟倫實左右之至期天才統東南兵勇攻剿而北至大石塘西北援兵不至賊悉衆來敵遂大敗倫與天才俱歿於陣）

（丁卯）施生爲政哀文

嗚呼施生溫文儒雅身陷於賊溷跡戎馬封豕結巢點蒼之下雄關扼險洱河西瀉生乃倡義欲覆其巢拔劍而起誓斬騰蛟斯率滇西歸命天朝反逆爲順大義昭昭率我坊勇從爾寶酋陳說利害借箸以籌運上蒼洱搗爾祕謀夜半舉事突起戈矛時乎不利一潰難收慷

慨就死斫嚴顏頭天未厭亂於生何尤嗟我避亂遯跡連水閉口捫舌不言時事乃有妄人昧於事理具牘請兵竊名入紙災來死妄禍不隔咫生爲解救免我於死吁嗟施生惟我與爾分則師生恩則父子吁嗟施生情何能已嗚呼哀哉（爲政城東人先考門人也己未城陷賊首寶文明掠之使掌書記最相契爲政爲文明陳說順逆又言江南髮匪已平國運中興滇事不久當平文明心動遂有反正意爲政幸吾九坊兵勇隨文明因事入大理城夜半舉事有泄其謀者遂敗文明被磔爲政亦死賊擒從事諸人鞫之皆曰九坊人杜文秀深恨之後有賊首來守姚遂改九坊爲九甲云先考避難連河岑襄勤公進兵剿鎮南有王某竊先考名具牘請兵襄勤兵潰牘爲賊所得執之來姚捕牘中有名三十餘人禍在不測爲政從中營救三十餘人皆免於死文中所載竊名入紙一事指此男孟賢謹注）

補過齋遺集卷二

姚州甘雨潤之著　男孟賢謹編次

詩

仁靜禪院課徒（此咸豐己未之作先考避賊回夷內訌疑變將成於是歲正月攜孟賢及學徒三十餘人課於仁靜禪院自號回雲山人示不出也院在連河之東是冬城陷遂攜家避連河十六年既免於難亦不受偽職之汙以見機之早也時又有題齋室聯云權將丈室爲書室聊借禪心寄道心並附記之男孟賢謹注）

不願違心逐俗塵山深寺靜好藏身萬千花朶迎階笑三兩書童作伴親法鼓聽來空世界禪關踏破悟前因從今妄念須消淨獨臥雲泉養性眞

遊鳳山廢寺（寺在連河之西男孟賢謹注）

岧嶤鳳嶺雨時秋躡屐登臨願自由灰燼村墟無寸瓦流離客路少歸舟僧逃寺毀鐘聲杳木落山空野水流抱樹溪雲殊不定隨風舒卷去還留

書懷

烽火連年春復秋德鄰仁里亦戈矛世風似水惟趨下時事如雲總是浮只有丹心常捧腹不堪白髮漸盈頭樊籠脫去閒身在好共深山麋鹿遊

末技從容問緩和中年歲月漫消磨（原注予方業醫）爲憐舉世皆沈痛誰製靈丹起宿痾塞上征夫歸國少閨中少婦寡居多人間不有回生劑滿地瘡痍奈爾何（[illegible]）

學書學劍兩徒然虛度光陰四十年老困名場休道命中遭時變只由天避囂幾日遊山寺觀化終朝看石泉稺子也知高隱趣攜書坐讀野林邊（[illegible]）

登高望老鴉山（原注山在連河之東咸豐庚申連河人避兵山巔築壘自衞失火焚死男婦數千人[illegible]）

天氣陰陰柳帶煙出門忽見鴉山巔可憐溺水千人命忽被狂風一火然骨冷寒灰悲此日魂飛烈焰痛當年愁雲慘慘日光暗颯颯西風啼杜鵑（[illegible]）

獨坐（[illegible]）

獨坐危樓對夕暉於今世事太相違池塘花草今猶在城郭人民已盡非傲骨自憐孤鶴瘦癡心尙愛蟫魚肥囊中檢點誰堪讀一卷離騷寓意微（[illegible]）

豺狼行（[illegible]人命）

夜雨春燈暗茅屋坐聽鄰翁頓足哭叩門問翁哭何悲翁言豺狼肆凶毒今晨門外捉柳花噬我女孫年十六村人大鬨狼走且呼壯男八人提戈逐逐狼狼去人已死牙穿其頸嚼其腹哀哉予家五十人死亡相繼如滅燭大男三男四男沙場一戰遭殺戮時疫沿門病不休諸婦繼死埋幽谷男孫女孫並老妻四人雖存實孤獨

不堪十六小女兒又遭饑口飽血肉我聞翁言爲翁痛寸心慘裂嬰劍鏃人生不幸逢末季兵燹饑饉相反覆而況豺狼逞其凶伏藏幽草隱叢木過人輒嚙嚙輒死貪心何日能饜足我自避兵姚之西三年卜居蓮水曲耆黃摧撲嘆時囏四方靡騁嗟蹙蹙豺狼當道我心悲感時不覺淚盈掬

九日登華藏嶺（原註同治丙寅）

吳挈親朋踏翠岑東山高處快登臨村墟寥落雖經眼世事蒼茫懶計心菊酒載來多醉客松風吹到老龍吟宜情惟有秋蟬聽日暮枝頭送好音

客邵甸（原注予以同治己巳九月奉楊協戎檄赴省稟陳軍事事畢途中多盜不敢歸時嵩明邵甸蘇戰求都戎奉岑撫軍檄調黎兵赴姚助剿予遂率同人至邵甸俟其調兵至一月之久始得歸歸則十二月中旬矣）

策馬歸來不計程迂途轉宿邵新城（原注邵甸別名）干戈滿地國多盜征戰連年民盡兵寒夜梅花入夢遠沿河楊柳逐風輕關山阻絕無音問客裏思家動別情

賞心步卧雲樓故址（樓在仁靜禪院先考己未課徒處也後燬於兵男孟賢謹注）

拂閣山林萬木疏當年於此讀羣書而今瓦礫盈階砌祗有松風尚似初

步映月池憶僧香溥（池在仁靜禪院香溥寺僧之有戒行者男孟賢謹注）

記得昔年遠避秦清池映月好垂綸蒲團坐化禪僧杳泉水西流不見人

[illegible]余題張鬢乘槎圖

不乘車馬不乘船浪裡浮槎貫月邊疑是神仙多幻術駕雲直上九重天

送別友人

英姿晤對已經年忽聽驪歌思悄然人到離時情更密交難天下古皆賢聲華斂盡眞知己道義相成亦夙緣杯酒餞君懶味薄無窮別恨滿霜天

疊前韻述懷

駒隙光陰冉冉年頭童齒落鬢蒼然無心問世趨名利信手拈書晤聖賢十畝耕桑誠可樂一生富貴總無緣羨君此去舒鵬翮老眼遐觀雲外天

己卯清明日墓祭悼側室楊孺人

令節清明雨如絲柳陰深處啼黃鸝家家祭墓插柳枝我亦折柳招故姬憶昔十年經亂離遂君隨我遠奔馳蒼黃西走路傾崎我負老母君負兒百里走避仙之陲哀哉母病竟垂危母病不能啜粥糜輟兒乳姑君樂爲延我母命旬月期孝婦哺姑勝良醫母喪甫畢亂復滋君隨我避連河湄我甘貧賤惟君知頻年藜藿慣忍饑

愛惜物力芥無遺百衲成衣數米炊苦辛嘗盡歸遲遲整我田廬結藩籬兩兒鄉舉拜母慈君弄弱孫笑含飴老境回甘不須疑剝復循環理如斯茫茫天意覓難知一朝興風入薄帷嗟君一去去何之塵生簾幙淚暗垂試將往事閒追思風雨淒淒不勝悲我豈爲君情太癡最難忘情患難時

送別劉承齋孝廉入蒙化幕

留君無計送君行一曲驪駒唱短聲此去蒙陽三百里春風依舊幕簾清

一年聚首共晨昏情意相投儼弟昆杯酒聯歡談道義

樽前何止細論文

題門人陳雲峯且園

消息天地機有剝必有復聽之以自然妄想卽非福君看且園居舊時曾小築有亭形翼然有徑堪蹴踘栽植陶宅松培養渭川竹曲水浪悠悠瑤階花簇簇每值春夏間遊人來往熟借以賦詩歌借以娛心目倏忽起狼煙烽火競連年幽人避世出幽居無寸椽林木皆濯濯河水徒涓涓蒿目荊棘滿那見芝蘭鮮滄桑二十載風景忽煥然否極泰復開天心漸轉回琴書一擔足之子賦歸來三徑就荒久往視且徘徊未暇謀衣食先自闢草萊茅屋三間築竹梅一徑栽種松兼插柳嘯月皆自手清幽盆有蘭菡萏池多藕或疑桃李園須罰金谷酒或稱靖節居菊花爲我友愛蓮說濂溪探梅訪林叟詩客與酒仙漸向園林走消閒共局棋樂飲較杯斗吟詠細推敲唱和在郊藪我亦乘興來題句隨手口不計拙與工聊以寫予衷感慨目前事追思舊時同半生閱人世多少替與隆盛衰衰復盛看此且園中聊作短歌誌談笑說始終

秋夕過且園

散步郊原日漸低故人邀我到園西呼僮煮茗花間飲

染翰聯吟石上題淡菊有香留老圃殘荷擎蓋出汙泥歸來好是黃昏後隱隱波光月映溪

喜雪

天光上下白平鋪身世端然在玉壺安得王維精繪筆寫成積雪輞川圖

種蕉

豈爲學書始種蕉成陰最喜脫塵囂生機靜息終能活說與兒童莫動搖

餞大存壻（原註光緒辛卯二月十九日）

老去遊情尚未降壺中有酒喚兒扛紅桃滿路通源水

綠柳垂隄映石矼浪裏浮鷗多結伴風前鬬笛不成腔分明六段西湖景卻少漁人泛小艭

再寄司訓盧西病中感懷

吾行作客已千里浪博微官冷如水盤中止有苜蓿供猶恐素餐受訾毀自愧年衰無計策靦顏稱師對多士無聊獨坐書難消縹閣架上殘經史忽忽老病侵人來冷熱時作不由己風雨虛窗永夜燈問燠請寒惟一子家山蝴蝶夢中歸客思吟蟬深樹裏我欲久戀宦途濃百憂感觸從中起觸動離憂難久住忙促歸裝具行李亦知簪組榮我身煙霞繫情不自已況復世事與願違未及瓜期決行止此去閑閑十畝間農桑舊業復經理時還沽酒召鄰翁暢飲林泉斯已矣

次前韻留別盧城諸君（[illegible]）

驥鶴高舉亙百里縈迴邅迍盤江水雄峙東南第一州鞏固金湯無缺毀山川鬱結靈秀多鍾毓特生瑰奇士武有斬將搴旗功（原注指張與兩君）文人屬詞本經史我因秉鐸遊名邦千里萍蹤結知己署冷官閒太無聊談心賴有諸君子芝蘭氣味雨相投契合妙在性情裏竚望諸君振羽儀鯤鵬變化沖霄起春風尊爐動歸思只因嫌疑避瓜李雅意相留感盛情我心實有不能已世人皆

旨宦遊樂豈知可行亦可止來無歡羨去無憂琴書一擔重料理此去天涯各一方暮雲春樹思君矣

意興未盡再賦七絕六首仍以索和

詛因祿薄始辭官歲月催人不自安歸去黃花開老圃消閑三徑飽貪看（[illegible]）

悠悠瀘水寄萍蹤良友相親意興濃老病思歸留不得西窗剪燭話離悰

來是無心去有心休將得失感升沉家山風景堪娛老秋水寒潭月滿林

小住瀘西亦夙緣要知位置有蒼天宦情淡處歸情切老去得官轉自憐

聊將文字結因緣信手揮毫賦短篇高和定教珠玉唾仙心送我到蛤川

山光萬點繞城青風景宜人馬暫停一曲驪歌催別後幾番惆悵在長亭

遊廣西州東寺

策馬出城東登臨古寺中村陰疑有雨座爽不因風修竹當軒綠山花繞徑紅幾杯香茗啜萬慮盡消融徑曲疑無路巖幽別有天閒看雲出岫靜聽鳥談禪清磬風中遠叢蘿雨後鮮將歸猶戀戀擬結再來緣（[illegible]）

（七絶）遊廣西州西寺

曳杖登臨笑眼開蒨山佳氣撲人來足經危磴常防滑身似飄蓬轉自哀滿地黃花如我瘦參天翠柏問誰栽老僧似解閒遊趣鐘磬冷冷送客回

（五古）題曹玉東先生遺像

人生直兮罔生免此理世人知之罕先生秉性獨忠貞長棄儒術精岐黃濟世功神同和緩忽遭變亂起孳凶不似庸愚志淺短早歲有志舊青雲雞窗誦讀無間斷賭襲州城欺愚蒙守土官紳膏白刃城鄉內外血流紅先生誓死不從賊舍生取義知報國堂堂正氣還太虛

棟水山川生顏色先生雖死亦如生千古芳名史筆勒吁嗟乎先生之生山川秀靈先生之死河嶽日星一片丹心千古磬令人思慕想儀型况存遺像寫丹青嚴氣正性生時形我今瞻拜情難已舉筆作歌當青史猶冀褒封來聖朝載入忠烈享廟祀恭嘗俎豆奉千秋也應含笑九泉裏

病中偶作（此先考絕筆也作於乙未正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告終是日早膳後猶看漢書五紙並作此詩十八日病稍劇遂不復動筆矣男孟賢謹注）

年來無事覺心寬一病纏人總未安自顧桑榆傷景晚正逢桃柳報春寒此身叢過思今補老眼看書較昔難天地生機原不息且將物理靜中觀

子銘先生遺集

沔陽盧氏慎
始基齋刊行

吾鄉李子銘先生詞賦高才夐絕里黨賦性豪邁磊落清狂自負所爲詩篇摹擬太白歌行仿香山哀艷動人江漢學者莫不稱誦之先生善書法興酣落筆輒書數十紙獲者珍如拱璧苟不屑其人雖重金索之弗顧也先生歿後身世蕭條生平著述大都零落每欲訪覓遺稾苦不可得今年席君襄坪郵寄先生手書焚餘詩草展卷讀之欣喜過望席君保存先輩手澤之功誠不可沒亟寄余弟愼之付梓屬以校勘之役惟是吾鄉夙稱澤國數苦水潦士夫頻年奔走饑寒交迫不遑學問囿於固陋無所師承先生獨具卓識之資負絕世之才鳳鳴高岡不同凡響其所以矜式後學者爲足多已藉使先生不困壁窮僻之鄉得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周旋雍容

謌詠當儕於古作者之林不僅播聲譽於江漢閒可斷言也吁孤寒常有以挫其氣環境不足以展其才可慨也已靖少時妄不自量鄙帖括不爲專治經世之學爲貧賤所窘又局於疇人之術鄉人士多非笑之獨晉謁先生侈口狂談頗蒙寬假不以常兒相目且時有獎誘溢量之辭光陰彈指忽忽五十年矣音容回憶宛如目前而靖白首老病坐廢津門倏逾十載學術功業百無一成有負先生之期許愧何如耶讀先生遺集尤慨然不能自已者也壬戌三月同里後學盧靖序於天津知止樓

弼自少年出就外傅稍壯遨游江海往往數年或十數年不一歸故鄉之山川風物時時縈繞夢寐閒而故鄉之先哲耆舊尤時時景仰私淑不能忘蓋敬老尊賢與愛鄉之念人情所同然非有所阿好也吾邑李子銘先生高才絕豔卓犖一時詞賦雄贍博洽超邁不羈賦性豪放落落寡合先大夫嘗稱道之覩其爲先大夫所書屏聯牓幅參合蘇米而神妙其閒可以想見其人顧其詩文散落未及流傳鄉里後進欲求所以徵文考獻者卒不可得家兄木齋嘗有志輯刻吾鄂先輩遺書弼謂行遠自邇集腋成裘盍先自吾鄉始近覓得先生遺稾一卷亟付梓人挑鐙校讐恍如與先生晤對一堂親受教益於几席閒嚮使先生功名富貴煊耀當時未必有意

於文詞浮雲夢幻倏忽消沉姓字磨滅草木同腐求如今日後生小子之私淑景仰與故鄉之山川風物流連謌詠同垂不朽者恐不可必得嗚呼先生之不幸或亦先生之幸也壬戌三月同里後學盧弼序於都門寓廬

沔陽李　皐

春日出武昌東門尋覽至卓刀泉汲飲詠歸

一路經行處垂楊盡向西野雲如白鵠深樹有黃鸝澗水流人語山花入馬蹄似忘途近遠隨意度前溪

十里隨飛絮春風滿店香途人多負販村女儉梳妝水聚新苗活田乾大麥黃漸看塵市遠烟景似吾鄉

斷嶺迴墟落高峰出樹林石平官道闊松古寺門深老衲無塵色寒泉見道心如能謝人事常日此追尋

江上送人東歸

夕陽見人面遠影船頭立不願有西風吹得船去疾

登寶通寺浮圖

盤空千磴鬱崔嵬滿目風烟絕頂開野闊江依平地轉春晴山負遠天來卻看塵土連荒驛早識星辰在上台北斗迢遙呼吸近不知誰擅碧雲才

雲天翹首竟蒼茫披髮何因下大荒到此當逢青鳥使全身都作紫霞光浮生落落心千載前古悠悠淚幾行王粲不來崔浩往村農[illegible]飽酒入狂

題袁氏倚樓（樓在黃鶴樓北面東北）

相逢道是息機人結宇層巔迥出塵小立招同黃鵠語幽棲夢與白雲親檻前花草依依發屋外烟霞局局新太息江頭奔走客幾回風雨向前津

烟波滿目愁崔浩芳草千年葬禰衡弔古其間滋悵惘買鄰於此慰平生地維穩載東流闊（時暎夷擾江浙甫退去）天宇高懸北斗明子美草堂多過討悲歌未及爾閒情

金支曲

無邊芳草連天綠捲地落花紅簇簇樓臺歌管眾羣嬉唯有傷心人獨哭聞道錦城春色豔女兒顏色鮮於花生小自憐遭磨蝎卻教纖手弄琵琶琵琶聲逐水東流巫山雲連楚水頭楚國風騷委荊杞蘅蕪何處生滄洲哀音苦曲問誰識對此零涕增長愁昔年女伴常相見開奩各關紅妝面淺笑深顰一樣嬌樽前戲賭黃金釧傳來消息到江鄉雕梁泥暖巢雙燕記否昔時共命人祇今零落搖歌扇自古才人多失路孤飛忍逐羣鷄鶩寒水織漪星文刀寶光夜黯珊瑚樹美人自怨容華箭妝成竟使朱顏誤可憐紅粉太漂零可憐孤影寄伶仃阿孃遠住蜀山西阿爺不管猿哀啼廝養亦任驕羅

綺生使歎玉投汙泥鐙花昨夜照人泣滿袖斑斕紅淚濕侍兒強起倦難扶心已成灰歎無力漂蓬斷梗復何方流水東風催人急馬骨誰信值千金而今最好修眉色我亦生平不得志偶語忽聞關心事勸君愛惜金縷衣勸君珍重少年時玉裹金鑲無定價世間終竟有眞知聽我高唱金支曲天風裊裊吹晴絲

擬古

美人在空谷空谷生幽蘭採擷動盈把將以遺所歡所歡常居處七寶合雕闌其中長紫芝玉葉青瑕玕亦知非所愛輾轉不能安過時而不採且恐秋露殘况乃道路遠風日愁枯乾舉燭怨淚盡抽繭怯絲單素心不可見方寸多波瀾

有女臨妝閣攬鏡看長顰雙睛不肯轉靦此鏡中人芙蓉媚

秋日桃李嬌陽春卷施心獨苦乃不爲灰塵起滅千萬慮一意不辭頻寸心幾許地中有雙車輪手鏡忽欲墮清淚盈羅巾

織就迴文詩反覆再三吟鳳鸞爲我泣浮雲爲我陰將以示情人輾轉愁意深意深多委曲端緒誰能尋披胸見脾膈君心非我心焚之誠手蹟何用飽蠹蟫

十二能織綺十五能採桑同行諸女伴都祇如我長伯姊董雙成昇霄騎鳳皇小妹劉懿貞控鶴雲中翔仰首拔弄玉移時送蘭香低頭亦自顧釵鈿爛生光石華紆廣袖綵履曳文章帝子降北渚何處是瀟湘

孝感道中

繞道出崇岡幽花滿路旁石盤如馬大松立比人長野積黃連屋田苗綠遍塘不知流水意何事出山忙

亦爲農人喜新田雨露饒相風懸繭子關水放魚苗犬飽形俱懌牛閒目似驕征夫懷往路烟裏去迢迢

分水嶺

萍蓬漂泊遠來過牽挽回看卅六坡堰口排山截楚界嶺頭分水下淮河遙瞻北極星辰近初入中原意氣多自古征人常感賦接輿安肯廢狂歌

雜詩

驅車齊魯地默默數城邑矮屋周泥牆鑄漏晴補葺野人蹲而食麤飯飽粱稷破梓盛苦茶泥水生鹽汁老人負畚來糞土途中拾蓬頭少婦人求薪擘枳棘後隨赤脚兒呱呀牽衣泣連年聞歲豐升米值錢十官貴蕩侈增市肆巧僞集瓌觀

鄉里閭生意日凋瘠穀賤轉傷農豐年亦不給吾鄉水災頻想像更愁悒

人生一倮蟲醜形甚畜類被體飾儀容偉然異畜異聖人制衣服典章文物備大袖裁闊幅垂裳至被地長襟中不分不見下肢二歷古雖變更率不逾此制豈不厭紛繁紆回而遲滯豈不樂簡率便捷而輕利晨起必梳櫛衣冠多附贅所以約束人舉動勿輕易修容逾晷刻積刻少惡事手足不儇佻奔趨鮮恣肆本朝尚武功勇壯人畏避窄袖持弓矢開襟便馳騎高領不在衣轉顧容睥睨頭毛無幾莖囚首免譏刺周公走見賢不必握髮至以此示斯民懦夫有立志馴致天下强聖人有深意

國家重戎事騎馬著短衣羅紈與匹布裁縫爲輕衽紐釦五星聯中襟易解攜厥制名曰馬袖短露馬蹄天上樞密地庶務須指揮短袂便作事新式滿黃扉人人競仿傚天下皆軍機將軍盔在首圓頂見應稀舉步削到底竟與寬平違窄袖緊切肌如羊足不肥東夷人類此瘦臂輕挈提傳云服不衷古言可與稽天下所習尚達者知其幾宋人腰上黃示兆幾亦微觀履錯倒底堪嗟人事非君子慎服物道義生光輝

通衢榜條教諄切勸輸將大僚計國用發議何周詳我思運京米紆折來帝鄉迢遙幾千里啣尾千艘艎通計所需費斗米一千强天地生人物各地皆有糧精者奉尊貴麤者給蚩氓不仰食外郡俱樂豐年穰必欲致遠物輕稅徠行商古昔異國時南北分土疆南國未輸糴北地儲囷倉當今四海富玉食奉吾皇運艘艤龍首布袋擎赭黃趨走及承奉赫若趨

軍裝因思鑄錢法水部羅高堂采銅自滇省車船接遠方爐火並工需鎔鑄當較量鑄錢十百成費已兩倍償計銀一兩直兩貫錢陌長給發論市價半兩千錢當誰秉司農政斯言試與商

過十二聯橋

十二橋頭駐馬臨萬行烟柳碧森森蒹葭搖漾飛鳧浴忽聽漁歌入浦深

秋水涵天動午潮銀漢千里護層霄過來詞客驚心眼不數揚州廿四橋

燕南趙北

古稱感慨悲歌士今我來斯不可聞車轍滿前何處往野田幽草綠紛紛

呂仙祠

征車滚滚入京華未熟黃粱夢想賒聞煞呂仙祠畔樹年年開發馬纓花

捧日篇咸豐元年山東旅次題壁

紅雲捧日出扶桑翹仰高岡集鳳凰九域萬年增氣象眉香五色燦文章孔公自道從周禮魯國誰知過楚狂賈誼憂時多痛哭漢家天子是文皇

卅年在位矢憂勤四海悲歌頌聖君鬻爵行權從宰政和戎垂涙許將軍（道光初年欲停捐大臣議以國用不足不果停𠸄求和欽差將軍主和議上涕泣許之）得邀殊錫膺隆禮（徐制府葉中丞皆封爵）獨墾勞臣起廢員（林少穆起用）草野聞知天上事求賢不得更情殷

公車催發到巖阿黃榜頻開進士科通顯有時嗟老至饑寒

無術患才多漫言卜式知廉恥自詡蘇秦善揣摩論孟經言臆割發文章根柢日消磨

生財大道帝王師霸國權謀亦用奇升斗不須求省嗇茶鹽或許相機宜豈容聚歛須條教要使司農領度支中飽暗耗無益費利源生聚本無涯

關河險扼地圖開有客行經萬里回地遠始知民氣悍時清偵見戍樓摧軍名待補常虧額武舉須求異等才益餉增兵皆浪說岳家軍少奮如雷

漢武開疆萬里通威靈烜赫震西戎秋天衰草羊眠雪夕路驚砂馬畏風得地不毛猶轉餉其人革面亦稱功明時交趾終淪沒鄙遠空勞議戰功

周家同姓藩共主漢室諸王啓大謀但使朝廷無隔膜須知胡越可同舟往觀三代勤耕織仰觀諸星見女牛孫子綿綿瓜衍蔓聖人謀慮及千秋

最惱官人間取樂深愁兵力懈防邊無窮金玉烟中燼萬族魚龍火裏煎厲禁打教鴉片落緩攻催使鵠形瘠通商不實遐方物近見芙蓉種滿田（罌粟花一名阿芙蓉）

滂沛甘霖下九霄年年陰雨膏枯苗哺兒不辨親姸醜畜犬何知主跖堯況際聖神深愛養只虞搜括重科條溪毛涔水皆天澤遍宇繁星護斗杓

雲天翹首金門遠風雨歡心玉燭調姬籙方輿綿嗣德楚人多感愛龍驤側聞漢帝求言詔思獻唐民擊壤謠累牘不辭干禁忌涓埃期補聖明朝

夢登泰山吟

白月皎皎昇高穹雲車縹緲乘靈風珠幢羽葆紛前導羣崖金壁行長虹蒼松古竹露華洗玉磬徹耳聲玲瓏漫空雲氣塡胸臆浸天秋水涵青瞳下覷不知幾萬丈碧霞銀霧浮中峯蒼犬俄對立元鵠乍高翀白玉爲馳道中有朱門通珠光照耀金闕龍從雲衣綷縩羽帔襬礓平生不審此何所羽客謂余青帝宮青帝手中握春布八表漫天匝地皆帡幪生生無止極永永不終萷隨大化之遷轉與元氣爲始終空中渾渾藏幽窅天鷄長呌鸞頑聾金蛇萬縷忽電起海波倒映東天紅水底火輪初湧出流沙萬里光曈曨大地震盪不得定須臾峯壁青山融排神馭氣行虛空全身金色生雲中紫烟赤道相間發赫若大爐然紅銅平生卑微偃塞不稱意天地鼓鑄無神功飛身直上最高頂始得放眼觀鴻濛俯瞰塵擾

雜紛紛行倮蟲眞人遊物表涉想生明聰緣慳不得居福地運蹇那復符飛熊昨日少壯今老翁隍中蕉鹿終夢夢仙靈窟宅誰引從攀龍附鳳何時同玉佩雲衣朝岱宗

高生行

秦人高生童年貌美才高以灞橋春柳賦爲金學使幕劉唯廷所賞入泮唯廷一見卽知孰爲高生迎娶有日生死其女亦自經殉劉君哀之作傳徵同人咏

詩

天外神仙渺何所海上瀛洲多仙侶徐福挈行五百人至今猶是童男女對騎紫鳳雙垂髫或是綵鸞與文簫偶以目成致仙譴天風吹度灞南橋灞橋春柳綠依依飛絮影裏停征驂星使亦從天漢下幕裏羣賓皆少微聞有天台舊羽客方瞳似水澄澄碧落花看遍曲江春斜陽弔影驪山夕曉風殘月柳卿詞十五女兒天人姿標題品藻聞新語想見當場下筆時君身自抱九仙骨說與旁人知不知知是濃春送好風春風偏長蕙蘭叢千條楊柳生生綠一色夭桃片片紅金仙左挹浮邱袖戲使摸索向暗中乃知識人先識意不在形骸在神氣回眸一笑朱霞生青童此日眞遊戲裏玉裴花豔綺羅手擷芹藻香風多春日招搖閭巷側窺虛簾隙感秦娥消息傳入深閨裏機中織錦初停梭不知心中道何語兩頰微笑紅雙渦三星近在銀潢左月姊邀期已報可鳳皇臺上吹簫人玉屏紅倚花雙朶上元夫人降雲霧夜深不省焚香訴剎羅小劫住塵寰未允人間成嫁娶須臾金飇吹夢醒迷離猶認來時境傷心玉折春蘭摧海棠墮地秋霜冷秋霜鳴鶴

血凝壺閣裏嬌嬪泣無夫寶鏡抵地紅鸞死鴛紋裂斷合歡襦鳳去樓空驚鳥散女龍夜號天不旦可憐尺組繫蝤蠐影頹雲了髻亂墳前迸發連理枝行路盡聞哀禽喚吁嗟秦士失高生灞橋殘柳亦傷情踠地長條扶不起歲歲寒山見女貞卯金詞客重嘆息如此嬋媛不負卿楚水秦山幾千里我亦爲作高生行

渡黃河

晴午出河潯天光俯照臨奔波來浩浩靈怪隱深深利濟一時事安瀾萬古心神宜告海若莫使毒龍吟

庚戌出京至蘆溝橋回望有作

層闕聳崔嵬迴瞻亦壯哉長虹天際出征雁日邊回黃葉隨車下青山繞郭來秋風人猶碌憔悴乏鍊都才

二

賈誼千言策梁鴻五噫歌憂天同此志許國盼誰何遠徼風塵擾新朝雨露多徵車起廢置歡舞誦卷阿（咸豐元年起用林少穆）

三

天上富春秋明光日月侔啓賢能纘禹姬德並與周寶樹枝初發神芝葉尙柔聖躬頤養壯愼莫爲民憂

登兗州城樓

城上高樓樹杪攀翛然意氣出塵寰天開北極臨奎宿地徼東隅讓泰山日下征鴻何處集江邊黃鶴幾時還茫茫楚塞風烟接變滅浮雲滿故關

登峴山

羣山合沓亂晴暉遠樹蒼茫野色微如此江山今我至幾回登眺昔人稀天低大漠龍蛇蟄水滿荒陂雁鶩饑日暮鄉關勞極目登樓王粲欲何依

遊仙詞（庚戌下第出都作）

山外蒼烟鎖絳霞山頭開滿碧桃花白龍紫鳳排班立知是天曹帝子家

三千玉女嚴妝竟五百仙人下拜遲丹詔兩行新捧出玉樓高處待題詩

翹首迷離望玉京金宮銀闕玉爲楹繞階瑤草承珠履何用拖泥帶水行

兩扇朱扉際曉開此身親得到蓬萊門前銀牓分明見爲底因風又引回

醒心曲（爲河陽杪湖烈婦羅王氏作）

辛卯之歲夏五月蛟龍在田蛟出窟平地波濤十尺餘千人萬人相擠沒餘魚飽食作轉睛水裏逃得三人生那知天意憐賢婦不忍死其夫與母那知婦不愛其軀不忍死其姑與夫母子夫婦幸不死家亦無歸母老矣書生無力難爲備母饑不語終憐子子歡顧母私零涕俯見朱顏照清泚窮秋九月風雨頻野無靑草水無蕪東家老人僵路側西家八口餘一身妾欲剪髮髮無多妾肉食盡將如何婦人能以色事人幾見溝中埋羣娥羣娥羞向他人笑妾心若死有如河夫妻恩愛兩無惡忽聞詬誶聲嗃嗃男子不能食婦人誰更相從委谿壑鄰人搖首嘆息言薪米夫妻終逸樂不得畜水養生魚何如開籠放飢鶴毋低頭泣婦無言男子將言不忍諾鶴面鵠形兩少年慫恿覷得分媒錢一家眼見三人困一人去

得兩生全入門來者是新郎衣帽楚楚湖南商商人鰥居壁十載笑眉歡眼催促忙婦叩辭母雙淚流兒身今去兒心憂母老不得人服役兒死能來亦已休更泣別夫與夫語風雨饑寒誰伴侶只思前事不思仇愼勿相念空酸楚嚴霜雨雪自支持梳裝杯粥親烹煮所需頻繁與毋謀囊罄囊空孰貸汝他日鸞膠續斷絃地久天長常與處願得皇天屢豐年安居受享誰家女猶記舊人今日心一陌黃錢私焚楮喁喁幽語卒難終稛載商人敦促去婦人二夫深可恥人世財無苟得理耗爾多財濟吾家含淚擎杯深勸爾手中之酒甘奉人一動一言皆越禮含汙急趁江波洗須臾船頭商人醉譁言船尾新人墜躋舟膈舫齊驚喧水底茫茫星斗碎吁嗟此婦志深沈聞者傷懷感不禁無可奈何之厄運必不得已之危

心我爲走筆記顛末白日黯淡浮雲陰

窮居

獨得窮居樂幽閒與性宜風雲天地事言論帝王師閉戶思周易挑燈誦杜詩古人今聚首常日慰心期

弔楚霸王墓

漢高若得媲成康暴氣如君敗亦當霸上有軍猶畏力關中不王底歸鄉淮陰舊尉同亡楚項伯宗人亦叛王三代而還多詭道范增陰計遜張良

湯陰岳廟

英名烈烈到今垂趙室河山祚屢移天地本無私覆載聖賢甘與道扶持人心不死千秋淚國運難回異代悲今日祠堂謹奉祀陰雲猶護向南枝

長歌贈徐仲韋（仲韋先爲僧還初服益工爲詩）

三十年前李子銘以戚誼交兩龔生其時孝長倡高調孝旃季舉爲弟兄子重子壽子倚比松門有華相爭衡子貞示我一卷詩稱爲五字之長城黃鶴樓下雲層層武昌城外尋詩僧豈知緣慳不得見前因留作今日面我誦詩僧紀事之長歌涕泣爲歎摧殘多古來俠士有至性如黃香者虎當如之何孝長敘事相詰屈云不死於虎死於佛諷之今慰尊人心孝旃爲易儒冠服朋友聚散不可常各天異地分飛翔罡風吹落璧大海茫茫四顧天蒼蒼木民重倚二孝季舉死子貞後晤情悲涼聞說仲韋兩上京師皆不遇西走巴渝復南渡五溪遊還浮彭蠡南北東西人遲暮子壽常讀仲韋詩驚喜愧欲餘傷悲慷慨舉杯賀仲韋謂窮乃益工文辭子壽達後不再晤子貞亦逝聞更稀身經大難十餘載虎口幸留殘骨庋未識重倚孝旃季舉面蘭摧玉瘞徒想思豪傑艱難困走死餘生縱在將安依眾緣生生新雨餘鳥啼花落窮巷居天邊忽下朶雲書有客猶知今日吾縱談十日不得盡悤悤言去胡爲乎嗚呼仲韋實富有才具遊覽更得江山助此行乞畫向松門灑然西上竟陵去南湖居近孝長里孝長之壻子貞子姻婭當悉遠音耗問讀遺書今何似

徐仲韋贈詩依韻酬之

平生勢位恥蘇秦垂老翛然落拓身涕淚滿懷天下事草萊相望意中人昔聞孺子聲名大今識廬山面目眞我誦詩篇今更喜文章一脈本情親

贈李寅齋丁酉同年

巫山遙遙荊門來高峻忽下天爲開江流遠導三峽水縈紆迴繞章華臺其間砂礫而鬱積平沙大麓生金石楩楠杞梓樸樸材饒足稻粱寒足帛文人隱映草澤間青龍之支白虎脊仙李蟠根特秀出春發其華秋結實章華臺下冬草黃登高四顧天茫茫遠山跳躑多虎狼妖狐媚狸走且僵老鴉鸛雀爭飛翔扼塞騏驥不得進掩遏荊璧無精光寒雲暮壓滿南山氣暖北山寒一枝零落一枝春鬱鬱蔥蔥見橋梓荊樹前津殷勤杯酒留羈人推原見本同根發亦爲同科情逾親生花顏色紫長條下覆雙鴛鴦嘉蔭密密生蘭芷山有巉崖水有波羊腸小逕多偏頗人生快意對酒歌華門靜掩歡娛多門前老柳長婆娑九烈神語當無訛世間寶玉不終秘千載人猶憶卞和

清明

濛濛烟雨迺成塵林氣新鮮野色勻楚楚桃花無賴好生生
楊柳可憐春道旁草意親紅鬼村裏鴉團儼白人一樣東風
各消受不堪回首記前因

與陳稼卿叠韻

慘霧沉沉白日陰寒風烈烈壞雲深奔蹄滿地來剛鬣矯翼
登天有翰音泥水濺埵無齒屐塵灰漬滿斷紋琴商量童子
頻修竈可笑三旬突未黔
鷃鳥人皆謂鳳鸞當門久已忌芳蘭劉郎舊恨蓬山遠李白
長歌蜀道難亦有綺紈厮養襲誰供粗糲腐儒餐鄭虔官冷
休相悼說酒論詩且自歡

春結茅齋漢水陰柴門霜老薜蘿深高軒無自降顏色空谷
何人聞足音窻外晚雲無體畫檐前寒溜自然琴有時潘鬢
爲顧草夜臥驚看首尙黔
自鑑形容鏡裏鸞猶傳香色畫中蘭雍門語及千秋後賈島
吟安一字難得凜兜鍵常守戒敢如饕餮未忘餐坐間若許
談風月偃室周旋不盡歡

再叠前韻

窮人靈輒餓淮陰株守窮廬歲月深舊雨喜承知己訊中山
愁聽感人音對鏡忽驚潘鬢雪安絃誰鼓伯牙琴芙容既老
秋江冷昔日朱顏面已黔
作對文鴛並彩鸞成叢朱草亞紅蘭長安米貴居非易爾地
緣慳夢亦難龍尾邾羞華子附猪肝應勸閔君餐楚江萍合
高風續亦與名流一日歡

登黃鶴磯有作

一代江山一代才白雲蒼狗費疑猜似聞古鶴淩霄下會見
驕龍舞浪來此日左思常詠史當年阮籍獨登臺憑高入望
秋無際寂寞何人在草萊

寄敖海洲（用前歲贈詩元韻）

君子昔見愛慰我困風塵相去日以遠相憶情逾親年景雖
云暮陽和當有春松柏青不改晚節良自珍鑑影亦矜慎羅
敷本姓秦感君纏綿意常記語諄諄門前東去水來自藥江
濱篋中舊書蹟諦視生精神愧乏一端綺所惜儂居貧

寄呈胡松門丈用前韻

兵中與永嘉相望隔煙塵（時天門兵災後大水）吉人多受祉數數詢交
親喬松不改色四時常自春屐齒昔手迹肆筆實奇珍想像

見顏色古貌如先秦安得侍几杖時領誨諄諄老人星夜明
朗朗天漢濱文章有靈氣妙墨皆通神鷄林求至寶一字買
堪貧（用杜句）

貴公子

富貴公子不知兵乃欲僥倖成功名若翁殉難武昌死紈綺
襁身有兒子杖矛擂鼓督兵進戰時適無人猛然跳起白身
賜郎加等驟襲父職小郎握兵人盡驚驅市人前死我督陣
未必飛矢來後營有客進帳言機宜大人赤剝熟睡橫擁三
裸兒睡醒當是飯熟時睡起日過午中軍驕擊鼓賊果退避
莫子敢侮快意追奔亂行伍忽然圍合飛礮如雨大人身死
全軍沒嗚呼珠爾杭阿巴圖魯

東南平（聞抄報作）

六十餘日血三省蘇杭耀陷任馳驟東南財賦蓄聚二百年
煮不得爛喫不得化金銀錢守待賊走三日始知覺重寶難
攜沉不在淵飛不上天飛章告剋復入城唯瓦礫國用雖空
不受賊財寶東南民喜賊走了
臣無功臣弟忠諸將受教令臣弟實英雄追奔逐北算無遺
策眾口嗟呀只不見黃與白皇上天恩兄封侯弟封伯
軍中十二年老臣辛苦皇上天威亘今古賊死賊逃部將畢
力擒得僞王一彼口稱與我戰我皆不敵唯遇諸葛始窮迫
生日解京途恐逸臣下令已斬訖假闖賊首死亂軍餘賊膽
寒不敢復造逆皇上天威震遐邇

題劉梧生前輩梁園醉雪圖遺册用原韻

寒山凍老冬青葉窮巷年年天雨雪冠裳裂碎酒漿乾千古
梁園音響絕寡龍單鳳無時無雪壓袁安壁已折鄒生枚生
久黃土地老天荒名不滅卯金才子曠世生道路逢迎爭曳
擊當年繫馬轂中原風廻雪舞花如纈公卿送酒醉千觴天
亦鬬奇霏玉屑艮時盛會不可常盧譽流光纔一瞥接輿自
昔歌已而中州人士至今說淒淒雪打墓垣松嗣君猶抱磨
穿鐵

丁卯中秋日闈中明遠樓望月

團團明月滿前山空裏如闖鶴又還世界如銀秋似海桂花
香已到人間
李白年年對酒歌天邊不老是姮娥神山仙島周遊遍今夜
清光此處多
天宇茫茫四望開渾身風露少塵埃高樓此夕吟詩夜已是
人生十五回
江東才子舊神仙記在瑤池共綺筵飛上崑崙高著眼看人
見女拜嬋娟（時李筱荃監臨）
誰織天孫錦一端荷衣蘭佩稱身難楚騷天問天應笑竊藥
人都到廣寒
明遠樓高見遠無塵中夜色似模糊玉皇不用凡鐙燭要選
光明大寶珠

悅君詞

古詞有心悅君兮君不知一語深情若揭戲爲衍之
語雖近狎而古來美人香草之喻正不必執泥言之
也

心悅君兮君不知我心歡喜我知之願得須臾與終古千秋

百歲逢今時
心悅君兮君不知我心蘊結我知之可堪孤館迢迢夜人定
鐙昏月到時
心悅君兮君不知欲說與君君猶疑非是君懷疑不釋無術
得瀝儂肝脾
心悅君兮君不知我得見君好容儀長松當有歲寒操寅緣
非是蔦蘿枝
心悅君兮君不知我常見君好容儀合眼分明開眼失幾回
夢醒人天涯
心悅君兮君不知要君知我意如斯記取今年今月日紅袖
殷勤捧玉巵
心悅君兮君不知恐君知我意如斯人生有懷不稱意千思

百慮消人肌心悅君兮君不知世間如儂知復誰華筵百味都常遍甘苦酸鹹只自思心悅君兮君不知世間如君更有誰天長地遠有時到人意綿綿無盡期

已酉冬武昌塘角火紀事（次韓昌黎陸渾山火詩韻）

江水倒塘旋流渾沈沈夥矣來泉源鰐鯉傍岸張口吞蛟宮鼉窟開檻軒有水可沃不憂燔千艘萬舸來原原泛酣腥穢暗乾坤慾火貪餤無崖垠艅艎外樣如高垣連環中遶五花門蛟蝕曙月遭朝曛徹夜不息跳歡猿梟雄麕犴雜巨黿祝雉鷹調纖鴟鹺商誘引賓夜奔閑無內外無卑尊浮石載土開芳園鐙火宵宴明星繁祝融震怒風爲喧敷嘈絲管聞

麓墳微茫星火下靈檣飛爆入卧焚其褌灼爾牛後炮黑臂醒起驚如頸繫韈火箭四射出空鞭火車旋轉煨箱輔飛上錦帆燎旌帑焦頭烙足熟熊膰幼子嬰兒羅顆屯號呼跳蹲投火盆陰火酒發傾罍樽失聲荷荷何能言千波萬浪熱湯翻竄身滾滾角弓反開目瞪死睜雙睖曳之不動如生根穉男抱母祖攜孫肉爛皮開斷肩跟誰知火帝酷無恩奸徒應爾喪其元百萬人死不能援其中玉石豈難論譆譆詸詸斗天閽自訴浮尸滿烙痕鬼驅神策亡其魂因緣牽累多號寃福善禍淫義所存一人一死難絕飧況復錢貝買私婚更留遺孽災後見一炬不許陰藏蹲有翼能展任高騫善能逃死亦何怨豈無脫化滄溟鯤珠冠玉佩朝崑崙舟人大估醒愚昏不信吾言又將焚作詩紀事不憚煩且休哂吾舌莫捫

傳教（咸豐十一年事）

孔道中庸立大中開章三語闢鴻濛測知後世談天說嚀起皇王堯聖功唐代昌黎猶詆佛宋朝秦檜竟和戎大宗伯掌行邦禮朔時西士贊天工

酬胡霞城韻

黃山仙迹著靈奇欲往追攀未有期卓犖人才當挺出褒嘉天語其聞知（霞城幹辦公事大府奏聞奉有上諭殊屬可嘉之獎）賓興定展三年志策畫會行六月節今日時行方暑雨蛟龍騰起及茲時

名倡篇

妾本貧家女羞爲時世妝窺鏡自嗟嘆虛譽爲名倡忍恥求眾好挾瑟上高堂堂上何所有朱丹羣鳳皇堂下何所見紫翠雙鴛鴦歷歷身所遇自道猶能詳寵愛非敢望顧盼亦承

光逝水不復回幽憂塡中腸不敢復識人受恩彌悚惶纖指忽欲脫何以奉衣裳皓腕又已疲何以持壺漿眾女富謠詠白肉生瘡瘍況妾久零落賤質誰謂良古井深復深汲綆安得長自憐心血竭兩目成枯眶悲思與歡喜不可更禁當人生有感念至死不能忘恐負君子意惻惻中懷傷下泣如流水引領歸空房

戲爲斷句示鄭石雲同年（時同客省垣）

一隊青鸞紫鳳皇就中私識杜蘭香可憐昔日同車女猶作邯鄲挾瑟倡

玉砌金輿匝送迎仙友雲簿六銖輕舉頭忽見雙成姊笑我拖泥帶水行

高會羣眞紫府寬紅雲彩月擁仙官劉安雞犬森森列野鶴

偷睛不敢看

不惡形穢暫相依玉宇瓊宮見亦稀獨鳥羁雌底留戀登山臨水送將歸

海波清淺問麻姑況隔蓬山兩地居莫說諸天長甲子一回相見一回疏

蛛絲乞巧錦成堆舊日諸姨暫得陪相約偷邀鄰女伴年年秋月抱琴來

瑤草琪花爛熳栽浮雲到眼亦無猜仙槎此日秋江上為問芙蓉開不開（熊海槎同年在江夏幕時一相見）

大魚鼓沫一江風結網垂竿此意同看人取魚魚果得也應歡喜釣魚公（謂江夏令任同年）

寄呈天門胡松門丈乞畫

唐人三絕稱鄭虔宋人米老與坡仙所南雲林繼代起詩章書蹟世猶傳明董宗伯稱巨手風徽不肯讓前賢我朝大筆爭輩出往昔吾見查二瞻文人筆墨侈通敏三長之藝誰能兼淨烟濃墨都無骨點涴玉版汙霜縑卅年前見劉孝長作字吟詩氣蒼莽為言天門蕩蕩開光芒夜見少微朗同世里有二胡君子重布衣松門丈杜甫習與王宰交餘事更擅倪黃兩子重之才不可及遺珠斷璧人什襲松翁獨造過子重今且精進年八十我聞詩文書畫妙無窮使力恃氣皆偏鋒公權剛狠失古法盧仝險怪非正宗高才轉恐落邊際命中直中中心中此事一蹴不得到少壯閱歷成老翁造化小兒何神奇千情萬態非人為才人以筆相摹擬窮形盡相無參差動合自然入老境天地萬物皆吾師君詩清與王孟比更於義獻接退軌況復韻遠神骨清詩心書格通畫理我亦有志竊攀躋天門迢迢隔雲水敖君許君翹高足明瑤古璧愛雙美長揖介紹為求通教贊前騶等弟子拜賜或許睨瓊瑤觀海何能窺涯埃古人生今我幸逢一幅東絹情何已老翁掀髯一笑時前生呼我蕭仙李

贈賀老郎送別歸荊門

難得文星聚武昌萍蹤吹散兩情傷分張更復何時晤進取都非少日狂松柏有心扶棟宇鳳皇通體是文章芙蓉既老荃蕙察歎息嬋娟鬢已霜

扶輿靈氣繞荊門屈宋風流迹尚存比玉並看雙璧映羣山合讓一峯尊當時驛許常相過李白詩應與細論今日東風昨日雨片帆西去又黃昏（五句謂石雲同年）

夏六月天大雷雨（戊午詩記錄）

萬木如癡萬象頭低天飛落倒懸山霾砂大石聲齊發碧皺金光手欲攀定有蛟龍翻地底真疑神鬼到人間王師六月東行疾驟起雷車下楚關

和劉子緯韻酬贈（庚申詩）

王子著書今子雲（謂王子壽子緯居口鄉道及與贈答詩句）竟陵劉尹與同羣（謂劉孝長）昔時餘論猶知我今日相逢更識君露布文傳何記室風流人憶鮑參軍不才自分終淪落學圃長甘四體勤

天高木落萬山秋最是傷心客倚樓剩有友朋能道古除將文字莫銷愁四山風雨雙蓬鬢萬里波濤一葉舟讀罷離騷休感憤古人詩教總溫柔

題江右夏馨甫蒼茫獨立卷送之北上（丙辰詩）

海上瀛洲路杳茫楚山獨眺曉蒼蒼夢回天地孤舟月酒醒江湖兩鬢霜壯志莫言人易老豪遊休羨客還鄉紅雲盡擁簪裾接多少眞人拜玉皇

亂後返里　乙卯作

不惜奔馳苦招邀返里門頹垣留火色委骨認刀痕大漠風聲惡荒原日氣昏鄰翁相對語悽惻不堪論

險惡烏蠻鬭心傷舊壘營書生難獻策豎子易言兵道路窺人怯親朋見我驚諸君須努力莫更談蒼生

喜曹右臣至書館

空齋坐岑寂君子惠然至慰我夙昔心感歎蒙不棄憶昔趨庭時教誨今猶記漢陽曹先生孝友敦行誼相與平生歡老至通夢寐恐不見汝成教汝知師事憶昔爲兒時前輩未隨

侍藥苦經卌年私憶每零涙大水與兵戈廹轉人萍寄亦既見君子坦懷無虛僞皆念舊先人勗勉繼先志白地光明錄君德實克嗣樗櫟乃不才瞻企滋慚愧別久心傷悲遠念勞馳意把握良獨難日暮催歸易二少剌船來迎接婉然媚丈人有二子世業靡失墜而我獨煢煢孤坐垂涕泗

贈武昌葉燮堂兄郎慶其五十壽

江漢分流兩派通沙邊爪迹見飛鴻山迴去水連西塞日照來帆飽朔風雙眼青看人隴上一燈紅話客途中自言更歷平生事艾髮成華願未終

山居舊認葛仙蹤野鶴寒松有壽容道士幾曾窺顧見主人今更好眞龍親知聚晤論文友子弟同遊識字農伯玉知非眞嗜學襟裾深喜暫相從

中秋月和汪昶步韻

萬方淸景合高望入雲天氣候精金王規收大地圓關山千里靜輪廓一丸堅三島十洲客何人得月先

子銘先生遺集　　同里後學盧靖弼校刊

子鄧先生遺集卷二

河陽李皋

[illegible][illegible]伯牙碎琴賦　（以流水高山知音不易爲韻）

嘻嘻乎[illegible]前如夢宿草如油推乾餘恨驚絃動秋音希聲璺發笑揺[illegible]業[illegible]太而不得嗟陳迹之難求持此安歸知不同錚錚之響晉人已往而安問庸庸者流原夫伯牙之善鼓琴也刻羽引商移宮換徵妙解觸心元音在指鷗如適夫化機馬亦爲之仰秣茫茫世宙更復何人渺渺予懷託茲薄技箇中得趣問訊則飛鳥游魚象外忘言寄情在遙山遠水乃有鍾生山林隱逸湖海人豪賞音忽覯傾蓋相遭悟徹山風[illegible]邑通乎權徑情移水月韻更寫入溷舠謎瞎語於生平徒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結寄相思於別後應嘆此曲彌高向使未忘前好無有後期來尋石徑重款柴關心期守素鬢嘆成斑則當相攜篁裏並鼓松間謂知己之難逢豈此歌聞下里接傳人於後起且須藏待名山豈期塵湮古玉風萎靈芝空懷顏色猶感夢思再至則高山改色重來而流水生悲試奏三終或通冥漠爲彈一曲亦訴乖離然而水枯石爛以還斯人不作其或玉碎珠沉而後逝者有知忽驚柱促轉訝音沉物猶如此人何以任已傷人往而琴在徒見山高而水深顧此三尺孤桐金寒玉冷猶餘七條哀絃鳳咽龍喑冰裂何辭諒箇人猶憐予意瓦全奚事以此物並詢知音自此世更寥寥情懷鬱鬱良會難期好音易訣寄感喟於蒼茫託光儀於髣髴願言思伯化尻輪神馬而來何以薦君備桂醑椒漿之物若使改絃更調此水有如倘令翦紙招魂入山恐不迄今憑弔高臺栖[illegible][illegible]地悵望芳徽低徊往事世既閱夫滄桑古不傳夫文字伯牙已去逝水無聲鍾子如逢寒山轉翠接遙情於千載宛如聞道登難感知我之一言益信長安居易

[illegible][illegible]黃鶴樓賦　（以洞天別境仙客離宮爲韻）

[illegible]乃層城嵯峨高棟勢出星辰氣吞雲夢昔時之勝境猶存往古之名流代送爲詞題詩之客芳草隨車好尋賣酒之家垂楊繫楫樓頭控鶴去此者一千餘年天外遊仙採奇於三十六洞高飛黃鶴遠舉雲邊巍然城郭渺矣風煙王子晉來無定所丁令威返更何年而猶寄情瞻眺託想翩躚臨長洲而延佇向舊館以留連乃不隨鸚鵡來歸長懷逝水或當輿鳳凰臺下遠接遙天而登斯樓也碧檻旁開丹楹對列類豕[illegible]金[illegible][illegible]書鐵龍蛇繞壁以將飛星斗播窗而不滅白雲有色光景常新玉笛無聲塵氛盡絕其間風月本無今昔之殊到此登臨大有仙凡之別於時天宇清地維靖展雄圖開麗景高攤峯巒近臨臺省人傑地靈風熙日永芝蓋蒙巖蓉裳披嶺流霞與仙佩齊光飛鳥共珠輪逐影林翳日而常陰露橫江而不警覽上方之雲物抗手羣真匯大地之煙波馳眸四境下臨飛閣近瞰長川城開百雉路指千壘山鬱青而翹楚湖盪碧以生蓮武昌之城郭外漢陽之樹櫚前庾亮樓頭秋仍接引鄂王樓畔草更縈延門傍桃營自昔原稱巨鎮亭垂棗實古來曾住飛仙若夫縱目遐方凝眸遠矚拱北斗而天寬限南山而地窄襟長江之路三千抵洞庭之流八百下峽水於須臾接海雲於咫尺仰捋連山俯噓大澤莫不愜游心動[illegible]魄極遠眺於微茫笑俗塵之拘迫[illegible]說江郎彩稱楚

客噫嘻自唐而後累世於茲滄桑幾易陵谷常移而遂遊藝不燬大木猶支流水終古行雲四時豈不以辛家善釀崔灝能詩藉仙人之品題資大雅之扶持因知岫復凋過斯稱奇麗莫以塵飛霧結徒悵迷離偉哉傑構卓矣高風思超雲表步出晴空倏升高而自下知立地之何嘗當頭映日垂手承虹扶搖可接顧盼自雄幸凡襟之盡豁企仙路之遙通方思駕鶴人還名佇廣寒之府竊擬望仙樓近神懸蓬島之宮

火輪船賦（以一日千里全賴火力爲韻）

有船焉如因輪之車如重樓之室銅柱中空金錨外實狂火內燒頑煙上出來捷於追風去速於馳驛耳際但聞波濤目中不辨形質譬以乘輿濟水爲術猶疏比之縱火因風其勢加疾曰木曰金曰火固已兼而有三爲釜爲炭爲爐所以行之者一且夫船行之多患也重任難勝安行莫必長風最患折頭小艇僅堪容膝料應難容萬斛涉險多危若使改易雙輪前車既失除軍書之火速方許破浪乘風但賈客之舟行或當稽時綴口而遠人之善爲輪也鳩工累萬聚匠盈千鑿彤處處鏤刻年年雖云東輔疑空罔能欽創但信南轅既改用是推還蓋求大木則窮雲山之遠而製良器則同金石之堅然而匪火之攻其船則止焚巨突以衝煙圍大鐺而煮水石火常燒金輪不燬湯沸而颺輪皺生而氣起輪皆出力大力之轉千鈞火亦生風因風之翔萬里五行並用回祿爲君一傑當權祝融自喜女丁婦壬之位置呼吸相通難心龍骨之鈞連循環不已中通烈火遠望濃煙推詳其制作揣測其中邊以輪激浪以水作船以機相發以序相聯以水運氣水

爲之旋以火迫水水爲之煎以土範火火不能延以金銜木木不能燃相爲統制常保安全視此汨汨滔滔惟輪流而火轉如茲炎炎滚滚實火速而輪圓其船之行也撥龍鱗之葉葉轉鹿角之枝枝歷中擲箭磨裏搖旗團花亂落熱霧交施鬼火繞舟跳雙丸於浪裏風車轉斗走一炬于炊時詢王良而不解問禪竈而焉知謂止沸揚湯有取于水也苟止轅失軌其何以行之幾莫辨舟車之互用而其實水火之相資也乘斯船者驅開鎖火之銅釘燒斷橫江之鐵鎖執熱誰能探湯亦可怪出燃犀之緒白面花兜人看載兜之車黔頭煙裹或取一秉杆方虞見異斯遙爲問老鄧輸應亦謂多爲夥倘欲東觀壺嶠不乘輔而乘樑轉恐酉上艅艎亦伏風而仗火因知南方之運火爲開東夷之巧幹爲則萬代所寶佛郎機中國爭傳運儀式雖則火牛火鳥所向無前火車火船以戰則克要未若此以斡爲功用火斯熱取其形製更造刳木之奇藉以推行莫費吹灰之力

漢江賦（以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爲韻）

夥也沈沈楚人楚語於山見衡嶽之崇高惟水以漢江爲深阻禹王東下從庚辰豎亥以馳驅舜帝南巡送女英娥皇而延佇文王式型於江上之遊人召伯化行於江間之媵女諸姬分土之邦古國開封之所百代舟航萬年樽俎炳耀於茲輝煌如許觀水者思深望洋者氣阻地闢天寬神潛怪處萬派中闢雙峯夾拒湖巴峽巫峽而下楚門過彝陵東陵而至鄂渚瀉於南注於北而行於中駛於蜀震於吳而大於楚且夫淩厲寰中縱橫宇內扼上下於咽喉擁朔南於腹背回視

則荆郢爲頭前衛則蘄黃在喙劃疆索於中區運樞機於大塊流長而遠徼沓通波及而遐荒已逮映照四方涵濡百輩似往疑旋如奔若潰惟江之永應天文據形勝而欽英雄在漢之陽蟠山阜峙城垣而闢闤闠仰視天璜雲漢旁炳一星因思荆阮方城刊名九塞若夫行江上歷漢南其美其利實敷賓覃萍花忽發芰子餘甘錡湘蘋藻木筏楩楠水衣石髮文蛤金蠶珠光月暈晶影日涵金沙細鍊玉液窮探水馬之鱗刺刺江豚之鬣毿毿龜貝之文盡現蛟螭之性能諳虵如龍而蜿蜒鯊化虎而耽耽神魚鸑鴒於曲澳大鳥避弋於深潭靈奇外炫珍麗中含而重以水居之練習土著之爭貪官人之博訪士女之深耽承筐實篚納軌盈函又況爲禮以魚既盈千而累萬兼之備荒有穀亦耕九而餘三又若皤腹大估長髯老傖招招舴艋兀兀艅艎金銀氣王鹽鐵論強川流百寶波委餘櫝蠙珠多於薏苡象齒繁於菰蔣布金長於廣路張錦密於連檣橘包齊於外郭茅匭高於短牆黔珍粵寶蜀賈吳商無脛善走不翼能翔發陸於水舍梯而航臺省歲歲利涉有通天之路康衢擾擾臨流皆賭勝之場驚波失險流水生香萬津竈沸百里宵光大都挹江流爲膏沃傾漢水爲壺漿豐腴若此沾潤無方固不僅通甌越來戎羌誇雲夢侈衡湘已矣當其盛時布化之公卿安愚之臣妾好禮之富人尙矜之豪俠名士多於鯽魚遊人豔於蝴蝶命儔清遊搴裳競涉風雅絲裘歡呼扇箑點也詠歌羲之禊帖送酒移船看山行牒尋落後之梅花遲歸來之桃葉李白與張謂之宴文士風流黃祖壽禰衡之杯才人斂捉負販所慕聲華羈旅

亦需餉饋然且恤困窮扶疲苶張帆來拯溺之舟抱甕鼓救焚之禍疾風膽示禁之旗佳日下放鬬之牒樂利難喧嘯歌亦協蓋儀文與風氣實有本原而富贍與奢華相爲引接肴同波糈酒似江清輿臺羅綺下走簪纓左相十千之勞費彥伯百萬之輸贏貰郎粟尉賤子愁生同舟笑語照影光榮漢臯之贈佩南浦之留行問迷樓於曲水虎鉅燭於殘更琵琶江頭之畫舫簾幙江上之雕甍香風來而粉墜紅雨濺而脂傾萬雲頹而妝卸千月照而鏡明鷗乍驚而鳴鑼動魚聚喚而棄粒盈橫陳波影醉夢江聲竆朝畢暮詠頭遊晴以至歌郎選服丐于調羹絲僮走索驪馬罔遲莫不指漢濱爲富水謂江夏爲安城幕無計士闘有焙餐我所思兮爲詢丈人漁父來何暮也相望杼郢韓荆何意由百之藏水沒高原空堂集鷩深闘藏龍馮夷入市水伯行村魚爲民化龍作人言高冠半麓大別一痕鴻嗷中澤蟻聚高墩水花充食席屋爲禪洗污盪垢瀉溷流渾方陽侯之甫貪更回祿之連番猛如赤璧之火酷類阿房之燔禪竈之談己中欒巴之術空論濃煙噴而蔽月乾篌起而驚魂一江水熱十里山溫千艘魚爛萬族豚奔頭焦似墨髮灼如髡不知曲突徙薪皆無上客翻似悟沙抱石爲得生門甫脫奇災俄跳小醜裂稓加身新紅抹首抱痛金夫懷貞玉婦刈草當前亂麻積後染江水而成丹漬江草而爲黝遊燹起而城爲墟劫灰飛而石亦朽瓦礫長衢蓬蒿廣隰四野皆空一江自走悲乎哉魏犨之胸卻克之肘恤周親慰良友幸矣哉南國之棠西門之柳詠千城歌父母猶是量金數玉取萬求千依然美景良辰初三重九百足

之蟲難僵十尋之木不壞威所攝而易安利所趨而匪懈傒九市之爭開見重城之入晝千里來遊羣貝下拜蠢蠢島夷紛紛水怪舟自能行人不知誠禹鼎嘗鑄其奸回呂刑必誅其狡獪大常畏狂蜂能無蠆而乃遺物是珍異端不戒薪下之火未然劍頭之蜜姑喙人在社而鬼謀錢買山而國責遂令舜禹經行之地晝見妖氛周召治化之邦陸遊鱷介古今未見之奇天壤難言之話豈濟漢者不問清流而泛江者亦有別派歟夫天下以郎襄爲樞紐荊鄂爲帡幪疆域逶迤不可極江流界劃於其中襟淮右控粵東帶黔蜀引崤潼楚耀威而四達震江順軌而萬方同軨環輻湊發育滋豐而富厚不可覬形勝不可攻則人心之患也狎玩不可長放佚不可終則風俗之隆也以漢江之華瞻博遠涵濡條洪樂易來而

悲無盡利所聚而害必叢知憂則無患設險易爲功混茫元氣橐籥神工深深莫測永永無窮然不能封其域閉其宮堙其隙窒其空則且籌思於八荒之仰日九野之趨風萬流之畢匯四驛之交通也亦幸甚矣

子銘先生遺集卷二　　同里後學盧靖弼校刊

復堂類集

光緒乙丣冬
徐惟琨書

復堂類集目錄

仁和譚獻仲儀撰

集一　文四卷
集二　詩九卷
集三　詞二卷
集四　日記六卷
集五　金石跋三卷（未刻）
集六　文餘三卷（未刻）

敘曰年將六十學未通一經七棄爲儒讀未破萬卷皮骨奔走游未陟五嶽一行作吏名未挂朝籍山雞之舞候蟲之鳴倘足以言文哉生有微尚出有良師友哀樂所寄繇於語言叢殘之本何必無隙穴之明發篋寫定留此過籥之風而已陸務觀云文章在眼每森然力弱才疏挽不前前輩不生吾輩老恐留遺恨又千年固如吾意中之言也

光緒十一年歲不盡十日獻識

文一　　復堂類集一

六義篇
書皋陶謨後
周公居東說
明詩
衡言
周季編略敘
周易通詮敘
復堂文錄甲敘
古詩錄敘
唐詩錄敘

金元詩錄敘
明詩錄敘
復堂詞錄敘
篋中詞敘
李西雲先生遺書敘
怡志堂文集初編敘
稼書堂詩敘
學宛堂詩敘
朱櫻船詩敘
鷗堂詩敘
道華堂詩續集敘
蒿菴詞題辭
小輞川圖後敘
鄧析子校文跋
太平廣記跋
送布政使楊公入都敘

六義篇

夫明陰洞陽人聲幽越莫知所起原本自天性情畢宣託於萬彙神人和協表於笙鏞大呂雲門亦云遐矣周宗太師分職宗伯迺教六詩其一曰風曰賦比興疋誦成焉絃詩三百六篇無辭自衞反魯然後樂正不經孔公風疋無別西河老師高足傳授命筆敘之端本教化六義次第亦

亡革焉禁邪止姦春秋成法蚍蟲草木通乎易象成厥王政尙書典要升降品節攷禮古經然而人心幽爷陰氣有欲化匪在著不疾不除好學深思請陳其略功德隆盛朝廷清明春大合樂宜首頌聲疋有正變上宣治理下道疾苦亦甚弁冕鋪陳其事厥制富有賦且先焉聖師萬物援爲法戒比引大端毛公說詩獨標興體經師家法夫有所受則亦綜括一而周五昔抱遺經諷誦言語述東西京博士所業側聞吹豳堂上樂作豳疋豳頌統於一詩豳公之孫實惟周公王基肇始以詔子姓非風而風且詩坿之又閟崧高天子大功命將策勳宜告清廟生民推本皇祖發祥雅亦有頌各還其曹有客紀宋韓奕大韓列國之風亦有推

本故知篇什脈絡可通若賦比興詩以爲緯匪可別白判爲異製惟風也者上以化下下以風上吟詠情性本末條貫如其無風是無詩也四方所形乃名曰疋名有正變與風不殊頌雖巨禮不出民間風化初徧乃告成功立風之極匪殊塗軌賦比興興陳事託物六情五性風以動之由斯以談故書雅記多陳六義次第勿韋以風首列可以意逆或者戸曉未有數陳悉臆而言以俟達者且夫風者終始化本世與世積旋轉鼓蕩天人盛衰古古相禪乾坤未息風且不窮人心永靈風爲職志金水本火天門開闔皆以其物周官所掌大敘所陳齊魯毛韓一以貫之豁滯撤疑又何嫌乎

書臯陶謨後

僞孔傳本益稷篇在治忽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忽之訓怠於古無徵治忽連文句乖師法史記集解引鄭注云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是在治句絕下云曶以出內五言也此古文家說與說文解字曰部曶籒文𦥔注一曰佩也象形然夏本紀作來始滑裴駰云滑字尚書作曶不言來始字異同司馬貞索隱乃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小司馬時正義已頒以僞傳爲眞古文所謂古文者僞孔本非鄭注本也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見壁中眞本而史記傳寫來爲形誤滑爲聲誤蓋一求之漢書再求之尙書大傳而知之矣漢書律志曰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尙書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伏生所傳孟堅同之足攷今文家法至史記所引七乃作來轉寫成來非史公本然也自七始之文見於漢初七始華始唐山夫人歌之孟康注之則在安國史遷之前者矣由是觀之今文作七始古文作來始初無異文鄭氏注大傳曰七始黃鍾太簇太呂南呂姑洗應鍾蕤賓也其注虞書未必不合後人自爲小司馬誤耳至於史記之滑與鄭注之曶同一古文而殊別者裴駰所謂音近致誤曶之與詠乃爲今古文之異索隱又云今文作采政忽近儒或以爲蔡邕石經本或以爲夏侯三家本竊謂貞之言古文不可信言今文庸渠可信乎

周公居東說

書金縢紀周公居東儒者紛紜異說案說文辟部𨐨注曰治也周書曰我之不𨐨此壁中古文本之孔氏者也馬鄭所傳皆作辟遂讀爲避言避居東都而王肅乃曰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是以居東即東征證之詩序言東征三年而歸與居東二年不合（史記周公世家云東土二年而畢定周本紀則作三年當以本紀爲正蓋征東三年事非居東二年事）公方攝政聞流言史臣紀管叔及其羣弟乃事後之文當居東時未有主名冢宰大臣巡方以廉之亦以鎮撫遠近久之蹤跡顯著反形益成周公乃賦鴟鴞之詩垂涕而道書言於後公乃作詩以貽王

居東既久已得主名也三監遂畔始有東征之師當在二年之後不得遂以東征當之馬鄭之言避居似本周公世家而失其義史記云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蓋謂不避攝政亦非出避之謂壁中古文安國以今文讀之故以辟當辟與退辟之辟同文子長問故馬鄭傳經至生異議倘文從遺簡事訪古初則辟者治也居東二年所以治之也罪人斯得得主名也二公分陝召伯巡行則周公居東亦猶召公聽訟而已與夫冢宰攝政皆其分所當爲無滋曲說可也若夫揃蚤沈河走而奔楚傳聞異辭當衷諸聖魯襄適楚夢公祖道左氏爲六國時人炫奇奮筆未足爲左契也

明詩

夫六藝既散百家代興晚周以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爲文章之盛世有別集雕龍之道名法儒墨若遠若近若出若入甚矣其衰也劉班敘詩賦亦復稱家分別部居言各有當惜乎今日亡佚殆盡無能詳說作者之旨後來文士如阮籍爲道家陶潛爲儒家謝靈運爲名家江淹爲從橫家之屬凡夫學有本末皆有合於微言大義者也江總楊素遺意猶存及唐而微椒無友紀續晝組繡文具而已獻嘗服膺會稽章先生之言曰詩敎至廣其用至多而又師其論文之旨持以論詩求夫辭有體要萬變而不離其宗進退古今以求其合蓋千一而絀然而一代政教一時

風俗則可以觀爲世盛則草野皆和平之音世亂則衣冠皆噍殺之音流連風月奔走聲氣雖甚緜鄙而可覘靈長悲悼感憤窮蹙酸嘶雖甚迫狹而可識兵凶嚴刑峻法世變日亟則羣樂放廢家家自以爲老莊放僻邪侈名實不副而不恥干進人人自以爲屈賈之數者幾相感召如環無端無病而呻與樂憂者非人情耳有道術者依仁據義履中蹈和則上合六義懷才抱樸言志永言則旁通九流卓矣茂哉同志友人吳子珍莊中白皆識斯義子珍中道夭折中白學道不欲以文字見獄離索十年獨學憂傷不副此志近得潘鴻儀甫可以語此而所學未就又得義甯朱崇山子遜才氣斂亦其人也願有爲二子告者天地之幾神而眹兆有所寄今海內多事前五十年之文章已可測識蓋賢者如汪容父龔定闇周保緒諸君子智足以知微也亂端漸已承平且復學人潛心大道折衷禮義爲專門之箸逃於憂生念亂之時寓溫厚和平之敎使季札之聽將卜天下復見太平豈與文士競一日之短長哉二子皆在閩中獄將歸里嘗欸且遠作明詩一篇臨別贈言以端其趨

衡言

閩之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時人事如循環浙江肅清歲且四稔疆吏宣力庶司百執事承流於下譬如房夫大病之後呻吟以望國醫於是乎先以糜糨以粱肉扶杖而起

立蹻足而行而孱且壯矣然而一不謹則患中於腠理自信太過則犯寒暑神明敗焉則夫罔後之難也癘井殘毀人戶死亡田野荒蕪莫甚今日曰招墾曰清賦亦既文告奉行矣而上游數十州縣土曠不治者相接也嘉湖甯紹修治成熟者按多試舉漕糧之籍田土徵租之籍猶不能十之六也閭閻之荒熟以視官司賦斂隱匿以爲利者成數又參差也客民開荒情事殊別或主夌客或客虐主乃至西成之日米穀直賤禁不出境客戶坐擁倉稟不救故土婦子親戚之飢荒田瘠薄人力且倍籽種財入土而催科之符已下又多其名目吏乃因緣爲姦則墾荒遂爲畏涂愚以爲牛種廬舍聽其自備赴官請某鄉田票責令成熟三年五年方報升科願著籍者著籍子弟讀書應舉徑除原籍不願著籍者編入流寓籍其丁小主客辭訟官無偏徇未科錢漕別無雜費庶幾開荒漸有成效若夫穀賤傷農請由官收買建倉儲蓄推陳出新以備旱潦可也南畝之農夫見爲少而官司之白役見爲多此大患也方今創夷未復生聚未盛子遺之民方離强寇係累屠割之慘復受敲剝縲絏之苦靦焉民上自顧衣冠當不搏噬然坐堂皇研朱案簿吏役有名籍者幾何人牙門左右遨走揚揚者且數倍也此其家當有妻子甚或毆使輿臺穌賦所謂縱十萬虎狼于民間者此之謂矣愚以爲大縣留若干人中小縣以差府道事簡數人足矣承行一案吏一人僉

差一符役一人犯多者二人過三人者許上控著爲令並禁止官寺前後茶社酒家比屋張設若輩羣聚非羅織小民卽鬬伺官長少一羣聚之地省事必多夫何忍已毀之身家再合之婦子驚心五木之前離散於瓜蔓之獄乎夫百姓至愚也者欲至亾等也奢侈之風中之如鴆毒去之如拔山欲長治久安則正人心厚風俗語似闊疏政無急於此者東南好巫尚鬼越人之禨自古爲然象教淫祠浙中不少賊之來也仆神象焚祠廟存者屢矣克復之日惜未有爲畺臣言者當是時董督有司延訪耆舊考祀典稽志乘山川社稷名宦鄉賢祠宇所在留者修之毀者復建其佗淫祠及仙釋寺觀一槩不許重建卽其傅會古賢而稽之正史非有功德於此土者亦不許建如是則覡巫僧道奔走無所檀施香火人心不迷不亦善乎愚以爲今日猶可及止宜下郡邑廉境內祠廟已復未復如荒誕淫祠永禁興造已成之區嚴禁造作壽誕朝審等期誑惑愚衆糜金錢曠日力而僕僕于淫昏之鬼暇召父老曉以民義俾知假託神靈科斂財物煽惑愚蒙顯干
國憲且教匪之興實由此輩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欲正人心此其一也聖王之世無甚貧甚富之家無驕淫之失故無飢寒之困今則不然匹夫衣不掩骭而地衣坐褥綈錦如雲匄者康衢不厭而朱門酒肉日食萬錢浙中大亂初定冀其懲創而昏喪宴會服御飲食侈靡不息且加甚焉

邨野樸質古處尚敦城市之間澆僞中人習於聞見與僞假貸以徇一時之耳目愚以爲宜定禮制縉紳之家各依品官等級不過其物節儉相高以奢爲辱庶幾風俗日趨於厚且夫胥吏之禍可勝言哉開荒之法胥吏権之差役之橫胥吏主之假設神鬼一切以賄賂爲政皆胥吏之智儻來之財悖入如糞土悖出如泥沙即觀杭州吉凶之繁費宴樂之沈酣兵火初息而歌舞已起者皆胥吏始則今日善後之政莫大且先於察吏至於勸懲之次第教養之節目期之一二十年而非旦夕可效者尚不在此議

周季編略敘（代）

司馬公撰資治通鑑既成從官劉恕有外紀之作自上古

以至周威烈王與司馬氏之書相接也顧其細大不捐勸懲或失好奇之過金仁山氏嘗譏之夫古初則荒忽矣而三代經法備於春秋晚周二百四十二年事箸春秋筆削炳如日星非承學之士所可擬議聖人既沒微言遂淪戰國之世兵爭分裂百家紛紜日以言競是非之謬聞見之錯雜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戰國策以縱橫相尚違大道而夸詐力甚或虛構事實疑誤後世近儒陸清獻公謂其文字之奇足以悅人耳目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乃有戰國策去毒一書以明是非之大而本末不具未大顯於世定海鄉賢黃儆居先生承浙東學脈之正兼綜體用著書百卷得全予以周昆弟傳其家學先生嘗病周末衰微春秋亾而經史遂分國策之變詐子書之寓言史記之采摭不純說苑新序之事蹟悠繆通鑑備矣而諸子百家之言未盡裁割而正之以大道傳聞紀載之異未盡考核而合之於情事乃博采羣籍自春秋以後貞王元年迄於秦并天下成周季編略十二卷羣言淆雜落其實而枝葉盡去條貫終始是非自見時表其勸懲之微旨則從司馬公之例而加慎焉予循覽咨歎前則道原讓其裁斷近則當湖謝其美備乃付書局刊刻即令以周校正期學者卒業是書而有數十百卷之益上追春秋三傳以窺經教下考史記通鑑以究史才可也先生於羣經皆有撰述以周兄弟排纂目錄是爲儆居遺書之五云

周易通義敘

周易通義八十一篇莊忠棫撰忠棫字中白江南丹徒人流寓泰州性玄穆好深湛之思少治易通張惠言焦循之學又好讀緯以爲微言大義非緯不能通經世業鹽筴方少歲即入貲以部郎候選鹺綱改家中落及忠棫稍長好讀書益蕩廢生產貧甚走京師困不得上官應京兆試數被斥偶以文學見知喬侍郎鶴改府同知非所樂也兵間欲有所自試卒無成亂定校書淮南往來揚州建康傳食大府學日大就箸書數十萬言嘗寓書譚獻曰僕所箸不下十種皆可散棄惟大圜通義爲生平心力所注以待後世子雲者獻時未見其書也忠棫久客益困又善病歿交

當路無能振拂之者獻以縣令需次安慶則念獻尤篤光緒三年七月溯江來訪始出通義之書獻雅故也又海內辱齊名之稱亦不能不河漢其言久之而始得其意之所託爲定今名曰周易通義俄而別去是年獻官歙猶數數得忠棫書談藝如夙昔四年四月忠棫以連蹇死訃至歙獻爲位哭亟求其遺書易緯通義人間有傳之者矣樂府最奇槀本先在獻所待寫定雜詩文可十餘卷其子守之乃以周易通義約劉壽曾共校讀之雕木㠯傳獻聞之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太史公言古聖賢人不得已而作文王之易居一焉通義之書當今世而出其次篇曰負且乘終篇則曰貞下起元是何爲也哉非夫憂患之餘曷爲而有此言與固非經生博士之家法也獻與忠棫定交京師廣慧寺中年皆二十餘耳夜闌秉燭相與論易初忠棫有易圖三篇上篇雷風水火相薄相射悉本于大傳中篇首顛以明隨顛同宮之旨探陰陽之原本與世儒絕异下篇則首同人以爲文治天下純太平之世故㠯成既濟定終焉當是時志氣盛壯以爲兵甲方亂斡運在人事易道大矣見乎蓍龜惟以成功盛德庶幾一遇茲之八十一篇同不同未可知也兩人者其晨夕將二歲已而奔走北南出死入生獻在閩中寄忠棫詩曰九死風塵吾尚在一家妻子爾能閑竊不料東南廓清與忠棫一見於揚州再見於安慶也又不料忠棫年未五十夭等龔生而獻有後死

之責也戶部主事桐廬袁昶撰忠棫哀辭寢門之慟與獻略同獻欲爲傳狀以告方來兩年而不成益隱痛深矣今書梗槩於易義目錄之後示海內故人後來學子焉譚獻識

復堂文錄甲敘

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何以明之鳳鳥不至黑不代蒼孔氏之門六藝授受春秋之成或曰爲漢制作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見諸人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之傳董相始有書賈生淵源張蒼爲左氏大師類次二十四代朝野之篇章則以董賈爲稱首以夫經教推究世用則二子始於是乎百家稍息孔氏仁義之教詩禮之家法日以昭灼且夫洪範五行天人之故抑亦肇於董子矣翼奉郎顗京房之流循至蔡邕皆洞天地之幾鏡興亡之原非若後世空言無事實使人君曠蕩於上庶民鬲塞於下絕地天通之蹟無復留遺而所以爲經術者廢而不振古者學以爲治陳言朝廷之上犖犖大者貫五德之運通萬國之情其次因事納忠一簡有一簡之益一篇有一篇之用如日月之燭幽蓍龜之决事凡以爲六藝之所推也宣上功德震耀乎耳目扶翼癈墜鬱乎經生之業迹其深湛之思澹雅之才華乎子雲叢乎孟堅從容箸書司馬良史之實錄振於東都非可裁篇最錄而有應人事於無窮志遺問以不墜成章有斐亦子游子夏氏之儒所有事也要有利

鈍視乎折衷揚雄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伏誦纂篇分別部居以實事求是爲本此義不明五三六經日以廢闕畔渙之言鑱起而歸於無用摛文之士非復立言之不朽所謂文包纂組不足觀也已矣豈不惜哉

古詩錄敘

詩者古之所以爲史託體比興百姓與能勞人思婦陳之太師於是先師孔氏刪詩三百表於六藝天人之正變品物之蕃庶情僞之紛紜淵淵乎文質之相宣也南雅之列遂以得所微言絕大義乖破文析理離經畔道末學橫流由是滋蔓然而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孝武立樂府采歌謠天馬登歌汲黯興刺而其時朝野鄉風蓋彬彬矣故夫鐃歌瑰奇其旨也深遺篇十九其義也遠四言稍微矣五言以立七字之制柏梁僞託然亦濫觴後來作者苟其通風教之原植比興之體國風小雅嗣音不墜東京則張蔡振其奇建安則曹徐揚其采同時之人未嘗無支離漫靡之作然其根也樸其枝葉以煥麗其合者皆風諭之遺也晚周所紀蓋無讓焉晉之詩婉其蔽也漫有其質者傅玄劉琨陶潛之爲也宋齊之詩約其蔽也瘉有其精者謝靈運江淹之爲也梁之詩豔而荒矣而武帝爲最高文士之杳眇明麗者則沈約柳惲有焉陳之詩蕩而不反矣而江總其人也靡其言也哀而摯隋之詩敖而不理矣而楊素其

人也覈其言也法北方之學聲律爲疏庾信來自江南變伊多感擘察成敗之由俯仰身世之故蓋變風之流也綜其升降極以運會衡其才品係乎邪正性情所統千古同之慨夫島夷索虜兵革相尋天下因之鼎沸民命幾於勦絕雖春秋紀載弒君滅國有其過之王化曠蕩聲教間阻板蕩民勞猶際其盛以故文章壞亂聲音廢闕好色而淫怨誹而亂非無賢俊存十一於千百而已獻撰錄是集亦欲推本情性規矩雅頌匪徒標舉美文遺饋學子裁斷或失時時有緣情綺靡者錯乎其間是則予之罪也然必有可以觸類焉者庶有知者理而董之

唐詩錄敘

有唐取天下以武定天下以文高祖太宗肎堂肎構墍丹雘明皇是賴蓋旁魄而斧藻之以有此三百年也當是時學以博聞爲先士以多文相尙鋪張排比之言四聲八病之制因之而盛又其列辟多好文辭科舉之立惟用詞賦風行草偃天下景從文翰恂恂通於六義蓋斐然足以觀矣惟是一代文獻散無友紀貞淫雅鄭雜糅於中夫鉤玄提要文人用心揚風扢雅儒者立教唐詩有選殷璠高仲武而下遂積十數蕩而無本華而不實或泥一隅不觀其通或徇衆說不衷於是披尋所及喟歎因之丁巳之歲游學京師仰宮闕之壯麗接衣冠之風采覽時物之遷變感家室之仳別緣情感寓不忘篇翰非善爲師及唐代之

作者導涇分渭披榛采蘭舉三百年之遺文離爲八集都爲一編排纂未竟旋以圖南悠悠五載復事發正錄成定本附古詩錄之後嗟乎詩也者根柢乎王政端緒乎人心章句纂組蓋其末也權其離合沒世難誣衆之所傳或在擯棄代之所忽出於幽隱折衷詩教匪用愛憎庶閎達方雅與爲商榷云爾

金元詩錄敘

予錄金詩孔氏存曹檜之義也金起朔漠尙戰獵無文辭比其侵尋講藝而國勢固已衰矣朝大小臣說學蓋尠使命往來又習聞南士性命空虛之言以求經教故文學無足觀者元好問輯河北諸人詩爲中州集其辭浮厲異乎

詩人之旨然差不染宋季鄙倍之習故薙而芟之以識文章絕續之事好問所自爲欲學古矣綴㲉掇拾十一而已然不可謂非豪桀之士也元初遺民因以附之元有天下不足百年學士大夫噍鳥之羽初息黍離之傷又作蓋可悲矣而游藝者衆倪曰彬彬顧氏元詩選三集作者數百網羅蓋備頗傷蘇鄭予今據以著錄有學道之氣者莫如劉因有宗國之哀者莫如趙孟頫初定中國四方人士亦姑息肩於水火而喁于焉方元盛時虞楊范揭謂之四家翩翩著作之林哉亦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於是更唱迭和五音繁會合者與元和元豐相上下矣感咸俩之變越悼征賦之繁重上帝甚詆下民孔哀予龐錄當時憂生念亂之言以求世變之亟宋詩弁陋言之不文故元代文士類欲祖唐而所見不循其本楊維楨晚出乃知求比興風諭之恉於樂府古詩雖繁麗弔詭其言不盡軌於正而其意固甚美也特標極盼以維楨冠元季之士由是左克明郭茂倩之書盛行於代馴至明弘正間而詩教於是中興矣維楨不與有力哉不與有力哉

明詩錄敘

夫去聖久遠情性無所統飭音籟之發或備宮商或傷繁鄭由唐以前合者十五宋元之世合者二三審音君子庶裁斐然有明取天下最正養士最優世變雖亟而雅好文章問學疏闊猶慕稽古經史大誼無足觀采獨其爲詩三

百年間作者蔚然雲興噍殺淫哇之響一見於宣德景泰而玉振於弘正再出於啟禎之間而宮縣之音不絕尋其離合可得而言開國之日承元季之遺大雅漸復而弔詭縟麗未能盡息文成摩天之力揮斥羣賢尋厥名篇多在前代黎眉一集慘舒異致四方文士標舉詩派不無利鈍而清典可味惟時吳下遂爲冠冕故一代文教東南爲盛運祚寖長可以覘國殉難變起士氣摧傷朝野之文遽以衰息長沙李相雖處危疑而丁中葉休養之會於是劉詩緜頌談者推爲宮聲足以樹型來哲王文成大賢亞聖之資揚文憲離騷放逐之痛文外獨絕觀乎其人夫尙論作者蔑不抗心有唐折衷杜甫聲實之美至比之周公制作

不亦過乎吾觀北地李夢陽質有其文始終條理匪必智過其師亦足當少陵之史矣先後七子希風建安馴至僞體覶乎別裁拔武旁流差無愪響群高皇甫同工異曲李王之後四十子之倫末厭眾志袁氏非通變之材一辭知味鍾譚爲亾國之訞去之若涴極盛而衰亦足知政於是縉紳之士匿遠聲迹章布之彥獨紲哀歌山水淸音無假絲竹小雅之材斯其選也王澤既竭頌聲遂亾閭澤畔之吟識懷抄之志和麥秀之篇者有呼天之哀鄺露邢昉可謂超超乎箸矣殉國之賢遺民之作歌也有思哭也有懷不其善與至若屈顧處士鼎湖之攀旣哀魯陽之戈復激忼槩任氣磊落使才憑臆而言前無古昔乃有怨而近怒

哀而至傷者則時爲之也吳嘉紀表布衆之文章杜濬彭孫貽鬱松檜之柯幹言不期深而自然感激文不期工而吐于高亮則陶潛劉琨之流也明人矢詩之旨義法未必盡純至其音節往往可歌甄綜羣言以爲是集庶幾存六義之遺意而已

復堂詞錄敘

右錄三百四十餘人詞一千四十七首敘曰詞爲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也律呂廢墜則聲音衰息聲音衰息則風俗遷改樂經亾而六藝不完樂府之官廢而四始六義之遺蕩焉泯焉夫音有抗隊故句有長短聲有抑揚故韻有緩促生今日而求樂之似不得不有取於詞矣唐人樂府多采五七言絕句自李太白創詞調比至宋初慢詞尙少至大晟之署應天長瑞鶴仙之屬上薦郊廟拓大厥宇正變日備愚謂詞不必無頌而大旨近雅於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變者與其感人也尤捷無有遠近幽深風之使來是故比興之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夫亦在於爲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絜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琱琢曼辭蕩而不反文焉而不物者過矣靡矣又豈詞之本然也哉獻十有五而學詩二十二旅病會稽乃始爲詞未嘗深觀之也然喜尋其恉於人事論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後審其流別乃復得先正緒言以相啟發年踰四十益明於古樂之似在樂府樂府之餘在

詞昔云禮失而求之野其諸樂失而求之詞乎然而靡曼熒眩變本加厲日出而不窮因是以鄙夷焉揮斥焉又其爲體固不必與莊語也而後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擬議之窮而喜怒哀樂之相發嚮之未有得於詩者今遂有得於詞如是者年至五十其見始定先是寫本朝人詞五卷以相證明復就二十二歲以來審定由唐至明之詞始多所棄中多所取終則旋取旋弃旋弃旋取乃寫定此千篇爲復堂詞錄前集一卷正集七卷後集二卷其閒字句不同名氏互異皆有據依殊於流俗其大意則折衷古今名人之論而非敢逞一人之私言故以論

詞一卷附焉大雅之才三十六小雅之才七十二世有其人則終以詞爲小道也亦奚不可之有光緒八年九月譚獻書於安慶樅陽門內寓舍

篋中詞敘

國朝二百餘年問學之業絕盛固陋之習蓋寡自六書九數經訓文辭篆隸之字開方之圖推究於漢以後唐以前者備矣至於塡詞僕少學焉得本輒尋其所師好其所未言二十餘年而後寫定就所睹記題曰篋中其事爲大雅所笑其旨與凡人或殊容若竹垞而後且數變矣論具卷中不覼縷也李白溫岐文士爲之昇元靖康君王爲之將相大臣范仲淹辛弃疾爲之文學侍從蘇軾周邦彥爲之

志士遺民王沂孫唐珏之徒皆作者也昔人之論賦曰懲一而勸百又曰曲終而奏雅麗淫麗則辨於用心無小非大皆曰立言惟詞亦有然矣譚獻敘光緒四年立秋日

李西雲先生遺書敘

獻知從事爾雅訓詁說文形聲蓋本福安李先生之教云先生閎儒於學無不窺其嗜學也綜羣經其治經也先小學蓋與江戴段孔諸家塗徑悉合犖犖大者若證武王伐殷辨孔子不知防墓振豁羣滯蘉然有當於人心求天文家言實事求是不爲曼衍之術子史之書隨筆甄綜巨細畢舉雖時時與他家相出入而儒者不遺一物之志可見也先生舉於鄉久困公車不得已謁選爲浙吏以經術飾吏治未竟厥施乃以海塘樁苕之役重困毀家從公卒中吏議終於令長從政之日不廢譔著其素所蓄積然也方先生之宰仁和獻以童子試受先生知初謁先生卽告以當讀邵氏爾雅正義段氏說文解字注乃至今日二十餘年濩落無所成就固已重負先生而先生之亡且十稔矣先生遺書皆在杭州令子世綖於兵火中奉持而出叢殘未寫定殆十不四五今世綖以屬獻謹次先生說經之稾爲西雲札記三卷以雜治羣籍者附焉說文引經攷未成倉頡篇輯本散佚雜文一卷詩二卷函雅故通古今皆有合於經訓者也夫藻繢爲文章者世多有曰體勢曰聲病譬彼草木華而不實又或張皇幽眇爲性道之空言皆未

奉教於先生者矣

怡志堂文集初編敘

桂林朱伯韓先生居諫垣直聲滿天下比粵西寇起先生居鄉創義保衛里閭會賊渠某慕義來歸羣將帥疑而未敢許也先生毅然以百口保之後其人成大功死王事議者謂李白之識郭子儀殆遜之矣論團練功以道員用未施于政從役江蘇浙江當是時東南鼎沸兵甲連千里先生紆籌料敵未竟其用致命疆場炳如日星嗚呼如先生者豈徒以文傳哉而先生之文植體經訓原本忠孝恆痛當世人心覈於言利故于讀孟子書貨殖傳後表立言大旨其花則萬變而不離其宗夫利之入人心也如水灌垣

無所不摧如火燎原無所不烈內而家庭外而中國天下交征者日盛而不已至於變故相尋何所不至萑苻之盜賊敵國外患之馮陵睽睽萬目惟利是視充類至盡殆甚於洪水猛獸得一人昌言以排之庶幾振迷之木鐸也子輿氏七篇息邪說距詖行而首發仁義大聲疾呼以正言利之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則先生之功其諸不在孟子下與桂林之山槃槃杳冥奇秀甲天下而聞人蓋寡不逮中土豈其僻遠無由自通與抑亦旁薄鬱積而有所待也國朝古文起元明之衰襍粹然一出於正桐城方氏姚氏後先相望爲世儒宗而粵西呂月滄先生同聲應之至朱先生而益大先生揮斥萬有睥睨媕雅兼方姚之長而擴

其所未至桂林奇秀之氣其特鍾于是矣咸豐中獻獲接先生於京師推奬之言猶若在耳老成丰采猶若在目而清忠亮節爲國效死獻在杭州與纂忠義錄嘗流涕爲先生立傳計偕入都適先生文集刻成復流涕而爲之敘文凡六卷皆先生手定付獻錄副者閩吳下曾以活字印行不知於此本異同何如也同治七年三月

稼書堂詩敘

鄉先生涵愜盦侍御遺詩四卷曾孫恬盦丈以授獻讀之作而曰獻夙謂詩可以觀政可以觀化何以明之賢士君子哀樂過人以詩爲史風諭得失陳説疾苦而當時德禮政刑之迹閱千載而如見然可見者其事之粲然者耳朝廷清明休養生息也既久王政敷布綱舉目張薄海內外服先疇之畎畝食舊德之名氏韋布之士抱道尚志皆得逸樂而通顯者有奚斯吉甫之才則其言論文章莫不舂容夷愉而噍殺之音不作遺篇墜簡流布人間後之人不幸當災害干戈之際無以自存三事大夫夙夜勞勤則前此琴歌酒賦興到之語一入於勞者之耳不禁目想神游求生於其時不可得則夫化澤之長無迹可求者皆見於學士大夫之文有季札之識者可以觀矣侍御君策名全盛之朝循陔色養難進易退蓄道德而能文章子孫勿替引之未嘗與雕飾曼辭者爭一日之名卒業遺文如親撰杖於

老成之側而尤慨息於天下休明人事寬閒衣冠文物如在開元嘉祐間如何其不發思古之幽情也恬盦丈克紹家學厲以兵燹轉徙海上賦述祖之篇痛楹書之寄當不以是言爲河漢也

學宛堂詩敘

學宛堂詩二卷武進董君子中所箸也君名家子學有淵源故其中舂容而夷愉屬天下多故流離轉徙於大江南北車轍及於齊楚之郊名山大川有以振動其氣志而憂生念亂則不能無悲悼感憤之辭然其中之舂容而夷愉者如故也嘉慶中常州數百里間學士接踵天下談者以之稱首若因晉卿先生之少子而皋聞翰風二張先生所

自出也其繼起宜矣蓋嘗論之樂經亡而聲音之理微而其道猶未至於滅息者則詩倘焉孔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雅頌闕壞宮商廢失而上之德意無以宣下之民隱無以達猶賴賢人君子負述作之才稱心而言世治則可以歌詠功德揚盛烈於無窮世亂則又託微物以極時變風諭政教之失得綢繆婉篤於倫理之中邇之如近而尋之實深此誠足以通春秋之教者也往讀宛鄰書屋古詩錄去取乎雅鄭揚扢乎興觀得詩人之遺意而有裨於聲音之道子中爲張先生甥儔亦與聞緒論而窮力於正變乎吾見其日進於古也

朱櫻船詩敘

泰州吳野人先生抗逸民之高蹤樹詩人之逸軌言皆有寂功在風化昔者著錄遺文未嘗不心游目想矣百年作者有難繼之歎薄游閩海交於朱君蓋吳先生之鄉人也仕隱丞尉抗心曹劉內行潔清而文章彬蔚矢詩數百篇皆出入騷雅無佻染諺悅之習吾觀其含思逸濬託體峻雄而感時述事既不激詭而雅有比興善已詩道總雜今異於古所云往昔文章壇坫爭立名字一二巨子矜其創獲天下靡然無異詞者不復能折衷禮義別白誠僞是其蔽耳今則師心而鬬之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蕩蕩乎無所統故里塾皆散無友紀之士則田井皆散無友紀之民獻嘗謂詩可以觀化者此也文章者禮教之飾以學术詩書音中律呂爲正宗必以辭氣鄙倍聲音噍殺爲畸衺獻游四方見夫不失其正者葉潤臣觀察符雪樵大令而君亦其選也且以君退然夷然盅和近道其鄉先正吳先生之風於是乎不隊豈不懿與抑吾友丹徒莊中白遭亂流寓泰州其人甄極悲緯通天人之故袺董之文枚傳之詩可謂卓爾朱君或蚤辭纓紱振衣言歸與中白修士相見禮於海濱蕭寥之區示以鄙言當相視而莫逆也

鷗堂詩敘

唐人雅言子美爲詩宰相摩詰爲詩天子若以輞川爲度越草堂者其旨安在豈不以少陵言薄蘇李氣吞曹劉而以當右丞之乎箸超超會於風雅雖同爲羣言之主宰而

一出自然一有作用蓋近世王貽上尚書知之矣所撰神韻集不傳於世三昧集之指歸實舉右丞爲職志別白而定一尊是在心知其意者焉右文之代浙東爲賢喆林府會稽南鎮鬱乎淵乎若天漢哉並世作者曹文孺孫子九文章爾雅未獲接席平生故人則秦勉鉏王眉子周叔昀季況掉鞅詞壇聲華藉甚而李越縵通經稽古尤負物望同年友孫彥清陶紫畛者孟晉不已前無古人何其盛與不佞乃於笙磬之列山水之閒遇吾馬子幼眉於物外喟然於江東獨秀非君莫屬也諸君子兼愛多能箸作皆等身幼眉則覃思自精專力爲詩何嘗不窮極正變而五金一冶八音成樂若性若習若忘若遺自成爲鷗堂之詩而

譬言如駿求摩詰於今日其在斯乎其神似非形似乎馬子生平歉然於足跡之近交游之寡不足以發其奇特廣其應求似也吾觀摩詰有鼎貴之弟居帝王之都藍田別業傳爲丹青馬子運蹇皋栖局不敢望然摩詰一生游歷亦未若少陵之東郡南徐秦州劍閣備經奇險即同遭天寶之亂卒苦賊中僅以凝碧短章忠悃如見庾信陳琳之歎遂以千秋北征詠懷滔滔大篇當之亦豈有愧色摩詰山澤之游惟裴秀才爲同調殷遙儲光羲輩大都蕙帶荷衣贈言送別無當日巨公固不必汝陽宗王東川節使也吾幼眉可換然矣若夫獻交幼眉一再相見即出宦游中問自新安乞假暫還幼眉有懷人之詠未獲晤語明年自

定詩三卷刻行越緩序之而獻與君溫伯雪子之交別有相視而莫逆者君詩刻成遠寄在余懷袖閒已三年矣高秋木落于役安吳道中望黃山之背泓崢蕭瑟浩然有懷重申遐恉並詩同人

道華堂續集敘

古者揚子雲澹雅而好深湛之思求之竝世賢達惟代州馮公魯川足以當此咸豐丁巳戊午閒獻客京師多接有道時馮公官比部桂林朱伯韓侍御漢陽葉潤臣侍讀馬平王少寉農曹上元許海秋起居瑞安孫琴西侍講經術文章輦下偁盛逡巡廿年孫公馮公先後莅皖比獻來應官馮公已歸道山孫公旋擢鄂藩以去則友於馮公族子子明君母家浙西故相見如鄉人投分忘年交日以摯當公在時許子明以不朽之業固不啻口出也君箸書盈尺詩尤綜古近之長前集四卷體素儲絜已名其家中更兵事憂生念亂而道力超然雖仕宦不進文望日高大府恆禮遇之官休甯日從郤學使游白嶽詩最工清峻乎箸有謝康樂柳子厚遺意前此姚棣伯普陀游詩不能及也獻聞昔之能文章者輒言得山水之助竊以爲稽古學道胷次悠然靜深有本乃始與清景相發而其高步遠想感時述事且出於山水之外不徒模範泉石閒而已君嘗刺舉酈元水經注成山水奇藻八卷獻讀之以爲寄託在山水之表也而況於詩乎君前在軍府日久盾墨作文仍不爲

伉厲之習有道之士不域於境如此可謂寓意於詩而若無意爲詩者矣爾者年踰七十詩律益細絶不見其自放然則老杜夔州以後論者謂風格不無少頹或君有感於是與方今風雅道衰而褎裾尊俎之辭亦不足與於斯文安得耆舊如吾子明者落落然參錯天下使獻推衿送抱虛往實歸何至回首京華有風流獨絶之歎也

蒿菴詞題辭

夫神之所宰機之所抽心之所游境之所構身之所接力之所窮孰能無所可寄哉縱焉而已逝蕩焉而紛無寄於水鳥寄於木人心寄於言凡夫寄於榮利莊棫寄於辭塡詞源於樂闋中之思乎靈均之遺則乎小子學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沱潛洋洋岷嶓峨峨氿彼柏舟容與逍遙爲鶴鳴爲沔水爲園有桃爲匏有苦葉吾知之矣吾知之於其詩也

小輞川圖後敘

夫陶房曲欐酒德琴歌三餘讀書一門風雅則昔者之小輞川也徹其牆屋薪木毀傷訓狐嘯而碩鼠走者兵間之小輞川也山川重秀城郭是而人民非折栁栽蓮主客忍舊是今日之小輞川也主人王五謙齋承青泉徵君之家學少時攤書名園學以大就栁谷蘆碕之間吟聲出金石唱和之篇追蹤摩詰壯丁亂離父子仗義投身戎馬足以披洩其意氣已而土死城積園林有茂草之嘆謙齋出入兵間亦有萬戶野煙感同凝碧事定歸來故居煙莽拮据苟完而小輞川別業水咽竹荒尙未暇葺治也春朝秋夕華鳥依然徘徊逍遙之津欲與裴廸秀才賦輞水淪漣之句而前游不可復矣謙齋舊賦小輞川櫂歌屬宋君圖之凡四十流離轉徙猶在篋中乃合前後賦詠之篇合裝二卷予來廬州流連丹青以當臥游吟諷詩歌如接胥展昔吾鄉吳慶百棄梧園後友人畫梧桐數十本遺之慶百乃有畫圖梧園之記垂偁埶林謙齋高才作達其亦尙友摩詰舍宅爲寺之曠懷而絃詩讀畫悠然如少年之游從可知也

鄧析子校文敘

九流之學名法尤敝月食修刑帝王所重董子云陰居大冬刑在於空虛不用之處固未嘗廢也鄧析竹書隊不復見遺文如綫劌拾而已婔敼而不紊尙非申商之旨也予駁敘錄於二千年宋槧絕續不殊珏璧吾友彥淸七略傳家覆刻舊本予受讀之與馬總意林馬驌繹史讐校異同許君遷孫有舊藏寫本亦坿箸焉

太平廣記跋

太平廣記五百卷短書稗說不爲典要唐以前遺聞奇事略具於是矣劉舍人云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其斯之謂與宋子京纂唐書列傳多采小說往往見於此書安知不因館閣新編人世罕見左右采獲翫奇忘劇乃至繇簡之間多失本眞一以爲正史一以爲類書亦疇爲聽眞哉所據羣書亡佚差少儻得好事一一讐校補正闕誤亦辭苑之瓌琺何獨御覽衆輝方來

送布政使楊公入都敘

昔光武中興不試功臣以吏職豈不以身在行間氣驕意滿軍興之日文网闊疏遂不欲循有司之法一旦爲吏民事既非所習又挾其武怒之氣則舉厝亟罣吏議然而功臣之賢者折衝盡其力拊字勿施其仁雖有寇恂賈復之循良徒以列侯就第而已夫躬櫜鞬犯霜露行師所過往往鋒鏑之餘也見夫人民流離閭井殘毀遺黎動色來告疾苦又聞官吏之擾水火盜賊之災害而惕然有感於中

疆場肅清勞來安定朝廷擇賢而用之以綏一方民則功臣爲吏其效且出尋常倍蓰也湘鄉楊公從軍入浙號儒將三衢以西收名城十數大小百戰公當帷幄之任發蹤指示告全功焉既克杭州任按察使持法寬平再朞擢布政使於是散遣士卒歸其田里率羣吏以養凋殘之民風雨和甘疫癘不作嘉禾獻瑞異畝同穎黎老扶杖以爲復見太平由是觀之功臣不必盡賢功臣而賢則雖試以吏職而吏職益治同治八年季春之月公以述職入覲於

朝士大夫以逮氓庶莫不惜公之厺而望公之來而公於浙東西之壘士皆昔日躬櫜鞬犯霜露百戰之所恢復也流離之人民公所安集殘破之閭井公所繕完也度亦有戀於懷登車而躊躇焉從可知已

文二

廈門義學記
石城辨廬記
全椒崇善堂記
上座主湖北督學張先生書
與夏蘅卿書
答林賓君書
與歙縣諸仕宦論修方志書
與黔泉易大夫書
義冢碑
浙江忠義祠碑銘
崇義祠碑
前全椒令孟公祠碑
葉君修橋碑
唐先生教思碑
來孝女傳
朱聯華傳
黃先生傳
許教授家傳
張先生傳
繆太僕家傳
文學屈君妻節孝陳孺人家傳

廈門義學記

古者鄉遂必有學禮童子勝衣就傅以迨成人始終於學故灑掃應對之節詳六書九數之術習三年而通一經求賢審官皆出於學然而橫經負耒士未貢於司徒者未嘗一日離其鄉也今天下郡縣立學增廣生員黌舍不足以容頖水之側絃誦無聲而補弟子員者往往成人之年幼就外傅則從其句讀小師執經無家法逐利速化而已學之不隸有司者則有書院書院必有師肄業弟子各歸其家書院又多在城邑而課生徒以文藝則夫鄉井之閒總角之童子書數方名之術業散無友紀譬彼垣墉勿崇厥基蒙以養正莫致其功義學者貧家子弟財物不足以執贄疏裁不足以饌先生童幼雖秀良淪於牧豎賢士大夫有憂焉創學舍聘師儒教焉而資其稟既推究其原蓋出於古里塾之制端本善始以達於郡縣貢於成均王政之大本乎一鄉匪獨好施已也廈門一島風氣樸僿無文德之昭蝸亦未習爲聲利邪侈葉君仁心爲質樂善不倦掩骼薶胔澤及枯骨成渠治道行路頌焉於是立義學四區生徒數百人揖讓於階佔畢於堂份份焉穆穆焉以表禮容而講六藝海隅之盛事也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周官以三物教民而賓興之若夫恢宏經典禮訪名儒上比馬鄭下不失爲胡瑗者以爲之師誦詩書甄毖緯經義治事各有本末無城闕之游有烝徒之楫始於養稺極於官

人豈不偉哉抑吾聞之七閩設學始唐常袞聲績爛如君任非牧伯在鄉里間海隅聲教之本前無成規經之營之卒副其志天下之大有司之衆若其著爲令甲脩明學制事始一鄉教成國學則天下可以無私師而人才畢出於學矣

石城辥廬記

古者友教四方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田子方段干木受業子夏之倫爲王者師何彬彬與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記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抑又聞古之人七十致仕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故曰天下無私師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全椒辥先生家世儒者教授鄉

里先生策名筮仕爲劇邑令爲大郡守進莞權儲孳孳爲政宜無暇與逢掖之士講習從容然几席間攝衽說屨請益者且盈焉難進易退宦成而隱蓋嘗設教於杭州西湖之上浙江東西著弟子籍者數百人去思之頌亦既盈耳羣弟子以先生客也乃結屋湖濱表游息之迹氏之辥廬先生大布之衣邛竹之杖相羊其間士之以名節自許誠義欲用於世者奉教先生如古經生家法焉獻惟先生往歲寄意丹青有滁山村學淮水秋風之圖迄於解組不獨懷鄉有浩然之志後起之秀良聞先生之風而欲親炙之者淮流鍾阜與南譙雲物相望百里耶何其不斐然而受裁也同治八年先生去杭州設教於石城山下未知先生少壯時攝衽說屨受業家塾者猶有其人乎而淮流鍾阜間束帶自修以名節自許誠義欲用於世者弟子籍者又數百人逡巡十年獨學益衆有德有造焉於浙江東西先生太年六十有三稱東南老師羣弟子以先生少長於是也乃結屋山麓表游息之迹氏之辥廬先生大布之衣邛竹之杖相羊其間如在杭州而加樂焉以士風之近鄉而釣游之所習也當此之時獻方爲全椒令江南人士與獻旣同名一師弟子如古經生家法相識也相聞也於是千里而外遙遙兩辥廬潤色山川增成故實獻皆得覩厥成抑亦樂先生之樂與石城山下有袁枚大令隨園大令杭人去鄉流寓園林觴詠如前日事以觀先生播大易之教

思廣執禮之師道子方段干之賢函丈授受澹臺西河之風緜引勿隊山林終老復古大夫致仕之職業故國故都之思朝夕如不出鄉豈非前賢之所不逮及者哉而獻所稱天下無私師者由是而益堅其持論矣

全椒崇善堂記

從善堂者全椒士大夫敦周官任卹之義所以軫顛危哀寡弱劑有無者也全椒之爲縣也小地無他生殖田家作苦力嗇而已不能爲商賈錐刀之事以故時和歲豐則樸而易足兵事凶年相侵尋則貧不能自存吾聞之耆舊嘗殷盛時農趨於畝士趨於塾耕夫贍足而衣冠蒸蒸江淮之間百里之國文教旣茂衣食禮義相先也於是乎肅不

足之故消息之運賢者嘗深思孰計之族姻相卹也鄰里相與也道光中一國之善士猶以爲無仁術以經紀之不可恢羣力立從善堂於南郊凡夫死喪之威則有棺槨之施矜寡之哀則有嫠婦之養其他周貧乏扶阨難者尤備秉禮之邦好善之士行之如故常而裒益平施尙未見爲勞黷也且夫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又曰飢飯不及壺飧惠不在大視乎其亟施不在博視乎其力若夫崎嶇戎馬之後喙息繕完之時生聚乎十不六七田野乎蕪不治且連阡陌皆是也困者日益困則如陷淖中嘑號於人而人固徒手相視鮮尺綆之藉無童子之助幾幾乎欲抍而無由噫嘻艱哉然而秉禮之邦猶昔好善之士習聞故事而興起焉古所謂賙人以財者則分資儲以爲庸所謂賙人以言者則廣董勸以爲備君子人者拮据經營四三年矣而崇善堂興大都往年營從善堂之子姓與其親友皆在列而當大兵凶年之後歲事穰饑無九三之蓄穀且賤又傷農也則其集事之勞視殷盛時難易之故蓋判然矣從善堂在南郭者既燬於兵兵時武夫健兒雜居民閒有屋一區在城中都人士乃購以爲經紀仁術之堂顏之崇善以爲繼前人之迹非前人之時蓋有難焉而如登之義且積小以高大也其治事之方任事之人句合持久金錢之數別有簿錄而匄縣令書其本末紀續舊不廢之善事以告後之人

上座主湖北督學張先生書

正月計偕道出滬上遇李農曹敏知興居萬福痾疢悉平南雲詹尉以吾師究天人之奧發道德之腴今日稽古之榮朝廷如以碩學即異時以公羊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載都載俞爲時皋夔銅銅毣毣惟以竟書生之業而已獻生三十七年矣蚤識文字以斧藻自蔽且二十寒暑學無師授至二十五六歲始知推究於遺經中丁亂離瀕死者數昔人所謂無晷刻發篋陳書之暇徒於舟車之中竄突之側從衡一卷十忘七八竊闚經教外識世變於天地民物之故惛然也而不無所概於心欲著一文名曰學論未屬草也其大要四言耳曰天下無私書天下無私師人才皆出於學國政皆聞於學繼而讀明夷待訪錄則黃先生已發其凡焉憙已於餬名易書中幸出大賢門下殆天閔弟子之窮而得所歸邪抑亦在犇奏禦務之列也逡巡遠離問業日淺斯文未在槍櫐末由就正春趨京師禮部報罷幽憂多疾又迫燹火偃蹇圖南竊願忍飢誦經卬屋箸書江湖道邇甬東請益不知何時文采漸落負且剝矣而根實未茂想大楚人士得夫子三年之教其樂無似冀或矜念離羣獻將繼此莛叩以當執經耳獻以六月署秀水教諭今之學官非古之傳士也世且以爲詬以爲諧猶復則古昔稱先王駭怪皆目甚而獻不顧也桐鄉沈生遂上書作夫子當曰吾道不孤伏惟珍衛

與夏薪卿書

薪卿世兄足下自來秀州冷齋盡撿發覩詩稾縱心其間名章迥句往往見珤後來之秀且誦且憙抑僕聞之詩者持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先民有言厚積薄發足下冠年踰五命筆斐然四卷之書已踰百什僕始以爲足下十年侍宦燕秦滇蜀征衣飄搖何止萬里又於其閒胥月多故出入鋒火創夷在目齒位雖末也要當哀樂過人深湛之思不廢述作語言緐多都關情性緗簡既竟蕪詞累氣即又不逮天干霄之木根入九泉盈尺之綺不以麻續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六義遐矣漢氏以來樂府古詩不盡可通言外之旨恍忽有物六朝三唐凡其爐鞴皆非苟作且文章小道人自小之箸作之林請循其本忠孝廉節之士夙無文譽偶一發唱足動鬼神陳編具在曷一致思若夫讀書匪惟剗藻天地民物視乎推尋百家諸子各有專門性之所近善建不拔稽古說詩曰不得已豈必雅頌皆由窮愁不得已者學問既成身世所値洞見本末觸緒起興稱心而言傳之其人乃爲不得已也茲事體大猶引其端所望足下杜門發篋植心經史之區託體比興之域至應世科舉互得證明殊不相妨無待擯絕張融有言不阡不陌不文不句又曰丈夫當刪詩書定禮樂何至寄人籬下狂狷之言亦云縣解明月之珠干將之劍要不能多多亦不貴又士生今日文事難倍古人古者塗徑未闢清新

俊逸殊轍同歸鍾生品詩源流各異唐朝名家各立門戶雖脈絡可通而枝葉楙出元白李溫盧仝馬異成名而去任人褒彈今則不然每樹一義皆非獨創若論深造後不如前百川學海或者潢潦自非特立以問學爲之根以變化爲其用殊呻窈吟百響一寂夫何爲哉僕學道不堅結習未盡竊於此涂自比老馬足下今日正僕初入京師之年逡巡涼燠歲不我與足下視僕十三四載所得幾何吁可畏也足下宿昔斐者故敢貢其區區並世賢達接踵布武吾喙三尺幸深祕之伏承上侍曼福獻頓首

答林實君書

實君足下省書蔚然拳拳固陋愧不敢當伏承左右盛年篤志晉與古居龍文之驥一步十景駑駘卻走敢曰識途然而肫肫之誠不可以不報獻少傷孤露學無師承長而遠游當海內多故文獻絕續之交猶幸與四方賢達摧襟講肄垂三十年力不赴志學行無所就謬以浮華爲見愛者所傳有如來睨匪徒過情亦非鄙人之願樂也記有之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圓首方足曾見未立而能行者乎必不然矣左右求立言之法而以體裁下問可謂知本而未得大本也大本者何曰持身曰正學洙泗之閒則有四教而必推本於忠信參也傳之樹孝弟以爲之鵠果其出入禮義束躬規矩而後通經學古一以非聖爲戒致用爲推身止而學無不正於是有隱然不能已於言之故發爲

文章上則範世立教下亦則古稱先粹然一出於正卽不必揣摩體勢寫仿古人而立言之法已備若夫體勢孰有尊於六經者乎卽窮其流變孰有備於周秦諸子者乎足下之告友人所謂秦漢八家之文高僅能窺六經之一節降焉者尚不及九流諸子之書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洎乎流極數變而爲浮華之文去古之立言者遠矣以君之年性分超邁盍亦潛心經訓以飭行志學爲先文章之事則待諸優柔饜飫之後可也獻以訓詁小學治經適得其末而又不詳審三十以後差有窺於微言大義遂棄前日記誦之所得識大識小兩見乖違雜文三卷稾草未及寫定又性好晉宋齊梁文士之作琱琢曼辭無當大雅不足爲左右助也舊刻詩詞一冊奉呈浮華鮮實無足觀采池陽秋浦有太白牧之之遺蹟勝國吳劉英聲茂實後生師友足下當歸而求之布答區區伏惟爲道珍重不宣

與歙縣諸仕宦論修方志書

伏承勛勤聲實式里匡時不譽風采如臨方策誠欽誠企獻竊聞之古者列國有史今之郡縣志書當之矣周官外史掌道方志所以陳四方之風備柱下之要刪非圖經游記仂也新安山水之勝禮教之隆二千年人物之薈萃盛衰之故亦賾肰矣夷稽掌固求蓺文於乙部則羅鄂州撰輯開先天下郡國遺文散落蔚爲前徽偉哉作者伏陳憲典一統編摩域內之紀迹蓋備而長治久安續舊不廢賢士夫與司此土者竝有責焉道光八年歙縣志成刪訂張靳之書事增文富用怠方來令長勞君實賴都人士以觀成同時府志之創則又程封君樹之義聲爲此邦徵文獻而四方且興起者也獻又聞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莫爲之後雖盛勿傳勞志告成於今將五十年此五十年山水如故也禮教猶昔也人物之生忠孝名節或出或處則亦接踵有司之政事舉措利病奉上臨民之蹟且日積海水羣飛潢池之中有盜弄兵者則有軍旅之事疆易戰守城邑失得盛衰之大端也其閒則有策勳則有抗節則有國家之功令法度之沿革口耳相傳者故老盡矣考之書策無名山之藏當官簿籍久亦寖耳獻生於浙西千里而近東帶學吏乃奉檄以來此尋討江源馮軾問俗慨乎與歎不揆其喬宇嵬瑣敬告賢士大夫當絕續之交謀述作之業茲事不朽而勞費固蕃非羣力無以集所望吳越閩楚閒仕宦諸公盱衡鄉井俛仰前修醵仕商之金以圖其功求著作之賢以當其任獻固弇陋猶斤斤司土者之責又念勞如齋大尹爲同邑先達高山仰止心嚮往之用敢私布左右知峻山封君之風烈亦必不隊於今茲也庶幾歙志續修備一邦之史策布諸海寓垂諸將來俾程忠壯汪越國之勳賢程朱之闕里盛益盛傳益傳邑宰不才附名簡末有光寵焉下風懷想無任區區

寄黔泉易大夫書

故人譚廷獻奉書於叔子廉訪左右爲別二十五年人事百變閩游尙通書問已而風塵九死喪亂餘生側聞君子振策王路以時開濟文通武達交游光寵而下走淪落無肰遂不欲以姓氏通伏念疇昔京華之游聯鑣接袂唱予和汝時六州雲擾方厲鈍奮弱冀效於時以爲劉祖之事正在我輩何圖雲散菀枯殊致鄙人海客與徐學使游幾死於汀州之寇鄉井淪胥老母垂白殉節客子不可以爲人瘦妻稚子脫鋒鏑入閩嶠畢門一綫覥焉視息年三十而無生之氣生平之志廢焉已盡東南淸夷歸棲墓田師友敦我重以諸生服旅於場屋厠名乙科在丁卯之歲行年三十六矣公車三罷臂痛廢書計無復之更有敦我者

折膂作吏苟焉圖近先隴乃以贏官入皖忽忽八載今年五十頭童齒豁臣精銷亾與左右定交時忽忽如前日終以偃蹇志事不展何其愿與執事聲績聞見所習不待揚詡獨有意者邊袖石方伯公子卓存太守筮仕至此告以長君天才亮特今之班揚欣企無盡獻此八年中權歙令一載王子槐向書後人尙接言論未稱其家兒幾疑明德達人爲虛語尹全椒二年山尊機亭之文采亦衰歇矣拙者之政斤斤簡書何以異於俗吏之所爲哉去年秋受代需次如入海一漚敖倉一粟蝨處而已何足又道皖中文章治術十百鄙人者有江夏鄭襄中吏議劾罷改轍之黔獻同官道義之交惟此一人遽焉乖離抑塞而無與語當已備左右器使無疑也抑或垂神故舊進而問之語焉可詳己卯歲中白淪亾當徹高聽獻爲刻其周易通義十六卷不得已而作有合於先聖憂危之旨關山脩阻末由寄達至於中外之事肖次所欲發抒者百端千緒無從覼縷儳孱還答當繼是以言伏惟鑒察廷獻再拜

義冢碑

嗚呼天人消息之故微乎其可畏也古昔聖王尊生爲本故以民爲天生聚不與富盛期而富盛至富盛不與奢淫期而奢淫至奢淫不與凋喪期而凋喪至小者災沴大者兵甲皆天所以懲戒之而天心仁愛又必豫生救災之君子大人以濟其艱而圖其後屯之傳曰雲雷屯君子以經

論師之辭曰師貞大人吉吾於今督部左公今布政蔣公見之方杭州之再陷也環攻日久饟道斷絕權金易粟不得糜革茹草皆盡莩殣相望死者已十七八城破之日封劃之慘雖少殺于庚申而孑遺黎民難一二數抑亦百年治游侈靡之習召此變邪其陽九之數與粤之東西皖之南北同丁厄運邪於是乎左公督援師來蔣公之士三萬人轉戰而下更生之人求食之鬼胥喁喁焉

王師克杭州日積骸如莽蓋飢餓屠戮與夫百戰之骨皆在焉左公前騶所臨觸覩以憂以諭於蔣公蔣公以諭于鄉士大夫慕義集貲募壯夫竭手足從事凡遺骸之可合者十萬具而羸并殘毀者棺之暴露者斂而靈之西湖諸

山在南山者若干區在北山者若干區江干湖墅亦就近掩藏之其制坎深二十尺斂骨若干具其上墳之祟八九尺皆以三和土爲之不惜費而求其堅牢如也其外滿若干丈裁令流水蔣公又慮久而湮於榛莽也載發資繚以周垣左公胎請於
朝坿於厲壇列爲祀典春秋有司祭之凡此不知誰何之鬼無所求其子姓而引之以至於無窮由斯以後歲有康年不逢災害厲氣還滌疢無兵燹微二公濟艱之大略無以掃除此土亦微二公圖後之盛德無以委曲周詳恩及無知之朽骨如是也此邦之人弔死扶傷創鉅痛深春之朝秋之日麥飯一盂涼漿一匊冢中之人非其親故即其里鄰合貧富而同盡混賢愚于一丘吁可悲也其將崇禮義敦儉讓以感天心之和而無負大吏之仁與賢士大夫之勤勞則是纍纍者又不徒動千秋之馮弔已也系之辭曰

西湖之山嶺而曲兮叢冢纍纍如防如屋兮魂乎有知血相矚兮飽彼烏鳶飛土誰逐兮爲枯骨主靈臺之仁兮生匪相識死爲鄰兮陵葬澤葬思古人兮鬼不爲厲升于天兮粟麥歲熟國生聖賢兮嗚呼貞石垂千春兮

浙江忠義祠碑（代）

浙水東西禮義而文顧近弱國生斯土者與官斯土而用其人則亦曰近弱也然而句踐以報強吳抗中國錢氏立國傳世戰守卒完其域譚威名將以浙兵雄九邊則夫血氣之奮禮義之歸與
國家全盛博大之氣或漏氛蠡芽櫱日皐晦孛於是乎有廣西之亂令長不職遂勘將帥四五千里鏠鏑塞乎中原狂走十餘年卒逃死於浙江浙江復而兵事漸解遂以收平浙江之績於天下大矣唐宋以來袁鼂董昌方臘張士誠亦云代有然所殘掠或數城或數十城已耳若夫外寇憑陵肢體折心腹潰枝葉槁本根拔千載所未有也夫浙江四道襟帶江海而背甌吳賊犯上流旁略歙黟形埶尙格逡巡遁走自皖南魚爛廣德績溪門戶盡徹而後有庚申之事省會不守大臣死封疆賢桀奴扞衞匹夫匹婦忼慨於水火纆藥者相望何其烈烈與援師如雨五日而敗豺虎顧未大劘也東南饟食已徧壯健日死亡東壩陷而喉吭絶蘇州亡而脣齒失糧匱鄰蹙智力困矣備分力單賊來無方而後有壬戌之事當是時列郡淪沒未下者二三城皆甈杌無以濟可謂危矣文武官吏抗橫艸之憤膏血塗野而不顧士大夫之有志節者提義號召前殲後繼赴義如渴百戰悍暴投死包郁析骸易子湖州比於睢陽時乎艱難則莫彊於禮義矣豈多文者固必弱哉今恪靖伯左公奉
命於鼎沸之日誓師於荆棘之野開府三衢而謀恢復時蔣君益澧爲前驅昌濬亦以書生參軍事馳驅知己效鉛

刀之用擐甲數十百戰窮獸猶噬大鞬大鞴羣力允宜師武不匱乃以同治三年甲子之春攻復杭州廓清郡縣孑遺黎民十不得五國殤之哀貴賤同之

朝廷教忠典制顯顯一命以上晉階錄孤尊者易名崇祀下不遺於氓庶既厚且廣左公乃延攬賢大夫士責其聞見采掇遺烈網羅幽潛開采訪忠義局於甯波府城後移杭州具籍入告仰邀

褒卹歲月淹久以名達者二十餘萬人蓋繼左公者荷澤馬端敏公合肥李公及湘鄉蔣公及昌濬封事既陳

恩施沛然前後入奏者三十有三京曹陳請恆有增益欽

承詔書稽之成憲擇地東城金牙莊廢公府巨金閎建祠

堂奉文武官瑞忠壯羅壯節王壯愍而下鄉大夫戴文節趙忠節而下需次之吏庠序之士逮夫庶人婦女死封疆死扞衛死水火繩藥者堂夾房室栗主類從復崇坊表一如律令其有浙人而死事於外者附祀焉主采訪者今湖州府知府楊榮緒浙江候補道秦緗業王蔭棠梁恭辰王景澄前國子監司業仁和沈祖懋前四川永甯道富陽高應元前內閣中書錢塘張應昌忠義祠創始同治十一年四月落成十二年二月仲春宜祀俎豆肅雝衣冠在列車馬來下昌濬周旋與起乃銘麗牲之碑銘曰

皇帝中興沐浴日月重輪重光宵衣南顧女牛所照如沸如羹篤生將率運民水火掃厥欃槍漸水之流大越之山

重秀而明發入虎吻還女餽粥弔死扶傷溝壑原野無完家室嗟乎遺叱爰咨爰詢疇殉疆埸疇抗戈兵萬世不覩陷胸決脰懍乎若生上告

天子榮賁九原禮在太常贈秩卹後復啟崇祠牲物來享相茲棟宇鬱乎沈沈翼然東城匊延林皋安幽降靈百世馨香痛深創巨職守土者內安外攘彼都士女毋習於狃忘危忘亾羣靈在天消戾化厲百穀用成孫子忠孝蹈乎賢智肅承王章庶幾古語永無兵燹來眡斯銘

崇義祠碑銘（代）

同治三年新貽拜撫浙之

命秉節於兵戈之後下車之日進孑遺之民人弔死扶傷惻焉於衷及稽故牘詢黎獻則庚申辛酉閒浙水東西殉變之文武犯難之士女烈烈乎項背相望蓋毅然可以興矣惟夫行省十有八浙江介嶺海號柔而有文安全之時封域晏然若大小吏雝容爲緣飾之治邦之人水陸奔走百貨來集以華相尙絃誦於里塾者工藻斧之言冠裳翕翕訪文字者以爲藪澤其東南隅樸野而堅質蓋十不得以三數無幾何時外寇瞰其饒裕狎其弱也兵興十年無完土凡事有常有變吏言不困阨惡能激乎水火之側不能不奮此十年中戰守之功蓋大有所披瀝矣鋒刃接於肩睫忠憤塡於胸臆民閒扶義而起者亦郡縣相接自夫疆臣以下鄉大夫士抗志不辱流風被婦孺所謂義形於

色者也文柔者日興禮教近是故處常不能以惇大而遇變不至於鴟義不卽於浮靡有由然耳愚以爲痛定之可思前轍之可師必有以風示之旣登吳山望江流之激盪越山之羣舸若與國殤相揖讓而杭之士族有戴氏家殉於亂乃指其宅建崇義祠以祀殉變犯難之官吏紳民此與舍爲浮屠老子之宮者何如邪國之賢者於是繕完拓大之來告於吏新貽拜疏寵錫　宸翰曰湖山正氣迎奉入祠之日風雲壯麗川原開朗逡巡恍忽如見羅壯節王壯愍瑞忠壯戴文節趙忠節諸先臣率從祀士吏庶森列几筵欽謝恩澤新貽瞻拜成禮乃推明
朝廷敦忠之典而爲之銘曰

昆岡之火則莫敢遏懷襄之流無所不沒志決於安行成於危橫艸猶勁歲寒無時慷慨從容有死無二亦有淪胥同盡一致江海之縱縱也惟於越之爲大邦也以一瞑而勤事勒石室之功宗願告兮來者覩文兮匿武兵燹兮永息馨香祀兮終古

孟公祠碑

前金椒令山陰孟公以道光十七年宰邑二十二年調繇咸豐初軍事起六年公奉檄幫辦縣事八年三月賊陷金椒公戰於北關沒於陳事聞卹贈知府銜同治七年東南底定邑士大夫合詞請建專祠督部曾公陳於

朝報可比光緒七年之春乃克建祠宇於襄水書院之側昭忠祠之左禮也公治績於今四十年被澤之民僅有存者以死勤事亦二十餘年當時捍衞之籌抗志之烈父老傳之輒爲流涕徒以兵戈而後歲數不登又未得地也而未有祠公子教諭君沅垂老篤孝以光緒六年秋奔走陳乞歸而疾卒邑之賢者旁皇乎仁政與起乎忠烈慼槩乎孝思鳩工庀材欽承
明詔几筵堂階如律令几以報勞臣勸循吏正以遲之又久而後見三代直道之公所謂沒世不忘者此也祠既落成沅之友仁和譚廷獻方宰是邑乃書其本末於祠壁而爲迎送神之辭俾工歌以祭

決防兮溢水劍折兮鼓聲死父母兮悼厥子奚免於壞兮不覩靈之來兮甲裳紫須無汙土兮色有喜匪喜蒸嘗兮喜井里　右送神

孰大社兮孰水庸夙富教兮公之功釜山兮蔥蔥襄河之雲兮如龍靈之去兮雲中孺子色兮千里相從永成孝兮成忠　右迎神

葉君修橋碑

君姓葉氏名文瀾福建同安縣廈門人也近道之性無假書策推逡善賈不競錐刀白圭居市之知子贛博施之仁彥方處事之直老氏和光之教固行出於眾已廈門海嶼古曰嘉禾人物樸儦風義未昌君掩骼霾胔澤及枯骨建

立義學生徒至者數百人泉嶠啟陘谿壑嶮陘入騎槃桓縈策蹣躅同安南安晉江三邑孔道爰有七橋名在徐記歲久頹圮傾陊入水行者變色次且不前時或風雨陷淖呼號顛躓莫拯褒余孟門儻如斯與君閔其然若已推內靡金錢集徒眾刻日興作土石畚鍤躬督其成闌階翼如人不病涉向之畏途由是坦坦昔在國僑乘輿濟人鄭邑論定不如杠梁近聞萬安輿自蔡氏循吏之蹟疑猶鬼神君不在馮軾之位不勝其援溺之志是可頌矣予乃嘉歎爲之辭曰

茫茫禹蹟泥行乘橋淺厲深揭臨流求虧爰有仁人與廢舉隊徒行吕安振策無退伯都西狹鄐君褒余表功貞石過者歎噫

唐先生教思碑

竊聞之師也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蒙之言曰天下無私師古者師有家法弟子名一師則終身焉爾自天子而下皆有師養老乞言朝之師也父師少師致仕之卿大夫爲教於鄉焉仕學遷變師道日廢然而

國家甲令郡縣有學學必有師通都下邑由宋以來則有書院書院則院長爲之師二者接踵或稱或不傳道何已蓋慎言之授業解惑茲吾世而有唐先生安慶建行省懷甯爲附郭縣光緒二年縣分彭廣鍾始建鳳鳴書院閱六年獻莅官諸生言曰吾師唐先生固懷甯學師也到官五

年主鳳鳴書院三年矣獻告之曰唐先生吾友也嘗同校安徽通志純白宏毅亦吾師也唐先生之教何如曰先生敦內行孝友無閒教以樸先生博極羣書爾雅深厚教以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教以君子誦詩讀書知其人論其世教以尙友獻曰若是其厚矣至矣非書院所得私諸生曰懷甯學弟子員數百八七鄉散處或者游於四方于于焉詣於庠校束脩承每歲一再至書院者拔數百人之秀頁服習於齋講嘐於堂請業焉請益焉庶幾名一師弟子如古經生家法匪私也若或私之獻官懷甯不再朞屏僕御設茗粥與唐先生談藝訪治不能數數見也吏事敦我五六接席而已見則悠然廓然者且數日十年夏四月獻已奉合肥檄未受代而先生病病一日卒寢門之哀獻與諸生雪涕相向也先生名塋字子愉太平府當塗縣人七葉爲儒力田逢年一門相師友學既成道光十七年舉於鄉數上公車輒報罷主敬亭中江潛川廬陽書院身教言教其有焉有用世才兵起避地襄漢間大府禮敬任以筦榷綽然就理亂定歸則受志局聘始終成書乃喪其壯子舉人汝璟於是蠹傷差以道力自遣耳志局罷選授懷甯教諭貧而樂道卒於官年七十有二歲初彭大令嘗建書院徵培文洲租以爲膏火貲連歲苦潦賦入不登講肄幾輟兢兢焉爾獻與先生商榷經歲始得邑之宦達鐲金謀久遠規模粗舉而先生卒不及行矣諸生習先生之遺教

且旁皇且纏綿不澹澹忘之也於是祀先生於堂春秋之日聿薦聿享而以獻於先生雅故書院又有司職也請爲文以述之易臨之傳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唐先生其人與作教思碑並紀先生生平庶有傳焉

來女傳

來女鳳鈞父某蕭山諸生生三女客福州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女病父之古田挈女登舟經鷄洋時風雨晦昧波激起舟欲壞父出視蕩隊入水梢人呼女躍出援父則亦隊舟人意其從死矣水駛風并女反覆得徐下下則傍佗舟過佗舟人見之引篙欲救女尚能言疾呼曰救吾父救吾父人感之羣舟爭救果得父并救女女猶爲父易衣燖湯浴已而疾大作入舍館三日女死識其事者皆曰來孝女云女靜容而弱事父婉婉得歡心父病且不治女刲臂和藥進而病瘉女死數年父又病則仲妹鳳蓀夜籲天承露盈囊以療遂與季妹鳳梧以奉侍積瘁相繼死父哀三女死孝恆爲文學士道之賦詩歌其事久而猶有傳者贊曰邯鄲之碑江流與長媌嫕至性生于娍鄉曰士者文孝德不爽誰歟汎舟靈來鷄洋

朱聯華傳（弟聯萼）

朱聯華字倬人浙江江山縣上台莊人世以武仕及聯華好讀書爲廩膳生母弟聯萼附學生兄弟相友愛事親並以孝聞朱氏家小康父履通嘗散財貸貧者聯華兄弟又

善撫人故鄉里稱之咸豐十一季夏四月廣西賊分道犯浙江江山地接江西爲進西屛蔽時無兵守縣城陷初上台鄉民虞賊至聚千人相保履通謂子曰吾無職守義可以去鄉黨建義奈何違之違義不祥逃必不免發積粟以饟眾鄉人素惪朱氏至是咸樂效死賊既陷江山城鄉被掠甚苦掠及上台聯華兄弟迎戰鄉人執耰鉏從之大敗賊於山谿閒初賊自江西長驅入浙不三月深入千里如亾人焉者氣驕甚倉卒遇上台之眾出不意大愕以挫幾覆全隊因是數日戒勿掠鄉既偵知鄉人力薄又孤立遂合其徒有致死之心鄉人語聯華曰曷率君族避諸勿聽再三請則奉母及其拏入山而身復來侍父率丁壯計戰守越日賊大至誓於眾曰勝則進克縣城不勝則汝曹自爲計吾與吾父爲存亾眾咸感泣與賊遇於莊外久持不利裹創浴血鬬千人無奔者賊又敗去聯華知賊且持久困我而我無後繼也遣弟侍父遁甫行賊麕至入其莊聯華斂眾復戰軍數合爲賊中擊首尾不相應當是時鄉民潰賊奮呼逐北憤前敗遂窮追煙埃蔽野聯華冒白刃蹤迹父弟而履通已爲賊追及與聯萼相失矣賊斫履通聯萼身翼之并死焉聯萼去稍遠遇逃人聞父兄死急反鬬或沮之憤曰吾父死於賊吾兄死於賊安用獨生爲聯萼精技擊趨入賊陳盪殺數十賊力竭而死

論曰吾友銅梁郭炳章爲予言朱氏死狀欲涕欲搏方咸

豐閒羣盜蠭起海內百姓不皇且莫適都大邑司印綬之吏槩封疆之守者相望聯事聯勢非有專城之寄剖符之命也率羸弱之民折彊盛之寇父子兄弟牽以職死亦大不自量矣記曰臨難毋苟免聯勢有爲

黃先生傳

黃先生名式三字薇香浙江定海人祖必悌父興梧先生事親孝父性嚴先意承志恆得歡心嘗應鄉試母裘暴病卒於家馳歸慟絕誓不再赴試以歲貢生終於學不立門戶博綜羣經治易言卦辭爻辭一意相承六十四卦爻辭同者亦一意相承又釋繫辭衰世之意謂伏羲世衰而神農作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中古謂神農也以此申鄭君神農重卦之義治春秋作釋敕執釋人釋名釋盜釋殺釋歸入釋以以訂杜預釋例之譌先生宗鄭氏尤長於三禮論郊禘論學校謹守鄭學其說明堂則云明堂之制見於攷工記匠人漢師鄭君猶有疑義辨之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當作堂修七殷度以尋堂修七尋周度以筵堂修七筵則夏度以步堂修七步鄭君以堂修七步爲臨注有令堂修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辭也而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修七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爲得其實也先生撰易釋四卷書啓幪三卷詩叢說一卷敘說通二卷詩傳箋攷二卷春秋釋二卷論語後案二十卷惟論語後案排字印行吳縣吳鍾駿上元朱緒曾鎮

海劉燦慈谿王約皆以爲漢宋持平之書可垂國冑作求是齋記曰天假我一日即讀一日之書以求其是作畏軒記曰讀經而不治心猶百萬之兵而自亂之蓋自道云讀史喜文獻通考而時論定馬氏之闕失嘗應聘佐軍幕府主以外寇問作禦外寇議問者色沮先生曰不從此言數年後必有大寇事果驗年七十二乃作知非子傳曰人各有職士無職以治經爲天職其治之也必以畏聖言侮聖言爲懸衡洞見得失用不敢勦說雷同而卒以行不掩言爲咎至是而先生之學大成越二年得偏痺疾病革挽手欲起諸子扶之命書別語告兄弟宗族門弟子端坐卒子以愚道光乙酉副榜貢生以異議敘從九品以周優行廩生能世其學江東稱經師者必曰黃氏先生沒五年督學泰興吳存義讀其遺書與巡撫荷澤馬新貽會奏入祀鄉賢祠

許教授家傳

許君正綬字齋生會稽人初名正陽成進士後有所避改焉祖國英父元相以學行重於鄉君生而恂慤厚重力學童子時村人儺賽簫鼓過門擲書不輟業罷若成人焉出應有司試以文驚其曹偶喜治經有家法道光二年鄉試中式會試再下第歸而講授里中多成材浙東號大師九年成進士歸知縣班候補歸請於父母承親意改教職選湖州府教授數月而母喪去官服除選嚴州府教授生徒

問業東帶蒸蒸官嚴州四年父喪歸恆往來建德壽昌主講院講席來學爲親二十四年年五十復授湖州教授君希古經義治事之教門進秀良修明樸學成就益衆當是時事例日開學官稍稍進矣君以爲高語學術人或迂之文字吾職也輯　國初以來校官詩錄網羅放失表章前脩將以垂則儒官上備太史學者稱之已而歲不登兵事又起君於振災助饟之政恆竭心力大府重君吏才以知縣薦君追懷二人守先志謝焉巡撫使者黃宗漢奏加國子監監丞銜咸豐十年君年六十六歲患腰腳疾乃謝病棄官歸歸未幾而湖州陷君憂念深所苦遂劇明年卒所著有胡安定言行錄四卷校官詩錄十八卷重桂堂集若干卷校輯之書有爾雅疏連氏周官精義翁氏困學紀聞注淩忠介公奏疏唐一庵木鐘臺集皇祐新樂圖記遇亂多佚子章燕傳儒能世其學

譚獻曰天下有私師師道亾矣學官者國家所立郡邑書院則有院長皆師也顧人士恆不執業文具而已而當世之學官院長弇陋無文學或者巧慧不循正道士以逐利速化之心求師而

朝廷官司所推擇復庸下者利無足比數安望其嚴事而服從耶一行省中得數十許先生爲公家之師承學之士庶乎其得所歸耶何其尟與

張先生傳

張先生名炳杰一名道字伯幾錢塘人父敬謂力學致疾絶意仕進箸甬園詩集故先生又字少甬幼慧有神童稱十六歲補諸生後學使者下車無不以國士待之師陸璈雲九得詩文法所居定南鄉地幽民原樸先生性恬澹鮮入城市父卒怨家某搆訟學官羅織之幾及禍劉胰田營救得免坐是家中落先生亾痒容益讀書自厲嘗曰前後讀書二萬卷二十歲前讀十得九由是博綜羣籍經史大義皆通旁及山經地志小說稗家嘗朋儕文酒清集中坐偶舉一事輒指某書某卷百不一爽當是時杭州文學頗盛伊樂堯過龔鍾學聚蓮裳沈璜竹虛周蘭伯蓀經學詞章各有成就先生實左右之而遂安毛慶麟仲雲洪自含子泉東陽盧正珩蕙甫龔秉琳潤山青田端木百祿叔總均以文義相切劘先生最工詩一意學蘇軾嘗鉤稽全集折衷羣論成蘇亭詩話談者以爲蘇門功臣也漢軍徐榮知杭州府文字往還最契數年開先生於徐僅一面而已鄉試久不第學使吳縣吳鍾駿激賞先生恆於廣坐惜其不遇已而鍾駿視學福建卒官喪至杭州先生迎奠江上賦詩哭之哀先生性好山水慕匡廬鴈宕欲裹糧往游以母老不能遠離而止咸豐十年賊陷杭州十一年復來據之先生奉母蕭山村中轉徙無恆居者三年同治元年遭母喪時四方皆賊戴不能盡禮一慟成疾體素羸處僻不能得藥餌又曉夜哭母遂不起臨終告其子預曰汝父一

生兢兢自守亾佗慽慽汝祖毋遊此鞫囚耳自念束髮讀書頗能彊記今此腹分爲青草平生撰箸槀本汝當守之如事我存也卒年四十二遺書存者虎浙中長官考二卷臨安旬制記一卷蘇亭詩話八卷漁浦詩集四卷文集四卷散佚者尤多子預杭州府選拔貢生同治丁卯並補行甲子科舉人

論曰雲九陸先生振奇人也獻年十三見陸先生於秋鴻館時盛暑陸先生散髻搖兒童所弄赤紙小扇右手持酒杯談諧百態客有敏後漢書三國志者陸先生誦史文如流俄而佐以稗官家言闔坐絕倒獻雖童子甚敬畏之陸先生終已不遇竟歿於酒旅葬德州高第弟子如張先生復老諸生晚丁亂離以身殉孝箸書等身曾不中壽天乎

繆太僕家傳

繆府君樹本字翰仙世居常熟明殉閹禍諭德文貞公九世孫家世忠篤爲吳右族府君官陝西臨潼知縣從團練大臣前副都御史張文毅公入賊巢諭降叛回任老五同時歿難秦中漢回構釁伏戎且久回人多歿黨曉夜謀亂詷詧吏短長同治初元粵賊自蜀北竄全秦戒嚴臨潼居其衝府君禦卻之賊乃紆道南田犯渭南遂迤出關於是渭河回眾蠭起冒團練名漢民亦集眾自衛也修夙怨且日鬨則有馮百齡者以解散之策干張公百齡固回人列衣冠張公久在軍中習於豫皖羣帥撫諸捻以成功又易視回眾乃挾百齡入油坊街回巢會大府厭兵府君舊有戰守能威望箸民間文毅既行有司不能不從漢團既散回眾益橫遂戕張公與府君至蒼頭露刃害之府君行時嚴守具而出謂張淑人曰吾許國之身犯難不避粵逆在郊誓與城存亾今患生肘掖吾出以諸子累若矣淑人曰君殉國我不當殉君乎行矣勿念妻子府君既陷賊指示禍福譬曉百端洪興者素德府君至是謀脫府君不果賊渠慮眾心且搖官軍又未集乃決計戕之當是時二華高陵皆不守臨潼孤立以備禦完得不陷而張淑人已絕食七日歿矣府君通刑名學少客游名動燕豫咸豐四年初官河南縣丞五年改陝西知縣大吏如曾公望顏家端恪公皆慎於折獄奇賞府君理西安讞局因機立斷民以不冤歷宰咸陽武功盩厔皆有異政臨潼民抗糧結聚乃移治之力疾蒞官獲亂民楊某械繫之其兄楊生花謀劫獄府君已先期檻送省城單騎禦眾投戈歸農獨禽生花置之法撫部奏保

子戴花翎以直隸州知州在任候補府君歿事年四十六張淑人年四十三府君

卹贈太僕寺卿銜世襲雲騎尉子鍾汴承廕改知縣發安徽鍾洛陝西府同知鍾渭鍾濤

論曰府君之歿可謂從容矣身廁於豺虎而所施設卒完危城豈輕於一擲哉閨門之賢與藎臣比烈懿已鍾汴世

其家善折疑獄亦有辭讞局也與予善

文學屈先生妻節孝陳宜人家傳

宜人氏陳常熟人父諸生鄂平訓女有禮法宜人幼即婉順長字於同邑屈氏年二十四歸文學官綬屈故士族多儒生文學曾祖曾發貴州畢節縣知縣有治績文學治經粹然少擅文譽顧連不得志於有司困童子試有年然不廢讀孳孳擁書繹討也爲文恣肆下筆千百言不止長老奇之久不遇益困奉親至孝色養無違得宜人佐助之門庭益肅過其家者歎識言動以爲準槷逮焉宜人旣食貧以鍼黹佐饔膳之不足重闈姑嫜樂其事養咸得頤性黨族垂範文學才不副命年二十五早卒殁三月而子承福生宜人捋荼鞠養事祖姑及姑甘旨無闕以文學中道摧傷故承福童齔就傅宜人課之嚴恆對子唏噓述三世惸嫠先人齎志勖遺孤以讀書體用立身本末拮据貰宅節衣縮食以爲承福束脩從師地承福岐嶷亦善體母志顧家日落文學諸弟皆不振連遭大喪承福方爲游學養親計而粵寇來侵三吳塗炭咸豐庚申蘇常陷八月朔二日賊至常熟南村太平橋宜人母子相失承福忍死陷賊中輾轉尋求踰年始知宜人即以遇賊之日投南村河殉節矣承福誓殉從母而慮苦節之不章也旣脫於難荷戈從軍以才能見知洊保縣令歷任安徽黟蕪湖諸縣補授懷遠令同治七年具宜人殉難狀請於巡撫使者英翰公陳於朝得旨旌表建坊祔祠以承福官贈宜人承福治績如畢節府君也

譚廷獻曰不孝鮮民也生二歲而孤母陳宜人蚤寡與屈母同貧苦與屈母同不孝弱冠棄筆游於四方年三十方客候官而杭州陷病母殉節又與屈母同哀哉先君子不登中壽遺書散落承福常唏噓告予文學先生有詩文稾草遭亂盡失雖陽九之會百族同盡而人子之身覿焉靦息一官一邑豈爲顯揚承福與廷獻追慕音容摧心沒世而已

文三　　復堂類集一

甘府君墓表
光祿大夫徐公碑銘
徐公夫人張氏靈表
許侍御墓表
新興場大使陳君墓志銘
陸大夫墓志銘
候選府同知武君妻王墓志銘
吳節母墓志銘
中憲大夫高先生行狀
吏部左侍郎吳公行狀
國子司業沈先生行狀
祭馬端敏公文
丁卯同年祭餘姚朱侍郎文
祭沈司業文

甘府君墓表

丹陽甘氏出於晉于湖敬侯卓族居甘郁明萬麻年遷江甯府城為右姓居江甯六世生府君府君名延年字存仁祖邦基考國棟府君幼慧藏籍一目輒上口顧不樂仕進蚤弃科舉學稍稍以治生昌其家性樂施與才氣無不舉嘗好為其難上元周家山石磯卧水濤浪朝夕來齧之地當江口峯帆所趨暴風起激盪上下望岸欲赴逆而折焉胥溺歲有府君斲巨石為柱冶鐵絙百丈柱倚磯絙及山足風水卒變人得馮挽乃獲全矣築高橋門石隄從横廣堅負戴坦坦人名之曰堅固埂聚寶門豐城謡泰易石新之往往陰出私橐而以醵貢告人惟恐義聲或章也道光季秊江甯數被水圩田淪陷盪及廬舍風雨嘷號如嚮之荅府君櫂舟載餌徧饟飢者或有棲居莫出闕牖得濟盡惟日不足無勞苦之色寒者衣之病者藥之全活無算夫天地大矣人猶有憾偏災流行人命若芥川涂險塞行道傷嗟人力既施遂以裨天地之闕若府君者可謂賢豪者邪府君性孝友義先於家昆弟繼逝致哀恤後旁逮甥姪率視所生歛故學士程公晉芳為世通儒嘗寄孥江甯及子婦張既寡流寓無所依府君周之備至比死葬焉少嬴善病日者謂秊不逾六十比七十而神識不衰咸豐三年賊破江甯府君避居官山冢祠泯焉無長物而所識有陷賊後出者猶館之丙舍不能容儀郁舍農家皆滿日脫家人環瑱易穀以食曰大難之來我則幸免窮而歸我何忍而不同憂乎賊據江甯日久乃轉徙至嘉興府君憂兵事日亟東南之民轉於水火盡然以傷遠適異地徂暑中人咸豐七年七月得疾卒年八十有一府君雖享大年而晚丁喪亂憔悴憂傷衡以仁壽之理卜以神明之厚胡不百年不獲親見承平之期其可慨也夫嘗以兒子熙貴貤封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郎中生子二鼇貢生光祿寺

署正銜元煥優行貢生　朝考一等以教職用署宿遷縣訓導孫曾源曾沂皆江甯諸生江甯克復歸葬官山之阡元煥走杭州以狀來乞銘幽之辭謹次厥大耑表於墓道

誥封光祿大夫徐公墓碑銘

公諱夔字俞臣先世名惠自浙東衢州再遷爲長沙人也晦學縣志橫經隴畝十有餘世祖光楚內行純篤配羅夫人苦節百歲垂輝方志蓋克昌之基也考國楷成教鄉鄰隱若大師王彥方陳仲躬之流矣公生而齊稷少以執物自持長益澤於詩禮孫志時敏造次儒者言動視聽衷聖復禮年三十講授里塾生徒蒸蒸弟子羣從就傳於家師嚴道尊尠所假貸因材成就道路傳之公季弟芬舉甲科官禁近萬石之家門戶始崇公用世之志濟物之仁屢中之知成德之勵溫溫不試斯盛斯傳所生諸子執六藝之通束三物之教匡國宜民發揮家學公之隱曜賢於振轡非偶然也長子樹銘弱冠登朝康夷王路使車四出以人事君海內人望中朝寶臣實曰家督嚴君樂之仲叔諸子民人社稷學古入官吳楚於越膏澤下民公拜親於堂老猶孺子嘗就養樹銘福建官府而妣羅太夫人壽終於家星奔泣血感動路人繼遭父喪益用隳憿盡誠窀穸脩明禮經固知百行莫先巨孝至於窮經討古不事箸述筮戒滕口匪直撝謙初樹銘使齊公游太山軍期旁午寓兵於農出旹匽衎軍法部勒長君承教組練堅利仁者之勵不

其然乎公道器凝憺淵淵其淵頎身睟容儼然而溫以故識不爭趨於前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所至撰杖浸成風俗沅澧大水流亾萬夫公勸貸振養全活無祘旱蝗平糶家穀先發鄰里訴諍欲訟不敢一就質正推誠化爭蓋莫不斂服云家庭雝穆過誰子魚身教久矣脩述可忘怡神家衕年七十七偶嬰微疾手不廢書光緒五年三月幾望公撤瑟之日沐浴正冠家人咸侍講禮中庸記反覆首章卒性脩道本之中和中和大原戒愼恐懼言畢視晷啟手告終公以子貴累封光祿大夫兵部侍郎配張氏封夫人同治十年先公卒子樹銘道光廿七年翰林歷官兵部禮部侍郎以薦士左遷今官大理少卿樹鈞江西府同知署清江知縣樹錄監生樹釗江蘇知府前六合知縣樹鋒同治九年副舉人官浙江知縣樹鐸議敘布政司經歷孫豐立二品廕生懿立兵部車駕司主事公大耋耆德聲實蔚然耄期不倦施於孫子禮葬長沙東鄉大賢都建碑墓左於制宜銘辭曰

古鄉先生沒可祭社履蹈規矩文章韶夏巖巖徐公曾閔
儒耆孝子惟孝德輝朝野英英令子競爽揚名珪璋國珸
金玉家聲執禮無違上壽垂明毖彼後裔砎石永貞

光祿大夫徐公夫人張氏靈表

夫人長沙名族張氏高門某公之淑女也迺其歲紃在室蘋藻教成孝弟永懷臧獲無閒體季蘭之性嚴賁栗之儀

歸同邑徐公言告師氏何辭煩辱夫子克相威姑以訢宜其誕毓大賢紛綸五福者也徐公服彥方之仁直膺仲弓之純懿潛德不仕縻壽緡緯夫人生六男二女貞松丸柏奇玉特珠天眷德門萃於帷帟長君樹銘學明外內志康民物踰冠登庸優政揚歷岱嶽軺車閩海錫冃迎養之書旁午拜信而尊章色養婉婉在堂夫人至性竺厚澹榮職孝十年之間未嘗就道比同治六年長君以禮部侍郎使浙視學夫人已終事二人餘哀澹澹始俞誠乞來就盤匜蓋徐氏累葉孝思不匱侍郎兄弟明發耿耿猶孺子慕承教實緐侍郎使還方奉顏笑亥于江氾夫人第七子樹釗作宰六合施偃艸之政闢子舍以迎之平反庶獄踰於甘

旨夫人樂焉侍郎以薦士蒙議左官太常廬邸震蕩南望惕寐果馳凶問夫人以同治十一年年七十五某月某日終於六合縣署太常聞告自絕者十失血者數望星南奔雪霰助哀江鼉綴幕六馮不舂迺以十二年卜葬于長沙鬼神來告龜筮咸從十月丙子朔十有七日景時負土斯竟防封已完子樹銘前兵部侍郎今官太常寺卿樹鐸劬學蔚文嬰疾早卒樹鈞江西候補府同知樹釗江蘇六合縣知縣樹錄浙江候補知縣樹錄某官孫五人太常先時書命達於杭州故吏譚獻文以哀辭銘之丹石庶揚母悳於不朽菑幽宮於罔極頌曰

繄母氏之令德永育鞠于後人跌一門之壽軌恆壇罔已百季廣思齊之成教蹈任姒之鴻塵鬱楚國之輝光封家道而繼賢想我公之純悳桓車挽而栖山犢尤來而弄兵分馳猰貐之猖猖日左右而無方迄靡危而不殆堯致孝以教孝索人子而恫恫何夙喪於江表庶期頤而摧之坤載哀而靡恃銜枯魚而增哀遘微疾以告終謁和緩而不治竆銜恤于四方解華紱而冀褻奠衡嶽之淑氣卜鬱鬱之佳城申烏集之悲懷永揭虔而安靈芾乾陰之大耋作王國之榦楨翩靈旂兮來下曬日月於元扃

山東道監察御史辟先生墓表

同治元年江西鄉試副考官辟侍御以勞疾卒於南昌貢院闈八月九日也先生東南人望多文有聲考校尤精覈

臨沒猶部分進呈錄越日放榜多方聞士皆以不及見舉主為恨侍御名春蓁字淮生安徽全椒人咸豐壬子舉人癸丑進士先達沈文忠公典江南試以先生為榜首嘗舉其學行以告獻游京師未見先生心儀之已而見先生同懷弟於嘉善今學者所稱桑根先生者也同治二年桑根先生知杭州府署糧儲道謝病解職講學西湖獻著弟子籍於薛氏並習頌聞侍御為學節目立朝本末又十餘年獻作令全椒侍御嗣子葆楨以先德卜葬日久表墓之文未具因以屬獻爰本夙昔所聞書之先生少承父教治經有家法邃三禮之學老於鄉舉既上第恆慟親之不見也入翰林銳志經世自四史三通以至胥吏案牘潛心研討

不事冠蓋徵逐所交惟王侍郎茂蔭尹御史耕雲黃兵部雲鵠何員外秋濤皆清介閎敏之賢者也改官臺諫益奮欲有所建立每上封事肅衣冠垂涕屬草既進或焚之家人不得窺當是時海警方興粵寇猖獗時事阽危先生抗章籌防吏劾權貴尤犖犖大者可謂不負所學矣先生卒時家人在京邸次年南歸中道遇征軍紛然奪行客車馬弓刀雜沓且大窘江西會試舉人數十方聯車至皆曰吾師門也若何敢爾驅我曹車去可乎軍人則斂手退矣先生教授人士多所成就成進士歸全椒方戒嚴先生乘陴戰守卻寇散館入都而城始陷故鄉黨感之同治十三年請從祀鄉賢祠祖鳳翥父鑑淮南督學爲教鄉里兄暄黍庚子舉人弟時雨癸丑同榜進士浙江杭州府知府有三鳳之目娶王繼娶吳三娶郭郭淑人尤賢明也皆無子以兄子葆棟嗣優貢生候選光祿寺署正同治四年十月葬先生於羅渠趙山揭石墓門乃系之以銘辭曰

匡衡抗疏於古有聞通知時事則殷侑其人興起者與夫親炙之士再拜則曰文先生之墳

清故新興場大使陳府君墓志銘

新城陳氏代有聞人江南西道高門弟一文辭書翰垂輝海內則有碩士侍郎玉方侍御子鶴尚書後先相望而凝齋先生寶以正學修明南服金鐄石室遺箸列於儒家粹然爲江右人師有四世孫學洪字充之戶部侍郎覲之孫

承德郎希良長子也少羸善病又苦淡悶時時厥逆父母憐之不令肄科舉之業而君固沈默好學受業於世父蘭祥饒進士拱辰治宋儒書遠有端緒益推究凝齋之學恂齊遂遁東修出入其爲學以孝弟爲本篤事二親先意承順弟兵馬司副指揮學淵早卒遺孤又殤君既命次子鵬爲弟後資嫁弟女過於所生先時家門鼎盛與從兄弟公財於鄉黨好施嘗理義倉以舊儲襍稊稗出糴錢買穀陰易之迄更兵亂家亦落而君志行終始如一少即治心性極理要不讀非聖之書丹鉛劬瘁能文工書蓋嘗調醫祁門方劑有效病良已道光二十一年年且四十始謀祿養入貲爲兩淮鹽場大使淮上鹺運甲天下牢盆之利習尚奢詐鮮能以吏職自厲君漸漬儒術緣飾從政於海州築隄濬河事至立辦嘗蹤跡富安灘窖私發之如山積泰州運副邵陽魏源歎異君之才識署板浦大使商民頌之至今咸豐元年以憂歸三年粵寇棘圍攻南昌君先倡團練於鄉至是義眾四千人扼武陽渡賊不敢犯饟道以通君與同邑楊太守堃南豐吳編修嘉賓之力也解圍策功君力辭薦達卒以兵事毀其家六年再之官授新興場大使以安靜爲政時時讀書如經生同治初元羣捻犯清淮君嚴保甲乞師守境夏旱海濱民扇動環官寺洶洶求減賦君曉眾大義剴誠步禱既得雨人心甫定乃有議加賦者君以兵起鹽滯銷小民生計且盡力陳於大府始寢積瘁

官事夙痾旋作十二年春謝病得請去官日父老泣送道旁數十里不絕既歸流連花木手一編嗶味如少壯手書教子恆舉先正格言以修身應官安貧謙退爲宗旨光緒三年新城穡事告歉君約同志平糶五月五日猶集議俄而疾大作越一日丙夜卒年七十三長子驥工部都水司主事好學有文歿於京邸次子鵬安徽知縣三子鷺浙江縣丞杭州陷殉難四子駒福建巡檢漳州陷殉難五子祜候選通判孫四振清揆清挹清皆鵬生本清祜生揆清嗣驥後承重于姓烝烝讀書有家法新城人皆曰凝齋先生後人賢也配雷氏有婦德仁孝慈儉前君十年卒茲以光緒三年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塋銘曰

儒書高蹈以爲世憂吏道多端岷乃飄搖請書陳公揭槩于臬卌年遺愛淮水惢惢陳多貴仕華纓以彰卓乎循吏太邱之儒摶摶厚土安靈於幽石泐名章崇封千秋

陸大夫墓志銘

所貴乎循吏者以其勤民也勤民也者親民者也古之有司守令而下丞簿尉各舉其職課勤程能去民也近其勤易施漢魏閒入位卑而名高悉數不能盡後世大吏日增多在下位者束縛而無以自見顧雄駿君子懷仁抱義威則威惠則惠效捷而事專眎其人而已顧亭林云小官多則天下治有以哉陸大夫名枚字建中浙江山陰人遷蕭山大父　曲遠父閭風嗣於大宗則祖名逵考東高父以諸

生游京師名動公卿君亦留都下十餘年習與巨人長德上下議論故才益博達宅心尤和厚出官而不以末秩自菲游也宦游安徽任桐城馬踏石巡檢地當古樅陽漢以來名人游覽馮弔賦詠之遺蹟盛唐之歌如聞焉爾君之官曰此固陶士行治所也吾安敢不勤以繼古賢於是日討四民肫肫告語民見君疏食大布之衣而孳孳於興舉廢墜則奔走恐後爲粥治道飢者餔之病者藥之未足多也大者乃力止築于湖築隄以爲舒城潛山旁七邑水爭趨樅陽以出大江湖居其內山洪匯之外漲緩內流駛隄之則泥沙墊隘非順水之性也濱江戚家磯石齒齒爲行舟畏涂道光中君蠲金創眾造救生船事幾幾不就迂笑者走匿桀黠之人至百計沮傷之君不爲動終以誠感四十年不廢歲拯數十人死者瘳焉汪公子者豪貴人也銜納民牧馬者以危言告大府謂有陰謀將中以奇禍君乃走白大府事始寢咸豐八年大帥率師逐寇過樅陽兵士鬨于市者君縛而笞之乃鬨于門君曰彈壓吾官守也笞兵丁爾帥且告大府吾待辠而已若何敢譁卒斂手去君能立威重非呴嫗者今者懷甯李丞亦笞軍士健吏不當如是邪桐城陷賊官軍復之大吏信君能檄攝縣令邑人訐從賊者若瓜蔓君多方出其辠以爲救死之人不當概繩以危法仁而愛人固素所蓄積與城以內設育嬰堂君久於樅陽知溺女之俗去城遠力不能至終棄不顧教勸

善士分立於樅陽蓋永利寺云所全活又無算解縣事還樅陽先後三十六年時大小吏無久於君者矣同治八年乞病去官時長子顯勳已官壽州知州由四品銜加級請二品封典大夫之誥諸子者不外躬行所謂身教也光緒十年君去官流寓樅陽又十三年矣疏食大布之衣如平生樅陽之民親之如孫子之依祖父也五月三日沐浴端坐卒年正九十廷獻官懷甯嘗課圩隄民工往來樅陽入陶長沙之祠徘徊庭宇扶杖之老猶道君治行僂指不能盡亂定元氣未完又潦歲也安得大小吏勤如大夫仁如大夫威惠如大夫庶有蘇乎距君居尚二十里不得以鄉里後生摳杖老成之側於今思之如有失也丈夫子七顯勳嗣叔父後煥從九品前卒顯仁糧道庫大使槃殤炳巡檢獻附貢生銕知州孫六人君之卒也顯勳方以俸滿入覲歸未至皖聞喪星奔與諸弟卜葬於山陰天樂山橫山岡以配王氏合葬焉元配周繼室王姚皆別葬顯勳與廷獻雅故馳書狀廬州乞銘案狀書其犖犖大者無愧古循吏於義宐銘銘曰

拄笏者誰吏則傲陽陽趨走無特操下此朘民若炙燎繫陸大夫德自燿委吏乘田聿聖功矧同王臣一命庸處位惟嗛治惟豐繄陸大夫羞卿公黃耇者賢子揖揖理縣之譜垂家集水有蘭渚山有蕺繄陸大夫過者泣

候選府同知武君妻王氏墓志銘

錢唐武正性季復悼其賢婦出入黯然如古所謂神傷者聽其言使人增伉儷之重季復曰吾婦年十九歸于予實㠯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有二日午成禮今㠯同治七年閏四月十有二日午告終二十寒暑時日不爽豈彼氏所謂因緣固有定邪哀哉吾婦家素封父戶部公好奇多能所生子女十八顧奇愛吾婦吾婦至孝童幼至長婉嫕不去側戶部公卒子圓潚吾婦親含殮時兄弟異居吾婦守圜不去㠯至嫁日未嘗離圓潚也戶部嘗指海安一宅謂吾婦曰嫁㠯佽汝比嫁兄弟勿與婦無一言既歸予溫溫㠯肅侍尊章如父母人定尤寡言笑亦㠯此戒婢媼曰勿讙我大人也一家無閒言蓋二十年如一日咸豐初兵事起避地轉徙無恆居長物盡失語予曰君不可以家食矣罄簪珥畀子入貲爲南河縣丞予之筮仕殆所謂爲貧者非邪婦得戶部之傳善弈通音律竝解技擊既歸于武女工外未嘗一試予㠯所聞叩之輒曰非婦人事也癸丑春子奉母避亂山居卒有寇排戶欲入戶堅力闢之樞壞幾厭吾母婦伸臂拒戶因擊數賊賊愕眙去家人咸歎詫㠯爲不可測也婦氏王父篤慶江蘇揚州府東臺縣人居泰州之圓潚歸武氏後生子一同辰女一其父母㠯子視之其舅姑以子視之其壻則以友禮之而今已矣哀哉季復之言如此詩既醉曰釐爾女士說曰女而有士行者如武君言豈非有士行者乎於義宐銘銘曰

松風肅然武家之山山靜召安是爲孝於父母於舅姑賢婦王氏之阡濟濟武氏婉婉閨門式此貞石告武氏之孫

旌表節孝吳母顧太淑人墓志銘

太淑人生於河南裕州嬪於江蘇陽湖蓋故崞縣令吳大夫之側室也容德端粹閨範自然大夫文儒客授嫡劉有風痺疾四十無子母管太夫人且高年也太淑人婉嫕來歸孝於尊姑善事女君族姻有聞大夫成道光十三年進士挈家之山西治崞五年固劇邑也繇役繇日不給歲又不登振荒捄之傾橐不足假貸以繼惟太淑人實左助之大夫廉又好施子賢勞卒官公私逋積無算旣捐館盈門嘷索太淑人流涕發篋眎來者無紈綺珠玉可直十金故書名紙則責家皆棄不顧去孤子唐林未成立揹拄逆旅閒管太夫人又卒於太原太淑人拮据治喪禮無違者於是焦學使友麟羅按察繞典聞而感焉賻贈有加淑人乃得閉關舉二喪奉嫡攜孤歸於常州也旣葬益貧宗族無與振豪强且侵之故宅不可託居太淑人曰惸疚故鄉鴟鴞之詩毀室取子小君貞疾時時歸甯未亾人何所託命然立錐無地則可兒子廢學則不可吾君高才淸白吏子孫可襍庸保乎乃挈唐林就學舊姻管氏寄廡讀書唐林竟以文章風節有名當世畀用於時矣歲時伏臘祭於故宅伏龍鉦鰛未明而至暝色而行不使路人見其面也唐林學成負米北南公卿折節中咸豐辛酉順天舉人以貲

官兵部迎養京師向日豪强稍反其宅乃有寓宇唐林歸治園榭太淑人題之息褱·含飴啜粟顧而樂之已而改官杭州輕舟可達即舍如家逡巡五年唐林連登啟事太淑人年踰七十雖平生積瘁而神明完固如四五十人光緒七年秋得末疾迫冬不起以十月下旬七日壽終太淑人幼遭河決附栰漂流遇拯溺者故不知生時月日至於有家食貧扞難茹辛苦者卅餘年始獲有子有孫居安食甘之一日然而祿未逮養孝子之心猶泣血也唐林三品銜道員用浙江候補知府孫禮申陽湖學生禮璜禮疇太守以管樂撰狀來乞志墓之文獻於太守雅故前年太淑人之訃郵致黟縣獻方宰全椒道阻今始有聞也謹按狀要删如右管樂才叔太守同學舊姻文詞爾雅獻固無以加之乃系以銘曰

息褱之園始築不垣惟時歲晚風雪旣寒鯫生隨計訪戴
關藩陶母留賓窮涂一滄客衣襤褷未拜睟顏同上公車
分金濟艱宦轍殊軫寤思昔言馮勤可扶齊賢蒙恩何圖
蕭條風急樹殫膏粱匪腴金石匪完有母介節惟音斯翰
達於
九陛綽楔淸門再造下告九原馬鬣崇封謚兮營魂

淸故中憲大夫道銜候選府同知高先生行狀

曾祖士楨　皇贈通奉大夫四品銜內閣中書

祖崇文　皇贈通奉大夫四品銜內閣中書

父鳳墀　誥授中憲大夫候選道仁和縣貢生

浙江杭州府仁和縣雙陳衡高錫恩年六十六狀

先生原名學濂咸豐六年後改今名字古民高氏世居山陰前梅里曾祖士楨始遷杭州士楨長子宗元創建杭州普濟堂號善士家世素封好施予醫藥棺屨寒衣歲有惠也㠯是負鄉里望至先生父中憲公益任卹不勸先生幼即劬學長益肆力經史於世泊然無營淵原師友有名聲于時㠯例貢生應鄉舉七薦不上弟應舉文字古澹不偶時俗終已不遇屢助軍糈議敘候選府同知加道銜先生博習于古尤孰正史成誦如翻水世事溫溫無所試顧獨居講求河漕水利輿地之學究極本末每衣冠盛集坐客

論議飆舉先生默不一送難暇乃爲子弟析其是非其沈潛如此性好詩歌入書肆輒捆載古今人詩集歸坐一室丹黃點勘從橫滿席洞爛正變不喜近世門戶之見與夫斤斤唐宋之論議獨操正聲㠯婉雅爲用而植體忠孝㠯撥弃世事也一意于詩所作富至數千篇又慎不示人非夙與文字酬唱并不知爲詩人也先生素溫厚家庭無疾言遽色僮奴治事不謹徐喻以理不忍呵譴孝友于家門外無閒言中歲遭中憲公喪哀慕猶孺子色中憲公存日家事不㠯累先生得專力讀書既終喪先生始庀家政一㠯慈儉爲則而益之寬和客升其堂子姓愉愉臧獲亦皆然有自得之色絕不聞訽誶聲者數十年如一日先生有

才子曰炳麟字昭伯絕慧治經能綜後先諸儒說得要領爲文渾渾入古甫冠銳乎有不朽之志顧體弱目又眚自恨也㠯爲不足用世則治釋氏書靈悟乃入荒渺遂病病時哀樂無耑緒馴至飢寒皆與人人異先生百方藥之終不瘳㠯同治五年卒於越中先生樂交游一善稱之不去口自少至老所遇文學士莫不傾衿款接談讌極歡先生之姑歸錢唐胡書農學士最契先生爲詩推許甚至吳江郭頻伽山陰鄒雪舫錢唐張仲雅賢而有文負知人鑒皆樂就先生定交相得也咸豐甲寅乙卯間歲率二十餘同志吳懷珍輩八九人聯鳴秋之社㠯道義相劘切每集皆記㠯詩文昭伯猶未病與羣從望曾字荼龕傳錦字子容

者皆在先生輒引後進密坐燕語若折行輩與論交者咸豐十年十一年杭州再被寇先生避地會稽一秊遷上海兩年亂定逡巡歸故居一時耆舊有吳督部振棫許撫部乃釗諸公宦成家居慕古香山洛下之會與張中書應昌㠯下有九老之游先生與焉諸老皆耆碩鄉黨崇其學行春秋佳日一觴一咏可以照耀山水增成故實先生次子驂麟嘗受知督學泰興吳公知杭州府全椒薛公讀有用書爲名士季子雲麟亦勤稽古有文行同治六年舉於鄉自昭伯之殁人咸爲先生惜今玆二子競爽家學益昌先生自奉約素繩牀布衣雖寒士不異中年喪偶旁無姬侍斗室蕭然書一卷酒一杯而已善飲酒百榼不成醉年逾

六十神明不衰步履如少壯惟比年飲酒少減疇昔同治七年夏頭風作醫㠯爲久飲藴熱沈緜遂劇疾旣甚猶枕書散吟不輟八年五月卒年六十六計先生生平文字外無聲色紈綺之好雖流離憂患未嘗一日去書可謂學道君子矣著友石齋集若干卷娶趙氏封恭人繼娶闞氏封恭人生三子炳麟仁和附貢生候選訓導前卒駿麟仁和廩貢生試用訓導雲麟同治丁卯並補行甲子科舉人女一歸杭府學生許之淦孫爾夔炳麟出爾伊爾傳雲麟出

年家子譚獻謹狀

誥授資政大夫封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吳公行狀

曾祖文運　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

祖世昌　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

父士珪　贈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

江蘇南通州泰興縣本貫安徽徽州府休甯縣吳存義

年六十七狀

公字和甫先世爲休甯望族父修餘公始遷泰興著籍焉公中道光十二年壬辰科副榜貢生十七年丁酉科舉人戊戌會試成進士官翰林二十二年任雲南學政邊徼士惇樸而信公翼翼㠯愼校藝至丙夜不休諸生悅敎于于日親入圓方音多不能辨四聲公于音均毋串今古乃㠯李氏音鑑敎之歲月改觀是時回民煽亂公巡試永昌竣事㠯行出郭數里賊中火燭天駭詗左右則曰回人構兵

旣期矣使者淸惠不敢犯俟出城而後舉火也公先後在雲南兵火相望夷然無擾云回京一年丁太夫人憂歸里二十八年江北大水泰興饑公倡士大夫議振募富人貲至長跽曰吾爲數十萬人屈也泰興知縣張興澍公同年生相善也一㠯荒政聽公方水盛時饑民栖樹杪數日無炊煙公親櫂小舟拔粦餌必徧水退又爲苫蔽露處者是歲饑而不害服除入都直

南書房充日講

起居注官京察一等擢侍講咸豐五年乙卯科雲南鄉試正考官留任學政其視學也益誠士民益親學使如家人顧回亂益烈至是偪省城圍之城中兵又閧掠各牙門及富

家獨不入學政廨一步民攜婦孺藜藿來匿者數千人號舍皆滿公居雲南久習其亂端獨居愀然恆曰滇事一紙書可定而疇實釁之比復命奏對陳變亂始末最詳其後疆臣襍用征撫小定復橫中原道阻滇等絕域者數年累遷侍讀至學士嘗署順天府丞當泰西各國自天津深入乘輿出狩都門戒嚴闤闠多攜家屬出走公方臥病謂所親曰愼之妄動自貽悔也事定旣出復入者遇公有慚色論守禦功公獨署牘曰府丞吳某抱病干掫詰姦皆不與今病未瘉不敢冒濫奏上廷臣嗟異巳而升太僕寺卿改通政司通政使遂擢侍郎歷禮部侍郎日慨文廟從祀位次多舛奏請審定繪圖頒行從祀諸儒增設旣緜于代用

其書垂於國胄之義漸失疏奏谷直省臣工不得濫請署刑部侍郎日核議秋審冊籍秉燭鉤稽惻然於人命之重時有直隸民聚衆抗運總督奏當抗糧律抵辠者且數十人公爭於管部大學士曰糧抗而不納謂之抗糧糧納而不行謂之抗運刑部法天下之平也當示區別卒如公議減等公用文章進用學有經術溫溫不出諸口詩文藁艸不輕示人性廉儉無妄取予敝衣惡食讀書一室如寒士自通籍至宦成不邇權貴超然榮利之外惟臨利害侃侃持論不橈人以爲不可測也同治二年以戶部侍郎簡放浙江學政調吏部左侍郎當是時浙江全省被寇城邑蕭然前學政國子祭酒吳葆泰輾轉戎馬閒一試衢州府丁母憂去官公繼之省城初復人士離散喘喙藺足逡巡來歸匃筆研赴學使者檄公與爲坦夷嫗呴拊循之士氣漸定從容飦粥比歲考一周秀良者遂奮於學公進與之言經史小學剗好高無實之論而一以讀書爲歸吏有虐士及民者畏公持之斂手不敢逞補行辛酉科選拔貢生考取辛酉甲子丁卯科優貢生所得皆知名士六年任滿三載公中風數病乞休歸嘗告其子曰歐陽文忠既遷潁上瀧岡先墓曠遠足爲盛悳之累既謝病乃赴休甯經營宗祠買田百畝祭祀之外分贍宗姓工未竟而卒次子寶清成之七年九月公卒於泰興里第遺疏上奉旨照侍郎例賜卹娶李氏封夫人前卒生長子寶慈二品

蔭生候選府同知繼娶汪氏封夫人生次子寶清候選郎中三子寶讓泰興學生孫四人曾孫一人公著有榴實山莊文二卷詩六卷詞一卷葬于泰興某原既葬之次年碑志未具寶清走杭州乞獻撰述先師行狀將請當代碩儒表厥幽宮謹敘次大略同治九年夏六月受業門人仁和譚獻謹狀

四品卿銜國子監司業加五級沈先生行狀

先生名祖懋字念農晚號恬翁先世自湖州歸安之竹墩遷杭州家世儒術曾祖鴻基贈資政大夫祖孫連乾隆壬辰進士官福建道監察御史累贈資政大夫父學曾累贈資政大夫伯父學厚嘉慶丙辰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先生父魯齋公績學不遇生丈夫子三伯祖望仲爲先生季祖諫相繼舉甲乙科益大其門先生少穎異性沈篤每治經史務竟其曲折不好涉獵喋喋口說十歲時嘗私取伯父架上書誤觸酒缾倒有聲長者得其故舉藏書縱之讀不限以童子業故先生未弱冠即博綜羣籍爲文好深湛之思于學無所不闚至老不自表襮晚更兵亂轉徙數秊遺文散落承學之士終莫測其蘊初就傅即代同學爲詩文成章師嗟異之應有司試輒冠曹偶道光二十秊散館第一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三年任山西學政使旋丁贈公憂服除北上考取御史記名咸豐三年擢國子監司業明年

顯皇帝臨雝時故事稍遠國子監滿漢官議禮無所折衷先生博稽掌故證諸經典撰定師生迎蹕位次及廟廷禮器斟酌古近精審再三先期進御講義毋串先儒推明王政上契聖聽同寮推服四秊二月上丁禮成拜緞匹之賜圜橋觀聽侍從雍容稽古之榮無與倫比時廣西寇起已三載林鳳翔李開芳之衆度河犯山東警報狎至秋九月遂寇天津京師戒嚴朝官或謀走避先生創議各部院官不許乞假以持人心已而賊渠旣俘九門解嚴人服先生臨事之勇明年三月簡放安徽學政院北被寇滾前學政孫文節公殉難太平府城羣視爲畏涂命下門無賀者先生忼慨出使郵傳阻絕紆道輾轉至蘇州受關防奏請赴徽州甯國暫駐二郡爲入浙門戶浙江巡撫黃宗漢聞先生至大喜謂浙人經理晥防必能共濟先生入徽州府城鄰邑太平石埭皆爲賊踞先生乃檄兩校官往諭之二縣民讙呼迎曰不意今日復見長官學使者出我水火敢不如命賊所置監軍皆宵遁先生在徽州五秊弔死傷問疾苦士民安之然賊去來無常欲舉試事輒中止至九秊己未始受代先生遂謝病游白嶽黃山賦詩而歸矣比抵杭州賊警日偪十秊移家居山陰賞葯弟編修君殁于寓廬旣而杭州陷五日克復旋竄浙東先生轉徙之慈谿十一秊杭州再陷同治元秊甯紹台道史致

諤舉采訪忠義局延先生主之三秊官軍復杭州大吏趣先生歸仍主采訪局時善後事繇有司周諮屠沽纖兒皆來于政先生遂不問它事比議建貢院乃推先生董其役費亘萬皆出激勸輸集不請公家一銖兩也先生以發潛闡幽史官舊職采訪局纂忠義錄實綜其成又以寇亂數年人士死亾子遺廢學主講杭州敷文書院歸安龍湖書院提倡後起以經術爲教杭州舊有宗文義塾教養孤寒子弟先生倡議請之有司廢者復舉先生善病時時杜門然物望所繫隱然師表家居七載優游山水潛心道誼不務爲講學門戶而盅和清粹見者自化至九秊春臥病已六閱月枕席閒手不釋卷四月卒臨終聰明不改先生生卽秀贏長而劬學差以道气自固又習養生家言性恬退無榮利之擾聲色之好故于一家昆弟最爲老壽伯兄以舉人官陝西同知弟編修君出嗣伯父後旣卒所遺四子皆撫之成立在徽州治軍勸捐濟餉奉特旨加五級浙江肅清總督左宗棠臚奏得旨加四品卿銜娶孫氏繼娶劉氏皆先卒孫夫人生子晉蕃杭州府學廩膳生員孫榮椿乙丑之夏獻歸自閩中始得奉教先生五秊撰杖若引爲忘秊之交逡遁奉手每質所疑徐得一言渙然冰釋而今已矣獻方撰次泰興吳少宰師行狀先師與先生同秊進士學行最近相繼徂謝海內老成何其衰也嗚呼

祭馬端敏公文

嗚呼天隕台星地毀長城方三千里萬涕一傾肘腋奇變中外震驚天胡不弔國喪老成起家司牧待用鈞衡九閽倚畀名勒天廷南條大川浩乎德聲吁嗟譎波九衢憤盈鬼神如告沴兆五行攬轡於越束帶貢誠如何終古不見前旌漢壽弔費劉道亾彭故吏聚哭傳芭揚靈尚饗

丁卯同年公祭餘姚朱侍郎文

惟同治十有二年四月壬申前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我年伯久香朱先生卒於餘姚里第惟名德之蹇蹇識韓歐之未遠何上壽之未及迫晻嗑而遄反八月聿秋火既西流禮殯將發執紼泗浮彭年等乃以淵毛明水告奠筵几辭

曰嗚呼龍集丁卯鄉舉之年懿惟少子家學淵淵同籍二百情誼斯聯公謝未疾浩然歸田武林城曲得撰杖焉或未上謁望若神仙經師人師飢渴聞見中外優賢名臣列傳鬱鬱東南珍異竹箭奇榦千尋隆棟
玉殿南鎮作嶽降公夙成姚江汐流浩乎賢聲五色雲見稚圭策名隱若麟鳳作瑞
聖清於二百年湯李晨星公乎接武文正文貞儒術亾亾絕學將墜公續其嶽縷析仁義如樂在縣金石就次羣疑百罔一日自棄乃章厥施乃措厥宜積誠悟
上懷謙集思挺挺正色言行俱危諫艸既焚物望在茲屈軼之生應此

昌期始終一節忠爲世師以人事君古今同揆求若不及功無與比軺車四出羣賢鵲起大厦際雲公采杞梓萬里秋鶚公策驂騑文武烝烝惟
天子使如何百六戹在四郊子弟制梃鄉里同袍狉狉黃巾羅拜不驕讒讒口衆金可銷磨霄有輝
君門匪遙浮雲須臾終以昭昭公豈近名公惟從學至五六十炯乎先覺驚辱驚寵傷我太樸儒林碩果上爻籤剝嗚呼公亾壽考優游悉數生平行無瑕尤忠孝傳家功名彪彪伯仲及季嗣公好脩承學之士如土思范遐邇哀悼濟行濡軓悲彼卿月終不舒湛思公不見越山巉巉溯公始仕大用上卿比再登
朝翊贊
承明粵楚燕皖同升俊英濂洛關閩不藉郵程態臣偷祿爾毋絜楹曲士虞詬來就梧檠嗚呼典刑遂亾遺書可讀蕭蕭西風衰此松鞠儉德敝帷遺風喬木再拜來陳生芻一束尚饗

祭沈司業文

嗟乎公之存也超然公之亾也愁焉嶷傾城器老成之望而明哲亾大耋之季嗚呼哀哉惟公策名天衢騁長轡也軾轍聯鑣昆季也持衡萬里羣空驥也綜庀軍實文武備也公以道气之純學脈之眞沖澹寡欲以終其身疇書言行之錄卓乎名臣疇卬經史之術如見古人公謝病歸

壥墻之外游日逍遙從容栿帶夕烽四竟鄉國旌旆湖山失容揚壥蒙昧黃巾埽盪還吾德門自然成蹊桃李不言委懷聽之有司周爰市朝旣肅淸議乃尊觀國之光鎭院重闢勼工庀材礱厥貞畫子來之誠歸于几席濟濟多士游公之澤嗚呼人文淵藪浙水之湄縱橫乎太槍尤來斯文郎乎陵夷絃誦之音復作聿求乎經師人師公乃丞安定之教士如在韓門之時扶衰之任非公而誰天胡不弔德星其隕衣冠告哀靡有遠近曠乎金聲鬱乎玉韞指明湖之流水若令悳之未泯嗚呼哀哉游公之宇知者其麤表公之學箸者其餘惻愴琴瑟流連圖書儻後人之賢而衍其緒與尙饗

復堂類集一

文四

明堂賦
明堂後賦
臨安懷古賦
定香亭賦
登城賦
續騈體正宗敘
儀徵王先生詩敘
知非齋詩敘
吳學士遺文敘
夢辭敘

笙月詞敘
蘋洲漁唱敘
書薛先生詩集後
憶曇庵記
石交圖記
乘風亭碑
答郭晚香書
上張大夫書
馮童子誄
王孝子哀辭附答王竹泉書
哀二士文
施母墓志銘
魏烈女墓碣文
張君妻江氏墓志
僧月印生壙志
薛先生六十壽言

明堂賦

夫明堂者權輿伏羲之易制始神農百家多言黃帝遐哉邈乎匪杳冥苾芬莫鏡其原者乎眾禮之所歸羣政之攸課矣夥矣華矣懿矣冬官亾書闕有閒其軼時見於籍大道械矣何說鈴之噂噂也爰託孝武故事葡制度衷王道繆呂氏明会易而賦之

漢武皇帝元封五年天子方封太山禪梁父息風雨于離宮斂珪璧于宗府儀七十有二帝兮而邦二十五姓沐日浴月肅乎清靜岱宗之止蒲輪之所經有齊太室之遺儉乎隱隱奚以瞰玉檢而造天方將拱乎蘿圖之上朝羣后而祀明庭仰霄霓于四海下降乎重淵廣樂鏘鏘入華胥而上僊則公孫其人豈不寫仿大火輝乎太微之邐張三微之統而握百神之權徒詩清廟班茅土進緜蕞藉藉熒熒其于何詢之哉於是泲南人公玉帶待詔闕下陳黃帝明堂之圖其外則溶溶瀰瀰汩汩泚泚泌瀄流溢沆瀣浞原乎鯤鯷之壑放乎蘺萏之隄行乎仁義之巨度乎道悳之匽風乎蘋末湓湓朝掇縠繡芳玼奐若爛爛流文彰

于尺只環橋門之鬱鬱若雲霧之下積帝蓋則天圜以象之肆安翔而如鑿其垣則土事不文木工不琢檄崇基之嶟嶟列宿肅乎先後句陳翼乎上下兮灑太一以相屬四門之洞達兮夫何規鋸運互而不回曲也召萬靈以出入兮亾不克翟其中則有殿焉耽耽軒軒環瑋秩秩飛宇崔嵬踆烏出乎其內穷亾四壁雲气黜霸東延日兄寅賓自出天漢所直王禮夕月八方萬國不知所屆茅茨启唐從衡覆蓋太古抑損廓乎無外若乃嵩高三萬峙乎昆侖樊桐一成閶風輪囷太帝所尻傾城之顛淵精光碧銅柱際天鸑鳥襄裛巢乎列眞天人往來不可殫論複道狀之玉樓峋峋炎炎熊熊太史眎氛蓋惟南之方位望屬車之清塵兆絕橑以北出俛蒿桂以東西時拜祀乎上帝何萬寀之塡塡天子披圖未戳丞相平津侯飆言曰鉅制斯崇古曰合宮夏后世室四戶八窗五室九階白盛是重四阿重屋複笮橫縱七尋三尺帝乙以降陳遺規於匠氏緬致飾於攻工三王不相襲兮繹博士之所誦於是浴天準地莆物象德周曰明堂軒轅是則反坫亢郎隄唐山廬東都清庿休有烈光度几度筵廟門闈門九嬪九御外內有閟宗周始位營洛既作路寢斯闢時巡有赫沿革損益孔曼且碩固聖王所有事攷禮儀而卒獲臣聞大裘而冕璧圜而蒼禋祀昦天五帝明明頓太紫於穆清咸泰壹以下願目寘眴而如見御神氣于天閶爔魄珠之灝灝仁六合而倆

天皇青帝威巾招拒金方熛怒樞紐或赤或黃玄冥北極其帝汁光達乎中兆郊乎四穷漼然滌澤丽乎庚庚圭璋琥璜牲幣各放天產地產中龢是防初生牛夘猛象秋嚴汔乎四周牛見閉藏尒乃有牧仁明越茀肇祀大開明堂觀于天子爲宮爲壇奉旂尙右御天蘂龍升降蕤蕤柴升沈瘗卽于神謀亦芾金爵會同是求九夷八蠻通達萬里友邦冢君恭敬執事藹穆穆焉雝雝焉翼大路之時巡拱神京而述職齊玉軑以範驅錫象服以蕃祉惟天子之有父祭莫大于配天粵若卟古重華文命顓頊佶緐協和人神殷薦配食岳牧駿奔風雲翔於俎豆日月接于块振肅太廇之巨丽猶模繡之紛紛金聲玉振升歌而絃俎鼎刀匕鬯乎節文禮不王而不禘尊宗祀而承先拜文武于二室大合樂子四親王尻門中歸餘吕成歲軒獲寶鼎推筴甲子之會絕地天通星晉布位大橈吕來乃司分而司至迎送日月百物以遂繫靈憲之昭昭乃羲伯和伯之所涖殷暫正夏中星就次三正迭用夏時釋例鞫見女正符若刻契日官月御南面所視正月始和頒告朔於邦國挾日斂藏祭牲用特五味異宜衣裳異色峩峩象魏父老扶杖而來觀振木鐸以徇之乘玉璪而聽焉至若大敎之宮法天立政大學辟雝靈臺既營四門敎胄東序是程養國老與庶老詔乞言於樂正東學南學之出入師氏保氏之是刑圜橋觀聽虛而不盈濟濟多士蔚爲國楨乃稽農祥小

卯脈土發章耕耤之制率五鳩與九扈乃緯耒而均田以怨寒而咎暑散軍郊射澤宮開閑貍首騶虞寬而總干惟虎賁之說劍肅乎扞城之選文德昭武節宣擾虣整旅㠯清中原聿有獻俘于京大室大武奏焉惟王師之獻捷布愷樂于九區太平之應日至願忍炊於須臾詠在泮之獻馘縕縕逮乎魯侯固禮樂之統宗宏六籍之總龜乃告葡於宮縣合羣音㠯翕集會咸池與六英修六代之虞業鍾鏞作于堂上間竹石之翕翕夔搏拊㠯瑲瑲百獸舞以孔洽歸昌鳴而來下簫韶九成而相合奏大呂與雲門以大過與不及羅任昧與侏僸人聲應而逾捷帝翦鷄首醉於咸秦呂十二紀游客拊軫居左右介時則之訓羌上圖而下方如坐井而驤首上無所容衡梯兮下亦阻乎隊道固約略于帝王俄逡巡而器守步星紀而異中命百官而非舊大漢隆盛如日再升遐稽中古姒子㠯興文質循環張弓弛弓分五室㠯治之開寢廟而畢登出郊而朝萬邦何大旃之如林於鑠乎順考古道襲六蓺爲七而揚皇風且夫衢室之聽顯懿五府承天生聖爲会易主東西北南中央神斗左右紫微之垣順屰大微之數五潢營室天市肺附旋機玉衡七政葡具五行堯于震兌判執規而執榘東方不㠯治西朔南各眎其卦蕃艸木與鳥獸㠯无災而无害夫是㠯星陳天行詔泰陰與招搖屬堪輿㠯壁壘聲警蹕㠯豫游倚五行而交會兮金水木火各還乎其轉皇帝

俞之乃詔奉高經營於汶上執帶圖㠯面埶采古禮㠯不爽嵬峩複宮四達九房五率修封降福穰穰那子樂乃上明堂之頌頌曰於皇封禪厖鴻湛恩䜌喻林飾雷回雲云洞達不幽以有遐遠遐稽羲農大灋燊燊於惟明堂在國之陽桐生舍靈象設孔明天子于郊樂倡和聲般爾謙能天府紀成明堂四序歲功惟敘治憲明時天若匪阻總章青陽金木茂豫穆穆皇皇承天帝祜明堂四極日出海隅泰遠之鄉汎國旣趨濮鉛南屆祝栗不踰允惟四荒莫敢不來享拱于帝宮精粟芻爽明堂四靈黃龍之蜒蜒雙角竝觝神囿有麒麐惟鳴之節足鳳皇之仁神蔡游深池靈沼粼粼帝惠廣淵符瑞駢臻翼翼明堂天漢作之滂沛巡游惟惪布擭之杳冥降靈川嶽格兮明会洞易遷天路兮惟漢四世丽且博兮訪道空桐求罔不獲兮劬石歷巉被鑾貊兮三五六經百王上下兮卮言日出志可逆兮

明堂後賦（前賦略具經師眾說復要刪爲後賦焉）

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諫焉遂止勿毀王乃發于雪宮後車于棄朝駕于泰山勃窣畢登從臣穆穆游于明堂王顧謂大夫兒曰斯堂也果奚始哉對曰臣聞之成周卜洛萬邦朝宗大祭于廟布政于宮衮衣來歸明堂旣位東西北南鑾輅時至決泱乎齊之風也太公賜履實爲方伯巡狩扈從天人來假不敢私于國中也故築王者之堂泰山之陽風雨㠯和民物㠯臧天子歸洛神靈震震諸侯拜送各

從其旂廞輣既東天威晢矣和鑾以聲且月其晦嫣有于姜封履岱大東狩㠯荒車息馬逝明堂閔而久而不廢王曰茲之八達四通博𢢔圜方寡人見之肅乎如接太一之庭游華胥之鄉制之質文禮之古近其若何也髡曰楚客景差來主于臣嘗作大招稢乎有文曰名聲若日照四海德譽配天萬民理北至幽陵南交阯西薄羊腸東窮海又曰雄雄赫赫天德明三公穆穆登降堂諸侯畢極立九卿昭質既設大侯張執弓挾矢揖辭攘凡所㠯崇尚三王發揮明堂之禮者畢斁王曰善試召客爲寡人賦之髡乃命差差曰唯唯夫何昊穹之丞象兮煥明堂之上儀心三星其在天兮亙太微而會聚指五潢而營室兮狀堂壇與璧

水赫兮公孫氏之王天下鬱淵化人之神風后力牧太山稽驫乎拜道之臣乎女制車應龍戰野丁壬降天螾蠖表土寶惟萬靈來止以所繫留闔㠯云集羌呼吸而升降帝乃坐明庭㠯朝之齊中宮而儀翌茅蒸殿而水流長迎日于中央闢合宮之嶟嶟布乎德之明明亙三古而无極含萬物而合會易世室重屋如子沿革反坫四阿知所損益周宗嚴嚴几筵㠯度元公負扆成康刑厝太平之應渾噏玉輅於是乎東都載營瀍澗交縈建圭土中遂若羣生高倚大壇萬國有聲其堂也則穹窿洪宏玧玧崝崝嵥嵥臬臬孝孝庚庚外則泮流溶溢洫布漾畜鷲央在粱婉頸丞翟汎瀾內向風承燧爍椒毅激盪涌擬哲哲周垣繚之四門

煌煌皐雉扉應觀闕有伉樂仄廾又亙宗從衡四序布政下國是皐尒其丞玉璪命瑤圭景風至被玉扉結胃貫耳之民雕題鑿齒之國九譯八蠻殊方絕域土揖于檻閒兮合大樂于宮縣奉旂而從祭兮肅肅匚明之幽乎四方各帝其色兮宿天府之冥冥招拒既出震而司東兮神斗中央而爲祖秉號令以穆穆兮將乎金火而執規棨森蒲穀之在列兮金爲委佗㠯會同拜壇墠㠯辰拱兮望赤帝陰羽之周周嫠稽首于堂下兮戎索殷索之和調保奉同而未老兮且鴻詩而思明農撰杖祝鳩左射騶虞鐃歌大室愷樂獻俘祝嫋之遺則兮至宗周而大備儼祇祇之夙夜兮執五行㠯有事聿修大祀煙骨氤氳天皇大帝御气九

闈大裘而冕質明上察請詩振鷺白馬助祭特牲全烝鸞刀用熒俎梡斝實命乎太宰盛德配天爲天子父文王令聞百神尸主熏熏羊牛貽孫子搜求賢宋官恩皇繼序若夫王狩驕車揭揭吉行卅里旟旐巘巘同軌畢至覲于斯堂閶闔戶牖肅承天常晄若列星之順行回兮若嚴鑾之承茂矣旗物之秩延廣矣衣冠之雲興隄唐山牆六七百載郊面而巖廧遠而望之景光玄耀東西華榮儀象天地員構中程入而察之八闥四出日月異輝星辰布次堂室崇階天容軒軒退而焦睨離若汎海極乎無際師保詔王侯伯就列群黎百姓若袛席之置夫是㠯謂大教之宮巡守之禮望秩宗冥曠乎數十世矣景出含補不足陳夏諺

勸游豫南出樓象昆侖進奉大藥惟仙之人君王天祚千
萬壽

臨安懷古賦

江上秋風裊回故宮芳草衰兮莫雲合流光逝矣歌舞終出武林而迢遞輦天目之從龍故國故都馮弔無窮夾城煙高地平殿闕重湖月黑骨冷英雄青山千古濁酒一中遺老盡矣信史在開見絕而精誠通粤自宋政不綱返京蘇蕆天潢仳傍遺臣翼戴卽眞無靈武之詔從亾赴夏靡之輩李綱勤矣自江祖淮王淵請矣不進則退杭州旣改爲臨安天子所居曰行在國容遂多晢師不再指襄樊已爲藩撫常揚而面內使介交馳哀祈無悔梁元帝江陵軍

府大有圖書王丞相建鄰經營能安闠闤至今百里之雲山猶似千官之劍佩於是朝野休息鍾鼓喧闐冠蓋旣集臺殿相連行宮廓艸創之制太學安絃誦之賢選德延和規模大启嘉明崇政制度相沿班固上靈臺之頌駱丞有帝京之篇德壽移宮之日隆興內禪之季瑤臺瓊闥启宛轉龍車鳳輦已回旋夏長春之碧艸汎太乙之紅蓮雲窗霧閣望若神仙嘑萬歲三風來肅然國家斯爲奠矣典禮於是崇焉若乃圜壇泰禋之儀青城齋宮之設修築則紋縛可成陪祀則質明在列祇拱輦輅大慶緒結壇壝依然玉幣無缺明堂合祭大饗品節吃戡主而告遷行款謁而嗚咽奉安原廟之春秋遥拜胡天之風雪東京夢華之已非南渡薦馨而不絕笑漢高之馬上庶叔孫之縣蕝百季歲幣兩國尋盟誰爲國僑之事大不問向戌之弭兵王倫孫近之可斬朱弁洪皓之無成蒼鶻飛而河洛灰燼銅狄摩而吳越榛荊肇兮國書之稱姪極兮降表之僉名牛女二星不成紫極麟洲小水如此蒼生孝光則小朝宴息曷是則孺子震驚傷時者撫膺懷古者吞聲君王復讐之志將相匡時之略泰岳之釁旣成韓趙之倩又惡艸荒玉津之園煙闇格天之閣懾使馬欲浮江燕非戀幕綱鼎位安韓劉功廓免符離之覆退同采石之踊躍不樂金牛之游遂踐黃龍之約百官冠舃同發錢唐九廟神靈重安河洛采芑之紀中興麥秀之歌不作來巢兮鳳皇將飛兮未翔

春復秋兮華艸香奉宸游兮君王森乎排衙之石拓乎校軍之場歌臺舞榭歲歲侑觴琳宮梵宇降福穰穰大將高門風雲開閤小侯上第玉照名堂鞠部奏新翻之曲霞帔試時世之妝圖畫流傳荷華桂子朝堂題署闕馬丁當指撞數之家居織兒不少作下殿之天子富貴何常鑪灰沈沈息壤千古夏后四載禹杭居宇文身而披艸萊築唐而捍斥鹵文物于漢代冠冕于南土三光景耀之奇五代文章之府六井平海水之波十道分會稽之部八都輝于石鏡三節歌于繡黼東南一隅豈非興亾之林而欣慨之所覼縷近則鏡湖環其西胥山峙其裏東有海亹之浩淼南登秦望而迤邐城形胥鼓樓櫓四起嵬嵬巍巍去天尺只

循天安而左轉嘶馳道之如砥天門詄蕩已鳳翥大內吰突而鵠峙太廟肅藹于霜露中嵩奔走夫冠屨阿監衙嚴于禁闥百官詔糈于臺寺羌隱隱已闐闐接萬家而未已俄荒三輔之黃圖皇問六橋之流水劃戚里與侯家祇華堂之荊杞遠則前控乎江九重曾駐後臨越國六師造舟度河絕中原之望浮海非神仙之游危乎溫台之避慘乎厓山之秋背嵬軍來鮮山无恙水雲歸去琴軫空留出狩未回夫劍閣行人誤識夫汳州釣魚之城徒築襄陽之兵不收淮東愧大峴之捷空阬等沓中之謀偏安事去讖應庚頭春鸎唬吳山曲秋鴈飛江水滚黃旗紫蓋之已非高臺曲池之誰屬月縣仁壽之鏡雲椒昭華之玉惟世世之與閱遂古古之相續蘭成不作江南之哀誰賦茂陵何如女貞之樹猶綠

定香亭賦

若夫蓬蒿仲蔚之園碁酒謝公之墅下九初三之戲大有林亭樵歌漁唱之閒非亾泉石天虛風月地閟文章聊共冶游無貪掌故定香亭者雲窈聽經之石儒自爲林風回滌筆之池文原作苑真州節使斷手杜老之艸堂青田茂才微吟蘭成之小賦使君一去勝地重新盛事百秊遺老能說秋芳斯丞匪涉江而可采櫂歌如聞罷登高而可賦也已

尒其寥荒石壽樹古華新仍啟文游之地重逢公燕之辰谷非鄭氞水疑洛濱有絃歌兮遺響羌俯學而爲鄰名山訪古林下逢人披杜若兮歃清露植芳蘭兮羃香霧崎迎蔽夫物華奚惆悵夫遲莫非艸市之宅有桃源之路春煙夕交鳥定新巢羅已嘉植而已殖郊挹巖阿之朝爽儲竹箭之芳苞風攀招隱之桂霜縣可濟之匏正復千古可期三餘多暇遲遲兮冶春炎炎兮消夏裁紈素兮月殿擁金鑪兮雪櫟椒鬢招嵇攤鼻吟謝復何悲乎昔人想風流而未罷地則十尋之阯半畝之宮市廛既隔流水潛通堦鞏峰之黛色環綺牖之蔥蘢煥已朝霞泉鳴洄洑惟照景之瑤唐和問防之琴筑椒木石之芳潤嘯晨曦而如沐翼翼兮来叢離離兮碧瓦香綴蘅蕪蔭餘梧櫃既華發兮東西復鳥鳴兮上下綠竹在堂華前一觴酒尊豔冶衣袂馨香高閣公孫之館南樓庾亮之牀景差在楚枚叔游梁清歌百秊爲樂未央歌曰俛仁帶義營心極欲采春華惜顏色和之曰青霞冠兮白雲衣車殆馬煩得所歸於是大藥延年鼓瑟言志幽學士之高文鬱君侯之奇意招明月之杜天倚長松之得地牛腎卷卷之書龍尾行行之字爲歡及時學道遺累眺望高明縮气標致惟九秋之令升豔風定之扶渠帶盈盈之一水歌采香兮飄華予重嫌莫卷帘幄晨舒傾三爵之碧玉振四坐之瓊瑤一載斗亭之酒樂莫樂兮于胥

登城賦 少作

壬子三月三日上武林城樓憑高四望忼慨傷懷灑翰賦之藉抒憤懣云尒

人族處於天地兮眇滄海之一粟羌憂患之循環將於何而託足幸上巳之克和兮撰佳辰而游目登武林之城樓兮攬江山之所東左天姥之嶔崟兮右浙水之亦屬結胥毋之逶迤兮帶重湖之瀲灩風發發其徐興兮雲沈沈而逾邈信登高之多感兮倏涕淚之相屬莫春三月天地清嘉靡蕪滿野桃李戴華近桑榆之交蔭兮遠薺麥之戴涂馮軒檻而縈朝市兮何紛沓吕周遮雖生人之靈秀慨習俗之浮奢罔錢刀于夙夜兮塵日起而迷家眾競吕媮薄兮孰古處而靡佗當春榮之發生塊獨處于泥污嗟蹢躅于衡門若威鳳之在笯面暨陽兮百里鄙閉門兮在茲指吴興兮二水陳抱病兮經時久離羣而索居兮森于心之自知橫琴兮欲鼓飄臨風而聽思運斤兮欲斲飄至堊吕待之眾不可戶說兮顛到鴟鴞之昌披交九衢而欲語兮眄不知其告誰季弱而方冠兮遭遇兮多艱獨書而猶未能兮攬八荒而嗟吝紛吾懷此百憂兮願馮高而少戢何對此之茫茫兮忽百端之交集升東臯之赫曦兮薄囪逝而太急咏河清之難俟兮恐司命之汲汲鳳鳥不復至兮君門遠而莫入寄一身于百尺兮若不可已久立循前除而下降兮足彳亍于階級惟莊叟之齊物兮靡憂患之相襲終柄心于玄默兮解萬感之維縶

續駢體正宗敘

嗚呼文質之事我知之矣干霄之木根入九泉照乘之珠孕於員折笙磬發響律生於絫黍紈綺被色功始於絫絲故知文章原於天道若夫篇體皆出邊起曾公乃云脫俗失眞猶其迹也夫車子一歌潛气內轉中旗勤操用志不紛士有蕉萃失職婉約言情單詞不足鳴哀獨思豈能無儷登山臨水秋士將歸羣鷺禖華春人望遠發過人之哀樂妙天下之語言爭於金門可排玉堂不遠頌聲作於周召用賦盛於鄒枚振金玉者蔚乎廟堂之製紀勳庸者繇于南董之載惟訓詞之深厚乃聞見之本原若夫星霜首涂江海羈旅大夫則山川能說游子則雲物感懷含悽大雷之書撰奇石門之敘莫不文外獨絕稱心而言又或結訊朋交應求人事關山馳伯玉之使石墨寫中郎之碑契合通於神明箸錄尊於金石鬱乎奇意發爲高文都無愧詞采於史氏言乎蕃變則才性既殊統乎宗旨則波瀾莫二百家既枝別集斯繇九流可歸立言不朽謙夢漁給諫尚友論世令人與居游乎箸作之林判乎淄澠之味都轉之書罔爲奇作文苑之續引爲己任惟吕問學爲主庶幾華實可兼罔非女紅模繡之事豈有壯夫彫蟲之慚允恭克讓經訓可師蔚宗休文史體尤備君子務其大者修辭先乎立誠有不琢之大圭識繢事之後素古文駢體一吕毌之諒徑庭於人情若河漢而无極也

儀徵王句生先生詩敘

書曰詩言志詩敘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故夫擷蘭紉蕙之流刻楮鏤冰之士莫不借口揚扢縱心陶寫然而華實失序雅鄭雜陳或高標遠寄湌沆瀣而憑虛或滯迹久淹緇泥壤而戾古澳靡而淫哇起譁呶而正聲流其志荒者其言哤大率表異塵區謝能靈府者也儀徵王先生思出物表晉與古居壯懷三千之流奇氣萬言之試發公羊之墨守蘊司馬之高文術兼經史興託騷雅所著詩集千篇都爲十卷杭州譚巘受而讀之亭亭千尺秦松挺而千雲皎皎連城和璧珍而韞櫝翫索妍妙惕怡涼燠夫凌陰雖納曾冰必由積水而成纖縞既貢移絺豈謝素絲之質沃其

膏以舒光滋其根以取蔭故知物必有本外不先內先生激揚孝弟沾溉經訓哲王之寤有方之游忠厚之遺風諫之體寢饋乎比興襟帶乎興觀悱惻周流精神襮著于長有言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先生之謂與原夫昭代聲教遠加滔滔江淮文物斯萃十室必有忠信逢原在其左右慨夫風雅之衰厥張鄙倍之習家寶蛣蜣之轉人嗜蓼蟲之辛度無不塵垢其心俳優其貌蒿萊叢生荃蕙孤出如先生者身涉江濤探原岷峨目攝傲徠訪奇泰岱自宜尸而祝之則而象之者也

知非齋詩敘

若乃愍愍湘水正則廿五之篇鬱鬱建安孔璋樂府之句離憂終古才子千秋衡山陳君可謂和以楚謠植之漢骨者矣君抱體盅和學躬蘇嘖牛心啖炙嬰母題篇偃蹇乙科脩明甲令乃屆承明之署作飾吏治以文章當十人而足了豈一行而遂廢馬遷游迹將藏書於名山吳質入官有憙事之小史君又運鉛筆之智負橐鞬之勇神明以爲民父儒將貴於軍中玉髯生塵鐵衣沐雨江水寒而擊檝袍澤具而乞師從政之年偶書牘背入軍之作復磨盾鼻君陵顏轢謝之才攀阮招嵇之雅伏闇王鄧今之鄒枚君蓋解帶輸心倚輪講德一朵沅澧莫非茝蘭作於宮室爰伐桐梓鳴球而和於九變廢瑟而應於一堂也已君又覃思天人出入乎易竺乾夙契小品旁通故能妙弃筌蹏性

與天道張皇幽眇前無古人卽以迂生猥同默識非獨俞牙之聽實同溫伯之交今者君造車必合游刃若虛民物之故纏緜於每飯風雲之懷頡頏於作者流連管樂慨想黃虞益發浩倡之聲信乎知言之選名篇旁午削稾矜嚴五言美文選樓可上七字長句海內何人可謂盛矣可謂難矣獻逢心飄搖木癭存贅結習未盡名言漸忘竊謂鏞鏞殊音宋古於追蠡泰華異峙同大於土壤學無止竟成由積漸塵纓濯而眾流斷浮雲盡而天宇開非夫懷樸之倫莫與衒華之事於是含茹聲逸往復幽深惟十九之寓言求三百之得所君矢詠有穆如之美爲政在學優之中以沈休文之詩兼任彥昇之筆道在一冊才長九能洋洋

旣盈簫勺競奏洮洮易盡濆濟不流表以雕龍之心慚夫刻鵠之類云爾

吳學士遺文敘

全椒吳山尊學士以千秋一二之才撰八家四六之集平章衆製希風建安品藻羣倫復聞正始匪徒尚友古人抑亦其中有我所業在此來者難誣夫不朽之事自然之文代有數人今不逮古學士際星雲虞載之朝校馬同時之盛明東漢之師法而不必偶樸學擅北宋之詩格而不居於名家獨於駢偶之篇奄有唐賢之體任沈清英而不踈齊梁綺麗而不縟閎深若張燕公開闔若杜牧之所以郎伯齊名（孫伯淵）詩藍謝色也（劉圃三）獻童年篆刻夙愧子雲三

日坐卧不忘索靖一行作吏之日賢者通德之里平泉華木同梓澤之邱墟蓬萊文章亦羽陵之墜簡徵文考獻抱闕守殘得遺文數十篇於故侍御辯先生家塾讀竟叢殘粗爲排類蓋自定之集不可復見散佚之餘賴有此耳學士定八家之文逸二汪（存南容甫）之作披文相質落實取材伐柯之則在於簡質清剛相馬之眞主於清轉華妙善於持論夫子自道即以學士之說次第學士之文賦先正明清之詩待有私淑艾之士貴爲枕祕蔡中郎之論衡可與其語寒陵寺之片石時光緒六年重九後三日譚廷獻書於銅陵舟中

夢辭敘

噫嘻簫吟鳳去待比竹之聲箏冷鴈飛匪獨絃之韻情以雙而難歇物以耦而相憐是以樂府齊梁寓言身世楚辭騷辨託興閨中芳艸原頭結春心而未已楊枝陌上傘離緒以頻驚事有傷心感兼知己又況宵長夢短脈委簟而已空物在人亾帬縷金而不御由房雅奏更酬和之無期入室恩情與華年而俱逝行媒求女怨結荷裳取友同心言通蘭臭略閨房之婉孌廣君子之精誠僕於陳君潤甫夢辭一卷不以爲角枕之悲而以爲牙琴之感也夫以芍枝婀娜春翻謝朓之階鳳羽褵褷夜入揚雄之夢月涼琴語風落鏡潮車來猨猨之塵香燼遲遲之漏鴛鴦夫壻非生世之不諧蛺蝶光陰苦爲歡之未足西烏夜飛之曲梧

冷巢新大江東去之時柳率舟住女兒心性大是聰明世上悲愉都歸幻景至於幽憂善病涕淚爲湌一笑一顰幾日已成追憶在天在地相逢未卜他生君蘭成射策之年孫楚悼亾之賦搏搏大地不載離愁浩浩長淵難平古恨抑情學道星月蕩而未休短歌散吟華鳥愁而如訴鮫還有淚槃留百琲之珠麝已成塵煙結六窗之篆韓偓憂危之日傳寫香奩子瞻忠愛之言沈吟玉宇尤貴略其迹象所當通以興觀僕老去揮琴一任焦夫桐尾狂來磨劍終未割夫荷絲振觸無端低徊欲絕送成連於海上識子野於坐間織錦字之回文佳人解否聞玉環之密誓長恨歌中水蠙山溫早喚起天涯之夢脂憔粉悴試招回地下之

魂

笙月詞敘

時則顥宇澂鮮涼波蕩潏明月千里倡婦樓頭離笛三秋西風江上王子於是悅縹渺之魂發徘徊之曲美人獨立參差誰思鶴骨不肥如荅子晉銀河無景疇婁玉谿水調百篇笙月一卷抑何玲瓏其聲激昂善變與夫宋詩入樂無詔伶人按譜塡詞豈云小技子夜讀曲之變勞人思婦之遺致兼情文雅備比興世有作者前無古人庶尚友夫風騷乃吐音於令慢溺志閨帷之內應求尊俎之閒刻畫微物以夸多雕琢曼辭以取悅閎達大雅蓋無取焉王子之詞儲體於絜結想斯遠文外獨絕子懷信芳可謂古瑟

未抃洞簫作論者也僕擁鼻洛下之吟隱几玉臺之集深情祇有一往抽豪不知誰屬竊託同調敢曰知音隴首雲飛洞庭葉下秋心杳然秋士悲矣

蘋洲漁唱敘

浙水以西嘉禾之里蓋樂府之職志而倚聲之林淵也珂雪把梅村之袖竹垞拍飲水之肩四方歌曲莫能相尙吾友嘉興張公束陶靈碧山標體白石擷梅溪之秀而芟其蕪翫夢窗之奇而割其纇先哲可作後來交推結交十五六年唱予數十百調公束以稚圭揭櫫不佞以止菴津逮而同有法於梟閒以爲樹比興於慢令通絃雅於犯引譬之染黛妝蛾短長入鏡成塵拂麝冷暖皆香琴緒分明酒

鄉棲逸抑亦磊落如昔顰笑無端者矣公束去年賦春柳四詩傳唱東南身世之感民物之故託興如見而槭詞可通子閱歲乃始和之折腰淪落拄笏偃蹇同心離居兩刀一鞘斯敬通孝標各當自敘可乎審定公束詞卷坿以辭之

書粹先生詩集後

夫桑根山色窈窕書堂錢唐湖水裴回行櫶全椒先生杜門讀書振衣作吏蓋皆有山水之助焉靈暉萬有妙物爲言匪經匪子亦文亦句佇興而作有詩四卷蓋文不先質華不先實潘生所談亮符縣解先生植學以爲基好古以爲澤託事以爲興率性以爲涂故名章迴句狀遲遲之春

曰古意新聲吟湛湛之江水學士逕庭謝厥九能詞人藻斧供徒一映所謂援皮皆眞文如其人者也獻朽木謝彤詠歸亦和君子杖屨之側後堂絲竹之聽竊見先生世味既澹道氣自親才鋒且斂名心殆盡疏傳言歸之日不洽生產霸陵徒行之夜誰知將軍春風不噓浮雲易變頌聲作于周召變雅采于大東豈有同哉豈有異哉

憶曇庵記

錢唐定南鄉東南有㬫山焉余其只尺雲泉（山名鬼雛谿）谷遐不絕俗紛而有文咸淳以前未在著錄新安（朱子）過之題何矜表山容秀發以上戴石春風未動樹鄂先發斧斤謝能樓閣隱見不亦麗乎昔瀕江之涘椅纜過而絜曳

痕如刻詎漱滌靈根其來久矣吾友張子子虞生于是鄉靈骨得气屬以兵事轉徙州郭歲時伏臘存問父老每過山下流連久之望榛莽而有思擘崔嵬而不改經營小築題名述懷以志釣游以盟蘿薜夫謝公有墩醉陶有石賢人雖遠故實可增山水之游不辭緣飾壘山之靈望張子矣

石交圖記

君子之交貞信而已若乃輪囷鬼礧律崒萎蕤附而不危羣輕之基不亦貞乎槃鬱嵯嵯刻畫屭屭霜雪靡迻久要則宜不亦信乎吾友邁孫高陽氏之傳也負骨既奇同氣斯應遐乎四方之游馨乎十步之艸纓蘿接軫儒墨傾衿

和不弢光介不絕物惜別如雨言念生平入圖一石傳神寫照古有金蘭之簿今有石交之圖丹青可傳謦欬不遠雖山川阻深而恆在一室雖出處殊趣而彌久不渝大易終日之吉風人我心之轉有如是夫昔者王君種石成癖以自題目何圖前哲詒以圖畫六七十載後生同探棲谷翫奇采山招隱青霞之意白水之盟袍笏既具請從君拜盆盎之側倘容一卷則下走在焉（乾隆間有王君梱者石自號石交其後得倪文王石交圖朝夕對之）

嘉善棨風亭碑

棨風亭者浙江嘉善士民爲肅毅伯李公築也公名鴻章安徽合肥人甄極圖書兼資文武由翰林出爲江南監司惟時東南鼎沸蛾賊結聚沿江上下殆二千里公升壇誓衆殺敵致果旋拜江蘇巡撫之命滔滔肥水誰迎謝石之師屹屹霸上方結亞夫之陳公以犬牙之錯脣齒之依惟彼平江襟喉吳會逆渠李秀成負嵎長洲之苑浙西諸郡縣掎角大槍之屯公不以主客自疑不以畛域自畫以爲浙師格在上游形勢中沮虎有牙須益肆其豪蹤而拔之乃制厥命於是樓船之軍佽飛之士呼則波立叱則墉摧七里之城一鼓可下公曰徐之乃以同治二年三月春水方生陽侯效順蒙童直進艸樹皆飛郭令公之一出導騎傳呼飛將軍之行夜沒石飲羽五兩決雲萬醜塞穴公輕舟薄城鳴礮警賊喘喙惕息矢

不敢發公歸軍中謂將佐曰賊在吾目中矣雖破竹之埶迎刃必解而蓋世之氣先聲奪人魏塘百里秀州分區循此而東傳檄皆下非上智何以洞幾非神勇何以制勝公平吳高于王濬百戰威于樂毅昔斬蛟有臺猶銘布衣之烈長風可借鞠躬平生之言登斯亭者其亦頌壯猷賈餘勇也乎亭既落成杭州譚獻紀敘斯文勒諸貞石云尒

答郭晚香書

晚香同年先生有道姑孰太守來告話言全椒山中正多風雪祇逦輿縣之書遂無乘興之訪自勞慰誨益用沈吟伏承來教流連南皮之游歎想平原之飲衣裝在笥別後誰同斫玉居山何塗自達然而有道君子逸樂於名山平

生故人沈淪於米吏昔抗顏行今殊軌轍靜言以思胡能不歎獻與足下神交廿年偶同乙榜泰興之門齊名忝竊林宗之鑒擇交已遲言志如七子賦詩我難以數人定韻自謂一邱一壑可與忘象忘言飢寒來驅吏非可隱孔稚圭所云抗塵容走俗狀者七年於茲矣軒轅臺下望江水而懷鄉霸王廟前起杜默而痛哭塵滿萊蕪之甑酒絕步兵之廚猶復發篋陳書停雲慕友文章而嗟才盡交游而歎離居言念諸子邈焉生平或怡神家衖或振轡皇路或翩翩書記或皓首橫經加之以川流易逝叢蘭多萎既絕雞黍之約彌痛人琴之亾不聞集菀之歌遂有後死之涕知足下同此感也既未探金匱石室之祕不免竇司空城旦之書比來五稔稍理九流究向錄之異同思邪書而一適何有獨照之匠殊非磊落之人於越古史趙煜袁康椎輪先賢計硯文種竊欲治討以補闕遺此事遂廢當作吏之年結習未忘有述者之志安得共君朝夕相與丹鉛至於摘文百篇偶詩五卷學子寫定汗青有待溫韋既遠俳優自居句有長短義兼比興託於小知未敢多讓云尒足下又示屋梁顏色之詩雞鳴風雨之響伏誦三日附以千秋稱心贈答而言白首同歸斯在溫伯雪子之交何嘗下帶張敏相思之路同此夢尋匪河梁之五言徒劍首之一吷足下其亦憐伯仁之遇見然明之心也乎伏惟祓識譚獻再拜

上張大夫書

獻白獻負鹽短轅之下未敢鳴嘶吞腥污澤之中猶思祓濯乃者旁無紹介仰接光輝一奉音塵遂勞紆軫伏聞不啻口出無間幽遐聽采虛車杳嗟燕石獻何以得此於明公哉意者魯遽之瑟有相應之聲然明之心有握手之歎是以拔羞楮葉神往車茵積感既深所懷欲白伏承我公劑八儒三墨之平壯五嶽九州之志文通武達三公以辟置優賢知人安民九萬之扶搖伊始馮軾而問疾苦臥閤而清中外列郡培其元氣冷江流其惠聲猶復棲神道真游蓺文圃時事原於經術吏治飾以詞章古有斯人今無其偶於是皖山望塵親冬日夏日之色佛峪刻石兼才人學人之長善氣者造福之本原高文者閎達之餘緒然而糸思覃精目笑齊梁以下長吟寡和託體楚漢之遺往者弇山尚書南城都轉懷文抱質嘯阮攀嵇不徒閎攬賢豪友聲多勖賓則等身箸述名山可臧何嘗耀其振纓良足尊其載筆私心舉例眾口可關者也獻側足百僚之底息心九品之表齊處士吹竽之濫弁無列試之時唐節使學詩之年稍忘結習之癖非敢曰君平世弃綦局投閣亦自知泙漫技疏鉛刀罷割匠門不遠帶水未遊偶狃勞歌庶廛名覽使者遙聞行部平反紀不疑之仁流行適有天災比興繼春陵之作伏希垂察不宣獻再拜

馮童子誄

代州馮氏世有聞人童子名福基其先撫部公光裕提刑公廷丞洸洸令德爲時名臣安徽潛山縣天堂巡檢焯之子也焯文儒運蹇屈在卑位童子鍾潛嶽之地靈蹶上黨之家學勝衣執經語驚耆宿總角臨難功高介冑粵以咸豐七年大盜盈野婉婉孌係嬰孺無算猶以弱幹運其奇策賓藥鬻釜甕凶葅飽忠生殉變甘與同盡其日賊死十七人童子毒發絲憿爲賊委棄野僧收之具聞斯異志全厥生屬竄荆棘藥餌無所仍至奄忽悲褱父母殞而猶視嗚呼哀哉夫以橫流之日易九之災膏血被野何問愚智持戈之士結綬之吏茹憤以盡者何限童子之死所披洩者亦足慰矣昔者貢父有誄已在能御之士汪錡無殤尚

從公爲之後以今方古過無不逮當世賢達議謚童子曰智烈禮也大府上章朝廷褒許於是流連奇行發揮哀辭爲之誄曰

食采於馮公高餘裔箸籍代曁弁晃奕世巨嶽之產寸條必異高門之生卯兮抗志抗志伊何激昂大義收功于危懷忠其逝行不在年天予以智儻枋尺寸用罔弗濟峩峩潛山宵燧震驚蘭艾併悴貔貙既盈童子不畏奇憤以生謂禍蘊烈疇主甲兵火炎昆岡勺水不傾流毒萬里天榛地荆委彼其能駢尸在庭薦食吾穀如服上刑疇昔夜誦辟吁父教疾風板蕩成人是效小子不忝蟲沙未造小子忝矣幷命虎豹嘉善一孺九賊殪藥地下如逢雪涕相告（嘉善孫文德八歲遇賊羽信賓賊銜毒死九人文德楊死見浙江忠義錄續傳）伊父吏隱英英多聞西河之慟國殤之魂繭栗之犢可祀天神盈握之璧連城勿珍人傳我文文傳其人嗚呼哀哉曰智烈君

王孝子哀辭

光緒六年四月朔有五日會稽孝子王繼穀自沈於鄞月湖死繼穀之死蓋可以不死也其可以不死奈何父教諭府君某先一年病縣憿僅屬含玉且具出走蒼黃告於大社陳辭瀝血志不反顧惟麻衣之胥立從地下而靡及何脩夜之不暘紛鬼伯之來集繼穀之死未從父而因以殉毋也其殉毋奈何兄歸卜葬毋偃在牀神其眎聽寓於幽明緊髮膚之全受惡乎而用吾情靡身贖而不可驅狐貍

於泉鄉淪漣之水一瞑不視如古懷沙魂魄無隊嗚呼可以不死而竟死未能從父而殉毋若猶以爲失愚何金縢曰代某身後毀譽在所不計固已自道矣死後一年王氏之世父諸兄告於文人不沒其性行乃爲辭以哀之曰晨酒辭於掌癘指匪醫而如傷孰無父而靳焉慭一毋兮在堂無泰山與鴻毛家則治而有兄翩雲車以來下兄復夢以自明嗚呼學士程孝本兮神識不遷天路遠兮二人有懷佗靡顧兮泉陽不下乃終困兮豈弟君子沒豈晚兮朝予挈於甬上兮何穆穆之名雲下曲水之月湖兮盼瀰瀰而晨煙棄室家以自浮兮長侍乎二親何所無遠游兮羌地下之寢門梟魚之立槁兮曠千載而德鄰崔子之渡河

兮寫予哀于五絃猶加絰于桐棺兮嗟何辜兮蒼天喪卜氏而謂學兮軼獨行之清塵

答王竹泉同年書 州

竹泉同年足下計車三廢遂嚮音塵沈霾簿領忽誦手書企德門之教孝辱君子之懷舊遠荷慰誨仰承起居動定如聞欽遲彌閒弟自棄靑袍遂牽塵鞅行七年矣一宰新安滄黃山之靈氣再涖南譙想迷溝之叱咤無如宦情既淺吏材自愧無濟於民物復違乎師友祇聞三損何有一善畏我友朋如何可言君家至行闓禮已奇子詒孝子風烈彌箸作者如林不遺葑菲滄沐名教竊思琦行何敢以不文辭謹撰上哀辭一篇自抗塵俗久廢筆研惟平生故人垂念不逮賜教督焉停雲有作合并無期行已伯玉知非之年無復子游學道之效名山回首悔與慚俱緘札經年南汀云逝方作書郵旋爲異物亦增寢門之慟矣廷獻再拜

哀二士文

唐元結有惡圓惡曲之篇讀之知方直之行之貴也亦以知方直之過將至於無所容也獻耳目所接一二年閒乃有劉縣令何教諭蹈刃浮江蓋迫迮於官悲憫於世乎嗚呼胡爲方直之士至無所容而出於一死天爲之乎人爲之乎劉履芬字彥清江山人吾友也候補府同知官江蘇十餘年以文學事上官比光緒五年秋權嘉定知縣縣有

冤獄殺無辜人君當閱實不能抗上官以平反神明盡傷已而告殺人者至讞也君廉知之而法當往眎屍度讞者必挾以難吏憤甚先一夕自刺死閱一年上元何忠萬字子靑者官宿遷教諭鍾吾書院歲入駱馬湖租司出內者侵金錢無算有司左右之君以爲書院固學官責也持之急遂爲怨家告訐吏議模棱不別白也君則以爲大辱光緒六年會試被落當還故官附火輪船昧爽赴江水死不得其骸如二君者可哀也夫獻於二君或識或不識求其隱痛沒身之故則以名家舊德不可以失職蒙垢負先人之淸白其死也古之所謂忼慨者與白居易著哀二良文弔幕府之抗節者獻以爲二君遭逢困阨迹異心同不欲以皦皦者蒙污苟其立朝廷任封疆伏節死義者其在斯人乎乃爲文以哀之二君者皆有官位箸仕籍而獻曰二士蓋傳於子臧之言固守節之士也曰余昔一釁之師兮今從百里之政儒官既旒贅兮邑長束縛於律令吁二子之百罹兮無如何而若命一瞑而不復視兮志不行而生竟羣巫焉乃下招兮無遠逝兮營魂霄霓夕其兢兢兮冥而不知其原踐摶摶之九土兮何所其無埃氛來濯纓於滄浪兮奚委身於重昏噫嘻苟聽訟於孟涂兮吏可爲兮刻木仰以嚇夫鵷雛兮謂腐鼠以同欲孰非正而可從兮孰非道而可依自古皆有死兮顧人生兮可哀秋風兮蕙摧火烈兮玉毀尚棲心兮道眞歌迷陽兮知止

施母墓志銘

母萊山東歷城人幼秉有齊之性長奉無違之教年廿七歸于烏程施氏施冏儒族府君某潛德不曜含章可貞不幸卽世所遺二男窮无彊近之親室无禦冬之蓄鄰里敦勉兩郎廢學出就負販可謀升斗母曰不然身未亾人圖保單門君子憂道惟食不謀安貧讀書橫經爲士於是饘粥艱於再食光輝窘於四壁風晨雨夜繅絲不休恆所坐處當鄰皆穿古昔斷機无已過也令子補華朝夕拊背之訓出入齧指之恐借書輒誦多文有聲捋扶暫息斂翅家銜履蹈不忒遺音泮林母以補華文行日高門多長者顧而樂之悄然復悲言念疇昔幾襍庸保忍飢勸學不期世榮無何三吳騷然蔓延羣盜補華奉母轉徙不蹈危機兕弟遠引皎然勿污母憂能傷八纏緜疢疾亂定歸里兩三秊閒遂至沈懷以同治五秊七月卒春秋六十有二母性寬仁頗好施與比其喪也里媼失聲不圖齋幃乃見晏子長子補華湖州府學優行廩膳生次某二子將以某秊卜葬母於某山而以狀請杭州譚獻爲銘獻於補華友也雖升堂之拜阻於衣帶而當世女宗具於彤管銘曰

古偁婦悳無非無儀持危扶顚彼相攸宜彼相則那而母是羅洸洸令子千人之雋匪食之求而悳之進峴山高高雲水旣秋母靈髣髴母墳蕉蕘孝子歸善汪君可師曰施氏母勞苦之碑

魏烈女墓碣

夫以珠玉可糜無改其絜白沈檀旣爇逾發其馨香固知性善而不渝變至而不奪貞夫一者也吾越山川崇秀天地淸嘉自來志士畸人亦旣比肩接踵又況幽篁涕淚隣古帝之三妃植羽婆娑拜老巫之一女闕禮著節志乘垂輝巷已久矣魏烈女者名家箴組生有令儀弱息婳嫕早哀復我謝庭春絮最小偏憐涇水秋荼我躬不閱父恭壽以女失母孤雛承歡孝水選壻得上虞王光祖字之謂幺鸞巢穩枳棘無憂雖鴈春初槃匜可奉矣無何恭壽又卒閨中月苦曙後星孤女之篤孝哀傷蓋可知也女年二十而嫁行及昏期是歲五月之閒俄驚噩夢光祖苗而不秀弱而先零赴至婦家禮無往弔女也山高墜石碎無復合之期兩落賔天下絶重囘之望抉脰陷胷之氣垓下軍摧天荒地老之情不周山觸淚浮枕簟血已同枯妝徹瑱環魂兮先盡兩家童角尙有嫁殤從一女貞誓歸見廟惟時禮俗之士父兄之言未嘗無敬禮之誠尙未決將迎之議而女之從父昌壽願成苦志忽有遠遊女以爲孤露有年叔父猶父遲囘不定雖生無生六禮奠鴈生不逢有爛之儀一杯仰鴆死願作下殤之鬼在家從父問名卽委贄之臣視死如歸一瞑絕棻疑之論距光祖之死一月而烈女身殉爲情風灑淅蠅蚋不飛巽馥芬馨芝蘭在戶於是感均頑豔興起衣冠日在天中終古常新之色禮由義起文

家合葬之規請書愍女之碑可合陶嬰之傳鴻鵠雲間之翼不忍分張梧桐冢上之枝盡成連理樹之片石永矣千秋

張君妻江氏墓志

嗚呼神仙之說或曰荒唐伉儷之閒人殊輕重謝自然之化去孫子荆之悼亾何以備焉江堅字子璞文學君漪泉之女少尉君清藻之室也閨房巧笑呈于奉膳之晨選樓文章就于停鍼之夕比文學君之終也緹縈泣血隧九地而通辭娥江精靈見三光而不忍茹鍼仰藥若分棗栗之甘縏帛隊樓仍有保抱之護旁皇愚孝悅忽先靈姑姊妹傳之言歸少尉隱於文吏鼎鼎百年娥娥雙笑文窗窈窕

象管分攜粉本從橫黛妝未竟藻績之縑喁于之句世有聞焉所謂同繪軒者雖傳舍居官亦一時勝事已滅性之孝非惟寒暑之侵淪謫之人恆絀期頤之算又況嵗吟華月招鉥寸肝薄宦舟輿睎迷曉露上元女仙或來嘯侶修文故事竟及閨襜江蓋於月色高寒詩聲酸苦鳳鸞景事鶼鰈分張遂以長吉自識云明年廿七光緒七年閏月産亾三醫之藥謁之而失中一熒之溺棄之而猶熱屋呼皐女之復庭傷泰倩之神與夫託以仙靈濡其哀悼曷若求之禮法祿此言功屬者鄉里僑州上言公府朝家令甲袞許幽泉知與不知孝于惟孝獻官書手披質行心數豕聲制水言終寢門之志旅寄濠梁如從嬴博之

葬文木連理綿楔千春

僧月印生壙志

夫四大和合動轉歸風百年旦夕骨肉親土死生大矣蒙莊之㫖言究竟涅槃瞿曇之了義斂覺華釋月印者從語言文字悟夢幻泡影自嘉慶庚辰亂而剃度夜而脩持麻麥之浪徧施於長者哀悅之誦感動於與人游方之外由定生慧者已大智所照游藝無名夙世前生詩禪畫理環中象外水猗山棲文字之維那煙霞之筏喻居士吸西江之水精舍布化城之金自夫纓紱無垢之儒章布忘言之士莫不蘭闍彈指香積皈心瓶缽因緣牟尼堅固槲栗之杖炎楚倦游貝葉之書龍天擁護江村結夏明無明心丈

室安禪世出世想亦越光緒紀元臘踰六十智周大千迺悟雲馭月運之剎那將尋枯木寒巖之般若非戀色身偶營歸室天花如雨不沾維摩之衣明鏡非臺且種菩提之樹惟善知識說無生話乃爲銘詩

秋水其長天江空一月印風華新好者乃是無生忍道人黟山出木石爲佛性珠衣窮子窮藥王病夫病廿年山水遊舟岸與無竟歸來見能仁無著相接引願學長不死觀河道限曰西方不無坐忘非戒定蕭蕭祇樹園獨有山鳥應待梅子熟時雨遂林間磬

薛中議慰農師六十壽言

廷獻於全椒薛夫子脩相見禮在咸豐協洽之年著弟子

籍貫同怡旃蒙之歲惟時毋城郡伯兼轉漕之豸章侍坐諸生盡空羣之驥德成功代謝而後賞音寥廓之中文字孰爲傳人交游通於性命時月歷二十寒暑期以千秋離合阻異地江山邇於一室不揆薄植謬許傳衣竊以爲及門多賢青藍相謝生平歷溯甘苦略同以一人之私言比當仁而不讓聊博掀髯之笑以侑介眉之觥可乎伏念師篋書唆讀棄筆代耕清門數七葉皆儒留丈守五經爲教獻少傷孤露不獲聞辟耳之言長郎羈栖未克肄膠庠之業與師異矣然而叩張華之篋捉原憲之襟奉母傭書食貧齋字則有同焉師入中鸑鷟原上脊令箸述軼乎三劉科名齊乎二宋獻旁無昆弟顧景鮮儔學失師承孤生子立與師異矣然而分鐙就塾煤髮得朋結臭味於古人諷誦偷於寸晷則有同焉師翔步名場盛年通籍飛卿八叉之手李程五色之篇獻十駕回車乙科濡轍題榜無羅隱之名削牘下劉蕡之第與師異矣然而親承砭石剖心寫帖括之文盼斷泥金爇足逐計車之吏微有同焉師仁設蒲鞭智深鉤距學道絃歌之宰策勛戎馬之間獻仕學非優聰明不逮譖考驚寵辱之地戴星愧出入之勤與師異矣然而書生與父老相忘得情而輭答不忍雁思戶集魚可念生殆有同焉且夫成之者性道在自然吏略遭逢還商心志師于莫之氣鋭於李邕淸濁之分渾於黃憲以故非襟老帶見形者謂之和員折方流親炙者知其介獻奉

教以來逢時多舛立身本末辨晏子之和同與物周旋戒屈平之婞直造車合轍世法終違送抱推襟故步不失敢以爲性分之合也師讀九儒八墨之書不立門戶笑暮四朝三之術祗爭攻離以故漢宋分涂波瀾先障陸王異部輔頰徒勝獻志學而後兼愛好奇書肆說鈴固寸長而尺短蜀日越雪奚入主而出奴識曲聽眞但無竽濫講非求是勿逞機鋒可以爲學識之近也師杜陵詩史文如其人太白酒星後無來者以故萬言可待奪學士之錦袍五色相宣受夢中之彩筆獻瘠諸鐙蓋句滿奚囊讓坐客之劉叉狂吟冰柱識微辭於蘼偓罷賦香奩一句兩句在人耳中大雅小雅嫔諸論定固並有詞章之嗜也師心勞政拙功在民間進禮退義超然物外以故備史公之列傳循吏儒林拜海內之人師名遂身退獻錦初學製刀不藏鉛白鷗盟心數訟庭之花落飛鴻送目想故國之春生不待十年言尋初服祗求一試非有宦情又均無利祿之懷也於是還我使君有如前日今茲弟子敢在下風望若斗山壽同金石溯公靑山高隱已閱終星數公黃髮大年正當周甲靑佩讋書之日月金門獻賦之年華雉下車前春風無恙馬鳴旗側落日依然承平之吏卒如仙幕下之健兒已貴大江南北聖俞則詩繡弓衣浙水東西荀勛則祠陳春酒而吾師舉杯邀月商春夢之醉醒策杖看山笑浮雲之變滅芝蘭盈砌桃李在門不妨盡室之貧祗有吾行之素

東山無墅人間之兒女蒼生西笑何心同學之少年白首文章聲價爭赴龍門貧賤夫妻相依鴻案今日者大山小山之授業雛鳳老鳳之淸聲講坐經師名門家學倘比泲南古訓合傳伏勝之圖但看蘇氏詩篇繼起斜川之集獻請益又違三載敢忘夫子之陋由作歌試誦百年竊附韓門之有湜此日衣裾坐席門下誰從古人飲酒彈琴俗心蚤盡淵明處士暫求三徑之資成連先生自在五絃之外斯言率爾或曰起子

書復堂類集後

同治三年夏在江敬叔枝頭讀譚君仲修所著閩江曲二十二章心嚮往之並世有其人又生同里閈深以不獲奉手爲憾明年始晤於宗太守湘文席間初以爲嶠嶠老儒不意猶白袷少年也一揖之外不暇他語落落然莫能測之後數相見於群慰農觀察所蹤迹漸暱予既心儀其人每有請益仲修輒爲予盡後爲予作石交圖記推許過當若以予爲可交者丁卯秋仲修登賢書計偕北行下第歸時時作近游每歸必暱就予從容談藝終日不倦文字之飲無虛月直諒多聞予之獲益於仲修者不可以尺寸計最後仲修赴官皖中書問往復時時以道義相勖始終不以予之不才而相棄也今年夏仲修乞假還杭州所居相距不數武時秀水沈蒙叔館榆園平湖徐鍔青居聽園張子虞陳鄂士皆鄰近之。數人者日必一再見往往夕月西隊街鼓紞如猶不忍去商榷文字討論金石莊語諧語所論說不一端所見又不盡合旁觀者竊笑之僮僕厭薄之不顧也及是予之獲益於仲修者視昔日更有進焉因屬畫師繪榆園今雨圖仲修復爲文記之予嘗語蒙叔曰昔云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語。或太過若吾與仲修語終日實足當一日讀也仲修近刻復堂類集二十一卷養夜卒讀悉加句度其治經之學予闇然不知所以不敢贊一詞若詩文之淺近易解者讀之亦時有悟入處不敢遂謂

足以知仲修也心知既久遂併其言外之情亦若有知之者惜予老病廢事不能相從問學以益我所不知則此中不能無耿耿耳至其詩文之峻潔遒美足以信今傳後四方能文之士皆能言之似予之不才正不必喋喋言之也因憶廿年來論交始末書之簡尾以不忘良友之益且使後之人知我兩人交誼之篤也時丁亥八月二十二日仁和許增邁孫識

復堂詩

同治乙丑冬十月
吳讓之書首

敘

復堂詩一卷杭州譚獻仲修著其友吳懷珍敘之敘曰嗟乎仲修非詩人也君于同人中年最少然獨有志於學其學獨有所成就能通古今治亂言天下得失如指諸其掌國家大政刑大典禮能講求其義會世無能知其學者顧藉藉然偁其詩吾嘗語君世亾能知子之學世且未有以知子之詩也夫風會所極詩道亟變工拙蓋殊焉而原賢人君子所以作詩之恉蓋必有天地民物之故與夫倫類身世升沈新故之感一旦有觸於外而動於中遂以宣其纏緜悱惻煩冤咄唶不能自已之詞故優柔善入惻然動人使人歌呼悲愉而無以自主蓋其發乎性情之正有聲詩以來未有能易此者也雖千百載之下猶將求其恉千千百載之上其大者則下之人識所以事上而上之人亦有所警而不敢越惡者以懲而善者以勸詩道之可貴蓋如是其至也今君之爲詩其攖乎其心而動乎其情者固不知何所感而然卽吾亦不能盡得其意之所在然優柔善入惻然動人使人歌呼悲愉而無以自主要與古作者同出于性情之正者烏乎切己則痛難言則淡何其言之痛且淡也而世輒求君于聲律章采之末則仲修之詩在彼不在此雖然吾方與君共志于學君方汲汲焉恐日之不足吾願益讀書養氣充其作詩之恉以爲有用之學毋徒以其詩爲也咸豐甲寅夏五月既望撰于金華旅邸

詩一　　復堂類集二

古風七首

朝昜生閶闔流照嘉樹林房櫳掩靜女微步鏘鳴金松柏日森森豈有桃李心無由發妙指誰與鼓瑟琴芳菲從風發求友鳴春禽孤妾亡與歡華年諒難尋芳杜遠莫致淚下不可任

薄莫登高山冥冥長江流回風生波瀾不見行客舟行客自知反舟子怨天晚江上蛟龍多咫尺千里遠白日不還照流水亡已時亭亭青楓樹孤生空江湄

韋布足御冬乃使蒙霜雪窮士掩蓬廬中腸爲誰結歷歷人世事未忍相決絕與子如一身歡愉有倉卒亡爲怨仳

離視彼日與月

崇蘭汎春風容華發故枝良人擕素手驅車得同歸婉孌嫁時鏡照見鬢成絲飄飄日莫雨沾裘羅裳衣昔日車中人裴哀泣路岐棄婦如秋艸零落亦已遲當年悔一笑今日復奚爲

南山無百里上有孤生樹我欲棄人間登高窘予步寒水見孤景汎汎不得度歸來庭戶空几席亦非故山禽有別離蓼蟲自辛苦安得如舜華榮落隨朝莫

秋日濟遼野芳艸不復生我行當此時徒御皆吞聲芳春共游冶蹴踘彈鳴箏粲粲綺羅服美酒交相傾前歡如夢寐遲莫若爲情願言保顏色努力全令名

卜築空山下長歌無和者揮手彈青琴沈憂于此寫蓬蒿日以長聊用息車馬高堂飛燕燕好音時上下衣冠閟邱壠悲風起松檟浮雲不可尋渺渺方寸心

妾薄命

瑤艸葱蘢彌山朝日初出團欒燕啄倉琅金環樓上美人朱顏盈盈十五媻姍頭上金爵雙鬟被服粲粲羅紈佩玉瑇瑁瑱玕脩眉連蜷翠翰凝脂頰輔承權文窗寶鏡飛鸞流蘇綺帳春寬琵琶宛轉沈檀瑤瑟朱絃徐彈大道駿馬雕鞍入門列坐堂開豔歌雅舞忘還佳麗細步珊珊入懷旖旎承歡河中之水東歸白日欲落何依表獨立以沾衣春風爾來爲誰桃李不言成蹊高臺棲烏夜號

行路難

雨中登高臺望不見西山但見煙霧漠漠開平原行人去路宛然在行人一去不復還南風莫吹歌聲去我歌乃是行路難

君有大宛之名駒燦爛黃金之絡頭要下昆吾切玉之寶劍綴以合浦之明珠揮鞭笑出五陵道千金一擲倡家樓莫向長安金張第崔嵬亭臺作平地

願爲山上石山崩石成灰願爲大海水東流豈重回不如雙飛燕美人樓上去復來朱樓美女顏如玉身佩瓊琚曳羅縠紫簫吹作鳳皇吟轉聲卻是思歸曲曲調不成卷珠簾楊華茫茫入華屋

吳女多素絲織作成羅衣炎蒸六月適君體手中團扇涼風颸崇臺廣榭將進酒歌曰不醉其無歸庭前蘭艸爭芬芳馨香入衣兩不違秋風發霜雪零典衣更進羔裘輕酌酒且盡醉願作中山千日之眠一眠千日會須醒吾隨安期巢神山金銀樓臺排雲出徙倚榑桑弄白日青鸞適從何處來口中故人一書札上言北邙山昔日朱顏今白骨下言黃金盡博徒零落歌舞歇

門前鬱鬱烏柏樹上有夜烏啼不去開門看啼烏星河蒼蒼耿將曙依稀金碧何王宮云是東巡駐蹕處黃金不成秋風蚤眼見高臺起承露

欲解紅羅襦是君親手結悲風吹流水日夜聲烏邑行路在何所居人感仳別今日隨風之落花昔日經天之明月讀書盡萬卷頗識忠孝字學道行十年與君斟酌仁與義行路難聲莫悲今日是昨日非攜手出門望朝日惟見浮雲東西南北飛

戰城南

戰城南城南虛其無人百夫躍入直前皷其門城門開聲如靁轂聲轟轟鼓聲疾援兵不至胡爲哉援兵乃屬大將軍將軍遠遊之冠翡翠被高坐虎帳如不聞壯士不敢哭敗馬不敢鳴格鬭行且盡卬視北辰星城烏巢空出復沒烏子飛來啄人骨城頭月落烏飛去帳前歌舞管絃歇城門開聲如靁轂聲轟轟鼓聲從將軍議遣援兵來

七夕

雲雨楚臺霽環佩湘水深天漢有佚女機杼揚哀吟時夕告嘉會輝光驚靈襟靚飾六銖衣瀉駕三青禽嬋媛聞太息頃河潛欲沈九秋隔形影一曠淪徽音綺帳華月流玉樹珠露侵西逝不可挽交會不可尋靈修去浩蕩離索傷千心

楊柳歌

春風幾日度玉關晚來楊柳亂西園西園公子酌春酒新栽枝葉從風翻黃金白璧闘歌舞銜栝絮亂復絲緜十圍顑頷武昌城攀枝折條空長歎人生可能免離別長繩繫日不復還憶昔武帝出長楊從臣意氣不可當靁公擊鼓玉女侍投壺一笑生輝光金勒寶馬紅塵暗瑤臺青鳥朝雲翔燒丹一成上天去橫要手版游帝旁由來富貴艸頭露車前不見金鳳皇三十六宮風華香廿五絃瑟朱柱長秦宮赤鳳故相惱人愁明鏡飛秋霜白門藏烏各飛揚佳人舉袂當朝陽不知眠起幾朝夕易遺霜露沾衣裳天邊柳宿生顏色思婦高樓莫斷腸

所思

雲起高臺上蒼茫有所思可憐芳樹下散雨掩門時

春思

日莫卷羅幃春含艸色菲郊原无遠近併是一萋萋

子夜歌

陽烏無偏照連理華同榮華今兩處飛見日戀平生
纖素手爪工長日爲歡停欲語乍如忘淺笑不開聲
池水無人蹤菡萏婉自妍獨行犯霧露非君誰見蓮
無言倚前窗離鴻林間度郎行白雪心淤泥諒難污

歲莫行

冬十二月歲聿莫樓頭積雪日初吐野人病母相對愁飢
烏反哺飛無數空庭老桂尋丈長苦用枝榦蔭冰霜忍寒
愼勿自摧挫會見桃李爭春易

渡江

大江浮白日客子去何之萬古滔滔意愁心共此時長天
亂春色無處寄相思前路生芳艸青山范蠡祠

鷹

俛視蒼鷹背長林送往還艸間足狐兔眼底盡關山翮拂
江雲壯風高漢幟殷南征諸將在對爾破愁顏

鏡湖

風日越州城鏡湖如鏡明昔賢于此隱流水至今淸颸拂
稽山去雲從剡曲生千年無賀老誰贈謫仙名

遣興

江鄉春寂寂流水繞書堂深竹有人語野華隨徑香相期
與農圃招手話耕桑莫問桃源路山中日月長

有感二首

自解湖湘甲蒼黃遂遠侵屋烏求食苦江燕入林深艸澤

成何事讒言自不禁大河控南北宵旰
一人心
江上日流血天涯多鼓聲臨危思猛士横議起書生憑弔
隋隄柳虛傳京口兵空談知誤國未敢請長纓

春華篇畣周葆昌

春華易零落轉眼成枯枝與子通一顧遂辱彤管詒西施
朝澣紗谿水照容質同車有鄭旦入宮聞見嫉秦宮懸明
鏡光皎月與星予身化作鏡照子婉孌形龍門思素琴宮
商五絃起願子作琴絃哀聲繞千指寶鏡有昏日朱絃有
斷時寸心太山重力士不能迻

鏡湖早秋寄烏程陳炳文二首

夕陽下曾巒餘輝亂羣木我行望歸燕遙見平蕪綠門前
賀監湖流水明如玉薄莫涼風生秋心不可掬流螢時一
飛若爲照幽獨羅衣日以敝猶是別時服褒中故人書錦
字不忍讀上言行路難下言歲華速
峴山日夕佳苕上宜淸秋少婦家禾中往來木蘭舟舟前
夫容華淥水朝霞浮朵之不我寄芳華諒難留

贈朱孝起

塞雁銜寒雲景開城烏飛去角聲哀綈袍珍重憐知己玉
劍飄零愧霸才落木西風同戀別空江莫雨此登臺少年
淚說枚乘筆入世難逢袁紹杯

愁緒

愁緒難爲理辛酸勞者歌病懷淹枕席寒夜杳山河犯曉城笳奏新霜旅雁多無衣堪卒歲之子復如何

初冬覽眺

關河度微霜羣鴻亦已飛蕭瑟秋冬際淸游漸成稀病起難爲懷登覽窮翠微江水在襟帶渺渺長天圍衆木下空山蒼茫景物違百秊亦易盡萬緒相因依豈茲江山感身世將安歸尋巢林閒翮裵褢度煙霏暝色起天末林風振素衣

寒夜對月同蔣坦

林空夜無風雁羣聲蕭蕭虛窗受寒月星沈天宇高天涯未云遠行雲不可招與子眺江山目極心爲勞月華澹孤景空齋益無聊飛霜蘭蕙盡春風吹故條

哭陳炳文二首

吁嗟雙飛龍雲閒折其翼一墮入重泉千載亾消息零落道旁樹已非別時色我歌子不和鏡水長相憶酸辛五字詩未得達君側焉知行吟時子已沾牀席長辭金門詔歸彼太山籍臣質忽云亾豈忍話夙昔

室有偕隱妻庭無稱家兒純明與盛悳天遠良未知身負禮樂才入棺安所施長卿少善病子憂我質羸餘生能涼倒今子竟何之江山二百里中有浮雲馳行舟自此去尙想重來時

春日對酒贈高丈錫恩

綠滿南山艸山前賣酒家一尊何瀲灩醉碧桃花嗁烏銜微雨垂楊過落霞怱怱看逝水封丼問香車天下春如許入閒樂有遲交游參父子身世誤龍蛇玉劍芳心折青雲去路賒蘼蕪盈手贈還自惜瑤華

送袁臥歸新城

予已不得意子今行路難江湖尊酒別風雨客衣單士信無長策貧尤戀故歡蘼蕪山下是欲采路漫漫

送吳懷珍之金華

六月正徂暑君胡作此行金華高不極言訪黃初平松華石牀冷瑤艸洞門生采藥逢樵叟因風一寄聲

潮

天地無顏色濤聲上古臺秋風江水闊落日莫潮來縹緲魚龍气艱難舟楫才十年滄海思何處問蓬萊

祝生歌爲吳子珍作（生名呂訓慈谿人）

祝生落魄家四明渡江作客杭州城杭州吳生疋好古鳴鳥出谷得友聲前年祝生偃蹇以酒瓢詩卷歸飄零平生篆隸侶神授風雷擊攫蛟虯驚春寒新月窺窗牖滿席凝塵酌樝酒吳生薄莫叩門入僃說祝生時在口上言與生古道交盡傾肝膽離塵垢下言八分與小篆斯邈爲師韓蔡友大冶深深鑄吉金曾胥落落囘高斗筆如美玉肉好半渠以瘞硬文麤醜頗荅鄭燾今已矣不知位置誰先後復言生也以窮餓縑素如煙付誰守江水悠悠無盡流故

人搖落同衰柳我聞此語慘不舒吳生念舊眞吾徒方今文體日波靡如彼姿媚逞俗書茲世發言已莫賞名山身後富何如祝生何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良非誣吁嗟祝生絕世無歌成酒盡良夜徂吳生出門月載涂

寄邵比部丈懿辰

威鳳隱文章在山戢其翼名惠無盛衰輝光被鄉國吁嗟世風微原野多荆棘豈無梧與竹不忍安棲食如雲蔚羅張千仞安可得會當鳴朝易鵷鸞失顏色

萬古大江水東流日夜長吳楚佳麗地烽燧何蒼黃堅壁怨笳鼓轉饟窮餽糧斥鹵權物力艱虞戎馬埸平準善通變物望思賢良此行阻同舟天末遙相望

時危表國士廣廈思良材桓桓曾侍郎奇姿鬱風靁雲龍一會合論兵心胷開蛾賊百戰餘城闕生蒿萊予如學習鷹一飽羞凡才願知狐兔蹤何日君歸來

送袁鳳桐陳州迎喪

風霜紛滿目況此失巢禽浩浩黃河水依依孝子心歸涂兩兄弟遺恨硯宥衾我有孤兒淚孩提灑至今

送壽丈僑還諸暨

風雨夜如何征鴻盡度河先生猶道路海內正干戈垂莫雄心在深杯濁酒多未須臨易水相送有悲歌

贈儀徵王丈翼鳳

登樓一賦倍淒其王粲年年在路岐故國風煙悲骨肉過江介土近流離兵戈歲月人無色文字關河鬢有絲搖落西風江水闊思家臥病雁來時

放歌（去年九月高炳麟昭伯招同龔橙孝拱蔣泰亮賓梅顧鏐子眞吳山登高今年九日偕吳懷珍子珍周炳伯虎朱孝起龐鄭重游無時感舊慨焉作歌）

生同鄉縣才同調高生與我年俱少明堂合樂陳清琴宮商異舉非殊音抗峰高館凌清秋當窗洞壑羅深幽高生擊筑同敖游九日悲歌樓上頭龔生意氣何雄桀蔣顧詩才亦清絕各有神明兩不疑栖行無算肝腸熱是時木葉辭枝柯白日下湖湖水波人生哀樂何其多浮雲欲聚如風何風流雲散須臾事轉瞬一年風景異艸木今年更變衰登高無復當時意山鬼悲嘯如可聞嬋娟不下雲中君

百艸不芳春心死清霜蘭艾誰當分苦爲交游感仳別登山臨水悲秋節無論風塵滿海內咫尺邱山渺難越奮褎起舞歌百年山靈無恙當我前秋江潮落埶渺緜向人江烏飛翩翩高生杜門亦已久譚子行吟良可憐人間何地無重九不醉黃鞠甯非顛人生蓬轉眞無權局景鄉里徒摧顏明年此會誰賓主儻憶天涯人未還

送吳子珍北上五首

華月生滄海奄忽向桑榆百歲一昏朝何計盡歡娛芝艸本無根鬱鬱託山隅馨香同時出行人忍見鉏君子結交密心憐夙昔疏行雲散回風僕馬已先驅

悠悠指長道京華渺天末征塵上素衣關河莽遼闊三策

對春秋十上近倉辛羣龍盈天衛高步戒超越浮雲金鳳車落日銅龍闕眞人居深宮大臣有黃髮

高歌西風前木落鳳皇山明湖渺寒水無聲照別顏山鳥倦還飛巢危何時閒離獸竄巖側散迹互躋攀柳枝日顑頷遲久春風還無情已如此有情共潸潸

太行天下脊登高一回顧海水方橫流兵甲如風雨直北長安城氣脈隱回互嶽色從東來河聲自南去一髮眺中原嵗茫起煙霧冰霜日紛紛輪蹏瘁征路

汎汎盈尊酒飄飄游子衣淒淒動離管脈脈看鴻飛飛鴻祗隨易游子莫忘歸臨行結衣帶慈母在庭幃交游勿濫諧言語愼褒譏功名志四方吾道今已非

寄周炳

勞苦山中雲一出安所之琪樹遘天風鸞鳥顧徘徊玉劍折無鋒金鏡闇不治年長心力短萬物爭一時我適防風國思子安能來艸色如故鄉百里亦天涯還念金門客攀龍計已非（子珍倘在京師）願言逍遙游共此黃髮期

秋風

人事秊秊改秋風日日來黃華吾羨汝祇向故枝開

分水縣九龍山

明滅寒谷顏日華澹容與林丹絢微霜磵碧鳴新雨嶙峋復俛卬杳杳似太古元寀畱眞氣磊落相媚嫵叢祠走野老想象傳芭舞巖棲吾未能聊復忘羈旅

安定山寺

皋原有寒色平楚望蒼然初地不知處樵徑與回沿林麓導我來倚竹照寒泉美人忘容鬢空谷誰與傳側聞開山者高舉劫灰前英雄與達官事去耽幽偏風疏雲不行巖古鳥亦僊古今此寥落獨往成周旋

寶劒篇贈常州董用威

祥金不作躍冶鳴十年一劒鑄始成洪波常使蛟螭避空谷時令虎豹驚龍文磊落自申詘鵜膏滑澤常光晶提攜戰場當大敵十步五步無留行入閒睚眦何輕試所願天地常清平縣之壁間久不佩風瀟雨晦終無聲神物無聲有深意藏鋒不用全其生剸鐘久恐有缺折補履世豈知重輕誰與君子來拂拭防身同志成功名出入金石決雲霧上天下地通精誠古聞時危智勇出偉人奇器當合并風胡辟燭長已矣斗牛寶氣徒霄明

江行（十月與臨海翟飛濤雲別於桐廬山下）

臘日何暄暝有如二月時江山此挂席竹柏桐君祠淥水似春酒寒林無畫眉飛蓬憐去住歲晚一相思

述舊敘懷送陳雲欽北游五十韻

艸色王孫路柳條天下春鴻賓高念侶鷹絷曲隨人問俗衣冠拙杜門談笑眞相驅飢有力靡騁亂無因伐鼓中原賊狀珠吾土畜稻粱嘅寡婦烽燧互征塵弓旦訏眞憲滄洲挈惠詢斷金數輕游褭玉與沈渝海出珊瑚氣霜知栝

栢鄰素交原有屬別恨爲重陳憶昔書堂聚逢君早歲親盟心俱落落逐隊各振振文史三冬益恩情千載新音餘山水意迹自駢登倫風月關軒好家庭眞酒頻萊衣朝爛漫縞帶坐逡巡楷葉青于染荆華豔似紃銅鐶爾紫燕碧井狎文鱗物態嬋娟足交期脫略信嫌都忘弟妹歡不開宵晨世事翻雲雨浮生感涸茵藥籠遺小艸車轂是勞薪絕塞飛狐險高臺駿馬珍關河慘幽薊戰伐闘燕秦白日辭鄉樹黃流暗去津江南載書劍天北指星辰惻惻倚閭望飄飄去國身之官依夏馥驚坐到陳遵浩蕩游無色蕭條筆有神故人多落魄遠道獨含辛作客山陬晚違時跬步迍田間歎鴻鵠地上走騏驎謀食徵書卷登場易笑顰

兒曹且紈綺畫氣亦金銀鄉縣浮雲隔荒齋暝霧屯登昏蝸寄窄棨淺鼠窺嚬歸夢迷難覺離居意未申出門春黯澹伏枕毋嚬呻深淵松根鬱孤芳蘭佩紉洪鑪金莫躍洴澼手還龜羈旅空驤首天涯送去艅江雲飛縹緲嶽樹望嶙峋壯志看青鏡君行近紫宸聖賢聞贈處韋布待經綸

側想

皇輿建兼調玉燭均普天解龍戰擊壤樂堯民出處思烏屋飢危比兔罝容華他日憶蹤迹少年湮夢雨生紅藥空江蕩白蘋悲歌中夜發離思渺無垠

種蘭篇畣桂英

種蘭少葛水水多根易爛種蘭先去艾艾生恐滋蔓嬋娟幽谷中馨香發九畹子已過時悲離披君子詎珍重素心人勿使芳華晏

別董子中

零落人間寶劍篇離亭華發與潸然江湖滿地重回首南北東西兩少年

題西山方氏主人壁

尊前渾忘是他鄉萬里春風過戰場一日桃華源裏住出山人事又茫茫

錄別四首

翩彼雲間鳥音響自龢平臨岐握君手忼慨結平生雲雨莫來還伊胡獨長征時至發林華默默感衰榮帷開表素

衣散落見天星飛去雙黃鵠中道軫予情

大義結夫婦依依四體分車前千里道闈中千里身華鐙粲良夜耿耿斯須親斯須復何言方寸難具陳襄哀怨晨雞僕夫爾何人鴛鴦自奮飛天路一逡巡嗈嗈咊鳴雁折翄墮江津江水日以長浮雲日以新紈素雖云敝故物當見珍

臨軒動朱絃曲調悲履霜飛蓬復奚爲轉徙之遠方出門丈夫心衙涕下高堂離居視聽異氣象感中腸昭昭月揚輝中夜流素光披懷見子美語笑暫在旁得攬瓊樹枝飢渴兩可忘

回首望故鄉南風河水流陽春去遙遙他人各綢繆鳴蟬

在灌木厲響一何修常時閭里閒俛仰亦云愁强勉加餐飯誰與相勸疇修身無出入贈予吕千秋

同王以湘滄浪亭懷古

游絲繯華天陰陰隔菲號鳥青林深古人不見古亭圯惟聞流水如鳴琴清流不洗世人耳滿城絃管多繁音晝漏遲遲歌未歇豪竹哀絲爲誰發此時蔓艸徧池臺當日金錢買風月勝地由來有盛衰何況人生易華髮天涯弔古復傷離人物風流各有時雲樹江南留不得爭知來者復爲誰

小車行

小車兀兀黃沙走老父前稚子後道旁招行人行人但搖首三朝麥飯不入口我家揚州承平樂休賊來如風大男縣頭白日慘慘淮水浩浩飛蝗刺天人賤於艸連營鼓角日鳴鳴健兒肥馬塞道途小車兀兀挽馬芻

飛蝗行呈德化萬侍郎

風起黃塵暗淮甸飛蝗東來密於霰去年赤地數千里揚豫亢旱炎風煽蝗蝻一過野如刈驅之頓跌傷人面野夫面傷哭向天蝗食新禾人食薦大兵凶年荐相接至今沈疴益瞑眩淮蔡之閒非尋常人材雄驁古今見異獸飢渴虞唐突已痛黃巾盈郡縣自計貧無負郭田哀時欲繪流民卷吾師少宰方延職耤手拜上蓬萊殿

晚泊

市小危檣矗沙平落日嵌吹蘆勞破網收麥慰長鑱流水賢愚盡清嬉歡怨銜依然吾土月夜夜照征衫

新河作

微湖新荷一萬柄紅妝婀娜臨明鏡故鄉風物西子湖遠山如黛何娟淨客心流水爭波瀾落日南陽百端併剝苦先讀滄溟碑新河一記筆力稱往年大上河魚橫南來惡浪千家磬鬼火陰風慘不收遺墟蔓艸迷誰姓人言南漕此襟喉萬柁千檣舊縣亙江南酒藥紛入市河北馬羸多塞徑河決軍興邢可說黃蒿作垣塵滿甑飛來莫雨上征衣憂時涕淚還交迸五年鼓角滿天地戰後山容黯銷凝此地荒涼賊似嶙渡河北去狠投弃頗聞練卒齊趙勢凱歌已奏猶未定水有蛟鼉林有虎河北子遺聊可慶獨立悲涼感衰盛世事身事同蹭蹬沂泗東流浩無已中原千里浮雲覆大有關山庾信詩聽風聽水明朝更北地柳枝覺羈醜客中自折無人贈

湖中

嶧山旁起走襄襄擊汰空明卷白波大澤交流神禹迹故宮遙聽漢王歌瑚弧齊魯新徵戍寶鼎風雲望塞河十萬糧艘成坐廢颿檣遜海近如何

任城太白樓

綠蘿倚日當高樓夾城風色宜清秋雲端美人散如霧城

邉古水紛長流婉變大容散瑶席當時賓主神僊伯一從賀老去瀛洲今日山東無李白瀛洲浩渺若可親長句平生亦有神泲南泲北搖芳樹不見開元天寶人

亂後過臨淸

斜風濇日慘河濱南北襟喉此要津山鬼荒厓知劫運潢池莽鹵本王人千家遺竈飢烏散五月孤城細艸春一片沙邱鳴咽水年來不復怨王倫

野望

蕭蕭萬馬戰場空千里征塵在眼中岱嶽人閒望霖雨衞河北上有秋風黃沙野哭牛羊斷白日驅車艸樹窮趙魏由來形勝地漢家畫閣孰論功

次靑縣

北征徂暑月枕席日浮浮古道開靑縣渾流下白溝高飛勞燕雀莫色起梧楸亦有風波恐人生出戶憂

舟中立秋

大化無留景人事浩徂遷志士輕道路美人惜嬋娟晨曦濇平曠夕露下潺湲驚沙遽慘烈轉蓬不還延浩蕩壽收駕飄搖鄂君船於心感物變矧茲越鄉季奇樹幾銷榮南雲迷歸旋歷歷九辨辭憂來無陌阡

北平古意

瑤星瞻帝座珥日照長安一識

皇都盛焉辭行路難

皇都鬱鬱古山東面倚襟河启宅中燕山南控沙邱遠邐海東回碣石雄萬乘旌旗三輔壯八方風雨九州同旌旗風雨神哉沛規模七葉恢無外漢帝離宮起上林雲房霧殿相鉤帶建章衞蘭錡甘泉擁芝蓋上壽璇宮降宓妃冠寵椒塗迷下蔡玉樹春深王母游瓊華天醉蓬萊會蓬萊閣下列仙班溫室深深帝子顏蕭何曳履得上殿平陽飲醇時閉闕析圭東第启戟冠北闕閒內直沙隄靜歸休繡

轂還沙隄繡轂如流水來往侯家兼戚里大道青樓襍戲陳洞房白紵清歌起三公市上解琵琶四姓門前鬬羅綺金張許史高如天嶽嶽城南路可憐柱下張蒼通計籍山中卜式奏輸邊華燭夜宣金殿詔牙籌日算水衡錢分曹趨殿最上計日聯翩鏘金夸尺五過錦戲秋千車中金鳳飛何處巢下青驄驕不前趙李但知今日樂夷齊豈論古時賢豪華轉眼分今古素衣到處生塵土金馬森森學士堂夜烏啞啞御史府褒中采筆相鮮新柱後惠文休媚嫵振衣直上燕昭臺臺上風沙去不回北極時聞金鼓震南征日見羽書來欲解吳鉤憐錦帶且蓋魯酒倒金罇酒薄不成醉人事朝朝異抱玉老空山買珠取高位俠客青春河朔游貴人白首京華地五侯門外長荆榛七貴墳前紛鼓吹鼓吹發拂舞陳鼙我銃吐君菌天下用兵求劇孟殿前發難屈平津攀龍明主側射虎短衣人功成長揖去歌舞江南春

燕歌行

林閣初日澹光輝驚沙漠漠相蔽虧下堂彳亍望所思手中膏沐昔所持塵生寶鏡闇不治庭樹葉脫羣鳥飛故巢誰復同安危翩翩者葉根本離遠游何人不歔欷君飢君渴妾具知他鄉娛樂當念歸

秋風引

君不見轆轤宛轉青絲綆日繫銅缾汲金井一朝綆斷缾

復折女子空來照斜領又不見金刀玉尺縫春衣天吳紫鳳相光輝塵埃黯澹日以敝空箱棄置餘香稀高者山下者谷水浩浩魚育育遠望當歸歌當哭鏡中顏色非少年秋風吹塵塵滿屋

對酒贈吳煥采

尊前握手訴飄零離笛聲中酒易醒欲寄愁心與楊柳不堪搖落短長亭

畣內閣侍讀葉名澧

二南王化始江漢有風詩皎皎長安月泠泠寡女絲古人思見我大足得同時燕艸逢搖落半愁醉莫辭

送李承瀚赴山海關

健兒白馬紫貂裘海色蒼涼上戍樓徼外風高塵漠漠尊前酒盡路悠悠征衣落日盧龍塞羌笛清霜白雁秋一旅入關成
帝業遼河東望古營州

贈陽湖楊傳第

蒼龍發清曉詄蕩天宇開朝暉澹木末雲物盈我懷長安冠蓋盛爽轂揚塵埃遠游無好顏藿食世見猜君子賦緇衣吹律同聲諧良驥伏皁櫪芳蘭藏艸萊下女不可遺捐佩絕往來鳴鶴有聲聞九皋清且哀大道西風起春服謝故裁與子期歲寒勿為狐白咍

奉贈朱黃門丈琦十韻

雙闕麗朝日綺繡交曈曨明堂資巨棟詄蕩宣王風君子起領表高標淩華嵩忼慨朱雲檻彳亍鮑氏驄中夜望欃槍欲射無長弓驅車下峻阪御者思良工偉哉兼善志遑卹一身窮歲晏元雲興霜雪下喬松高柯有密蔭勁艸亦芃芃庶幾竢春昜得氣全和盅

贈許舍人

皇居帝里有光輝賦罷淩雲入瑣闈寓直獨吟西苑月明時無恙侍臣衣山川雨雪天涯晚哀樂中年人事非卻對青尊堪中酒五陵何物是輕肥

雨雪曲二首

燕山風雪撲貂裘白面郎君控紫騮昨夜胡姬畱一寶

刀遺在酒家樓

金樽瀲灩與君揮醉倚琵琶夢裏歸燕地雪華如掌大朝朝卻向鏡中飛

酒家遇楊子

客去不去轅駒鳴長安市上藏姓名門外北風天欲雪與君把酒說荊卿

贈丹徒莊棫中白

浩浩長河水欲渡見冒冰潛魚自辛苦無為羨飛騰勁風一東西轉蓬力不勝邈焉去根株天路不可升天寒霜霰盛客子中夜興縕袍豈云煖抱故忘愛憎結歡不在兒語笑何足憑哀鳴雙鴛鴦虞羅無見陵

翫月和莊中白

明月照瑤艸瑤艸已如結一別江南華來看燕地雪

慈仁寺松

與子同偃蹇一臥帝王州平地風濤合中天日月畱扶疏慚俛仰蕭瑟閱春秋多少閒榱桷冰霜為爾憂

古意四首和莊棫

繡轂相逢大道邊朱樓玉佩隔飛煙四方爭點長眉黛百乘誰輸姹女錢朝朝莫莫看雲雨葉葉華華感歲季願化輕軀作明鏡春風畱與正釵鈿

江南蓮葉愁日莫白下柳枝隨逝波樂府悤悤歌督護征夫脈脈度交河熏香侍女調絲管畫閣新人嬌綺羅履迹

銷沈知幾日玉階芳艸已成科

栽桑東海頁三見種柳金城未十圍侯家歌舞紅塵散天上神僊青鳥稀芳樹何秊生玉砌西烏一夜竟孤飛明月光光星欲墮景沈積水幾時歸

沈沈少婦鬱金堂畫帳茱萸自有芳鳳管新聲傾下蔡龍城征戍向遼陽桂華婉變三秋莫錦字迷離萬里長明發東方千騎至含情永夜拂流黃

送吳子珍南歸三首

燕樹日青青無情爲誰好君還故山春我畱長安道

相逢京洛塵相憐客子衣前秊送君出今日送君歸

南雁日以北北燕日以南車前塵漠漠城下艸毿毿

古離別

欲采蘼蕪艸春風吹故蹊征人去天末賤妾守空閨下階芳艸合開簾華月低寶匳塵黯澹玉笛響凄迷采蓮歌魚戲隔華聞馬嘶江南行樂地塞北斷腸嗁長眉恆獨斂雙帶自然齊思君如流水不信有東西

元夜

佳期千里遠顧兔徒盈盈清輝一吕沒華燭自然明似有遐方怨凄其玉笛聲鈿車來往處今夕倍含情

樂府詩贈尹侍御耕雲

御史府中烏欲棲長安道上車塵迷雲飛霧散春朝日絲絮亂掩空閨永夜獨織鴛鴦錦春日相逢李蹊長蹊

起來憐白苧短歌含意是前谿

大風重贈尹侍御

獨坐淹春節泠風萬里長燕鴻紛去就蓬艾誤飛揚白日臨芳樹青尊揜畫堂從容軒后夢去垢未荒唐

送傅太守壽彤

繞梁餘響在情竭爲知音千里春風路行車芳艸深四方多難日相送一沈吟河流有新故珍重結交心

贈李比部汝鈞

多識蟲魚富高翔鵬鶚知立談見眞際勸學得吾師海內愁兵氣人生覺酒悲長安春二月風雪杜門時

雪和中白

二月長安雪飛飛傷畫輪如何華發處不見故園人

送夏氏

悠悠涉帝京游子戀故人驅車歷廣陌冠蓋揚輕塵長安爲樂地銜恤行苦辛嘉會忽曠絕分襟及茲辰薄酌暫燕婉岐路意莫申猗猗故園樹端然發易春滔滔吾道悲願言謝交親出處不可期令惠表道眞哀愉可一視贈言念人倫

長安道一首爲中書舍人吳紹烈賦

長安輕薄兒兩馬蹀躞黃金鞿華纓玉佩光參差意氣相傾無不有背面咍笑庸渠知與君相遇長安道與君相親年少時君不見萬古西山色上有童童桂樹枝

夜詩
遠近易春節乘除明月時佳期于此曠人事亦云岐寒露
生芳苑棲烏無定枝乘槎消息在西海路逶迤
送朱黃門丈
垂楊暗帝城飛鳥散春豔華艸方云莫關山獨遠征著書
參史職多難倚儒生試進離絃奏宮商似不平
紹古
敘曰學者折衷于六蓺詩者古之所以爲史比物連類有
易之象敷陳政典有書之事升降品節有禮之教宣鬱達
情有樂之龢詩亾然後春秋作託體比興百姓與能勞人
思婦陳之太師世亾孔子疋鄭不別三百而後遂以闓如

王通非其人也故曰吳楚僭王晚周至今宣尼復起關雎
麟止要不復作國風小雅嗣音斯在夫智者通於其情昧
者逐於其迹溫柔敦厚遺教不隊五言七字何論迹象僕
少好篇章稍長彌篤豈必盡謝纂組之工撰之六義卻行
求及然茲事體大匪曰琱蟲荏苒十季業不加益復以羇
旅暇日撫茲時變述爲十篇敬質當世君子
黃金爲君輿白玉爲君堂翩然一乎鶴矯首雲間翔堂前
有棗樹堂後有方塘堂上坐美人妙目發奇光主人復爲
誰信陵與孟嘗佳肴酌蘭醴既醉盈千觴方塘華池中高
下夫渠芳所悲清秋節白露結爲霜我欲竟此曲此曲哀
且長安期與羨門延季以樂康

右情
天地生我後蜉蝣生我前今日樂復樂安知我爲人人間
者何爲卜與猛虎鄰鶴鳴于九臯其聲聞于天耳目齒髮
閒強名爲我身鬼伯一嗚呼其散如浮煙孔子陳四科後
世偁聖賢孤竹兩兄弟乃餓首陽山武王坶野師有亂臣
十人箕子陳洪範封之于朝鮮我今遠行游下下入黃泉
高高出乎雲求我心所憐
右志
春日載易時倉庚鳴喈喈高樓齊浮雲阿閣三重階階前
何所有庭樹從橫枝洞房歌聲起歌意我所知天下方太
平龢樂相保持妻子得婉孌金玉如沙泥策馬行萬里糧

糗誰復齎名譽高于天朋友不我遺四坐萬年壽奉藥一
刀圭日夜爲樂方難可與等期
右感
宣宗皇帝末年浙江巡撫吳公下車擊豪彊僚吏趨風（解一）
月離于畢厥歲天淫雨大水日夜禱祠行泣于野上告
天子蠲宿逋復田租出生于死（解二）公性慈仁用灋嚴平歘
歷中外罔不翕然稱賢（解三）厥後三年廣西寇起窺漢與江
新天子詔曰爾吳文節可持節督湖南北諸軍事朕開明
堂待成功（解四）讜讜文吏專已自私洸洸武臣持爵祿以嬉
人言噂沓盈廷首鼠不次公心憂悲（解五）兩陳交大旗飄飆
獨前斬馘無算軍聲動天親犯矢石奄忽不幸力竭歸黃

泉（六解）事聞舉朝震悼贈太子太保諡文節楚人至今以思豈徒公之悲又六年舊部民杭州譚獻賦詩哀之（七解）

右哀

佳辰曠燕婉乘春暫游歷天路迷羲馭嬿樂此朝夕嘉茲林潭人于野忘所適浩蕩江海波欲靜何時息楊人儻云具習師期有獲絳蕚山桃舒朱英沙棠覬微步卻高趾行歌反沈默

右于郊詩

惟庭之槐鵲有巢日夜烈風室飄搖獨鵲哀鳴求其曹籬鶡決起紛相嘲彼槐之樹折其枝孤根綫急當語誰皇天雨露日以施下有小草方葳蕤山石犖犖不可履海水蕩

蕩不可理縣車解舟閉門居獨抱憂疑其行止黃雀飲華報以環靈虵之珠明月縣黃金可成河可塞身無疾病安如山

青春逝矣朱夏臨空庭蕪沒芳艸深萬里從君力不任羽毛顦顇悲故林翩彼海燕日以南雌者哺子雄相尋一彈別鵠調素琴枯株何用徽黃金袗彼絺綌淒以風空牀胡為爛錦衾安得美酒為酌斟歡娛白首亾二三

右吁嗟篇

明月鑒薄帷流景照空林芳時西園艸寒露日以深一從君于役涼燠行相尋君身如金石哀樂毋見侵鵠持飛蓬鬋為容異素心吁嗟閨里人慰勉亦不任何當託飛鳥一

揚四方音

右明月

白石何鄰鄰清波與沈浮江湖有時瀾浩蕩具輕舟奄藹榑桑枝杲日相環周倚賴燭龍力揚光炳其幽鯨魚跋滄溟長弓忽云收金尊酌美酒沈飲聊可休

右白石

枯魚游于釜趨欻須臾間甘餌有餘薌福溢禍來還

右枯魚

東風西日帝京春北馬南舟行路人揭揭驅車過洛水沈沈高閣望平津依依去後離亭柳漠漠飛來大道塵莫雨朝雲迷處所金簫玉管為誰陳

右律詩

五言詩贈沈司徒

皇朝盛堂構

列辟勤菑畬游豫無非事沼囿負厥居鬱鬱玉泉山湛湛昆明湖森森羅玉樹瀰瀰發紅渠寫仿金僊窟恍忽白雲衢直由氣埶壯兼之締搆殊建章開千門井榦淩太虛蛾眉曳錦綺鵷列佩瑤琚金門方待詔侍從與機要憑几拜清問前席書嘉召縹筆簪彤墀朱紱奉玉導何言文章事下通風雨好侍郎天人姿衣冠此高蹈承明論思入夙夜簪裾儼憂危簡書畏艱大度支效濟濟登賢俊南齋連英妙鼓鞞思封疆關山感離別海風殷洪濤江瀾盪天際端

然靑陽回復此素秋節番舶要互市金戈慘連歲鮫人無夜珠魯婦有髮髻家山東西皆征雲西北結天官運星辰晛日過雨雪蒼望今泉變致身古稷與枚木日離離匏瓜徒纍纍爲社旣詬腐不食生歎否賤子逢迎絕遠游骨肉非門蘭受鉏易山杜援枝稀褐薪甘獨負燕石員自疑秉受旣已偏違弃諒非宜金丹授大還何用一刀圭積水負巨舟潢潦或不辭揭揭上長安驅車入未還焉知高門事得奉長者歡横經王傅醴（孫侍講表言）獻策學士冠（潘學士祖蔭）不遺一諤諤故步忠蹈蹈高樹接長楊滄波通太液觚棱望天上禁鐘聽咫尺側聞

皇輿正功皋震濯赫從公上衢歌愧予岸儒幘

酒樓同龍陽易叔子中江李眉生

長安市上今宵月不醉金尊可柰何夢裏家山迷近遠望中兵氣滿關河孤光歷落靑天動秋色蕭森白露多便與諸君堪作達玉簫愁倚百年歌

送汪學士典試關中

使車曉發鳳城端侍從風流動漢官早歲文章傾海內明時將相出長安棧雲萬里盤空細嶽雨三秋照路寒見說中原人物在因君憑弔古衣冠

贈歙縣王少司馬

十載傷孤宦秋風一夜深常持戀闕意併作入山吟寒露衰羣木危巢動暝禽五雲高處望樓閣覺蕭森

秋夜絕句

高空流月映華軒砌下時聞墜葉翻自是孤根搖落易梧桐秋色故人門

五雲咫尺望觚棱欲賦甘泉病未能玉宇瓊樓三十六西風莫近最高層

空拈箏柱十三絃彈盡伊州倍可憐一上高臺望山月天涯處處向人員

終古長安有狹斜相逢夾轂不容車可能明月時時滿無柰浮雲處處遮

賦得元菟城南秋夜長

元菟城南秋夜長金壺銀箭漏茫茫機中錦字思鴻雁臺上淸簫待鳳皇故國相思空見月西風酌酒不盈觴最憐十五盧家婦雲髻峩峩出畫堂

雄縣食魚鱠

八月江鄉水落時家家細鱠斫冰絲京華倦客今歸去千里秋風有所思

山行雨

杳眇空濛處車行始見山陰陽自殊態天地有重關衣屨忽沾溼輪蹏閱險艱由來膚寸合晌息雨人間

望嶽

眼前岱嶽與回翔鸞鶴如聞接帝鄉漢篩朱文懸想象秦松黛色入蒼茫風雲一氣開齊魯禮樂千秋待帝王司馬

文章成倦客可憐白髮別明光（朱伯韓丈聞尙書謫濟南）

別嶽

敘曰鄧子游衡譚生緊啓精誠莫二文采愧之矣作別嶽詩

眞宰叩冥冥長風洞戸扃車中感玄鬢天表別空靑元氣思三古浮雲有百靈末由隋濾駕鸞鳥獨竛竮

襍詩四首

我行瀛莫閒曠土廢耕桑古來征戰地風沙浩茲茲太息石家事輕棄此邊防盛衰有變遷人土可憐傷安得跨郡邑作鎭開雄邦田疇種稼穡畜牧多牛羊扶輪一長望止見河水黃灌注事溝洫險要扼津梁屯種十年閒斯土眞

金湯方今侯甸地胡乃如要荒

有生各甘苦同根異條起名實時時易入地無恆理（甛水鋪舊名苦水鋪）憶予入長安西笑徒爲爾俄焉再涼燠無時問甘旨輪蹏忽苦辛飢寒念妻子倦飛會當還浮榮良可已不見無定河永定不復徙不見大淸橋浩浩黃河水

晨行至日昃人畜同時飢即舍忽喧騰奪馬爭光輝弓刀作急裝乃是河朔兒但言點行頻軍書如火追昨者江北賊困獸猶樊籬連營倏瓦解不見天王旗拔師發纖輔逆旅暫相依醉飽得歡呼客間前致詞制敵仗諸君努力中國威南來有潰卒如鳥失羣飛

秋風日以深秋艸日以萎秋山送行人歷歷見來去嘉名

愛九日高會渺難遇故人日南北轉蓬在何處囘首亭林祠文酒朋簪聚苑轉鬭節婆娑倚松樹引領望故山英鞠淸秋趣臨江股洪濤坐石睎朝露迢遞阻嘉招爽黃念行路

車遙遙二首

車遙遙遙遙涉長道所嗟車中人不如道旁艸艸艸衰春更榮人生日趨老

車遙遙遙遙復何之行雲有時盡遠游有時歸空山折蕙艸猶爲王孫悲

華月

華月輝輝濁水泥車輪四角事難齊星辰天上何言別城闕雲中未有梯北地會傳鴻雁信東飛誰共伯勞棲殷勤如感陳王賦翠羽明珠夢不迷

明星篇

白髮老還生黃金作不成朝朝看曉日夜夜見明星明星三五連珠子千門萬戸天如水鳳管鸞笙次第陳雲房霧殿參差起參差城闕隱雲中落落雲英光采同玉佩本來天上有霓裳雖得世閒逢霓裳妙曲驚鴻舞燭灺蘭幃閒密語織女支機寫恨傳牽牛服軛徒辛苦辛苦年年宕婦樓流蘇寶瑟最驚秋姿窺玉鏡悲年少郎上金鞍獨遠游金鞍多露滿行迹玉鏡爲霜感顏色在罶三星耿耿明無梁一水迢迢隔牛女由來一水濱乘查消息若爲親明星

長照關山路憐爾東西南北人

高郵

蘭槳盈盈動水濱棲雅點點度湖瀕便從衰艸微雲裏想見風流淮海人

秦郵驛前夕照沈露筋祠下天陰陰明瑠翠羽無消息一片珠湖是此心

過甘棠湖

流水如碧玉秋風挂席時東山感絲竹北地失燕支明月方弦朔香車有別離門前烏桕樹葉落是相思

杜牧前遊在（霜中白） 關山玉笛聲可憐蕭寺月長照故園情團扇飄零易楊枝宛轉生吹笳閨夢斷愁絕未休兵

渡江望諸山

商聲應造律逝水歎在川客心曠于役地靈行屢遷緒風依蕙阪華日動蘭船冷江改渟瀾危石藏遠煙折麻待大隱佩玉期眞僊修鱗潛易驚芳禽翔未還旌旄散北顧鐘鼓絕梵筵長波有歸息雙輿攀緣大哉舟楫功遠矣隨刊季

寄董子中

桐廬山下有浮雲獨繫蘭舟最憶君季子祠前看塞雁重尋桂樹又離羣烏帽錦袍猶昨日伯勞飛燕不相聞楚中自古悲秋地惆悵人如落葉分

常州聞歌

屋梁初月動微雲菲氣衣香兩不分如水清歌聽不得江天落葉正紛紛

乘舟

摇落秋爲氣平生宋玉悲江魚鷩景落雲雁莫歸遲斜日蘆洲滿清霜蕙艸知乘舟吾與盡野水照旌旗

韋蘇州祠

停舟入祠宇朝爽秋岑發燕寢馨香閟虎皁風流歇華日絢輕雲文禽和寒樾高詠復寂寥徽吟感乎髮

烏夜啼

思婦樓前頭白烏天寒漏斷啼井梧家家縫衣事刀尺處處繁霜滿道涂千里關山夢寬去河漢如煙耿將曙分明垂涙下空機遠人歸來笑相語

詩三

復堂類集二

夜過桐廬

兩日征驅挂勞人覺轉閒三更上寒月一枕失名山風水魚龍蟄冰霜竹柏顏飛蓬殊未已曉髮定應班

上灘行

羣流走亂石萬指爭一篙逡巡欲上不得上天寒水落灘益高七里瀧頭更西去山似荊關點豪素平生坐愛山水清甯知行路復難行人生進止各有數由來美惡無定名水淺沒至骭空歌白石爛千夫邪許聲晨朝達夜半舟中之人兮耿獨旦

蘭谿

叢蘭日衰歇谿色有餘妍淒淒上晨霧絛絛藏遠煙巒岫亙崒峭一水成洄漩飛雲當知反觸石無時閒磵芳寒欲盡林秀遠孰搴耳說淙流木目極亙靈山百里阻三朝咫尺絕攀緣銜舳方連連回瀨祇淺淺笳鼓感搖落魚鳥計安全有朋接語笑惟酒開心顏行止任以道夸嶮亦自天惟言植芳艸馨香佩勿諼

送曾太守行三入軍

北風歲晚江雲白霜深艸樹無顏色征人有似南翥鴻萬里雲霄鴻羽翯清秋八月作急裝長安城外塵怒怒欲持一劍軍門渴不覺三千道路長是時妖星照江水江北江南陳雲起歸來慈母惜孤兒書生未敢矜知己物望三湘司馬公人間李郭偃舟同黯說公門植桃李喜持尊酒合華蓬使君平似周郎少三十登壇此懷抱天地胡爲滿甲兵功名未肯爭華要保障東南曾侍郎軍聲直似郭汾陽才子雄豪出同姓短衣忼慨去沙場天寒獨盡沙場柳玉笛關山莫回首淺艸甯容狡兔藏高蜚寫落蒼鷹後江村歷歷荒雞號越石憐君起舞勞誓清中原一擊楫大江日夜生寒濤人生何地無離別意氣相看各愁絕好寄從軍五字詩無諸臺下思今夕

對酒示曾太守章大合

依微燈火素波長漂泊聽歌夜有霜太末城頭飛木葉無多尊酒各佗鄉

太末

太末城頭月裵裒照鬢絲翥鴻猶有信衰艸最亾知壞塔聞殘角清流見畫旗蕭條鐙火夜怊悵過江時

度偃霞嶺

元氣此呿吟皇天畫揚粵甌駱殊風會領嶠聳城闕靈秀說徒旅崇高忝沿越行雲散如炊空日澹于月磵松風濤合匡竹響香發懍哉窮坌時劖此蒼翠質千峰無起止一向互明滅關門匹夫守巖壁孤徑絕陽九當革命龍戰野乎黃動搖五諸侯馮陵異姓王虎臣篹聚米蛾賊醜跳梁鎖鑰一控扼戈戟徒枝撐盛時復盜弄民氣虛抵捍絕嶮寔重閉犀鶩終回翔開道惜竄伏餘衷悲鄉邦百雉馮太

末一炬囑江郎悄悄客子心行行千里道登高望閭里陟
遠巽歌嘯泉流謀纓足巖廊藏華曜雲霞松喬游笳鼓襟
喉要有時息戎馬會許安置釣踰蝓適炎方探奇指員嶠
琴歌感蔦跡易卜危龍躍行矣我佚痛勉旃仁者樂

至日晚集浦城武當山下餞徐少司馬樹銘章大令覲文
炎方山水亾嚴冬硼枝厓艸交蔥蘢陰厓不待陽律轉峰
巒離立開春容意行采藥不辭遠攀舟俛視滬晁同乘興
浮梧坐磐石歌笑勿乃驚樵童束帶鳴琴有茂宰倚淋清
嘯追庾公信有千載文字力由來萬里神明通濁醪妙理
託一醉回春足並造化功輩根啾啾鳴夏蟲鸕鷀一飽漁
火紅山靈蘊奇忌太盡沾衣林雨遲悤悤

梅

領嶠芳梅樹華開葉已新長憐拾翠侶相逐弄珠人

偕新城楊舍人希閔游道山

芳樹結輕陰春山靜如客虛臺頫闤闠三山峙丹碧厓深
挾龍氣雲雨洗片石古人在文字來者矜履舄海風回曾
瀾結此鮫蜃宅形勝鞏寂寥王公弔疇昔石髓足饕飧銀
臺在几席山阿若有人晤言待朝夕

釣龍臺

神山自丹碧滉瀁臨高臺僊人持絳節何者爲蓬萊還丹
不可期元精共裴裒龍駕已寂寥名王安在哉瑤華乘春
發鏡月洗瞑開鑑微王伯氣噂古吟嘯懷乘桴浮積水中

路復遲回飄風引之去何用出塵埃

登樓

日上高樓倚夕陽望窮雲樹更蒼茫今年海國傷春色獨
有青山似故鄉

海上索居寄京邑諸游好

姓氏猶題賣酒家一春不見帝城華懷人海上生明月回
首長安有狹斜蚤歲文章違世濾倦游蹤跡向天涯高樓
楊柳曾相識折寄同心感物華

瀨谿同壽衡司馬作

谿色動春雲蘋葉合清淺微風來中田麥氣有餘善弱湍
觸石回晴煙傍巖展文禽送謌詠瑤華發盼睞海濱見古

風行路寄深緬璚枝倚萋斐疏麻共游衍流坎情已忘華
樸理俱顯良辰設芳醴眞賞獲所遣

清明南樓答壽衡司馬卻寄易叔子吳子珍楊聽臚李子
衡京師

令節依然對玉尊江湖不繫故蓬根天涯芳艸憐將莫寒
食東風尚有痕跌宕高樓自華柳扶攜吾道在乾坤金門
待詔無消息同向南天念舊恩

憶別詞和壽衡司馬卻寄里中周伯虎朱伯原袁敬民陳
雲欽高昭伯茶龕章子佩程心楳蔡子鼎諸子

前秊上巳桐廬山去秊上巳長安道嶺表今秊作寒食南
浦春風迷碧艸新巢海燕羽差池舊種胡麻顏美好鵬山

山下煙樹微芳心日逐浮雲飛陽春歌倚白玉管少季舞惜金縷衣斜陽積塔望蕭瑟平生故人還復稀（頻居臥斜易亾友靳城袁雪安詩）

月夕南樓同壽蘅司馬臥雲舍人作

南樓一片月脈脈上林端卻憶佳人遠關山生莫寒鄰詞度遙夜芳樹澹煙巒逆旅招予美更深共倚闌

雨

作客窮三月離家復半季蕭蕭風雨夜歸夢落誰邊

月下贈壽蘅學使

忽忽春陽莫寥寥海上風鶯華畱客醉雲樹遠天空明月如流水青山有轉蓬西窗頻翦燭爭得故人同（是夕得叔子書）

旅興

天高多悲風長林折其枝蕭蕭無餘榮發發异昔時鵠室隨傾覆螳穴當遷徙委身臥泥沙天路絕無階覯者行彳亍聞者相歎咨由來梁棟材勿爲羣蔑欺

朱亭（原署三百三十有三士亭）

溯邦懷古日文獻在朱亭鄒洙相攜醉離支滿坐馨先春華倚瞑過雨石通靈清夜扶闌望輝輝見使星

畱別

曰歸豈不樂執手戀此行會近意何多脈脈難自名不歸天倫愛歸卽人事生高柳散疏風鳴鳥方嚶嚶欲飛顧其枝息久巢不驚秋雲如衣裳飄飄獨且征關山有南北意

氣丸重輕十載憂患餘方寸謝世榮一陳木瓜義共茲韋布情

七夕泊谷口

西風谷口邊迴湍七夕維舟坐夜闌銀漢高秋自清迥金波永夜盼團圞雙星天上咲離數一水人間揭厲難見說爲梁烏鵲在日歸無計借輕翰

延平津

婉婉雙龍合飛騰在此閒如何出人世不爲濟時艱石激孤流水雲沈北去山宵深迷劍氣神物未應閒

挽葉潤臣觀詧

鬪海歸來日當君轗瑟辰平生重知己當世失斯人楚雁來何莫燕雲闇不春金徽畱古調絃絕自傷神

九日雨中游嘉善面城園同汪仲得

意行偶出郭勝賞愜所經一舟繫門前輿輿漚鷺并蓮塘度微雨枯荷流餘馨浦雲輿入戶霜華繡當楹雙鬢幾重陽無復十季青歌歔異新舊萸鞠輿伶傳風雨有時歇酒夢有時醒與予勿弃世塵寄可忘形

棣華道人墓

想見春風路梅華落墓門清秋還弔古遺老自精魂志出文章外名依忠孝尊雲山正寥落浩劫總無痕

皐亭

十日高輿盡扁舟從此還爲雲復爲雨愁對皐亭山

贈陽湖吳唐林

栽花當及春結交當以神華開有必落神交得其眞風從四方來念我平生親道路損肌骨金石爲君身木落方更榮衣故先經新晒勉濟時器毋爲兒女仁

北地多風塵執手驚老蒼別離悶涼燠人事安可詳過眼變浮雲對面起太行予從海上來鴻雁不能翔鳳毛子未振梧竹意囘皇安危有時會窮達任所當請君揮五絃側耳聽洋洋

黃浦

渺瀰春申浦眞從林際看風擎驅力健波偪日光寒懷古雄才去長征歲序闌乘桴吾有喜咫尺豈辭難

滬瀆禊詩

滬瀆風煙入望遙春申浦口送歸潮樓頭一夜溟濛雨付與荒寒似六朝

懷抱何時得好開模黏蜃氣出樓臺劇憐淸淺蓬萊水曾照麻姑鬢影來

長安客子如蛩駏自別音塵又一霜思見素衣心蘊結過江人物數王郎（王部郎慶昌家南翔時正居憂）

襲生（公襄）日飲亾何酒程子（爗采）頗工長短唫故鄉人在佗鄉別孳筑都成變徵音

觀滄海

我觀滄海泓泓乘桴天與水極萬象如亾日沒中流不見

龍魚浩乎呼吸寒風所都欲暨尋仞鬼窮其謀尺山寸林神安其廬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觀覽滄海竭乎亾際天與上下柔不處地滔滔萬民沄沄萬水恭承聖人爲人之海朝變夕化長存久在載山內河不謝羣蔵幸甚至哉歌以言志

夷場行

人閒何地無滄桑平塡黃埔成夷場高高下下噓蜃氣十十五五羅蠭房靑紅黃綠辨旂色規制略似碁枰方門前輪鐵軋硍硍人來闢戶搖銀鐺倒暎窗牖頗黎光左出右入迷中央兜僞窈停言語厖笑指奇器紛在旁銅壺銀箭人官廢自鳴鐘表矜工良五金光氣出巨冶百寶追琢來

重洋水舂機上織成匹磁引箭中火具揚銀鏤尺表測寒暑電景萬里通陰陽我非波斯胡目眙安能詳中原貴遠物一握兼金償劍乃阿夫容其毒能腐腸世等酸鹹耆直以饕飧當烏乎利藪召兵甲烽燹廿載盈海邦不誅義律縱虎兕哩嘓咮（見章奏用此三文）出尢猖狂大沽一勝中國討伏莽仍憂粵與江九州禹服萬物備何煩重譯通梯航廣州南岸卬吾鐵閉關不蚤師陶璜聖人先見在故府煙塵海上天蒼涼皇慼萬怪有銷歇大風去垢朝軒皇

泛海夜至福州

海國一颿遠茫茫天四圍扶空波欲立過眼樹如飛出沒
心无際飄零客似歸南臺鐙火夕蜃氣拂征衣

夜集小嶙峋館

雨過不氣靜仙館失嚴冬傾尊倚虛牖蘿月灑如空青袍
文字飲薄醉意從容昔人直欲舞鳴佩聲玲瓏玉裒動微
步珠樹倚淡寶粉黛雖假物圖畫猶春風（中酒觀宋人仕女圖）風光
白髭稱（半客俱城泉大令年最高）海客酒顏紅銀箭度微寒爲樂方未
終

延平試院月夕和徐學使

月上平林夜氣浮素波渺渺入煙流乘春風雨頻中酒未
老鸞華一倚樓玉宇生寒衣袂薄紫簫微咽洞房幽佗秊

滅燭重回首紡窕江山古劒州

春風樓（延平）

江上春風百艸熏樓頭日日坐氤氳山光散翠常疑雨塔
勢浮空半入雲嶺表望鄉憐去鳥儒林懷古訪遺文秊來
兵甲東南滿劒氣還愁出夜分

明翠閣（延平東郭鳳冠巖下）

高閣頫煙津餘寒肅莫春名山曾歷劫初地自無鄰樹色
迷征轡波聲惱人陳詩及鴻雁艸澤念君親（聲聞何人題云北來雁爾從北振到南天飛過訣湯蓬萊殿幾處烽煙我的君王最可憐又云南來雁爾從浙水到蠻天見我慈母手中綫回首鄉關我的讒堂最可憐語俾而哀）

近聞

雨暗家山入渺茫近聞烽火復蒼黃涼漿麥飯尋常事歲
歲淸明在異鄉

哭吳子珍

人生山海別日夕念所親君子忽淪亾然疑已悲辛旣信
祇野哭逆旅豈寢門寒雨毖春氣黯黯太空雲高堂多白
髮寡婦猶青春穉子未毀齒無術贖君身長安有何戀聞
見皆傷神憂來多狎游醉飽鑠精魂我今結習盡牙琴不
復陳著書眞旒贅子毋惜遺文
我昔長安歸秋風弔袁生（臥）袁吳爲中表各負俠少名我
謂子記室亦呼袁騎兵袁歿子已孤子歿我益驚生歿凡
夫中蒼蒼有權衡但惜二十秊苦爲名教爭推移我嶺外

肝府摧已平軍中周伯子（炳）勿乃猶硜硜
故鄉忽殘毀（二月辛酉賊陷杭州）羣盜橫戈矛刀光燭城市火雲復
浮浮兩家老弱在倉卒將誰投子家我在遠我家子已休
結客雖云多緩急孰與謀重足待消息莽命還吾州誤子
入下泉亾知當亾憂不能爲國殤七尺眞悠悠

憂憤（二月辛酉杭州陷三月丁卯官軍克之）

消息未分明羈人瘳寐驚飆零踰嶺路慘澹故園兵羣盜
憑城日高堂望子情時危誰喚女悔遣爾南行
胡轉予于恤蒼茫問有司橫戈先解甲一從謝羣黎風雨
紛亾度江山終轉疑春城林木盡來燕莫求枝

建甯試院送楊含熙廣文丈歸杭州

北來雲氣紛如墨一春靈雨春無色雷殷空山艸木仆飢禽塌翅危巢側殊方客子悲餘春消息鄉閭不忍聞昆岡玉石有餘望握手相看各苦辛賊去蒼黃問家室千里歸人氣蕭瑟我有高堂胡不歸口不能言但悽怵中流失船憑一壺赤手救火空奮呼書生乃爾等木石艱危到此還時瞞先生意氣吾鄉里同客天涯異行止風鳴萬竹偃霞開晴見雙臺富春水營門笳鼓任喧闐襆被孤征路如砥再拜乞君諗吾母未暇閨房念妻子去作人間丁令威人民城郭是耶非魂夢相隨度領去杜宇聲中淚滿衣

江行雜詩（閏三月既望發建甯舟行四日至福州）

建安春色去駸駸臨別黃華（山名）夏木陰南下輕舟似鳧雁一天涼雨夾江深

禪榻今年感鬢絲往來鴻爪迹迷離炎州翡翠空文采高枕江風讀楚辭

一灘煙雨一灘晴灘底風雷卽次鳴波濤心事尋常有不爲人閒黯澹名

延津落日水曾波劍氣微茫客再過身到文山誓師處一時北望陣雲多

卻待人生不閉門渡頭炊火接煙邨妻兒尉勞田閒事泥飲依依注瓦盆

二更吐月隱微雲艸樹空山望糾紛諧笑尊前不當作陳王菟是可兒曹

雞鳴日出青山空灘灘水激自生風萬事安危堪倚仗人閒難得鐵梢公

天遣流光閏三月諸君無地惜春看林華開落誰留得雨打風吹大是難

記得去年當七夕歸舟谷口看雙星丈夫歲歲輕離別風水荒寒未厭聽

悲涼烽火連三月迢遞家書抵萬金難得多情李別駕平安兩字未浮沈（李君寄語知家書已來老幼無恙）

故園華作道旁塵雪虐風饕不見春（杭州三月十三日大雪）二十九秊流水去周瑜荀彧是何人（舟中讀三國志）

風送回瀾作意吹鳳皇橋下落颿時南人猶賽王潮廟東胥雖尋郭璞碑

秋雨五章

嗚呼下土澈何時勁風木落巢亾枝冦來如風阿兄死冦退不退猶相持脊令塌翅日色薄急難我遠久始知泉亭山中桂樹晚掩留不歸將何之（時婦子居泉亭山中）

家書不來已二月夢中吾母多白髮夢怨離亂未問訊猛雨驚起意恍忽游子淚與檐溜注虛牖生寒切肌骨今秊三黨如衰艸嶺雲海霧魂飛越（舅氏婦翁賊來皆死）

莫夜雨氣昏北窗浩如乘舟絕大江平生故人在何處雞鳴如晦思難降言官左遷（尹杏農）待詔死（吳子珍）鄉里阽危韋布㦗（杭城復後尙未得周伯虎袁敬民葉消息）更從海隅問莊棫黃鵠一逝何

由雙
笛聲哀厲出林表襍曲相和風裊裊洞庭葉下蒼龍吟高
閣如逢楚天曉萬方一槩吾道難夕角晨笳復多少金波
玉繩祇隱約雲端美人何渺渺
身不得飲中山千日酒何能服食鍊氣求神僊人生三十
忽在眼意氣猶欲侮少季八荒蒼涼元氣逕山靈終古相
周旋朝來晴空盼獨鳥羽毛亾恙陵秋煙

萬松關

北來浮雲如白馬南山石色疑蒼龍關門訣蕩入雲際欲
界元氣分鴻濛羣峰積績無尺土大木攢生不知數幽崖
石室相對扃薜蘿在眼人何所吁嗟重關一夫守九州之
險何不有秣陵衰艸國殤多臨洺西風承相走浮雲浩浩
阻山河布韈青鞵客子過萬松南峙僊霞北閩嶠風瀝柰
爾何

秋桃華辭

僊原一出青山空廢圃秋桃落淺紅一種襛華好顏色不
曾含笑對春風

宛轉歌（漳州九月作）

八月銀河黯亾輝九月炎方未授衣嘹嚦寒鴻不可見翩
翩海燕復已稀欲攀僊人三華樹還憐織女七襄機樹頭
鸞鶴幾時有機上鴛鴦何處飛鸞鶴鴛鴦相向出屋梁顏
色明朝日自有竊藥姮娥心終亾縮地長房術迢遞秋風

三十載悲秋人事總非一桂樹嬋娟生水濱樹下不見游
衣人蘭衾栖枕亾絕香朱絲玉管空生塵望華成葉愁不
盡飛霜零露誰相親姿季三五二八餘衆中識君奉歡娛
一室欲進掩簾嚬千喚不應動脣朱由來同姓可憐子嬋
僊瓊樹舊根株討吏車馬久不反從軍笳鼓今何如君勸
長生餐水碧妾隨神女弄明珠不是篋中棄團扇行愁舞
罷留僊裾華落還尋艸市宅南朝江令亾差殊寸心九死
猶宛轉流光千載亦斯須

送徐十三丈慶勳

吳山越水望迷離君去江東艸樹衰如夢荒臺歌吹歇鷓
鴣飛上虎邱祠

歡聞歌

曲水西風莫褭哀始見蓮采之亾兩楫望望不能前
夫容生屋裏流水動光景西風吹道髮離憂粘難整

南靖道中呈諸同好

客心如蕙艸搖蕩素秋節空山歲時晚餘聲亦未絕硼秀
佩爭鳴林芳翠如結橫巒孕樹鄂飛流散冰雪珠樹思春
陽金膏閟僊訣含誠易爲感在遠怠所閱脩竹寒待倚楚
茝香可穨招之巖阿人瑤華共芳悅

適中同伯澂學使夜坐有作（入龍巖州境）

似逐漁人槳釣船重吟石磴寫紅泉田鬭華竹分秋色樓
上雲霞娟遠天脈脈青山如鏡裏遲遲華月到尊前耦畊

儻有佗年約暫息征塵亦灑然

落月

敘曰落月傷知己也杜甫詩云落月照屋梁猶疑見顏色關山遼遠感逝傷離遂形于言

娟娟涼月墮未墮只餘暉已闕風生霧臨分露溼衣幌塵雙照景查石舊支機欲劃橫山蔽蛾眉一晌非

悲憤

淸惪當陽九萬里如沸鬻羣盜橫豺虎東南勢堅城江淮飫蕩析吳越以淪胥七閩實領徼十載弔夷傷汀贛隔風氣韋布諸侯客塡委職文字忽焉睹兵革人謀實不臧變至徒惕息日中城門閉賊來不盈百盈城一萬戶犇走誰

枝格徒手出官廨蒼黃被要執是日大風雨森寒襲營魄餓頃賊大至其魁樹羽旗矛戟亦林立襍用竿木持瘦馬載婦女肥馬載健兒撞門搜捉人搜得怒斫之或解死人屨踐血污我衣我衣旋亦解驅我從之歸黠賊慮我死步步相前後晨來勸食飲莫宿復拘守性命在皇天就死亦何有憤其殘生民將卒戰爭久欲鬬其虛實得出告戎右假我羸卒千陷陣誓捐軀三日渠魁來見我大喜歡反復說我降爲客不爲官招要適所居繆云授予粲渠猶識文義又云愛女才女命如金石勿殺愼勿疑欲去徐徐計亾者自招尤委蛇臥虎側狎虎如嬰兒所居故牙門戎帥此開府高堂列旆旌雙戟門前樹秋霜沃厹矛亦有偃月斧

寶劍如墨陽稽乃召官鑄旁舍臧軍籍名字編什伍肅肅烈風起凜凜霜霰晨搖搖心如醉慘慘夜不瞑豈不違生死高堂有老親逡巡四十日一日比一年辨論從衡起吾舌幸尙存或怵以稟銜或誘以

國恩書生既不武羈畱復何云比賊許我釋惻惻同羈人同羈一吾友餘者亦良民先是屈賊久羣賊多脅從流涕念妻子拊心述家衖壯夫恥何戈威劫豈買勳但愁玉石盡死不依上龔臨行憤亾力拔此數千衆詰旦與吾友脫身走城南城南多白骨烏鳶來相侵賊去子姓來生死悲難任面目久已非魂魄虛招尋跋涉足生胝伏艸或藏林窮巖友相失踽踽日已沈黯慘山下語郵人得二三乍可

託生死窮鳥奚擇音五日仍三徙頭髮散復簪望城見宰官友已先我臨鼉橋郎長道重生方自今庚官開尊酒憂來眇亾際儻死非國殤吾婦徒髮紛兵甲動不息風雲慘如結城亾有收日人絕亾生理安危視忠信痛定時勗厲

皇上在離宮北狩已二歲王綱弛復張大臣實倚賴交弟謀恢復含靈胥自棄或充一校任亦願畫軍計承平閉戶人壽命康且直視息百年中念此魂九逝

朱亭歌送徐侍郎假歸省覲

海上有朱亭粲時海寓方淸甯三百三十有三士人進一石題其名

帝睠朱家好兄弟乘風覩學歟

王延徐公數乘使者車巴蜀鄧魯驄馬驅求賢自然桃桃李舊武還欲淸藿荇九重詄蕩開天門六部九卿朝至尊天顏左顧每色喜臣銘才氣無友倫從容淸問白日移日中宮樹交靑春吁嗟使間以來又三載阿監傳呼猶在耳大臣夢落觚棱旁隽英夜照桑乾水三載坐我朱亭上石氣空靑鬱相向隱几方論文字心馮高祇見兵戈象滄溟萬怪復皇戟旃風吹裂夫容仗千里馬龔乘輿從官萬騎來西都西都之事不可說

慕陵佳氣無時無木落玉泉山水涸昆明湖烏乎中外將何如翠華搖搖向東舉星辰北極還

新主顧命之際非尋常策勳定皋不可數即今離席斷絲竹過密八音淚如雨徐公祖父俱大秊白雲親舍心悠然君親慘舒耿在抱述職將游

日月遄

先帝昨御日月筆錫類殊恩內府物

天章昭回賦雲漢貢珍綺麗盈堂室與公結交如弟兄知公夙夜思承明

大行詔下眼流血海濱孺子知忠誠人世之榮可無有沐日浴月稱公手繞鄒知承春酒歡過

朝莫在秋風後烏乎中外之事難具陳豈惟世事難具陳君不見朱亭已圮石生塵江湖流若平生親

贈符大令兆綸

十秊削籍遂初衣伏枕衡門生事微客舍春風常不到故山倦羽幾時歸靑燕千里閭鶗鴂夢雨空林老蕨薇我識虞卿心力勝篇書已就自忘機

淡春雨雪飭符雪樵丈

苦寒維霰集薪蒸客子貂裘敝不勝鶴語堯秊俱寂寞鯨魚海上莫飛騰衣冠故國隨江水歌舞淸時憶

慕陵吾輩文章慟正定北風車出得同乘

贈德淸戴望（時同在廈門）

窮秋萬木盡誰得臥空林爭顚南中艸歸飛瞑後禽古聞滄海蹈聖抱歲寒心子未甘淪棄君今已碎琴

吳興好山水賣藥得幽棲一夕愁風雨靡無爛作泥浮生眞若夢世事苦難齊相接徠窮島翛然子杖藜

歷歷深閨夢無由共挽車（杭州再陷婦子避地德淸）滔滔天地意予此識歸虛處士通雲物風塵滯素書君還遇黃石爲我問何如

廈門留別

瀰上風濤不可期人間霜雪欲何之朱絲微物能悲喜彈向天涯是別離

戴生行送子高之邵武

戴生三載三乘桴海若見之爲歎吁羣飛之水十秊不得息閩河水陸皆畏涂君不見譚生風塵玉貌改慬哉十死完厥軀杭州再陷亾其孥鏦刃赦葦閒居閒關南徠寄生

艸不得將母魂九徂陽春恒雨天蕭瑟鬱鬱浮雲送白日
慘淒麻衣叩門至握手神驚淚橫臆江湖義士此然諾飢
寒獨客還家字妻子遂鬻杖友生不然與爾長相失明月
下瑤京遲輝十二城身在泥滓中無由闚太清箕揚斗挹
大東歎滔滔念亂還憂生汝南周季子作吏彰華纓陳蕃
得徐孺千載思齊名送人作郡離亭雨復送良知適昭武
儒林循吏行同方東京宗范非其伍譚生欲行人事奪同
舟膺泰徒虛語獨漉歌鸜鵒舞悲懽一往皆塵土童山日
陟門閭毀朝滄未覺秋荼苦我昔揚驅出海東且霾不見
榑桑紅皇惑萬怪息闔見曼衍不計誰魚龍卽今桑田處
處變人事波濤安可窮暴鰓跋扈等閒事須臾銷歇隨長

風金丹大藥望可見欲發秦弩無良弓戴生行矣謂誰繼
中流一壺那可致闔領東西百仞高蒼茫合有霾愁地北
風雨雪待我徠攜手同行肎遐弃君不聞築城思堅劒思
利

孫登一首答平湖葛景亮

一倚孫登石宮商備歡絃高臺澹白日鸞鳳故逌然卻把
嵇康真飄飆采藥季亾將太平引揮手謝時賢

寄中白

書來云住鹿門山山上翟鴻白往還九夙風塵吾尚在一
家妻子爾能閑繫藉正月亾車徹莫爾高臺想佩環袒裼
相逢知有日肎從桑下話人閒

夜聞子規

寂寂寒鐙慕瀟瀟病雨林浮雲萬里路青鬢百季心別院
春華落空堂夜氣沈縣知嗁鳥意長此淚痕深

君子篇贈江湜別

君子遠行游理此百慮端登車陟危阪繞轍悲風寒海濱
鮮人迹欲語誰爲歡耿耿上皇心曹樂渠能干晞彼披翟
鳥毛羽日以殘矢音匪同聲各自銜憂患吁嗟增弋多擇
木何時安如忘天路闊祇識關山難一賦牖戶篇侌雨摧
心肝

後錄別（送潘鴻歸杭州）

奄奄晨且莫哀樂思其曹執手各亾言流觀此道周椒聊

自然芳因風揚遠條離貌不關心在遠亦同舟逝水東歸
海惟昔聖乘桴不待離門琴爲別涕橫流
人生百年會不絕方寸心嘉樹豈無枝悲矣此回風萬物
處其安陽鳥日來南湛湛露朝晞能不睠中林衣緇云復
敝匪懈力難任悽其念忍予涕下孰能禁
登高眄興雲白日與衰裒風從四方來宛宛動行衣君子
望舊鄉少壯日云非贈予以素位初衷良不違何當識故
巢離鳥得同歸

寄德淸徐馴

閨中少婦怨季芳華殘鶗鴂止斷腸道上行人愁歲晚浮
雲落日天涯遠鏡裏娥眉妄自顰車中衣帶君同緩路旁

好結青松枝相逢會及三春時

乍浦吳烈婦詩

寒谷无陽春鬱鬱生孤松大海無微波烈烈多長風延陵本名門乍浦亦仁里彼姝有婦學纚笄事君子淥水雙鴛鴦文采一何綺秊秊荷扶渠相憐守紅紈鴛鴦柘枝弓扶渠露爲霜黃巾寨門來郎君作急裝郎亦未忍去妾亦未忍亾郎聞徒俱盡妾詈不愧郎妾心方皚皚有如山上雪願持天下毒係此一身絜松亦有時折海亦有時竭魂逝隨郎行千秋無斷絕郎行萬里道妾墮九重泉願化金光艸飡君駐長秊

送黃元坤歸新城（漳州城陷君先一日出）

君新辭浩劫我昔昧先幾一種飢驅出相憐將父歸煙雲隔故國霜霰愼征衣舊種垂楊柳秊來長幾圍

符雪樵先生挽詩

滿徑蓬蒿淚雨殷故人忍再哭松關流傳文字眞知少閱歷甘辛紈日閒浩浩驚風吹積水蕭蕭羣木下空山如何千里江鄉路祇見翩翩白旐還

同蕭山丁文蔚茶陵陳遠謨游釣龍臺觀朱梅作歌

寒谷有陽春今人無古心千載貞歲寒嘉樹難爲林不汎明湖水祇夢明湖樹變彼雙青禽華開自來去領嶠恆春華遙芳雲吟海醉日茫茫華開兮華落欲歸不歸思故鄉

甲子歲莫

匡坐有仲尼獨居有夷齊王心在飲食耕植爲蒸黎苕苕天上雲相望日以變耿耿雲開星一曙不復見嚴霜集庭戶淒風振我衣旨蓄不可問所惜素心違

出門雙車輪悠悠陟長路悠悠復來還御者思故步婉彼車中人采此林閒華苟非君子衹手爪謝相加秊歲云晚莫相加復如何車輪腸中轉白日何由反

閩江曲

敘曰蓬飛閩嶠一息八載亂離小定溯江旋歸迺㠯柔領海之氣申倦游之悁廣貞信之教發思古之情汎舟千里成詩二十二章世儻有師乙季札其人者其謂之何

玉鏡紅粉妝珠樹青春心離人在萬里蕙艸搖回風曠蕩何纚纚尚此煙江潯一爲思歸引海客倚青琴芬芳從睽隔亾絕此徽音

佳人鬱金堂芳艸陽春陌但抱故時心東風總相識逍遙沙棠舟瑤札徒緘憶領樹與江雲晨朝改顏色子美勉加飡皋蘇何時偕

巫山與巫峽黃牛歌斷腸敭吟白石爛古意南山長妾有持楫手中流不得將今夕攤翠被方寸何由明遲回有時達委心此舟杭

征夫去深閨艸色如碧水旦夕笳簫聲愁心自吹起少婦沙場夢何知幾千里角枕一㠯粲獨處懷子美莫聽江南鷺飛飛何時已

莫莫爲行雨朝朝自望雲流水相續流杲杲日成文久謝膏沐施祇悲車馬分來者各自媚亾言息紛紜游儵尒何知比目自爲羣

采雲空際滅瑤月望中生神女體自然姮娥壁敭誠天人亮不隔順運臧至精千春有弦望萬象同虧盈大藥奉君子攜手升天行

妾有紫綺裘春風君自喚妾勸青精飯量飽空舉案弃寘㠯自寬疇昔夜展轉江上楊柳絲照水長婉娩班騅未云繫風定回波遠

炎州多翡翠散落春江際所願斂文采不期君識答輕舟煙澹澹春心與搖曳紅芳憐云盡與子期水涯一謝前谿舞無爲揄長袂

神劍有時合同心方仳離之子有令顏覬往未云徠如聞少芳佩願言結江蘺變彼河漢女身賤爲牽牛一水終相見徒凝闕贈遺

黯澹復黯澹輕靄日隱軫傾耳非車音蕭條變子鬢曾瀾

擁雲日抱信還自震結言亮未通折折知往逝光景云滅沒遺響何能泯

昔游雲海闊今來風江寒檀欒千竹林其下生微颸帝子不可期別淚還斑斑瑤佩以寂寥況蒼青霄耑永夜鶗鴂鳴青陽行歸還

瑤階有芳艸澹澹宵露滋如何雙青鬢照鏡漸成絲羅衷時拂拭何日君來持平生山海言錦衾夢佳期咳唾散微波君亦長相思

女桑秀幽渚春流一回復離言寄浮雲無與申款曲契闊顏長好彼姝美如玉堂上廢瑤瑟寶絃自結束曲中願雙栖不必思華屋

春山散翠翠歷歷聞號鳥自鳴本無心聽者偶云好結巢青松枝下臨往來道亾論行與居一別各言老匪無一心人平生但自保

閨女年三五天韶時世妝一綰靈蛇髻金蜨如飛翔雅襪不生塵翠鈿有輝光教為吳越聲清歌能抑揚賈客期不來俄為鬢成霜

戎戎綠榕樹結根盤地厚用以蔽風雨嘉蔭在戶牖葉下玉階前一積不可掃器用苦滲液彩彰雜好醜卑濕無全氣貫生歎已久

雜英繡郊野風日委餘春垂楊拂澹水不浣衣上塵一閒子規號孤華似無鄰芳酺明如玉斟酌平生親裵回青桂枝願言蔭孤根

辛苦問丹山邅回悵修渚千春無出入何用傷行旅未由披深衷祇悔聞言語繽紛解予佩遙遙望遠者瀍瀔自有適一昔神靈雨

水宿一千里星飯再三過不覺春已闌采芳愁思多翩翩川上萍嫋娜游閒娥分無鍊顏術徒聞勞者歌錦衾已寂寞離憂復如何

疏桐覆深井西北妾家樓汎灩春洲水宛轉門前流華落無行人綺窗散不收海燕將安棲林木何修修徙倚孰華予闇路餘光留

翠舒弦又新遲輝散江天畏人日蕉萃臨鏡難為妍匪無

一尊酒密意不可宣寒深思挾纊客久思歸還磊磊澗底石汎汎波間船

春日云遲遲芳意漸蕪沒關河寄離憂星霜變毛髮努力理前歡曠若隔溟渤脈脈溯洄心禍但行將豁高詠涉江篇寓物情未歇

浦城立夏

一昔青陽改關山去未央眼前多節物領外是家鄉荼苦誰知味蘭幽只自芳十年憐晚莭吾意愧津梁

歸度仙霞領有懷徐侍郎

領雲如故人華竹豔春時裵回念顏色幾歲曠佳期風氣既云隔日歸行何遲晞髮杳石瀨濯足礀泉滋折策磴盤回遞響谷威夷往時攜手處步步思履綦采藥仙路闊折麻故心違霽雲無處所地遠勿相疑

衢州城下感舊寄曾佑卿章斐泉

挂笏匡廬下（曾任南康知府）行車瘴海堧（章任臺灣知縣）十年中酒地零落舊航船

釣臺

雲自飛飛江自流雙臺清迥閱千秋分無蘭葉騷人怨復有蒼梧帝子愁曼衍魚龍迷故國銷沈劍佩自荒丘後來倦把長竿釣風雨重披大澤裘

投贈蔣布政使十韻

熠熠將星明輝從翼軫生九重遙授鉞百戰得專城穴蚤

鱷鯢掃弢傳虎豹名南州孝寬陳西漢亞夫營淅水淪胥久全師蕩滌清江山回破碎雌蜺炯精誠賤子流亡肯遺虛家室情烏瞻存殁感鴻集撫綏平折節來旬美忘功道氣盈軍門避杖策截酒試調箏

送呂徧修耀斗歸常州

嬋娟江南雲目送征帆去離琴未成聲汀鴈飛無數木葉下亭皋物理良可悟孤根族春榮晨霜憯吾慮所期平生人千里猶庭戶結佩有成言金石奚云固出入各黽勉授衣慎緇素別酌不盡觴清風儻回顧

靈隱山游（十月六日吳㮣仲英招同丁丙松生高人驥呈甫沈景修蒙叔陪前知杭州府全椒薛先生徧雲林寺明日徧覽巖洞題名而歸時先生謝病解官將去杭州矣）

虛襟受山色臨崖絢散霜清泠不成浴卻振夫容裳永夜禪榻側意與鐘魚涼豈無心一寸共此流離光隨僧問殘劫謀目皆滄桑蕩蕩百年閱無夢覺宵長苕苕翠微亭泉鑿還道眞成功付大虛師此英雄人危藤蔓虛棧孤華壽古春九衢歡怨場一瞚皆成塵師友非近契悲懷在臨分山靈不可留脈脈望離津

酒樓和薛先生

白蘋風起漸成秋無恙琴尊共一樓高縣玉鏡青天外遙憶美人江上舟

雜題

輭衷細馬走長安犀辟塵埃玉辟寒中晚文章多感槩鏡函華景借人看

欲采芳馨楚水波書成三館讓婀娜東山絲竹當年坐聽盡良宵喚奈何

眣歡難理漸華顚景事回頭近十年誰爲猗蘭酉一曲玉箏彈冷十三絃

答秦輿吳寶儉

笳簫寂寂作芳辰雨雪緜緜不見春白墮乍傾先自醉青林獨往喜逢人華年萬里江山助家學千秋述作新卻向空巢憐倦羽好隨高鳥出風塵

薛先生全椒郵居

五柳未云荒飛華點夕陽遙知與耆舊相對話滄桑天闊

山俱澹帆回水任長看雲還變滅胷次未相妨

聞道郵居樂雲山是故人一尊聊獨醉千古卻相親杖屨誰陪從耕漁見道眞卽今爭席罷省識葛天民

春晴精舍

重尋谿清霽人意俱一新緒風度綺節遲遲散芳塵藹氣盈予眸悅若候初晨桃李亡故芳數載卻行人漸見枝條起成蹊步可循樓臺往往出萃木相依因雖云勝游減頗覺遠意眞但當惜珍重觀聽迹易陳

弦月出雲靜流輝映疏樾煙嵐不見人漁歌葦間發光景爾何物胷次爲疏豁學道百無成雜念徐銷歇了了見秋毫清光易淪沒青山在几榻空秀離言說萬事歸始眞失

計赦滇渤

雨

如水華年別緒紛美人消息斷知聞樓臺長隔三春雨朝
莫同爲一片雲碧艸猗儺還樂子玉簫幽咽總思君錦衾
不展銀鐙闇試聽烏啼又夜分

山陰倪師旦寒江獨釣圖詩

天空水氣斂木落雲会裂蓑笠不逢人寒江夜來雪釣絲
本無心鉤曲良不屑得魚換郁沽稍覺雙耳熱四顧絕聞
見孤光長不滅養此虛白心蒙莊復何說

黎里行

荒郁日落飢烏啼風來殘壘何淒淒烏子入九啄人骨模
糊戰血沾塗泥東南日日名城破吹笳萬里軍聲播百年
生聚忽蕭條天心未閔耕耽傾吳江黎里衣冠鄉小戎一
賦入知方藩籬欲固不得固坐見弱肉投封狼發發烈風
吹勁艸等死何如國殤好百戰健兒徐與陳書生不向書
堂老欲避桃源何處郁傳芭擊鼓爲招魂當日雄師先解
甲雲旗銜怨過營門

紫陽書院十六詠同山長孫琴西先生作

樂育堂

大木日会会鳥飛欣在林但容養毛羽何必入山深

五雲深處

望見蓬萊山風颿引之去鶴背何高寒飛飛入深處

春草池

雲景曲池平心如流水清春風吹不斷芳草自然生

淩虛閣

高閣倚晴空山光面面通平生列禦寇於此御天風

簪華閣

厭鬢驕青春風流還側帽寄語少年人莫遣蕐枝笑

別有天

拾級不可窮步步有新意石氣無古今閱盡人間事

尋詩徑

文章偶然事一失不可求雲閒墮華月華外送春流

巢翠亭

孤亭已不見亭外鬬風雨欲問舊巢痕空翠向人語

螺泉

寒玉出石罅涓涓無盡期細流終到海珍重在山時

鸚武石

隴山莫寄書芳洲休作賦嚴石不能言忘言有眞趣

筆架峰

大筆何濡染奇峰架閣能珊瑚好文采只合伴徐陵

垂釣磯

我定知魚樂何煩論是非斜陽華景亂紅上釣人衣

校經亭

蟲魚亦名物何必非磊落寥寥子雲亭有酒試斟酌

觀瀾樓

八月枚乘筆澂江千里開登樓送秋色月滿夜潮來

景徽堂

昔渡尤谿水名山訪考亭祇應書帶艸堂下自青青

聽經巖

先生如戴馮一坐幾重席卻羨執經人長傍巖間石

豔體四章

宓妃仙館倚芝田碧落難尋忉利天枕畔竟無珠替月鏡中空有淚如泉同心試向青松結指爪曾留檇李圓莫兩門前重一過班騅不繫已經年

促織華年二八強春風人瘦鬱金堂紅襟舊未新巢隱碧

樹雞偏唱曉忪鬣曲有人曾顧誤空機終歲不成章心灰淚盡馮誰訴試看離筵蠟燭光

銜來石闕口生碑細數酸辛只自知女伴嫁期忪厭綫中央心事怕彈棋東南孔雀飛何處西北高樓望所思砌下落花如雪滿巢痕依約是空枝

蕭瑟淮南桂樹秋離騷終古是離愁魂銷紅藥春前酒人在白蘋江上舟景事迷離猶有夢中門惆悵不成游綠蕪盡是相思艸試挪羅襦爲少留

哀詩爲朱康諄作

熒熒枝上華泫泫華上露露晞宵復霑華落長辭樹吁嗟非上入井爲井底泥井闌風正惡但有驚烏號驚烏無安

巢失侶在中道不見同心鬫祇見斷腸艸玉碎總成煙波寒景可憐不堪霜月苦猶照畫秋千

贈揚州僧植倉郎送其游天台

丰容靜華竹水色柔我心汎汎不覺遠初地愿幽尋彈指問蘭闍巖壑垂靈襟經過恆河畔芥舟有浮沉不惜拂朱絃橫此石閒琴門前湖水碧曲能流餘音山光禪智好藹藹蒼林側聞忘言士倚策匪自今芯扃天台山南來復登臨如何塵世閒徒戀桃華深

惟山十一章章四句爲嘉定錢節婦作

惟山實有木惟木亦有枝妾身非松柏際此嚴霜期（其一）日亦不知暄霜亦不知寒女子願有家來日方大難（其二）縣吏

閽中趨鬼伯相催促九死復何戀閨中人如玉（其三）山陊木何寄木萎枝何生下睎黃口兒牀上號嚶嚶（其四）惟山實有木惟木亦有枝松柏爲妾身託根在空閨（其五）斯言不入耳聊尒相勸勉閨中人如玉努力加餐飯（其六）鬼車夜半號死者長已矣黃鵠不再雙膏沐復誰理（其七）黃口何婉孌焉能相割絕黃葛蔓蔓長空谷閟顏色（其八）惟山實有木惟木亦有枝枝上有巢處哺此黃口兒（其九）黃口羽毛長飛飛各有偶松柏既後彫嚴霜復何取（其十）從君九地下妾心日月明日月輝緯儇報君召令名（其十一）

雲林紀游同學使泰興吳先生前糧儲全椒薛先生

季來飫山祿雲臥聊息景山靈總相識時訪巖壑迴言陪

杖屨游人外得幽屏林風稍稍多雨洗萬綠靜漸欲謝文字照水時惆悵何論鳥與流濯此冷泉冷亭臺既秀出華竹復修整淺深餅鉢綠坐客各自領儻容買山游如遂祠祿請

學道不擇地何處非山林剏此初地古耳悅鐘磬音天人一護持梧柏猶森森林雨鳴更寂湖雲起常陰十秊領海游霞想時在襟倦游話塵劫嘯侶思苦岑諸老一接席已脫塵网優雲葉天外肥華乳洞中深鳴幽方息羽知是何時禽忘言如俞牙悟此成連琴

望月憶女

生汝過三歲從無百里分月如嬌女面人倚秀州雲索果邪頻喚敲門笑已聞今宵依母鄰不見母歡欣

某華洲訪石中玉

芳洲八九曲曲曲蘆華明黃葉下如雨渚禽時一鳴清絕無可言素心託受生語笑墮煙水猶惜未合并（鮑昌照銘青之嘉善趙銘桐孫張鳴珂玉珊在杭州）月寒有閒意市遠無囂聲儻來風雪中何殊剡谿行

雞鳴壺歌同高古民丈作

問庭霜蕭闌紅燭疏簾沈沈夜瀟灑觧笙不鳴酒喉渴銀槎手倨挪騎把先生枕書倦獨醒依依紙帳梅華馨月地長生供兔藥帝公高隱聽雞鳴妙手不須朱朴制嵇龍丁鑪參位置碩腹中含微炭濕長頭巧篆雷文字世間冰雪孰爲腸一識壺天別有鄉但使傳薪餘火在要令大地回春陽二十五聲蓮漏轉海水愁添夜愁短汝南雞號天下白紅玉四支爲誰輾裹五斗椒漿醒兩腋風從煮荈生儻復中秊好將息高人稱藥是薓苓任育平生問茶茗癡絕有時忘熱冷不飲從知酒價高壯心尚爲聞雞驚熏籠徙倚到更闌翠衷天涯獸處難單身煢火能多少尉到人心寒不寒

詩五

復堂類集二

虎阜

雲物蛇門靄煙光虎阜春戰餘千里道老我十年人殘雨流歸夢初華覆去津祇今叢樹少於此識天真

贈烏程凌瑕（客上海十二年）

海上春多寒艸樹寡顏色低眉走塵沙亭微此行役沈沈黃浦雲彌望異鄉國中有閉戶人求思安可得縣知造化心斂氣爲尒憲御風匪無待負戴各努力學道行廿年動足迷廣陌何知饑五漿自有人爭席種樹依山淵何時藉麻息麻息會有時相思無終極

述征

同治七年中海寓趨澂清東南歸耕鑿西北猶戈兵王路阻荊棘番舶通滄溟洪波狎枕席人與蛟龍爭二月斷春氣冰雪方崢嶸峩峩之罘雲秦皇昔遐征巨魚不能射三山蔽其明千里此晌息性命亦已輕直沽照白日乃有更生慶天地茲設險門戶相支掌顧瞻南北臺涕淚交從橫客子來何爲挾策游帝京長安我舊游跌蕩開曾城扶宮新氣象苑囿虛不盈九闉達九衢冀畢聯精誠梯杭萬萬國遒古軒皇名詔書下直省良士彈冠行彈冠志匡時文字非至精勞勞客子裝耳目飽所經願言貢觚坐疾苦通嘗嬰遲瀆一澤國浩浩風濤驚日夜盛歌舞閭井誰憂生匪不知憂生奇

貨操其贏五行水火利百物機輪成然炬淩青霞奇光掀熒熒人力惡不出勞逸失其平嗚呼三十年誰達造化情臣從漸江來道黎出沸鑊曠土無人耕穀賤還傷氓頗道齊魯間弓刀尚連營貂蟬與兕鍪愆績亾定程天人有消息休咎日以更儒冠耿夙憂艸閒無和聲伏闇謹測候重光麗羣形

璇宮揲先甲玉燭調由庚爲霜晞朝日濡軌倚前衡一嗽正大疋樂府誰予賡

答德化蔡編修丈壽祺

海內亂未已萬方笳鼓日在耳先生今老矣萬言不及一杯水十年人事如轉輪恩讐百態相與新浮雲萬里有白

日振衣一拂還緇塵秦關蜀道何艱辛艱辛寸心在蕉萃雙鬢改意氣何須惜遲莫江山未免憐文采春風三月陽長楊芳艸王孫各斷腸相逢祇作亾何歡落日黃鑪盡一觴

驪車一首贈孫舍人勷烈

驪車長安道夾轂多緇塵大隱甘寂寞志士思經綸杜門息營魄默與道味親苟非澹泊者安有英雄人金門方待詔匪已榮吾身風雨思君子無言對松筠

題葉潤臣先生敦夙好齋續集柬許丈宗衡

舊宅山丘感新詩金玉聲十年尋屐跡有淚總無名芳艸迷長路晨星散

帝城玉河橋畔柳折處帶愁生

王郎行

玉河橋上東風新鳴鳩乳燕嬌青春廣場跌宕一絕倒酒痕御浣緇衣塵酒中豪客各岸幘急管繁絃忽然歇姓天何處鳴春雷當筵傳唱王郎出叩叩鑾韡短後衣燕兒一掠已如飛天際奇鷹錦毛動殿中駿馬蘭筋肥敵場猛士皆龍虎意氣能爲項莊舞刀劍光芒若曙星衣裳颯沓如飛雨風雨無端下九天躍踰紅處定場員辟易兒鬖容盪決嫖姚撾鼓試胡旋胡旋舞罷妝初御加鳳翩翩忽來下玉立風前白袷香曲闌語定華鐙灺王郎秊幾十五彊不知旖旎還昂藏每與文游知句讀還從度曲識與亾翩然入洛何秊少樓生（樓汝遂子通）許生（許承勳子華）偶二妙獻賦方隨計吏游徵歌不負長安笑是時北地復傳烽軍書夜奏明光宮安得如郎好身手迅埽敗攙迴秋風文鴦鬱鬱風雲氣快馬盤龍戰場利小隊飄颻誤盛秊請纓閒阻難如意一唱將離可柰何二生與我各蹉跎祇將阮籍登高歎付與王郎斫地歌

天津

七十二沽雲氣昏冥天笳吹是津門元戎小隊貔貅遠海國樓船虎豹尊故壘蕭蕭猶犄角名王寂寞欲招魂西山寇盜頻秊急鋌險何當限鹿犇之罘

丹山雲氣接微茫空綠冥冥波不揚萬斛來舟輕似燕十尋逆浪走如羊謳歌齊地巡游壯風雨秦時霸業荒中外不須仍控扼登臺日日見烽檣

秀水雨中

萬物皆愁緒閉門掩雨中霖鈴遠帳飲遙憶客舟同汩汩此西水涼涼似北風夏寒占越紐旗鼓在山東

送高先生均儒之淮上

道散運未夷斯人老田閒幷違樵隱志寤寐空雲山淮水西風生秋艸路閒關寫公無安居五十鬢已班一室自虞夏徠者慚衣冠秊來抱肺病一臥得靜觀門生持坐席徧阻皆自覔世語意何深苦心時見原攜兒江上舟耆舊尋古歡遙知接巾帶人外相周旋歎借重湖開寒林照離顏疑抱無由豁祇待行來還

游覽詩二首爲秦嵯使賦

霜氣二十里林薄歇鳥聲雲容過谿閣但見蘆華明觀變有盛衰索妙無虧盈詠歸入城市禪榻留餘清使君折屐齒漱石尋前盟山僮話陳迹所惜未合幷娟娟某未華彼美誰目成河渚有遙色巖壑曾青倩悅山水趣耳目難彊名出塵不在遠遣累自然輕老衲膚如石倚杖絕逢迎交蘆叩名義後先證無生

右西谿

擬雲古蘭若嘯侶曾巖越過雨宋無人蕭蕭響林樾理公昔安禪清境離言說林丹潤霜露空翠寒毛髮再拜古先

生聊與塵埃絕山中一勺水入海無餘熱初冬游氣肅蘇麗歸銷歇況當浩劫餘負意在疏闊淮海舊風流耆此山水窟一曲比鑑湖儻容大夫乞寒華絗餘晉古泉寫初月願言菖蒲根扶杖尋九節（右南山）

元延銷拓本（器舊藏秀水文氏遭亂亾失）

嘉慶己祿富金石東南最稱由拳張尗未先生大父行（先祖與先生同舉戊午榜）流傳縑素皆琳琅同時好事數文氏後山斗室生古香商槃周彝有法物一一星斗干輝光帳構之銅廬僞只款識摹拓傳四方兩家奚僮走不息如得佳句投錦囊元延一銷攷舊制天廚尚食宜君璽廿枚弟廿隸法古采彼片玉知昆岡當時賓客盛帬展拂拭如在漢殿旁吁嗟歐水當威火此金或者疑不辯何方供奉勒歲月循習故事原尋常衣冠林林久黃土偶留姓氏分否臧古器今傳百一耳沈霾剝蝕安能詳兵戈水火代所有希世一出珍收藏五十秊來失老蒼人閱海水還生桑庚辛之間邗可說西吳東越天蒼涼龍文礪石碎寶鼎駿骨求金繼椎場先世宗器惜不得子孫涕泗心徒傷此時此銷遂亾失晚有拓本餘馨芳范蠡良金寫狀貌虎賁入坐思中郎散盤齊罍或近遠號鐘張簠疑存亾少壯略喜篆隸執問奇終愧通凡將後生未拜修眉龐（叔未先生眉有异采）解屣亦未升文堂老輩風流在人曰南湖煙月秋茫茫

題扇爲湯荔卿作（辛酉冬杭州破荔卿甑身走持先人篆頭扇繪十八應眞象避地二年未肯去）

裹

修羅浩劫總成塵惡世依然見應眞門戶清風留一扇兵戈阻道暫爲人犯雲寒雁孤亾伴破絹窮鱗出有神今日青璃非故物栖心只合向天親

嘉善秋日雨集金都轉安清詒我蕭梁碑拓本紀五言詩一章

瑤雲凝不流玉雨飛高秋神仙在何許縹眇思璚樓遙遙不可即遠興期滄洲語笑墮蒼煙空水維輕舟故人坐重席精舍十日留（章子佩學博）賢豪盡相識此邦吾舊游金公何嶽嶽身退高王侯雖不勝杯杓招要共拍浮中酒話劫灰文物東南愁油素付霝零碑版謝羅揆夙恨南天貧劉乃驚戈矛既尤礮石用復備垣墉修南朝文字禁齊梁斷珮鋟峩峩白下門古怨澹不收屹立二蕭碑徐貝揚琳璆吳平峙神道筆力回萬牛時平出芳馨椎拓來相求殷勤脫手贈秀致尋山眸頗聞栖禪悅吐舌師其柔予亦弆文采言語拙轉喉集古亦寄耳留意良可羞讀書記名姓懷古與誰儔願乞王喬藥脫屣无悔尤俯視大瀛海醒醉看浮漚晦明理無隔日月行不休王孫惜淹滯芳艸思道周

徐孝婦詩（詳龔禮部譔墓碣）

休留嘑復止悲風歇前除鏡匳金翦刀照血紅模黏娣姒走相告掛耳相嗟吁湯餌既云窮和緩今則無一割瘳母氏再割療慈姑兩肱不能三亾術生賢夫彈斷寡女絲凍

折冬青株魂魄復何戀願化爲臯蘇何願爲臯蘇藥物姑所須悅怨帝幃旁婉娩垂素穠存亾兩無隔海渴誠不枯請誦既醉詩女德爲士模

碧雲一章贈黃巖王詠霓

碧雲凝霄空輕颸一廻漸瑀笙咽涼吹秋心盪高閣門前靑瑤流平江赴霮霸夫容淺深色秊秊此開落華開人不歸華落長相思鴛鴦尙成匹婉娩惜良時玉顏如花紅苦心中自知羅衷垂不卷采采將誰貽曾瀾送朝雨櫂歌隔煙渚茗茗出馨芳照水終自許彈罷琵琶絃馳情渺何所霧露復分明見蓮有歡語

謝烈婦挽歌（事詳陶庶常模撰傳）

莫夜剛風惡吹殘玉作塵苦心完此劫靦面孰爲人鴟鳥號何急孤華慘不春靑山山下雨闇黲失前津霜折女貞枝靑靑似舊時鬼神應悔慨父母幸忘兒不轉臨匿石彈哀獨繭絲此身如可碎骨化藥耶癡

雲閒

泓崢蕭瑟此雲閒詞客英靈尙往還浩浩衣冠寒故壘依依日月閟名山歌聲似爲相思發劍氣長隨過客閒珍重吳淞半江水入閒留與照朱顏

吳門遇吳晉壬

勞燕東西事不齊相逢吳市各栖栖榜人似怨江湖闊羈樹能藏鳥雀棲與我猶爲在山水佗時莫作憶雲泥舉頭多少南來雁日出長安路不迷

雨中游惠山

征衣上寒雨蕭蕭意未歇吳舲盪空濛巖阿興超越龍山百重泉失盼夜來雪尋春春欲歸初地依寒棲臺榭沐新霜艸樹鑒古月玉泉酌靈芽金輿度仙窟百秊列仗散石氣涼毛髮酒味猶昔秊微酣論戰伐夢醒敂舷歌唬鳥春聲發

雨泊無錫

龍山山下雨氣昏烏嗁啞啞上城門北風北來江水渾丹陽樓塞河流奔孟河想見千檣屯我舟留滯此水濱二子吳趨隔莫雲（朱子雲張子虞兩同年）青袍歷落多酒痕而我斂褎褎

不溫余子（右軒）和我吟聲吞城烏啞啞夜又分

常州

歲不盡三日凋秊客思新併無蘇麗地付與別離人白艸遲春色黃流滯去津失憂耆舊盡珍重百秊身

月夜

永夕指參橫長天霜氣清微波猶震盪壯歲自崢嶸解帶從渠緩燒鐙向我明敝裘堪一舞歷歷數雞聲

自丹陽赴鎮江

長天春陰陰惟霰集平林城闉風色嚴散素列遙岑邐邐曲阿道滔滔越鄉心北固揚袂指樓堞回馮臨江山自縣遠名酒試酌斟客行已改歲華髮相侵尋懷賢感自昔攬

勝方在今往持度江楫時平有和音芳艸千里色廣涂去
騷騷青陽感羣動思來疇能禁

金山

笳鼓聲銷戰氣收金山無恙出中流江光自上南朝寺春
色遙連北固樓飛鳥回翔來去客浮雲變滅古今愁舊人
不識嚴前路載酒聊從步屧游

寄莊中白

十四秊來別行歌待故人空江上寒月寂寂不成春稍忍
逢君淚微聞盡室貧南歸堪計日天許儻相親
游宦歸田事知君兩意非天涯阻尊酒中歲厭征衣芳艸
臨岐遠愁鴻索侶飛同攀薊門樹此日故條稀

江淮雜詩

此水東流流不盡潤州人日度江人蒜山煙月連宵夢瓜
步鷖華後日春
成行華蘂復何如一賦蕪城恨有餘五兩偃風憑小泊錦
鱗不見過江書
行人躡艸梅華嶺瘦日疏風亂華景平山堂圯蜀岡空嘑
鳥飛來弔史公
布衣淩瑕古高士流寓廣陵對妻子席帽風塵行自慚計
車亦歎車生耳
老韓自昔憐同傳蘭艾無端共向秋祇覺谿山太多事浣
紗時節復何求

夕陽西拂露筋祠欲借迎神笛一枝記得淸秋聞鼓角北
來倦客落帆時
南舟日日勞牽挽暢好春風飽曉帆高臥柁樓歌水調回
波作雪上征衫
淮水窐棱想異才通侯去後莫潮來英雄束手漁竿老誰
指荒城說釣臺
美人雙袞垂金縷欲舞亭亭惜不舉春風殷勤入戶來正
埽雙蛾鏡中語
汜光湖水月如潮磊磊春鐙火樹遙更向青紅城郭裏看
人兒女作元宵

堂堂篇贈太和張編修端卿

青春何堂堂華日戀西樹長生亦可求朱繩繫何處言開
上眞廬靈鳥通情素盛秊逝騷騷懷舊軫吾慮張公眞人
豪抵掌皆掌故平生中山游高歌撼珠戶一回長者車有
舌容我吐雜沓文字歙觴行不知數杯深復杯淺天眞各
相遇嘯侶驂龍鸞從公韻韶頀綺轂走黃塵下睎不足顧
天門近可即欲騁祇安步排雲儻見招明月開寶璐仙人
垂玉佩鸞鳥不敢舞瑤流動湘水奇雲藹玄圃眾華表春
餘珊樹豔回互當筵華燭繼星駕爐香霧疇知侍臣渴不
羨金莖露滔滔百罰杯化作宗朝雨在耳銀河笙餘響入
寐寤

東晉王

銷盡輪蹄鐵回頭十五季相逢燕市酒重讀北征篇斂手
逢時韜栖心向古賢荒雞猶起舞珍重未華顛
春風出馬門今歲復登山望嶽崇朝雨觀河客子顏功名
違壯歲文字表時艱滄海投首亥魚龍狎往還

莫春即事同張編修劉李二大令

奇氣蒼涼寶劍篇西山如黛落尊前酒人千載思劉李春
色三分送管絃瑤樹有枝皆婉孌朝雲入夢尚纏綿周瑜
苟或成虛語寂寞風塵十二年
燕臺花柳佇文雄北海豪情酒一中華髮侵尋猶獻賦金
門詼蕩待諸公中季人事傷哀樂永夜高歌雜雨風春去
欲留還撟旎綠章無計乞天工

自從行爲會稽王烈婦作

自從大義結君子比翼由來不辭死休留上屋鬼伯呼天
地無情有如此亦知文章與命憎雨落不上山摧崩妾背
尊章歸地下孤根不華古井冰天光垂垂與天語偕隱不
許偕死許君今一瞑臥松楸恨不妾骸先化土九泉佳壻
扶婦翁婉孌一女來相從季季寒食澆麥飯與君同飽深
山中

鏡湖行、贈王繼香

吾聞一夜移度鏡湖月古人興逐秋鴻發若耶雲門似圖
畫倒影湖光相出沒玉簫金管又今年肯縈嘗艷貧華髮
王生濤蕩入下筆亦有神錦袍試著李太白金貂欲解賀

季眞獻賦長安塵待詔金馬門秋風浩然歸去來蒓羹鱸
膾還相親沙棠作舟櫂歌起拍拍輕鷗度湖水高唱不負
山水奇深杯一賞風景美移舟飄蕩隨天風越山正眞尊
酒中樓臺艸木掩復亞朗月忽照東南峰銀箏艸秋雙玉
童便可左揖浮丘公入懷月色爲誰好哀樂中季休艸艸
白露初需歌舞筵飛星欲闌關山道我望稽山亦故鄉湖
煙湖雨墮茫茫無時無地無明月解帶隨君盡一觴

戴園寓興同諸子

敘曰堂前鸞鳥長吟樂府之詩江上楊枝試奏相思之曲
但通奇字寂漠著書未買名山艱難種樹況乃夫容采擷
桂樹淹留魯遽之瑟有聲昭文之琴不鼓亾端哀樂已到
中季即論文章誰堪千古北風雨雪出門有岐路之悲西
方美人懷古結好音之慕斐然有述來者難誣矣

白日天涯遠濤霜去日多帬裾非偶余車轍欲如何落木
有寒色回唐生素波廿季論弃後勞者自成歌

關山已倦游一日自千秋杜酒濤尊共玄文故儗收搴蘼
人不見鳴雁夜何修暫有霜煙與飄蕭一敝裘

歲寒將雨雪脈脈北風心寂寞含情待遲回蓄意深美人
垂綠鬢華日照青林流轉風光在丘園任陸沈

送湘鄉左楨仲勉

風色越山寒征衣單復單含悽无可語行路古來難白日
馳何急衰楊折已殘關河重握手同作故人看

海內神交久如君兄弟賢（謂其兄椻孟星）桓山哀復佘原隰感依
然江水寒吳楚笳聲靜歲秊將離還惜逝愁雁莫雲邊

贈山陰王詒壽御寄李戶部慈銘京師

白日光光天宇高寸心中坐似波濤飄零何處無霜霰拂
拭由來愛羽毛隱几青山方寂寞故人綠鬢易蕭騷與君
倘有登臨興躍馬林丘莫憚勞

奉荅龔先生三十四韻

浩浩春風色都歸杖屨前相望隔一水爲別過三秊世亂
東南定人才吾黨賢師門分道義餘痛爲燧煙循吏車塵
在名山杯酒專紛紜爭自喜心迹付誰傳長使師憐弟生
憎命有權見聞南北異出處溷茵然泥滓孤青眼雲霄讓
比肩扶輪計吏笑薦牘
聖明捐挾策裘重儆行歌屨任穿倚華辭雨露照水失瀓
鮮閶闔違天闕波濤狎海船諸公盡賢聖賤子合屯邅中
外承平樂衣冠養望先匹夫仇劍佩異類送腥羶禮樂因
時定珍奇入貢聯燕齊稍災殄秦隴暫戈鋋濟險需妨吐
非材審脆堅前功買黃犢斂手坐青氈疾苦遺民瘼文章
萬口妍紫鸞仍羽翼緊兔復獮貅一近家山隱難期痼疾
痊罷官非決絕薄俗厭周旋尚盼門生仕關心舊學研中
年踰四十道長閱三千萬木冰霜改陽和華鳥憐梅蘇寒
綴玉柳茁暝生煙舊夢簫吹起新妝鏡照便尺書亭越鱠
朝雨敂吳舷俊賞違諸子艮辰各勉旃輕旛垂綺樹芳艸

徧湖壖激盪前期赴昌丰勝事偏乘春歌會合意氣滿山
川

吳江

玉管金笳媚晚天春波如畫故依然銀濤海國三千里青
鬢吳江十五秊曾是薄游非上計更無高詠動鄰船金閶
門外垂垂柳又向東風舞可憐

送陶方之同年（模）之官文縣

羌笛倚涼州塞垣春似秋玉堂新輟筆金印待封侯厭作
上考吏奚爲弟一流兵間原灑落民氣望優柔匹馬陰平
道凝妝少婦樓江梅隨意贈驛柳照人愁杯酒輕岐路鐃
歌起隴頭由來班定遠忼慨出關游

雨

乘春弄輕舟吳江復越江倚篷數微雨乍溼人衣裳古岸
緒風生無華艸自香
波與雲俱流餘暉稍向莫遠意望天涯不覺於茲遇秊秊
度春洲何處吟芳樹

西谿詩同王麟書施補華朱文炳作

山鳥答微吟招攜共入林葦華飛不起雪色靜人心去櫂
聞歌遠寒流繞寺深古梅消息動乘興一遙尋

送會稽陶七之武昌

西風漢水長楚望望他鄉蕙艸晚芳歇征衣古色涼少秊
貪道術爲客慎津梁莫漫襃羈旅青霄有雁行（謂仲遠）

題金迎使半野樓

白日不再中浮雲且千變鼎鼎百年間歡怨如飛電田間識風雨野父有先見空閨窮老女十指瘁鍼綫秋聲動高樓霜晨拂征雁天末思佳人尊酒阻清燕學道三十載非棄復非戀高名難久居已貴何妨賤黃華頗盈園馨香當歲晏閉戶問桑麻揮手謝時彥

聞笛

天涯何處望夫君繞笛江風到夜分等是梅華樓上客廿年長遺客中聞

聞鐘

玉管金笳併寂寥關河魂夢一迢遙不知何寺疏鐘發

聲落寒江第二潮

贈嘉善知縣陳鍾英

冬暝非風雪還浮剡上舟一傾君子酒如接古人游開閤文亾害驅車客且休川涂狎來往興盡未能留

渡江

歌起西陵樹姓浮剡水船名山迷磨迹中歲照華顛巖穴求書路鸞華載酒季春心與芳艸卽漸破霜妍

東王肩叔

市聲西郭門市遠幽人廬襄中字不滅招我游山書相期東晉游曲水今何如

贈秦樹銛狄伊

萬梅華發伴癯仙獨鶴高寒下九天自社深梧忘主客青春散髮臥林泉乾坤難得惟清氣竹肉由來近自然從此人間風月夜夢隨流水到門前

乳山同陶方琦子珍

夫谷倒垂作奇石春流日漱盡根白下削雲膚幾千尺東宕鳥嘑西宕聞雲窗霧閣參差分美人離立錦繡衣直出煙蘿上翳竹盤松各殊狀萬竅千巖鬱相向蠼碌頗愧阮步兵安得秋攜雙玉笙雲石峰頭吹月明千秋高舉尋遐契流水浮雲看世事樵風可乘休入市廿年心力未著書名山笑我當何如白頭與子來結廬

快閣

古人已去碧流空快閣依然著鏡中尊酒淺深浮夜雨遠山高下畫春風客心一往此湖水地主千秋惟放翁江華襄屐勝他年記我檥烏蓬

小雲棲

隔竹暝煙迷林寒無鳥嘑梅華香不斷微雨到招提門外鑑湖水亭山相向低蕭然遠公社隨意問幽棲

鑑湖雨汎

撥櫂尋煙語濛濛曉色橫西窗鐙下雨留此鑑湖聲

娛園梅華下作

梅樹倚牆東芳唐曲曲通春風吹作雨明月照如空玉裳不可見畫屏相向同人間珠作佩惆悵入懷中

張公東校經圖

男兒不建大將旗蕭條五字從軍詩待詔未著金門籍零落天人二三策張君學劍復學書萬里鬱鬱風雲涂漸水洗兵遺經出匡向匡雄今有無奈書一卷杜林守車囊誰從康成後有時家法辨魯韓有時文字證耶耶精廬晝掩生蒼苔檐華細拂青尊開酒中懷抱向誰是名山之藏何有哉春風當戶似故人明月入懷如好女三秊風月踐嘉招塵埃一別還如雨蘿薜簪纓時出入感舊傷離淚痕迸八載鄉閭我最淹天涯悵悵題襟集華髮與君各上簪論文耿耿千秋心皓首經生亦無謂一聲鶗鴂春山深君不見孫公陳臬辭公隱李生郎潛董生賈同時鼎鼎八九人接席幾時半殊軫案頭坐見囊螢乾匡山讀書作計難百城可攤比南面茫茫隊緒儒林傳

答同年陶濬宣

濁泥見說盼清塵握手名山結所親高柳依依寒食雨微波脈脈度江人東勞西雁長相見去馬來牛各有因劍術文章須不朽酒杯留醉一千春

朱鎮夫陶子珍雨中見過

浩浩此秋陰玄談不覺深坐來華外雨聽盡竹間琴岐路趨何極名山晚共尋涼風天萬里回薄箸書心

平湖秋汛同鎮夫子珍

偃仰久不出良知踐嘉招日出四山靜天宇秋益高枉渚

葦欲華不風亦蕭蕭夫容謝鼂采楊枝思故條一心結芳馨千載亾遠遙出水入朱絃藉聽隨所操纓組各未謝文字亾乃勞宵月輝雲間寄心此君皋

吳山道院秋集同秦秋伊馬幼眉諸君（會者十五人）

龍堂消息近何如一敝玄宮問玉符蕙圃芳馨秋作佩竹林觴詠古爲徒之江自昔衣冠盛其雨難忘膏沐娛八月枚乘虛氣象三車徐穉下平蕪

古意

明鏡化爲月天涯照別離明月化爲鏡閨中照鬢絲鉛華日以黯良人日以遠春晚例蕉萃不怨衣帶緩鄰女嫁過早自媒亾是非房櫳宛然靜不語縫裳衣今年雙燕飛應非舊相識祇恐去年時見妾當窗織三五二八年蛾眉余許長春風有期信待我君子堂出門行步工忽隊雙明璫弃之泥土中還如匣開藏褏回江南春華華自成行拂拭玉馬鞭結客少年場脫手亾所贈脈脈掩洞房歸來卷單衾自惜雙鴛央

華落柬孫彥清

無賴春心片片飛嗁鵑何處不催歸江南一樣問華落祇少黃塵上客衣

萬柳堂補柳詩爲潘侍郎作

種樹何年大看山夙願遲亾將斗酒會及此好春時跌宕年俱晚蒼茫醉自知金城風起處終古向人垂

掘客今將老風塵二十年高歌如昨日勝事想名賢地遠忘機蚤情深學道堅城南車馬地春色故依然

贈南皮張祖繩

澗松鬱鬱樹成畦森聳城頭艸不齊有骨終憐燕市馬長鳴合是汝南雞月沈萬戶誰無夢雨暗千華總作泥日日鄰娃歌管急顰眉日日掩空閨

世間萬物總無情已遣情癡過半生大道衣冠先避面人前語笑是吞聲督郵成就陶元亮卓氏銷磨馬長卿昨向河濱尋智叟山靈終古不須驚

送施補華入秦

當關白日出關雲意氣滔滔袂易分朝雨飛來吹笛罷

未能留我莫留君

苦雨行代北上大行山

驅車宣武門汪汪歎塗泥雙輪日摧敗行路一何艱白日失輝光何能不悲悽出門晒浮雲入門念餔糜徘徊客舍中引領望天涯塵埃匪可滌衎上顧裳衣寂寂斗酒會滔滔逝水期崇朝此淫霖佳人阻空閨平生未決絕亾言尚依依搦漿解煩渴溷濁君勿疑清風有時生高舉絕亾階爲梁復築室行遊軫所懷

鳴雞行

噫嘻天涯月色同一明天涯雞唱同一聲東西北南萬里客獨夜試作雞鳴行誰持祖逖楫起舞呼劉生誰書王勃

檄金距方縱橫丹山鳳皇好毛羽歸昌發響天下方升平鴛央在梁自婉婉人來打鴨莫使栝弓驚塒桀凡禽休笑晒知時不共晨鳧盟冥冥風雨正如晦膠膠豈改君子貞獨立不欲矜文采卽逢孤鶴無與許入聞伏雌固當烹屢廖一歌爲上卿天雞下顧亦矜寵雲霄與余齊聲名

顧郎歌出塞之曲

萬歲千秋塞艸春鴟絃欲絕爲何人馬前淚作他鄉雨不洗征衣一片塵

曲調何曾怨畫師誤人第一是蛾眉明明如燭明明月霧隱風欺到幾時

畫蘭

娟娟秋江水香艸目以蘭芳譽一以閟圖畫結古歡由來空谷中春風亦靡曼采掇託君子移之白玉闌位置何足道榮落非所歎但期入懷衷脈脈淩微寒疏華既苒苒白露復溥溥素心期不來芳華老巖巒美人雙蛾眉微睇眄雲端高樓一徙倚不覺衣裳單河漢有期待日夕生微瀾辛苦猗蘭曲寸心彈復彈

畫竹

我聞長公言何可居無竹雨葉與風枝一一如削玉鳳皇在何處結實猶未熟入門無主人飽看亦已足甘蕉未須彈幽篁自成曲瀟湘雲水閒古豔芳蓀續煙篠痕迷離渠儂淚初沐墨戲誰擅場李生染新軸詞客與畫師書堂同

號復種之一萬竿每食何須肉

七夕寄婦

客枕金風憶少年紅牆柳色玉河煙辛勤鵲羽踰橋石黯澹鴛機設聘錢鄉夢有時同夜漏秋期無賴此雲箋相逢重話鍼樓事合使黃姑姊比肩

南皮蘭貞女詩

孤墳南陌頭魂魄長相見生人作鬼語淚下如流霰寒楳風雪中馨香誓不變大義此分明尊章結哀戀吁嗟人間世衣冠有荒蕪方寸不能負何者爲窮賤百年亦鼎鼎一去巖下電黃鵠無匹雙碎翼相後先中壘不可作零落賢明傳孔雀東風飛蘭氏生貞媛

贈龍伯子（龍繼棟松岑桂林人翰臣方伯子）

槃鬱桂林奇南雲有所思家門關氣運山水閱艱危相見何嫌晚他年已可知新交龍伯子寡我路岐悲

亦有窮途淚青袍各自憐傾予皖公酒待子祖生鞭文字回衰薄鸞鞾送歲年臨岐相鄭重不獨是淒然

詩六　　　復堂類集二

戴園留別五章

輕煙澹日尙書祠華前日日倒接䍦相逢幾載文字飮便須喚作我家池無波池水檐華落歷歷琴絲低素幕士龍不出尙雲閒揚雄何地亾高閣

七年三度公車客酒肆臧名何落魄如水閒雲戀舊山緒風吹出還無迹千絲拂鏡不成妍六七青袍非少年風風雨雨華樹下將離錯怨琵琶絃

林亭無我有諸君華發鵑嗁處處聞故人鬱水（李宗庚子長作令廣西）還盱水（王麟書松谿作令江西）客路秦雲（施補華伯均從軍甘肅）又楚雲（陳豪藍洲作令湖北）萬言何如一栖水未免資郎羞犬子入洛亾成更度江平生聞一能知幾

皐園古藤燦張蓋南園絲柳春垂帶三園作主儂是客客去煙光各亾賴曾波流月何迢遙青山如夢非南朝北風雙鬢吹褭褭回首杭州第七橋

新讀人間種樹書攀枝折條空踟躕黃頭催發徑須發成行華藥將何如平生幾兩阮家屐臨別片言繞朝策時平中外思賢豪珍重東山謝安石

南北行

人生失意無南北日日煙霜冷胸臆夢臧巖壑待春姿坐廢行慚去鄉國今年人事太悤悤出門無地非春風荒荒海氣入懷抱曼衍失笑誰魚龍天門九重詄蕩蕩曾階終隔玄雲上無用文章退自疑有時歌哭神猶王長星息光不入井海東生塵休祓景常何不作馬周老火色鳶肩誰見省送人作郡鬼揶揄勇圖作佛吾何愚試求腰笏走江介占心已共浮雲徂行矣秋落九曲城支離病骨妻兒驚筆硏欲棄不得棄無田無處容躬畊湖風滔滔敝裘滿冰雪憎予去程緩馬足長辭北地寒鴻飛又失南雲煖汙泥何必非淸塵過江艸木回陽春六朝已逐寒潮盡弟二流思溫太眞

和金貸生送別

似恐丹鉛廢此身出門不獨爲淸貧過江晉宋風流改落木關河感槩眞相送青尊同恨淺論交白首肯如新去容拄笏衣冠坐猶是嶔崎歷落人

過松江懷張公束荳東魏般仲

歲晚趨江介行舟日日風嚴城送鴻雁寒水納魚龍欲制臨岐恨如忘握手同雲間名士國後夜夢婁東

江行

洪濤渙南紀何地無長風煙輪去浩浩江國時其通是日方曾陰栗烈寒威充（十二月六日）金焦若部婁日攝馮夷宮笳吹猶軍聲雨洗征塵空維霰宵橫素巖巒遲春容平移千里席靈境一時逢鬱奇去易失曠古勢猶雄忽憶秋乘槎重溟垂六龍噴雲躋八表舒卷藏其功蘢黜不敢豪光景浮蒙蘢湍鬣今其時百蘗柴吾胃員嶠亦可接玉女時相

從籲辨指往來金銀氣濛濛束帶適江表萬化閟玄冬一歌日出入江海亾終窮

安慶

海估歸來百感平上游形勝拓觴情嶽浮漢武南巡色潮卷尋陽西上聲一繫笮容寒戢壘萬家民事儉江城做裘內手無多煖洗眼曾雲即漸生

偕漢陽蕭筱田蕭山盛春塘江樓覽眺

內手無嵩還出手與君同指隔江山吳歌楚舞何今古虎踞龍蟠只等閒

迎江寺

寺門霜色俯然空蕉萃征袍有烈風南國年光隨逝水北來消息阻飛鴻塔鈴獨語憑誰解石闕銜悲訝許同謬誤應官無一事思歸心與大江東

答新城黃長森兼懷楊舍人臺灣

逢君驚歲晚風雪壓江天目擊千秋上神交十載前功名容拙宦哀樂亦中年海內衣冠盛推移幾輩賢浮海事何如艱難老病餘兩人懷故舊萬里斷音書冰雪春仍轉雲山約已虛八荒原不隔何待援君裾

送黃襄男之和州

暫解琴絲御別觴名賢莞榷堂尊常九華山色辭陶令（曾淬青陽）二月春風醉歷陽世事浮沈非本計人間憂樂未能忘皖江近接章江水獨夜知君夢故鄉

答鄭襄

廿載憂患餘一擔息千慮偶思試人事守拙安吾素與子夙知名執手如雅故一官雖瓠落差免爲世蠹江介春恆寒葛屨踐霜路尺寸不自知勿乃窘予步文字豈足矜縱詩陳靡盬有時程吏職祗勉前修赴林木思春暘飛鳥一回顧毛羽任摧頹稻粱隨所遇

贈邢世銘子膺

最宜邱壑不宜官塵外相逢結古歡名士衣冠供刻畫舊游琴酒各荒寒鳥啼芳樹春人倦華發山城夢雨殘日夜大江流不盡揚州明月好誰看

和鄭贊侯

華月輝輝似有情照人寂寞客江城天涯劍氣尋知己故國楊枝念遠行青鬢曉隨金鏡換綠波煖送布帆輕鶯初燕晚渾無賴一曲陽春待繼聲

題張子虞負書圖

酸風如刀雲壓壘高城不鬪鼓聲炊十日五日斷行人烏下空邨復飛起破衣踽踽者爲誰一囊赬肩走不弛囊非金玉非糗糧琴瑟作聲皆故紙道逢暴客何猙獰釋負與我我貫余答言無錢祇有書拂拭艸間解相眎是何年少眞書癡舍去勿顧笑不止莫投逆旅向書拜名父云亾生孝子等身箸作張先生已睨干戈夙轉徙遺編鄭重付佳兒契闊逃亾終寶此三年蕩滌復儒冠百卷攜持還故里

何圖家學得傳人卽漸名山出良史痛心往事欲招魂啟手遺言猶在耳眼中艸樹何荒涼落日依稀嘯山鬼楹書徧讀堪世用移孝求忠良有以故山落拓尙青袍夕膳依依仍負米

贈周星譽

不材山木雁能鳴哀樂中年已飽更家有褒融皆我友考書上下總無聲江間估客千帆過眼底浮雲萬里平開與青鐙談往事道人少小是書生

夜坐柬贊侯敬夫稚楓

歇芳鶗鴂竟先鳴幾日登樓物候更繞樹華飛春有淚度江風定月無聲艱難吏隱容元亮蕉萃山游待尙平艸艸

我尤慚出處滔滔今亦是蒼生

送李君入京

瀲波如練照征衣日日妝樓柳絮飛作賦梁園曾跌宕上書漢闕有光輝十千酒美長安樂卌歲年强薄宦非儻遇荆高重問訊浮雲江介夢依稀

疇昔行答代州馮焯

龐眉京洛衣生塵高軒愈湜通殷勤葉（潤臣侍讀）朱（伯韓觀察）王（少鶴通政）許（海秋起居）狎樂敦一時大雅方扶輪君家魯翁接尊酒眞氣噴作西山雲卄年奔走皮骨在杜甫未拜房公墳代馬踠蹶致千里有耳蛩熟君高文看持手版眉宇古簪書濡嶽松生鱗吁嗟名山走復出而我亦是燕薊人執手差堪數塵劫埃飛海上何紛紛滄海生桑那可說鏡中五月先飛雪老女雖無欲嫁情膏沐入閒未忍絕相逢不免作文語白日舊照書堂色各持黯敝牛腰卷大楚弱曾通玉帛卅篇雜體終湯休（君作詩云效復堂體）坐見嬋媛莫雲碧晥公山前大有人六七文儒宦游客（稚楓贊侯敬夫涑人諸君）巨公更有瑞安孫（今臬使孫公舊接于京邸）鸞鳳戀香尋古柏使予回首望京華江國行吟感疇昔

絕句

老女愁蛾只自憐舞衣何處鬭嬋娟歸來阿母如相問廣袖長眉異昔年

點點林鴉拂檐琴楚天涼雨夾江深從渠水調無人聽彈

盡平生一片心

雨

廢甃掩虛堂林華雨萬行無將千里思併作四更涼不飲杯從淺求衣帶未忘江雲栖八表平陸正茫茫

將往白門莊子襄白俗樓太守胡稚楓趙敬甫刺史鄭湛侯陳邁甫大令同集江亭稚老賦詩寵行依韻酬之

夕陽金碧畫樓臺主客忘形託酒杯鬢景漸霜憐老大秋心和月出煙埃江山百戰今無恙風氣千年未盡開便與諸君彈古調繞絃合有雨聲來（時正苦雨）

魚龍曼衍使人愁欲賦江城五日秋曾是倦游仍作客未成薄宦且登樓笑言不朽皆青史意氣中年變白頭淮水

鍾山回首處煙波離緒黯難收

江閣月夜同敬夫賛侯

江晚上明月停空如不行流年青鏡換江閣緒風生懷古前朝水臨分客子情故園秋信蛩空外擣衣聲

長風沙

人言此是長風沙爭遣征夫不憶家二十出門過四十竟隨估客誤年華

阻風劉婆磯

別風如友朋暫欲留行旅荒磯日未西榜人息鳴櫓初程亦不憂予生本多阻坐月戀宵涼葦根響疑雨

銅陵道中

碧天無際水長東笳鼓聲稀出大通荷葉洲前猶望雨銅官山下復愁風六朝消歇藏兵後五兩飄搖過客同曾聽使君歌楚調由來吏隱是文雄（舊令邢世銘子蘅有文學武昌人）

舟夜

荒荒楊柳岸明星何寂歷含悽正不眠鄰舟夜吹笛鳴蟬不可聽況乃無鳴蟬客心浩亾際獨枕曉涼天

東南開運會五馬昔浮度荒江無異人聊傍租船住

望蟂磯

東下蕪湖櫂蟂磯枕亂流回潮家國淚落日廟門秋遠勢趨何極孤光烱未收靈絃淒蜀調神沛若為留

自東梁山至采石

回瀾如雪下天門流宕江關劍氣昏白紵青山吟謝朓錦袍烏帽想開元儕書尚逐諸生後舟楫終酬造化恩形勝依然文物盡詞人何苦役精魂

題陳藍洲畫

蕭疏留與卷簾看深夜無人月滿闌今日秦淮如此樹風光好處是荒寒

金陵三首

鳳皇去千仞高臺迷處所江靈揚嬋媛結抱向誰語南國勢猶雄元氣亾今古燭幽賓日月洗甲揮風雨中興思將相仗節兼文武英英安石公寥落東山墅飄搖石頭城蒼然倚平楚海國正多風爰居謝鍾鼓

鍾山翠陰陰從橫滿城闕既抱龍虎氣亦慕仙靈窟人師群夫子四載感仳別從容忘世語流宕通藴結今年走塵中奉袂仍倉卒同堂六七人枯菀兼存殁講坐副名山俗吏懷奇節終從何點游弟子今華髮

秦王既淮水梁武復臺城帝王逝衰盛山川寄聲名南朝流水盡巖阜自青青故家孰王謝物望揚芳馨衣冠薄文采天地殊性情千秋送王氣一笑酬山靈西風從何來蕭蕭木末亭一歛建業水人遠秋冥冥

同群慕淮館謝兄弟登清涼山翠微亭

千尺凌蒼蒼山亭接淼茫人煙當晚聚塔勢與江長古色留殘照高歌滿建康烏衣兩年少雲起說家鄉

飛霞閣弔戴子高
閣外山如屏伴君四三年我行屬秋艸到君舊榻前須眉
不可見雲物故嬋娟正坐讀書說事事無世緣西風滿闌
檻何能不淒然答落平生契言訥徒自賢唐生（端甫）古处
友遺書爲君傳出門淮水西雪涕亦潺潺安得蔣山石奇
骨與同堅

隨園
大好林亭付劫灰野華猶向墓前開承平淸議容荒宴晚
晚詩名掩吏才山冷難留閒步屧艸衰誰識舊樓臺靑袍
正滿秦淮路幾輩英奇似夢陔（事見黄春谷集）

試院對月呈勒按察
蔣山八月秋俯仰秦淮婉孌平如掌似憐意氣隔東門坐
見空階涼月上下土乾竭快雨澤多士泥涂苦搶攘明遠
樓高指廣寒三書御氣何森爽洗眼今無文字緣常頭祇
有風雲想長吏衣冠揖巨公少年詞筆蘄傳賞萬夫吟歎
月有聲停空下作徘徊明織阿御恐有私照大江上下殊
佘姓中秋幾日千里共銀潢迢遞速鳳城鉄衣飄雪思太
淸從兩靑童吹玉笙洪崖子晉公舊侶下走亦夢浮邱生
卽今看山拄手版猶憶掉鞶羣公卿

明遠樓
書戢俛淮流褰衣一倚樓江天容閒置文字贈牢愁萬瓦
鳥栖暝三山虎氣浮攀援桂之樹心折此淸秋

九日
無端束帶更佗鄉暫對風雲寄慨慷靑鬢蓬飛過四十白
門柳晚又重陽魚龍天塹樓船罷烏鵲鍾山蹕路荒珍重
茱萸報消息廿年人事幾津梁

絕句
桃葉渡頭十日居過江風色近何如直成我自來迎接不
用雙鱗再寄書

秦淮襍詩
淮水西頭華作泥雞鳴埭上艸萋萋平生未飲心先醉殘
月出門烏夜嗁
揚州明月照兒家十三學得箏琵琶勸郎且酌鬱金酒看
儂可似菖蒲華
日煖高秋似冶春玉琴絃柱欲生塵通侯第宅閒歌舞江
上重來卞道人
荒宮何處聽秋鷰日日西風滿石城更無楊柳堪攀折明
發渡江何限情

寄襲男和州
舛雪江水闊陵陽發浩唱王孫行已久綠艸忽復長西笑
違故人南雲共塵鞅落落方寸心深鐙夢疇曩

題費侯停雲圖卽送其之官太湖
廿載關河夢東西南北身停雲同有作舊雨更何人耆好
老都減交期遠始眞江皋仍蕺別風月念相親

懷人絕句五十首（補錄）

敘曰過江山後所經皆劫餘心目怱怳如不自主感念存沒人賦一詩平生師友非止亐此意到卽書不復詮次舟行八日達錢塘家已輟簡總得五十篇

新知第一朱山子妙契成連海上音一睡人間惱遲莫十秊身外足沈吟（福建縣丞朱崇山子江西義甯人後二句朱詩）

二老風流陳與符忘秊人厺賞音孤翩翩林雨沾衣句各有兒能佀老夫（前惠安知縣陳偕燦少香前建陽知縣符兆綸雪樵江西宜黃人符四子有文譽陳邑時馨子椒詩畫清妙福建縣丞）

鴟鴞毀巢復取子嗚呼周生止於此滄海力士今誰人報讐不成張邑死（副貢生周炳元伯虎錢塘人舉家殉庚申難）

冰霜一字抗公卿折節歸來學漸成海上風煙君竄死可憐溝壑送儒生（監生袁鳳桐敬民江西宜春人死上海）

慟哭楊公身殉母廿秊說禮復敦詩人間多少偷生者敢薦椒漿孝子祠（河南知府楊傳第臚江蘇陽湖人入祀孝子祠）

由來俠少出名家不惜黃金擲狹邪一賦流離成鄙賤相逢蔡女泣胡笳（江蘇知州周葆昌仁甫錢唐人）

同學少秊甘賤貧一家弟妹爽情親青山無地霾君骨尚欲江湖訪故人（陳炳雲欽仁和諸生）

眞令屈宋作衙官朱九清才太是難眦畫粉圖來贈別可憐風味各荒寒（福建縣丞朱寶善櫻船江南泰州人）

千金鳳皇來聚會萬里燕鴈皆投安（二語浦城逆旅壁間所見）縣令酌我一尊酒欲忘人間行路難（浦城知縣趙符銅小乾河南兗州人）

恳我情如滄海深見君不惜一椷琅東京範泰亾它异耿耿求敃一片心（福建府經歷郭炳章竹橋四川銅梁人）

梅萼落處是相恖羌笛橫吹鐵一枝何日鳴鞭建章道遂廷應念羽林兒（世襲雲騎尉陳遠謨顯生湖南茶陵人）

諫艸森森御史臺九霄綸誥下蓬萊貂蟬果是兜鍪出攬轡中州鬱吏才（前給諫今河南陝汝道尹耕雲杏農江南桃源人）

賊襲漳州死巷戰吁嗟猷有錢知縣白頭二老挈曾孫我友貧泉鄉閭見（殉難龍谿知縣錢世敘容堂上虞人）

顧能眞有虎頭癡記得旗亭縱酒時玉貌想來蕉萃甚可能留得舊頭皮（顧繆子眞仁和人）

廣文先生味道腴魏唐流水青瑤如玉臺弟子尤相憶甚欲移家來卜居（嘉善訓導章朱轍子佩仁和人婦汪能文內子嘗欲師事之）

達官不濟十口飢國子先生佀退之角丱論交文字外閨門孝友是吾師（國子司業夏同善子松仁和人）

一臥東山安石賢化爲猨鶴已三秊平生虛受中郎顧零落遺文倍愴懷（前軍機章京刑部員外郎邵位西先生仁和人殉辛酉難）

皖公山色落梧中李子平生气佀虹燕市酒徒如雨散飄霝辰遺一尊空（兵部主事李鴻裔眉生四川中江人奏調在皖營）

廣慧寺中揮別淚君行躍馬復橫戈一卷龍韜太公望千秌鳳兮接輿歌（四川道員易佩紳未子湖南龍陽人）

夫有哀情賦悼亡復聞宦拙佀河陽青山皆隱盧旁約城

軋人民痛故鄉（江蘇知縣章朱綬紫鄉仁和人）
頗憶平生嵇阮倫魄暫落拓京華塵讀書不負當官學毓
辭須知損道眞（戶部主事俞之俊嗣生仁和人）
槁梧一倚足千秋我辨如施君是周安得濠梁攜手去念
言至白兩人頭（候選員外郎莊忠棫中白江南丹徒人）
爸人貧但恨天南（但恨金石南天貧龔定盦先生詩）碑版窮搜莫是貪芑
屬合攜氈蠟去折署作吏尒何堪（福建鹽場大使魏稼孫仁和人）曾
孝廉湖海氣難除學劍精神等學書聞道狂名人易厭男
兒不合作文儒（舉人吳唐林晉壬江蘇武進人）
繞頰虬髯火色騰風塵書札寄難憑相逢再作翔高飲申
旦狂歌病未能（湖南府經歷董用威子中江蘇武進人）

老叟桐廬江退谷聽松讀易道心生誰知名士流離外我
向來爲訪戴行（副貢生江肇墺退谷桐廬人訪之已外）
賢兄讀律今爲吏哀樂中季可柰何存歿口號應及我杜
陵佳句向來多（刑部主事李汝鈞子衡江南甘泉人）
故家誰得如王謝羣從清華六七人更與一門誇叔父先
生道執是天民（議敘府同知高古民仁和人）
高氏爲儒今七葉吾叟阿祥參白業一病五載非清狂道
人不忍相塵劫（訓導高炳麟昭伯古民丈長子）
毗歲胥人見高閈博場劉毅气何羸一問譚生亾恙枉回
身脫帽優呼處（高望曾茶菴仁和諸生）
投縣入水與虫化牽絲結佩何其長祇恐朱生難再見一

吟錄別侶河梁（朱孝起廉卿錢唐諸生嘗二句廉卿遊予入龍詩）
隊歡難理一沾衣蔣徑荒蕪二仲非君是林逋舊時雀魂
歸可向故山飛（蔣坦藹卿錢唐諸生）
剡中山水自清嘉辟地藏書不滿車記得徑季高十九殷
勤攜米餉吾家（高綬曾子容錢唐諸生）
京江七世兩文貞持節艱危殉老成感激一言追簪纓蘋
蘩何處拜先生（殉難浙江學政禮部侍郎張文貞公江南丹徒人獻追執弟子禮方欲謀其祠事）
門牆許我作彭宣老閱滄桑骨倍堅鬢齒傳聞新病足耆
烋一弄復誰傳（杭州府學教授陸定圃先生桐鄉人）
與君犯難共開關莽莽相憐老未閒文胥波瀾師永叔詩
能風諭侶香山（拔貢生楊希閔臥雲江西新城人庚申與予同陷賊）

星坼中台冷直廬南翰文望沈尙書孔融噣咎能知爾淚
灑秦雲四載餘（陝甘總督沈文忠公季官）
尋常不是悼亾詩記得圍城熱火時它日奉錢營奠處阿
灰腸斷畫嫌罘（候選知縣汪淑之若卿錢唐人與予爲姻婦翁庚申難祠）
故驪文采胥清門流落南天侍御孫歸去儻編耆舊集靈
光魯殿歸然尊（貢生潘承翰少棋丈仁和人）
南翰風義門生重賤子從師未報恩洛蜀交爭人望在翰
靄天半自軒軒（兵部尙書葛公江西德化人）
簪書歲月詞臣老公望公才惜蔡邕不是枕中收祕笈論
衡終古失王充（翰林編修蔡壽祺棣禽丈江西德化人）
汝南門第如韋杜吏舍讐書不厭難莫忘久要周季子浮

生只辦十秊官（邵武府同知周星詒季貺河南祥符人）

過江犇否黯傷神揮麈談玄迹已陳身在富春山色裏那能不念六翰人（蔡鼎昌子彝錢唐諸生）

才如武庫稱不有流俗相見駭而否約我同歸竟失期使我念之不去口（戴望子高德清諸生）

奇气龍鸞自不羣罷官浩蕩就高文天教避面慚顏色鬻酒何堪對使君（前浙江道員鄧輔綸彌之湖南武岡人未識面予八秊前有絕句云十五風詩少楚人離騷哀怨出清新青梅煮酒英雄在屈指湘南鄧輔綸）

三吳冶習江鮑少與我論文各掉頭君是前生狂道士可能重訪大龍湫（浙江縣丞江湜弢叔江蘇長洲人）

平生辛苦殉雕蟲程子窮交死更窮犇否誰憐皮骨盡一生竟不識曹風（程燿采心構仁和諸生）

三秊廡下寄梁鴻難忘人間皋伯通淚否風塵君蚤悔誰知宦海有飄蓬（廣東候補府同知徐慶勳芝泉湖南長沙人）

中晚文章有歲差狂瀾欲倒莫相加與卿休只求同調姚鵠曹松自一家（潘鴻儀甫少構文子）

吾土歸來一惘嘅亂離王粲出秦川乾門艸歇蕭蕭雨涼入哀箏第幾弦

秋山

秋山東崦雲不齊縈縈确确田間泥衕將回曲七十里斜
照已拂西山西我生江湖狎舟楫亦復學御輕輪驪闓游
七載厭輿致隨彼腰腳相爲低行川黃雲纔罷割叱犢翻
土重扶犂連車載米入城糶稹肩語笑顏色驟客飯含沙
嚼復嚼官人便欲齒肉糜力穡未免飽康覈土養焉能斷
稗稊今年世事不可說旱則蝗螟水魚鼈譌言憯憯占人
痾弃走相看失鬢髮囁嚅耳語道坤毳日中睒睒星光發
江淮之間尤浮輕伯有魂驚事荒忽物淵地大無不容見
晛未燭變魑滅海中皇感不陸棲鳥言竟兩人人悅犇公

鼎鼎扶九州岳牧羲和紛在列俗吏書生莫嘆嗟簡書畏
爾清霜節

灊山覽古

金冠鎖沈玉弓閟無復尋暘射蛟至切雲灊嶽高崔嵬想
象千官羅拜地武皇功成四夷服中國百靈參位置南巡
遺蹟今古同先代規模子孫異君不見武皇在日疑神仙
控御衞霍親開邊弘羊卜式鑿利孔丞相布被惡能賢赤
眉去後黃巾來譌言世有蒼黃天江聲漢代流不盡輪臺
一詔心茫然嶽靈變滅歸何處歷歷江山感塵土四子難
尋樂職詩大人自廢貢郎賦

後望嶽

敘曰望岱以來二十年矣嬋媛匪昔突兀依然束帶卑官
不由推擇中年哀樂何以寫之睹彼灊嶽茹辛以吟
射蛟事遠古豪空彈壓江流日向東寧故難求漢家臘圖
經猶識大山宮衣冠簡冷非霜雪艸木春荒襆雨風楚尾
吳頭幾千里遠教衡霍謝神功

行經太湖贈鄭大令

司空山頭雲氣薄徇染松杉隱樓閣曉對秋嵐坐晝諾如
此作吏良不惡鄭侯文章與予友求古治術相先後苦雨
深鐙密論時冠裳腥腐夫何有晉熙作宰行判年無月無
書滿榻前于蒍于曲復傳唱我識紫芝行自賢山行忽覩
水竹勝場功處處田如鏡迎人幽壑觸鄉心悅爾柯亭舉

相暎陶令籬邊鞠有華西風落葉停客車不知涼月滿襟
帶但覺秋水涵官衙殷憂無酒醉莫解試劃求雞刀未差
土風吳楚偶輕剽民氣東南襍疹瘕一官仍爲漆室女世
事猥多莫浪語通塞平陂尙有人柔剛文質從渠許疏寮
露氣偪裳衣時節衰榮兩不違華髮自然憐晼晚青天與
子相然疑

宿松縣廨中秋（宿松令黃傳燾溥之爲少司寇澍齋先生爵滋孫）

宣宗皇帝御宇承平時宜黃鴻臚一疏陳漏巵海日出入
繞巨筆元氣掣曳何淋漓
天朝神斷下如雹其柰四岳非和羲魚龍曼衍已卌載稔
毒九服民殿屎蟗尾遂成四支痏蛭孔乃潰千金隄新徙

不徙突不曲坐中焦爛今爲誰江城秋節至葭青露未晞
耿耿思賢心涼冷求裳衣黃公孫子今茂宰清門養節由
合餡滔滔江湖夢舟楫鬱鬱鼎鉉間扶持麈尾落楼風雨
歇不覺白月涼前墀月中露下被蕙帶婆波照席秋依依
中宵循檐斗西拂獨指斜漢攀空枝羣星歷落忽欲闇浮
雲變滅復不齊對酒不能飲對月使人悲金樞日遙遠玉
繩且透迤八萬戶中空有斧九千仞外終無梯羽扇一賦
久零落金鏡再獻無時期（謂林文忠公）男兒致身何必盡三事
焉得古人復起當安危

月下望廬山

南斗岩岩暎月看匡廬長浸水晶盤振衣未躡香爐頂已

覺胷中萬頃寒

江邨曉起望小孤山

婉孌娥池水裏回玉女容緒風吹日出夢雨洗塵封峽秀
孤標似門縣鷁楫從通辭波渺渺拂曙景重重戰伐當前
日中流倚此峰銖衣饒仙跡石宋勒功宗煙亂檣開鳥簫
疑海上龍沈吟天設塹獨立寺聞鐘

襟曲放江總

茱萸結佩蕙爲纕燕燕接翅白玉堂雲飛雨散在遠方三
春柳枝無放芳中有佳人帶明月三五二八倚瑤瑟天上
長河曉自洗海中迷歸辭還沒入門左顧鶯行羅鏡中離
淚橫素波衣裳金翠有時有繫馬塵埃多復多掩關獨處
嬋娟子博山無復雙煙起行人任爾脫帩頭足下由來戀
鄉里

脫釵贈別今三年桃枝當窗發新妍曲池水流流不盡高
臺雲行行可憐可惜可憐歲晚晚芳菲蕉萃向林邊分甘
枯株倚霜雪無復新蕊交釵鈿房櫳寂寞烏頭白新管調
鹽歌昔昔門外班騅待故人筵前華燭留今夕阿誰工用
雎陽彊春風何在少年場他家箜篌未成曲滿路車馬自
生光無媒安用雙白璧獨夜尚熱鬱金香

星沈月浸漏聲咽當機繅絲絲不絕深井投火無暫明寒
女縫裳忍休息摘髮欲繫千里雲內熱猶思六月雪岧亭
山上結松枝青青共爾霜秋節佳人貽我貂襜褕何以報

之大秦珠年少會當逢眄睞夢中且復共斯須霧露縱使
不分明清池自發荷夫渠

和神國行（太平廣記三百八十三）

枕蛟騎虎焦原側吾患有身辭不得鄒衍空談大九州元
之親到和神國和神國與醉鄉通千日中山訝許逢碧山
處處入圖畫瑤林日日當春風鸞鳥自歌鳳鳥舞神駒蹀
躞香塵步醽醁開瀆泉水香稻粱不識耕夫苦但有醉飽
無別離長託歡娛永勿衰亦有鬚眉長孫子老去仙蹤人
不知二男二女各年少裹回花果皆新妙千官袍笏忘卑
尊一家婢僕誰傳導囷倉不設無市廛千門萬戶皆安便
夜來微雨灑芳潤若榴繁綴爭丹妍不事詩書解歌詠飲

食自然無疾病想當無夢本無思鹿蕉蠻觸離觀聽安禪試訪單越天高士規往桃華源坐中千夫感斯異愚公智妾皆無言幾年清淺蓬萊水幾人雪鬢雙垂耳未知當日筆頭公莫年憶否知和子

山行

嵐浮空翠指初程山抱池陽送我行秋蝶如春方弄煖曉雅過雨又呼晴賢愚局外逡巡識憂樂胸中鄙漸生昨夜茅檐雲乍斂月痕昀昀向人明

登大洪嶺

峯嵜刺天出疊翠爲表裏何意千百折拂拂襟裏底飛洪百道散欵玉無首尾辛苦出人閒萬澗待此水繕性山靈招矜類僕夫痺槃槃重累人未可狎行李二分足外垂裹險在尺咫坦坦恃吾心惕惕慎所履其顛望仙亭羣渴得茗喜稍息醉飽心復掩囂塵耳下視更陡絕投石食頃止未能投瞀隱恐泥垂堂理一勞絕萬念空谷想予美

漁亭中秋

一年京國中秋夜綺席金波開舞榭一年禪院作中秋玉宇高寒明遠樓一年坐對松滋令蟾輝下照琴絲靜今年吏檄趣之官漁亭大橋煙月寬四截中秋地四易風光應笑勞勞客由來白露戒裳衣未免華顛感疇昔新安山水絢天都巖嵜蒼萬玉廣林亭彫剝風非古華樹芳馨氣不枯二十年前競節鼓市兒猶識從軍苦猨鶴沙蟲弔國

殤子過幾輩留田父擬金伐鼓走兒童鐙月元宵詞許同山戶如雲茶筍美秋場似鏡稻粱豐黟歙之間民氣好命長龜官休艸艸收放黃紬被底街槐渠白髮林間老林間一老前致詞官今那及承平時樓臺煙火千萬戶昌丰直下錢江瀨錢唐江是吾鄉水源從軒后仙臺起去國懷鄉迴自嚙繭絲保障從今始今宵明月多復多勞人面皺怯觀河年過四十且五十不早樹立將如何

弔徐鐵孫觀察

兵豈書生事公休怨老儒嘯雅疑故壘敗壁尚軍符慘澹人俱化艱危氣未蘇遺篇五更轉問訊羽林孤

送陳閏甫入都

我觀新安江君才如此清君上黃金臺我昔歌帝京帝京迢遞三千里河嶽囘縈懷裏底鳳閣龍樓望若雲朱輪繡轂馳如砥維冠跌宕如君年長揖公卿幾輩賢銷沈心力荆山璞流落江湖寶劍篇廿年日月囘輪暗儒冠幾被樵夫笑老我難忘伏櫪心人間各有飛黃卑吏道多端不可知劇憐簿領有程期煙岩南國歌聲艸招悵大渠贈可離出門人說長安樂士龍合造酬鳴鶴述職如陳薦士書何須更說胡琴約（述職謂馮伴方伯胡琴陳伯玉事）

登太白樓寄湛侯

不逢呼酒侶奚以快登臨白也思顏色黃山無古今伊子非俊物排紛悅秋林安得鳴擽發泠汀寫此心

新安江

羣峯紫翠浮若空衆鳥點點棲屏風澂江無恙清澈底不見古人見流水舟師倚楫行忘勞珠寒練瀅來招招中流一放可百里夕陽拂樹巖灘高游鱗無事驚冠蓋西風窈窕吹蘿帶聽盡吳吟復越吟秋心迴出黟山外

和贊侯

霜風被艸滿山隅斂襞輕寒似獨居問俗自知無一善讀書竟爾負三餘鵁鶄同受雲閒嚇螟蟦休侵石畔畬束帶疏慵曾不悔大裘欲覆卻慚予

婦言

遇物存知足朅來山中居山中仕非隱意澹不求餘貧賤結大義教頗聞詩書兒女無恆母彼岷心亦如出梱非所知但冀官仍儒官事雖多方儒念守一迂去來祇故我此郎爲身圖無聲皓已絜寒雪盈前除鄉言亦復佳歲晚心勿渝

休甯道中大雪

長天垂四際塔勢淩寒山誰將萬珠玉灑落徧人間松杉成行冰釵綴一一似繫千螺鬟山禽啁哳毛羽薄尋煙取暖翔市闤人家塞向坐婦子地鑪榾柮紅且然野夫畏冷不入郭人吏侵曉方行田一從簡書習奔走但愧無補人飢孱黃山白嶽宅神仙高歌欲拍容成肩陽春兮當還白雪兮盈谿寒江不波碧潺湲竹枝凍折行幰前安得千郵

夜犬不吠晨高眠

雪夜示休甯曹宰

春色盼登臺逢君說楚材雪深榮菽麥耳熱借尊罍白嶽寒無語青鐙華欲開所思黃（博之）與鄭（湛侯）南北阻追陪

絕句

蔡州深夜軍聲壯趙相高堂御酒斟一樣漫漫風雪裏山齋凍坼壁間琴

溪渡

拄笏謝登臨晴知勞者心春情隨鳥換山氣入流溪憔悴故鄉思低回擊楫吟浮雲朝日澹空色似蕭森

大函樓感寓（歙縣官寺新成後樓面大函山故名）

山中日色薄春夏多淫霖岑樓不盈丈虛牖納遠心三晉流亾多勺水亾澌涔湯旱復司運執策書桑林析骸作糜飲飲龍仍釜鬵中州帝王都于野戰丁壬魃女一以舞軒宮輟皇琴子遺安可移移粟道嶇嶔側聞雨師仁尺澤踰尺金絕無耨耜手奚以謀耕深晨炊坐持澮溝瘠聞呻吟安能吐吾哺庭階食飢禽仰視日月光兵氣銷亾際回憫無恆驕鐵衣一呂徹秦川滌凱歌關隴清孛彗有道四夷守一氣百禽制景風隊典修將星九霄麗時乎幕府材戰守傳籌計楫之以烝徒貂蟬璜遐裔方召前日事赫赫照書契金甌洗何劬玉門夕無閉上相儻綢繆通侯復環衞儻鑽天下息軍期幾年歲

嗚呼朝邇斤滌絕思郢人同林俄兗枯獨樹終不春交道日以孤莊生竟沈淪素車不能馳三號我非秦攻錯兩無施名實一爲賓皖山揮手去江雲黯離津束筍沐頭書從玆斷昔塵公等滿天下支離遂無身星賈不上天華落匪贖茵況復矛尙白何能火傳薪今者吾喪我卮言孰非眞吏人不可爲一足憂一錯吏人亦可爲任官貧亦樂領阻風氣僿昔富今寡弱擾馴比子弟自顧父兄惡蒲楨非連林鳥雀將安託未能相呴沫差不加椎鑿斂抑坐堂皇喜慍審前卻書季有麥禾入食仍藜藿奢儉方代謝禮義與斟酌泠泠新安江見底尙如昨孺子歌濯纓遺響何寂寞家山山鳥號一水下嚴陵念昔撥櫂游客子中夜興冠季狎舟車南北涉且登千秋此何世欣槩塡吾膺一從干戈息从亾竟嫛嫛結言寡親串我畏尠友朋墓田丙舍遠霜露氣有恆餘生向中年哀樂日侵淩扶闌目巖際秋屋勢崚嶒雲容向人閒欲擘似不勝出山隨天風風止還淸澂不爲太淸翳子雨非殊能

世遠事已多文章涂徑繇持之各有故契道在忘言已知弃枝葉卽漸窮本原風雲納閎宇日月鄰峻垣羣蟲各鳴游獨翮一飛拚無盡亦有盡太空與渾渾霓裳與雲車下上周亾垠歸來坐斗室寂若失攀援周孔益多師儒墨定一尊達辭歸有用至理守長存器車當其無眾有反吾根雲月與嫦娥昔昔感未歇偃飯想青精曉鏡憐素鬢霄空

雲作晷息景棲林樾露晨洞庭遙參差幾時發所思明月輝三五階盈闕闗山迷津梁夢弱難可越馨香念不違芳蘭俱馝馞在谷雖逶迤窈門奚氪疏所持方寸通引緒亾倉卒庭虛何情滿相望車塵沒眳首倘所期金石鍊肌骨敓吟畔牢愁鹽遠猶荒忽

重有感（立秋前夕京茆中白）

長河揮與淚痕溪流水無情已碎琴七月送君舟徑去三秋感逝滿初沈星期斜漢虛天路月色空梁誤夢尋燕市酒人餘我在山陽鄰笛爲誰吟

汎新安江暫歸杭州五首

耳熟漁梁水鄉心夜夜縣曉揮人吏散風味故蕭然嚴壑青紅路雲霞去住緣日歸仍汎宅息景是何季

微煖作霜晨泠江樂榜人閒涂仍磨蠟悅性此淵鱗林密迎孤嘯風多闇去津釣臺高自昔不能往來塵

海客卅年游雲濤有滯留美人詩蕙艸故國老松楸壯闊心非阻邅回瀦丘修羨魚知結網歌起隔谿舟

遠念天災久爭傳請振書倘窺缾有粟敢比釜生魚水東寒林翠山圍客枕虛劍峰鳴鼓後父老意何如（初稾水畢桑經注山）（猶晉疊餘）

依歲富春樹溪夜上寒潮華髮臨流換青山別夢遙燕鴻天路代冰雪故人招竝有新知感揮絃與寂寥月下

月下天門紫翠重涉江昔夢冷芙蓉金波拂水淩雙照玉
樹先秋絢此峰雲漢雅詩憂六月萊田民力瘁三農一舟
橈楫從人理傲吏休矜拄笏容

過太平贈沈太守

姑熟谿流碧晴煙接古城呼騶賢太守楲帙老書生烏帽
人何在青山夢與清宵分牛渚月不落為歌聲

夜泊采石

但有青天無酒杯桓溫謝尙總塵埃江流千頃明如玉夜
夜南朝月色來

三山二水歌

世無李青蓮誰吟鳳皇臺羣山散作紫翠色翩如五馬浮

江來白日遙隨布帆落清風乍卷浮雲開虎踞龍蟠雄兩
戒倒景酒杯酌奇快北海南皮幾勝游黃罏未必無流輩
滄海三栽桑麻姑仍狡獪荒宮有曉鷺觸處迷人代沙棠
之楫木蘭橈羅裏美人簾下招簾波新水動華氣風光何
處非南朝一兩三聲沙嫩簫十步五步舦船邀雲容忽如
夢疊鼓隨回飈聞說江山迷蔓艸巨手曾經六合埽飛鳥
銜來戰壘華英雄笑倚魚竿老幾日西風萬里秌異鷹立
處閒眸爪伊予彭澤琴無絃朝來拄笏心悠然亦知非驥
足千里尙能前祇愧不能飲何由中聖賢牀頭周易豈名
士鏡中白髮非少年宦游武帝臺故鄉文種水魷蛟樓船
弔莫愁白馬波濤薦芳芷吟徧齊梁樂府詩停舟愛問長
千里君不見秦淮蕩作錦繡文又不見清涼山頭多白雲
何點講堂好風日頗有絲竹生徒間金椒新篇寄道士霸
陵中夜逢將軍當頭有明月乘風高處金銀闕日飲酒亾
何琵琶送客蠻青蛾試將萬古千秌意諳入三山二水歌

舟行九章（自江甯至全椒）

客從建康來東拂鍾山雲箏琶弄繁響歌聲猶可聞廢箸
對粱肉吾思吾饑民

青山送六朝帬屐倘名士讀書不聞道萬言一杯水知味
病旦飢無為馬肝美

楡柳自成郵家家楲雞豚田父不入市頗知天地恩牀頭
麥已盡租吏猶打門

明月大於盤萬綠明江樹妻兒聚一舟況瘁忘行路卷中
鄘州詩夙昔傷心句

六合古棠邑兵至如鐵堅溫公何忼慨烈士誰比肩掩涕
問遺老時平將廿年

椈人攀艸語墟里修篁色拂水緒風柔出樹炊煙直曉星
猶在天涼意披帷得

一官抗塵俗尺寸難自問念彼父老意不改詩書顏言尋
一道士雲白全椒山

飲江味一清峩舸載萬斛山中百重泉奔走趨所蓄珍重
彈冠心今日吾新沐

羣峰送飛雨陰陰木千章微波瓦粱水夕照明山桑桔槔

聲稍息孺子歌滄浪

絕句

熹微曉光發露氣稻香來饁婦猶蓬髮桔槔聲已催

滁山

鬱鬱滁山路何心訪醉翁霜餘無冶葉雪後有和風濩落卮言出貧辛往轍同亦知慚十駕努力道涂中

行縣作

我數行縣周四郊寒風颯颯長林梢三旬不雨襄水縮土出乾坼堆塘坳徒杠輿梁各廢毀棄興功用同縣匏江山風氣頗樸遨閒省列郡雄南譙衣冠婷雅成往事笳鼓殷盛思前朝南瞻鍾阜可攀接廬霍遠矣嶠能招環滁之山列粉障蘇霜晨未淩寒消卽今歲惡老農苦穀賤不敵麥價高上集歸來掩屋歎顏色黯似三重茅蹉嗟催科亦吏責忍用鞭撻援脂膏昨題陶潛詠貧士驅車勿使逢陽橋忍飢誦經者誰子願養名節干雲霄四方故人書問至詩子近政穰頌嘲作吏循常無可道此事未廢栖書巢裁詩欲寄古道士惟我無酒持空瓢他年賢否無位置更僕孰數譚全椒

冬興

出門凜冽氣井里此嚴冬百昌亦云盡所思後彫松寒風一以淒使我心焉忡雲行依故山大路各相從寄之澹湯心曠若游鴻蒙時至寰與爾蘇氣栖玄宮

莽馬照路旁俠少顏如玉何知魯連生當年自結束遨遊華髮盈盛氣不可復斂手把鉏犁鳥雀閒相逐分無隴畔歎尚有岐途哭眠光牛背上低顏事農牧

寒華號水仙方之洛川神馨香不自薦白石何鄰鄰几席雖近翫桃李安足珍黛色參天長檜柏復輪囷淩寒葆吾分小大各天眞鑿冰出雙鯉緘辭寄佳人

荒荒海氣昏聖欲九夷居不知空桐仁揃爪當傴僂恩畜樓船將大角星辰孤擢敵古大白道書待黃石西征幾何年景風誓陝伯曾當收井田箕子舊阡陌

詩八　　復堂類集二

得陶子珍湖南書

楚天迢遞此征鴻沅澧微波語乍通郢客有歌皆白雪使車何地不春風喪回芳樹人千里夙昔緇塵酒一中落日浮雲看不見高山流水幾時同

春雪

雪霰連朝集遲遲不見春已過蠶麥日恐有凍飢人華柳逢芳賞風雲問去津更憐魚陟後海氣莫沈淪

渡和州後河

又照蕭疏景征衣渡口看山容新雨善秌色過江寒齒有齊紈闕晨猶藥椀滄通辭云不隔是處動微瀾

八月

酒徒燕市散荆高故國睽違八月濤拙宦益恖貧士樂中年漸猒出門勞飛騰復變騎魚晚意氣逡巡倚劍豪眼底青山仍未隱鏡中白髮不禁搔

答郭傳璞

流水有本末尒正恖肥泉春波散四澤春風浮一山琴緒彈別離目想存斯人懷極如不勝幽默尋其原太一與神光飛遯謝谿賢陵陂不可越深根不可拔一失同堂歡修阻何由達縣知烈士莫如我飄華髮谷谷入君懷幾歲其裋褐惟音之嘵嘵離鳥恖故條風雨感君子平生言久要四海與往來何論千里遙晨雲化夕水舉手一相招

題馮笠尉屯鄰詩卷

馮君眞吏隱拄笏向名山晚歲祇好道近來時閉關江天收物色文字慰蕭閒寄語鷗波趙微吟孰往還（陽湖趙敷夫嘗權屯鄰）

顧子鵬寒林獨步圖

宋寬淮流倘氏秦寒林負手獨吟身無多黃葉古今水如此青山醒醉人

送鄭湛侯之黔

菀枯人事苦難分木葉聲中又送君尊酒寒於皖公水征衣薄似夾郎雲遺方爨養勤爲吏結習銷除耽論文試向冰霜巖壑裏貞萋不改念同羣

月當頭夕和笠尉

百年幾見月當頭歲暮回車得小休逆旅每多風雨夕清尊共散古今愁千絲入鏡隨年換萬瓦飛霜與目謀何處天涯同滅燭餘輝何爲酒人畱

幽棲和笠尉

遂有消搖旨沈吟傲吏書夢中人似蝶濠上水知魚命酒春風攬相恖落木疏幽栖堪埽軌歲晚倘燃予

雪夜寄世善百先太原並柬陳問甫

滅燭客出門閉階顧人景書堂散高輝寒色動深聲停雪猶在樹散月挂檐烱縣知天一涯共此虛明境朔鴈過曾霄卻寄聚心冷牀頭有尺書離心浩難整羣有分一照抱

聊自省關河足煙霜枕席通溟涬春風萬里來馨芳有合并琴歌期和女塵壁方孤迥

贈桂林倪鴻

藕甚倪夫子龍鸞萬里翔老猶客江海少已友班楊雪色南山古離憂蕙艸芳停雲感故舊八表正茫茫

寄湛侯

故國別來楊春風度夾郎羣谿趨舉彌遠岫拂青蒼離索中年夢憂虞學道方平生同拙悾贈處倘無忘

送彭廣鍾出關

華光四照海天游曾倚三山散古愁雄劍忽鳴風萬里漢關猶對月千秋未隨李郭中興將不數金張小子侯獨有故人尊酒別河梁離緒黯難收

柬王秀峰

拂衣江湖任所之派竿老作釣魚師鬢新欲雪書俱老氣尚如雲醉始知講授古人猶馬肆兒曹何處覓牛醫功名一笑推枰起畫上凌煙只有詩

義士行書張炳元傳後

班超布衣一諸生奇功三十六人成奇功絕域尚可立胡乃義士讖名城誰與男子張應庚宛轉虎口孽棘荆翻城反正再三試雲作炊氣鼓炊聲氣經百折不少挫事敗狂寇魂猶驚是時大帥亦雄桀艱難百戰揚麾旌一念持重事機失坐甲遂老十萬兵西風泰淮艸不青漢月猶照將

軍營卅年高歌洗兵馬來平國殤何不平伊予悲歌向燕市田生王梅握手濁酒傾奇閒涕淚迷同志烈士骨相終徇名辱哉降官亦男子朽骨遺臭迷從橫至今五夾蔣山上義士精氣爲列星

送漢軍裕庚朗西觀察北行作涼風篇

涼風激水何紛紛蛟虯罷舞江天昏輕舟待發客衣薄鐘鳴落葉不可聞廿年公府多陳跡蒼白浮雲照顏色大木何曾誤運斤回飆屢欲摧奇翮年來止酒肎餔糟萬事醒醉隨所遭長天寥廓本無盡廣者藪澤毋乃勞文雄飛檄賓開濟杜陵蚤雪感時涕三宿倘戀浮屠桑一瞬猶陳穆生醴當天日出望京樓魏闕江湖未白頭功名行見志萬里文字先已駭千秌人事參商不相見國僑未識然明面遠想由來褒性情卑栖祗合安窮賤白蘋騁望吹參差雲中不下長相思鞠芳蘭秀自旦暮歲晚淹畱桂樹枝

寄皖南觀察張大夫

高空何山雲裹回雨曾霄浩蕩此江水湖游動輕橈飛潛有本性上下隨所遭一從嬰世事谷隴騰詼嘲何當就曠朗奚至鳴謙嚚君子穆蕙音擊轅知中韶繇會采靡遺武也方播潑一心鑒止水百味歸醇醪涼秌起萬里風雨猶瀟瀟匪敢歇卑栖勿乃悔特操淹畱非山中桂樹感故條長鳴擬何爲寄心茲九皋

天人有至理脈脈觀其進能性遂起降消息闕茲窮蕩析

浮萬家字斐拜尋公分無百里責藹目徒忡忡立國在仁賢本富先耕農沃瘠可一視悔禍歌婁豐不見三晉苗七載鬩井空安堵甘立橋禮義守倥侗殿屎古所歎膏澤亦云充縣知利濟懷煩痾若在躬臨江有高閣秋覽動西風民物一以盈末由解心春

江上

大地隨輪激空江拂漫平無窮沙際鴈一一送宵征澧浦湘君佩瑤山子晉笙九天如可上願攀彗爲旃

南陵舟中

安得沙頭雙玉缾枕舷山作黛眉青喬林葉落尋常事願向林閒醉不醒

安吳道中

丹氣化雲雲不回陵陽仙人安在哉一重一掩舊游處山鳥銜華飛不去潛蛟一舞不可當激谿崩壑驚雷破桑田果自今年變荒唐不待麻姑見瀛獄相隣萬戶空來鴻處處咽秋風安得仙人施大藥盡回捐瘠起溝中

旌德官舍感悼故尹廖洪鑿春舫

黃山吾故人奇峰三百丈披煙指其背復擘飛覺狀人朋王喬鳥語笑忽疇囊無端下玉棺哀樂俱成往念此厭世羅澤雖神不王名聲復何益巨壑竟虛賞使君方妙年（熊君鄭棣）淪謫丹霄上飢溺豁斯懷趨走非所尙清霜集瑤林物色各殊象貞姿有恆性于役寄遐想

山行

征袍拂曙識津程三日羣山管送迎風鴈歲寒初變響鼯鼪小鬣不知名勞生安得居常逸險處還畱心太平如玉谿流重問渡寒蘆點鬢最分明

暮雨

復此雨聲聲江湖舊感生鐙昏羅帳底不是此時情

西風爲儂來送此瀟瀟雨明發峭輕帆模糊煙岸語

晚霞

江上年年愛晚霞霞邊三五野人家春情已罷烋心老客路依然負鞠華

舟曙觀彗星

太史星占孛頻年不絕書泰階平若一黃閣近何如蝗穴疑名象鯨波昨埽除客舟搔髮短夜氣警龍魚

晚秋客路尙有蟬聲夜復聞蠹感賦二絕

日日秋風警舊栖林閒無樹不淒淒眼前尙有閒榆柳容爾殘蟬抱葉嘶

木葉散霜月滿街清寒湖曲尙鳴蠹五行信有田家識閣閣聲多聽易差

池上趙襟小集（會者代州馮竺尉桐城方相菅稚符周湅人桐城方濂偉任邱邊阜存）

江皋雨無塵微和滿餘春遲遲送物色古古耀茲辰昨日枝上華今成艸閒茵游鯈試斟酌池水照粼粼淺淺當自適觴行各天真白髮方祭酒散言遺冠巾光景近可嘆文

宇傳其人相期慎眠食（善化聞海烈當塗唐子愉步作）相望忽舟輪（中酒懷江夏鄭湛侯）

次日湛侯至白鄂遂有胥游

夢阻高柴路俄驚客在門開關辭渠水壘塊借青尊自爾憐同調終焉念舊恩已遂池上酌相送又江掄

池上迎秋

明河脈脈度高城天末無書待鴈聲江上秋心先七夕池邊雨氣欲三更劍室少年懷古淚衣䄂遲暮美人情諸君說有談空日月逝雲移各半生

重九後一日胡稚楓壽華吟館分韻得佳字

日夕朝市中何能有好懷暫爾柴吾門古心浩亾涯秋華色若芝風香與之偕寵眉綺里季獨客安心齋繫從先生後適然蠻形骸不歡固天性得酒亦復佳吾輩祇一拙與世庶無乖日笑籬落間八荒郎庭階所期汗漫遊送者方自厓

送管才未（池上第三集）

林笛聲中無限情名家俠少二毛生向平自有青山願江上煙霜又送行

樅陽江行東合肥沈鈞無爲吳毓騏

枯艸飛雅路凋年又此行水寒猶過臘日落似依城裏有驚人句江流異代聲何時攜二妙澤畔看春生

題方滌儕清水歸舟圖（池上第四集）

君不見南陽樊烈多貴人秋風早與蓬蒿親又不見下游漢沔錐刀集日韓空揚大道塵先生仕宦不得進古懷浩蕩無與鄰車前走疲卒路左拜猾民短衣之誼何惕息散衙豪客酬車前拜迎鞭撻兩無謂歸田一賦休逡巡家山頗羨隱士隱隴畔自頌神君神仍懷不行文網密松楸無恙姪霞新栽厠究所有鬱林之石何輪囷百城萬卷書還我丹鉛身黃遺白髮走相送板橋水汪寒潦潦英雄豎子古恆有蕪漢亭空艸不春文宿結習自料理一官一集超常倫龍眠之山高嶙峋清門七葉儒書陳中年哀樂託毬酒百與人世同甘辛甘辛有殊嗜出處隨天眞輕舟詣闕入何在便作司徒安足珍

贈方存之甲申元日作

冰泮未春熙焉已和芸芸者生樂意匪多聞乎通介中行殊科晨攬浮雲夕月易過河干寘輪水曲則那

展矣君子交游若水谿有歸流渟焉壑止犖犖者石介不忘履陳陳者粟飢不忘旨幸甚至哉百終一始

終始伊何五三六經飄岡在歧飄闕在庭洽江不波散之春星帝閽明堂洞焉百靈蓄洩羣有匪期汗青

納于瀛渤不崇羣歲息壤無靈疏鑿乃廢神州宴如斟若外內源可濫觴朔吕纖晦謀東于成霸乎普貨

變彼鳴鳥栖于新條求蔭伊柏匪求斯茂陳根摧摧翟秀且翹織筵鼓簧君子由放我宗君喻小大所遭

池上第五集

翩何者鳥俶發其音嚶茲春陽日有和風疇酓淸歌游于悤心歸與獨絃若聞于林君子偕予聲無二三命此芳醴胡爲沈吟榮落自彼遙遙至今衣裳在堂慨笑相尋流水以悠忘我欽欽

方氏五世遺墨卷子

存焉爲道德發之則文章大茲忠孝人耿矣日月光日月雖代謝作述千秋長斗霄地維嶽瞻此龍眠方未造與熙朝君子道其常仁言流溥澤聰聽纘肎堂翰墨如片羽慈孫珍收藏櫝麝雖尺寸久久日芬芳兮毗固遐屏穴隙匿歲芒四出瀛勃流一本松檜蒼至今雲仍輩葉葉衍厥祥庭聞卽經訓私淑非邑鄉吾師藥地超蘭幽吐奇香消搖物外游下眎皆榆枋

鍾祥胡先生倚樓看鏡圖

三月鶯華又莫春百年師友屬何人名山珍重傳孫千耆舊依稀見性眞日飲此中惟有酒風流炊世願爲鄰行藏勳業皆駢拇白石淸泉是化身世間祗見萬波隨造化無端作小兒鏡裏有華春黯黯樓頭今月去遲遲往來栁雪人先老細碎怨鬱劍不知信史何曾游俠傳非夫莫作女郞詩

廣志詩（舊作補錄）

朱蓼人境飄與天游千齡旦暮一室商周如何蟪蛄亦有春秌逝者如斯覰彼川流（其一）爵蛤鷹鳩吾生不化達者莊吟聖乎孔謝炳燭有明耿茲長夜粲粲百王曰俟取舍（其二）相彼敎禽猶變毛羽力運千鈞身莫能舉克剛克柔有倫有緖曠乎沒世孰念規矩（其三）坐忘坐馳同此暇逸作聖作狂爭此一日琴瑟須材求彼梓漆踵事增華文有其質（其四）羣魚縱壑衆鳥翔林紛華戰道詭遇獲禽安得止水盟此澂心天機胡淺耆欲胡深（其五）高標天宇穆穆舒雲浩邈太空翹首至文聽德在聰力學惟勤久而自然寤寐頁般（其六）擬彼寸膠大河曷淸翳彼兩葉泰山曷冥高由簣覆進俟科盈安吾故步退彼虛聲（其七）醲孰酒淸絃調聲起溫故知新愼終如始璞玉毀輝巧匠斯理駑馬十駕亦致千里（其八）知者見知仁者見仁願爲埏埴獨轉陶鈞與古爲徒千載如新世有愚公我師其人（其九）

江行襍題（自懷甯至合肥作）

十載元龍气銷沈簿領閒風從襟發出日日拂龍山

今古浮江水何人擊楫來浪華與雲葉長傍客舟開

江上餘霞色天空邃繡文短篇長笛起舊曲幾時聞

妻子如漚鳥風帆閱歲年日斜方縱目不覺沒蒼烟

落日下牛羊榆郵樹幾行無人記來往前路一蒼茫

離亭筑一鳴忽復變軍聲江海此揮手故人方遠征

栁色隔江多繇繇柰爾何六朝人事盡古意滿煙蘿

樵漁同去蹤車笠忘世語脈脈故人心濛濛渡江雨

老髮空濛趣憐渠去鳥頻臨流夅鬢昮珍重少年人

傲吏非吾事忘機不可求相思古賢達目送此江流

紈扇誤不生班姬賦未成銅官山下路一枕夢炼清

酣醉過芳洲青山滿鏡燃如聞李太白不復倚南樓

簫鼓歌叢祠幽篁發故枝湘君在何處天外倚參差

歲歲九張機織盡回文字散風動瀾漪逍遙不堪寄

醒醉渾閒事良辰過亦忘不堪題楚怨朱宋兩端陽（聞五月）

一掩旌旆色中流气象殊岸華開不盡高詠過巢湖

和遺園唱酬韻

得酒新風節漸柔不逢箏笛美人舟暮雲欲合長相憶木葉同林又一炼陶令未妨彭澤傲梁臺曾接杜陵游逌然

鸞鳳闘清嘯珍重名山共白頭

送澠池張景樓比部

江介日煙霜行人試急裝終南還出處河水老文章戰伐吟諸將貧辛見道方鴻天毛羽處珍重報高堂

魯遽一首贈王尙辰

魯遽堂上瑟堂下與之鳴鼓宮或商應豈得爲同聲賤子覂駕馬少不就羈纓黃頭縛袴褶意气呼老兵無端幽憂病埋牖老書生書生三十年獻賦終無成一從作吏來友朋慚畏并友朋多徇艸新知怨崢嶸崢嶸大道王白日一班荊低肩論文字中和殊楚傖濛梁相爾汝儒俠忘其名嗚狢天地炼數竄誰家營吹脣起惡少勿乃慕越點萬矛

欲刺天气已無堅城何來一青袍談笑羣兒驚斂戈卒曠野哂血主齊盟飄飄大將旗摩壘千夫迎聊城燕將書一矢爲重輕玉貌弱仲連封志終辭榮廉中將相多故吟在山清陳琳幕羈棲阮籍眼白青六十大布衣芝艸擬其英九芝作文章卷軸牛腰橫朝登教弩臺逍遙水冷冷吾琴久不張世耳習琵琶相對一忘言五嶽何中平繇綿詩正月傲喪廚有情少垂富春釣既冠游上京關海狎波濤河嶽即精靈折腰又一紀倭遲此車輪世無尙氏賁曷由調玉雀飄蕭回白頭相和長歌行

茅店

茅店烏啁啾覓成屋打頭冰霜何樹古鳧鴈幾家收落千年事滔滔萬里流中宵欹客枕吾夢在滄州

教弩臺消寒第一集

浮雲無盡此登臺至日相招共舉杯并列不隨三國改酒行已見一陽回蒼茫古意孤鴻送駘蕩春心野艸催眼底風塵吾輩老人閒冰雪有時開

寄鄭湛侯

屈宋才仍老鄭虔行吟流落竟華顛酒尊語笑尋常事相望相思又一年

歲暮六章章六句

丈夫聞道苦不早五十三年人漸老薄宦仍歌行路難小儒敢說榮名實恩詒吾愛吾廬柳下季古義今人莫遐棄

雪下一寸蝗一尺老農拍手歌三白衡樂隴阴有飽意如鍼巳見芃芃麥明年雙岐呈瑞連如雲戢舸飛饟海上軍十二分野多使星歐羅巴洲同一明有客有客東瀛至（定遠方濬益子聽至自日本）著書等身書未成我曹發憤著書各有志鼎彝竹粲從所容

禽言鳳皇不如我毛羽摧積行且過春風春風爲誰來噓枯吹生無不可酒酣請歌暇豫之烏烏安得今吾勝故吾車前八騶何匍匐車中之人不自見歛啄由來有定分八食膏粱馬食菽胡爲容頭過身行不休歡娛蕭瑟偭相求叢柯接葉百羽巢寄生糾結來相交大風斯拔寄生死羣烏飛去生詠嘲我見崇山藹藹無不有氣與天地長相守

春雪

東風散雪布巖巒積漸漸泥撓路難初七兒童學嬉戲大千春色作荒寒便成木稼令人怕略似棉花不耐彈幾日晴郊牛背穩謝他芳騎鬬輕鞍

舒城道中

芳畎穀毿毿春來水不知道逢人日雪興發艸堂詩千古廬江路三分剩據時周郎不可見雲起一相思

殘雪（安邸曹桂醞小塘詠雪云獨秉陰凝气發爲冷譜嚦嚦初日出何處可容卿蓋有所風）人去玉京游寒生舊畫樓皖山以悉在幾夕白君頭冷澹陰凝句與觀羣怨倚曹風亟有感如雪悟蜉蝣

胡稚楓方滌僧顧楞卿招同鄉邊二太守爲眞率之會

主客忘形胡不樂逸興遄飛共芳酌雨闇津亭浣去塵如絲離緒檐華落使君作郡赴豫梁（鄒太守擬權鳳陽府）駿子前驅肥水陽柳未全稀梅半吐舊游池上丹相憶爾來世事如山倒華發幾人被華惱到手淺栢酒不辭寵辱無心能醉飽（時衣冠多杜門）

辛冬修夜陳尊罍雪車冰柱吟襲回念我廬陽遠莫致臨湖客又黃頭催（去年十二月朔諸君湖集送周涑人牧無爲有見懷之篇）入隨春至陽回谷好事天公猶戲玉昨宵海月照燈煙流雲似有飈輪逐相逢且復飲無何錄灑落生氣不磨好聯會合韓孟句爲歡不足離憂多

山館道上有感（亡友曾才未過此有三更燈火紅成市一片春蕪綠近城句）

穉柳嬌黃卻盡生車前如掌麴塵平遲遲春色寒猶峭脈脈山光雨乍晴古有浮雲憐白日夢隨流水去荒城綠蕪無恙才人死罷唱陽關第四聲

同縣

羈宦仍爲客如何說是歸春風來傳舍官閣解征衣盆盎萼爭發雲霄鴈倦飛南山歌罷唱吾愛豆苗肥

二月五日夢園清集同謙齋子聽作

海思雲愁兩不禁春風莫負酒杯深當頭一片如環月猶照平生結客心

花發禁寒煖又禁天涯春色為誰深撇車扁馬塵埃路未要羣兒識此心

斜陽一笛怨難禁祇有黃鑪客感深萬縷千條楊柳色勞勞亭畔故人心（近日哀餘先生高未遲之逝）

長安西望笑誰禁衣上緇塵尺寸深我有荆卿舊時劍蕭蕭易水是知心（子聽將北行）

苦雨同謙齋

何止霖三日空庭宋更喧陸沈人有淚天漏問無言憂生眞若夢命酒竟難溫我欲揮長劒浮雲抉九閽莫埽遺園徑泥涂老更驚鳴琴同失響穜秫恐無成大造知何意微官益自輕還思訟風伯脣舌藉君卿

絕句

吹笛難成曲下方何處晴含愁門無限日日共菭生

遺園招飲小病不赴

老共消搖物外游一尊當復畔牢愁支離七發濤何气縹渺三危露欲秋須酒劉靈仍獨醒入山禽慶始無求虛堂並有懷人夢千里星何向曉流

香華城清集同謙齋作示同游諸子（善化陸蘭生無為吳駢仙合肥王緝甫衡甫梁緝軒）

朝霞被青紅椒作千大渠文寶有正色君子意何如雲山空花倚一請不求餘持之淺深梧蹊宕今人居莫色俄蒼然古古思禮裾奇山在懷裏空翠生闤闠浩倡為君發愧走塵中車

孝肅祠堂

祠門雲氣接華光待雨先秋試蚤涼水鳥飛來蒲葦碧青山影裏芰荷香好從尊酒頻中聖見說清時有諫章芳草遠尋歌楚怨人間何地不三湘

施水秋汎

青陽山色到眉閒施水裵回往復還一自風雲開甲第遂

令草樹隔人寰漁歌白日蘆中去秋士青絲鏡裏班不信巢湖三百里老夫無耳洗潺湲

寄懷遠宦農山觀察

霞落月蒙蒙蕭閒病有功鴈來窮塞晚秋在獨絃中萬木淮南下千山皖北雄同車新作達飛檄舊生風劍舞摩挲罷花光夢寐通酒尊隨鬢綠鄉樹向人紅梗槩然誰背泥塗闊我躬百年尋磬欬五嶽借龍蹤庖刃劬成頓蓬丸眩入空寥天原不隔結習況無同遠讞言非近卑栖意亦崇寡嚴忘欲辨飲谷已藏虹

九日教弩臺登高

雲物日且佳奚云愛重九蕭晨紀斯名糟以招賓友離離

霜前斷瑟瑟津上柳猗猗掀風塵往往尋林臯苑枯本自然樵隱求其偶足音相然疑物論齊可否高臺古豪英千秋一回首井冽猶濯纓巧藏宜袖手琴歌亦無心酒入誰不朽相期逍遥遊結言茲永久

和謙齋秋感

淮南秋色古來多脈脈戢寒鴈乍過白日不淹華濺淚美人何在水曾波淋池為樂忘歸夜沛邑傷懷猛士歌方寸幾時平五嶽蕭然一楫伴維摩

紫蓬山色晚蒼蒼意與浮雲六合翔白髮鳴琴猶吏隱青春無石作歸裝爾來倶謇還鄉夢往事消沈結客場躍馬欲尋人不見逍遥津上有新霜

夜宿中廟

浪華雲葉共浮浮對此泓崢我欲愁水底有山如照鏡人家種柳易悲秋二更月出涼無際千頃波平犂不收巢父曹公同一夢隱淪戰伐兩難留

姥山

中流裏拂姥山青葉下依稀似洞庭湖水湖煙迷處所九歌無意問湘靈

感寓

人定振敝裘念彼衣裳單樽酒不盈酌呼兒卻微寒緐星在庭戶而雨隊檐端城闕振聲悲玦月淒心肝置身銀海中忽如寫驚湍五緯一以正顧瞻輝未殘民勞亦云愒海寓今且安遨遊毋高言烈士方盤桓蕭條復蕭條烏號夜已闌

和沈池州齊山秋詠

拄笏淮南木葉飛頻年語笑墜歡微袖中瑞札心如訴晝裏家山夢未歸尊酒重陽多勝事秋江千里共斜暉風流太守留高詠我欲追陪一振衣

夢園歌贈定遠方忍齋臬使

夢園先生天人姿蒼髯顏色如嬰兒達官貴人比肩立千秋手定如公誰文宗皇帝舊侍從手焚諫艸趨彤墀入與重臣商國是出延詞客共憂時憂時詞客盈公府淮南壇坫爭千古輕重夷吾鹽筴書亂離明遠蕪城賦采珍南海動魚龍樂職西川走風雨歸田十載臥清時衣冠肥上尊流寓青琴一揮曲調高曲中猶似廣陵濤園林鐘鼓古恆有平泉綠野今其遺檀欒正與道心發磊砢復似奇情標平生作記尚未就胷懷合共神樓超雄劍失鳴頭蚤白囊官涙寄淝津跡海內論交幾老成林閒中酒思疇昔傳人心折此名山遲莽眼荒尋下澤遺園一老詩萬篇便作羊求成二客

田閒紅葉一枝

短短將積日荒荒無盡風紅顏原絕世不在上陽宮

消寒雜詠九首

拄笏歸山邊煙霜又一年酒尊容拙宦詩國集羣賢蕭瑟

車塵後醉蝶臘鼓前不知圖畫裏梅萼幾分妍老去風塵事然脂未肯諧冬心憐晦暝雲色問何如花柳依年少關山徧歲除卽今通俊賞古意滿巾裾祭酒動星辰縣車近貫鄉衣冠尊咳唾江海出精神下帶言忘象藏山講等身貞襲留古色珠樹自恆春（夢園方先生）燕寢賦凝香清嚴太守堂北風上肥水明月滿衡陽浮渡蘭爲樹餐英鞠一囊園宜除害馬里不飲晨羊（太守黃公）亦有賢羅隱高吟續楚聲詩書餘味羨平準素心清梅尉藏封事毛公避大名塵容與君盡一一歲寒盟（羅刺史梅徵君毛別駕）巫峽星河在樅陽劍佩非山川與懷抱聲氣此裘衣莫問丞卿事聊通性習微寒宵心不競華燭自輝輝（李屯尉劉人陳大令懷甯人）

酒罷刺輕舟巢湖凍霧流客心兼水陸人事咋牢愁懷裏盌詩本丹黃借校讐乘閒尋結習落落寄千秋（第二集後予赴安慶二旬而歸）

高閣寫松風遺園酒不空錢刀違我輩儒俠抱誰同暢以題襟集栖之半畝宮阮生仍至愼興在竹林中（王謙齋典籍）晴雪待檐端天涯歗侶難餘情池水冷高調楚絃彈懷古春無恙閒宵夜未闌人間黨太尉一例說消寒（池上故人近多離逝）

元日雪（是日守春）

閒訊江潭楊柳枝回黃轉綠各相思元辰正引陽春酌卓

午俄吟白雪詩長笛短簫聲娟嫵朱樓翠箔陰參差天涯華樹衆衆發育與芳心不厭遲

正月三日諸文士琴酒清集

春朝越二日迎年猶歲芳意氣諧少年脫屣登斯堂雪色停在樹宜麥歌樂康一持精白心艮位恩所當七絃何冷冷楚聲拂散亂中和志云集斂氣觀允臧化實初往來煙岫知素藏與子因飛鴻出門道且長豈無遠道思千里同衣裳林寒鑒散月回薄此輝光

和夢園先生留別韻送之淮上

卓爾誰堪大推尋老成一息衆言紛令人自醉非關酒他日植從願作雲湖海襟期猶故我江淮青齊有諸君林寒惜別同聲鳥艸腐思飛未化螢

再送夢園

愁思陰陰不見春并無絲柳拂離津寓公老作淮南客況是尋常行路人

和答李丹未

國風從古說溫柔無屋何妨且住舟樓上才人留作賦機中春女尚悲秋綠波碧艸吟兼夢白水青山臥亦游病裏把君詩過日負他燮尾與遨頭

懷遺園海棠

明妝照鏡鏡無塵絳樹衆衆豔四鄰西府自憐紅衰影東風消瘦白頭人園林好處難離別煙雨多時減笑顰腸斷

輒消空入夢一番閒置不成春

留別（士合肥江作）

燕雁本代飛物理如有求相感云自然一氣爲春秋人事方驅遣心目匪自謀雖云恣予望何殊王粲樓微風引之去蕭寥此虛舟止泊尚未能委蛇與之游宿宿復信信方寸結綢繆太上非吾情盈襟有滯留金石爲君身令德當自修相責敢期貸未退多所羞庶幾歸去來三徑方悠悠

題楊淩霄望雲思親圖

親存不逮養雲去何能留耿耿哀鮮民緜緜至千秋歲時霜露肅斂拜無松楸何時化精衞所願淩陽侯從母夢寐中兒今亦白頭稍學慕大夫擇術行陵邱山下雲英英瞻望涕橫流志安佗人親聯贖百譽尤如何富貴家輕別蠙膝羞無爲愛日長愧等行雲浮

宿松官舍中秋柬黃溥之

浩蕩煙光又一秋十年蓬轉憶前游凉尊邀月迷賓主疏樹因風悟去留種菊近宜尋栗里結茅古竟有閒邱清輝今夕思千里咫尺如君共舉頭

秋日道中懷鄭鼓侯（前令太湖）

山色絢烟空人行紫翠中十年仍舊迹八月又秋風幕府蹉跎老琴絲洎灣同後先思茂宰雲葉望無窮（時黃溥之宰太湖）

宿舍不寐

不眠漏點作秋聲露下空階月四更何似蔽香參柏子沈

沈山寺欲天明

後二秋詩（八年九月于役皖南賦秋蟬秋蠹絕句今行太湖道中重有感作此）

蜩螗冠文緌百僚高清吟莫復吟朝秋光未老先遺蛻竟與塘蒲共寂寥

陳前餘怨倚騰騰老占陂塘氣自陵至竟未能諧律呂祗堪鼓吹亂鄉塍

光緒丙戌八月自宿松赴行省阻風長楓用陶公規林詩韻

陶公八十日我愧久淹居歲華去冉冉州府來于于蒼葭睎白露黃鳥止邱隅志士懷不遂老矣失修塗行路遘危飈臥楫阻平湖始知無遠近云覯忽復疏非徒感疏密況乃外生餘飄風朝且夕明發當何如

半生既道長動足迷所之淹留此枉渚猶幸無程期披襟賦快哉得失亦有時風水各無心勿復怨今茲果爲藏壑舟撓楫良可辭咫尺有阻修歸去復奚疑

小泊同丁丽東

偃風小泊客頻年迴薄愁心野渚前世味酸鹹何足嗜丈夫憔悴不求憐朝朝秋暖霜無信處處雲迷鳥未旋偶與禪房譚往事籬花徑竹意悠然

宿松太白臺遺址

我不見古人郊原碧艸年年春古人不見我清江白石何粼粼艸色與水似登高目千里天津酒樓隔莫雲匡山書

堂滿荊杞沙棠陂接讀書臺閒邱處士安在哉煖鷺涼鴈
識賓主酒入千載誰復來萬古之愁揮不去有手何必持
金罍無恙青冥一片月冷照疏林浩歌發故山木落胡不
歸蹀不盡千絲鏡中雪五十五年恆獨醒誰云飲者皆仙
骨清霜滿空憐柳枝停辛佇苦有窮期臺上仙人難再得
白日欲落不落長相思

和二友詩

高飛何處影憐形下上春風取次經遠有樓臺煙漠漠年
來離別艸青青倦游未冒長搖曳一失無端墮杳冥記得
夕陽圖畫裏竹枝曾共美人聽

右和沈蒙求紙鳶

無盡風光集曲池閒吟誤比有情癡機中文采當窗織深
上纏綿小雅詩故土雙雙棲海國依人脈脈向天涯提鵰
挈鶯江湖去春色憐柔睡起時

右和張公東紙鳶

莊仲子（中白次子蕤辰）

莊郎二十始相見喜心翻極我沾巾不見乃翁十一載深
深地下同酸辛一官傳舍將歸去垂老心期復誰語佳兒
負薪玉雪好遺書整檢文字古霜寒月苦來夢魂海內知
己幾人存眼前三男豚大耳昵近莊郎亦弟昆

風雪

遂有空濛萬古愁入間深雪阻遨頭寒扶斗極縣初正春
隔滄江凍欲浮極目無窮迷道遠倦風有意識歸休故山
梅柳尋消息別時箚須悔滯留

丹霄二首（丁亥上元日作）

丹霄望不極浮雲上亾階素雪斂九逵下覆濁水泥太陽
自然高流自有蔽虧一朝扶搖陰朗朗何巍巍佩服仙之
人玉璐揚光輝禪悔一沐浴燭幽孰與齊踆烏爾何趾終
古相依棲元夕嬰春陽下土昌幽微鍾石方謨然遺響出
九閶
九閶交綺牖宛轉破氛霧服食求長生勿乃徵藥誤駕龍
歸昌衢神骨當識路安得戕邪徑玉軑無窮步何必師轉
蓬高空謬馳鶩道修有時至所求造父御況乃春日長行

行鮮晨露環轍一以正芳華隨所遇

將去宿松風雪道阻成四十二韻

東風猶未轉西閣不能離北戶違閭稼南山愧采芝儒冠
輕出處江國久棲遲推擇徒爲爾浮沈略可師濁醪非獨
醒拙宦詎論貲好古畢生事牢愁與我期饑書嗟十上羇
板隔重犀課政星頻戢逢四瀨浪垂天都晨臥閉襄水晚
臨岐亦緊龍岡嶸者茫蜀岫奇曲衢行似轂黑白序如棊
鞭撻封郎紮背脉下體遺蝎來殿邑長常繞夜飛枝結客
疇招蓋求全屢謁醫茹辛安若素大宅滿何時彭澤難忘
隱沙棠近有陂簡書一以畀束縛且須辭漫掩殘編卷言
尋舊師廉宵長古夢識邂逅獲奇疑鬱鬱千秋氣綿綿遠

道思拊心欣雀躍側目送鷹飢七緯宵初正三陽律自知
數回鳴應鳳簫告灼從軀陶鑄尊姑射馳驅入具茨公孫
行馬閣百里五羊皮滄海魚龍徙師兵營衛移辰躔極拱
極父老共耕菑籬閉君平肆牛歌甯戚胝家鄉畫裏路蹭
處笛中詩拄笏吟朝爽傳觴述酒悲微官拋墨綬曉鏡對
黎倉灑滯周南舄蕭閑退院緇卅年毛羽改入顧友朋衰
散木林柯廢當歸藥裹隨骨原殊媚子符已號詅癡河嶽
羅匈次煙霞待指撝憂虞無好語頑鈍看凡兒揣分容吾
嬾諸賢愼所持堅冰馴至候缺月忍寒窺津楫卬艱涉春
鐙巷罷嬉兼旬深雪沍傳舍旅裝羈意外句畱地塵埃惜
履綦

別詩

去年送人處今我亦行人雪浣山畱絮風吟氣已春津梁
成老大妻子習貧辛路堠應相笑遲回始乞身
旁州盈丈雪寒餓澤中多共此乾坤內其如枯菀何具官
殊器受率土一衢歌宰割無吾事鉛刀安用磨

感興

雁爾知歸路途長好護持紈干山上雀憔悴已多時
燕爾知來路遲遲遇伯勞春風正多厲朋輩莫爭高

哀王松谿（君臨危有詩畱別卽用其韻）

有約休官把臂行山林無分再尋盟青春角逐憐文字白
首蕭寥見性情易簀一詩惟念我歸帆三月不逢卿艸堂

人日空相憶魂斷陽關第四聲（君以人日逝）

答王謙齋方子聽小除夕見懷長句

小除同此天涯雪牕我憶君雨不知飛鴿過都甘早退谷
鸎求友永相思春風憔悴淮南夢人日荒涼老杜詩各有
千秋倍珍重年年莫負歲寒時

答都昌李秀峰

匡山讀書處千載有傳人握手檐華晚江皐正莫春雲奇
天作雨石峭地凶鄰宋寘靑琴奏揮弦一聽眞
春風醉客顏相對郎名山月轉林陰濟江平帆力開九衢
憐畫轂一臥夢柴關問訊張公子行吟鬢早班（謂張公東）
寒食東方濂儕

隔籬風色閉紅蘭水上依然寒食寒蹀躞城南成往事白
頭無意問江干（馮笠尉逝世二年矣）

上海徐園

問烏求魚到海堧重尋磨迹十三年檀欒斷手敉寒竹宛
轉支頤已出泉陶令園田歸路近元公壑谷主人賢故山
白首殊欣慨卜宅聊牽岸上船

題東坡石銚圖爲張雨生賦（雨生爲秦濬如運使甥）

石交畱與證茶禪暢好春風過禁煙細數閒華開落後此
中不箸出山泉
泊澹須知味外詩老坡眉宇已消沈方牀曲几相料理酌
我平生一寸心

西子湖濱啜茗回白頭舊夢墮煙埃衣冠淮海風流盡忍與文潛話雨來

許邁孫書蕉次郎仲方乞題

一樣不求顏色似阿翁作畫我題詩春江幾處鴻留影禪榻頻秊鬢有絲此老胸中自太古看雲天末即吾師芭蕉也是堅牢樹待到蒲團坐破時

王孝子髮冢圖（事詳秀水沈景修髮冢銘）

總角就外傳橫經肄士孝飄蕭高堂上承白親顏皃亾何風色穨靜木有届橈紨棺其負土毀滅慎名教至性不自制歸穴重檢校歸受誓兩全蒐從泉下涼母在暫覩息髮瘞入虛窮從知一寸心已託九地窑明秊詑异事雙芝等

杯珓坤輿烱愚誠百折不可拗終身月湖沈獨行紀史傑髮繫等千鈞纍艸有先覺

移居二首答張子虞

王尼滄海舊辭家一出邱樊送歲華下考自書虛薦達故山回首負煙霞隨身書卷緇塵涴賃廡夫妻白髮嗟早是北堂荒夕膳樹諼亾地自慈加

追憶荆榛蔽路岐青山隱几此何時卜居颯築離思古廢瑟宮商變調遲答答御車憐昨夢行行戴笠謙新知岸旁眞似牽舟往面皺觀河某在斯

藥餌扶吾髀避人何妨近市卻囂塵水流不隔三更月艸色長連十步鄰君向秋風思還道我商舊學乞閒身林間

至竟容琴般未有滄洲讓許詢（榆園主人許邁孫）

錢武肅王遺象

天復阽危日神州正豆分起龍尊骨相識鳥應星文效順傳家厚安人立國勤彤裳遺象肅緯雅賦宜君電埽感恩都龍艘事有無錦衣曼神武誓枕策艱虞士气風雲合軍聲艸木蘇風帆沙鳥地點染故宮圖山前兩乳長三節攤錢唐鐵箭流難吞銀濤飄若亾吳歌共歡喜萊子有衣裳試擘叢祠桂遺民走越鄉猶識凌煙閣丹青燦若霞珠斿寒石鏡采筆潤籠紗懷古婁留井閒情陌上雩佗季留浙臉故事屬天家

鍾貞女篇

門前雙鳳皇化爲休留嘯風摧連理樹斷腸艸凄迷世事有變遷心志亾更改擊彼荆山玉何時异光采女身玉亾瑕問名已有家納采復請期御輪待香車郎爲天上雲墮作何山石女如澗底松不復依廣陌矢言出閨房請命上高堂望衡面面高卓絕此女郎抱衾入君門君祀絕復續千秋夏靡臣弱質抗遐躅女如澗底松霜雪任所遭郎如天上雲回照郎同穴女貞安立後高門此賢婦勗學有遺書不待閨房友

秋夜長

散風振兮薄羅裳扇不御兮在旁釭凄凄兮雞不鳴耿不寐兮秋夜長

許邁孫贈蘭

十年重與棃心居澹色疏香我不如比似成連弦指冷秋風裛裛刺船初

題秦敝之城樓望月卷子

舊時月色入雙眸獨夜裴回遠色幽芳艸未衰先憯別故山亾恙怯登樓三秋砧杵勞人夢一曲參差帝子愁千頃平湖雙塔景此身天遣作閒鷗

吳倉碩蕪園詩

先生无半畝容膝卽名園夜雨青蕪國秋風黃葉邨未回天地意暫遠馬牛喧四海諸公在何曾酬對緐

白日照四鄰青山吾故人彎閉一鳥語始識江南春閉戶對妻子更誰嫌我眞次公亾醒醉欲酌復逡巡

古來閒傲吏聊介寄散官芳艸有岐路酒杯當薄寒文章分骨相語笑出艱難何日還山去投君一釣竿

和王止軒司訓（鈴縣孝豐學官十年前予選授未赴也）

垂綸日日坐江干谷歛如游處士盤逝歲有春回晼晚選人憶我共荒寒傳家東浙尊重席結集南朝紀一官茗水溪溪峴山碧簪書千古在豪端

題故友楊利未畫石

所恖如木葉歲晚祇空枝絮薄倚庭石飄霜託酒卮試尋人外契多識不相知故物僊者何由有紫芝

歲莫襍詩二十首（丁亥）

白髮逢除歲青陽繼浩倡病猶親藥物老自倦津梁蕭瑟天如夢權奇事漸忘故人褎袖字回首少年場

離恖入冥濛巡檐雪墮空寒生衣桁畔夢落酒杯中磊磊南山石荒荒北戶風長歌出林表天末意亾窮

下士臣如蝨長吟月食詩吏非三府辟歸已十年遲龜策占吾家衣裳浣舊緇春風曾不隔徙倚故園枝（十二月旣望月食）

亾恙古梅萼荒寒處士家山孤流水澹亭廢暮雲遮杖策尋前路垂綸讖後車何心論封禪痼疾僻煙霞

雪涕中州事鴻飛冷大河衣冠誰貢石岡阜自曾波謀國仁亾讓防川力且多黃金成幾日采藥路如何

少小投吾分黃鑪命酒初浮雲更世事落木渺愁予默許延陵劒過從揚子居定文今轍觧後世竟何如

芳艸復淩寒山中目以蘭馨香奚晼晚蕉萃一艱難水石全生意冰霜易歲闌春知風娟娟采憶路漫漫

不知何寵辱拙政豈能賢焉賦腸觿至懷歸倦鳥旋先春詩綺靡養夜夢纏緜入此寥天一吾門柴幾年

平生汗漫游雨雪徹征裘海國濤何气京華賦孰收恨非囊負米分合壑臧舟浪說尋高舉江皐已滯畱

巢痕鳥與溪磨迹蠻重尋不待畢婚嫁入山持此心徑荒前語笑萼發舊園林但賃皐橋廡昭文不鼓琴

歷歷人閒世年徂恖不禁上醫全爲國生粟歲權金匠手嚴將作車游數桂臨丹黔天涯遠闕管一沈吟

司車象指南軒后去龍驂環海神州大歸墟息壤挨恩讎

尋不已蠻觸尒何堪安得巨人釣連山叓去三

表海星爲客仙槎紀往來塞河圖有竹瓠子賦悲哀盟誓

尋車笠賢勞動艸萊旬宣新解組山澤意衰回

回憶干戈際遺黎出死生誓師收半壁泣血殉危城勢作

三春色黿猶卅載驚眼看童冠輩墟地已承平

江春逢舊歲容易柳依依短至尋長綫經新得故衣方欣

風澹蕩又見雪紛飛世有如何樹甘辛亾是非

轉綠艸痕齊浮雲莽色低長扃金屈戌不御玉東西遠近

茄簫奏輕盈桃李蹊雕甍將步障好好試春泥

鬢已十秊班慙余鏡裏顏衰因多難早怒爲稗兒頑名實

相賓久乎黃一晌閒路岐憐厺就桑者自閑閑

世有鹹生業惟堪馬肆羣賄叓非卓犖寘定太紛紜大義

俄空簡敚言未隊文斷斷家法在同異待諸君

弦柱玉泠泠峰青柳欲青千絲迷宛轉一鏡過娉婷北里

歌房露東方送曙星自從藝下別誰與共芳馨

五十六除夕螺文指上生容顏瘁哀樂文字貿聲名抱蜀

仍虛器忘筌不世情猶餘弦外意曲裏未分明

詩十　　　　　復堂類集二

答易叔子（江蘇布政謝病將歸）

拂衷來尋猨雀羣所思欲往雪雰雰乘車戴笠人俱老魏闕江湖志不分春色初歸憐逝水樓居相望隔同雲卅年涕淚天涯共鄰笛山陽不忍聞

和蒙木

好景難逢天意慳送春風雨臥鄉關箸書宋宋窮愁事行路栖栖客子顏白日不隨朋輩盡青山幾見俗人閒廿年弦外尋吾契祇在敖吟薄醉閒

題王止軒稽山攬秀圖

春風被崇蘭空谷與懷新緐馨匪自達采擷視其人君子有獨照古古合天真質矣千秌想來軫武前塵白雲方露彼物物類定親崇光既云汎穠佩且自陳譬彼臨流綱一振亾凡鱗于越山岩岩悅性既以神古今亾文字冥若失昏晨香艸自然芳褱衷相依因

題應敏齋布政移家鑑曲圖

君不見賀季真賢達高尚辭風塵又不見陸務觀兵閒農畝詩情換千古江山又宋寥荷衣蕙帶相招邀一篇傳唱遂初賦秋雲寫影稽山遙稽山山下鏡水碧孰解纓紱尋漁樵永康大夫戢金貂丹青圖畫民歌謠功成拂衷若黃鵠顧影青青鬢未彫登車南北千萬里晚戀一曲鑑湖水載得琴書作寓公人閒風雨思君子有約扁舟逐子皮青

春枉渚求蘭芷篇章忠愛古詩人儕輩功名多烈士西子湖濱檥畫船越王臺下復匯西風張翰歸來日千里蓴羹話古賢櫂歌聲歇樵唱繼閒門黛色爭芳妍衞公不歸雩木老蕭蕭瑟瑟思平泉雨椒雲飛感嘯谷褎庸綮髮歸如客蕺山故里百年荒樵風未挂芳涇席得展新畫圖輿懷古褱展滄江一臥煙波宅回首高歌拓金戟藥物隨身大布衣相從儻與遨山澤

和何心龕先生消寒

飄蕭白髮三千丈企待名山五百年迓鼓且隨郵裏舞柘枝還憶少時顛北辰星紀重霄正南國風詩萬口傳山谷精藝弟子鎔箸書歲月冠新編（今年八十一老學後龕續集成）

送羅矩臣（棨游粵）

羣蟄且振穌觀物思春陽乘時丈夫志安能老故鄉文軌日以遠領嶠非殊方奚爭橘柚榮盈褱自含香古者游爲學東帶循康莊低顏就文字抗心師老蒼海色尋歸墟羣言識敖范年踰賈生壯志合曼容臧窮經不空託養拙用所長稍謙衣冠塵默存游夏堂伊予顧衰莽炳燭炯餘光相望亾遠遐一尊寄中腸庶幾千萬里共此北風涼灼彼春藝色褰回大道旁

梅雩落

梅雩落東風惡風多祇悔雩開鎝霜雪逡巡棲故條芳藝弟一遭逢薄藝閒友兒怨春陽不怨春陽只自傷人閒亾

地亾歡笑蕚蕚葉葉恆相當朱門結束原非儉賣珠補屋容光減隊樓人在落蕚中公子簾櫳畫常掩耐可酸風復淒雨叵耐橫枝遽如許豆實青圓薦主筵冷抱馨香作黃土落梅蕚天一涯揚州明月照兒家飄零鉛粉亾歸路腸斷簾櫳日易斜

送高白未北上

棄舟方用涉送遠復懷人岸上汪倫酒天涯庾亮塵我吟芳艸碧客到上林春儻答羣公問支離尚有身

題孔蓮伯詞卷

停舟煙語問同鄉鴈過聲留墮渺茫水冷蕚疏蘆荻岸眼前相識只斜陽

南雷井牸研

懷古耕田夫先識忠孝字低眉事筆研一匊興亾淚史家黨錮傳明祚已云季井渫不受福爲犧甎用備姚江通德門名父待繼志一錐奮獄門九鼎淪燧羨椒髮事隴畝叱犢安耕犉吁饗井邑非芻豢冐就飢堅貞砎于石磨涅終不二閑戶且箸書與研共蕉萃童牛可勿牿石田慎勿棄摩挲發古香尚友從高寄

寄懷樊雲門

鴈與秌爲气高空念故羣差池萬里道掩抑百重雲宿艸山含淚行歌語不文因之憐病翼遺響一相聞

古銅劍行爲王五謙齋賦

一瞥飢鷹亾百里劍气橫空狐兔臥提攜蒼銅作龍吼照膽當年炯秌水缺折羅藏不計年疾雷夜裂空山起一入憂時詞客懷蒯緱久矣辭知己劍邪人邪共蕭瑟健兒折節師君子丹綠銷沈文字忘刀劍錄成同信史左右佩兮相護持與君離索曠秌期儻過延平津水上雙鳴一躍莫相疑

和答王謙齋蒯翰卿廬州見懷

浮屠桑下憐三宿況夢青山又故人倦鳥葦苕知有雨落蕚藩溷更亾茵攀來叢桂君招隱鉏後芳蘭我幸民互答歌聲二千里百年原憲老長貧（以上己丑）

題輞川圖（錢松壺畫樊雲門藏）

名山爲地主繕性待賢人高棲飾巖壑雲物更相賓今古譚文字林藪赴道眞丹青邈流風歎詠謝芳塵當時用題目亾故亦亾新猗彼淪漣水綦履送千春忘言維摩詰舍宅迹俱陳松壺追畫理樊山復入秦物色遑而復仕憲形非神拂東南山下浩尒與爲鄰

送鄭贊侯之官長沙

不意得相見高歌和楚聲君今倦游日客送主人行車習交衢舞金憐躍冶鳴洞庭縣尺雨芳艸逐愁生

試折柳條新知君戀故人諸侯雄大楚卅宦痼清貧薄俗尊中酒遙尋陌上塵長沙有歸夢儻及我閒身

武昌春望同雲門

我如黃雀飛來晚不見當秊百尺樓天上春雲前後客眼中漢水古今流禰衡賦筆空文藻庾亮胡牀罷勝游亾恙江山亾事日蒼茫卻爲客人愁

旅興

楊柳陰中客舍歌秊秊面皺向恆河斗閒劍气隨星落衣上緇塵比絮多擲鼻譏公知不免濡頭阮籍飮亾何人前笑語仍蕭瑟珍重當筵掩袁羅

寓感

香塵歲月掩青琴釵落苔階何處尋弯外春痕連夜雨夢中款語少秊心離人瑠札頻頻寄遠嫁裳衣密密鍼絲樹雙聲方婉孌明珠百琲一沈吟

蚤從水畔憶樓頭只隔歡娛不隔愁上巳翦春吟勺藥停辛佇苦抱空矦衆中眉語弯能答舞困要攴酒莫浮珍重微波待西子未妨重汎五湖舟

黃鶴仙人歌送樊增祥雲門之官長安

黃鶴仙人招我淩雲游振衣直上百尺之高樓滄霞舊侶樓上一握手問亾恙外憐我今白頭憶昔朱顏向京洛酒酣悲歌相閒作雲閒陸士龍日下荀鳴鶴浩蕩風塵二十秊强顏意气還如昨昨日是今日非餘音猶繞梁塵飛春風芳艸有時有晨星故人稀復稀昨日非今日是去馬來牛竟如此崢嶸對而太行山淺深彈指蓬萊水山非高兮水非深龍劍挂壁時一吟六張五角不可說兩刀一鞘行

相尋成連先生刺船去水仙動操留青琴男兒墮地必有用一絲九鼎論輕重君非百里士元才我慚五柳陶潛種誰與柳下誰魯男請持方寸邀君共我方游楚君入秦客中送客別意陳漢家循吏往往出三輔但聞衢歌還我神君神輕塵朝雨楊柳新楊弯落處多白蘋李陵哦五言目斷河梁塵王喬作令雙舃化爲舃羅縷治術約畧求道眞景差文章已零落一師弟子殊等倫送君去矣藥裏隨吾身留君玉須來結黃石鄰

南昌萬礀盟（釗）鶴礀詩龕

遺響度遙岑遠仙共此心礀雲寒不落流景臥青琴高詠予能和褰裳試一尋家山弯發處攜手入煙林

月下過張子密（樞）不値

引手高樓霍可招野煙漠漠水迢迢一聲橫笛無人應獨夜相思明月橋

再送雲門用留別韻

尊前珍重不訾身鍇愕衣冠幻大秦地望名空挂朝籍天涯弯不戀陽春目迷召杜龔黃傳闇索何劉沈謝人儻遇長安簪笏問老夫不釣釣江濱

贈章壽康碩卿

一尊海上酹斜曛十載聞聲始識君故國江山箋越紐狂官皐過寫唐文投簪柔鞠從吾好攬轡栽弯證所聞等是入荒同一室天涯未肯惜離羣

讔園

雲日方代謝人地相主賓平泉壽文字艸木迹已陳浩歌鄂渚游鶴去樓亦湮淊動俛江流曠若浣前塵園林有來者我行期眘人大雲氺高空亭槪若爲鄰圖畫亦偶爾孰寫輞川眞裹回復裹回後顧斯爲新青青過江山杖策寄吾身

柬萬硐民

昨宵黃崔樓頭月冷浸空江欲曙時我寄愁心二千里蒼煙叢裏覓君詩

九日從張督部淩霄閣集送王比部詠霓

木落四宇淸高瞻肅眞气天空山參差土演艸茂蔚公燕戲馬臺纓藿揚秌穤蜀客都荔芳楚佩谷蘭植大山桂以叢馨被萋萋卉倦鳥淩戢寒毛骨怠餘鶩中坐歌驪駒馮臨海天企苉苉納沖襟斷斷息羣哆醴酌耿餘惝林栖甘自棄令名戠衡雲提槧庶士尉（以上庚寅）

贈梁星海（鼎芬）

相望未相見神交近十秊獨弦忘律呂集霰老嬋娟儻縱蘇門嘯俄驚栗里眠塵中同調在貧不受人憐

昨歲西湖濱尋予弄晚春會當歌楚調忽復似勞新流水焦然宅疏夙郭泰巾推排成故事不必愧陳人

令弟亦佳士亾端學抱關少秊親素髮君子愛青山天地浮雲改江湖作楫艱碎琴吾倦矣磐栅殢人閒

和張公柬龍潭禱雨韵卻寄

用汝作霖雨商巖遠莫蹤江雲扶寸合來自香鑪峰膏澤迱三尺天閶非九重尋陽盈百室歌起古侯封

投龍晨載餉謦崔夜求衣失喜隨車雨亾憂徧野饑瘠從溝畔起須失鏡中肥遂罷桔槔響與民同息機

陳藍洲山水障

門前瀍水流滔滔意何如風涇雲在山適來與我居逡遁六十秊哀樂兩亾餘綮交眘同堂异國忽連裾平生一二言深念良非虛周閔息樵爨被帶益歸與雖亾半畝宮息壤視此圖山林徑非絕文字習已除石泉槐火閒三徑問蘧廬芝蘭尋夙契晨夕且相於（謂瀍陽關季蓉）

柬程蒲孫鄧石瞿

盈盈懷裏俏馨香意外行吟江瀍長逝水不隨耆舊盡高文終與道心妨看雲眼底千秌事擊筑聲中五月涼衹是相逢同一笑浮屠多少舊時桑

題侯鐵生（瑧森）胥江走雨圖（胥口爲伍大夫投夙處）

火雲上天壓如磐雨邪淚邪叜凜寒傷人老魅且唶泣地下當亦歌路難刀光在項泥在髁此時何者爲衣冠漏箭亾聲雨漫漫眴息如度百重關繩牀竹枕若天上皇問曲室衾復眡喘喙辨色我非我招伍大夫出波閒無簫可吹目可抉願見蛾賊萬骨攢吁嗟人閒萬肩攢乞食視息摧心肝後三十秊如轆闔山顛水澥數往還雨中老栅猶毵

毦

答蒲孫

君與我亾恙峙嵋三十秊江山忘戰壘文字識琴顛琴緒有師驥車塵此僊連從知鬱鳥意高響故遒然逢君且楚歌雲月意彌多終古求松柏予心枉薜蘿苕苕天末莫脈脈酒亾何戴笠聊相送會江烌始波

題潘嶧琴學使緝雅堂校詩圖（輶軒續錄寫定）

太史行述職陳詩觀民風正變一一以區羣言折其衷小築松蘭閒芥石知所從雨人颯流潤大雲飛高空學士起領海東轂鼎原通儀徵一再傳蒼然大山宮鼉國文獻隊闕遵且塵封纓紱與韋布綠鼎力有竆輶軒迹徙軌雖易或

匪同虛訪壑自歸羽羽栖厥叢蓮弓盈緗几棟楄備良工縣知風月夜衣冠集庭中衰孱愧不文遂水飄游蹤蜀國揖趙君褒古語從容大楚綜羣言九流鏡儒宗使車接兩賢大宅神爲豐烌蓮定餘香緝佩今再逢庾幾石渠臧越唱此于喁（湖北使者趙尚輔翼之四川人方刊定湖北叢書五百卷）

西園涉趣圖題詩贈潘學使別

翠翠輶軒使庚庚翰墨林園居芳艸合物望漸江深日涉清游跡雲停古處心人開大小雅海恩夙盈襟古月又宵分高輝證所聞定香亭畔坐風渙水成文師受傾心我吳（泰興少宰師）徐（長沙伯徵侍郎）把臂君廿秊褰屐地鳥倦復隨雲

左右竹修修林亭味粲烌與書尋夙好爲衙僭忘憂拄笏胡牀靜驅車雞關求相期三到日玉佩足風流

榆園鞠雩下㱃

秊秊只說牡丹時烌士烌雩共一卮留得月痕霜意恩不會孤負鬢邊絲

送王謙齋還廬州

浩蕩肯期枉蒼茫後約留天涯同一室心事各千烌已罷滄英酌還恩采藥游清瀾知不隔歲歲月當頭磨跡問邅園林雩應叜蘇別君棋樹下念答竹林尊寶劍長相望青山若有言三秊重握手止水復留痕

李古漁吏隱箸書圖

君聽弦外音橫我刴閒琴偃卬千烌業低回一寸心相期招隱賦何待入山深日莫雲來往緜緜憶故岑約略青襄夢欽遲石室儲夾知公府事端賴古人書往歲差同調相逢或起予萬梅雩不遠消息竟何如褒回大道塵人海未逢人傲吏誰知己高文此等身在山泉有約獨夜月爲鄰儻復簦躡弃忘言與道眞（以上辛卯）

和邁孫元日

長我八秊心力勝秊秊元日讀君詩架盈黎棗占君壽室有芝蘭發故枝佛說惟求大歡喜古人偶爾合時宜同功吐作春蠶繭游戲還成五色絲

積雨（近游口占）

積雨離離陌上桑布帆低拂柳枝長楊歌不厭風肯聽訪舊聞身偶越纖

寄答袁章京昶並東南海張侍郎蔭桓

羊角與軫袍飆馬十九季辭枝風焦萃蛻歸故林朋姝茵墮尒尒懷土物同然馬容幽州吟正則涉江篇往來無北南一室同旋槃制河春波長夕寐共觀瀾霄空殷維鐘遐響若爲宣

九流墨家言曠邈靡津逮騶談大九州施及寰瀛居挈引力有無光景鑑內外翟簪經上下故訓循荒怪絕域旁行書一二紹大槩乘梓去泰西或有鉅勝輩機事卻輸子金火斯用械一气翔木鳶無待夫有待諸公發餘衍攟餘簡

未隊鄒陳識敚言重譯商興退（鄒伯奇言東塾述之）行與韇固生慄焉陳齊詩嬰萇夫左右佩劍解復持天門此開闔蕩蕩緊瑣規艸閒尙敚吟吟息藻陰機六十悳患餘索尻病旦飢百昌赴霢雨就筍問裳衣林薵冒顏芳勺藥爲可離離言不可道髮白容色橐

樹木得嘉陰樹人得彥士中正九品廢心目羿文字高堂鬱沈沈甕爾鼓夭風工師隆棟求梁椭待所堪緊君操尺楫淵珠褐其膚臭知十二棊國瑤周行列矚咨永語言得人斯無雖執盈脈綮析十一審所安

一尊故鄉酒天涯望于越夙心無餒醑能來不日月薪盡耿敨明𨋲是于鈞髮介慇隱焉用千文弃密勿水止塵夫止停空差自悅覆地一寸彎香羅歌未闋新衣誰當組明星不可掇王風入札聽芃黍道蕭瑟

春酌和高宰平五丈

雲淺風疏自在春卅季奉手老成人酒尊瀲瀲歲吟發彎樹娟娟百態新城外青山廣招隱座中白袷憶肯塵飲餘商略惟文字寓意鉛薵不獃眞

白朮招集谿盧同俞（廷瑛）小甫楊（葆光）古韞王（廷鼎）夢薇楊（文瑩）雪漁鐘依（三多）六橋作

疏彎依依春餘春出郭五里尋幽人南屏山翠當戶牖定香橋下波鄰鄰谿盧主人與滬鄰名山跌宕辭冠巾遠攀嵇阮近裴迪風期落落相與親銜杯語默各有寄襟袍泉

石同一眞卅季湖海走皮骨家山眠夢相依因衰遲投老桑里貧飲酒乞會姝吟呻豈無雲愁與海恩一彈指頃如歲塵明湖白髮照蕭瑟願爲流水無爲蘋楊彎飛盡柳罷折故人四坐舒眉顰青山忘言息應對白社相見無主賓友于山鳥飛逡巡數聲唬徹彎滿茵

悠悠

悠悠三十季目習長亭樹久要此春風歲來還歲去臨流照容鬢閒心託芳杜

舟行五章

嬌黃幾日成綠陰春人老矣愁恩深三山樓閣不可卽成連先生知我心一琴無弦不成曲青鞵出門試遐矚雲在

水流與無盡虛舟爾任來相觸
日日浮雲西北有安得故人共巵酒故人不來我能往開
落閒雲約曾負聽風聽水秀州城依依鄉曙憐晨星（予長逝已
秊）一江郵老友尋瘦沈槎創閒依約遙山青
縣車走馬將亾同看山拄笏風期通袁絲灌夫相上下當
秊意气雲隨龍擘筑燕歌感嘻咨南北東西其今夕三吳
雲月白秊秊屐綦酉此園林客（沈穀成錢篴仙客吳下久李景卿吳仲英諸舜菊劉
芝屏需次于此）
訪古印舟問叟秊後期已失桃蕚水修竹人家隔市塵循
吏風流竟誰是願聽弦歌駐客棹不逢仙令舄飛遙訟庭
艸色向人綠回首相思明月橋（嘉定訪張子密大令不值明月橋在江夏去秊與君
行吟處）

往來歲歲春申江海市气懾魚龍降我曹但解文字飲離
憂酒半恩蘭茳大有風吹雲葉聚湖海諸公日來去萬事
撥棄惟友朋老夫別有沈吟處（上海與張子密章蕾汀孫文卿葉鞠裳駱雲孫萬劍
盟相見因懷淩子與倪雲劬吳滄石兪成之諸故人）

歸櫂

涼燠稍侵客聊歸興盡舟䙜前吳市酒持此鄉杭州後夜
邀明月相思回白頭杜門芳艸色夢與蝶同游

題何廣文遺象

敓嘯已肖塵風疏偶墊巾天留長揖骊人爲抱書貧酒薄
亾幾醉亭空有公輸迷離芳艸色十步想重茵

激蕩肯期狂何嫌骨相寒忘機成痼疾獨立任回瀾藥店
題龍骨仙人困馬肝屋梁明月夜顏色故交看

湖上月夜同鍔青白朮小集竝示子韶子衡兄弟

月出不在天明漪度湖水水月大無著予心澹如此楊枝
拂鼓醒觴行大偶爾涼風適然來虎亭笛聲起晴皆竹林
游老我名鬚子枕藉空明中夢與舟同樣夫容絢曙霞凭
石妙香裏庶幾繫心人會此忘言怡

送濮止潛武譬

炎風不柀鬢邊霜流水何如別意長燕市酒歌如昨日晚
餘一筑老江颿

送邊拙存太守

酒尊猶昨日芳艸又乘風相見難爲別沈吟夕照中雲容
江水闊歌響屋梁空歲歲天涯夢由來一室同

團扇歌贈宏與朱又芳（啟勳）

團扇復團扇裁以機中素朱碧丹黃且後期苦心獨繭千
絲作團扇復團扇懸如雲際月曲櫟回廊暎夕輝天涯其
爾知時節涂椒佩茝出宮閨鏡裏雙蛾欲斂遲物色棄鸞
近仙路招邀撲蝶度雲枝齊紈出懷淸言發複羅單縠宏
鸞髮度曲難忘會合期障塵不厭關山越相思得相見便
有炎涼罷歡怨得意文章口已傳長留絜白中無變相見
復相思曾共衣裳在須時一出入閒洗煩熱秊秊歲歲手
親持

海水爲倪茆儒棗賦

海水能飛鳥宿淵淚血叩視蒼淚天家山重重苦霧塞叫呼有日通黃泉年年嗚咽橋頭水嗚咽遺孫訪繩里約略三叟燐火飛夢中侶喚孤雛起千家知復幾家存幾家衣冠拜墓門嘻嘻難叢葬得交弟人閒灑血無餘痕男兒墮地循齒髮負土烁霜煖遺骨下緬尋交改葬總歸全重拚青山窟秦望山頭頭白鳥舊巢霝落何柤株清明麥飯儻含笑幾家招魂魂已徂

衰病杜門獨對庭雩烁士悲矣襍題八絕句

空谷有芳艸逡巡目呂蘭衆籬人意息雩不避輕寒（蘭）

誰倚淮南樹韶顏有八公當年招隱士終爲著書窮（桂）

彭澤歸去來坐此一籬鞠不入遠公社乞食顏如玉（鞠）

人生侶此雩斑馨露餘發相對四三年朝櫛慚予髮（槿）

轉絲回黃後殷紅豔侶雩面牆烁已老暫絢野人家（薜荔）

木末搴夫容寓言恆十九不飲醉亾何水落難尋溝（夫容）

芭蕉不堅固修竹勞彈事棟梁自有材風雨留高致（蕉）

出手堪持贈馨香繞榻前語言文字外好證指頭禪（柑三多）

（六橋見詒）

六橋都尉雪中見過

一白亾空闊柴門閉景單翩何裘馬客來此語蕭寒交舊誰千古平生此百端和歌塵不起迴雪繞檐看

詩十一　　復堂類集二

司馬溫公澄泥研拓本（以下癸巳）

中國相司馬邊釁敢輕開籌筆抗諸葛一研驅塵埃規棱託性貞摩抄集賢才元祐流新法如墨雲煙排黑守泥非繼匣出鋒同指玉堅珪秉方遒潤絲連芰宮中有聖人柱石倚良材亾何麥飯恩起艸漸嫌猜沙門且傳法儒術瀾將回磨礱安民石鉤黨樹雀嵬洛下气蕭瑟長物生莓苔流風漏儒林拂拭珍瓊瑰彼哉維翰鐵掞策猶三台廢放得揮斥一用題埏垓

虹橋板

幔亭遺跡幾何年絳闕無塵五夜塡上界清歌如夢裏人

間始信有神仙

蕭齋界只助清吟虹景𠂢𠂢水淺深失笑秦皇驅石厺三山終古只浮沈

題夢家山圖

六朝煙雨裏一曲念家山醒醉天涯酒風塵客子顏有時聊寫几何日得柴關萬里猶同室襟靈自往還

今日逢修禊清游記茂林會稽山下路予亦謝登臨結習夢如雨忘言水在琴隺鳴天不盡空外有遺音

過焦山懷梁星海

如畫山藏寺先生舊著書高吟浮漢水楚怨滿襟裾詞有回車淚難忘抱蜀居臨淵亾可羨逝者孰非魚

荅范仲林

容易煙雩送莫春過江風色與酸辛青山去住畱陳跡白髮支離戀故人耤艸共傾天末酒振衣不涴道旁塵相逢歌哭都無緒始信文章自有神

荅易仲實

洛下才名萬口傳漢廷誰及賈生秊紀羣交道慚吾老勞燕游蹤證夙緣漢水琴心流古調楚辭劍气倚高天白頭哀樂相忘否合寄南華弟二篇

荅沈伯華

吳興才子數居上後來賢庾信家風舊終童抱負先江山分气象金石貢雕鐫目送龍文足塵中尉莫秊

漢水曲知津江蘭歌去塵短歌和長笛古意贈今人山近仍招隱雩迷又送春天涯畱一箋哀樂與逡巡

題海天落照圖

莫莫爲行雨斜陽且自紅平生滄海客舊夢酒杯中歡怨有時有雲煙空復空齊紈裁作扇一歲一秋風

隺梅樓同范仲林陳伯嚴梁星海易實甫

名山待君子雲物入古褱偶然倚琴軫曲罷臨高臺素心三五人袂舉且裵回空際蒼煙生明月浮江來芳艸自芳艸天涯復天涯願持一尊酒長對林雩開

沄上題襟集題辭

漢上題襟又此時圖中主客各弦詩斜陽去鳥都亾恙濁

酒疏彎有所息悵望天空磨後劍沈吟人倦拂殘棊老夫脈脈黃壚別珍重新交與故知（新交爲安陸趙儼處伯威寇煜孝沖郭拱辰仲侯劉濬孝通故知商松高駿烈仿青）

送仲林梵東伯嚴

望遠不可極褱舊匪自今卽漸忘哀樂巵言一沈吟方春忽已秋高梧倚蕭森華月自然涼入抱當以襟范子物外翔獸對觀其深有孔與有絲吹彈感予心納由作壘塊唾海爲蹶涔陳遵投客轄和以亾弦琴相將一漁父路阻桃彎林亾端蠶晉專浮雲作輕陰滿游易感槩風轉歸故岑我舟亦不繫去復成連尋出處如晴雨會合酒再斟廬山諸道人淵明亾二三何年且蓑笠何物爲冠簪一笑人間世異唱自齊音

送陳伯嚴范仲林易實甫游廬山

送春人去雨如絲見說匡廬待好詩我對粉圖看瀑布與君同是在山時

送仿青

先立秋三日高梧倚晚風月曾千里共酒惜一尊空橛木山亾恙慮舟水自東相期哀樂意歲晚與君同商略天人義沈吟風雨詩齊紈長拂拭楚莖是相思江漢流終古琴笙應不遲過從有周黨（謂蘐沼）學道愛芳時

錄別同雪漁白夫

倦游蹤跡墮秋煙往往離羣動判季夢裏彎殘空有筆人

聞稻熟郤亾田酒爐栖遲遲盼晚府揭光陰證幻禪江上倚醋芳婢色馨香適只縈心悵

鐵如意歌

銘曰非竹非玉出自昆吾指揮三軍張我令圖毋或溢驕逞志珊瑚宋嵌金銀文昔季姚大愉明經得于項氏

今藏秀水郭肯雷家以名其齋

男兒當建五丈旗張吾三軍萬里馳手中揮斥鐵如意干霄高結秋雲知壯士往矣留壯氣詠褱古跡通襟期非竹非玉闇文采不虞缺折精神在夔夷沈吟結古歡齒與人開拄頰名士高談倚唾壺脫餘麈尾愁如海天水完顏秋復春摩挲气尚識金銀椎場款識待評致位置彝器高齋陳儻付巨治作匕首用上來訪徐夫人

沈太守（庚圭）東山行旅圖（紀吉林之游）

蒼茫弧矢丈夫心攬轡雄邊度老林天闊鷹盤雲自遠山空木落日疑沈出關短後征衣薄報國長戈馬客吟五嶽塡匈誇不得要從絕塞一題襟

百年遼海事如何席捲包唐水不波今日懷柔天廣大登舟激盪劍摩挲圖門合奏樓蘭捷魏闕如聞馬援歌歸去春申江上月釣竿曾記拂珊柯

訪舊一章贈蕪湖關使袁重黎

依依江上雲風水此邂逅會合若亾心千里不踰咫爲別十六載感緒亾終始亭魚尺紙書素幅襟悲喜相見乍忘

言坐久論方駛譬彼絲在纅譬彼玉就理沈思不可說方寸徒埴委高齋與斗室哀樂同此悄回首榆枋閒華季疾如矢老矣炳燭游虛空不忘視江雲復孤飛寥尋聊憑几

同袁大夫游赭山塔院

丸辨淩秋得气多招攜棃興訪煙蘿山林衆老違婚嫁車笠當季寄嘯歌盪激江光疏樹接回旋塔景夕陽過放顛衲子無生話桑下難留奈客何

星海屬題畫鞠寄朱蓉生嶺南

浩尒學道人以爲悲凜秋衆芳蕪薉中眞氣黃華畱采采閱西陸結佩一何修秋士訊春粤長得如此不迎榮有必落遺世與之游東南悲逝水西北有高樓芳馨誓久要目送浮雲浮蓬茅出顏色持贈海南陬

又題絕句

寂寥濮上題襟集寄語南溟老寓公木落天涯畱晚節人閒何處不秋風

離會三章簡邊卓存顧掄卿王子常方宗屏諸君

卅載狎舟楫盪何江上雲皖山趙吏隱楚國賦離羣地逐颷輪轉天隨磨跡分停舟漁子識一笛倚斜曛

飄靄池上酌拂拭鏡中霜游覽猶萍合羇栖似鴈行迷粤各茵席廢瑟一宮商嶽嶽諸侯客朱門道味長（遇太守邇瀆西湖一再聚首王太守僧祠客鄂掄卿以客遊幕府）

龍山山下路芳艸幽人廬（宗屏寓居懷甯）識路方尋夢逢君已徙

居杜門親木石酌我念衣褐別去江干釣重勞尺素書

荅方宗屏

老夫百事不挂眼倚樹往往歌停雲當季促坐商出處琴笙調合惟方君蓬飛從風一握手無多酌我袂又兮艸木變衰去鄉國梧酒相看俗顏色倦鳥還從閒處飛雲行以心留不得四海諸公識往來一室何曾限南北

東方倫叔常季兄弟（存老二子）

東南家學桐城方孱守榴書接老蒼昨日行車猶腹痛墓門松樹比人長

冬夜長

羌背秋兮涉冬寒被體兮難降調蘆管兮不雙淩霜兮獨松寥深山兮誰與從

絕句

疏疏黃梅粤嘑童愼攀折寒香不待春以粤關顏色

懷星海赴王蘇州之喪

車前吏椒幃中哭眼青未識人如玉（予京外遊從未識可莊太守）父老悲同稚子聲雲月遙聞挽歌曲素車白馬故人來古道今逢鄉笛哀碎琴千秋漢水咽我飄霜鬢獨登臺

閻海姓刺史（煒）皖江歸櫂圖

皖山迎客峩危冠江水送客山林寬飄然出處矯黃鵠煙霄一去淩高寒海姓先生仁且勇短衣投筆浩呼殉殺賊下馬艸露布措大健兒胥有種功成作吏勇且仁竹馬兒

童戀迎送三州風采在耳目廿年報最謳輿誦行年八十背不駘浩然拂衣歸去來張蒼瓠白冠者雋黃霸功名虛斗台隱然物望留有餘笑指名山神未衰盪盪蒼天豈獨厚浩浩白水傾醽酎在官去官一虛舟天半朱霞無宿留衡蘭湘茝佩繽紛道气熏人人沐漱揮毫餘事寄丹青寫照家山入懷袌合與天涯作比隣櫂歌我亦乞閒身縣知笑卓犖閒杖犖外不識元規塵

送楊未喬（鋭）會試（以下甲午）

君擯燕齊轡我留江漢閒高攀從日月深入未雲山情語伍妨道年衰只合閒筑歌猶在耳努力澹時囏

齋中雜詩

少壯名山游日日浮雲飛緒風吹之遻雲是山疑非山林歲時改倦矣雲忘歸

一默息人事哀樂亦有涯人在四序中涼燠盈我襄戶外無所見忽忽忘山齋

齋中洗高梧夜落犖如雨往時倚樹人欬笑復何處琴材世云多即桐桐不語

北馬復南舟勞矣長安道往來浮渡江予亦何艸艸未能讀日耕離憂以終老

被髮倚危匡望我舟中人相思兩不知姝疾同吟呻離居祇一室語笑忘梓晨

洛危一振衣灑然宿生白散風送坐忘日墮忽云夕茗椀

有溫涼欲憶已騎青茶熟同卿

豈有閒哀樂能於木石侵天空猶一室寘倦亦無心白首新如故青山後視今歸人居相晷失恐怨秋森

題耦耕圖（脩甫懷甫送綏筱珊出都）

如畫家山好清時亦耦耕天涯多倦客不獨爲尊羹流水春亾恙浮尘遠自平田歌相應倉莨是舊吟聲

展重陽日同人滄鞠燕集二首（同人爲高伯赧了留斥欽汪子用楊雪漁陳盦洲）

車轂掎城闉黃華就主人鞠通陶麥語麥亦縶秋貧不欲持深酌東籬有謝康醉歸君莫送月與夕陽鄰（諸暨徐陶麥就癡園君子楂鞠圃多賀梅）

嗅色子雲亭籬菊茂文譽勞歌同罷唱招隱蚤忘形豔豔霜盈酌蕭蕭鬢減青送秋忘去住珍重制頹齡（夕飲雪漁辛艸亭）

諸暨徐母二世雙節坊詩（徐職字且臥其大母母二代苦節旌表）

緜緜節母後必昌若可旁風義聾女士默爲來者勸來者君子人飲冰齊所願再世五十年炯此心一寸豈復信世閒勃谿有頑鈍姑兮鈞青蒼婦也蘭繐綣高節與幽芳曷用造物怨富春山容古陵阜隔塵溷超然讀書堂令子笙蜚遯山林乃養志華膴謝以民頤園樹恆春霜霰亾復恨坊表淩霜高雙節邦爲憲越國尊賢書足徵此文獻

董母百歲徵詩（詰鮑遜上室小鮑隱君母二孫文學有聲藝林）

不須金石鍊仙形西越春長拜母庭三世高清空壽考百

年供養寄丹青華顚鏡寫酉眞色樹背堂深集古馨細數
飴孫倚松下曾元又見劚朱苓
白華戒養補周詩正是黃華晚節知寰海冠裳臚
慶典德門寢膳絜艮時栖遲有道弦同調燊落亾求水樂
飢上壽逡巡彤管煒捋髯笑問子期頤

詞一　　復堂類集三

菩薩蠻

綺窗香暖屏山掩殘燈半照愁蛾斂繡綫怯衣單鵲號風雨寒　遠山眉翠薄素臉輝珠箔紅袖倚斜枝亭亭三五時

象牀觸響釵梁鳳嬌鶯喚斷春閨夢裙衩映垂楊曾驚游冶郎　一從春色去玉貌渾非故夫婿是浮雲愁風愁水頻

深宮柳色慵眠起章臺夾道車如水付與可憐春房櫳藏玉人　綠苔綠砌上燕啄銅鋪響殘醉醒還迷門前嘶馬斷

朱絃掩抑聲如訴鈿蟬金雁飛無數人去幾時回行雲何處來　畫闌圍曲曲敲折搔頭玉華老鬱金堂陰熏沈水香

長亭怨慢（霜楓漸盡書和廉卿）

又消受江楓低舞幾徧清霜落紅盈路返照蒼茫亂山憔悴黯無緒悵華吹絮曾目送春風去往日倚樓人早領略芳容愁苦　薄暮堅昏雅宿雁卻向隔城煙樹長亭载酒道休負別時言語記得是荳蔻梢頭怕回首尋芳前度柰一晌停車林際葉聲如雨

醜奴兒慢

晴雲做暝如睡鬟山初醒向留得婆娑衰柳忍記青青幾點蘆華誤看飛絮化浮沫霜林深處殘紅未了一樣飄零　淺水渺茫畫船歸後簫鼓都停問吹笛樓頭人去記否丁甯省識春風踏歌扶醉上湖亭而今依舊青衫中酒落照西泠

摸魚子

悄無人繡簾垂地輕寒惻惻如許東風送暖衣纔卸還又繞樓疏雨春好處怕落了梅華便算青春葬紅兒笑語道薜荔牆根秋千索下芳草綠無數　天涯遠不斷行雲去去征鴻歸計休誤紅橋雙屐芹泥滑寂寞踏青游侶從閒阻任折柳聽鶯年少判虛度懷人正苦更卷起重簾無煙漠漠斜日暗南浦

清平樂

東風吹徧群柳垂青淺雲樹朦朧千里遠望見高樓不見樓前塞雁飛還愁邊多少江山忍把棉衣換了玉梅華下春寒

青衫溼

春來未有晴時候風雨閉重門今朝折柳明朝飛絮幾箇黃昏　一鐙上了像前瘦影銷也無魂青衫溼處看來卻似點點啼痕

湘春夜月

忒迷離幾番風雨華韶賸有一片芳塵渾望斷紅橋燕子繞空飛遍爲怕伊憔悴替覓香巢早長亭折柳天涯盡處

春去難招　空階夜色鬱蓴月冷羅衣飄飄天末風生吹皺了浣紗溪水濺上夭桃一襟紅淚照往時芳影蕭條算此際有愁人似我朱樓縹緲無處吹簫

雙雙燕（綠陰詞同康鄉作用梅溪韻）

漸蕤事了數寒食清明斷紅香冷人家綠暗曉樹後堂枝並行到荒臺廢井正天氣陰晴難定闌干竟日沈沈鏡裏雙鬟留影　幽徑羅衣露潤怪葉底臺圓乳鶯輕俊尋郎歸也莫是尋雲催瞑剛許聽琴坐穩算分付尋芳音信嬌病最怯春寒雨過瑣窗還凭

蘇幕遮

綠窗前紅燭底小擷櫻桃月豔涼煙碎夜靜銜杯風細細吹上羅襟仍是相思淚　病誰深春似醉陌上桃華門內先憔悴夢到高樓星欲墜零露無聲冷入空閨裏

青門引

人去闌干靜楊柳曉風初定芳春此後莫重來一分春少減卻一分病　離亭薄酒終須醒落日羅衣冷繞樓幾曲流水不曾留得桃華影

南浦

杯行漸盡便天涯芳草送征輪此去看華得意休念酒邊人不是馬前風雨是臨岐別淚灑紛紛只依然雲樹無多煙水一樣動離魂　我是近來消瘦最惻惻傷別復傷春怨殺浣紗溪水不照舊羅裙日暮歸鴉飛盡臏河橋獨立病中身問翠衾何處綠蕪無語已黃昏

洞仙歌

闌干濺碧疊苔痕多少芳樹陰陰斷嗁鳥記簪榴日暖折柳風疏妝鏡昨斂袖愁蛾淡掃　陌頭新燕去煙雨無情遮斷香車往來道徐起拂青琴絃上塵生憑傳語知音歸早怕此去秋聲滿江亭贈把酒登樓亂鴻衰艸

滿庭芳

華是將離曲成憐子心情不似當年桃笙還夢綠酒說從前滿地蘿陰似水無人到鬭艸闌邊風初起池萍點點搖蕩不成圓　聞蟬楊柳外乍調脆管半澀新絃試重問齊宮舊事誰傳消受晚來風露離亭樹淡欲生煙聲徐歇高樓微月翠袖隔重簾

浣溪紗

昨夜星辰昨夜風玉窗深鎖五更鐘枕函香夢太怱怱　簾閣焚香煙縹緲闌干擫笛月朦朧碧桃華下一相逢

好事近

華入畫屏秋華外夕陽僝僽高柳病蟬嘶起卻晚晴時候　酒邊知是笑嗁難風味記新舊獨掩盈盈畫扇忍伴人消瘦

蝶戀華

庭院深深秋夢斷玉枕新涼雨氣和愁亂一炷鑪香燒漸短空房無語芳心軟　小膽惺忪誰是伴捱到支離病比

年年慣眼底朱闌干里遠西風幾點南飛雁

角招　（荷華）

近來瘦還加蘸水拕煙漸老隄柳欲尋雲際帆蹤采菱多刺傷手悲秋病久看褪盡紅衣蓮瓣昨日柔香縹緲有三十六鴛鴦向箏前低首　空有抱香兩袖江南信息爭唱新詞秀翠盤珠乍溜細雨微波重來時候登樓念舊歎綠鬢消磨尊酒莫遺簫聲更奏怕雙淚濕青衫人歸後

采桑子

闌干一夜霜華重夢墮寒煙鬢老秋蟬菌萏香殘似去年　朱顏總被尋常誤箏柱慵拈簾幕依然碧樹當樓更可憐

浪淘沙

欄檻雨絲柔錦樹當樓芙蓉零亂作深秋不信浮雲從此去都是離愁　酒盡莫江頭怕聽箜篌青袍多少淚痕留殘月杏華簾幙下往日風流

更漏子

酒杯停人語細月午繡簾垂地收玉釧卷羅衣海棠憔悴時　清漏斷迴腸轉誰道秋宵更短纔半晌又三更疏鐙聞雁聲

鷓鴣天

城闕煙開上樹斜幾重簾幙醉流霞井華曾照翩翩袖巷口疑聞隱隱車　芳草地玉人家女兒生是斷腸華西風只在高樓上吹濕文窗舊日紗

芳草　（送別）

問西風玉階芳草門前便是天涯驪歌聽唱徹漫持殘酒淚滿金杯羅衣親拂拭戀餘香傳入儂懷暫握手怱怱不語斜日樓臺　頻催滿堂絲竹離亭畔憑許徘徊登車還在眼玉容憔悴損首莫輕回銀屏人寂寂有年時明月重來算此後翠衾夢斷夢亦疑猜

蝶戀華

樓外啼鶯依碧樹一片天風吹折柔條去玉枕醒來追夢語中門便是長亭路　眼底芳春看已暮罷了新妝祗是鸞羞舞慘綠衣裳年幾許爭禁風日爭禁雨

下馬門前人似玉一聽班騅便倚闌干曲乍見迴身娥黛蹙泥他絮語憐幽獨　燕子飛來銀蒜觸卻怕窺簾推整羅裙幅語在修眉成在目無端紅淚雙雙落

抹麗柔香新欲破爲卜團欒暗數盈盈朶睡起鬢邊低漸墮鏡前細整留人坐　卻換羅衣憐汗顆不喚紅兒自啟葳蕤鎖一擬鬟雲梳復裹半庭殘日怱怱過

帳裏迷離香似霧不燼鑪灰酒醒聞餘語連理枝頭儂與汝千花百草從渠許　蓮子青青心獨苦一唱將離日日風兼雨豆蔻香殘楊柳暮當時人面無尋處

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鸚哥錯報韋郎到壓鬢釵梁金鳳小低頭只是閒煩惱　華發江南年正少紅袖高樓爭抵

還鄉好遮斷行人西去道輕軀願化車前艸
玉頰妝臺人道瘦一日風塵一日同禁受獨掩疏櫳如病
酒卷簾又是黃昏後　六曲屏前攜素手戲說分襟眞遣
分襟驟書札平安知信否夢中顏色渾非舊

金縷曲（江干待發）

又指離亭樹怯春來消除愁病鬢絲非故艸綠天涯渾未
徧誰道王孫遲暮腸斷是空樓微雨雲水荒荒人艸艸聽
林禽祇作傷心語行不得總難住　今朝滯我江頭路近
蓬窗岸華自發向人低舞裙衩芙蓉零落盡逝水流年輕
負漸慣了單寒羈旅信是窮途文字賤悔才華卻受風塵
誤留不得便須去

東風第一枝

省識華風驚回夢雨輕寒恰又輕煖斷魂紅袖香殘半醒
翠尊酒淺空階竹影又訝是青袍微展鎮故園數點幽花
欲寄一枝人遠　從別後帳中淚眼知憶否樓頭素面慘
悽曉鏡孤鸞冷落舊巢旅燕虛簾鉤起有一片柔腸同卷
便好春過了江南怕過往時庭院

賀新郎

離思無眥曉不分明東風吹斷舊時顰笑疏雨重簾煙漠
漠花色雨中新好又只怕人隨華老珍重任來雙燕子問
玉驄何處嘶芳草腰帶減更多少　春衫裁翦渾拋了盼
長亭行人不見飛雲縹緲一紙音書和淚讀卻恨眼昏字

小兒說是天涯春到也倚房櫳通一顧奈醒來各自閒煩
惱知兩地怨啼鳥

長亭怨

看春老飛華飛絮燕子來時綠窗朱戶不浣閒愁漫煎離
恨奈何許妾魂銷矣最恨是沙頭樹相送客舟行卻不道
天涯從此　欲算想征衫乍解雙袖淚痕無數玉環錦帶
是纖手背人親付算此後步步關情似華發空階無主更
不遣分明淒斷柔腸一縷

浣溪紗（舟次吳門）

五十三橋未是長水流不斷似迴腸弄風帆影過吳江
玉枕啼痕猶昨日翠樓人語已他鄉眞愁強笑費商量

蝶戀華

梔子華殘蝴蝶瘦鏡裏晨昏總是愁時候夢到江南人在
否斷魂付與青青柳　過盡春風三月後門外斜陽馬上
休回首私語難忘今日酒玉闌干畔攜雙袖

鷓鴣天

綠酒紅鐙漏點遲黃昏風起下簾時文鴛蓮葉成漂泊幺
鳳桐花有別離　雲澹澹雨霏霏畫屏閒煞素羅衣腰支
眉黛無人管百種憐儂去後知

破陣子（泊舟見宮柳一株亭亭如蓋感賦此闋）

紫燕黃鸝寒食綠窗朱戶清明簾幙何留飛絮影衣帶誰
閒拜月聲書閣攜手行　野水臉波添滿遠山眉黛同青

題作人間端正樹驛路斜陽一片明西風容易生

解連環

後堂春晚背紅鐙影裏酒寒人散自卷幔別淚闌干正斜月輝輝斷雲天遠半晌假儂怎便是三更三點歎從今只有妝臺鏡子照人心眼　回頭歲華荏苒記無多笑語總添哀怨謾付與約指雙環問何日題詩定情相見繡幄香泥好護惜明年宿燕待蕭郎白馬歸來絮飛滿院

相見歡

往時幾度春風過匆匆最苦今年人去落花紅　月如水光千里與誰同一樣翠衾香冷枕函空

踏莎行（畫柳）

玉樹微寒瑣窗猶雨分明夢到閒庭宇一重簾幙對西風離愁不斷浮雲去　來雁驚秋吟蛩向暮江鄉景物還如許幾番殘月又新霜當時折柳人何處

浪淘沙

楊柳暮蕭條風雨瀟瀟別時春水滿河橋幾日江南鴻雁到燕子辭巢　玉樹向人凋角枕無聊淚痕新舊總難銷樓上黃昏簾不卷明月今宵

虞美人

天風吹落樓頭月客鬢生華髮枕函迷夢醒還空帳外一星鐙穗吐微紅　詩來猶漬封時淚留得相思字江南芳艸又逢春祗覺一般春色不宜人

河傳

樓畔輕喚鬟低垂欲語含羞語遲送郎出門郎馬嘶相思夢回儂未知　難倩征鴻傳我意情似水空灑無名淚畫鴛鴦更漏長殘妝君眠何處牀

鳳凰臺上憶吹簫（和莊中白）

鏡掩塵埋枕寒別淚綺窗暗換春風悔翠眉輕別華月怨恩問訊趙家姊妹看擁髻都是愁中雙棲燕雕梁在否容易相逢　重重故山望斷有一片飛雲曾度牆東想倚闌無語玉袖嗁紅不分銀笙吹冷調怨曲銷損芳容春依舊天涯斷腸人去房空

江城子

江城垂柳一枝枝別君時日遲遲不道東風又是隔年期霧鬢雲鬟憔悴損除鏡子沒人知　小樓華發故人非送斜暉信音稀有恨無言明月上羅幃金鴨香殘鴛袖冷剛許道莫相思

甘州

問蕭條底事走天涯席帽拂黃塵又當筵紅燭金尊中酒惆悵逢春回首花憐綠勝嬝嬝倚樓人一別高樓去日日含顰　況是物華輕換望長安不見背夢難真便明年人面與笑思無因悔從前天寒羅袖倚嬌柔只是少溫存思今夕掩盈盈淚幾處銷魂

綺羅香（白蓮）

吳月依依非煙脈脈獨抱愁根遲暮一片行雲爭許妙香留住驚夢醒返照當樓聽歌起櫂舟歸渚鎮相憐病榻維摩拂衣正在華深處　飄零人事盡改休唱田田舊曲江南樂府遠水生秋消受和煙和露憐往日羅韈凌波願化身膽缾深護凭禁得搖蕩眞圓銀塘連夜雨

南樓令（羊辛楣花谿吹笛圖）

岸柳晚颼颼餘酣漱碧流卻臨風三弄倚輕舟吹得月華如水冷有多少古今愁　一雁度南樓關山音信休憶春風華影簾鉤曾是羅襟曾是酒渾不似少年游

創嫵（梅華洲小泊寄趙桐孫張玉珊杭州）

看霜棲柏樹風約蘆碕艇傚小橋瞑屈指芙蓉老冬心誰寄香訊斷霞記省料輕鴻曾照雙影更堪想一角朱樓小講眉遠山靚　趙北張南門徑羨買鄰計好沽酒郫近約略紅裙醉鶯曲琵琶彈到絃冷汎舟路穩問榜人消息應準卻洲畔梅開歸趁春風未醒

尉遲杯（西湖感舊同潘少梅丈作）

平隄路正落照欲下城頭樹離離草色城陰前日鈿車來處東風宛轉吹不醒離魂夢南浦卻相逢柳外黃昏送他雙燕歸去　回頭海國浮雲雖恁是園林坐石萍婁唱徹家山漸蕭瑟話幾許零歌斷舞如今又江深艸閣但添得

巴山一夜語問飄來甚處簫聲倚樓應是愁侶

湘春夜月（今年春初薛先生偕桑觀察楊大守送吳少宰于超山有梅邊送客圖紀事予以五月九日之官秀州雨後過山下梅林陰陰感賦此解）

度芳洲綠波碧艸茫茫便覺一片春情分付與離觴人在萬梅華下耐幾分風雪有幾分香卻畫橈載酒郵亭折柳別緒方長　青袍似艸飄零詞筆禪鬢蒼蒼玉笛聲中吹起了戀香雙羽華落江鄉修眉鏡閣等甚時重照梅妝算再到只空枝月影宵深漏斷還上船窗

一萼紅（吳山）

黯愁煙看青青一片猶誤認眉山華發樓頭絮飛陌上春色還似當年翠苔畔何容醉臥聽語笑風動畫秋千一曲

琴絲十三箏柱原是人間　細數總成殘夢歎都迷蹤跡只有留連劫換紅羊巢空紫燕重來步步回旋儘消受雲飛雨散化胡蝶猶繞舊闌干不分中年到時直恁荒寒

憶舊游（九月八日紅豆詞人自禾中來踐登高約越日大風雨不得出微吟寫惡遂成此解憶二十年前與魏滋伯丈楊緗芷重九唱和有壽樓春詞回頭影事已隔秋煙兼道山陽之感矣）

正瀟瀟風雨漠漠城闉如此重陽負了尋秋約怕登山臨水楚怨微茫廿年舊游蹤跡分付與衰楊算省識當時六朝裙屐九日壺觴　秋涼綺懷減想似水僧寮潤到衣裳各有看花淚黯青袍顏色冷落餘香一任晝陰陰地愁雁語昏黃待洗出秋容明湖寸碧西子妝

金縷曲（唐鄴月夜懷勞平甫）

木葉飛如雨繞空舟惟聞閒浪悄無人語篷背新霜侵衣袂冷壓釭華不吐料此際微吟閉戶三徑蕭蕭蓬蒿滿記從前鬟履歡難補春去也悄遲鼻　飄零我亦泥中絮歎明明入懷月色夜深還去芳艸變衰浮雲改況復美人黃土算生作有情原誤莫倚平生丹青手看尋常顏面皆行路哀與樂等閒度

霓裳中序第一（怡雲小築梅萼初發尋春未遲）

細英展凍靨二月春風初著力江上離燕弄色好還箇吳船試迎桃葉絲絲雨溼傍小池籠影清微入清瘦仁調鸚語幾點上妝額　清絕舊游曾識看參橫玉梅如雪移根孤嶼拂拭倚竹生寒羅袖岑寂一枝親許折問三店雙橋信息歸來蛩商量斜黛留取夜闌說

虞美人

柔塵吹閤絲鞭道繡轂知多少玉河柳色又今年消受飛華飛絮晚風前　斜陽只合遊遲下我已魂銷也殘妝有鏡更無人留得鏡中小影自溫存

霞明煙細還如舊只覺桃花瘦行風無雨過清明慣了天涯不慣杜鵑聲　玲瓏格子鑪香裊只共梨華笑儻教吹笛影兒雙多謝四更山月照幽窗

點絳脣（臨平道中）

側帽東風輕檣翦斷啣來雨去年客路愁聽車鈴語　黛色臨平影作斜痕聚春如許玉人心緒恐被眉痕誤

謁金門　春曉

人未起聽盡一湖春水林外杜鵑聲不已杜鵑華發未多少深閨羅綺臨鏡不勝悲喜華發遲遲華落易留春須豫計

山華子

曲曲銀屏畫折枝簷華欲笑向伊誰樓上輕寒羅袂薄最相思　頻拂粉綿鸞鏡暗仁調箏管鳳簫遲綠鬢裹回渾不是少年時

門外蕭郎驟馬行章臺初日踏歌聲妝閣夜長金穗落未分明　黛掩嚬眉山隱約笙調怨曲玉瓏玲胡蝶夢中單枕側不須驚

望江南

東風路如畫是家山艸色卻隨流水綠夕陽只在有無間燕子話春寒

華犯（唐郡梅華林下作）

倚東風看華霧冷芳心付流水去帆陰裏望莽雨朝雲無限離思弄珠負了韶年紀前歡猶賸幾信記省半江顏色嬋娟相料理　無言繞花易黃昏依稀認窈窕文禽煙際仙袂聚疏枝外不禁憔悴漣漪碧晚來照影春夢好憐他鸚喚起但領取玉樓鬭笑寒香生翠被

洞仙歌（初秋）

楊枝弄碧繫天涯心眼幾日涼風便零亂畫橋邊一片流

水無聲人獨立莽角將愁吹斷　春塵煙雨裏如夢幨翼
曾拂檐華笑相見我已厭聞歌玉簫蒼涼又吹起十年清
怨問采采夫容隔西洲卻樹下門前為誰留戀

西河（用美成金陵詞韻題仿劍侯江上春歸圖）

江上地長亭艸樹猶記夢回故國渺鄉心斷鴻嘆起萬方
一槩聽笳聲煙波來去無際　耿長劍何處倚楊枝渡口
船繫烏衣巷畔有春風晚蘆故壘倒吹淚點上征衣知他
江水淮水　女牆夜月過小市照飛蓬歸來千里往事幾
回塵世只龍蟠虎踞山形依舊還枕滔滔寒流裏

最高樓（金眉老煙雨尋鷗圖卷中有王定甫通政陳寶菴編修壽鹿潭大使宗湘文郡守及眉老唱和詞）

煙雨裏脈脈只悲秋風片薄酒波柔綠楊不是靈和樹白

頭重上采菱舟百年身千古事一登樓　春去也倡條和
冶葉人去也斷雲還缺月涼別袂觸鄉愁相逢客路如南
鴈欲尋舊夢問閒鷗賸華年與流水兩悠悠

蝶戀華（水香菴餞春）

零亂楊枝千萬縷今日為萍昨日還飛絮禪榻鬢絲春又
去東風不伴閒華住　幾點繞簾梅子雨潤到屏山畫個
江潭樹門外天涯芳艸莫眉顰深淺渾無語

南歌子

不嬾臨分帶羞調已碎琴當時情竭為知音憔悴青山何
況舊羅襟　黃月如冰冷銀杯借淚深少年景事總銷沈
只有微波來去到而今

瑣窗寒（連夕與子珍步月秋心眇緜感賦此解用玉田韻）

淺醉吟香單衣卻燭畫闌同凭虛簾卷起月上一庭花景
問何時羽衣舞殘玉樓遙憶人閒冷憑無端葉底新霜不
管井梧飄盡　苔潤尋芳徑便涼收翠扇煩餘金鼎含情
寫怨誤了弄潮音信正閣中秋夢不成雙鬢海棠華下等
傍妝臺鏡子團欒天涯歸未穩

齊天樂（許遹孫責夢盦塡詞圖）

瑣窗朱戶尋消息明蟾與華俱瘦病榻玄談柔鄉景事曾
付青春消受微波似舊問前度通辭箇儂知否老卻夫容
晚鴛獨自戀珍偶　輕颸罷吹暗漏曲終人乍去離緒拖
逗遠水長東殘雲漸暝笛裏情濃如酒閒吟醉後只煙外

迷離故園楊柳便不相思隊歡何處有

浣溪紗（樊雲門詞卷）

別院東風著意吹晶簾不卷雨霏霏等閒過了牡丹時
花外燕鶯猶旖旎酒邊箏笛沒參差道人原不解相思
記得華年是鏡中背鐙人面隔華風天涯只在桂堂東
不語任佗瑤瑟冷回頭已是畫屏空十年影事忒匆匆

綺羅香（題李愛伯戶部沅江秋思圖用梅谿韻）

艸瘦芳心柳迷倦眼回首佳人遲暮一片愁魂還被水雲
留住思故國不隔西風奈離緒尚縈南浦最憐佗松柏同
心往來寂寞鈿車路　清秋江上望遠祇恐回帆淚急公
今無渡霧失峰青蕉翠鏡中眉嫵垂翠爽人憶當年倚尊

牀夢醒何處恩禁得彈冷爭絲瀟湘和雁語

一萼紅（愛伯服華聖解庵填詞圖）

書陰陰待題箏眠酒華髮謝冠簪歌管東風星霜別夢前事都付銷沈纍斛淺脈脈睡損又喚起簾外怨春禽杏子單衫梨華雙靨愁到而今　猶有平生詞筆只空枝細艸日日傷心木末關河雲中殿闕風雨無伴斜陽顯重倚如人寶瑟敗絃柱芳歲共侵尋記得班騅繫門一寸花深

長亭怨（燕臺愁雨和陶子珍）

恁愁緒鷓鴣嘯冷滑滑天街雨昏煙瞑潤到單衾幾時成夢幾時醒蛩蟬聲靜偏獨自倡金鼎裏一縷餘香乍記得渠儂憔悴　卻恨杳珠歌翠舞付與曲廊人定妝臺鏡暗

記曾照片痕星影向客舍過偏輕塵鎖蕭瑟與君同聽使去也只孃休唱一般思省

二郎神（清秋夜集人月如畫當歡欲愁）

吐雲華月便墮作鏡中嬌面正玉樹煙迷香蘭霧細賺得柔情似繭素扇攜來團欒影有幾日輕涼相見恩淺綠酒波低紅鐙穗儘容留戀　聽徧晚樓倚遂不勝淒怨但嬌變清歌碧天如水一片纖塵在眼寶瑟比人春華同笑芳景怕成秋苑還只恐後夜風風雨雨畫簾愁卷

解語華（駙少負珊簾試香圖）

華鏤寶燕酒醺香波妙豔相思句卷簾微雨鑪煙裏小坐避人不語柔聲濟佇在幾曲銀屏深處清夜遊微步珊珊

散滿車塵路　我亦鳳城小住好沾蘭染麝姚冶游侶分攜傳帕都銷冷但有燒心一縷秋情未尋更纏綿月魂疑霧襟夷樂攜向天涯留舊痕如許

臨江仙（紀別）

昨夜酒闌人未見玉郎從此天涯清秋倦客正思家十年景事回首夢京華　不分車前重握手柔腸結了還加嗁痕欲寫臉邊霞無言強忍怕染路旁華

度江雲（大觀亭同陽湖趙敬甫江夏鄭贊侯）

大江流日夜空亭浪卷千里起悲心問華華不語幾度輕寒恁處好登臨春旛頭裏憐舊時人面難尋渾不似故山顏色疊燕共沈吟　銷沈六朝裝履自戰旗付漁樵高

枕何處有臧雅細柳繫馬平林釣磯我亦垂綸手看斷雲飛過荒潯天末莫簾前只是陰陰

謁金門

人寂寂江北江南春色繞樹輕煙迷倦客煙中山半額榆火梨花時節獨自怎生將息簾外弄寒風又急子規聽不得

空纏綿休認當年人面雨雨風風渾不管落花飛滿院付與清明魂斷折得楊枝還短樹下門前千里遠出門儂

又　[illegible]

煙雨裏十二闌干慵倚飛絮飛華人似醉生憎江上水檢點羅衣殘淚帶眼莫將春繫夢短夢長渾不記除寒憐

翠被

桂枝香（秦淮感秋）

瑤流自碧便作就可憐如許秋色祇是煙籠水冷後庭歌歇簾波澹處留人景裏西風數聲長笛綵旗舟舫華鐙鼓吹無復消息　念舊事沈吟省識問何照當年惟有明月拾翠汀洲密意總成蕭瑟秦淮萬古多情水奈而今秋燕如客望中何限斜易衰艸大江南北

法曲獻仙音（盩厔路山甫龍官客淮上）

高柳無絲幺荷非鏡賺得春人都老坐斷斜易夢回行雨殘英有枝空繞凝望眼江波渺離尊那堪倒　渾朋了恁妝臺入時梳裹聽杜宇簾卷總成獨笑風雨滿天涯奈而今眉黛慵埽怕損魚鱗寄音書疏宕難到問樓頭月色後夜隔華涼照

鵲橋仙（七夕感汾陽故事）

羅雲愁薄緒風催莫燭照擘梧酒淺絳河淼淼向人垂是別淚經年流滿　江湖節序暌離心事忍記星期近遠尋常行路更何人問可有轆車相見

大酺（閒政山中春雨）

看舞榆低絲惕縮爭忍更辰拋擲無端敲竹雨響空階疑是故人雙屐枕溼鑪寒杯空劍鏽吹鬢東風欺客勞勞亭前路便傷心不似少年時節者人遠多忘書催難好付渠憐惜　泥塗遙望極望中見山外天空闊怕說與鷗兒巧囀蝶子輕翻待相逢翠幃將息煖到雙羅袖曾記得牽蘿顏色更長笛誰吹徹梅瓣都墜容易緗英收拾脆圓幾時薦席

玉樓春

青山日日流鶯語喚得春來春又去好雲不似故鄉多行雨依然相送處　樓臺金粉江南路欲寄相思無處所清明霧裏溼梨華寒食煙中迷柳絮

木蘭華慢（桃華）

過風風雨雨尚留得一叢華便欲舞還停如顰又笑巷曲人家胡麻賺儂老去者仙山一出是天涯消受趁時勻染曆邊片片朝霞　交加照水一枝斜鬢影設年華記渡江用楫停辛佇苦別夢都差丹砂漫尋句漏向紅塵何處走雲車只是輕衾小簟從渠玉管金笳

浪淘沙

未雨已沈沈簾外輕陰澹黃柳色望中深一片東風吹乍起江上愁心　倦眼阻登臨袖手閒尋雲愁海思兩難禁百艸千華渾不解獨自沈吟

浣谿紗

是處樓臺是處風夕易欲下可憐紅水晶簾外望玲瓏芳艸生時人似鴈鏡匳掩處鬢如蓬不成將息只悤悤

大酺

柰枕常敧裘常擁愁病桃華時節紅芳原不改過蕭蕭風

雨鬧銷顏色燕姹鶯嬌梨脣柳眼哀樂何曾忘得鶯心長亭路但春泥沒馬要留車轍便山欲化雲絮都成淚怨離傷別　年年挑菜日怕多露門外青蕪逕有幾許瑤琴餘恨淥酒餘歡到而今總成追憶更與吹橫玉還弄徵落梅淒切正迢遞斜陽驛嘶騎遙駐人在江城天末倚樓忍聽幾聲

訴衷情（郵燕）

梨華澹白自成郵華下不開門春愁更與誰道憑燕子語黃昏　簾仁卷覓巢痕與銷魂問伊來處綠艸天涯有箇人人

丁香結（舟夜寄閔漢遴武昌）

妝鏡人非屋梁吟罷寂寞酒尊棊墅問少年游處記斷夢幾輩天涯塵土千華和百艸同消受葉上曉露眉頭曾有舊恨更遣新愁來補　岐路只馬足難留折柳長亭前度小尊輕棄今宵酒醒試哦離句人世原有甘瓜我覺瓜仍苦況班騅郎去心事何時再吐

賀新郎（野水用顧兼塘莊肩叔唱和韻）

野水方清淺拂蓬窗莫雲如蓋一痕流電昨日孤舟今帆下絕似風前華片慚愧殺紅襟新燕楊柳層層深似幌笑閨中坐老閒鍼綫春夢好那堪遠　絲絲絮亂征衣點化浮萍依然身世沓番驅遣正值開飛人何處冷落舊家閒院更有箇雙扇奈何但留須逗任待逢佳篇史開生

面天一笑雨聲徧

百字令（和張楓野觀蔡題倪雲劬花陰笛夢圖）

雲英爲水蕩春魂一片落花浮萍鶴武籬巢人在否屬付東風留客甯送車塵月裁扇景容易雙成隻美人香艸百年難忘　去今夕　見說蝶夢迷離游仙大小樂府翻新拍多少相思紅豆樹未抵明珠三百種柳光陰牽蘿身世付與誰憐惜千絲織盡支機天上餘石

小重山（二月二日同馮笠尉江泉春行）

陌上依然艸色薰柳絲猶未卸雨如塵相望珠箔一年春江城畔無地展芳尊　桃蕊雨三分竹籬茅舍外乍含顰少年何處醉紅茵風光好留與白頭人

瑞鶴仙影（白石客合肥自度此曲予用其韻題王五謙齋小網川圖安得亞華栗倚之）

越阡度陌涼雲下蕪城一例蕭索故山可隱名園有主不聞殘角傾襟未懸更消受青尊酒薄試重歌藍田輞曲冷句寫求（平）嶺　回首芳林晚讀書絃詩少時行樂巋鐙細雨勝樵譙向人徐落燕到淮南著門巷年年記著弄扁舟卻問野水風舊約

摸魚兒（邗溝舟夜自題復堂填詞圖）

唱滿詞門城朝雨輕塵多少飛去短衣匹馬天涯客遙見亂山無數帶不住又只聽颯杳長劍悲歧路舊時笑語待寄與如心波風吹斷啼夢飛絮　塔琴上曲調金徽早誤凝甯人復誰妒　紈　杜宜年颯但有別情吟訴鸝鴣

無已艸艸青春紅裏歸黃土斜陽太苦獨自上高樓迷離望眼不見送君處

壺中天慢（夏夜訪遺園主人不遇）

眉痕吐月倚新涼羅袂流雲栖暝楊柳知門應不到記取羊求三徑壘石生秋餘華媚晚何地無幽景先生舒嘯結廬祇在人境　我是琴賦嵇康依然病嬾卽漸忘龍性暫得廣陵絃指在無復竹林高興裁製荷衣稱量藥裏況味君同領清輝遙夜碧天飛上明鏡

無悶（早雪）

雲冪銀屏風滿畫檐陽鴈宵飛向盡卻夢枕猶欹酒懷初醒早是鏤冰試手送大地無塵山河冷苑荒竹瘦聲聲碎

玉隺眼同警　淒緊在人境比臥老空山一般孤迥已誤了華年那堪重省吹上蕭蕭短髮怕鏡裏難銷相思影儻故里畱語春風待我落梅芳信

滿江紅（漢十二辰鏡和謙齋）

天上人間難得此長圓明月光付與舞鸞羞影涼蟾慵齧耐冷不隨孤劒化拂塵渾似輕綃滑更扣來碧玉一聲聲眞尤物　興亾過情先竭文字古磨還滅喜沈霾無恙倘方珍跡十二辰中鉛有淚千年劫後鴻畱雪奈鏡邊心事笑號難何堪說

詞三　　復堂類集三

浪淘沙

芳意久闌珊病臥江關綠波芳艸彊畱歡盼得春來春又老如此春寒　風雨夏漫漫燭灺香殘一聲笛唱念家山庭院無人荂有淚孤負雕闌

金縷曲（和蒙尗）

怊悵題襟集恁無端渭城折柳離歌三疊待我歸來猿鶴笑杯酒雖忘夙昔會記得落荂如雪重向西園圖畫裏其故人商略藏山業尋煙語一雙屐　十秊鄉恖南屏鯽怕回頭秌林禊飲傷心非一天末涼風衣帶緩贏得蒼茫獨立只舊雨相逢相惱結箇三休亭子好優討春結夏同將息知足傳點君筆

蜨戀荂（題瑞石山民畫蘭）

林下水邊春欲厺荂自忘言日日風吹雨棐几湘簾尋伴侶天涯香艸渾無主　憔悴靈均曾作賦芳意如何離恖朝還莫回首卅秊空谷路當時結佩人何處

風入松（用俞國寶韵題宗載之陌上尋鈿圖）

游絲低綰錦連錢繫馬綠楊邊故人醒了當時酒風吹鬢還佀從前舊曲休調玉笛散波罷照秌千　江南容易落荂天闌外夕陽偏博山卻是無情物難畱戀一氣雙煙付與緜緜長悒何時重見釵鈿

清平樂（用吳檄韵題谿嫂迓月補圖）

谿光月流樓上秌深淺鏡檻幽荂開落半情恖巷中徒滿　百秊豔冷愁蒸卷頭點筆生涼飛過輕鴻片片散波舊影難藏

臺城路（題何青耜先生白門歸櫂圖）

三山二水渾蕭瑟秌隨斷鴻來厺玉佩前塵觚棱昨夢吹墮蒼煙淒楚荂開背檮指白下門前夕陽多處葉葉輕帆客心搖曳遽如許　沈吟今雨舊雨記淮流月映歌罷金縷故國周遭空城宋寶眼底滄桑星數西風問渡恁老倦津梁柳枝非故詞筆依然寫愁無一語

卜算子（同鄉巖題曼陀羅室還稾）

鏡裏繞餘香荂落風無定流水依然傷畫闌不見徘徊影　愁語墮蒼茫今日重恖省曲罷無聲佀有人祗覺梁塵冷

千秌歲（海闊信宿旅病倦游用少游韵示樵存太守竹潭鹺尹遯園詩老時同客上海）

曲闌干外前度輕紅退疏雨斷散雲碎新愁慵攬鏡舊病難忘帶江水闊盈盈不渡空相對　意外同高會寒減西園蓋好關取身長在夢中芳艸遠曲裏朱弦改畱影厺依然明月生滄海

一萼紅（用遯園韵志感）

夢無痕記少秊慘綠容易白頭人鏡影迷離荂陰瑣碎羅襦結束霽身優樓上下窺繡轂空蕩漾日昇碧天雲悟後成癡歎時又嬾潛處偏眞　見說詩龍酒虎倡珠光照乘

劍气通神佳俠嬋嫣老仙游戲絲絲沈水重溫任君笑林逋冷落只空山抱烟玉梅𩲸已是江潭楊柳霜色如髮

氏州第一（東鄧石瞿四明）

容易新霜棲偏岸柳青鬢照影都換篁拂牀虛塵凝鏡閣依約妝樓晚晚肯度斜陽又冷照闌干西畔瑟柱分明琴絲掩抑數聲來雁　蕉萃江關須作達好禪榻閒中排遣樹老人肯雲先夢厺說挪坻留戀向園林長望處散醒後夢溪砌滿儻憶春庯本無夢簾櫳罷卷

水調歌頭（遙龍氏鏡爲遜園賦）

老淚向誰灑喚取鏡中人照幾今日哀樂閱過古來春持此吉羊文字試問當時龍氏可有百年身光采一時發留寫妝仙眞　倘方製羅十二紀芳辰夢當葉對無恙先後出風塵月在天邊圓缺珠有人間離合好好伴脂痕莫問笑啼事吾已識冠巾

柳梢青

如此春風都來付與病裏愁中竹笑蘭言雲愁海思細數遭逢　先生坐老牆東看樹樹庭夢識紅樓上箏聲陌頭鞭影一樣悤悤

蜨戀夢

闌外東風還侶舊生色眞香只共春消瘦小立心情如病酒粱夢滿地慵回首　記想班騅人厺後薄醉孤吟無分同禁受點點啼痕垂廣東夕陽又是愁時候

眞珠簾（題吳子述春眠風雨圖）

參差畫閣鐙昏了甙悤悤醉裏曾眠芳艸艸色綠依稀染淚痕多少鍼綫春衣尋舊迹傷枕函幾香猶繞休道者空房心膽與卿同小　不分東風塵世伴孤吟只是青琴聲杳樓外雨潺潺便夢隨人老一二三夏都數徧算祇有情天難曉還登卻燕子梁閒何曾驚覺

六幺令（寄題張韵舫眠琴小築）

綠陰時候寒幾難將息遙山幾重遮眼芳艸向人碧不分弦塵柱緩妝引都蕭瑟晚雲離席陽關休唱客舍楊枝僧顏色　未老江關庾信文采留南北試覓滄海成連別夢憐風月道是天涯語笑付與閒箏笛玉琴橫刴垂簾罷鼓雨細煙溪遲來客

秋霽（嘉善吳蜀卿南湖秋汎畫卷）

宵篁散涼望向曉汀洲晚柳顏色載酒游蹤讀騷心事遠天雁程蕭瑟渡頭雨歇繞船一片幾荷碧有影拂蘋櫂水樓嬌燕已如客　還念綺歲未折連枝秀盈南湖題句清絕流霞林餘颸送響隨流商調向人咽橫笛短簫渾宋宋便討春厺一樣薄醉孤吟弄芳盟誓祓愁將息

驀山谿（榆園蒔菊多異品今年積雨夢晚霜遲迯冬三旬芳澹瀞絪此亭攏高下几案閒障目頗黎屏寫影如語仲冬五日主人招要爲滄英之會先一夕散雪時晴瑄之觴詠閒已欣慨主人許遹孫則曰身大夢肯一客也閒韵五人予譜長短句紀事）

宵來稜雪萬瓦留餘絮裊東訪疏香憑繇夢須尋澹處一

眉鏡檻淺黛嘆雙雙寒初度㒸先公老倦春風路　如煙綺夢聽罷霖鈴雨不爲折胥雖爲招子東籬舊侶人閒縱好珍重看荂辰天付與尊徐舉簾外輕陰暮

滿庭芳（和王六潭）

公住風荂東西溝水秊秊小箕輕衾艸如青鬢不任曉霜侵乍可黎雲栖霧嘘撥破影事重尋持栢聽春人漸老香夢已銷沈　端陽今日是況逢長至慵醉孤斟卻行來楚澤吟偏騷心海上初生明月天涯照幾處羅襟襟肩涴酒痕和淚淚比酒痕深

瑞鶴仙（吳梅隱眠鶴龕）

蚤霜侵薄鬢侶化鶴當秊翔歡嘘悵山空賦招隱好牽蘿

谿上風輕露冷䌫褷息影卻付與新巢夾永趁人閒骨相憐肥換了黑甜幽境　還省棄雲迢遞倚笛高寒滄飛多警予懷忍俊同龕待習禪定恁林逋多事巖荂肹嚭又喚游仙夢醒伴先生獨舞婆娑不會睡穩

醉太平（萬禰民空羚詩息圖）

懸輕夢輕風聲水聲孤舟小泊空羚正更殘酒醒　今情古情長亭短亭竹枝贈與湘靈續離騷未成

眉嫵（用白石處張仲遠韵柬邁孫）

正荼蘼香轉楝子風斜留取看荂眼陌上樓頭夢停栖畢珠巢邀待歸燕笑言款款閒阻深儂汝同感算渾但一片行雲贈入懷抱重煩　何限襟情蕭椒有豔分荂藥柔弄

詞翰曾乞銀河巧回文字輕帆來繫津纜曲中試點倚隔簾琴韵幽遠恁禁受文君弦解語笑相見

金縷曲（題穀隸軒主瑤臺小詠）

我已飄零後向天涯何堪重憶鳳城尊酒不分推排成老輩恁許鬥荂依舊休呆擷江南紅豆誰說芭蕉堅固樹只生生種得相思殼詩句枉故人口　君知作達觀空否問往日雲懸海恩先生肩有一劍秊秊磨不猒潦倒健兒身手空嬴得荂肩斂裏書札長安都冷落怕西山也侶人消瘦堆案是楞伽兒

虞美人（題李晉君小象）

東風冷向荂枝笑轉眼荂枝老澹煙依舊送南朝剛得美

人顏色念奴嬌　天涯一樣文章賤公子時相見酒杯傾與隔江山山下無多楊柳不堪攀

古香慢（爲胡研樵題桂荂畫扇）

翠鏤片玉黃暈露芬㒸信江浦等是林亭倚到涼煙薄莫不分伴孤吟倘留得淒蛩倦羽絡玲瓏寄向萬里裏薰味卻辛苦　更縹緲蓬山何處姮娥景高寒國香無主老質不平眠起粟肌消誰誤蘸翦紫羅裳算同瘦瑤階宿露弄金風又如墨霧雲篩雨

小重山（用定山堂韵題顧橫波小象）

人與江山并是柔六朝新樂府夢肩游玉梅荂下月如鉤扶香影幽緒上眉頭（尚書分新芑選閨人書句有要親扶香影吹上眉山）　柳下白

門秌幾番歡笑罷幾番愁內家梳裏倚風流倚書老怊悵舊妝樓（謂董夫人）

柳梢青（再題鸞廖倉填詞圖）

老去恩量香初茶後總是歡場定子當筵笛家舊曲唱出伊涼　林蕚幾日芬芳任鄰蝶尋蕚過牆情只空閒迷還是悟勝與蒸唐

水調歌頭（東坡銅印）

明月幾時有化爲百東坡文章壽比金石眼底古人多天上星官名姓翠落峨眉山影箸手一摩挲黨禁偶然百塵劫幾番過　隨朝直同遠謫未銷磨此中空洞無物稜角尚嵯峨拈到如神詩筆付與朝雲拂拭印印想婀娜好事

風流者持此傲隨和

瑣窗寒（寄答葉蘭臺粵中）

拂拭琴絲裏回鏡檻與夢俱老單衫泥酒片月入儂裏裏向空梁數殘漏聲故心待寄縣縣道者風吹笑語望中還是天涯芳艸　春杳家山好勝晚唱樵歌倦雲淼淼知音不見枉憶旗亭年少侶行人攀折去時斷腸柳外迷晚照恁蒸涼目送遙鴻又說飛難到

齊天樂（秌夜用榆園韻）

叢蘭如病敧新簫叓比秌人消瘦絮夢蛩涼墜愁蛾倦昨夜雨僝雲憔單寒漸逗好寄語天涯絮心相守蠟淚乾時相思付與鬧中殼　檐風吹送斷酒柰嘶信如潮枕痕非

舊小簟纏辭輕衾欲煖又是去年時候酸辛嚥透只老我離騷初心終負月到中秋聽鄰家泥酒

柳梢青（易仲實海天落照圖）

海客瀛洲風裳水佩目送東流落照蒼茫浮雲變滅付與離愁　幾番夢落人留好記省天涯舊游半醉醒時最沈吟處中有千秋

摸魚兒（題陳容未同年室葉襄雲夫人遺績用張麗仙韻）

記年時碧桃夢下東風依舊來日春人倚處闌干煖絢數水重山叠留不得只紙上相逢認取珍叢密歡期未的柰長簟無塵小簾有雨沈醉罷悲憶　妝臺側留得零珠斷壁梁閒燕語嚀昔曲終江上青峰在已是鼓殘湘瑟情恨

積抵多少離離芳艸空庭積天涯倦客卻酒醒敲詩香殘讀畫老淚比君淫（予悼亡踰歲）

百字令（秋感和榆園）

柳枝亡恙柰已成秋苑香殘酒醒罨畫樓臺塵漠漠梁上燕巢怎穩翠衾單寒朱闌零落風雨何人聽曉雅聲亂嘶痕誰與同搵　憶昔走馬章臺流觴曲水跌宕爭豪勝分付長繩牢繫日海氣茫茫不定田未成桑鏡先作雪欲語徒憐景斜陽餘煖塘浦心事休冷

原作（許增榆園）

雞人唱曉者零星斷響亡端喚醒踏徧千山忘屐折何處游仙最穩殘栗聲嘶琵琶弦澀古調亡人聽好收清

淚裏難重壘偷揾　曾記披髮騎鯨十洲三島容我尋幽勝只赤蓮瀛飛不到銷字六州鑄定搗麝成塵磨甎作鏡萬事空彎景拂衣歸厺悄然塵念都冷

和作（闕棠蒔默）

牛來愁病況蕭然秋到高樓夢醒亂攤氈帷眠正好輸卻箇人安穩絮柳鶯忙嗔彎燕老嚙囊亾心聽枕函清淚惱春時已偷揾　贏得桂幘霜殘楓江豔晚待與春爭勝點綴湖山誰作主莫誤鷗盟有定七夕星憐中秋月醉累我神形景孤松知否塵寰何處先冷

又（萬釗蘋波）

霜颼漸緊颯枯林僂響凝蜩都醒種柳金城人已老歸計東山難穩樹莫棲雅巢猶戀燕日葬悲笳聽馮高望斷背闌䙝淚頻揾　對此莽蒼關河蕭寥身世一負亾全勝弓挂樽桑何日事只在寸心持定舞裏空旋刀環易折變幻須臾景甚殘柯爛局過塵夢秋冷

沈沈寒檬傷短牆催遞夜闌人醒起喚樵青徵舊事倚徧熏籠未穩珠箔飄鐙冰壺濯魄清籟誰知聽袁安窮巷商歌淚與聲揾　陋彼帳底銷金淺斟低唱任自矜豪勝可憶蔡州鵞鴨亂棄此雪天功定海气蒸蒸陳雲慘慘空盼旌旂景裹囘繁側彎兇四壁凝冷

又（劉炳照語石）

五更鼓角喚銷金帳裏凝寬不醒玳瑁梁空巢幕上海燕雙棲難穩大樹飄霜涼風蕭颯苦雨連番聽夜深孤枕淚痕只自偷揾　回憶槎汎東瀛布帆亾恙有客探奇勝轉瞬長鯨騰巨壑滾滾驚濤不定榆塞人歸棘門兒戲盼斷紅旗景南柯夢覺料應凡念都冷

顧齋遺集

顧齋遺集上卷目錄

王顧齋先生傳
顧齋簡譜
耨經室詩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闕）
卷六（闕）
卷七（闕）
卷八（闕）
耨經室詩集續編（另有刊本行世）

顧齋遺集上卷目錄終

王顧齋先生傳（通志文學錄）

王軒字霞舉洪洞人性敏悟好學深思幼爲詩已能驚其長老既舉於鄉則益治樸學研究三禮爾雅說文以及地輿歷算客齊魯三年學益進錢塘符葆森選其詩入正雅集資以金勸由貲郎進遂援例官兵部主事在都與一時名宿結社唱和以文章氣節相砥礪每高麗使至皆投詩造謁有執弟子禮者祁文端方在告見所著歎曰吾鄉後起有人石州死道不孤矣其後文端再出以經學特疏薦焉同治壬戌成進士引見以知縣用仍改歸部曹與兄昻素友愛兄卒乞假歸葬自此無復仕宦志主講宏運書院歷十年值光緒大祲朝邑相奏請襄辦賑務事竣復與撫部曾忠襄公議修通志延爲總纂兼主晉陽講席會當事者擇高才生別設令德書院復移席焉居會城凡八年卒生平湛深經術於六書九數用力尤勤詩文奇崛自成一家篤於師友脩脯所入率以資親故愛才下士後進多樂就之纂修通志體例多所手定河東道府州沿革亦其筆也卒後諸生祀之三立閣及四徵君祠所著有耨經堂詩集初稿續稿行世算學三書耨經廬文集雜著藏於家

顧齋簡譜

道光三年癸未一歲

正月三日生　先生諱軒字霞舉號青田少志亭林之學復取顧言顧二語又號顧齋先世陝西三原人明初始祖子文遷居洪洞縣東南廿里蒲村（漢薄太后故里）曾祖淮以好學稱著有讀鑑一得愚河東醒務說影祖楷蘇乾隆癸卯舉人大挑知縣未仕工詩古文世稱眉山先生著悟堂集騷壇八略行世父得中母段氏生圻及先生

道光四年甲申二歲

道光五年乙酉三歲

道光六年丙戌四歲

道光七年丁亥五歲

道光八年戊子六歲

從同里薄舒堂先生（名常泰）學能屬對（按後先生日記曰六歲從師薄舒堂先生教對句云天大對曰地小問兩出則先事師所嚴高厚嚴求日月之輪大於地惕之以學仄求諧命更之曰日高間何出又以前書質日任九質天般高行廳之藉習期師責非能自知也）

道光九年己丑七歲

道光十年庚寅八歲

（按先生日記曰八歲師責先王父督出一對云觀筆寫使字皆時未有對者先世父命將對之曰虛心求實學師云上對學仄不合爲易學作理字後韓聯軒師與先世父育及此師亦對云小錯僞大丈顧析曰不如汝之工也篇及王希孟作時文每向其問法私學於破承父師不知也後見王東據四十五十題破題列本索閱將而之曰破承另不加圈必十分出色亦加圈矣由是次熟）

道光十一年辛卯九歲

從韓華軒先生（名榮觀）學能文知聲韻（按先生日記曰九歲年將放學從先世父以舉業出先世父忽命試作一破心而喜請恩曰孟子見梁惠王彼曰大賢之見梁王欲行道也先世父曰是破稼審先生作也汝試之乎曰實求之見也先世父命作承曰蓋孟子非恩王非孟子所能見者也而孟子見之非心欲行道豈能不遠千里而來見成先世父笑示以犯下之病後時時命作以爲暮樂而以治得爲然不介悟時文早作也）

道光十二年壬辰十歲

道光十三年癸巳十一歲

作制藝文成篇（按先生日記曰十一歲春先世父送先兒懸肄試開塾爲子曰學三字私擬一首先世父歸不敢出自請母而代責之先世父乃曰姑視之破承曰聖人言學聖軟爲其之意也夫孔子聖人也亦好舉者也題人何勤學況學題人乎子貢育學聖效爲世之意不亦深識先世父以示先族伯總中先生及堂叔祖叢甫公向爲塾師自求之先生始授以顧初明文稱面命之學作遂成篇是年先大父歸聞世叔嗣中指授忽問之曰君子文果已爲乎曰然行孫試者能則信矣謂命題命曰汝伯父言汝作孟子句破承者疑之今以孟子二字爲題先孫人曰同必然後爲未曉盡恐軒不能學那見詩也破承曰戰國有大賢蘇張之祖也蓋孟子生孔子之後當觀國之持一人而已蓋孔子而有孟子道德之宗也故曰歪皆述從孤國一時之秘哉先大父爲之解頤）

道光十四年甲午十二歲

從張充軒先生（名恢）學與李亨山（名時升）張仲亨（名魯曾）共筆硯始作詩（按先生日記曰十二歲師以題作詩本證切當不中心之益惶恐殊甚詩命題公生明作云理實中心得何爲不恐明發明由內出竊郵自公生氣韻風乱倣詢懷亦月理人難逃水鏡我自守檻衡來觀井相照施形本各異世偏斜縣路爭天王剛情日月無私照從王符一貞何如許理也萬物順時行師從之曰汝能得自乃囿劍不用心耶時亦不自知也）

道光十五年乙未十三歲

譜唐詩作古劍篇始爲古體是年父贈公沒於山左

道光十六年丙申十四歲

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五歲

是年母段太恭人沒

道光十八年戊戌十六歲

道光十八年己亥十七歲

張充軒先生補官潞城先生無所師與同學友李勉亭（名教）景雲章（名山）李亨山張仲亭讀書玉峯山得與王雪堂（名椿）崔抑之（名材）邢秋水（名寓秀）訂交冬赴平陽應童子試與李勉亭李亨山同以詞賦受知於學使濱南張桐廂觀察補縣學生是年娶楊恭人同邑潞平公女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八歲

是年長子庚之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九歲

黃葉書屋詩草成作詩初存稿（按先生日記曰辛丑余年十九作詩初存稿是年遂三百餘首秋作又過半爾時書屋有先二叔祖手書額曰黃葉書屋遂以名草丙辰初訂詩草去十之九辛酉再訂削除自甲辰數年舊作無一存矣）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二十歲

同尉伯綺（名光駿）李勉亭王雪堂商抑之邢秋丞張仲亨李亭山遊九箕山

許蓮西（名長庚）主講玉峯書院與商抑之張鐵生同肄說文業始習六書古韻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二十一歲

從張伯翹（名子特）問九章術授以開平方法始習天算歷數秋試未售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二十二歲

同李勉亭修禊箕山有遊九箕山詩申老泉詩再至申老泉入山莊最深處詩普濟寺詩棄瓢池詩明太傅韓忠定公讀書處詩登九箕山遊韓仙墓記遊申氏山莊記棄瓢池記箕峰別墅記遊玉龍潭記是年尉伯綺卒爲撰墓誌銘

道光二十五年乙未二十三歲

春同李勉亭景雲章商抑之讀書平山北橋寺禪院遊翼城縣訪鄭公軒有詩是年次子臍之生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二十四歲

舉鄉試 從張石洲（名穆）問學始習地志 識安邱王菉友（名筠）河間苗先路（名夔）道州何子貞（名紹基）諸先生皆爲之延譽 有遊霍陵藏柏詩豫讓橋詩廣阪詩宋温國司馬文正公故里詩河東鹽池歌解梁官舍望中條山詩霍太山詩韓信嶺詩千佛崖詩縣田詩郭有道阡詩石嶺關詩藏孤山詩秀容懷古詩登代州城樓詩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二十五歲

試春官未第 與馮魯川（名志沂）葉潤臣（名名灃）楊汀鷺（名傳第）朱伯韓（名琦）訂交

同張石州祁實甫相國朱伯韓何子貞葉東卿馮魯川祀亭林生日於顧祠

夏赴山左有遊大明湖詩歷下亭詩小滄浪詩北極台詩匯泉寺詩趵突泉歌居寧陽三月歸里有東平道中詩張秋晚宿詩莘縣曉發詩平恩廢縣崇福寺詩肥鄉道中詩滏陽橋詩邯山詩武安雜詩小終南詩魚兒嶺詩吾谷關詩黎城縣詩微子嶺詩潞城縣詩起雲台行上黨雜詩盤秀嶺詩猗氏阪詩岳陽詩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二十六歲

仍里居同王蓮炬（名輿運）張仲亨遊雙泉有遊雙泉詩 是年長子庚之殤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二十七歲

遊霍山有廣勝寺詩登廣勝寺浮圖詩霍泉詩分水亭小飲詩題乾元山寺詩北橋寺詩萬安泉詩澗橋詩韓君墓碑歌 是年李勉亭王雪堂卒有輓勉亭二兄詩

道光三十年庚戌二十八歲

再試春官未第 與張鐵生馮魯川王鐵堂（名懷殿）文酒往還 有百邑詩堯水汾王陵詩飛廉石棺詩夫婦嶺詩貴令驛詩妒女津詩 再赴山左寧陽居王褒廷（名牧勳）寓園有德州詩東平雜詩鶴山秋望詩新泰雜詩新甫道中詩羊流曉發望松巖寺詩徂徠山行渡汶詩 春兄鶴森（名鼎）赴寧陽冬返里

是年張石州卒

咸豐元年辛亥二十九歲

仍居寧陽有遊千佛寺詩登歷山絕頂詩長清道中遇雨詩大雪宿泰山下詩羊流店詩登平陽古城遺址詩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墓碑詩羊續墓詩雨花道院詩宋刻秦碑殘石歌前登岱詩沒字碑歌磨崖碑歌白鶴泉詩任

城太白酒樓歌白龍池詩百丈崖瀑布歌普照寺詩黑龍潭詩天書觀鐵香爐歌　是年邢秋丞卒有輓秋丞二兄詩

咸豐二年壬子三十歲

仍居寧陽同張鐵生登泰山有後登岱詩天門觀詩日觀峯詩高唐鳴犢河故道詩白溝河詩魯連村詩趵突泉詩三十初度感懷一千言詩

咸豐三年癸丑三十一歲

仍居寧陽

咸豐四年甲寅三十二歲

八月由寧陽歸里　讀全唐人詩悟黏對拗救雙單正變並絕句諸法創爲五七言古詩平仄韵各圖

咸豐五年乙卯三十三歲

仍里居　撰訂勾股圖解　秋鶴翁再赴寧陽

咸豐六年丙辰三十四歲

三試春官未第　遊大寧寺有詩　自訂詩草（按先生詩稿自序曰駒辛丑迄乙巳作十不存一篇一卷曰蒼巖集丙午迄己酉五不存一篇二卷曰太嶽集偕川先生曰法之秀秋先生曰留之疑焉而未能決也姑留焉刪編以俟更刪庚戌迄乙卯曰北遊草丙辰迄辛酉曰綴官稿已刪者十三未訂者十七共十卷爲初編云云前編次第皆即是年所訂）　是年三子崇燧生

咸豐七年丁巳三十五歲

仍在都　三月三日再祭顧祠　符葆森選其詩入正雅集假以金勸由貲郎進遂援例授主事

咸豐八年戊午三十六歲

六月分發兵部主事在職方司並武庫司行走　三赴寧陽省鶴翁鶴翁已前歸即返都　有遊圓明園詩　是年張伯翹卒

咸豐九年己未三十七歲

仍在都　重九日三祭顧祠　是年葉潤臣卒有哭葉潤臣詩

咸豐十年庚申三十八歲

仍在都　秋移館董氏邸舍董研樵（名文渙）蓉舫（名燦）雲舫（名文燿）三昆季從之遊與朱伯韓桂德山（名琳）楊鐵臣許海秋（名宗衡）王少鶴（名拯）李子衡（名汝鈞）何願船（名秋濤）吳稼軒（名昆田）黃翔雲（名雲鵠）丁頤伯林穎叔（名壽圖）沈仲復（名秉成）卞頌臣（名寶第）皆以論學投契　九月捻匪掠寧陽姪崇簡死難襲廷家產焚蕩殆盡　是年鶴翁卒有哭鶴翁詩百韻桂德山卒有哭桂德山詩

咸豐十一年辛酉三十九歲

仍在都　再訂詩草（按先生將經室詩集即是年所訂所謂辛酉訂詩斷自甲辰者也）　是年次子膺之殤　楊汀鷺卒有哭楊汀鷺詩

同治元年壬戌年四十歲

成進士引見以知縣即用兵部爲奏請仍改歸本班　十月十五日同婁丙卿董蓉舫何芝閣武升三尋管香杜鶴田溫玨秋續赤壁後遊祀東坡紀有詩祁文端公以經學與楊鐵臣（名賀臣）端木採閻瀛巖（名汝弼）同薦得旨軍機處記名十八疊山房（按先生房居山名）唱和草成（董氏刊行）沈仲復還顧齋詩錄二卷入詠樓壺戲集刊行

同治二年癸亥四十一歲

仍在都　遊西山有西山遊草（董氏刊行）訂董研樵聲調四譜圖說爲作序

同治三年甲子四十二歲

四月請假歸里有至保定詩徐溝詩介休詩霍州詩　十月葬鶴翁于西坡先塋

同治四年乙丑四十三歲

仍家居　再訂勾股備術細草十月入都是年朱伯韓卒有哭朱伯韓詩

同治五年丙寅四十四歲

仍在都　五月二十八日同董蓉舫四祭顧祠（按顧五月二十八日生）六月十二日同

董研樵王蓉洲孫萊山祁世長張孝達黃翔雲王信甫杜鶴田朝鮮人韓餅
沈裕慶李樵叟祀山谷生日於豫章別墅七月五日同林穎叔祀康成生日
于諫草堂松筠庵九月十九日五祭顧祠十一月十七日同許海秋張午橋
潘伯寅黃翔雲李若農孫萊山張孝達董研秋作消寒局二十九日同潘伯
寅李若農作消寒二集孫琴四錄所作爲篤舊集刊行是年祁文端公卒有
祁文端文（按先生日記曰問疾詣壽陽公臥內童延里山館公執手歔噓哽咽不能語良久始曰視沿讀久之備般般以吾鄉後學之士無人力欲振興之不果自傷遲暮惓身見屬並舉古事嚴郡君之對此道不孤爲可喜云云又輓祁文端聯曰河汾壯三晉表漢儒名物宋儒名理而爲名臣中外咸知如與所云名供鄉邦非同馮道尊四朝耽儒古道壁盼古道直而忽遺老親賢不避官夫子之獄遺徵家附鼠齒羊）
同治六年丁卯四十五歲
仍在都　是年馮魯川卒有哭馮魯川詩
同治七年戊辰四十六歲
仍在都　廷議設同文館選京官五品以下正途翰林六曹出身入館學天

文算法倭文端（名仁）再疏力爭以代倭擬疏稿件於朝　丙辰至戊辰詩爲掃
經室詩續編門人校刊行世
同治八年己巳四十七歲
正月歸里　以楊鐵臣觀察召主講河東宏運書院
同治九年庚午四十八歲
仍居河東　同林穎叔遊華山留關中三月　是年董靜軒卒（名思源）爲撰墓
志銘
同治十年辛未四十九歲
仍居河東
同治十一年壬申五十歲
仍居河東　撰勾股備術細草四卷成
同治十二年癸酉五十一歲

仍居河東
同治十三年甲戌五十二歲
仍居河東
光緒元年乙亥五十三歲
仍居河東　十月楊恭人卒年五十五
光緒二年丙子五十四歲
仍居河東
光緒三年丁丑五十五歲
仍居河東　歲大祲閻文勤公（名敬銘）奉命爲查賑大臣駐節河東奏請襄辦
賑務爲晝平糶勸捐事宜悉備以功晉四品銜　訂焉晉三聊自娛齋詩草
爲作序　是年董研樵卒爲撰行狀
光緒四年戊寅五十六歲

仍居河東
光緒五年己卯五十七歲
仍居河東　八月曾忠襄公（名國荃）方撫晉議修通志延爲總纂
光緒六年庚辰五十八歲
居會城　主講晉陽書院仍兼通志局總纂
光緒七年辛巳五十九歲
仍居晉陽書院　張孝達方撫晉擇高才生別設令德堂復兼講席以楊秋
湄張鐵生楊儀村（名深秀）協講五日一會　訂汪松樵蕉窗囈語詩續集爲作
序
光緒八年壬午六十歲
仍居晉陽書院　訂洪洞縣志增入星度沿革等表
光緒九年癸未六十一歲

仍居晉陽書院　朝廷用前薦特詔起於家以老病辭人稱徵君

光緒十年甲申六十二歲

仍居晉陽書院　是年張鐵生卒爲撰墓志銘

光緒十一年乙酉六十三歲

仍居晉陽書院　楊秋湄丁憂輟講

光緒十二年丙戌六十四歲

辭晉陽書院移居令德堂任專席　楊儀村以丙戌計偕去都

光緒十三年丁亥六十五歲

仍居令德堂　訂董芸龕芸香書屋詩草爲作序　十一月十三日病卒於堂中翌年三月歸葬於原籍五里張村之西原新阡

附錄

楊秋湄撰先生行狀其畧曰先生負海內重望又値當道多賢或推或輓得行其志從守業者頗能知經史門徑文章軌轍不爲俗學所囿顧而樂之嘗與爲約通志判成當仿粵之學海堂浙之詁經精舍採諸生說經之文都爲一集傳潛邱一脈昌於吾晉云云又曰生平於文不主八家而根底盤深莊婉合度盡其意之所止詩宗韓孟怵目鉥心窮極要眇而出以雋逸最嚴格律硯秋觀察所撰聲調四譜卽本其說而推演者也自訂所作爲耨經廬集董氏刊其前集八卷其後集並文集若干卷皆未梓行然自遊華山歸後一意於經亦不復作矣云云又曰嘗言人生行文必有一副假聰明最不可恃須閱歷旣久深造以學而後眞聰明方出其境最苦亦最樂可以覘所養矣兩院士子羣爲刊石頌德卒後議祀於晉陽之三立閣又以曾蒙特詔（詔）與四徵君同祀其繫人思若此

楊儀村壽先生詩曰先生汪汪千頃波聞道最早讀書多實事恒被儒者服竊言永矢碩人果我從髫齔應郡試高名聾耳鼓嚴徵同時雖見大人賦異縣其如飮馬歌見說先生春官捷射策獨對金鑾坡一官大似因人授武庫森儼富矛戈當時才傑萃帝里海曲之許道州何壽陽代郡洎平定幷州男子無能嬰一一忘年似孔禰日攜樽酒往烟蘿先生此時飮一石手提松枝口懸河訓故纍纍有深細形聲鑿鑿無偏頗日暮詩成新月上半天霞綺絢織蛾得句西山秋氣爽談經東谷春風和十載不遷細事耳頭童齒豁顏常酡賢我計偕走京國已聞歸山事養痾徘徊儀徵履道宅（先生在京寓阮文達故宅）緬望眞予安樂窩（主講安邑宏運）（書院晉自梁故居也）往歲假歸省親串始見君子賦詩我豬肝雖貴德不德貂蟬旣脫冠仍峨湘鄉宮保好賢切欽仰高風設禮羅文獻百年書局敞雲山千里游輪過遠溯虞夏近昭代南盡汾洮北滹沱此邦人地歸述作析疑舉要鐲小苛黃鐘大呂聆咳響不遺下里與陽阿何意窮隅如賤子亦蒙獎借少譏訶折柖敎誥新距度劉若傳識古隸斠經史大義聯雲集挑鐙危坐紛繼綴孟陬之月皋覽揆朱顏粲粲鬢皤皤古書古重八日設典禮今逢九門慚弱孫吾忝阿爺嬀侍史深護進士譁譁鬪門生通家子鏘鏘佩玉鳴相摩或羨仙服金光卓或稱鳳食玉山禾或引大夫賜鳩杖或祝老人處雞窠賤子舉觴貢一言古來大師壽不磨桓子五更榮何極伏生九旬語無訛矧乃吾鄉諸老後靡遺一老獨岑峩孔林之檜葛陽柏森森千古無改柯吾晉何留漢槐古如見林宗有道科喬木賢人同大耋養生安問郭橐駝永爲人倫作楷式詎曰將壽補蹉跎晉祠碧流斜川似歲歲稱觴舞婆娑

許海秋答先生書畧曰閣下詩於諸君爲別出（胡孫琴西林穎叔王少鶴潘伯寅得通而籍人也）體特精嚴唐之少陵宋之山谷蓋兼綜其妙而孤瘦刻削時入東林一派遺山云詩必字字作閣下誠得其丹訣矣夫詩之爲道不實不虛不融不渾不虛則神不遠不渾則極不超而要自實與融求之實非摭拾蝟非規仿摭拾則氣窒規仿則體又弱矣正我性情學以導之而不汨於俗由是各極其才徐觀其變無不勝者非必相似也濟丈不云乎必濟雅渾大乃可以示天下宗衡以謂雅由於

學濬則有天能葆其天而又精於學斯渾大可幾然其原必自不求名始宗衡荒落久矣語非有得然濁水有時而見影維閣下擧之

符南樵跋先生詩曰咸豐丁巳夏五月余小赫同年携大箸五册示讀三復之下心知其託意深遠而邃於古義尤熟於水道今昔遷徙雖一吟一咏指畫瞭然此才可當箸書豈僅以詩卷傳耶不禁折服者久之何時獲一把臂快聆塵鋒也時排輯正樵集雕竣未及付刋僅錄八章歸入補編下有寄賦小印誌之

虢讀書師村歙字家塾得輓先生聯六則其一曰誰謂經師易得哉生平宗許叔重鄭康成老事丹鉛屬疾時猶坐皐比與二三子數陳疑義我知族黨同悲矣夙昔慕韓行人范徵士慨分儕輩長逝後僅存書帙無絲毫資留庇諸孤其二曰以名士爲通儒統地輿文字詩禮算數之全薈萃成書身後宜祭三立閣謂經師即神道繼有主潛邱蓮洋彪西之次家居奉詔生前已作五徵君其三曰六十年壇坫風流老輩獨尊方幸靈光瞻魯殿四千載鄉邦文獻羣書共訂

忍看筆削續元經其四曰哭吾門三世惟公年來耆舊蕩然獨仰先生古剎果問當代經師有幾晉國梁山崩矣誰爲後學濬泉源其五曰家學紹河汾令德談心人慕傳經追叔重神交憶洪洞嘉言在耳我忘贈高愧延陵其六曰何日復歸來（宋遁甫）平生風義兼師友此老已云沒（杜子美）知己蕭條信陸沉借無

作者姓氏

戊辰秋倦遊里居讀先生詩略次年歲爲此册不敢云譜也其年冬觀學襄陵携之行倏思蒐討補葺稍成譜狀忽忽四年矣繁蕪未剟掛漏猶昔憾因歎古人讀書之難而惕然於余志學之荒矣錄曰簡譜聊俟就正於君子云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秋日滋泉志於襄陵縣政府

叙言

顧齋先生詩文今行世者惟沈氏蘇樓盍戩集中顧齋詩錄二卷耨經廬詩集續編四本無卷數單行本則有十八疊山房唱和草西山游草兩種而已狀稱董氏所刋之詩前集八卷暨家藏文集若干卷久已無覩或當時有是議而未克成耶是不得而知之濬歷年搜輯僅得遺文五十首歲辛未於友人處得見先生手書耨經室詩集四卷小楷遒麗恍如蘭亭樂毅再出每卷後有許海秋王少鶴馮魯川諸先生跋語堪稱珍本盛暑借册亟錄之共文稿爲上下二卷而以濬所述年譜附焉其甲辰以前詩經先生手刪及集中許王馮諸先生刪去篇什亦均從略錄既成顏曰顧齋遺集噫先生爲吾晉晚清樸學導師久經前儒論定濬亦何敢私有讚述竊願後之君子讀先生之文若詩進而蒐輯先生之全書以問世焉則斯卷亦不無拋磚引玉之助也夫時旃蒙大淵獻寎月

洪洞後學楊恩濬識於定襄縣政府

顧齋遺集上

耨經室詩集卷一

洪洞王軒霞舉遺稿

兩遂執餘

游九箕山

生有山水癖乘饒濟勝具李君約我遊足健起沉痼初行砂磧間縈磴上衣路窈窕絕紅塵青天一線吐徑曲峯屢回前行疑無路佳境忽一開目披不暇顧擧首望遙山蒼翠迷烟霧夕陽忽西匿千峰斂薄暮歌聲四野起婦人時相過小橋通約路水淺人窺渡足倦坐山凹徙倚聊小駐安得脫塵冗共領林巒趣

申老泉

尋勝如食蔗佳境窅清爽林深跡轉幽路曲心逾廣月出前山明木末樹開朖洴出深淳瀠官蛙兩部響恐驚龍子眠漂瀞波不驚山靈欲留人變態紛萬象幽情遂去巽曰歸更悵惘何年一邱壑棄置洞榛莽苟無探奇士誰從塵外賞

安得買山錢躬耕足長往

再遊申老泉入山莊最深處

尋幽不造極情懷若不適乘興復來遊蹤我舊時迹入山轉幽深往往矜創獲初行尙水濱漸復至沙磧隴上山花多林邊空翠積泉咽石縫細峰轉青天窄前峰始開豁後峰又懸隔盤行依淺溪衣襟溼空碧濛濛霧氣青靄靄雲影白數里道人烟山腰露窯宅薄寒深中人小憩坐盤石生平山水遊能着幾兩屐咫尺失佳景當面殊可惜

普濟寺

蘭若掩叢林岈嘑出靈境橫簷上抗壁架戶西通嶺杳杳青山陰荒荒白日影山僧延客至活火瀹新茗溼葉燃松脂寒泉汲石井風喧水舂急鳥散林花靜借榻聊小眠夢迴覺晝永人生無住著何地非箕潁而我方干祿蹉跎惜修景一聲清磬回塔坐默深省

棄瓢池

山中有流泉一鏡涵清碧疏濬自何年云是陶唐跡許子輕軒冕遺瓢曾此擲後世仰流風大書泐貞石莊生本寓言此事安足覈陋儒愛吹求往往施繩尺豈知天地間萬事貴自適天下且脫屣一瓢豈足惜古人今不作流泉聲似昔峰前太古月夜夜照池白

明太傅韓忠定公讀書處

胸中有邱壑城市皆山林性苟無雅韵勝境皆俗音寄托不在地默契在一心韓公未遇時曾居此山岑滄桑三百載風流未銷沉修竹自茂美流泉亦蕭森我來重惆悵典型夙所欽世俗工效顰往往來登臨身雖在靈域心鋼塵網深公自有千古汝曹復何尋

箕峰別墅十景爲李二勉亭題次韵

萬綠交衆陰孤亭接清爽日午不見人蜂蝶自來往獨鶴睡初醒詩牌時一響

可詩亭

虛廊聊延佇宿露溼衣冷夜靜萬籟空把杯自觀影好風送微涼月出萬峰頂

邀月廊

小沼旁亭開荷錢出水立游鱗相撥剌浪花濺衣溼心契妙難喩渺渺情何極

小滄浪

好花不知名年年自開落荷鋤踏殘紅雲深沒芒屩猿鶴淡無言春亭正漠漠

蘭香徑

接葉覆庭綠長袖自善舞倚檻獨徘徊客至不知處小窗春晝閑一陣芭蕉雨

蕉綠軒

朝餐赤城霞暮吸閬風露呼童掃砌花落英紛無數携來加晚餐留得紅豔駐

浮花館

開窗望遙山嵐光青欲滴林密午陰涼晝靜蟬聲寂一枕槐安國夢醒何處覓

翠游山房

堦除淨如洗雨過自種竹籜龍初解甲萬介搖新綠清風忽颯然夜靜微寒至

鶴鋤庵

留春春不住藏春春自在凜冽意常多色香終不改譬彼養晦士守器如有待

殿春塢

西風吹庭葉繞畦發叢菊微霜淡幽豔異香送清馥終古隱逸姿當伴高人屋

菊畦

旃蒙大荒落

王孝子行

庭樹有巢烏母飢哺以肺一巢八九子朝飛暮集無所苦物知愛所生嗟哉孤兒獨無父（一解）孤兒有父薄宦從厥祖厥祖伊徂厥父靡歸父肅不歸兒心之悲（二解）父兮去家兒時咳幼兒今已成立兒身非兒有刻兒尚有弟兒將從

父兒辭母（三解）兒不得父兒不還兒有死爾復何言謂兒慎勿言兒言摧母肝（四解）泣血別母去兒去母吞聲寧不知母腸斷無父兒奚生（五解）天地悠悠山川阻修聯知父所兒將安所求（六解）夢見父面心驚母旁飲泣中夜寤起坐行彷徨（七解）雨雪載塗茸茸莫把兒不見父淚隕於野（八解）欲濟靡楫欲渡靡梁匪無舟輿梁兒父焉望（九解）人謂孤兒有歸者貌形似汝音聲亦汝同云是他鄉久羈旅（十解）孤兒驚以喜父兮倘未死髮其華止顏哉瘁猶是孤兒夢中色橋山南梓山北根離託異地當面如何能不識兒跽父前父猶慍父呼兒名兒心惻（十一解）父心悲止吁其太息爾祖殯旅魂餒安食不祭不葬言扶旋邦國（十二解）殯之迷矣悵其戚矣殯之得矣神保之力矣（十三解）兒心其慰逮厥妣生死三世歸桑梓孝已愛所親天下欲爲子古人有作寧逾此作歌敘之表厥里（十四解）

九日平山登高東勉亭

半載追歡首重回高屋獨上思悠哉曉林已多霜後淡籬菊故向愁邊開載酒運我時入夢攜琴期君今不來幾番掃徑呼僮出門掩空山雨蹟苔

潞公軒懷古（在翼城南城上）

百里桐封霸業開潞公遺澤古亭隈山隨斷岸參差出河抱荒城曲折回大節中朝同寶範算年國是望殿楹憑欄何限蒼茫意市步雙飛罰劫灰

柔兆敦牂

霍太山

軒皇正物名高下已奠位粤維太嶽尊作鎮與天配舉古唐虞夏實在邦圻內周方錫冀州明禋系百代自經呂秦絕舊契久茫昧荒主恣淫游崇祀任僭愛老魅亦何憑貢媿呼萬歲遂令外方高久僭三公祭申呂與齊許秩宗祀已廢將無山川靈聲聞有顯晦衡岳移諸柱恒陽徙近塞華汧久不分四嶽勵存岱天地終不易人心殊向背古始嗟已遙拋謬豈一槩久假將不歸焉能家置喙

馬頭轉青蒼落日山橫朧

韓信嶺

巨嶺摩天斷當路路旁有祠祠後墓至今過客哀王孫下馬盤桓不能去石碑磨滅知何年西風獵獵旗旌寒我坐躑躅重弔古口讀壁詩心不然從半告變禍初起鑿室深藏未央裏祇應傳首行東垣那有衣冠能塟此君不聞漢有兩信俱裂土一者王韓一王楚王楚者誅韓者移太原列城啟新宇一自降王走匈奴漢邊年年常備胡陳武兵下白登道遂令萬里行頭顱孤魂慘憺棲絕域夜夜哀鳴望故國山中父老思舊君故向山頭作寒食吁嗟乎彼信非叛此真叛奇禍淮陰空扼腕弓高龍額猶徹侯一坏區區安足辨

（劭氏輿方城紀要高壁嶺俗名韓信嶺過典鎮石隸東南有高壁嶺不名韓信嶺北□□句極是詩中以韓王信爲波瀾亦極蒼壯有力猶勁詐宗衡眭）

千佛崖

千石深青出依崖鑿佛頭灘聲寒作雨嵐氣淡成秋木落時聞雁天青乍泊舟

塵勞歷姚甯哀哀爲淹留

緜田

憂患交不渝安樂義輕絕寘懷俄棄遺傷哉一何決赤松有孤蹤五湖泛高節豈不榮圭組爾獨戒先雪矯矯介子推緜田見遺烈踦嶇十九載分寸羞自列逃賞非云高色擧遠危轍白璧沉洪波固寵務智黠奈何君臣間恩禮變要結世士重功名漏盡行未歇踐言惻吾情頹波發心熱退跡入林長蕭風厲彌潔山木雖自焚餘芳激來哲姚彼悲失徒赤族終一跌

有道阡

燕皇不隱代時詩乃一至蕭蕭苦秋叢胡爲能久繫赤劉遘陽九天地成否閉腐臣盜大柄黨禍蠱善類斯人獨冥灘羅尉府所致逸翮生清風神完氣不悴鸞來不擇時迅去靡少滯傷彼衆烏群摧殘十無一毛羽何皎潔矜知作身累巢傾卵亦空豺虎更相繼絕俗真獨難全身寧自異東門識雛嘯華亭怨鶴淚

悵矣同一轍虛名復何事千載慕遐風中郎辭無媿

石嶺關

征車發歷碌曉度石嶺關關門出平地見關未見山五夜雞聲催曉起關門誰何及行李時平不用丸泥封宿草蕭蕭暗殘壘出關亂石忽陂陀東來起伏隨濤波北連勾注西管涔雲嵐不動青嵯峨車輪人石深盈尺馬踏巖霜凍行跡蒼茫已盡肆虎川對嶺平通秀容積日出烟銷闘牧唱駝背鈴聲動悽愴中原回望空雲端郤顧雄關已百丈

秀容懷古

想見中郎舊典型金源文獻未凋零斷篇自識中州集直筆常留野史亭大節千秋同皦日文章一代耿晨星讀書山色空今古衰草夕陽無限情

藏孤山

殺身容易存孤難趙宗一綫危爲安白髮孤臣迸血淚錦綳三尺懷中碎咄哉嬰也真小人乃以賣主取富貴賣孤存孤救孤死真孤乃在空山裏假孤一死真孤全匿跡銷聲年復年謗讟息盡恩怨絕死灰爭知當復然老臣功成嗟死晚地下杵臼應未遠可憐生死兩相同嗟爾苦心何委婉吁嗟乎存孤固難殺身亦不易一死殉君身名又何計腐儒日日誦詩書幾見從容能就義如嬰不死無以謝杵臼何事中道反自首不然嬰也真小人不惟負君兼負友

登代州城樓

重關百尺控三邊畫角聲寒咽暮天白日雲迷馬邑戍高秋風斷雁門煙雕盤大野沙飛白駝臥平川月印圓弔古無人臨廣武至今猶憶左車賢

（先生臨廣武時僕去家久矣　馮志沂注）

雁門太守行

木吏新鞭甚治邑甚地爲年安可入奈何人命輕草菅一路寧如一家泣八駿游荒作選牘小邦亦事刑書鑄本意漸失文網繁憤辭一變爲嚴酷漢承秦敝

鋤煩苛約法三章民氣和豈知重利輕儒術科條未免崇參何吏治西京踰近古不獨杜母與召父雁門太守爾何人酷吏乃自甯作祖見說威名懾強敵東草爲人不敢射項王一叱樓頭驚猶事身親冒鋒鏑當時部民定何辜爭似中都擊權貴側目重趼何足言朝廷不畏畏中尉至今父老歌蒼鷹秋高雁塞當飛臨後來報最誰第一郡中乃以明神稱君不見南國甘棠猶愛樹桐鄉他日魂歸處故鄉咫尺空雲山麥飯誰澆郅都墓

（去余家村東二里所郎村東有漢中尉郅都墓　自注）

靈柏（在壽陵）

劫老沙前白春回雪後青根猶攢火色枝解學人形山鬼知年事妖狐假祈靈祇應無剪伐猶可起風霆

豫讓橋

主頭漆作器臣身漆作厲士各有志爲其難委曲爲能求事濟何物女子能識

骨吞炭變音不變心石氣棱棱腹中飽剔腸化作百鍊金入圓心動橋驚馬臣當再死君再赦伏劍一死臣自甘但惜主仇無報者素衣朱冑來馬頭國士見衣如見讎一躍一擊一出血繫車從此無再問臣心已盡仇人服故主重泉應閉目五尺坐看血流紅趙士聞之向日哭荒橋流水空嗚咽恩怨千載那能滅征馬踟躕不敢過壯士危冠怒指髮吁嗟讓也眞國士戰國紛紛安有此豈眞駿骨重千金未免鴻毛輕一死乃知三晉多奇人吳宮燕市皆非眞君不見五世相韓婦女貌博浪一椎誓竟報

賤販

歷録千車破驢霜負鹽爭識困飛黄自憐局促同轅下苦被驅馳爲路旁並世幾曾逢伯樂遺神何處同孫陽黄金冀北從來賤可奈風塵十丈長

宋温國司馬文正公故里

六宫閥王迹剩撰成美新白眼乘鈞軸乃以禍斯人聖言爲戎首流毒彌垓埏

芥生待公出與世回熙春坐之祇席上哺煦何其仁姓名到婦孺強敵稱明神惜哉勳業竟齎志長悲辛賢奸不並世陽否俄成屯驅馬過舊里讀書覓遺塵執鞭非所敢吾將附安民

鹽池歎

黄河西來落九天東注溟渤吞百川小曲無數大曲九一曲一直爲里千直波爲徑滿如瀉曲者洄洑成淪漪太古元氣有閟蓄是生尤物爲利淵區輿壤沃非意測潤下作鹹理有然中條凌霄出地肺天道地寶相融貫利竇一洩不可閉萬古斯人爲禍緣自從乃粒變淡食亦有貢自東海遂爾時幾何納總秸不聽至寶反無傳乃知孟門未開鑿此土鹵成桑田周官形鹽薦陶器萌芽漸已登几筵吾聞大利須歸上匹夫不得操其權天生百物養人命豈以鹽澤成吝慳山澤虞衡有刊禁遏絕不通勿乃顛季世法做失本黨蔽奸藪弊逾紛繁王官析利窮毫末狠藉血肉堆金錢國家治績有體要持綱要須苛細獨少府別藏紆氏力鑿鐵設官連海山有利所在害不避迫促奚事勤朴鞭年年指固益國息十家九罄無自全窮山勞苦偶一飽已被徵粘隨拘牽鎮室竭財未厭欲此方宰睨彼株連小夫醉飽私橐溢國帑紫紫仍空懸齊圜四十爲陷阱以此方之有適爲嗚呼何時斯澤涸出爲平地百七十里盡作桑麻原上佐國賦下足食哀哉斯民庶息肩

解梁官舍望中條山

群山發脈崑崙麓尾投渤碣首隴蜀北支絕漠入大荒南中二條挾兩瀆汧嶅既道荊既旅勢與嶽華爭軒輊當道閼流災九年巨斧開山洞穿腹遂令崤限兩戒坤維一斷無由續屹然三晉倚雄藩表裏河山分脊肉片石千里高插天積靈將無折地軸太乙終南作右臂東連砥柱回王屋天晴五老遙相望寒翠蒼然隨尊絲常時假甕不入城慰然滿我登高目官衙十日坐臥對從斯竟夕那能足日落山頭吹晚霞時聞鳥啄丁丁木王官谷口冰雪滿長往未能愧

麋鹿詩人苓苦編空岩義士蕨薇是幽谷何時絕頂歷雷雨北向雲山快遐矚飲露餐霞倘可從一間茅舍行須卜

和兩三抑之昌讀資治通鑑

魯戰戎群鱗聚筆一朝絕九鼎象神奸中天曜日月季世窮戰爭俎豆縱横裂茅土褒陪臣冠履遂倒列千載永幽夜賤事褻竊涑水眼金鑑照肝寒吹髮再獨六合消重霧倏銷滅託始三晉起履霜意何切上接洙泗繼下厲消風節朽骨回春榮誅魄斷霜鉞一千六百年涇渭匯以別興廢三致意言行細遺烈後王事游藝簡冊充棟數萬幾燃乾斂凜然見圭臬番番紫陽叟白首續遺說二老王者師千秋功卓越何必藏名山述作竣來哲前後聖一揆聲振木鐸舌

（按本編所選是作者擇錄五言及余孟縣著時情韜編一冊字是晉十餘年前詩已無夾不備如是鄉人安得不罪乎其後庚申歲除日）

（碑郭祈讀）

（五言悲歌皆渾放佳不在造象脇非近人所能到若凡三過有所見者書之不敢少存客氣也辛酉清明後二日許宗衡讀）

（庚申十月初六日夜馬平弟王拯拜讀一過於方略館直廬並借加墨）

釋經室詩集卷二

彊圉協洽

游大明湖

小艇橫清漪一碧渺無際淺港蘆葦重綠陰隔蒙翳中流忽一開豁見天宇霽千佛依檐出幕烟擁青髻微風蕩弱綸森羅穀紋細魴鯉時窺客菡萏欲破蒂擢欹發深叢朵蓮聲相繼孤時暫停橈依依去復滯良朋嗟怨忽歸夢天涯繫何必泛五湖浮家吾欲逝

歷下亭

杜老吟詩時此亭已名古我今千載後猶得躋堂廡絕島中流回風枝隱晴浦中庭燦天章雲烟齊岣嶁風雨不敢侵永作湖山主軒窗敞虛明疏光白入戶水荻戰風涼蕭蕭欲生雨緬懷名士場幾輩揮玉麈風流久銷歇勝會豈堪撫

佳境難重留款乃發柔艣

小滄浪

裏湖好烟水清暈徵碧玉萬柄搖綠波新荷靜如浴推窗見千佛秀奪尊中綠晦明各異態朝看暮難足水天望浩淼城郭隱遐矚瓜艇誰家女長歌綠水曲中流澹容與美唱聲斷續

北極台

蒼蒼烟水深隱隱樓台迴偶逐萍開處柳陰見繫艇岹然北極台陴睨層雲頂坐我軒楹風披襟豁清裴回瞻萬頃出參差列畦町人語響深葦牽衣沒雲脛白鷺浴晴波浩蕩入煙溟獨鶴眠山門客來睡初醒

匯泉寺

斷港不逢人芙渠忽通路數轉入深叢招提出煙樹深水橫階平空庭眠白鷺院靜槐陰清炎曦不能度蟬聲時一鳴蕭蕭隨涼露山僧睡正濃佛香燼餘炷

小坐蒼苔根頗得煙霞趣一聲聞軋啞前溪方喚渡

趵突泉歌

泲水發源自王屋聞道三見還三伏陶邱荷澤跡久湮獨餘濼泉出平陸眼前亂水忽飛立突兀驚湍湧萬斛喧闐如聞雷鼓鳴噴薄群翻雨痕墜陰雪怒潑煎洪爐谷簾倒捲口寒瀑回首乾坤久變色晴光欲眩毛髮蓋孤亭晝夏生陰寒坐久似欲怯羅縠我聞岱陰水此泉匯衆谷人巧作機引伏流至此一洩如啟櫝當年狡獪始何人鑿空不畏山鬼哭忽疑混沌之竅闢其三元氣欲閉難終蓄致令平地生波瀾世途那不變反復邇來京雒苦車塵對此猶可清心目七十二泉皆附庸渙然星羅似臣僕昨泛蓮子湖未登鵲華覩泲南山水天下無登臨未徧行期迫故鄉幾處好林泉蠶叢榛莽荒真剗促不須臨流意悵望雪爪鴻泥定再卜歸來緇塵淨征衫指點斜陽掛疎木

端溪石硯歌贈苗二酉樵逢年

研材自昔推端溪聲價倍蓰逾澄泥下巖水坑尤殊絕剪成一段青玻璃歐九作譜已難覓實物縱有人豈識後聞新坑出大西一石頗亦千金直石理欲細不欲麤出墨欲潤不欲枯澀不留筆滑受墨輭雲晴破紅殷膚蕉葉紋白火捺黃擊聲宮越含宮商無眼非真有眼病鸜之鵒之睛不方我生寡嗜頗耽研端耶歙耶略能辨漫勞精賞窮瓦甎未免購求雜眞贗石田舉碻望年豐桑鐵欲盡愁無功良工利器君何敢十年人墨相磨礪苗君一生湖海客心情如雪粹如戟匣裹端溪一片雲脫手贈我逾拱璧缺月娟娟隱松際微雲太清更點綴眼底如觀萬斛濤筆下已具干霄勢晴窗日煖生烟雲墨花潑淚如縠紋使我詩思不能止突兀已揮千人軍倦眼頻揩神乍王摩挲三歎激高唱擲地慚無金石聲聊遣新詩拜佳貺

留別尹菊田孝廉（式芳）

人生不相識邈若秦與越傾蓋一以交中情遂如揭共君相過來倏已素秋節

諮詢既共狎淸尊亦屢設感君肺腑示照我肝胆潔人事常好乖何言即當別孰知後會易相見恐華髮江湖非隱淪坐惜身名滅長飲不成歡空負尊前月努力盡此觴出門心如結

蓬園夜讌留別

好風吹白雲英英作人立出岫雖無心歸山未云急男兒重聚散不作兒女泣常恐朱顏歛身名修不及仰天攜短劍情懷苦鬱挹人生貴適意何用素衫溼舊林有倦羽故淵有歸楫浩蕩烟波深行行整簑笠榮榮西園葵馥馥東籬菊素月流淸秋瀲灩杯中綠良宵縱歡讌逸響動哀竹蕭瑟壯士歌遲暮美人曲中觴更激放悲絲間歡肉夕短怨遙遙爲歡苦不足春華及時愛各自須秉燭

東平道中

滿郊禾黍綠雲橫千里長堤近護城水漾官橋秋柳碧烟絲無限繞東平

張秋晚宿

疏星掛樹莫烟平鼓櫂淸波隔岸迎客艇齊從城下泊漁鐙爭向水邊明磯殘萬戶秋聞籟風靜長河夜有聲寂寞劉公誰繼者可憐陰雨費經營

莘縣曉發

雲樹晴開滿郭烟桔槔人影曲籬邊寒生老圃秋無主露陁西風泣白蓮

平恩廢縣崇福寺

孤塔卓雲端空林落照殘鳥啼僧舍靜花落寺門寒廢院無人徑荒階尙藥欄誰聞龍象泣城郭亦漫漫

肥鄉道中

靑槐夾道午陰涼柳色晴絲覆驛牆半日秋蟬聲不斷疏林缺處見肥鄉

滏陽橋

石橋高跨玉蝀寒橋下風颿落萬竿日午推篷窗外立乘潮風已過邯鄲

浦裏烟波浦外潮柳陰門巷繫輕橈西風吹送征輪急滿耳秋聲度滏橋

邯山

山色橫我前忽如久別客揖我念我還忘足信履適焉行不知近稍已度危磴谷轉睇靑紫岡逾悅紅積商飆散廉纖返景半峰赤窈窕綴幽柴岑（缺）出蘇融遲遲林向晚杳杳霞沈夕佇目悵歸雲經年事行役

武安雜詩

頗牧齊名定不虛將軍百戰老閒於如何身後留遺憾有子空能讀父書

恨入淸漳咽不流靑虫夾道起寒愁不須載酒重澆土前日長平後杜郵

相趙歸來氣未馴道旁爭看拜車塵金多祇合驕妻嫂何事資儀西入秦

魏其賓客去紛紛一會靈山千載聞不分灌夫能使酒功名至竟到田蚡

小終南

峭壁懸千仞元陰立枯鐵開闢疑神工幽荒自天設仰入豈穿磨俛出鳥窺穴

峰卓月窟塞根蟠厚坤裂壁洞生陰寒孤雲晝常閉平沙瞰莽蒼百里浩積雪憶昨經泰岱高空風雨集一笑滄海淺齊烟九點列顧茲一拳小亦足詫奇絕高詠昌黎詩幽懷散激烈

魚兒嶺

歷盡白石單忽出靑山背連岡嶮陂陀籃輿一峰對攀登鳥蹢躅十步九回退山气冒川原雲容垂瀰漫忽覩白光浮炊煙散朝采始歎所歷高迴出鳥飛外邱壑與正濃筋力寧辭憊入山愁不深精神從此倍

吾峪關

古戍指危樓雄關據上游氣吞全趙晴高壓太行秋煙火千家擁雲巒萬木稠

蕭條爭門穴遺鏃臘寒流（王駿階于關下得古鏃）

黎城縣

衛滸下覃懷勢若輔車依殷社未遠社呰已兆戡黎老成有遠慮人告祖烦伊

修然方信命首懸太白旂啟蒙良不遠國風變式微旄邱呼伯叔襃耳忘流離
哀哉滎澤戰沬土更靡遺好鶴雖瞬本忌戰能無危域民藉天險用兵重地機
石轉千仞山水决千仞溪鄘鄰古所重實固邦家基虞郭竟覆轍千古悲宮奇

微子嶺

爲奴傷夷明剖心悲綮竅老成日遯荒父師空相召愴矣殷王子袍器去宗廟
想當餓飢時心傷祖伊告殷喪越至今旬邦躬自悼三亳失虞黍八國遜光學
玉馬俄朝周丑正遂不祧涵哉左氏言而輕重殆箭推刃寧可忍在茲豈同調
向微三仁歟反側知幾冒蹈海猶小節複宗遠誰紹至今麥黍歌空怨彼重狡

潞城縣

江漢失朝宗六月變小雅周政不復綱楚夸遂猾夏廣莫鄰晉鄙亦復闕聲化
近者怨狐裘入衛讚鶴竊陰雨恩下泉小邦傷無伯壯哉桓文烈未害成久假
藉非外援勤憑陵意未罷潞子嬰兒日爲賊臣射乃知亡國本端亦在內讎

留吁與鐸辰相繼日淪謝三朡鬱西時交漳洵東下雄圖莽悠悠斷甃空城趾

潞城道中追懷先師張允軒先生（佚）

張子横經地西州痛至今羲文三絶業閩雒一生心木落壑山遠波長潞水深
何時楹語出後死憾難任

起雲台行

少年長羨李衛公失途誤入蛟龍宮夜半天門下寸紙堂前頃刻鞭霹風掫迫
程嚴不相待兩龍家無一龍在失期當斬愁猪婆可許東窗呼客代出門茫茫
月深黑馬鬣翻空電尾赤未向凌烟圖壯容先從碧落生飛鬣沉思下界憂寒
飢涓涓一滴何能爲但令優渥徧寰海區區獲咎應不辭豈意馬頭方一滴澤
下人間已成尺即看隨手翻波濤千里滔天萬家泣人生得時憂獲譴萬目誰
當憫嵗旱雲霄暫假非無因齷齪兒曹空著願赤地頻年苦鄉里二麥無苗禾
盡死安得借公行雨來翻倒銀瓶滿空水

上黨雜詩

高台三載曠民時公室當年忽已卑玉帛久空鐘簴改劉圖千古怨虒祁
椒實公行有幾家深山大澤更龍蛇傷心舊日銅鞮水自繞孤墳弔伯華
西河行父猶拘館楚使宛春亦待囚何事晉廷工執使後來孫蒯又純留
晉陽幾再趙宗傾委去寧堪衆志成民力已殫誰與守可憐長子自堅城

槃秀嶺

上黨天下脊茲嶺尤卓絶古人圍屏藩豈不恃天設仰穿飛鳥窠俛闞猨猱穴
夜深瀉陰泉哀湍響鳴咽石激馬足滑輕蹶崖谷裂重崇逶岑其孤霧宿巖列
絶頂聞雞鳴天風倏颼颼歷歷群星乾玉繩低欲沒側身怒東望脊何光明滅
沈沈夢未醒長夜何由徹惜哉臥榻酣何時見清月怪鵰聲正悲欲取劍斯缺
徘徊行復行溜洄杳難別

隋氏阪

過嶺山勢夷及茲道彌惡東峽起長阪横空入寥廓丹崖夾門峙足垂險無著
殷雷轉危峯怒挾崖石落高躋門踏鐵飛火雨中作少爲得平曠渺爾見空闊
孤雲暗遙岑階陰晦萬壑我行飛雨上天日光參錯莽茫下界昏百谷聞歎薄
歷盡山水窮邦不念孱弱

勞耕書壁

羈愁千里算登陟感長征山勢隨人轉溪流帶石清畬田非種去入餽不材烹
我亦塵勞客何時結偶耕

岳陽絶句

向夕寒雲沒翠微前峰落木歛餘暉紛紛遊子爭投宿驚散林烏作伴飛

野田黃雀行

野田黃雀短尾翅深目如豆雖長嘴高飛不畏王孫彈自矜生長重簷裏一飛
一鳴來何處啄我田中新禾黍父老喧傳雀有神看爾食飽自飛去嗟爾食苗

勿食心葉盡根稿秋蟲深雨雪中田一尺足撥根猶向泥中尋蝻子如雲已生翼爾雀高飛不敢食下啄蟲蠶嚥子遺蝝蚳完卵安可得西家稻登新未曾檢春如玉輸官倉爾雀食餘委穴鼠倉空歲久吾農償雀飽歸飛巢阿閣更呼其侶鳴聲樂吾農日日勤東作見爾雀飛雙淚落

答謝渚灘

書夢

夜長不成寐愁心假杯杓艱難穿枯腸文字豈堪託元中遺我去參差前樓閣忽如遠霞明渺若蒼海闊搏桑千丈光野馬飛格澤雙苣耿寒芒英英彗花落我生本彈丸乾坤寄蟲蟻萬感搖眞精中乾外以鑠顙卭苦馬縱并刀何由著默默傷春蠶爲絲終自縛

游雙泉同王二蓮苣（鼎甫）張一禮門（念曾）作

淸溪幾人家巖厰結茅屋客至聞犬吠幽聲答空谷班坐依泉流回峯障游目淸波蘸飛絮過雨生郭綠交交兩黃鸝嚶嚶鳴灌木谷轉桃李陰蒼松石上獨幽芳擢萬妙野艷媚翠馥雖微靈異境頗卭足淸福入山何必深幽徑今應熟歎息慚野人年年狎麋鹿

絕壁緣陂陀目眩不敢踰山水發嘯抱尋源窅奇境土室開重岩天光入疏影是時穀雨餘風柯萬綠靜內寒猶怯纊外燠已思裘氣候寧自殊菀枯誰與領日落群峰陰空翠蕩晚景興隨牛羊下塗逐桑榆永而我悲中傷何由萬慮屏且同今日醉惆悵歸前嶺

端陽後景五雪舫（山）自太原書來長句代荅

異時我醉并門秋狂歌獨上城南樓樓前白雲滾不收放眼忽窮天盡頭君行踽踽無朋儔歘然相遇非相求快談俄許鍼芥投豪氣欲卻千貔貅歸來客舍浮如舟寒鐙夜雨相唱喁秋丞先生皆舊遊爲我沽酒紛屢酬時作莊語聞俳優禮非我設無苛尤同舍相詫了不羞言則不怒嗔雙眸年華別我忽如逝負郭二頃誠難謀我歸兀兀守故邱君亦頻年如轉蓬籠鶴羈檻魚在鉤非吾信美慚依劉丈夫雖窮面未異目中豈識韓荊州誰令杯酒生戈矛自欲攄胸嗟雖焯彼汾之水波淸涮鄉心夜逐西南流雙魚寄我無沉浮并刃不斷烟波愁苦云世險難久留便當屏絕荒山陬此身大地同浮漚繭絲自縛君知不有酒且可傾千甌快意安能效楚囚橫逆自反誰其尤索搬任人呼馬牛作達未必非良籌斯文未喪吾可憂

月夜宿邢二秋丞（叔秀）齋中

虛室湛微明塵心定不起睟久自生光空明轉秋水逸風欹輕襟香馥凝暗几中庭花影動徙倚礙行履露涼石欄淸非秋亦可喜時聞遠歌聲萬籟入愁耳不妨潘面城差同晏近市一枕成蘧然朝曦封窗紙

夏日同蓮苣季九享山（時升）宿勉亭山房

先生幽居常閉門長鑱自斸蠶苗根偶然把釣坐溪水乘興還成尋水源或循澗曲繞山足俯見脚底草蜂奔撥草洞口讀斷碣手紙榻破蒼苔痕歸來自持尺半鯉呼兒沽酒傾淸尊門前剝啄聲入耳闃然有客來南村入門一笑直不語評詩說劍忘寒暄老妻解事脫釧珥知君好客烹魚飧酒酣烟雲落杯底快意誰能相輕軒痴兒索畫更奇絕重逢其意聊自尋憐渠童稚易欺紿墨瀋亂潑如雲屯譏云十指生酒氣恐未一一如君言擲筆長嘯天地濶當頭皓月翻金盆人生行樂爭有幾安能齷齪營雞豚有書須讀酒須飲此外奚肯勞淸魂日出人事應何限悠悠寓與今人論

中秋對月風雨興夜霽再酌同蓮苣作兼柬勉亭

去歲我自山東來愁霖十日雲初開中秋月色好如晝共君一飲三百杯今年月色更淸潔穆穆金波動蟾窟豈是景過漫不留翻疑年時無此月忽憶前年同客并門時此夕文場爭搏思相對年年曾未易一樽莫負當前持霜重石闌露華白短榻重移草根坼徑須徹夜不歸眠容易姮娥伴雙客西來急風卷庭

樹月黑雲深雨如注世事變滅那得知無乃好事天公妒宵夜雨歇雲宇靜銀河不動秋宂映細看皓月轉清寒萬里晴天剸金鏡殘燼喚起電斟酌飛蛾細傍燈花落階前冷露泣牽牛夜氣珠光更清翟箕陽先生吁可憐病起經時無酒錢明朝相就能同醉倘許開尊晚桂節

咏史

佬羽易爲條涸鱗易爲水所以中山君壺餐得二士淮陰感一飯千金酬漂母陶公曾乞食冥報貽斯里倒戈脫趙盾市義重文字古人懷一食往往許以死此人豈不偉飢驅不由儞一飽尚未易七尺胡可恃與苟非當官千鍾曾不視

初冬訪仲亭背舍

初冬十月吹朔風風卷黃葉飛太空千里愁雲黯無色驚飇漲地天濛濛曠野沙平日垂脚鳴咽哀濤撼林薄雲中孤雁鳴且翔翅重風回不能落前村遠燒明木杪昆寒人家閉門早我向山中一扣扉先生無事方幽討山氣親人踏將夕落日樵風引歸客東山月出生晚涼槭槭乾聲動履跡

顧齋雪夜憶箕陽舊遊東牠亭兼寄亭山

箕山木落何紛紛寒鴻嘹唳聲相聞山中美人惜離群曉起青山弄白雲美人家住青山裏八尺長竿釣秋水南鄰詩客時相過（亭山設館箕陽）地下仙人呼不起（勉亭居東里許有廟韓仙君祠）山頭日落牛羊夕松竹未荒山下宅霜中寒菊秋更鮮雪裏青楓老逾赤清流夜灌浸階縫自持長柄奴抱甕花茵日日和雲羅藥圃年年帶烟種西廊慈竹頻移根別後近已聞生孫數片纔搖清月影一鞭忽破蒼苔痕先生愛花兼惜竹夜夜勸醉西廊曲月落霜重不歸眠倚憐暗響不足昨夜同雲舞飛雪寒重飈壓枝折亮無處竊千竿移未免新愁幾重結知君此時應傾杯問訊消息到寒梅東風火急催花放踏雪年年余早來

（庚申夏六月弟許宗衡讀過）

右卷二終

樗經室詩集卷二

屠維作噩

汾橋夜渡

浩浩洪波流留春勢已劇連木橫危橋夾轅不盈尺孤雲蕩餘影沙浦翳將夕星斗溼寒空天低萬頃白澤國方奮火漫流豈知惜南原久荒旱走望禜圭璧吾欲回狂瀾挹注變枯瘠諒無搏躍能安得慰哀益藉稻傷鄙人設蕭念郇伯澇旱苦不均由來自古昔

夜雨

獻歲苦恆陰一雨慰懷抱傍晚猶風聲龍鍾忽及旱雖微下尺深亦足振暵燥望極顯易足寧如日杲杲四載罹饑饉焦原憫青草比聞南原麥萎葉變枯稿小人臨齋念苟足望黍稻狼戾猶啼飢頻荒豈能保八口雖自謀非關憫黎首轉欣負郭微租稅易時了不見足穀翁頻延日在道疇昔官人智囿棘空如掃悠悠后土滋淫溢思潰潦縱我十日餓幸免千里殍

夢康兒

死別已經年那能長相憶何由在我傍夢回轉悽惻離異平生顏眉目尚可識汝母斷腸聲潺湲下沾臆我亦愧人父艱難寸衷適生小未出門衢歧恐迷惑風波更阻修真幻安所測將非坏土淺魂餒欲求食生常困飢寒死亦愛菜色那無一壺漿澆爾荒草域子歸向何方來往愁傾側寒風嘯簷竹落月向昏黑悠悠宿莽心中臂坐太息

游廣勝寺

古刹蒼山巔危徑懸一髮履險方蜿蜒穿林互出沒山門聚草深礎道長松列葱蘢萬拱出紺碧閃金闕諸相窮纖豪森嚴人秋骨雲生古洞寒老柏垂清樾嚴扃不敢上云是神仙窟剔蘚叩奇蹤捫蘿認詩碣遺像何人留百年真恍惚回瞻下界塵咫尺與超忽山氣排窗來高平失炎暍朱夏幸重游朝昏共拄笏

登廣勝寺浮圖

湧地盤崔嵬連雲十三級枝樘晴方搖突兀殷不蟣蜿蜒轉幽壙臨虛步飛閣百里見汾川流波入九楊箕陽萬家雲晴絜擘殘祠雷雨東山昏疏磬轉敲敬連峯踞北陬拱峙蒼翠匝坤軸愁傾欹帝座通呼吸白日忽西淪蹉跎逝莫及誰能借雲梯爲我排閶闔虎豹險九關精誠豈見荅諒無凌風輪高舉渺六合默然念垂堂勇退謝口賭

霍泉

萬峯不肯平崖傾石仍踝山腹孕寒泉積響出岩竇陰竅哀湍煮虛牝宵聲漏百道爭迸奔萬蹄競埒湊翻恐山骨穿吸知地肺透側聽驚群洄俯探怯淵漱古柏縱橫臥陰森動晴晝石根走蛟蚪雨積蒼皮瘦嬰藻藻沙明翠茵搖波秀誰云深不測頗笑道元陋尋源譌始訂入汾跡皆舊滄海猶桑田歎息何能究

分水亭小飲

徑波互飛梁誰搆臨流屋鐵檻回潺蚪兔蟾坐中伏陰陰積晦暝颯颯易凄凛寧知用壯歐澎湃不可束前溪萬雪飛後壑千雷逐我來未色動尋酒闌千曲醖藉酌幽深勸龍吾有祝永思膚寸澍作我中田足罷祝喧童冠醉眠藉草綠斜陽萬峰晦歸雨一何速負我鷗盟漫懸鑣就僧宿

雨後過勉亭翠游山房時方養痾謝客

踏雨來敲竹外門苔階嫩綠破新痕稀人草長斜侵屐阻客溪深曲抱村小閣春寒逢臥病空庭花落勸開樽看山又負年時約百五東風總斷魂

洄橋同享山

傍樹寒生漠漠烟隨風榆莢散春錢小桃夾岸初通路野水平堤欲到田花外鳥啼催雨急沙頭人欲帶雲眠尋春過我清明後風景分明已隔年

訪仲亨書舍

隔牆時柳裊烟絲天氣輕寒欲煖時徑轉山腰窺院小橋通谷口到門遲先生

過午眠初覺獨客重來路自知竹裏茶香烟正颺東峯月上最高枝

唐韓君墓碑歌 有引

（韓仙墓在九箕之麓舊有唐碑甚佳惜剝蝕矣余與勉亭二兄剔解出之書搨數紙因作長句紀之以誌余輩探奇之一快云）

箕山東上何崔嵬山前獨矗唐朝碑乃是韓君墓旁石至今剝落苔蘚何人作亭蔭廣廈敗壁摧殘色如赭狐兎夜鳴風捲林樵牧晨登火燒野當年誰擅硯山淚斷碣重封豈無意千佛猶存刼後容半偈已蝕千年字終朝摩挲認波磔斡何觀縷挪耐覈猶仿唐時歐褚體尚沿前朝齊梁格書作名字俱漶滅首尾賦平下半脫標時獨識大唐年龍朔二年冬十月就中出處頗能詳獨云挂冠歸梓桑豈如俗說承譌謬成仙化鶴殊荒唐我踏亂雲步荒草偕愛剔花跡適好手搨澄心三十張持向晴雨玩墨寶遺跡千秋出禾黍多少精魂泣烟露山頭明月照孤墳寂寞寒湖自來去

題乾元山寺

綠山逾白折穿雲履石磴澗松轉幽谿風泉入處聽鐘聲飯後寂嵐氣午前定僧雛戲山門樵叟發深徑落日幽禽鳴時聞谷口應不見採芝人白雲謝持贈

夢遊北禪寺晤秋丞（君時臥病近年餘矣）

古寺鐘昏落遠天閒閒別我病經年迎人犬吠花邊徑過雨雷鳴石底泉佛壁有詩悲骨冷（己余讀書平山王壽堂君曾題詩壁間壽堂今殉矣）僧房無榻認塵懸西窗苦負平生約躊躇寒燈照獨眠

寄雪舫

君家平山下高臥平山雲結茅三十載日與麋鹿群門前夕波遠素浪生清汾昔下南州榻共我剪膏焚朝起相對酌夜深猶論文飢寒迫漂泊形影惜久分一謀挿塵脚結念空殷勤世途嗟險巇彈鋏知誰門十年走京維江湖仍賤貧拂衣歸舊山覽古弔皇墳素霜染明鏡悔此頭上巾勿效阮生痛且自迴雙輪

游萬安泉

閉戸怨舊寒尋芳畏新煥幽居玩衆化弄此方塘玉鏡水冒初晴逬原露微綠
沿洄遂忘遠迢遞忽相遂得趣本無心因物方有觸群兒爭跳波孑孑動趯蠋
萬族供一飽艱難抵升粟買放貎斯池明當復羅毒監河吾豈敢別孕念實酷
歎息悲窮波修鱗安所伏

四月十八日大風作

黃雲蔽日來向東飛塵四塞天昏濛對案抛箸不能舉迅雷怒轉殷隆隆須臾
天低雲更墨狂沙刮地聞腥風轉青一綫生斛角潮氣欲洩排扉窗自爾疏疏
散大點俄頃已滿空庭空榜前百物失舊態照我憔悴顏不紅老人更事獨尙
歎云恐雨雹成荒凶春饑粗逢麥可穫蕎此使我憂忡忡潛心默禱願開霽造
物寧不哀愍蒙憐轉息飛忽失在欻見白輪光轉叢此邦幸免罹其理貪天敢
謝精誠通更愁何方罹此虐豈有人力回天工抑知飄颻終消散避災不害疇
能窮引滿相慶詎辭醉相與企佇望年豐

宿北橋寺同勉亭秋承讐觥抑之即題寺壁

殘陽欲落前山暉山寺鴉噪游人稀穿林越澗出山頂石根一徑盤翠微山犬
狎僧解僧意見客不吠憑頤揖人門青苔滑侵履蒼耳鉤結牽人衣老衲話舊
爭出見小松手植今盈圍榴花半吐芍藥謝落英滿地紅不肥空階畏溼厭遲
坐夜久露下星河晞丈室久閉暫棲棲撲簾喜見游蛾飛卷衣代枕燈在壁酣
寢神清無是非人間婚宦不入夢香生鼻觀聞禪機四更月上前峯靜破窗風
裂光穿幃門樓鐘動催客起時有僧雛來欵扉城市在心不可住呼侶結束趨
塵鞿危橋架澗道我去已見野老耕煙雜樽酒五載桃夢寐茲初無計無由歸
惜哉餅盞空蕃願結茅何日同皈依

顧齋冬夜有懷張石州先生 穆

長年低首拜經神座擁書城滿室春海內文章推大筆京華頭領獨斯人千秋
有業終傳後一歲多喪奈損眞老屋孤燈風雪夜共誰相伴著書身

勉亭三兄輓詩

詞場悵盡苦吟身零山落房慘不春（君嘗自號零山文兩夫子所著房）少日名從詩裏得（論嚴頗文）
（甫夫字芙日君以撿笑詩受知先生呼曰詩人詩人）多年跡是酒間親生成俠骨爲身累（君嘗於貲以急難破產中）
（譏然焉）死結飛仙作鬼鄰（君家九箕山遷山字有仍隱居鄰仙君墓）修禊何年重結社同香邀月總沾
巾（甲辰春與君約余修禊巢山時針丹臨期爲香邀月聖中名）
尋春約負隔年期病骨維摩喫未知（戊申君約余今歲踏靑勝寺泊余花遊君以病未與故余病詩有君山又負年時）
（約百五東風總斷魂之句）朝聖琴樽千古恨（君傷別累日冥嬰別晴余與有仿楊川集五言冥悲余能）平泉花木一生痴
（君性愛花作說花詩一花一木不以乞人）買山病裏猶論價（君游山後申氏山莊愛其水石有終焉之志且病猶以詩問價不許）訣
墓生前已屬兒（君病革謂思等曰吾墓石必從親文爲坊背仲亭葉省從之）田樹並榮還前歎（君與從父兄敎弟校先後）
（入學去歲君弟溺今年夏從兄殤至是皆逝）年來差喜長孫枝（去歲君思已生子君抱孫矣）
危軀一葉寄經霜黃木無聲跡太勤（君著徵收家以混斂投之）歎心血定因佳句盡（君病血夫獨時）
（傳詩作）辦香留待後人分（及門生徒楊君疾病下足稱高弟亟等國和後）魂歸夜月呼丁令（知傳鶴伯君化鶴飛去君）

（弟所相去一約處舍）伴結青山有卯君（與弟靜誠同日葬兆相右石）最是兒曹忘不得何時服見繼斯
文（仲亨開君疾君墨叔子銘思從學）
茫茫遺恨感人琴路斷西州夢未沉（余頻夢君方欲作紀夢詩而詐爭）死去論交空雪涕（余與事山）
（觀君疾君欲曰生平論交多矣獨愛享山遊邪三人已耳比疾甚與我書抑之衰之已不當猶然出涕吾知）病中憶我最關心
（八月十一日夜忽夢君從容謂曰我又歿何不來乎語寄人人召余比少與恐余難追使者迥日余至握手泣而已）魂招大野秋雲薄
（同人二十餘年我秋經非秋悉爲文祭之同聲缺哭行道惻然）碑蓋荒山宿草深（同人醵金立石請余爲文表之爲）斗酒隻雞
原上路春明擬待踏靑尋（秋承約余來春踏君歸各攜飲墓醉而歸酹）

上章閹茂

百邑

余助爾滅智爾封余白邑毋乃貪天功豈伊神力及天使亦何勞又報唐師入

蕘水汾王陵

宿草荒縈蕘水縈如帶生棄萬乘尊一坏安足賴可憐末巢孫築台仍避債

飛廉石栃

死不如速朽此言蓋有爲飛廉作石栃奸諛同一致君看太白懸歛形更無地

夫婦嶺

角哀與伯桃解衣能成友奈何伯夸徒國士終相負輸歸日夜明應愧此夫婦

祁大夫

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石碏殺其子乃亦稱純臣大哉趙充國且復及其身

賈令驛

息夫人不言此婦亦不笑天壤有王郎曠世如同調至竟子南材差勝子晳貌

妒女津

介山既已焚乃復見此妹無惑楚屈嬃亦作申申詈能令老孤避此頗强人意

都門遺懷呈王薇階（煥辰） 張鐵生（于鑄） 王麗堂（恩樹） 三孝廉

烈日宣重光七作繼賢聖旁求何惻怛渙汗布新令平旦四門開超附走萬姓
窮轍相濡煦彈冠各自慶顧言習無喧共此叢桂性黑貂忽舊敝素絲成新詠
奈我方孔翳何由顯跖行照光六星明距曰非司命
嶰谷和鳳珥守閑難爲聲赤水遺元珠奏鼓難爲明醫門日多疾棄材國工盈
爛柯良不達俗語方丹青永悲郢人質目巧誰與成大儒誦詩禮陵麥隨地生
梧台自致齋瑪氏何由名燭胡世已遠按劍宜爾驚
耶谿涸出銅鑄作軒轅鏡照肝百怪匿幽荒無遁映不鬻亦不疵妍媸影自定
嬾婦亦有膏粲然發號粲對織詎肯明昏昏乃天性燭龍渺莫及耳目成退負
遂令涇渭流壞穢焉持正測鼎倘未論南箕斗西柄
昔夢遊太山曾登日觀峯雲氣生履底徘徊哦五松玉女顧之笑嫣然發好容
授我讀丹訣道我驂虬龍精誠感魂魄青鳥有時逢絓組蕩世慮蓬萊千萬里
漢陽迷舊珮芳草青茸茸鈍根終自悔至道吾所宗

德州

一代宗工繼宋王孤寒八百數門牆何人爲雪中郎游千古傷心雅雨堂

東平雜詩

斧扆猶傳樂善箴更開東閣集儒林思量自古惟家相四海常歸吐哺心
平視君臣禮數荒終應容得此奴狂絕纓自是尋常事至竟憐才屬楚王

苦蝨

翳膚困炎蒸中宵未能忍畀水汗涌泉涙涙不可救白鳥虐拚飛越此小腆蠢
醜房警宵蟣藏蹤疾駛隼晝伏銜枚歛宵行鉤援敏長鍪隊正酣鼙居來凝拙
潛窺幕巢烏高唱笛宣蚓把鏃穿健翼藥錐脫修吻利其鋌超飛血恣鄧通吮
時亦飽老拳麋觚嗟可憫奈彼繁有徒覆巢卵無盡渠魁雖殲孫子勿替引
祖胥幸余示疑皮誰汝吝怨拚開門盜難招賈山隱幕入居然賓室操安用盾
寒粟肉生墳紫日那可抵郵勿捫有梭手倦膚可準變發爾果腹瘠疫我斷胥
毒計施艾灼淚目愁瘠瞼一跌赤爾口屬饜身先殞竟夕生清涼葛絺不用袗
蠹蜂莫余毒空爲肉食嚙

立秋前一夕與家伯子坐話兼示崇貴崇簡兩姪

先秋意自感復此良宵近促膝閒深話疏光豁清瀹喜行就花密畏坐易苔潤
兄別忽歲時敝裘易絺振俗顏入我鏡塵土積青鬢不爲浮名欺誰知逝景吝
眼前千里身夢裏一年信風動荷氣涼孤螢暗微燐蕭蕭露蛩急瑟瑟月波趁
海色東方來蒼茫險案汝故山叢桂晚日夕勞問訊

送尹菊田大令之官保定

幽薊饑風雪沙多土田少高揚比屋塵下積經年潦春種不到地秋成苗半槁
彌望三四家雪蠶未生草何術能振之隰原足粱稻豈不恃神君補給寧無道
尹公富經濟佐幕才偏早五十非晚成服官慰襁褓況當赤縣地元氣尤宜保
萬家愈飢寒百里入襟抱楚鄭非異民衆毋爲君禱燕樹黃葉飛秋風偏公堡
異時聽弦歌輟輒詢父老但使口碑多官卑貧亦好

送家伯子歸里

客游常苦悲言歸恨尤劇遂令壯士懷愁共寸腸積況我同懷人分飛隔終朝
忍啼各自傷臨歧不敢滴登高博愁人渺渺長林隔孤雁呼寒雲野花發山驛
西風起素波濤汶日沉夕茅店今夜眠知兄那能易明發秋草深一一踐來跡
誰謂歸路長太行今咫尺歸應明月滿庭果猶可摘置酒倘中秋應憐未歸客

鶴山秋望

山風豁醉眼蠟屐先輿廼野曠秋慘澹天高日崢嶸溪泉咽幽響雲樹浮虛明
蕭蕭轉蒼翠木落寒蟬鳴清汶低向夕白波千里橫不知舟楫險但見風濤平
野人笑相顏雞黍款柴荊徘徊林際月向我樽中傾碧草變衰晚寒梧悅霜榮
莫辭一觴醉有客方孤征

夢唐兒

嗚咽緣何事三年憶汝情都忘夢中死猶作病前生擇壻登初暗嘗吟月半明

覺來懷寢閟不見蛻衣輕

新秦雜詩

東去青山拔地高鄉名宛轉憶前朝晉人我亦甄孤陋不敢逢人問具敖
徐市樓船久不回茂陵千古費疑猜可憐百尺宮山頂落日猶明漢武臺
綿蕝紛紜俟後賢誰從灰燼問遺編至今識得三千面辛苦經師十七篇
羸服常隨使者車何須庭下看懸魚功名到底輸祖烈不向東園禮左驂
鵲上凌霄魏祚微鷹揚苦語識先幾當塗莫怨天心改至竟何曾晉鄭依
壯志平吳仗玄謀輕裘緩帶劇風流想應峴首魂歸日恨見降幡出石頭
獨抱麟經契素王東州師弟亦恢皇緇山樑甫空蒼翠誰闢先生舊講堂
環翠亭荒牋斷台烟空裊柳映清漪青山官府如前日滿郭雲嵐黨項詩

新甫道中

岱陽古徐域赤戢傳自昔我行屬時算泥潦雨雪積天時苦未寒冰凍盡滑坼

艱哉輪蹄勞縈日轉危磴梁絕軌類欹崖傾磴仍犖确凝沙根淨熒出泉脉
絕峯山性驚跨徂地防逆戴履空高厚人生自踡跼惆悵游子顏那不日羸瘠

羊流曉發望松巖寺

不識松巖路溪聲響算泉五更山寺渺殘夜水郵偏烏散林邊月鐘鳴石頂煙
遙知僧定處花竹曉森然

徂徠山行

山色日千變山勢日百轉倏晦俄更明當近已復遠邈蹊辨定曲奧谷有餘衍
瘦條度虛聽寒棧落空岫泠泠磵氣昏弗弗曉風喑積雪連崖幽歸雲入山淺
泥滑凍初融沙平石仍踐局促勞轅駒空效吳牛喘

除夕渡汶

向晚迷前川平沙三十里歲晏輿梁成中流臥波起淼淼州水昏微風動涯涘
去羽孤雲輕歸輪片颿駛日色澹山城人聲喧夜市野戍薦時馨村酤酌來美

遲莫仍百憂端居頗自恥來朝清鏡中惆悵添馬齒（陳鶴山論作詩當先養氣而後老杜爲人知言大著已盡其妙而又以波老之爲詩直當求之古人於近今詩家莫能驟以中有微傷質嶄益之處亦是坡仙往往病其傷於不諳者大方故弗爲病也咸豐庚申小存傳後學乎思弟王遜謝此識於宜武門外寓廬）

摶經室詩集卷四

重光大淵獻

蓬園立春

旭日明朝屬園林有餘清柔風弄煖節睍睆變禽鳴陰澤解新沍陽條敷舊榮
軟知土膏動潤覘泉脉生春意欣滿目壺觴獨遣情終焉偶沮溺東作思歸耕

游千佛寺

出郭日亭午輕風動步履遠岫愜幽懷穿林忽邐迤佛座青苔根飯台蒼崖裏
石泉覺賜雨山鳥悅宮徵撲撲紅雨深濃濃綠濤起樓台晚空闊一白城湖水
淺靄依郊明流雲漾空止簷排聲嶺碧杯落晴天紫寂寞吊寒蕪灰飛火千紙

茫茫百憂集且進盈觴旨

登歷山絕頂

山路石氣濃長松上雲直欣寥天外晚落日見鄉國舜目隨高冥精懷散逼側歷歷齊州煙晴湖萬家夕陂陀轉岑寶俯仰雙歸翼古墳閟精魂草荒何年域貝珠走人間殘碣雨中得回瞻渺翠微鐙火長天黑遠樹失春波層城隱暮色俯身下甕底招提夜鐘息

長淸道中遇雨

密雨散芳郊石平道里滑征車慘不御孤醉方兀兀近岫靑周迴遠峯白出沒蹄穿亂石罅輪破寒雲窟天遠南嶺深林昏北風發僕痡我亦勞崔嵬那能越川行有定程野宿仍躡骨曉起失靑山夜愁生白髮

大雪宿泰山下

寒天不待夕萬里乾坤暝飛雪橫長涂同雲暗山徑重裘晚更單馬足悲深濘行邁長時勞鴻泥渺難定前山暮鐘歇煙寺寒遙聽咫尺迷岱宗蹉跎阻淸醒如何十年約慳此一覽勝歎息傾卸鞍悠悠孤夢醒

羊流店

倦馬飢思皁征車晚來疾路轉長河暗悽風動淸瑟碉流欲斷冰峯隱初寒日煙樹荒村遠蒼崖古寺出浦草橫積隄山光蔭幽術人歸喧渡晚羽倦趨林密木末生金波逡巡靜離畢迢迢春夜深愓鞍倚前屋

登平陽古城遺址

平楚斷人行墟煙出喬木古堞蒼苔深從橫蔓平陸登高懷前古陳跡滿春目小汶日夜流具敖鬱蕀伏形勝自天然陰齊賴控遏南陽復誰勝北鄙嘗再辱千載餘古槐青修莽枯腹天晴雀噪簷月落鬼跳屋想當齊盛初古有美時築安識千載異郊原悵陵谷

淸明日出游

郊行無遠近緩趣隨幽歷偶尋樵子蹤喜視淸流脈風動林色靜琴響滿苔席因之坐淸陰藉草翠峰碧前村擲葉紫近岸舞花白日氣明露桃紅臉一縷隔孤煙散曠野世事渹冥陌太息泉下人繁華誠不易行樂苦難早何爲羨金籍回首故園春空慚異鄉客

梁父吟

魯山高魯水深荒郊立馬愁人心懷古茫茫不可極臨我劍歌梁父吟武侯昔年未遇時慨慷還能爲此詞魚水一朝成際會神龍躍見誰復知自比夸吾歲言耳伯才小器爲知此輕生三士吁可悲獨愧鬚眉齊晏子梁父吟聲激烈寸心如日如冰雪含沙射影千氣豪婢膝奴顏萬骨折儀衍區區非丈夫山君何事成假狐東門黃犬空垂泣覆雨反雲智何及君不見魏延生時不敢背他時痛哭李嚴廢開濟由來結主知愉才更自留遺愛梁父吟愁人心魯山高魯水深

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墓碑

楊君吾舅字欣木呼我訪古新甫巔牛日犖确倦山迴初來斷石衡平陸風暄土厭文猶青雨剝苔花字生綠偏旁澀肌強能例語句盤喉盤方讀上敘夫人系孫氏曰嬪於羊世名族繼言少慧如天成婉語謝君父心服下言爲婦近世載內外感德咸雍睦夫官雖著名字殘舊史遺文恨難續辭古語簡絕溢美陳留大筆力追遂筆痕入石石生棱擊力巉巖洞山腹山精瞰壁晴光寒木鬼拏空爪痕禿屹然猶是晉初風去漢未遠口痴俗下揖曹全壽少態高齊苦縣恨豐肉我觀歲月疑太康欲與檀甎訂反復臥下徑須三日留走驛無煩二字促氈推他日記重來快補顧齋金石錄

羊續墓

羊流在城西後枕新甫山前對羊氏壟鬱爲龍虎盤我聞羊公昔秉氣一貉安得非常貴葬師悠謬姑未知果有三公出折臂空山一夜飛霹靂足斷坤維劃

開闢金斗穴改風雨秋劍虎精騰川陸夕吁嗟公也眞純臣忘家乃復兼忘身故應隕淚悽過客豈比式墓歎可入君不見洛陽城南一里許賜墓荒凉掩禾黍生前已定三朝勳死後猶爲百夫禦又不見暴主南遊枉車轍黃金日聞重泉閉不及老臣裘帶長擁容坐見東南王氣歇

雨花道院

幽芳散曉雨苔徑穿修竹案几寒生香龕扉坐成綠蘚風滌初暑靜對水蒼玉祕笈未銷塵前朝煥遺籙雞鳴午鐘動清梵萬松續道人閑無事開卷課僮僕小沼新蓮魚空林仍飲鹿雲凝澗谿響雨擷山果熟寂無維組縈金骨何由俗聞說傳仙方近來還辟穀

宋刻秦碑殘石歌

六籍灰飛遂煙滅博士冤魂酒碧血皇天不肯黔首愚雨斷荒山古壁裂神物蹬潛劇幻化晝晦乾坤日生夜鏗然片璧留人間耿耿精光向空射滄桑過眼紛雲烟刧燼灰餘焉可全隻字連城不易觀珍藏豈啻琳瑯璆我聞刻篆始秦相漸變周文失形象滂喜凡將日出新會稽碣石森相望獨立文章閱世久壘實終歸六丁守火焚嶧山猶刻木石泐陳倉已堀自此碑低仆知何代榻本重鐫轉茫昧玉女池邊宿草殘雨花院裏蒼苔碎弔古蒼茫問遺刻斷字零星壁間得錯落明珠二十九晨星忽奪天邊色我來欵息重摩挲頡籀遺文今若何山川鼎彝終未磨留石安得常嵯峨

前登岱

少慕名山游聚糧願常愆三年夢岱嶽高興誰能愜風日石閭開攀心悅蹴硐衣香磵葦寒帽影巖藥彈昨夜前山雨衝泥見虎過突岑慄危眩窅谷怯虛歌蕭條天外雲萬里胸前隕幽賞隨趣異深行遂意夥頓忘蠟屐荒豈羨垂綸坐身世嗟礁嶸乾坤眞屑瑣

息旅叢林碧東皋攬晨爽山旭霽初暉溪泉咽幽響寂寂落痕疏茸茸藥苗長前峯飛瀑處雨霽雲樹迥牧唱通谷聞樵蹤隔山上興隨去鳥倦心共還雲往絕頂方茲期歸程庶暫枉行行豁輿箯經谷結遐想

仄徑懸秋豪連山入煙靄蒼茫重紫蓋局脊二分外得尺怳前穿枉簪涼後隘再作釜底游表裏分兩戒紆谷闊迴沓窈蹊足荒怪風箏隔澗吟石丈向人拜陰砠方道坦清流散遠派古壁經年頹蒼松閱時大幽耳暫爲滌闊步遂一快蠻壤終自軼人天此其界

入谷歸寒濤飛泉下幽嶺琤琮萬壑筑窅落千丈井飢蛟時隴澗獨鶴自窺影絕棧橫空回晴波俯春永蟲鳴山晹寂草碧潭澂靜石頂寒雲凝松梢晚風冷古心喜此儋興念嗟何屏坐惜清涼陰前山力宜猛

鬱鬱長松枝寧甘趙秦職蒼顏傲世變百尺凌寒色皮甲日摧殘貞心自孤直化龍遂不反酣雨至今黑將非工尺榮無乃樵斤得諒無凌霄用空負拔山力鬼火爐空煙寒飈擁絕壁神物有潛晦蒼茫問巖刻古字鐫何年掀空上危壁青青老煙月剝蝕隨霜蘗山骨瘦可把土花澀難剔不逢鶴上叟難識千年跡洞口奔驚雷取涂愁遐逖松露石根寒寒泉雨中滴我來映晚燒恍惚懷前歷虎嘯山月昏僧歸嶺雲寂登臨曉未饜俯仰歎空覿豈念甦推功良工泐誰覓

雙峯相對出近裏山容變嵯峨倚翠微窈窕入葱蒨謖謖長風陰松花驚隕面聲叩晚磬寂色靜晴空眩膚寸生襟裾白垂澗底練前轍不能尺聞響杳無見體倅清欲權齒香冰可嚥邵顧來時雲英英滿郊甸不辭歸路失幸喜海方晏前登轉愁人一徑緣垂線

跌蕩天門開飛空擘翠觮一索寄微命梯危不敢跨側身冒嶔崟纍足破巇崿退愁摩後頂進怯出前腭地迥風獨吹天低日斜射絕頂惟孤雲漂搖出元化積雪覆頂岑春深不能夏去衛霞處盡歸人鳥邊下向迷仙客縱定迴俗士駕茲遊倘可再宿願斐不借

飛雨峯巔過奔騰萬籟集疎身蕩忽碎捉漾日光入金碧倚危空巍巍天際立
晚開天門躋俯見千階級去作何方霖渺然空郊隔人門生信心壁畫驚啟蟄
日見布全地智愚紛蹤躡明璫儼相向瑞玉古來稱陋矣淫昏祀荒哉卑褻習
不聞癡聾神誰識龍象泣
昔門泰山上雲路連蓬島來往羣仙遊朱顏常不老或餌方朔桃復分安期棗
精誠忽可通已得長生道束髮縈世縛遠遊苦不早雙鬢久寂寞雲霧深窈窕
陳思謝黃丸李侯惜瑤草讀書坐自愧鍊骨豈常好百年寄飛電回首變心擣
何物重邱山懷哉慎吾寶
萬古登封台通天表雙闕七十七代君驕淫起超忽春山御道閉懷古心鬱勃
佳氣望幽燕高空小見越綠生咸陽樹白日踏前後向育泰東門成勞啟仙闕
舉手挹蒼蒼滄波醉來闊何時更清淺鉅細同毫末絕臭閟三泉銅人泣寒月
白雲日悠悠千載雄心歇

我登天外峯還看天邊日聳身凌太清閶闔一朝缺局脊昏八表蒼茫俯萬室
人間隔明晦上界同氤氳寧識雷雨昏始疑煙霧密片雲乘化遠獨鳥翻空失
向來衆山尊脚底紛蟻垤海若顧之笑黃人枕前出生平五嶽游發軔今歷一
歎息向平愚何時婚嫁畢

沒字碑歌

茂陵雄才意不止親臨決河塞瓠子東封更躡泰山雲直夠天盡射瀚水二月
陽春草未生山頭御路連雲平巨表撐天卓天半屹然萬古寒崎嶬古壁千年
立枯鐵深山伐石蒼崖裂千椎夜擊元蠓啼萬綆朝牽赤蛇掣谷深蹊轉乾坤
動十步九回萬鈞重斷危絕峭臘山椒作勢齊呼谷雲湧至今高峙人天界雨
剝風摧刼難壞空年老祝知歲年闕說深背出光怪豈是功高邈無倚刪除訣
頌滑誹謗獨留百代巍峨覩一捐百家文字障天門萬里來長風蒼龍下攫飛
秋空日出光寒碧落外湖平影落滄溟東玉牒微茫宮禁秘千古何人見丹黍

當時誰上封禪書不向峯頭酒椽筆

磨崖碑歌

巨靈擘山山欲摧五丁曉劈蒼崖開盤空矗立三百尺壓落不敢生莓苔鬼斧
誰從鑄鐵畫橫鑿天根斷石脈眼前壓落生寒芒洞腹徑寸寬盈尺宸翰高懸
煥星斗角尾梳棱爛九有快劍秋事虎豹啼金繩夜斷蛟龍走憶昔開元初上
禪盛典昭回倬雲漢蹊回旋蹤五百里野宿兼綿三十萬功成勒石留巖扃赫
然天半懸空青多少詞臣氣腕弱至今呵護勞山靈莽蕩天風動寥廓矗立深
叢地維弱雄詞自匹讀典文大手高蹤雅頌作寂寞殘陽照千古誰憐翠巘巔
山土山鬼驚吟字裏雲哀蟒擁泣行間雨木落天晴一峯出中興刼憶浯溪筆
秦碑漢石空嵯峨燕許區區更何述

白鶴泉

丈室掩青苔階前惟虎跡夜深白鶴還影靜風泉滴水宿琴聲覺空林萬籟寂

蒼蒼城郭晦孤月聞吹繼夙昔鶴上仙千年鍊玉液浮雲不肯駐風雨終日夕
丹火無復餘玉容何棲遲從師吾未暇自寄泉石癖

得商抑之三兄書喜即到晚歸遇雨

心迫知途永蒼茫入村店鐘鳴古寺深雨下空階暗暝色花外寂春痕柳梢潛
絲絲歸思行杳杳客心慚缺掌君獨賢棲遲我猶暫何時一邱壑共馳平生擔

任城太白酒樓歌

君不見任城酒樓一百尺長虹午貫青天赤朱甍畫棟連雲齊中有萬古詩仙
魄詩仙愛詩兼愛酒生前杯杓常在手荷鍤行處死便埋身後高樓吾豈有樓
下鐵洞飛千檣湖波一鏡搖清光高歌忽疑謫仙謫痛飲莫負狂客狂至今人
去樓空在寂寞山川長不改星宿天來萬里源搏桑日出三更海今古茫茫客
長嘯千載青蓮我同調但當提樓凌崔顥那許問天攜謝朓長庚作作生西南
一尊且向樓頭酣疑是精魂來入座酒星忽欲天邊探我亦天涯感淪落短劍

孤琴出京洛鷫鸘自典千金裘蜾鶴常孤十年約太白太白老不死待我騎龍

玉京裘片雲惆悵橫尊前一笑長空忽飛起

蓬園晚酌

既罷溪前釣還開花下酌白雲儋不流青山起寥廓梧徑無人行殘英紛漠漠

心共明月閑興是青春作及時宜秉燭幾徧定屐著醉鄉無是非何必殊今昨

白龍池

湛湛白龍池入山徑百折頗迴谿谷雨時背林蘿月消石漱還清澄潭鏡逾潔

鳥下銜波洄緩吟俯枝折西巖翠色重蘇壁垂風髮碧石弄清淺依依坐歡悅

静覺塵慮盤遠欣世念別願持其葉法共証無生說

百丈崖瀑布歌

西巖瀑布天下絕白雲一劃青山裂蜒銷葉卷林初霽霧灑行雲雲不飛晴虹

落澗三百尺半嶺光穿日脚赤夜靜山虛百泉響劍倚秋空月初上敵居欲鑿

殺驟雷觸石怒作車輪迴動地谷風吹忽散悽聲欲斷聽更斷我一見之嗟未

嘗舌格不下肌生棱閑說雨後經清快珠濺空寒一潭碎欲流不流落復起萬

折千回到海水出山努口辨漏溜永懷源頭高潔時

普照寺

石氣曉來深還勝客衣薄青山寺門鑰白日佛場作雨暇齋時歸風暄定中鐸

眞僧入空寂相伴惟孤鶴不見幽篁天香無色相著樵歸林葉動鳥散巖花落

任放是知今逃禪非悟昨蒼松倚醉臥梵醒還清漠

天齊觀鐵香爐歌

華表千年夜泣血十二銅人弔寒月荒山一盡飛青莽蝕盡前朝百鍊鐵香爐

尺半高嶙峋土蝕苔斑生古春素腹陰識未銷鑠紀年崇正時甲申盧火初然

刼灰起國步倉皇已顛趾定鼎符終三百年變器識應十八子世代滄桑一朝

換心香更執焚殘瓣孤月秋歸何處魂斜陽晚入空王殿僧房雨掃門深閉宿

草蒼凉賜碑斷棗梨日日從堆錢香火年年罷征稅物理盛衰那得知誣天佞

佛同一嗤君不見孝陵魂魄思陵淚歲歲春官常祭祠

五銖錢歌（庚戌冬寧鄉北鄙人掘土出之將五百枚）

夜聞妖狐向空語明月滿纏行及汝孤原萬鬼聲喧啾聚族齊稱奈何許九秋

月跪天香墨苦雨漂陸斷水防鏘然瓦缶勝雷鳴財房千年惜不得朽貫書脫

飛青蚨淩晨攫取千人呼百錢豪舉入我手拭剔纖書辨五銖土銅塵埋知幾

年坐令刀布如甕泉癡翁藏錢勞心力臆測定出皇唐前我聞關法五銖稱至

便下泣隋氏上炎漢文德指印易開通千三百年法始變有宋而還鑄年號刮

鎣磨谷愁銷耗文字誰從辨背漫廓輪漸已混肉好此錢制古形提奇魚腹黃

牛誰見之斯世偷教長穴閉生人亦不憂寒飢意氣相傾出都市多少英雄爲

汝死穴中畢方莫嗟吁野火吹灰化千紙

蓬閣集三十首

晴雲不到地坐臥鬆肩絲卷簾午風寒半榻幽夢熟（綠雲草堂）

柳塢春水生波光向堪把鴨頭日悠悠不見垂綸者（柳塢）

孤雲扶雨出演漾巖戶裏誰謂本無心蒼生終一起（小東山）

六箸瀛洲壓悄悄橋中住不知清淺流小別今幾度（橋隱坪）

直鉤竿籊籊月明橋下釣至人久無夢何必滄浪擢（魚梁）

殘雨咽空廊夢醒聞清滴蕭蕭秋夜永孤蛩答薜壁（桐雨齋）

海月波上來田田映綠葉曉來天在水瓜艇不能涉（湖月池）

我揮杯底雲君蹋波上月挂席凌倒景惆悵待明發（石鼠亭）

孤館吟風條迢迢門不閉客驚詩興來却立蒼苔細（翠微館）

杳杳日銜山丁丁鳥啄木霜氣下微凉葉落滿虛谷（木皮嶺）

自經秋雨來葉長定幾尺蒼苔昨來滿一一鶴行跡（蕉花軒）

霜凋簷下芳日日呼童掃欲摘雁來紅都迷向時道（紅葉徑）

牆頭作秋色一角推窗入山月呼不前招我遠相揖（挹青亭）

獨鶴凌風游毰毸溢八表莫貪青雲攄忘却歸山好（待鶴亭）

珠簾不隔幽酣我窗前睡吟侶儻相從盧山一把臂（紅豆吟室）

風波幾時息飛雪通地肺心寂不聞喧孤雲懶相對（酌雲泉）

倚欄愁風雨逢春惜開謝陰雲不肯晴故惹鶯兒罵（凝香榭）

有美難終晦移根小窗北秋來蕭艾滿幽艷君方識（幽[illegible]巢）

昨夜落星處崎嶬號相向靈槎何年游記待卜肆訪（七星峯）

淼淼空陂波盈盈憐煙水輕舟葉底出朵朵秋風裏（白蓮陂）

秋士多悲懷高台助清氣冷冷七弦夜月靜魚龍佛（琴台）

疏籬遠招風短欄淺蔽日手攜種樹書心悟齊民術（菊畦）

秋來不知處巖際爭花發憶我故山人何如今夜月（叢桂林）

搖落感秋深歲寒覺春在凍蠟不知數年年夢香海（[illegible]雪塢）

久作山中客頗耽山中味寧知出山苗還似在山未（采藥畦）

罷釣石闌倦夢醒自飯鶴客去知幾時風卷殘花落（涼台）

偶逐松風去溪行忽已遠短葛委蒼苔歸來落花滿（松風磴）

未解是秋聲誤驚山雨至依依送歸鳥人影寒在地（先月廊）

一動萬波隨寒泉不改井目送清溪流心與清溪靜（水車井）

山人飾窺苗過雨踏下種日日遣鴉看新年分汝俸（東圃）

八分歌題鄭仲平冊

頡籀斯文並三古千載雲礽變初祖佐書萌芽亦因時直以簡約便計簿雲陽老吏何物制作公然俯曲屈嵬哉萬古污詩書何至餘孽向囚乞春中之銘胡公棺遺文遠出祖龍前秦六體後漢八體乃與古篆同不刊當時分隸尤世好金石銘鐫各爭寶中郎一手書六經別體譌書跡如掃魏晉名家已少人家雞野鶩爭自珍大鳥西飛始變古五馬南渡從失眞石室曾聞授九勢楷法源淵廿三世鍾公銘石無再傳遂令絕藝難爲繼殘石殘碑向千載拓本猶能百金倍歐洪王趙勤搜討古法辛勤至今在鄭君嗜古近無匹興來擧底風雨疾收將前代百家衣縮入懷中五色筆苦心點畫豈在多祕訣還傳隼尾波直使古人看不誤道眞何止誇戟戈我讀此編重嗟惜君今六十頭須白及尚弄筆人未知他年抵作連城璧

秋丞二兄輓詩

半世維摩病裏身年來衰朽惜殘春（君素羸戊申夏頗疾發雖卒不起）才名尉份推先達（少日以詩）（風流[illegible]伯約齊名）詩格王郎有替人（亡友王習堂獨推君詩）仙佛須修都是幻（君精內典前[illegible]山居靜十二[illegible]）（遊讀之）窮愁未死豈言貧（[illegible]）十年孤負傳經志問字阿咸昧夙因（近延君來東授兩猶子讀君已應聘出而未及行）王前盧後劇風流景李疏狂未易儔（[illegible]）一瓣常留生日奉（鄉先生明詩人[illegible]君之族也[illegible]）百篇誰向死時收（[illegible]）

（經學過[illegible]不吟詠）秋風原水悲前約（癸卯同試并門道太谷原水[illegible]）夜月平山感舊遊（君前讀書平山寺乙巳余與[illegible]同讀其中[illegible]）蕭雨軒頭殘榼在可能遺句孟韓留（[illegible]）文字酬知累友難孤君長夜暗心酸（[illegible]）（已見[illegible]）丹鉛壁裏書初出（[illegible]）麥飯墳頭淚未乾（[illegible]）（[illegible]）獨夜爲噆雙櫓冷（[illegible]）空堂蠹化一編殘（[illegible]）（[illegible]）經年書到成千載容易危辭掩淚看（[illegible]）匹馬春風悵別情梁山忍見一時傾（[illegible]）交空生死惟餘我累到飢寒忍負兄（[illegible]）羨道他年謁三絕窺門千里有同聲（[illegible]）藁車白馬成惆悵虛愧平生范巨卿

（咸豐丁巳夏五月余[illegible]同年[illegible]大著五冊示讀三復之下不知其托[illegible]）

（才可當著書豈僅以詩名傳耶不禁折服者久之何時建一把臂快聆麈論息苟捐館匪雅集腋求及付刊積銖凡壹歸入稀匣下有寄興）

（小印誌之江都符葆森拜識於京都錢氏之寄敝園寓齋）

顧齋遺集卷上終

顧齋遺集下目錄

壬戌科會試前錄序
聲調四譜圖說序
玉井山館文畧序
焦留嚶語續集序
聊自娛齋詩草序
蒔香書屋詩草序
亭山詩抄序
勾股備術細草自序
顧齋詩錄自序
西山游草自序
李氏族譜序

喬氏族譜序
戴太恭人七秩壽序
周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重修學宫記
重修阜陶祠記
棄瓢池記
登九箕山遊韓仙墓記
遊申氏山莊記
遊玉龍潭記
箕峯別墅賞菊記
箕峯別墅記
遺經堂記
同心齋記
募修財神廟疏
募修春秋閣疏
禽言考
河東新修四門城樓紀功頌
袁端敏公家傳
勅贈忠義李貞靖先生傳
李義士傳
旌表孝子董舜堂先生孝行狀
董堯章公行狀
受天李先生像讚
莫齋彭君墓志銘

雲巖韓君墓志銘
靜軒董君墓志銘
鶴嶠府君墓志銘
炳南喬君墓志銘
挹華王君墓志銘
有山范君墓志銘
魏恭人祔葬墓志銘
張伯翹先生墓志銘
張鐵生先生墓志銘
尉發喬先生墓志銘
楊鳳岡先生墓表
挹華王府君墓表

李勉亭先生墓表
陳帩夫先生教澤碑
信卿阮公義行碑

目錄終

顧齋遺集下

壬戌科會試前錄序（代）

皇帝御極之元年歲次壬戌會試屆期吏部以試官請奉旨以臣倭臣萬臣鄭臣熙往伏念臣倭滿州下士屢奉恩命於道光某年充某省正考官於咸豐某年充某省正考官茲復濫承殊寵明典文衡謹同臣萬臣鄭臣熙先後入闈夙夜將事先是科臣以釐正文體爲言下廷臣議以文務取清眞雅正爲宗以期拔取眞才得旨允行臣等謹持此意以采擇卷幾三千釋糟遴汰取其言尤雅著得士如額既以前茅十卷恭呈御覽錄既成臣例得綴言簡首乃拜手稽首而言曰今取士之方匪惟文章爲盛乎我國家承歷朝之制試律經策試士擬酌損益盡美盡善無復加已世多以士先器識後文藝制科恐不足以盡其才而欲多設科目以廣登進固愼重掄才之至意也臣嘗伏思虞廷敷奏以言即後世對策之權輿周官三物教民而賓興之六藝與德行並重至孔門設科則合德行爲一而言語文學獨分而二之豈略實而崇華哉誠以賢才進身之始德行非可言見而文藝不容僞托故造士之方雖廣而取士之途必出於此雖舉人之教設亦與爲積重爲三代而後漢以射策唐以詞賦宋明以經義所尙各殊而以言取士則一蓋舍言而進矯僞轉不如取言而可別凡民其事爲有徵此百王之所同莫之能廢亦莫之能易也夫制義代聖賢立言詩本采風之遺經說根底策備實用文亦何嘗不足盡才者至於重射策而習縱橫尙詩書而綺浮艷崇經義而溺章句此學者之過文之弊非文之失也懲其弊而救之亦務取淸眞雅正爲宗斷無背於修辭立誠之旨斯可矣變其名而仍其實紛紛設科徒滋冒濫又烏覩可久者耶雖然以言取士固君子野人所由分也若夫辨人品之臧否審學術之眞僞則不繫此是蓋別有其道而亦非區區一第進退之所能盡矣方今聖天子典學伊始黜華崇實首以釐正文體拔取眞才爲務凡此多士所陳率皆學古有獲不襲陳言不摭隱僻發明經義能以先儒訓詁爲宗者由是而爲君子儒志古人學文也而進於道此則臣等所仰答聖恩於萬一且願與多士共勗者爾

聲調四譜圖說序

唐人詩法聲調蓋有定式律體多沿陳隋之舊惟古體與六代迥殊七言則至唐始備且初盛亦自不同史稱沈宋研切聲律號爲律詩而世不傳其說俗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語莫知自來意即沈宋之遺夫一三五則拗救是也二四六則黏對是也古語簡括當時家論戶曉無煩別詮中晚專工近體其法寖失獨近體歌括四語至今不廢則利祿之途然也韓孟輒起力仿李杜拗體以矯當代圓熟之弊宋元翕然宗之拗體孤行而正體微後人不復能通輒以前二語爲話病抑又悞矣國朝益都趙氏始創立聲調譜同時秀水朱氏亦言杜律單句尾字三聲遞用今驗唐人皆然亦不盡句尾也余家世爲詩先王父著騷壇八略二卷先叔祖父曾手訂杜集聲調皆宗趙譜余年十三先世父即以二書並趙譜授讀比逮遭大故幼學失恃師質疑莫由茹痛而已洎飢驅奔走輒以杜集自隨始稍悟每讀偶對必譜趙氏但重下句爲未審也旣居讀全唐人詩獨愛劉文房格律精密又悟古體亦有黏聯舊但以一聯爲式猶未確也因私創爲五七言古詩平仄附各圖圖定爲四句略具黏對之法而已然以証盛唐諸作輒難盡合旣乃再討先人遺書因得論黏對拗救雙單正變並絕句諸法漸識端倪蓋黏對者古律所同拗救則異一三五字奇不惟拗不論即救亦可不論二四六字偶不惟黏對分明即拗救尤須分明不明黏對之有拗救是知正而不知變尤爲未備也趙氏論單拗雙拗之旨雖非其名嘗有所受乃歎先人遺書中鮮口授幾成絕學遂補拗體諸法又推所從出於四者爲之表融會貫通庶無大戾矣丙辰入都楊汀鷺龔潤臣二先生見所訂唐詩而愛之各假一册去殘稿漸多散佚性懶志荒遂不能復竟其業庚申秋移居研樵寓齋研樵喜爲詩持論多與鄙見相合而尤以斯譜論說未盡爲憾暇輒取

古人詩集以丹黃分註其側篇章既多遂手輯是編乃分別部居辨定體例每門各歸圖說不使淆亂錄成問序於余昔顧氏作晉學五書既成語人曰五十年後當有知者計江藏之相去果符其年則雖名山之藏亦將有發屋壁而出之者况當吾世爲不腞之行耶余蒲柳早衰才學日退區區之願蓄疑且三十載同志凋喪略盡獨研樵得我心而爲之先覩爲快宜無大缺矣猶憾少既思史稱四聲八病創自沈約嘗較沈集逐句詩繹久而心知其意忽忽又十餘年矣舊册莫記存否著述姑難自必研樵年方富力方銳而又覃思不倦聊發其凡倘準段氏諸經小學之例悉引伸於橫被四表一語以成不朽之盛業詩敎庶少備乎又不徒足補趙譜已也是則余之所深幸而屬望於無窮也夫同治二年立春日掘齋王軒叙

玉井山館文略序

學問爲人之本文章學問之本古文詩又文之一端專家著於學寧無少弱於

爲人奚嘗爲此楊子有壯夫不爲之謂也善乎顧氏亭林之言曰不能不足爲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爲乃天下之大勇也蓋自負深矣雖然亦惡能不爲哉有其才矣年與位或弗之及古今志士思託空言而未由自見者何可勝道非是而高才積學莫不怵心劌腎矻矻白首力鞫於古人立言之旨而未止也矧優游容與年位並逸而空空焉而眛眛焉其興固陋也幾何故有楊子顧氏之志則爲勇無楊子顧氏之志則爲怯與弱然既爲之矣奚壯夫之尙而異乎人之爲之者蓋本其爲人已矣爲人之本曰實曰眞文亦爲其實爲眞焉者可矣不然心營目注而千百人之相阿相諛而忿而自爲之志荒矣烏覩所謂能耶故曰有可傳之文無必傳之志有必傳之文無必爲之文此吾友上元許先生論文之旨而實自道者也先生雖不欲爲文人論者且謂先生不徒爲學人而世爭以能文道之先生亦無以自解則以年與位爲之也文之幸非先生之幸也先生之文一如其人不爲名不爲僞無事於能而無不能無意於爲而無不爲

斯其爲獨實獨眞之文非壯夫通人不能者也先生文既不能自閟友人假錄繙繹過刊初集若干首厭衆意軒知先生深邃次所論述著於篇俾讀者知文章不足概先生而所爲已至是益信夫學問爲人根底一貫惟其能之是以爲之夫固無之不可也然則舍爲人而能文是求學學焉務諸世而號專家是殆不足以見先生矣同治丙寅四月上日洪洞王軒叙

蕉衡囈語續集序

庚辰仲春余始移硯井門時王靜齋都轉方以翰學道升任兩淮瓜代未行猶得暢叙契闊既而都轉出數册相示曰此吾師由左汪楊樵先生遺稿也先生久宦秦豫作詩甚富前集久已刊行此其續也凡生平歷官交遊家庭人事皆於詩中見之今先生已歸道山穩晉長園後死者懼焉予齒序之以當贈言且請點定吾將出而問世余不敢辭而未有以應而也未幾而都轉之內計遽至重泉負諾悲感交縈治得先生哲嗣湘帆通守相晤名父之子不愧先型深喜

替人之有在而都轉見託之雅可少酬也長夏閒讀數四先生詩自抒胸臆不拘拘於規仿而長於言情一開卷而知其爲循吏之詩非僅以詞人見者也先生退老就養山西詩境又一變不煩繩削而自然合拍蓋老境冲淡夷猶眞能不爲物累者則又徵先生所養之有素矣集中凡流連光景以及尋常酬應不甚經意者概從删削計存十之六七嗚呼是足以見先生矣當先生來晉時余適請假歸里時代相接而未及一見今乃得序訂先生之遺集類有數存焉者書既竟以質湘帆通守庶可慰都轉未竟之志戚乂不勝車過腹痛之感矣光緒辛巳閏七夕日洪洞後學王軒謹叙

聊自娛齋詩草序

代州馮氏爲吾晉望族自前代已然不第修閥閱簪纓也其一時詩文之盛幾於人各有集與吾晉之裴柳薛王相埒實爲諸大族之甲閣穎馮氏詩人自柳水先生倡之代有作者近道光咸豐間以詩雄山右者則有習三學博與其族

弟魯川觀察兩先生時有二馮之目魯川先生早達官京師久負海內盛名余交最狎習二先生則久困棘闈鬱鬱以冷官終故未知名而未能一見二先生雖各未竟其志而遇合略殊境地因異詩亦所造不同魯川先生余別有論說習二先生少年才華與魯川相比大抵從溫李入而時涉盛唐之趣集中無如題諸作深契古人意內言外之旨至論詩諸什則又自道其生平得力之所自也暮年境愈進遇亦日窮而興復不減故所作不名一格雖未能脫盡百年間詩人習氣然亦足豪矣先生無子四女皆能傳其學叔爲婉琳夫人歸吾邑董芸龕舍人工詩習書嘗執贄寄門下受詩法幼時從先生宦遊南北每先生吟成輒能上口錄其稿藏之先生身後稿多散佚夫人於歸寧之暇極力搜求而集成若干首定爲聊自娛齋詩草二卷仍舊名也舍人將爲之授梓而問序於余且求刪定余謂使先生手訂其集則固將有自刪者不待言今先生稿既散佚賢女力爲搜羅志意良勤雖斷句零篇猶當拱璧珍之即使間有漫興之作

過而存之讀者自能分別觀之固無俟刪訂爲也抑亦存先生之眞爲會舍人遠歸遺山夫人欲成夫志寓書教索因述先生作詩之大略弁諸卷首俾先生之志不終泯且以識夫人之勤庶足完舍人之志焉時光緒丁丑清明後三日

洪洞王軒

芸香書屋詩草序

董君芸龕中翰以光緒丙子宦沒京師逾年其嫠馮佩芸夫人以君遺稿寄余臨城豫爲點定久無以應今年春夫人奔母喪赴代其夏歸寓會垣乃始校付手民刊成余不能無言也君早負時譽與兩昆久擅三鳳之目宦京朝後與德曙同問字於余余不敢郤而諱無居其名顧君體弱善病不任過勞是以所學皆略規門徑獨性耽聲偶每搆思輒冥心孤往不能自已與其癖嗜金石甓蠟推榻殆無虛日且室有同心相爲相長雖寢食未嘗少廢距意竟坐是傷命耶惜哉君言笑不苟幼志儼然老成詩如其爲人甫下筆即不作門外語中年始肆力爲之駸駸直與古會聲聞既起衆工家肄意攻訌日下學人爭相引重以古相期待君亦雅自矜愼覬萬里猶闇與衆方羨有年不可及僉謂詩卷常留在君特餘事然既長愁養病嘔心佳什嘗不啻此寥寥者爲也余竊怪君家世豐亨堂上愛日方長昆季同官淸要生人之樂門內之遭罔非悅心之境與世之悲抑塞傷坎坷者判若霄壤顧君獨鬱塞憂戚若有不能自釋者豈科第之內念傷志歟將疾弱之外緣損神歟固早訝其不祥卒不虞其可見於世者亦止此也豈不重可惜哉此余每展卷欲序而欷歔輒能也老病衰慵久戒作傷心文字幸見此刻之成既不能已於言又泫然不知老涕之何從矣君家世生平詳余所爲誌銘中茲不復及光緒丁亥登高日洪洞王軒

享山詩抄序

甚矣天之生才成就如是之難也若吾享山者抑何幸歟享山補諸生能文章好學深思家貧甚若不介意逸厲踸踔之氣往往寄之於詩嗚呼其可慨矣初

享山有詩才而不作余嘗誘之享山輒笑謝不爲意余自歎爲詩不工屢欲廢棄兼以埋首舉業家言未嘗精心以期於古之作者倖有一享山可與言詩而又不作嗚呼天之生才豈終不欲成之耶歲癸卯享山忽發憤爲詩古近體百數十首淸紓淡遠無憔悴抑塞之氣於詩人溫厚和平之旨爲近余喜甚爲點定其所作而刪其十之四嗟呼賢者固不可測哉豈天果欲成享山而私之歟抑享山實不負其才歟享山勉乎哉昔夫子以爲山之止進喻學道之勤惰吾謂學固如是詩亦猶然以享山今日之所作一簣耶九仞耶以享山今日之所至培塿耶泰嶽耶享山嘗自辨之無俟余言矣嗚呼享山其自此遠矣享山勉乎哉

勾股備術細草自序

勾股之名始見周髀算經或謂勾周同音股髀同義蓋即一名也其法幷逆互見靑黃相輔分之爲六十題約之則二十五術古九章設問口口略舉一端示

例未備其術也李氏測圓海鏡皆以容圓立數雖本九章而亦多新意益古演數又有積絃分兩之法皆在二十五術之外我朝梅氏書又有積與各數相求例其孫文穆公又增積與勾弦股弦和較四例載入數理精蘊而謂向無其術不知王氏孝通緝古算經已有勾弦較股弦較二問是唐人設科專經已有之矣近羅君茗香著勾股容三事拾遺以容方容圓容垂線三數互求皆依天元一立草錯綜變化五化八門幾至不可思議是又於二十五術外別立二十五術也而勾股之能事畢矣咸豐乙卯張君鐵生以蠶城布衣焦君文起所著勾股圖解示余蓋君方欲從之學數而未測其精否也余時尙未見李氏四香細草數其窮老僻隅獨學無助苦心冥索能深契古意而無遺而惜其語之過煩而無紀目不能立術也思爲之節刪而補之術以成完璧時亡兒栫之方習乘除解開平方頗能按圖演其二三輒因其喬開稍爲釐定之未卒業也辛酉在京師楊君鐵臣言曾於廠肆見此書嘉其用功之勤亦欲爲補訂其缺略乃郵諭栫兒索取以貽會栫兒殤亡余心疾廢業楊君旋赴外任事又中輟同治乙丑申生贊唐與士驥同習開方術將從事於勾股焦君此本既已無存李氏書亦未携歸每所指畫多錄之計簿餘紙即以周髀經勾二股四弦五數皆依立天元一爲之細草而盡備其術使不溷淆二十五術之外亦各有所發明體例畧具消乞假再歸移硯鹽城之四載同治壬申首夏乃爲排比而增刪之定爲四卷一卷正術二十五術也一卷廣術積與諸數求也三卷變術勾股容諸數相求也不盡三事有悉見肌增者其三事則祗求勾股弦與各數相求六術而已以自有專書且不敢掠美也皆有術有草卷四曰綴術則仿勾股積例以勾若股與弦乘積與諸數求迺悉見肌增故祗有術無草以示區別爲總曰勾股備術細草從其朔也向疑李氏既有細草則是書可不存是以久而未成既念各題不皆李氏所有若摘存之本末又未完且亦未襲李氏之餘閒者自知之故過而存之云顧齋王軒自序

顧齋詩錄自序

執筆吟咏越二十年境三變而吾心之詩終莫肯也刪辛丑迄乙巳作十不存一爲一卷曰洪崖集丙午迄己酉五不存一爲二卷曰太嶽集魯川先生曰汰之海秋先生曰留之疑焉而未能決也姑別爲前編以俟更刪庚戌迄乙卯曰北遊草丙辰迄辛酉曰羈宦稿已刪者十三未訂者十七共十卷爲初編伯韓潤臣魯川諸先生謂今乃遜昔海秋少鶴兩先生則謂後差逾前又惑焉而未能定也最爲盤千首存猶待商而刪則絕無不可者壬戌春仲復先生撰當代名家之作爲咏樓盍箴集猥取初編所存錄爲二卷以付梓又惑焉而未能却也十年積悔老大徒傷重以生死契闊憂患亂離之餘忽忽遂已無關根觸舊學茫然幾忘舉其名矣以是雞助爲哉且既爲此徇拘矣迹生平身遭足歷之境與夫耳接目及之端以當古人著書之資何遽不試盡已心意所至求肯諸手者尙百不一及也嗟乎時不再來師友日凋辱先生之厚愛益自傷學詩既

非素志而此區區者抑又不盡心之所欲爲也覥然附驥既滋愧重滋懼矣同治元年花朝後顧齋學人王軒霞舉甫識於宣武城南之樗經廬

西山游草自序

壬戌秋杪訪海老於我園不値詢老僕曰游西山未計歸期也心歆之而憾其不我招也留題二律以見志閱數日海老歸而見訪出詩十八章以示歎其高渾海老復爲道西山之勝心愈嚮往恨不即襆被而前也決計往遊研樵亦欣然願爲先導海老復作紀遊示之程以促之乃竟再約未果遂罷與盡西山之勝在秋而深秋尤宜山山紅樹如在畫圖入冬搖落蕭條景亦索然矣因作二詩寄慨次年春研樵申前約余謂遊山不約約終不往子姑待有興即命駕耳既又屢約未果研樵方趣余言其年夏初余與同官奉職之甃淀廠事畢日未午或言碧雲寺之勝去此尤近同人約余往遊臨覽竟日而餘未預戒同人腹皆餒甚日落鐘動僅入城余慮往實歸乃殊覺腹饑果然也因得詩八章聊爲

西山解嘲而已而研之游計愈決秋杪余復從公武閒寓城北禪林重九日同官復招薊邱登高余感前約念西山不置洎撤闈歸內閣幸不與揭曉未及期數日無事遂呼研樵行天氣清明風日暄美意快甚緣峭歷危穹極幽邃別有記自謂於西山無遺憾矣夜宿延清閣泉聲起於枕下竹影梢窗靜中恍若有悟浩然動歸田之興究留數日歸研樵詩先成詞意尤美余久而脫稿意殊未愜置之不欲示人以未與山靈相背也越年假歸里居多暇稍稍補成之時研樵芸龕昆季復有碧雲之游各有詩紀之寄以相示丙辰余再入都研樵昆季慫恿付梓未決也戊辰長夏檢篋舊稿竟復書此詩質之海老特爲製序促付手民而琴西復爲作跋以張之感良朋之雅意不可負也遂以西山詩名其草而碧雲之作附焉且合研樵芸龕昆季先後所作都爲一集以志佳游未開雕己巳春余出都芸龕始代藏其事焉工竣海老遂歸道山芸龕以刋本寄余鹽城開卷怡焉感念存歿情不能已猶幸鴻爪偶留覺西山故人時在心目也則此詩之作不第作游覽觀已也同治辛未谷雨日書於鹽城之踊陰精廬

李氏族譜序

天下氏族之盛莫過王李世謂王之姓出於周而李則肇自老聃厥後世代繁衍至唐倘賜姓之舉故李於他族爲尤盛即以洪洞論之比櫛而處者非王則李蓋二姓實居三之二焉今世之言氏族者輒曰張王李趙而張趙之宗終不若王李之多或曰賤之之詞也言其無可考稽也或曰張王李趙同爲一家又曰四姓者同姓爲婚不爲禁俗士紛紛不啻如此其將奚從哉王李之族既盛則其姻友之家恒視他族爲多故余家累世戚好惟李氏爲最夥而他姓俱不及焉洪洞李氏無慮數千百家其居東張者又無慮數十家而余友亨山之族則於東張村最大而萁其始祖蓋嘗司鐸杭州矣溯厥自生世遠年湮已莫從而知之厥後代有隱德科名繼起而淵南孝廉呈才布衣俱能以忠義世其家蓋其家風之來由舊矣然譜久不修文獻散佚過半則有以他族而冒爲同宗者有本族人而漠若陌路者有子孫而不知其高曾之名字與邱壠者亨山傷之乃據舊譜而增修之規模略備考訂詳質而不文實而不僞三易寒暑而譜始成乃携其稿而以問序於余余念亨山與余少共筆硯且以歷世戚誼家世習聞無不周知序亨山之族譜宜無過余亨山縱不辱屬倘當毛生自薦求爲亨山序之況又重以亨山之意又烏得不言然亨山族大丁繁其先人行事遺失已多問之亨山亦有不免無缺漏之憾余縱略有所言豈果能賢於亨山之所述耶獨是淵南呈才兩公其行事卓卓有足紀述余自髫齡即習稔其事矣每思爲兩公作傳以昭示後人而自愧才學疏劣不敢輕爲下筆方當搆思輒又投翰而止猶冀異日少有寸進庶幾可以傳兩公抱此區區未卜何日方酬其志筆墨有盟吾不食言因先書數語還之亨山而豈是敬祖收族之陳言概不敢爲亨山道時道光壬寅長至後三日

喬氏族譜序

立言可以空垂而紀事必徵諸實春秋之作以父母之邦時地尤近而傳疑傳信僅及祖之所逮聞豈果有所去取哉毋以徵文考獻猶是杞宋不足徵之故也國史變而邑志邑志流而族譜雖大小不倫而以備鄉黨之掌故志先世之遺聞則有非是未考者悠悠者勿論已其或著述別見記載而鄉黨反無其傳爵位猶在人口而家世未詳其次有志之士掇拾遺聞無徵不信能勿深慨歟同治己巳余歸里之始適喬盛莊孝廉修族譜屬爲之序越二年君以大挑知縣之山東壬申公旋遂竟其業而譜以成余不可無言蓋余觀喬氏之譜而不能無感也往讀元遺山中州集載吾邑祇一人曰趙晕貞逸喬扆小傳敘其科目並其子官秩出處視邑志暨喬氏族譜特詳余曾備錄其詩並傳於邑志以俟補增蓋三十年於此乃始獲付其裔孫俾載家乘傳之無窮蓋吾邑舊志創於明嘉靖時李對雀學使復初故紀於近溯自宋金元而止世家大族唐以前無著者至宋始備科目漸有聞人而文章著述則自元處士張雲谷守大始顧

俠君元詩癸集所采是也如中州集所載湮沒者又不可勝道不幾疑吾邑文風至是始啟耶則豈非志乘不備之故歟集中小傳稱扆字君章初名逢辰今喬氏族譜則別作蒲城縣丞逢辰一人世次又在扆子字下未敢定其孰是夫子傳其先世且官秩非可僞託似若可據然譜中所列與其宗祠木主遞遠祖而五已莫詳其世次且以下多闕至明初推官純一公者世始可考距君爲十五世其後分爲九支君所譜備極詳明而自君章而下至純一公世系未可深悉蓋猶在傳信傳疑之間此與邑志載狀元王綱里人至今猶道之而吾家世系紀自元季無從考其支派其事正同則豈非譜牒不修之故歟夫遠者既靡可究而近者久將復遠今日之昭昭安知不又爲異時之泯泯則君是譜之修顧謂猶可少緩耶抑余尤有望者吾邑志自李學使鈞始後楊司空范徵君嘗一再修之洎雍正八年爲妄人竄改殆盡迄今且百四十餘年矣先王父屢議增修未果思欲爲一家之書以待將來凡例備具今與三舊志尙什襲候衍未竟之緒責在後人計不肖半生亦互與其議而迄無成今雖天假歲月仍以飢驅未遑安於家食舊學全荒詞志日稀覽君斯譜私願轉奢他時政成而歸或當共成其志且發讀未見書以蒐羅佚失不第鄉邦文獻與先世遺聞藉以不墜即以備國史之采擇則固舍是末屬也與君共勉之已同治癸酉仲秋後十日

戴太恭人七秩壽序

國家龍興海右以武功定天下所守方略既異歷代大抵八旗勁旅之力爲最而元勳碩輔不待覓求夢卜篤韓彰於天潢聯望散於懿親茅土同休彪炳史册蓋騎射爲滿州根本屢垂訓典奮武揆文初未嘗騎輕重焉洎寓縣底定監前代而設科取士率鄉比天下之才俊三年而升之禮部禮部又比而獻之朝廷以待任官中外士庶濟濟于于罔不由斯途進者蓋二百年於茲矣然定制文武殊途於是有旗檔民籍之分民籍隸州縣文吏耕士輸稅秀異者由科第出身以得官非是莫逮也旗檔隸都統將軍武臣悉取正戶補甲充伍得以積勞至大官雖或以科第進身不在此限也此其大較異者至於天潢宗支則自五貝勒貝子公將軍以下受祿任職各視其等差蓋無不官之人矣疏屬閒散復因其及歲或取以備宿衛授散秩及挑取雜差者輒試以射而不及文藝非若民籍之輩首爲舉子業歲僕僕於春秋二試白首下帷舍是則絕無所憑依者可比也顧承平日久聲教覃敷世爭以科第爲重刻其在禁衛營邸之伉耶人文蔚起所由來矣而翰苑清華之選非科第不與士夫猶心折焉世冑勳戚既不借及第出身又往往以不能與選爲憾而自視輒若不足者蓋積重之勢然也竊嘗論之八旗宗室進身之途甚廣而科第之程反隘蓋朝廷之意既不專此以爲登用則恐多妨妨爽騃之階故八旗與宗室中額往往視直省或得則得之視民籍爲愈難得愈難乃愈貴重亦何怪其爭趨於是而以爲族黨僚友光寵哉皇帝建元之始貢禮部者幾二百人而宗室僅二人焉比臨軒對策二人者乃皆改官庶吉士上林艷稱以爲僅見之盛事我薌林同年其一人也溫味秋編修爲余言薌林之成名蓋本於誥封恭人年伯母戴太恭人之教云太恭人家本名族幼嫻姆教尤精熟孝經曲禮內則小學諸書言行胥有法則及歸我年伯某先生也克盡婦職相夫子以敬事舅姑以孝先後娣姒之間怡怡如也夫宗內外相接以禮歲時遺問無少缺御下以恩臧獲亦不忍相欺二子四孫皆嶷嶷成立能克家矣人謂太恭人之厚德宜食其報而抑知太恭人之宜有令子乃本其教而非妄冀於不可必之數也方薌林之未仕也則日以力學讀書顯親揚名無忝所生爲勖及已仕也則又以立志篤行愼言擇交戒浮僞抑躁競無負國恩爲訓蓋太恭人生平於事無不厚而教子獨不事姑息且薌林來曰方長太恭人時時若提孩赤子而詔之行俾終身無失步此豈人子易得之遭耶今歲十月之望爲太恭人七秩設帨之辰諸同年生欲謀製錦稱觴而屬拜言於軒夫薌林衍玉牒居厚澤富貴固自有矣乃徇徇儒素降而

與吾儕角逐文場且以方壯之年宦清華躋膴仕節津要可立致世俗視之所謂得之愈難而愈貴重者無以逾是宜若可以壽太恭人矣而以爲足盡太恭人之教與錫林之善承其教則未也雖然錫林雖不藉是重太恭人固不俟以是期錫林而錫林之顯親揚名無忝所生以至是者不得謂非太恭人之教也由是而率諸孫以繼家聲能厥官以酬國恩錫林敢不勉承母教以謹守無忘乎豈徒以是爲宗族交游光寵已乎此則可爲太恭人勸一觴者矣謹序

周母姚太恭人八十壽序

皇帝以孝養先天下惟元年既尊上兩宮徽號遂覃中外臣工俾以所受爵秩各得推恩所生一時銜使諸臣或典試或督學凡切倚閭之望旣竣厥事皆許陳情乞假迂途歸省以伸其私滋自軍興以來周道多梗士大夫服官中都而板輿或不能遠致比比然矣汪濊下逮大哉錫類之仁也惟時周君福陔則方以編修典試粵東歸道鄉里亦得拜展先壠而我年伯母誥封恭人姚太恭人

已前次就養來都矣是年秋福陔又以原官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尋遷侍御槩以其官得封典如律令越明年太恭人年八十矣決意南歸福陔牽留不許三月三日太恭人設帨之辰也諸同年生謀以慰福陔者慰太恭人也將製錦稱觴而屬言於軒軒竊聞福陔述太恭人之教曰吾婦人也職內事耳自歸汝家逮事汝祖父母夙夜兢兢幸不失老人歡以爲外家憂偕汝父數十年亦未敢有讒言以逢怒者宗戚鄉黨歲時問遺不相非笑而相矜卹意可感也至勤儉爲吾家法雖終身無敢逾然皆分內事無可道汝兄弟六人常恐不克樹立以下報汝父今汝又服官孫曾盈門吾又奚求焉噫福陔此言余何以易之哉然不能無感者何與兒時所聞於吾母之言相似也今且三十年矣覓子無立親福陔皆直愧之則信乎母教之有由來也若夫昆弟子女余所際且不忍言福陔此樂其亦思所以致者果何道耶太恭人今且歸矣福陔既不獲隨時瞻依之念倘見乎辭然吾觀聖人之遺使也四牧以達其情一曰將父再曰將母而終之以將母來諗蓋莫遠具慶自古爲難令妻壽母詩人屢歌之故亦以曲體其意歟今福陔年方强過方隆簡眷馳驅日不遑舍異時奉使言旋行道歸覲常常而見蓋可預期則太恭人雖歸如就養時也福陔之心可以慰矣然余則尤感不容已矣謹序

右序

重修學宮記

古者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皆所以造士也其間習射養老讀法飲酒以至大比賓興官民胥於是乎在蓋其地近而情通人習而意孚上下相喻相忘而莫之相欺則其教爲倍易故三代之盛無地非學亦無人不學後世州縣之立學宮其即州序黨庠之遺乎洪洞學宮之建創自唐貞觀時其見之邑志者則自明嘉靖元年登州浦公遷地始迄我國朝屢經修理年月皆可考自道光十三年重修後今又四十一年矣同治辛未濟南艾公鏡灣來宰吾邑汰冗銜醵振

滯起困案無臥牘獄無宿囚出接民於庭入延士於室親自飭厲濟仁多恕仆者舉弛者張逾年人懷慈母家嚴師咸喻乎公之志而公亦與民相忘也癸酉春乃集衆謀修學宮僉曰唯命公首倡捐貲遂集得五千餘緡剋期興工經始於二月二十五日落成於八月朔日自戟門以外迄至尊經閣止其間廡台池亭祠宮牆以及東西學署儆者更之缺者完之廢者補之荒蕪者闢除之淤滯者疏鑿之費不取民役不病時規制仍舊壯麗逾初邑之人既樂工之竣而嘉公之功謂不可以無述也遂屬言於軒軒喜而歎曰天下事無難爲者在任之與否耳有初鮮終者力不果也垂成而敗者識不定也學宮之頹廢久矣議修者亦有人矣然率以工巨費重爲難旋謀而旋輟者屢矣公初議時人或以前事爲疑公毅然任之不辭而其成功反倍易何哉斯知人患不爲耳豈其難而不爲將終無可爲矣爲之而即成之遂無不可爲矣然非有慈母之懷嚴父之顯於平時與之相喻相忘而莫之相欺雖識定力果亦終莫之應也此其可

取捨辦哉夫以登州浦公創建於前而濟南艾公大修於後三百餘年後先媲美以生長宗邦者於禮教爲尤切故其造士爲尤殷歟是爲記是役也相時諏吉審權宜於其間者爲玉峯書院山長張孝廉樹鳴督工者閤司諭登統王司訓桂林鄭少尉霖王城守書升監工者邑人段勳喬鄉察喬毓璣段嘉修岳錫恩侯愷鄭德元例得備書

重修皋陶祠記（八）

虞廷五人半堯舊臣獨伯益爲舜舉耳証之經禹作司空契司徒棄后稷皋陶士唐代已然禹宅百揆方爲新命而三人則申之故禹亦獨讓三人者他不得與益以下或讓或否乃新命也傳稱舜登元愷二十二人雖不能徧指誰某要皆其選也劉向以伯益爲皋陶子驗之時代不爲無徵備者因傳有皋陶庭堅不祀忽諸之文輙附合爲一人又作刑官無後之說謬矣呂刑一篇反復舜之邮刑所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舉官爲言鄭孔傳猶知之偏者不達文義實主之法徒以禹稷伯益並稱三后又妄謂皋陶以刑刑不與不益謬哉堯舜之德禹稷之功書傳所稱至矣今舜典禹謨棄稷久亡皋陶大謨實爲萬世立言之祖拜颺賡歌又萬世風雅之源也孟子稱禹稷者一稱禹皋陶者再揚子稱謨合皋陶之謨爲嘉謨蓋其盛矣僞禹謨因孟子禹薦益於天一事乃有讓於皋陶之文竹書紀年又有禹薦皋陶先卒乃薦益之說以牽合之固附會不足信然魏晉去古未遠語當有所受是禹皋陶再世象賢於堯舜爲尤盛豈如世俗之云哉平陽爲堯故都其屬邑曰洪洞邑南十三里皋陶村有皋陶墓墓前有祠載明一統志而志於廬州府下又載皋陶墓在六安州城東十里廟在州治東莫定誰是六安故六國也蓼今霍邱英氏今英山皆皋陶後嗣墓所在爲近而洪洞密邇帝都是趙城爲造父之封造父伯益裔實皋陶後二邑相距尤近俗謂皋陶故里尤無可疑蓋建置已久詳靡可究傳稱法施於民則祀之宜也或以皋陶舉名不當以氏村則取舊說謂名庭堅而皋陶非名者考廣韻陽唐

之入爲藥鐸証諸邑中方言凡陽唐部字皆讀入音今里人呼皋如高呼陶如藥則村名蓋高陽之轉非聖名也或又以村名高陽則里人稱祠墓作桃音爲是歟是不然考經典古祇作咎繇自衛包改經文始作皋陶陶繇一音之轉耳以地志証之定陶爺陶音讀如桃蓋陶邱之陶從皋汪陶平陶擾陶音讀如遙今平陶正作遙擾陶古亦別作遙蓋陶器之陶本作匋也然則聖名奚取焉重文義當多出方語春秋傳秦復陶與詩陶復陶穴同文則居服殊形又經會於皋鼬與聖名同音或地名異文而考工記鞸人爲皋陶記其形制度數尤詳則取于鼓爲名猶殳所之義歟余承乏斯土三載於茲謁祠伊始睹其殘圮竊自癸丑秋逆氛所致也今幸時平民康爰與邑之同志諸君謀所以新之首捐廉俸爲倡諸君亦踴躍樂輸以觀厥成計捐若干金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某年月日凡八月而工竣祠既成乃樹麗牲之碑與諸君舉之綴辭祝將祀事夫先聖之德業功烈何敢妄述敬效舉謨三敬之義作迎神降神送神之曲歌以佑神俾勒之石爲民所福焉其詞曰

桂之撩兮蘭芬敞竹宮兮靈星爲門茅荄剪兮垣墉勤雲生牖兮奐以輪招巫皋兮委佩神軒乎舞兮奔以陳靈保格兮降明神神之來兮福吾人

椒醑絜兮瓦甒對炳蕭脂兮羞鯽醴盛之來兮如雲優都俞兮其聲如聞種德維馨兮福自綏盼蠁普兮來闐闐而殷殷俄近復遠兮不可親靈於穆兮醉飽欣欣

坎土桴兮葦籥既均儀鳳來兮皦繹以倫糾縵雲兮飄氤氳靈修兮入無垠藝六忽兮翠澤維新高陽舊里兮陶唐民歲時伏臘兮奉明禋福履永綏兮利我後昆

槃瓢池記

去吾縣東二十里有山曰九箕相傳即許由所隱之箕山山有九曲皆作箕形得名以此箕山之陰有泉出焉即俗所稱安全溝者是也傳謂堯讓天下於許

由許由逃隱曾棄瓢於此故又呼爲棄瓢池云然亦後世附會之談矣山上有許由墓洗耳泉古蹟纍纍云俱係當年遺跡泉之西里許有中老之泉有玉龍之潭前後左右凡爲泉者十餘所此泉獨以棄瓢一事特著遂稱名勝後人因其地創爲僧寺地頗幽閒石罅流泉出山腹鳴咽送清響晝靜風清心神俱爽汲泉煮茗甘香芬齒頰峯雲礙日晝不接曦景竹樹陰森甚茂密每夏月避暑最宜前明吾鄉韓太傅忠定公曾讀書於此山僧猶能言之泉旁有碣刻許由棄瓢池字誌古蹟也人或疑世遠年湮箕山窅遠泉源甚多許由未必即棄瓢於此況所謂棄瓢一事乃後人附會之詞抑又安可盡信而箕山之名爲地不一如遼陽大陽諸邑往往有之且俱有許由之墓即太史公所登箕山亦非指洪洞而言然則許由所隱之箕山未必即在此山而又奚論夫池嗟乎古今一名而數地者豈少也哉況所謂許由姓氏傳記亦無明文南華寓言安知非子虛烏有之論雖太史公亦嘗稱之究屬疑信之詞而竹書路史諸書又出於後人僞撰終不敢所以盡信然則許由之有無尙未可知而又奚暇論其池之眞僞哉夫自古聖人邱陵遺蹟往往不一其處如堯舜禹湯之墓以及歷山雷澤等地比比皆然大抵後人之所爲以寄其私淑之忱耳未可深求也至許由之所爲雖未必遽合於聖賢中庸之道然其泥塗軒冕潔身不汚孤高以行其意在古猶且少之至今千百年後仰豐采者猶豔稱其棄瓢一事豈非以其人哉嗟呼人貴自立耳世之人生前不少顯赫炫奕之名自以爲必有千古不轉盼而奄忽以盡名隨身滅曾不得與一瓢一池同其久遠者曷可勝道而許由無一日之榮徒以高尙其志千載猶想見之非棄斯瓢也蓋亦偶爲之事耳夫亦何足深論豈遂計及後之人珍重慨慕若是哉而此區區一池已遂與帝堯之天下許由之高風共傳不朽嗚乎後之遊其地者可以風矣坐頃覩壁上題咏甚夥因向山僧索筆墨書四絕於壁題名而去

登九箕山遊韓仙墓記

春霖連綿不絕宵而燕聲清響徹夜心爽不寐時方與勉亭約登箕山弔韓仙墓欲早眠知次日不能躋因與勉亭縱談古今論文章得失頗相合漏下四更未休談聲與雨聲更相和也雞再鳴始假寐比醒烏聲柔脆可耳勉亭急推窗視則嵐光射眸天青如染晴日下西廊矣因狂喜飯後思躋前約適劉子壽朋至因辦使偕行出勉亭居後而北緣山足徑仄僅通人坡行不甚陡賴足下沙磧多碎石大者如卵步步隱然作聲數武路漸高回視人家出徑下約數丈房舍了了可見山腰人家背巖居野花頗可觀前行峯愈曲徑愈仄山勢迴抱如箕塢中人家俱在箕上勉亭語余曰此山所由名也余適家其一焉里許路盡呼農夫問途移時折而東緣徑螺旋而上作郭索步約數尋始得路隱約可辨山形自東來復作箕形前箕人家俱不見半里許略坦創復下則又一箕張口向南前箕復不見山下即韓仙墓背枕玉皇閣前有祠時方演劇鐃鼓聲喧豗如沸士女集觀余畏煩不欲即下乃與勉亭躡復登玉皇閣絕頂壽朋由徑上余與勉亭奮勇直前山峭石澀路滑不容足數顚躓幾仆仰面視不敢瞬比登氣喘不能息而劉子反出余輩前因笑謂天下事往往誤欲速之見而卒反出於後不獨於徑爲然也各大笑足倦甚乃據松根坐適李德華前輩亦至相與坐語移時遂起視閣後衆山綿亘蟠伏隱然一大環中峯突起去地數十丈即玉皇閣也前伏大澗一水如帶望南岑諸山屏列嵐翠欲滴岸上村落歷歷可指目山底萬家星布芳疇如繡烟樹隱隱可辨東西無所見唯連山起伏天外諸峯繚繞而已時午劇未終因復坐松根話霍山碣石巷廣勝寺之勝諸人共訂遊期良久露氣侵襟遂起下至墓所墓塔而不墳背有碣銘已蝕過半當是前朝物余與勉亭各留題塔左古柏一株枝四出每枝約圍十尺許高可參天相傳爲唐時物似不謬旁有塚爲仙學弟王禪師埋玉所已側又有煉丹爐一具率好事者附會不足信東南數武外有碑亭甚古碑有銘述仙出處頗詳惜剝落甚不能句余與勉亭剔蘚視之良久始能辨字畫遒勁似率更文作駢體

精切可誦而今璧不得見乘之作者姓名無存時代年號均湮滅殆盡按唐避世祖諱改丙爲景文中丙午作景午余意是碑當是唐人作無疑惜吾洪志出庸手蒐文失職無從考矣憮然者久之勉亭約墨搨數紙以存故物余甚韙之言次午劇已罷寺僧鳴鐘會食乃俱至寺前李德華前襲辭去余等復歷遊寺中道士出款著起視廊下諸碑石率蕪穢不足觀乃亟去時溪流方漲水湍激有聲沿溪行少許坐柳蔭下觀瀑水因約再遊至鐘樓寺訪史穉珊移時壽珊去而余與勉亭亦遂歸也

遊申氏山莊記

由韓仙墓西而北踰箕脊稍下行石峽中箕復作東向逶迤行里許不甚辨方向彷彿西北行石骨深卞嶙峋如虎豹蹲踞道旁攫拏欲飛步出崖牙間驚悸幾捨少選復由石磴下則後峯當面孤高聳雲際四山漸合仰視天光僅如鏡數寸則申氏山莊在焉蹀躞行溪上萬柳環拱蒼烟作雲氣路旁小柳疑足柳耳垂垂如珠泉水澄泓一碧如染行藻參差布水面游魚唼喋有聲時方薄暮池蛙閣閣送清響聆之忘歸復前行峯愈曲境愈幽突有奇峰拔地起陡沖霄漢嵐翠如洗峰下溪水半縈繞峰影倒印水中流光縹緲不定一望佳樹無際山四茅屋隱約林表蓋申氏子孫所居也初此泉不見知於世久蕪穢榛莽間野人不知愛惜至申老乃爲芟其穢濬其流甃土栽樹而出之因家於此迄今已三十餘年故土人遂呼爲申氏莊云嗟呼物之顯晦亦各有時哉茲泉之毓秀藏奇於此土也不知幾千百年矣向使無人焉以爲之探其幽勝將飛湍激流共不蕪沒於空山而徒爲蛇鼠之所跳踉與猿鳥之所浴飲也幾希矣若申老者豈亦不可多得之人哉吾聞之數之窮者必返始茲泉之先豈亦嘗顯於時而漸就湮塞歟則今之顯於申老者又烏知後之不復湮塞也抑今之所遇猶未爲顯將必有文人學士爲之題咏以生其色或且營買爲別墅而與王氏之輞川李氏之平泉柳氏之愚溪並稱千古將晦於前數千百年者未必其不

終大顯於後也嗟乎天下雖有奇異之區不得名公大人爲之激賞終亦與荒烟蔓草同其湮沒耳然則物之欲表見於世者豈能漫無所藉而然哉嗚呼顯晦盛衰之理可以感矣聞勉亭云彼山景物尤佳惜日色已暮不能再窮其幽因惘惘而歸遂作詩以慰山靈並書是記以慶此泉之遇時同遊者爲劉子養旃啟蒙李子勉亭敏也

遊玉龍潭記

玉龍復在申老泉之北褒依往遊再過申氏莊以前遊未盡其興復下行溝中緣溪水千亍行約里許樹蔭密翳不見天光寒氣襲人毛髮凡前遊所未及者無不各窮其勝其間幽窅之境奇異之狀雖善譜者不能仿其萬一余自能得之筆亦不能述也前行數武外一鏡瑩然即玉龍潭也潭石鑿其闊圍二尺餘波靜不動清澈見底前所見諸泉皆荇藻布滿蝌蚪魚蝦之屬跳躍其間此泉則一水渟泓諸物皆無余戲以麥稭吸飲之甘冽異常清涼沁心脾齒牙間時時作芬气潭側有小碣文模糊不甚可辨相傳明時有人自秦中來者攜一小玉龍至此小憩玉龍忽躍入水中覓之不可見而潭遂以是得名雖荒誕不足信然亦有未可盡誣者土人有言每當天陰人或見小白玉龍盤旋林際如匹帛如拖練即大雨或當晴日忽潭中游絲一線蜿蜒不定即出雲氣頃刻而合必大雨屢驗不爽噫異哉龍之爲用固靈異如是耶然吾獨疑龍之爲物變化無方當其無事必且優游於溟海之中潛縱於無涯之壑不與泥鰌泅鮒爭蹄涔之水一旦乘時有爲則有騰雲氣瀉巨浸奔走鮫鯨叱咤風雷不崇朝而雨天下而此潭者不過蠡勺之水沮洳之區耳無尺寸之波足以助其威無半畝之區足以安其體又地僻深險不見知於時峻石細流不可以資灌溉無所用於世是固猪獺之所笑鄙而魴鯉之所不屑者也而龍乃獨斤斤於是且自秦而來經數百年而不移其地抑獨何歟豈天上謫龍之說果有之歟然而泉之大於此者何限乃他處俱不聞有龍而獨有於此抑此泉果有異耶吾聞秦

之先列國時秦穆公嘗得石鷄而立祠祀之陳寳殲異不著茲潭以玉龍得名似與石鷄之事不甚相遠且俱產於秦曕何秦之多異耶或曰是泉既爲玉龍所居野人不知往往袒裼嬉笑於側或汲取飲之輒示靈異然余等驗之亦殊不然

箕峰別墅賞菊記

落第後心如槁灰萬念俱寂晨起齋頭籬邊黃花燦榮蓋忽忽已至重陽竟不知爲令節也是日天陰晦欲夜沉悶如何勉起過荷亭坐頃蓮炬勉亭繼至則勉亭過期余而余先行矣勉亭爲余輩作遣悶計計約十三日至其塾中觀菊蓋勉亭時方修其別墅栽菊數百本余等夙欲往遊未果故勉亭有是約胥次陰愈甚假欲雨乃與勉亭遊歸比抵家雨甚遂止蓮炬勉亭下榻焉夜雨打窗孤燈不寐因與勉亭預話菊花之勝冥想良久次日雨止勉亭歸拉余同過范逵宇逵宇亦新失意故勉亭前約之時逵宇齋中菊花盛開流連移時俄逵宇命酒勸客酒酣逵宇出妻拜客各答拜極歡醉後始別勉亭猶諄諄約踐花期比期曉（霽）余與逵宇跨雙衛從小奚奴造勉亭所過蓮炬於途乃命騎聯步而行躡九箕山之足少許抵勉亭塾塾地不數弓而往復曲折備極精巧時方深秋百卉半凋蕉葉離披惟三徑菊英爛漫如錦余輩各倚檻玩賞亭中盆花如山色尤鮮艷對之心醉由規門出夾路行小菊依徙籬落間如小兒女隱約窺伺嬌態可愛比出圃則一望無際五色迷目蓬宮瑤樹竟無能名其狀也因歎花木無情時榮而榮時枯而枯不似人之悲歎不一俄頃屢變不知其爲誰使也相與憮然者久之歸勉亭出酒觴客俄景雪舫至呼燭擘箋分韵分曹射覆因約盡歡余解衣踞座上與蓮炬輩縱談意氣奮然如平時諸人亦精神豪舉憂悶頓釋中酒雪舫復發憤誦其闈中文憮然太息坐客亦欷歔勉亭溫語慰藉余怒目視雪舫良久曰大丈夫不能立取科第反效兒女子態作楚囚對泣何爲也哉因拍案大呼不自覺涕泣之橫集也四座盡默遂慘怛不樂忽惡客入座強諸人飲酒昏啖叫囂斷諸人與拇戰勢洶洶不止蓮炬佯醉使酒罵座座客盡驚羣起相勸而蓮炬使酒愈甚客遂逡巡去而余等各大笑蓮炬亦啞然因復極歡痛飲盡醉夜已闌乃別歸時折菊數十枝奚奴負之余輩各簪花鬢畔以爲笑樂月色如晝前途笙歌悠揚蓋人家娶婦方歸也

箕峰別墅記

渡澗而北迤而東又少折而北祖山隆然而起與澗流相爲曲折山勢偃立縱橫若翼若翔若翕若張若蹲若揚如箕形者九土人因以名之附麓皆村落登高而覘人家宛在舌上李君勉亭之居適當中峰之口因於舍南隙地爲別墅鑿壁穿屋穴地導流繞南扉以助明架西廊而招爽蒔花移竹養魚飼鶴凡墅之所宜有者皆具乃日與朋好飲酒賦詩其中余之過勉亭也最久至則輒息止於此凡勉亭之所樂於此者余皆得而有之若夫寒雨打窗清月隨廊修竹篩風候虫泣露則勉亭之樂此有所不盡余之所樂反較主人爲多勉亭嘗與

余遊山後甯氏莊愛其水石之勝欲卜居之以買山無資爲憾然會目前之可樂而慕不可必得之數所見不已繫耳夫物不必在己能樂爲貴必以在己爲樂其爲樂無幾矣余不有是墅而樂其趣焉往而不遇勉亭有是墅而山莊是慕又焉往而不繫也計山莊之値僅三十金致之亦非難顧山莊可致安知不更有慕於山莊之外者則適以自繫而已矣烏在其能樂耶昔李贊皇愛其平泉山水至一草一木不可與人且以示其子孫余嘗笑其非達然則誠有樂於此之外者山莊亦寄也有所慕於彼之外者別墅且繫也知無適之非樂則向之若翼若翔若翕若張若蹲若揚者固皆得而有之而其間晦明朝夕烟雨變態無不在吾心目夫誰得而奪之別墅山莊又不足言也勉亭囑余爲記余亦甚愛山莊之幽窈顧力不能有之故爲之解嘲如此墅之中軒曰蕉綠館曰餐花徑曰問香亭曰可詩亭亭之南有池曰小濠濮池西有廊曰邀月邀月之南爲翠游山房山房之外有畦地蒔菊曰菊畦曰藏春塢塢北別院曰聽籟庵皆

擇之可記者盡著之

遺經堂記

聚一世之珍奇財貨而皆之而子孫有謀升合而不給者盡天下之腴土沃疇而私之而子孫有求寸壠而不得者審是則凡可以雄里閈而傲貧窮者靡下之所爭趨而豎豪之所爭避也人之愛其子也必爲之謀長久彼其心非不誠欲之特知夫勢之不可久據子孫之賢否又不可知一旦去之咨嗟太息而難爲懷何如於蕭散寂寞人所不爭者爲子孫之寢邱斯謀之善者矣遺經堂者邢君秋丞之居室其先人朴齋翁之所貽也邢氏故舊族朴齋翁少而貧失學而爲農見文人絮絮談藝瞪然不知何語心恥之及生三子則曰吾今得所耕矣力耕延師不使其子佁外務躬料糲而塾師飲饌必豐潔暇則踞矮腳几於塾側聽群兒咿唔聲雖不解樂也遇青衿流肅然敬禮莫測其中之所有呼諸子禮拜之即世所謂掉旒文詞別字者亦弗敢慢或更非笑即怒責汝曹何得

侮長者秋丞爲諸生翁猶及見之翁卒六年而秋丞登賢書翁可謂食其報者矣余嘗謂四民之業無常惟其擇而已矣今天下惟農工多世業而士則凡民皆可爲然士之子或不恒爲士而農工商賈之子往往多達豈盡才哉業非所素習而功成於己百其父兄之勤苦心志之專一所以望其子弟者又如彼也委巷之士秘兎園册子爲家學轉相授受膠固不可解稱者益無幾其達者則又自忘其所致謂才者無待教不才者雖教無益而尊師重儒之道不逮其萬一猶於所業而輕其本大較然也故士之子恒爲農而農之子恒爲士翁獨勤勤懇懇勉其子之學而卒收其效天下事孰謂不可以操券取哉爲翁子者既知書爲士其所以繼翁志者宜何如是不可不勉也不然士農豈有常耶秋丞求余題斯堂以自省堂中庋翁所購書千卷余顏之曰遺經秋丞曰是不可不記因推其意以爲之說俾翁子孫皆之知翁之所遺不在貨財田園而在斯也則登是堂憫然而動其繼述之懷其庶矣乎

問心齋記

李子亨山以問心名其齋而推其友王子皙爲之記王子曰旨哉子之所謂問心也人之生也五官百骸秩然有則莫不各效其靈無相牽制故目吾見其能視耳吾見其能聽手足吾見其能持行意之所欲官骸赴之而舉措肆若是豈勉強而然哉蓋有動於不自知者矣惟其不自知則凡所以視聽持行之故問之目目不知也問之耳耳不知也問之手足手足不知也卻轉以問之口口雖能言之而亦終不知其所以然之實然則欲知其說者其惟心乎夫心體至靜惟靜故明凡周身之感無不祇承其令因或背違而養之失其道則明者乃有時而病病則耳目方命手足失典行事舛戾或惶惑失志甚至於大發狂疾然其神豈如是耶其必有自來矣君子知其將然也必默察其病之所由起與夫心之所由病先發而制其未然或不能遽得其意則必將惟心是問故孔子言內省內自訟曾子言日省孟子言仰不愧俯不怍趙清獻之焚香告天司馬氏之

事無不可對人言凡此者皆問心之說也亨山問心之旨蓋取諸此而余重有感者獨念亨山與余總角交游齒相若卒昔歡對論所生家世情悰相告語無少隱諱心之相印覺友朋之樂無如我兩人者蓋自謂俱各少年聚首日豐茫不知世間有別離事今亨山館穀東山余亦息轍蓬廬睽經年始一會旋復卽別回思曩日聯床夜話促膝談心時忽杳然如隔世事聚散離合之故有可以黯然神傷者矣而今亨山勤學若何進德若何余不得知雖欲一問恨徑寸之喙不足達遠人之耳亨山遠處東山其進德勤學之暇縱欲少傾懷愫而舉目無可告語亦不過搔首踟躇以心問心焉耳亨山之所謂問心者又烏知其不在此也余故歷述其言以寄亨山兼論其問心之旨果安所在亨山覽之得無有問心滋感愴然而不能自釋者乎

右記

募修財神廟疏

天下有無關衣食之資而爲國計民生之所尤亟者其惟財用乎黄帝經土作井始開衣食之源後聖迭參經制漸詳然四民各有專業工賈之法既不可耕且爲則不得不通功易事以濟其窮蓋井田者所以濬衣食之源而財用者所以暢衣食之流者也自少昊氏始作幣三古同之至九府圜法立而經財之道大備取有餘補不足聖人所以持天下之平者其權至微生之有道而用之有節上之人以在民爲富下之人以不能多藏以自封故居財之道聽乎人而操縱之權聽於上固未聽命於神者也聽命於神其秦漢而還乎夫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先王祀之若財者邦計之大本民生之大命也謂爲無神豈通論哉顧先王之制祀小神由七而五而三而一下至門戸行皂之微莫不祀之而財無聞焉豈非以利者害之所伏苟爲之顯立其祀則人必有覬意外之福助而蹈非義者是故相與泯之第操其權於上而不使民有畸重畸輕之弊斯可矣夫愚民不能見利而不爭先王閔焉而不能禁於是

特行其意於井田之中而杜其漸故田授之上而不能私其授之有數其歸之有時授之有數則無弱肉強食之患而民不侮歸之有時則無私相授與之弊而民不奸故家給人足而貧富均一民亦自知其分之祇有此數又各足以自贍而非有之財終不可苟取則以止其貪欲之念而消其爭奪之氣此所以養天下之民心者至忠且厚也當此之時雖有神焉不能爲之禍福則人亦孰從而祀之哉周衰道廢強大相併大國之苛無厭小國不給則且厚斂之民而官山府海言利之徒競進聖人藏富於民之意蕩然無存洎乎戰國益謀富強而不復能䘏民隱以迄於亡然猶未有以匹夫而富埒人主者也則以井田之法猶未盡壞財用之權猶自上出故公家貧則民皆足公家富則民皆困而匹夫之心計不得私行於其間也更暴秦開阡陌縱民自耕爲世業不復歸田併得使子孫而相傳鬻于是詐僞並起吞併相尙而民之貧富懸絕矣智者操籌於室而愚者顛連於道強者狗馬有餘食而弱者終歲不一飽觀於史遷傳貨殖率多秦漢之際操一籯金則百物可致至於入貲授爵而卜式桑弘羊之徒遂得以取丞相富人之勢極矣當此之時轉徙無告之民蓋可勝言哉庸下之貲獨集于枯不能推尋其故則意其必有物焉陰爲之予奪其間黠者亦且藉以文其陋也遂譁然歸其禍福於神而禱祀興矣嗚呼神之能爲靈也蓋以時爲之也膠固既久則遂有爲之立名字以附會其神者臆過矣夫財者材也天之所生地之所出而人之所用也是三才之道所恃以立自有三才以來即有此物豈待數千百年始有物焉以爲之主乎蓋嘗考之傳記黄帝能成命明民財又曰地之所生殖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蓋自古帝王何嘗不祀財但其神既大不在七祀之列而又非編氓之所僭祀況庶人只立一祀又豈能祀也哉今之人不知非其所祀而競藉以祈福又沿俗以失其義則遂有漠漠無依之鬼假土木以寄酒牲者則神之不祀於古而祀於今者豈非時之所爲哉雖然世之日陷於利也久矣嚴爲之禁猶有奸犯而不悔者

使知天下之物有神司之而不可以非分取由是以號於衆曰神之降殃降祥誠不爽也庶幾人知自修以邀神貺而止苟得之心所謂神者亦藉其福善之埶而陰謝之以盡鼓舞之能雖三代之人心何以異此則亦未始非神道設教之意也鄉之有財神廟也舊矣今諸君憂其傾圮而思修之將爲之募諸衆而醵之金予不可以不言庶好善之士卽以神之所祐汝者以報之神則神之錫福當更無涯矣謹疏

募修春秋閣疏

縣東南四由旬而遥爲翔山地廣平曠遠迤東漸丁山麓迆坡屑纍而上翔山之麓爲蔣村王氏聚族而食焉村西北一拘盧舍地勢宛衍有故瀆形首受村北平原沖紆西愈下漸寬敞曲而達於汾廱濮東山村落諸谷水趨之故有淹褒之名矣明天啟丙寅先光祿公建春秋閣於此其下壘土爲基修廣各五尋有奇崇三之二而又覆焉皆甃以甓堂涂以墍坡垣其上而廟之繚垣皆列室

爲淄流駐錫之所上重爲閣榮河四・列祈相比以祀漢壯繆侯爲基之外爲垣百堵周垣而廊以楹計者百餘楹閣屹立爲一邑之巨觀迄二百年於此矣異時墨客選勝往往載酒登臨每春秋勝日陽岡舒嘯陰嶺汎雪蹤不廢音車無嚮轍修禊之輩門草之儔絡繹而不絕至於英殘照紅樹闌關汾波如練擊杖相聞水光山色瀠漾於栭桀倚檻北望劉元海之墓在焉而弔其雄圖之不振其南則赫連昌就擒之所也欲求其殘碑短碣而僅存登斯樓也洵足以抒騷人之曠抱發逸士之奇文者矣罷堂題詠殆無虛日歲久鳥鼠爲厲輸隨時補葺道光癸卯秋大雨以霖基之坤隅圮焉殿宇曲房將隨以淪某等深維先人締搆之艱難不忍視其就廢而神無以安且一方之壯觀係焉近切蟻壞漏河之懼頹時無米爲炊之艱竟募集腋成裘之功所賴遠邇樂義君子共濟克成其址葺因勝境增新俾居者無變蘖聘游者無限羨足且神既安而爲人福有先於尙義之人者哉此又樂義君子所傾囊恐後者矣他日好奇諸君或不

憚千里裹餱來游某等謹居東道尙當供掃葉之役焉謹疏

右疏

禽昌考

魏地形志晉州平陽郡禽昌二漢屬河東晉屬即漢晉之北屈也神嘉元年世祖禽赫連昌仍置禽昌郡眞君二年改七年併永安屬焉有乾城郭城

平陽眞君六年併禽昌太和十一年復有晉水高梁城龍子城堯廟

永安郡永安眞君七年併禽昌正始二年復屬治仇池壁有霍山祠趙城

楊晉屬平陽後罷太和二十一年復移屬治揚城有岳陽山東明神

冀氏郡建義元年割平陽郡置冀氏割禽昌襄陵置有冀氏城

義寧郡建義元年置治孤讙城

義寧分禽昌置

隋志臨汾郡襄陵下後魏禽赫連昌乃分置禽昌縣齊併襄陵入禽昌大業初又改爲襄陵

元和志晉州襄陵縣周平齊自臨汾縣移禽昌縣於今理屬晉州大業二年改禽昌爲襄陵取漢舊名也先是以禽昌名者後魏禽赫連昌因以置縣故也

洪洞縣禽昌故縣在縣東南二十四里後魏太武帝禽赫連昌置因以名焉

太平記襄陵縣後以此地禽赫連昌遂於白馬城置禽昌縣齊天保七年省周平齊自臨汾縣東北二十里白馬故城移禽昌於今縣焉亦隸平陽郡

謹按近人多以禽昌目洪洞考之諸書殊未確故先列所據於右洪洞漢之楊縣迄隋不改魏志晉後廢太和二十一年復不詳所廢之年亦不知併入何縣以地証之今洪洞南爲臨汾襄陵北爲趙城霍州東爲岳陽臨汾故平陽霍州趙城汾西故永安魏眞君六年併平陽入禽昌七年併永安入禽昌楊在其間時亦併入禽昌可知其後四十五年而平陽復復六十三年而永安復南楊亦

復矣此楊併禽昌之時可考者也據志禽昌本漢晉之北屈今吉州及大寧縣地晉後廢孝文始置定陽郡及各縣則前此爲禽昌之西境計亦與永安平陽同時也據襄陵下分置禽昌縣則南得襄陵地也冀氏割襄陵禽昌二縣置義寧分禽昌置義寧後爲和川併入岳陽在岳陽東是建義以前禽昌東境實盡今岳陽之地是禽昌全境南迄臨汾襄陵西抵吉州大寧汾西北兼洪洞趙城霍州東盡岳陽凡九州縣之地幅員之大實無比倫此其地之可考者也元和太平二志又言自臨汾縣移禽昌於今理臨汾今之絳州非是當是平陽縣二志就當時所稱名之耳下同太平記稱禽赫連昌於此誤（昌曾未至此也）又稱於白馬城置禽昌縣又稱自臨汾縣東二十里白馬故城移禽昌於今理一稱臨汾縣一稱白馬城一稱故城實一地也或者禽昌郡當時即置白馬城與平陽爲雙頭郡後罷郡存縣亦如唐之太原晉陽同爲郭下歟二志又稱禽昌故縣（大中巨件城）在洪洞東南二十四里此即後世稱洪洞爲禽昌之由今士人相傳太武帝

於此築城聞昌就禽因以名城與聞喜獲嘉同一命名語尙可信則當時蓋以此名城其立郡縣則不必在此也又今臨汾北界二十里有南廠城北廠城與洪洞接壤或廠卽馬之轉卽白馬故城音與太平記里數亦合以高梁舊屬揚縣証之此尙在北則當時屬揚亦未可知故二志皆言禽昌城在洪洞也二縣疆域之割裂皆由眞君時省入禽昌併爲一縣又四五十年太和中復置遂不能復舊矣此禽昌縣治與城之約略可考者也自神嘉元年戊辰置禽昌縣至大業三年丙寅而改爲襄陵凡四朝二十主一百七十九年此禽昌置縣沿革之可考者也

又按太平記臨汾縣襄陵城漢襄陵縣城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又襄陵縣襄陵故城冀州圖云襄陵郡東南三十五里卽古襄陵城也大業初曰禽昌後移就古城在趙（城有誤）東南六十里二說相合則禽昌在漢之襄陵古城與地形志襄陵治襄陵城亦合且志稱有乾城郭城皆襄陵境故隋復改爲襄陵與並存以俟知者

右考

河東新修四門城樓紀功頌

天下鹽官皆寄治而河東獨有專城不與府廳州縣同理自鹽法道以下與其寮寀皆萃居焉城在鹽池之陽建置最古舊曰路村俗以其爲鹽運之所治因呼之爲運城蓋卽春秋之苦城也晉之郤奇食寀於此故號苦城升叔褫苦醜杜子春讀苦爲鹽是其証也又攷潛夫論曰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後人書之或爲枯齊人聞其音則書之曰車敦煌見其字呼之曰車城其在漢陽者不喜苦枯之字則更書之曰古城氏是初以池名城假同音之字爲苦後遂以名邑又因以爲氏焉但地不同今治又非專以榷鹽與後世異耳今城之建見於圖志碑記者蓋本唐宋以來之舊而門之而垣之而樓之而堞之而又甓之又非一時之爲崇墉輪奐遂屹然爲晉南一都會矣城爲門者四各有樓二城外各有郭郭有門有樓不重如城制而稍殺四隅樓各一又殺於郭焉年久傾圯新修不一同治辛未今升任浙江按察使蒙古竹珊方伯觀察河東時鹽法久滯商販裹足池產復比紳公下車息疲興廢逾年池產日增商民漸甦公乃次第擘畫積滯諸政不再期百廢俱舉公旣廉悉池之弊在漏鹽而漏鹽之故在池垣歲久未修也因酌取池攤所出爲經費預支庫款分綱解繳不假胥吏手坐商各修各段故民不勞商不費而事集旣成功市野額祝僉謂數十年無此舉也公又以城本衛商民而門又旦夕所出入今樓櫓毀圯且將有傾壓之虞非所以肅觀瞻也會議紳商僉以新修爲請公立允之卽以紳商之廉正者董其事材木無因乎舊礎甓惟取其新恢拓基址高大逾前名則重修功倍作爲凡四門大小十二樓嶙不巍然而改觀重闉洞啓表裏鈎連商民不擾一如其築池垣復以其餘貲修東門外之玉皇閣計經始於乙亥七月落成於丙子十月實光緒二年也功甫蕆而公亦奉特命提刑兩浙矣董事諸君僉以公之豐

功駿績不可無傳且公又將去而民之思念愈不容已也謀泐石以示諸後而丐文於軒自公蒞鹽軒卽尸茲賓筵相依久而知又深又胡能已於言竊以爲公德在人非筆墨所能宣公之遠猷在修池垣築隄堰諸大端茲樓特公緒政之緒餘耳而後無所須前無所緣動不爲補苴苟且之計此豈取辦倉卒而能然乃考茲城命名建立之由而徇輿情之公著茲銘鐫俾後之蒞茲土者有所式旃至工之程度當別有記載不具書董事者例得備書其辭曰

晉晉鹽陰牒牒陸墜臨澤鹽販地沃近踞晉翁初啓爰建名城代遷基移迄昉地名有僦斯城匪郡匪縣總鹺蒞止實茲衛捍襄搆隣警秦疆昆連寇絕覬覦賴城是全巘巘方伯綏撫保障佗佗言言力與城抗美利不曾害焉務去咨度池垣隄防鞏固顧茲樓櫓民人胥瞻狹陋傾圯奚示崇嚴禁覺楣欀丹楹刻桷重扉翼翼方隅嶽嶽公來樓新惠我商民公去樓存顧我後昆李堰屹東姚渠注西巍樓凌雲流澤孔齊維公之功億萬斯周維公之名茲樓並壽豐碑穹隆

爰頌公德敢告來者覩此貞瀏

右頌

袁端敏公家傳

欽差大臣漕運總督兼江南河道總督提督八省軍門端敏公諱甲三字午橋河南項城人也曾祖父志恭祖父九苞父耀東三世以公貴累贈至一品如其官公七歲從父授經管寄事若能致其身文父見而異之旣孤家貧母氏績而課之讀年十四補縣學生旋食餼益自奮慨曰爲有用世志學道光甲午鄉試乙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考充軍機章京補精膳司主事轉儀制司員外郎主客司郎中掌司務廳印充日科會試提調官旣值樞廷益潛心經世務中外陳奏遇利害所繫必準古酌今務窮本源知其歸趣乃已果毅敢言樞臣倚以爲重宣宗成皇帝棄羣臣遺詔四事樞臣受命震恐疑非臣子所敢議謀勿宣示中外公獨言曰此大行皇帝盛德也引傳語楚共王事以微諷乃釋未幾以御史記名定例補御史則罷樞廷直當事欲留之公以言官可自建白願就台職遂擢江南道監察御史時咸豐初元也首疏以灾務初定宜博採羣議以圖久安又以郊祀日加恩侍從疏請益嚴聖敬得旨嘉獎先是特旨罷戶部捐例未幾計臣奏請復開公抗疏言令出惟反惑民聽乖政體有累聖德請仍罷之便天子以爲然立收成命公益感奮知無不言不屑屑細故累疏皆世切務定郡王載銓以懿親耆臣蒙顧遇中外達官望風趨承恭事多踰禮公嚴劾之請申舊制正國體有詔詰問反覆論駁詞不撓得實坐削階奪俸者衆朝綱肅然由是直聲震天下上察其孤忠弗之罪也歷轉掌江南道監察御史陞兵科給事中轉掌印巡視中城發奸摘伏除累年積匪韓殼爲清時粤賊初起河決豐口海內多故羣臣爭言事獨公疏請舉將才以副都統烏蘭泰爲首天下傳誦之又陳救時急務六策又請因決口導黃河由大清河入海復故道（爾）後論兵封事十餘上皆中肯綮癸丑春粵匪擾江表分陷淮（皖）侍郎呂公賢基以（皖）人奉命回籍辦團練檄公知兵請偕以往老辭侍郎行抵淤洲遂馳疏請公幫辦召見褒勉使行時金陵賊將林鳳翔李開方已越清流關陷鳳陽懷遠逼宿州將由徐州長驅渡河北犯公至宿界聞警城外兵僅五百前軍輜重皆在衆洶懼或議納兵州城以守公已臥疾侍郎就問公堅臥不起曰今夜賊必不至質明守陴未晚何自擾爲衆乃定次日賊至澮水則口已遣兵口疾趨扼陸隘渡矣賊不能濟乃西走亳州轉入豫晉皖城初陷時議已改廬州爲首郡公至廬謂撫軍李公曰皖爲金陵門戶今則爲鄂楚屏蔽賊陷鄂皖而不守直趨金陵者意豈忘之哉方謀北犯且力不及耳我疾扼東西梁山絕其回援則鄂皖完鄂皖完則順流而東合三吳以滅賊（無）難若乘江險使賊得發銳回帆西溯不惟皖境雖糜卽鄂楚亦不能安枕後圖難矣撫軍然之而不能用也與呂公分道巡視務除土豪稱猾（函）近持額手望公至至（知）州民張銀盤等以漢回互鬥殺傷千人竄流爲亦圖郡城急公初未將兵手檄馳（諭）謂同係朝廷赤子使者不問漢回但分良莠急解散聽使者判曲直別首從（止）口誅倡亂者衆擒銀盤等數人以獻斬之餘置弗問並爲奏嗣後辦理漢回案務持情法之（平）無得畸輕重穎民大服當是時皖事日棘淮何群盜衆林李諸賊窺擾畿輔伺隙嘯聚嚮應蔓延衆至數萬侍郎周公天爵堅稱皖北民情獷悍難端一發禍逾閩獻未幾合五十八捻抗官軍周公（卒）亳州軍詔公統其衆連戰皆捷殲巨捻江邦平王希禹等萬衆於王市集分軍搗龍亢賊張茂大破之鄉民爭縛賊獻轅門公使質訊求其生不得然後死之雖死者自謂不冤故遠近齎牛酒具餱糧餉軍不裹糧而有餘食會呂公殉桐城大學士奕公（卒）徐州軍詔公悉兼兩公軍旋奉署安徽布政使之命先是特命公署鳳陽府知府[illegible]廬鳳穎兵備道皆辭不就至是復疏辭皖藩專兵事遂以給事中三品卿銜督軍自豫皖達清淮東西幾三千里地平曠無扼塞所在賊蠭起恃公孤（軍）支柱其間顧所部實不過三千人公所至集民團以忠義激厲衆樂爲用金陵賊曾守倉胡以晃等復由舒

六北出將渡河疾走與林鳳翔等合追及蕭碭敗之半濟又敗之餘匪回走復竄於潁亳盡蹯回軍討平亳州賊雷捷三王道人等而揚州潰卒李興清等方挺險據睢寧之高家集復遣別將捕斬之以功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於是粵賊陳玉成據安慶慫廬鳳潁亳之民輕死樂鬥欲盡得以爲用僞檄煽誘千里騷然復以全力陷廬州撫軍江公忠源死之而劇賊張洛行已陰糾衆捻謀與玉成合公策臨淮介廬鳳潁亳間當南北之衝渦淮兩水交其前遂移軍進駐分兵四出既清全淮上下游格兩寇使不得通然後出銳師再擊洛行等敗之洛行懼謀乞降公以洛行反覆思制其死命乃無北顧憂勒使獻僞賊自贖洛行愈感益討軍實練卒選將屹然爲南北重鎮欲遂合廬州軍並進圖恢復道別將趨搗九伏州與江南諸將相犄角規復金陵金陵賊震恐由是江淮被匪據者皆走數百里來乞師矣遽遭蜚語鐫官解軍事洛行等慶更生勢遂復熾公去之日淮甸軍民攀挽千里號泣於道廬州師潰所親代公息於中道父老

觀者問所之謂以往鎮臨淮衆嘩曰我袁公奚往耶吾儕遭亂以來流離顛沛自袁公至後得安堵復業今奚往耶比至臨淮復觀軍民攀號狀具牘道其實廬州師披靡輒然復易所親代之則由前請如故久之上察其誣事得白後廬州師與侍郎勝保抵梧公復爲居間排解之衆益服公長者公既去臨淮年餘淮甸復大亂賊數千起衆至百萬蹂躪逾前淮人思公甚懷遠民胡文忠齊子女徒步走京師欲擊登聞院鼓求公再鎮格不能達懷狀自經死事聞天子爲之動容臨淮軍久困士民臨戰相勉以勿負袁公率結隊陷陣覆沒無一潰叛者中外交章論皖事僉以公去官賊浸不可制丙辰復起公會辦剿匪事宜公方奉郭太夫人侍居禹州不忍出太夫人勉之行時大軍新挫駐歸德賊已逼城危甚公舊部多散歸甲里聞公至皆喜數日驟集三千人賊已屆至公親督陳士气百倍飭兵接戰賊益衆公馳赴前敵手麾進各大呼陷陣死者相屬繼進者戰益力大挫連年積銳賊鋒亳州被圍久城垂陷公疾趨援之重圍立解乘勝疾擊旬日五戰擒斬逾三萬逼入渦河死者復數萬遂搗雉河集擒賊老巢毀之賊黨敗洛行以十八騎走皖豫少定遂以三品京堂幫辦剿匪事宜共事者遂有異同謀噤不得施至洛行得喘息再合餘燼歷十年而後定嘗分軍獨提偏師轉戰無休息軍餉方支絀歷險阻瀕危數四公夷然不動於心嘗以飢軍二千迫黑旗捻魁王宛三合股於亳西渦水悉數殲之亳西有太清宮者唐以來祠老子處也前夕賊見太清宮出兵無數終夜擾亂侵晨兵前進賊爭走撲河擒賊所言既同公憮然曰將兵不能速平賊使神爲而奪賊魄焉適滋愧耳益淬勵將士以次削平亳東諸賊寨有鄧家寨者遠近號爲銅幫鐵底堅逾名城水濠土薄地道無可施則困以連營長壕攻高築礮台下臨擊之遂爲攻堅不易之法維時洛行等方撲正陽六安南與皖桐粵賊連結侍郎勝保久攻正陽不能下屢疏請公移師助剿未至數十里洛行惶懼棄正陽走六安侍郎以克正陽爲己功公弗較也鳳台諸生苗沛霖以善守雄鄉里糾衆數萬堅

壁淮渦之間侍郎屢調不赴公馳檄諭之沛霖輸伏侍郎自往就撫之以六安委公甫部勒進兵粵賊李秀成遽圍固始公與侍郎合軍救之留子保恒獨當六安之賊洛行等屢出撲犯擊卻之相持逾半年賊不敢動李壽成復擁衆數萬徘徊六安固始間以投誠嘗試公命保恒以計緩之固始圍解李秀成挾壽成南走公謂捻匪精銳齊集六安宜謀定後動四面圍一鼓滅之勿急攻使得旁逸爲患侍郎不從遽進兵仰攻致敗賊趁侍郎營北走歸蒙亳勢復張公奉命由徐州扼賊北面補太僕寺卿拜督辦三省剿匪之命始獨專兵事矣轉戰而南進軍宿州將由蒙城搗賊中堅賊失所據流竄東西遣子保恒簡銳卒疾馳援豫激賊太和大破之擒獲無算同時分道反擊泗州賊連戰皆敗之洛行僅隻身免公遂奉內召賊勢益橫洛行復得南合陳玉成先是公議皖爲中原腰膂皖不定則湘鄂軍不能東下金陵迄不可復宜先除諸捻以全力鬪粵逆與鄂撫胡公林翼約併力掃蕩胡公遣所部唐公訓方提軍五千裹糧從公以

厚兵力遠李公續賓軍歿合肥唐公以回顧不果無何粵賊再陷廬州侍郎勝保軍屢蹶沿淮郡縣相繼淪陷長淮之險盡失矣公之內召也實勝保南邀公與合軍公以受命獨當北路一搖足則羣賊北趨將貽朝廷北顧憂持不可勝保怒以不能和衷屢疏傾之至是天子悔不宜徵還公公既解軍事請假覲省禹州比陛見乘詢軍事獨對者十四乞歸養至泥首流涕情詞懇切上惻然憫之復諭悉公有兩弟不許歸旋擢漕運總督兼籌勦防事宜漕運事簡羣盜方睢盱竊伺出沒不常公馳抵清淮擊走將竄之賊餘潰奔始繕城儲糧爲戰守具尋劾欽差大臣關防代侍郎勝保盡督其軍數敗之餘積弊玩愒驟不任行陣公痛簡汰之激厲振刷再作氣復振乃克臨淮進取鳳陽城賊渠張隆竄踞乞降不許收斬之遂拔二城洛行走保定遠長淮又復清江浦當南北水路要衝公亟言守禦於河帥不聽至是別部捻匪撲陷清江據以窺淮安公聞警遣兵馳擊走之淮安相距咫尺賴以保全金陵官軍之潰江南州郡同時陷沒大江以北無主帥人情惝懼公急遣將統舟師東出洪澤湖由高寶湖達江岸督兵練嚴扼之無一賊敢渡者復以練船救難民達北岸全活以數萬計揚州將薛成良擁衆肆掠邵伯高寶諸湖間總兵黃開榜會揚州兵討平之成良走依徐州降將李世忠公謂世忠受國家再造恩不應爲逋逃藪世忠感公威德縛獻成良斬之將軍都興阿未至揚州之先沿江千里胥賴公保障之力苗沛霖之封制皖民北藉團練驅使鄉里而陰鷙猾健實蓄異謀黨羽既衆所爲多不法先後蒞皖軍者每輒投狀謁軍門詭稱自効覘軍實率以時方多難假名羈縻之公初亦欲收以爲用既察其終必反側推誠結之使撫羣練不假以兵事沛霖亦獨憚信公輒詡人曰袁公厚我故臨淮鳳陽之役偕練助勦每進輒當前敵其後沛霖反狀日著意不自安獨憚公不敢發曰吾不敢負袁公袁公能活我也侍郎勝保挾沛霖爲重待之優禮特隆累保官至四川川北道沛霖益驕恣陰蓄髮不服冠帶納款粵逆與玉成洛行相勾結首鼠觀望公嘗致書

侍郎謂沛霖反覆不可任復密疏請除之侍郎未之察也再奉命由豫入皖檄之來軍不至語多悖肆侍郎自以待沛霖厚恚甚遂以公手書示沛霖且責之曰爾多言袁公厚汝汝自省沛霖由是始忒公叛謀滋亟矣庚申秋京師戒嚴公疏請勤王溫旨慰止以長淮爲南北咽喉念公孤軍時羣寇間糧道屢梗戒公當持重籌全局事爲方秋獮灤陽公復瀝疏請回鑾事平各國請以兵助順討賊事下中外大臣議公力陳非策詞切直事得寢復有建議請遷都者公痛陳不宜輕動以危宗社優詔嘉納方公請勤王時侍郎勝保復督軍畿輔沛霖詭請入衛侍郎遽奏征之公力持不可會皖撫亦疏陳沛霖反狀沛霖知不免遂叛據懷遠圍壽州淮甸大震公駐師臨淮遣子保恒與諸將分道進取懷遠別偏勁旅疾援壽州而壽州已先期不守沛霖既入壽州乃謬爲恭謹乞城下大吏代陳不敢叛公奉命罷攻懷遠會洛行率大股掩至淮濱欲北渡移軍擊走之乘勢平沛霖協從諸保寨次第下三百餘遂進擊粵逆下定遠後天長來安洛行之走定遠也公命保恒會諸將進勦屢勝奪賊氣遂圍之斷其糧道城垂克玉成渡江來援洛行衆號二十萬保恒謀及賊未定急擊之玉成遽斂衆與我軍相持列營趾錯公以玉成悍黠善兵且捻粵勢合衆幾三十萬論保恒持重勿輕發爲賊所乘玉成復恃衆築壘口我軍糧道保恒嚴飭保長淮賊掩撲再三不能撼玉成策馬周視曰此軍未易犯也旋陷鳳陽府縣數重公屢論保恒堅壁老之出奇夜劫之賊敗走楚北連陷州縣十七人始歎公以寡當衆整暇爲不可及迨公再進軍復定遠玉成以廬定逼近他賊不足當臨淮軍乃自安慶馳入廬州自守之將軍多隆阿統兵繼至公遂合楚軍下廬州玉成奔走壽州追擊屢敗之其衆略盡隻身投沛霖公嚴檄責讓之乃檻玉成送官軍伏誅淮南肅清捻粵不能復合公策沛霖終爲患將更通兩寇分乘亟肆以徼我師欲先勦沛霖則據皖上游勢轄固不可猝拔兵交與持久不暇旁顧捻逆將乘機益肆擾粵粵亦必渡江援應而臨淮坐亦非策會科爾沁親王僧格林

沁再勦山東流賊公乃疏陳勦匪大局當先鞏捻次第沛霖然後合力以取金陵請以李公續宜撫皖代鎮臨淮而自移師北會親王軍期衛削平詔可方俟代疾作是年秋文宗顯皇帝升遐公以哀慼病益劇冬及春愈不支屢疏請歸田予假者再五疏乃許歸而李公以軍糧未集久而後至復以憂去官優詔留公代替又數月乃得代時同治元年十一月也比發復疏陳四事先崇聖學拳拳致意於用人體言之要又謂議政親臣當專力軍國重務詞尤剴切云歸陳州即迎郭太夫人禹州歸養怡色承顏孺慕倍於童稚疾雖苦未嘗使太夫人見困憊容聞呻吟聲也侍郎勝保之督軍陝西也復檄調沛霖統其衆赴行營公復力阻之沛霖亦初無行意然猶公在未敢還公歸之明年癸亥春沛霖復叛據懷遠圍蒙城再陷壽州上犯歸陳皖豫震擾詔公在籍督辦團練防勦事宜公急遣使馳諭皖民毋從逆皖民聞公復視事爭閉堡寨殺沛霖使者蒙城圍急糧援道絕再疏請援並籌糧接濟詔悉以委公又請發吉林黑龍江馬隊四千且請飭豫東練步卒相機會勦皆允行既而疾益篤將吏率榻前受方畧譫囈中冉冉皆道蒙城輸積轉運事遂於同治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薨防所年五十有八遺疏猶引咎懟膚功未奏謂以寇賊貽君父憂也疏入上震悼贈都察院右都御史照總督軍營病故優䘏賜祭葬予贈謚端敏子保恒以左春坊右庶子俟服闋後以翰林院侍講學士補用保齡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大學士湖廣總督官文疏公生平事蹟宣付史館復請於陳州建立專祠其年冬安徽巡撫喬公松年漕河總督吳公棠復據臨淮淮安士民呈疏請於臨淮淮安並建立專祠淮安士民復呈請吳公題請入祀名宦祠項城士民亦呈請巡撫張公之萬題請崇祀鄉賢祠皆詔如所請公歿未幾沛霖旋伏誅其後捻黨冉熾於山東中原騷擾公子保恒以事降官鴻臚寺少卿詔參湖廣總督李公鴻章軍李公以戰績上特旨復翰林院學士官並賞加三品銜詞臣左遷舊無還原銜者蓋異數也諭旨復殷殷念公奮勳不置謂保恒能仰承先志蓋纂公滅賊

之志無間存歿也文宗顯皇帝知公孝憫其勤勞不遑將母嘗郭太夫人八十壽寵賚備隆海內榮之洎公持節淮甸子保恒方官編修特旨詔見諭之曰汝父體羸弱不任馳驅朕甚垂念汝可馳伺左右且代赴前敵督士卒諭汝父俾專運籌也天下聞之尤爲公感激榮幸爲公少勵學務實踐不空譚性道而踐履必飭爲諸生時與兄教授鄉里及門者率相勵以行相勖以道高才生多從之遊後將兵行梁宋間父老識者猶呼袁先生不官稱之也

兵部主事王軒曰軍興歷三朝垂二十年征發半宇內使節四出將帥三數易僅乃底定當匪初起時先朝宿將猶有存者天未厭亂次第星殞復多特簡舊臣出典軍事然或殺身以成仁或負罪以速謗其以功名與兵事終始者蓋不數人大盜既虜將帥輩出或肇翥於幕府執殳効自行間功業炳煥矣而舊臣存者又無幾人爲公以諫官受特達之知典軍事早且久盡瘁殞身天下皆哀其志大學士湘鄉曾公表公墓其畧曰蓋至功無形至名無稱世相崇頌以爲不可能者功名而已持確然之志萬變而不渝功成而不與隱任其責而不爭其名蓋獨於公見之公以孤軍扼淮堧當其時饋餉無路賊黨環伺隙諸軍聲勢不相及無可恃者徒以忠懇感激將士人無離心卒全長淮沮群賊不得合從諸軍得併力江南無北顧憂者以公在臨淮爲障也又曰公苦身焦思無一息之安躓而再起不毀其守至含疑蒙詬以求有濟叛練平陵復公皆不及見覽粗迹者不究事之終始或以爲功名癡著者能歎公而過之其尤可哀也軒與保恒爲同年生得稱其先美辭懼溢不敢私有論列曾公此論足察公之志矣

勅贈忠義李貞靖先生傳

先生姓李氏諱茂實字生洲號澗南洪洞人前明崇禎庚午舉人少明敏力學不擬精制科之文旁及百家二氏卜醫星相奇壬陰陽之學無不通時絳州辛文敬先生方倡明程朱之遺言講學河東先生往從之遊文敬大欵異而先生

亦竊自喜因益肆志於理學執道甚堅後文敬歿學者取師焉然先生性恬退不樂仕進值明鼎將革乃隱居澗南之阿遂自號澗南日與二三朋好相倡酬後李自成舉兵入山西境慕先生名遣使持金幣來迎授北路德平僉憲僞職並及先生從兄呈才將大用先生托疾不往使者返自成不可復強之先生堅拒賊怒刼以威聲言欲火先生屋先生鍵戶坐門首張目語賊曰吾皇朝冠帶豈肯從汝作賊因念汝主素無嫌怨不欲辱以口舌必相強有死耳安能低首折腰向狐鼠面前稱臣妾耶速舉火勿稍延遂大罵賊知先生必不可致以實白自成自成不之怒遂置之先生自賊去後益無意當世乃愈放情詩酒不復與外間事至國朝順治四年卒年五十一大清既定鼎詔天下舉明季殉難諸臣以及畸人逸士有司上其事於朝廷議報可敕贈忠義給貲建坊祟祀忠義祠學者私謚貞靖先生事載洪洞舘陶兩縣志並山西通志嗚呼先生不歿矣著有弋獲編當時已行於世又有澗南遺草一帙范梅臣諸先生序之其曾孫志禮始鋟版行世

王軒曰嗟呼世恒謂亂世無才豈信然哉觀先生之事此豈尋常齷齪下士所可勉強爲者非其天資學殖百倍流輩烏足能之余嘗謁先生之墓矣讀碑陰之文想見先生之爲人而獨恨其於先生出處大節畧而不詳自今而後安知不與草木同其湮沒乎乃據摭所聞妄爲之傳以示後之覽者噫乎先生特以文弱書生而義不爲賊所屈初婉謝之又嚴絕之卒保首領以歿樹大家之棹楔享令名於無窮嗚乎先生可謂不變所守者矣

李義士傳

義士名呈才姓李氏山西洪洞人世居邑東鄉之張村幼負氣節任俠慕義尤好擊刺之術比長軀幹修偉膂力絕人精嫻武勇性剛毅不能爲人下常以氣懾服里中遇不平事輙揮老拳人以是憚遠之豪暴惡少爲之戢戢值明鼎將革土寇竊發嘯聚成林所在村鄉罹害甚酷義士爲禦侮計乃團鄉勇數十人

以備賊至滅焚掠經過洪洞聞義士名遣使請義士爲其渠魁義士大罵曰汝等醉生夢死之徒不識天之高厚刃已在頸而不自知乃欲以玷而公清白耶唾其使逐之去賊且怒且慚誓殺義士啖其肉人亦竊爲義士危而義士談笑如平時不少戚後數日賊果至沿途焚掠成墟及村東賊亦憚義士勇未敢輕犯乃僞作聲勢以張皇之時秋禾已登曠野百里可見洞風方猛宿草全枯遇火輙燃照耀爲炬炮聲殷天雞犬盡驚老幼男婦哭聲如沸賊又陰令其徒火義士屋聲言將踏平張村義士怒曰鼠輩無禮竟敢欺吾乃手刀躍馬馳去周村大呼曰好男兒不懼死當隨李某殺賊奈何蛇伏狗嘗乞旦夕生活耶少年數十人鬨然隨之少年者即前所團之鄉勇也遂出村與賊遇賊見義士皆切齒欲生致之乃羣圍義士義士前趨運揮刃殺賊人馬首落如雨諸少年奮力相攻戰殺賊頗多賊愈怒必欲得義士困愈力相持三晝夜不休然卒無奈義士何賊計窮知義士終不可得且死傷過半又糧蒭甚悔之遂中夜解圍去義士視賊去遠乃與諸少歸不失一人臨戰死傷者以百數方義士之與賊相持也腹苦饑而苦無裹糧乃取賊肉生啖之以充飢渴則取賊血飲之賊恨愈深不殺義士不止矣賊去義士歸右手握刀左手持一人心血涔涔滴見者色變而義士飲啖自若賊去後李自成入山西境賊遂南下歸自成言及與義士相戰事歷稱義士之才自成亦素耳義士名復使賊持金幣聘義士授以僞職義士笑曰吾若從闖可立致顯位然初意云何是以暴易暴也堅辭不往闖知義士意決遂不之強然義士與賊持時時值隆冬露宿徹宵夜深苦寒且飲食不類而身又被重創比歸已病調治罔效月餘遂卒鄉人惜之嗟乎義士一布衣而能奮身殺賊卒不爲其所奪其與世之苟活求容而靦顏以事賊者眞天淵哉當自成之初入山西也封疆諸臣望風請降接踵恐後以致不可撲滅誠得如義士者數輩授之顯要畀以兵權而使之討賊天下事尚未可知而卒以祖宗三百年之河山敗於千百庸妄人之手此信古之士所謂發奮太息而痛恨

者也嗟乎以庸妄人而居大位而慷慨奇傑之士往往沉淪草野而不得志此國事之所以不支也而或者乃歸咎於天下無奇才嗚乎豈篤論哉予故因論義士之事而發之

論曰義士其將參軍鄧伯翊之流亞歟不然何其烈也燕趙古稱豪傑之藪洪與趙大牙相錯其人多好義負氣地氣所使固無足異而余獨怪義士幼不識詩書而能嚴以拒賊之請婉以却闖之聘且具知其必敗豈其才識智術誠亦有足多者焉余與義士後人名時升者相友善嘗聞其先世有藏刀甚奇蓋義士故物也每當陰雨輒鏗然作悲鳴不止曠月餘必以雞血飲之否則自出其室長鳴欲飛居民有患邪祟者佩之即愈人以是寶之嗟乎刀鈍然鐵耳而靈異若是豈義士之精誠有以憑之耶夫以義士之志與其才使之大用於時其所爲必有可觀而乃僅以此自見豈義士意哉然義士既不得志於時而猶能小試以展其用此雖不足以見義士之大而義士亦可少慰矣觀於各處俱被殘毀而張村以彈丸小村巍然獨全不得謂非義士之力也諺有之士窮見節義父曰勇士護鄉黨嗚乎信夫

右傳

旌表孝子董犨堂先生孝行狀

孝子諱得昶號蘭溪鄉人稱犨堂先生則其字也先生之考封翁以孝行著族黨人祀邑之孝弟祠太封翁嘗語人曰吾子亦猶人子但自若更事凡起居飲食吾心無少不適耳因顧而歎曰天道有知兒生子如兒足矣果生先生先生少肫謹稟庭訓步趨無敢踰矱年十七以廂籍入運庠爲諸生有聲念先世多積德後當達者奮然以顯親揚名爲己任刻勵爲學尤精章書家故中人產至封翁時家漸起封翁習於勤勞織紉躬親無暇時先生瞿然曰是瑣瑣者尚貽大人憂親力而操於外敝垂老之精力爲子孫無窮之計于坐而食於家徒口實於不可知之科第何以爲子吾不忍以彼易此也因固請於封翁傳家政焉封翁春秋漸高先生不敢爲無方之遊有鹺業在河東歲必一再往蒞往還有恒期輒先期歸恐明倚門閭之思也嘗以試事赴解梁未畢試忽中夜心動不能寐旦而遂歸封翁詰其速也且察其目屢眴也異之則徐曰大人得勿少不安乎良久乃以情告封翁歎曰無他吾夜者與若母共念若耳不謂若遽知之也趣還就試封翁性素儉薄於自奉食不兼味而亟施予解囊無吝偶出先生則令人持錢物隨之遇窶人子或有所求立予之族戚某家素無行數負封翁內愧久絕迹矣屬歲飢且寒當出財粟賻三族某不敢至封翁色不豫先生進曰大人得勿念若乎適已周之矣封翁乃懌封翁嘗曰吾心與事習不能時逸自兒持家吾心不有有所事也兒在側吾食未嘗不飽也飲未嘗不甘也加一衣未知其煖減一衣未知其寒也蓋封翁起居有恒而先生色養無方俄頃無違左右即偶出每呼未嘗不在前也每有所需未嘗不豫具也中裙廁牏手自滌除必審辨其形色時其多寡以察飽煖之節不以假臧獲憚不實告也以故

封翁無喜怒于家無疾病於身以天壽令終而先生以惴惴自飭不敢致疾於其身以爲親憂也封翁既歿先生盡哀盡誠動必以禮一革鄉人僭侈之習每歲時周忌終身孺子泣如初喪也先是封翁嘗據太封翁言以勉先生先生曰大人事祖父祖父無憂兒事大人時貽大人憂且以大人之財事大人養且未能何力之可竭封翁歎息亦以其言爲當也後先生四十無子家人以爲憂配高宜人勸置簉室先生曰吾敢不念無後爲大之義顧吾年猶未高且以吾父孝行卜之必宜有孫者吾何亟爲高宜人度不可強伺先生至河東則鬻一女畜之家先生歸乃以女見先生亟違其意將納焉女見而泣驚詢之以有夫家對乃曰父以事繫官故爲是罔利耳先生遂以女歸其父母且厚贄之俄而高宜人娠哲嗣聲軒徵君生矣先生之訓子若孫也暇輒舉先人軼事遺言以告曰此雖庸行無大奇然甚不易也願汝曹念之毋忘語及封翁孝行未嘗不流涕也嘗曰勿輕言孝孝子首重養志人子視無形聽無聲吾終身體之而知其

難也吾盡心求之而十猶失其二三爲違親心者多矣藉汝祖父厚於慈爲我隱耳勿輕言孝洎靜軒養先生每勸膳稱豐輒泣然曰吾親他日未有此豐也御一衣則曰吾親他日未有此輕煖也輒却去不御曰吾不忍踰親也家居汾水之濱土阜特立築堡其上門爲陀而登先生出入徐步中行無少欹傾諸少年或佻達在闉以避先生見之必舉登高臨危非孝以戒里中婦姑勃谿於室其夫嚛不能聲偶先生過其門夫遽入亟止其婦勿譁婦故悍奴視其夫然知爲先生至亦遂止也先生軼事多可記類如此以非孝行所繫不具述至生平行事家世曾祖生卒葬忌子女婚配別詳行狀中先生歿之某年有司以孝行請於朝旌獎如例入祀孝弟祠茲先生子思源孫麟等將輯先生之孝行求當代巨公大筆錫之銘誄詩歌文辭而褒揚之以光家乘忓忝附世好敢辭謝陋乃捃摭遺聞別爲先生孝行狀俾君子取信焉謹狀

董堯章公行狀

公系董氏諱文渙字堯章硯秋其號也世居山西洪洞之杜戍東堡先代皆服農後漸以儒筴起家誦書力行以聞鄉里十傳至公兄弟乃益大公兄弟四人同母者三兄芸舫太守弟芸龕中書故以次子後其大宗幼負異稟讀書能兼人喜博覽能强記刻厲爲文務沉思鉤險梯幽必愜心而後已每塾課日常達旦不寢年十六補學官弟子時兄方舉拔萃科兄弟受知於督學龍蘭移太常攜之入署肄業任滿復從之京邸俾廣交當代知名士由是學日進尋食餼咸豐壬子登賢書丙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俄以在籍勸捐出力加五品銜己未授職檢討歷充武英殿協修纂修國史館協修纂修起居注協修本衙門撰文功臣館提調庶常館提調日講起居注官協辦院事奏辦院事咸豐辛酉同治壬戌順天鄉試同考官癸亥會試同考官本科教習庶吉士壬戌之分校也江南名士元和王生璞臣炳卷在公房初激賞之俄以二語襲希堂稿黜之比撤棘生袖所業文來謁或疑其不可見公坦然相接則皆所業古文辭者公贊其力舉三魏而道録尤近易堂且爲指其紕繆所在生大說服遂訂交洎癸亥禮闈江南耆儒歐陽生九雲蒞年六十餘矣道光丁酉科優貢生同治辛酉始領鄉薦錢塘冢宰許文敬公督學江西所亟賞拔士也中公闈中得其卷歎爲積學謂非時下所能知力薦獲雋揭曉日士論翕然稱公之得人錢塘公尤樂道之也公既充講官職得言事同治初元畿輔方戒嚴奸人挾詐誣陷輒以前曾從逆通匪訐平民官遽逮繫展轉株連步軍統領衙門五城並刑部拘捕囹圄幾滿吏役緣爲奸人心惶恐公兄芸舫時官西曹日鞫此獄按之實無狀雖多所平反而仇家者槩突歸而私斁於室公詢知情乃上言請飭下步軍統領五城勿得再受前項訟牒以靖訾良得旨嚴禁止之人情大安二年冬奏陳山西防河事宜當於河外分置要隘三數所以拒冰橋不當株守復地得旨飭下撫臣行之又奏六部考課章程又奏山西州縣丁地多未畫一令各州縣地畝隱藏影射諸弊皆下所司行乙丑充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京察一等引

見後以道府用時方修文宗顯皇帝實錄公歷充協修纂修總纂官洎告成議敘專以道員用丙寅八月簡授甘肅甘涼兵備道丁卯之官陝撫奏請留秦委辦山西米捐總局事俄兼總局事久之以在事出力保加鹽運使銜庚午正月奉鄉賢公諱去職次年服闋壬申九月復簡授甘肅鞏秦階兵備道癸酉冬十月之任兵備道舊駐岷州回翔之變始改駐秦州而前任各官多統行軍留營差遣之官者鮮故州無廨署公至暫寓試院時百事草創無舊可因且承大亂之後人戶凋瘵尤甚漢回雜居而清逆產安回民諸大政得新章縣不能得其要領公鎮靜持之不矜不懈安輯之餘歛志役神綜纖析鉅不期年而具舉官不知困民不知擾時逆產變價累巨萬迺創立隴南書院厚其修脯廩餼延名師課士學者麕集講舍恒滿公復按月躬自扃試爲之口講指畫反覆致誠文教大興是科所屬中試者幾三十人次年亦如之復以學使案臨例當移居時知秦州事黃君爲公門下士以州署讓公居而自移賃民房殊未便遂相地申請

建立遺署規模宏敞地勢高增官吏永慶安居焉甘肅鄉試舊與陝西同闈惟武闈各異乙亥今督帥左侯相奏准蘭州創建試院奏隨分闈鄉試屆期各簡試官以本科爲始隨省官吏向未習科場事提調監試大員必嫻暢條達者方克勝任遂檄調公充外監試官能於其職光緒丙子復檄公往以資熟手兵備道兼屯田茶馬舊司稅務亂後蕭然闕稽有起色而時値軍興留支餉糈故改歸營務委員征收有司不與公抵任年餘當道察公廉謹札委總辦釐金局然有專政者在稽查彈壓而已既而有蜚語中公者當道密遣人詗訊之皆不實待公轉優行將大任用矣公殊不自安遂力請解局事十二月奏准保賞加二品頂戴丁丑五月十六日奉本生母桑太夫人諱聞訃去官未及行以哀毀釀致滅性遂於七月十二日卒於秦州新署距生於道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春秋僅四十有五惜哉公卒之年其九月十二日長子維楨方以優貢生應朝試聞公訃亦以哀毀夭殤京邸公先世固多孝行天性之厚蓋父子所同亦異哉公少好吟咏通籍後肆力爲之洎交代州馮魯川觀察遂盡焚少作一變爲蒼老瘦峭之格業大進然下筆每多悲涼衰颯語與所遺皆不合同人頗訝其不祥嘗規之俾屏暮氣公亦不自解迄不能易嗟乎詎知其竟爲不永年之兆耶此則公之不無遺憾者也公學既成詩名達海外倡酬之作徧遐邇爲著有覩樵山房詩集初編八卷續編四卷已久行世文集雜著尚富未刊行所刊集諸書十餘種芸舫太守將彙爲一書問世別詳其目不具列公初娶同邑楊氏衛千總三寶公女次娶四川岳氏貤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嗣□公女三娶江蘇汪氏直隸候補巡檢歷署良鄉武清縣知縣龐謙公女累贈封皆至夫人丈夫子六人長維楨丙子科優貢生後公二月內卒楊出娶同邑楊氏議叙國子監典籍延春公次女再娶太平劉氏候選郎中向譽公女次維幹維恒維藩維城維屏皆幼未聘幹出爲兄後城出爲弟後皆汪出垣屏皆娶石氏生藩葛氏生女子子二人長許同邑庠生李魯封公長子未嫁殤楊出次幼未字葛氏生

茲芸芳太守將以光緒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合葬公與前兩夫人於鄉賢公新阡之次乃請於其友王軒曰吾弟服官無異人者然或以備他日國史之採擇太常之紀錄不可無狀也惟子悉之稔盍書其生平敍之家乘勒之宗祏用示我後之人且以乞當代鉅公錫之志表誄讚得賴吾子之賜敢以傾左右軒曰諾哉是吾志也故爲纂比其年月而敍之如右謹狀

右狀

受天李先生像讚

品超俗凡性淡華膴剛直自持忠信爲主善玉則鄉里見推藏器以州尉待補僉曰此湖南之隱君子也肅詎知子象其賢孫繼其武謀燕翼而蘇發德門嚮司馬而榮叨策府況復瓜瓞綿綿簪纓濟濟天更有以篤其祜

右讚

莫齋彭君墓志銘 代

自軍興以來海內亟於轉餉度支日絀不得不借貸商民而正供有常例不敢增科斂於是救時之策有二曰抽釐曰勸捐而已然征之商捐出之民士大夫目擊時艱類能踴躍急公無煩有司之督促毀家紓難往往有之而止戈未期即義民樂輸無怨至再至三叢時愈久而事愈難亦勢之必至者則雖能好行其德素稱樂善慕義之士此風亦稍稍衰矣而吾鄉彭封翁莫齋獨以行義聞於時爲彭故望族世居廬陵之延禧鄉先曰炳文以理學崇祀鄉賢曰芹生官太常卿崇祀名宦曰文序恩貢生是爲君曾祖生德祐德祐生光暘皆國學生以君貴贈如其職君諱大晰字京與莫齋其自號也兄弟三人次居仲君少穎異工吏書以貧廢讀與昆弟牛車燃有無以孝以養累致千金既不克自見於世則益以億中展其才行其志樂推解好施予濟人之急不責之償已輒忘之至出家財以佐公家之急則尤不勝數粵逆蔓延大江南北江西首居其衝與兵燹饑饉無歲無之郡邑殘破者且以十數厥陷屢復厥稱稍息肩矣而出師四

援貧粮扉屨之供以日月計不可少葺費視他省爲鉅諸行營倚爲不竭之藏爲至土壤夙沃富民多慕義則廬陵又視他邑爲最中人之產率出歲入十之二三以供軍乃得自食月爲程蓋視之賦稅尤亟云君於勸捐先後輸稍至萬金皆爲邑人首倡無少難者吉郡兵燹之餘宮寺多燬時議興修文廟公帑既不可請則倚諸屬縣紳耆廬陵郭下邑例占大成殿工鉅莫敢任者君慨然獨肩之壯麗乃逾舊制而府學暨郡之昭忠祠雙忠書院皆以次成費不貲而不以諉諸人爲君嘗以事携重貲赴常德方寇退江皋間萑苻相望莫有堪者惻然傷之乃籌議爲之擘理不竟所事而歸其他爲鄉里立社倉代舅氏建宗祠置祭田卹師友振寒微修治橋梁道塗義舉未易更僕數也嗟呼君之行事自人視之一鄉之雄於財者好行其德之爲耳然時事孔急士大夫視勸捐爲阱獲其勉而應之則或顧名義或迫督促蓋得已而不已者寡矣君且能以餘力行義於一鄉可不謂難哉君有兄嘗謀新族之追遠祠未果君命其子繼成其志君有弟客嶺南惜字放生千金不吝而自奉儉約如寒畯君有子官京師値鄉人修邸舍則走書請于君爲之首倡且董其役嗚呼是蓋足以知君矣君以國學生援例授同知欽加道銜加四級誥授通奉大夫以子世昌官庶常勅封儒林郎生嘉慶元年九月二十日午時卒同治九年二月初三日戌時壽六十有七配丁田段氏俱誥贈夫人劉氏誥封夫人子四世昌咸豐庚申進士翰林院編修世泰廣東即補同知世芬工部營繕司郎中世濟邑庠生候選通判政司知事女子子二孫二孫女二婚嫁皆名族不備書茲世昌將歸葬君于鄉之某里以狀乞銘余不能辭乃爲之銘曰

性少成善事親遜自疾即命神康年永代之身爰夢協威精誠施有政友弟昆善氣凝蔚德門越雁序比嚴君撫猶子儀壹均洎閑甲鬮撥辰稱觥觴謀子孫念族姓猶多貧焉分惠澤衆人有糴貸敗我逕僉曰某實比隣君曰毋此良民勵廉恥俾自新善無小心孔仁澤在口終不泯吉水長吉山嶙利厥後視此珉

雲巖韓君墓志銘

余同縣師友之聯爲禮闈者自道光庚子商君昌抑之辛丑尉君光霽伯綺師弟已未又得二人然惟商君早達餘多晚遇余通籍後至同治壬戌始捷南宮次年癸亥及門韓子耀光仲弢即聯翩繼之交遊中固信多名士不藉一第重獨仲弢之早成而晚達則豈非忘友雲巖賢君下賢上善之效哉已而仲弢以知縣補京東之遷安有能名游升灤州每遺訊相問大政亦咨及之咨有從違輒來者嘗稱其治行或以淵源有自貢美於余余一第蹉跎自分事功非逮雄可就迺決計歸田藉筆耕爲養揣地得仲弢治民報國聲施爛然何莫非吾黨小試之端特其措設有本本諸庭訓爲多余與尊甫雲巖君交深且久頗能道其梗概云君氏韓諱發科字帝詔同人則稱其別字曰雲巖從便也世與余家同爲洪洞縣人昔以耆德重于鄉而充鄉飲賓者曰大榮華然是爲君曾祖大榮生監生繼遊遠繼生仰魏樂天是爲君祖若父君生十有一年而喪父赤貧子立一妹甫九歲節母周操作養姑斷炊者數矣君時已從塾師學舉子文文且可觀誠不忍母氏手龜足繭而已坐食爲書生也發奮從賈僦居縣市歲得少金錢供母漸至饒裕嫁妹娶婦以無貽寡母憂而母以中年作苦過當久成氣疾喘促厄逆五十後不能安枕君乃以晝日滫瀡付婦與妹而躬任中宵按摩抑搔之役牖燧不去身藥物不離手値嘔逆大作即立進利气消痰之餌如橘餅等味候嚥咽少許喘定息調而後即安如此者數十載母夫人雖體羸而心暢然弄孫爲娛親見綽楔旌閭而終君誠可謂善養也已君又自恨學業不終欲兒輩力學以成其志及仲弢能文每呈一藝必使自爲講解究其隸事之出何書造語之襲何義切切然惟陳言勦說之是戒加禮鄉先達如邢君秋丞韓君次翼景君孔山諸耆宿俾其子就正無虛日商君與余亦皆在禮敬之列余鄉舉時仲弢初秋賦同寓并門君亦至爲夜坐談藝恒四鼓許未休余意辨論仲弢意聞雖同舍生皆齁齁鼾睡君獨危坐傾聽不少倦嘗語余曰講論余

未能盡解或每聞君雄辭博辨輒覺慨心貴當故好之不自知疲也是役余每以事至縣必君握臂道故坐未定而酒設語未半而饌具進于所邑藝飾几上醮筆納手中務析支分縷析即批抹稠疊則大喜呼二哥長揖不已仲弢之及門蓋始此也君性剛嚴戚友子弟之佻薄者至不能忍見之亦呵斥不少貸獨見士君子則屏息行溫言語若惟恐不稱其意者嗚呼古者緇衣好賢適館授餐性情之故詎由強勉如君者豈可旦暮遘哉配尙君樹德女佐君事孀姑不辭勞瘁仲弢在腹母猶躬操井臼以致傷足而斃病卒於免乳之次日故仲弢生不識母每言及此尤痛也繼配庠生聶君維清女亦逮事君姑服勤不異舊人撫前室子不以姑息博賢名而督責必嚴仲弢卒賴以有成生兩子而夫卒離生計頗艱終身持口不厭仲弢之處館恐廢學也仲弢官畿輔迎養署中者十三年猶紡績自課若不自知爲官舍者然壬午旋里居四年卒于光緒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距生于嘉慶十七年正月初七日計壽七十有四而孀居者三

十八年誠與尙皆不媿吾雲巖之德配也追憶君之生以嘉慶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卒以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弱一歲不滿五秩余所素歎也尙生以嘉慶六年三月十七日少君一歲卒以道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年才二十有七歲昔聞君悼惜言之也長子卽耀光仲弢次子殿光巳前卒捐職都司少子覲光捐光祿寺署正孫壎同治丁卯陷於賊垢前殤垌補縣庠廩膳生孫女四人皆嫁大族餘幼者不俱載據狀也君卒二十餘年以子貴誥贈奉政大夫曾贈朝議大夫尙亦累贈恭人景且生受封爲善教之效章章矣茲將於光緒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合葬於霽莊之原仲弢星奔歸里紓道衞留來拜門乞余銘以禮以法以情舉無可辭銘曰

昔君過余何其敬耶信友順親徙溫濟耶談貨殖書學卓鄭耶乃心何日忘孔孟耶賓至二篇一何盛耶躬事賢者殆天性耶夫祇爲子求就正耶若見子貴詎非慶耶奈何中年遂罹病耶古之壽者弗論行耶君而早亡疇所定耶夫人產亡豈亦命耶命無佳兒何人孝耶宗子喪妻能勿聘耶新人如故究孰勝耶何嘗須臾闕文儆耶苟非如賓胡無媵耶卑通廡耶將翻徑耶孝子惟孝家非政耶有子本此愛白姓耶而君身後誥乃贈耶魂而命服有不稱耶我銘孔質敢爲佞耶上下四旁孰非證耶

靜軒董君墓志銘

公系董氏諱思溥字星海別署靜軒世居洪洞之杜戍東堡祖修業隱居不仕以孝行聞鄉里父得昶河東商學優庠生援例授同知職銜貤贈中憲大夫尤敦仁尙義兩世皆崇祀邑之孝弟祠初贈公嗣久不立高恭人懼不育勸置簉不可聞他出則密竊一女以須至將納之衛既察其有夫矣遽貲遣之未幾而公生公性恂謹孩提卽知敦飭習安世德成若天性及就傅穎悟善解行愈修務合所讀弱冠入縣學有聲補廩膳生雖業制舉文獨嗜先生格言有益身心者輒手錄之俄丁艱毀戚不偪禮飲泣承歡終喪毀瘠未形而倚廬苫塊咯血

猶新焉以數奇秋試比遇不售督撫拔萃科試輒冠其曹僅得而失之後歲科試時列高等輒叱曰親老矣吾豈志斯區區哉歲丙午丁贈公艱哀毀逾前喪葬誠信服除修贈公德益謹初志用世既祿養不逮絕意進取始以力善行志於鄉矣咸豐元年邑舉孝廉方正僉推公時公以食餼資列齋首例先署名公曰我先署而自舉乎若迴避是亦與謀也遂闕無舉者初以海疆軍需倡捐議叙主事分部學習不就旋以歲貢貢成均子隣文渙文燦先後官中外累以其資誥封中憲大夫晉封通奉大夫各如其官寔興捐例日開累捐金至數萬所得議叙悉推予族黨及其子若弟復擇其秀者別設一塾延名師資之讀饋餉薪脊皆具成就益衆族之貧者給之田令自耕不徵其入或不能供租賦輒爲代輸爲三族賴以舉火負販賴以不失職者尤多嘗具車馬備貲粮捐僕貸逸親故更事者與俱走數百里救閭傷或至捐金代償所負以息紛人有言姑寬其息者公笑曰吾貴若償乎立折券與之以老成耆德遠邇悅服有疑難則羣

就公以賓無慮日公首戒勿訟乃理喻情遣各如其意以去臨汾之屯留兩村人民以浮收釁田糧聚衆幾至械鬭成大獄公前後解之捐數百萬緡五年事乃定辛未興訟尤爲平㠯難云他推解義舉多類此同治初元邑復舉孝廉方正而恐公辭也遽牒大府既得請當考驗公始知愠然是辭至三不徵已乃勉就徵然終不出先是歲癸卯邑城南澗水之聚瑞橋圮於漲驛道病工鉅費重公與從祖父各捐三千金倡修之遂集得萬餘金己巳水復暴漲壞堤岸敗城闉蕩田廬甚衆公又倡捐復其舊堤事集親相工擘授區畫遂疾作歸逾年春遂不起行路嗟惜有泣下者時同治九年正月二十三日也距生於嘉慶十四年六月十一日午時壽六十有二公性恬靜不苟言笑居素封務黜紛華約自奉而豐於應物見善若自出與人如恐傷過下恩信雖有過不以聲色加之不逆詐僞人亦不忍負也聘陳未娶卒娶秦誥贈夫人今存子四人長麟官刑部郎中次文渙官甘肅甘凉道出嗣次文燦官內閣中書皆秦出次慶尚幼側

室張生孫二人長維楨府學生次維幹幼皆文渙生孫女一麟生以其年九月二十八日午時葬公於村西先塋右偏之新阡法宜銘麟等以軒遊公父子久爲能言也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於穆莊公行成於內克孝承家益虔不匱顯親過寵移忠未逢皋魚纏痛我崙斯廢父道無改舊德永循懲奢力儉守拙思勤路無宿諾隣有解紛孳善勇義未行恐聞無怒胡遷忘善奚伐施不責報訥惟踐蹟淵澄不撓谷挹豈竭泰廣盈懼脅興明發於子於孫果有達者家法爲石門庭馴馬古鄉先生沒而祭社我銘其幽媿詞庶寡

鶴翥府君墓志銘

同治甲子夏四月軒奔兄喪至自京師五哭卒稅服爰營宅於西坡先塋世父之兆左將以冬十月乙未安厝乃伐石以志其幽嗚呼軒無旨則後世何述焉兄系王氏諱培字鶴翥先大夫子女五人長開季姪皆六歲而夭次字張氏姊十七而殤又次兄與軒故兄爲先大夫長子先世父以世嫡後大宗兄又以大宗故先世父後生彌月先王父即世初先王父屢抱孫旋失之愀然曰吾命無孫祇苦生耳及兄咳先王父撫之首顧喜曰兒當成立惜吾不及見矣遂錫今名志千里也既而曰若再索男也可名軒先王母請益則曰亦非若所及也幼有至性雅爲諸大人愛憐居喪孺子哭無時值練祥暨終身諱日必盡哀嗄嗌如始喪也弱冠先大夫棄養山左訃至先世父奉王母諱居倚廬訃者祕之兄心猜不勝泣涕索使者問故再三乃弗克隱踰年先太恭人見背甫殯兄病毀瀕於死先大夫既定兄下孩道入繆坐泣血攀和不背出於時先世父老矣兄躬理家政習勞瘁親煩辱植菽儉數米而食蓋不忍道然軒方致志攻讀不知飢窘之苦也兄長軒七歲諗家世盛時菀枯迭集纔處五載子幼女又夭代册尤瘁煢獨四人三世相依室無壯僮幾不可爲家軒亦罔然悲兄之勞而不能代也洎先世父棄養軒以飢驅奔走四方且二十餘年數奇佗傺或色於室兄

輒悵然不怡軒意解則喜終不復言故雖飢寒半生不知內顧之憂也咸豐癸丑逆匪擾山西踞洪洞七日八月既望焚掠東竄氛且逼兄率家人團坐園井側呼老僕曰善語吾弟收骨於此矣然竟免五年秋以子崇簡出嗣再之山左時河決張秋注會通河合清而東未之知也客安平鎮八日危甚乃舍輿馬呼舟徑渡抵寧陽遂至濟然至是與軒訣矣八年軒始以貲郎通籍省兄山左兩月前已歸至是與崇簡又訣矣兄頻經喪亂益思弟悔初志乃以書諭軒曰蘇仕非我願願與若終相見也十年冬兄疾時鄉人之商京師者踵歸傳聞日異聞之益憂悴病遂劇日夜啜泣不已語家人曰吾弟死矣慰之不答族弟士騏族孫凌河日間疾且視醫藥計爲軒書述無恙狀兄揮不顧曰勿紿我爲強之終不視俄而山左有捻匪之擾崇簡遂遇難家人戒不以聞然兄竟不起矣時十二月二十日午時也痛哉未幾軒書果至[illegible]悉台嗚呼尤可痛也已距生於嘉慶廿二年冬十有二月十一日酉時春秋四十有九兄初援例入成均歿三

敍乃以軒官覃恩貤贈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主事加二級初娶楊氏先卒贈宜人繼娉景氏未娶卒繼娶侯氏今存貤封宜人子四人崇簡楊出出嗣崇典崇策崇箴女一均侯出孫二祖蔭祖葆崇簡出世系詳先世墓志茲不悉載

嗚呼兄之爲人文諸名賢之素非但不媿軒力能之而不以爲悅也固以爲天下之兄未有吾兄者也銘曰

云胡其遇而豐其世云篤其才而靳其命性惟天定實豐於身命非人爲靳亦有因生則慕親死由愛弟小子無知欲述先涕形魄委化神終在天還斯佳壤視我貞銘謂天有知子孫逢吉謂地有靈永綏家室藏深固密以矢來茲嗚呼已夫疇知余悲

炳南喬君墓志

孝於親而推愛於兄弟復及其子以養以教俾之成立授室一如其視兄弟也不幸而兄弟之子又死其所以撫其遺孤者一如其視兄弟之子也可不謂友

乎治其家而施所用於敝叢代之主計綜覈紬擇出內勞不避難富不淫利一如治其私事也可不謂忠乎修其身而出其才以接世口必擇言身必擇行寡過自好退然益下交無面朋白首彌親一如其居子弟職也可不謂信且敬乎吾於喬君炳南見之矣君諱常焯炳南其字世居邑之萬安智祠雲起祠萬卷父皷祥君生而謹飭雅喜自修少受書於外舅家氏董齋黨贈公愛之君事之如父與中表兄靜軒徵君同筆硯君相親如昆弟逾弱冠補博士弟子尋以貽公春秋高徵君獨子承家先世產業在河東君遂佐徵君主計事乃援例貢成均終貽公徵君之世事無纖巨悉資君以辦所謂一如治其私事者也君口欣然公早世遺子際興際會君撫之成立二子復前卒際會遺子二仰成以成君以仰成嗣際興後復撫之成立所謂一如視其兄弟與兄弟之子者也君年差長余入學亦先余余初交君由靜軒徵君未深知也洎寄硯鹽城游從乃幾十年然相見輒無多語及別去又思之不置久之而人言翕然非余一人之私言也所謂一如居其子弟職者也友也忠也信且敬也君殆兼之斯可銘已君之歿也以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未時距生於嘉慶十七年八月十日戌時享壽六十有七君之繼配左氏亦以光緒四年四月初六日辰時卒距生於嘉慶十九年七月初二日巳時享壽六十有五子際午優貢生理問銜以知縣用山東候補縣丞女二孫新成業儒茲際午將以光緒六年七月廿六日非啓元配杜氏壙合葬君夫婦於鎮西嚮吻嶺新塋而祈言於余乃爲之銘銘曰

金則渾兮玉則璞兮砥廉隅兮泯芒角兮雙泉陽兮英之阿兮君安其室永不磨兮

挹齋王君墓志銘

君系王氏諱謙光字挹齋世爲洪洞人明思陵朝屯田君家楨官文華殿中書舍人以書法名當世思陵嘉賞賜尙方筆墨累官工部屯田淸吏司員外郎奉旨督理江蘇織造廠祀忠義孝弟祠屯田君四子仲昌黎君煒以順治甲午舉

人官直隸昌黎縣知縣有聲事載昌黎縣志季縣丞君份份生作基作基生令銓爲君曾王父王父泰升生二子長端次龍君之孝也自縣丞君以下三世皆入邑庠王父以下二世入國學皆不仕君以運庠諸生貢成均需次司訓性隨澹不樂仕進敦樸素厭浮華交人能持其終雖燕處媟言不出諸口遇事獨見其大至於瑣碎則不計事過不留坦然靡所欣戚賈客山左聲竊姦諸并利者率崇心計倚詐僞由是術輒倍息君獨異其趣久之無所得意殊自如人咸謂君長者多倚爲重而謀人如己一介不苟會有天幸謀輒獲五十後累致萬金終不易其初人固謂君長者當如是也時東運日弊君更事久盡不可爲乃決計棄去君以余同事故輒以爲言後東商果益疲巽時商北困天子優詔蠲租又屢發少府之金貸息以蘇商急失業之商徒手而得多金猝富則飾裘馬縱聲伎驕佚爲樂屆償息猝無金又驟謀緩征爲狃其利幸再蠲免會軍興旁午度支告絀且募民輸金以佐國用而商人租息積負鉅萬不能償鹽官受其歲

賂務因循或遂之急輒益其賂而商益困鹽官之陋例下口騎子之淫費實無僉歲賂不繼官不厭所欲持之急由是祓商籍繫桁楊斃囹圄者踵接商大困人自危君時謝業獨遠患人咸服君之先見君既家居頗以田宅自娛事從父兄蘊中君友愛逾同出姊適劉發而貧君終養之撫其繼嗣至於輕財慕義之爲尤多不足云也君生於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時卒於道光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午時享壽六十有六元配李氏生於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寅時卒於道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亥時享年四十有九繼配倘氏今稱未亡人子男二士騏太學生娶余弟庠生名師倘女士驥幼未聘俱倘出女一李出適張楓茲士騏卜葬君有日矣乃匍匐請銘於余嗚呼余交君久矣君長余一歲而弟畜余四十餘年交游之厚聚首之歡無非我兩人者豈以子女之取君既老病家居余亦倦游歲時斗酒相會追維往昔獨吾兩人存耳歌呼未竟而哭泣隨之古人有言既歎逝者行復自念嗚呼豈徒爲君悲耶

乃爲之銘銘曰

挺異幹抱奇質神淵冰氣專一今之人華不實君譬石封甘疾蠱煌煌鬱律卒神之藏返冲謐識實沈辰角出甲之朔初出日嗟王君居此室利厥昆永之吉㴱之堅扃之密歷千祀固無失

有山范君墓志銘

君諱毓榛字有山號竹林世居洪洞師曠里范氏之先出於金平陽衛校尉志校尉元孫友賓明初以隊長從征太原有功世以武顯崇禎間聘君宏嗣始以五經教授鄉里由明經任德州能其官既告歸與絳州辛文敬爲明理學著正學編等書行世學者稱正學先生祀邑之鄉賢祠事載山西通志聘君子八人皆爲邑諸生四子荷茂再傳曰擬爲君曾祖父擬生鉦鉦生瀾是爲君考世能守其家學君兄弟三人君居長少失恃讀書強記貧乏不能自給慨然棄去客淮北數十年雖躬會計而雅喜文士遇寒袖徒輒岸然敬禮飭諸子與之遊歲計所獲濩水外盡以爲延師資子鴻年既爲學官弟子君寓書戒之曰汝年已壯而始發一衿未足以繼先業苟自足負汝父矣由是督課愈嚴君爲人精勤詳愼重然諾廉取予受萬金之託而不私錙銖淮北人爭慕之生平確守聘君遺書行皆矩矱事繼母如所生撫兩弟嚴而有恩嘗以例捐貲授直隸州吏目豐例復捐數百金盡以讓叙予兩弟姊適趙早寡無子養之數十年如一日先是聘君有專祠卒春秋有司以特豚祀歲久祠圮禮廢君悉修復之至於修先塋續宗譜則命子鴻年爲之以積勞客殁宿遷時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也距生於乾隆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七既彌留執鴻年手而流涕曰汝兩叔父事吾如嚴父余一日在各勿猜吾死汝輩宜益親睦勿貽宗里羞況汝輩各三四十許矣人生駒過隙耳再來距有幾乎一杯爽勿獨啜適吾言非孝也嗚呼君可謂古之人矣元聘師氏繼配王氏余族姑也生於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先君一年卒實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

日也子男二鴻年鳳年茲鴻年既扶君之喪至自宿日月有期矣適以銘幽之文囑余余惡能辭銘曰

君祖校尉貽忠勳武續既偉顯斯文聘君再世發其珍惟君之死尚闓淳君遘陰九傷哉貧車牛服賈養厥親詩書遺懿畀之昆子姓已見興振振一介取與義惟均曰實有命非由人稟命不融劇艱辛遺言朗朗堪書紳飭闈左拱如朝奔雙泉夾流波不湔歲舍涒灘日躔津萃陰欲終吉壬辰㴱堅銘幽瘞墓門靈風肅穆來精魂朱棺漆題封所存吁嗟范君安斯宅

魏恭人祔葬墓志銘

恭人係魏氏山東歷城人誥封武翼都尉候選游擊誥贈中憲大夫直隸州知州加二級王炳文府君諱燦之繼室前署貴州黎平府知府王襄廷君諱贊勳之生母也恭人方笄歸中憲爲側室中憲世籍山西之洪洞時僑居濼汭適室苗恭人以疾廢不以伺姑旌表節孝衛太宜人里居於是中憲年幾五旬矣猶

無後乃廣儲澀室恭人歸最先獨長諸姊年三十一生黎平是歲中憲歸里省親未至而苗恭人先期卒於家遂逆節孝東出就養由是遂以恭人攝女君昇之內政恭人事姑孝先意承志左右致節孝歡心節孝怡然胥無毀媍之戚也黎平稍長節孝乃命中憲以恭人繼室爲適恭人撫諸澀尤謹抑買下不以分自高諸澀亦自安咸謂恭人之宜爲大婦也節孝之喪恭人盡哀盡禮節忌朔祭恪愼親祀必誠必絜如節孝存也教黎平嚴慈有法不事姑息道光六年黎平由濮洲始遷寧陽八年以直隸州知州分發安徽時黎平室劉恭人新卒而黎平方宦遊恭人獨操家政織紝畢理無廢墜事御下惠而能禁臧獲畏無敢相率爲竊者既以子貴誥封恭人十五年黎平以春秋高不能親養始陳情歸自黔由是恭人始傳家婦阿恭人而恭人老矣歲丙午黎平以積勞卒恭人慟曰天乎吾八十老人餘一子尙不及送吾終乎遂病越三年以壽卒實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丁酉再生明也上距所生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戊子享壽八十

有七生子女各一女長於黎平適鄰先卒恭人之喪以咸豐元年十月乙未歸祔葬於中憲之兆同兆異宮整垣而達之而以中憲側室張孺人從祔張出女子子二長適秦早寡次適蕭俱存至是距中憲之葬二十有八年矣軒於中憲爲從子恭人世母行也於其葬也乃爲之銘銘曰

坤儀之秀毓爲閨彥懿德允塡眉壽克健修能內映令姿外儀胎教不忒孕魂發奇柔則維嘉徽文知貴象服攸宜虔尸中饋威姑愉愉諸姊祁祁孝行上承仁木下霑變彼二女曷殊毛裏諴致恩勤惟同之親暇修告絜蘋藻斯驂先祀肸蠁允假其誠副禋有煒威儀其愜絲綸載賁其德實匹生榮死哀辭福不有銘斯幽藏鑒留女士

張伯翹先生墓志銘

乾嘉以來山右以文章經術負重名於時者蓋有三張先生云陽城曰稱三先生晉平定曰石州先生穆曲沃則伯翹先生也陽城以時名家繼傳先二徵君後平定志經世傳專林潛邱之學海內久皆論定伯翹先生世鼎以高才能文相推許委巷塾師類能諷誦其試牘詞賦樂道角藝瑣事爲美談其於先生之爲人與其學且於其文均無當也先生既遯世榮志交遊益簡顧獨與趙城張于鑄洪洞爵昌及于軒折行輩爲忘年交二君方習六書從問字軒治六數實自先生授開方術始初先生覽軒文書曰吾銘墓多矣特異時誌吾碑未見其人耳將在君乎意蓋許爲知言也先生以咸豐八年四月廿一日卒家軒方宦兵部訃不達同治十二年閏六月廿八日先生繼配賈孺人卒其年十一月初八日孤勗偕將祔葬於先生之兆介張君以狀請銘嗚呼先生之學軒固未能盡窺也然宿諾久矣不敢辭先生諱子特伯翹其字號鶴亭曾祖毓翁祖宗耕父有正世爲曲沃見賢村人少孤貧悅學無外志以古大儒自許言行不二弱冠爲諸生文名甲一郡學使周石芳先生携之晉陽募高才生與張生角藝以經史百家晉諸體文字雜試之皆第一有國士之目時稱三先生客學使幕其

弟子李叡工詩而狂贊郃陽魏源力學而狷皆不可一世獨與先生相交歡中道光戊子科副榜第一比困秋賦以備書老無飯志亦無慍懷晚節彌勵讀書務騐爬上口必百編暮年猶覆誦不遺一字說經少據拾多創獲解際漢被宋對賈孔陶鄭王不主一師無門戶之見通古觀讀三代秦漢魏晉文選諸書無時世晉諸史尤耽玩志表鉤稽疏決融貫乃已天文獨宗晉隋二志歷代地理官制年號世代諱謚姓氏爵里諸目皆指數精審百不失一習周髀算經精律曆於鄭世子樂書天元曆理研究發明尤數十年精力專注者也爲文法尙書春秋經傳及司馬氏遷韓氏愈李氏翱柳氏宗元詩本三百篇自漢唐諸家及晉陶潛外餘不屑也工駢體文近者猶似嘉隆諸子也撰述甚富遺佩幼多散佚僅掇拾七經拾遺文集詩集雜著若干卷藏於家先生性狷介非友不友而服膺樂下人獎掖後進譽之惟恐不盡一藝之工每自謂弗及一義之長或立改已說從之不恥所短也嚴辭受固窮終身嘗糲食者三年黍食者五年爽然

不以某志當父喪不能具禮族戚資之比葬以賻餘歸其貧者財非力所爲不取歲脩率入三十金弟子視其時乏或醵金以餽量所需受之而止文非所欲爲終不可得或持金踵門謝多不敢獻而去嗚呼此區區者未足盡先生而使先生之可見者止是是孰爲之哉然先生固未嘗言也是可銘已先生生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五日亥時壽六十有八娶吳繼娶賈聰敏善持家佐先生能婦撫勵育能世性嗜詩先生授之杜集皆成誦也壽六十有一子二人居洲吳出殤次即勵育賈出女四人長適績神翰吳出次適王知三次適趙析桂次適王若棨俱賈出孫二人書田書寶俱幼銘曰

饑腹勝志甘焉不稱世惩身孚安不咎命抱璞遺榮道勝人定今步古趨者德備行即胄忠信曾不人疑祝表縣褒亦莫我欺寶我不貪貴我知希服卑懷潔服退守夸畏名恥盈歛博趨約悅善斯從攻己毋作神祇枝求素謝雕鏤喉舌三代鑠金亟石愉願後死永託斯文木壞哲萎痛負疑門札劍未解路諸猶聞

銘茲義道利厥後昆

張鐵生先生墓志銘

光緒十年二月中旬前葥州府教授張君棨廷撤瑟於太原會城之通志局時君年七十矣既病同人亟爲治後事終紟衾冒畢具復日夕更迭視疾以竢知非之至蓋寢疾旬有四日至三月朔而君不起孤知非豎猶子長祿甥盧青芬皆侍含歛自復沐浴襲衣以至殯於外館同人僉會知非且扶櫬歸里泥首請於衆願得其老友王軒銘墓而兩楊君篤暨深秀一作篆一隸書復挽王生玫與武生煦市石宋生榮第敦匠事皆君志也棨咸諾嗚呼軒自癸卯交君四十餘年游最久知最深烏能無言君系張氏諱于鑄道光壬子年以避文宗嫌改今名字棨廷其作子綖又曰鐵生者則所謂表今名者也世居趙城之北街剛文彬歲貢生父樹人三世皆儀於庠父歿以君官贈五品家世儒宗幼承祖訓穎異警悟尤憙強記讀書日倍常兒十歲作文下筆斐然可觀未冠應童子試知縣長沙楊昭節公奇之拔置第一招入署與諸公子同學復授以詩古文詞悅之遂入庠道光乙未春歲試受知於濱洲相國杜文正公置高等應試選謁昭節呈所試文三更始歸家方侍祖庭膳聞曹逆之變作昭節闔門殉焉君僅免於難是年遂舉於鄉出和順縣知縣武威張雪春先生兆衡門先生旋調任曲沃署中有老明經孫七丈者忘其名字隴右名宿也君從之游乃指示以讀經世有用之書學始有端倪時君兪甫計百丈館於曲沃之白家與宗先雅伯麹丈子特同客傳氏君從受史學始教以讀志表之法旁及九數天官家言學乃益進先是昭節殉難君失所師平定許蓮西師長庚方司鐸絳州雅奇君才招同子鉁張讚書嗣年計偕輒從許師入都因得從平定張石州先生問學又授以說文諸經門徑逐習顧閻之學學乃有家法先生留君肆業都中君以家貧不能從先生乃函致鄉寧縣知縣安邱王篆友先生筠令君從門學癸卯許師主講洪洞玉峯書院君偕遂與邢君成秀商君昌獎君山李君敏及軒先

後訂交不爲時學益以文行相砥勵講貫勸規無少假借同時尉先生光霽王君椅孟君棨齒稍長皆與君三世爲紀羣之交而王君方以詩古文執牛耳爲同人倡諸人者相與品目人倫商君謂可與君相伯仲而邢君終弗許以謂君不可及諸人亦推爲知言也君性豪宕善談諧每上下古今臧否風發飆舉不可遏抑一事論難往往援詆至數更端而未已少頗盛氣或論學不合則反復折辨必伸其說而後快然使說果愈已雖覽不相下而心實善之旋即改從或詰其舊說亦哭不復辨嘗自言氣質非學所能化而改過服善生平所可自信人亦以此多之丙午丁外艱服闋後屢上公車諸同人各以事不復聚君每與軒偕時石州先生既歸道山兩人無所親正人海落莫惟黎城王孝廉煥宸代州馮廉訪志沂相與文酒往還時流亦不能識也君弱冠遊日下即見器於壽陽相國祁文端公一時館公多相引重洎多困名場矮屋中時物色海內聞人通士傾蓋訂交客邸戶履恒滿若臨桂唐啓華遂寧劉燕勳大興丁楷江都謝

毋許君過從無虛日不以窮達計也咸豐壬子出都後祁軒兩猶子館因客山東者二年館寧陽先從兄黎平太守霽廷公之蓮園雅擅花木水石亭台之勝兩人唯詩酒唱酬實潛心於張王兩先生之學君气亦漸哉乃於錢嚴段桂王諸家說文疑義研究而詩今古韵尚書今古文皆卒業得其要領指歸是年秋登泰山觀日出訪秦碑又約明歲闈後同謁孔林觀滄海以激發志氣從此將閉戶讀書不出矣然卒不果癸丑大挑以教職注選聞粵匪渡河北竄遂歸里甲寅匪擾山西勝公保聞學將帥追出其前拯韓侯嶺君長揖幕府陳策將帥奇其才邀之行謝不往署絳縣教諭者二載於時老成多謝惟伯翹丈儼然獨存其弟子衛君天驄當八九歲受書時君創異之折行輩爲忘年交及家友先生再官曲沃衛君遂受知焉乙卯春君見以介軒曰吾黨後起有人道不孤矣亟爲之延譽由是衛君名益譟君獎掖後進多此類然自是以俸官隱不復與世接矣戊午選授絳縣巡導丙寅吏部以知縣薦取檄下不就光緒乙亥推升蒲州府教授戊寅丁繼母賈太宜人憂君年已六十有五値山西大祲今協揆朝邑閻公奉命稽查賑務駐節運城檄君掌書記君在絳以守城出力加六品銜賑事竣役奏請加五品銜庚辰宮保威毅伯湘鄉曾公奏修山西通志聘充副總纂由是客會城者四年餘會學使王可莊修課選取高才生三十人肄業晉陽書院巡撫南皮張公別立令德堂以館之復檄君襄教住院督察勤惰爲之析疑辨難循循無倦焉嗚呼君早負時譽意氣甚盛又多老成推許咸謂當自表襮於世乃九上公車八薦不第几坐寒氈蹉跎沒世師友推挽力盡所學既非時輩所能後進幾趍知名老病歸田乃猶荷鉅公之禮遇此豈始願所及蓋亦畢生稽古之勤終不可閟理有固然於君初無加損然君亦可以無憾矣君一弟于漢廩膳生妹四人四娶皆先君卒初娶楊生三子同殤於痘次娶劉生一女嫁而寡夭三娶嚴生一女後娶李生女一子一君四十九歲始舉子故取遂大夫事名焉婚嫁名族不具書茲知非將以本年九月初二日葬君於城

東二里沙橋先塋之次四宜人皆已先祔爰備述平生世系學行舉畢可傳於世者内諸其壙復系之銘銘曰

往君六十余客臨陽君官絳水弟子稱觴走伻丐余伻以文張報李云後怀怀致詞懷並歸來總倘交長極知遼諒乃故詞强謂君鮑叔令余瞻當區區未昇能勿失望拜受令口愧汗悚惶期茲七豒錦製是將昨遊晉九僉醵豫慶十年諸賢計日庶僣爲壽匪料千古誰當媲禍猶闕歌哭雕更不謂靚擢而爲銘口口復顧從過謝僣傷徐劍徒解照擧云亡將毋余文果涉不祥一報平生長負幽明渤之樂石日吉辰良窆此幽宅終安且康永利後嗣受福無疆

尉餐霞先生墓志銘

國家以制科之文求士士以是應之工是業者可立致顯要而或以通經學古之徒或終身不第叢資格既立則進身之途非是莫由也速成之徒既不肯爲即志之士亦必降心伏首以先致其進身之具又不可必遇則且有沉溺老死於其中而無暇爲之卒以不蠹其才者至於晚達之士精力已敝或不能自振則益歲有聞爲嗚乎若尉君者過之矣而不幸以死不更可悲哉君學無師授瀷書里塾同塾生率固陋不知進取君獨好書爲進士塾師惡其妄輒責之君奮然曰是詎不可自爲耶爲諸生屢冠軍學使者異之廪食比闈秋試則益佗傺取試官所錄文讀之實無奇益厭斥之謂進士固吾有所不可知者時耳人以爲狂今工部尚書濱州杜公視學山西得君文大歎異遂舉道光甲午科優貢益奮然曰是不可老我也吾終爲進士耳庚子舉於鄉辛丑成進士是役也杜公充會試考官得君文復大歎賞決爲老名下徵棘知君名益自喜也君授即用知縣分發湖南以親老請改陝西旋以疾歸丁母憂主滄關書院講席服未闋卒實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口日也君疾革聞人誦余所爲應試詞賦亟歎曰吾已矣嘗患吾鄉繼起無人今得王君吾死無憾矣嗚呼君之遇可感矣嗣賦不足道也君諱光霞字伯綺號餐霞世籍洪洞父某先世皆不仕弟二人皆

君授讀爲諸生娶某氏後君四年卒子一人謹女三人君工爲制舉文詩傭詩文駢體諸作卒散佚其弟子往往能誦之君嘗有志於古而困於帖括比成進士始稍稍爲之不幸遽卒余獨悲君之志宜不止此而止此也豈非命歟君之葬未有期弟子商君抑之丐余爲銘君爲人諒直有內行抑之爲言數事皆可記多難言故不著然可謂讀書之士矣銘曰

非躬於其身阨於其文孰慨斯志而不得伸跡則玩世而行實克敦此屏游有不諧知況於凡民抱其質閟其淳嗚呼是在後之人

右墓志銘

楊鳳岡先生墓表

余鄉舉同歲生藉藉稱二楊云二楊者各以關中三甄海內傳誦至今不衰當時公車所品目也一爲是科解首屯留楊君丹林大令中桂一則鄉寧楊君鳳岡教授即君也君諱恩樹字汝桐鳳岡其別號弱冠入學爲廩膳生中

式道光丙午科舉人官至潞安府教授援例加國子監學正銜復晉光祿寺署正銜先世以文學起家居縣城爲邑望族曾祖父楷祖父潛父陶皆諸生兩貢成均詳誌狀中不備述往道光己亥余應童子試寓郡城邢君秋丞萬秀方居憂介君來見索應試諸文賦袖稿以去壬寅科試復過君以邢君寓所邢君詑坐客曰此今焦學使特榜一府三州屬二十五學之第一也乃遞君自以僻處山陬聞見不廣獨賴出門求友以自益故每試所至必多方結識一時知名之士雖無介紹輒踵門自白即見拒不忤以是名流亦多識君者是後歲科鄉試必相見論文如初索稿袖歸亦如初癸卯秋試三人聚會城對兩小酌君歷敘同時能文諸君丹林亦與焉比揭曉題名中半君所指名者而邢君亦獲售丁未同試春官遊處爲久乃始窺君所學之底蘊非僅以時藝擅場者自歎向之識君殊淺也蓋余再謁（叔）石州先生時君亦持王蓁友先生函往見王先生官鄉寧君方從受六書之學余與邢君亦時謝詩古文詞以專力治經志趣既合每旅邸論學往往四鼓許猶未能輟也君嘗言余性戇不宜於世王先生謂非仕宦中人今歸當不復來將卒所業且以教誨鄉里他日得以校官以養親歟子是吾志也別後遂久不見咸豐癸丑以大挑再試南宮聞後挑二等以歸乃不復應試而與余亦久別矣丙辰署解州訓導丁巳選授天鎮縣訓導同治甲戌升潞安府教授光緒庚辰母憂去官歸葬後乃僑寓潞安郡城與修長治縣縣志其時子篤亦以繁峙縣教諭應大府聘修通志辛巳君就養繁峙縣學署與余一見於會城會大府念通志猝未告竣遂篤蘇養志甲申調署陽曲縣訓導乃迎養君於會城學署蓋自是余與君別逾三十年矣垂老聚首喜可知也已詎竟於乙酉三月十三日昧爽無疾而終距生於嘉慶壬申正月十六日壽七十有四嗚呼丹林奔走風塵閱十餘年甫受一官而歿今墓木久拱矣君獨以寒氈冷官優遊終老賢子孫家學相承方興未艾所得較丹林爲多然余獨怪二君早馳文譽乃僅以制舉文見而他不獲自表亦足悲已君忍煩耐勞過

事善斷不爲遊移尤多先幾之見事過輒如所料暮年惟耳聾僂背而健步善啖終不藉杖以行論事不合則與辨張目氣棱棱不可撓余嘗推君留心時事且多讀有用書能大任惜性褊量拘終多齟齬信乎自知之審也君自以校官職司風化凡事關名教必力任之不避勞怨而惟天鎮烈婦侯四姑一事抗詞歷爭於同官頻揭於大吏雖凶犯伏法終以礙於原讞未獲旌表引以爲憾造次未嘗暫忘易簀前日猶以屬篤而不及家事一言嗚呼君固倔強不回然非血性過人烏能然哉初娶鄭氏再娶閻氏皆先卒側室顧氏趙氏趙今存子一即篤辛酉科拔貢甲子科舉人繁峙縣教諭署陽曲縣訓導女二孫一之培監生女孫六婚嫁皆名族不具書茲篤將歸葬君於先塋之次以羨道之文請余與君交最早跡亦最疏乃四十餘年而終哭君之喪送君之葬非偶然者因述交遊離合之概碣之墓左俾後之人覽焉謹表

抱峯王府君墓表

府君系王氏諱讜光字抱華山西洪洞人也先家秦中元季播越遷籍斯土世載令德十六傳而至府君譜牒攸分族姓聿繁固可詳矣曾王考諱令銓字亮采武庠生王考諱泰升考諱玹字子春俱太學生府君寬靜慈惠和易友恭信不違義儉不非禮其器宇宏深神識淵塞恂恂焉悃悃焉詎可測其涯已少與從父兄蘊中府君受學先王父門機雲之喻於斯再覩遂周覽墳典博通載籍執經問難時數開余將欲舒天衢之修翮詠道岸之遐津嗣承先業贊醴東土乃蚤遊膠庠觀光王國以博士弟子入貢成均時不副志其鴻高翥遂遯府海之奇鬱抗鵬今之軼迹中年後累致萬金不貪爲寶謝業歸里閉門課子陶然世外利祿忘懷矣與蘊中府君少狎長敬學更相師由是彌聯棣萼之歡深枝氣之愛雖異室各炊而緩急常周司當匱乏除佐厥資至於睦婣恤宗族與不伐德人周其急假物遂忘援人若棄斋亦鄉爲之文學天性然爾乃久交彌篤屢犯不校恭不諂上接不瀆下涯岸崇設人自不踰劇言亟辭罕見於色洵可謂和平養性滑汩少成者矣天不愍遺以道光二十有八年六月乙丑卒春秋六十有六惜哉訃之日衢歎衕哀舂歌不作戚黨懷恩聞風嗟悼與夫衛憲茹施戚爲出涕廉不翻貞𢦏澆俗式彼澆風非斯莫屬而今老成殞矣遺命無厚葬無稽喪無逾先人孤士騄敬承治命罔敢僭差以卒之年九月甲午葬於南阡祔城之次而以元配李太君祔禮也初娶李氏繼室尚氏今存丈夫子二士騏太學生士驥俱尚出女子子一李出適張樞既克葬其孤士騏於是命工伐石俾彰懿行以爲先民不作而所以揚之徽休者實藉斯文而知府君之深則無逾軒適斮服精辭樹之嘉道夫古稱一鄉之善宗族之良準之前言方斯無愧小子不述後嗣何稱爲遂系之表俾精芬播於無窮亮節昭於異世其辭曰於休府君先民之遺實稟懿德忠厚作基仁爲里美善實鄉師遺惠流世式穀之貽滔滔頹波伊誰云濁德猷以儆懲莪采菁曉我府君亦孔之篤義德超今貞風絕俗亦有內行式和其家嵬矣寡兄僅之田廬未娶女嫁恤厥稚孤匪惟

恤之實善其圖急之來告曰我取之急之來告曰我與之德我不居怨我不府我心孔安報豈貴汝尤矣府君鄉之善士大雅云亡遺範可竣□□□□示厥孫子後有逝者庶其視此

李勉亭先生墓表

於戲此吾友詩人文學李君勉亭之墓也君諱徽勉亭其字晉齋謂故自號謂坡曾祖佑祖金杲父衍慶君兄弟以文學起家少倜儻篤行好交遊師友皆知名士受學史文衎衛芸浦兩先生門與尉伯綺邢實子相倡酬以檢笑詩得名淮南陳子巽先生亟稱曰詩人詩人歲己亥與余同以詩賦受知督學滇南張桐厓先生和邑諸生君適屆長爪雅量有寬度癖好山水家當筦山之麓閒精舍植花竹爲文酒會子巽先生署曰絜游山房讌遊傾一時君交遊既廣未嘗有擇人而心殊自別家故饒貲金輒隨手盡遇急傾囊無所吝有不給悵然累日既摧抑不偶家且落交游稍稍謝去意灑如也顧獨善余與雲章亭山三人嘗歎曰生平論交多矣獨三人知我耳三人者亦自謂能知勉亭也歲暮雪甚輒策蹇徑造其廬呼酒痛飲賦詩歸去甲辰暮春修禊箕山題詩韓君墓弔古流連酒酣登山狂歌人莫之測也嘗讀書平山時同學諸子雲章咸慨悲歌侘傺多大言實子喜繩尺程步而趨抑之好論當世務英傑有大略余頗喜形駭訓詁家言對酒慷慨更相辨難君獨從容吟嘯不置臧否藹然遠也中年多故濩落不自慘時時携酒登山吟咏爲樂愛申氏山莊水石之幽慨然有終焉之志未幾君弟歿感血疾逾年遂不起年僅三十有九君爲詩宕逸有致頗留意小學古音諸書嘗志未就惜哉與人交久而彌永不知人人亦不能知也著箕峯倡和集續集詩文雜作各數千言藏於家娶張氏子某於庠自余始交君君從父兄數季弟枚以次補學官弟子門族賓從盛閭里君玉立英發斐然進取視功名可立致交遊可常保抑鬱半生感慨係之殆食盡交絕固常情無足怪而君兄弟俱殞於周歲之間今昔十年俛焉如寐而余且三哭其喪矣嗚乎李

氏門祚之盛衰與知己交遊之零落悲夫可爲流涕者矣以卒之年十有一月丙申葬於箕山之陰右兆爲君弟觀涵同日葬君疾革以墓石屬余欲得數章書既完葬友人悼之未已遂欲表諸阡其孤曰先君有命矣敢請余泣然曰可哉余忍負吾之友遂爲之曰詩人文學李君之墓嗚呼君聞於世者深矣而獨厚余惜余不足盡君也噫

陳鮒夫先生教澤碑

先生系陳氏諱愼初自署鮒夫以嘉慶十一年生福建福寧府之霞浦縣故學者稱霞浦先生以道光十七年丁酉科充本縣拔貢生二十三年癸卯中式本省鄉試舉人明年試春官不第應同年生陳質甫大令之聘始來山西主洪洞玉峯書院講席越二載知平陽府知府長白延公聞其賢禮聘主郡之平水書院洪之人士如失慈母相與奔命顧留得允歲餘延公復申命請曰所以爲大賢者將爲人師也郡屬十縣一州之士斐然多可感顧不獲明師而先生獨私

在下邑非所以廣教也且洪士皆吾子弟先生來郡豈忍不被其澤者而吾且得朝夕備諮詢助治化敦迫就輿洪之士負笈而從者蓋中分學矣初先生之教士也曰明經學曰端士習曰正文體及是一如其教乃進生徒而校其學行材藝第其高下而別其程於是定考課衡取舍嚴勤惰甄良窳物善　懲澄蓄矯正曲砥頑鈍惟嚴惟明非是置下第又進其才者而示之方培根柢寬擴蓄窮斯強作頹靡軌遠大絕速小矩履行繩趨向必果必敏非是者置下第學者新習有規校藝有方步趨有則游息有時自成人以至童子咸執專經日課月程優游以俟其成勿荒勿嬉非是者置下第析疑問難踵接項望講畫之勞日不暇給引端衍發應答無方其質之不及者亦不強所難也詩文制藝以及小學訓詁皆有法授易詩書三經各授其人皆專家之說也其論學曰非漢儒之記傳訓學不能明非宋賢之性理聖道不能尊崇此抑彼皆非也故爲文必經粹道腴術異背理者雖工必黜而典禮器服制度名物之詳未嘗不考其故曲

學僞士不能售其伎教之三年生徒大進併舍而居伏讀而食歌之音洋溢盈耳篤志力行之彥相彼而出弋取科名者尤不可勝數也俄而延公擢夫先生貞亦介石徇洪士之請再主玉峯旋主趙城以積勞卒於洪洞萬安鎮遺命必歸葬於閩實咸豐四年十有一月十五日也春秋四十有九嗚呼哀哉於是先生之去鄉越十年矣而授室於洪洞者既已五載癸丑之秋洪洞被兵乃携家避地汾水之西主喬君樹衹舊田莊爲生舍死殯咸於喬氏是館二三子爰推樹衹爲喪主以受弔而訃於若相聞若相拱者軒既哭諸寢乃經而葬喪於喬於時二三子遊舍者襁者斂者咸直次僉謂先生之教澤不宜無聞將伐石以樹書院講堂之偏垂之無窮而以文屬軒軒烏能已乃述先生立教之大端而系之言其辭曰

去聖日遠敢絕道腴經師復古異說云微季世割裂乃更淩夷僅存章句完粹其希不有先覺疇悟厥非吾竊是幸爰來我師俾我觭味陶鑄允賚拯我方溺

覺我方迷寘我周道坦適於危登我高堦豁擠於虛我闢孔義助我其菑播之嘉種以蒔我錯我盲之鋼惟憂用醫投之惡石以甦我肌嗟余硜硜好與時違豈敢自信未識所依針砭之合爰釋余私敢不竭材倪然以追參唯未達賜來何遲曳杖方歎易簀永照悠悠教思於乎之淵敢告來者無媿茲銘

信卿阮公義行碑

公系阮氏諱廷實字充吾信卿其號也明弘治間始祖自湖廣蘄陽縣遷河津遂世爲河津人累葉以讀書起家公獨以少孤寡貧未獲終志詩書依母武氏習爲作苦負薪窮山食力養志武氏年至九十有七頤養終身公兄弟三人以次居仲公父諱國安先無子以公伯父次子爲之後洎公與弟先後生弟復出後叔父析襲已久公兄不善理生家計日拙公以所分田產與之復蕩然公無異言公偉幹多力負薪倍常人備值常贏久之積貲百餘緡方謀立產業而兄以牧豬變歲一夕負債幾相埒公聞囊價之無吝容人怪問之則曰財者儻來

之物耳兄弟手足也我不代償則必辱兄且辱及先人矣我忍乎哉人咸欸公長者洎兄有子年壯不能立家室公爲之娶並代謀生業令自爲養兄長子又早世孀媳孤孫煢煢無告公聞張媪惻然憫之言於公引歸同居十三年嫁子婚媳復割己田十餘畝及祖遺院基一所建屋畀之而使子婿分爨之以息後爭俾成室家焉蓋公孝友性成不必有所則傚而能動與古合如此乃其輕財好義亦不以幼孤貧苦而餒其志初作苦窮山時有族弟某偕往某力孱不耐任重獲致母不能自給居半載公積貲將歸奉母約某與俱某謝不與公曰若不念母寧不慮母念若乎某泫然曰吾徒手歸矣以爲養敢忘母乎政恐貽母憂耳公慨然曰是何憂若力薄不能致財耳非游蕩不顧親也且遂不歸親又何賴乎致親疢役而又思子是倍之憂也吾誠不忍顧以所蓄半畀若來則偕歸則俱耳某感許之後某歿時猶爲其子言之曰汝某伯父大德不可忘也由是鄉人皆稱公盛德焉其後家益起德信益著貿遷秦絳間所至人皆重之排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難解紛幾無虛日凡經公區處者咸各得其意以去故或里居或客遊每有疑難事無不引領望公之至也公義方教子授以讀射三子皆入邑庠孫七人爲學官弟子者四其三曰在中則從余學者也公子若孫皆能守家法孜孜爲善撫遺孤收棄兒瘞骸埋遺恤婚恤葬表貞揚節立義學培寨峻以及建修祠宇補葺橋樑諸事皆爭先恐後承公志也同治初年陝回不靖嘗境震動邑無賴多乘機思逞公子凌雲首集資爲守禦計鄉里賴以安堵凌雲又嘗與人同業折閱負逋數千金慨然獨任之厥後業復昌獲贏倍蓰仍與其人均分之不以私己觀此可以見公之爲人矣今公歿已十餘年鄉之人思德不置欲勒之貞石以垂久遠及門張生其世好也手狀以請余謂古人有言鄉先生歿可祭於社者公殆其人歟余未及識公然張生及生在中皆諄篤有法所述非奇詭之行愈可想見公之爲人矣故樂爲揭之路側以告後之人其世系生卒不具載云謹誌

右碑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顧齋遺集卷下終

雲南叢書集部之六十三

一笑先生詩文鈔

共三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甲寅
年刊

一笑先生墓表

一笑先生卒後閱月其孤郵書至昆明謂嵩君等不幸謝賓客彌留之際神識瑩然語不他及唯屬身後表墓之文當以浼劍川趙君孤子胥稱賴先君子戚友力營葬粗畢敢奉遺命以文請藩審書零涕曰先生命之矣其敢以譾劣辭先生姓李氏諱玉湛字會侯又字韞川晚自號一笑先生自爲傳故一笑先生之名尤著先生先世自關中遷滇家麗江曾祖愼嘉慶乙亥恩榜雲南鄉試舉人祖緝孫考腆皆積學有隱德先生腆之仲子以增廣生中式同治九年舉人候選教諭凡三攝大理

西雲書院監院事一舉鄉飲大賓其生於道光丁亥年月日卒以光緒丁亥年六月初一日春秋六十有一葬郡東圜山之麓配孺人楊氏袁氏張氏子男一汝愚子女一所著有古今體詩曰一笑先生詩鈔二卷駢散文一卷藏于家先生幼岐嶷讀書日記數千言下筆驚其其儕偶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負笈至五華書院從黃文節侍郎琮戴侍御絅孫遊縱覽書院藏書三年而畢學大進爲制舉義清逸高淡坐是屢不得志于鄉闈而治詩古今文辭彌有法識者交口稱之先生顧不自多咸豐初元金田賊起擾及大江南北而滇回亦乘閒作

亂丙辰歲先生條上戰守機宜于李鷗鄉郡守講求團練簡丁壯材武者任戰事自與同邑廩膳生故臨海令楊先生泗藻籌貲糧甲仗往來調度于麗江鶴慶劍川三邑之閒外禦回寇內殲土匪賴拄艱鉅者六年賊抄略旁近郡縣三邑亦不支逆氛及中甸維西先生猶佐今鎮遠鎮總兵和君耀曾記名提督張君潤歛兵據險規復中維進扼金沙瀾滄兩江以守先生家故裕自始事即輸以餉軍賊恨先生甚併焚其廬不悔也其後凡西復麗城兩復鶴劍不贅其得失而扼吭拊背牽制賊勢卒收三邑合圍大理掃穴殲渠以竟底定之功苦戰

則諸將力而發縱指示論者多以推先生暨楊先生而謬逮不肖藩固惶媿謝不敏而以兩先生嘗之則良非浮譽先是藩于同治戊辰冬橐筆至軍先生以故人子留掌機宜文字楊先生亦厚之三人者在軍中謀議多合約力肩軍事安桑梓不濫獎敘財貨出納別責之所司旦夕平賊長揖歸田里相與讀書譚藝以爲樂至是冀可如願矣而反遭忌者媒孽庚午兩先生赴秋試坐蜚語繫獄藩居家亦橫被摧辱羣小出死力爭欲擠之不測賴大府廉知其寃得無恙先生即以其年獲雋偕計車楊先生則以明經貢成均藩後五年亦倖厠鄉擧

然楊先生暨藩終以當道剔躅不已一再出拈啓事惟先生韜炎隱曜超然塵壒之外授經講學爲儒林祭酒始終一節完其初志以不負疇曩信誓之言藩與楊先生每歎仰先生植品之高爲不可及而又惜先生未竟其用俾國家增一艱難宏濟才也先生鬚眉疏秀頎然而長飲酒數升不亂處昆季極友愛篤于故舊操履粹然比年境愈困胷次愈浩落嗜學愈劬環堵蕭然歌聲若出金石汝愚之生先生行年五十有九矣字之曰信天蓋以自況藹雨以事至郡見守令無有如韓昌黎之重玉川子者而鄉里乳臭小生不知閭井宴安繫誰之

力轉詆娸厭薄甘自絕于君子爲之扼腕太息而先生乃無幾微之見于色詞藩是以又懼然自愁其淺也先生于爲詩初嗜庾信繼宗杜甫蓋身世所遭關山烽火骨肉死喪百感紛來而忠孝纏綿一語百咽與古人上契神明非苟求形似者比亦非獨感時紀事之篇多可備來者考證而已藩先掇菁華入麗郡詩徵全集之錄則當要諸異日嗟乎楊先生試令有循聲而奄忽厭逝藩與先生曾爲輓詞今又哭先生矣欲話向日崎嶇戎馬喋血戰爭之蹟而晨星碩果同事已無幾人況規覊志節之不自表暴者哉斯又後死者所深懇不僅交遊

存沒之感爲足悲也迺敘述以復先生之孤鏸之墓石庶使後之傳耆舊續志乘者有所考焉劍川趙藩譔

一笑先生詩鈔卷一　　　　雲南叢書集部之六十三

麗江李玉湛輯

幻化

天地幻化亦何常滄山鴻鵠變鳳凰獨有銜泥屋梁燕毛摧尾禿自悲傷

哀三君

趙君小榮（君諱華字衡萬小榮其號也甲午副榜貢生）

山雨秋不斷崩巖落雷電草木誰得支靡然各委頓哀哉小榮公使我淚如綫美玉絕微瑕精金經百鍊君存國猶活君沒民誰奠丈夫肯瓦全羣兒稟生面屹立仲

舉岸斯文見秦漢縱蹙無纖鱗登龍始弱冠中年苦奔走衣食能相絆尺牘倒陳遵時賢重華韡韜鈐半陰符顧指堪定亂汪汪千頃波學究天人貫于我丈人行猥從小李喚駑馬嘗騏驥謬承極口讚德操交士元留與青眼看（謂以駑質謬承獎許數常相提攜云吾弟英爽必不久辱泥塗雖文與冰袞時或不免要自少年銳氣欲蓋彌彰稍涉閱歷終成偉器耳云云）萎窶入湖湘抵掌造士堂（癸丑年同住西林書舍約與東遊滇以慈命歸里不獲執鞭君徙步至湖南爲學使劉公校閱文場同事六七人獨見委任）川蜀名勝區玉壺稟冰霜（丙辰年復爲四川學使支公聘延入蜀及校閱有佳卷落他房行且擯抑公偶見之造詣頗高不禁擊贊支公亦甚欣賞拔置領首旣而詢審本生故名下士也生亦具聞巔末感其知己懇求識面君未之許也）主人傾倒極吹薦重揄揚疏府留班生軍中得周郎（支公書薦彭方伯處時彭正辦理滇西軍務甫接見歡若生平留掌筆扎咨議軍機）豺虎擾故里許君暫還鄉太守聽君至倒屣迎未遑明府聞君來傾身就相商同人折所衷父老喜欲狂艱危見英俊枳棘鸞鳳措施眞裕如庶務宏大綱反手擒巨盜長江靜驚瀧（陸發號者川匪渠魁也時在石古次科等處嘯集黨羽與張姓暗謀襲麗大爲沿江患縣主請君親捕君隻身往旣至與土著和汝清等密謀誘擒而還其醜類數十人方置酒高會公行半日始覺乃各散去）鳴鞭進中甸蠻虜走窮荒（蠻匪加喇嘛作亂縣主請公偕往擊破其營加喇嘛遁逋）安邊敵何有禁暴靖無雙反側多子弟脅從未窮治官長恩開網先生空流涕（子弟多被誘脅府縣主特開恩原宥賊黨心腹網漏實多君爭之不能得從鼠輩益無忌憚與在鶴匪徒潛通消息引賊入室矣）

來敵難縱不斷還受制冷灰死復然誰實階之厲至仁戒姑息小惠難爲繼養癰貽身災因循豈云計偶爾疏周防毒遭蜂蠆肆非關智勇困家賊能爲累腔血灑郊原獨留正氣存迢迢玉龍山何處招親魂妻孥抱頭竄長虞絓籠樊稽紹今已孤誰爲山巨源狂寇尚縱橫蠻夷隔天閽我行且披髮不得同洗冤家慈近六旬暮年失飽溫悶心呼負負悽慘復何言欲哭畏人覺放聲還自吞

和君獻楚（君諱棠）

義鶻豈不武結巢近江渚老拳斃修蛇眾鳥賴餔乳僟

詡自無敵英姿誰敢侮羣兒從東來虞獵付鼎俎盡族
供一餐羽蟲安足數我心實感傷浹背汗如雨太守切
民瘼仗君作心膂（府主知君可任每見駒騎相示呼以相丈而不名并勅閭者勿得抄掠出）
入時危須異人壘經未遑處（君丁外艱府主厚□時賻縣主親臨弔唁并賻以挽）
（聯祇其壘經從公既葬仍奪情起辦團務）漢有田子泰宗黨蒙鎮撫又知唐
張玠奮義斬胡虜邊徼倚長城中流時砥柱盜賊爭主
人迴戈忍相取豺狼入室處大地失安宇青冥偶垂翅
塌翼不再舉巢覆無完卵闔門同釁鼓老母逾古稀臨
年死箠楚烏烏區區情九泉恨難補愛弟復何辜癡子
應嗔父人孰無一死悲君死獨苦低頭載酸鼻忍淚入
環堵

龔君鑑亭（君諱卓清）

從來英雄淚未聞空復垂況我久枯槁念君難自持比
廬日徵逐彼此總角時博戲數相負開懷無與擬（初從鑑亭）
（飲酒博奕數常相負鑑亦輒捨本令後隨給隨負）人嫌老龔癡吾愛老龔奇軀
幹偉九尺嶷然英銳姿中年頗任俠然諾無二詞劇孟
逃七國丈夫肯詭隨歲寒貞松見風疾勁草知飲罷酒
鑪卧狂呼笑羣兒（匪徒東事孤羣狗黨紛紛趨附鑑亭日事於酒傲睨揶揄匪徒心啣之而）
（莫敢相仇也）不才獨蒙顧每見長自卑（鑑亭粗豪多漫人獨于湛蓉折相與焉）
鼓用騏驥獵圍獲狻猊（始舉團長僵蹇不就責以桑梓大義始受焉既而子弟亦咸聽）

（相屬府主甚喜謂團內能得人也）赴公敏誰敵擒奸功豈微（戕黨巨猾命鑑亭往）
（捕無不擒歸）建議徒勤聽壯瘼未及施（鑑亭建言回匪戕官踞城生靈塗炭皆出）
（諸賊狂殺良民因激成其變而每戰輒敗賊勢轉張戕首罪魁因有常刑今當屬子弟往擒諸賊除內患然後徐）
（圖回匪耳叢雜未行閭者咸壯其志焉）餘黨肆先發世事成噬臍猛虎既
遭縛遂爲羣犬欺受恩一身小鼎鑊甘如飴罵賊有餘
勇懦夫爲之移我聞亦慷慨吞氣不擬悲何得效兒女
背人輒歔欷

刺鷄鳴鹽井失守感作

鹽井稱險絕沿途多隘口披臺極天際直上九十九微
經彌勒壩崎嶇易爲守一夫怒瞋目百萬空回首刀布
貲溺泉予求復予取悠悠此何人棄甲曳兵走糜餉月
三千此恩亦良厚一朝事變起譁作喪家狗大節人所
欽微軀我之有令丈夫骨旦夕歸速朽何況倉卒間
蕭墻事非假干戈操同室憂患生左肘覆轍宜有以誰
當職其咎乃知在得人憑險莫能久

意氣軒昂行

意氣太軒昂語言多唐突目如鷹鸇作愁胡聲如霹靂
乘烈缺猛虎直欲雙手擒雜種不難一朝滅冠蓋逡巡
趨下塵闒閻談笑取高節睚眦必報復睢盱稱雄豪手
挑青絲鞚腰插鸊鵜刀走馬疾鳥過殺人不目逃君不

見城上黑雲壓城高失羣鴻雁哀鳴嗸如何但事驚吾曹

劍川圍城中寄麗江諸同事

比盧懸磬野停耕只有蛙兒竈上鳴如此情形如此水令人哭憶晉陽城

紫虛散人與烏有先生爲莫逆友屬大地否塞中道仳离寓迹于無何有之鄉忘懷飲啄寄興煙霞誓不履塵寰一士寺石恬如也無何而蒼蒼者將有斡旋之舉烏有慨然身任而不疑詔紫虛而嬲之事二人始相與遇于秦越之郊紫虛

疾烏有之詰我也奮袂攘臂而厲聲云

斡旋自斡旋何與散仙事嗟爾適何來臨淵擠我墜入寰多是非岸谷久陵替離却莫愁鄉强來幽憂地刧灰無了時風雨太陵厲太璞神不完膏火還自累終當御風去與汝永相棄

紀事

先是鶴城圍剿鎮營游擊丁乘章千總趙國興千長楊天佑大理屬領兵楊丙等見事不可支陰獻降書而鶴城士民亦固邀與賊和以救滿城蒼赤王裕文集諸同事謀云和者降也我令國無生理然未和而死則名存而民累和而後死百姓或可以少安與其名存也毋寧民安願諸君無忘今日遂議和

丹心自可質神明却恨偏裨願惜身餘燼倘收容借一降書遽達爾何人山川肯使屬戎犬勳業郎今成弄麟萬里難馴鴻雁羽怪他襄渡漸流民（予同家叔等逃至東山擬過永北避地江口禁渡難民遂用不果）

漫題

韓信儒夫擒戾楚張良文子報强秦書生縱有倚天劍不取沙塲去殺人

次李省田孝廉韻

魯國男兒未拂衣杜鵑解道不如歸却嫌玉水帶羶氣閑倚江樓延素暉薄酒難爲千日醉迷途漸覺數年非灞陵飛將今何在取看南山縱獵圍

和紹夷江樓晚眺

午夢初回倦眼開小樓悵望獨徘徊江聲麥浪相迎送轉燕閑鷗自去來邊界山河多入畫故鄉村落已成灰更堪日夕牛羊下倚聽夷歌過釣臺

題橋頭樫台

何處容偷旦夕安愁懷一段付征鞍西山斜照牛羊下

陋巷將雛燕雀欲每怪　香醪三斗少可堪麥飯兩餐難

長江不似回腸曲滾滾　波濤直下灘

題火柯糧台

雀含餘粒認巢飛燕挾新雛掠樹歸旅舍日長人意嬾

江村午靜履聲稀干戈滿地雙愁眼冬夏從征一敝衣

粗糲莫嫌難下咽可憐　採盡北山薇（秋成歉收民間拾蕨果充飢）

旅驛小住二首

乍可留連便作家荒山飢走老年華倚門綠柳誰爲主

對我紫薇空着花異地懷鄉長夜月居人敬客瓦杯茶

春秋兩度三逃難轉覺吾生未有涯

乖將遺引意如何畏舉非關愛薜蘿幸有殘生醒復醉

猶懷禿筆哭兼歌鳥魚花木盜驅遣富貴變遷空折磨

不惜高樓坐穿榻紡夜名士老干戈

晚夏

梧桐千三葉一葉未辭柯雨已過溪少雲猶似獸多蒸

成枯樹菌開到故園荷搖擺幾時去重吟漾水歌

野望

薄暮郊原踏翠行江村積稻好西成鷗邊消暑欺秋水

牛背歸鴉噪晚晴雨過山如聞女嘯風高樹作老龍鳴

愁懷別緒無聊極徙倚東皋背眼明

表弟來

日月逝流泉人心非木石誰能暫相忘盡室阻消息中

秋月再圓流落空悲憶昨宵表弟來不寢談終夕初道

一方苦終言六親厄骨肉幾人存屍骸棄山澤親知遍

天涯强半歸殂歿幸免汗干戈飄零死瘟疫生民屬何

心降此無方賊家兒攜弱雛逃竄亦子（地名）僻飢寒烏足

言沉疴卧很籍土俗況多猜驅逐赤崖窟秋至霜露繁

冷風吹石壁弟來經月餘生死復誰測劇恐手足微相

離便相擲吁嗟兮蒼蒼喪亂易其極天地故無情眼枯

究奚益空令窮獨叟沉痛中腸迫安得羽翼齊因風振

六翮夷山有萬重輸此愁懷積

中秋

盈虧此錯行朔望相乘遊今夜月輪滿傷心人事別未

諧一身孤骨肉無消息異俗乃解人中秋不言節

釣魚

一日釣三尾一年千有奇人生行樂耳多殺竟何爲

客有麗人行

館主昨夜爲余告客有麗人今日到輾轉終夕不成眠

凌晨沾露走相造聞君方自故鄉至爲我試談故鄉事

爲者官軍火合圍釜魚穴蟻掃清未問言未及已悲泣

不能視謂有無限情指陳何處起義聲所布忍攜貳簞食壺漿爭相致振臂一呼雲合來連營大小七十二今年夏麥頗登場孤塞小村足餽糧好是官軍從天下早晚准擬戡豺狼眼前功業不時建日復一日軍心玩白幟無端擊懈來七十二營鳥獸散可憐殺戮盡雞狗四面賊聲何處走焦土那容灰復然去年餘燼今烏有村落人迹疏欒林哭嗚嗚殘喘幾不免誰暇及妻孥苦雨凄風渡江急天涯淪落成孤立相逢相閗且相憐江草江花空飲泣英雄成敗難具論世事顛連蓋有因賤子顓蒙復何知聊舉厓畧爲君陳軍中無主號令廢千長百長日驕貴力敵誰甘屈稟承勢均不受相牽制側聞兵家忌深入幾見奇功曠時日困獸猶鬬況以人誰教四路盡阻扼閭閻撲地早成墟剩有殘生亦刃餘履險搗虛爲拯救肯令轉恨賊如梳健兒作事異尋常杯酒睚眦恩怨長乘興但謀且快意不虞反噬能汝傷倉卒棄家室隻身來異域故土何日歸傷哉此一蹶老夫聞言更嗚咽似汝膏粱此騷屑故鄉多少貧窶兒驚恐飢寒痛將絕我今落魄荒山道麋鹿魚蝦走潦倒骨肉妻孥知有無幾度乖離且衰老歸來東望一長痛抱葉寒蟬趁晴哢

悼亡篇

不死曾相見亂離宜有涯室家遂已矣甘苦曾幾時憶昔結髮禮董生方下帷功名實予誤匹馬事奔馳獻賦既無成負書空歸來孝先捧腹臥講堂花影遲春風翦新韭秋雨寒露寒斗酒不時具糟糠轉怡怡談言每奇中枕席多良規往往鄰婦謀轉致戚自貽剝予故褊衷日夕少娛嬉失意恒自困片言輒解頤隙駒易飄忽草遽無久棲貧賤且相守豈云牀第私丈夫貴適志安用好爵縻信誓猶在耳達觀眞吾妻黃巾首禍始顛沛及今茲子孫微聲累軍前劾委蛇帷幄盡豪傑書生非亂才幾番遇蹉跌棄置直如遺雜種既得志有家未許窺啼鳥倦依託相對徒歔欷去歲官軍下故人實總師平生蘊意氣倉卒仍分飛閩道東山阿懸弧白雲隈我時大江頭南望雙淚滋踟躕不自得抑鬱思拂衣榴火明江干蒲酒叶損饌未遑叙别情相見顏一開相慶弟有後呱呱好嬰兒繼言逃難慘歲暮狼狽因奔走徙自苦何不歌采薇感此來所驛雞栖假一枝阿兄勞暫歸弱息累相攜偏裨盲微利履險再失機蹤跡不可問豈惟音信稀夢中或相遇覺來轉恨非道路亦有言將信還自疑人生重伉儷白髮爲長期前日數相棄我心未嘗

悲如今復何言壯懷飛管灰燈火共十載未展一日眉孀弱小兒女攜將何所之得非念予拙九京免流離季秋各徂謝仲冬始聞知慷慨坐窮獨遂貽哲人嗤卵胎區其類乳哺各存宜有雛不自將奚以人父為地方蕩已盡蘆葦誰得辭何日息兵革北門收骨骸朔風正慄烈慘雨重淒其孤鳳濡荊棘哀鳴傷故雌

哭楊子光親家（項子聲欠逋得其手自丹黃庾子山集一卷睹物傷人泣零如雨二）首

情好篤兄弟忝聯兒女婚君遺藐孤在我膝子身存月落關山遠天寒霜雪繁不堪悼之淚仍對故人魂

除日由蘇卜灣回所驛

窮途逢歲盡詩暮且孤征空有祭詩淚況懷傷悲情水泉動寒韻山鳥帶新聲隔岸漁歌歇微聞濆濆聲

元旦

元春晨氣朗初日漸東上獨坐無與歡小樓試俯仰江水碧堪染菸林靜無響草木未敷榮合芽帶朝沆土風頗可人禮節嚴少長襏襫還拜年入門便頭搶餅餌教洽比水酒慶豐穰念此懷葛民熙然神與往側身望四郊士卒何擾擾咫尺一江水猶聞歌擊壤

漫興

舟頭箕踞山之阿一樽薰風一曲歌新雨去來原靡定故人存沒亦何多登樓沽酒仍愁思擁被敲詩引睡魔惆悵半生成底事往年投筆近投戈

下吳竹過宿和煥五書齋

大江壯洪濤泱漭駭騰躪遊子有所之炎天下吳竹未辭艱足繭怯此驕陽酷倦鳥審托棲欣投谷口宿入門驚更喜一酌散沉伏苦恨相聚少夜闌薪繼燭世途畏崎嶇人事方局促慷慨惜蹉跎豈云關榮辱我有詩百篇借之攄衷曲清酒三日閒臨軒共披讀薰風細細吹紫薇散幽馥栽插既已了瓜茄近時熟高人憂禍胎屏居高雙目長恐大江波泛瀾漲陵麓艱危重別離緒語頻諳復叢菊吐霜花客來仍不速

逃難

我生習逃難徒步走天畔孤鶴棲未穩及茲復驚竄天迥谷口低路入長空斷容膝無寸土有崖大于甑俯仰不自聊悲青巖下玩山花瑣細落行間字繚亂日入天色昏雜處無親串嫌疑誰復辭投冠坐塗炭生未聽虎聲中宵吼達旦士人相與驚心怯背浹汗無事且歸來悄然卧孤舘天涯無近遣口腹實予斜潔服再蒙塵自傷還自嘆登樓何處不得同王粲吁嗟兮故人惟儡

抱神算輕信成厲階逐爲小兒謾流血殷長江積屍薇
高岸含笑斷頭顱雙忠眞烈凜執鞭予未遑北望徒悽
惋人事多錯悞何日脫憂患（標首李榮華投誠剛愎敢任事和榮軒謂可倚也俾之總營務防守巨營而身赴中甸剿辦蠻匪榮華橫決作威福將官兵練離心解體以致三仙古失守軍功姚得功死之兵民被戕千餘及榮軒趣同事已不可爲矣逆匪隨轟破橋頭營軍功高聯甲死之橋頭被困日久聯甲設法守禦至是一破同死者數百人榮軒東奔中維隨陷）

書山村壁

背負肩挑趁夕曛一層山疊一層雲捫天纔去頭三尺
有路長垂足二分虎學雞聲逼人嘯礮如雷響隔江聞
窮鄉僻壤關何事也要倉皇避亂軍

早秋

凉風吹樹杪淋雨作宵聲葉帶蛩螢度花含白露榮蒼
茫山色老索寞客心驚敧枕待明月悄然縈國情

江村雜詩六章

風土從來異江村着意看午時冬日烈曉雨夏風寒坐
臥爐三面（土人以地爐爲竈設三面即坐臥處也）饔飧粥一簞夜深人不
寐兒女怪追歡

桑麻倚江浦貧富一區田秋水落三漲春蠶起四眠家
家養烏喙處處下魚筌誰與杖頭挂村酤不賣錢

星回仍縱酒歲首此鳴歡式好形骸外相忘禮數寬雞
豚折銖兩藜藿儘盤桓草鞦韆索新年許一攀

簇簇蒼蓬栗離離玉竹梨日曛木李綻露重核桃低金
橘垂丹鳥石榴然碧犀何年孔林杏流落到蠻蹊

異俗多邪祟夷情信鬼神吉凶長問卜禍福不憑人伏
臘巫師醉春秋禱祀頻皈依香一瓣念佛日千巡

珂珮長週額金環大龍頭家聲歸婦女俗習重氈裘地
僻風生屋山空月滿樓可憐大江水日夕向東流

一桷

一桷高樓迥寂寥恒獨居傾壺聊酌酒下箸苦無魚窮
極不成隱學荒慵著書時聞鳴玉響團露動林於

么麽

么麽從北來倉卒匪夷思官軍偶失利電散競星馳誰
能顧家室爭趨山之陂架木學巢居疊石聊蠻坏晚烏
起蕭瑟平楚亂參差天色黯然異陰雲歘向低中宵驟
雨過坐臥俱淋漓向隅正悄咽雲淨河星稀曉來窟室
外微聞笑語嘻相慶么麽竄官軍爭寨旂佼佼李都尉
長驅如雨師銜枚走疾風朝食滅此期舉國盡從城百
人何能爲眾心失去就羣議方危疑神武一陣刷惡氛
遂已夷惜哉渠魁逸得無貽禍機君看大江西齊民靡
孑遺願言鼓餘勇芟夷蘊崇之嗟予窮獨叟心緒久已

灰及茲歷陵示翻作雕陽綵（佩弄鑿匣二丈竄擾中甸風馳雨驟勢不可當互境皆已投降惟餘營兵數十戶不與焉逆李文元由永北奉廉鎮委署中甸守備隨帶練勇百餘人耳義民約之引避不從則以大寺喇嘛相脅逼令出境文元憤極揮戈逐喇嘛登時發隊銜枚追蹤一戰肅清賊首帶傷遁去仰弄自是遂滅）

赴中甸集子山句

知士今安用關山負雪行林寒木皮厚弓凍紇弦鳴野成孤煙起雲歸一雁征慨心終不歇只嚴值愁兵

新年

邊城落魄過新年雪暗冰橫徼外天板屋數椽寒臥榻土樓十室冷炊煙斗旋怪我形骸舊地僻從他服物鮮

莫道氈裘春色晚踏歌喧遍自熙然

漫題

流落殊方見異民天涯風俗此邦人浮居勝似居官好巨室多緣佞佛貧有客衣冠嚙見借憐渠湩酪自相親參軍莫作娵隅語詰屈聱牙總未真

抒憤

客心驚歲月垂老亂離情每抱冰淵懼況兼狼狽行愁懷無斷續天色有陰晴狐兔幾時息清閑足一生

送張紹孔回鶴慶

新鶯剛出谷有客唱驪歌日晚清香樹春寒拉馬坡相逢苦遲暮惜別恨如何為語諸耆舊天涯歲月多

山行上永北東昇廠

不上青天想未已回頭我亦雲中子分明山向前坡盡行到坡頭山又起

棉花地寄楊小泉外弟會理（小泉專价相迎先有此作）

繫余厄屯剝漏乃走碌碌脫畀與時違褊淺不諧俗幾從士隴埋劣免儒衚酷家國不可問慷慨成孤獨豈伊歧路悲實有窮途哭七尺為累余藏之深深谷釣水侶魚蝦採山話樵牧秋月叅春風醉醒大江麓隴西都尉來邀我起沉伏敦勸不獲已還嬰世網羈英雄期願奢

將以求大欲束馬度懸崖革囊來西蜀行旌滯楠州未受許仙籙既盡叔元錢空腸鳴蟋蟀公私多異同郵亭未嘶睦人心逐環轉雲雨太翻覆亦知行路難偶失人開足野馬迷天涯逆緣誓人日我有骨肉親致書再相速薄裝鬻因人日待還躑躅（署麗江府陵維西協李同委楊紹林駐防江東為仰弄蠻匪所敗詢家逃過江西及李文元珍滋仰弄紹林同江東駐紮如故逆文元不問文元故剛讚忿權將尋仇湛請陸公未悉情形耳盡上稟自明稟上而陸公轉怒時各目多上通大稟陸公既以珍何弄為紹林功上聞亦恐文元上稟也嗾使李署協借端陷之李協贈量得賞不從轉問紹林棄營逃走狀由是有隙陸李故不喜文元至是彼此籠絡爭相結文元權禍撫同永北縣廉鎮軍麾下當是時棉花地設有雲川局雲屬入大甲每年捐輸銀八百兩糧八百石資經費川屬惟以銜雋所得斗秤錢相抵有所稟保則皆川人雲屬不與焉鎮）

（軍扎委文元赴棉分局湛以為局不必分但使二屬據給司奈保同足矣而川屬執拘不允遂分焉分訖而川屬不逞之徒請文元赴草坪于議事至則聚眾圍之部下拔往往迎始各散去而鎮軍撤回文元湛亦赴會理局事甫故）

寄和榮軒東川招舍弟玉淑歸

故人五載別寄書兩寂閴回首雪山雲遥想東川月月出東南隅流光何皎潔同邀玉兎影不共良宵席勢分旣已殊禮數遂相絕棄物有何求所悲同骨血舍弟走餬口非關失和協烽煙逼人來挺險誰能擇聞道兩月前間抵故人側自傷手足微况乃遭蕩析功名非所期冀延詩書澤不欲奉遺體沙場裹馬革願君迫之來勿

使久離潤

木鱉灣（江東地名初無義意以漢替番求其字之順口而已阿漢對岸）

木鱉灣頭望憂心直欲焚鄉園一江隔漢賊兩家分日落山前堡雲流水上軍革囊應許跨誰與樹奇勳

三鬚峯（石鼓對岸時石鼓為賊所踞）

走馬三鬚峯遥聞石鼓鳴漫誇諸葛壘（地有諸葛營）不是漢家營衆嶺旌旗竪澄江組練橫少年多意氣未解請長纓

里都（紅石岩對岸）

水從巴谷去山向里都迴日色冷岩石江聲吹將台（紅石岩下有諸葛將台）從來天設險還要地多材戰守應無敵英雄安在哉

吳竹（橋頭對岸）

習習谷風冷行行莫問津山深藏餓虎江僻隱潛鱗俗擅椎刀利地多流寓民相逢總相識若个性情眞

所驛（武侯城對岸）

藜牀曾此坐懷葛有遺民相處已成習今來轉更新含杯敦夙好薦果及良晨倘遂貫山計何須再卜隣

巨甸

共說張都尉屯兵古巨原幾回功未就一線地猶存討

賊期身任扶危待手援桑榆倘非晚何惜簡書煩

巨甸居人（多元姓自謂忽必烈苗裔杏泉有詩次其韻）

順帝和林去中原無此民不圖亡國裔許作聖朝人習俗甘循舊江山幾易新空留臨別曲悽切水之濱（有元氏遺音靡靡切切酸楚動人相傳世祖臨別所賜故名別時錫黎究竟此曲創自民間木氏盛時永寧夷率眾來襲木氏設伏弌沙以待之殲夷始盡民間造此曲以弔之故云北沙細梨細梨者細樂也迨今喪事處猶用以助哀聲急悲聲北沙者白尸之轉音白番夷也尸死也木氏瘞番夷於此地因以得名今土人猶名此曲為白尸也改流後官府文書以北沙二字代之以其地居府城之北而多沙土也）

立秋前夕宿蘇卜灣大雨不寐

九夏今宵盡江聲亂雨聲風回排戶入雲湧觸階生壹

壁花愁落餘鐙燼涇明隣雞爭唱曉逋客若爲情

贈杏泉

生平少年日攜手同問津知交既零落晨星餘幾人數日不相見白髮又添新已矣勿復道身世難具陳

疊前韻

疇昔同舟濟相期據要津憐卿惟有我知己更何人世德青氈舊交情白首新卅年甘苦共膠漆笑雷陳

一笑先生詩鈔卷二　雲南叢書集部之六十三

麗江李玉湛韞川

贈杏泉

用則行我藏子佩共功名舍則藏子戴我負同徜徉不蟄不飛十餘春殘杯冷炙徒酸辛瞬北建南成底事惟有性情長抱眞離合既已頻悲歎亦何有漂去復漂還土偶笑木偶噫嘻吁天下多情何必吾兩人胡爲攘臂搖頭徃徃不顧身不顧身老將臻老將臻泣沾巾（杏泉）

故人楊子士方殁數年矣每與杏泉茶烟促膝道及平生未嘗不仰天扼腕泣淚沾衣適其嗣子元之到巨來謁相見不相識既傷流離且喜故人有子仍愧將扶無力也

久别成新識運邱憶舊名流離近何事邂逅昧平生父執難爲我孤兒尚有卿空餘巨源在相對不勝情

太平塘

亂山重沓處望望太平塘路險追風從官新戍卒忙闢荒堆落葉播植雜餘霜步騎穿林進溪流響正長

早發魯甸

驟馬踏征塵軍行健絶偏山深魚貫度旅影雁行振土薄冰霜重林寒草木皴抱鞍方踞蹐書劍愧頭巾

酩酊

酩酊歸來晚荒城月色多令嚴軍自肅夜靜尉誰訶乘興難爲我豪情欲放歌英雄聊復爾只是太蹉跎

西行詩　維西進墩

西來天氣變冬雨作秋聲旅夢中宵斷離懷永夜清睡憐寒被薄呼取濁醪傾坐待曉雞喔雪花催客程

草勁冰花壯林深雪葉明山泉凝不動樹葉重無聲馬蹴銀沙碎人登玉壘行揮鞭發長嘯凜冽北風清

日歛峯頭霧人迷馬足塵江流飛活雪山勢兀堆銀萬竅吹森冽三軍待拊循嚴霜透犀甲剝此布衣巾

墩汎北嶽廟

麗江玉龍山長夏積雪高不可躋登山者行未及半颶風捲地拳石飛天元世祖東下駐蹕於此封[illegible]雪石北岳安邦景帝世祀爲麗江土主神廳昭然尊稱北沙薩埵麗人族居所在廟貌森嚴其屬下有阿霸跟的次巴拏灘等目但遇麗邑士兵奉調隨征往往有靈跡可紀云

我聞神最靈懲陽伏陰不侵淩我聞神最正禍淫福善如響應阿霸跟的力無前次巴拏灘勇且賢北沙薩埵祝未罷素馬練甲從天[illegible]斧烏蒙頻顯聖能使小醜

咸歸命疾痛顛連輒呼祝天地父母同顧復郡人士女荷神庥巫覡婆娑舞且謳從來神聖無今古聰明正直作民主春秋血食千載餘今日那於前日殊丙辰之年亂伊始刀兵瘟疫今未已獅象龜蛇化鹿場衣冠文物走蠻荒父老望神早殄賊不知神向此間宅君不聞桓侯生平鎮國中千載流寇歛兇鋒

蠅杏求韻

搖脣鼓翅資疑猜觸睫穿帷去復回役役都從羶處集營營競向熱邊來有時鑽穴迷窗紙最恨當筵落酒杯白璧無端遭點涴會憑霜雪爲凋摧

入秋後見流民哀而有作

昨夜金風昨夜秋商歌一曲不勝愁可憐無數驚巢燕飛繞江頭蘆荻洲

闕少甫枉詩代書次韻和寄

開緘字字傾[illegible][illegible]讀罷琳瑯使我愁亂世偷存眞局促天涯契闊此淹留每懷岐路能傷足爲卜繁星合滿頭若問故人行徑好秋風蕭瑟幼安樓

巨津舊事次杏泉韻六章

故國初淪歿逸西此上游纛袁尊大漢號令趁高秋（和紫軒以辛酉九月由維西進兵虓破寵江城）無忌遂興義伯言相佐謀（陸公貫一實同來）不才甘守拙投筆許同仇

瓦解無全局元戎仗劍行（癸亥五月沿江失守和紫軒收集散卒馳赴東昭）兵權生死以性命羽毛輕（中維諸賊反戈沿江復爲紅旂馬提憲以李祖王署理維西協纂祖王故[illegible]首反戈示久心叵測今撫憲委楊玉科署理維協相見之交玉科出不意刺殺祖王於寓所）天下鶴鵲陣人驚草木聲惜其功獨創白晝逞奇兵（玉科以白日假賊旂[illegible]襲破鶴城軍無後繼卒棄城夜竄）

楊業奔山後睢陽此治軍（鶴城復[illegible]玉科隨下東昭謁撫軍留張潤李所部駐防沿江辦理如故）抗情追上將（潤採知逆首號得勝在鳳柯部下纔數十人率輕騎數百圍之數周得勝故劇賊就民房爲營壘以數十人死守而暗地遣取接應我兵轉爲所敗得勝逸去）入蔡樹奇勳（潤又以數百人夜襲劍城復之人餉兼雜親赴中雜等處徵發接濟未及而城復陷諸生何慎言舉家自焚）方惜長鯨竄仍教義士焚書生乃慷慨大節厲斯文

草草踰城走飛繩跨女牆士民同挺鹿道路泣斜陽（城未陷時委練目王鳳等對守日夜縱酒爲樂初不事事勢急則各自先縋城走士民携挈相隨劍城爲空）雲幕金華月大沉石寶霜流離試回首暴戾忝無方

虢會携孥地旄邱好寓黎驚看楚人炬轉致衆心迷內難方奔駭前途更悄悽殘生何處所進退失羈棲（潤赴維時以儘先都司楊清爲統帶飭駐九河扼賊援路清既奉命而逗遛沿江屢促不前至石鼓聞城已陷輒將該地營盤概行燬盡避難士民遠見火烟以爲賊已到石鼓大受驚恐至有撲崖死者）

中澤哀鴻雁嗷嗷生意微邦亡誰與復紀滅更何歸坐使奔河衆無人解趙圍乞援頻痛哭盼斷夕陽暉

閔予七章章四句

人生如寄枯䕺弱草少壯幾何立身不早（其一）電光石火忽焉已老自非金石誰能長保（其二）北徂胡馬南翔越鳥四時百物焉知天道（其三）閔予賤子生辰不造十載戎馬嬰此顛倒（其四）武子神傷潘郎憂悄壯武心疾南城淚洟（其五）活然新醜失其故好心木形蟬既灰既槁（其六）聾不忘聰盲不忘瞭吁嗟噫嘻念我皇考（其七）

雪山行有序

湛生長雪山下日睹磅礴峻極玉宇瓊樓變幻不可方物每思有所吟詠輒畏葸未敢執筆乙丑秋楊杏泉聚首蘋蕖得讀其七字歌行雄健宏深大力哉幾於夜半負之而趨顛倒狂喜作續貂想逡巡久之亦復畏葸擱筆歲月不居忽焉四稔今茲戊辰屯兵巨津東風解凍時和景明軍政餘閑冥搜苦索既磨墨既伸紙轉念天地僅有文字非鯫生所能髣髴舉筆未敢輒下雖然生於斯長於斯聚族於斯每一仰止心曠神爽行且老矣而眼前絕境不一見諸吟咏山靈其咎予吟咏而不能髣髴萬一山靈其咎予均之咎也不爲與不能異矣率爾命筆撫掌甘心

噫嘻吁雪山崔嵬高而矗亙古無人造巔末雪山夭矯奇而特斯須變幻難究極鋒稜直刺太清破豈伊去天纔咫尺秩與磅礴夷夏交向背陰晴常不一玉筍玲瓏爭空發天柱雷崖儼騰擲皴斧神鬼造化窮況乃丹青能髣髴秋月金波春日麗玉壺點綴蓬瀛勢聳峭絕無倚傍痕晶瑩末許纖塵翳上帝瓊旒坐紫霄神靈序班萬笏朝陡然回祿飛空來熠熠熊熊烈炬燒閑來縱目生雲處帝釋仙翁紛馳騖或騎麒麟驂鳳凰御風飛錫鐵堂去（斯夕晦明雲形變幻千態萬狀倏忽不常）安南闕上千里道一簇火雲堆飄渺點蒼雞足歸峭嶁石寶文峯迹已掃（安南闕因望雪山正如一簇火雲矗立點蒼雞足附近安闕視之僅如門限石寶文峯遠在雪山左右并無峭嶁可指已）猿狖枝窮虎豹藏草木不敢生其旁破除烟瘴協風雨赫赫炎方成樂土崑崙須彌伯仲耳嵩高泰岱孫之子老君破碎在何許混說滇南衆山祖徙來物大難爲置朔南雍東非其地（父老相傳土酋盛時嘗輶軒戾止僅於邱塘關外接待未獲一睹雪山而羅君山在雪山南二百里外附近劍川特藉諸山高大設地理者遂以羅君爲滇山之祖不知羅君于雪山曾不抵一足趾也老君者羅君之轉音也）肥遯西南天地間不干人世大名昆羲軒以前此叟凡漢唐宋明不虧蝕古雪豈與今雪新今雪還同古雪白晝生虛度四十春成敗廢興幾沾巾此

山此雪無寒暑是雪是山孰能剖岸立大小千可望不
可攀道是山高能聚雪還疑雪久積爲山噫嘻吁偉哉
玉龍標舉自何年有山有雪誰後先

蝶

訪綠搜紅至斜風細雨前一生花裏活幾度橋中眠薄
命今如此多情理或然萋萋芳草碧惆悵擲金錢

秋思和杏泉

攬轡慨然吾道東相望不覺已商風每當故國新禾熟
又見天涯晚菊紅雪嶺杳冥濛霧雨江濤悲壯助兵戎
駐顏無術行衰老白首關河笑二翁

和苦雨

伏雨連朝夕新秋便覺寒正愁籬菊老豈但水荷殘雁
信來何滯魚書達亦難懷人此惆悵幾日坐相看

麗劍復三首

故園恢復小陽初好鏟城壕認里閭取調蠻兵兼獛綀
規移火器與糧餉分張籠袖雙垂舞展放愁眉兩道舒
眞箇今番歸去也灰餘底處卷詩書
疊經恢復疊沉淪報到紅旂淚溼巾披拂蒿萊全沒徑
摧傷骨肉幾餘人翻思碎骨尋常事不枉同袍十五春
滿目荒涼休嘆息淮西又喜屬王民

漫興

漫擬雄圖繼閣羅腥羶草竊十年過丈夫今見巴圖魯
雜種休誇曳落河未信榆關容鼠據終教洱水靖鯨波
可憐萬骨歸燐火一將功成意若何

遊滿賢林

走馬萬松庵言登賢林眺紓餘山徑窮石門豁一簇屏
騎進石門絕境非意料清虛小有天我心靜無躁不見
山抱環但見石逋陗或如屏嶂合亦類玉女貌林前獅
象蹲林間伏虎豹天柱觀音崖一一乃醻肖叩關宜有
人洪崖拍肩笑何當石室開琅嬛許檢校桂樹枝相轇

云是三清廟小憇雲生衣松風助吟嘯最愛晚晴初餘
霞漾夕照舉頭望碧穹樓閣拼空造初疑蜃氣成忽訝
香煙罩陡絕無寸土混沌誰與鑿盤曲數武間不覺上
頭到俻蔵依剛巒棟梁寄蘿蔦俯視不見底誰敢向前
蹈此時擊天柱矗立更危嶠上有欲墜巖見之發狂叫
匠作亦太奇雲移石龕搖莫矜謝公癖將使昌黎懊呼
吸帝座通定知闢可詔造化重靈奇藏之深且奧移近
西湖邊看取影顛倒

留別趙月村四首

誰能千里別忍不作哀鳴揮手何容易壯懷堪死生三

年無兩載喜雨共朝晴忽漫歌殷王敢忘此日情何當一鐙對今夜明月賒軍事相貽累虛名轉念差不開櫳有市焉得桂攀花記取孤輪湧金華憶五華

喪亂嗟何極艱危未了身不辭茅屋老猶是聖朝人俯仰瀾天地嘯歌驚鬼神英雄多似草挾策竟誰陳攬轡西南國顛連可奈何紅旗張烈火戰鼓響鳴鼉事變驅人慣奇才信汝多澄清相望久還擬着漁蓑

[illegible]予同杏泉赴鄉闈忽被禁莫測所由既乃知揚護[illegible]鎖其寄也截殺未獲竊之於其所往吁可畏哉

畫地誓不入刻木誓不對君子防未然懍刑期自愛奉

身執玉如凜凜甘綦秉云何兩布衣俾知獄吏貴簿書十五載艱阻躬歷備亦手事戎行朱顏悲憔悴功名誰復論傷之不可計勝敗兵之常瀕危經數四么麼未肅清骸軀已殘廢所重桑與梓同仇敵王愾妻孥非我有撥棄等瘡痏煢形顧影時復貽零涕且喜三屬地依然樹赤幟顧惟河東家敢邀朝廷議今歲直賓興恩補三科試誰言見獵喜聊欲逃軍事不道坐微聲能嬰當途忌駑駘老畏程沿路有狙甚天未絕斯文餘生偶然遂險過不自知豈緣解趨避免傷二子逝又作鄒陽繫縲紲多名賢焉知非磨礪人事久無憑碧翁倘有意相期泯怨尤投命天君泰

鄉闈幸捷（案牘爾外沿墻樹林特茂適有羣鵲爭枝喧噪不下千餘獄卒賀云二公貴人也行且出矣詢之曰此喜徵也已而果出）

予曠詩案坐烏臺我不吟詩爲底來擁臂景從資敵愾虛聲買禍實爲災忽傳啅鵲爭枝喜仍許登龍赴宴回最是傷心跋躓處搔頭父老有餘哀（道路訛傳被害鄉疑之聞捷音忽至父老有喜極而泣下者）

頑民

西南萬里有頑民臥甲枕戈十五春熱血心甘膏草土愚哀指望達楓宸却緣迂拙天將厭遂使英雄氣莫伸

愧煞年年謀討賊猶中碎骨數千人

[illegible]先主桓侯故里（涿州）

命世鍾靈自有因君臣龍虎屬比鄰天生英主能無佐樊噲當年是故人

巫山 二首

鐵壁排空豎峯巒太桀鷔余家玉龍下不羨楚山高

雲雨襄王夢風流宋玉才豔言神女事何處有荒臺

漫興 二首

小樓長偃臥漸近不成人（有誕土偶鬻錢者始爲行立跳擲之像獲利頗厚明年亦爲坐像工便而料廉價固不減也喜以語妻其妻頷之明年而爲卧像工料愈省而價將仍故又喜以語妻其）

（萋蒸覼云嘻省賜省矣慨近不成人耳鳴呼淩替衰薄尙成人歲）尼父冬烘子高徒族黨親可能千日酒沉醉百年身咄咄人間世無堪多認眞

將就復將就餘生與幾何幸從頑刃漏又作贅瘤多身世甘寥落人情太折磨屏居吾有約莫遣再蹉跎

悼頹風

乍見路旁骨緬想朱門肉古人悲路人傷心爲愴目矧此骨肉間榮枯異哀樂脂膏充私庖魯水進苜蓿相彼市井兒睦婣敦厚俗緩急相倚依甘苦同饜飫自從陵谷遷世事多反覆楚楚者衣冠而忘毛裏屬薇樗嗟我

行采蓄肯爾畜酸醎只自知古處安可復乃知肝胆殊不關匪吾族感此悼頹風能無步兵哭

漫興

神龍蟄習井威鳳鎩修篁苦謝一尺木徒聞五采章利見阻飛躍哀鳴冀歸昌蠖蟻制汝困雞鶩爭鳴張領此稀世姿誰能久韜光子房未虎嘯呂尙未鷹揚落魄渭水側窮身博溷旁屈伸自有時何用多悲傷

贈別趙月郁

乘興相尋興正濃孤雲奄忽不勝情上堂剛慰三年別分手仍傷萬里行身世已悲駒過隙天涯何處鳥求聲應憐老大計逾拙未肯西窗共晦明

貴州道

貴州古黔國漏天稱自昔迤邐威畢間此語信徵實陽氣鬱以陶迅雷冬未蟄于役再至止未經睹天日淖潭行處深跬步愁活活豈但阻遄征門戶傷促迫緬懷行路難稅駕少歡悅嗟爾聚族人慘戚倘何極咄哉多紅顏不假脂粉飾沿途表石坊丹鉛銘貞烈未信泥塗賫具此窈窕質生長極邊隅儼與中州埒汙池出芙蕖巖花開旌節靈秀使之然何必名都邑

長安

長安居不易惆悵古猶今柳雪尋常事鄉園萬里心炎風燒麥浪赤日失槐陰惱煞栖林鳥爭枝到夜深

安宿縣旅次遇杏泉北上

萍蹤乍合感平生怪道連宵夢寐清客子渾忘羈旅思譙樓怕聽短長更他鄉分手他鄉聚萬里班荊萬里情緒語方濃雞又唱伯勞飛燕各登程

次旅壁韻

日暮蛩動息秋來衆芳歇胡爲此征夫駸駸晨昏發我來暮春初及茲流火月黃土眯人眼炎風燎鬢髮名心苦未死覓官再赴闕豈云樂奔馳生恐老埋沒駑駘氣

易盡歷塊仍顚蹶兩度總成空雙尻亦大促玉堂非我
居鑿坏歸營窟

虞美人

紅顏易衰落況聽悲歌聲意氣大王盡微生賤妾輕美
人歸異代弱草有餘情千載春風裏猶疑血淚傾

漫興二首

泉石風光好軒窗日影遲觀書揉雪眼飲水浸詩脾燕
語知誰訴花開笑我癡天寒春欲暮單袷苦難支
東木難爲柱空傷命不猶高官終速謗巧宦亦承羞邱
壑好藏拙庖廚肯代謀力耕吾有舌素位復何求

避瘟

若箇生非寄而斯永不歸求仙人欠達畏鬼理何依天
地有時壞形骸況已微修身順吾事大壽古來稀

遊文峯寺

到此心多妙悠然萬象齊野花隨意落山鳥向人啼提
徑須防滑歧途總易迷回頭登覺路刮目藉金篦（同人約走
小徑迷不得出轉煩土人指引）

讀蘇文忠集漫題四絕

一睡博萬里虛名留身後儋州繼惠州端爲吟詩走
多才信爲累倘口乃坐窮不記烏臺案幾從北海融

無生參人乘了了祖師意一壁踢倒盆何曾涉文字
忠告宜書紳如何竟忘却從今莫作詩深負良朋約

貴州道曉發（三次北上）

鄉國日以遠雲物日以殊常道故園寒此寒故園無泥
潦旋馬足冰雪困役夫衣不皮厚而稼崖石皺以枯男子
四方志所苦非道途惜哉知命年筋力供馳驅桑榆戀
薄宦此計良亦愚駑馬逐萬里能無歷塊虞我有一樽
酒長對妻與孥圍爐話衷曲堆盤薦新蔬身閒意多泰
屋小人自舒戚里時相過吾亦愛吾廬奈何九折坂數
乘下澤車

黔道雜詠二首

玉露敲修竹荳簷帶晚瓜柿花紅間葉楓葉豔於花菘
圃籬護柴門闢徑斜山田如磴道負巘足禾麻
絕少年康處彼巖搆室家陰霾長寄漠淋雨況交加道
險人夫困泥行里數黔馬牛看入笠何處且停車

哭杏泉

牛刀困小鮮鴻才屈百里窮老投煩劇枘鑿固其理弱
冠事徵逐文字相娛嬉讀書鄙章句期之優而仕奢願
竟蹉跎時事值傾否中澤蟠修蛇四郊突封豕壁壘謀
自固鄉社結弓矢顧指聯衆志紀綱歸張弛手足捍頭

日軍政休鞭箠葛巾坐運籌鯨鯢從披靡成虜數使
歷塊頻蹶起協理豈無人幹濟惟我爾連鑣敵王愾
刃得所止豈不畏險艱大義迫桑梓虛聲孽之媒讒間
成積毀長途脫虎口相對坐司李盛世無寃民秦鏡破
奸宄嗟予久荒落龍門慙燒尾下第惜劉蕡五色眼易
眯微勞幸見錄飛舄浙東海太阿如秋水不中苴屣履
強弩勢已窮千鈞安可恃聊欲賡絃歌三徑期瀟灑負
郭有田廬東皋秉耒耜去歲京華春遺我一雙鯉開緘
如晤對早晚謝朱紫賤子報罷歸孑身失依倚妻孥仍
凋謝室家蕩如洗瑕函倘相慰溫語消塊壘何圖關山

濶萬里報生死天道固難言搔首痛彼美心事更誰論
予期悲已矣風雨聽蕭蕭含毫不忍誄

木向東協戎招飲

舊雨聯翩集將軍晝錦歸豪情投轄飲健議唾珠霏綠
水環幽徑青蘿羣客衣猶憐枕戈日同賦北山薇

秋吟

每到秋涼輒苦吟風清月白恨難禁浮沈已足悲身世
感慨何須弔古今大道亡羊空飲泣循途詠鹿詎堪尋
明知覆算非長策却被虛名役此心

贈明村二首

久不見黃生鄙心時復萌鉛刀磨轉鈍寶鏡拭逾明談
玉風前落雲煙筆下橫年來歡聚少乍合亦多情
聲價連城璧才名照乘珠交深相與淡智極乃能愚拍
府催晨駕霜台聽夜烏垂天有雲翼去去奮南圖（署臬憲鍾函招下省故有柏府霜台之句）

次和月邨見贈六首

吾人例多情老去怯言別咫尺愁千里矧當隔鄉國我
慙阮步兵濁世謀身拙君眞姑射仙濯濯皎冰雪
倥傯復倥傯麻鞋短後衣不道漏刃餘猶許長揖歸幾
從硎谷折何止累卵危天地不終晦日月無私暉

世途方鬱紆忌此道旁絃傷哉柳下季焉往不棄捐栖
栖桑與梓所希極顚連顚連既云復彼且窮益堅
妖厲非自作忠魂失安安一朝天耳通瀰汝泥下嗟惟
有李將軍窮老計逾左弄麞倘可期惡鳥許賀我（來詩誤寫弄麞書慢犬應寄我云云故戲答之）
人生何容易涉世百年久功名定何物身外非我有青
氈舊所傳坐此窮獨叟少年多奇氣相對顏孔厚
大隱不避朝小隱不辭山抗心懷葛前置身夷惠間可
憐紫芝老療饑不療孱我欲從之遊何處是商顏

鐵架山

四十一縣鐵何曾當一毛穹然同地厚斗絕與天高[illegible]足難爲步真形亙古牢浸城資保障永與鎮滔滔

漫興

不聞不見我何窮非是逃禪學蹈空遮莫黃金從土賤心知美玉委泥中模稜正好藏圭角堅白何勞辨異同末聆塵談能具曉相逢大要說圓融

屈靈均

傷哉屈大夫懷沙毋乃愚君王不早悟大廈須人扶留此耿介質庶幾挽桑榆云何心慮亂孤憤捐厥軀豈知古豪士生死無兩途讒毀既交搆殄瘁日以殊一朝宗社淪舉族爲虜奴不惜皎皎白甘心絕鯨魚鯨魚未解哀君王或悟諸此意不求白此心久鬱紆無怪荆楚人至今哀有餘拯弔未云足繼之以浮圖浮圖無君父何足汙三閭靈爽倘不昧飛願笑其誣

嚴君平

君平豈棄世卜肆留成都賣卜非餬口將以化頑愚與人子言孝和氣溢里閭與人臣言忠微賤知捐軀吉凶緣惠逆禍福明乘除砭俗解紛糾秋風摧朽枯丈夫處世間歲月不可虛出當作霖雨處亦膺師儒利濟及人物何必公與孤垂簾讀周易此豈方術徒荆榛滯鸞鷟

殺戮來驕虜誰能學牛僧曝背牆東隅

嚴子陵

子陵古賢哲深意人莫測親極疏之媒矧茲屬天澤客星不肯留方寸具卓識豈伊專高尚矯矯表風節既不學巢由洗耳鳴孤潔亦不爲鄴侯白衣石鶴列蕭然羊裘翁聖主勞物色慷慨就徵車何曾甘韜匿明良固可喜遇合亦難必日進或闕嚭闓韓思轉劇還歸富春山垂釣聊自適不是耽烟霞軒冕棄弗屑道交金石貞王度地天潤餘風灑寰區頑懦資奮發以此酬知己時清兩奇絕何必居廟廊勉共大夫職區區誇隱淪深意何由白九京倘可作此語應不易

刺客遊俠

帝王繼臨御大道惟一中刑罰世輕重憲章無異同殺人者抵死約法爲世宗綱紀整以飭賢愚誰不恭自從有此輩世變難可窮僇賊互傾軋強梁相長雄布衣專生殺黔首覘王公豈惟壞心術將恐趨頹風攘臂誰作俑聯翩競追踪豪暴遍天下紛紛如蟻蜂迹其盜跖行何足汙筆鋒置之不齒數亦可免景從爰有太史氏觸犯羅災凶寃結鬱成憤激毫抒悶衷寫生具妙手模朦爲人龍遂令後世士心醉交推崇如有王者作協和

可封齊民識大義此輩豈能容聶政賊韓累盜名賢自棄殘軀既非義學鱄豈云忠矧此喑啞將魏王命在躬椎鄙赴趙急於魏竟何功可憐太子丹舉國弃頭童樊生枉自剄禾黍荒故宮遊俠更何事甘爲世元兇歸息于百里肉身解飛空明廷適啟口匕首已陷胸踪跡太詭秘誰能究始終

往事

往事淒涼不堪說連鑣規挽陽九厄通中洞脅競先登探穴擒渠爭獻馘如今事過復何言芻狗已陳誰與惜將軍放廢良弓藏猛士凋零寒水咽兩眉無事手無心

功怨不居眞良策滌灰霑絮無飛期何用飲冰除內熱

漆園吏

莊生昔曠達遊戲於筆墨寄想人非非寓言十七八不知蝶是周寧識周爲蝶蟲鼠亦偶然成見何曾涉尻輪彼自乘神馬不勞策雞云荒唐鳴理緒如綺纖後世浮屠人乃有輪迴說得非齊物論資之以口食刻舟劍已離膠柱難爲瑟躬閱多遺忘矧其死生隔噫從聖教衰門戸亦多術隱怪雜神民虛無矜奇僻申以果報因亦足傲頑劣奈此倫理何本原實先汨原壤登木歌情毀而性滅鼓盆弔糟糠決裂匪朝夕

南詔碑

驅馬葉榆南言尋蒙氏蹟巋然南詔碑倒卧橫路側風雨蘚蝕大篆樹嗟傷鐫鼎墮泥塗零零落落難句讀但見書法遒勁秀而腴小石旁嵌爲指似謂言攜貳非得已螳臂那應抗豐陵閉關保聚規逃死却思六詔歸併日西取吐蕃東畧粵內宮妃子白夫人憑仗妖邪逞妖術桓桓二十萬王師纍纍如山白骨堆蠡爾不毛敢終拒定知回筆多諛詞不然我聞此石扁舟浮海至當時事迹頗奇異如何悠悠千百年鬼神不惜碑沒字

白頭

白頭不我放公道及衰容去歲松藏雪今年雪上松居然添鶴髮何止笑龍鍾鏡鑷無煩爾青春會有冬

喜訊

再續鸞膠四載逾辛壬癸甲啟呱呱談何容易叶熊夢差足自豪將鳳雛喜訊忽傳忘折屐同人相賀爲懸弧不妨誤寫弄麞字老蚌今生明月珠（月邨前贈詩云誤寫弄麞書懷哉先寄我余答以弄麞倘可期惡鳥詩賀我故則有誤寫弄麞句）

自書詩稿後

不逐時妝炫冶容中書與我兩龍鍾天生瘦骨虛而健亦有癡情淡處濃苦語惟應將敵翟勞歌未中碧紗籠

人間競獻霓裳曲可笑先生方耳聾

一笑先生文鈔卷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六十三

麗江李玉湛韞川

一笑先生述

先生西南潸夫也寡語言鮮結納無適無莫無追往無逆來無沾沾所遭窮通順逆一笑置之故曰一笑先生時或周旋倫類遇解人亦未嘗不傾蓋而詞約旨盡弗曉辨澮然溘然渾渾噩噩然輪囷臃腫殊不辨譽之爲喜毀之爲惱也者其言曰凡今之世竅用鑿而混沌死往往倏與忽之徒朝四暮三情狀萬變雖有巧歷莫測端倪矧余凡夫倀倀失據矣復何能以口舌爭耶古有爭之者唐虞君臣成周父子蔑乎尚矣幽厲凌遲孔孟倔起旣斧柯之不屬槩脣舌之徒煩雖亂賊亦懲而大誼而褒貶徒託諸空言漢唐而降大道多歧明公淸流爭以品槪才人學士爭以文章伊洛諸賢黜邪崇正理學僅存罔不厭黜爽或戚戚以終孰雖守常將嘲作解或藏拙永年之二道未可知爾用是自銘因以爲號

於生畏人集前序

避地無聊輒以韵語排遣非所好也然而布穀鳴夏促織鳴秋當其時情有難已斯口不能默荷必鸞鳳之中律而鷃鸜之巧舌耶觸於目感於心發於志見於詞我爲我發我勞我歌如是焉已耳韵語云乎哉

畏人集後序

詩非夙好亦不常吟歲月滋深紙墨遂夥或謚於予曰古人不云乎客子常畏人矧避地避人畏首畏尾者哉今吾子觀物流連感時悲憤雖亦排遣之一術不計微辭之致災悲非處變之善者也予應之曰吁有是夫雖然僕惟畏之極故絮絮不已人有夜行者長歌而歸其妻詰之曰子非狂子何歌之長耶曰吾畏鬼耳嗚呼其卽此意也夫或莞而退顏曰畏人

驅我集序

胡爲而棲棲遑遑勞勞搰搰曰夫有驅之者也伊古以來賢哲眾矣尼山鄒邑兩地參天莫遑言思誰爲驅策自非絶詣無間聖凡粵稽往蹟孰非驅之致然哉顧或以功勳而爲伊爲旦或以名節而爲夷爲齊或以富貴權勢而爲許史爲金張爲田竇之屬所驅不同驅而各之所之則無不同也若乃慷慨誓師奮義討賊近乎功矣而伊旦非所期功成不居長揖遠颺近乎名矣而夷齊非所望至如窮富極貴炙手可熱憑權借勢吹灰可然彼固莫我强我亦不任受然則胡爲而棲棲遑遑勞勞搰搰也夫有驅之者也欣戚悲愉弗能自主東西南

北亦聽所之倥偬偶暇不廢披吟時則聳肩山立殘序所經輒成題詠時則枯腸雷鳴標之驅我紀實也

倥偬集序

倥偬集者從軍之所爲作也大都衰颯之詞居多夫苟非其人功不虛成如彼雨雪先積維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況流離顚沛目擊心傷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噫豈好爲是呻吟哉

容與集序

漆園氏曰彼且爲容與與之爲容與此爲接物言之也雖然人之生也亦焉往而不容與哉何以言之人無有賢愚窮通順逆盡之矣使其一成不變抱初以終則窮者不可與言通順者又可與言逆哉乃窮通順逆萃於一人盡歷之時而飛且鳴則容與而爲飛鳴矣時而潛且伏則容與而爲潛伏矣時而蠻夷僻陋險阻艱難則容與而爲蠻夷僻陋險阻艱難矣非我之能爲容與實造物者之與我以不得不容與也奚止接物云爾哉如云隨遇而安無與於己吾斯之未能信

居易軒詩遺鈔後序

忠臣孝子篤棐肫誠錯節盤根貞以浩氣此其人不必藉文字傳也而發于文字精神迸露往往歷千數百年風霜兵燹不能磨滅俾讀者欷歔感奮慨然如見其爲人有不離文字而不盡關文字者非夫句梳節比埋頭工藝所能襲取而得也鄉先正趙雲升先生勝國之季以名孝廉仕桂藩爲郎官與楊副使介夫何提學澹菴嘔心喋血委曲艱難以扶明社之屋卒至步移玉攺禍死巖穴百折焉而不悔其忠孝至性與夫雄才偉略鬱不得抒者則一于文字發之有居易軒詩文鈔若干卷藏于家兵燹迭經存者不及十一先生裔孫拙菴司馬掇輯成册將付梓人今夏司馬之子樾村廣文來遊芝山出以示湛時方病痁伏而讀之窮兩晝夜洗痾霍然

若失夫以先生之高風亮節炳乎志乘非所謂不藉文字傳者乎然湛讀先生之詩文淵源忠孝取法詩騷欲言難言之隱以可解不可解之辭出之黍離麥秀之悲香草美人之旨曠代以來當與杜子美元裕之相視而笑獨惜滄桑百變人間零落泰山豪芒而猶幸留此具體之微足以廉頑而立懦斯固後賢抱殘守缺之功無忝厥祖謂非先生之精神歷劫不敝而能然也嗟夫勝國之運訖于吾滇志士仁人身死而名不彰者何可勝數卓卓如先生而簡編散佚志乘所載畧焉弗詳文章節行卒不得與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諸遺老暴白于

天下尤湛所捲卷低回而不僅爲先生悲者矣

悼趙小萊和獻楚龔鑑亭三君子文

北闕天高邊城斗絕黃巾陸梁赤眉妖孽（張正泰起事用五色旂幟其屬下以黃布裹頭別有前後軍前後先鋒左右軍左右先鋒等目包頭旂幟號稱殊色）義舉滅回詭謀猖獗衰弱丁口誰區誰別官吏閭閻吞聲流血噎橐屠刀羣超倫軼殺藏搏塞千英萬傑（始舉事時屠兒博相和成之）網漏刑餘雷奔電掣（張姓到麗配徒人犯及有罪繫獄者執行開釋傳令入伙偪強者用爲酋目）燒掠追呼脂膏殫竭陵谷遷移冠裳毀裂弱回易殄殺回興逆觀察衛髭邑燹一注節坐令蒼洱長夏積雲茫茫六詔壘壘白骨民不聊生回胡何誠（張姓之滅回逆託以結讎誣反三屬燬說揚言不擒而坐勸經費遲遁以待擒回之變欲因以實其言豈知激成其變殘害踞城屠毒殺戮不復可制矣）緬彼君子我心苑結父母孔邇憫念傷燬剖符任重敢慶國紀爰命我民編聯子弟團道保甲會結弓矢訓練約束幹衛閭里碌碌斯人誰與領此和生慷慨袒臂而起遴舉鄉總序德尚齒籌議團長同心協理聚壘堅壁守我邊圉天水國士文武雙美始自川蜀歸來桑梓傷心慘目眥裂髮指彌縫補苴振作張弛龔家鑑亭勇如虎兕急公嚮義不計生死禁暴安良三君是倚慰彼黎庶拒厥蛇豕賊黨餘逆（齊團後不見紅巾者一年）黃稗種帖耳（回匪揚兵沙溪擾窺劍屬麗團整旅不敢犯境而還）蜀失木黃鳥賴此栖止（大選）

（黎民避地到麗者安還公所給與口糧）士農工商黨術村市（士民安居樂業不異平時）使君破顏明府騰喜（先是府縣主吞聲忍氣莫敢誰何至是得行其志官民上下若父子）（劉）瘡痍未復磬懸比屋心則有餘力誠不足（地方經賊姑勒索一空經費之需無從措辦）樹屋道旁權不專屬舉動掣肘經綸局促（王鄉總以桑梓之誼頗事優容專無大小議論皆起權勢遂用以下移矣）餘孽宄徒厥辜未服狐羣狗黨引處心腹虎視耽耽其欲逐逐門戶空嚴蕭牆禍猝引狼入室甘心魚肉堂堂趙公詩禮家風耿耿長劍躍躍青驄率先士卒陷陣衝鋒手刃狂賊顧盼英雄隻身鏖戰天日爲紅衆寡不敵赴義雍容（趙公臨節謂所屬云吾力竭當誓死以報府主請君努力以父母宗族爲念又顧其子振聯云父子不可同死汝速生爲遺種許已而被殲）天柱既折翼戴誰崇地維則絕夾載斯窮寒風瑟瑟晝霧濛濛鹿走挺險里巷一空壯哉老龔（鑑亭幼與僕隣居相善常以老龔相呼及長然鄉人仍之亦以老龔呼也）猶備禦東封（鑑亭守東關）激勵練丁殺氣洶洶指揮發縱身冒相從扼險阻隘賊敗忽忽西關既獻東道斯通前狼後虎腹背交攻走頭無路衆志異同孤鶴徘徊見羈樊籠拚却一死其甘從逸斷頭將軍據地臧洪（鑑亭素與王裕文皆任俠不相下既而相得甚歡裕文舉事招致無賴焚香結盟數使人敦請鑑亭入會逃匿不就及地方齊團舉爲本鄉團長赴公趨事深得子弟心王鄉總擢爲六團鄉總團長至是被擒又欲降之不可得遂遇害）可憐獻楚罹害獨苦錯見薰蕕誤投匪（賊入據麗江獻楚奔至阿喜擬進中甸故泰寇之哭甥縱表弟也[illegible]）

（某教詣營遊賞）賊炮烙剮制肉爛皮腐臠割摺拉鼎烹醢俎首下心木石爲伍豈云愛身臨難不武上惟老母白髮傴僂孤注無名一擲奚取抗懷在昔曾范遐舉回谿垂翅澠池徜徉春念北堂深心詎賭惡盡慘毒卒具刑五一門十口同日嬰斧從此枌榆遂爲賊守陳屍懸頭未許哭收人守見遍正氣空留僻號主衣冠文物附贅懸瘤昆虫太木繫卵綴旒市井奴隸譏笑鋒因草事苟活忍垢含羞離絃箭落搶地哀求湛溪末議未展一籌羣賢知己脫身遠投偷生異域匿跡荒陬衣不蓋餅食難下嚥哭秦無路覆餗有由哲人云逝誰與同仇青絲白

馬一任踐蹂何年故國庶其有瘳禹山嶙嶙夷水悠悠披髮狂呼血淚迸流嗚呼哀哉噂職其尤千齡萬古顯微闡幽

留別楊小泉啟

愚以麋鹿之姿抱山林之癖讀書半世不邀科第之榮從事十年未識簪纓之貴攀桂樹以淹留紉秋蘭爲佩遂子藂枯木劉勝寒蟬登高望遠山人之屐齒常穿席地幕天野老之情懷不薄一朝入世非緣販賈參苓千里尋聲只爲牽進骨肉裴君不過詭移管輅之床謝爽多情別啟渭陽之館閶闔揆地鐘鼓迎蓋車馬如龍退巽文物摩肩擊轂見軒冕於北闕吹篇闋笙聞絃歌於南市煙霞增故國之悲風景動新亭之泣才輸騄驥仲弓之巖岸難攀價乏琳瑯元禮之龍門莫上青霜凝而菊圃寒白露下而汀洲晚許元度之清風明月甚慰相思嵇叔夜之潦倒粗疏依然故態綢繆款曲興盡悲來憶張翰之蓴鱸哀北山之猿鶴半榻寒燈今夜清談落落一鞭殘照前途相憶茫茫流閩水而東西散愁雲於南北會面幾何談心未竟惆悵窮途更向他鄉揮手淒涼暮景可堪晚歲歌驪倍覺慘然誰能遣此吾弟鳳塵鷹隼望雲路以騫騰阿兄局促駑駘臨沙場而躑躅他

日春深盤谷知河陽滿縣桃花何當履着上方[illegible][illegible]一園菊圃

招諭杜文秀回眾檄文

照得壯節封侯猶是綠林散卒伏波歸漢寧非隗氏舊臣順天者存識時稱俊況無辜良善究陷網羅情非所甘勢不得已但使回頭及早應知失足何妨自逆徊倡亂兵燹連年荼毒生靈草菅人命戮其父而剮其子殺之夫而奪之妻詩書閥閱爲健兒壓鐙執鞭不聞誰家子弟淑女名媛與醜虜抱衾薦枕敢云是我妻孥室家已矣性命何存漏刃殘喘呼不及吸涸轍餘息夕不謀

朝針甄芒臂度日如年亦有飄搖播越蕩析流離日暮途窮痛死亡其無地天涯腸斷悲生聚以何時豈惟英雄扼腕志士拊膺實屬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乃無恥匪徒下流鼠輩猥以狐羣狗黨妄冀附鳳攀龍義聲到處乃詭避而不肯前妖焰逼來轉趨承而惟恐後居然虎倀甘作蟒奴負白旗以爲囮笑赤幟之不靈豈知淫爾子婦殲爾男丁卽是將軍都督掘爾墳塋暴爾骸骨誰爲校尉中郎輸將之與抄掠孰重孰輕殺戮之與招安孰仁孰暴順逆所在曲直攸分獨不見髮匪洪秀全要結黨徒至三數百萬之衆陸梁州郡及二十六省而通一旦元戎戾止大兵雲屯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冀北擒渠搗穴滅迹掃塵昨日稱雄而今安在矧此小醜么魔西夷穢種鶡披隼翼蒙虎皮於滇南不過一二隅在迤西亦祗數郡勢同黑子地猶彈丸而欲逞其驢技抗我天兵譬螳螂之怒臂聚蚊蚋以成聲方今大憲念切民瘼恭行天討籌備鉅餉徵發鄰封剿撫兼施南北并進旌旗所指若洪爐之燎毫毛節鉞所臨如長飇之零秋籜建瓴破竹摧朽拉枯有何不殄滅者哉現經本協親統大隊恢復麗劍凡屬投誠不次超擢而鶴慶孤城大理等處尚稽天誅未歸王化除既往不咎外合

亟傳檄招撫爲此檄仰紳耆各邑人等知悉嗣此大兵雲集各宜激發天良或獻納城營或擒獻渠魁或從中內應或在外反戈隨時之宜聽其自便倘或陰違陽奉雖漢人在所必勦苟能革面洗心卽逆首仍許自拔本協亦視同仁與之更始共樹奇勳同膺懋賞轉禍爲福有厚望焉易罪爲功在此時矣倘觀望不前坐昧先機之兆則撻伐立下必貽後至之誅河傾酸棗杞梓與樗櫟俱流火焱崑岡瑾瑜與珷玞同燼到得此時悔將何及各宜懍遵毋違特檄

宜致趙月村啟

子都不自知其姣也有姣之者而子都以姣著護蔑不自見其陋也有陋之者而護蔑以陋聞何者目能辨色灩形殊施自觀他對鏡窺粧參學謝伊洛顧恒思慷慨激昂有所建樹每見痾人伏案聳肩輒眼白齒冷謂丈夫奚事此爲非關矯激情不屬也乃自潢池盜弄烽火燎原纖發蕭牆釁隙備歷窮欲達言勞纇歌事目睹身受攙搶紀之我生不辰空叔夜命六十五載所謂慷慨而建樹者畫餅焉已芻狗焉已此故人自摯仆遭際豈不然乎惟是蜩鳴蟬噪充纍之餘糞除未盡者猶有存焉要亦譏陳時事兆非無病而呻故姣不必子都陋不

必覈覈而瑕瑜不掩妍媸互呈妓之陋之舍故人尚奚屬哉夏自擴臂從戎迄庚午弛擔除散佚不計外得古近體若干首厘爲四集曰異人桑梓陸沈屏迹窮荒也曰侏儒赤子討賊艱苦異常也曰驅我滇蜀奔馳迹邊安處也曰容與鳥倦知還復爲馮婦也情因境異言以時殊妓未必然陋宜彩矣李爲我删削焉大刀闊斧毋負李所我以

雜誌

鏡卜筳卜尚已流俗有錢卜瓦卜竈卜雞卜類難枚舉至如火迸燈紅風聲鴉噪類矣喜怒舉動形骸罔不有徵凡此雖未盡衷諸道要亦至理寓焉究其極或驗或不驗非卜不靈人心多昧也標東有松卜其法取松葉數百莖整令齊手搓口祝而擲之洒然委地其尾外散其本內交圓如團扇因以問吉凶焉死生存亡于田交易牧樵細故兒女私情不厭其瀆暇則男女競卜以爲樂而女尤擅長自以爲神奇無不應也究厥指歸蓋有取焉其亦錢瓦之亞而得揲蓍之遺意也夫

舊稱蟬以翼鳴察其四翼較薄似非甚此勁聲者薄而觀之其腹際交接若鬬筍然末節近邊處平列二眼明各有簧鳴則勁服開聲正自其中出撫此則與鳴

說諱巳然古人賦物命名必不漫然致誤豈蟬類固多所見非耶抑容有他說耶或云蟬以翼鳴語本淮南何足深據予云不然苟出子書焉得無據然淮南亦但言蟬以無口鳴不言以翼鳴也己酉年秋閩東下同行楊子光揚魯齋諸人時當夏末秋初鳴蜩嘒嘒余與魯齋弱冠好弄下馬掩取各得數枚以巾包裹置懷中而嘒聲猶時時聞作因謂今乃知蟬不以翼鳴也子光怪余性僻好翻古迹不敢置詞及屏居吳竹地特多蟬考驗得實然猶不敢謂翼鳴之說必誣也癸亥夏閒歸里撿拾餘燼偶見考工記以膀鳴句始悟翼鳴之說周密之贅談耳

滇之迤西蜀之建南夏季有火把節舊矣或云濫觴於南詔之焚滅各詔或云川主追擒毒龍民間以火把相助或云武侯南征乘夜發兵號令民間以火把遞送沿訛不一愚謂南詔縱火松樓殊非佳事民間何忍因而煽熖哉川主神道幽渺何所資於民間之火把武侯發兵之說近似矣按節期有以廿四日者廿五日者六日者迤西鶴麗等處則以五六七三日蓋其時兵以夜行隨到隨送遠近不齊故節期亦異鶴麗等處聞風而爲之故三日皆節而日期愈左或云秉畀炎火之遺也或云

示諱火也故又稱星回節

或問寒食禁火果由介子推否曰意不然禁火當四時皆有古者春秋冬夏各有取火之木義取乎除舊布新且以謹回祿也後世簡略異常而例禁猶相沿耳食久之忘其所以遂謂事由之推惟春有之夏秋冬不與焉果爾則但當如滇西建南火把節不應天下皆然然則插柳何也云柳所以取火也不取火而猶斫柳斫焉而不得其用遂援古人插桃柳于門之例耳然則周舉移書子推廟何也彼謂寒食一月老少不堪今惟三日云云以是知太原之寒食爲之推而禁火也天下之寒食

爲除舊而禁火也事同而所由異矣曰前人論列多矣不聞爲此言子言得毋妄乎曰余姑妄言之子姑妄聽之

端陽嘉節山中猓夷打饅頭煮菜羹釀梅酒一甕家人婦子席地聯肩聚首牛飲醉則箕踞傲睨旁若無人或携手跳躍唱和土音致足樂也鄙人屏迹窮荒朝不謀夕茲敢望紛團綵縷交遊徵逐哉雖然藉美景以言歡撫良晨而上壽古之制也人之情也而今何如哉日月不相饒豺虎方獗裂泪泪潸夫復何時冀除遂輦載祝我高堂載浮我大白

揚庠甲邑庠生楊明仲子劭侍王鄉總門墻及長棄書贅壻于鶴慶丁巳春尾夏頭鶴人不堪張氏之毒麗圖整飭百姓粗安擬聯絡爲制張計以順甲選行往返者數矣質直無華然諾不苟故知其君子人也八月朔間復以張氏陰謀來因留焉十七日之變辛府主遣所募幹練百人赴局聽用鄉總命順甲管帶以往及東園河西關餘黨已延賊入小菜戰歿練目某見賊先奔順甲知事不可爲以繩縶足于樹而自沉焉懼失屍也嗚呼季路結纓之風（湛）等愧死矣賊既入麗邑人鳥亡獸駭局中惟餘鄉總及（湛）一二人忍淚含羞渡江逃命莫有所

遇以圖恢復終于不果飲泣草間而已戊午九月値同學友楊立常子江村得悉其死狀特識數言用附二君子末云

匪徒既踞鶴麗劍等處蠶食及于中維勒索中甸大寺經費銀若干兩喇嘛以千金行成不許夫寺故倔強振臂一呼雲集響應追奔逐北殺斃匪練百十人轉以牛酒取和而去先是蠻兒見漢人稱阿爸加以文行尊漢人也至是稱楚加言狗漢人也嗚呼蠻夷窺覘內地豈善徵哉有守土之責者幸思所以鎮撫云

俗于二月朔九夜裝束男子十餘人務蘄炫麗左手執

牛尾右搖腰鼓宛轉迴環且歌且舞二女輩各擊長柄小鼓一面隨班進退其舞有虎跳龍孖鳥飛鵲躍等目約三十餘節今僅傳其半云舞將闋一人首蒙羊皮面具盲聾龍鍾備諸醜態牽之而出當場趺坐觀舞人閧然喧笑厥名點瑱者圍繞而歌點瑱答歌歌竟點瑱手掐蓍莖若有所占算者其歌語嘔啞哅哳槪不可曉蓋蠻舞抑葛天之遺歟

壬申春仲余公車南旋萬里奔波橐歛金盡蕭條索寞殊厲觀瞻主僕形影而外儋一背夫相隨宿笑蒼蠅瑣所謂鱓魚關也有劉姓子以寧府家丁司稅事蓋市井

而藏獲者覷余孤弱飄將背役書箱截入稅局僕人以印傳往不聽再往則雷霆轉甚氣焰愈張斂而旁觀謂公車斯陵非便街坊道路嘖有繁言則轉送分巡司所冀圖分過司聽者知其倖也遺紀道意願以完璧歸且勉余包荒勿與校余維國家名器掃地復不能有所創懲從使狗奴栩栩然自鳴得意嘻甚矣徐陵不云乎盜有道焉其無臺矣若此者其謂之河

予嘗有天地幻化亦何常漫山鴻鵠變鳳凰獨有巒泥屋梁燕毛摧尾禿各悲傷之作辛未夏都門言旋過唐武驛得句云今日英雄行處是登臨莫漫嘆時無蓋騎方擾擾草竊孳兇阻嵎相貴有懷乎言之也肅清後蠶所謂鳳凰者笑啻毛摧尾禿矣戊寅在榆城節屆天中薰風陵人榴火照眼有以青梅見餉者予笑謝之時無英雄安用此爲

守拙齋詩存

沈思孚

守拙齋詩存序

傳曰行遠自邇積厚流光余每誦其言而思見其人一日遇胡子樸安於雜座中聽其言觀其貌粹然儒者後又往往遇於道篤守窮約仍如故益信爲今之君子久之聞君仕而隱遂得共事於安徽叢書編審處者有年友人亦莫不曰今之蓄道德能文章者莫胡子若君近袖詩示余曰此先君之遺稿也身際亂離家貧未梓今始綴緝成帙願得一言序之余敬諾攜歸夜誦一再作而歎曰古稱志在千秋目營六合遯世而無悶者其守拙先生乎其言雅正其音清越殆紫陽之徒歟若悲天憫人困窮不違者則古風雜感自箴諸篇是也若發攄襟抱音中琴瑟者則近體夏夜云夜靜更欲闌雨過苔猶濕推窗看月明誤引流螢入題畫云谷口一茅亭結在無人境獨坐萬峯寒松濤滿清聽諸篇與五言斷句客愁流水寫別恨落花知及居傍樹爲鄰五字七言斷句家似曉星零落甚人如秋草別離多涇川句攜得摩崖一枝筆乘閒更試白雲茶（詩云鷺，潭綠水水，西白雲茶）及遠峯亂插夕陽天七字是也澄思熟玩可以窺先生之抱負矣若樸安之坐而言起而行知行合一非受之提命安能若是哉余聞涇之山川蔚然深秀每有處士發揚道義以津漑後世其發言也簡其導化也宏先生令德久而愈彰世之觀者可以興矣

共和丙子中秋廬江後學陳詩拜撰

守拙齋詩存

涇縣胡　鼎愛亭著

與諸同人夜飲

高閣開筵夜舉觴二三結侶興偏長山中風月堪歌嘯世外功名久淡忘諸子高懷原磊落阿奴故態亦顛狂尋章摘句嫌何事合老仙鄉與醉鄉

雜感

天地一蘧廬古今一棋局人生何擾擾流光若轉燭忍使冰雪姿甘受權與辱趨庭憶往訓守身如執玉

儒生好讀書吟哦老窗牖萬卷徒紛然一語非我有搜尋故紙中詞章競獵取盜竊以爲工毋乃顏之厚尚友千載前感懷千載後渺然居其中何者永不朽

清晨臨明鏡照見妍與媸偶爾蒙塵垢常恐被人知面垢不忘滌心垢當怨誰隱忍復同護分明卽自欺聖狂各分途所爭祇毫釐此心幾同撫及早善操持

皎皎天上月有圓亦有缺人生百年間盛衰相更迭所以達觀人隨境貴怡悅人世何紛紜謀生力已竭一朝舍之去對此徒悽切立身未有奇吾自守吾拙心地卽福地妙悟金丹訣

鬱鬱路旁柳芊芊原上草出門遇年少騎馬長安道結交多豪貴文身盡珠寶富貴本浮雲焉能長自保幽蘭生空谷甘偕蓬蒿老紛華旣外摒貞心常內抱寄言桃與李開先落亦早

春日寄懷芸樵（時芸樵館贛中）

風聲慘淡月淒涼偃臥深山暗自傷焉得寄書傳異地遙知無夢不家鄉驚花已逐三春老羅網何堪四面張我自思君君思我天涯海角兩茫茫

贈高峯主人

知君久已脫名場獨擁寒雲臥草堂流水環門高士宅秋山入牖美人妝半窗風雨吟新句一榻烟霞枕夕陽呼取詩僧沽美酒陶然共醉菊花鄉

旅懷

大江東去日悠悠荏苒韶華似水流有脚春同仍作客打頭葉落幾登樓天涯遊子青衫淚堂上慈親白髮秋滿目淒涼無限恨能無身世歎沉浮

酒酣拔劍獨悲歌南望鄉關喚奈何家似曉星零落甚人如秋草別離多謀生無計空彈鋏殺賊有心徒枕戈公勿渡河風正惡江湖何日靜餘波

寄家書

故園消息近何如淚跡湖山歲幾除應識思兒情更切倚門遙望一封書

鄉關千里客身孤欲寫平安付雁奴心自酸辛腸自轉幾回下筆又躊躇

懷友

與君相隔水之涯悵望伊人日幾回半壁雲山遮不斷夢魂夜夜渡江來

羈棲旅館苦吟身獨立空階自愴神只有多情天上月一輪分照兩邊人

春日偶書

花含曉露柳含煙春色江南亦可憐古蹟難尋芳草地遠峯亂插夕陽天

隱身傭保悲司馬極目鄉關泣杜鵑一事思量惆悵甚何時先着祖生鞭

幾番風信到天涯物換星移兩度差書不療饑難割愛夢因作客屢還家塵中淚迹憐浮梗身外閒名付落花故國烽烟何日息淒然無語夕陽斜

夏夜

夜靜更欲闌雨過苔猶濕推窗看月明誤引流螢入

月夜寄懷芸樵硯叔

一夜難成寐羈愁客邸身醉邀月作伴居傍樹爲鄰生計窮偏拙交情淡更真臨風懷往事回首益傷神

昔月猶今月今時異昔時客愁流水寫別恨落花知世亂文章賤才高命運

奇思多空悵望夢寐以爲期

詠燕

銜雨銜泥傍水濱一年一度結巢新憐君自有凌霄翮偏向衆門寄此身

送友登舟阻風復回

握手情傷酒一杯驪歌唱罷數聲哀豈知天亦悲離別特遣馮夷送駕回

題焚香卜易圖

干戈擾擾天涯遍十有餘年苦爭戰百萬生靈盡荼毒眼中忽驚滄桑變孤蹤飄泊吳楚間惆悵鄉園不得還四海茫茫誰知己窮途落魄空淚潸展圖驚識先生面恍惚平生曾相見同是天涯遨遊人卓爾風標壓羣彥手中何所持一囊書劍自取攜目中何所注羲文大衍五十數焚香卜易信有神指點迷途開覺悟我本人間顛狂客幸與相逢在岐路吁嗟乎丈夫懷才不遇世平生空負凌雲志縱橫意氣無所用遂甘埋名在市肆舉目烽烟忽四起風塵日月若流水身世茫茫無限恨願求先生一卜指

偶感

我前有古人古人在人口我後有後人後人誰不朽縱觀古今來傳人能有幾茫茫苦海中萬事東流水平生不得意高歌長已矣

早秋即事

日暮閑高閣長臥避殘暑故人適何來有酒聊共煮庭樹不知秋秋葉落復幾許

秋夜

閒居適無事信步出柴荆風冽流泉咽天高北斗橫月明兩無語相對亦忘情夜深萬籟寂蟋蟀空階鳴四顧何茫茫蕭條百感生

向化鎮晚歸

蒼茫雲水思依稀乘醉歸來日已微萬頃湖光兩岸白滿江漁火作螢飛

琴溪

一水澄孤峯立峯聳青兮水盪碧危橋百尺臥長虹鄉人嘖嘖傳古蹟憶昔琴高釣清淵鍊丹餌藥幾經年一朝白日飛昇去身騎赤鯉翔雲煙藥渣散入水中春化作滂滂泱泱無數之青鱗水族滋生益繁衍恨不相隨一釣綸仙乎仙乎不可望水面流出桃花香藥爐丹竈今安在但見游魚縱壑兮山高而水長

水西感懷

遨遊曾記酒頻攜勝蹟當年說水西招得峯來青到戶踏將春去綠平堤風穿樹出鐘聲遠日落山含塔影低往事至今回首憶夕陽芳草望中迷

琴川懷古

苔侵敗壁月侵池不復風光似舊時翠竹園來誰是主青蓮去後更無詩經春草已迷芳徑愛古文猶認斷碑煙雨亭邊煙雨歇一番吟眺一淒其

涇川八景

琴溪勝地記曾經山自嶔奇水自渟一自仙人騎鯉去寒煙長鎖數峯青

桃潭風景足盤桓想見交情恰古歡重到昔年分別地滿溪紅雨落春寒

湖山雪霽

女牆高處試登臨山色空明返照侵梅影香浮千點雪鐘聲散萬重陰鴉翻凍翰烟橫樹鶴唳寒霄月滿林古蹟空聞遺釣石料知鴻爪印來深

承流積翠

敬亭一氣接氤氳（敬亭正對承流峯）翠聳層巒映夕曛草色碧同三月雨嵐光綠疊萬山雲鹿眠古洞仙難覓（上有許葛二眞人鍊丹洞）龍吼深潭夜尚聞（上有龍潭）共說吾鄉多毓秀千秋文筆總超羣（邑學宮對文筆峯）

昆山夕照

極目蒼茫落照邊巍巍昆麓正高懸空青遠接天池水（上有天池）積翠寒封石洞

煙（霞有朝陽洞南有水洞）日落樵聲經木末雲飛鳥夢過山巔賞心遙指雙流合一汀（港溪）
（至此併合出琴溪）月影波翻一碧連

賞溪煙樹

花明柳暗路迴環春水遙添碧一灣灘畔漁歌聞款乃林中鳥語亦間關淡
煙拖白原非雨遠樹排青更有山最是夕陽無限好綠楊影裏釣舟還

水西春色

碧雞啼遍杜鵑紅（水西有鳥曰碧雞）短竹林間曲徑通花落碧桃春又暮場空黃蘗
（有於蘗禪師道場）夜還風荒邱碑碣斜陽外古蹟樓臺暮靄中尋到風光舊遊處一
庭煙雨護花叢

秋霜暑雨

蕭然爽氣撲簷楹山閣寒深俯碧漪翠竹影搖風定後綠荷香送雨來時霜
飛夏夜秋先到日暮晴大暑不知最憶青蓮好歌詠貂裘五月繫人思（秋霜閣名
取李白五月思貂裘憶書秋霜蓮之句）

樸溪曉月

閒從城外覓煙霞溪白迴環月自斜四面雲山皆繞郭一天風露早啼鴉餘
光映水魚吹浪曉色迎潮鳥聚沙聽說樸名分大小叩門擬欲問僧家

巖潭秋水

巖中景物最清華怪石奇松夾岸遮兩岸蓼花棲宿雁半潭秋水印歸鴉波
澄月影搖空碧風蕩山光散暮霞攜得摩崖一枝筆乘閒更試白雲茶（諺云謝朓
綠水水西白雲茶）

哭二弟玉甫（弟同治丙寅殁於江西省時年十七歲）

干戈擾攘遍江東手足分離嘆斷蓬一別竟成千古恨雁羣長自泣秋風
別來尚記舊時容荏苒韶華秋復冬昨日寄書逢驛使書成猶寫汝開封
空山風雨課寒窗猶憶當年意態龐再譜壎篪成雅奏傷心遽換舊時腔

書來尚自訂歸期幾度商量後會時底事死生分兩地重泉何處寄相思
雲山千里悵睽違消息傳來是也非欲把來書看仔細啓封不覺淚沾衣
寄我春閒尺素書小園風景燕來初可憐一字千行淚翻恨當時作報疎
他鄉風與故鄉殊野鬼崢嶸非爾徒飄泊孤魂羈異域夜臺弱質倩誰扶
荆花忽被雨風摧疑夢疑眞轉自猜正是相思腸斷處步虛聲似隔窗來
自歎浮生夢裏身弱齡先已謝紅塵而今桃李重開宴醉月飛觴少一人
幾度西風泣雁羣聲聲啼斷不堪聞可憐他日重相訪剩有荒郊數尺墳
姜氏同眠被尚溫天涯何處更招魂風前杯酒遙相奠不識是酒是淚痕
空階夜雨一燈寒獨坐愁懷強自寬夢裏明知形是幻夢時權作醒時看

酬芸畦先生感懷

別離經數載驀地又相親自歷三生劫疑爲再世人逢迎憐計拙款洽見情
眞明歲申江約欣隨杖履春

承思堂賞白荷花次芸畦先生韻

玉質亭亭正吐葩輕盈何處點微瑕一池秋水宜明月半畝涼雲護素霞對
酒當歌忘夏日選詞疊韻賸春華賞心樂事眞無極乘醉歸來夕照斜

倒疊韻一首

名花初放幾枝斜態自鮮妍韻自華別具丰神空色相恰宜位置伴煙霞出
身祗合香爲國寫照翻嫌韻有瑕愧我傳神無妙筆淩波獨愛數奇葩

太白酒樓

憶昔太白號酒仙酒喝直欲吞百川有樓高矗大江邊日日痛飲樓之巔胸
襟空闊無今古一杯長嘯落花前高陽酒徒今安在不若此樓千古傳樓下
環流江水長樓外花飛盡酒香樓在空中人在鏡清風明月共翱翔我來把
盞揖公起與公相酌對江水捲入乾坤酒杯裏醉倚危欄酒半酣俯視長江
一帶耳江水悠悠風颼颼飄然夢墮海外洲見公呼我從輕舟瀛萊方丈共

遨遊醉看人世盡蜉蝣但能成仙百不求但能飲酒百無憂須臾夢囘酒已醒始知身臥百尺之高樓樓上四壁畫雲山雲煙變幻指顧間古松蒼翠石斕斑指點當年舊遊處登樓把酒高呼太白騎鯨還

己巳歲暮解館示及門諸子

花繞西軒月轉廊五更燈火味分嘗無恒未可巫醫作有執頻將射御商天許讀書原福命士期報國在文章人生自古無中立克罔由來判聖狂

檢點琴書各自歸意因將別轉依依春秋佳日從頭數風雪前途撲面飛刮目好容三日見問心轉悔一年非相期遠大情無限何歎形骸暫與違

閒居

閒居無辱亦無榮郊外風光二月晴溪水生時春雨足亂山缺處夕陽明果然柳絮風情蕩到底梅花骨格清萬物靜觀皆自得利名何事苦相縈

苦熱行

赤日東升如火起古木參天燒欲死蛟龍蟄向海底藏焦土可憐三千里大造鑄人等大冶一并收拾洪爐裏烈燄恍似腹內焚恨不口吸西江水去年秋來八月初秋風蕭颯入我廬今年八月秋分節秋陽更比暑氣烈鳴蟬樹上朝待露枯魚池中夜泣血安得長房暫出東海君立時雨注散熱氛不然東皙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霖我欲塡詞向天訴唐突翻恐觸天怒且讀南華秋水篇颯颯清風暗中度幾回滌我冰雪腸疑在空明世界住舉頭青天無片雲落日銜山紅半樹

壬戌客崇沙芸樵以迴憶賦寄示其結句云復十年而覩茲兮知升沈之何許今十年矣撫今思昔悵然有感歌以紀之兼柬芸樵

今皇元年歲壬戌君正僑居在楚北賦成迴憶寄我讀讀罷使我長歎息南望鄉關同雪涕與君商量偕歸計如何倏忽已十年今又紀元辛未歲十年升沈竟何似一編辛苦芸窗裏尋章摘句徒紛紛自愧姓名埋鄉里君不見洛陽美少年治安一策千古傳又不見班超投筆事從戎萬里沙漠建奇功男兒有身宜許國自詡功名垂手得但覺高歌神鬼驚詎知老屋風霜逼昔年迴憶愴我腸今日迴憶轉徬徨聞雞夜半拔劍舞匣中光芒萬丈長

自箴三首

肺腑病不除由中必達外隄防穿不塞由小必成大防欲如防寇勿使逞狡獪攻之苟不力將反爲身害當頭一棒喝汗雨三日沛

天高聽自卑室暗視偏炯近岸須囘頭過涉將滅頂一朝自沈溺親友不能拯聖狂途自分理欲立不並披覽古人表寘身在何等

策馬上危坡下窺深萬丈失勢一傾跌不堪更設想名教本從容天眞自浩蕩人皆由平坦胡樂趨榛莽因循休自誤立志貴勉強

書懷

范叔窮途頻慨歎王郎斫地更悲歌運遲天上風雲會書著人間歲月多囊下焦桐誰賞識匣中寶劍幾摩娑門前一帶清溪水依舊春來漲綠波

晚行途中作

侵晨披衣起隔垣呼左鄰相約出門去話長情轉親徘徊憩路側躑躅過河濱所志各不同同爲行路人

詠史

汲黯

戇直何慚社稷臣立朝風節想斯人公孫佞諛張湯酷端合淮陽老此身

梅福

老臣無力可囘天識愈深沈志愈堅他日嘯歌吳市上英雄退步即神仙

耿弇

翩翩年少氣英豪斬將搴旗百戰勞憶自南陽成大策不應輕覷小兒曹

竇融

炎劉火運未全灰附翼攀鱗早自裁若聽隗囂東道絕姓名安得紀雲臺

黃霸

納粟得官豈足奇潁川乍有政聲垂如何內舉爲丞相翻使功名遜舊時

范滂

李杜齊名願不違從容灑涕別慈幃後人空抱膏蘭惜孰若申屠早見機

古詩一章贈芸畦先生

先生謀生太迂拙一枝禿筆三寸舌門前桃李樹羅列終朝嘔出數升血懷刺不向豪門投妙法欲效生公說不仕不農亦不商就中別有長生訣人謂先生懶如雲我謂先生皎若雪狂瀾中流一砥柱餘子豈但涇渭別有時繪畫能通神筆底勾攝莊生魄（先生善寫花卉蝴蝶）墨迹未乾盡奪取花枝爭向紙上滴案頭書卷連百城篋中詩稿厚一尺興來輒飲三百杯勝作朝廷二千石酒酣拔劍發高歌蒼茫四顧天地窄執筆我爲先生吟私憂先生兩鬢白先生

大笑推案起明年看射金門策

待雪

輕颸陣陣峭寒加隔院兒童靜不譁老幹煙封盤舞鶴高枝風動凍棲鴉爐圍火煖飛紅燄雲壓天低黯碧紗遙想酒帘高挂處前邨沽飲幾人家

聽雪

凍斷空階滴雨聲幽窗冷逼讀書檠料知竹徑堆來厚併入梅花韻更清絮撲一簾風送響燈搖半壓夢初驚侵晨枕上寒先覺鳥向簷端又弄晴

掃雪

牆東瘦竹壓籬根高臥何人晝掩門汲水烹茶通別徑攜壺沽酒失遙邨撥開還作風前舞揮去尚留月下痕掃罷指頭冰欲裂紅飛獸火一爐溫

踏雪

江干乘興訪漁翁遠岸依稀一徑通行去坦途偏曲折觸來怪石亦玲瓏空

山瘦影惟留鶴野外閒蹤恰印鴻誰種梅花三百樹併將收入畫圖中

憶懷感賦

烽火東南半壁殘十年離亂寄江干餘生已脫秦廷虜失路頻歌蜀道難零落舊交千里別蒼茫故國萬山寒幾番回首成惆悵獨取幽琴對月彈

記得鑾驅出里門一時無語暗聲吞炎涼初識人情幻患難誰將夙好敦宋玉悲秋嗟落魄江淹賦別黯銷魂客衫珍重休輕浣半是當時舊淚痕

千條楊柳萬條煙南望鄉關路渺然客夢渾忘天易曉離情怕看月常圓百年多難杜工部半世依人王仲宣聞說王師已東下羈人喜極不成眠

大江南北靜塵埃好賦淵明歸去來幾處園亭堆瓦礫誰家門巷沒蒿萊山河有幸歸圖版簡策無靈化刼灰夜與故人閒話久秋風滿壑亂猿哀

借榻新園闢莽榛（新園爲族前輩精舍處）友朋燈火兩相親狂將復作嗤馮婦（余遊離還邑淌訓書已數年矣）生獨無聊痛鮮民褒府感懷天寶事蘭亭修禊永和春那堪先正一

朝逝（在新園[illegible]先生亦）長泣岐途莫問津

梅月山房（家塾名丙寅從新園移於此）境最幽梅花月影兩悠悠牆低爲愛青排闥竹密何妨翠繞樓絳悵風疎愁久別（[illegible]別已十餘年）烏衣日暖快同遊（[illegible]）一經回首如前事已是韶華六載秋

秋興

極目蒼茫獨倚樓蕭然木落萬山秋嵐經雨洗開眞面樹接天高到盡頭漫把瑤樽傾北海誰將長纜挽東流書空殷浩緣何事不信文章與命仇

目疾久不愈作以自遣

人秉昂藏七尺軀五官何可一官無倘然有目都長閉翻是先天混沌圖

我本無懷上古傳不禁遣笑問雙眸爾因何事愁難了每到臨風淚便流

涉世原知行路難平空轉瞬起波瀾只宜閉目人前坐閉是閒非不忍看

寒窗怕對讀書檠聊自閒吟適性情斗酒百篇難學步（醫者勸余戒酒已月餘不飲矣）近來

詩思伏茶清

喜三弟到家

昔年弟出門小園花正香十三郎作客氣概頗軒昂吾方謀食歸弟已整行囊匆匆一話別兩情各自傷去年滬上聚弟適立吾旁驟見不相識反問來何方欲爲弟完姻商量返故鄉貧家百無有事事費周章今春離滬上我先一帆揚與弟訂歸期雨綻菊花黃時光忽易過故園秋風涼感此懷遠客中夜起傍徨明知行途遠溪頭日日望明知客路安意外多驚惶時維九月初風雨近重陽果然吾弟歸入門忘解裝翻似生疎客語遜色矜莊吾忽聞弟至不禁喜且狂吾姊走且告吾妹趨出房道弟別家日已閱七星霜形容猶昔好身段較舊長吾欲爲弟言欲言意轉忘回頭見爾嫂廚下羅酒漿小女出拜叔一一已成行一家燈火聚中宵樂未央樂極轉成悲悵然憶高堂欲報德罔極仰首泣穹蒼

猛虎行

百里平原居民住突來猛虎踞當路虎目眈眈欲逐逐居民那敢攖虎怒虎怒噬人如噬草蟻命朝存夕不保可憐年荒民苦饑民饑焉能供虎飽有時猛虎怒而起狐假虎威來鄉里狐爭剝民爲虎媚虎欲肥兮民欲死傳聞壯士已張弓欲發不發直矇矇一日淹留萬室空平生恨無縛虎力挾矢欲射射不得虎兮虎兮奈爾何我將去汝適樂國

遣興

功課終朝苦糾纏暫拋書卷亦欣然情深兒女偏忘累住愛溪山不爲仙歸與妻謀春在褒淡無人語月澄淵閒從物外尋眞樂已覺生機滿眼前

感懷四首兼呈芸畦先生芸樵硯叔

塵世紛紜感百端側身天地一儒冠久憐筆墨營生慣豈果文章奪命難已失巢煩新結構不平胸有舊波瀾何時得展垂天翼直上扶搖萬里摶

自古名儒溯漢廷何人抱策守遺經功名大半邀天幸制藝由來汨性靈瑞獻選東頭盡白羣空冀北眼誰青平生古調雖堪愛祇恐彈來不耐聽

坦然吾自率眞吾一任紛紛說腐儒當世得毋元尙白旁人反看碧成朱窺來一管非天小算到千秋有我無莫笑生涯都寂寞園中尙有傲霜株

讀盡詩書不濟貧空憐往事已成塵如椽筆向閒中擱似水交從淡處眞自快清風披兩代（雲畦先生淡與先大人遊）何須明月作三人（暨畦芸樵叔）狂歌不待邀天問願共梅花證夙因（二作均館於杓月山房）

輪船歌

昔言使船如使馬今看乘船如乘車船腰夾輪輪轉水船頭蹴浪浪飛花初時解纜火力微一聲陡起一聲稀船忽漸移火漸猛火迫水兮水運機一機已發衆機動波勢翻空向船湧開窗忽訝岸奔疾壓樓不辨雲來重天如張弓船如箭長江千里通一綫兩岸青山爭相迎須臾迴首看不見船旁量水報深淺（量水恐擱淺也）船前運舵大副選（輪船舵在船頭舵工謂大副）不煩夜泊月影忙轉覺帆張風力輭水劃鴻溝兩道分路繞羊腸一氣轉有時暫任機更靈萬頃波濤一刻停清磬三敲戛然止（停船必先敲磬）行客紛紛渡小船行人登岸足未穩翹首望船船已遠雙輪猶向耳中喧一身疑從天外返吁嗟輪船江上行得毋魚龍水底驚水族雖微亦知憤中原波浪何時平嗚呼中原波浪何時平

讀詩偶成

小閣藏書萬卷薰破來萬卷始超羣崔嵬傑閣空中起縹緲仙山海上聞快事原從艱苦得玄關祇向死生分江淹愧乏生花筆愛把詩編坐夕曛

次吳岑仙病起感懷元韻

園林遯跡自年年無復幽愁別恨纏清愛吟詩兼畫讀倦宜攤飯枕書眠山中逸老輕三傑林下高風繼七賢應識閒中生趣滿怡情緩步夕陽天

吟君新句愛君閒滿紙烟霞古色斑高唱尤宜敲鐵板行沽曾記脫金鐶好

山近牖招雲入芳草當門帶雨刪病起生涯無一事含飴翻喜小兒頑

月軒叔出詩稿見示長歌贈之

我叔意氣重結納囊筆遠作天涯客北走燕市雲南泛洞庭雪聲名到處爭折節廿載風塵老車轍壯志獨起中宵舞高歌屢擊唾壺缺隨身三尺劍贈人一腔血胸中塊壘消不盡吐向詩篇盡發洩夜半詩成向誰吟但見星月耿耿當空光不滅無奈廿年人事同一瞥滄海桑田相更迭忽聞家鄉烽火淨餘韋遠客歸心一夜熱見面翻疑再世逢到家空嗟四壁澈天心太不仁怪事呼咄咄我既愴懷荊枝萎（二弟於丙寅年物故）叔復傷心玉樹折（叔於今未週歲明之殤）我苦年來一燈青叔指頭上雙鬢白我讀宋玉賦雌風吹不歇（余今年又生第三女）叔抱相如疾微痾久相厄（叔自屢秋闈至今未登）得毋窮愁坎軻特爲我輩設叔家門巷隔咫尺我復時時過從問詩訣我有先人舊手澤叔爲題來字數百叔更示我篋中詩一冊北遊草與湘中草盡是騷人信叔結我歌燕市雲又歌洞庭雪須臾歌出黃巖山頭月但覺清光滿大宅

凌雲軒四時閒興

讀書之樂樂無涯一入春來興便賒煖日拂堤風裊柳清宵弄影月留花牆頭綠引躭詩客屋角紅藏賣酒家對景自堪成嘯詠人生莫慢感年華

終惜飛花賦感懷芳叢幽草復安排春風無力紅鋪徑夏雨關心綠上階對闌陰思栽竹好倚闌詩憶采蓮佳兒童搖扇閒來話也識先生樂孔皆

蕭然秋景絕塵氛小閣藏書挹露芬送客夜留三徑月捲簾朝納一窗雲天空忽見雁橫字沙淨旋看鳥篆文似此風光誰寫出令人却憶鮑參軍

三冬閉戶讀書勤志士光陰惜寸分吟得新詩添燭寫延來名士愛香焚烟籠樹影吹難散風捲溪聲斷更聞坐把知交閒數徧才華誰是出人羣

春日即景

柳絲無力繞迴廊又被風吹上畫梁積雪消時知水煖好風過處帶花香鳥因求友聲偏樂蝶爲憐芳舞更狂園內數竿新植竹漸能扶綠出高牆

詠寒士

天道有推遷陰陽判寒暑人道多變幻翻覆作雲雨士也胡獨寒天窮人亦侮耕藉硯爲田藝傭書作圃一身無長物一家仰束脩長窮雖不侮縱死亦何補生嗟我不辰飢愁兒啼午靦顏欲向人氣吞聲先阻歎息復歸來明月空在戶豈無惡木陰雖熱不願處亦有盜泉水雖渴不可煑金門三上書神奇化臭腐自謂風送帆詎知瑟膠柱松柏守堅貞鴻鵠會翔舉身縱處泥塗心常遊太古夜半挑燈讀歌聲出環堵

凌雲軒即景

律轉金風暑氣收蕭然風景淡夷猶山因木落參差出水放波平自在流夜坐幾同愁酒盡客來多半爲詩留壯懷獨有登樓興好看廣寒宮裏秋

題吳岑仙詩尾即用其賞雪原韻

擬將詩句向人誇口自吟哦手自叉澹若和風融柳絮輕如流水送桃花新句吟來信足誇何辭險韻鬬尖叉春風不是頻相惹老樹婆娑慣着花

連日與吳岑軒唱和戲贈二絶

得句休將險韻拋行間字裏細推敲沉思獨向階前立新月如弓挂樹梢凡庸吐去始超羣生怕人云我亦云觀海手鋪千尺浪登山足踏萬重雲

以詩謝吳岑仙和章即以留別

天涯何處不相思爭索佳篇莫笑癡他日清風明月夜有人高唱卷中詩君眞多事寄春芳（岑仙先以病起偶成詩見示故有數日唱和）我愛高歌學楚狂採到囊中愁減色好添詩句壓輕裝

兩首新詩贈自君聲聲別恨不堪聞送行若問行人意溪上青山馬上雲傳詩遞酒興方酣說到分離語半含愁絶韓溪一灣水情深不必定桃潭歲終心緒已如麻夢裏湖山路更賒報道一聲歸去也凌雲軒外即天涯

次吳岑仙贈別原韻

苦吟詩入夢夜飲月浮巵悲壯征夫意清新幼婦辭囊空愁買酒骨傲怡趨
時他日天涯客將何慰所思
聚散尋常事狂歌醉一巵因離翻助興借別好題詩明月照千古好花開四
時平安煩竹報慰我夢中思

留別淩雲軒

小住何嫌屋似舟韓溪六載夢悠悠劇憐小子稱狂簡更愛騷人共唱酬好
事偏如花易謝韶光同是客難留籬邊手種芙蓉樹他日為誰點素秋
本期十畝賦閑閑誰料饑驅別故關尚未消磨惟傲骨最難拋撇是家山小
園任鎖雲三徑客路愁看月一灣此後相思何所似且將樽酒慰離顏

雜感

四壁蕭然一室閒幽階積雨點苔斑芳能自賞梅原傲俗恐難醫竹不删世

亂悔余拋典籍家貧累婦質釵鐶青青獨對園中樹羨汝風霜耐歲艱
幽齋不寐夜如年却悔平生俗事纏壯志幾時同豹變先塋何日卜牛眠（先塋）
（曾有三楷浮屠士而未得言甚安靜每一念及如坐針氈）賈生非不能容世燕國何曾解好賢橐筆遠遊
湖海去硯田豐歉不關天
詩書滿架舊生涯去我空憐歲月賒胸自橫來千畝竹筆常開徧四時花也
知附驥非名士敢信雕蟲即大家好古須將糟粕吐更從書裏擷菁華
天涯聞道靜塵氛花柳迎春盡吐芬客路影翻鴉背日征人心挂馬頭雲江
山有句應添稿風月無情悔作文愁絕囊中一枝筆可能排陣掃千軍

示及門諸子

六載山居俗慮忘常將逸興寄濠梁水能到海由虛受花不爭春耐久香詩
有少陵風始盛酒無太白月休狂平生自愧希賢聖門外徒瞻數仞牆
矯首宜從天外觀襟期遠大稱儒冠希文與世同憂樂賈誼陳書策治安仙

佛由來多幻妄英雄自古出單寒須知不朽名山業進步還求百尺竿

冬夜偶成

敢云高隱臥牆東行樂及時興不窮窗暗還明知雪白花開忽落剪燈紅清
塘有影梅橫月野徑非春絮舞風擬買扁舟尋釣叟題詩收拾錦囊中

曉起偶成

夢回倚枕獨徘徊佳句多從枕上裁曉日斜穿窗影入好風遠捲市聲來山
居閒愛書堆架歲暮愁深債築臺夙昔豪情今在否未曾消滅是詩才

溪上晚眺

日落千峯外混茫一氣清寒流當石瀉遠樹接雲平煙直風初定波翻月有
聲不如歸去晚古寺已鐘鳴

除夕偶書

天理有循環去來若有因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天時與人事一日一番

新為語園中草歲歲有陽春
人患去日多既去不可追人患來日少未來不可知與其後日悔何如先自
持愧悔即是我因循當咎誰
人生在世間天地一虛舟我亦乘舟人風颿日夜浮獨坐守除夕歲華不我
留舉酒自斟酌身外復何求

出門口占

春風無勢力一例到寒門我別春風去梅花也斷魂
驅馬向征路青山送我行平生仗忠信不必問前程

甲戌解館將有遠行被知己挽留更假館於聽濤軒

一曲離歌感不禁閒居依舊託清吟風高原有淩雲志雲在仍無出岫心與
客談詩山蘊藉臨流弄影月浮沈文章敢道無知己空谷幽樓侍賞音
話別韓溪近卜鄰聽濤軒內闢荒榛閒將風月供吟稿又替溪山作主人細

草碧消三徑雪垂楊綠洩萬條春詩筒經卷安排定已覺風光滿目新
數椽小築凭山西花滿幽欄月滿溪遠樹浮青連屋起亂山聳翠接天低一
編舊業留雞肋萬里征心絆馬蹄最愛林間鳴好鳥聲聲頻聽勸壺提
審知容膝便爲安澗谷幽人樂考槃曲逕紆迴隨地轉中庭虛敞讓天寬夢
回靜夜濤聲壯月上疏窗花影寒牆外有山門外水怪人錯向畫中看

春雨晚晴

薔薇無力柳絲輕二月郊原雨乍晴斷岸忽添春水綠好山都趁晚霞明幾
多歷亂翻鴉影無限歡騰到鳥聲九十韶光容易過明朝便擬踏春行
連日雲封樹欲沈忽看寸碧出遙岑香黏薄霧浮三徑鳥噪斜陽占一林春
但看花知節序詩還分日寫晴陰更尋舊雨過山館不憚挑燈語夜深

和月軒叔過訪元韻

考槃賢愧碩人阿門巷新邀長者過溪樹連雲低薜荔水花蹴月上藤蘿山

林放浪形骸略燈棐銷磨歲月多謀道偏爲謀食計初心自笑果云何

聽濤軒即景次前韻

世外閒情寄曲阿苦痕浸綠雨初過半窗清蔭留松桂一徑幽香護薜蘿臨
水柴門延月早迴風花塢聚春多溪山見慣評難定指示旁觀問若何

棃花次月軒叔韻

煖風忽送一畦香雨過郊原滿徑黃半畝攜鋤銷宦況數枝簪鬢肖郎妝芳
連麥隴牛歸晚花落春泥燕啄忙最好開軒面場圃散金璀璨映晴光

即景

郊居風日正晴妍別墅奚煩擬輞川樹繞青松疏漏月香生綠水淡浮煙雲
山佳處常開牖蹊徑窮時忽有天邱壑尋常經見慣靜中相對倍怡然

夏日偶成

檐東瘦竹不須刪好自迎涼到此間雲氣遠含千澗雨天光低壓四圍山簾

防漏日時常補窗愛招風夜不關讀罷離騷歌一曲有誰能得此心閒

次盛周春日遣懷元韻

驅盡愁魔與病魔化機活潑眼前多一林煙濕鶯啼雨兩岸風翻燕剪波書
著短檠催老大酒酣豪氣未消磨遣懷示我新吟句持向燈前擊節歌
滿紙牢騷話不平（原詩多惡僻語）閒愁竟似草芽萌功名難與爭時命吟咏何妨適
性情綠水波翻春雨足青山日落暮雲橫此中參透眞消息心自幽閒夢自
清
近溪軒外白雲深（近溪軒盛周兄設硯處也）一曲迴廊繞翠岑我愛清談穿竹徑君留小
憩坐花陰市中駿骨連城價枕上雞聲壯士心業在名山勤料理世人何事
刻舟尋
笑我清貧七字無願將書史作良圖薄田典盡惟耕硯好句穿成勝貫珠香
不爭春容菊傲筆還垂露灑花枯空山窮餓尋常事奚必窮通判兩途

山居春日疊前韻兼柬盛周兄

春來景物樂融和獨愛山居趣味多夜月宿花風弄影晚霞浸水日搖波怡
人鶯夢常門閉邀客分吟共硯磨偷得閒身供嘯詠何妨槃澗自高歌
春郊一望夕陽平花已含苞草茁萌乘興遊時須盡興寄情深處轉忘情風
來引樹移聲去水直穿橋礙影橫緩步欲歸明月上書齋獨坐飲茶清
山被雲封望去深依稀寸碧出遙岑燕歸剪破一溪水鶯語調開三日陰返
照入林侵樹腳清風拂几逗琴心明朝便有遊春與春在枝頭好共尋
看山山外有山無一幅圍屏列畫圖新月印潭波洗鏡濕雲擁樹氣蒸珠鳥
帝花煖醒春夢鷹眄秋高獵草枯轉瞬秦淮浮桂棹（是年有秋闈）可能展翼奮雲
途

丙子春移硯琅山

拂几新將筆硯移丹溪水畔凭山陲室虛生白同書坐客到談玄共麈麾夜

月懸窗塵不染春風遍物惠無私兒童課罷閒無事逸興遄飛獨詠詩

本來家素守清寒俗慮忘時夢亦安笑我詩書戀雞肋累人口腹供豬肝經營巢既銜泥補虛廠天殊坐井觀身自幽閒心自遠清風明月共盤桓

哭傳迹

從遊四載在門牆羨爾翩翩意氣揚小子成章欣有造可憐日出便斜陽

軒昂意氣異凡兒曾讀禮經習少儀細揣形容無死法竟將性命誤庸醫

終童十四便能文枉費當年課讀勤最是燈昏月黑夜書聲恍惚隔窗聞

與爾聰明限爾年難將此理問蒼天深心期望今朝絕累我無端百感牽

四書講說幾會經披閱終朝手不停剩得盡心書半冊向誰參解待誰聽

家貧擬作豫章遊我轉躊躇爲爾留今日深情無繫處起看明月上簾鉤

自遣

水中月影鏡中花獨坐寒窗轉自嗟可歎揚雄貧病老賞奇何處覓侯芭

太上貴忘情下愚不及情情乃鍾我輩而況屬師生跖壽顏淵殀天道若聾盲終軍誇棄繻賈誼願請纓天不永其年壯志歎無成咄咄呼怪事何從訴不平君子務達觀舉酒聊自傾日月詎有玷光亦有晦明草木本無知時亦有枯榮古今若朝暮山川屢變更安知壽非殀安知殤非彭百年同一盡憂樂苦相縈且讀齊物論休作短歌行

送月軒叔計偕北上

荆江別緒畫圖中（叔館湖北吳觀察處解館歸繪得荆江送別圖屬詩其上和者盈幅）示我詩篇讀未終萍迹劇憐鴻爪雪春光又逐馬蹄風傷心柳折頻年綠得意花開上苑紅魁首長安知日近應將珥筆侍丹楓

偶作

幽居自愛絕塵埃門外春深長綠苔獨步閒階明月夜風扶花影上牆來

月夜寄懷芸樵叔

嗟我與君同癸卯三十八年等電掃饑則謀食寒謀衣忽忽漸向愁中老憶昔讀書覺山麓意氣高曠渺薄俗旋驚鼙鼓動地來東西奔走紛相逐我走吳中君楚北拋書依人寄微息江南烽靜賦歸來我復銜泥巢君屋慷慨意氣昔猶存挑燈把酒細論文風吹平地波瀾起又作浮萍兩地分去年與君會石頭謬謂鷙隼聲高秋羽毛紛紛天半墮不及飛鳴燕雀儔我自別君到家日妻病在牀兒啼室君忽報我書一紙道從白下滯行迹生我天豈願我貧得毋蒼蒼別有因儒者大言宏胞與活人胡難活一身季冬初旬君書至道君將遊我舊地探懷未獻大人賦埋頭且教童子字我亦訓蒙三四五一家八口仰束脯硯田歲入仍苦饑瘡痍有時挖肉補別君至今半載餘不堪一事告君知窮日著書既無成中年悟道已悔遲讀書求道強自持屈伸千古非一時我輩窮困豈足悲但悲與君長別離離愁別恨塡胸臆抽來一一化成絲相思訴與窗前月心隨明月照君帷明月照帷君讀書君見明月君何如

妾薄命

妾本良家子少小受親憐故園遭喪亂父母同棄捐妾身雖自愛清比山中泉邂逅遇君子約訂金石堅君歸備禮迎送君妾門前妾自別君後消息卜釵鈿白日照妾顏度日如度年明月入妾帷抱月如抱歡不知誰家子能使君情遷君心既變更妾意空纏綿始識紅顏誤紛惹多情纏妾夢不離君繭斷絲尙連相思誰與說仰看雲在天

卽感

愧我生涯仗筆耕年年風雨閉柴荆故園知己同星散永夜懷人共月明世上儘多難了事胸中時有不平鳴愁思伏枕空長嘆又聽鄰雞唱曉聲

寄酬芸樵叔見贈原韻兼述近懷

平生聚散感無端一紙新詩接古歡懷舊漸嗟知己少牽書如對故人看情

深半爲多情誤調古將求別調彈陋巷簞瓢吾亦足愧他兒女號飢寒

獨坐愁思集百端孤齋寂寞不成歡古書作鑒同心證世事如棋袖手觀調不入時常自愛冠非新沐亦頻彈思君千里情何極夢鎖空山月影寒

落葉

風急天高鴉亂飛濃陰翠蓋已全非綠垂曾護枝千尺黃落空留樹四圍遠客何時迴旅棹深閨無處寄征衣幾番暮雨吳江冷獨聽蕭蕭葉打扉

一番別意轉依依敗葉零星不忍飛靜夜何聲風在樹到門不連月臨扉迂迴古道鹿猶臥寂寞空梁燕已歸寄語青青松與柏歲寒莫謂賞音稀

秋老梧桐葉落稀孤齋連日雨霏霏林疎似讓爭山出風定還疑戀樹飛小苑蟬聲吟處歇空階蝶影撲來非挑燈讀罷歐陽賦永夜清寒月滿幃

景物連朝已漸非飄零無復綠成圍乍開小閣延涼月空對疎林送落暉此日離魂隨草萎當時薄命笑花飛何須門外呼童掃近日荒園客到稀

園林會記惜芳菲一霎風光事已違二月花開飄倏忽三年楮刻認依稀鴉翻亂影逢秋雨馬踏乾聲趁夕暉畢竟東風榮萬物春來依舊興遄飛

出塞曲

驅馬向盧龍風寒月色苦我皇事邊功志在廓疆宇內地無人耕點軍紛旁午男兒誓報國意氣輕醜虜未封關內侯倏化塞外土

入塞曲

昔年從軍去伙伴邀同行今日奏凱還九死僅一生問我何自還新破大宛城我皇愛名馬馬重民命輕不惜萬骨枯一將功正成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撫瑤琴朝彈腸已斷誰識琴外心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華妝鏡中形對影膏沐爲誰光

自君之出矣不復對明月月高影可弄路遠夢難越

自君之出矣不復摘花枝花好無人見花殘秖自知

春雨

兩岸頻聽水鳥鳴連朝辜負踏春行逕紅黏樹嬌無力遠翠橫山望不明四野雲封疑日暮一番雨足補冬晴閒吟老屋如舟小翻訝黃濤四壁生

寒逼重衾夢覺時東風習習透書帷料應柳弱愁無奈惱殺花開信較遲三徑碧黏遊客屐一竿紅濕酒家旗捲簾恰喜新晴放好約尋春莫爽期

春日過聽濤軒呈月軒叔

征途倦轍賦歸與息影湖潭陂上居萬疊雲山環几席一庭風雨潤琴書溪看水漲波初綠花怯春寒蕊未舒錯被老兵忘分契許容清話到蓬廬

拾級升堂大笑頻不知誰主復誰賓六年小別風光換（余乙亥館此今六年矣）三徑重遊景物新對策世遺劉諫議（叔近因試報捷也）著書人重鄭經神今看桃李門中植絳帳風生四座春

辛巳二月雪

天公無端玉爲戲紛紛屑屑半天墮又疑天女散天花千樹萬樹相輝媚二月初旬春將半尋春未省春風面雲屯霧積天地昏忽雨忽雪忽爲霰日暮嚴寒朔風勁窗外梅花飛片片中庭堆積一尺餘胡爲旣雪復震電隱隱隆隆聲不止應是陰陽兩搏戰陰盛水滯水盡冰陽氣朝升陰氣凝羣陰構難引類至愁烟毒霧積層層吾聞春雪不爲瑞況乃陰出于陽位中國爲陽夷狄陰得毋天心別示異五行災異敢妄談且沽春醪盡一醉太陽一出羣陰開冰消凍釋何有哉嚴威凜烈曾逼人須臾化爲塵與埃嗚呼人事乘除秖如此小人得志空爾爾君不見辛巳二月雪施盡狡獪終消滅南陌新晴好踏春依舊春風見故人

春光過半久不接芸樵書寄奉一律

小園花煖蕊全舒幾度思君賦索居壯志蹉跎驚歲月閒愁消遣賴詩書一

行風送春初雁（正月送還九弟柩上海）千里雲遲海上魚每念故人長悵望不知消息近何如

三月初接芸樵書疊前韻

連日相思鬱未舒年來久事閉門居將尋逸少三春約忽得劉公一紙書盟手香初焚寶鴨知心榮勝錫金魚久離叔度情多鄙長願偲偲切切如

雁字

界破羅雲一畫開揮毫遣興意徘徊試看淡墨輕描處應許題名塔上來

非藉筆陣掃千軍羽刷遙天八字分幸値岐山鳴鳳世願隨太史更書雲

月軒叔鴨和壁間白芍藥詩

不詩品格亞花王別樣丰姿別樣芳鄭國贈來憐素契揚州舞罷卸紅粧翻階只許春無色傍砌偏疑月有香卓約迎風多媚態應教栽處倚銀牆

擬東坡惠院海棠詩元韻

東風一夜榮萬木雜令名花成孤獨土人得此不知貴花亦笑人太麤俗滿山桃李逞新姿自抱幽芳媚空谷倘遇詩人奏綠章應許阿嬌藏金屋微風含笑絳沾脣細雨勻脂紅暈肉西子妝成舞欲展太眞醉起睡初足不因豔態便輕狂別有柔情益婉淑先生默默不得意奇枝怪幹撑滿腹時出郊原一散步忽見嫣紅映翠竹如此丰神如此韻那得不令人奪目此花豈合生此地回首鄉關望西蜀花亦惜我久飄泊安得輕身化黃鵠寂寞荒郊結曲賞毋令俗人傳此曲俗人自愛桃李姿歸來愁緒紛相觸

哭還九三弟

彭殤自古理茫茫施報何由問彼蒼腸斷天涯見雁侶西風孤唳不成行

溪橋判袂語依依祇道形容暫與違一別豈知成永訣搥心當日悔分飛

屈指分岐一月餘殷勤曾寄我雙魚傷心滿紙相思字竟作今生絕筆書

傳來消息頓心驚三日危痾了此生垂死不知腸幾轉抛將妻女撒空行

無端口角竟興戎（弟因口角生疔毒氣攻心斷死）召到巫醫術並窮弟本生平無口孽塡詞我欲訴蒼穹

病源細揣爲何因橫逆飛遭竟喪身（弟至上海有族某弗禮橫加弟詬怒胸中以致心火上騰疔生口角到申十日而亡）我自夢中頻喚得醒來猶道汝爲人

襟期灑落氣軒昂廿四年華日正長萬慮不虞聞汝訃教兄怎不淚千行

三月清明細雨時一函珍重寄相思可憐書到人何在執向棺前告爾知

生別翻成死別悲寞閑桃李渺難期寒窗靜坐三更月苦淚頻抽獨繭絲

一回悲痛一回憐從此音容兩渺然有約春歸歸未得子規啼不到重泉

去秋聚首菊花開問字中庭日幾回今日案頭重展卷無人更喚阿兄來

怪事驚呼是與非兒童恍見影依稀（弟亡後小兒於黃昏見作影來家越數日而凶問至）可知骨肉情難捨數日陰靈已早歸

死後遺書寄到今分明在日手親緘（弟亡月餘後接得生前一書）啓封尙道人無恙回首

凝思痛徹心

荊枝一折淚曾揮（二弟於丙寅年江西物故）今折雙枝淚滿衣地下鶺鴒鳴有伴夜臺可念我孤飛

高堂自痛背晨昏弟幼垂髫幸我存（雙親見背弟纔七齡）今日抛兄何處去可憐姜被不重溫

降殃降福理無訛我弟偏遭此折磨祖父傳家存厚德或緣孽業阿兄多

合家剪紙爲招魂慘霧愁雲天地昏眄斷吳江秋水闊酒漿一滴淚千痕

阿姪傷心土一堆（阿姪六歲已讀書異舊秋九月齒閉而亡）今朝弟亦赴泉臺可能覓向黃泉路抱得亡兒再轉胎（弟婦有遺腹尙未分娩）

良友書來共慰余愁懷藉此我稍舒不知泉壤思兄淚寄到何人慰汝書

讀罷東坡詩一篇此情我亦欲云然願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人間未了緣

淮陰侯釣台

淮陰臺下淮水深釣竿一擲漢業興風塵英雄人不識誰哀王孫勸進食漂母隻眼識不同愧煞項羽號重瞳仗劍歸漢素願償劉項從此判興亡登壇方使一軍驚狡兔纔死走狗烹釣臺猶存將臺圮恨不歸釣淮陰水賞不酬功誅非罪十載英魂泣風雨

嚴子陵釣臺

富春山上神仙宅先生一竿垂涙白漢家社稷已全非釣台突兀高百尺當日故人作天子披裘自釣桐江水㳌廷輔佐衆星拱惟有客星強不起嗚呼巢由長避世夷齊不仕周乾坤清氣別有種不在王侯將相儔

讀胡文忠公遺集

一呼倡大義勁旅盡稱雄獨作中流柱如迴大壑風東南支半壁天地鑒孤忠二百年來運中興第一功

贈朱侍屏內姪二首

不圖桑梓接蘭芬年少翩翩志邁羣剪燭清談懷阮籍（前令叔子才）請纓弱冠羨終軍襟懷朗澈天中月意氣飛騰嶺上雲最惜到家還作客可能常聚話榆枌

坐破蒲團歲幾更十年面壁竟何成夢江花謝千枝豔窺井天多一隙明誤我短檠催老大看君美玉發晶瑩及時好刷鵾鵬翼直待扶搖九萬程

和紫馢兄六十感懷元韻

憶君交君二十秋過從閒話共消憂生經浩刼猶身健歸把名山作臥遊芹藻不妨留子釆（君每以關說爲恨令賢郎已入泮矣）詩書又爲課孫謀（君欲延師自課小孫）懸弧未及登堂祝補和新詩當酒籌

嶙峋骨傲氣摩空境遇雖窮志不窮觀史事羅千載富（君好讀史）銜杯樂與四時同（君素耽於酒）詩賡伐木刪陰雨義篤連枝見古風（君兄早世君爲納例隨贈六品銜又爲賓禮請筵）杖國杖朝從此始餌丹奚羨葛仙翁（君素不信藥餌故云）

疊前韻再贈紫馢兄

少似芳春老似秋善尋樂處善忘憂折腰不慣陶元亮（君少年擬捐例出仕後不果）知足何如馬少游得句秖令兒輩寫看書常代古人謀伏波矍鑠稱翁日君尚年華逾二籌

不持齋食不談空（君素不信釋道）不效昌黎送五窮事業惟經兼史讀性情恰我與君同陽春調逸能翻雪深谷香幽自耐風惆悵吾師均六秩（陶師竹同庚）十年作宦憶文翁

再疊前韻自感二首柬紫馢兄

我以年來兩鬢秋詩吟蟋蟀職思憂化機秖向鳶魚悟野性常從麋鹿遊身似行舟江畔擱事如作室道旁謀子房未遇椎空奮前席何時借箸籌

更擬狂辭問太空東陵何富惠何窮人心百二秦關險世路三千蜀道同欽約袁絲消永日行期宗慤破長風狂言直欲攄胸臆一紙吟成寄放翁

孟冬朔與心畬滄泉飲於時敏軒醉後放歌

頭似搖天足轉地十數年來無此醉頃刻眼底雲烟生今夕重領醉鄉味醉鄉離世三萬里中有三山繞弱木山中花草四時春瓊樓玉宇騰空起乘興我欲一遨遊相逢拍手笑不休公等皆從何處至劉伶李白眞吾儔急取惠施五石瓠剖爲大樽浮江湖海外別有極樂國莫其所止而休乎須臾玄黃盡變色鸞驅車兮龍負軛置身直在盤古前恍見天地始開闢放懷又似葛天民不覺形神兩消釋俯視人世何匆匆紛如萬蟻旋磨中名韁利鎖擺不脫蠻爭觸鬬何時窮百年黃土成邱隴一編青史了英雄吾聞禹王惡旨酒作爲訓辭垂孫子豈知夏桀亡國時不爲儀狄爲妹喜又聞靈均不解飲衆人皆醉一人醒豈知湘水深復深何如生前一酩酊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醉鄉風景頗不惡往來無人不嬌妍歌舞無時不歡樂人生百年偶然耳何苦紅塵自束縛我讀淮南招隱篇請援此例招酒仙壺中春色年年好樽前

日影夜夜圓問誰節似元亮清問誰才似長卿強稟性誰知稽康懶憤世誰同阮籍狂一一招來住醉鄉一醉三萬六千場不許罵座雜灌夫不煩觴政行劉章更有貴介公子心鄙俗搢紳先生貌矜莊呼僮急逐出門牆不使承槽接䍠立吾旁醉鄉之樂不可量願君拋棄人事兮日與酒仙相徜徉

甲申秋朱席珍約遊紫山同遊者朱芸軒朱泉孫兩茂才家心畬學博

昔聞紫山勝懷之十數年今作紫山遊秋日正清妍偕行四五人一路踏雲烟古寺藏山麓傾敧屋數椽引人入勝處尋幽別徑穿奇石撐瘦骨嵌空若雕鐫徑隨山曲折人如蟻磨旋天宇忽開朗上有亭翼然樹遠青環繞溪流碧潺湲萬象森羅列清曠兩字宣（亭名清曠）有鉤魚可釣新月靜澄淵（溪中有石曰釣魚臺）有子棋可彈繁星散滿天（又有石曰手談棋）方謂境已窮詎知景又延石罅一綫明遊客裳更褰入則如龍蟄出則如鴻翩峭壁不可度石棧相鉤連有岩曰大士有洞曰隱仙造物逞狡獪一石忽倒懸我疑閶闔時神女戲鞦韆又疑龍尾挂雷雨隱山巔衆客方勇探一客畏不前（澗心書兒）行行忽中止蹴踏石梁邊此中有深意我請兩相權進德莫如銳立志貴自堅涉世莫如却遇險善自全紛然談笑間曲亭一息肩主人攜樽酒促席杯共傳醉後憑欄立濛濛水氣濺洗盡塵俗胸萬累一齊捐嘆息此一遊人生有幾焉譬如對名友情好倍纏綿又如讀奇書意味耐鑽研日暮始歸來夢遊太古先

旣和紫簃兄六旬詩復作長歌贈之

我昔與君初相見紅燈綠酒遨閑宴志欲昂霄氣凌雲旁觀嘖嘖驚且羨鵰鵬矯翼不上天翻身一跌錮林泉當日同人復星散從此華堂少月圓我今館與君家鄰日日過從笑語親年來世事變愈奇我輩交情淡更眞詎料流光如電瞥花甲逢君懸弧節不許登堂一祝釐但把新詩寫鬱結詩中嘆窮復嗟老我有一言恣絶倒明年縱衰今年健明日縱饑今日飽操持自有主人翁萬事何須縈懷抱開懷且進杯中物醉鄉便是極樂國一部搢紳如兒戲百年事業同鼎沸須臾浮雲變蒼狗世味何如酒味厚況君飲酒兼詩書更把古人澆磈礧年年我亦苦燈寒半生潦倒一書氈豈知昂頭在天外自有奇氣胸中蟠我與君交二十載狂奴故態今尙在旣撰新詞祝南山會待芳樽傾北海

和家盛周孝廉五十生子遣懷元韻

纔賦小星同夢廿（君於彷年納稚）旋聞荳蔻報胎含經營住穩安巢燕宛轉功深作繭蠶問訊誰非情躍躍過期未免視眈眈（子舉十一月耐生）桑弧蓬矢懸門左一索方知果得男

望兒心事久依違壽誕兒生始覺稀高適應添嘉譽重商瞿莫悔遠遊非開筵酒待杯同舉誌喜詩宜管並揮一事可容塵後步明年攜手向京圻

疊韻再贈

嗜古聞君好我廿多才通敏晉㸃含攡編酷似穿書蠹下筆酣如食葉蠶桂折高枝香靄靄樹環精舍蔭眈眈（朱都試元魁眈眈沈眈眈深蓬兒）詩餘酒後兒閒弄奚羨公侯伯子男

兒遲莫嘆願相違二十成名恰古稀肇字我方愁寫誤鴻名君合署知非（宋趙林年五十自號知非子）探懷策待金門獻促膝杯同玉壘揮人意正如春意暢萬千紅紫遍郊圻

感懷

矯翼飛鴻朝入雲翻空落地羽毛紛豈眞得失前生定不道升沈頃刻分劍氣獄中光自耀琴材爨下痛俱焚已拼筆硯都拋棄慚愧旁人更論文

一棹扁舟爲底忙當場意氣更飛揚江淹縱夢花生筆毛遂方思穎脫囊尾附來名不許豚蹄祝耗願難償一錢不値燒殘稿五色曾誇雲錦章

香浮丹桂有時攀聞得人言轉強顏難比登天歌蜀道渺如浮海望神山金空已嘆貂裘敝尸裹徒憐馬革還南郭豈無竽濫側鯫生不信命偏慳

兩字科名付逝波霎時壯志盡消磨千林葉落秋悲士一枕粱炊春夢婆折
戟沈沙拚棄置千將歸匣懶摩挲是天亡我非關戰嘆息重瞳喚奈何
西風八載白門秋費盡黃金買盡愁百萬雄軍期奪幟三千弱水竟沈舟漫
言駿骨連城重更畫蛾眉臨鏡羞却羨班生飛食肉公然投筆取封侯

貧病吟（辛未除夕病中翻閱尤西堂稿見此體仿而爲之）

奇貧偏與病爲鄰貧病交侵豈有因善病何堪貧徹骨憂貧又值病纏身祗
將藥餌供多病縱有詩書不濟貧寄謝貧交相問訊恕余疎懶病中人
家素清貧樂有餘歲除但願病俱除挑燈病坐風搖壁閉戶貧居雪滿廬書
卷剩留貧事業詩編閒遣病居諸送貧未必貧能送且祝春來病漸舒

丙戌春就上饒館途中雪阻橫山

風雪行程阻橫山酒可沽凍雲三日合旅舍一燈孤岐路從頭問方音到耳
殊閩中小兒女應解憶長途

爲少軒題美人小照

玲瓏石畔夕陽西彼美無言翠黛低院內梧桐高百尺夜來可有鳳雙棲
誰製團圞扇樣工班姬莫漫怨秋風抽毫欲寫團圞影無限深情不語中

爲熊霞亭題美人小照

弱質亭亭朝怯衣分明燕瘦傲環肥持來紈扇休輕撲好讓蜻蜓作對飛

爲少軒題畫幔沿

入山不厭深入林不厭密況有素心人相與共晨夕
結伴山中行行行忘遠邇置身在山巔山山相環抱
谷口一茅亭結在無人境獨坐萬峯寒松濤滿清聽
朝過清溪渡暮過清溪渡渡口穿雲歸家住雲深處

遊南岩寺和陳丹溪茂才韻

南岩聞說氣雄哉今始攜朋訪勝來隔塢鐘聲穿樹出到門松影掃雲開問

奇未把驚人句鑿險方知造物才更向文公祠內息適心靜處得深培（有朱子[illegible]）
境彌岑寂興彌豪門掩白雲徑掩蒿峭壁滴泉經夏冷（岩有一滴泉，夏不斷）懸岩覆
屋礙檐高（寺在石岩下四壁有縫而上無覆瓦）地幽晴訝深山雨日暮風生別浦濤到此熱腸
都洗淨也應身世嘆塵勞

柬朱少坪

故人曾記夜聯床促膝談心話正長話到懶翁何所事近來半爲作詩忙
秋來月朗更風清吟詠何妨適性情風月尋常皆妙諦文章始信本天成
料得挑燈興不孤夜深聊破睡工夫吟成佳句同欣賞可有新詩寄我無
蕭條孤館苦吟身待到重陽菊正新一棹扁舟風雨裏獅江江畔訪詩人

筱軒弟以留鬚詩索和歌長句贈之

瞳瞳日出朝霧開門外高呼髯翁來我聞之驚且精急起披衣相趨陪見
君握手一大笑問此鬖鬖者胡爲乎來哉君乃拉鬚爲我道其故韶華流水
朝忽暮翩翩年少幾何時不覺髭鬚滿面布東西奔走逐風塵平生始現宰
官身特欲老成表持重當途頗用貌取人我聞君言爲君笑君其少安幸無
躁君但含情不復言手取明鏡付我照由來吾老吾不知攬鏡默默自凝思
百事未成老已至彼蒼生我將何爲憶昔芸窗共筆硯君正垂髫我弱冠性
情嗜好仍故吾如何竟失本來面我生事事與君懸我齒差長君數年君旣
留鬚我則未此事亦復輸君先我作長歌聊贈君羨君意氣尚如雲我倘並
驅中原駕未若髯之超倫而軼羣

筱軒弟將需次吳門賦詩留別次韻酬之

振衣纔拂帝京塵奉檄欣看虎阜春業廢詩書行作吏道期憂樂在同民居
諸我已同頭誤契好君尤握手親長願聲稱孚遠邇羨髯意志嘆超倫
少時猶憶共師門氣最相投誼最敦卅載天涯成老大一官堂上慰晨昏遺
飛逸興詩傳柬無限深情酒滿樽萍聚如何忽蓬散一腔心緒共誰論

讀朱少坪和章更疊前韻贈之

月明如水照匡床悵念伊人夜正長夢裏獅江幾咫尺扁舟一棹去來忙

奉讀新詩字字清翻從率處見深情譬如作室經營始還待鉤心鬥角成

聯吟興不客中孤敢薄雕蟲非壯夫從此騷壇添一幟懶翁得似放翁無

世外閑情物外身眼前風月逐時新願君收拾詩囊裏好替溪山作主人

題朱松坪殉烈行狀後

妖氛煽兮殺氣屯白日無光天地昏烏啼兮聲慘獸駭兮羣奔罣罣朱公至性敦扶老父走山邨日暮力已倦假息定驚魂（一解）前邨驚呼後邨哭賊黨突來搜山谷一家屏息草莽伏父促兒行苦不速兒縱能逃父當奈何一語未畢賊騎過父竟陷網羅（二解）刀在腰梃在手賊衆牽繩縛父肘父被擒兒焉走父方病足苦傴僂歸父願留兒備金來贖取始以情動繼利誘賊害聞之脫父紐父脫兒心安拚兒身試虎口（三解）黃塵蔽天白虹貫日度父行已

遠坐地憤呼叱怒髮衝冠目眥裂慷慨罵賊聲不歇一朝畢命著奇烈將軍頭常山舌千古祇此一腔血會有老嫗覩見之一一向人說（四解）可憐兒死別父猶冀生全幾度望兒眼欲穿持金贖兒賊氛惡土地嶺下再遷延朝偵探不得前夕偵探不得前罵賊殺身衆口傳衣冠狀貌美少年老父頓足哭痛哉吾兒赴黃泉寡鵠孤雛涕泗漣（五解）父心悲兒身已父身安兒心喜人生自古誰無死忠孝兩全乃若是事上朝廷邀旌旨咄咄同聲呼烈士嗚呼兒山峙涇水流丹心一點碧血千秋（六解）

題遊赤壁圖

坡仙一棹駕扁舟赤壁當年記勝遊江上青山終古在至今風月亦千秋

爲幼軒題畫

青山兩岸路西東扶杖尋春興不窮楊柳斜拖朝霧綠桃花低襯晚霞紅

蒼然山外暮煙横歸去扁舟一葉輕野老二三閑話處夕陽猶向水邊明

題畫

幽人無俗懷攜笻每孤往天高秋氣清翛然發遐想

鴉翻日影亂馬踏葉聲乾一鞭遙指處木落萬山寒

讀書者何人將無歐陽子不待夜中聞滿耳秋聲起

屋角林端露仙源此處尋行來忘遠近一徑白雲深

蕉扇

種蕉聽雨畫樓東誰製團圓扇樣工覆鹿重占樵客夢撲螢原是美人風畫題逸少文成綠怨寫班姬淚漬紅出入君懷誇寵愛晚來常映月玲瓏

竹衫

玉作膚兮雪作肌輕衫恰合此君宜虛心不與人同熱著體非徒俗可醫百節玲瓏成剔透幾番瀟灑見丰姿正當浴罷新披拂奚羨雲羅霧縠奇

五禽言

不如歸去連年奔走天涯路棲身未借上林枝攜雛還傍他鄉樹妻病與兒啼愁深纍內顧不如歸去骨肉團圓一家住

家家插禾我獨無田插甚麽典盡寒衣惟耕硯一田歲入苦無多苦無多補瘡挖肉費張羅家家插禾手執一卷獨高歌

提壺盧前邨有酒聊共沽今朝鬢已白昨日顏是朱禍福相倚伏好事不如無惟有醉鄉是坦途

行不得也哥哥荊棘叢生路旁多手無斧柯奈荊棘何方寸藏地府談笑生風波行不也哥哥安得振翼託卷阿

得過且過焉得人生無坎坷買臣未遇時風塵窮措大淮陰猶從袴下遊諸葛自向隆中臥得過且過百折無令鋒鋩挫

己丑仲冬由陸路往廣信過徽州新嶺作

山上漠漠雲山下濛濛雨忽然風飄開雲散雨亦止風從何處來雨從何處

去變幻須臾間造物誠多趣

黃墩遇雪

幾株老樹瘦團村冒雨兼程日已昏變調忽聞歌白雪長途又說阻黃墩夢同旅館鐙將暗窮擁重衾被不溫輾轉空床天未曉滿腔心事共誰論

和朱子才內弟三十初度原韻

到處人爭說項斯訂交迴憶十年時一燈風雨曾聯榻千里雲山屢寄詩抵掌好談天下事輸心獨奉古人師對君英立翻增愧我嘆無聞悔已遲

隨遇能安郎坦途喜君喜氣不相殊彎弓虛射樓皮鵠（去秋鄉試同行被黜）覓食同爲止屋烏（貞俱就隨館）磨礪好期囊穎脫膏腴藉潤硯田枯問年陸贄來京日今古相鄰德豈孤

爲少軒題背面美人畫扇

半含羞澀半嬌癡正面何如背面窺一種風神千種態令人幾度費猜疑

隨風透出鬢雲香雙髻爭誇時世粧怎不回頭通一顧貪郎親近故違郎

纖纖細闘楚宮腰雅淡妝成韻更饒我自銷魂難見面祗愁見面更魂銷

播來一柄扇團圞相對無言秀可餐君若有心憐妾貌妾原反覆任君看（其扇）

一一（像正面畫背面）

靈山書院訪友步月而回

滿城炊煙起日落萬峯碧靈山舊講堂中有能詩客到門駐足聽歌聲出金石相逢一握手挑燈談古昔松際露清光天邊濯素魄山月隨人歸水浸樓臺白曠然動遠懷深情含脈脈

舟行遇雪

扁舟向暮北風寒極目遙天雪作團岸上蘆花新潔白枕邊濤韻舊波瀾撫懷自作千秋想容膝翻憐一榻安爲祝風帆明日順推窗幾度望瀰漫

遊石鐘山

層樓傑閣勢巍然乘興登臨象萬千夜半鐘聲清到耳可憐無處覓坡仙

舟抵潯陽

憶泊潯陽歲幾更夕陽又見暮煙橫騷人別有傷心處不爲琵琶水上聲

和朱紫畬悼亡

聞君伉儷最情深絃斷聲稀感不禁一樹花殘春寂寂半窗月黯夜沈沈縈懷偏在尋常事觸景都增悲悼心示我詩篇邀我和三年舊諾補新吟

十九年華事已陳一番回首一傷神悼亡詞苦詩成淚感舊情多夢亦眞痛切無依憐幼子徵承特欲慰慈親篇中預訂他生約天上人間會有因

戲贈朱晴峯納寵

偶披陶集賦閒情我欲三生問宿盟昨夜夜深看星象小星正傍少微明

俊俏龐兒時世粧風姿綽約貌端莊檀郎一見鍾情甚故向旁人問短長

花到開時月到圓數來二八正芳年萬般情意千般態願作鴛鴦不羨仙

臨江高閣藹餘暉江畔兒家認故扉（甌南昌人）好向滕王借粉本描將蝴蝶一雙飛

爲製衣衫樣合時短長肥瘦稱身宜抱來却勝量來準尺寸煩郎仔細思

憶得兒家舊姓陳陳豐敢說是前身佳期恰遇雙星節並蒂蓮花出水新

深宵花護一枝紅帳內香濃帳外風綠待成陰梅結子東君第一奏膚功

暮春偶書

閒中事業客中身禿筆欣同造物春過眼煙花三月暮賞心風月四時新心含萬物皆生趣我到千秋亦古人世事紛紛都夢幻不妨爛漫率天眞

守拙齋詩存終

跋

我族墨莊公詩名藉甚蓋公治毛詩最深經術之氣發爲詞章之光讀求是堂詩集歎其彌久而彌新也其次玉樵公詩才縱橫陽湖洪稚存謂如陟險驊騮攫空鷹隼其所推崇之者至矣此皆清乾嘉時代也其後稍稍零落至同光時代極已　先父生長兵干擾攘之餘內迫于飢寒外困于人事而所至之處輙以吟咏紓其性情雖上不能媲美于墨莊玉樵而同光時代吾族能詩者羣推　先父蓋　先父之詩發於性情之初步盧江陳子言所稱爲其言雅正其音清越也樸安兄弟二人寄塵子詩若具夙慧然寄塵能詩　先父若不知之蓋寄塵幼在家從樸安學　先父時處館于外厥後寄塵又進育才學校詩雖時竊爲之初未嘗呈政于　先父樸安不善詩而亦性之所喜但當時以詩非正當學問樸安與寄塵互相唱和鄉先輩輙不以爲然故未敢時時呈政于　先父也　先父之課樸安等者八股試帖之外輙及古詩文詞而樸安等之吟咏竟囿于鄉輩之陋習而不呈政于　先父此實樸安等之愚戇也此守拙齋詩存僅約三百首　先父平生所作當不祇此而身世之故友朋之情皆可於三百首中見之矣寄塵已逝樸安年過六十而又半身偏枯才氣索然子姪輩無有能詩者即族中後輩亦無有能詩者不僅墨莊玉樵二公之風渺不可追即求如清同光時代之零落而亦不可得此所以校守拙詩存不禁欷歔不能已也民國二十九年二月男樸安謹識

守拙齋文存

董作賓敬題

守拙齋文存

樸學齋叢書

第一集

守拙齋文存

涇縣胡鼎愛亭著

寄芸樵書

月初由朱姓假得殘缺涇川叢書一部初刻四十五種半係前明鄉先輩所著國朝則四之一焉內談性理者十數種或宗姚江艮知反覆曲折以圓其說或駁姚江之說又反覆辨論以著其非或創文社立會約想前明風氣如是然未嘗不各有心得也言政事者數種史論數種奏議數種如葉永盛如鄭欽鄭銳皆少時習聞者也說經者數種雜說數種則我族乾九公子貫附言韻仲公隻塵談與焉子貫附言二十餘紙余已全錄之隻塵談卷帙稍繁翻閱一通不暇錄亦不必錄內載論印章三則足下頗從事於此特爲錄寄或足下所見證以前輩之說喜其相符亦未可知也趙環石涇川詩話一冊我族淩九公一詩彬仲公一詩余悉錄焉續刻七種左某兩種趙艮爵說經三種趙琴士自刻二種初刻少五種續刻少四種惜不得全讀爲憾子貫附言半雜俚語意在言外趙琴士評云用意忽隱忽見立言時淺時深以峭筆達幽情以沈思綴俗語奧乎曠乎如莫測其端倪而及其煥然乃與道而大適前輩之服膺至矣乙丑下榻新園仙圃先生嘗論及之當時恨不得見藏諸胸中者蓋十六年今不意得而讀之錄而藏之幸何如也然我族前輩多有著述或當時已梓兵燹版燬我輩無力搜求不幸而不得見或當時未付梓遂不幸而終不得見者不知凡幾也可不惜哉

答芸樵書

芸樵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幸足下不我棄也僕知識淺陋株守鄉里既乏師友之益課讀餘閒偶一涉獵敢謂窺古人之奧哉閒有所作洵如東坡所云候蟲時鳥自鳴自已於寂寞中求生趣而已然性之所好亦有不能自已者往時讀古人文輒以爲可追而取之放而爲之也覺胸中所欲言者甚多

其成之也亦易其故何哉由其知迎之而不知拒之也今讀愈久愈不敢輕率下筆昔以爲多者而今見爲少昔以爲易者而今見爲難然後知向者非多也膚淺而已矣非易也鹵莽而已矣弟寂寞空山孑焉寡儔疑誰與晰奇誰與賞暮雲春樹能無知己聚散之感哉前寄所作實未愜心足下懃懃懇懇舉韓子之言相勗非友朋至愛誰能爲此乎顧僕所見亦有與足下異者韓子云其皆醇也然後肆焉所謂醇者亦論不謬於聖人言不背乎大道而已非謂文體之有小大也足下欲斂抑其才華狹小其規模譬如作屋然雖僅蔽風雨不及宮闕之壯麗而勤加洒掃自足玩賞是足下所謂醇與韓子異矣獨不見游山者乎必登五岳而後足盡山之奇又不見觀水者乎必經滄海而後足窮水之大使以其未至五岳而曰不如培塿焉是亦山也未至滄海而曰不如溜沚焉是亦水也則非僕所敢知矣且夫醇固不易言而肆亦何可盡非董仲舒純儒也不能不惑於符命司馬遷良史也不能不有所

譏憤此皆古人未醇處而欲因是以病文則不可竊謂古人之文莫肆於莊子之南華其言未必醇也而讀者輒愛玩不釋莫醇於宋儒之語錄其言未敢肆也而讀者偏厭倦思去何哉蓋以理論則取其醇以文論則取其肆適五都之市無物不備而光怪離奇觸目炫耀者決非日用所常需之物夫爲文果有異於是乎易曰物相雜故曰文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然則韓子所謂醇然後肆者豈必如足下以不肆爲醇哉經營慘淡數語敢不承教而加勉焉

擬司馬長卿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瑤乎中華差等百王兮曾不足以相加嘆塵宇之卑隘兮願凌虛而游遐咽九華於雲端兮咀六氣於丹霞驅風雷之八陣兮建日月之雙旌擊靈鼉以爲鼓兮駕蒼龍而爲騎旣逍遙以容與兮又倏忽以驅馳叱迅電以爲鞭兮挽長虹而爲羈淨掃塵與灑道兮羌風伯而雨師挃赤豹文犀之迂迴旋軫兮吹鳳管鸞笙之瀏麗悠揚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翕籥留靈槃以成章履略蜿虹策以逝景兮跋躡蔘璣乘以流光瀏覽偏照凌以清空兮吹噓咀吸幽括以冲穆柴戾參差駢以交錯兮兆追迅疾放而相逐驟騁騎礚雲飄星流兮倏若電掣洶若濤奔逕絕溟滓而游濛鴻兮與元始乎爲朋岭嶒嶙峋以深入兮直出霄霓以涉巔會召衆靈而差備兮驅遣列仙於穹天使軒轅與樂兮竽女媧而瑟湘靈箏郝素而簫秦史兮笙子晉而和雲門跳躍壺公而舞若士兮呼彭鏗使操籌衆仙環而警蹕兮息喧譁而起行韶招搖與太陰兮振殿轔而盛軍裝伏鉤陳使當兵兮吾欲涉乎中荒接東王公於左翼兮遇西王母於右翔齊搏搏其廖葛兮猋駭雲迅以方攘旗旒郅偈其相旖旎兮飛亂叢茸走以陸梁翡翠葳蕤炫以璀璨兮扶輿猗靡導以安閑穿過金闕之煇煌的皪兮橫厲溫瀨之淪漪湲潺仰登椋而排閶闔兮徑歷幽都紅丹崖徘徊洞穴而生蒼梧兮斜度炬洲陟㸌山周覽方壺游

戲弱水兮使宓妃鼓棹而泛原胥時若洶洶將振動兮召天神塡三島轉八樞北望崆峒之窈冥昏默兮徑欲造乎石室舉紅頤而樹靈旂兮鞭蚩尤而叱泰壹風縱縱而扶轄兮鸞鳳紛其修靡搜立空谷紆以長嘯兮吾乃今日覩廣成子暝然坐若槁木而死灰兮亦幸有安期生爲之使必冥滅若此而彼道兮雖累萬言不足以取騶車徑去兮直遣崛崙采擢扶桑香味甘美兮葉續紛杭蓋碧海兮絕紅塵據軨軒而周流兮忽軼軋而無垠陵高衍之嶢嶸兮超紆譎之清澄乘雲而上下兮與陰陽而沈浮厭寰中之陝小兮振策翔乎十洲留清矑於墜戶兮仰矯首于天門籠八隅而猶小兮陟九霄而獨尊入洞冥而亡色兮超希曠而亡聲與大化而往來兮亘萬古而長生

六甲君獻公分家譜序（代陶軒師）

自譜系之不明而敬宗收族之道廢甚至尊卑淆親疏混問以祖之所自出而茫然叩以派之所由別而懵如譜之所繫顧不重哉吾族之譜自尙衡僉

事公修於康熙八年嗣是族愈大支愈繁其散處四方者星羅棋布更有數十年不相聞問者由是而譜之修也難雖然合修之難分修之無難各修其分者而後合之則易於從事矣吾族以渠公之子汝堅公爲龍坦之始祖渠公以後旁支他徙均載舊譜十六世至德四公而族以大故吾族鼻祖必自德四公始德四公再傳至德原公則爲吾本支之始祖德原公再傳至文緒公則爲吾本房之始祖文緒公四傳至君獻公則爲吾本分之始祖同治甲子澤璀弟鈔錄君獻公分家譜一冊渠公以下世次分晰詳祖之所自出也君獻公以前不復載旁支明派之所由別也君獻公以後書之必詳者所以序尊卑定親疎也其生卒年月字某娶某悉載者遵舊譜例也不知者闕焉示愼也光緒丁亥歲兒輩借錄藏於家爲異日修譜張本自甲子後澤璀所未載者更補書於冊錄既成取而閱之而不禁重有感也凡譜中所載者昔有爲吾追隨者焉有爲吾交游者焉有爲吾提抱者焉燦然秩然展卷咸在不啻親戚骨肉晤接於一庭乃問其人而少者壯壯者老老者或不幸而凋謝也然後嘆吾自咸豐辛酉歲背離鄉井衣食於奔走而復宦游江西者蓋廿八年於茲矣吾族自咸豐庚申遭洪楊之亂十室九空有昔日充裕而今蕭索不聊生者焉有昔日繁衍而今零落不復祀者焉其僅存者半饑貧而失職其後起者惟教育以成材人世得失家運興衰反覆相尋可勝慨哉然而行道有福積德能延冥漠中或自有權衡不爽者余於是而愈不禁皇然懼愯然思也且夫千條萬幹皆一本之所生四支百節皆一脈之所繫蘇子曰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審是而吾族中之蕭索零落者必設義莊以贍其孤寡立義塾以訓其子孫亦庶幾敬宗收族之意乎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天下未有仁民愛物而不本於親親者余愧有志焉而未逮或者自君獻公分以下得稍盡吾所欲爲一息倘存此願必遂祖宗靈爽實昭鑒之今兒輩譜既錄成而爲之發端於此云

答小帆論北江中江書

昨承示北江中江辨條縷分晰證據確鑿欽佩奚似僕於水道向未用功而館中又無書可繙實不敢妄贊一詞冀無背不知爲不知之義然反覆展誦覺意所悵者適如其胸中所欲言亦不能竟默默也而於心所疑者更不敢不貢於先生之前以待辨正悉條例之統希垂覽焉蔡注導漢水有云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愚謂此特可釋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兩爲字耳若東匯澤爲彭蠡之爲字誠如先生所云彭蠡非漢所匯並非江所匯而先生以東有匯澤是曰彭蠡釋之獨見精細蔡傳泥讀爲字而曰江淮不待疏鑿禹未必親治或遣官屬往視又曰三苗負險官屬之往者未敢深入遂誤以彭蠡爲漢水所匯聖人作經以垂後世不審事實而姑爲此懸揣之詞豈其然乎揚州三江既入繼以震澤底定則震澤所以底定者實由於三江之既入若依康成說則三江去入海千有餘里似與震澤不相關係且烏得曰既入乎而先生定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參之國朝先輩諸論說略無疑義所云既瀦者治其上游既入者治其下流二語尤其明白而簡當也至於導漢水曰東爲北江則北江爲漢水明矣導江水曰東爲中江夫岷江而稱爲中江則不能合彭蠡而言之也經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又云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愚謂此數東字皆指所向而言雖指云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即所謂大江東流也江水東流左合漢既爲北江矣而右合彭蠡何不可爲南江乎若江流曲折或迤北或迤南斷無直如矢之理書祗據大勢言之固不必節節泥定方向而先生謂水已北流彭蠡在東惡得名爲南江得毋失之太拘愚謂康成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此三句用以釋導水之中江自無可議揚州之三江既入當以婁江松江東江爲是贋說無根未識當否幸卒教之

朱濟川君家傳

君諱爾楫字濟川號晴舫大茶其小名也幼讀書聽穎事親孝父以湖南州吏目致仕歸左右就養無一日不侍親側順親老家貧生計日絀乃棄儒服賈博蠅頭利供甘旨咸豐庚申春太平軍竄逕閶闔蹂躪不幸父母並遇害君裁痛不欲生後避地楚豫間每中夜念及淚輒涔涔漬枕席又以先人竁穸未營愁焉負疚若坐針氈因廣堪輿家言昕夕研究通其術太平軍平歸里乃卜其宅兆而安厝焉君既博通靑烏書遂出其術以應人之求凡卜地葬親者君爲之踰山陟嶺勞瘁不辭殆所謂孝思不匱永錫爾類者與里中兵燹後骸骨遍野卽向日浮厝郊外而子孫零落日久棺腐漸至暴露者復觸目皆是君惻然傷之愧無力代謀乃勸族中有餘之家出貲擇高燥地坎埋而疊塚焉其有親屬者准領葬費以自營坟地共建義塚數十處遠近頌某封翁之德而不知皆君有以贊成之也君見義勇爲而性殊耿介既通堪輿尤精岐黃病者多延之治愈後未嘗索一謝生平無他嗜好惟視詩書爲性命見先賢零編賸稿悉珍藏之族閬坡先生所著文選集釋小萬卷齋等書經亂板燬皆由君出家所藏稿本而復梓行於世第幼業儒未成引爲終身恨乃爲次子度讀書惜度游庠時而君已不及見然君之靈亦庶幾慰矣君生某年某月卒某年某月壽六十有五配某氏子五女三

趙松雪手卷記

子昂手卷先大人故物也先大人生平好古名人書畫見必購而得之識者至輒出所藏相示鼎侍側得時時窺之松雪手卷其一也咸豐庚申之亂倉皇出走向時可寶可貴之物或燬於火或沈於淵或溷諸污泥穢褻之中不堪觸目而此卷獨入於朱子墨莊之手墨莊者余從叔祖姻也避亂之際獲此卷於泥塗中寶藏之不輕示人墨莊之友述諸余余親質之始知其不虛也迴念家所珍藏消歸烏有而此卷完好獨存墨莊亦知寶貴不肯玩視未

始非此卷遭逢之幸也然而兵燹以來因苦流離堂上見背兄弟妻子不相保及賊氛掃淨振策言歸搜尋故物渺不可得僅聞此卷尙存而又爲人所得能無撫今悼昔而愴然涕下也乎余因語墨莊曰物之寶於人與人之寶是物莫不有數存焉文敏公去今數百年矣當其染翰揮毫或書以自娛或出於他人之請託未嘗不深爲護惜留傳世世一旦時移勢易子孫有持以易食者矣有賣以供聲色之資者矣不知轉徙幾何人而後入於余家余又不幸遭變亂而復爲君所得然則天下之寶物天下之公物也此物存而與世共寶之不必其藏於己也此物存而僅什襲備之又何異於藏於人哉其手卷書昌黎盤谷序一篇其款識松雪老人墨莊祕不示余故述其顛末以爲記

丹溪磐石記

吾鄉多山水之勝出縣治東六十里高列而屏張者曰黃茺黃茺之下丹溪之水出焉山之麓曠然平地人煙稠密居民連屬六七里皆余族也丹溪之水曲折穿村而出暮春三月飛花滿溪片片從上流浮出未至村口數十步經曲而水旋如弓之彎如帶之繞風廻花聚如武陵春色不使片紅流於人間因名其灣曰春溝水出春溝北與大溪會勢可奔趨直下矣忽有大石突起如巨鼇作勢張口欲吞水石相擊如兩軍猝遇喧號叫呼互爭勝負石怒而踞水激而騰水乃溢而分流石始靜而中伏余竊嘆人之豪橫一世者豈知造物必故有以天閼之不使恣意肆行觀於此也信然石廣二丈餘長倍之高出水數尺平如砥可布數席名曰磐石易曰鴻漸於磐磐大石也余讀書之暇向晚登眺遠看紅日西墜衆山以首承之似吞似摔返照入水中游魚隊隊可數與日影浮沈投以石倏爾逝去水折波閃紅光萬道已而夕陽欲下水靜魚潛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若乃時值中秋人影在地皎月當空攜酒呼朋多會於此余雖不勝飲亦未嘗不在焉月到天心纖雲四卷大千世

界一片空明而露華濡衣桂香撲鼻不啻置身廣寒宮闕俄有風西來泠然襲襟袖斯時酒醒神清一聲長嘯感觸無端眞覺此樂不易得也石之下有石梁可通往來者南岸有寺曰覺峯禪院每當夜靜聞鐘磬木魚聲與風聲水聲間奏蓋寺僧晚課也旁有亭曰得月近水之樓台也其北岸西行數十步有閣焉建樓三層飛簷十二樓供奎星爲一族之文峯四面樓窗窗外看瀑布如滾雪飛花水氣直逼樓上憑欄久立人疑與烟雲俱化旁有屋三楹額曰碧簃前有梧桐高可蔽日木犀一樹開時清香遠聞余幼讀書於此東行數十步老屋數椽柴門臨水則余家也人每披覽古人詩畫或一山一水一石形容盡態恨不身臨其境余其詩中之吟叟耶抑畫中之醉客耶撮其大概記之則以爲詩觀也可卽以爲畫讀也可

誌陶軒師摘星譜後

奕之爲數小數也而天地之奇古今之變莫不該焉孔賢其用心孟美其致志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若夫思運於一枰之上神游乎六合之外指與棋忘而心與機化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亦若是而已矣吾師躭於奕者也萬感俱消與道大適理有卽奕而寓者焉用志不紛乃凝於神奕有因譜而精者焉鼎自同治甲子避亂歸家藏書卷蕩然無存偶於故紙中檢得棋譜一冊展視之蓋吾師所手錄摘星譜也憶先生之於業可謂勤矣獨奕也乎哉然鼎於是不能無感焉憶從師於覺山之麓先君亦朝夕與偕每當長夏清風徐來吾師與先君輒置一枰於松蔭之下鼎執經侍立其側子聲丁丁然會聲琅琅然鼎時猶未知此境之足樂而此樂之不易得也不意一局未終滄桑頓易滿壑之雲霞變爲連天之烽火矣辛酉歲吾師避地楚北不見者十七年矣而先君亦於是年棄養鼎自遭亂以來舊業荒蕪旣飽食以終日復一暴而十寒中夜捫心自呼負負展視此編蓋不勝立雪之思焉抑又深終天之痛也

書四書審問錄後

余自束髮受經卽聞族祖備五公有四書審問錄一書其中闡發聖賢之旨獨有心得顧購求十數年未獲一遇蓋是書之存者鮮矣嗣讀公四書撮知審問錄於乾隆戊申己酉間版行問世同袍中有深契極賞者乃版寄金陵書坊坊客江西人也數載罷坊歸覓版不得及今追尋冀尚可獲蓋公自敘云爾或曰是書有竊據翻刻而篡易己名者公知之訟諸官久不決當事遂勒兩毀其版云四書撮者前書版毀後撮其大略而存之者也然後嘆書之失傳已非一日然里巷中未嘗無存本也何求之而竟不得與同治甲子歸自申江家少明忽出篋衍所藏審問錄一編見示余受而讀之其中闡發聖賢之旨獨有心得者余小子何敢妄議夫玉埋珠沈闇者共惜要其光怪陸離終不能自祕然非有心者極力愛護之則亦終委泥沙其不至於銷滅者幾希獨是余小子數十年願見之書昔求之而不能一遇今顧於兵燹之餘得窺先輩之論著可不謂厚幸與嘗攷漢唐藝文志其間有錄無書者不可勝數竊悲伊古文人閉戶著書研精殫思寢食俱廢及一書成耗心血幾許不數傳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豈如丞叔所云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與至若儒者窮經闡道探古聖之潭義扶先儒之精蘊鄭重而筆之書其言粹然一出於正宜乎信今傳後矣無端而忌之者至焉爭之者至焉甚且訟之公庭而不得直厄之兵燹而幾有同歸於泯滅者可不惜哉夫泯滅則亦已矣獨介此若存若滅之交其存也可幸其僅存而不能常保其存也可危此有心者所以欷歔而不自禁也今是書別無存本少明日抱此編其珍惜也當何如夫左思之賦皇甫謐序而行之韓愈之文歐陽公讀而好之豈書必有藉而傳與抑書之傳必有待與他日倘有力任剞劂者則此一編也藉以闡明聖道嘉惠來哲其功當不在陸平湖張桐鄉諸賢下又豈僅爲是書幸哉少明屬詳敘是書成毀之由與夫今日之所以僅存者爰不揣檮昧而

謹識之

錄族祖韻仲公文書後

公晚年得偏枯疾讀書方山別墅著述自娛有隻塵談若干卷病中之所著也隨手纂錄細大不捐蓋深得段成式酉陽雜俎沈存中夢溪筆談陶九成輟耕錄之遺意隨園子不語寄園寄所寄中頗采其說班孟堅云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然閭巷之逸事往往多可喜可愕可泣足爲風化所關而善者使人興起惡者使人懲艾或更足補朝廷政教之所不逮不幸事微身賤不得列於正史不一再傳姓名埋沒草木俱腐後之人入其鄉欲聞其緒論而遺老盡矣嗟乎一人一事一話一言何關輕重出之以文人之筆墨輒令讀者眉飛色舞慷慨激昂或以爲談鋒之所助或以爲古典之所存而一人一事一話一言遂藉以長留天地閒隻塵談雖小說家乎其用心不可謂不厚也至若事多創見語必瑰奇得意疾書有心手相應之樂誠足爲博聞廣見者助公生平著述散失居多惟隻塵談久行於世讀隻塵談者可以知公生平之寄托今錄公文而備論之又可以知全書之旨趣也夫

書胡文忠公遺集後

嗟乎吏治人心之壞亂之所由生也在上者寡廉鮮恥在下者犯法作奸舉朝泄泄沓沓厝火積薪之下而自以爲安一旦不逞之徒乘釁而起而天下遂一敗而不可收咸豐初洪楊之起於粵西也揭竿一呼亂者四應摩爛東南數千百里妖氛所向攻無堅城勢如析薪破竹而無一人敢攖其鋒者斯時文弱武弛兵單餉匱天下遂有岌岌不可支之勢噫吏治之不修人心之不靖亂之所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乙卯丙辰閒胡公開府鄂省義旗一豎風雲變色觀公所激厲獎勸而兵將之精勇百倍曩昔雖忠憤自在人心要惟公之誠足以激發感動之迄今讀其書猶勃勃然有不可遏抑者而況親

聞其謦欬者乎公積苦兵閒七八年籌餉籌兵日不暇給及上游得勢若湘鄉合肥諸公遂能盪汚掃垢乾清坤夷而公竟不獲覩其效以歿悲夫公書凡若干卷而所以懃懃懇懇者要必以吏治人心爲先務所爲正其本而清其源也使早有如公者分任封疆制治未亂保邦未危天下事或不至一敗至此然不至此又烏以見公所爲之難而所憂之深也顧公所爲難者已往矣後之值其易者又將何如也藉非有履霜之戒未雨之綢繆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矣然則吏治人心之壞爲致亂之由而所以維持之使不壞者致治之道孰有外於此者哉

傳迹哀辭（有序）

丙子歲我族孟昭頌康各命二子師事余傳迹年十一諸子中最長頌康次子也資穎悟解說書義輒心領神會遇古人綱常名節事余反覆推廣其說迹忻忻若有所欽慕遇邪佞卑汚事舉以戒之迹若有蹙然不安於心者年雖童稚而若者君子若者小人若者上達若者下達其趨向已能卓然而不惑三年教以制舉之文四年成篇一藝成搆思曲折瑩心四映雖瑕瑜時不相掩而大旨明晳所讀左國博議諸書闡爲講說越日即能見於文年雖童稚而聰穎之資已見其大槪如此丙子秋迹長兄亡於漢迹在館聞之泣涕交頤月餘未見其笑容去年春迹四弟偕諸兄從余受課課罷聚一房凡迹所聞於余者輒能爲諸弟敷陳大義余至驚起離立問則對進退必以規矩鯉庭雖爲父母鍾愛未嘗恃愛一日舍業以嬉年雖童稚而天性之克敦禮義之能嫺也又如此今歲秋闈後余以不得意歸將游豫章衣食於奔走頌康爲其子挽留而迹尤一往情深聞余去則悲留則喜師弟之誼有同父子余思人生富貴功名過眼都成虛假惟此至情至性其發之也最爲眞切余所以欲爲迹留而不忍舍之去也余之德業文章敢自謂已至而靦爲人師敢自謂無愧哉亦惟舉向所聞於師者而盡余心以教導之庶幾歷歲月可

望其有成又思迹天質頗優遇事解悟或他日善補余過以釋余之憾焉嗚呼迹今其死矣死之前一日急欲病愈至館慮其業之荒也頭岑岑然痛不可解醫者謂肝陽上升雜投以斂補寒涼之劑進藥之次日症驟變昏定後手足抽動目張口噤不能言舉家呼聲繞床默不一應余聞即往視之目瞠吻歙翕張似欲言不得者喉間格格作響然呼吸氣則疏以長時鄰雞互唱余同館後猶私冀其無虞孰謂僅一日之延至酉刻而氣絕乎己卯仲冬十七日也噫是果藥誤耶抑壽命有限而非人所能挽回耶四載相依十日暫別不料一病而遂永決也嗚呼其可哀也已余既以詩哭之又作辭以抒予哀其辭曰

人之生也受命於天智愚壽夭今古茫然天既才爾胡靳爾年天欲殀爾胡令爾賢我爲爾留爾今何往爾棄我去我將誰賞月暗燈昏書聲絕響而貌聲音接於夢想父母昆弟爾胡忍舍昔日書齋今日曠野死如有知惟爾自知如其無知孰識予悲我身猶在爾形已亡諸子聽講羅列成行回頭顧爾不見在旁嗚呼哀哉何日而忘

告三弟文

嗚呼吾弟之亡也百日矣雖然吾則何忍死吾弟也正月十九日送弟丹溪橋畔弟肌色豐盈也意氣豪邁也襟期洒落也我家家三世單傳我兄弟始有三人二弟不幸丙寅年歿於江西我又潦倒半生忽忽四十仍愧無聞弟內志精明外貌渾厚私念振家聲者必吾弟也嗚呼天道無知則已天道而有知吾家世有積德吾弟素無失行何至未終其天年又繼二弟而中道夭乎二月杪接弟到滬上書書中詳敘到滬之日飛遭橫逆弟深悔此行我答書爲弟寬解豈料兄執筆臨池之際而弟已不在人世乎後接凶問知心火內鬱口角發疔遂不救是豈忍忿胸中即因是而致病以殞其生乎弟到滬十日而病病三日而歿以弟之強壯吾并不慮其病不謂一病不起而棄我

之速也弟卒於二月望日而凶耗接於三月十二日然則未聞訃之前弟病也何狀吾不得而知也弟歿也何語吾不得而知也弟未與吾面訣當不忍舍吾而去吾既俱不爾知則當弟彌留之際僵臥之時蓋棺之後吾意中猶謂弟肌色豐盈也意氣豪邁也襟期洒落也弟方在吾意中而不謂弟已赴泉下也嗚呼痛哉我苟早知其有此我悔不阻弟之行即便修短有定吾猶得與吾弟一月相聚則弟之病也我可以視爾弟之瘠也我可以分爾我所欲言於弟者可執乎而告爾弟所欲言於我者可忍淚而聽爾爾妻爾女可圍牀而送爾弟之歿也可啓衾而撫爾弟之殮也可憑棺而哭爾如是則我心庶稍盡而弟目亦庶幾瞑矣我雖悲且痛或不至於如是痛之深悲之切而更加之以悔憾也弟生六年遭喪亂全家逃匿山中弟方幼則惟吾抱之辛酉壬戌之歲高堂見背弟八歲隨我於棠沙則惟吾撫之自乙丑偕歸讀吾則爲弟教之丁卯習懋遷于滬上裝吾則爲弟理之甲戌弟年二十婚吾則爲弟完之吾所以爲弟者靡瘁吾所以望弟者靡窮嗚呼二十七年兄弟而竟如是其已耶前年我病滬上弟侍我于床前我歸弟送我于鳩江弟春秋返里每晨起必喚阿兄吾館中歸弟輒執書一卷問字中庭事有疑必與兄商之嗚呼此情此景何日可忘而今已矣吾與弟終不復見矣一月相違三生永訣則是陽關之曲即薤露之歌也折柳之贈即執紼之送也離亭之外即生死之路也長橋之畔即人鬼之關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舊年吾檢得二弟手書語弟曰人亡也而書猶在共傷悼者久之孰意今檢弟書書在也而人已亡乎八月遵甫兄歿吾語爾嫂曰遵甫稍積餘貲孤寡尚足藉以爲生吾有不測吾不知爲汝所指矣同願弟在旁意他日當爲弟累耳孰意兄尚視息人間而弟已不知何往乎弟有六歲子九月驚閉而亡弟恐吾悲痛輒爲寬解孰意不半載而父子遽相從於地下乎嗚呼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何以爲情吾自己卯金陵試歸咄咄怪事沓至紛來計前後纔一年餘既

哭我受業之二子又哭我遵甫兄又哭我姪今又哭我弟也我腸幾何其堪此寸寸斷耶弟婦有遺腹幸男也爲弟撫以成人藉非男也使吾子嗣弟後弟女四歲俟長當爲擇配我苟能謀一衣一食弟婦應不憂凍餒爾嫂頗知大誼妯娌應無閒言弟身後之慮或可稍釋然我懷其何以堪耶我自哭弟以來百念俱灰如弟盛年而一病即夭兄又安能自保其長久耶倘一旦變出意外我正不堪設想我非有戀於斯世而不舍也誠念三世單傳兩弟繼殂前後之事責在一身先人窀穸未營吾弟旅櫬未返一家細弱未識若何究竟每一提念肝腸迸裂弟九原有靈當默默鑒我也雖然吾終不忍死吾弟也弟之面貌我永不覩矣而猶在吾目也弟之音聲我永不聞矣而猶在吾耳也弟自少至長一話一言一行一事吾永無所取證矣而猶歷歷在吾心也謂弟爲死吾則何忍然家人何以共泣啼於吾側良友何以競慰唁於吾前嗚呼吾弟其眞歿矣而今後除夢寐之外不獲與吾弟相接除吾死之

外不復與吾弟相攜吾又恐夢中之語多不能詳而死後之事又不可知則吾終思吾弟不置也嗚呼痛哉

大母朱孺人事略

余家自高祖以下三世單傳而曾祖父大父又皆不永其年是以曾祖母大母兩世孀居撫孤守節得邀旌表於朝及鼎生已不獲事我曾祖母而大母亦已六十有四矣大母姓朱氏父諱某世居小溪村二十歲歸我大父生一女幼殤二十八歲生府君府君生周晬而大父卒鼎事大母十三年咸豐五年冬月大母病遂不起年七十六而卒鼎自三歲免乳後即鞠育於大母六歲就傅晚自館中歸率誦所讀書大母前以爲常鼎幼與羣兒相逐有不洽或相爭鼎不甘人之欺也大母訓之曰爾愼毋與人爭也欺人者祇自欺受人欺者自有不欺者在於是太息而言曰爾大父之棄余也爾父方在襁褓外無期功之親內無妯娌之助賴先人薄田數十畝足以贍朝夕詎料眈眈者覬其旁思憑陵而吞幷之有某者於爾父爲從堂叔祖親心謂孤寡易欺蹈閒伺隙輒來尋釁揮斥乎門闌拋擲乎器皿咆哮跳踉聲勢洶洶我斯時屛息靜處淚簌簌下濕衣衿幾瀕絕不敢出一言相抵以故不得逞其技我倘一與之較則墮其計中矣然余愈用是惴惴恐其計不售而設謀愈毒也余因匿爾父不使暫出防維愼密外則佯如無事者如是相侵擾五年至今念之心膽猶驚裂也孰知某積惡貫盈因他事繫於獄數年獄中出斃于路今其子孫困乏常求賙卹于余家亦何忍仇其祖父而不矜其子孫也然則欺人與受人欺者究竟可知矣爾誌之毋忘鼎當時默識其事由今以思不禁嘆我大母履境之艱慮患之深而存心之厚也大母性樸儉慈其身麤糲自甘遇人急濟之勿稍吝御下有容事不當意閉戶默坐逾時復如初今汪氏大姊嘗爲言鼎初生時大母堅臥不肯起後聆知其男也披帷遽出喜動顏色家人聯翩爲大母賀大母笑而言曰余老人數夜不寐心中如千絲萬

縷重重纏繞今不知何以盡釋也蓋府君之生鼎也晚大母之望孫也切故鼎生而大母之鍾愛也特深鼎今已過四十大姊長鼎十六歲言之以爲如昨日事也然大母之音容今惟大姊與鼎尙能憶之而大母之卒忽忽又二十九年矣悲夫

書朱松坪公行實後

咸豐庚申十年六月十一日同邑黃田村朱氏松坪死於洪楊之難其死奈何代父也何爲乎代父父資政公掠於賊公好言賺賊願以身代父脫公遂罵賊而死也而或顧有疑焉者當資政公被掠時公未嘗不可脫身逃乃輕身赴賊不幾父子同陷於虜乎且安必好言之果能賺賊也曰是豈公所暇計哉古來忠臣孝子皆由於君父之念固結於性天者深固結既深斯其發之也遂有百折不回之勢雖事果濟與否未必不由於天幸當其一念勇決威武所不能劫刀鋸所不能奪山川水火所不能阻豈猶有計較於利害死

生之見瞻前顧後同其心而易其慮乎世固有讀書明義理慷慨談忠孝事一旦臨變負疚於名教往往初念明而轉念誤者嗚呼公亦行其心所自致者而已矣其他又何知焉丙戌春余得交公子少坪因出其尊公行實示余將求當世能文者以表彰之余謂公當日肫然之至性凜然之正氣自堪不朽於兩間鄉黨稱之有司奏之朝廷旌之豈必藉文章而傳與然世之抱道能文者往往樂書其事蓋忠孝在人心磅礴鬱積於內有一所觸遂不禁感慨淋漓必一洩焉而後快而况少坪之惓惓無已也獨是吾鄉遭太平軍之蹂躪死亡枕藉十室九空有不屈而死者亦有父子相棄兄弟不相顧而卒歸於死者嗚呼如公者眞無愧於死矣嗚呼如公者乃眞不死矣

朱氏殉節事略

殉節朱氏族祖成麒妻也咸豐庚申春太平軍竄涇蹂躪我鄉里人皆走山谷避兒啼婦號爭先脫爲幸余時隨先君子避黃蓮菴菴居萬山中罕人迹焉至是踵相接者赴若孔道軍情紛報言人人殊一日間數數驚恐次日有言氏殉節事者甚悉曰逆賊披猖風馳雨驟氏走不及脫遂完節以殉衆環立慢息以聽曰某掠於賊由氏門過氏出驟與賊遇賊曳之氏左抱周歲兒右指屋宇而言曰余家也歸茶以待何曳爲賊信之斯時賊初至吾鄉家多豐飽賊急於掠取財物縱馬去去須臾旋闖其室闃如也搜其廚突無烟焉聞兒哭聲隱隱索之內室見懸梁而縊者婦也先君子撫膺太息曰智哉婦也賊卽不他往赴死易易耳然不以頸飲賊刃而畢命於一帛覺溫序不欲鬚污血猶無此蚤見也聞者皆感泣稱烈婦烈婦又曰始某見氏被牽時心以爲危及聞其言疑焉孰知其從容不迫而籌於中者熟也某方心感其事賊遽驅之行走僻徑得免脫逃故悉其事也踰數日賊退家人聚始殮其尸所謂周歲兒者亦死越數年其舅姑死其夫客外死余恐氏殉節事久而就湮也因追述之俾後人傳焉

論曰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人皆有是心能弗喪者幾人哉而况婦人女子乎死生榮辱所爭祗頃刻間計稍遲緩有求死不得者烈婦不以倉卒亂不以遲迴誤孰謂巾幗中而易辦此乎亂平曾相國文正公奏設採訪忠義局凡出力與賊鬥與罵賊不屈及婦女不受辱而死者准報名分別請旌嗚呼朝廷所以獎恤死節者至矣而顧往往有冒焉者烈婦之邀旌也宜哉

誥贈奉政大夫子玉公事略

公諱有璀字子玉晚自號悟凡散人先世徽州婺源籍自始祖德四公遷涇龍坦村世遂爲涇縣人胡於涇爲著姓用科第起家筮仕中外者項背相望傳十九世至公公自高祖分支來獨潛德勿耀然老成典型爲里黨矜式而族人之儀型於公也爲尤至曾祖諱世恢太學生祖諱鶴澤父諱派祥以孫誥祖貴貤贈奉政大夫生二子公其仲也公生九歲而孤居喪如成人禮事母以孝聞少有志操就外傅溺苦於詩書旣長文名藉甚顧屢困童子試喟然曰窮達命也文烏能與命爭親老家貧未能朝夕供甘旨其何以爲子遂棄舉子業懋遷於楚北之漢皋然性剛直不能諧際人事貿易中機變酬應旣非所素習又不能挾重貲居奇貨得自操贏縮之權終以寄人籬下不獲大伸其志有族叔祖字近齋者家素封知公信實可倚邀與歸俾主持家政公亦以家居得奉母晨昏欣然樂就之於是承歡膝下者二十餘年尋援例授太學生顏其堂尙志以自睎生平志趣云與兄有玭極盡友愛之誼先公卒無子公以子子之咸豐九年公疾篤而母是時猶健在彌留之際恨不能終養聲聲呼阿孃哽咽而歿年五十有五以子誥祖貴誥贈奉政大夫公長身軀立氣象嚴嚴如高山竦峙與人交絕少溫言曼詞族中紛爭辨訟事人或模棱兩可公獨侃侃剖決其是非一無所假借聞者氣爲之懾而生平取與之節尤矜矜不絲毫苟素精岐黃術病者延之診輒往終其身未嘗受一

謝人強餽者反盛氣叱之人至蹴踖無所容然賙卹貧乏往往罄所有以畀不自留其餘知公者乃嘆為東漢獨行傳中人不是過也娶鄭宜人子二長紹祖太學生嗣兄後次喆祖同知銜女一適朱氏孫四今二存女孫一

朱公際暉墓誌銘

公諱詩字子吟號際暉姓朱氏先世於文公為近支南宋初自婺源遷涇世遂為涇張香都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母洪氏早卒事繼母汪氏以孝稱弟誠汪出也友愛無間言公生而岐嶷就傅後溺苦於詩書少負大志為從兄秋園先生所賞識家貧不能竟其學隨父賈漢皋中年父棄養而母老弟幼艱難萬狀公仰事俯畜以一身任其責公性敦厚家庭雍睦自恨髫年廢學暇輒手一編不釋而胸中鬱勃之氣每託吟詠以見志平生赴義若渴尤無時不以濟人利物為心咸豐庚申太平軍竄境鄉民爭遠避公獨首創團防里人賴以保全者甚衆時徽寧米騰貴飢民嗷嗷公籌貲往湖南購米

數萬石運安徽大通平糶又於徽之祁門設粥廠招集流亡飢民就食者至不可勝紀公竭力經營走書勸捐情詞懇摯而有力者知公實心任事爭寄巨款以接濟之自辛卯冬至壬戌秋貲未嘗一日告匱全活者無算遠近德公彌深而公之心與力已彌瘁公手無尺寸之柄而能使數萬之餓殍復甦家無担石之儲而能使四方之貲財頓集人見義不能勇為而或諉以非力之所及者觀公之事亦可以興矣同治甲子亂事肅清公籌款返故里瘞暴骸賑餘生買耕牛懇墓田修葺神廟祖堂刼後瘟疫盛作公精岐黃術治之輒愈餽遺悉屏居鄉以信直著族里不平事公片言釋之此皆人所難而在公第其小焉者也公例授太學生於同治乙丑某月日卒年五十七妻某氏子一孫一方公之居鄉園堵也秋園大令為其座師胡文忠奏留於楚時楚省需員遂薦於胡公將重用焉使公而重用其所施當不止此惜其不果行而以不用終也豈非命也哉今弟誠於某年月日卜葬於某原以狀請銘銘曰

得天者厚感物者誠遭時者蹇矢願者宏嗚呼此其幽宮知善人必有後兮
以昌其子孫

守拙齋文存終

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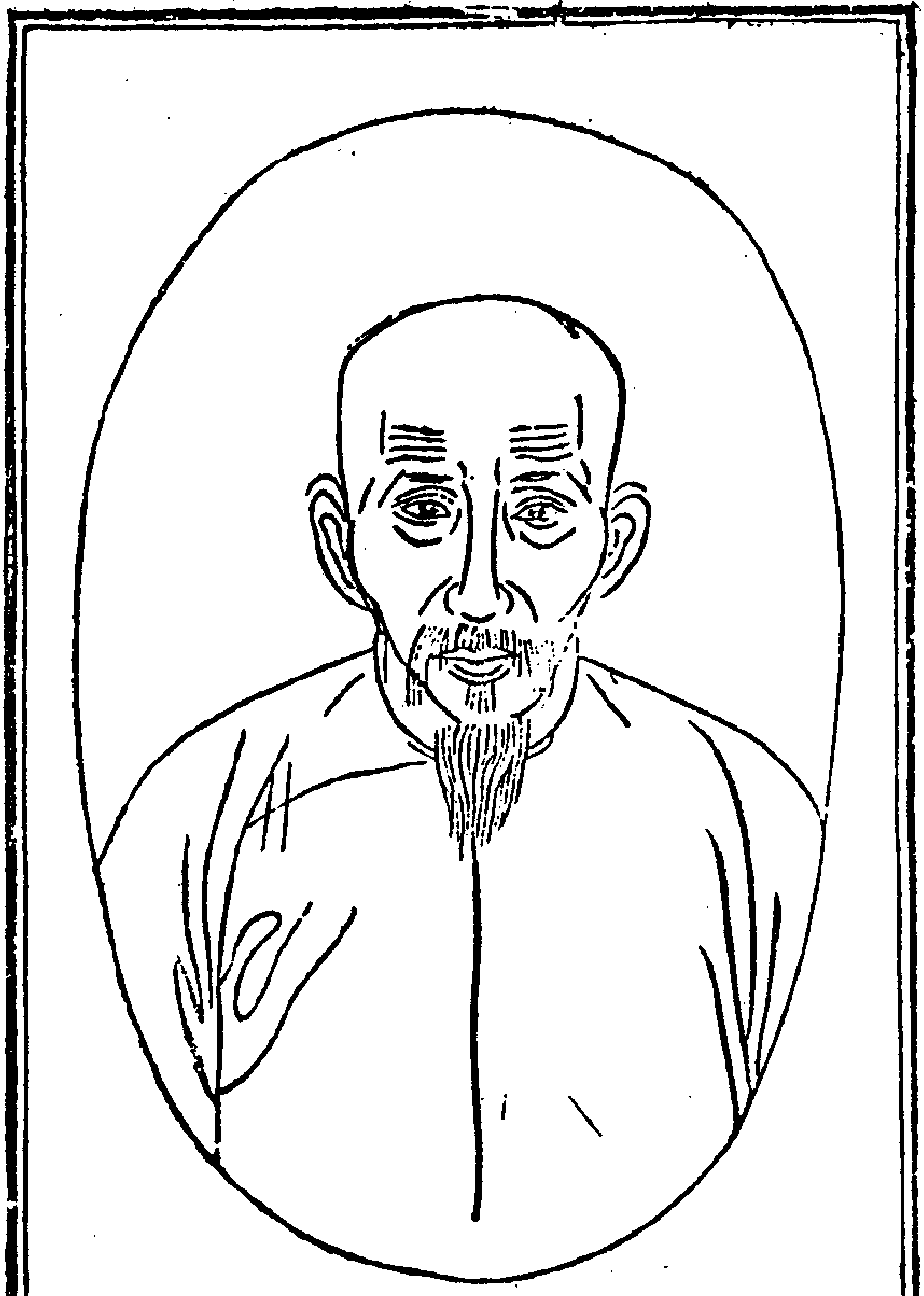
右文十九首　先父愛亭公之所著也　先父所著古文辭頗多惟以衣奔走依人作嫁大抵皆爲人代筆或爲時務論史論等應酬之作而又稍稍散失茲所錄十九首悉身世交遊之所見也代筆僅錄一首以吾族譜牒零落茲序尚可略見一二、先父幼年遭洪楊之難隻身走上海爲小手工業於崇明卒乃發憤讀書有以自立樸安年十五隨　先父讀書於里中年十七隨　先父讀書於南匯當時讀書者僅以八股文試帖詩爲正學　先父之所以教樸安者八股文試帖詩之外兼及古文辭及史子等樸安今日得稍有知識者皆幼年受　先父之教也　先父棄養於今二十有七年矣世變愈急來日大難未知所極樸安兄弟三人兄伯春卒於民國十六年今年弟寄塵又卒樸安年事雖不甚老而亦已過六十不及時將　先父遺著印出後顧茫茫子姪輩是否能保在先人之手澤實不可必設使　先父之遺著及我身而散此則樸安之罪也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男樸安敬識

不冷堂遺集

共四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張竹軒先生像



不冷堂遺集序

歷代之亡以有清爲最善其帝號猶在也帝系猶存也不過變統馭之權與政治之體執國政者既非殺吾君而君吾民豈易姓受命者之可比哉古者五運遞遷家天下之局無數百年而不革者有異代無異民必謂食毛踐土于一姓國亡而與之偕亡焉其亦可以不必矣卽謂受國厚恩當以身殉亦必世祿之家膺鼎鉉疆圻之寄者乃爾餘則爲遺老爲逸民以至黃冠緇衣遯世无悶亦何不可之有雖然人生天地間以氣節爲立身之本義之所在身且不恤持是以與家國事向何有于

誠之不至忠之不盡者此其義事家天下之國宜然事公天下之國亦何莫不然否則朝秦暮楚叛國悖本人心亡而國亦不振矣辛亥鼎革滇中殉難者固不乏人求其從容就義行其所安則石屏張竹軒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起家寒素非世祿之家可比也廣文冷官非有疆圻之寄也況國體政體之變更與歷朝異而先生竟仰藥以殉亦可謂皭然不欺其志者矣先生之爲人正大而和易不事事于絺章繪句之學而興之所至有時亦發爲詩文顧不自愛惜散佚者夥所存者僅此三卷嗚呼先生之行鄉里式之清史傳之卽無此遺文千載而下亦孰不知有先生者然詩文爲性情之所發與精神之所寄吾願讀先生之集者卽文字之迹求先生之心沐其遺風養其氣節充此義之所在身且不恤之念以治事而爲國則神州之宇黃炎之胤庶幾其有豸乎

甲子仲秋門下士瀘西陳度謹序

不冷堂遺集目錄

卷一
　詩
卷二
　文
卷三
　聯
卷四
　附錄

不冷堂遺集卷一

石屏張舜琴侑軒著

詩

雪巾發辰州壬午赴禮部試

櫓聲和雪入辰州却喜清江凍亦流迎客柳疑輕絮舞衝寒梅欲暗香浮心隨楚水縈成帶望到滇雲腹戀裘寄報高堂遊子意春光瞬息在船頭

丁烈婦輓詩

人臣事君婦事夫臣道婦道一而已偷生苟貽社稷羞丈夫不及巾幗美巾幗何人字雲仙詩禮切嫻深閨裏

母疾而愈危而安刲股不傳孝之始嘉耦許締丁廣文廣文吾鄉豪傑士琴瑟再鼓德音昭樹護畫蔭顏色喜憶自光緒甲午秋廣文居憂悲失恃每怪吾曹多坎坷那占微恙竟不起乙未月閏日重五五絲續命祝夫齒珠聯璧合歷四春鏡破釵分泣寸晷高堂耄耋姑祖姑前室瓊瑰子賢子共姜守義曹娥孝同穴之志安由己儻令躊躕戀在生回顧須臾可無死可無死死誰誓慈竹孫蘭相依倚盡孝有人孝有歸黃泉相見意決矣女星夜沉淵那星異水雲黑漣見水慷慨何但式巾幗丈夫報國當如此嗚呼丈夫報國當如此

題袁雪樵詩集

學詩不工血不嘔生平愧未吾師仲（任秋舫夫子以苦吟嘔血卒）傷親不孝身不亡生平憾未孚季儔（季鶱門弟疾中侍親疾親歿弟悲甚同日）卒雪樵雪樵何以鳴其詩至性兼至情風騷本自天籟得科舉偏憾時下名幸哉難兄有難弟我託蔦蘿亦殊實（君集由樹五賢祖袖不朽樹五禩之）本桂樹秋芬第五株蓬萊夢徵第一解（解見本詩稿）雪樵雪樵逝莫哀翺翔八荒魂歸來詩卷應代傳明珠貢何慮寂寥掩塵埃（謝琳寂寥二語詳墓碑）

光緒庚子十月六日陳母周太宜人七十有一壽辰小圃太史賦觴詞十二章諸生咸有和作積

錄成册洵盛事也琴泰爲誼督課之餘勉成七古一篇姑以當後序云爾

婺宿輝映南極光井養無窮滇一方蒂祿綿亘雲漢章旦七星中月令詳宜人教子追敬姜父書兒讀繼書香書香可繼書償巾幗丈夫識非常是時三徑驚欃槍斯文流寓家蟫蠹界乎正氣中堅國英華少小經風霜青鐙有味昆季嘗次第花開丹桂芳仲氏奮飛木天翔皇華賦就母並將愛推手足吟聯牀孝友可風瞻玉堂伯氏志超仕宦場不甘苜蓿甘梓桑（太史兄少庚銓剡川學正不就）金綠魚羹憶滇陽安車迎回碧雞坊君息酬報太史當花

稱步影春日長懷與陟岵兼陟岡陳情表上趣還鄉龍
池精舍青垂揚烏聲反哺勝笙簧植秀代耕意猶佯稱
禾稼時羅酒漿七十老人壽而康顏歡萊舞排雁行爲
國儲材備修攘惟孝性友忠豈忘時事那禁海波揚欲
回元氣蘇彼蒼積善之家有餘慶況乃累禩生聖王王
毋萬壽祝無疆錫類期頤稱百祥冷官覯人自膠庠（琴司
郭昆明太史毘仲先後登賢書）廿餘年來此足臧奎璧之府星煌煌願
隨伯仲稱一觴

送王夔石制軍奉召入都二首

甘雨沛滇郊和風翔滇圻德聲共涵濡各言其意致我

公天下才滇黔繼楚治兼圻壓邊防修文及士類荒徼
烽雖熄經史學欲墜師儒隆禮數英俊厚廩餼精舍搆
龕池彷彿西湖際樹人歲月深何止詞章彙茲以詞章
論亦既多富麗昔日西林公述職趨宸陛一篇教士子
裁成切返施公行本恩恩其言仍藹藹揖別到書生從
容接末吏（時琴監理經正書院）愛蓮勝甘棠年年香自在（書院水榭公題有自在香室之額）
聖人不觀兵一怒遏密旅君子不尚勇奇功成背水機
要贊當年公本深於此富祿召妖氛行省近一咫魑魅
出自山欃槍光照市聲色公不動端倪亦以揣狼燧掃
平宵鴻數集三迤劍戟鑄農器治亂旬日裏東海揚其
波綸音傳電紫恩眷注九霄賢勞思萬里聰強文潞國
謹慎諸葛氏或以移節期或以督師擬廟謨遠而宏窺
測誰得似天邊老人星應取爲眞宰

送李觀察文山之官廣東二首

鬱鬱同居此開懷我望兄蛟龍終得水鸞鳳有先聲電
蠆芸春捉星輝萬里明彈冠期釋服定遂海舫行
雜劍戟生苦高歡意豈然頻催劉子舞（劉廣文康儕末有同行之議）
著祖生鞭螺翠中華地鶯花五嶺天知交勞問訊濟困
策全滇

丙申元日大雪

但欣瑞雪兆年豐那慮陰凝更兆戎東海濤聲況白璧
南滇寶氣祕青銅花偏亂舞開心境酒爲消愁論首功
世界三千妝頃刻問誰奇巧奪天工

元日至人日雪不止用元日韻

庚申元旦憶咸豐雨雪霏霏詠小戎曾令連朝忘晷漏
始看初日挂鉦銅瘡痍未復滋邊患凍餒無虞仰歲功
羈旅一家今慶幸挽回淑氣藉神工

初十日雪晴再用前韻

卑官祿俸漫言豐且喜炎方毒不戎翠海浹旬雲[illegible]

晴天自曉漏聽銅壺感應殺家鄉疫方相休誇屏逐功池上梅花初受暖吟詩作賀未求工

殷廣文立齋以奉勘滇暹界瘴歿詩以挽之

劉君遭際比余奇幾信周民靡孑遺（君家以疫疾之難僅存君一身余家亦以疫一月內歿八丁皆歿也）每歎昊天多鶻突如何險地任駒馳華夷界限分星野（君解測量之法）煙瘴萌芽二月時志業未成身已殞那堪伯道更無兒非等鴻毛性命輕壽邊將帥本關情越裳雖貢全輸鬼南瓦隣軍不敵鯨鯢壓兩陬稱樂國（海國圖志暹羅穀豐而賤甲乎南海）康熙來歲運米數十萬石以供閩粵祖有天南樂國之褒圖存一綫望書生知君最抱泉台憾筆絕茶山畫未明（傳聞書英界誤割茶山地千餘里）報人國士有雙無更敬閨門是丈夫（夫人錢氏偕其如夫人矢志守節）兆卜北山同穴壽櫬歸南道乞官符恩深犬馬貞連庶汝勝螟蛉孝未孤（君有兩女）一室馨香薦兩廡（君彙題請予昭忠祠從祀）兩夫人應舉節婦將來亦榮膺祀典人生何用笑窮儒

哀六月（祐癸巳）

哀六月哀瘦疾何日哀聲哽咽十三叔母逝姪女兩天折繼以兩姪男雙親意悲切我父先臥病至此竟舌結飲食不復進十四天崩裂季弟方抱疴性情素激烈登堂亡叫呼黃泉赴是日五弟痛子然我母病在室盼得仲弟歸廿日地陷缺門庭戚友避隣舍人跡絕惟我與叔弟羈旅書未達回首春夏交還里假方乞那料兩月家八口竟使生離成死別昔年干戈擾擾秋荒涼野外堆白骨幸彼離亂慶安全際茲承平禍倉卒城市災黎數百家我罪云何我第一此生有盡悲無盡言念手足實苟活悲泉訣淚既枯血亦竭嗚呼哀六月哀瘦疾

挽楊廣文月舫同齋

京華一笑證前緣（癸未會試同寓都門初不相識及君選昆明教諭始相見快談連日）冷宦同方逐十年竊比周程歎風月卻嗤沮溺戀林泉才

堪濟變官安小（君以辦昭通軍務資保薦知縣後改就教）語善排憂路導先（余居憂時君屢過訪）最是生平不忘處長辭猶到翠湖邊（君歸卒之前二日猶步行訪我歸後即臥病也）禪關萬事水中漚生子終為最上籌既有遺編存篋笥何難後嗣紹箕裘風塵偃蹇悲青眼雲路飛翔望黑頭慚愧無人泉壤下知交誄未及朋儔

書懷

眼界新開紀壯游花光爛漫到皇州瞬成二十年前事北斗橫斜在酒樓
桃花岸口喜重來太學探源更幸哉祇有龍門緣分淺

此番點額去仍回
霓裳未詠竟朝天聽漏蓬萊事宛然似此不才三獻璞
何須惆悵負華年

生母劉孺人忌日

雞豚逮親存養較鐘鼎美祭親仍雞豚傷心遂不已回憶志學年母教嚴師比讀書時起遲溫習令長跪行步偶不端鞭扑及舉趾恐防爲莠稗非必取青紫母歿十五年冷官壯入仕拜掃蹟墓門露霜憶鄉里蔬蒿易旨稽魚肉即甘旨浴佛前六日呼婦滌簠簋鞠我許孺人生養倘及此祭豐望將來兒身既衰始薦筍益悲酸（孺人歸卒思酸筍不得令祭必備是物）一負淚如水

故房師元謀縣令傅紫卿先生輓歌（有序）

先生四川涪州人由中書改縣令授任元謀入滇廉凡七次琴鄉薦出其門光緒庚寅春初先生自任之省道遇謀逆者於武定冷飯橋地方以攔路刼財輩叱之遂被害矣初賊約以元宵襲省乃期未屆而賢有司戕既洩其機旋踞富民祿勸兩縣警報到省憲立檄營兵及鄉團攻克之蓋由先生之取義舍生而賊之所圖未遂也惟時烽煙道梗不知何處收其遺骸琴誼屬師生憲命琴任棺殮事琴行至武定城外得之並使人馳至元謀招世兄輩扶柩以歸滇人士感循吏捐軀道旁有泣涕如雨者

惡風吹自冷飯橋欲滅燈火度元宵有人熱血灑山椒
萃見昆池血爲濤富祿相去百里遙密箐深林比天高
魑魅潛蹤鴟鳥巢聲言猛虎苛政遭元馬治隔路三朝
威福安能逮爾曹縣官況是今賢豪斯文誤引匡人刀
吁嗟蠢盜突如毛慘見猩紅濺韓袍幸免白骨委蓬蒿
得酬知己憲恩叨星精太白光搖搖

題王玉芝畫梅見贈四絕句

籬角頻吹細細香惺忪夢覺讀書堂東君識透春消息
寄贈無煩驛使將

幽姿何待浣塵沙生自羅浮處士家璀璨猶須天醞釀
雨痕昨夜透窗紗

乞得仙人玉鏡臺橫斜疏影試徘徊平生同鶴清癯態
不是蟾光寫不來

開在百花頭上宜如何端許壓花枝料應苦耐當前冷
祇讓翻空六出奇

梳妝臺（在省城北門外）

梳妝臺上草萋萋臺下萋萋草更迷豈得圓圓悲往事

新阡有墓傍臺西
逆天必不後人昌何用生兒嗣冠攙可怪桃花同薄命
猶嫌在世易禳妝
當生而死死而生死死生生兩不情未必前身忘殉義
來依舊壘快尋盟
梳妝兩字艷千秋臺外芳蹤尚有樓（城中翠海北岸有梳妝樓）不問
名姬何處塚免教老淚更盈眸

己丑歲引見還鄉疊板橋題壁原韻四首

雲水光中路一條行行湖上暑全消更欣皓月團圞夜
勝似揚州廿四橋
欲將時事話陳條已覲天顏志未消若果男兒終遂願
不乘駟馬不過橋
無端玉樹損雙條冰雪雖消恨不消欲向桃源攜種子
雲深恐蔽武陵橋
尚留棘院燭三條龍尾輕煙瞬便消好去燕都偕季弟
齊驅並駕虎坊橋

澂江學署感懷

河陽花縣望來蘇亂後風光較昔殊千樹潤桃傳鳳嶺
幾村煙柳似龍湖魚知介石石原介人愛孤山山不孤
秀士城居耕且讀難為教養愧師儒

建水高孝廉德游將之任景東廣文時聞有納寵

之議戲占二截句以賀之兼以送行

看偏長安十里花當年壯志海天涯而今羸得青山老
取個濃妝伴冷衙
生徒前列後諸姬絳帳風流繼者誰幸有文君堪破寂
相如教化到邊陲

送陳崑山之臨安開廣道任四首

蠖伸畢竟尺能量豈若神龍澤四傍霖雨有聲馨列郡
儒風雅意振邊鄉別開講舍收湖景欲種經畬發古香
儕愧無才才管領卻叨佳勝奉高堂（辛卯年琴奉委經正書院監院次年迎養老親）
宸章下拜感羣情植秀如公本一誠墨瀋自天濡爛漫
花芬近水類幽貞每懷帝命還璧翼一許朝班入鳳城（戊子年琴昆明訓導俸滿調以教職回任）
位置何嘗官舍冷俾宣惠化道光普
太守賢聲幾播傳轅攀首郡倍流連閨閣節保無瑕玉
倉廩豐儲不竭泉取善公心懸皓月沉冤疑獄見青天
豈徒班馬文名盛循吏規模信有然
繡衣應早覲皇州命宅南交選上游論品古稱崧嶽阜
治滇今貴海籌周鯨魚浪息威由德犵鳥聲歡去是留

何處商帆通絕島仁風足起大瀛謳

題驚鴻堂詩鈔

鳳皇池畔五侯家靈鷲峯前萬里遮不爲承顏雲彩下
何來吟興點蒼餘
寰區游徧境西南山水鍾靈次第參閒話儼同詩警絕
欲呼龍女當經談
非徒佳致詠翩翩蔽芾棠陰有象賢福祿重申思沐氏
一家功德尚留滇
瓊章寫就字婀娜滄海珠光照洱河樑構高標雙塔峙
擬鐫文石老巖阿

和松山

文字知交締夙因阮公青眼感沉淪恐防蝴蝶飛階去
末秩曾教作上賓
陽春白雪郢人謳冷雨青燈破客愁最見性情肝膽處
清吟半是爲朋儔

不冷堂遺集卷二

文

石屏張舜琴竹軒著

不冷堂跋

少陵詩曰廣文先生官獨冷官冷署冷自古有然丙子夏余職昆明訓導署尺坍冷愈甚因偕同齋高君葵瞻會府學玉君稻村王君西山商請憲命與修己卯秋鳩工落成適余迎嚴慈到任從公之暇承歡如在家庭而屋宇重新堂上暖添十倍名以不冷實余之深幸也夫

光緒庚辰中秋前一日

孫宜人像贊

宛若乎瞻慈竹對金萱臨發宿覩佛顏今締交乎家嗣方拜母於當年屢聽敬姜之績頻觀孟氏之遷爲婦則克勤克儉教家則惟謹惟嚴享壽考則曰耋曰耄卜熾昌則既肖既賢洵閨閫之式範宜藻績以傳神矧茲詔頒鳳書賁鸞不唯表芳徽於榮安之第且足彰淑德於清河之門

孫質卿像贊

肝膽照人鬚眉如戟此君之概何可多得卅載相交一生心迹顯貴與游無卑諂色貧困投交盡推挽力磊落丈夫公門頭白創業成家正路安宅書吏書生亦豪傑客今其亡矣使我於邑遺像在望用式鄉國

致友人芭蕉果小柬

蕉之擅美名也以葉可書可畫宜風宜雨暑天蒙其蔭涼爽直沁心脾矣尚何羡浮瓜沉李之供人咀嚼哉吾鄉食品中曰檳榔曰蘆實曰蜜多羅曰麻木果之外更有芭蕉果者形如犀角一枝纍纍然數十枚剝而噉之味等橙橘性和平而潤腸胃解便祕其有功於沉痼者尤多夫蕉則何地無之惟果則非炎鄉不見炎鄉之蕉十樹或五六有果俗謂樹有牝牡牝則結實然則他鄉

皆樹牡歟可令人發一笑思嘗後思之如嶺南荔枝專足取還適綠天醞釀方半熟懸之亭下止渴如梅茲分呈大雅之前品題一過以比昔之作紙製裳者增入蕉典能不較遇懷公坡老爲勝一籌耶

小柏山房雜著書後

人生骨肉倫常之事功名富貴之遭以及壽考子息之數莫非造物之所主持而唯此志之確然不可移易者夯操之我雖造物不得以分其權文則志之所由見也立齋之雜著非志之所由見乎立齋少與余同事秋航戎民兩先生壯則以瘦疾之難客於省吏立室家余司

鐸昆明十八年是以論同學中之相親吾兩人爲最久立齋志不僅在科第而鄉闈凡七與至己丑而誤中副車蓋聞是科卷本擬元因策中不避時事故置副榜第一名噫功名富貴豈吾輩所能操乎

哭殤子文

嗚呼生而爲祥死而爲殃其同乎萬物俱化而不能稍有待於須臾者死者之常其未同乎萬物俱化而竟覩此不能稍有待於此須臾者生人所傷此生死離別莫不皆然而爲我之所最慟者九齡之殤嗚呼吾不見爾百日餘矣豈能不思爾之所長其頭角崢嶸器宇軒昂文字講畫雖穉亦莊意爾之將來表著吾門者不爲驊騮之馳騁或爲鴻鵠之翱翔不然效乃翁之拙計紹一代之書香奈何枝催冷署魂滯他鄉晨風凜烈夜雨淒涼但見螢度鴉棲義塚縱橫於其際地僻人靜社壇高峙於其旁今固如此更百年而千秋兮安知其不爲狐狢穴而鼪鼯藏此生死離別而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西城之高崗嗚呼夭壽之數吾固不可得而強兮而感念疇昔悲酸悽愴不覺臨風而流涕者誰能使我骨肉之情忘曾僕其攜果肴以往汝其來享

與龔方孟書

方孟仁兄大人閣下前月舍弟歸省報及舊好平安茲復承惠尺書慰深寸念惟是鄉風淒楚羈旅縈愁自奉公函以來夢寐俱形驚悸矣月之初三日弟約同鄉數人往謁督憲撫憲申敘吾屏地動災重傷多懇乞格外賑恤情詞迫切蒙面諭許其俟委員查明稟悉再籌添補不敷須求委員矜憫災黎不惜辛苦又里門諸公襄辦此舉亦甚望實力實心現在公款拮据憲恩如此寬厚又聞鄰封各邑輸助數千金此眞三代時古道隆風再見今日者災非幸事尚幸有此人情再得諸公始終維持其間尤爲不幸中之幸吾兄公正素著尚冀同扶桑梓無復以閉門不出更慰禱私肅此布覆敬請履安

與佩堂書

佩堂仁兄大人閣下弟俸滿調驗赴省本日投文稟到叨神料理感激無涯惟年底爲日無多懇求賜速年內蕆事弟可回籍省墓兼接眷同行回任尤爲鏤篆手版弟備不勞尊繕茲暫呈某費銀幾兩餘容續補刻下支絀當邀鑒諒附呈乳扇一束即請莞收趨候來日肅此奉託敬請台安

上陳昆山鹽憲稟

竊查經正書院條規內開每課前列課卷傳房後飭書

鈔揭講堂三年由公籌款選刻一次以資激揚而備觀摩計自光緒二十三年選刻丁酉初集一次首經學次史學次雜文次賦次古近體詩次經文次試帖詩七類訂爲全帙札發各府廳州轉發觀摩在案原課藝之刻流傳遐邇留心披覽者雖窮鄉僻壤不啻親業於人文會萃之區而居人文會萃之區者亦因是鼓舞爭先以求厠名於大雅此課藝之有裨勸學也夫古人鴻篇鉅製豈乏膾炙人口其文具炳蔚之觀哉特不若書院肄業之文同時則絜易相投同里則善易相感此課藝之尤便勸學也茲值詔令興修實學來科以策論經義取

士士之潛心經史時務之學者得丁酉課藝以爲之勸必有不但願得丁酉課藝以爲之勸者因年屆選刻取三年來備選各卷呈請山長詳加斟酌選成課藝二三四集底本體例仍前刪去試帖一類鈔存經學以下經文以上六類計自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彙爲戊戌己亥庚子三集共選得官堂課柒百肆拾伍藝訂成每集六卷共課藝壹拾捌本呈請憲臺鑒定製賜叙文轉詳兩院憲鑒定製賜叙文發下另繕宋體一編付梓刊刻校對既畢即呈樣本再請印刷裝訂多部札發各府廳州以資激揚而備觀摩其寫刻工料一項飭匠估計每字壹百個連繕工板訂給銀壹錢貳分合計三集共有叁拾餘萬字約需寫刻工料銀肆百兩有奇如蒙允准照辦並請陸續給領轉發該匠開支至印刷裝訂工料一項應俟寫刻工竣再飭匠估計每部工料若干刷訂部數若干彼時呈明續領開支以紙價時有低昂目前難以豫定擬請刻刷兩項隨時給領隨時摺報一俟書成事蕆逐一造册呈銷再校對一項擬仍派令高材生每篇每人校對一次更商請山長選派學識較優之高材兩生加校一次似更詳慎所有遵章擬請刊刻課藝各事宜是否有當理合繕具稟呈恭候衡核批示

飭遵爲此具稟伏乞慈鑒計呈課藝一箇共壹拾捌本

上丁巡卿制憲稟

竊查滇省自咸同事平後舉行庚午帶戊午一科文光映井鬼之墟兵氣銷苴蘭之野惟時講藝者投戈伊始安民者勸士爲先各大憲憫應試者之乏資也乃當棘闈之前舉行决科課試一次合三迤英髦而甄別之廣設超特添增膏火而擇尤加獎焉卅年前修文偃武之風至今傳爲盛事蓋開科荷國恩舉則偏舉决科邀憲恩行非常行矣本年庚子正科恭逢皇上三旬萬壽慶典特開恩科一次滇士奔走偕來跋涉自林巒之表覲

光有志風雲會金碧之鄉此科人數盛於往科是何以故良由栽培深則奮興者遠昇平久則鼓舞者多彬彬雅雅之儒較之庚午科有加倍者第恐現值饑荒米貴貧寒之士得毋有乏應試資乎向例每逢鄉試之年各書院停課兩月合無仰懇憲恩准照庚午决科事例定期七月初旬舉行决科課試一次藉可覘多士之學業即以贍多士之筆資斯寒士歡顏沾感鴻慈無旣矣如蒙允准卑職等請再擬呈决科事宜一單除稟撫學憲暨布政司鹽法道外理合稟請憲臺衡核批示飭遵爲此肅稟伏乞慈鑒

與樹五書一

樹五賢坦青矚前月僕訂期之任賢昆仲雅意稠疊偕同道諸子筵讌何氏園又繪圖題詩設醴西郊餞別之隆無以踰此僕初十省門揮手沿路含情廿三日行抵葉榆廿六日到任接事本衙署早經坍壞暫假館同年之家李子清賢仲所引進也入城之日子清偕蔭高迎至十里塘靚晢負石阻兵處以酒茶果品餉客到寓後又具盛饌以供晚餐意誠厚矣與送行諸同道之情文備至遙遙相映都爲僕所領畧不能忘者此間山水清佳勝名不負盤桓一月參苓不用疾病不生趙鋸趨事如常又覓得一僮帮同汲爨惟茶領雲波泉爲多增一嗜好耳泉出蒼山麓清冠諸流較之翠湖井之清輕正不能定其扃次俟吾坦春闈得意歸來時到此一品題之北上束裝以早爲要到京後多得養息一切酬酢均可俟揭後應爲之如領教揚星規模前鄉試座師在都總以多次趨謁望我者切自然教我者殷也至寄信回滇以託付天順祥爲妥回滇起程之前川資一項即請其滙兌入都再請另寄一函入都儻有不敷可由渠號假用用後再寄信由滇籌措繳還此較活動大女兒及外孫等已回屏否令八弟肯由監應鄉試否均念之此

致即詢文祺並頌潭吉姻侍生張舜琴拜手五月二十五日大理寄

再者僕此次赴任叨承經正肄業諸君筵讌詩章及饋贈蠟燭各種茶食躬餞西郊又陳嵐翁筵讌撫南兄爲收拾行裝諸同鄉饋贈茶食許茚翁賜給蠟燭茶食諸兄躬送西郊均應肅函致謝一時應酬不及煩賢坦晤時爲僕虔通悃忱是荷琴又及

與樹五書二

樹五賢坦如晤前月遣李茂廷賷函入省未知能否如期而至次女于歸未能旋里而寄贄又甚薄亦處境使

之然也心滋愧矣學院臘八日由榆起馬考永昌棚此次榆棚考試因器重賢坦並厚視於僕吾坦亦必因之爲課讀盡心憲之拳拳於吾坦僕亦感激於寤寐神明之地也茲有李君釆臣入省就陳方伯教讀館釆臣卽宇清之兄僕在榆所心契之交也此君性情學問均見雅馴且算數音韻之書均曾留心考究吾坦課程有暇儘可與晤談當有獲益處僕曾致意於李君深喜吾坦之在省可爲道義切磋琢磨之資也僕近爲債欠勞心誠爲送考之苦幸賤軀強健可慰錦注所慮客臘調驗三次六年俸滿恐不日又須遷任他處又深望遷任他處或是佐雜等官出息較優冷官或可塡還諸債亦是一樂接家眷事或到來年二月定奪如有遷升可省夫馬多費矣僕之升階應是計典所出之缺到來春可選蓋由此生妄念耳又教授出缺亦是應升之階然此則非所望乃所慮如果升之亦事之無可如何者耳接眷事固所願其間又費許多躊躇惟有到來春二月定奪爲是此敘卽頌潭安臘月十二日三鼓住省同鄉未及函均爲道達念恍

與樹五書三

樹五賢坦如晤月朔定省言旋計當嘗字早瞻歡承冬

暇天倫之樂羨也何如省寓常屬內子看來諸事照常外孫殤痕已褪痊矣堪以告慰府課榜發縣課約需封印後方拆封也承令八弟以尊堂之命賜給普茶一筒謹已拜領祈達此謝忱再有懇者聞小旃之弟在家無事欲覓生涯未知能否穩成如孺子果可教之人煩問及其家長俟文旌轉省卽許其携帶出來路費給予若予到省補還僕早遲自當出省眷口亦須回屏一次倘得一妥實可靠之人隨僕前往自是切要之件然非陶鎔於平日安能信其可靠卽外面周旋各事亦須再熟於吾事者則而導之數月間方能左右嫺習趨鎗固屬可靠惟彼來年姻事恐一時不便出門當以多籌一着爲是且來年有會試北上之事正需妥實之人照料賢坦亦當由坪預酌一人訂明他時同赴北上之使令又需強壯而漸近老成者尤爲相宜萬里之行結伴固須留心選僕更須仔細蓋伴猶離合不定而僕則往復相依也設有不愼此中之喫力費心有較之無僕從而更苦者鄙人閱歷三次謹爲早日言之此敘卽頌侍祉統頌闔潭安祺臘月十二日

與樹五書四

樹五賢坦靑鑒月初展誦手書敬悉帝命榮膺履任湖

江提學嗣晤令三兄示及電傳府報又獲兼攝藩篆之喜岕音迭賁不但戚誼增輝滇人士亦嘖嘖稱道矣所期敷政施教本所學以懋厥功庶可仰答朝廷特達之知卽以大慰天下名流之望惟重任貴當得養分勞必仗良朋得二三賢知左右之集眾長合家力世界無不可舉之事車馳驅而有輔道雖遠履能安也留意延訪爲要尊堂康健介福迎養美甚僕精神不振未克出游俟一二年後稿或可與擬遵海而南赴賢坦之見招尋蘇白之勝蹟到杭州一滌塵俗亦是快心事肅復恭賀任喜並頌安祺餘另備啟

與樹五書五

樹五賢坦如晤昨承撰寄墓表一道亡室有光泉壤琴當再拜銘心會檝謝卽時並請書寄棉紙一幅將來琴自監工泐石以垂不朽是函計當早日到屏矣又念寄坪第一函內意思恐未透澈曾令兄三世台府報轉言之然猶恐轉言有未透澈者茲又特具一函重言之蓋念此次賢坦由任回里是誠近來仕宦大員中所無此擬者准以三月此三月中當以千金一刻視之與其用一刻以應酬不如多一刻以侍奉設因琴未見面賢坦遂欲來省則因此一念之紛歧必有酬酢需數日者此數日之酬酢只宜移之堂前問視多幾次萬不肯以千金一刻之時光而浪費之數百里外親舊處也琴意奏假有期如期回任斯爲臣子之道兩全此外如有遷延則有負撫中丞厚愛之意亦非鄙人期望之心也千乞千乞琴屢欲飛馳還鄉以聆雅叙惟回顧家中冗累當前有不能一朝離去者而去鄉十餘年游子耄矣一旦言旋非流連月餘斷不能舍之仍入客路兩面著想賢坦切不必來琴亦勢不能往留此因緣來年琴當到浙一晤同任日說與女兒外孫聾聽之自然可以釋念琴切懇上台及各朋好相待甚優勞雖不能効食俸等

矣能員一切均望開懷但如琴所囑切勿晉省依限回任力盡教育之職現奉縮期宣統五年開議院學臣應行籌備事件自較從前尤宜加緊所以祝望賢坦回任如期之意亦加倍懇切時局艱難循職分而報効之是請真解非至此而猶情縈富貴利達也聞賢坦提學彼都爲邦人士所悅服還轅返旆勸其如期假期內省視勿曠時刻是匪獨琴所盼禱矣事此敬頌侍祉並候潭祺不一　庚戌十月十九日

與樹五書六

樹五賢坦青睞客冬輪車莅止集悲歡離合於崇朝固

之無疾而偃息在牀至今春燈節而始獲散步手書疊接快慰曷勝特欲復而未能即復焉酬答之疏不唯局外之人不解其故別後心情如是賢坦諒之欣諗浙學日有起色小女暨外孫輩隨任安適深愜鄙人私念省屏潭第吉祥敝寓中三弟眷上下八人朱婿偕次女外孫輩四人向喬及諸僕男女四人李婿同乃兄三人赴東瀛游學三女可常告歸省視家室統有十餘人終朝言笑歡然並無寂寞冷濇之苦僕則每遇風日清和到女學堂看視功課及文件一次又或到學務公所談話一次處境如是隨時暢然自足惟自問素餐抱歉耳祈語知小女不須懸念鄙人致令鄙人攪擾夢寐本擬來杭一游抒我胸襟眼界人言輪舟乘坐不慣老年恐不相宜只好留俟將來修好鐵路再議三弟今已到川俟其家眷入川時或由川取道江船似較海船爲穩便但願精神日健或山水尙有緣分亦未可知刻下充差食俸叨承上台雅好視之甚厚尤可一併釋懷令姪館事來歲方能有成聞瑞堂已兩遷在前不復贅敘展讀鈔寄貤封贈誥文感荷天恩尤叨姻親厚誼一俟奉到誥軸當即敬謹叩領存殁欽遵撰給亡室墓表一道情文兼至無美亦彰雅意合書一碑最爲便當惟鄙見應請綸綍書爲上截表銘書爲下截分兩截以題錫邊紋則上截雲龍下截蘋藻或萬字迴文令其各還各體上下分明似較平列相宜卓識無不審辨如此是否尙祈酌量書寄並望函知照辦此復敬頌政祺小女及外孫輩均好并念

與南陔二弟書一

南陔二弟如晤日昨接到手書知弟已委重慶轉運事而且到差有日同事相宜慰甚因念此是入官第一次試驗權量由人勉勵在已循分盡職實心任事積久自有分曉至於事之勞逸薪之多寡無計也兄一身自信得力處在於勤愼二字兢兢業業不敢告勞事不假手於人惟恐愛過是悔習慣自然了不嫌苦歷數十年如一日遂爲人所信任此弟所親見者也望即觀感興起爲要傳芷青先生墓在涪州東鄉去重慶不遠得便躬親致謁以明兩董知遇緣分不淺泉台有知慰何如也步凝姻世講任所近在東道往來晤談見弟如見兄一樂也李觀楓賢弟係舊相識其父以忠厚待人老成典型故舊不棄客邊相與周旋所謂因不失親亦可宗也近來兄病體少强久不服藥不覺困憊日行事件辦畢猶有餘力私心自喜遠道勿以爲念安民由學去至於

穩健氣體較勝於前胃部少弱乳猶未斷其母能耐勉勞甚善三姑孃之母狀類偏枯輾轉床褥得伊二孀在右扶持不惟小女感激兄亦省卻操勞多也伏暑天氣在川尤甚飲食起居珍重是囑耑此即問近祉

與南陔二弟書二

南陔二弟如晤遞接到梓潼任兩函備悉一一是滙項照數收訖分縣雖無專權所司卻有專責補助縣令之不及與有土地人民置身事外形同贅疣藍田筆記言之過當也弟謂不越俎而恥濫竽適合所居之位好在縣令是我輩中人宅心正大遇事不分畛域盡心竭力相

助爲理是乃公誼中私情也弟勉爲之三弟行且到川骨肉團聚遊宦地方最爲難得設若旅費不敷可以就近接濟袁婿在浙由川一航可通自時厥後弟等努力爲之兄他日興致勃發將遊川到兩弟之任揚帆東下到錢塘就婿視女流覽西湖天台旁及廬山虎邱諸勝概亦意中事也弟以爲能乎不能姑言之以待其時耳弟意家眷欲俟嫁女後動身殊可不必蓋署中前出後空左右更無親人偶然離署印信付與誰守前因旅費難籌遲久故未遣發今既有款可資何苦因循貽誤兹特使倉曜送母及弟入蜀此是兄作主張幸勿見責於彼到後休息月餘仍使倉曜回滇料理歸妹事務乃是兩全之道此間一切近況由眷口述書不贅及耑此復答順問近佳庚戌四月十六日由滇寄

與南陔二弟書三

南陔三弟如晤倉曜歸來辛苦一番閱歷漸有長進得弟手書暨資助三女嫁奩銀物閱悉收訖並爲三女領謝今後向平之願可謂了卻無遺也喜事男家尚侈我仍樸素各行其是兩不相妨在弟以爲然否邇來兄精神如常辦事無倦提學葉公相待甚厚謂予飲食起居妥於署中爲便留不知寓所有倉曜朱五姑孃夫婦子

女及三弟媳倉寶姪姊妹等左右周旋頗不岑寂加以倉曜日漸解事行將爲之婚娶居家門面何可廢除不然暢遊之說雖於今實踐可也時事多艱需材孔亟力小願賒輒欲收效萬一所以戀戀不去者職是故也三弟到川許久訖未晤面同官一省相見猶難昔人感慨吟詠情見乎詞者類如此弟在任人地相宜此間署有所聞或再留一年半年亦未可知慎終如始乃所願也遠道寄懷書不盡言耑此順問時祉眷屬並及

與南陔二弟書四

南陔二弟如晤屢接函報備知此次赴都應試一喜含

官得官信雖非高職卻不冷後來當有進步一喜京華小住與女壻女兒外孫輩相逢萬里探親殊堪慰我別念一喜海陸舟車之際均駛火輪眼界一新胸襟較我通達屈計宜昌到蜀此日當早入錦城矣地雖初到幸有朱濟南觀察袁少凝大令各至好蒞止在前一切堪以承教自是託庇無窮念石屏同鄉而外滇之宦於川者熟識亦正多人緣分重重提挈或左右推挽或前後皆在我意中也山川隔越繫我春草池塘之思我信雖疏弟函切不可少爲屬兄自三月爲崑憲辦理交卸後擬即堅辭差事以期養息一時仍蒙崑憲薦之學憲屢

辭不容飭辦學務公所會計課長事並移學署居住數月來改良一切學務較前繁冗差幸一身頑健兩碗飯朝夕如常兄原無恙嫂則自二月間疾患中風之熱留於筋絡已成癱軟之症醫藥照料幸有弟媳同住鄧親毋亦多來我寓指導女兒有人大姪入方言學堂即求文堂改設之校規程自納膳費五年請奬舉人食宿均在校中會託管理員關照一切次姪種痘後愈覺容易養育每堂兄同寓必揖拜一回且解效軍操而舞手翹足小兒嬉笑亦見時局不恆令我解頤也三弟五弟各安住其地滇中米價高昂幸各憲關心賑糶飢饉中尚見地方靜謐兄夏季籤升順寧教授蒙留差在省祗辦到任繳憑而已前滙京一款挪滙後函請文山將伯已承照數寄到歸還號中將來手邊寬裕仍應歸還文兄寧人負我勿我負人士君子處世立心當如是也非吾所有而用之卽據爲己有不唯不可有是事亦不可有是心兄生平負人處多每當靜夜思之輒不禁頳然愧而奮然起也弟到境遇舒展日應毋忘兄之此語弟隨時衛生實心辦事蜀道迢遙仍不暇聚首而居至省寓兄力可擔當弟可毋庸內顧客囊如果羞澀仍應從直函告於兄兄案頭公牘纍纍寫家信言不能盡念念此

屬起居珍重

與南陔二弟書五

南陔二弟如晤燈節前二日接覽手書並收到寄來書膠保赤散等藥物知客途到激計程不日吉抵渝垣慰甚慰甚渝稱川中繁盛之區此間初次充差眼界胸襟自應藉之一拓而轉運勞碌振刷精神不少是卽進而愈上之基矣時局正需才之際歷練得一分經濟可以舒展一分學也祿在其中毋庸計俸薪之多少毋庸計官職之大小要必實心任事以毋負厥職爲宗兄近日强健如昨早夜從公舒氏痛風未愈未便下牀幸有弟

媳率姪女輩扶持調養之喬姪學有進境亦解撿點病者湯藥三姑娘許字李藎臣之第三公郎於客冬定聘藎臣爲浙江籍補黑井提舉上年被議免官兄與之結親因允升孝廉執柯亦服其筆墨出身由幕客而爲鹺官白手成家洵屬有志之士及訪其培植子弟敬重師長尤爲官場好禮之人其少君八人第三子爲吾家壻兄躬親接見尚覺氣質雅馴弟關心此事順以告之三弟家書稀少偶有寄函均是不樂鬱鬱久居然省中充差近來更爲不易只好俟其奮然求進再爲籌畫截取揀選之費現在求官得官天恩之高厚爲千載一時之

遭逢也惟少辛苦則不得耳五弟辦廠久言比較上前年爲佳但錫價低落即大號猶多折閱小本不問可知萬應散如函寄去次姪自種牛痘後尤好養育並無須藥物之應用省屏眷屬均好並告慰

與南陔二弟書六

南陔二弟如晤接閱九月十八日手函知供差渝垣如常安諳好事耐心靜候足見心境有進漸幾定靜之途喜慰十分兄近來既得養息衰而少病其所以遲遲寄書者接前次函滿擬調濟或有遷移是以擱不發信以候客跡消息非如上年之牽纏疾病也語云平安即是福滇中亦時和年豐寓眷清吉五弟辦廠無虧折屏眷順適均可告慰弟懷三弟來省數月本欲圖考保送嗣又籌及此次須先開教缺方准與考不如圖截選則毋庸開缺而可期進取是以保送未入場現尚猶豫截選之途未知究竟請咨否須一兩月方能定之省寓二十餘丁口家常日用及應酬人事一切月需五六十金又加以臘月初三日三姑嬡于歸吉期辦理奩具任憑儉約亦需百餘金之譜歸還公所塡欠王李兩君代挪千五百餘之項亦期迫燃眉議紳月俸已優僅敷家常日用之節對之王李兩君汗顏無旣賠嫁何論矣幸秋節

間承署學憲郭公委兼省會女子師範職業兩學堂總理添薪四十金目前可資婚嫁事將來可以湊助下債合惟女學辦理在開創之初識力短絀辦無起色未免有負郭公差委悚惕於中樹五得差浙江堪爲喜慰建格丁表弟聞其由陝入楚行將回滇一次未知確否果爾則可訂阿喬偕姻期矣此後即屬珍重起居

與南陔二弟書七

南陔二弟如晤月之初四日接閱手寄九月初四日函敍及八月內寄我及三弟姪兒等函均已接到與閱並分寄矣兄本年自春夏之交即耳鳴不已及入秋後添

患秋燥夜瘧既不能不服凉散升散之劑而耳鳴愈甚神氣因之愈衰屢次辭差均蒙憲恩慰留勉以調養安心可數日一到公所兄遵奉夜則回寓晝則趨公今兩月餘矣幸同事及書記司事等均推誠相待兄於公事未致廢弛近日疾已漸瘥鳴耳依然未輟已成半聾之狀然細語不聞究亦無甚妨碍耳茲仍移入公所夙夜在公謹以告慰弟硯舒室風痛較之春季畧平惟是坐臥朝朝不能起行一步尚幸弟媳及三弟媳兩姪兒三姑孃左右扶持及朱女壻二姑孃外孫女輩均來省看親五弟亦來省慰我別離之情三弟有函敘及本月來省商量截選之途約可攜眷來省寓大有手足相依之樂惟天涯遥望尚有一雁在錦江耳念念三姑孃于歸之期李親家擬訂於來年閏二月兄已照允但願其母疾日見其瘳便是有福大姪兒近日不肯勤學倘能改過實心尚可望於一朝之發憤然操之過切又恐百病叢生其慮患更有出於意外所不到者擬俟來年代之完姻事會與五弟商及回坪訂於丁親家未知能否照允至姻費之籌畫與三姑孃同一年內一嫁一娶姑置之在後議及也二姪兒乳已不用竟日跑走言笑一任其天機之快暢疾亦甚少可望其易長易成此子聰性處佳留意養蒙後來會一枝競奇可喜可慰之至仕途得意不可盡聽諸天然人力之攜持根基還須求諸己也得一差盡一差之能事何患其快意事之不遭逢耶試思由苦得甘人力中卻有天意靜以待之此語最有道理兄旁觀此局卅餘年一切爲升爲沉爲榮爲落均默參消息於片念也惟時與機總需靜待人貴自立古人豈欺我哉滇中戒煙甚嚴業經奏縮期限拔鶯粟而種禾黍均已一律遵行現在上米每斗價二兩五六八家含哺鼓腹吾坪亦豐年共慶矣告慰旅懷並念近祉霜天珍衛爲要李耀翁喬梓爲兄請安致念

與南陔二弟書八

南陔二弟如晤三月及閏二月手書均接到覽悉鄭都運差既經交到平安卽是福矣差竣可望調濟云云境遇豐亨此中須聽時命現在各省人員擁擠只要有差可當者均算仕途有機緣如我滇有既分省而回籍者數員是皆求一差而不得之員也退一步想便覺眼前路寬吾弟望好心切勿躁急爲屬兄於二月初交卸學務會計改委議紳因自己精神漸衰曾經稟辭數次均未允准今春葉學憲升署藩憲郭觀察由善後局禁煙局總辦升署學憲此時應辦交代一次兄就此時辭差

葉公稔知兄實在疲乏因同郭公商准交卸即委副科長丁君蘭卿接兄正科長事一切公項均經交代清白差內統計開費不少尚堪自信核實上下均無異議惟已面六年內共借用租款存項一千五百五十餘金亦屬實在借用逐柱有賬可憑茲既應一切交代清款自已無此力量因請展緩至本月初十日交代清訖其款係親友厚意假集又由兄議紳面分三個月薪水內攤足共集成亦千半有零之譜歸還租款項下存儲了却公欠此款有關用款百數十萬金不肯苟且絲毫之據兄卅年冷官於世全無裨益祗用款於斯爲最鉅亦用心於斯爲最小時艱興學他人之好義有捐金至千至萬至百者兄則自顧貧乏既不能效擁厚貲者之慷慨樂輸亦不願效耗公財者之相與侵蝕所以銷差之後便是囊無一文幸蒙憲恩友誼續以議紳一差月薪六十兩尚可哺我一家八口不慮嗷嗷所慮貸款暫假不知如何歸還住屋現租樂豐街八省會館公館寬展好住三弟仍在任所揀選截取及保送等出身能行與否尚在猶豫未定五弟客冬來省一次意在借款辦理礦砂兄通融無法具與一函託付文兄嗣同僅代挪公項千元作本數目甚少想亦難以濟事今越兄由廠到省詢及本年廠中米價平和雨水調勻錫價亦漲廠務大有興旺之機文兄旺尖有九把只要公處廠本可加運全局豁動五弟當亦潤及管舊李明府淑圖晉省兄曾明陪晏飲一次此公治廠相宜和平通達可相信矣舒室風痛較前爲減血氣亦覺較前衰微峻補之劑不能撥飯食每餐一碗雖不能行尚覺其浮腫漸消手足均可略動祇起臥要人攙扶而語言聲音尚覺生機或可延長三姑孃當在本年冬季李親家送其大二世兄赴京肄業俟九十月間轉省方定喜事之期至阿喬喜事曾函致五弟請人通知文家丁府回言女兒年齒尚幼未肯依允再三請之均不依允只好展至來年喬侄近日較前頗有轉機雖未赴學而在家時多疾亦陸續用藥調治雖未痊愈亦可漸次復元兄不肯操之太切亦防轉生他弊可慮尤是無涯安住喜笑言動都是活潑天機闔眷平安順遂均望釋念一切本應爲弟送眷至渝以慰岑寂但恐差未寬餘加以眷口之開費或薪有未給轉以添客邊之累是以稽延歲月候弟來接有信再爲料理起程又途中尤須妥人照料酌定何人爲妥來函亦須敘及寄與照像一頁查收以慰別思時際暑天望珍衛千萬留意

再者省寓家眷平安地方雨水調勻米炭價不貴屏簡一律豐順均可釋懷大姑孃常盼我到任言遊但多病而怯於輪駛願殊難償袁壻邀請覃恩貤封二品封典與兄及貤贈舒室誥軸到浙先鈔寄龍章一紙並撰舒室墓誌銘戚誼光輝感荷天恩寵錫一姑孃同住寓中擬俟秋間請假回屏即便攜同到里三姑孃出閣後處家亦甚和平李壻偕其兄等游學東洋刻間計已到滬姑孃每月省視我一二次寓中殊不寂寞客中念兄一切可以告慰屬令寄渝家鄉羊肪菜及各項食品俟有便辦理此類土產須價無多但須五弟回屏時購製裝

收寄省方能妥貼否則原味一差寄遠不耐咀嚼也或俟兄回屏料理尤宜

與南陔二弟書九

南陔二弟如晤前月十六日手書接閱一切在渝充差運局外又兼警局文案公費添貲並可鍊習公牘深爲之慰今之做官者先要自己能辦公牘如申詳札諭一併付之書吏之手則弊易叢生既經閱歷一番則閱覽他人之公牘其辦事認眞否從可知矣況警察之公事在在皆治內機關渝郡人烟稠密之地辦警察尤爲要著亦尤爲難著世界交通四來攘往之域無一人不是警察稽查即無一事不是警察責成閭閻何以安奸宄何以化胥覘警察之辦法文案司筆札文義有關於實行事之鉅細重輕先須裁度一編下筆時貴顯貴透不可掉以輕心事貴審端應天下之紛頤常固有其端變亦有其端應變即在審端端甚微也端至早也總之文案擬稿須有分寸加係鈔錄等則書寫之事只要校對無誤而已充差閒散易於藏拙充差緊要易於見疵要差則人人望充然實則要差充之不容易也在上者有一難辦之事惟恐不得其人此等人求之不得何待人來求之孔子謂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求諸己不必求

諸人終日汲汲皇皇以求人知者須到酬知之際方見平日修持今時辦事之難固有非耄老所及見者惟爲貧而仕邀升斗不必擁倉箱儉以養廉勤以補拙最是持身要語否則終身碌碌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如兄之庸愚可笑者計誠左矣來函謂意在得一實缺官無論大小以得一實缺爲可安所望不差傾耳以聽消息三弟須來年方可入省料理北上五弟來省月初已轉筒兩弟困乏均望文兄提攜當不致袖手也省寓均平順如常舒室風痛未發三姑孃于歸之期原訂來春閏月至今則仍有不定喬姪不好從學移於嗜好然幸其年

輕贍小只好緩以導之究當有改悔日賢不肖雖在於天爲父兄者化導有責成斷不能以其一念之差而遂舍置之斯慮求之過驟轉以致骨肉乖離現祗令其早晩在家不准交接匪辟有朱壻在寓僅可聚首晤談次姪性聰體健行走自如有時偕外孫女輩來公所中省視阿伯亦甚近便藎省寓在樂豐街相距咫尺保抱有人不須顧慮兄近日耳鳴心怔等症均已愈訖一併告慰即望起居珍重多用衛生丸並爲兄致候李燿翁喬梓安好

與南陔三弟書十

南陔二弟如晤六七兩月之杪接閱手書兩函欣悉弟媳率喬安兩姪到任沿途清吉兩姪暑天行路略有感冒現在均占無藥念懷慰甚弟意欲遣喬姪回滇侍我足徵友愛至篤惟姪多年離於左右即令其多住任所幾日情理固應如是二姑孃姻事論在家從父之義當以守制之年爲是惟李親家屢次懇求初以吉期止有八月二十四爲說詞經屢次婉言兄親到渠府面議勉許展緩至十月周年以後兩來年既云不允約當在冬臘兩月內期未擇定俟擇定方知何日至八月一議兄斷不能答應也如到冬臘月三弟當可回滇或五弟廠

務可脫身來省茲有鐵路之便往還較前便宜爲多此事從權辦理客事一切均應極其簡省但婚嫁事不免瑣煩如有爲之周旋在側者兄精神亦省便多矣滇中雨水調匀地方安靜個舊礦尖較勝去年雖砂丁人增幾倍而米價不昂廠地亦形歲有豐收之意文兄晉省晤談是以語屬可信日前各省財賦枯窘滇中尤甚所望礦廠興旺寶藏出於土俾可辦理各要政愁苦者悉化爲懽欣則幸福不第一二家也屏眷省寓均無恙鄧姊與處遣倉寶往告眷抵任所平安外婆寓安均此釋念此祝起居珍重勤慎從公闔署清吉并念

與南陔二弟書十一

南陔二弟如晤兄自上年十一月十六日遣嫁三姑孃後時際天氣嚴寒喘咳眩暈等症相逼而來伏枕兼旬公私俱廢直至本年燈節後始能勉强步行函寄遲遲職是之故江天懸念不知何如倉曜於喜期前三日吉抵滇垣助我恰到好處慰我可不待言其隨丁謝貴及長班等均一路平安到寓僅算給下腳大龍十二元沿途倘見小心可抒遠慮客臘初二日收到同慶豐滙來票平銀二百四十一兩八錢曾具收条寄去想已早日交到梓潼署矣其銀換作龍元以一百元交給倉曜歸

還孫姓借款本息照約還訖歸還之日並命邀請鄧親母及陳四姐到寓款待便午當同交還借項取囘借約茲將借約寄與查閱其餘龍元一併開發喜事不敷之數及臘底收到郵局寄來奩件一單照單收訖遣謝貴賓送並命倉曜親到李舘致意李親家敘明川中不知喜期局運遲延之由各奩件已照付三姑孃謹領訖郵局收據印章想亦寄驗到梓潼署矣兄每念弟及弟媳篤念兄長厚愛姪女輩之意靡不遠道思馳惟弟數載艱難甫得一差調濟而此許多花費轉令我不能不進一言兄想六計以廉爲本惟儉可以養廉時局至今尤

當取以爲鑑如兄計算失於當初以至債累生平暮年苦無退步非不知以退爲上策也旣不能有裨於鄉國復不能酬報於親友自愧何如所幸弟及三五弟年力尙強可爲兄一彌補其力所不能到是固可念之而暢然者也至儉之一字固是居官上訣但行政臨民精神極爲緊要弟氣體素非強健衞生藥物一切宜留心購備服用之斷不可因儉而並汰裁之爲要三弟客夏赴都應試截取到京時適值蓬仙由東省赴引勸其購改獎款捐足雙單月選可望試用知縣一班並慨然許以假助千金爲電致丈兄求假款千元承蓬仙丈兄厚意

滿擬由捐辦理但辦捐上兌必須開御教缺因請咨日未曾開御教缺又不能如前倒取同鄉官結赴部呈請遂電兄由滇呈請計由司而院詳咨自應月餘方能到部乃詳咨後先行電知開缺已咨三弟此時款已轉售與人而教缺業經開除矣進上均費躊躇之至嗣於客臘接三弟函敘及弟應截取試幸列一等第十一名十一月初十日帶領引見奉上諭著以知縣用十二月初五日籤掣四川初十日驗放十六日可領憑等云兄病中喜極頓覺輕減幾分蓋此次截取好在同應試者纔集十餘人正在三弟爲難之際尤好在不須入捐途省

費亦多多矣函又敘及擬先到東省一行已寄信與蓬仙商酌俟接復信卽可定奪二哥處請兄先寄一信報知聞近來兄弟同省不須迴避等云兄悉三弟用以知縣固是喜中一層又喜與弟同省一層尤爲難得手足同官一省會晤易得於他鄉不致有離羣索居之感也此中承蒙皇恩先德喜慶闔家五弟近由屏中寄函報到上年本雖不敷積尖卻有發達之意袁壻請假囘籍省親於十一月二十日來省晤我住省五日仍乘汽車輪船還浙隨接函報十二月初六日清吉到浙初十日同任眷口均好知念并及弟媳及次姪到川已久水土

想已服習平安即望起居珍重爲要

與叔宣三弟書

叔宣三弟如晤五月初九日接閱四月十九日手書敘及弟由京起程及到省日期恰是一月沿途平安十八日行抵省城十九日稟到兄自三月發京函後未接弟函方以曾否起程有無川資爲慮適郵局送到川函喜慰十分即二弟寄我之函懸望弟之到省並囑我催弟起程思望較我尤切弟兄同省凡事較爲便宜二弟先兩年到省風土人情閱歷既多一切自是嫺習手足關愛固不待言川省人員擁擠較他省得差尤難兄意趁

此調養一時留心考察各事一旦得差便覺開揚出色俾薪雖薄辦事總宜認眞時局正需人材果能委一差不負一差後來進步之高端在始基之勤愼做官腳踏實地風塵自有賞音至其遭遇遲早聽之最爲秘訣旅費或乏我曾函囑二弟匀寄大女望我游任因病多怯於輪駛一時願未克償樹五壻因逢覃恩貤封二品封典給我並貤贈舒室夫人誥軸到浙先抄錄龍章寄滇並撰舒室墓誌一篇以仲半子之誼寵榮叨荷自應報告欣聞惟戀棧素餐人雖容我其如對人慚愧何川中名山夙慕擬將來揚帆南海游西湖而赴東魯更覽巴峽峩眉錦江之勝還我瀏蒼築茅數椽與鄉父老共興埶農實業以教子弟而服先疇未知能遂此志否弟與三弟不負初心應振發精神報効朝廷選取致用之意竭誠從事務望上事長官下益百姓時勢雖艱操持尤要毋以家計而紛擾寸衷也滇中雨水調匀蘇米價平勿念此祝起居珍重五月十二日寄於省寓

與朱越宣書

越宣親家大人青鑒瞬又節近中天伏念姑母姻太夫人大事告終阡表已畢吾兄孝思純篤自無窮期惟玆時局艱危太夫人報國矢忱深明大義靈在天當不亡

生斯世者宜有以警覺之維持之而弟不妨其進一言也提學憲葉公到任後以前總理薦仍委弟充學務公所會計課長一差接手無人現已移入學署新任整頓一切倍形駑鈍然尙存一息那便敢偷安耶葉憲改設六課章程舉用課長副課長外更舉議員四人即陳君善儀李君文山吳君石生陳君和亭文兄不能住省欲舉兄以代而未發也承憲問及大有藉重之意特未將分位指明聽其言而熟察之非文兄舉以代之一職也名流推重要必品邁尋常現在時局需材合道德以求之即歐洲各國不槪見合格之士如果知音者遇弟不

但為弟幸當為滇幸學校之得人矣支兄在省尙望東裝即日或與和亭同路晉省一晤暢傳萬一不能同行亦候鈞齊尤其踐約為講與學機關甚大一切求顯榮圖衣食等私意均非所期冀於吾兄此際上峯留意人材可為滇中學界一賀耑函布達敬候禮席統維心照不宣

稟各憲

憲台閣前敬稟者卑職等竊查滇省自咸同事平後舉行庚午帶戊午一科文光映井鬼之墟兵氣銷苴蘭之野惟時講藝者投戈伊始安民者勸士為先各大憲憫應試者之隱之川資也乃當棘闈之前舉行決科課試合三迤英髦而甄別之廣籌膏火添增超特而更擇尤加獎焉卅年前修文偃武之風謳頌當時至今傳為盛事蓋開科荷國恩舉則偏舉決科邀憲恩行非常行矣本年庚子正科恭逢皇上三旬萬壽慶典特開恩科一次滇士奔走偕來跋涉自林巒之表覲光有志風雲會金碧之鄉此科人數甚於往科良由栽培深則奮興者遠昇平久則鼓舞者多彬彬雅雅之儔較之庚午科有加倍者所慮年荒米貴貧寒之士得無有乏應試資乎向例每逢鄉試之年各書院停課兩月合無仰懇憲恩准照庚午決科事例定期七月初旬舉行決科課試一次藉可覘多士之學業即以贍多士之筆資俾寒士歡顏沾感鴻慈無旣矣如蒙允准卑職等請再繳呈決科事宜一單除稟撫學憲暨布政司鹽法道外理合稟請憲台衡核批示飭遵為此肅稟敬叩鈞安伏乞慈鑒

又支稟學憲

敬稟者竊卑職榆邑冷官叨荷憲恩委辦高等學堂收支事自問出入權算平昔未精惟現在時局艱難朝廷興學卑職半生食俸每愧素餐具非草非木之心效一犬[illegible]馬之力兩年來戰兢惕厲矢懷懂慎書記躬親巧少過多為學校而理財任重不敢心輕書吏共此矢忱藉以上答憲眷茲幸甘棠廣被上年支發報清自顧稟賦非强耳鳴心忡等症時發時止倘再戀棧不已勢必貽誤在公不得不叩乞憲台賞假數月准其遴員接管收支俾交卸之後出堂調養諸疾一俟體氣稍好仍應赴轅銷假充差以盡始終報効之意所有奉辦收支稟求交卸下情理合繕稟恭候批示飭遵肅稟敬叩鈞安伏乞垂鑒

移呈貢縣

為移請轉交抵捐銀兩並請移復事敝學竊查前貴同

稟葉君身後蕭條良深可憫有倣同鄉袁樹五孝廉稟請學憲會商藩憲准將其本年十一月所捐教職本班先花樣銀捐他款領回原捐之款以示體恤並蒙飭令捐學委爲料理呈繳實收行知後適有捐生朱瀚報捐即以抵銷此款茲當由葉君之子葉成具結領到前兌正款及部領解費局費公費等項實銀共二百一兩六錢三分稟明學藩憲原封專丁賫呈請煩貴學查照當同葉君家屬交付葉君之子查收卽令繕具收字一張並請賜文移復以憑呈驗又査捐案發有庫收一張並奉憲命移請取到一併移還以便繳局銷案禱切盼切須至移者

清誥授奉政大夫孫君墓誌銘

君諱汝彬字質卿雲南首郡首邑人也君少孤唯母與兩弟是依艱難籌生計耳咸同間天下多事君年始弱冠兵燹遍三迤而省會尤覩其彫傷當是時考試俱停斯文愈困矣君乃學爲治事其性情也爽達故其筆札也靈通雖倉猝中無修飾所言動中機宜焉嗣乃投効岑勤勤公營克復迤東及各州縣摺內保奬直隸州同同知銜蓋上臺嘉許之望其爲出岫雲君亦願一試及時雨也張太宜人訓之曰爲民之父母良不易何如居

父母之邦爲太平之民常依吾左右吾則喜君唯唯以此意達岑公公愈重之初岑公秉藩篆專治兵未遑察吏至是軍務稍定凱旋敘官方司吏之員惟君勝任授此職由是代耕有祿豈但上慰親心哉體柏盧以治家胥於是乎在噫世有幹濟如君者何微員末吏之是甘卽甘之矣又安能自侍庭幃以及周族黨惠朋儕令人欣羨敬服之若是是何妨以高官顯爵儗之且高官顯爵不得而儗之也君顯揚贈奉政大夫者祖父諱發魁父諱煥贈宜人者祖母氏唐母氏張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六日君以疾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七元配李宜人生子三曰瑋邑廩生選經正書院高材候選訓導十年卒曰瑄邑優行增生曰瑜早殤女四繼配曹宜人生子三曰珣幼讀曰璟早殤本年六月初二日葬君於省城北門外之李家山其子瑄以君與余二十餘年交誼銘應屬余銘曰

世傳伯樂冀北羣空相馬相士孫氏術工相馬何貴興人成功相士何貴治民用中僨鼓弗取戀棧何庸驥良稱德價誼可通雙駒汗血千里追風佳城鬱鬱金碧望隆

不冷堂遺集卷三

石屏張舜琴楷軒甫著

聯

借寓八省會館題大門春聯

天下三家滇一室

浮生若夢歲若賓

題二門聯

五華螺翠添三徑

八省鶯樓借一枝

嫁女

教子須當爲長子

有家還望汝宜家

爲人擬史方伯升任粵撫七夕前五日壽聯二付

節授日邊輝增翼軫

壽添雲錦慶溢葭莩

桂嶺喬遷蜺旌香遠

松株蘿施鶴算綿延

爲樹五撰賀其房師陳大令命冠

春草春花迎淑氣

佳兒佳婦奉文星

旭日冰開華並五

燕郊星聚璧成雙

鳳兆吉占簪纓五世

鯉庭詩教琴瑟首篇

賀彭雲卿之子合巹

製錦才鴻花簪杏苑

延齡式燕蒂並菊畦

輓宗叔倬翁

晉嗣人杰天清選光輝者吾族乎方共思羅珍鼎亨期

願到花萼聯芳百忍堂中綿鶴算

同時稱陸地神仙矍鑠哉是翁也良足慰生不辰情猶

爭胡昊蒼遺老耆英社又報鸞驂

輓元室舒氏

隨冷宦二十年姊姒相親人言無間

返故鄉三百里湖山依舊我愧遲來

輓側室李氏

死在老夫前惜烈性剛腸不能邀百世馨香九重旌表

慘深大事後念多方延嗣每痛哭雙親詰誡一紙家書

（琴初娶石屏舒氏生子不育奉親命再娶昭通李氏爲妾時光緒十七年辛卯琴年四十六氏甫十九歲生於同治十二年癸酉三月初九日辰刻冰人爲昆明訓導在閣齋楊月舫氏襄勞大婦治家事頗知勤儉惟性情）

激烈而妒高平日極以不能爲琴早延嗣爲憾洎光緒二十年甲午三月廿四夜侯更闌人睡潛服毒自盡及來曉始知之而終莫測其故琴反復思之而泫戚矣嗚呼國恩浩蕩榮封豈逮於斯人家道寖昌血食難虛其祀事是日棺斂畢厝於省北城外梳裝台後面麥地田下鑄立片石高君葵瞻所題也越六日琴借蘇君義菴女婿袁樹五諸墓前一焚楮焉余氏以琴無子而來歸又以琴無子而竟逝殁於琴事琴將何以爲情乎因祀之日加琴絡有子當扶汝櫬以歸葬於昇琴夫婦百年後嘗予之以木主一位以配享琴夫婦之傍所顯靈魂歟佑乎將來怨恨胥消於地下則爲琴之似續者宜體琴之心以期毋負琴忠厚待人之意光緒二十年甲午四月初六日識於

省垣經正書院

爲側室李氏追薦

未免有情漫把禪心沾柳絮

不能無過合當稽首向蓮臺

哭兩亡兒

十餘年冷宦作家一索得男再索得男喜報到高堂不羨他祿享萬鍾官居極品

三百日殤亡相繼大爲新鬼小爲新鬼傷心是何處正當此桃都成實槐又開花

戊戌奉調由太和回省題經正書院監院二門

自古神龍居傍此

有時野鶴去還來

秋巖追蓮華精舍

春風到桃李公門

壽王制軍

寅亮謙尊星映天邊南極

甲周復始日長閏後陽春

州商舖玉光齋華嚴會

日繞龍鱗雲移雉尾

春回三島花放諸天

題高等學堂收支處春聯

收藏十萬金所寶惟賢不惜揮之如土

支吾二三子生財有道何妨積而成山

自挽

慚對君親師幸留此白髮數莖爲廣文先生寫照

傷心前今後誰禁我青山一臥任造化小兒安排

附錄

清史忠義傳稿

張舜琴字竹軒雲南石屛人光緒二年舉於鄉官昆明訓導十六年調太和訓導升順寧教授舜琴孝友能文章從事滇中教育垂四十年愛士最厚而監理特嚴當新舊學相爭之日舜琴調停其間卒能興學校核學費礪廉隅學政高釗中張建勳先後薦其才賞內閣中書銜大計卓異仍以教職用教職世稱冷官舜琴顧重視

之以不冷名其堂友朋會文門弟子執經問字以千百計管理女學尤兢兢以禮教爲重宣統三年九月雲南變起迫舜琴仍舊職舜琴從容仰藥卒年六十六卒之日自輓語曰慙對君親師幸留此白髮數莖爲廣文先生寫照傷心前今後誰禁我青山一卧任造化小兒安排時人傳誦之以爲廣文之官自唐而始與清而終舜琴殉清並結廣文之局蓋千餘年一人云著有不冷堂詩集一卷文一卷聯一卷

張教授傳（由辛亥殉難記鈔入）

仁和吳慶坻子修

君諱舜琴字竹軒雲南石屛州人光緒二年舉人四應禮部試不得志選昆明縣學訓導調太和擢順甯府學教授提學使葉爾愷調充學務議紳兼會計課課長省城亂作君大慟曰際此亂世吾輩又何生爲遂仰藥死宣統三年九月十六日也在昆明十八年課士嚴明敦尚名節士無不敬張先生者監育才經正兩書院兼女子師範校長滇士樸僿甲午後稍稍習新圖書鄉人或詫怪君誘掖獎進之而整齊學規一準乎禮律已嚴一取予一嚬笑不苟也邦人無新舊皆翕服外國教習亦僉曰張君正人事繼母孝迎養昆明學舍榜其堂曰不冷嘗助許君五塘刻滇詩重光集多蒐采遺佚分修雲

南通志以直筆忤當事意謝去大吏疏薦請以知縣用部吏索賕君不予乃仍留教職自是遂絕意進取云君卒之歲年六十有五有子二前卒以弟之子倉暱嗣

舊史氏曰明桂王之亡也昆明諸生薛大觀死節時大臣親臣多不死獨一秀才死論者難之君冷官耳明大義爲滇人光視大觀無媿色焉袁樹圃嘉穀曰自唐設廣文官千餘年以君爲結局惟君重廣文廣文亦遂以君重諒哉斯言

別傳

呈貢秦光玉（瑛安）

石屛張竹軒先生殉節後十二年其嗣子雲曜屬光玉

爲文表揚先德光玉竊維先生大節淸史稿已編入忠義傳耿耿丹忱煌煌青史可以傳矣先生之道德之功業之文章讀陳虛齋師所作墓表袁君樹五所譔墓銘亦可以不朽矣尚何俟光玉之贅言哉雖然光玉執贄門下受教於先生者最深而服務教育機關與先生晨夕相處者亦最久覺嘉言懿行尚有爲忠義傳與墓表墓銘所未及者謹就見聞所得別爲之傳夫先生固當時所稱爲溫溫君子通權達變者也而不知柔中有剛通中有介不畏彊禦其節操有足法者方雲南學務處成立先生職司會計有同寅某君者跅弛之士也其傲慢恣肆不可一世之概同人皆下之先生不爲之屈一日某君與先生議事出言不協先生輒面斥之不少假借某君卒不能抗逡巡而去先生之不畏彊禦此一事也又雲南設學務公所先生任會計科長有同寮某科長當道之親屬也以爲既有所挾用財可以任意一日向先生籌款先生與之抗辯厲色嚴聲無所顧忌某科長亦無如之何先生之不畏彊禦此又一事也至於好學不倦人所難能先生任會計科長時行年六十有奇矣公餘之暇常取圖書雜誌閱之用以擴見聞拓知識其老而好學如此此皆先生之行之可傳者也先生嘗與光玉言曰凡初任事勿輕發須多調查多研究然後舉直錯枉而不失人興利除弊而不僨事否則鮮不敗者又曰凡處務必先審端若端不審冒昧從事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濫觴之水可以滔天即使竭力補救所傷實多此又先生之言之可傳者也嗟乎自先生下世忽忽十餘年矣回首師門僅得於十百之中畧述一二已捫心而呼負負若並此一二者而亦使之湮沒不傳無以垂範於後世則負疚尤深故就光玉見聞所及據實書之聊以補忠義傳墓表墓銘之闕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

贊曰光玉從先生游二十餘年見先生於稠人之中或閒居獨處之際皆正襟危坐舉止不苟何其敬也然惟敬而後精神凝結胸有定力先生之學蓋植基於此矣嗚呼此先生所以有不朽之道德之功業之文章歟此先生所以有舍生取義殉清之大節歟

墓表

昆明 陳榮昌小圃

宣統三年辛亥國變吾滇改革以九月九日既聞剪髮令執義不從賦輓聯見志從容仰藥以殉者石屛張竹軒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舜琴竹軒其字也始祖諱崇然者明初從沐國公入滇家於石屛之西鄉白倉寨世

業耕讀閱五百餘年矣曾祖天扶祖顯承父誌紳有五丈夫子長卽先生先生性孝友與人交和而介幼遭兵燹學不輟同治庚午入庠次年食廩餼光緒丙子舉於鄉四上春光不第授昆明縣訓導勤於課士榮昌以已卯得優貢先生所舉也先生任昆明訓導凡十八年後調太和縣訓導升順寧府教授其學行數爲當道所重士林所服故外任不久輒調省充育材五華經正各書院監院學務公所議紳女子師範校長朝廷旣變法改書院爲學堂增學舍遣游學購儀器圖書歲出入數十萬金倚先生爲會計絲毫無所茍先生嘗與我言士大

夫平日學問品行無大愆尤若端正可信一與之臨財其不污染敗潰者十百之中曾無一二義利之界不嚴世道人心所由壞也嗚呼先生之言行如此其能臨大節而不奪豈非素所久積使然哉先生篤於師友元謀令傅芷青者先生房師也自縣如省中塗爲匪首黃二布客所謀戕匪勢方熾先生請於大吏自募數十人率以往卒收其骸返省匪亦義之無或阻者又嘗薦友人段立齋精輿圖從勘西南界務以瘴殁段無子先生爲歸其櫬又卹其妻女使無失所先生有幹濟才學使者保奬五品銜內閣中書督撫復以知縣薦旣入京引見

部吏索賄弗與遂以教職終其在昆明訓導任署其堂曰不冷謂自唐以廣文爲冷官而已則奉親會友訓士日不暇給何冷之有學制旣改教職亦廢及先生殉國邦人士於舊學署豎石曰張廣文不冷堂遺址蓋以志盛德不能忘云先生生於道光丙午年九月二日死於宣統辛亥年九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六配舒氏先二年卒子三人長適袁嘉穀旣貴以二品封典貤封先生資政大夫次適朱某次適李某無子以姪雲曜嗣先生之弟舜韶旣歸葬先生於石屏西鄉白倉山祖塋越十二年癸亥乞文表墓榮昌旣受先生知又主講經正書

院及改辦學堂與先生共事最久義不宜辭爲述其梗概以昭示來許嗚呼榮昌自國變歸來不得見先生距自今閉門却掃守硜硜之志以待斃者亟欲留面目他日見先生地下也先生有知其鑒斯言門下士昆明陳榮昌敬撰并書於翠湖舊廬之課經樓

墓銘

石屏袁嘉穀樹圃

先生石屏張氏名舜琴竹軒其號也身長八尺頴異過人工文與書舉丙子孝廉四上春官屢薦不售官昆明縣訓導課庠生文嚴明而愷惻尤敦品節連任十八年昆明人士無不稱張師而尊之敬之者轉太和縣訓導

順甯府教授所至昌文教訪文獻當道聘修雲南志直筆弗爲當道喜辭之管敬節堂規必肅行必公禮必敬耄耋頌服歷充育材經正各書院監院學務公所議紳兼女子師範校長滇中風氣閉塞甲午以還始稍稍習新圖書而鄉人或目爲怪異先生監書院獨扶掖而獎進之調停搢紳輯和同學無偏無黨毅然一出於正寡言笑嚴取予保古風愛士子恤寒畯增學舍遣游學購儀器士論翕然無智愚無遠者無新舊無毀者無大小無慢者無上下無疑者甚至外國教習亦奉先生爲正人君子而師之雖謂三十年滇中教育之任皆先生荷之可也先生性至孝事繼母尤謹迎養昆明學署榜其堂曰不冷自跋謂少陵詩曰廣文先生官獨冷余以奉親故寮友日集何冷之有其胸次如此癸巳春太翁病於家先生聞之並日馳歸而病旋愈友愛諸弟循循雍雍棣華科第一時稱盛配舒夫人有賢德生子二皆早卒生三女長適余次適宋鵞元生次適李君文堯妾李孺人無出以弟之子谷臨嗣先生幼劬學壯而老皆寒素風大吏薦之朝以知縣用部吏索賄先生不之許引見後仍用教職遂絕意仕進然保薦先生升知縣升內閣中書者一再不已矣武昌事起滇中應之先生從容仰藥卒時辛亥九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六明之亡也滇人薛大觀以秀才殉明明史列之忠義傳讀史者咸驚異以爲大臣不死親臣不死尚僅僅一秀才死先生廣文耳世多輕其官鼎革之際盡無一責先生以死者而先生竟死視大觀之忠義殆無愧色自唐設廣文以來迄清中葉官卑而職簡往往爭贄儀瀆職守廣文遂爲世譏笑清既亡官亦俱亡幸有先生結千年廣文之局惟先生重廣文故廣文亦以先生重是又不僅爲一時一鄉增重者矣卒之日自輓語曰慚對君親師尙留此白髮數莖爲廣文先生寫照傷心前今後誰禁我青山一卧任造化小兒安排旋歸葬石屏白蒼山離舒夫人墓數十武著有不冷堂遺集二卷制藝一卷聯一卷銘曰

死其心死其官一千年一廣文揭二十五史忠義之傳表於其阡上亘三光下昭九原

行述

張舜笙

公諱舜琴字竹軒姓張氏滇之石屏人也張氏譜牒燬於兵燹徵諸墓石初祖諱大緒公從明沐國公入滇遂家於屏之西鄉白倉山寨世以耕讀爲業忠厚傳家積累五百餘年傳至公曾祖諱天扶處士公祖贈文林郎

諱顯承生奉政大夫誥紳公是爲公父公生而純篤好學幼年遭兵燹造次必於是而於聖賢立身處世之要往往身體而力行之平生無誑語與人交和而介發爲文章言中有物鄉先輩早有以覘其器識焉同治庚午入邑庠次年食廩光緒丙子舉於鄉授昆明縣訓導公曰砥礪廉隅誘掖後進吾責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及門之士心悅誠服朝夕漸摩受益在語言文字之外一時聞風興起者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往往稱道公之嘉言懿行以爲師法蓋不徒以習舉業掇巍科爲公門桃李之盛而爭相放幕也唐莪生中丞薦公卓異得旨加

級俟陞譚中丞敍初張督學李端高督學勉之先後文章推薦屢奉特旨賞內閣中書五品銜行取引見仍回任候陞公在教職任內歷任督撫大吏率以優禮相待公思有以答其意因念滇處邊隅求通材難宜更有以提倡之乃謀諸陳崑山方伯商請上臺創建經正書院落成廣儲經史子集暨各國有用之書供人研究延聘名宿主講以宏造就公始終其事一秉規程與諸生相切劘不數年間人才輩出袁樹五京卿以經濟特元大魁天下餘登甲科入詞林者不勝縷指而實學尤蒸蒸日上公益勵精神力求進步適值朝廷變法改書院爲學堂務公經理財用時方絀並無經可守公悉心擘畫防微杜漸當用則不惜其多當儉則不病其少各學堂以次成立百端待理事無大小人無上下惟公咨度此無他清白乃心勤慎迺職有以信之於平日矣癸巳公丁艱開缺服闋選太和縣訓導到任未逾年上臺電調來省辦事旋陞順寧府教授仍檄令在省供職兼辦學務公所課長暨女子師範學校總理各事宣統辛亥九月滇中革命風行變起倉卒新政界撤公任事諷公剪髮公自撰輓詞一聯云慙對君親師幸留此白髮數莖爲廣文先生寫照傷心前今後誰禁我青山一臥任造化

小兒安排撰畢親書一帖使人分送黃香圃陳薇甫兩先生處遂仰藥而臥兩先生見輓詞驚訝趨來看視藥性已發灌救逾時而卒時宣統三年九月十六日也卒時諸弟在外僅嗣子雲驪侍側年尚幼公平素不名一錢光景蕭條親友爲具衣衾棺木以殮是年十二月扶柩歸葬於屏之白倉河塋[illegible]殯之日各界各男女學生送殯者千數百人道傍婦孺莫不欷歔流涕云公生平事親以孝聞尤得繼慈歡心鄰里鄉黨親見其事時述一二以爲美談事上以辦公勤慎爲心無事不輕干謁一紙公文不肯輕易放過昆山陳方伯常語人曰吾與

竹軒共事卅餘年未見其小有過差蓋事實也待諸弟以友愛舜笙隨任讀書二十歲猶同榻臥舜鏞舜球舜韶歡然共處人不知爲異母弟也諸弟常外出家眷留省公照料不改常度至今家人婦女聚語及公盛德弟媳輩往往聲淚俱下四川名進士傅芝青先生公之房師也爲元謀令因公出境中道爲黃二布客匪黨所誤戕匪雖未已喪不得歸師弟輩無可如何公請於大吏募敢死士數十人率之往迎柩歸匪知公義無與爲難者卒致喪於省另備棺殮歸葬西蜀友人段立齋奉督憲命履勘西南邊界染瘴身歿得信之夕公獨坐鐙黯

髣髴少頃信至蓋相交以心靈魂與信俱來也立齋無子僅弱妻幼女公爲之經營後事存歿得所人有以事相託相求相商者必得其事之實際竭誠以告之事成已不以爲德不成人亦無所怨凡可以錢物應命者雖典質欣然與之負債累累人不責償詰朝無米不受非義之財與子弟書但責其循分守己不問其生財幾何安而行之不欲勿施之道已陳小園先生不輕許與人游泮時以師禮事公自貴至老致敬盡禮終身不改噫公之見重於人也類如此其以身殉國難也非好名也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公生於道光丙午享年六十六歲配舒氏先公二年卒生三子三女三子未成立皆先亡長女適袁樹五京卿以二品封典貤封於公次女適朱越宣孝廉之長公子三女適李盡臣觀察之三公子李無子以胞弟舜笙之子倉曜爲嗣公詩文早膾炙人口然不以爲重得輒棄去散在親友間俟集梓之以見一斑云爾

像贊

劍川趙藩樾村

際時之變行心所安天荒地老骨重神寒知交卅年大節千古秋菊寒泉薦君無吐

遺像贊（並序）

陳榮昌

宣統辛亥秋八月武漢軍興號曰起義滇軍響應以九月九日號曰反正又曰光復越數日下剃髮令石屏張竹軒先生遂仰藥以死嗚呼陵谷之變正士君子成仁取義之時也死固其所而人之議者有異辭焉或曰排滿而復漢與齊襄復仇之義合人情之所同也何必死或曰易專制爲共和無事二姓之嫌雖出仕可也何必死或曰清帝雖退位而皇室無恙天祿未終君存與存亦義之宜也何必死持是說者譌口一辭順風而呼其聲滿天下賁育爲之奪氣蘇張爲之咋舌更無有攘臂爭是非搖脣論曲直者矣先生獨辨於心定於志決然

出於一死且爲極爵自輓以示捐軀之意嗚呼此其死豈溝瀆之諒輕於鴻毛者可同日語哉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韓子曰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吾於先生亦云

李君者先生之姻婭也以先生遺像及其自書輓聯裝爲一册以示余余因得而記之先生諱舜琴丙子舉人光緒初任昆明訓導予時爲博士弟子員常師事焉其爲人有清操取與一介不苟蓄養氣有素非取辦臨時者贊曰

燹乎轟乎傾太陽松乎柏乎傲嚴霜躍冶干將僉曰不祥君子知方人否余瞻公遺像髮短心長讀公輓歌聲抑氣揚踽踽涼涼孤士無雙地老天荒斯人不亡

遺像題辭

陳榮昌

莫道邊荒蠛蠓臣心肝鐵石胆輪囷數莖白髮有生氣（革命後先生不剪髮仰藥死）一顆金丹不壞身殘菊遇霜撐傲骨老梅得月繪全神冷官能抗膻腸節肯信儒冠定悞人

黃守義

冷官何事與興亡不放人間一擔當振筆疾書從此絕引吭仰藥共誰嘗髮埋地下三千丈淚落天邊一萬行鼎鼐不招無限感昔年我亦列門牆

昆明　王　灝　蘭洲

冷官無計救時艱獨坐淒然老淚潸毀譽由人身不顧死生爲國去難攀那無木石塡滄海自有毫毛重泰山一曲輓歌傳道路不知曾汗幾人顏

昆明　王　瀅　滌波

向道區區博士今爲落落忠臣不忍三綱敗壞寧隨九鼎沉淪

慕哉一髮千鈞維繫人心世道儘教儒立頑廉不怕天荒地老

李文晶　禹六

能捐軀命同龔勝那無權辭比薛方時傑競爲新世界

老儒不改舊冠裳殘莖白髮如飛雪九日黃花獨傲霜埋骨青山懷抱盡忠魂應化蕨薇香

昆明　陳貽孫　翼叔

竟夕烽煙暗斗牛熱腸氣焰霎時收冷官恰似霜天鶴立向雞羣出一頭

留得枯容未死身衣冠猶是舊王臣一棺歸葬龍湖畔杜宇年年泣暮春

晚節猶能傲雪霜成名堪配薛丕堂招魂正在重陽後折取黃花酹一觴

龍湖大會梵王宮多少頭陀幻夢中惟有先生真相在

三千白髮怨西風

予既爲竹軒先生作記因命從遊諸子賦詩共得八首爲書於册以志後生景仰之意歲在甲寅中秋後九日紫貝又識於明夷河村舍之石南書屋

昆明　蔣　壽（曾丞）

人生百齡死孰逃死判泰山與鴻毛自古殉國多英豪亮節清風高復高有明曾傳薛爾望舉室合瘞龍潭傍赫赫盛名青史揚至今骨並梅花香昆池司鐸石屛叟抗心追步薛公後辛亥之秋九月九西風振蕩撼牛斗我公自輓壯且悲三十八字眞淋漓披瀝肝膽情見詞

天經地義今在茲吁嗟乎倡子懷沙葬魚腹大招招魂不忍讀文山正氣尤勃鬱直以長歌當痛哭公之意氣洵可方矯矯大節凌首陽神寒骨峭鬚眉蒼能令碧雞金馬亘古生輝光

昆明　周　荃（楚香）

衣冠寂寞江山改南北軍聲響應初豈謂復屑陳敏爵慉然更愧華譚書碧梧鳳志秋江冷綠綺琴銷夜月虛朵朵菊花奠巵酒重陽風雨更愁予玉屛山下氣葱蘢高塚青青野水東林暗竹雞泣暮雨夜深石馬嘶秋風桓桓英爽今猶在落落襟懷誰與同

賴有知音袁太史穹碑重表故山中

先生早歲負英名八表同昏已獨清大義昭昭光日月休聲烈烈照丹青冷官從著千秋姓片名曾鐫五字銘重向黌宮一回首神烏泣處落天星

典午諸公久陸沉廣文一死重千金名垂清史忠臣傳義重南京烈士心鯨騎碧波江月冷鶴歸華表暮雲深扁舟我向龍湖去憑弔忠魂淚滿襟

李文鑫（子鑄）

眞魂逝何處金碧空巍峩蕩蕩龍湖水秋風感慨多黃花香晚節松柏挺霜柯淋漓絕命筆嗚咽自輓歌殺身

無難色取義何番番髮骨還天地衣冠愧猿鼉壯志撼山川大節懸星河廣文一千載惟公響軸阿談經絳帳裡我亦時相過遽別甫經歲倚料起天魔風雲忽異相薄海欣共和囂囂羣議集戴育氣爲劇先生信道篤萬象胸中羅精靈亘日月千古不須磨焚香禮遺像髮眉慨蹉跎澆地三杯酒難禁淚滂沱

遺集書後

昆明　郝嘉增（明齋）

吾師此志不可奪凡事行心之所安畢竟廣文官不冷從知殉節古來難孤忠遠繼文丞相一死直同薛大觀白髮數莖遺像在輓章讀罷淚頻彈

丁鶴年

呼天一意自孤行氣節文章與命爭慨世疇能希信國悲滇公交繼薛生採將忠蹟補清史剩有遺篇當哭聲楚些尙存所表在於今幽怨共難平

遺墨跋

趙藩

宣統三年辛亥秋革命軍起未百日而帝遜位民國肇建自古天下之亡未有促於此者其天命耶抑亦人事使然耶方帝未遜時在位之文武大吏不知戰守以死職甚至攜印以逃歸門降附者比比而是已不識羞人無所責綱倫法斁而欲天下之不亡得乎吾老友石屏張竹軒廣文監滇省經正書院一文學椽耳獨于改革之際自撰輓詞從容以殉嗚呼可以愧袞袞諸公矣曩昔偕計於京師會館聯屋而居者數月昕夕談讌知君端謹平易人也一旦臨大變能引決如此黃山谷所稱不俗人者歟臨川李進誠太守藏君自輓手蹟裝爲册子會乞余題今君猶子文濬復輯君雜稿爲册見示嗟乎竹軒大節重矣詩文餘事不足言然亦何嘗不因以並重而賢子弟之珍遺蹟誦清芬有合於致孝之道余能不一再濡筆而題之

袁嘉穀

外舅竹軒先生忠孝大節昭耀天壤清史稱列之忠義傳先生自有千秋不藉文字傳也第文字亦精神所寄不可不寶先生臨終自輓爲一册先生寄余手札爲一册海內名人爭爲題詠今又集此册乃先生猶子文濬所藏詩二首已收滇詩叢錄中餘爲小品文亦可擇入滇文叢錄聯當補冰玉集上卷末抄學堂章程蓋先生生平多重教育故留意及之爾嗚呼人壽百年終亦塵土先生自行其心之所安何計乎人之知不知世之傳不傳陳虛齋師云地老天荒斯人不亡俯仰今昔不勝泫然

昆明李炳奎

竹軒先生自講學行道以來品冠滇中學富海內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其廸厥德而誠厥身者匪但長於詩文而詩文亦足見先生曰雅曰頌或興或觀靡不詞吐金玉井井乎具有條理猶善歌之貫珠流風餘韻而八音克諧非尋常者所得媲美於萬一大節不移視死如歸其與明季之薛爾望可謂後先輝映彼馮道之流烏足論哉實之至者名自歸詩曰允矣君子展矣大成先生有焉

遺札書後

袁嘉穀

光緒戊子見竹軒先生於昆明儒學署先生賞余文妻以女飲食教誨離合欣愉有非語言文字所能罄者迄辛亥先生殉節計二十有四年矣留此墨札十不逮一精光雅韻如寄毫端檢而讀之爲後世景仰先生者覽焉附詩二首乃先生丁亥年作敬選入滇詩叢錄中原稿存此戊午五月十二嘉穀爲先生立墓石訖因題

陳榮昌

竹軒先生爲昆明教官在光緒初年時予未冠也與家兄少庚俱在庠先生月必課士諸生以無獎資多不往獨少庚與予無不往者先生以是嘉之己卯考優貢先生遂舉予其考語曰持身𦆁謹用志不紛自是之後常念此二語恐尺寸之或失以貽先生羞及居書院居學堂皆隨先生後予每愧教士無狀先生則曰子能持正諺曰一正壓百邪蓋誘而進之也先生以辛亥殉節李君藏其遺像予曾爲作記今樹五以先生遺札見示感懷往訓因識之於此嗚呼先生一死自有千古予猶靦面人世年且六十矣將老蓋棺定論於先生一謹字一正字能無負否也言念及此良用悚惕

南甯孫光庭（少元）

予昔旅京遭庚子之變歸訪陳小圃同年於經正書院

時監院事者爲張竹軒先生小圃盛稱其賢予因是與我先叔丙子同舉於鄉年丈也我因識之小圃又稱院中高足輒及袁君樹五謂是先生子婿予曰樹五赴禮闈時予已識之與先生固欲爲冰清玉潤矣踰年予主講育材講席與先生時相過從旋創學堂於五華書院遂與先生朝夕共事嗣是予或于役東瀛或歸任學務與先生無不有牽連共同之事事輒意見相契十餘年如一日迄辛亥九秋而先生倏乃自成千古矣民國成立忽已七年追溯老成不可復見樹五裝潢先生手札見示敬讀一過不啻瞻眉宇而親聲欬也樹五曩年歸覲推親親之義欲省先生先生阻之曰與其用一刻以應酬不如多一刻以侍奉至哉言乎至時局艱難非至此而猶縈情富貴利達等語尤爲遠識卓論先生須清癯而性良易操履端潔而與人無忤讀茲遺札可以想見其人云

昆明張學智（愚若）

世之氣節久矣利祿所在即一時之事一人之身不惜朝秦暮楚反覆無常矧屬異代雖然俯仰隨時草木同朽身死而名亦殁焉竹軒先生辛亥殉節於今七載讀遺札數篇猶令人欽仰不置是果何以感人之深哉太

節懔然孤忠可敬也嗚呼若先生者可以風矣

山陰 陳 鵷（鳳青）

撮鐸冷官官不冷品學氣節冠滇省七篇手札生古香
墨花飛舞筆花騁此册永襲巾箱中留予婿鄉長管領
我交先生四十年讀罷遺墨心耿耿士人咸服稱眞儒
君子善變其文炳辛亥重陽天地昏國祚已傾風鶴警
生氣猶存死心堅蒼洱昆華皆幻境吁嗟乎儒士殉節
傍若無笑他鷗鷺戀蒲蘆九龍池對異龍湖兩水澄清
鑒此孤忠孤

姚安 由雲龍（夔舉）

蝸爭蠻觸世石火電光身儒士挺奇節姓名終古新重
陽風雨日一個霜臣之品微官耳煌煌志獨伸
並世戴文節丹青秀可餐于茲見遺蹟同此抱忠肝嶽
嶽典型在茫茫國是難橫流滄海遍公在忍相看

劍川 趙式銘（星海）

四海人傳老鄭虔辦將一死愧時賢護持白髮還天地
留取丹心照簡編並世恥隨長樂老輓歌自署義熙年
異龍湖上春風惡猶見孤臣拜杜鵑

昆明 王 燦（鐵珊）

廣文設職原唐代殉節如公善始終祠死當年追寇薛

偷生今世愧譙馮了無面目借時俗剩有鬚眉照太空
欲薦黃花奠卮酒孤臣心事問誰同

劍川 趙 荃（湘皋）

儒官取義報君師淚墨留存絕命辭毒藥甘飴吾丧我
頭銅鑄像子爲誰梓於何地從尼父蕨亦無心采伯夷
異代孤行行所是黑龍潭外九龍池

李繼麟（伯壎）

朔機傳邊省風雲幻九秋爲偶臣志節忍與世沉浮白
髮悲盈首青山戀故邱幾篇遺墨在常使姓名留
憶別師門後於今已廿年荷池香自在翠海景依然驚

聽哲人萎爭傳自輓聯茫茫千古恨大義可參天

嘉應 廖道傳（叔度）

乾坤別創興亡局帝國乘除民國生舊主新邦各行志
西山片石自孤貞
遺札蕭森墨有香拳拳忠孝見肝腸先生高臥青山在
流得寒泉到雪堂
育女傳經慰伏生絳帷擇壻得英賢生移封贈殁營墓
冰玉相看古性情
介石風流又竹軒燈前詩札映奇芬明清兩代崇儒報
猶見滇南一廣文

晉寧　方樹梅　臞仙

遺墨輝光日月新名山之業自千春冷官任道心偏熱
介石先生後一人

十二年來幾變遷傷心事尋夢如煙蕭騷白髮人何處
化作春山血杜鵑

石屏　袁丕鈞　百舉

青山一臥痛興亡白髮蕭然事可傷郎將虎賁何處是
千秋永恨蔡中郎

石屏　袁丕元　亞耕

苔封馬鬣北倉山（墓在石屏北倉山）臥看滄桑亦等閒天下本

非一家物只留正氣在人間

石屏　袁丕佑　藹耕

大節不可磨千秋尚凜然爲辭人間苦高臥北倉山封
碑紀歲月風雨今七年憶我垂髫日隨親侍座前愛日
華山頭茂草龍池邊謂我靜且慧命我篤而專經年隨
宦游留學寓幽燕世事那有定滄桑極變遷追思苦依
稀陳迹夢魂牽精舍且幻化剎乃一廣文留得矍鑠像
景仰追昔賢倉山一片石曾書自輓聯並紀甲寅歲我
殳樹之顛墓道草萋萋山勢飛雲烟

保山　林景輝　崐谷

萬里滇南一小臣懍然大節自千春拜觀白髮青山句
如見忠肝義膽人

祿勸　梅宗黃　南村

蒼蒼者天茫茫水大命難移孤臣死孤臣未作將與相
孤臣未垂金與紫孤臣一死道不孤孤臣廣文先生耳
數莖白髮埋蒼山一寸丹心照青史翻雨弄雲竟何爲
先生狂笑九泉裏二百年前薛大觀奇哉先生堪比美
秋風天際颯然來黑龍異龍湖波起忠魂一夜聲嗚嗚
化作明星照三迤

祿勸　馬瑞圖

孤臣死社稷社稷滿血淚先生一廣文亦與社稷墜天
地生其髮髮白還天地毫毛重泰山那許小兒戲我今
讀遺札爲驚亦爲溯廣文二千年結局在于是嗚呼張
廣文死生遂其志

保山　林景秦

夷齊甘餓死首陽豈不痛殷政不綱由來亂臣堪愾國
伐罪詎能皆武王君自弔民我死節適義何妨志如鐵
留得風操傲萬古山高水[illegible]劣恥粟愛髮心跡同
千載美繼有張公青山長臥痛世變萬里孤忠一冷宦
冷宦貴不如公卿國碎公卿不知名一片心照昆池水

生堪振鐸死不死懍然正氣留人間拜觀遺札且如此

蜀中哭胞兄殉國

胞弟　舜笙

眼看家書淚下垂滿天風鶴晚秋時人如菊淡神孤往
因見臨終自輓詞
從容就義古人難想到危機胆自寒一刻千秋心早定
神仙空有返魂丹
地角天涯望不通辛酸含殮爲官窮泰山固與鴻毛異
不朽無須石槨封
西山薇蕨彩雲南我亦歸尋荒徑三好與吾兄魂夢接
不言而喻當禪參

讀不冷堂遺集書後

大關　張銘慈

弱冠負笈天南來文字受知袁夫子夫子授以不冷集
其人雖沒亦不死潔身自好少逢迎孝廉由來淡青紫
大府屢屢薦之朝惡從賄賂出而仕世人每喜得官榮
不能治民反足鄙不冷先生重教育首倡新學被羣訾
任勞任怨已有年耆老碩儒咸稱是苟非具有堅卓力
安得奏效有如此累土能成百尺臺欲施國學先桑梓
而今學校如林立賴有賢者爲之鞏自從輸入革命學
學術日漸趨奇詭人人喜談假自由道德烏得不披靡
人人皆爭平等權六經烏得不焚燬衆恨專制同階級
健兒連聲揭竿起天下紛紛頌共和先生獨以爲非理
咨嗟兵禍無寧日家國從此多事已白日從容辭世間
青山長臥殊烈矣趙宋先出文信國朱明繼生薛秀士
先生可與並鼎足正氣昭昭光國史吁嗟乎虎嘯狼爭
戕同胞屈指何人算知恥不出高明計料中雖則憂人
亦自喜靈輛歸葬北倉山吾師早已爲之誄今日我來
獻以詩當作私淑侍案几

過不冷堂故址感懷

嵩明　趙鏡潛亦陶

紅羊刼換幾滄桑天地呵護此潛藏室邇人遠立惆悵
嗚呼千秋不朽鱣魚堂憶昔辛亥九月九風起革命濤

如吼驀地槍聲撼金碧起視河山非舊有先生早賦歸
去來先生不忍青城哀數莖白髮真知己造化小兒任
安排（用先生絕命聯中語）古有愍孝光閭里今有愚忠標青史俗
論紛紛那解此三百年來爭一死居近聖宮得聖清蟬
蛻鳳遊自分明我來正值端陽後（民國十年）靈均遺韻兩交
縈峴山昔說墮淚碑昆海會傳思召祠（大觀樓中首有思召亭湧月亭）
一碣矻立廣文室巍巍遺詔岳墳枝噫吁嚱如此先生
如此烈文章道德稱三絕滄海橫流四維亡誰是顏延
之私謚先生爲靖節

挽詩

昆明　楊蔚雲（曙霞）

函丈趨承二十春早知節操邁羣倫疾風勁草今始見
屈指滇南有幾人
鐵石心腸無變更洞觀時局暗傷神華山一霎風雲起
取義成仁了此生
守經弗變豈迂拘氣節原來與時殊不恤人言甘一死
先生畢竟是眞儒
十年容易又重陽觸景興懷增感傷聞道從容就義處
崧嶽南望斷人腸

過張竹軒先生不冷堂故址有感　昆明　施汝欽

金碧慘淡清社亡廣文大節嚴冷霜彼惛肉食亦何事

遯難逃竄紛倉黃封疆臣不死封疆羣僚苟活庸何傷
恬然不怪偏天下世道誰爲扶天綱食祿之人死人事
此義自古重篇章況非守土殉國難凜凜如我竹軒張
君恩世受臣敢忘從容就義殊慨慷數莖白髮那拋得
肯污異代冠與裳青山一臥足千古異龍湖上眞芬芳
二百餘年溯忠烈後先媲美明爾望先生早歲懷忠腸
欲躋清要匡君王春官屢躓願莫遂冷官歸老苴蘭鄉
先生則曰官不冷用揭斯義名吾堂內行純篤學者式
森然桃李栽門牆孝友久爲此邦重板輿數泣龍池傍
春風化雨被巾幗令聞甯獨傳膠庠平居有道變死節
眞儒本自殊尋常乾坤正氣久愈著直與日月生輝光
我感世事悲滄桑欲闡節義相扶將夫子宮墻緬遺蹟
虔崇祠祀隆馨香求生害仁吾豈敢憑弔先生空泣滂

李　銳

二百餘年養士多冠裳濟濟竟如何從容取義阿誰是
道左豐碑試一摩

昆明　董鳳藻

先生石房名下士竹軒其號張其氏以名孝廉作廣文
桃李公門門如市清室不綱政日非上書言事奈官微
五柳先生腰怕折解組鳴高賦曰歸滇中大吏頻商確

責以先覺覺後覺桑梓義務不容辭爰興師範倡女學
廿八年居聖廟旁得附先師美宮墻冷官畢竟何嘗冷
顏額大書不冷堂造就數千女弟子女學倡明自此始
羨煞滇中女同胞何幸高山得仰止重九義旗豎五華
大吏逃亡如喪家先生講學崇忠義肯容白璧有微瑕
世局滄桑如雷迅清帝存亡無處訊卑官終是受主恩
各行其是以身殉民國紀元又十年不冷堂名至今傳
我過滇垣瞻故址一碑矻立尙巍然歷事五朝嗤馮道
公然自號長樂老九原若使遇先生應將長樂變懊惱

昆明　周璧光

不冷心如亦常存氣若虹貫難期報國圖易恥從戎時
事多艱目臣懷矢鞠躬百年惟一死萬里盡孤忠懿矣
公行著嗟乎吾道窮堂空頻弔望過客式英風

昆明　沐希文

依稀故址認當年一片丹誠付碧天飛舞風花隨逝水
孤堂寂靜翠湖邊

貴陽　劉嗣學

讀書共欲致鄉相聲勢烜赫太平象欃槍影見浩劫臨
性命苟全綱常喪天南石屏有張公弦誦聲聞接泮宮
鐸秉昆湖雲水濶桂攀月殿露華濃春風普被及門樂

寒意不知老柏同公乃名堂曰不冷今過令人發深省
甕味有同士氣香冰心且向壺中領堂比清虛多仙客
人比梅花更皎潔寒梅如不遭霜雪陽春桃柳有何別
時惟辛亥之九月華山砲震紅垂白聞道官場皆婦妾
悲風吹斷聲淒切不須立功戎馬叢不須執理向人說
不須僧寺逃禪悅不須首陽採薇蕨鴆甘如飴鶴頂血
絕命書成命縷絕公能盡節愧無恥識是讀書真種子
薛公而後公繼之留得清名垂青史章甫縫掖淚眼揩
到頭只惟惜一死空堂人去夕陽紅摩挲殘碑蘚半封
張能死節鍾死戰忠貞一例哭廟同（同時死者有鍾紘制麟同）[illegible]

張勛鰲

竹軒先生迺不佯滇中一代天人流平生志氣橫九州
讀書萬卷嘗早抽究心濂洛契莊周理學一一勘冥搜
栽成桃李門牆迥泰山北斗仰韓歐冷官不冷傲王侯
振鐸昆華事校讐四方賢士都來遊蹌蹌濟濟慕嘉修
不謂變起滄桑愁堂堂大節天地休五華矗立鳴松楸
尚有斯堂故址留我今瞻拜中心抽高風仰止足千秋

昆明　林　芾

苜蓿風流二十年猶將教鐸振南天誰知地覆江翻日
獨勵冰霜一鄭虔

亮節清風亘古今爐懷故國且丹心知音合是追孤竹
笑煞無聊澤畔吟

冷熱因人世道微追懷往哲尚依依天涯咫尺空翹首
門第猶存景已非

浮沈塵世閱滄桑不朽惟茲不冷堂室邇人亡增感慨
千秋姓字自含芳

昆明　施　錦

人生如過客死即還大造先生今已矣詩墳半衰草憶
昔遊泮時得識先生早先生負文名學品超羣表司鐸
來直蘭相遇如舊好鄉薦感君恩一官非潦倒清政推

不綱末葉失所道武昌起革軍義聲飛六詔金星纏日
埋此刼誰云小重九夜鏖兵響應秦蜀嶠嗟哉帝運終
干戈復擾擾起視華山顛五色旗飄繞先生受君恩殺
身無以報君辱臣死節孤忠誠矯矯蟪蛄無春秋朝菌
夕而老天地儻終元亦復歸枯槁丹心照汗青山川同
壽考哲人槩已亡誰與闡幽渺我過不冷堂悲傷心如
擣故址今猶存金碧風淒悼

昆明　華清叔

不冷堂墟不忍看幾回憑弔欲汍瀾一官頭白桑榆暮
廿載氊青苜蓿寒講座文章今不朽儒門風節古猶難

清流宜傍聖人宅喬木陰陰對杏壇

山樓畫閣幾聲哀鐵血潮流驀地來南國誰拋銅狄淚
朔方已說柏梁灾河山縱復中原舊名教還從吾道開
知罪任憑當世論成仁聊以報涓埃

廣東　彭作棟

往事何堪回首望重經故址歎荒涼刼灰未冷心先冷
尚有斯堂不冷藏

尚有斯堂不冷藏先生忠憤世難忘當年桃李公門盛
留薦華山一瓣香

留薦華山一瓣香巍峩金碧共爭光斜陽芳草誰憑弔
付與行人枉斷腸

付與行人枉斷腸河山半壁壯滇疆斯堂不朽春常在
流作先生百世芳

昆明　王　浩（孟然）

昔日蕭條廣文身今爲磊落一忠臣但使有功在名教
寧隨九鼎共沉淪先生自痛遭鼎革擧目河山非故國
小臣伏處南天隅北望銅駝空泣血嗚呼社稷已邱墟
不忍三綱同殄滅吾道一髮重千鈞卓然一死昭大節
張叔教授有諸生服誦遺訓猶未絕先生故址今尚留
憑弔遺跡心悠悠五華文運雖已矣先生不冷垂千秋

劉國霖

古傳張氏有公藝乃以百忍名其堂滇中復生張子出
抗纘祖德揚前光人謂先生官本冷寒素家風要稍稱
自命不冷近矯强烏知寓意有標準先生賦性好讀書
亦儒亦吏亦隱居熱中富貴如敝屣浮雲過眼皆空虛
試問命名旨若何自音吾家聚太和一氣翔洽樂融洩
春風旭日盈衡而百忍翻作不冷寫循聲諧音特假借
餐餘苜蓿味不酸居傍宮墻便儒雅迄今人往風未微
高躅亮節不可追頻過故址式瞻拜令我憑弔猶歔欷

大關　羅錦雲

滇中多儒士張氏實宗匠當時揭麾時士林爭推向中原忽鼎革有清成淪喪黃花正繁茂雲南義聲唱人皆食周粟先生獨淒愴洒泣別人間倉卒絕咽吭凜凜昭大節千秋人倫望陳袁高弟子立阡標路旁大書清殉節竹軒其字行故址今猶存渠渠在深巷有詩鑄成集詩名不冷堂遊人至此者每為之低昂吁嗟乎豐碑巍巍曾幾年一生功名小教官先生尚有亡國恨也堪同祀首陽山

昆明　陳　鈞

冰竹清幽地先生舊隱居獨精倫理學詩著等身書白

髮餘殘照青山靈故廬古屏留碩果芳芷徧庭除一自滄桑後清名傳到今地留亭羅跡堂見曾連心思舊悲鄰笛殷憂到碎琴遺容如可覓我欲鑄黃金

石屏　陳　潛　伯棟

玉屏岩嶤乾陽雄巽龍滯沆湖當中石母雲根千年鬱魁儒烈士天靈鍾龍孔書聲寡人子鴻博胎脈滇文風巍科膴仕望項背大節不奪推張公辛亥日月九九重民族革民清祿終百吏怔忪元戎困學使叟髮項瑠胸公時廣文屈末僚冷官不冷依黌宮城門書塞蒼鷹摯聞變一笑殊從容筆颯颯墨隆隆蒿里薤露自傷衷南

朝獨有李若水浩氣堪繼叔山忝滔滔皆是長樂老百年地下慚相逢明夷待訪非素願黃冠備問滋疑叢我昔鞠膺侍談讌聞言頗憶開心蓬鬢髮飄蕭語容俯心自問慚元躬（公六十後項曲頭抵胸不能仰觀著人曰我以口俯心自問也聞者解頤）彈指居諸二十載觸感世變思清丰公之宿處今尚在破屋數間多塵封為公書碑者誰子高第陳四人中龍華山昆水標清節姓名不與時流空君不見民治共和不言忠陶鑄英盧藏用面事十主多豐功

張　源

儒學原來是冷官先生偏不等閒觀召集闔邑俊秀士

講學轉忘夜將闌經史純熟兼諳子人材濟濟慶彈冠我亦先生門下士愛業請益聚杏壇至今同儕多奇遇天下人士括目看經濟特科列第一山東提學人品端國體變更辛亥秋剪髮令下先生羞仰藥殉節知大義不冷堂前淚長流後人弗忍君節沒短碑建立牆之頭讀罷猶見浩然氣志士徬徨五體投堂址在今黌宮右湫隘浸溫人知不我出此語我心碎修葺何竟無人謀無人謀兮世陵替世陵替兮民志偷吁嗟乎先生大節炳日月三百年來誰匹儔

王壽東

廣文垂老激清風樗散微官志不同苜蓿盤空餘冷炙
松筠節勁見孤忠柴桑未遂龍眠隱高徑誰憐翠浮終
片石猶堪尋舊址參天柏蔭接黌宮

宜良 李愼齋

先生堂傍泮宮西士壁蟲穿老屋低燕雀已迎新主人
碣碑空有舊人題風檐還照讀書月曉巷猶聞警鐸雞
耿耿精誠千古在三春惆悵杜鵑啼
滄桑卅載到而今短碣摩挲怨不禁拜向門牆無履跡
聽來風雨有哀音難存大寶羞存命縱冷微官不冷心
精魄已沖霄漢去堂名空付後人吟

昆明 司文彬

故址無人過鴉聲噪夕陽落花驚蝶夢敗葉效蜂狂碧
血化芳杜丹誠繞帝鄉先生眞不冷寒竹戴雪香

鎭南 郭 青

千霄翠柏出紅墻西巷堪傳不冷堂風節千秋金鑑朗
冰心一片玉壺香豈無決策饒經濟多有門人事表彰
故址依稀餘竹石摩挲碑字立斜陽

昆明 陳師愈

辛亥重陽秋風烈杜宇啼盡夜月血風聲鶴唳國祚傾
首蘭冷官心似鐵冷官品學重士林生平小礪冰霜節
和靄謙恭人共傾主持文柄尤高潔我思不冷名其堂
先生殉國意早決孟曰取義孔成仁視死如歸眞明哲
先生生長翠龍湖從此湖水化冰雪生氣常留天地間
流芳百世人爭說堂猶如故人民非我來憑弔肝膽裂
蒼松翠竹交枝柯猶留清陰補墻缺心香耿耿久留連
不覺樵角掛殘月人生如此眞可欽遺址於今表石碣
令威化鶴儻歸來回憶往事莫淒咽

石屏 王建中 宗堯

遜[illegible][illegible]大宅清風尙洒如永懷徵士里錯比子雲居數
仞宮墻邇微官學校餘衰年持晚節感此倍欷歔

大姚 倪中原

四壁青苔著意生杜鵑啼處夕陽明我來此地蒼茫立
慨想當年涕泗橫疆吏不聞流血事冷官偏作斷腸聲
五華山畔芳踪在不盡千秋萬古情

鎭雄 石 磊

清末辛亥歲革命起羣英雲集而響應瞬即以亡清我
公當此際司鐸於昆明自恨無謀畧難與恢復兵又歎
膺微職固曾受恩寵宜圖報吳報愁交縈幸辱臣
宜死國亡臣寧生遂效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身以表誠薛時君綱
重公時則已傾猶持松柏節自覺忠堅貞毀譽舉弗顧

特立而獨行今過公廬地丕莫彌傷情堂而曰不冷勵
節早已積豈徒公不朽堂亦千載名

昆明 盧祖蔭

長者幽居近市廛幾人憑弔任留連堂名不冷官偏冷
人弗求傳事竟傳都爲興亡增巨痛敢將哀朽惜殘年
難忘殉節從容日此地親書自輓聯

昆明 施傳訓

堂名不冷冷官題先生忠節高夷齊義師革命自天意
首陽餓死昭地維風雨雞鳴晦不已冷官不冷寧過斯
我敬忠魂往一弔髣髴浩氣疑餘暉先生昔年誨多士

說經此地施絳帷設教輕文重羅識切磋忠義堅自持
激昂言論尚在耳誰知慷慨存於茲金碧輝煌顏色好
其人往往才不覊青史前稱大觀薛先生後起堪追隨
諸生廣文繫大節重職苟免若死灰五華滇池歷世在
先生竹帛名與垂

昆明 盧嗣義

昨日步出城東村路經薛里望忠祠今晚徘徊孔廟側
清風明月慷黃昏廣文司鐸滇昆邑盤安首若老邱園
矯矯隻身殉高節翠湖湖水慘不溫毅然之魄錚錚鐵
皎皎之心瞳瞳數飲酒賦詩誓白水號天泣劍從天門

我來憑弔華山下軼事父老爭傳言不冷堂前頻翹首
勦觶看碑酹一尊

桂林

大觀已逝丹睢亡千秋大節自堂堂竹軒先生奇男子
忠義前後兩相望滿清末葉政不綱宗社忽爾淪滄桑
先生夙抱匡時畧無奈軍起大猖狂舍生甘與前賢比
死得其所天下揚勝國山河久玉碎不冷堂前今益彰
憶昔設教黌宮傍手植桃李盡芬芳循循誘掖無倦容
要使頑愚歸善良先生不冷鄭虔冷幾清有人起盛唐
我敬其人三十載春風化雨樂徜徉誠今憑弔五華址

室邇人遠爲悲傷堂空舍圮不足計先生之風昆水長

昆明 杜世麟

前清之末造四方起義兵武昌先後輒滇軍相繼行重
陽風雨夜一戰掃貪橫廓清專制體民國已觀成下令
薙髮辮爭先復漢京先生獨流涕泫然不勝情吾官雖
冷落吾道義皇榮吾書讀聖賢吾職重庠黌死如泰山
重生比鴻毛輕廣文自寫照白髮留莖莖從容撰輓聯
遂以身殉清我今過遺址浩然見靈英下馬遙瞻拜酹
春盡一觥先生雖已矣萬古留其名

祿勸 梅悔齋

一代孤忠大節存秋風何處賦招魂可憐不冷堂邊路
孺子扶碑認舊門
舊時門巷草萋萋向晚羣鴉上樹啼行過商一惆悵
千秋悲淚哭夷齊

昆明　全　彝

清標原不愧儒冠傳列獨行人所難殉國一身輕似葉
高名千古重如山鄭虔冷宦丹心凛爾望孤忠白骨寒
偶過遺蹤增感慨百般憂思集毫端

昆明　李潤膏

廣文人獨冷養親我自甘故址人憑弔南八眞奇男

楊繼文

不冷堂前過中心有所觸感懷竹軒師守身如守玉顏
色甚溫和志意亦誠篤存心更慈祥怛然無嗜欲曾見
所作文精理文選熟意味尤深長不厭百回讀憶其作
冷官首端重教育明倫堂講經士子受薰沐側身在學
堂銀錢司出入所貴在清廉學士多受禍辛亥興革命
諸傳君受辱主辱臣死殉古廟將壽服殺身以成仁史
册終必錄陋山山色青昆池池水綠山水永不更大名
永不沒我作弔古詩放聲一痛哭

貴州　謝邦彥

天地變幻玄黃改陵谷貿遷田爲海羣龍無首遭六爻
清命已傾國祚毀有清養士二百年滇亡死者一冷官
南孔西羅並戰歿三綱讓此三人完殷革夏命周革殷
其首應天而順人置身不在伊周列合與孤竹同比鄰
竹軒先生言姁姁低首拱手行讓步爲人頗似段太尉
唐清異代同其趣青山一臥身騎箕先生不愧君親師
走肉行屍未死面如灰試思炙手可熱之某誰厥後史
氏列傳將安歸先生高節世無有不冷堂名垂不朽九
原可作應愁殺如許浮雲變蒼狗玉華山南不冷堂遺
址常依夫子墻吾道大防聖門光嗚呼先生是何傷

田孟祥

白石新開斜巷路當年此地號膠庠思賢每作無窮念
弔古空追不冷堂緯地經天成大義亡身報國有文章
年年風雨重陽後留得先生姓氏香

昆明　匡國文

竹軒先生不可見門前殉節題碑在孔廟鄰松作龍勢
古格蒼髯先生態不冷堂成清物看養士百年表一代
敷椽清風留故址今我趨過徒增概憶昔未識先生面
不冷名堂洵堪怪豈知官冷心不冷熱血滿腔向誰賣
忿慨國事不堪爲自悲官微難容喙斯堂當作明倫觀

猶是廣文先生廨立身忠貞君親師而今而後眞無愧
想當成仁取義時淚洒遺墨寸心碎萬古白髮留數莖
一卧青山名千載使人百見百傷心誰不一讀一感喟
把臂應呼辟烈士明清兩淚定相對詩詹想像先生容
睇視淒然欲下拜他年史乘羅掌故愧我此詩不足采

王承禮典三

崧嶽降甫石屏鄉號曰竹軒氏曰張温恭孝友厚禮讓
光明磊落崇綱常清季服官儒學藏廉明傳教儒知方
滇會欣得名師傅立身不讓前賢良教授豈能標忠節
前清亡際隨之亡捐身取義何堂堂三迤人盡欽羲皇

世人說死死豈易先生死國滇池光過前居址行徬徨
伊人何在心悲傷潛焉睠顧不冷堂豐碑矗立銘旌揚

張竹軒先生不冷堂故址

昆明　何秉智（小泉）

翠湖之濱華山衛舊時有署廣文居偃僂門牆見官冷
其惟賢豪意態舒我敬古揮張夫子雅人高致獨殊肯
持身剛正貌温和徜徉此間幾星紀居署顏曰不冷堂
襟懷磊落翰墨香千年廣文忽結局滄桑閱盡心感傷
瓦全不甘玉寧碎從容殉國振奮聲死爲故鬼生舊臣
異代忠貞竟同慨（先祖寅階公諱嘉績官白鹽井提舉遭變殉難志載忠義）遺墨
欷歔千古留（樹圃太史輯公詩文各種爲不冷堂遺集四卷刊入雲南叢書）能無一字
標舊遊我曾釀金樹豐碣（予與華允三諸君於丁巳八月偕陳虛齋師題書前清殉節號竹軒先生不冷堂故址石碣立舊學官署左側通衢處過者見之）表章前哲奚待謀
吁嗟乎公之行誼光史册公之精神視斯石後人拜石
如拜公乾坤正氣壯金碧

弔竹軒先生文

昆明　趙蘊輝

民國十年夏五月余加聖宮道過張竹軒先生不冷堂故址下感先生亮節孤忠獨能成仁取義因焚香危坐仿賈生弔屈原之意爲文弔之其辭曰

事有遙隔廿餘載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稱孰爲使余欷歔而不自禁余既縱覽乎民國全

無一二人能如先生之所爲死者長已矣嗟余今日其從誰當前清之失政求一盡忠全節者而莫得彼全滇之袞袞諸公亦鮮有能從先生於地下豈胡運之告終應歸諸天命之有常昔五代之變遷馮道竟保其安康苟余身之安全雖國亡其何傷自古死有重於泰山惟先生千古後尚有榮光宜陳辭以表揚庶幾乎先生大名昭垂滇雲而益彰

哀詞

王纘武

時局感桑滄難救．危亡銅駝遺恨鎖斜陽不冷堂前巢
舊燕故址淒涼　殉國樹綱常勁節流芳成仁取義令名

彰常愧我餘生我馬苦策之劻勷

輓聯　袁嘉謨（銘泉）

道出羲皇人生自古誰無死
節同文陸故國平居有所思

石屏朱　光（越亘）

大節殉廣文公能報國
吞聲哭中表我愧遺民

石屏毛懷文（念會）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信國重千秋先生可謂無愧矣
作忠義傳竟屬誰人董狐不再世我輩其將默然乎

多少富貴功名當是時夢入邯鄲幾輩貪生喚不醒

石屏舒　華（揆庭）

古今忠孝節義惟先生行同信國滿腔正氣塞長空

石屏張　敬（畏夫）

三軍行其是而匹夫獨行其非順逆且漫誇先生真為萬世死
報國難言忠即捐軀亦難言孝毀譽何足論識者自有定評

石屏饒鴻翼（遂生）

知我輩當然節勵黃花名垂青史

信先生不朽學傳宗海功在儒林

胞弟　舜鏞

潔身留白髮數莖勁草疾風吹散南天鴻雁侶
報國展丹心一片菊花晚節啼殘西蜀杜鵑魂

昆明陳　箴（敬夫）

扶壞綱終身數學博一官稍盡平生壯志
忠貞原素抱痛軀捐片刻遂留千載芳名

石屏袁嘉猷（允升）

一腔熱血居官冷
千載標名待我揚

在蜀聞訃寄輓

胞弟　舜笙

始於孝友卒於忠貞天性重人倫非惟宋廡難為弟
肅然冷官毅然節烈同胞悲異地不忍簪花想見兄

軼事

公生平篤於師友初事任秋航先生先生工詩長於治春秋三傳弟子甚衆聰明者涉於浮薄見公恂恂如也喜過其望嘗指公告人曰吾道其南此子之謂也公學問有淵源先生其嚮導矣繼事朱幼木先生先生以賢公子博學多能遭時之亂隱於筆耕弟子皆一時秀出擇賢公陪靜好學親愛逾於父子說詩說禮儼然趨庭

召對先生仕蜀丁艱歸主於公之學署門巷湫隘不便輿馬富有華廡之親友邀求再三不往方伯沈公朗山詩友也延入署中談詩留住不可先生曰噫吾不能舍孔而遷伯玉殆如其人主之便況不能奪是歲公薦賢書先生促之北上臨行以蜀棉裏衣數事贈謂之曰以此附於骨肉親愛莫過於此服之無斁可也迨公授徒於鄭營弟子感公之教信有師承時鄭實夫家有負芻之禍公講曾子居武城章以去冠至弟子以荊棘掩門寇未入室室外空地甚寬種瓜一項瓜大如磨寇去弟子以瓜爲証言未擾及講堂必欲逮公再往公喜其誠仍復到館寨中男婦老幼無論子弟受業未受業莫不愛公敬公尊師重道後離館年久猶稱道弗衰雖曰公盛德感人亦足見古風未艾矣

公十四歲弟南陔未週歲矣侍中有一妹尚幼公父嘗外出僱一乳媼哺之媼愛己子靳弟乳夜間哭則掐之公見弟柴瘠驚曰弟其病乎亟延醫診視檢察見掐痕心知其故謂乳媼曰吾弟不見親人夜哭尤甚吾將與彼對榻臥聊以藉慰童子何知媼可勿忌媼無以爲辭私心遂不得逞至弟四歲繼慈許氏來歸弟亦漸長有所託公乃專心向學後公署歙江教職僅携弟課讀猶同榻臥失恃之愛未衰矣

嘗同構釁公方弱冠公父貿於箇舊一日訛傳遇害公與中表朱樾宣兄負劍徒步繞道溪底哨谷一帶赴箇省親至則見親無恙得入險出險之故私幸履虎尾不咥人其象爲亨却以戒心幾諫至再焉時箇中巨室李文山先生盛年壯志好客如孟嘗太翁在堂見一客俠氣偪人囑公子留意締交乃繾綣月餘彼此訂立蘭譜而還後李府延聘西席太翁謂非張某不可使者賫關聘來公許之束裝到館受事旬餘適得　委署教職消息乃轉薦朱君繼其後時朱君在屏訓公諸弟讀遂攜往就館以教公諸弟受教久暫不一而李府子弟事之終身其原實出於太翁風塵外之賞識矣

同治癸酉科鄉試士子報罷歸里同行七八十人書箱行李百數馱致匪覬覦時因正路梗阻繞出路靈一帶爲道崎嶇公有貧友段立齋君徒步相從至此見路難行公下馬讓之騎正彼此推讓間倏遇行者十餘忽聞呼嘯斫殺聲前途倒地兩人公牽轡友鞭策將馬斜奔而下匪以槍擬之公曰馬不可顧也遂棄馬跳岩逃至銅廠地方喘定見匪已去復上山看視傷者見不可救囑銅廠人負屍歸爲之棺斂以待其家人來扶公家中

聞信正驚疑間代公挑箱者先到不一時而公亦到闈堂慶幸以爲公於難處舍己從人因此推讓躭擱前行者死而公卒免於難默默中有天意焉

光緒己亥年學署老梅六月盛開人以爲梅占花魁是歲鄉試門弟子售者必多榜發不驗公曰非時而花不祥之兆也迨至十月闔署患染瘟疫死而復甦者數人惟一乳姪殤焉公病昏迷中夢人告以涼水治病醒而索涼水飲甚急言心燒欲死非飲涼水不可不得已禱於蓮花寺取水飲之公抱罈一吸而盡口稱快哉激得汗下如雨遂不復燒少服清解劑病遂愈人曰所謂善

人天必佑之此方固不可嘗試

中庸言獲上由於信友順親誠身明善公生平獲上有道未嘗不由乎此不然偶爾遇緣則不過一再而已何投契之不一而足矣公遇譚中丞林中丞雖病猶於上房接見遇王制軍李制軍莫不另眼相看遇丁學使高學使張學使葉學使一皆隨時燕見儼如家人聚處毫無勢分形迹方伯陳公相待至厚且久數十年如一日諸公先後保薦欲公出膺民社而公獨不厭教官清苦終身以之此亦素位而行之志矣公待僕役甚厚僕役亦感恩至深川人曾某事公最久應門嘗得罪人人識

其慮亦不之較光緒庚辰會試老曾隨行至河南道公病熱症終日昏昏沈沈同伴恐誤場期輙先行曾焦灼萬狀日頻數延醫診視服侍湯藥滌洗溺罷問候飲食夜不交睫晝不離身如是旬餘公病稍愈勉强前行行數日曾又病公曰不入場數也遂停駐醫之醫好晝夜兼行到京三月初六僅隔場期一日是科猶獲薦卷先時滇中訛傳公在途病故家人揣曰如有不諱曾雖乞食亦必匍匐來告知主僕義在則然也後得公信有同姓殁於途遂至訛傳曾事公終身卒年六十以上云

公事繼慈孝行聞於鄉里光緒戊寅年公病怔忡多怒

多恐形狀欲狂居常不願見人惟於二親前則仍下氣怡色如故二親卻不勝憂旋於慈親衣笥中得母族舊傳單方藥物一枚狀如硃砂包上批云治怔忡疾搗碎蒸肉食之如法服食一劑而愈終身不復發人以爲孝行之報云

公對聯一卷曾與袁樹五大史所作合印爲公作爲上卷袁作爲下卷書名冰玉集

公生平不傷鳥獸蟲魚

公生前不名一錢未置一產嘗自詡曰我一貧如洗人不薄我每歲付我經理出入數十萬雖非私財而當用

則任我施爲其富有與本己何異至於公不是私界限却宜分明當公家拍賣裁缺武官衙門時相知勸我購置一所我想財力不逮借貸與租賃何殊况價無定率雖是公平交易難免退有後言貽人口實不買爲是公言如此所以甘自蕭條而於公帑無分毫侵蝕於公物無絲毫便利身後固昭然若揭矣

公癸巳丁艱丙申服闋選授太和訓導赴任日門人繪翠湖春餞圖題詠甚盛樹五太史有詩三首云沽得香醪綠一杯翠湖楊柳尚依依魚龍未變水先涸桃李無言春自歸官冷鄭虔欣事少冰清樂廣歎顏違東風孤負東皇約眼望螺峰淚染衣新知舊學口碑同二十年來化雨中黑白鎔銖融大冶丹青俎豆煥黌宮春王竹簡風斯古神女蓮花月照空珍重臨歧期後起拳拳植秀聖恩隆碧雞山下碧雞關怪底無從遣執贄蟻夢縈迴西洱水馬蹄踏破點蒼煙摩挲畫本留鴻雪惆悵離情話燕筵春色惱人惟此日春風坐我又何年（以上家譜）

先生品端學粹大節凜然不以詩名詩特清俊余職史館以先生行事宜列清史忠義傳館中趙之吳綱齋前輩士鑑曰此眞清史之光矣如無諸公尚何以爲史乎（楓雪詩話）

先生大節昭然遺墨傳後有自挽聯一册陳虛齋先生跋之手札一册余藏之雜稿一册先生之子姪藏之三册題詠不下數萬言蓋矜而重之者人人同此心也近又見先生乙未六月九日紀夢一文有云蜀宣子清心寡欲一意以養病爲宗忽夢神告以貧困夫余豈畏窮困而圖富厚之人哉特以生我者因窮困而失養愛我敬我者因窮困而日愁友我者因窮困而貧累百千苟能一日而免窮困則庶幾哉可以對生我愛我敬我友我者亦未可知也云云雖遊戲之文而襟抱固不可掩貽通楊月舫孝廉官昆明教諭先生監經正書院丁艱孝廉代其任未幾卒先生挽以四字曰冷官熱腸

光緒辛卯傅大令炳墀死於賊先生往歸其喪嘗營敬節堂一步一趨目無邪視謹嚴公慎人以爲師兼職通志局或有饋以雞雛者先生家人嚴拒弗納又嘗管公費數萬計精密終始交代之日餘款千金人或謂可移補某欠先生曰否某欠自當籌補餘吾之所管出入有定斷無虧減之理亦斷無條出之理可再易人核算之易數次而始知果爲司賬筆誤人愈服之虛齋師曰先生殉節由平日養之有素嗚呼至大至剛精靈炯炯觀其小者可以信其大也

光緒辛卯竹軒先生以昆明教官往祭高嶢楊太史祠歸而語穀曰祠有舒香谷刺史補刻一聯曰八千里弱水壺天仙也有才甯免謫億萬年馨香俎豆魂兮無怨不須招跋云聯乃張月槎舊作第三句太腐且又不對疑爲香谷誤記也穀聞而誌之今歲甲子於浪穹楊卓夫孝廉處獲見巨册乃乾隆時昆明盧鳳岡抄本中有此聯第三句作七十年光風霽月乃嘆香谷果誤而先生之頴悟不虛也因據盧本詳正之

五塘師辛丑歲卒于右屏先生挽之曰詩卷長留書院種梅花開時先生懸牌以護之錢小舫有詩云臨風笑指護花牌

任秋航樂亦園詩稿孫菊君抱素堂詩稿先生均有鈔本今所傳刻者先生力居多

先生公餘喜靜坐危膝直容雖家人行至座前不覷不語

先生嘗影鈔滇南文畧滇南詩畧呈譚中丞鈞培中丞謂曰不意滇中人文如此之盛（以上金鐘山雅談）

遺札題詞

阿迷　江國柱

蒼蒼金碧山湛湛滇池水川嶽信鍾靈生此奇男子嗟世遘陽九末秩殊顯仕絳帳育羣英清廉譽桑梓一朝浩劫來赤縣煙塵起紛紛朱紫客逃生悖其肓先生一廣文義不苟全體青山可長眠白髮誓不毀自輓卅八字從容殉節死正氣干紫雲勁節凌青史三綱賴以立四維爲之美筆札留人間忠義貫千載我本一介儒聞風仰盛軌拜瞻公書詩毫芒耀光彩

徵江　納正倫

凜凜忠節士慨然悲髮白滄海遂風塵山川黯雲積廣文貞獨守豈爲生死惜一腔痛時淚灑落映滇國吁嗟先生志秉捐爲誰適紫光射斗牛聲華溢金石遺札流古香花飛滿翰墨燈前展誦讀千秋燦顏色

阿迷　萬嵩

正氣本天眞捐軀爲立仁蒼天降大刧白髮見孤臣墨蹟千秋燦丹心一紙新流風誰與比薛子結芳鄰

不冷堂　祿勸　馬瑞圖

廣文官固冷廣文究何冷先生官廣文孤忠心耿耿位卑有學在人境自仙境松柏有本性那懼霜雪猛辛亥九月秋一夜風塵警白髮青山臥精魂光滇省爾望與介石先生相馳騁

不冷堂遺集跋

嗚呼此先大夫竹軒公之遺集也先大夫性沖澹以孝廉官廣文學校制與兼任學務出納要職在昆明幾二十載處之怡如絲毫不苟嘗自署堂名不冷殆反杜詩之意亦隱寓自有一腔熱血耳生平工於文門下士以千百計顧所作詩古文不自存辛亥改革先大夫獨皎然不欺其志仰藥以殉（雲曜）幼無所知惟有泣涕感傷而已姊丈樹五袁君爲先大夫高足弟子慨念先大夫高風亮節即片紙零詞皆不可湮沒無傳遂力任蒐輯之役并督（雲曜）托親故廣爲搜尋積久成帙詩一卷文二卷聯二卷附錄二卷（雲曜）不孝保守先人之手澤迺呈之趙公樾村陳公筱圃陳公古逸秦公瑞堂王公鐵山何公小泉方公鵬仙暨諸親友之長者以刊以傳表彰先德此（雲曜）捐頂踵糜生命未足言報也茲當付梓之始敬誌其崖畧以見諸公與先大夫道義之交生死如一亦可風薄俗而昭示來許云爾甲子冬十一月

張雲曜（原名會曜）敬跋

天根文鈔

正集六卷

續集一卷

光緒丙申刊于大梁

封邱何先生刻所著文曰天根文鈔於汝寧府學署凡若干卷天根子者先生自號也葆田得交先生三十餘年矣始予偕兩弟讀書濟南先生一日不介而造予講學論文志相得方是時兩人氣甚盛不知世有憂患事也其後再遇於京師則予以孤露之餘志意少衰而先生學愈進其氣乃益下既而予改官之皖先生亦爲河南教官別去不相見者數年光緒庚寅冬予赴叔弟閩鄉官所道洛陽再與先生聚將歸先生爲文以贈其行今見於集中者是也自是書疏往還光陰忽忽又已十年而先生年近六十葆田且六十有一歲矣庚子之秋先生寄書至濰曰春與執事別汝寧東門外言時事相賀謂不圖數月後　國家之變至此某弟近殁於官某將力疾往迎其骨與其妻孥前感執事言取生平所爲詩文刻之若執事不忘舊好鑒其業之不復能進指其疵而糾其謬則幸甚葆田明年夏訪先生汝寧學署知又續刻文若干首因戲問云先生集無序得無以待鄙人乎語未畢先生已伏地再拜葆田亦再拜遜謝曰毋令旁人見者謂我輩老而猶狂也初先生游濟南所日與接者惟郭藎卿輩數人其論文尤喜稱惲子居也以是人皆曰爲狂士然葆田久與之游乃獨深知其狷介不苟又嘗見其與人書云吾文取徑於歸方要當脅韓歐之堂入太史公之室其自期許如是及晚年學益深養益純文乃日進於古而又以不得已而有作乃爲不苟於立言豈非古狂狷之次與顧先生猶歉然不自足嘗謂葆田吾文有小說氣否子盍爲辨之蓋先生文闡幽表微之作爲多其敘同時人言行並瑣事必曲爲傳之至敘述忠孝節烈雖僕隸乞丐苟有善弗沒也故其自言如此葆田既與先生別會是年冬予弟曾階卒光州任所先生寄書慰問並追理前言嗟乎予至此何能序先生文哉夫人世憂患之端與學術興廢之故見於先生文內者詳矣今予所遭骨肉之戚與先生同而其志氣衰退乃益甚又何能執筆屬詞以重爲先生辱獨念三十年來游蹤離合死生盛衰之際其間可感者恒多而予已無意於人世矣使予姓名得附先生文以傳百世而下不猶如見我兩人於汝寧東門外痛哭時哉今年秋適予編刻望溪文集補遺成乃取先生文序之距別先生汝寧時又兩餘年矣時癸卯秋八月榮成孫葆田序於大梁寓舍

汝甯府教授何先生傳

萊陽王垿撰

昔余侍先君子讀書濟南即知有天根何先生先君子數年前授業門人也時余年未及冠未知向學獨嘗聞談者呼先生爲狂士而已其後乃一再見於京師自光緒庚辰以後不相聞問者餘二十年及余視學河南甲辰冬按試汝甯始再相見則先生背傴僂鬢蒼然與之語親益溫氣益下使人浮囂之氣不戢而自消間與把酒縱談恨相得之晚追敘從先君子受學時輒相對泣下先生長余十五歲以先人故視余異恒人臨行殷殷訂後會期今年夏余歸自懷慶乃聞先生死矣悲夫先生諱家琪字吟秋天根其別號也河南封邱縣人祖友

勳積學不仕父傳興道光庚戌進士官山東黃縣知縣有循聲卒祀名宦妣唐氏先生幼負奇氣自爲兒童時已矯然異於衆人好讀書左國史漢下及諸子靡不周覽爲文下筆輒數千言旣乃由博返約學宗程朱爲文直入昌黎之室同治元年中順天副榜光緒元年舉河南鄉試第三再應禮部試不第乃援例得教職選授洛陽教諭河南學者多從之遊所成就者甚衆著有古文方等書俸滿推升汝甯教授汝甯之士敬服先生亦如其在洛陽也中州自前明李何兩先生以詩學倡廸後進　國初有雪苑侯子以古文鳴流風旣遠近世學者日汨沒於功利詞章風氣亦少殊矣先生乃獨起而振之其詩文皆卓然可傳於世近日大江以北能心知古文義法而不拘守桐城宗派者惟先生與吾鄉榮成孫先生然孫先生每自謂不及先生先生亦謂孫先生文吾不及也其虛懷好善如此始先生奉黃縣君諱僑庽濟南家計蕭索則益發憤讀書思有以自見旣連不得志於有司則日與齊魯間耆宿名士遊或詩酒流連窮日夜不倦當是時軍事方興吏治媮敗先生居常扼腕太息與當世齷齪者遇輒望望然去之其在洛陽汝甯也諸生有以詩文贄者靡不款接自餘庸俗人即强聒之亦終日不作一語以是人或遠而避之而先生憤時嫉俗之志亦日甚適又喪其長子平居抑鬱無聊其卒

也疽生腦後遂以不起余因追溯平生流涕而爲之傳

論曰自古彊學力行之士一入流俗人之目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先生殆畸行之士與孫先生尤稱其狷不可及余聞庚子春未亂時先生與孫先生相遇汝甯南門語及時事輒相向痛哭過者相與驚而異之嗟乎如先生者而謂之狂則其所謂不狂者可知矣顧安得世人盡如先生輩之關心時局耶噫

天根文鈔書後

慶第讀天根集不禁慨息也余吏隱東省五十年初同官聚譚偶涉文辭輒相顧避去以爲腐不十年風會變則有閉門著書相與爲詩課蘄傳久者凡集中酬酢不下三四十人皆是也其人不盡産東省而天根與之結交則多在稷下騷客下吏貧病無憀之士紛然無　公卿列其間其有游陟郡守監司者亦不滅書生吮毫塗抹結習獨異天根寄迹二十年而所得翁羽之助如此其去爲校官亦二十年矣不惟此間典型寥落不復如前而洛汝同志儔侶亦似絕少豈汴省風會盛衰猶齊魯耶然則天根此編殆兩省數十年文人之總萃也天根乃不自足欲有刪減余謂君文簡勁冷峭可爲繁富家藥石且所存既精而諸君性行遭際因之附見是尤不可漫有棄置者也八卷宜爲定本嗣有造述曰二集三集可耳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九月同學弟玉田蔣慶第時年七十有九

天根文鈔目錄

卷一
論辨類
反學上
反學下
釋憂
權奬
審勢
義利解
立言
敘跋類
書甯都三魏先生集後
書王覺斯詩殘槀後
書長山李氏七烈婦傳後
書李生傳後
書穆竹村卧雲山房詩四君詠後
送尹先生歸永新敘
書吳先生閒邱行詩後
趙月槎詩敘
薛曉湘詩敘
王冊山詩敘
春谷詩鈔敘

贈李會侯敘
送孫佩荀敘
春冶草堂詩詞敘
送許士衡敘

書牘類

與章純甫書
報張伯玉書
上段曉嵐先生書
與管司馬薦士書
與湯藺士論藝書
與趙菁衫書

與趙廣文書

卷二

傳志類

書曾文正公逸事
書浙江布政使蔣公逸事
書杭州知府薛君逸事
書金鄉知縣楊君逸事
王青蓮張繼庚傳
書包村
書金寶圩
書壽州二生
書蘇湘
書章邱二知縣事
書陸慶衙
紀黃厓獄
朱澹菴傳
唐棣傳
徐退傳
郭仲彭傳
黃杏谷傳
三客傳
楊春圃傳

李坦劉震傳
李孝子傳
鄭孝子傳
彭烈婦傳
任烈婦傳
宋節婦傳
二孝女傳
李氏二孝女傳
邱節婦傳
馮烈女傳
汪烈女墓志銘

李節婦傳
陳節婦傳
舒母周太夫人墓表
書二婦
乞烈婦墓碣
楚桐隱僧秋航傳
張道士傳
釋月舟傳
琴師少摩傳
賣餅傭傳
書賈

治人傳
書金工石工
書流人
書句
書山東二義
書漢陽二妓

卷三

傳志類

滙池張先生墓碑
保山吳先生墓表
登州府同知紀先生墓表
宜黃嚴先生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王先生墓志銘
會稽童先生墓志銘
封中憲大夫李先生墓志銘
山東浙閩會館歸安丁君祠堂碑
山東知縣署城武縣李君墓志銘
甯海州知州湯君墓志銘
山東知府全君墓表
郝夢垚墓表
山東知府徐君墓志銘
王子梅墓志銘

郭蒿侯墓志銘
味蓼先生墓志銘
王逸蕘墓志銘
夏子九墓志銘
王澤山墓志銘
鄒樂生墓志銘
孫石來墓志銘
郭蓋卿墓志銘
朱越樵墓志銘
童菊生墓志銘
湯蘭士墓志銘

椰子琴墓志銘
翟式文墓志銘
豐潤趙菁衫墓表
唐狄文惠公祠堂坿祀張先生碑記
張處士墓志銘
欒文學墓志銘
文學楊君墓志銘
劉府君墓志銘
從九品署洛陽典史黃君墓志銘
洛陽營汛把總劉君墓志銘
明七乞兒墳碑

卷四

雜記類

姜貞毅齒墓記
游蓬萊閣記
怡園記
壯學齋記
龍窪補菊圖記
城南感舊圖記
洛陽熹平殘石記
洛陽縣學西園丈人石記
殘槃記

哀祭類

東阿知縣周君哀辭
李少連哀辭
祭王冊山文
祭紀晦安先生文
祭趙菁衫文

家傳志哀祭類

何氏阡表
先府君行實
先妣事略
亡妻邱孺人墓志銘

孫氏妹哀詞
弟曉雲厝志
二僕傳

天根文鈔卷一

封邱何家琪著

論辨類

反學上

學敝於世久矣三代之學視上之德與其所以教不盡恃書也孔子生春秋見世變日甚不得已以六經示學者曰守此庶無大過也戰國諸子各以邪說爲敵孟子闢之不勝至秦學幾滅漢雖稍修復古書亡失大半存者亦分割增竄政教不甚取法而黃老申韓釋氏襍出以治世蓋數千年惟訓詁義理二家爲千古言學之祖吾人所不能外者也明姚江之學與毗陵攻朱譚宗旨提人心其敝也遂空談不讀書我　朝之初諸老生已矯之至於中葉　聖人在上天下無事小臣末士皆得以入秘閣覩圖籍退亦獲優游著述以卒其業于斯之時號漢學而自命大師者徧海內矣取其書覈之其所解述不爲無得其敝也敢爲異說務勝前人終身硜硜於一字一音遂以爲絕學在是而適不適於時近數十年有志之士慨然念世儒頗有體無用知古不知今于是倡爲經世之說以時務導天下會寇亂一二豪傑立功名於其間致使人人瞋目抵掌譚天下事大可爲究之其人皆闒茸鄙賤附顯名趨勢利以自便其私而稍負才者不鑒前法不顧後患但以任事爲能矯飾名譽果於殺人幸其不大用猶可全其身與名否則橫決潰裂其禍不止身受之而後已訓詁日與古習庸稗世教講義理者或詭襲名義不敢顯奸也師心任事謂爲時勢當然而皆可弗顧學者於此又不得不思有以反之也夫時務不可不知也天下豈有無源之流無本之枝哉或者曰本源固在今之業進士者孰不本五經四子書以爲學然惟業進士而五經四子書之不廢人道賴以不絕也於戲微矣

反學下

欲反之亦反於五經四子書而已矣業進士者固未嘗以五經四子書爲學者也何言之父兄之所教師友之所授不過曰苟讀之則可以得官衣食有所藉身家有所倚子孫有所託陽竊名而陰刼利古取士謂拔十得五今則拔十得一並不可必之數也雖然制科之法行之數百年矣名臣大儒未嘗不出其間國家於以得人才之用然則法不必改亦在業進士者毋徒倖一第自畫於學而已矣孰齒夫語繩墨不知語百工知之矣孰百工語文字不知語儒士知之矣業進士者固知五經四子書者也天命之精君父之尊當代典制之繁且重實不能不本於古聖人之書知之日言之老死不違一置思者天下皆是也苟即其業反求之因竊名而顧義因刼利而慮害節其欲定其性養其氣歛其才父兄以是教師友以是授名臣大儒接踵日出雖學復三代可

也今之小丈夫稍讀書倖制科得自以爲學成遂自外不足學中年而還閒思別託業詞賦以學古傚當世而於世無用等此功名之說所以鼓蕩人心使人人棄業忘分於寇盜既平之後而無已時與

釋憂

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聖人之治天下豈惟祈天永命子孫萬世而已哉其君臣上下罔以危亾爲念不敢一日自逸也都之人有善衛身者知陰陽之爲寇必於强盛之年時飲食節嗜欲而後疾病無所入里之人有善治家者知水旱之爲裁必於豐稔之秋勤本業謹蓋藏而後飢寒無所迫一身之疾病一家之飢寒雖其已入已迫庸可徼免而救於後而彼二人者必先兢兢焉若恐不免無救而豫爲之防況萬萬於身家而不知患哉天下之患始於不知防成於知而不救莫甚於一時倖免恬然以爲太平匹夫倡亂火山川墮城郭蹂踐所至徧天下而坐據下邑十數年之久良民之死與受汙脅者殆幾百萬一旦殲之山川出城郭復勇將義士戰殉名不彰者亦不知幾百萬而一二人收其大功邀極賞文武幕府上名於朝納金粟佐軍者皆得拜官於是多立名冒公所在在於貧民算百物之稅以濟職與祿之窮破濾收材至於如此雖牧人之奴賈人之子屠酤傭保技藝雜流皆歎世業不足恃棄家賣產傚富貴而宦中子弟與四方游客耕無田居無室役事無力讀書不獲成名而幸天下之平上恩之普乞貸入貲以利一官息什佰復幾百萬此正君臣上下不敢自逸之日也文帝恭儉賈生痛哭太宗仁謹魏徵極諫真宗春秋方盛李沆日陳四方水旱盜賊之事以彼其時論者疑其過計夫治天下寧過計毋爲計不及今之君子或以外爲憂聖人處此不敢知也脩政而已

權弊

古之政無弊後世之政積弊今之號爲賢者爲政則務于譏除其弊其言曰職有傳也彼顧規何爲者也其裁之用有經也彼浮費何爲者也其節之且之完決焉可也民之習俗苟不中于禮革之而已矣一其令嚴其法衆下無敢撓怨譁有不愜焉虞弊其終絕矣乎蓋以謂弊不終絕吾之政自可必之耳今夫弊之所以積者非一日彼但厠于官屬與民之游手不知其凡幾其人大抵無田宅而皆有家與身公私之需方待給天烖人事又從而擾于其閒使岌岌乎一飯之無可倖其心之不甘安坐以俟死也決矣而爲政者且曰是將反于古烏虖豈非不思之甚哉吾聞古之政持其大而不察于小戒太甚而不苛于微三代而後弊之不能無勢也權其弊而漸以圖之化于無形而不敢苟焉必旦夕之效其

庶有濟乎

審勢

天下勢而已矣用灋亦然夫灋不可畸輕畸重也國家承平日久灋務寬大寬大而畸輕之勢成焉殺人不抵罪盜賊公行莫誰何灋一輕而良民之致死者亾慮千百人矣變亂既興灋務嚴峻嚴峻而畸重之勢成焉讐誣疑似輒枉決賊之脅從者必及灋一重而良民之致死者亾慮千百人矣雖然勢有輕重而胥吏用灋之際亦有難焉朝廷于治獄有失出失入之條而入重于出斷獄之吏亦遂有救生不救死之說行乎其間是故盜諱之殺人之罪減之不刑囚無背承刑之上官又將以

爲威逼自誣而坐以失入此爲吏用灋之難也若夫良民被禍亦甘諱而滅何也蓋一訴官囚或不承縱歸必陰圖復禍加厲無寗姑忍以待其斃從其黨效其所爲不惟脫禍且獲便利而犯灋者亦滋衆矣方其亂也武夫酷吏以功名競及亂已定稍任事者至以罪鬪此自古天下之勢所以釁生細故寖至于不可爲也悲夫

義利解

賀人情也外賀內風者有矣其不復顯劫幸也弔人情也外弔內喜者有矣其不復陰傷幸也世遂謂天下至險莫甚人情於戲性善情何至是哉毋乃義不明復有物驅之于不獲已與於戲非利也哉夫利在天地祇此數君民皆不能獨擁者也生雖疾不勝耗之久開迹衆迹啟爭之者之多方其爭也必先已後人欲利已必欲不利人豈欲不利人果不利哉不將有如唐時俗兇人自死乎既不獲已遂計不及而惜不禁也或有不然則必其骨肉親暱也則必其所嘗受恩私諂坿之不暇者也既不獲已又安知不于其骨肉親暱與所嘗受恩私諂坿之不暇者而亦有此情乎又安知不且顯劫陰傷乎夫情一念也苟不顯劫而陰傷君子之所惡也既不獲已又安知情之所出不有甚于顯劫陰傷者乎於戲不忍言矣李林甫欲固其位以番將爲節度使遂致藩鎮之禍終唐世宏羊鉷琦延齡[illegible]异悪卿桑哥之徒亦

皆欲見才希寵不憚爲朝廷取怨卒敝天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孔子曰小人喻于利豈非惟知利之一念必至爲國家害哉夫一念不如是甚也夫一念至于其骨肉親暱與所嘗受恩私諂坿之不暇且不免顯劫而陰傷而謂處上而易欺下而易陵之勢必忠之而愛之無是理也孟子之告君曰不奪不饜其言害已極而必反覆于仁義惟如是始不遺君親蓋以不明義害有不足懲矣故大學于平天下必終于以義爲利也

立言

自儒之名立必其人生讀書之家冠儒冠服儒服與師友日講論五經四子書如是者謂之學道門戶相爭標

拗逆熾不幸微賤雖有言行卓卓耳目足以師表海內流傳後世輶軒之使不行國史已乘不能徧載而文人學士復從而蔑之以彼其徒自顧無修身立名之具悍然恣肆無所不爲而盜賊起而國家危而天地敝非古聖人志也古聖人與天地配陰陽水火之災旣燮理而挽回之鳳凰麒麟物中之豪傑也必特舉爲萬物勸況人爲萬物首習之所移而可復其性也身之所汚而可貞其心也行之所疚而可表其言也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於戲立言者得是說而存之其功遂與聖人等可也

敘跋類

書寧都三魏先生集後

草土之士有生內外交訌家國傾覆人物糜爛不可逃之天地而闖高險之境開井田聚族而居聯父子兄弟師友爲一體相與講聖賢之學古今治亂之故大抵躬自反過相責死欲相代痛哭倡義值天下已定而觀中原出邊關訪同志求人材居沽賈街中見當事者輒首告以恤民愛士爲之畫弭盜救荒長久利濟之策所至緩急人老而賢委曲保護尤留意少年才俊進之以大道以爲吾學薪火之傳恃此不絕其教原本忠孝言必可行身不獲試冀千百載後讀其書用一二裨於世如寧都易堂諸子當時人謂之有眞氣豈不信哉予早喪父母葬祭無狀弟不能畜交游不知以學行取資跬步之頃防閑輒潰自視如無心肝人何以讀三魏先生集獨怪叔子論古蔡李忠定王文成之才而自命在左傳經世一書今之士君子第稱其文或外之嗚虖勝國上失政革命之際忠義最烈觀所作死事諸傳若於身有遺恨者然其出處皎然明白而自任之重且遠猶如此假使逢有道之世其所設施而造就者不可概見哉

書王覺斯詩殘稾後

苟藝之造乎其至者不必深求其人而概爲世之不可沒也斯禍先王者也秦以後書法祖之柳子厚王半山

于身于天下有議之者也其文列唐宋大家中豈非以其藝之至與獨異夫孟津王覺斯所爲詩世無好之者然牧齋梅村又未嘗無愛而重之者也或傳其擬山園帖習之者卒鮮汝州杜繕圃得其自書詩殘稿愛而重之也予觀其稿蓋數易幾難辨識字句必奇崛乃已詩間有及黃石齋倪鴻寶二公者按其時蓋在勝朝末革命之前也嗟乎當是時覺斯意氣曷嘗不以此決千古而足與二公相頡頏其時之人輕其藝者縱不能有加于二公豈遂讓哉

書長山李氏七烈婦傳後

自古之亂必有所由起而先及民其間草莽類藉以樹

功名而死烈惟女婦之衆夫人亦何不幸爲民爲婦女也女婦無天下之責者也惟愛惜其身不必遇强暴之陵白刄之刼而自處有不容以或苟故平世閭里節烈猶比比焉至於賊兵四起家室倉皇匿之無所脫之無術迫而以池井刀繩割夫婦母子之愛于一息之閒稍緩且不及天下之境莫此難天下人之情莫此慘故蹈事經千載言有餘痛而況生當其時耳聞目覩持世之君子宜不敢第付天數之無可如何相與表章歌詠以爲庶足慰烈魂而無憾已也粵冦之亂江南久山東屢犯皆立殲而死者已不勝紀有如長山國子監生李宗燕家姊姒姑婦攜孫子相率就縊若朱劉若鮑陳朱郭並其寡姊七烈婦姓氏事蹟歷歷爲獨詳蓋已傳之有據與雖然死烈時耳非婦女常行詩不云乎莫肯念亂然則亂定而重念之者其義又有大焉者矣

書李生傳後

咸豐十一年粵冦至肥城李生履祺與其弟給賊魁殺之闔門殉濟南郭翊爲作傳示其友家琪家琪讀未卒輒菸嗟太息作而言曰烏虖生處里閭閒措一身甚易何死爲迫于義而命雖鄉里之賴全活者或不少也兄弟猶將門無噍類又何恨焉士苟待統三軍樹大纛食萬鍾祿封萬戸侯雖不死可也

書穆竹村卧雲山房詩四君詠後

咸豐十年西人內犯　顯廟北狩京師諸臣或假歸或聞警走且有位列卿貳潛寄帑于畿輔郡邑問者不謂其時尚有戰守以死如長白穆君卧雲山房詩所詠之四君也之四君者豈受國家恩厚於諸臣抑先時不能遽脫倉卒臨變遂及于難與不然何同是人臣獨奮忠義沸去其職事之不濟必以身殉之也方是時余年未冠明年入都應鄉試聞人道當日事輒相與欷歔光緒二十年東人入冦京師震動適余老爲校官在二千里外踰年會試未計偕而交游弟子公車返類述其時亦有如嚮諸臣者今距　顯廟之世更兩朝三十餘年彼歸且走如某某言者猶呼名指斥而四君死事本末國史紀載未可知是詩之流傳士君子無不樂誦之至於今也烏虖可以鑒矣四君天津提督樂善副都統札某總管內務府大臣惠豐郎中清泰皆長白人

送尹先生歸永新叙

自天下用兵雜途並進得官易而官衆官衆祿不給貪墨滋文公私負責胥委異士子孫不可問一二明哲或見及此不蚤去豈必戀官蓋既棄田宅而官死生以之苟一息不敢自已豈非勢爲之哉永新尹先生以舉人薦辟授山東鉅野知縣晁移黃縣一年解組歸道濟南過家琪家琪曰先生何去官之易也曰吾不知有官何知去先生故爲是說以自高耶抑自有所以處今之勢

也曰吾何術謹身節用視所入爲出無日不可以去官吾何術夫心無官滑撓其勢至于無日不可去可以去亦可以官彼官而死生以之者微特不能去並不能官故方其歷也侈奢淫靡無所不至及其衰也身家殉之悲夫黃濱海小邑多巨室宦中號爲美缺先生自視事迄去未嘗受一錢邑人留脩志書及成饋金奩曰於義當受郤之易以縑又郤之人以爲難乎獨怪先生去官之易苟非克己力學數十年其志不定揹一遲回即重終身之悔雖欲如今出處之綽然有不可得焉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其先生之謂與

書吳先生閻邱行詩後

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往往之差爲官貸久矣自海內不靖盜賊蠭起治縣者類以峻法嚴刑相尙草薙禽獮累及無辜其殺人尤多者監司上其名而遷秩焉彼皆劫財要功之心哉或亦時勢所迫不得不然與然讀吳先生曉亭閻邱行有曰我亦此肢體此理最易悟何也

趙月槎詩敘

向過書肆見有手其自撰杜詩解者取讀之曰異哉自袁簡齋以來數十年詩人半汨于輕薄游戲之習是書出匪惟揭杜心傳抑亦廣天下詩教也因而其姓字蓋趙月槎星海爲萊陽諸生云頃自言曰予少壯觀　皇帝都遊秦晉歷蜀川泛洞庭過洛陽走金陵下錢塘寇盜四起閉關萬里一身之外惟攜杜詩馬背船脣河風山雪旅夜瓦鐙淋漓土墨每索一解心鏤腎鉥一生精力畢于此欲求有力者代刻焉今將老矣歸來至沭南適遇朝邑閻中丞愛士僅刻所解近體數十首以傳言已悄然曰今中丞且去予亦不得久居此也逾二年再過之青州詢所往以燕趙三晉對蓋前志也其秋余下京兆第歸不得月槎之手杜詩解而馳驅天下也舉世咸目爲癡爲怪一二知名不過曰才士才士耳其苦心卒無有識者年不五十鬱鬱以死天邪抑人邪夫士不遇時當一室餓守有所著聽其存亡司馬遷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不屑求當世之知矣勝乎此好使才氣欲以驚聾振聵而終死困窮知月槎者何憾哉予嘗鈔同人詩存月槎五律若干首甚肖杜夫以月槎身杜之境奉杜詩窮且死詩之肖杜固宜特惜其解杜之全稿不傳耳濟南知月槎者朱君澹菴宮君子行而遺詩獨藏于余寥寥數篇魂魄所在予每低徊其生死之故與著述之心不忍使後世無傳遂以其詩付梓焉

薛曉湘詩敘

苟于今之世其行磊磊而落落其言是是而非非其任事履蹈死而弗顧險其疾惡鑠衆口而弗恤譏是必克已潔身俯仰之間有無愧天地父母朋友妻子者雖使

已然身俯仰之間有無愧天地父母朋友妻子者雖使祿萬鍾爵五等豈或有所奪哉吾送曉湘文表其志矣曉湘曰唯唯否否吾從軍養老父父死二弟弱日不再食來山東謀生計已耳入中丞府且七年廩食外未嘗有所取然自刻尚得以其餘易數畝田同之二弟此所以歸也噫兵凶器疆場危地也因以富貴者衆矣馬援有言凡人欲貴當使可賤今之富貴者不知皆可復貧賤否而決去者卒鮮雖曰勢之積漸使然亦其苟焉自放而貪徼之於無已與甚矣出處之視乎其人也吾觀曉湘之持躬獨苦嘗其探賊窮入深山行歌松桂間虎狼不避白衣步擔廉吏卒斃無隱怨之不知功之亦不受也歸之日得詩若干首復書此以爲詩敘

王冊山詩敘

於戲自古治亂之間豈不繫人材哉　國家承平二百年所一夫弄兵糜爛徧南北楚中胡公起作天下之氣僧王曾侯因之復爲平世其閒附以貴顯者不下萬計當是時天下豈有不遇之士哉王君冊山生于西蜀萬山之中讀書二十年棄家穿屐江游天下無所合以死然嘗曰些些賊不足平也聞者妄之亦無有問其平賊方略者家珙遇於濟南日與闘詩酒徵歌舞靡然樂也酒酣奮擲杯起大笑或大罵又復掉頭曰吾去矣與居年餘若無所往者同治十年入都應禮部試於戲死矣方天下之亂抱寸策奔數千里亟求一試不得當亂既已居民市夫坐獲太平飽食壽考而顧死徒以一二大言流播當世爲俗人笑是命也夫命也夫詩多樂府大抵紀時事蘇臺柳四十首尤有隱託氣奇恣而深于情其友曰此可存冊山也噫當世不遇而爲希身後不可必之名知所不屑雖然古來非常之士生平間僅以小技傳者又何可勝道哉

春谷詩鈔敘

古會稽郡酒高天下李少蓮生其鄉又好讀太白詩於是以酒狂名予之旅滯濟南也骨肉死喪漠然無所向訪才士得歷城郭蓋卿後復得少蓮蓋卿負奇氣喜博覽載籍古文詩歌書畫及科舉之學無不工少蓮軀幹短小而氣豪能飲酒酒酣掉頭高誦已所爲詩音琅琅然尤善摹漢魏樂府追風騷常州高麗中曰郭李二生才非吾及也同治十二年蓋卿領山東解少連與予南北各下第而少連詩遂富今少連寓書自傷年日益長學日益荒境日益困而飲亦日益衰予讀至此不覺欲涕嗚呼天地大矣山高木落獨望江湖退居一室秋風夜起萬籟蕭森老雁孤鳴霜氣四塞於是俯仰無所浩然興歎其精神意氣必有相頡頏於千載上者方今天下人才日盛一二貧賤之士衆目之爲狂生久矣予爲敘其詩願少連嘗益飲酒

贈李大曾侯敘

烏虖學術興廢之故其天地之運也哉孔子沒而百家雜出至于秦燔詩書坑儒士可謂運之極否者矣豈非生其後者所太息痛恨于終古者與漢老生掇拾遺文于煨燼之餘譌脫僞亂已失其舊然用此諸經漸立學官生徒蕃滋各承師說高密鄭氏並爲衆經注解其學術之中興乎晉人尙老莊南北朝學並立迄唐定義疏雖然數千年來所講明者大抵訓詁章句而不本諸身心性命以幾治天下之效于古聖人作經載道詔後世之爲人者不能體精微按切近擴其用于大且遠烏虖此程朱所以獨接聖賢之統緒而天地之運若于此復其初也元明以還惟本宋儒所集注取士眞儒間出而

學術亦歧高明者方宗陸王或且蠹于功利詞章碌碌之輩功令外之書不敢觀卽所童習老死不輟者弟奉之爲射甲科彍爵祿之具而弗暇深求稍自盡于人已內外之閒且夫天地之運微久則必反國初數閎儒篤信程朱立言植行抗之無媿間有遺逸耆舊博聞強識力于羣書而考證之學由此始矣乾隆之際運號極盛天子神聖崇學重儒手定諸經講義　詔開四庫全書館徵天下遺書其時人士類皆英奇絕特之姿又耄老好學于是厭宋儒之空疏以希漢實事求是凡夫名物制度之因革文字聲音之異同靡不廣徵博辨碻當精覈有宋儒所未發者然好勝而矜名揞擊前賢不無少過桐城姚氏嘗著論非之今海內用兵迄于亂定蓋數十年矣號爲士者日衆而讀書日寡稍利科舉便誦爛才苟且因緣立致通顯當是之時雖有好學深思之士沒焉已矣此乃今日學術之陋士習之汚人心風俗之大憂而姚氏所未及慮者也河南府爲宋儒鄉偃師武授堂亦以經學名天下予居洛陽二年識李坦和盦性孤介口必道聖賢明年識李際雲會侯于易詩尙書論語大學類有解說和盦嘗商學于同里曹君肅孫而會侯尤爲曹君入室弟子曹君者同治閒督學使者景君其瘖以儒行聞于　朝者也會侯持所解說示予且請言予疏治經言不足重會侯特著古今學術與天地

之運相係者爲文以贈蓋予之所感不細也假使今日者朱文正阮文達諸公振于上江戴諸先生尙存會侯獲與相師友天下學術之興非予之所敢知矣

送孫佩南敘

吾友榮成孫佩南以令合肥去官一日訪其弟六皆于閿鄉官所道洛陽將歸曰子何以送我予以謂佩南之風節天下共知奚予言爲初予識佩南時自楚中載數車書攜二弟應試千里已而通籍成二弟名盡粥所藏書償父官債遂以郎官出爲令烏虖令雖微其法　天子之灋天下之公也前古之令如董宣周紆虞延輩皆敢于牾貴戚楊沛未到鄴曹洪劉勳馳騎告子弟使自

檢束又何異于令如是豈不以其法哉今之世與古異勢貴家非他大姓豪强比以一令執濾于其間措置稍過迷干罪戾佩南亦何辭夫行其濾而昧其禍不可謂智若有所憚與徇逆計禍撓其濾持兩端已詭避而嫁于人或者借勢家以盜名恣行其無忌之胸臆夫人各有爲之者矣子固知決不出此何也信之于其素也雖然儒術衰而世始尚奇節婞婁澳忍之徒衆反以戇直孤介者爲不合于時然則佩南于此又何必以是重不更思所以自處爲一世之學校風俗正其本而樹之的與山東古齊魯地伏轅而後世多儒者佩南尙樸學治經古文辭有聲今巡撫張公禮延爲濟南尙志堂師首

編孟志蕐孫明復集且爲予言少學好馳獵齒衰精荼將反之于身心異日泰山徂徠之閒必有望而知爲先生之弟子者矣

春治草堂詩詞敘

自世遭寇亂文字之沒于灰燼者蓋多矣然名輩之全集流傳海內家爲收藏再三鋟板者有之至于畸人孤士輒散失無復遺可勝喟哉甘泉江鎔伯先生乾嘉時爲名儒鄭堂先生從子今河南府通判汪君孟平之外大父也鄭堂先生負一時經學望先生老死諸生而猶遺所著春治草堂詩詞二卷于亂後噫亦幸矣孟平之叔弟少符廣文刊于靑浦首列郭頻伽吳山尊諸名輩評語孟平出示余屬一言余以謂其所著嘗見重于時微孟平昆弟傳之則亦無聞焉又自恨學鶩枝葉而生晩不獲從諸名輩游一謁正之以斯編之筆蹟宛然而當年杖屨槃敦渺不可接且余亦嘗論交四方矣不數十年又多傳記中人盍令余顧江山而深今昔無窮之感也

送許士衡敘

昔孟津許士衡來執弟子禮以文問士衡才高而志遠年方少而日有名余謝焉閒歲一相見問逾殷卒錄余所爲文去烏虖士衡可謂知余矣未爲知文也今夫文者造化之鑰先聖之樞人倫庶物之權衡君子爲己之

學于是門焉非可藩籬乎人而堂而室之者也古君子之于文也必先游其神于廣大之宇涵其趣于淡漠之區博之于載籍以厚其積反之于身心以踐其實參之于人世之常變情僞以充其識而練其才于是操管以爲之宜快其所欲爲沛然不可禦矣然又若咽之有所鯁而不敢吐也澤之有所瀦而不敢洩也驂之有所靳而不敢騁也且夫文者固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不可以已而已則疏可以已而不已則贅疏與贅皆苟也不苟于文而後其文至自學道者陋文而治事者又以爲呺然無具也而文之至者體原于道而用周于事是故一行之書必審其是一詞之出必折于中立一誼設一論

必前未嘗有而爲後之不可易稱人之美必驗已之果有是美否也責人之過必驗已之果無是過否也方其運精獨造雖古人有不必師矧可姝姝焉守一家之臆說私法而失已哉易曰君子以愼言語文所以言也敢不愼乎余老矣方悔嚮所爲文日加愼而未蘄至于古之不苟者也士衡志于文亦求其不苟者斯可矣或謂余今士衡由鄉貢試禮部將仕于 朝矣且時事孔亟于其行也子宜告之以治國家之經立身行政之本與夫安民克敵之方而猥以文爲雖然京師之大鉅公魁儒龍虎鳳鵷之林藪必有進而語之者余鄙人也所習止是不習者不能言故弗及也

書牘類

與章純甫書

純甫足下書來以先大夫之治東阿數十年後爲耆老所不忘重以繼其治之大君子志發幽光足下贊左右焉將條其治蹟上之大府請之 朝廷從祀于清興以來名宦之列小子捧書長跪不知流涕之何從也按諸禮經先人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小子生十三年而孤當先大夫治東阿時十一二歲耳知不悉然嘗聞之先大父暨母氏云咸豐三年寇犯山東北徵兵例以民車州縣遞載或無代恒沒前境車每車發後焉力與爭車返乃已爲政廉而敏訟所逮不及鄰族左證令自至夜已息矣必起爲斷曲直立罷遣胥吏無敢私錮人者寇來侵防禦盡力城卒全自到官一載而病未久死其愛東阿民如此既病解職東阿民匯行省乞留者數四復相率挽其行百里猶聞哭送聲東阿民之愛先大夫又如此於戲母氏歿七年先大父歿十有二年先大夫歿且二十年小子生事先大夫不如侍大父母氏之日多其在東阿一年不獲數見先大夫間見於大父前先大夫不一顧惟憶與病至家數人掖之面如紙氣惴惴然血上逆一息輒數百吐池爲之赤依依目中也先大夫病于東阿不逾年而死也未嘗言勞其時之不戰僞稱斬獲與賊去報城復者倖賞無算獨不獲一

級增又不得比與城俱亡者同其褒旌蓋以旣策名受國事自盡而已不知其他然則名宦之祀非先大夫意也且名宦何事也首結大姓來士子禪德政初去便仆百戶衣繖或陰劫還上下交賂以名入告禮官不察從其請而忝祀者所在多有至于數十年後耆老猶不忘繼其治者務闡其幽左右贊焉此以知官與民相愛自有眞久而愈至而相與成其美亦不容已非必內交于其子孫而後然也我耆老誠不忘我先大夫歲時尸祝載名志乘小子感且不朽若必條其治蹟上之大府請之 朝廷從祀于清興以來名宦之列亦惟繼其治之大君子主之小子不敢與聞何則子孫不能自樹立稍

有繼述使世咸謂真某氏子而徒日誦先人數十年前遺事要天下以爲名是辱先人且得罪後世也足下必曰子之言然家琪頓首謹上

報張伯玉書

同里何家琪百頓首于伯玉足下聞之爲常人之子孫非難爲名人之子孫難爲名人之子孫難而爲賢者之子孫尤難夫所謂難者豈徒口祖父之德行政事表揚于天下後世爲閥閱寵已哉蓋以身祖父之身繼述其志事雖名位不同而所以致之者不敢有閒其在古人袁敞之於安蘇頲之於瓌李愬范純仁之于忠武文正固爲名父子楊伯起以清白吏之稱遺其後其孫奇靈帝謂其死復致大鳥唐宣帝亦稱魏徵孫謩直諫有祖風家琪嘗以此自恨冀當世克見大賢大賢之後有賢子以釋古今不相及之憾竊惟尊公名德著當世誰不曰賢而足下以名諸生爲縣令一守家法猶日兢兢以墜先業是懼家琪不敢私諛以古人抑亦可謂孝子不匱矣今者又以孝思錫類至于不肖之小子每閱足下言與所惠書未嘗不搥胸痛哭已之罪戾不可贖而媿入地也小子生十三年而孤先王父暨母氏憐之不忍過督責輒流涕舉先君子軼事望庶類父不謂忽忽至今已逮先君子作宰之年而學不就名不立死喪患難古人或藉以成大器而乃不知省懼徒以發憤憂疾致

言行狂悖毀謗交集貽父母羞今夫河之水源于海其質至清也人見其泥沙之涵入而濁之名千百載不得洗其誣松柏受地氣之厚爲蔦木不及苟有一枝廢于風霜復不自愛摧折道路過之者遂疑後彫之語不足信常人之子孫幸捷一科衆頌德報苟或失之又相與追咎祖父於戲頌德報可也區區之失不察而咎之安知彼他日之顯揚不有大于此者顧此亦子孫自取爲祖父者豈不冤哉若夫祖父有賢名同時之人久叢族怨方幸其子孫不才大肆汙衊惟有下邑窮民惓念遺愛雖其後之無人猶必舉其數十年前之實詎思展轉聞于上此以見三代之直道有不盡泯而祖父受子孫之累如小子之甚乃天下爲人後者所當鑒之以爲永戒者也名宦之祀　國家巨典尊公名已上先君子爲人所寢重責報於小子名實之際但使無愧子孫敢不力雖然小子之貧賤甚矣其言行皆時貴之所棄也客居久困儆廬不能守先王父暨母氏倘賴足下力得歸骨身外惟數卷書弟宦小奉薄不敢以非義財汙先人思今年理二喪甚急未知克舉否凡有力於先人者分當報設必曰如是則可不如是則不可不惟死者之賢不彰將窮民與良友之盛心且湮焉子孫自不能繼述其祖父斯已矣賢名之顯晦又安得不聽諸悠悠之世也哉家琪歸里時必道濟南恃足下知我故敢瀝血陳

之

上段曉嵐先生書

門下士何家琪頓首于曉嵐先生閣下伏以家琪累世清宦家江海間不幸早孤衣食無資謗毀交集然讀書學聖人之道無所用于世發憤爲歌詩雜文又不得精其術無一二足以播人口而傳後來重以先骨久暴匍匐而歸族長老促其一試噫家琪文之爲世詬病久矣不獨鉅公名士舉相排斥即在交游亦以其不類時相戒退敢望公明之主司冥昧中之一顧哉當是時先生方分校得其卷獨以其不類時而賞之爲之特薦爲之傳觀必欲以第一人相待致主司擯而復收中心疑沮

而終置一房首選非先生之力何以及此且夫先生之于家琪未嘗有一日之舊也家琪之姓名與所爲文未嘗詩于先生之左右也然冥昧中獨私之如此者第以其文不類時意其人亦或有不苟自待者而重天下士爲　國家愛惜人才之意不覺勃發于中而不可已如是則天下之士遇者志得不遇者氣伸稍負才思用世者亦孰不鼓舞振起勉爲先生之所知哉抑聞之古君子之知人也非第知其文而已而其受知于人也非第以文報所知而已知之者必望其厲學行慎出處終其身一于古之道而後爲知之至受知者必自厲學行慎出處終其身一于古之道而後爲不負所知是故一士之遇甚微而百世下追論之必曰嘗爲某公所知如吳之于賈陸之于韓歐陽之于二蘇而惜乎家琪非其人也家琪去歲度河而北春官被放蟄海隅又百餘日矣聞先生改官山東復分校恨咫尺不獲謁而獨惓惓以是進者誠以先生重天下士爲　國家愛惜人才之意至于如此其門必有如賈韓二蘇名百世下者請以今日之言驗之也家琪頓首

與管司馬薦士書

家琪再拜敬伯足下空山之中有太璞焉蓄積大塊之元氣聚陰陽五行之精耿日月潤雨露揚風雲感雷霆而後始爲世出也其當聖人在上賢公卿比肩登之於

天廟隆之于壇席左右於三代之重器馨香神明無愧也然方在江湖市肆間衆遭之與石等耳遇卞和則必特而薦之矣天下不皆和也石之自出于衆目夕加璞之上者蓋不可以千萬計而璞爲衆抑踣欲與石等不可得苟與石等亦庶乎有以自慰矣若璞之志甯永棄于江湖市肆必不肯一干衆與石爭而其大塊之元氣陰陽五行之精左右於三代之重器馨香神明者固在也即使璞不遇和幸與石競功而比烈璞不璞且未敢定又豈若江湖市肆永棄之爲愈哉嗟乎衆之不足以知璞與璞之不願知于衆斷斷然矣天生璞必生和其相遇非一日之故千百世巨公賢士之師也敬伯抱奇

才嘗被薦於　朝矣薦之者爲故御史宗公其所同薦一爲同里周君一爲今恪靖伯湘陰左公也敬伯旣以是顯名而又志宗公之志延訪天下士恨秩下不得與　朝廷往往言于左公與四方軍府今有會稽李坤厚家琪友也爲人廉直文深奧類古作者然未嘗干於衆故年二十未知名予因獻其詩一卷復擬是說進焉乎亂而還天下之功名盛矣而謂江湖市肆之倘有璞也惟敬伯不妄予言而足當卞和之稱也夫家琪再拜

與湯蘭士論藝書

人具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秉陰陽而生卽性之所近以爲學見有可以寓其心發其秀氣之一端若天下可

好之物無過于此然後壹其志厚其力不務博不旁獵不他遷進而追之懸其極而肖之出而與同好者朝夕居遊不敢非人不敢疑己獨行其是而不相師若有自得而不求知于外不動于一切之浮名一旦任心所之大發其秀氣凡有天之區有地之境日月山川風雲雷霆金石鬼神華實昆蟲之會無在不見所好其身已死其名已滅後之來者跛而望之默坐而思之若有人焉其姓字容貌不可言而可想像是吾師也吾友也學至是殆易所謂誠所謂神者乎今古之學文章書畫而已嗜文章者薄書畫嗜書畫者薄文章要之皆藝也有道存焉耳夫道者心與氣之交人之所以自爲也故同一藝也有數百年者焉有數十年數年者焉有千萬年至于無窮者焉名之遠近視其人之道所積之淺深無毫毛爽離道以言藝不知藝者也離人以言道不知道者也韓子論文有自樹立不因循之說亦道固然也蘭士以畫世其家而更大之幾抗古而可傳于後故與論藝如此當不訝吾言之夸而藉斯自信卒其業以俟百世而不惑也已

與趙菁衫書

家琪頓首菁衫足下家琪官卑冷而目眥竊離以平昔相友如昆弟相問學如師相往來投報如族鄰婚媾別數千里十年之久一再通音問自不知其何以爲心也

近聞奉　命攝今山東按察使肅官常而愼民命甚盛甚盛山東嘗屢用兵矣歲歲塞河矣其由白衣官監司者比比也前歲鄭州河決其以勞爵賞者且六百人河南府校官亦有與其選者此皆不足道家琪嘗讀史至樊英殷浩房琯諸傳未嘗不流涕今　上初年朝端有錚錚佼佼謇謇諤諤所號五六君子者今皆何狀哉其前死與以細行敗幸未敗而委蛇俯仰于晚節者無論矣以少年被盛名受大任統精銳之師馭驍勇之將奇謀不行力爭不得苦諫不聽委命狡敵坐失兵機喪辱而不能死已矣悲夫或者乃欲效明張桂之所爲嘻嘻吾不知死日何顏見　先帝也若夫博極羣書自命爲

眞小學眞經學眞理學者一旦而遁于洋學敢于犯亘古來未有之大難其意未嘗不在于利中國也自古言利之臣如桑孔介甫輩未見其利害皆一轍斂民以富國且不可況倣中國之民便異域長驅之徑曲媚夫穿鼻儋耳之人方藉口補　朝廷田租商權所不足其誰信之哉嗚呼禍所從來矣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傳曰毋爲權首將受其咎縱果于自用柰公論何縱身徼免柰天下後世何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之數君子者豈眞失其本心哉豈向之飾行盜名爲今日決裂地哉才太高志太大覷天下事太易而已然而天下之禍實胎于此此家琪所以絕意進取甘老死一校官而不辭

也大抵才志之徒其氣必矜矜則難持久勇于任事者其名必盛盛又若陰有物以敗之方其始識者已決其不卒何必待異日且夫名愈盛而嫉愈深位愈高責愈重而報稱愈難量而後入足下嘗以之勖家琪矣足下以鼎盛之年仔宏濟之任建非常之業垂不世之勛名位正未有艾家琪于足下布衣交也聞之魏仲先之于寇平仲三訪閒一從遊蘇雲卿之于張德遠招以書幣迄不至彼皆各行其志也嚴子陵遺侯君房書曰懷仁輔義夫道有加於仁義者哉家琪所敢進于足下者亦以此狂奴故態願足下笑而置之家琪頓首

與趙廣文書

星臣廣文足下自余與君交每過必酒有役必餽且以余之不文手錄其稾促之作書徧貽其里之弟昆亦何其情之深致余之自忘謷陋至于斯極也余生平之所遭亦奇甚矣而君獨豐之近年以來師友零落不可道幸猶遇君可以慰索居之歲月也復別去于斯之時天風日暮登青州城樓望西南諸山回顧城中人煙寥闊惟見故宮瓦礫與連阡禾黍交錯無垠謂余何心而能無下獨立蒼茫之涕哉

天根文鈔卷二

封邱何家琪著

傳志類

書曾文正公逸事

同治三年湘鄉曾文正公之克江甯也首下令復秦淮河鐙船江甯織工三年不稅他郡縣稅倍之木商自江漢至江甯者亦三年不稅是故四方之工商皆集江甯江甯城背屋當是時凡江甯貧士下吏孤寡老疾無一失所者烏虖亂定以來封圻之臣類專務權算洊節綜覈苛刻爲功公勛蓋天下而其政寬大如此

書浙江布政使蔣公逸事

同治三年浙江復湘鄉蔣公益澧以功最爲布政使適常熟吳公存義來視學公往謁兵衛儀從甚盛吳公逆之入坐頃吳公進曰今亂定公左右宜少裁抑蔣公起旋伏地謝曰益澧少年不學隨大軍轂馬竊餘功忝上命待罪于此公幸教益澧益澧敢不奉教遂叱左右去徒步出明日肅衣冠具弟子贄趨吳公門曰益澧願受學吳公不敢當固請曰吾一言望留意遇讀書士厚之耳公再拜謝初公屢得賚金給軍食及值鄉試士子金一鋌會試者三倍之無毫毛私焉當是時紹興知府誅一士嘗爲賊詿誤者公聞解其職曰誅甚當雖然浙江久陷賊中一方之人其不爲威劫脅從者幾人而可盡誅哉且不能衛於始而罪於終　皇上下詔赦原許

不死復追論之是違詔旨也上追論一人下之訐告仇誣者必多甚或利其產以要功于上則民無噍類矣夠反側弗自安昔之亂不將復起于今日哉于是大張示論凡士民有敢以舊罪相告者以所告之罪罪之烏虖公于政可謂識大體者矣當其起家武功未嘗問學折節一言勇改過而堅從善雖耆儒不及殆天之所受異夫人而尤能虛心以治事與兵興以來民之被禍有不盡係于賊者而吾尤願以公之言爲當世有司告也

書杭州知府薛君逸事

浙江既復陷賊逸出者童子數千人無所歸杭州知府薛君時雨徧給衣裓親送之市中諸賈肆揖賈而進之曰此無家兒也願肆置一人爲其徒僉曰諾時同治三年也童子長皆號薛兒

何家琪曰承平之時所在有育嬰養老守貞棲流諸義所然立法不善或司非其人有生之轉殺之者矣以予所見類中蝕其利甚且米雜以石灰食者輒病有甯餓死不入者若夫廣施衣穀中上之戶冒領以被奴婢飼犬豕而貧者不得與至于水旱盜賊之餘公私互假速遲失宜名爲賑濟實益其禍事尤不忍道然則必如薛君所爲而後謂之義哉

書金鄉知縣楊君逸事

咸豐四年春二月粵寇林鳳祥之渡河而北也出金鄉

僞宰某九江人諭道二使馳報知縣德興楊君鄭臼鼓于門白事有密牒門者索弗與君肅冠坐堂皇對衆啟牒賊書也言某遣來聞君好官愛民敢假城外數武地縱馬去弗相犯且某故君同里也君暴怒髮上指冠突落几後碎其書而唾其使曰賊奴敢爾賊奴敢爾吾方以兵待賊奴斫賊奴頭賊奴其速來斬一人割一人耳令反命而僞宰至金鄉土城練卒二百敗之于李家園時十有八日丁亥也明日賊大至君揮城中士民去曰我死分也無累汝等退又以去語幕賓曰我死分也無累君等劉應謙者安福諸生嘗遨所識五人共事幕中先是或饋棗一筐是夕五人者徘徊應謙室輒食棗道

曙棗盡應謙弗言去皆弗言去越二日庚寅城破君死之妻邵二女殉城中無一人降方賊犯山東時牧令多死城守金鄉首當其鋒其斬使事最烈忠義所感逮于賓客士民尤所難致者及侵畿輔天津知縣謝子澄創之卒用殄滅古來國家之亂類起于州縣酷墨之文吏而成功死節反在武夫烏虖若數牧令者果何負于朝廷也哉

王青蓮張繼庚傳

王青蓮者上元人身長八尺四寸以任俠聞雖爲諸生習武勇力能舉百斤推號萬人敵道光二十年大饑米價踊貴巨賈龍斷其利青蓮憤詣賈肆出其賈與約曰今日價不平死女今日賈膝行趑趄前曰敢不如命徧詣他肆賈皆然價立平咸豐三年粵寇至上書兩江總督陸建瀛陳戰守策書八上不報著短褌袖力接城中賊謀日手長髮頭十數級城將陷出所居巷人并其屋爲一戶戶一鐙納壯士十日登樓覘賊賊入殺之如是者朞月賊魁覺焉乃令壯士五跳舞樓上五迭出入戶巷間賊魁驚異巷有鬼物火之火數日壯士皆殉焉當是時青蓮殺賊九百人矣題詩樓壁曰生爲清朝人死爲清朝鬼殺賊九百人誓不從爲匪火已字跡猶可辨識云後數月同縣諸生張繼庚復以烈死初繼庚陷賊中詐降賊徧知賊黨潛與其友輩謀謁欽差大臣湖北

提督向公榮軍門賊期某日殺賊魁啟城城將啟矣謀洩賊魁毒刑訊同謀徧誣賊黨賊黨多死不及友一人何家琪曰青蓮繼庚皆書生無寸柄乃能出奇謀殺賊如此假當時有知而用之者稍授以職與權安見其城陷陷不即復若繼庚已自達于官軍而謀旋敗豈非運之所值其地之生民尚有方搆之大難天故撓之令弗克奏效于十年之前哉烏虖亂之熾也烈士碎首無成功亂定之後庸人豎子皆坐致富貴赫赫然勛名高天下矣然青蓮事特奇詭其里人至今樂道之

書包村

咸豐十一年九月甲寅粵寇陷紹興令下屬縣民致貢

違者斬諸暨包村小而僻弗貢罪亦弗及屬縣民義之徙居焉其弗徙者結聲援與犄角爲　朝廷守寇怒兵包村村故據險負絕壁數十丈中一徑袤三里許環以水田碎石叢棘雜衢遂包族大而立生者業農爲人忠信強有力村民長之賊夜至立生登壁高處鳴金大呼而下曰殺殺風雷空谷應者萬聲賊反走爲棘石絆墮水自踐踏無脫者寇以爲神凡攻村必擇驍武中道半逸至則伏首受刃無敢敵于是包村之名聞天下初吳越胥陷大兵惟道海可進取將發寇偵知之遣僞嶉王禦焉嶉王者諸僞王中勇畧最領黑衣隊軍令嚴肅號十萬徑包村大恨村無攻隙于是謀止軍築高臺瞰而

壓之踰年村大旱水涸礮發立生死家殉十五人女弟美英亦戰歿三閱月村民殆盡大兵乃以閒入時同治元年七月壬午朔也越三年天下以次平而寇之精銳實盡此村

何家琪曰粵寇之平由鄉兵大抵鄉之士大夫率子弟姻族轉戰南北所在立功封侯伯文武節麾徧行省如湘淮諸軍盛矣若夫縱橫千里沒賊中守一隅以抗逆燄非尤勢處其難哉立生村傖無過人智勇世所傳其兵術類妖妄不足信徒以忠義號召其鄉皆流涕感動弁方殺賊功弗獲竟卒爲國死此其志雖揭日月而斬天地可也

書金寶圩

東南閭里抗賊名與包村埒而時尤久者有宣城金寶圩咸豐六年圩故侯選訓導丁翥創集鄉兵以禦賊當是時安徽久爲賊巢甯國府城再陷圩獨存賊攻之輒挫同治元年冬十月僞侍王李世賢率悍賊圍之十有二月丁酉破死者亡慮八九千人

何家琪曰於虖以彈丸之地一旅之師抗數千萬方滋之寇至于七年之久功雖不就其忠勇何如也他如金陵既陷知縣溫紹原守六合八年金陵大營之潰江蘇浙江列郡悉淪沒舉人趙景賢守湖州與賊相持六閱月長洲永昌徐氏無錫蕩口華氏皆畫水以衛其里迄

未破噫方粵寇倡亂之始官與民狃于承平不習戎事故一時之郡縣賊至棄其土賊徙即報復城類無足怪設有死力戰守如諸君者賊當不旋踵滅天下人民亦不至糜爛殆盡即不然諸君不甘以其材棄之于勢孤援絕區區之所埒大軍以相驅除身可不死功且不必後于時而立生翥乃殉一村一圩惜哉

書壽州二生

壽州二生兄弟也賊魁李兆受初起事劫爲參謀不從以刃嚇之笑曰死耳不知其他兆受釋弗殺令一方人無爲二生計二生餓死

何家琪曰士可殺不可辱人知之生死之際一稍審度

則不能自決兆受嚇以刀而弗殺其不欲死之可知竊其生計冀或從我天下人因懼餓死之一念遂至中道改轍者多矣

書蘇湘

同治七年五月陝西巡撫劉典遣咸甯諸生蘇湘諭撫延安望瑤堡蘭家坪安定四十里鋪諸土寇當是時回人犯順所在嘯聚湘率十餘人走間道攀嶺踰薄達望瑤諸酋逆之時六月甲子也諸酋所部不相統攝而號扈彰爲首衆三萬明日彰具牛酒勞湘諸酋咸會湘登堂據上席諸酋環坐左右刀戟森列前階舞女唱塞上曲其聲哀楚而門外人馬聲與相應湘獨持大樽且飲

且取牛蹄噉之若無覩聞者良久曰汝輩自以爲士馬天下莫强耶湘視之直厖奴不若耳諸酋領之一酋突起謂湘曰君亦能騎否曰湘死且不怕豈不能騎者諸酋以騎至高八尺許怒鬣風生昂首長嘶他騎皆戰栗二萬人無敢騎者惟一酋能騎之湘從容攬轡頃及安定城諸酋大驚遂議撫累日不決一夕殺人湘宿所恐湘湘假寐詰旦謂諸酋曰久不聞殺人聲昨夜心頗快睡便熟也雖然汝輩其以此嚇我蘇湘乎我蘇湘怕死者不來此我蘇湘頭在可取也撫與否決今日諸酋曰吾儕皆慶陽涇州人必撫其畀保安言未卒湘立色變按劍叱曰咄汝輩何出此言哉　朝廷以汝輩良民不幸陷此非逆回比特允汝撫請宥汝輩汝輩敢以割地劫　朝廷耶汝輩試思之咸豐以來粵寇之洪秀全楊秀清石達開陳玉成尚有存焉者乎土寇之張樂刑苗沛霖尚有未禽而戮者乎汝輩何出此言哉諸酋面相覷不敢聲湘旋大笑曰汝輩麤人不工語言無足怪也撫與否決今日于是七月甲申撫于蘭家坪登所部名于册馳報巡撫巡撫檄扈彰詣三原軍越二十日無行意參將龔某始勸其就撫者也以身質不聽湘爲質乃行已而彰歸被官軍服神色揚揚諸酋疑賣己詐言回人至西川邀湘逸要殺以挾彰湘不爲動謀竄湘去入安定城諸酋已率衆臨城下湘呼黃世鐸與語喩令誘

殺之令不從世鐸者酋之桀也初安定困寇久無麥湘以衛假寇種種田二千頃復慮他寇劫民牛復假牛別其牛角以紅布密令民牛角皆紅布凡居堡三月撫扈彰部萬人巡撫更遣王事周某屯其衆湘少從軍以功薦巡檢者七是役也擢縣丞賞藍翎

書章邱二知縣事

同治元年　上命朝邑閻公敬銘巡撫山東首舉廉吏于朝者曰蔣慶第蔣君玉田人以知縣告歸二年矣中外交薦起知章邱縣章邱富甲諸州縣而難治于是蔣君與涿州全士錡並有賢名方是時寇亂大軍過境將入城蔣君豫牛酒逆諸郊長跽帥前曰謹犒師請駐軍

十里勿驚城市民許諾乃起或誣奸民馬純序于大府檄誅焉廉無他繫之屏左右告曰勿恐行釋汝旋馳數百里行營見大府曰公檄章邱知縣誅馬純序誅叛賊耶抑誅良民耶誅叛賊純序非其人若誅良民也知縣固繫之矣聲色俱厲大府謝焉治獄詳慎常懼其枉小有誤必悔而正之鞫盜與抵命因則未嘗杖章邱民之獲者好冒罪人供逮府輒反往往不獲真因一囚反供于府全君已受代蔣君聞詰囚曰吾杖汝未曰未全君亦曰吾杖汝未曰未然則何以昔供而今反也囚語塞蔣君曰雖然吾過也力請釋之他州縣民皆畏胥吏章邱反是蓋全君遣胥吏準道里限時日予錢米不許受民一飯民至詢其實偶受賕且杖且責倍償之弗怨也初蔣君以進士歷知濉汶上博平武城縣咸豐三年權嶧率數百人越境防寇于徐州府之卞塘臨行以印綬付典史曰我敗走毋納我我且死不敢以身累城也已而寇他去及再爲知縣四年自改官內閣中書而全君以進士授主事改知縣選得嘉祥民患水不克輸賦大府督之急盡舉俸以代而揮其子返曰吾今子百姓矣踰七年遷歷城二君之賢名最章邱章邱民爲之歌曰繡江之水其流涓涓誰其我活維蔣與全又歌曰長白之山其雲莽莽我其誰思維全與蔣

書陸慶衎

同治十三年蕭山陸慶衎以孤客游京師貧且病敝衣垢面一日其友觴于酒家同座有貴人某目而誚之曰子何汚穢若是慶衎年方少負盛氣擲杯起大言曰慶衎外雖汚穢中實不汚穢慶衎生平未嘗以汚穢之術貢媚竊大官濃寵慶衎惡得不汚穢貴人默然已乃大怒去當是時慶衎幾危明年光緒改元貴人敗慶衎籍順天學舉鄉試慶衎字紫珊

何家琪曰余與陸君故又鄉試同舉及計偕入都都人無不訐貴人陰事者然君獨顯刺其惡未敗時士當失志往往爲權貴辱或反以辱權貴君夙跅弛不拘小節得千金揮霍立盡卒貧死于都

紀黃厓獄

大亂之世士民死寇兵湮不彰者不可勝數矣膺旌表登載記留名天壤蓋亦亡慮千萬人矣雖然忠烈貞節世震而敬之至于號爲叛逆迹在疑似衆所冤憤越數十年無一人敢雪之者余特悲山東肥城黃厓獄黃厓張積中者江都老貢生山東臨清直隸州知州闔門殉節積功弟也以兄弟次七學者稱爲張七先生爲學本儒兼道家旁及陶白治生之術論易財成天地之道財讀如字廣大學末章生財之義咸豐三年粤寇陷江都依兄兄殁見山東寇亂方熾思衛鄉人與山東官吏賓客旅居無歸者道黃厓相其壁斗絕可結砦爲避寇計

迺築室講學其中鄉人與山東官吏貧客妻翠環居之違邇巨室亦聞而往焉于是黃厓有宿名守砦卒伍多無賴同治六年春寇犯山東砦卒有誘寇者益都臨朐知縣捕得以變聞狀甚亟巡撫閻文介公遣總兵某率兵圍之諭三日降赦其罪是時積中已受制于下不得出報書願自剡明非叛而已總兵某亟攻破之公令止殺男子男子死女婦類衣不蔽體爭投厓長淸界縣也知縣陳恩壽亟取家人衣衣之不給分裂布絮各護歸其道遠者親爲一室訪族戚屬焉事平獲黃幔黃幃書背有關帝廟三字迺屏入粤寇太平天國舊旗實其獄公悔乞病去後十有六年光緒癸未科會試恩壽子晃以弟一人及第

朱澹菴傳

澹菴姓朱氏名蔭培字熙芝無錫縣學生出壽陽祁文端公之門家貧客游爲人掌書記垂三十年以疾卒于濟南年五十有五其初客山東也年方少尙六朝奇麗之文才氣聲華一時無偶然不可否人人爭與交稱之者皆以爲詩酒人也粤寇南下大江不守穴江甯覬吳越主帥棄常州無錫亦陷澹菴妻殉母喪子幸脫來依澹菴乃侘傺鬱攅悔前所爲爲文一本古大家表揚忠烈扶持倫紀不遺餘力焉先是上元梅曾亮以能文號天下蓋曾亮之學出于姚鼐鼐出于劉大櫆大櫆出于方苞世所謂桐城派也澹菴從問義法會稽宗稷辰道州何紹基皆稱澹菴山陰傅霖故才士客濟南且死鄰厭苦之霖曰我死自有人埋我澹菴僅一相識果埋霖晚年交永新尹繼美繼美亦宗桐城者爲擇十餘首序以傳世曰澹菴文鈔

何家琪曰予詣澹菴時澹菴已病居卑下士涇論文章有條理詞氣平易世之目覵天不與人語若大不可一世者往往逐流俗得官以去而澹菴老死無歆羨意嘗語予曰吾輩志不可卑而氣貴能忍是外未嘗自異而中有所不屑噫亦可重也已

唐棣傳

青州城有小樓樓一窗面雲門山山色滿樓中蓋布衣唐棣居也棣字于山故籍吳縣少應青州童子試冠千人千人以其非土著鬨焉棣皤然自貴曰吾何事與若輩爭是區區者哉不復試日居樓讀書詞詩賦賣文以給食雖貧不受遺樓下有榆槐諸樹餓輒烹其葉食之有過客聞棣名袖金往閉樓不見强請之與坐樓上談藝終日金不敢出其與游者有贈久之必以書償與游者弗覺也年七十卒樓中

何家琪曰嚮過青州訪唐氏樓樓圮棣歿數年矣吾友武進楊逼叔嘗與游者也爲道其遺事示以所藏文草一篋類殘蝕難辨大抵長詞曲逼叔且言一夕詣棣棣

據樓闌攜鐵笛謌其自製曲適秋風起其聲哀咽不可聞也

徐退傳

興化有老狂士曰徐退字進之又名進字退之咸同時以書聲于鄉富翁貴人乞其書不與與作輒付乞兒曰粥此可活女也以故富翁貴人反乞其書于乞兒子粥米于市婦織于室一日晨寒婦倚戶外睨退退方衣絮短褐向冬暄以手負背徘徊中庭吟嘯自得見婦曰何不織邪曰今日織不得錢敢乞翁一紙書辦數錢爲翁具飯也于是舉袂露紙尾退大喜曰而翁書果直錢邪命出紙爲書書盡其紙嘗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不

中選立棄去獨手一杖挂胡盧行市中大呼曰專治天下黏塗雜病市人駭拼而四諸大興大興知縣問退能書否曰能狂草如飛知縣善而釋之歸里遂不出書聯語于居室曰老夫仗一枝筆餬口小兒爲五斗米折腰榜其門曰待死

郭仲彭傳

咸豐十一年粵寇侵山東及濰縣境劉家油坊杜村村民一人行遇寇其犬尾焉寇殺民犬暴起齧寇並死餘毛閭側天津郭仲彭適客其外舅知縣張君所哀退過之喟然曰犬世所賤也乃若此可不敬乎手捧土斂其毛立石表之曰義犬墓仲彭名百齡篤孝尚義好交游少補泰官知縣歸里病瘦且瘖凡寢興飲食寒煖溲溺仲彭承以意輒安之同治五年八月仲彭得疾將死書二紙一遺其弟一遺其友安州陳文焯躍入母懷而絕年二十有幾文焯字見三

何家琪曰見三與予舊嘗以仲彭臨絕書示予凡十六字其語悲而書古勁有法知其中不亂也見三且言吾愧負良友願重以予之文述其行誼甚詳予取一二焉若夫高犬之義而葬其餘毛事雖奇其旨蓋微矣

黃香谷傳

香谷姓黃氏商城人母夢一偉丈夫髮曲鬈類猿狀投入懷生而名之曰鬈兒後更名殿荃少負奇稟讀書能

强記文立成數千言咸豐十一年以拔貢生詣京師朝考授禮部小京官擢主事[illegible]甄點鄉試方持一卷讀忽擲之地曰京師人多于萬牛毛誰知香谷者于是鬱憤佯狂日飲酒溺聲妓怪偉其文以震駭人目書法益奇古香谷雖屢黜而名偏京師京師貴人愛其才爭令出門下香谷不一顧尤爲其鄉項城袁文誠公知初公以侍從出督辦陝甘糧餉事駐西安招香谷香谷偕衆幕客渡河已登舟矣適公僕奉公妾輿臨岸無他舟晒下衆幕客衆幕客有下者有坐旋起者有相覷求動者香谷立舟前徐語僕曰吾下吾徒步東吾不復渡矣僕謝罪卒先渡以此公待香谷愈恭而香谷愈傲人皆稱

公皆香谷香谷文自矜重有索爲之者輒經歲弗就貴人全竟不得一字每命筆必取細紙戛墨作意書之脫稿爲人攫去又不錄貳故無傳間誦其詩曰匣中寶劍終歸水火底蓮花定燭天光緒五年游南海月夜被酒墮珠江蓮花峯下

何家琪曰予客青州知府李憲之官齋聞香谷行誼甚詳不復省憶今書其赴文誠公幕時事蓋賢公卿之待士與士之報知己自有其道不可以世俗之常例之也憲之且言香谷生而父出亡尋之不得方期取大名以行其志志形獲遂浪游以死夫人之負才而流爲詭異放恣之行必有重傷心者不然香谷無以見世謗矣

三客傳

薛澗字曉湘韓城諸生也同治朝客山東巡撫平遠丁公寶楨幕府幕府客類以平寇功賞監司以下官獨不與最後以知縣薦貧千金俾入　覲反其金曰澗秀才也分當力國事何官爲遂歸性孤介爲詩樸直初客濟南居城西土室無僕馬惟一醜妾供役使公檄廉郡縣事草笠短衣步千里如期反不受一錢公或有餽酒市酒釣大明湖中魚命妾養之餉寒士洎歸負妾走山谷日將落野風大起忽聞吼聲甚惡一虎至登秦始皇冢上狂叫曰爾類敢侮正人邪虎掉尾去

清河黎承忠字獻臣晚年自號喟園兀傲善罵嘗以監生黜順天試遂棄科舉業肆力于詩長歌行客河南祥符以啟事達郡縣啟事多徵詞或譏于巡撫曰謗書也遂之喟園雖與枭齟齬而篤故交陽城典史錦州任君卒貧無子僕棄屍于野喟園聞之告于其二友二友尼焉喟園怒曰惡交而判生死非人也吾豈不能獨任哉當是時歲暮大雪道險巇徒行屢阽危登太行山四顧無人佩天高歌卒歸其屍少爲布政使貴筑傅公壽彤知老乃病河道總督奉新許公振禕賓禮之薦以五品職銜固辭不允一日將詣謝首簪金頂登車而以水晶者置車後背而坐及門徐出易之偏顧路人指其頂微晒曰天下可羞事尚有如此者邪

廉寰清者金匱人字兆平以布衣習名法客河南府縣者也爲人狷而俠不喜干時客之者寡恒貧嗜碑帖及三代秦漢器雖典衣必得之或誚曰子以白金易黑紙爛銅邪寰清笑曰公等貴金寰清視之糞壤耳糞是愛豈知黑紙爛銅哉游開封相國寺見一面垢衣敝者病卧階下意其丐也詢之乃武進詩人王鐘大驚振之起舁槃槃壁寰清膝居以客舍卒醵金葬鐘鋟其詩并重錄其鄉三家文曰張端甫侯子勤朱濬庵咸同以來江南故家墓多沒于兵寰清歸省墓復舊址自以爲元文正公後世系尤重迺命舟躬訪遠族在安徽湖南者修族譜先是妻殁穴其旁爲生壙迨卒族人葬焉寰清好飲

小詩尤豪于飲客河南時赴友宴酣歌妙舞金鼓交作寶濤方抱大杯睡鼾如雷矣

何家琪曰余論交多文人瀾從軍府久不失故諸生儻所謂天下士非邪寶濤等客耳而不干人歸死于里宜矣夫名位世所倘窮極思通又人情之恒也閭閻落拓下方且老矣見知鉅公驟膺五品識與不識皆爲榮幸彼自以爲可羞其志趣殆與今時人有不同者與

楊春圃傳

君姓楊氏諱熙字春圃澠池人父天榜縣學生君嘗與他方賈互市山西賈遺白金五十斤君招而歸之賈杜誤投以貨值百金亦返焉今之士大夫以詭術役國帑

民財何可勝數賈之金與貨既屬於君去矣姑置之可也不然待其來付焉而君必招而致之者何哉蓋以謂物非所有不返其主心不安彼沒帑財者其心於義利之間初豈皆非交者哉利之念日重而日長義之念日輕而日消久且以爲固然反笑君所爲非人情烏虖君爲國學生嘗以賑饑助役勞有司請敘職弗受孫埜舉光緒十七年鄉試

李坦劉震傳

李坦雒陽人字和庵寠士也勇于義同縣劉震字春霆差饒而好施坦少以國子監生應省試不中選奮然曰是豈吾學哉乃棄科舉業讀儒書尤篤于孫夏峯李二曲之學雖在客肆每閉目端坐高論古人客盡去罔覺也同光間雒水北溢壞城垣波周公廟坦倡于衆曰周公父兄也父兄暴露而子弟宴處于心安乎欲葺廟先隄雒且城亦一府資捍衛者也迺條三事上有司大吏聞過境趣數十里伏道旁以狀請不報請逾切卒如所請有司敘勞者及坦坦辭曰吾言獲施行足矣家無舍貸友馮元坤城陰闢田結茅居之時冬雪沒戶上下一白不見炊煙知縣盱眙秦茂林賓禮之河南知府孝義陸公襄鉞舉爲義塾師光緒二十年卒踰年震亦卒先一日前其二友林世禎張祥祿而謂之曰震少不學今以賈贏白金千五百屬君等質市肆積歲息資縣士之

貧而試省暨禮部者吾死瞑目矣二友諾焉及卒府訓導汝州杜夢麟以其事并衙所設至善堂義塾田百畝宅二區聞有司有司請于　朝建坊旌其行震晚年喜置書壁書臥其中卒後三年子玉堂舉省試坦無子

何家琪曰余至雒陽訪老蒼士得坦已又識震震好施乞求衆稍不遂輒相怨望由是重負謗死未已洎子舉一科或又以爲善報雖然非震心也假震私其子于不可知之天何若及未死厚子産之爲愈哉恒人之情未有不嗜利而畏死嗜利必貪貪必吝畏死必極以利子孫息垂絕割千金豈徼報者能爾乎而人且目坦假道學烏虖

李孝子傳

李孝子名璧酉華逍遥鎮七歲兒也同治六年寇亂從父避臨水寇逐之登舟舟近岸將下寇及刺父父甦大罵刃之未絕之也罵愈厲并殺之

鄧孝子傳

濰縣孝子曰鄧文昭盧父墓二年卒文昭縣學生授弟子城中墓去城五里許雖盛暑嚴寒必詣墓一夕大風雪諸弟子止之不可中疾死墓次年三十一

何家琪曰孝經云毀不滅性記云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身有瘍則浴頭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又云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不勝喪比于不孝凡此皆爲喪過乎哀者言之也非今居喪者之口實也昔皐魚立哭而死孔子敬之孟子亦以孝寘爲死孝文昭不去父墓以致疾豈必以身殉哉蓋不如是則心不安不如是而苟安天下無不可已之事凡子臣亦無不可逃之責而援以自恕者矣

彭烈婦傳

彭烈婦者臨桂人山東滕縣知縣鄧崇孟女也歸陸豐彭錫齡陵以吳彭君令范縣烈婦與吳偕後置妾孫三人相愛彭君以事去官將從陝西軍二妾皆泣烈婦爲治裝贊其行曰丈夫當竭力王事安得以兒女私奪義乎彭君行三人留居濟甯愈相愛彭君不歸久無書書至烈婦夜半見白紙囚問也持書癡坐二妾問之不答覆問徐曰而至得死所矣言畢淚縷縷如麻襟袖俱透二妾仰天大號曰安處我等烈婦曰我等易處彭君之殉爲同治八年四月迨七月庚寅釐反烈婦獨入室吳潛伏窗隙窺之若仰藥狀亦入烈婦口堅閉餘藥盤中吳曰妾固知主母志何不約我從烈婦曰人各有心是何事約相從乎必從盌藥在可盡也吳遂抱盌盡家人奔救烈婦偃卧前几吳後舌强且言曰斂斂以手出一指睨烈婦立槁孫猶掩面哭訴云

何家琪曰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吾人之難同如此夫女子同居本日且以私猜軋會猝遇變各行其志而已安能必同哉鄒國世家義死而吳亦後之斷金臭蘭不足喻矣孫故倡也

任烈婦傳

烈婦氏龔嫁歷城任鳳廷鳳廷疾不食亦不食家人强食之方食鳳廷死箸落地目上視半晌乃大哭出聲曰君死妾何敢生妾何敢生遂不食家人恐防之逾五日不死陽紿家人曰今不死其無死時耶不食而且生豈非命哉復食家人喜懈于防晨潛起仰藥家人至救之已絕年二十有八時同治十年五月乙未其夫死庚申朔也

何家琪曰烈婦家故微非必讀書通大義也雖欲盡婦道或難于富貴族焉生無表見而死以節顯人豈不視自爲哉

宋節婦傳

節婦錢塘沈氏山東布政司庫大使長洲宋君煜室也宋君歿節婦結繩投井不得死席床側絕粒三日矣忽推枕自責曰暴夫骨而死豈瞑目耶起理喪自山東扶宋君櫬歸先是宋君父母節婦父母俱未葬至是並葬之比反曰吾于兩家先人可告無罪矣同治六年六月辛丑卒年七十有六無子

何家琪曰節婦早慧詩書畫皆工絕一時號才女丁夫

與子之窮乃能忍死自盡若此禮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非絕之于其所生懼中人之心勇而力難兼如節婦之連葬數匶于兩家禮以義起亦先王之所許也士之文章彪炳潤色天下非兒女子比而職分所在其遭際未必若節婦之囏難也而或有不盡豈才之咎哉

二孝女傳

惠民縣有孝女軼其姓母蚤寡叔父利母産欲嫁母母不從女亦不嫁偕居焉寇至女伏母而禦于門手刃數人寇大至女臂創踣母出女起以臂障母寇義而釋之

一孝女不知何許人也全家死盜以幼免及長盜日行市中無知者女陰識其人官入市女被髮指而大呼曰此殺我全家者也盜伏辜

何家琪曰前史載寇亂之際如江次翁趙長平事因孝弟之足感人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雖盜賊不至盡澌滅也當斯厄者惟望免親手刃數賊而賊釋之不亦幸乎若夫全家并命死何恤抱微志伺敵之閒言于官周官所謂書于士殺之無罪者其復讎與趙娥王舜異矣

李氏二孝女傳

清苑詩人李鈞和之季女曰毓秀年十五以咸豐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死是月其兄毓泰女珊珊生生二十四年以光緒六年正月二日死珊珊母葉疾時刲臂和藥進及歿納翦懷中毓泰廉之仰天歎曰嗟乎吾罷宦

且老不幸見女橫死珊珊于是出翦置父前曰兒不死矣顧時時嘔血一日嘔甚遂絕先是毓秀母婁在殯欲殉家人覺乃寢蓋皆思母而疾疾而死去母死逾朞云

何家琪曰何世之多孝女也爲人子孰不知孝父母苟非情之至生死之際有難言者乎今年公車入都道景州浮圖州人指其最高處言故知州懷甯彭君女殉母于此歎爲僅有今李氏二女生不及見而死若相從噫何世之多孝女也

邱節婦傳

節婦氏鄭陝西士族也少讀書知大義年十五受聘于陽穀知縣昌平邱君在田媒紿言爲嫡入門之日服命

服見邱君配平宜人坐堂上遂自去命服服婢妾服長跽請罪宜人初盛怒已而倚之呼曰妹無罪妹起遂掖之起其家將訟泣止曰命也必與敵豈見天二日乎故與宜人居終始無間言邱君在官多媵節婦自居一室室供佛誦稗史姑前而教宜人子女守宜人子女親之逾于母邱君歿子幼歸無計殮目戚友皆在節婦哭畢慷慨對衆曰今雖貧喪不可不歸衆曰善俟子長宜人亦難之節婦曰不然歸何俟第粥家中物佐妾奩其尚足辦葬資妾當獨任焉遂麻服率一僕一媪奉櫬歸卒葬宜人有疾親取巾帨磯器滌濯宜人眠宴起恒午節婦侍宜人眠始眠而起嘗先朝禮佛即入廚爲宜人具食家事勞者悉任之必請于宜人然後行給賞僕媪曰此宜人意也宜人子泰來授官宜人命爲請　貤封服命服焉

何家琪曰易睽彖家人謂家之離自婦人也況嫡庶閒哉庶大抵怨嫡妒宜人誠逮下然如節婦之能自抑者亦尠矣至于臨大事排衆議卒行其志雖義烈男子何讓焉節婦余妻庶母同時吾友泰州宮母呂其女君孫老且瞽矣事之若忘其喪明也其二子本昂昱長而官州縣矣若不知非孫出也烏虖嫡庶之禮弗講久矣母有美行爲其子者或且以爲諱然則余傳之于今世亦曷可少乎哉

馮烈女傳

烈女洛陽高崖村人父馮獻玉許字後河村殷永福道光十年年十八永福以死聞烈女力織于房忽以刀斷其機請于父母往夫家村隣洛水將渡村人尼焉曰三往弗克渡烈女指渡處曰吾心如此水矣奚渡爲歸入房織如故一日父母見烈女首垂機側以爲倦而伏也呼之不應蓋絕逾時云後二十年馮族人市其骨于老井村張氏俗號配鬼妻得錢五千張氏將舉骨葬輒病如是者三遂止

何家琪曰自來女婦節烈竝稱以予論之事親撫孤歷時久而志不易節爲難然而遭時不幸見陵強暴非死不足以潔身烈不幾難于節乎咸同之亂海內女婦蓋不忍言光緒初年洛陽大祲女婦粥于四方歲旣康婦女少而價愈增無賴之徒于此利而掠焉其父母夫家無不利之往往一女聘數男一婦更數姓至于爭訟官概羈于官媒官媒者官人實倡屬也當是之時雖其女婦之素知廉恥志守貞操有求死不得者矣若馮烈女者父母未嘗強之克自致命遂志此固道光十年事也烏虖

汪烈女墓志銘

汪烈女儀徵人贈君杰女河南府通判坦妹也咸豐三年粵寇陷揚州贈君家城南守先人祠堂寇入將斧其

木主賵君抱木主泣曰此吾祖父魂魄所依也願以死乞免寇斧賵君額受創弗死縊弗死絕粒乃死五年揚州再陷烈女從母江嫂孫避城北三十里曾莊母病且革執烈女手泣而謂之曰時亂最女子不幸耳烈女頫首徐應曰苟獲死所幸莫大焉毋以兒爲念母旋歿八年揚州三陷九月己卯寇犯莊先是兒省舅氏璧甘泉宿儒時所傳南春先生也居去莊三里許聞變亟趨歸梗弗克前匿叢芔中夜潛行旦寇去至莊無人焉自門達室無人焉乃赴室後塘妻抱一歲兒浮水上舁席地踰時蘇兒已冰不能啼矣涼風吹波夕陽斜射見水底蒹蘆畔有一人影左右相攜狀出之乃其婣程女一郎烈女也程受聘于劉氏夫死不嫁烈女許字同縣諸生張丙華未娶烈女年十九程二十七曾莊人號塘曰雙烈塘明年十二月某日兒葬烈女母墓側越二十有五年屬銘于洛陽教諭何家琪銘曰

女以水而完其潔水以女而嘉乃烈水重女邪女重水邪水與女名並不滅

李節婦傳

節婦江蘇清河王氏山陽丞海陽李士瑛側室咸豐四年士瑛年六十九卒節婦年甫二十也踰數月而子洵生先是士瑛子符曾早世嫡妻楊出也故妾周遺子浩淀及諸女皆幼于是楊女君命節婦偕諸子女移別居

女君夙有痺疾節婦晨起必之女君所執婢子役符曾子臣俊甚之虐及諸子女節婦退私居輒前諸子訓之曰汝等生微不可不自立浩淀洵遂奮于學相繼爲學官弟子員皆出客于外以脩脯養節婦初士瑛方殮節婦刃喉已絕家人捄之乃蘇光緒十九年年五十九卒里人以狀聞　旌如例

何家琪曰余向依弟萊陽官所距海陽不百里其地濱海多大風城曠樹白楊每秋夜與弟共坐鐙前聞空中有聲驍然復蕭蕭不已蓋楊葉墜也是時輒念少孤母早喪弟小官不及養未嘗不相與涕下洎余官洛陽諭浩洵兄弟今洵又同客汝甯而弟適歿洵乞余作母傳心惝恍海風猶在耳也

陳節婦傳

節婦會稽范氏適同里陳大葆割臂療姑疾不起夫死自經弗絕撫其孤孤又夭凡守志四十五年卒

何家琪曰天下事未有可計其必成而爲之者也雖其事機待轉于是藉手而非常之變容起倉卒焉黠巧之夫有逆測無益或輟者矣而豪傑卒以樹功名至于敗壞已極莫施挽回要不惜一生身與名以殉之繼業不克竟立陷危亡而君子且許焉者蓋以其無疚于志爾夫君子之所謂無疚于志止世俗所謂闇于事情愚而拙者也不愚而拙此女婦之行所以獨不絕于天地也

與

舒母周太夫人墓表

昔諸城劉文正公父槃知甯羌州歲大饑假廳倉粟活州民而自鬻産代民輸納不謂今復有舒母周太夫人事也太夫人祥符處士學泗女知汝州直隸州奉化舒君亨熙再繼室光緒二年河南大旱大府以天災爲時所恒有而國賦爲重凡州縣官以災報者輒罪之曰盜耶抑沽名耶于是州縣官承旨災概諱而催科愈亟河南之境千里內骼胔相枕藉存者鬻田宅妻兒以輸賦無出鞭箠桎梏迄死乃已是時之民非死於災卽死於官幾無孑遺矣言者聞於朝　天子震怒罷大府以下官命重臣振撫而庫無帑倉無粟洎乎告貸四方四方之金踵至且百萬民無捄而歲已豐後大府又以其貲修廟宇刊書籍與諸不急務寖取立盡不稍留儲備異日捍患禦災之用爲重可惜也方汝州君病且篤州倉有積穀僚屬不敢發太夫人獨主之曰罪在婦人亡何汝州君歿後知州責償償數千金汝州君以舉人起家州縣晉秩知府前太夫人任沈生子男四女一太夫人生男一女一以樹基靈寶知縣官中所加級晉封夫人春秋七十有五卒於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庚辰以明年四月丙申祔于松林鄉汝州君之兆初余教諭洛陽識樹基及遷教授汝甯樹基以太夫人喪赴且狀其行請

文表諸墓余特書其發倉事謂與先朝名臣埒出子婦人爲尤難並紀當時災狀告來者封邱何家琪表

書二婦

桐城西門外曰柴氏婦者其夫貿也貲盡不能養母婦詰夫曰母與妻孰重母重事夫與事姑孰重事姑重然則粥婦以養姑乎夫泣婦亦泣鄰楊闊鬻金遺之卒不粥同時有桐城婦不義其夫之食而弗食也食豆漿一盂僅不死一日攜其子之母家不復歸婦人從一禮也夫死且不得嫁矧有夫者哉柴婦義重養姑若汙其身弗恤焉范史載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感其言捐金于野桐城婦之夫苟非劫盜何不可諫者禮女子嫁從夫夫死從子豈以一歸冀夫之悔而改行與二婦皆非中庸道天下不少降志辱身之士如柴婦所遇蓋天之全之者大矣

乞烈婦墓碣

萊陽沽河之南故有乞烈婦墓居人言烈婦不知何許人乾隆十五年歲大飢烈婦從其夫自西南乞至水沽頭夫病婦守焉夫卒婦亦卒蓋不食七日矣周生曲生釀錢市二櫝葬於此焉烏虖天下之乞婦多矣乞而未有不就死者也而或爲葬之傳之百數十年居人之口

乞亦自有等哉

楚桐隱僧秋航傳

道光朝錢塘陳君賓禾之丞順天府也集海內名士于所居古藤書屋楚桐隱以善棊來會而儀徵僧秋航亦與焉桐隱名重慶故籍漢軍家京師讀書外藝會覲古寺棊諷悟遂知名時年十有六也先是黃龍士以若程梁施范號本朝國手及是潘景齋殁衆推陳復初桐隱獨與抗王公爭延之嘗游廣東資頗壯顧性豪立散去咸豐三年偕陳君而南梗亂旅死于博興縣齋年五十二桐隱天姿絕異而秋航以學進少馳譽江淮間及北須眉皓古未嘗自言其年主壽佛寺十數載死名願船

桐隱局見周小松所編諸家譜秋航散見舊刻受子譜尊天齋譜中今陳君季子璋合刊二家桐隱秋航對局者存一二焉璋學有家法

何家琪曰棊雖小道孔孟皆以非用心不能致精蓋其難矣若夫文偉嚴駕安石別墅識者以是決其能破賊亦以見君子之于學術先自定其心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也桐隱末士秋航又釋氏之徒屏萬好一其心卒以技名後世不然由其術以他干焉其成就豈必出時賢下哉

張道士傳

南陽府元妙觀有道士曰張宗璿字耕雲山東福山人

也同治三年皖寇姜太凌犯府城北宗璿出千三百萬錢建砦衞逃民一夕梟喧寇至砦門閉逃民爭入聲震十里門者弗敢啟逃民益譁知府以下官諭之弗聽宗璿與約曰勿聲且啟門且乃入之當是時微宗璿言府幾亂

何家琪曰余不識宗璿何如人自南陽來者未有不稱宗璿意以爲羽流之有高行者耳抑好交士大夫善文詞其昭名者邪洎見知府濮君所銘塔載其待牛車四百乘應忠親王軍歲祲餽飢民三千口與道家主清淨者異儀徵汪君復爲言建砦定亂事又非平日之誠信服人不克若是烏虖二氏無士大夫之責者也世之士

大夫動斥二氏矣天下艾安吾見士大夫冠帶酒餞車騎僕從大都氣象雍容如也

釋月舟傳

釋月舟雒陽人也名悟正能書畫尤工篆分脫口成詩嘗游汝州風穴寺天大雪將作畫會州豪僕數人假宿其寺華服輕裘環几觀焉私詢僧何人而能畫脫而笑之月舟俯首几上若弗知者立取丈幅紙挽臂懸腕手七大筆濡墨斗中自紙尾逆提直出紙顛爲芭蕉枝葉皆具如天然飲瀋雨下徧點觀者觀者相顧失色莫誰何也

何家琪曰漢佛法入中國首建寺雒陽至後魏其風熾

矣唐雖尚佛而佛之徒類喜文字與儒者游香山如滿其著也余來其地月舟已死僅聞其軼事先正白樂天歐陽永叔蘇子瞻所至交方外雖以任道之昌黎盛稱大顚取衣服爲別余獨怪世尚圓通而月舟顧奇兀如此烏虖佛之徒豈無人也邪

琴師少摩傳

少摩者道咸閒宜黃黃樹齋侍郎游雒陽迎恩寺賞一貂僧詩而字之者也侍郎負海內重望以故少摩之字特聞于時少摩高姓宜邱名詩至陶靖節有沖澹之致尤善鼓琴時又號爲琴師寺在東門外爲冠蓋迎送所

下吏聯詩輒竟日嘗言吾琴有神夜鳴明日必有詩人至庭多牡丹高丈餘次四三尺花時具酒欄前以延客迨夕月上花影滿地客有未去者則其戶已扃惟聞泠泠之音出戶外而已

何家琪曰余初授校官雒陽刋四僧詩四僧知水月舟爲章少摩也月舟爲章前死知水年浮七十矣踰數年亦死惟交少摩久每至寺必聞其琴聲少摩死余尋去雒悲夫

賣餅傭傳

濟南市有賣餅傭曰孔叟自言滄州武生官千總從僧邸征夜聞田閒婦嘑甚急刀而出隱隱見二男子脅婦狀趨前斫二男子頭歸婦于其家後隸京軍巡城有盜將劫一巨室尾之登屋亦登手格鬥瓦震如雨盜不勝下亦下遂殺之獄具以無左證流于此其賣餅也日黎明出夜半歸嚴冬身數十年絮袍首朱纓絮帽足破布鞾曰此我故物與我共死生者故不棄也

何家琪曰古稱耕釣版築魚鹽屠狗椎埋吹簫賣繒以及奴隸囚徒英雄多有然皆由功名著若無尺寸藉沒焉已矣夫聖王立賢無方後世尚資格或沒英雄至于寇亂之際乘時會奮跡者何可勝數叟以罪傭老不亦宜乎

書賈

掖縣賈貢於萊陽元上村村人賈之甥奇也年五十矣妻不孕會歲荒岔都馮氏婦爲人鬻粥賈不知以百餘緡錢納爲妾婚夕婦泣賈詰之自言狀且曰有身八月矣泣涕輟賈既老無子積累年貲易一妾稚而美村人賀者滿室酒氣燭光溢牀几夜午賓客盡散酣醉獨對喜不自禁忽聞婦語中心惶惑乃排闥出繞庭步旋低首默念首觸老樹顛足反走曰豈有奪人婦而天予子者乎吾決矣吾決矣人而女之婦泣止翌日召其夫夫至當是時村方演優爲夫婦擁賈南嚮坐雙拜之拜訖各東西旁侍村人皆背優而面賈將歸賈厚資之村人高賈義多助者賈並遣人護其行訂其家毋復粥　明年

賈自往視之婦生一男賈劉甫曾

何家琪曰光緒初年西北行省皆大旱先時無防禦之具獨振弗繼往往良家子流墮於奴妾倡優或遠航海外數萬里禽獸之國侮辱而死不知其幾獨脫一盆都婦晉鄧伯道納妾訊家屬乃其甥感恨終身　國朝方恪敏公初購一女見所攜先人詩册有故友名還其家助嫁焉夫不恐甥與友人情所易出之於名賢世且傳爲盛德賈何人乃能若是哉

治人傳

光緒十三年秋八月河決鄭州　上命督河使者率河南官吏塞之明年八月有老治人上以四鐵錨鐵錨者

塞河時所需也使者異焉曰此乃工一年之值羨而治之者工少時嘗值河決值有所羨輒疾醫藥必盡所羨乃已再如之今懼其復疾也願以輸于上

何家琪曰嗟乎彼所謂羨非必盜于中飽而得者且盡輸之而託以疾夫　國家之舉大役固不惜小費然當國帑空虛之時爲人臣者亦何心利于其間烏虖河工之靡　國帑久矣今鄭州之工河未塞竭白金一千萬有奇治人之言有味哉有味哉

書金工石工

一石工以贋碑售于市一金工以贋爵易之石工曰彼以眞易我贋也金工亦曰彼以眞易我贋也各得意以去

何家琪曰眞贋之難知豈獨金石哉天下之人其于物未有不欲得眞卒得贋而猶以爲眞無足異矣若旣明知己之贋方以愚人遂不覺人之亦以贋來也悲夫

書流人

明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陳演爲賊將劉宗敏拷索賕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世以爲快今復有流人黃亞耀事亞耀新會人以罪流黃州咸豐三年粵寇至城中集兵守某薦紳士盡其金兵潰遂陷亞耀憤甚乞降寇索薦紳士得之鞭至死然後自殺烏虖亦快矣哉凡一命以上專殺人者法不容海曲呂

母之復仇矣不值寇亂其金且無出之一日而能死之哉若某薦紳士之蠹金陷其城罪萬死不足蔽然苟非蠹金之故安知城不可保而身或免死是其殺一城之人以及身矣天下之禍殺人未有不及身雖其受禍不同而皆非所料夫某薦紳士之死于亞耀固其蠹金時所不自料者也

書匄

予嘗行青州道遇一匄出囊錢與之取其一曰吾匄甚多囊能給乎且獨取非義也不顧去廉矣或曰匄也匄旦夕生死呼天呼父母或不應有所與不多取甯矯者所能託乎今夫人同居共事惟懷私罔其類甚或賊焉

爲己名若此者僅世之所號士大夫邪不獲致身士大夫之列而好苟異亦句之羞哉

書山東二義

臨清州有倡管識知州張君積功之婿崔咸豐三年粵賊陷臨清張君偕崔殉倡毀容百計脫其子賊中閒關歸崔賊自奉母居田閒晝樵采夜織素見者以爲故農家婦也後十餘年膠州村中演劇賊猝至一優登臺下持木刀與賊角賊驚顧優村人以閒脫優死村人私祀之爲神優袁三黃縣人倡名二玉

何家琪曰昔文家傳圬者種樹橐駝蓋君子不忍以微没人善也秦以後官者之禍烈矣史猶取呂强張承業

豈可以類類之乎詩云采葑采菲無遺下體孔子曰不保其往予取二義以倡優賤倡優耳且如此

書漢陽二妓

漢陽有二妓曰青蓮碧蓮同乳兄弟也始乳母夢吞蓮色青碧以爲祥而名之咸豐二年粵賊陷城賊魁大張宴召妓奏樂侍青蓮挾琵琶歌徐徐賊魁促之青蓮猛提琵琶擊賊魁頭賊魁頭碎羣賊磔焉先是碧蓮已爲僞南王子韋利用獲有殊寵及聞青蓮死酔利用酒而刺之焚其居投水中是日官軍遂復城

何家琪曰寇亂以來女婦之死于烈者衆矣未聞有殺賊與復城功如二妓者吾獨怪其母之夢蓮以爲祥也夫妓何祥豈不祥其妓祥其死于烈與死于烈誠祥然不獨一妓蓮何以祥也烏虖天下人之賤至于妓極矣若宋毛惜惜以罵賊死賜謚立廟二妓名雖不獲聞于上而功實過之吾願天下人毋但以妓爲賤之極也

天根文鈔卷三

封邱何家琪著

傳志類

滙泚張先生墓碑

先生諱文林姓張氏少則慨然以道自任不肯爲俗學事州縣簿書幾三十年非其好也然自里居教授以至臨民涖政之間凡發一言理一事勤勤懇懇周詳慎至務盡其心乃已及任監司年已老矣其苦志克己知秀才時終不敢以自放蓋其學以天理爲主而反躬實踐官稍貴學道愈篤斯時人士乘亂隙盜利權殺人劫功者名位往往出其上獨抑不得施守死不變曰吾道固如是而號知之者類外以長者敬之實迂其道以爲非

時所宜也終焉而已矣先世居滙泚曾祖曰耀祖曰如乾父曰守己高行不仕娶陳氏舉道光十一年鄉試大挑知縣次山東咸豐初年粵寇起將北巡撫李公僡以兵駐兗州令屬吏陳策先生倡于衆曰今一統之世大臣宜遠討先天下公壯其言于是自兗州越江南境趨河禦之十一年　天子詔戶部侍郎杜翻練民兵于其鄉至則拔各郡縣士耆之悍者領保甲長民盡輸錢于長備軍需田廢催科無出長恃勢困民以抗官忿上變置諸法當是時先生以同知攝曹州府事屬縣亦以變請兵先生曰嗟乎此粵寇所以起數十年破數行省千百城殺億萬無辜之人至于今未已也吾廉之卽變誅其魁足矣何兵爲有罪知府坐之立馳諭變者曹州府知府張文林按汝境乘一馬車役十餘人手鞭從道遇變者刀而出望見先生車刀墜地先生曰進皆膝而進下車一一指之曰汝等罪也當死變者齊應聲震數里半頃曰悔否皆悔又高言曰天不罪悔過之人今　天子仁同天知府請汝命再知府不汝活也起皆起初襄治行省獄屢平反忤上官執愈堅嘗謂獄詞始最重觀所反知不能反者多民私販鹽率以盜論曰此無生者也示懲而已軍中欲誅竊賊曰盡屬州縣官獲一兵言綠某軍僉詐之將刑曰盡詢諸先生貌厚而氣完言直而行毅尊賢敬老汲引後進如不及官中未嘗去書晚

年學易匯漢以來疏易家爲節錄取經史百家言天理者坿李延平隨處體驗天理一語若干卷同治七年八月甲子卒前一日書報同歲生黃君來麟數百言大抵以死不聞道爲恨年六十八凡爲泗水汶上泰安鄒滕諸縣官至道員權濟東泰武臨道滕人請祀名宦祠子朝瑋靜樂縣知縣某年月日葬于濟南千佛山之阡銘曰

庸世以雜學而獨嚴于身覇亂以重法而獨寬于民烏虖古之人

保山吳先生墓表

同治十二年冬家琪自里罷鄉試來濟南父執保山吳

先生過舍字而教之曰天根科第有命也館業之力必得不然不如決棄之求古之學子年不小矣家琪敬諾明日謁先生先生氈巾方屐出自上坐論古經義涓涓下萬言大抵剏解獨見精核詳明窺其意漢宋諸儒蔑如也越數日聞將官章邱又數日聞先生病會弔喪城西客有道先生死者疾而趨至客館其妻子未在一弟殮之方聞先生言時意欲自此棄舊業從先生求所謂古之學於戲已矣豈學亦有命邪嘗容壽光覩先生聽訟有從子與叔父爭產者先生前從子而問之曰叔父之父女何人曰祖也叔父之兄女何人曰父也先生色然厲聲曰不有女叔父是不有女父不有女祖女爲子孫不有祖父何以爲人吾治女縣有年矣倘有無祖父之民何以爲官吾去嚐而起從子泣請罪願悉讓歸叔父其叔父亦泣弗受先生復坐笑曰吾良民也令其族人即堂上析之讙舞去先是治肥城粤寇北侵先大父攜家琪來避地見一老媪抱襁中兒入縣齋人言兒爲冠縣知縣閻家殉節傳君之孤其乳母給賊爲己子負而走數百里投父友者也及至壽光先生教之同其子出拜幾七尺長矣後數年與先生子炯同列順天榜於戲脫孤兒于百萬豺虎之中以奔其友乳母之力已竭義已盡矣其友不能收恤或教之有得其道卒何所藉以成名先生之教孤兒第恐負死友默默者並報之于

其子不相後先同舉一歲夫人亦疆爲善而已矣所値不偶或未至時而流俗動咎天道若報施彰彰如此則又何說先生諱樹聲字曉亭晚年得一周鼎自號曰鼎堂舉道光二十四年鄉試四充山東鄉試同考官卒年五十有八光緒四年繼配劉卒明年炯遂合葬于肥城從先生志也先生少爲辭章壯詁經至聲音文字之學至老不倦所著書曰鼎堂七種六書微卷帙最多其已刊者詩小學歌麻古韻考而已外有說經說史金石諸篇死前數日所論四書小學未成家琪謂 本朝經學卓邁千古乾隆中尤盛今江戴段王諸家之學軒天地矣而先生獨矻矻于兵燹彌書之餘死無知其書者雖聞緒論如家琪亦未嘗從而卒業焉豈非所謂命與

登州府同知紀先生墓表

獻縣紀先生諱煐迥字晦安太子少保文達公從曾孫也十二世祖天申以歲飢賑粟萬餘石誥贈光祿大夫父樹森敍州知府爲人抗直尚志節權貴不爲下而恤民愛士愼刑獄出入罪尤反覆與屬吏爭累著公牘數百帙先生少傳父學以民物爲己任砥礪獨行所不爲利害不能奪雖困不悔好讀史服膺先儒名臣書故俶儻明大計遇事敢言逆策成敗多奇中廣眾中獨舉鑑論往古國家吏疵民病引大體慷慨義形于色聞者咋舌或逸去堅坐抗論自若由是官愈滯以丞佐死道光

二十年舉鄉試咸豐三年粵寇北侵倡捐燼餘助軍食亡何以直隸州州同待次山東當是時天下承平久兵制廢弛令各郡縣練土兵自衛其敝也脅衆抗官流爲盗賊先生居鄉豫忠其患著私議及至山東變果僨奏記大府大府一日懸令四城門頗采其議而法過當先生見之曰噫州縣官將殺人矣又著酷吏論辭甚痛鉅佐濟甯南陽湖有布賈舟風敗漂至岸或取布知州獲七人將寘之理先生曰貧民取無主物非盜比無死法以是坐一人同治四年僧忠親王死事曾李諸督師合駐兵騎闌入城叱之出先是居民夜數驚會上元知州豫令張燈火嬉諸軍鬨之愀然曰惡是召亂也投袂憤

起步城內外見示帖裂立盡謁曾文正公于軍府弁尼門先生肘橫揮手販高舉奔而大呼曰濟甯州州同紀焕迴請見矣及寢公倒屣迓且稱于衆曰古所謂強項令紀君近之矣公有疾值　萬壽節知州將奉　萬歲牌詣營次拜之力爭弗聽獨禮于　行宮巡撫丁文誠公奏誅太監安得海將及輿夫君獨曰彼何罪哉即罪當未減不從輿夫逮至濟南市相哭曰今得紀君言死無恨迄事平擢同知加運同銜踰六年任登州又六年卒初居行省久貧適數廉郡縣無贍徇所至汰陋規其胥吏屬官非大違法置不問曰吾刻躬斯可矣士有一技善必爲揚譽薦上官有司或困之曰此國家元氣也摧辱可乎嘗憂河患謂當借知方略士相形勢詢居民得所以受病之原參用古法行之可恃數十年徇衆盍禍不爲也後大府治河人爭爲用獨辭卒爲光緒四年四月癸未配戈恭人後一月己未亦卒春秋六十有一喪中衰麻不能具子孫皆紙冠及殯諸生會弔數百人子堪第堪沛先生爲文法蘇氏論其學與程子同源子聖人遂悟子張亦具孔子之一體憶及孟子書益信已說卒之頃喃喃惟論海疆事議苦至官西諸國通和抗禮監司獨不答一刺又著防邊議故死弗去懷云

宜良嚴先生墓志銘

人生契合之故豈有常哉曠百世相感以心況同時乎

然世之不相知名者多矣從嘗與游之久聞行概緒論居或遼遠無由見之也思得聞一至居之地實其所聞者踰時弗克往往而原上之柏已拱矣于是酹其墓弔以詩謂傷老輩之去人何遽獨立躑躅已耳第流風被邦之士殘紙斷句得之風塵反覆吟哦以想像其時不覺神志奪而聲氣聯立遇諸几席之間此其相感之心有不期然而然者如予與宜良嚴先生庶幾于此也已先生諱廷中字秋槎明恭肅公裔甘肅布政使烜次子也曾祖端縣學生祖民欽候選知縣皆以布政公貴異縣顧通政蒓以侍讀督學雲南奇先生首拔之游京師知于歙縣鮑侍郎桂星先生少負才氣隨宦江山名勝

地無一日不以文酒聲妓招游客餽寒素不少惜布政公殁乃落拓無聊以貲丞山東萊陽分防姜山居數年引疾渡江淮而南年甫四十也武進湯貞愍公以武臣能詩畫築園江甯訪焉復與王承恩寺僧定志交旋至揚州倡風雅拈春草詩和者百餘家方春秋佳日草笠白袷衣出游平山堂天甯寺玉鉤斜舊址士女擁觀塞路相語曰春草王入來也輒攜榼具酒茗餉之薄暮迺甯陷于寇貞愍殉節定志殁先生衰老喟然曰吾不復去亡何再丞萊陽秩滿以例推升兩淮鹽經歷是時江南矣同治三年九月乙丑卒春秋七十始娶盛次李皆

封孺人子三仕道縣學生爲兄廷玉後仕遠知縣仕達國學生孫四人仕道以十三年二月戊戌權葬于萊陽西郊詩清穎婉麗擅長詞曲雖爲末吏能得民七攝知縣不卒遷初去萊陽適歲飢檢篋得白金千斤曰幸俸餘此吾不可以一錢行也悉出賑之先愛士特重吾師芷廷王編修家琪嘗客都師爲誦先生句先生又以新稱詩達濟南雖然亦烏知夫十餘年後酹其墓而弔者心之相感至于此哉著有紅蕉吟館詩靡靡詞藥欄詩話紅豆箱秋登譜哀江南諸曲共若干卷外敍事一卷其友高齊卓爲鋟無錫朱蔭培皆有傳泰州宮本昂碑其墓予以聞于師者志之並系銘曰

何名之遠而仕之微也奚戀于此而不歸也其將留海上之餘嶽也

翰林院編修王先生墓志銘

先生姓王氏諱蘭昇字芷庭萊陽人爲諸生見知于宜良嚴秋槎高密單伯平二先生嚴丞姜山以詩名單訓導棲霞以儒者學兼訓詁文章爲教先生皆師事之咸豐十一年充拔貢生應　朝考適家琪侍先大父宦通州延先生授舉業先生爲陳二先生之學家琪于是有志于古矣同治元年家琪充順天副榜貢生二年以大父喪至濟南值寇亂奉母貧居亡何母又殁鬱鬱不自得遂棄舉業招寒生下吏酒食聲妓嘯傲湖山作爲詞賦于是有浮名一日謂先生先生深蹙大息曰吾不圖

汝今一至于此汝祖長者汝父廉吏汝母節母汝宜力科舉爲世用汝今所爲是非佳子弟也是不肖子孫也汝無復辱吾門矣家琪皇然謝罪先生軀幹岸偉有志槩論中外事輒涕泗交頤顧時貴齷齪無可共大計者嘗爲人上今大學士左公宗棠書公奇其文立召之辭是時先生方授宛平陳氏子晃讀試累被放而年逾四十矣九年舉山東鄉試第一十三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光緒元年家琪舉河南鄉試晃舉順天二年先生散館授編修五年先生子埒亦舉鄉試六年十一月戊子先生卒年五十有二烏虖先生通籍晚又早殁故志未施後三年晃以第一人及第人尤重先生教云嘗

祖鎔祖甯遠父作求縣學生皆以先生貴母楙呂娶賀孚子二長塾縣學生次郎埒喪歸自京師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家琪適授學官洛陽不獲會葬敬誡世系本末並追述營受愧厲之詞以志昔過且原學所自焉銘曰

賈販胥鈔自古共據決科例孤提大筆登壇便奪萬人氣起視天下榛蕪恨不手爲薙老入翰林年復促之命何慰弟子家琪銘我先生庶無愧

會稽童先生墓志銘

光緒四年冬十有一月大雨雪會稽童先生之喪赴自濟南家琪聞之心惝怳若失先生之于道信篤而守堅

于是天設一境以成其獨行之操爲天下後世則雖窮之而卒使終其年烏虖豈偶然哉先生諱元鵬字雲翩曾祖文惠祖鴻業父治崧母吳氏世居五雲門外富盛村祖父皆以布衣任道先生少承其教恪行數十年專治經私淑其鄉平湖之學以上宗程朱兄弟析產置不取無半祿寸土立身行己必以禮無一介非義取不以文干有司客游至山東曰此聖人鄉也吾將老焉其爲教首以小學近思錄條規本白鹿洞而讀書序以分年日程所居揭通書西銘于壁每與弟子講說六藝必切按古人言行繩其身得失厲詞愧激至或預其父兄官政曰某當從某當改禮數不至弟子不幸教幾雖微必去與人交尤責善凡遺書勸援引經傳辨義利明去就辭受之分凜然不可犯烏虖自任道無人而鄉原之徒滿天下一二豪傑士負有爲細行勤偭道焉且文日盛而道日衰矣或藉口以文明道徒責人撫與己若夫挾尺寸技詣責人門頌禱其主謏子弟句一飯不可得先生豈不知之孤行一意窮以死苟非真有所見而能自信定其性于所守不克如是滙池張文林爲山東鹽司時往與論學先生不以其貴稍屈平遠丁公巡撫山東建尚志書院舍賢者窮鄉老生數百里來爲弟子或以先生薦謝之曰禮六十不親學惜吾齒之衰也娶于董子亨衢孫利臻皆授以其學不令食他途僑濟南孤寺

中先生高座子孫兩傍肅侍終日不粒而講誦之聲達戶外道路驚爲異人卒于其年九月乙亥十月甲辰權葬于濟南新店莊年七十有二著有弟子箴述義一卷童蒙須知便讀一卷晚年輯字音聲均求是編四十卷字書均書類譜暨春秋三傳敘讀未成稿家琪識先生晚先生嘗峻責其過以進之于道先生雖爲人嚴憚謗毀譏刺及死皆歎爲不可及後生晚學儻有聞其風而追希之者與銘曰

烏虖先生竟窮以死矣先生平生之志固如此而今而後庶俯仰無怍天人而溝壑以成其志烏虖先生吾不知視古聖賢何如而要可號之曰士

封中憲大夫李先生墓志銘

濟南湖山之間有詞客老重聽日擕數朋輩大聲論文而前若不知有人者人聞其聲皆知李先生也先生諱鈞和字仲衡其先明時由臨朐遷甯夏曾祖蔭春遵化知州祖勲書贈中憲大夫祖妣繼祖妣皆陞贈恭人考汝廉獻縣知縣妣曹楊獻縣君歿先生兄弟幼陸太恭人撫之讀書獻陵山中籍清苑于是兄岱霖弟嵩齡官州縣山東先生舉道光八年鄉試揀選知縣援棗强教諭不就左右太恭人依兄弟老焉配鄒婁子毓泰臨邑知縣先生累封中憲大夫配恭人同治十一年三月辛酉年六十八卒明年四月辛亥葬于泲南茂陵山峪

先生淡于仕進而苦嗜文字著甘來堂集若干卷詞與宜良嚴廷中齊名雖老矣無日不與文士歌詩飲酒及于少年不學之家琪故家琪哭先生不覺失聲且銘于墓曰

躬不仕世誰尤耳不聞心何憂居則飲行則謳人呼爲老傖而吾以爲古逸民之流

山東浙閩會館歸安丁君祠堂碑

歸安丁君自德州殯于濟南也會弔者數千人明年其鄉人奉君位祔祀于浙閩會館之廡會館君倡建也予以爲君之勳于國光于家名顯于天下豈爲一鄉私也哉然觀于鄉知王道魯論記聖人鄉黨其教門人亦曰鄰里鄉黨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之君子未有不兢兢于鄉者也夫會館之名舊矣非酒食謌舞之謂蓋謂吾鄉人既不得共處里閈而散之四方幸同客又各其業不獲朝夕見館以會之流連竟日問其家世聯其姻族各述其業然後通有無恤緩急必使老者壽幼者遂生者立死者藏留者留之歸者歸之自建之日共守其法以至于世世天下鄉之積也推此道以行之則天地萬物皆得其所此君所以亟建此館而無敢後也丈夫襆被出里門未嘗不念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游又念死當首邱客貧死巳矣稍可歸者往往用之宅之遠以自固謂士人無厭不勝擾焉間有萬千里來奔者雖父

兄輩行拒弗納至于子孫蕩析魂餒一方爲天下笑然則如君方顯宦而重念鄉人如此禮鄉先生沒祀于社館而祠之豈云過乎予爰揭君建是館本旨並祔祀之義書于石謌詩二章妥其神焉君諱彥臣卒官督糧道詩曰

上蒼蒼兮雲合下茫茫兮日入瞑四方兮陰霾溼狐魅舞左兮虬螭右立邈神駿之騰驤兮胡中道其夙瀍圍有梅兮方甲撫几筵兮及臘穆將愉兮神其來集

來集兮九重朝上帝兮雲中擭晻霧兮騎長虹旌搖搖兮迴靈風帝心仁兮四海同大散財兮歸至公廡宇孔嚴兮俎豆孔隆福鄉人兮那無窮

山東知縣署城武縣李君墓志銘

君諱聯珠字聚奎一字星如姓李氏直隸景州人曾祖曰景沆本生曾祖曰景潞祖曰謨雄縣教諭截取知縣父曰汧州學生母曰牛曰胡封孺人君舉同治十年會試第一授知縣待次山東負文望文人樂與游少者稱弟子濟東泰武臨道昆明蕭公尤賓禮之越五年攝城武縣方此之時河再決巡撫丁文誠公以爲不塞患且大嚴寒風雪躬督文武數百員臨河徵西南諸州縣民田薪隄之期甚迫諸州縣類先事備雖遠河徵未及其民亦若願爲官自輸力牛馬傭役大道雨溼轉運積日月往往反裂其防亟鄰禍君初涖縣得狂疾六月癸卯

自經卒君爲人純質和易然守咫尺義不少貶又訥而仁政雖急不忍一切術誘威脅爲己功河工告成與斯役者皆以勞敘賞獨不幸死豈讀書人重負朝廷非一決無以自明與雖然君之志固皦日青天也蓋布政使李某素忌君名嘗面斥其非及是同知胡某復譏搆焉時論悲之娶于趙子敬修是年九月戊辰奉君匶歸葬于孫鎮東阡年四十有六蕭公子應椿事師謹經紀其喪力予友大興章壽麟亦君門人也方應順天試宿旅店夜感夢大哭曰吾師死矣旋馳至其家集遺稿以返應椿梓焉予系以銘銘曰

守其槷射所缼也範其轍乘弗悅也馬雖騑騑岐途必厥器雖敦彝淫工必黷我莫此銘伸君精英之氣兮何愜乎衆之輯磍

甯海州知州湯君墓志銘

山東臨淄故有社馬之役社馬者社四十里出一馬充大府役芻糧皆取給胥緣爲奸民病之同治八年巡撫至境罷而勒諸石者知縣湯君鈜也古歲役不過三日唐定租庸調役已免于中及改兩稅而差役又起王安石別令出錢致吏之過取而議復舊法逾虐使民蘇文忠與司馬文正嘗爭論之其後既斂復役因役而斂名爲兩稅而雜徭固不啻什佰也當代之役例發國帑有司縱上侵或不敢重剝下矣至於大府供張錢無出往

往費至不可計彼豈皆家而毀乎如湯君者可謂勇于義終除民之害者矣君去臨淄之明年閏十月癸亥朔卒其子孝則狀而丐君同官豐潤趙君爲傳而以埋幽之銘屬家琪按狀君始祖明襄武王鎮常州次子遂家焉故陽湖爲君祖籍曾祖曰縣學生炎祖曰候選同知振先父曰亳州州同秉彝母吳恭人君以國子監生鄉試順天累不遇僅挑取謄錄例敘鹽課大使入貲爲知州授甯海以憂未任服除攝曹縣先是攝商河一權鉅野君凡任四縣以功累加運同銜升用直隸州知州賜花翎春秋四十有九娶于張封恭人子六男二人長郎孝則山東通判次迺釗女四人二早卒伯適歷城舉人

吳珂季適由沃縣學生仇汝功君字東笙少工詩詞尤長于畫寫生爲天下第一孝則亦以善山水名於時銘

曰

蹟于第聲乃飛吏而老不家肥吾作銘章以貞百世藏

山東知府全君墓表

道咸之際粵寇作難兵役迭興四方騷動迄無完區山東境毗京師而國課民財尙號全盛是故官中政體務爲寬大陰蠹陽擾因循姑容自大府以下廚傳供張服御玩好無不塗飾張皇窮極華侈酣謌恒舞自夕達昕于是商賈擬于薦紳優伶輩于冠蓋雖警報之日至罔聞也同治二年　上命朝邑閻文介公爲巡撫首斥貪

墨之長吏少年紈絝爲令者數人蕩滌瘢創風氣翛然頓易平遠丁文誠公繼之守其成法官無爲言二事有羨絡會東南復寇北竄建軍需之所于行省令十數員司之遠邇轉輸不問出入絡金幾竭州縣民類聚衆結砦以兵自衛號曰團長藉口催科以抗官官之懦者畏避求去强者一切繩之以濫良莠並翦老穉靡遺田舍金繒悉沒入之大府以爲能官曰起亂差定而從臨之吏靡然從風矣當是時持法而不失民望者惟涿州全君云君諱士錡字仲榮一字鑑三同治二年進士以戶部主事改官知縣歷宦山東嘉祥章邱歷城知縣德州知州擢知府奉　命偕游侍郎百川視河以疾歸里卒年僅四十九未竟其用天下惜之嘉祥俗素獷値比境土寇蠭起民兵尤多不逞時兗沂曹濟道長賡以知縣定亂而起官者也有高金榜者長賡以不道名捕之前知縣捕未獲君獲焉數其罪而責之曰今寇亂方熾爾不能出勇略衛鄉閭罪一國帑空虛爾不能竭家財供軍食罪二藉貲爲兵資糧富室保障鄉里爾免死足矣爾乃敢恃衆抗　朝廷官罪三爾有此三罪爾其圖之金榜伏地泣且謝請自今改行以贖死君爲請于長賡長賡是時殺人殆數萬而金榜以君一言而釋比境反側者皆曰金榜且赦革心安業共爲良民君爲人廉直其爲政大抵抑豪强而扶貧弱任事果敢雖上官無所

回而憐才好士如不及章邱多巨室或訟佃負租君將杖佃佃乞免以貧君佯怒曰貧可免乎假一息粥妻兒來否則死此杖矣巨室感動免其租嫠愬于逆君從容語曰我將髡若子何如嫠無難色已又曰雖然子若子也若可無葬錢乎明日錢具君曰何速也誰若貸曰僕迺呼僕而稱之曰汝好人也曰小人誠好人也君忽然作色曰杖汝好人杖汝好人蓋君廉得僕與嫠私狀弗顯詰之也歷城爲行省首邑爲之者類曰候長官無暇晷君獨勤于政嘗獲巡撫輿夫于博所杖之詭假巡撫刺乞免杖杖而死時爲之語曰不畏撫院全知縣而禮先于諸生郭翊桞文洙文涑翊後先成進士翊死君

哭之曰　國家少一人才矣旋卒時光緒十二年五月壬戌是年九月辛亥葬于城東之原子濂以予嘗爲君知鄆狀來請表世系治行詳他所作志不復著著君爲政之力持而矯正者若是而山東當時吏治亦少概見焉

郝夢堯墓表

烏虖吾觀咸同以來海內人士之勛業位望何其盛也當夫遭遇囏危忠勇奮發　聖恩高厚破格錄用何必盡科第山東之寇亂視江南湖廣諸行省稍差人士勛位亦稍差寇定之後河歲爲患歲敘勞往往至府道是時三河郝君夢堯由一科起家知縣以文名初予識君

介豐潤趙菁衫菁衫曰吾之爲古文自夢堯發之先是有玉田蔣箸生先生者以能文爲世師法時號畿輔三家先生以進士與先黃縣君爲同官予獲撰杖焉菁衫亦以進士爲知縣借君後至予所嘗與之相問學者也蔣先生之出處最高早乞退中外交薦再出旋退不復起菁衫除一邑不就去而走江淮爲大府司疏奏于是君爲夏津堂邑諸縣居久之始積功遷臨清直隸州權萊州府至道員按察使銜而遽卒爲可惜也君爲人坦易而中有不可犯其文務切至而出以沖和初讀之若平常要之不尙僻碎奇詭達其心之所欲言而止方待次行省佐筦軍需所出納惟謹共事者陰憚之及治縣于外軍運勞賞公私互假聞之歎曰使植恭在若輩何至是然則君之爲政概可覩矣自予交君與之語未聞及政或述其夏津戡賊魁修庿堂邑事君曰是烏足道哉　國家之牧令猶田主之傭也傭曰以所傭口于人不爲耕耦笑哉或又稱君廉惠君曰噫今官誠貧矣時勢誠亟矣必蠹公以自利多賦無藝以爲功可乎其守正而不自足類如此然獨亟其所爲文謂余曰使吾輩有一傳者則具傳矣君之集曰澂六山房菁衫之集曰青草堂蔣先生之集曰友竹草堂今皆傳于世矣後有定畿輔之文者豈能外此三家哉菁衫今復官山東道員一權按察使蔣先生老健君終于五十三悲夫君諱

植恭字夢堯舉咸豐二年鄉試卒光緒十三年三月己酉五月某甲子葬于杜家莊之原菁衫爲銘幽紀其政甚詳余獨著其文與所交游以見君之所好與時殊也

山東知府徐君墓志銘

予病羈海上有以書告同歲生山東候補知府大興徐君之歿感歎流涕向予之困于濟南也衆笑而斥之一日以文哭仲衡李先生君適經紀其喪遂識予曰予與吟秋定交于痛哭之間烏虖此予所不忍不銘者也君諱啟謨字默庵一字訏仲曾祖廣西桂林司獄長仁祖廣東藍口司巡檢懋山父山東通判銓前母氏趙母氏祝君少爲諸生才敏贍工駢儷文詩裹淸醲郁父卒以

筆札養母無知者李先生漘苑老名士客山東有女賢而慧必得佳婿見君文曰真吾婿也遂婿之同治元年舉順天鄉試已而屢黜春官以策于今大學士合肥李公于軍府三薦至知府未半載也復來山東交游日衆然語平生知己未嘗不言其婦翁而尤哀其兄也先是君學于兄啟文啟文以御史出授福州府知府未至官水死作海天雁景圖以志痛每宴客酒半出以示四座淚與酒交霑袍袖經歲弗澣也當是時寇亂初平賞功無算籌饟例開設局滿天下官吏侯缺行省往往千百人府道缺尤罕君數年未一攝府事惟襄按察司讞獄鄒城縣民妻殺本夫夫家多死于訟者君往勘一訊得

實論如律君日接雜賓暇輒邀寒士下吏伏一几聯詩句間誦婦詩以爲己弗逮吟哦至夜闌不休與游者皆忘其貴君慨然曰今之宦如太倉粟烏足驕人者曉以君之才進身與碌碌者伍又不獲稍藉自見徒以文釆暴著不能不爲上官輕召衆嫉予覩君勘獄謂必大其施冀信吾言于異日而天折其年此尤予不忍不銘者也初君嘗司雲南捐輸事負公債萬金乃往湖南以楚材詩示平江李君元度元度大賞歎曰近百年無此作矣爲勒石徧貽湘軍諸統帥統帥皆有餽遺立償之楚材者蓋紀同光閒中興將帥之勛也凡著閱音山館文集若干卷而是詩特雄偉有史體光緒二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年三十有七子儀麟以四年十月丙申葬于歷城東鄉新店莊銘曰

彼胡爲者爭平地以高騫獨待施而忽焉中捐惟天予以才豔如初霞映日而迅如渴驥之奔百泉呼嗟乎誰如君之年

王子梅墓志銘

天津王子梅之名自京師以至海外耳而目之者蓋數十年予初見于濟南窮老廢病句生筆札往往出其餘飲一時寒士文人又十年而卒子梅生嘉慶中葉天下漸多故其人之能文章好賓客者非復如全盛時然公卿猶或憐才下士提唱風雅士亦有以才名揖讓于壇

坫之間當是時子梅之名大著子梅工詩善鑒別書畫金石尤篤友誼其爲詩大抵隨興抒寫雖尋常酬荅具見性情聞人一技善即與交貧輒周之力不及爲言于貴人別則書不絕死雖久言之未嘗不墮淚文爲傳之子弟爲撫之所至名山川前賢遺蹟必留題詠流連文酒必紀以畫如顧祠讌南春明六客諸圖是也及居濟南已弱足猶終日危坐竹輿朱履時見于湖山間嘗拓舊藏古器爲箋附識本末遠近流傳凡百十種子梅姓王氏諱鴻更名鵠別字天全曾祖錫如祖壽德父大淮曲阜知縣母程孺人娶宮繼室郭子男二彬山東典史文蔚後從父大淮女二長適上元舉人張曦照次適歷

城毛拊子梅八歲從曲阜君客文清公松筠所文清公呼以小友嘗諷張溫和公立義莊公後積官俸置之曰吾可以見子梅矣是時瑞懸王阮文達杜文端文正祁文端潘文恭諸公皆重子梅海內知名士無不交子梅者高麗李尚廸尤契焉然以諸生累試不第五十餘始入貲爲丞得聊城甫攝知縣病光緒二年七月乙亥卒年七十著有明月樓詩集天全詩鈔若干卷初子梅籍蘇州祖墓在焉嘗手種梅花樹既老將祔葬作生壙永新尹繼美爲志每飲予述往事與平生師友且曰我死子必銘之今年夏予下第春官復申前言烏虖士之不遇動告無有力者振之名未被四海也若子梅猶老而

困如此今且葬因系銘曰

斯人又已矣吾不獨爲斯人悲而今而後踵斯人之躅者誰魂魄有知應上與百年之耆舊九原之師友頡頏而追隨吁其又奚悲

郭靖侯墓志銘

靖侯諱綏之一字耳餘濰縣郭氏贈通奉大夫守中之曾孫榮汾之孫前山西布政使夢齡之第四子也母田夫人生母姜淑人濰山東名區衣冠甲第霞簇雲騰郭尤世族靖侯少年貴冑獨好古鑰一室著文章遂以詩名平生無雜交嘗友諸城劉春元掖崔崧瀛尤與膠柯蘅掖李豊綸善柯李故寒士不可招往往就靖侯以詩相師友朝夕共居屏絕人事若將終身焉靖侯既隸學官鄉試濟南咸豐八年予從其族子松喬先生游適靖侯來訪才予詩當是時予年十四五靖侯方二十許風流跌宕自矜重一日浴于市之溫泉同浴者衆靖侯坐石上談數千年事若無人者其狂如此初山東士民練士兵類忤官鄆城趙生爲知縣誣繫濟南獄罪且不測靖侯力營救躬至獄勖以忠孝自愛卒立功于時同治六年粵寇至蕭毅伯李公督師山東延之幕府亡何寇趨登州築土垣數百里于膠萊河以蔽之靖侯策寇必反渡宜豫防事平以知縣薦七年待次蘇州嘗忽忽不樂十二年以喪歸卒爲八月辛丑以十三年九月葬城

北姚家坊新塋年僅三十有八先生哭之曰惜哉靖侯使不仕安至此烏虖自古才士初好文章不幸值世亂遂自奮不欲以空言終靖侯豈獨不然惟素孤介入官中耳目萬狀未嘗不中悔第勢雖已以至于死人生不過數十年耳志一再移雖昔之業不克卒往往有之夫修短命也靖侯即不仕年止此而業之所就已有可傳者然則吾人身世之間宜知所審矣娶安邱張氏無出以弟杭之子恩詰後靖侯之詩自言由陸入杜最愛其七言謂可與柯五言配豊綸父圖有名嘉道間女女柯靖侯爲刊柯夫婦合稿坿豊綸其自著者曰畹香稿餐霞集聊復集滄江詩鈔吳郡新詩銘曰

冠帶桎梏賓吏喧趨何如散髮坐對窮交肆志而逍遥年不足才已古千秋萬歲視此土

味蓼先生墓志銘

江南常州乾隆以來劉文定公冠鴻博科其時如趙雲松洪稚存黃仲則孫淵如秦小峴張皋文惲子居李申耆諸前輩以文章行誼相高流風餘韻被于海內至今論風雅者必稱常州嗚呼盛矣吾友味蓼先生晚出六歲而孤又喪母妻亡遺二子咸豐十年粤寇陷常州顧嬰刃子失旋得一子從渡江而淮而海客食山東少嘗慕鄉前輩之風爲諸生不第以詩學爲已任深疾近世輕儇靡麗之習于是喟然追風騷參蘇陸高岑而主杜甫尤長于歌行大抵鍾厚入蒼刻劃蕭重雖極苦思而出以渾老之氣每當秋夜風雨坐破屋中撫古人遺事傳義烈而寫離愁高詠一過音悲神遠使千載下人忠孝之心勃然而發吾不知視前輩何如要其境往往有獨至蓋由其身歷艱難出入生死俯仰天地謌哭無端而于古今之盛衰時事之遷變有鬱于中若難言自不能已者讀先生之詩亦可以知人論世也已既客山東爲人教授子弟而至濟南輒與同客諸君作詩社春夏之交買大明湖上舟聚歷下亭鐵尚書祠堂賭酒鬬句于芙蓉楊柳間當是時溫江王册山最豪好大笑先生悠然沉默自册山之歿諸君多散去今先生復歿是不

獨乾隆盛事不可復見即一方湖山之社不二十年聚散生死已如此可勝歎哉先生志意敦篤更患難勵行愈堅于世無所慕亦未嘗藉無聊不平寄以自放故人或狂諸君獨號先生長者先生武進人姓高氏諱宅暘字麗中著味蓼詩鈔十卷其友稱爲味蓼先生祖榮達縣學生考伯壎妣趙娶于楊子保赤晉度支客滋陽縣幕先生方主萊蕪講席往爲授室喜曰吾自此有家矣光緒二年將歸省墓尋病八月丙申卒年五十有九烏虖先生遭亂去故鄉橐筆自食方克歸不得見先壟子成立不得一日之養遇爲至窮惟文章行誼無愧前賢此或先生之可以自慰者與予交先生久念不及視其子于是年十月丁未葬于里之城南三橋頭銘以遺之能已于痛乎能已于痛乎銘曰

蓼邪蓼邪味之以老邪老一卷而名無終孰窮與通

王逸蕘墓志銘

昔予客山東論交得常州二詩人曰高麗中王逸蕘皆自咸豐十年避寇去其鄉麗中詩主杜甫逸蕘自古逸歌謠以及漢魏六朝盛唐諸體無不擬而肖之尤工樂府予交海內能詩士百數十人以高王爲冠而遭遇之窮亦無有過高王者麗中詩予嘗刊于濟南及歸里三見逸蕘皆裘葛不具饘粥不充而歌嘯自若前歲予滿洛陽學官秩之開封逸蕘困甚顏色顦顇齒落髮秃未

一言貧予心陰感之踰年而逸堯死矣方嬰疾旅舍主人惡而逐之他旅舍皆畀負逋皆弗納金匱廉兆平者遷于相國寺廡下偃卧石砌蓋數易月矣乃走告諸鄉人昇至他所供醫藥死殮之時光緒十四年八月庚辰朔也逸堯孤特高曠岸睨一時初至河南客貴人薄貴人去之曰渴不飮盜泉水兆平于是年十有二月丁卯葬逸堯開封城東郭屯江蘇義冢側粥遺書所市地也表諸墓令蹕葬者奠麥飯一盂酒一甌焉且告予曰子不可不志志之曰逸堯姓王氏初名倬一字子相武進人曾祖國章縣學生祖長仁布政使司庫大使考守廉優貢生吳縣教諭曾祖妣謝祖妣黃妣葉妻謝前卒無

子年二十二籍縣學踰二年食廩春秋六十有五教諭君著易解中庸節解中吳歲閒記毗川子詩文集逸堯著釣琴軒詩集古文集賦集詞曲集漢魏樂府解琴操解志竟申之以銘曰

媚不狐客無居黠不鼠食無所鳳以德而長飢駿以骨而自奇隼鎩其羽衆雀敢侮蛟失其壑小魚敢譁逸堯之腹雖富而梏于逋寇逸堯之品雖貴而抑于俗吏逸堯之才雖異託堯言而雜陳名不爲有司錄詞不爲輶軒詢蛻此身于下土而精魂乃排閶上攸奏之帝座帝曰咨其譜釣天樂命汝左右香案爲萬萬古文學待從之臣

夏子九墓志銘

予之交詩人多矣稍顯貴者十一二焉其他皆學未成而天學成幸遇矣而中年殂老且窮以死者也予銘吾友多矣稍顯貴者十一二焉其他皆學未成而天學成幸遇矣而中年殂老且窮以死者也其銘之也非以金諛也非其子若孫之乞請也非本其家之狀爲文飾也或哭之于遠方或追悼于數年之後志其文章行誼與夫論交聚散之迹以寄吾哀焉耳矣哀之至者莫如常州高王二君其次則雲南夏子九也子九諱鼎南甯縣人曾祖文廣進士惠州知府祖鎮奎莒州知州考賓田廩貢生教諭妣馬氏兒時生五歲能倍誦二南幾章章

幾句以國子監生畀應順天試文中選矣主司以帖體詩一韉字儁抑之道光己酉科挑取謄錄未敘職于是客山東掌郡縣書記蓋數十年予之識子九也鬚髮白矣年四十餘耳子九自少名噪齊魯閒求文者踵其門及齒之衰授萊州知府子讀知府渡子書齋中遂去受棠陰知縣聘往詣至縣廨門知縣命門者勿納先擬一稾來知縣箕踞手稾瞪目撟舌良久擲于地曰咄何傖之不通如是耶卒弗納子九雖貧客每出游必囊錢施乞兒嘗渡濰表義犬夢犬蒲伏謝宿晏城旅舍一髻妓自述世家子爲賦將進酒詩一章令歌之歌曰將進酒有酒如澠有酒如池願君壽考無窮期兒今有所思阿

爺明經拔萃令名馳阿母習禮而明詩鬼伯一何相迫促仙椿萎竹同時摧孤女煢煢無所依鄉里惡少年飢爲食寒爲衣教妾歌舞傳粉而弄脂秖珥筵前鬢華邑思爺娘淚漣漣阿爺明經拔萃令名馳阿母習禮而明詩烏虖爺娘長無知烏虖使君今知之情詞悽惻聲與淚并妓歸自經死子九以光緒八年某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于濟南之某鄉某原春秋六十有七妻膠州冷氏亦工詩子某銘曰

才共老項其槁年方盛頭白早今去人間兮尙其從游漢之皓

王澤山墓志銘

温江王澤山客死京師也予與郭蓋卿哭于濟南蓋卿爲作傳將葬予不可不銘君諱再成澤山其字也志遠大負用世才跅弛不羈與大竹鄧思哲郫姜國伊號蜀中三奇士咸豐二年舉鄉試適粵寇亂糜爛滿天下累會試不第不屑以他途進乃南渡江騁游覽而金陵爲寇穴江上大軍兵屢潰督師遁海隅寇徑常州入姑蘇以抵湖杭盡焦土矣當是時　文宗皇帝輿駕出幸西諸國和議未決京師震動君返北愈感憤惟會試自若也已而之山東寇漸平日與予數輩載酒於濟南湖亭間同治十年會試復不第君于是年五十有幾矣六月以疾卒君廣顙方頤聲如洪鐘爲文不主故常尤工樂府長篇驅役書卷拉雜排比變幻百出舉以盛氣而旨必歸于正令讀者愕眙莫測嘗舉海內知名士曰某某吾手下敗將也君固自高人亦未有不愧其才者噫君之才第文詞勝人已哉顧顯以文詞科目靳之也古之負才藉以樹偉績立大名何必一途　朝廷方破格待天下士獨局于科目何也初君游江南時依幕府薦以道員不顧場中一擬會元益自喜必得卒以會試終雖然天下蕩平人才之盛如雲擁水趨鱗攀翼附而有一士之不苟于進者其于風俗名節亦或有裨哉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某氏子某縣學生遺文多佚去歸安丁祖德爲刋詩一卷行誼見傳中者茲不著銘曰

大江橫流天拄曰孽狐夜飛鬼晝哭薪日翹翹積華屋白骨如山待誰肉身惟道勝不受梏三戰以文完其璞倏然雷霆倏雨雹真氣所噴萬怪縮形雖已斂神自谷有光上竝日星燭

鄒樂生墓志銘

同治二年朝邑閻文介公巡撫山東山東吏治積弊已久州縣官類侵蝕國賦詭災冒緩後先交替遞代任債軍需濫抵作爲報銷數年以還　恩詔下頒輒行蠲免大吏稍沿襲徇概置不問幕中之客挾其智術展轉彌縫或挾罪他人或賣其主甚至一切坐故吏以幸脫公力革其弊嚴定章程交代核算限以時日逾者立劾

朝廷善之下其法于天下當是之時布政司庫嵗金贏大萬江西安福鄒君客山東嘗私議州縣積弊疏與公意合堂邑叛將宋景詩初平僧忠親王徙軍大名疏請遷濮州河套難民種甘官屯劉貫莊遊蓙公難之下堂邑知縣議君爲議三難四不可稟上之公奇其才問孰爲是議者知縣對曰客鄒鍾于是君之名聞于當時客東昌兗州沂州以老和山東寇亂河屢決士人爭逐軍府覘美官牟大利君隱于客間至沛南結文酒社于湖山閒君字樂生明文莊公八世孫曾祖泰揵府學增生嘗尋父數千里至歸化城遇焉祖熙進士廣平知縣考希謙太學生妣歐陽氏君少負志略仿經世學博極羣書好讀史洞悉古今治亂得失之故勤于譔述高自矜許慕黃憲徐穉郭泰管甯之爲人作漢四賢傳論時務必批郤導窾詳盡乃已紀當世名臣宿將與奇節之士洪伐偉蹟鋪張踔厲自謂司馬子長韓退之復生也著志遠堂文集十卷四大觀樓詩集九卷他十餘種娶王氏繼王氏子男三道濟優貢生道沂寄籍山東舉人道湘府經歷女一君之客沂州與丞不合將去適子捷報至丞强留之踰年又將去而巡撫張勤果公遣弁齎書幣招君丞乃大開宴祖其行盡歡而罷光緒十六年十月壬寅卒春秋五十有八予與君始相識于沛南再訪君兗州今歸里十年不復見卒後四年五月癸巳葬于

歷城縣七里鋪爲之銘曰

性之貞而不絕于俗志之大而不詭于時學有本末不枉己以干進而其名亦嘗被勛貴之知

孫石來墓志銘

石來嶧縣人姓孫氏諱毓麒咸豐十一年拔貢生少負異才覗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古今書無不讀無專業諸體文無不能無意必工草而毀曰是豈足見吾石來哉石來家故貧棄而游濟南以文自給當是時道州何子貞先生海內所號樸學儒也主講濼源書院才石來第其文恒上石來益自豪有狂名顧寫試輒黜出試院大言曰必元矣必元矣黜則又曰主試無何先生孰元石來先生去書院試亦下不屑章句師人戒其狂無師之者一寒生張鴻昌自章邱來執業贄不具教之如子弟予訪石來于書院文昌閣閣一席一卷殘漢書鴻昌曰吾師絕數日糧出游矣俄遇諸門手一瓶酒一手拍予肩且指瓶曰此吾新貰來當爲汝誦落卷下之或言石來向賣文日得數萬錢鮮衣行市中明日曳破履以出已如其常然自予與石來交未見其一日不破履也石來窮無所遇動忤世豪貴尤甚同學咸畏其口嘗登泰山逢一女僧問其字適同歌曰天生兩石來一女一秀才間得粟必置一鼠其中曰此亦吾蓍生也巡撫丁公寶楨建尚志堂于城西金線泉側舍老學才士獨不與

徒步三千里省子貞先生吳門踰年先生歿而弟子鴻昌者居此予雞未鳴讀歐陽子五代史諸傳論淋漓悲壯如高秋風雨自天來者旋天諸生光緒二年鄉試復黜曰石來不復元矣明年十有一月戊寅自外歸入書院門踣臥地上高誦王子安滕王閣序至達人知命遂絕年六十始祖泗明永樂自山西洪洞徙嶧之牛山號牛山孫氏曾祖孜祖丕墀國子監生父懷中縣學生前母王母宋娶于陰子輦熾四年四月歸葬于北棠舊村之先塋烏虖世之所謂名士者以其狂也夫狂未有不出于窮窮而能見才志者自古難之狂日甚窮亦日甚至于死矣世復追咎其行若由自取覆載何如者獨此

士甘取窮而死不悔也亦可悲已銘曰

已矣石來天乎人也奚哀

郭蓋卿墓志銘

濟南郭氏有才子蓋卿者以兄弟之次自標曰郭五人亦郭五之偶出客他郡縣人相謗以郭五死然郭五一舉冠鄉試不數載通籍于朝爲郎官死年四十悲夫予少侍父官山東父殁客濟南所交多四方產其地惟蓋卿柳曾泉而已曾泉父兄以科名起家蓋卿先世隱于市有餅肆府學官前蓋百年矣予過其肆見老翁蒼髯龐眉類有道者諸子著短衳袒韝手和麥屑斷葱韭蒜雜必均一少子佐兄抱薪置爨下而斂容不衰遂與訂

交人謂予曰女從賣餅兒游耶蓋卿雖負才名在父兄側斂抑質吶若愚鈍人父老死諸兄不復業肆弟入慎卿幼從學爲諸生然皆困乏歲往來京師蓋卿曰吾安得一日與諸兄弟同居共食如曩時乎旣死慎卿乃徒步走數千里訪曾泉朔縣官所道洛陽爲予述其病狀予方病起猶憶客青州時以病告蓋卿壽光蓋卿亟來視遂邀予養病其縣知縣保山吳鼎堂先生予父執也塗相去七十里同坐一獨輪車左予而蓋卿右行與抗論古今値野風大起論逾高聲如在雲際路人驚曰是何兩狂生及至其縣同榻臥同几飯同研文吳先生歎曰不啻一家昆弟也今予與蓋卿易地而同病予幸不

死死蓋卿能勿悲邪予自中年以還交游之死蓋衆矣或弔其喪或會其葬獨于蓋卿爲最先相識而朝夕久伴之友乃以官羈不獲一往哭不又重足慙沮而痛恨也邪蓋卿身癯而面黧目瞳子射人有光與之處雖意態狂絕而靜穆之氣令人心曠神遠少落筆卽異儕輩益邃于學爲古文詩論其鄉詩人抑新城而揚萊陽故其詩蒼鬱悲壯名其集曰大風樓其卒也以一晝夜爲人作數萬字噴血數升蓋卿諱翊初名翊廷一字俠卿以府學拔貢生中同治十二年鄉試第一光緒六年成進士官刑部江蘇司主事曾王父文華王父延麟父鏞贈如其官母申張贈安人娶蕭氏封安人無子以慎卿

子鳳官後卒十一年八月壬辰歸葬先塋以是年十二月辛未初藎卿下第與予宴于湖亭同座客讓之曰以吟秋而不舉藎卿而不進士豈得曰才邪已而予舉藎卿進士矣顧世所貴者翰林官翰林官類以書選藎卿乃善書弗與然世之所謂才又豈足定藎卿哉銘曰

般何度而不狂與梁卞何獻而不圭與璋牙曠何御而不瑟清廟與琴明堂如君者幸遇矣而不年彼當時之揶揄誹毀皆非所恤孰使後之慼者徒與哭絕代之文章

朱越樵墓志銘

粵寇之亂人才雜進世家少年襲父兄之基棄書厭科

舉納粟入貲奔走軍府往往至大官而予是時方習制舉業立文社閱文者宜興崔先生乃聾山陰陳先生錦社中以錢塘朱君越樵爲長推爲祭酒不六七年春秋試多捷者予幸徼一科而越樵獨以太學生終越樵諱應杲曾祖華祖祖銓廩膳生父沅與伯父瀾瀚皆進士官知縣越樵侍宦游山東好飲酒善圍棋座中賓客常滿日取賭黃金纍纍然卒以是貧弗恤也爲文不入時格又不欲故奇詭以炫人光緒二年鄉試浙江于是蓋九黜矣或勸其少變舊體曰我朱越樵豈以得失易所守哉復黜明年二月壬寅卒年三十九妻同里許氏後一月十九日亦卒子照今于某年月日歸葬于某鄉某原予悲而銘之銘曰

或販或屠或胥或奴或俳優或侏儒或乳臭而大夫或草茅而神仙爲徒一太學生錢塘朱嗟乎嗟乎

童菊生墓志銘

予之論交山東也最後得菊生當是時予以憂患自放好泛覽載籍文重爲世譏菊生獨善之雖寸紙必錄去間效予惟恐不類予對之甚愧世之譏予者並及菊生予又未嘗不戒之也同治九年菊生年十九矣始以國子監生試順天已罷歸濟南獨居一室自念少失學無尺寸進娛老父母無以自比于人用是泣涕內責購書數千卷且誦且鈔徧詣吾交諸君相師友焉十二年秋

奉其家南歸試江南凡再罷以其親命入貲爲同知待闕浙江菊生既南無歲不通書書動千言上援古義下陳時事歷狀所至山川風土暨與游之賢士大夫且謂世多故君當養精力待有用予謝而壯之光緒二年春予試禮部書來告以病反里將復試及出京師其中表兄弟曰菊生死矣菊生盛氣高詞感時恒鬱憤貲官非所好而試連不利復憂鈌親養志古學迫于強記得一卷夜達旦不寐往往咯血迫死烏虖人材之成也蓋難矣材而不克定祈嚮苟于自待惟日逐世俗習速化衒徼時名幸而得焉識者由其志逆知其生平雖極祿位壽考猶夫衆所爲若夫材之既具志又不肯阿于時由

此廓其本量以警其條理貞固涵養不慊不矜匪惟學之蘄于古天下將有實受其利者人方奮而天壓之致成就轉不如祿祿有所藉以自張爲世稱數一二知交頋其材志而或疑爲私吾不禁于此爲之抓其氣而深無窮之感也菊生長洲人姓童氏諱錫筧字栗仲曾祖以下無顯仕官至曹州府知府名正詩者娶卞恭人生子三菊生其次也卒爲四月己巳年二十五聘同縣徐氏前一月卒後三年十有一月乙未葬于上方山菊生之求友始予予恐不銘銘曰

學莫遺仕莫施鳥虖菊生汝自命何如者而竟止于斯微予悲之其孰悲之

湯蘭士墓志銘

予向志大興湯君東笙之墓今其子蘭士復卒以予一人不十年而銘其父子可悲也蘭士承父學寫山水自國朝四王追宋元大家頗得其筆法當是時陽湖汪昉正定玉蔭昌其畫稱山東二同知蘭士少貧無名泰州宮子行與其弟玉甫精鑒別獨愛蘭士畫謂慘淡之作當出二同知上予是入知蘭士日躔蘭士門而蘭士之貧日甚也子行素善其父力爲蘭士計旋入貲爲山東通判方予訪子行于卽墨官齋蘭士適在神色枯槁夜將竟猶持筆不倦予與子行私憂之比自都來山東道病下車而一弟一妹皆感疾甫絕蘭士哭不成聲不數日亦卒時光緒五年九月壬辰未一謁大府也年二十九諱孝則娶于張無子子行玉甫斂之曰使蘭士不卽死其畫吾兄弟不能知之矣惜乎銘曰

江秋兮雁過木脫兮山多一紙終古兮其柰子何

椰子琴墓志銘

蓬萊鄒君晉以光緒四年四月庚子卒于濟南金泉精舍其友泰州宮昱玉甫殮之昱兄卽墨知縣本昂子行歸其喪明年四月乙未葬于五里橋先塋之左封邱何家琪謹志而銘焉君始名培繙字夏君別字子琴其先出明太傅武肅公傳至贈奉直大夫男崇爲君曾祖妣紀孫生候選布政司經歷授奉直大夫日明爲君祖妣

馬生三品銜國學生雲潭國學君娶于宮生君嗣娶陳陶共舉十男子子以君後世父教諭君雲漢母葛韓君少侍教諭君讀書淄川官舍子行兄弟適以寇避地交君君尤善君詩是時人士類習帖括求速化無暇顧君君餼學官省試累不中選謂儈第自命詩人已耳山東詩學新城萊陽諸公推當代大家久矣乾隆朝高密三李先生以唐賢主客圖標宗旨海內號高密派其鄉單伯平先生亦承其學者也爲訓導棲霞年八十餘偉冠高履鬚髮皓然至登州造君廬見案有詩冊披誦微哂曰世尙有能詩士耶遂攜去悉日邀諸君入門輒揶揄長揖且撫君背且驚歎曰吾幾失子吾向以爲子非必能

其詩者也吾今然後乃知子能其詩者也吾老矣他日子必知名獻縣紀晦安先生以府同知薦君入精舍精舍爲前巡撫平遠丁公寶楨舍宿學士地也烏虖二先生皆任道不俛仰世者才君詩如此是知學期自得而已何必苟同同而得名者衆矣見知一二人乃足貴耳且知不知亦何與學事哉君家故封有積翠山莊西園諸勝教諭君旣歸老君亦日夕吟哦其中遭亂家落客死年四十有五而教諭君七十餘子延基三歲悲夫妻王姜予初識君濟南旋別去而與同社諸君徜徉湖山閒游海上獨數見君君詩眞樸瀋永五言樂府特近古宮氏並刊遺稿滄州王丞嘗詣教諭君見座側有長大

丈夫扶持抑搔作孺子態不知君詩人如君者然後可以爲詩人也已銘曰

晉竟還名亦綿生死之交今有然

翟式文墓志銘

嘉道閒掖縣之敦古學分書甲海內者爲翟先生云升第進士不仕云升之子曰齊廪膳生納百蟲竹管睨而筆狀之擅絕技齊之仲子曰熙典字式文三世工書畫而式文尤著以詩詩喜唐賈島龜島像于室有所作諵島前曰閬仙許我否已乃曰閬仙爲之無以過也性孤峭希交游詠必及僧卧則抱大石或終日枯坐如入定禪爲諸生二十年未嘗以應省試母張氏老矣愈以此謝進取光緒四年游濟南居一載適予自海上來識式文或謂式文將應試詣所居湖干漁家破屋一椽四無牆垣獨扃戶歌離騷及去聞濟南有狂生掘西城外新泉飲而甘之盡一甕卒予驚歎曰必式文矣卒日乃八月壬寅朔也距試期不十日烏虖科舉之名所以奔走人才于四方者也顧倚有不求試之諸生旣幸値焉天或靳其期不及待則又知雖其遭拔劍之怒于一時者亦且有命將世之旦夕據非常榮利愈自有所以得之而徒詭其道之無倖決矣若乃遺脫萬事苦其志希古人于一藝之末至于窮且死又何爲而獨然與年四十二著聽綠山房詩鈔一卷初泰州宮氏兄弟歸其友梆

子琴匱于蓬萊也出濟南城式文適入至是歸之如子琴其同里白澄泉亦諸生不喜試者也忽心動至行省視式文殮臨絕若有悟語澄泉曰勿使我母知妻王無子今於是年十月乙酉葬于南門外之先塋予爲銘之獨念濟南多名泉風雨夜嘯時也銘曰

石之僻泉之潔生所性死不滅儻有人獨立于青山白雲間者其式文也耶

豐潤趙菁彩墓表

豐潤趙菁彩以少年甲第知縣待次山東十載大府未之奇也棄而涉大江訪孤山林處士冢客漕運總督司章奏之京師諸朝貴爭與交當是時名大震再莅山東

以同知薦至道員菁彩自奇其文務苦思極幽奧深至淬鋒鍔砟雷霆幻窮怪變字句頗生造而要以心術爲本詩至情有不盡之音都所譔述五十卷曰青草堂集㝷客山東與菁彩立詩社大明湖上及歸爲校官載一妾匳書一車出城西門適天濛雨行里許見一騎自蒼煙中來乃菁彩也促坐道旁大樹下解所佩玉馬以贈遂別去初將南游來別㝷曰國華生而孤母教之識字幸成名顧州縣官近民而權微會寇亂功嚴酷禍民身且裂敢徇人貽母慼乎言已大哭上書大府乞去不報改官治中以行時同治十一年也卒光緒二十年十月丁未年五十七母李太夫人八十餘尚存悲夫菁彩諱國華同治二年進士自知莘樂安縣德州沂州府濟東泰武臨道鹽運使按察使皆攝晉二品頂戴菁彩傾身有風度清介沈毅治事尤精密體國便民而已不與嘗廉江都士張積中黃厓結黨招寇事無迹後大兵至殲焉白青州小校刻知府王汝訥獄得無連坐兩充鄉試同考官取士多老蒼海防軍需河工鹽榷諸大政大府悉屬領之凡所建議或從或不卒盡其言舌生瘤三載任事如故同光以來大府皆勛舊名臣閻文介丁文誠張勤果諸公幕府廣開人材麤進白徒小吏連起至監司甚衆顧菁彩始而見擯後雖漸被用矣卒殞以勞何與妻呂夫人子恩漵舉人恩澎以明年四月壬寅葬于先兆世次與政于所至之蹟玉田蔣著生先生志而銘之余獨舉其平生大節表諸墓曰烏虖菁彩出處之際盡愼矣既貴伍于衆衆之所競而張之者皆非其祈嚮之所在而文特昌焉世之屈下位窮且老僅以文見者亦可無不遇之感也已

唐狄文惠公祠堂坿祀張先生碑記

光緒十有六年春閏二月故刑部主事澠池張景樓先生歿于河南府周南書院門生雒陽劉鳳山黃子純謀于衆爲先生位坿祀唐狄文惠公祠堂之廡將文諸石屬記于其友縣學官封邱何家琪家琪曰諸君其謂先生何僉曰先生早年通籍郎乞假養親是以身教孝示人以根本之學足以明天下不獨爲吾黨矜式也嘗勖諸生曰居家不可有異財于人于事無小大必以誠是其爲教不獨文藝也創童蒙社而親督之是其所以成就後學者首在養正之功不獨科第勛名畢乃業也先生主講席凡十年親歿將入都未行卒是先生終始于書院書院之士豈能恝先生而不有以報之哉家琪曰可以記矣爰記其語並爲迎送神之詩俾歌以祀焉先生諱泳光緒三年進士前翰林院庶吉士詩曰

秋風起兮雒中旌蓋如雲兮靈既降庭有梧竹兮門有桃李惟君與文惠兮曠代而尙友尙友兮跂予客與兮堂下鳳皇來而不見兮衆鼓鐘虖爰居鱗伏處而失所

兮任戲謔于犬與狐彼跖自以爲廉兮夷安得而不濁也雖貪鄙且表模範兮何仁孝之獨我告也羌世變兮胡叛予未敢言兮太息御瑶席兮陳桂酒弟子羅拜兮長先幼後雷雨瞑兮夜方明留靈脩兮赤豹朊將君其侍親左右兮儼同翔虖帝鄉

張處士墓志銘

萊陽有處士曰張藹人諱桐生其先元時由樂安徙今居有諱夢鯉者仕明爲大理寺卿高祖學敘同知生子二杰琪主簿杰騎歲貢生無子主簿君之子通政司經歷體元並後之生國子監生汝壽處士父也處士少失父母大母老不去左右持身約力族婣事賙窮乏或假

貸折其券無他好唯書手罷亡慮萬卷値卽重質衣必得得必竟讀嘗闢一圃舍書寒暑風雨蓋數十年不出圃中予以爲處士天性厚而内行篤非末俗及而其好書爲尤異也今之讀書士大抵守令式出干有司追得一第遂思樹偉績壽大名以張　國家取材之效否則爲文章傳注務勝前人誠如是其志業豈不卓犖也哉若夫蓄食布衣没首戸牖無希于世無祿于己而坐擁百家第以爲吾性于此須臾去之弗適焉雖不能大其用于天下而處家庭里黨間動與古合抱才不遇之士亦庶知世有自待如此者而區區窮通得喪之故可以無介于中而反求諸己也處士以貲入國學歲歲捐穀敘正九品職未就光緒二年三月丁未卒年六十有一妻焦氏平度州太學生瑞楫女性慈順尤惠廢疾嫡孀云同治十年先卒年六十子炳蔚孫傳臻傳琇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來請銘銘曰

弗饜詞華弗餌名虛弗券于榮利之途吁是之謂讀書

欒文學墓志銘

棲霞老諸生欒君金坡有子曰厚文慧而有至性于所生能先意而悅之也于同生能和氣而翕之也同治三年六月甲辰以疾卒年二十有四將葬君屬余銘言甚悲雖然君嘗學易必知生死之故可無悲也銘曰

日不出沒何有陰陽萬物不消息世運何以長烏虖予

聞道可以知死矣後死者勿以吾言爲狂

文學楊君墓志銘

文學楊君以同治某年月日卒其父仲明葬之歷城城東江南義地爲文哭之備述君之孝乞余銘君幼時母嘗以事觸大父怒君求代杖長事親逾謹烏虖閨閣子弟類席先世爵祿爲常寒畯之士未有不急富貴者君之孝獨在庸行可尙哉然年不永何也君諱道基字樸生武進縣人蓋年二十云銘曰

古孝子蒦壽考孝如君而竟夭噫

劉府君墓志銘

封邱何家珙曰烏虖習俗之僞甚矣哉其乖盭僨悖有

非一端所能盡者矣況乎文字邪況乎科第邪閭巷之士一經老死而童子或操筆掇上第豈其文不係乎學之久暫掄取之有未盡當與取文者方以此爲式式眞尙乎工彼乎文固已符所取之式而號最工矣顧彼之所謂工不必人之所謂工也今之所謂工不必古之所謂工也由是觀之科第所尙因乎習俗可竟許得之無愧色外此槪以爲文之弗敵雖老死有不足悲惜悼歎也哉予自前歲禮部報罷持戒不與人論文且不復試洛陽同歲生劉君銓三述其父西亭府君之軼事何以使予流涕不能止也府君諱逢清其字西亭也少讀書郎志于科第教授里中數十年從游者類籍學官食廩

餼子舉一科矣而府君猶俯首應縣試光緒八年冬十有二月縣試適大雪府君已病不克往是日獨坐一室心怦怦然三展卷而三覆之召銓三至几前曰嗟乎吾竟終此矣汝勉治京師裝提報來吾老眼當見之明年正月朔癸未卒年六十九曾祖若寬祖松林父啟福母申妻梁李子男一銓三舉人女一予旣感其事遂發憤爲銘以紓天下凡有文而不遇者之哀其辭曰

無雲大雨日忽升西闃然伐鼓不聞天雷蜣啨九若蘭臭腐鼠足嚇乎羣鴟貧家之緜不棨黼黻田間之味不和鼎鼐饞至臏兮婁至眊醜莫醜于越女施世俗議論大抵如此而君文之遭擯也固宜死有子生勿悲咄予銘亦何奇藏之幽宮鬼神避百千萬載光陸離

從九品署洛陽典史黄君墓志銘

君姓黄氏字海源漢陽人避寇客河南以貲爲從九品光緒十有二年攝洛陽縣典史明年秋七月己未偃師赴府訊囚馬東海竊洛陽獄獄廁故有老椿樹枝傍縣舍牆君初至見樹慮囚逭言于知縣除之知縣曰無傷也三言之弗聽及是知縣忽思省樹綴蒲知縣至獄囚方如廁知縣指樹曰是樹果可逭耶夜因以是樹逭君聞之輟食三日冬偕汎把總劉君耀棠巡城夜闌呼一二老柝卒共席地坐譚時事憒必飲酒飲必醉天大雨雪襟袖盡溼弗覺也遂嬰疾逾年因弗得解官十一月

乙巳卒卒前一日予視君疾君曰鑑死于典史年五十有五十五年二月戊寅里人舉葬于洛陽東郭外之湖廣義塋曾祖嵩祖德佩父仲均母陳妻馬子樹人家其與君同官哀君臨卒之言不能已于銘也銘曰

官雖卑而志不卑方死之弗恤而譴追辭噫嘻典史其可爲邪其不可爲邪

洛陽營汎把總劉君墓志銘

光緒十三年冬洛陽縣典史漢陽黄君與汎把總瀘劉君巡城夜飲也皆得歐血疾明年黄君卒又明年劉君卒悲夫予銘黄君矣惡得不銘君君諱耀棠字春山君之始祖玉璸　國朝康熙間以進士官撫州知府喪歸

大興道澹葬焉遂爲澹人傳三世爲君曾祖振基妣姜生君祖映斗妣張生君父慶雲妣李生君自撫州君世爲儒君父以武舉起家官徐州都司初都司君督君與弟懋棠學已而懋棠爲諸生君竟中武舉同治三年也當是時粵寇亂方熾河南北大軍咸集君晝習騎射夜觀左氏春秋諸兵家言有得輒書于壁所至周覽山川形勢備攻守會試不中第從大軍破賊于是小夫市兒立超高位君竟就把總職於虖官至今日蓋難爲矣武職尤甚祿米營田不足塞官上者之誅求有粟一升曰盡飯我僕有芻一束曰盡飼我馬惟結富豪通草竊涵倡優無賴摴蒱之徒朘窮民以賂上上乃大悅君恥效所爲竟死娶[illegible]孫張邢子男如霖女三年與黃君皆五十有五卒于十五年十二月丁巳逾二月懋棠逆君喪歸葬于黎山銘曰

山風暮虎嗥兮何怒山月來猿啼兮何哀生願爲虎猿友不願從武夫後地下儻有酒泉英魂毅魄飲之千千年

明七乞兒墳碑

明鼎革時有七人者至萊陽南門外不食而死土人墳之曰七乞兒烏虖之七人者豈果乞兒也哉胡爲同不食而死也以予論之蓋古首陽之徒與夫首陽之徒餓也非乞也乞不免死餓者靦顯赫之爵祿不如其死也且當是時天下之以餓傳者多矣萊陽諸忠節頗著史傳獨不幸無徵雖然身列縉紳後世一舉其姓字不勝指斥者彼皆何人哉七人而曰乞兒有餘榮焉

天根文鈔卷四

封邱何家琪著

雜記類

姜貞毅齒墓記

余過萊陽姜貞毅齒墓輒太息不能去貞毅以建言忤明莊烈帝謫戍宣州衛明亡流寓吳中以死遺命葬戍所又作易簀歌以不能從親爲恨子安節實節葬其骨于宣州敬亭山而以所脫二十四齒埒先墓旁徐枋銘之者是也甚矣忠孝之道之難兼盡也孔子曰事君能致其身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是故成仁或殺身而愛身者往往以父母爲口實且夫身者自有生以來具天命之理凡人所當守之至于死者也身亡

而理存則父母有令名苟理亡徒存身不且重貽父母辱哉貞毅之以身殉戍固無負其理其子復體臨歿不忍于親之意以齒從先墓其志亦苦矣雖然齒不足道也

游蓬萊閣記

余客登州府諸生盧君觴于蓬萊閣之東亭相與棲百尺憑危欄望萬里海天一碧無際大風橫吹島嶼帆檣千百影亂落波外日射重城掩映霞光倏忽明滅二三同游輩左右肩袖恍[illegible]青雲之上雖曰游宴而其所以餉我者蓋有在也今歸十餘日其境猶盪漾胸次間顧其時思文之且不能成何與天下之境雖近屬耳目而有至深遠者存猝以臨之浮慕之思未嘗不動于中私據以自喜若已覩其略矣而不知真際所在稍一實之中迄無得盧君年少而好學且家于此必有獨會于心者余追記其游以問焉

怡園記

同治十二年九月弟詹雲尉萊陽萊陽官齋舊有園園東南海棠一株東西青桐對立北草舍三椽半傾圮階下雜蒔花藥其時秋矣惟西北牆細竹參差與門外枯藤掩映曩日風景蓋可念也詹雲謀明年二月新之請名于余余命以怡園請其說曰怡和也樂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語云兄弟怡怡陶隱居以白雲自怡悅

亦取知足義也方春之時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生氣方盛時雨將降萬物皆有欣欣自私之意故古聖王于是月禁止伐木覆巢及于毋殺孩蟲而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出輕繫皆所以體天地之仁與天下大和樂而禮經載之尤詳也獄民大命也尉責重權輕苟存和樂之心民已受其福漢獄吏有陰德及子孫者園小而託天地官微而命于國家則節己俸亟亟爲此者又豈第悟兄弟和樂之所先人必憑式之望其承數世之志大其後而萊陽之民顧斯園幸自此繼尉者無不同此心以福我無窮也詹雲曰善届時葺其舍遂書余言于壁封邱何家琪記

壯學齋記

古之君子人于天地萬物性于仁義禮智情于喜怒哀樂心于誠敬其言詩書其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其位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當其慎獨察幾于五官四肢之體既得其理矣而必實之閨門里巷起居日用之地復慮其事之不能貫也又必上而徵之朝聘祭饗爵賞征討之大下而極于農田水利訟獄荒政之詳務使其身無入不自得試之天下無有不效而其要祇全其天之所賦苟不如是則心與性情失而不可以爲人此之謂學先王不作孔子歿百家之書出而學歧今之士亦豈非本聖人之道皆可以治天下之具哉而所成不過一藝則已于古異矣陶君廉荃一日喟然于此名其齋壯學以自勵焉志可謂偉復不能不慨于少壯之間遺書請余記噫人生少時如日之初廁父兄師保之側無人事之攖頓其時方從事習俗所尙斤斤驕人也亡何謀口體累妻子決科求仕田舍財米猥褻瑣碎龐然並至是故壯則不能學而壯亦無幾時矣日轉于上天不再中風霜變其毛髮塵土焦其靣顏陰陽疾病凋其平生戚舊稍一執卷而心皇皇而視茫茫當此之時眞有哭無嚮歌不成聲者假志倜奮未嘗不立齊于千載而上之人而一藝且不卒此不獨廉荃之慨天下學者弗暇思思未有不盡然于中者而況身世無成就

如余者哉雖然天命于人固不絕聖賢之微言大義振古如茲也志而學將不知老之將至豈以少壯殊哉今廉荃方爲民司牧際世大兵之後水旱告四方其所以衛民生紓　天子宵旰之憂者將于學乎取之不曰壯行以失學故也古固無不行之學學而必行世之富精力思効大用于　國家者宜少知所務哉

龍窪補漏圖記

同治四年春吾友曲靖夏子九自濟南舟其孥趨壽張道印河之龍窪舟漏風且亟有長鬣者補之旋失所在前一夕感夢其先偕古衣冠人至子九以爲神追圖屬余記余嘗誕古之補天者矣雖然天下事敗壞已極苟有人焉未盡無補救之道存也子九老布衣安貧學古數十年呼吸生死宜必有相之者顧神其補漏者何與且夫舟之漏也必求一二習舟者相所急而治之舟中之人猶慮其弗救矣假來千百無賴子緩其時紛其術攘其利而據其功陽以障外而陰反自削其內方且張皇緣飾姑嘗于萬與叵測之濤幸須臾之不即于溺也子九其免是矣

城南感舊圖記

揚州爲古江山勝地南北要區鹽筴之利甲于天下隋唐嘗稱盛焉　國朝之興迄于乾嘉官是土者大抵提倡風雅其間人士與四方游客之才者翕然咸集流連

觴詠無虚日巨商大賈輕財好客不惜金錢致酒食歌舞居民家有園亭池館女子方外亦皆弄翰墨以爲名好尙所趨朝夕踵華風俗人心不無稍侈焉道光以來鹽綱革漕改道游手無所得食粤寇乘之其始遂爲官軍盜賊出沒戰爭之門戶當是時城屢陷人民之麗于難者葢千百之什一也雖曩昔之勝蹟猶依稀于荒煙灌莽之中無復有徘徊歎賞者矣壺平汪君家城南有故廬焉其先贈君殉于此廬並毀嘗追憶令善繪者爲圖曰感舊適邇判河南府示家琪屬作記家琪撫之而慨然也夫寇之亂也南爲甚及其平也未克完舊觀而民物之豐殖猶逾北焉葢天地之衰氣伏于太盛而萬

物之剝極未有不復且夫南富而北貧天下之大勢也富則尙義俠而其弊流于奓貧則崇儉樸而其弊流于薄今之爲治者不求其本惟以榷商貨汰官中一切浮冗之費以爲足國而蘇民其實國不增益而民陰日朘識微知幾之士苟枋尺寸不敢幸天下旦夕之無事而懲禍亂之猝臨于風俗人心豫維持之將積累之貽儻緜緜延延有非世變所能盡淪者與然則壺平之所感豈獨一時一地之故哉

洛陽熹平殘石記

洛陽東門外有小石橋焉不知其何年橋也嗜古士王君硯耕一日過橋側見橋石有字狀諦視之若漢隸然大抵紀姓名石丈尺而已久之得一石穢污中有熹平年造四字果漢石也走示予予曰嘻石之禍自此始矣石之在洛陽累千年無一人知之也其橋之穢污之石未嘗以爲不幸也且其意若私喜橋之穢污之或考庶免夫置之堂廡之上鐘鼎之側牛馬之所戕舟楫之所運市賈小兒之所物色王公貴人之所賞與晦匿以自全焉今有人知之矣同嗜古者將踵至知而至者衆則夫毀其橋出其穢污熏沐而篡去又所難免矣烏虖石惟懼人知而遁于橋于穢污且不免篡去然則人之不善自藏而輕去就又何爲也邪

洛陽縣學西園丈人石記

洛陽縣教諭學舍西院故藩溷地小且狹予掃除而廓清之以梧竹橋亭遂園焉園有屋敗于雨因其土而山山不可無石凡人家僧寺石稍異不甚愛惜者予皆得而有之一日予友劉春山謂予曰城西南隅道旁有石秀盍取諸予如其言置山上最衆石乃撫斯石而歎曰嗚乎石之始非道旁物也洛陽自晉唐以來園林甲天下安知斯石不嘗揖讓抗衡于名賢耆舊媚女騷士問邪今不幸爲路人唾安知自今以往更不幸墮于糞土陷于壁砌沒于草萊蕪穢朽腐以終求廁道旁不可得即不然豪貴見而攫去運以斧斤標以品目且愚以人工之巧易其本質焉又未必爲石之幸也予園之石空

璺皴瘦者頗有獨以其渾然形具于人也而高其位或曰此石隱者流宜丈人之光緒十五年秋七月封邱何家琪記

殘槃記

余獨無金石好官雒陽識汝杜丹圃金匱廉兆平漸解嗜之雒陽又古都會藪金石值陰雨水漲崖谷間往往出焉芸夫牧子鋤而拾之京師巨賈歲往來以重價購官此者取以獻貴人故完美類攫去而殘缺間得于余余金石外得均袞槃三其一邊微缺而翠光欲滴絕可愛光緒二十四年春遷汝甯扃于篋甚密比至剖矣夫以千年之物毀于余如余愛何抑余愛之甚有毀于意計之外者與或謂物之尤者見忌于造物是不然其諸物以樸爲貴尤者必華華則脆有自速其毀者邪已余以藥合之仍置几案間終日相對烏虖余平昔所最愛而失于今者蓋有矣且剖而不復合何獨于此槃而惓惓弗釋也

哀祭類

東阿知縣周君哀辭

同治六年四月十一日粵寇渡運河至戴家廟東阿知縣周毓南死之戴家廟東平州地戍之者爲都司朱某君則大府所檄助防者也寇之渡河夜方半君覺首往拒並伍未集中鳥槍死何家琪哀之爲作招魂之辭曰

維城與隍君守土些奉檄而來詎死所些明月高高監臣心些天風四下陰雲沉些河上之血流千年些於戲哀哉長思君些

李少連哀詞

會稽李少連與濟南郭藎卿同以年少負才名然藎卿一試舉解首成進士少連猶僕僕應順天試佣爲人佐治縣名法非其好也藎卿詩長歌行不必襲明七子而格宗盛唐少連則上追漢魏樂府四言自況曹鄶奴子建以下也年皆不永藎卿四十少連未五十悲夫少連爲人儌睨有豪氣性嗜酒嘗偕余飲于大明湖之歷下亭酒半拔長劍擊案歌宋人詞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歌已大哭夜歡酒家往往三數日不歸或見其橫卧市上余戒之笑曰彼劉伯倫豈達哉我少連醉死六合我大冢也何埋爲且子視服中人日勞于冠蓋車馬唾溺而不休果誰醒又誰非死者哉其狂如此少連名坤厚初從永新尹湜軒先生受古文法歸安丁桐孫爲刊春谷詩一卷與藎卿大風樓合集曰二俊昔余論交海內藎卿少余少連又少藎卿藎卿死少連繼之余雖偷息而才日退老忝末官重增侮辱亦何爲也邪藎卿死余既銘之矣少連卒不知其期葬不知其所爰爲詞鳴余哀曰

方昂首以高謌兮天帝若爲驚忽一醉而劃地兮拌終

古之不醒兮朝暮之相逢兮孰非鬼物生而與伍兮曷若土中之獨宿獨宿兮何鄉不在鑑湖一曲兮而在明湖之旁青山兮夕陽秋水兮茫茫魂其來兮尙進子以大觴

祭王册山文

同治十一年五月己亥爲亡友王君册山之位于沛南湖社酒以酹之曰嗟嗟册山函天蓋地之氣之生而奇也攫雲雷而噴江海變化萬狀不知爲龍與爲蛇也自結髮許身　君國四方擾攘獨抱寸策以遨遊也當是時屠刀販繒之伍類公侯立取仍以文章干　天子死不辭也崑崙爲爾頭大華爲爾脊峨眉之巔揮爾骨歸

來歸來魂終依戀于京師也生無路叩九重矢攀髯天上或膺特達之知也丈夫讀萬卷書尺寸無所展雖生何益然死而無見聞天下事愈不能忘于懷也我丁離亂死喪之餘交海内士無如君者竟潦倒挫折以至不振將眼底之滔滔付之誰也夢索我酒又教我名揚速化之術君非徇時者所期或有在我輩更幾人敢不再拜受之也昔君與余同弔潛菴于旅寺今偕二三友以奠君而丁家公子尤能力傳君詩也君性放達于世好唾罵而當其死識與不識愛惜敬禮有如此豈非常之才重于身後不宜于生時也君志在酒索之何心爵之又何心惟有託諸生死之痛向荒灘亂葦中獨哭來也侑饗

祭紀廓安先生文

烏虖人事之變極矣即死生何足論哉凡在斯世無不同盡惟獨立不役于物者其元精灝氣互天地而常存古聖賢皆如此若先生者尤吾所宗仰親炙足以信其理之非妄而決其有然先生嚴正之性清介之操承以儒先之學名父之訓自束髮持之出處進退歷百折而不回者迄今六十有一年昔天下之不時值破格用人之朝旦夕立顯達者蓋不可以數計何獨由納貢毁家倡義兵以保畿輔獻策大軍弃蹶數千里庶幾一試卒投老于散閒志既不遂弗肯稍依違于進尺寸雖身無

所措妻子困窮羣讒衆謗紛紜交集而其道未嘗一日之不伸譬如沙漠大野風狂而霧塞萬物披靡莫復振拔已而中天日出小草惡木與夫蔦蘿藤葛又皆委曲攀坿糾合而爭春豈不見夫孤松老柏奇倔勁直挺然于霜雪雷雨之外而獨守其根烏虖先生使位儕殿陛犯顏諫諍首折權貴必汲黜朱雲流亞即監一方而領一郡要亦抑豪强邮鰥寡婦人孺子共許爲包孝肅海忠介之倫而先生曰吾老矣獨宜閒官于是縱觀史籍手著一編其中政治之本賢不肖之迹往往不合者援大義爲駁正俾萬世耳目發以鐘鼓而燭以星辰嘗論自古國家之病莫大于雜而尤嚴者天澤之分冠屨之

辦往往痛心疾首而噤于言故其時通疾首呼强項同官下吏皆畏憚不敢聞以私及夫受職登州也屖壇涸處遠數年無一刺通一語接亦驚讐中國之有此臣天下之人大抵目以顛狂矯激雖知交竊議爲賢者之過而言行具在試按本末亦可見其心之無愧于士民之在下祖宗之在天方囂塵滾滾飛揚跋扈之無極而獨令死然苟非真有生氣如先生者尸簪組而靦面目徒號之僅繫于人死生之故自古不可知而余乃徧覽人事欷歔慷慨將以達邱諸青蒼之上近問諸大海之濱尚饗

祭趙菁衫文

維光緒二十有一年二月庚戌何家琪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趙菁衫之靈曰高之日星下之嶽瀆走之麒麟飛之鸞鷟無不本兩間精英之氣以生而況一代文人尤秉中州之清淑惟我菁衫三歲聖童二十名宿以科目進身作一十年不調之令牧當是時盜賊倒平東南初復于是拂衣起挂冠去駕一葉舟自淮揚攬金焦訪姑蘇下錢塘憑江山而弔古俯天地而高謌更何論夫賞芙蓉于歷下之亭觀海日于泰岱之巔風雲一旦中外推轂由二千石擢監司凡山東海防河工軍儲鹽筴幕府之疏奏檄令靡不咨籌筦鑰洎權陳臬事不朞月而鋤豪强活良善立斷數百獄雖中毒死矣豈得謂之不祿方今　天子聖明二三執政以人事君交薦其大事可屬行將假之以節鉞任之以封圻胡爲歸里而歿毋乃天奪之速余昔論交海內大抵皆窮士下吏或少而天或壯而促或老于貧病或涸于流俗或登上第而旋埋或歷顯階而頓伏如菁衫者志槩卓犖聲名騰踔姓字上列于　御屏政績徧謳于巖谷而何以中心若有所不足余嘗以謂今天下大患在州縣而監司無舉劾之權以貪爲寶以謟爲才以暴虐爲能以因循臃腫爲故事而所稱當時任事之賢又或不綜全局不知大體不急先務但以瑣瑣者不勝其號令之煩數一切浮沉齷齪之徒方且酣謌而豔舞大酒而肥肉以菁衫廁于

其間人皆以爲榮吾直以爲辱余又謂士之得志不得志不在窮達而人之安危憂樂不在死生不見夫海上驟驚京師震動吾之弟妹各皆旦夕急難之中不能相保余亦莫決死所又安知菁衫早歿之非大福余與菁衫皆爲孤兒吾母之亡菁衫爲執手泣涕孰知菁衫生僅識十日之父而死不終事八十之母蒼蒼者之相待抑何其酷余平昔交游死亡殆盡菁衫前歲以書招我而未往余真負心遂畢此生而不復把握今年入春以來陰霾蝕日或風或雹似皇天哀矜下民無辜而被禍余方獨徘徊于雒陽之冷園對怪石而倚古木以菁衫之生平自有千古而病中不忘故人及于余將屬之以

身後之傳余亦思于此報神虬乘天駟與之上下其追逐二千里外不獲會葬執紼而遥酹以酒乃並抒家國無窮之恨仰天而一哭嗚虖哀哉尚饗

家傳志哀祭類

何氏阡表

何氏之先居於封邱蓋數百年始祖曰全故有廟廟前為墓墓碑記碑之時為明崇禎而已中更亂譜失其世次可考之祖曰範範生贈文林郎啟賢贈文林生永福知縣世傑永福生贈文林郎玉春贈文林生康熙辛卯科舉人中部知縣任中部生兗州府通判作舟通判生英山知縣孝達家琪曾祖也自永福以來四世為吏政

軼不傳家琪及事王考奉政府君敬原先德自奉政府君始府君諱友勳字猷軒兄弟七人季諸伯祖皆出曾祖妣萬氏府君程氏妣出也英山公之卒官安徽也府君少諸伯祖或宦或學死喪相踵田産落府君悉讓所有于族自居屋數間或覬之慨然曰老于里豈吾志哉于是乎出游蜀粵無所遇復至安徽逆曾祖妣祖妣居之蚤失學至是慣讀書為人掌書記遂佐郡縣筦度支為上客凡數十年以其脩脯專延師督家琪父學並以贍族寇亂迺家琪父為縣山東府君亦至嘗曰吾歲所有殆族人福不共之郡縣無客我者矣且吾向同客者皆安在乎某積數千金今及于難矣某私置園舍今歿于兵矣吾貧免豈非幸哉踰二年家琪父歿府君年六十餘家琪十三歲家琪弟家珍四歲僑濟南或勸府君歸曰嗟乎吾出吾能一日忘吾里哉思力以義田為吾族百世計不及為望吾子今何如牛頃指家琪輩曰汝視若長兒能有為否咸豐十一年攜家琪應試順天明年家琪充副榜貢生又明年府君棄家琪等矣春秋七十有一同治二年二月戊戌也府君為人有器度任繁鉅事能從容中條理尤樂施有病者粥妻已成劵矣夜哭聞召予以錢物卒不鬻或遣役將質子如其價而還其子或曰詐也曰吾心也吾甯逆詐哉正陽關安徽河道巨商集處也府君間佐官權見流尸倡造救生船具

棺木相葬地約諸商醵金入公所與關終寇陷府君在北聞之方食起曰誤遂罷食我祖妣新安明呂忠節公裔太平典史蕆應女也歸府君躬治食扶持老姑撫諸子夜織恒達旦道光二十年八月辛未年四十九以疾卒武氏齊氏二姑與吾母閒坐話往事告家琪曰汝父舉鄉試將反時汝祖妣已卧病起呼予姊妹至後門望見遠帆云其有汝兄在耶抑在後數舟耶二姑與母泣家琪亦泣曾祖妣祖妣歿于安徽厝焉以亂不克歸母病中時時語廬江紅廟地主吳氏云吾父喪先歸府君與母氏家琪妻三喪並歸焉光緒十三年家琪始歸曾祖妣祖妣喪踰年三月丁丑祔葬于先塋府君之葬元

年九月丙午也府君以家琪父封文林郎入貲爲同知晉奉政大夫祖妣初封孺人晉宜人生子男三長傳復幼傳立早卒家琪父傳興道光庚戌科進士黃縣知縣女五長適祁門吳嘉元次適華陽卓棠次未聘卒次適武安進士蘩昌知縣武元鶴次適廣東候補道天津齊世熙孫男二家琪光緒乙亥科舉人洛陽教諭家珍萊陽典史女二家琪伏以數典忘祖古人所恥又不敢以虛美厚誣重不孝罪揭一二石上俾天下知世乃有德不能述志事不能繼之子孫哉烏虖長孫家琪謹譔

先府君行實

先府君姓何氏諱傳興字敦詩別字筱軒道光三十年進士治黃縣不一年卒先是嘗勞于東阿咸豐三年粵寇絕大江巢金陵旦夕窺河天下騷動　文宗皇帝與二三大臣憂勤于上發吉林黑龍江兵南下徑山東所過郡縣徵民車東阿道尤衝車具他邑闕輒促代踰期不反民病之府君資以價且後焉將出境豫探懷中金與兵令下一日東平州已納車廐中矣府君聞趨廐廐寨廐者給焉入廐廐開望見車府君左手以劍斷廐欄而右裂叱之曰出出盡出未幾寇渡河陷金鄉陽穀高唐臨淸諸州縣遂擾畿輔逹天津京師幾震當是時東阿城孤危大軍遠屯土豪四起府君以縣小猝遇變難守先鎭內安逃民開廩給粟會奸人謀乘飢竊發遂寢

外多募勇士設疑兵伏要害以示强朋獨身出曉譬禍福令止誅渠魁嘗詰一寇寇起若陰刺狀僕徐成在側兵之首已墮猶惜鞫未詳也以故其黨解散初廉寇說行省亟趣張秋鎭焚舟梁塞渡口迄無警府君于是病府君明敏過人訟且判且遣之廉以自飭胥吏犯過引爲己咎胥吏退互責曰公如此我輩非人耶凡兵役防禦皆自割俸無秋毫侵民旣病請告民乞留于大府不聽尼以遏歸府君襁車行病差移黃黃富多巨室喜交官與民事府君曰如是知縣可廢也且過在知縣不禁獄成陰得非法具毀之衆感泣曰微公幾陷不義卒七年有豪强擅殺獄人服先識云方守東阿時他縣爭上功府君獨不上曰職也欺而要罪矣黃平海寇如之府君厚于人而不可干府君父奉政府君愛蘭或以進謝曰必蒔是奉大人是明我不能子也配唐氏子家琪家珍卒年三十有六五年八月甲辰也後二十年黃載志東阿祠名宦焉家琪謹述

先妣事略

先妣山陰唐氏先世出自朱處士珽父諱堅亦高行不仕母沈太君先妣歸先考先王母旋歿二姑幼深相愛曰吾不獲久事姑愛小姑所以事姑也先考官山東適武氏姑寡攜一女來依先考歿王父在堂老矣家事一屬武氏姑曰微小姑吾何以事翁王父嘗置濟南宅一

區及歿先妣奉楊祖庶母武氏姑及子女居葛宅三院初居中以前僦人旋居後更典衣物嘗困乏不言家琪少負氣見世事輒憤歎先妣前而厲訓之曰兒孫何能微祖父德餓死矣敢怨尤乎初先妣病武氏姑亦病屋留邇對秋夜風雨鐙火閃動咳聲喀喀相聞武氏姑謂先妣曰昔吾母吾兄逝是疾我二人復然我其先去哉已而先妣棄諸孤武氏姑强起爲理喪哭之曰嫂竟先我今武氏姑歿家琪妻子連喪徙舊宅又忽忽八年矣家珍幼就學于外數日一反輒爲留果必問讀書何若始食之大妹遠嫁汶妹侍先妣疾勤尤憐之家琪娶昌平邱氏大妹適安州陳兆祁山西通判皆王父許婚汶

妹適平陰縣學生孫建箴先妣所許家珍娶山陰胡氏有孫一人先妣不及見也先妣生嘉慶二十五年六月癸丑歿同治七年十一月癸卯春秋四十有九家琪謹述

亡妻邱孺人墓志銘

孺人昌平邱氏翰林院編修沅州知府家煒孫女陽穀知縣在田女祖母父母咸愛焉庶母亦母之年十九于逆娶居濟南踰年徙通州又踰年反吾父早卒官于久不第至是益貧孺人祖母父運歿生子殤又生子睟殤遂病歸依母居同治八年九月朔已巳反于宅壬申歿年二十八初孺人來歸于是宅吾祖吾母武氏姑共一堂自吾祖歿不數年庭階依然而嘗出入言笑之人忽焉俱逝烏虖人世何如者如于所遭而世可知耶豈世多富貴壽考而于家獨當其厄耶自寇亂以來其骨肉之離散死亡不可勝道而于家歌哭于斯邦又幸耶以孺人生歷艱難而死又易如此豈非于負孺人之甚耶今于光緒元年祔葬于吾母唐太孺人之側系以銘曰

生爲愛女嫁貧儒死以哭子葬而從于姑于爲銘之復何吁

孫氏妹哀詞

光緒七年夏五月余歸自山東充教諭濰陽無歲不聞朋儕之亡猶幸骨肉健在覲以閒往省二十四年春遷

汝甯教授明年秋妹夫平陰孫建箴子銘以妹之喪赴烏虖余年五十七矣早喪父母妹又殞骨肉存者惟祖庶母楊太宜人齊氏姑皆年七十陳氏妹與弟家珍且日老乃以區區之官久羈一隅不相見自不知此心之謂何也子銘述妹不逮事舅姑撫仲兄公遺孤力持家躬約而周里鄰活一癱婢余念妹生二歲父卒黃縣官所舉室旅濟南母恒病于是長妹遠嫁余亦出客數百里弟從師外塾惟妹左右母母夜嗽不寐妹掖母起坐必進湯方冬風雪逼戶牖鐙火熒熒迨雞鳴始息母嘗喟向余曰汝妹真吾女也余聞是言恧且泣年十五母歿踰二年歸子銘又念陳氏妹寡無子子銘以諸生佐治

河敘勞得校官職男曰租籍于學女四妹之境差愈余同産四人妹最幼先死悲夫年四十六卒六月己丑也余不克臨哭文以哀之報子銘并自責余之重負皆于骨肉也詞曰

凡人于身判四體兮或毁其一儼稾死兮妹之喪父甫生齒兮解侍母疾夜數起兮于歸田家拮薪据米兮撫仲姒之孤不啻出己兮婦道克全年斬五紀兮聲于鬢宮有夫有子兮瞻望諸兄葬河海兮風雨京華悲寡姊兮死事舅姑儽從吾妣兮虎噬中原禍誰始兮嗟余小臣幺蝨蟣兮胡使天屬絕于此兮無以攄哀惟泣涕兮

弟瞻雲居志

烏虖余之骨肉于是乎盡矣余何氏三世皆以宦游客死父骨先歸曾祖母暨盧江祖與母暨妻邱氏暨濟南以寇亂越十餘年或數十年始克歸葬封邱先塋弟瞻雲又以亂暨異鄉可悲也初余聞瞻雲歿方抱痾力疾往取骨行至汴會拳民之變作遂止烏虖當此之時神州陸沈　兩宮出幸　陵寢蒙霜露畿輔大小官吏以若居民家室罹于禍者不可勝數瞻雲獲瘞骨土中又豈非獨幸也哉瞻雲諱家珍一字聘卿先考黃縣府君之子母唐太宜人生男女四余長次陳氏妹次瞻雲孫氏妹又其次也去年夏孫氏妹歿今瞻雲繼之陳氏妹在京師無音問而余以老病僅存韓退之曰人欲久不死而靚居此世者何也余今何有人世之樂哉瞻雲生四歲喪父十七喪母余不能成瞻雲名濟南惟宅一區適粥宅爲入貲典史萊陽二十七年以卒瞻雲雖爲小吏未嘗自薄高麗之亂山東鄰海州縣或陷沒瞻雲曰苟以此爲國死千古矣秩卑又久不遷無所施民投訟狀曰有令在瞻雲天姿明敏丹青圍棋靡不工尤愛鼓琴官齋有小圃梧桐樹下月上時獨坐一鼓焉祖庶母楊太宜人老事惟謹武氏姑有女爲夫黃棄瞻之終身光緒三年歲大祲族人舉室來依者賴以活余同居官舍七年洎舉一科授雒陽教諭遷教授汝甯別二十年無月無書書至必曰安命卒前一月猶言之是可志

也卒二十有六年二月辛丑厝濟南饒家莊爲是年九月癸酉年僅四十九妻山陰胡氏妾徐氏子男二奎文縣學生乃文女四余自汝甯作志郵其子銘曰

宦海角葬湖湄子守壙兄銘詞骨雖旅而魂無不之尙故里祖父之是依

二僕傳

烏虖事人之道難矣猝試于艱危生死之間士大夫有不可知雖臧獲豎子不識字之人其立心行事苟有足爲世所哀憐矜式之者而不爲之書吾不忍也作二僕傳

徐成歷城人其先出濟甯靳徐頁之氏徐復靳事家琪

先考府君府君權東阿知縣值粵寇亂北徵兵成日辦數千人食府君以爲能迨授黃成以微過去府君歿家琪兄弟幼成哭哀理喪力大父奉政君暨母唐孺人歿皆如之初府君之蒞山東也成司庖汲爨者何賀賓亦歷城人中識而才遜成然能苦役一錢不敢欺主惟嗜酒醉則口喃喃役事愈勤家琪客濟南不去其門而成以晴至曰吾食人食而敢忘乎主幼且貧非成誰左右之者佐知州韓君死代負千金債實有弟負人債盡償以田後成死昔府君嘗溺溺小子曰予讀書時夜一鐙老僕王發伏几睡且鼾且勸曰好好讀行成名及予通籍死十餘年矣

天根文法

三法

詞義精深　敘事奇變　脉絡灌輸

二例

明道（如論事學之體也）（本經）敘事（如記言學之用也）（本史）道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事非天下所以存亡不書

二綱

義（言有物）法（言有序）

義二目

獨見（前無所因後足爲則）言不過物（不標榜不攻訐）

法五目

謹嚴（非苛簡）噴礴（非馳驟）吞吐（非含混）矜鍊（非艱澁）自然（非率易）變化（非詭奇）

要訣

微（春秋多微詞左史亦然）

大忌

剽（太摹擬亦同病）襍（敘不一事太繁一事本末不詳）

局法

起（貴從源頭說下脉乃遠或直起直落突起突落）接（貴斗接或橫插景物或以提爲轉或突轉）結（貴含蓄有逸韵或另提作結以示變或單句截然而止或倒挽應起有正有反）

筆法

順　逆　突　雄　奇　提　頓　潔　簡　逸　澹

宕　折

文固貴義法然非詣之精微格之遠大更濟以雄駿高古之氣盤鬱沈厚之力瑰瑋奇嚴之詞疎澹之味雋永之韵極之變化神妙之致則不能成大觀且文以記事事不過始繼終文不過頭腹尾通篇有渾晶有分貼有探源有結穴每段有提掇有過峽有整齊有錯綜而卒歸渾浩無迹一氣貫注可以成詞總之義貴精體貴潔法貴變神貴遠格貴渾大氣貴雄直趣貴幽冷詞貴簡奧而奇崛筆貴疏宕而遒折方爲至文

讀古文法

急讀以充其氣緩讀以傳其神

作文

古人作文皆善用其短雖師古而能別於前人所謂自樹立不因循也

作論

魏叔子曰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衆人所易知摘撿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深刻以攻前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可議文章予謂後二病必至黑白混淆忠奸倒置外誤治道內壞心術其誣前賢悖公論猶後耳然作論非如

此無以見異年少有才人尤易犯今
國家變科舉法以策論取士文體固善於詩賦八股而其病亦不可不知也

論文

自姚姬傳以陽剛陰柔論文於是有兩派實則剛不參柔氣剽而詞易激柔不參剛格弱而詞必平近時講桐城派者主歸而力矯侯魏往往趨於陰柔張廉卿摯甫皆所不免試觀望溪之高古惜抱之淸醇伯言之盤折何嘗有此病

近時文之不如古者意求顯詞求詳意顯則淺薄詞詳則冗雜是故善爲文者微而簡

古文三十四品

大如天厚如地重如石老（如古松）質（如布帛菽粟）實（如果核）朴（如木）
深如海陡（如霹靂如絕壁）高（如喬岳）遠（如名山）峻如筆曲（如荒徑）潔（如玉）
空如鏡淸如泉疏（如秋厓如曉星）密（如天衣）雋（如美味）淡如雲搖曳（如風中絮）
秀（如月下花）咽（如秋蟬）幽（如處女）枯如禪奇（如神龍）猛如虎怪（如鬼物）
雄健排奡（如力士俠客）飄忽（如飛仙）雅（如才人）逸（如隱士）醕（如儒者）
化（如大造之鑄萬物文之極境也）

古文標識

義 神 氣 味 韻
意 骨 識 局格 主腦
眼目 胎息 筆力 筋節 血脈

精神 線索 機括 關鍵 波瀾
書法 証據 比擬 槩括 張本
對照 層次 紀律 聲勢 光燄
色澤 起 中 結 始末
正傳 追敘 另敘 旁及 夾敘
先敘 帶敘 覆敘 類及 句法
字法 稱 徵 反 逆
詳畧 謹嚴 潔 異同 虛實
抑揚 喻 刻畫 唱嘆 銘贊
網 提 接 應 掀
側 單 暗 伏 叠

串 束 墊 補 襯
突 咽 冷 逸 閒
翻 轉 掉 插 頓
開闔 繼續 起伏 出入 縱擒
橫擔 消納 緩急 錯綜 映帶
疏密 濃淡 參差 分合 質
峻 奇 雄 辣 鍊
縮 粗 細 直 曲
拗 屈 奧 折 幻
離 宕 渾 脫 婉
變 妙

右何天根論文卽所謂古文方也天根與爵生學使爲世交去歲學使按試汝寧日天根方爲府學教授兩人每相見論文輒日夜娓娓不倦冬杪以此帙遺寄學使蓋自道其生平學古得力之端功深如此宜其以古文鳴中州者多年而人卒莫能窺其涯涘也第其書初未分篇立目頗不易讀今天根已没予謹爲分次補題藏之篋中以便觀覽有好事者亦卽以此爲刊行可也光緒乙巳立秋後六日濰劉掄升題於大梁學署

天根文鈔續集目錄

賦
虛榮賦
狠裘賦
論著
雜記八首
慮孤
序
水利卮言序
十六契齋詩鈔序
吳倚琴壽親記序（代）
汪伯吾國朝名人印譜橅本序
萊陽王氏家傳後序
書後
書吳磚殘拓本題詠卷後
書晁明黼質齋先生年譜後
書黃受山陰符經注後
書賀于兩太夫人家傳後
書
與孫佩南書
與王竹侯書
與孫佩南書

再與孫佩南書
答蔣著生先生書
復馮觀察辭薦舉經濟特科書
贈序
送徐君去上蔡序
送陳鳳五序
壽序
蔣著生先生八十壽序
常振華七十壽序
傳
章仁甫傳
何松亭先生傳
尹湜軒先生傳
董節婦傳
沈孝子傳
武進管敬伯才叔傳
山陰婁君傳
山陽畫師傳
黃封君傳
鍾西耘劉大受傳
肖山翁傳
鄭杲傳

李節母傳
陸烈女傳
孫伶傳
李烈女傳
吳節母傳
楊伯峯先生傳
墓表
劉衡堂墓表
封朝議大夫許君墓表
陳太孺人墓表
誥授朝議大夫廣西補用知府署桂林府事王君墓表
墓誌銘
楊府君墓誌銘代
廣西雒容縣知縣汝州杜君墓誌銘
陶君廉泉墓誌銘
哀祭文
陸右周哀辭
夢弟文
郴魯泉哀辭
雜記
冷吟閒醉軒記

書汝甯知府費君逸事
記鼠
書童伶
記貓
趵突泉斜柳記
陶廉泉宦游六蹟圖記
書郭李家人語
鄒樓壽蘇圖記
種竹記
郁卓菴憩棠圖記
觀虎
觀小媪
明魏閹石像記

天根文鈔續集　封邱何家琪著

賦

虛榮賦

光緒二十六年奸民煽亂衆國內侵京師震動鑾輿出幸于時中朝諸臣或泣諫以效死或間關以扈從家琪以下方學職不克率一旅師入衞又不克赴行在役奔走旦而餔晡而怠口經手史以傲諸生幸天子不加誅用學使者薦進五品銜非不榮也噫亦虛矣易曰鼎折足詩曰不稱其服家琪之謂矣爰託爲賦以自責其詞曰

何子天根星精之石墮于人間化爲冥頑之軀老一朝廷閒散無用之末職子生三歲弄筆硯九歲解吟詠乃年垂六十猶硜硜執一卷自仙而自聖方十有三父殁官中人依寡母出侍祖翁以養以教以發其蒙何恩勤之未答尺寸而遺恨抱于身終二十明經三十孝廉當是時豺狼四起地拆天鏤海內豪傑與亡賴子靡不汗馬插貂由白徒膺郡縣封圻之寄子亦嘗爲軍祭酒而落拓一靑衫不退不進無可奈何本才庸而官腐已所得之云多已故高其名世愈賤其價治經承許鄭之傳設教託陽胡之亞道統欲上繼羲文周孔而子何以衣食不具內不免稚子嗁號而動輒齟齬外日爲庸奴之竊罵皇天不弔　神州陸沈　六龍在御陽蝕衆陰鯨鯢橫行于大地鳶鴟競出于深林自幽幷以至燕趙縱橫數千里流血盈溝瀆積骸高山岑而子上不扶社稷下不援蒼生況妹在難莫救弟客死莫收苟活于世亦獨何心但見其望雲和繼雁之賦向夜咽哀猨之吟子之著述左史荀揚子之詩詞漢魏盛唐子大振笙鏞之器世爭鳴瓦缶之場子以爲鳳毛麟角貴于金玉世以爲牛矢馬溺甘于酒漿殘飯誰憐下淪于過市吹簫之匄一錢不直貽笑于當筵彈箏之倡何物水精光耀于頂其象形也儼抱明月之夜珠其假器也更甚臭銅之贋鼎將班子于卿寺兮遜其鸞之潔將伍子于牧令兮無其虎之猛不見夫堂上仙吏冰壺玉鏡之高懸子乃昇氣側足立于其旁曾弗媿恥而以爲榮即非庠序之賤儒抑亦衣冠之優孟

狼裘賦

汝甯府教授何先生大雪行市中以錢七千易一裘意其狐而寶之或曰狼也狼產北塞者毛類狐先生不知狐並不知狼先生曰雖然狐貴人所裘狼類狐裘吾宜迺援筆而爲之賦曰

物萬于世貴賤靡常要視斯人之位置而不係憑生之彼蒼樵斧薪老桂女蠶仰柔桑荊棘刺于蘭畹錦繡被乎糞牆富碎明珠作溺器渴飲盜泉代酒漿呂釣璜以餌渭伯尹負鼎以醫殷湯夷吾以小囚父霸國無鹽以

醜女后專房相如少溷滌器之保馮唐老沈執戟之郎雀頭之香生足蔑夫魏帝鮑魚之臭死且亂以秦皇方今中國貪狠封狐爭噬人而據城社埋輪一例何必託諷于張綱然而千歲狐幻通天之術九尾狐卜有道之昌狠雖不才亦假名于艮又何必惜買璞而得鼠誚書璋而誤麞嗟夫嗟夫麟行地梟叱走狗雞升天自號飛凰龍忽失水便侮于橫行之鰐蟬偶登樹竟忘夫後攫之螳若先生者其杖則竹其轅則芒出門而肥無馬拜賜而瘦有羊坐虎皮揭日星之大義騎驢背謳風雪之短章但其裘同一粹白兮亦何狐而何狼

論著

雜說

東海有無力人焉羣盜入其室縶手足索財賄不已徧戕其體未即死也已而大發憤自刺其心曰吾今而後得强之道矣

人之一身五官四體心爲君以心可率官體也五官四體獨眉無司無司必存之何也無此不可爲人也其有司者或瞽而聾而拘攣亦不敢遽廢之也遽廢之則心傷心傷則死夫人於一身皆知其廢之則死也

天之生物有材不材焉不材者視材衆矣任其自生自養于其間未嘗强材之也豈天隘哉强材之用則力不勝而致禍不用概棄焉必相與逞不材傾材者材者傾不獲用用未竟而遽賊材亦夷于不材甚且退避焉聽不材者之禍天下

烏虖病已亟矣忽爲之創新異之方來域內千里不習之醫强責其旦夕必不可致之效此殆中心惶惑無所復之至愚而拙之計豈不足重爲齎咨涕洟也哉人亦有言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與其坐俟斃也夫病已亟矣新異之方雖良已後時域內千百不習之醫非能用良藥者也責旦夕之效適以速旦夕之禍病未除而元氣亡矣然則宜奈何一起居安其弱勿策使强一飲食節以飢勿貪使飽藥宜輕用藥宜漸勿旦夕亟其猛如是一息延以祈永命于天不猶愈于未斃而速之與或曰姑試爾烏乎曾以尊親之體而敢一出于試乎

盜劫巨室主人逸盜迫主返反挾爲質以令其驅役之僕僕不忍主人之返于弗獲已也謹左右之防陰弭其朝夕不測之禍患而乃相道路廣居宇侈供張曰吾小人區區之忠惟在此

天下之得失人心而已矣其得也必有固結之本其失也必有斵喪之端是故開創之世其取民也必薄而令其有以生其罰罪也必寬而令其有以免其征商也必有定制而令遠旅有所贏以恤其勞其課士也必有常程而令中材有所勉以呈其能其馭吏也必厚其祿且

不敢細繩其私焉而令不肖有所容不待釐上搪下而後可贍其身家其季也反是以人之强制我之弱刼我以虔劉天下之民科斂天下之財賦有死不怨者曰此非本志也若夫我已弱矣姑效其人之强以虔劉我天下之民科斂我天下之財賦天下其謂之何

秦變封建戍卒起宋行新法夷狄横明裁驛站流賊興歷代以來其變也本以防害而害滋甚本以興利而利益削語云民不可操之急而使失業失業則盜賊興烏乎其信然與

慮孤

烏虖天下最危亡之機其惟孤而無助矣乎自父子兄弟以至宗族一不同心家不昌自官吏賓從以至士民一不同心府縣不治況九州之大四海之廣一人孤立于上者哉余每慮及此未嘗不追恨于嚮時　朝廷之變也方其始中外臣工各懷其私日奉故事以爲盡職時勢積弱政令不行浮躁脂沓之徒迺激憤爲首難不參彼己快逞旦夕左右肘腋冀徼奇功而釁端猝起其人獨蒙惡名也固宜嚮使中外同心勤王之師四集而筦疆宇者嚴江海關塞之防不容敵援之大入則中之敵人尙寡其事或濟就令弗濟其志亦無惡于天下不此之務奉　詔而觀望遷延閒有聞　命即至者率新募單怯之軍以當衆敵死猶被罪若夫江海關塞在在險要一不設防寖其　詔書私定和約但藉口各保疆宇之一言于是坐視十餘國虎狼之旅麕至　京師廟社震驚人民糜沸　乘輿出幸蒼黃脫難　宮寢既復而勛舊重鎮其功遂上與伊呂侔矣

序

水利巵言序

烏虖今之州縣官葢難爲矣上有監司中有僚佐下有胥吏豪强其共事而持權者復有外諸國之人于此而興一政以便民便于貧不便于富便于良不便于莠凡此之徒皆足以怨讟之而阻撓之而媒孽之而誣陷之

苟冀免罪戾安一日之位以遂志之所欲爲勢必不能光緒二十七年上蔡知縣徐君受之以事去官余既文以送之矣歸吳中聊以所著水利巵言屬敘余老學職未諳吏治顧見君之政類有實蹟不獨治水也世之論君者亦不以爲無治蹟而但以不便于時爲詞衆口同聲無一人于其歸重惜而挽留之者雖然君歸矣河雒淮汝之間儻有聞君政思繼其志者吾甚願勿以君爲前車而坐視斯民之日在滔滔中也

十六契齋詩鈔序

烏虖人生遇合之閒豈不難哉有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者矣不足動千載人之感傷涕洟也與

枋樞政專兼圻可謂之遇乎命也畀之于天者也拔巍科膺特薦可以謂之遇乎倖也干之于己者也少年才士江海飄蹤忽逢奇女矢身相從遇而媟于情矣古鬼荒邱埋名榛莽路人剔爬揭碑天壤遇而標于俠矣由是言之遇其終窮矣乎若夫詩客暮年病且死執一卷而歎曰唏欲焚之吾魂魄所在欲傳之而無其力于是郵其詩于數百里平昔之友其友曰此吾責也取而刊之同時之友或助刊貲或刊別本其詩遂傳如甯海李君雲樵之所遇然後乃可謂之眞遇也已雲樵名少白詩曰十六契齋詩鈔刊其詩者山陰婁君受之助貲刊別本者南海黃小宋高邑李小芸刊成受之疏余以余

亦雲樵友也余厄于世久矣爲之論遇合而不勝古今無窮之感也光緒二十有六年仲秋封邱何家琪

吳倚琴尋親記序（代）

昔余讀史傳載宋朱壽昌棄官求母得於蜀　國初黃向堅寇亂中行二萬里得父母於滇未嘗不歎古人行誼非晚近及也光緒二十有五年余來守汝甯適江夏吳君倚琴待次府經歷示以尋親記自述咸豐間粵寇陷其鄉失母所在開關走訪得於江甯年甫十七爲尤異夫以壽昌求母於久離之餘而向堅與君皆丁冦之方張子身出沒鋒刃交於斯時也設親前死已不幸中道殂詎能遂決志之遂而志卒遂豈天特相之抑其一念之孝誠雖極險阻艱危之境有莫或害者與要之孝爲百行先誠尤克濟天下之變豈獨子於親哉方今國家多事需才孔亟君滯下僚久年且老世之覽是記者可以慨然而興矣乎

汪伯吾．國朝名人印譜橅本序

楊子雲薄雕蟲篆刻非壯夫爲雖然童年寄其心一藝竭吾力矻矻老死成就絕名孔子之于道堯舜之于天下無以異夫務小忽遠大溺寸技不克經緯萬端者多矣然物理固有不相謀而相通豈非視其人職業之所在邪文章詩詞書法圖繪與夫金石刻畫雖若玩耳目而亦古人寄心之具耳夫苟喜名而惡實日浮沈職業

之中不寄其心心寄矣或且姑嘗于膚淺責效于鹵莽而力不肯竭烏虖此聖道所由晦塞往古強盛之天下敗壞而不可爲也黟縣汪君伯吾未冠舉一科從事于古善書工雕印章疏余謁所橅　國朝丁敬身以下十六家印譜諸前賢之藝無俟余言伯吾鉤橅精妙儷亦所謂寄其心而力之竭者與余衰老値世多故困窮官追惟　國家盛時方崇古學游跡所至日與鉅公魁儒墨客詞流相酬接故能以其藝名海內傳來者則又未嘗不因斯譜而慨然有慕乎諸前賢之遺也

萊陽王氏家傳後序

人生忽忽數十年老矣而凡疇昔居游之所朋友觴詠

之歡與夫登臨之山水亭沼賞玩之花木鳥魚撫摩之圖書絲竹極之尋常瑣事稠衆鄙諸之笑談皆已如雲散如風飄如塗塵飛滅每一念及未有不黯然神傷者況夫堂室戶庭朝夕出入杖者前抱攜者後雖霜露屢易而家人之聲音顏色耳焉而如聞目焉而如見此爵生學士萊陽王氏家傳之所由作也王氏自貢政公以翰林起家桂林太守與學士伯仲聯翩接跡於清華之選可謂擅海內門第之盛入世之光榮矣乃學士於河南校士之餘追思先德雖所遭若難言不忍言自不能已於言至於乖滯淒逝其情狀又何其意之摯而詞之悲也。日彙所作書達汝甯府學官何家琪曰子貢政

公之弟子也其爲我序之夫家琪骨肉早喪衰年滯末宦天地間一孤貧人也亦何忍序斯傳惟念學士天性純篤既貴不忘先人貧困時堅苦之志操且以貴基前美而先人反不及見人生之戚有大於此者乎昔陽亢宗爲國子師告諸生曰學學爲忠與孝也學士作傳本是旨更以身先焉方今時俗變易學術紛厖倫紀講求蓋尠矣學士奉

天子命任風化之責後生新進儻亦有讀斯傳而激發其本性相與維人道於不墜者乎是則天下之幸也已

光緒三十年仲冬汝甯府教授何家琪再拜謹序

書後

書吳磚殘拓本題詠卷後

國朝康熙年間朱竹垞藏吳寶鼎二年磚嘗拓而跋之逮乾隆之際黃小松得一拓本裝池爲卷書其跋徵名達題詠翁覃谿程魚門其著也後歸嘉善周氏吾友桃源戴少傳孝廉得于周氏之僕其拓本字已佚惟餘磚側蟠文及名流題詠而已方余之歸自山東也少傳爲言之及遇予汝甯始獲讀焉余惟磚小物嗜古家往往愛之視金石雖污朔暴主之所造不或棄焉今少傳守此且二十年意不寶殘紙而寶諸名輩之遺墨與余又思乾隆之時國家甚極盛矣。天子仁聖四海乂安外無犬羊之擾中華不崇奇衺淫巧之玩農工商賈各安

其業于時朝右碩學鉅公與夫湖海方聞之士得于其暇接奇訪異羅散拾遺于榛莽埃壒之間爭賞交歎形爲詩詠余白首窮官少傳年逾四十尙橐筆詣人顧當世好尙頗與古殊偃蹇一室摩挲殘卷能無慨慕諸名輩遭時之獨幸也乎

書兒明蕭質齋先生年譜後

光緒二十八年春家琪之濟南兒明蕭君紹庭貽其先質齋先生年譜屬書其後讀之至先生守濟南事作而起曰烏虖民心之不可失也有如此哉同治四年粵寇擾山東濟南戒嚴軍需繁而庫帑絀議榷商先生曰其地民惟利田日用皆南產關津所在已遍征若復榷于

此物價必增而病民且行省根本地資民力多宜養其氣不宜失其心議寖寇亦定大抵權商必建公所設分司費用已巨司事之吏不能家喻而戶曉也則必假手于郡縣之紳士胥役紳士胥役不盡賢也則必苛斂浮收藉田戶以飽其私私之飽往往百千于公入且號爲權商商之巨猾反賄免術脫農與無業之民悉受害姦人煽之勢必有嘯聚抗官之舉嘯聚抗官固不難懲以法刦以兵也毗境聯村焚屠灰燼于是乎海內之民皆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其禍遂不可問夫權商非加賦而民心坐失況由權商多立名目而征農秦漢以後之亡天下未有不繇此者也彼秦漢以後之臣甘蹈覆轍

其人豈皆智不及此哉毋乃天下之變亂已極計至無俚倒行逆施巧佞之徒從而希寵營私不暇念根本原君民同體之心權中外禍患遲速緩急之故悍然行之無顧忌與不然先生之爲國家慮者蓋遠矣先生諱培元咸豐二年進士由詹事府右贊善授濟南知府卒官山東濟東泰武臨道今紹庭復觀察山東必重有感于斯言故特著之且爲後世告焉

書黃受山陰符經注後

黃帝陰符經黃魯直僞之然朱子嘗爲攷異焉昭代四庫列道家或釋以丹法黃君受山注一卷引據羣經義衷聖其推崇至矣方今海內新異之論曰出幾謂聖人之道不必遵三綱九法皆宜棄絕何盭古若是抑亦道與時爲升降運會所趨其人情風尙勢有不得不爲之移與夫是書眞僞難臆決其注頗爲同輩所許吾獨悲受山老不遇于時藉箸述以自見而且託之皇初也光緒三十年仲秋封邱何家琪

書賀于兩太夫人家傳後

同治元年家琪年二十從萊陽王芷庭先生於通州旅舍季秋夜先生方寢家書至披衣起坐啟書視之不言淚如縷家琪執燭侍請焉曰吾妻於前二月亡矣已又太息曰貧賤夫妻百事哀吾妻所遭不獨貧賤也將復請見先生顏色黯然遂退今先生仲子爵生學士奉

命視學河南試汝甯家琪適官教授出所作賀于兩太夫人家傳再拜受而讀之其述賀太夫人也有夫妹在室構太夫人於姑前者無不至而起敬起孝嘗取鐵鉗炙其體乘疾啗以炭灰若不知者方悟先生銜之感傷在此烏虖人之人於天地間五倫而已以天合者惟父子母統於父兄弟次之雖以君臣之義而尊遜親若夫子婦之於舅姑第係於夫而望其孝如子恒情所難況乎夫之兄弟姊妹以及娣姒之屬意稍不合詬誶焉觖望焉且忤舅姑蓋尤難處也夫惟難處賢孝乃愈見耳自古人臣往往爲左右讒誣被罪於君極慘毒而無以自明乃死踰時而其忠直之心天卒相之白天下傳後世

岳忠武于忠肅楊左諸君子其著也賀太夫人所遭之苦未嘗自言先生雖微知之亦未一告於人而學士失母幼長乃獲聞於繼母于太夫人而心陰慴焉旣責遲之數十年始嗚咽命筆且以家琪爲先生舊門人託一言告來玆此豈賀太夫人當日所及逆料而要其不能終沒者賢孝之動天故也今值時勢孔艱而學士位日高責日重苟本賀太夫人之處家庭者任　國事亦必能堅忍盤錯爲當代名臣夫豈僅表先人生前一二事爲足盡子道而無愧已哉傳又載于太夫人教之如已出此亦學士之不忍不述者也光緒三十年孟冬汝甯府教授何家琪謹譔

書

與孫佩南書

家琪再拜佩南先生足下五月四日蒙莅訪與之論古今及藝半晝夜此二十年第一快事也每當獨居一室輒憶足下罷官後無歲不游動數千里時而省弟時而訪友時而赴故舊之喪會名賢之葬孤踪高誼家琪自視如蛙蚓不可爲人足下前歲具疏請　皇太后豫擇宗室子養宮中爲　上嗣當路無肯代奏者又自不得達忠讜之論壅上聞不二年間變禍猝興時局潰裂至此此蓋天數使然非人力所能爲然老成之見後世或必有舉而惜之者曰是患也嘗有人逆知之其言苟獲采必無是自古之事變往往言于前者不爲意甚且罪焉洎後悔悟已無及悲夫足下初欲赴　行在未果今又欲俟　兩宮駐蹕河南時上書言事足見　足下之忠悃老而彌篤雖然吾輩惟能言之而已昔子朱子家居時草封事子弟諸生迭進諫以爲必賈禍蔡元定請以蓍卜遇遯之同人遂焚槀願足下亦姑卜之也家琪再拜

與王竹侯書

竹侯足下赴至齎尊公狀一通初開卷如青天白日霹靂一聲風雨之卒集也如時和物豐凡百詞臣飛將軍率百萬神兵自天下也如嚴冬大野山崩谷陷龍蛇虎

僭雜閙猿鳥悲號之弗絕也如河隄夜決萬丈陡落垣圯屋傾衰翁弱女起牀竄走死之不暇也如黃昏月黑灌莽燐火山鬼木客爭來攫人孤旅長途四望遲躕之不見村驛也如富室入羣盜操戈把火首拘主人蓄積百萬恣掠取而但乞軀命如達官獲罪縛于市將伏歐刀妻帑環泣顧日影而冀赦如城在重圍餉斷井竭雀鼠掘空忍須臾以待援如飢民就食中道病疫家人踵歿一嬰兒委地呱呱然尙索乳也非足下至性無此至文天下爲人子者讀之靡不肝摧腸裂涕泗交流矧如家琪少喪父母抱弟妹之戚者哉尊公志事雖未竟施嘗與　慶典拜　恩賜治外郡惠澤在民中壽祿終亦有

何恨古來之聖賢豪傑皆不過在人間數十年爲一二事足以不朽耳其著奇節奏偉功間見致之是有命焉若自待之本懷豈必長六官督八州活四海之赤子犁萬里之王庭銘勒鼎彝眉壽無疆而後志得意滿哉然則尊公固無恨于平生足下亦可以釋其胸臆感憤之私矣至于本孝誠以篤忠貞他日事業或有補尊公未及爲者是又在足下之自力與其遇非家琪之所敢知矣此乃家琪稱心而言者執以貢足下世俗唁慰非家琪能亦不敢瀆焉家琪再拜

與孫佩南書

家琪再拜佩南先生執事執事籲籲大節海內瞻仰雖

二十年前相識之人幾敬之如古傳記中名賢未敢私以爲友也近聞中外交薦明詔屢徵不起名益重而節益高雖然家琪竊爲執事危之嘗以謂吾人以一身涉世之末流內不容不以名義自厲而外不可稍務名節之迹何也名節者比俗之衆之所欣慕而愧恥小人之所忮忌必欲百其術以敗之而援爲口實者也雖其所尙本於天理之公其事出於時勢之所當然而不可以已然在愧恥忮忌者方且誣之以所必不爲間之以辭受語默之萬不能避一意堅定百折不回非以爲藏拙即以爲名高甚至度以己私謂之養望以退爲進因其迹以律其心藉其疑似以實其罪烏虖毀之來也周孔大聖人豈能逃哉族之時過事久公論大伸翕然稱之無異詞然當其先所以處之者蓋亦難矣是以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汚古有盛名直節豐末路者豈盡自取勢迫之耳家琪嘗讀史至東漢之季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李范諸賢者過林宗好獎士類孺子見特禮於太守叔度幾於模稜其免禍皆幸必如絕迹爲傭之子龍然後可烏虖豈不難哉家琪少尙氣其文字頗多危言覈論幸人見罕謗未大騰而虛聲浪被至今爲累年三十有八即絕進取甘老棧官亦三蒙薦舉去年中丞劉公薦膺經濟特科上書固辭力陳新政不便指斥當事者比之六賊衆相愕駭及當事者敗衆又以爲知幾詎是

時其書達之於朝其速禍也決矣夫苟言足裨國首碎何恤若第以爲吾名焉節焉烏虖此宋元祐明東林之君子所以不能不爲後世惜也昔彭城老人以薰膏責龔生田畫送其友鄒浩曰使志完隱默居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必嶺海外能死人哉毋以此舉自滿呂祖儉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亦私心也向長讀易至損益卦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生何如死耳家琪敢云知死生然末路之難不至死不定其懍懍于此也久矣家琪故交前死比比類獲保令名執事曩要家琪以贈言之義家琪學行毫毛不敢望執事姑舉平生所自

惕者質執事非敢爲執事進也家琪再拜

再與孫佩南書

家琪再拜佩南先生執事辱答書幷大文一卷戊戌擬上封事爲當代大禮國本之所係中外大小臣工不聞論列而乃出于江湖廢散之末僚其言純以至誠感動下舉民間之法至援己家事相比例俾天下知君臣之倫根于天性與家人父子無異而其調護之善處置之正雖唐李長源宋韓稚圭歐陽永叔陳同甫無以過之卽不幸所陳壅于上聞而我　三祖　七宗在天之靈亦必有鑒此爲之呵護啟牖　皇太后　皇上之聖衷于冥漠者也家琪始讀而歎繼之以泣卒乃不禁拱立起敬而慶中國之有人也他如記濟南聖學孟韓志事也銘嘉定徐公稱君子無黨而揭小人不樂彎彈一語于前尤得左史義法合春秋微顯之旨蓋執事之文本于學行海內人士無其本而能爲其文者吾固知其罕矣不能爲其文方且咋舌其文並不于社稷安危聖學絕續人材邪正一置思焉家琪于是又懼執事之孤而寡助終見其無濟於世不過令後之人曰某彼時嘗有是文也已矣於乎自古文之傳于後者多而有濟于當世者少　往往如是悲夫家琪再拜

答蔣箸生先生書

家琪再拜箸生先生几下咸豐朝先子與先生同官家

琪孤貧不學父執輩皆所嚴憚不敢近先生退閒濟上家琪方日與諸少年湖山文酒之會撰杖履於長者時恒寡及于壯歲一再試禮部不第歸爲校官望先生在二千里外然先生之碩德良政未嘗不往來于胸以爲三朝以來海內無幾人也辱賜書幷示所箸文集補刊靑草堂遺稾先生之文高古醞樸爲故友趙郝之所畏避何論家琪近來文人大抵狃于桐城姚氏陰柔之說其翹然獨立者尟矣先生亦宗法桐城然要其氣體近方侍郎非姚氏比也烏虖堯舜之道孔孟以來數千年之學術幾絕于世矣雖海內夙所共號爲閎儒亦且畔其所傳學以從異術敢於筆之書假哲子之篇文其奸爲天下勸乍觀之如崇本　朝重祖制而實陰有專主詞詭意譎使天下震其名而忘其書之旨上下遠邇百口同聲奉以爲當時通義千古之至論烏虖猶此天地日月在上鬼神在旁堯舜孔孟之道竟絕斯已矣苟其不然天下後世必有誅伐之者矣南海某氏之敗家琪嘗於其公車所上書決之而愚騃之徒至爲之死悲夫先生中年棄官至於耄耋守平生之志事不少變豈獨文然哉昔望溪闢劉歆竄經文以媚新莽姚氏於乾嘉時亦嘗斥講漢學者矣設二子生今世痛恨當何如此又家琪獨居私憤竊託於二子之義欲有發而未敢者也下詢賤狀及所撰述謹表所嚮伺亮詧焉家琪再

拜

復馮觀察辭薦舉經濟特科書

汝甯府教授何家琪謹上書觀察馮公閤下家琪生而檮昧學復迂疏今更年齒垂暮精力衰茶平日壯心盡如死灰其伏處一隅不見都門者十有八載矣辱賜札並須到撫院咨文一道令應經濟特科仰見明公汲引下吏大中丞以人事君之公忠四方聞之莫不感奮起舞古者士爲知己者用韓子亦曰見知于大賢爲可貴矧當國家多事之秋凡在食踐稍具心肝者卽無長官之推挽亦當伏闕陳書力求自效孟子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而量其不能爲賊而潔身亂倫亦不爲宣聖所

許職廁微末忽荷大賢之薦達而甘暴棄外生成尤非所以報知己之道然而家琪皇然穀然而不敢應者何也今　朝廷之所侚而天下號爲時務者曰西學而已矣家琪素所不習卽如內政之方輿險要郡國利病亦未周知竊觀近來江海險要類爲敵人所據兵甲扼于咽喉樓艦逼于宮禁鐵路火輪已自萬里外長驅而達于京師矣中國之利權半操於敵外之利日厚中之病日深天下之病其細不可枚舉而大病所在爲有耳目所共見聞憂憤塞腑屏氣箝口而不敢言者家琪請昧死爲明公一陳之股票行而民志離科舉變而士氣衰文武之職汰而百官解體將不用劉永福相不用李秉衡舊臣耆宿建一策則以爲迂闊疏一諫則以爲阻撓少年新進之徒好爲異論簧鼓其舌如犬之吠于市而同聲如衆猱之升木而搖大本上方嚮用不次超擢之因其一言立斥　部大臣且五六將自此長朋黨攻訐之風而開忽棄老成之漸今年元旦日食入春以來恒陰雨百川潰決道路譌傳畿輔六月大雪此皆小人蒙蔽君聰怨積于下致斯災異尤深識遠慮者之所寒心昔漢世祖出獵郅惲拒關及征隗囂郭憲拔佩刀斷車靷昭烈伐吳諸葛亮謂孝直在必能制主東行唐太宗之於遼亦追思魏徵由此觀之人君之一舉動苟其非道必貴有不屈之臣先爲之抗論而力回始無貽悔今

天下何時也側聞　車駕將奉　皇太后閱兵于天津先期　詔示下方婦人孺子咸相驚詫　國帑民力皆不足惜第恐強虜生心奸人竊發不測之患起于行間　上縱自輕奈　宗廟社稷何且根本重地居守何可偶曠嘉慶朝尙有教匪之亂況卧榻寢處久滋他族變未可知或曰此　太后意非　上所敢違曾孟懿子一世卿耳孔子告以無違而必準以禮豈有　天子反以從親令爲孝且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非今　上太后之天下也席　祖宗數百年之大業而作孤注于一日之遨遊　祖宗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當此之時中外大小臣工不聞有一人力爭之者抑所上章奏概

屢不報致異代而後遂謂我　朝無人不重可痛恨而太息者哉雖然陳大義進讜論數外國以訕本朝飾區區之小術以牟大利于美仕者所在多有甚至刊書廣布煽惑萬衆以彼其徒初第不過欲爲希世叔孫通曲學公孫宏斂財之桑孔耳家琪以爲彼亦幸際聖明未極名位不即見大敗設值前古危亂之朝鮮有不爲宋六賊唐六臣者家琪方恨不獲請　賜尙方劍斷其頭而食其肉肯效彼所爲乎且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殷浩虛聲已足恥辱即忠勇自命而智謀或疏坐誤軍國房琯張浚論史者猶不少貸其罪家琪于此不自揆度昧古人難進易退之義輕于出處　上方諄切下問而對不以實既陰違本志復顯著欺罔苟其不爾妄逞臆說觸犯忌諱不惟一身受禍且懼上累舉主假令言有可采稍見施行雖萬死何辭若已逆料其不必然而曰吾姑試之云者則猶等彼徼富貴之私心非忠貞矢志有智燭幾先者所敢出也若夫大賢特達之知則乃終身所不敢忘而一息尙存必思得當以報于萬一者也家琪言雖戇而心實苦必爲明公之所鑒察而哀憐至于家琪是時所處之境亦極困矣汝甯地最貧瘠民俗獷悍歲又累荒嘯聚之徒漸及城市日者學齋盜負一篋去每至夜分妻帑輒環坐待旦府學諸生大都遠在外縣涖官半載來謁者僅三數人尸位素餐莫此爲甚

方儗奉身而退適被恩遇不敢乞請若明公憫其窮阨而嘉其忠直許辭本官進之左右家琪雖老矣考往古之成敗論時政之得失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原咨文齎呈承示綏繳撫院之處敢求權代存貯靜候裁奪干瀆尊嚴詞語狂悖惶恐惶恐死罪死罪家琪再拜

贈序

送徐君去上蔡序

光緒二十五年春余自雒陽遷官汝甯道上蔡聞前知縣徐君壽茲受之名已再涖上蔡名益著踰年獲罪去或曰君革縣車馬局減民歲輸錢萬緡取故所羨造槍礮不如法然非以私已余曰烏虖此君之所以去也今夫天下公私之名相假也久矣州縣初置一所以辦公取于民未甚無大羨踵而寖增司事之人日衆不能無所私于其閒私之者衆以爲分所當然習而利之矣一旦革焉衆必相與齎咨怨怒其不便會大府肅吏治偵伺之使四出備彈劾于是衆之齎咨怨怒必上聞而貪庸之徒容有脫者且惟不私己衆愈媢之同官胥援此以自解曰吾非不能爲彼也既奪衆利已復弗免罪亦何爲也哉烏虖如君者殆所謂徒知愛民而不善自謀者與雖然官傳舍也君家江南多山水園林又夙工詩今歸里方將杖笻攜酒招詞人墨客日吟哦于巖泉亭樹閒覽雲物之變幻撫松石而盤桓其襟抱猶今人[illegible]

想于數千里外云

送陳鳳五序

當垂暮之年處學術紛厖之日而取古人斷爛舉世不好之文冒風雪假別館校其脫譌訂前輩評點之異同汲汲若不遑人咸怪笑子此猶有同志者共從事焉是可異已濰縣陳鳳五客汝甯郡齋有姚選古文詞本中輯錄方劉梅諸家評點覩余舊輯本互異因就其齋共校之鳳五吾友榮成孫佩南高弟子也昔余與佩南定交濟上余年二十餘佩南差長余睥睨一世而獨好古人集見善本雖重值必購然佩南少侍官及應春秋試通籍出仕老猶客異鄉其歸里伏一室時恒寡余每與

論學舉數千年事或古人文如決江河須臾而萬流畢滙薈皆得自道塗閒雖在舟車不釋卷今所校即其舊輯本而鳳五錄貳者鳳五亦可謂能承師學而好之篤者與雖然自科舉之制改文體若稍異何必師古況今海內徧立學堂科舉將廢而古人文益土苴余老矣精力荼不克舍夙好以從時鳳五盛年壯志而亦溺于是重取世怪笑何邪明年春公車之汴海內才俊來集不下數千人聞鳳五所好當更怪笑鳳五同里有劉子秀者亦佩南弟子也方應試在汴其以余言質之

壽序

蔣著生先生八十壽序

古者養老之禮憲而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此壽壽者之權輿執筆以綴文者顧不重哉家琪少落魄江海遭世亂儁慕其行偏宕其言歸就學職既不能濡跡以匡時又不能苦身以投老何足以壽玉田蔣著生先生今光緒二十有八年先生年八十矣先生同里閈共几席之人不知尚有存焉否也山東交游號能文者如豐潤趙菁衫三河郝夢堯景州李星如輩已歷歷不可見矣家琪先黃縣君前先生一科通籍爲同官家琪又不見棄于先生齒衰學落矣且復進之于門命之坐與之斤斤辨古今學術之異同已倦不令即去微家琪誰壽先生者先生爲人樸誠嚴自治而仁恕于物學宗程朱

忍嗜欲苦筋力講世務備 國家用又有合于其鄉顏李之旨是故其受邑也必以其心體小民之情狀不敢枉一獄冤一夫也其立言也必以其身設時與地而處之不敢或過詞也其治家強本而節用其教子弟先實而後華由是稍置田廬矣人不見其富以爲儉所致也諸子有名春秋試列于 朝矣人不見其貴以爲德所基也先生有兒白首同居敬事無怠先生三十而釋褐五十二而抽簪閉戶謝賓客左右圖史纂文章輯要數百卷耄矣猶日手一編明年癸卯科鄉試屆重赴鹿鳴期人以爲天之所篤將更有無窮者也而家琪之壽先生則不在此家琪今年春至濟南嘗乞言于先生矣先

生日吾之年孔子不能得假孔子至其年學之進當何如又曰今時方杌桯何壽爲令嗣鳳廷孝廉朝夕侍側命敢一書必諦視三四然後敢進性甫待御以言事忤
旨　上鑒忠直弗深罪先生以爲大戚寓書戒之曰
詔旨斥責語宜日鐫于膺庶不悖人臣勿欺之道五月十四日爲先生生辰是日也家琪已歸里不知堂上奉觴者幾人門外車幾兩馬幾匹敢以獲聞于先生者託古惇史之禮郵而進焉

常振華七十壽序

古者仕于其鄉其民事鄉之人共洽之不獨載師任士閒師任氏鄉大夫興賢能已也周衰士爭載贄以適他國栁下惠謂直道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子周流列國道之不行終惓惓于鄉黨漢之仕進多由吏其辟舉非必達于其鄉也至唐而科目始盛而吏仍不廢明況鍾出吏授知府爲名臣　國朝內六部外督撫監司以及府縣之吏亦得敘勞入仕近歲中外多故仕途日紛而世俗顧重科目且以仕于天下爲榮吾友祥符常君振華先世以科目起家從父鶴亭先生洎諸從昆弟多有舉鄉試貢成均者其長子亦早籍于學振華獨以布政司吏老于鄉年且七十矣此正余所願以文壽振華者也今夫人之仕于天下藉以見材志誠非一鄉比也方其始仕豈不自以任天下由是而大施哉顧或阨于時勢與權位其將興一利除一弊也而又不免爲上官僚屬其地之士民所抑而撓卒之志遺材不得自盡而被謗譏爲鄉人笑即幸不至是而興除之政乃在數百里數千里之外功德徧逮于殊方不知誰何之人而吾之族姻不與焉吾之隣里不與焉若夫袱被而往囊橐而歸徒使鄉之人見其旦夕之大宅盈市腴沃田連阡陌子孫之褕衣甘食肥馬高車出入于里閈之間相與夸耀歆羨以爲光寵噫嘻又何爲也哉振華雖爲吏凡其鄉之大兵大役與夫水旱諸災祲靡不襄其事而躬勞焉累嘗薦至縣令不就雖其材志未獲盡施其視任天下致謗譏與僅令子孫以田宅輿服驕鄉里者吾固知振華必不樂以彼而易此也振華之　尊大母余從姑也于姻婭後而齒長余其從弟鄉試又與余同舉先君子之舉鄉試主其家余亦主之去歲從子奎文復主焉今光緒二十九年某月日爲其誕辰余羈汝甯不克往視而郵壽以文有不能已者蓋以余夙無材志不能任天下老矣爲校官又重愧振華之勞于其鄉且鄉之人皆頌禱振華之年冀長荷功德于無窮而余揭其平生居鄉任事之勞告天下尤願天下之負材志者雖貴極富溢毋忘其鄉也

傳

章仁甫傳

山陰章壽麟字仁甫以名法業客山東泰安府幕知府某歿無子有妾將免乳矣其妻妒之將棄其妾歸京邸趣從者車車具仁甫諫曰妾生子若男也不當棄盍待之弗聽車發仁甫迺手鞭趨車前大呼曰敢發者鞭從者皆驚車止其妻待逾月妾生男

何家琪曰仁甫少孤母史病痺雖妻子不飯而甘旨毋余游山東時親見之若客泰安事則聞于其族燠今之客于其主生不欺以責賢矣主死而報之且爭人所不敢爭俾主以其力祀不斬而鬼不餒如仁甫可謂義勇假　朝廷得此一二臣　國事當何如仁甫初以國子監生累黜順天試入貲爲知縣次山西不合仍客山東死年五十三

何松亭先生傳

咸豐季年肅順秉政張威福朝右卿貳多黨附尤喜致新進門下是時何松亭先生以壬子進士爲戶部主事屢招之不應監督通州倉以同官事牽連下獄罪擬死天子廉其寃末減褫職穆宗卽位肅順伏罪起知縣山東先生少從文端公倭仁講學慕陽明功業志任封圻洎久于縣鬱憤無聊當酒筵或校士試院長官滿座輒放聲謌時劇命僕立側和然所至無不有與除尤惡胥吏虐民磔堂下歷知益都齊河泰安諸縣初太監安得海自都以罪逃舟至德州知州趙新首發之巡撫丁文誠公以閻復易車趣泰安先生誘致于行省曰盜舟大明擁與之詞而陰羈縻焉　朝命至得海棄市先生歸老京邸注易數十卷年七十卒先生諱毓福鑲紅旗漢軍人

何家琪曰家琪少奉寡母旅濟南貧甚先生賞其文饋以金辭曰子有母待養其受之母歿家琪客游得金或倍蓰然先生之德不敢忘也光緒元年家琪舉省試第三先生曰子何不元然子文元文也會試黜言將歸爲校官先生又曰子豈終校官者家琪再黜會試爲校官以老

尹湜軒先生傳

同治四年山東知縣有以經術湛深文章淵雅用通政使王拯薦特命來者永新尹湜軒先生也先生名繼美咸豐九年舉人著詩管見詩地理考諸書爲壽陽祁文端公賞其古文本方姚義法以上追其鄉歐曾之餘緒而尤以震川爲宗初至山東交無錫朱澹庵澹庵文端弟子又嘗從梅郎中伯言游故其論文與先生合是時治經及古文者共推高密單伯平武進管敬伯長洲宋偉度先生惟稱澹庵而已澹庵歿先生爲定其槀踰年授黃黃多富室而官俸不給用雖素清廉者或取資焉先生不攜妻孥幕一人閽一人庖一人一童司筆硯每聽訟吏捧牘達內室衣儆食糲上官供張概不應故俸

谿居二年將去黃黃人留僑志會訪古墓得北魏鞠彥雲誌銘拓其文補舊志缺而石仍納焉何家琪曰家琪年方冠爲文尙才氣立千言見先生乃務斂削古人遺法亦稍獲聞焉故家琪一時師友多而受益最先生先生去官三十年其淸風峻節無繼之者豈獨文哉

董節婦傳

節婦新鄭歲貢生李淑女同縣文學董蘭亭妻也光緒八年冬嬪蘭亭明年春蘭亭病數月歿節婦欲殉君舅君姑在堂篤老且貧同謂曰何以養我節婦迺盡鬻嫁時簪瑱佐女紅易米以養一日米絕適母家有遺先奉舅姑次叔次女妹自取棗實七而已後蘭亭六年年二

十六卒每歸甯其苦狀未嘗一言父母前也

何家琪曰余近年喪一弟一妹又一妹早寡僦京師亂無音問聞其尙存暫矣節婦兄玉其與余同官汝甯屬余傳節婦夫以節婦婦貧家而寡代夫養親死不悔其堅忍之性有過人者玉其且言妹偶至家日將晡爲辦食留妹待不可自指其吭曰吾舅姑方無食吾雖食能勿哽乎竟飢去言至此玉其歔欷余亦爲之歔欷

沈孝子傳

孝子姓沈名宗林字木雙萊陽人明建甯府同知殉城難夢鯨八世孫嘉慶十七年父賡洙歿會孝子試登州府叔父衛洙遣人語孝子父方疾亟迺假友良馬日夜馳馬道斃跣而奔至里望見其門衣白者立歐血數升未幾卒時五月甲戌也

何家琪曰孝子事近百年余聞于萊陽人記其略又三十年矣一日檢殘書得紙稟乃文之烏乎豈孝子之魂魄歷久而存必欲文于余以傳邪抑忠孝之理自在人心分苟盡天不能沒者余文特寄耳或謂毀而滅性非孝中道世之人于日藉口中道不概以孝聞即不滅性奚貴哉

武進管敬伯才叔傳

武進管敬伯才叔者乾隆朝御史以文章名天下學者稱韞山先生曾孫也韞山先生子學洛孫繩萊皆承家

學有名當世而敬伯尤心雄志時務道光二十年英吉利內犯粵寇旋起海內糜沸年方盛發憤著書言天下大計卓詭切至是時會稽宗御史稷辰以奇才異能四人薦敬伯與焉未用敬伯又累黜鄉試以貲爲知縣山東纂修山東軍興紀略數十卷光緒元年回人寇陝甘湘陰左文襄公適爲總督招入幕參軍諮疏奏文字多出其手先才叔爲湘鄉曾文正公知歷客督撫幕病痿倘應試肩輿入場會文正公再督江南榜發無才叔名詰主司主司以未薦對而同考官執所薦卷前爭曰是非管樂邪主司慭公曰命也才叔終諸生敬伯已擢知府自請改河工同知待次二十年亦病痿攝運河同知

數月卒敬伯名晏才叔名樂同時有長洲宋祖駿字偉度負才傲睨一友取坊本尺牘讀過之曰吾意子觀陸宣公奏議邪值貴游坐四人肩輿于塗呼之下曰遇故人禮宜如此見敬伯才叔曰濟南固多名士如子兄弟尚可與談耳亦累黜鄉試用軍功薦官卒河南知府箸樸學廬詩文集二卷

何家琪曰余未識才叔敬伯長余十五年與論交謂異日必達而余老窮官若敬伯才叔知名天下且見賞鉅公卒不遇文正所謂命信與敬伯文不自惜多軼余得其刊本數首而已聞才叔裒成集余迄未見豈今亦軼邪偉度集雖刊流布少夫文之傳不傳且權于命而

他何說焉悲夫

山陰婁君傳

光緒二十有四年　上以諸邊不靖　詔下團練法于行省河南布政使額勒精額客山陰婁君建議　國家兵枋不可下迻下迻勢必聚衆抗官蔓爲盜咸同間團練之患可鑒且恃民力禦外侮竊懼外未寧而內先亂上之巡撫劉樹堂樹堂以聞　朝旨詰責幾獲譴踰二年團民果亂天下婁君杰名受之字何家琪曰當世所號賢客大抵日招貴游徵逐飲博以爲常佐治惟阿主不知有民遑敢直言天下事譴長吏不顧如婁君吾意婁君容貌魁岸慷慨好議論訪其居乃枯坐一室狀如

山陽畫師傳

山陽畫師者項姓文彥名字幼平一字蔚如爲人澹榮利惟嗜畫名于時光緒十七年山東河決以累年畫直白金千兩助賑事上聞　特獎于是山陽之名愈重天下識與不識皆以得山陽一紙爲榮先效周昉圖仕女已乃取宋元暨　國朝大家山水畫本摹之晚年自謂不減黃鶴山樵嘗爲閘官二十年忽解組去

何家琪曰余初與畫師同客濟南再遇于濟甯入畫師室見壁滿畫幅時塡色遍戶牖猶伏几弄筆不倦曰吾年逾五十妻衰無子而苦爲此者身後名未能忘耳贈

子一軸子作傳報我余聞其言而悲之作山陽畫師傳

黃封君傳

宿州黃封君椿齡字旬千少以任俠聞鄉里閒咸豐之際粵賊據安慶而土寇復蠭起鳳潁相犄角勢張甚五年亳州張樂行率衆圍宿城號數十萬知州某初至官策無出封君迺隻身往寇窟說樂行曰大王非共吾鄉里乎大王方召集天下豪傑起大事而首以翦鄉里爲名是示天下不廣吾恐天下豪傑皆解體不爲用且椿齡來時妻子具宿城圍圍中大王必欲破宿城盡先殺椿齡言已解衣就死樂行素聞封君名前執手而相勞曰先生吾鄉里長者吾縱不恤鄉里何忍殺長者立解

圖去比反知州示書一篋皆訐封君通寇者封君不一視悉焚之無何奉項城袁端敏公檄說降欒行于懷遠留四十九日弗聽亦弗加害族降小兒刈麥爲欒行黨掠者說之縱歸先逆料壽州苗沛霖必叛戒族勿從及叛他族來依皆免封君于鄉里善事無不爲雖好客雖乞句亦延之上坐年六十三卒時七年十二月丁卯也光緒年間家數火屋貯火藥數十斤里人爭捄之屋迄無恙以子勲熸官知縣　封文林郎加級　贈通議大夫熸字燦甫

何家琪曰七國時魯仲連以一言卻秦軍解趙圍後射書燕將下聊城漢朱家郭解類脫人于死封君豈其儔與光緒二十二年余官雒陽會豫凱軍平回旋自陝西

詔遣散統軍者或蝕饟軍譟將爲變有省垣知縣調護之變陰釋知縣郎燦甫也燦甫每廉州縣事必覈實且持正雖上官不爲撓吾不意今世有燦甫及聞封君行槪噫有自來矣

鍾西耘劉大受傳

廣西宣化鍾德祥字西耘奇士也同治三年舉人客臺灣軍府著愚籌論數十萬言大抵言强中國在得人心而治兵理財次之歷舉經史以證光緒二年會試其友何家琪遇于京師示之曰此吾近年發憤作也家琪目爲賈誼陳亮方來試攜江南寒士七人行是年成進士

改庶吉士明年授編修與家琪觀　劇歌園貴客滿座忽大呼曰一騎兵且勝可見紗帽下無人蓋借劇示諷也借過正陽門車四塞又大呼曰沙漠地豈有人哉六年家琪復會試西耘假歸見閩縣劉大受亦奇士與論其鄉賢曰朱子何足道李忠定一人而已論史曰新五代講章耳論唐宋大家文曰歐陽有文而無字是年同下第後西耘爲御史以罪戍

肖山翁傳

肖山翁戴姓仁名山陰縣學生同治六年自河南應省試返更淸江遘友洪按察孜舟婿汪某僕倉皇狀詰之曰吾主女之河南梗亂止旅店貰竭其夫往貸于揚州踰期弗返店積租莫償店主將鬻吾主女吾主女且死今遇公幸救吾主女言已泣涕長跽翁曰是在我我必救汝主女罄囊并代乞諸同客償店租以車載女自徒步送女于洪氏其夫旋返

何家琪曰余聞翁救女事未知女孰氏交翁子守愚孫善敬從余游光緒二十六年善敬歸里省翁始獲詳昔余姑夫天津齊道員仲炎于周氏女山陰傅知縣蕭泉于張氏女皆宦族鬻于娼幼出之長遣嫁士人姻高郵薛同知詠晴買一婢亦宦族氏張女而嫁之爲命婦而張氏女夫亡並以守節聞烏虖今世之奴婢優倡大抵皆兵旱頃姦人所誘鬻其族未可知而薦紳槪役使态

戲樂其哀而援之者幾人哉若翁以中塗待盡之貲拯友女子稍緩卽死辱之際尤恒人所難余特傳翁坿三事焉

鄭杲傳

光緒五年己卯科山東鄉試第一名鄭杲文出傳京師京師山陰傳郎中鍾霖評直省文曰山東元甲天下于是鄭杲之名遠近無不知明年會試常熟翁同龢尙書爲總裁官將復置第一以卷得晚名後用主事分刑部上書本部尙書潘文勤公言天下事求代奏公褒之踰數年授江西司主事擢員外郎宗室盛昱爲國子監祭酒好士宅百餘間有池榭竹石之勝凡四方春秋試之士

多借居焉杲雅奇于祭酒居踰十年杲名雖爲時重不謁朝貴公廨不恒至惟日與嶧縣王寶田膠州柯劭忞長白震鈞談藝一室京師人罕見其面二十六年夏熒惑入南斗上書言星變宜脩省不報拳民亂啑血京師杲憂憤成疾五月十四日城東南火或傳 車駕已出宮杲方寢聞之起繞牀走唶曰可以死矣遂絕時年五十無子江西洪嘉與杲初交也與劭忞震鈞同斂之杲治經尤深于春秋箸伏傳書序通釋一卷春秋三傳異同春秋三傳通義各一卷又主考一卷本春秋三傳以折近時君主民主之說杜詩小序四卷訂舊注年代之譌杲字東甫其先直隸遷安人以父鳴岡知卽墨縣遂家焉京師陷至復丧始歸何家琪曰余舉省試東甫爲諸生未有名見余文曰子文何似望溪望溪文今尙有識者邪洎東甫舉首捷進士閱卷者皆賞以桐城派蓋東甫之師望溪自余發之余不第何與至于第而値時變以憂死無知者余重爲東甫悲也

李節母傳

節母新鄭趙氏同縣贈君李勁室也嗣子金生國子監生孫淑潔皆歲貢生候選訓導溥舉人光山教諭曾孫國琪舉人攝汝陽教諭國玗縣學生國琛國珹國琢元孫五人初節母年二十三而寡無子取兄公稱祿兒爲嗣長課之讀書及見孫曾成名光緒三年年七十三卒

贈孺人節母終身衣麤食糲而時施于里死喪急難必周歲飢益力或貸券券里人德之別其族曰李節母家

何家琪曰 國朝之制京師會試各行省鄉試府縣試皆取士以文而得之者類歸善于其先若節母之于孫人尤爭詫之以爲天所報余惟婦人之節居境恒苦苦則思鬱而氣厚厚積鬱久如大冬草木待春而發不盡關天道也夫世亦有德仁積累無子孫子孫不賢無聞者而人又以爲天道之爽夫人期自盡而已覩于李氏不已可徵信與

陸烈女傳

烈女太倉陸氏字巧蔆父雍伯攜家浙江卒祖母錢母

項蔆而表高行烈女幼讀書稍長工詩有天寒鶴背已先知句傳于時父喪歸祖母母踵歿烈女年十九矣欲殉雍伯嗣子曾業方成童哭止之曰吾豈惡生哉念獨女生不如死耳有族祖某者謬憐而撫之某老妾嬖忌烈女吟誦虐役之弗受遂有郤會造前庭曾業母所日鬻脯乃竊媪烈女于某日巧姑好古傳記自命才女今何時不在室邪某惑焉詰責烈女烈女辨且泣弗省遂入室貿明同室媪見窗啟驚告某跡之得烈女屍窗後蓮池中是夜爲光緒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北風作水冰

何家琪曰甚矣讒口之可畏也每覽前史至死生之際未嘗不流涕夫名節人之大坊而死矢志世傳名節不盡死可不死死亦有之況迫事會舍死無自處之道者乎且女子讀書所以明禮義也而烈女語郎坐此悲夫今汝甯太守蔚庭陸公綜狀作傳假烈女而士大夫其志節更何如耶

孫伶傳

中國樂部最京師京師歌伶最程長庚長庚死師長庚以歌鳴者最孫處處歌而獲巨產供奉　內廷輒稱旨光緒二十六年夏拳民構亂　車駕西巡外諸國犯京師京師陷外諸國有徵歌者及處處匿私室而門焉斬門入令歌不應强之曰處一伶耳未讀書然嘗登歌場演忠義事矣以歌侍中國　大皇帝豈能復爲汝酋歌乎卒不歌徵歌者曰惡吾殺汝如腐鼠姑宥汝汝歌所獲產今不復汝有矣扃處門而出處處出而乞于市

何家琪曰昔咸豐之季余試順天及見長庚時已老矣處則光緒間公車計偕所嘗聞歌者也不謂處伶自寵其歌若是雖然處幸其爲伶也借非伶爲長官士夫迹稍忤觸其身幷及國與民前歲中外之釁起償帑億兆誅譴大臣以下數十人民駢死無算自是而後靡敢不卑屈順承苟免矣

李烈女傳

烈女李香珠父祥符縫人鄰媪紿其父鬻于廣西賈爲妾直五十金未與也賈先以十金啗其父夜犯烈女室烈女戶拒之賈復假其父命往烈女曰父命女女敢不從雖然女身父身也女以死報父矣作絕命詞八章仰藥死時光緒二十九年某月日也年十六

何家琪曰彼奸謀脅父命烈女所遭誠有難處者然守身爲孝而無違必以禮古訓之矣烈女詩非甚工惟志貞而詞苦抑亦小弁野鷹之遺與且以小家孱質稍知文尙能以死抗强暴況讀聖人書而受國家之重任者哉

吳節母傳

女子爲人婦夫死舅姑老子幼家貧口衆督子學子幸長稍有名矣可以謀一日之養而遽歿人生之遇未有

酷于此者吾嘗見世之富貴壽考多在庸詬丈夫而女婦類以節行見豈天之重節行不如庸詬丈夫抑非此節行之名不著夫富貴壽考誠無加節行即身後名亦豈有節行者所冀倖蓋凡自古之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妻處患難存亡之際致命遂志自盡之道固宜如此而彼節行之女婦生之酷于天爲已極矣余孤子也母又早歿聞人女婦節行未嘗不悲況屬吾黨交游家室乎吳節母者吾獨所志上元吳君文鏞妻也姓沈氏本浙江山陰人從河南許州父廷枚原武縣訓導母氏王吳君以名法之學客河南府縣歲修脯數千金而豐于奉親且不惜郵婣友急人難故其歿貧無以斂而母楊太宜人已老節母事太宜人終太宜人之年太宜人若不知其子之亡也節母子四慶麟慶彝慶嵩慶賢皆令之學慶麟長督尤至以祖葬鄭城入籍應童子試學使者徐公拔之冠其曹爲學官弟子應歲試學使者林公拔之冠其曹當時人謂可立致上第膺祿位然未及食餼而節母卒矣時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己亥年五十八子官雒陽慶麟隨學于余今狀節母行走汝甯乞爲文節母節行之詳已載榮成孫佩南先生所作志中佩南先生以學行聞天下者也其言可徵信余何文爲特悲女婦之節行爲人生遇之最酷而節母適與吾母同余之恨有過于慶麟者書其略唁慶麟並以志余痛也

楊伯峯先生傳

雒陽古程子鄉士多服儒書光緒初年封邱何家琪爲縣學官猶見李君坦口非二程不道也坦布衣倘獨行而以諸生里居教授則推楊君熙春學者所稱伯峯先生也其設塾也無貧富皆納之贄不具者反周其家以故數百里貧家子爭趨塾先生雖以文藝教人然自入其塾子親長罔弗敬也于交游罔弗信也于族婣鄉黨罔弗睦而鄙也先生鄉試累黜終歲貢生子弟皆籍于學毗縣之學高材生類爲其門人二十七年某月某甲子年若干卒塾中門人會葬孟津許鼎臣持其喪不赴禮部試

何家琪曰自西法入中國教堂徧宇內矣今　朝廷復詔仿西法京師行省府州縣皆立學堂聚數百萬彥餼其中延通中西術者爲教習師日課月程限年卒業前代以來之學校未有如斯之盛者也由是人材奮興競功利而致富强其稗　國家當何如哉若雒陽楊氏師弟死生守古禮不渝吾以爲無忝鄉學云

墓表

劉衡堂墓表

今天下名實之不副者莫如府縣學官其次書院長夫學與書院固猶是閭塾黨庠之遺其官而長者皆士大夫號師儒而風俗之美人材之成遠不如古者何哉豈

古之教以德行道藝而今僅以藝與雖然是猶有所教也若學官惟仰食於諸生而已書院長雖教以藝或兼數所不必至其地至與諸生接貌焉而已甚則相怨詛亦猶之學官也審如是而望風俗之美人材之成如舟無楫車無輈而欲涉江海適燕越也吾同年友雒陽劉君衡堂長澠池韶山書院十年之官于唐門人相送數十里泣涕而別喪歸會葬數百人賻甚厚或言君長澠池晨起令諸生倍經不熟者復誦晡弗休其人行檢偶失必責之余謂以是施於他府縣當益怨詛然則澠池之風俗人材吾不知視古何如而已與他府縣異矣君諱銓三光緒元年舉人累會試不第官唐縣教諭不二年猝猝二十三年九月戊戌越二年十二月丁丑葬鄭家窪年四十有五曾祖考祖考已載余向志君考墓考逢清　贈如君官妣梁李配馬皆　封孺人子一韶生長澠池時生也余爲學官久且嘗長書院矣故特揭君之長澠池者而論之如此匪惟稱君亦志余愧云爾封邱何家琪表

封朝議大夫許君墓表

江夏許君詠庚客河南監司幕府數十年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丁未以疾卒臨卒前其子芳而命之曰死人之恒也惟視君子小人之口于死之日爲榮辱耳是在平生自爲而已汝不可不知芳泣而受命余夙交芳會以

事自汝甯至行省弔君喪聞是論迺喟然歎曰烏虖君可謂知死生之故無媿君子者矣君子之爲人也將出一言必自反而思曰是言也死之日人其君子我乎不君子而不敢侈也將行一事必自反而思曰是行也死之日人其君子我乎不君子而不敢遂也是故其生也無一日不怵于其死而死乃甯小人則不然侈其言遂其行初不知死之日也死乃思匿其不君子者飾其君子者以欺罔人人不之信益暴其醜若夫爲釋老之學者又復外形骸齊壽夭于言行槪漠焉不以關于慮方且自詡爲了然于死生之間要其去君子之道抑亦遠矣余旣返芳將卜葬君鄢陵狀其行請榮成孫君佩南爲之志而述君年十二值寇亂脫親于難客幕府悉以所入推于昆弟族姻爲按察司客最久每治爰書廢寢食或諫之曰吾一字不慎彼命已矣敢惜己以殺人乎余于是又歎曰如君者誠可謂知死生之故無媿君子者矣君諱仲望詠庚其字也年五十有八以芳同知銜知縣加級　封朝議大夫配吳恭人性好施嘗佐君周貧乏年五十五卒于三月己巳祔焉芳年少而交恭人疾時封臂進劑幾殆亦君子子也君世詳志中余不著著其臨卒之言與行事之大略揭諸阡後之爲君子者庶及一息未絕之前而早自兢兢也封邱何家琪表

陳太孺人墓表

太孺人姓陳氏上蔡外委諱殿義女同縣太學生馮君諱百福室候選訓導歲貢生樹䕶廩膳生壽䕶母也年七十八以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庚辰卒踰二年十一月甲申葬于胡岡寺側新塋樹䕶以狀乞表于汝甯府教授何家琪按狀太孺人性好施族婣里鄰多賴以活以歲飢力不繼憂而殞烏虖惻隱之心天所命于人人生而皆有者也古聖之爲人亦不過視人飢溺由己而已未嘗有異于人人也自後世失其天者多又不思人人皆可以聖而游俠之行遂耀于世睦婣任恤之風雖士大夫不恒有閒有好行其德者世俗反相與嫉之訾之以爲矯情而干譽藉自詭飾其慳鄙之私甚至阻撓曳

擊使美舉弗克成有大力者尤甚及觀太孺人之好施致以憂死何其心之不同如此邪吾將表之見其心人人所皆有且不得援無力爲口實俾後之人知勸焉光緒二十九年孟夏封邱何家琪表

誥授朝議大夫廣西補用知府署桂林府事王君墓表

秦郡縣天下而守令重漢守入爲三公令封侯豈不視其人哉近世以來守權輕人多樂爲令何也蓋令親民錢穀訟獄之事皆專屬守受成而已守之上臨以數監司不得擅舉劾且奉不足而仰資令苟稍豫所轄州縣政不便令上官亦以爲侵職於是乎守類逸以自處彼樂爲令者或別有故非必甘徇於勞此天下事所以日卽墮廢而不可振也萊陽王君諱塈字元達光緒十六年進士以翰林院檢討改官廣西知府權桂林九月行保甲法獲盜百黨散數千致渠魁八百里外何其任事勇決若是未幾卒方君爲諸生時家琪恒見於弟家珍萊陽官所與之論時事輒奮發抉異日必有爲不謂其僅一試而遽沒也悲夫曾祖甯遠國子監生祖作求縣學生考藺昇翰林院編修家琪少所從受文法者也妣氏賀生君及君弟今翰林院學士塀季貞繼妣氏子曾祖祖考皆以學士加級　贈資政大夫妣皆　贈夫人娶曾氏　封恭人子昌濟縣學生昌瀛先卒君卒於二十八年五月壬午以明年四月乙未葬於萊陽城北新

阡年五十一三十年秋學士以河南學政試汝甯家琪爲教授出所作君傳命表墓傳載治行詳復哀其用未竟家琪觀君所施行非凡守及又歎廣西古百粵唐宋謫宦地峻嶺荒江民獠雜處氣多瘴癘君卽以此疾且自洪楊倡亂盜風熾官吏姑息相沿矯之者更操以急切亂滋甚而君前死爲尤可惜也封邱何家琪表

墓誌銘

楊府君墓誌銘代

府君姓楊氏諱際三字晉齋鏡湖其別字也明初諱宣者自山西洪洞徙居澠池四傳以貢生官陝西平涼府通判有惠政民祠之曾祖太學生名彰祖縣學生天榜

父太學生煦母邵裴咸同間寇亂母衰病負避山中甘餌無缺旋返以積麥贍族罄四十餘石居母喪恪遵禮制力返儆俗一鄉化之爲府學廩膳生有聲累黜鄉試立學社於洪陽楊氏祠堂著願學社學程一卷開示學者弗植品者擯不納娶李孺人子二埜縣學廩膳生保邠余兄子婿也府君生道光九年正月某日卒光緒二年閏五月某日年四十有八孺人生道光七年八月某日卒後府君二年六月某日年五十又二逾九年十一月乙丑合葬於洪陽之北阡保和來請銘銘曰

方君之盛而余猶弱及爲繇附化者不作坊表未湮過墟生恪存爲醑酎蕤爲糟粕苟造物之有可以遲何厭乎寂以莫

廣西雒容縣知縣汝州杜君墓誌銘

校官于百司託名尊而職取冗爲之者大抵才質闒茸而苟以自處者也不則早年銳進取躓頓困窮老矣計無聊賴姑逃此息機者也惟其託名尊守令丞尉類諉敬焉而世俗相謔往往曰汝校官才蓋譏其無用也間有爲上官知薦擢州縣聲績著當時者而老死湮滅何可勝道由是而言夫豈　國家設官之本旨哉抑是官也專以學行詔士雖有雄俊開敏之才靳尺寸不得施而遇合亦自有命與然以吾所聞見其人之克以才倜者卒不數數覯也家琪爲校官久矣前教諭雒陽時其

訓導河南府者爲汝州杜君丹圃殆所謂有雄俊開敏之才者也君雖儕校官而府有大災大役上官必屬佐之而尤爲前知府寶應朱公知光緒十三年鄭州河決公適權開歸陳許道督塞河檄君監工以功薦知縣又用前學政宛平邵公薦　特授廣西雒容縣知縣累以薦　賜四品銜花翎二十八年六月九日卒春秋六十有二廣西連年寇亂縣山而僻多伏莽君嘗夜騎撲盜山中君先遷杞縣教諭凡爲校官二十餘年而州縣未五稘且齒已衰不竟其才是可惜已君諱夢麟字丹圃曾祖象賢祖瑗本生祖玥考應芳祖考皆　贈中憲大夫妣高氏　贈恭人君兄弟四人次季以廩貢生入貲爲訓導娶李恭人側室陳氏子男五河圖甚而殤先君卒書勳猷勳監生振勳後伯兄女九長皆適士族幼未字以明年某月日歸葬于先兆之側君久爲校官勤譔述攷訂金石著錄若干卷洛陽古名都君嘗訪碑得南北朝唐墓志甚夥北魏韓顯宗其尤也家琪初爲校官即識君自洛陽遷汝甯教授同官之與談藝者無幾人君遽別而且死嚮于抱疾時以書要家琪銘今安敢不銘獨以君之才久淹校官而猶幸一試子縣不至令與凡爲是官者比觀而概笑之也銘曰

轡方攬兮日已晡驥騁千里兮忽返閭我銘君幽宮兮以睨夫碌碌之腐儒

陶君廉泉墓志銘

嗚虖人生聚散之故可勝喟哉有方聚而即散者矣有數聚而數散者矣莫悲於聚之久而散遂不復見以死間一再見蓋幸耳在骨肉且然況于友朋乎余別弟贍雲二十年死不復見前年春自汝甯奔弟喪濟南見友朋三數人而已道濟甯過陶君廉泉同登太白樓置酒話疇昔事往返皆留一夕去覩與弟及他友死不復見者爲獨幸今年秋廉泉子美中以赴至且狀其行請銘今而後亦不復見廉泉矣廉泉諱振宗一字緝庵其先自南昌徙湖南之甯鄉曾祖文鎬鎮遠府知府　授朝議大夫妣氏李周　封恭人祖章瀏鳳臺縣知縣考鴻

東利津縣縣丞祖考皆以廉泉官　贈奉政大夫祖妣李妣宋　贈宜人生妣張　封宜人有兄曰世厚考妣暨兄踵歿惟張太宜人在堂値粵寇亂喪不能歸葬濟南獨攜僕間關兵燹省祖墓于里時年十五也消冠以貲爲縣丞丞歷城當是時山東寇方熾人士干軍府徼顯官廉泉以末吏與余招游客立文酒社湖山間殆十年余歸爲教官廉泉以河工勞敘知縣同知用歷攝蒙陰蘭山范縣知縣濟甯直隸州知州除菏澤逾二年去職仍待次光緒三十年七月丁酉以疾卒于濟甯客所春秋六十有二娶于宋　封宜人側室何孔子男九美中後兄知縣保艾前卒美浚按司獄美濟同知美濼美溥皆國子監生餘殤女五二殤一許字二已嫁矣廉泉爲人仁厚而樸誠所治州縣皆盜藪然甫臨盜輒息蓋爲政不專恃法菏澤尤多盜躬率一二胥持牛酒勞田父勸戒子弟毋犯罪烏虖自咸同以來海內懲亂尙重典州縣官藉遷秩比比廉泉顧去職以死其去職又不僅系盜豈民俗獷悍非武健不足以勝任邪中外交逼天方張彼之欲苟枋尺寸宜所在爐婦嬰上奇功而廉泉孰咎哉孰咎哉廉泉早爲吏不廢學詩集曰多雲樓尤自喜其隸書嘗貽余漢碑撫本曰比古人何如昔濟南友朋社郭蓋鄉外類他方産死歸骨埋其土者會稽李少連泰州宮玉甫是年十二月甲寅美中奉廉泉匶

葬長清之殷家林村鄰舊社三十里許與三友墓纍纍相望也旅魂其不孤矣乎余悲廉泉並弔三友而爲之銘曰

華不注秀明湖瘦鶴斯詠斯死而瘞于斯風又月兮何
時騷魂借游兮山水知

哀祭文

陸右周哀詞

光緒二十四年秋大倉陸公守汝甯哀其兄不遇死而助孤成名慰先志也于是命右周陰梅學文于府教授何家琪家琪懼弗任固請爲弟子府客戴君子劬仲亦與焉踰二年蔭梅先歸試州籍於學右周早爲諸生秋

偕劭仲歸省試會拳匪內擾外諸國犯京師科停怏怏而返冬劭仲以暴疾卒右周哭之痛家琪哀以文右周讀之愈不自得又二年　詔行新法尙西學補庚子辛丑　恩正併科改試策論右周乃發憤昕夕練摩病矣屆試期將强赴公止之病篤冬十一月亟歸省諸弟至里卒年三十二家琪念時世變亂老窮未宦及門不幸之孤而立也乃繼劭仲而哀之其詞曰

堂堂中國胡徧來魑魅虺蜮之迹也崇妖妄敵天神盜氣化幻機械以爲絕學沾訽唾溺雞犬皆飛昇舍此鳳麟而生自絕也無論乳臭紈袴望風披靡即魁碩之儒雄俊之士亦孰不改操而屈節也嗟嗟先王之道聖賢

之理祖宗之法本千古而不易何一旦而爲之裂也汝年壯盛而忽不振況如余之衰茶也汝今乃上騰淸虛之府縱覽夫寥泬之區而差幸人間腥羶穢濁之脫也余身若槁木而終未盡灰者心頭之血也哭汝以文而告以此汝魂有知應然余言正恐衆萬之徒眙睜怒睨相與斬余舌也

夢弟文

孟秋旅店弟以夜至曰吾未死願兄勿渺憶余別弟倏二十年幸一執手且聽兄言弟生之初祖慶六十壽紀小名以卜成立父卒官所弟甫三齡相依寡母諸孤伶仃年十有七從師外塾母殁牀頭隨兄同哭吾祖之遺惟宅一區入貲作尉遂喪厥居今之丞尉狐尾鼠頭一體軟美孰德孰仇今之丞尉狠貪虎暴堂滿肉飛見錢則笑弟宦雖微弟志則大狄道龍場古人差蓋萊陽官齋聊日適意園之曰怡兄爲作記方春之時芍藥盈階紫藤天半高挂老槐暑飲小池衆賓共謔醉捉蝦蟆或跣雙腳節屆中秋筵張大月洞簫一聲亂鶴飛越機雲共處每飯必俱我退私室才妾奇書妾侍寒宵茗我以雪發憤摛文都化爲血兄固能文弟亦工畫彈琴圍棋獨宜弟拜胡授一科授官千里從此相別人天生死容顏雖隔音問恒通千里海蜃落我口中萍有聚散鵠有來去安得大風雨魂並御況我同生本爲手足奈何一

斷弗克再續我屢病中弟爲調藥今弟之病未進一勺正月之杪尙有書來旋逾二月頓聞此災歲之在午兵潰于遼弟矢蹈海波浪滔滔豈謂京師一旦遘變　鑾輿蒙塵浮雲宮殿强支病軀將歸弟骨道塞榛莽恨不能發弟之妻子流落異鄉楊庶大母老而扶將去年之夏季妹先殞亂丁長妹儳葬峻屋凡此凶逢皆兄之罪戀祿忘親萬死猶悔余言未終弟袖忽絕眞邪幻邪兀鐙半滅

柳曾泉哀辭

光緒二十八年春余自汝甯之濟南與故人柳曾泉宫子行舟大明湖徧過諸亭榭曾泉鬚髮皓然而意氣豪

遺自謂所作時劇旋振衣起舞夕至酒家縱飲高談月落乃散去余與子行媿歎弗及既返子行告魯泉子是秋死矣嚮余論交濟南時魯泉與郭藎卿年少諸生耳已而相繼成進士藎卿年四十死郎署而魯泉歷令蜀大縣十餘年累官至監司矣一旦棄而歸市宅湖于日召羣妓自娛嬉又逾十年濟南人惜藎卿死艶魯泉顯達有老福而又未嘗不怪其蚤退也魯泉見余而問曰子謂我何如烏虖今時事亟矣海內政教之所尙不同于曏昔也藎卿夙負才望焉知非天以死全其令名邪魯泉宜道而仕假不自乞退位愈高責愈重強抑志節以曲赴時會不罪辱幸矣又安能有所表見于當世也

哉余故人藎卿外若趙菁衫高辟中鄒樂生李少蓮子行之弟玉甫常偕湖上游俱已凋謝獨幸與魯泉猶得于後二十年鵲華山色開一執手也乃文以哀之寄子行俾弔于其墓詞曰

翳大造之生人兮可知而不可知貧窮傷命蹇兮何名位貴盛之尤危彼少壯灰土兮雖百年猶有盡期子與我垂暮尙一見兮不自解其喜悲柰別久而聚暫兮況幽明之相違値雲霧之陰霾兮光蝕星日而威奪風雷惡鴟軒舉以逐鸞鵬兮老驥伏而見侮于狐狸嗟天地不免剝兮物衆萬而觀齊惟吾生有交道兮庶振古之如茲

雜記

冷吟閒醉軒記

番禺鄭介民取樂天冷吟閒醉詩意顏其軒屬余記夫猶是吟醉而冷閒何也樂天自京朝官外徙故託與于此介民年少任末吏胡自表爲蓋冷閒云者非境之謂也苟非其人有得于冷閒之趣雖在空山之中奥室之內而思慮之所縈夢寐之所戀未嘗不日游于樓閣之地冠裳輿馬之塲即當一詠一觴自命風雅其中之不冷閒者不能不流露焉況乎境之本非冷閒者哉若夫介民廉直於人不多所可論事侃侃離勢要當前不少挫此其所以克自適于冷閒而與樂天有差合者與不

然方今之世其人之冷閒者多矣

書汝甯府知府費君逸事

道光間武進費君爲汝甯府知府試童生初場揭榜値端陽節名盡錄前童生而謂之曰汝等知余盡錄汝名之意乎余非謂汝等之文皆可錄也余家故貧少失父母織以供讀書憶試縣初場値端陽節余名未錄母爲不食竟日余懼汝等亦有母爲之不食也言已泣下烏虖君是舉豈獨善勸學蓋以身教孝也夫人未有孝而不勉于學者且君嘗貧故知貧士之苦今之司文衡者大抵高其議苛去取或輕率而抑之豈知應試者家人相與憂戚怨咨之狀哉然則君又可謂仁厚爲心深于

體士者矣君名庚吉字耕亭爲學以洛閩爲宗每月朔望集諸生講羣經疑義于府學明倫堂尤善勸戒民徧懸諭帖于城市四鄉每肩輿過必下輿曰朱筆來輿人以筆至擇其要語自圈之曰此數語最佳願吾民共勉之

記鼠

光緒二十六年余僑汝甯宅鼠齧書類舊藏古本余異焉雜而歎曰今先王之道不行郢人慶梓之藝是尚國家甲令方以海外之政法列黌序充選舉于是人士咸趨新學而孤賤之儒仍守一二殘編不決舍去愧斯鼠多矣

書童僧

光緒二十七年夏六月汝甯府大雨汝溢城外十方院童僧捕草蟲于汝壖墮水死余聞而悲之僧而童萬于蟲也日捕蟲奚害柰瀕水何然童僧微捕蟲無由瀕水瀕水亦可防也顧佛之徒齊人蟲安知不以其死爲生諸天邪烏虖每生惡死人之恒情也草蟲雖善鳴非人生必需之物也使朝廷懸賞爵千金敺人取不必需之物于瀕死地勇者不前彼童僧詎智不及此蓋以其一意于蟲不見水且狎之以未必死而斯蟲于是乎脫矣

記猫

鼠齧几上書余苦之乃乞鄰猫戶扃焉猫穉而懦縮几下鼠如故明夕更易一大且猛者復戶扃縛几側猫大號力脫縛縱橫跳躍害物劇于鼠于是啟戶縱之返嗟乎猫捕鼠者也世乃有畏鼠之猫幸不畏而禍烈何與素無恩信結其心臨事又無術以馭之倉卒見役寖不可制漢唐之亡速外兵史識訓注持腐株支大廈之傾有國者觀于猫鼠間倘少知警哉

趵突泉斜桺記

余不至趵突泉二十年泉微矣石欄左有桺一株斜出絲長數丈拂泉上爵所末睹道士曰此趙養雲讀書泉上時所手植酒醉後踏以足故斜及遇養雲叩之信然養雲屬作記余因追憶二十年樓閣傾圮風雲變幻人物有而無盛而衰者不知凡幾養雲薄宦風塵余歸遁

田里皆更歷患難忽忽老至而獨見斯桺之由萌芽而枝葉巍然高大且以偶爾蹙踏之故不覺橫斜其態度擅一時游覽之觀也亦可異已光緒二十有八年季春

封邱何家琪記

陶廉泉宦游六蹟圖記

光緒二十八年春二月自汝甯之濟南更濟甯訪吾友長沙陶廉泉時去荷澤縣職閒居于此三年矣見廉泉壁縣畫幅曰此吾宦游六蹟圖于長白松小夢者也子盍爲紀一言余異廉泉之圖不類今之仕宦者矣今仕宦之圖大抵圖其政自夸耀茲圖不圖其政圖其游曰蓮湖聽雨曰沂津問渡曰蒙山立馬曰范樓伺鴿曰任

城邀月日荷廨觀梅若官中無一事也者豈所涖皆清閒抑凡應官不妨暇逸與毋乃天懷沖澹雖處訟獄盜賊簿書與馬箠劇冗雜之地如居獨室如臨深山絕壑而一當之以鎮定從容與又不然視官事雖極勤勞無非職分之常未足表異而甯託之以游覽之勝與今値中外不靖　廟社震動廉泉去職之日追維往昔不能愬然無身世之感而所以去官之故不欲自明故圖之以此若以爲借寓騷愁則非知廉泉者亦非廉泉所以屬言于余之意也已

書郭李家人語

光緒二十有八年余自汝甯省弟賠雲臺濟南並訪亡

友家搜其遺詩見歷城郭藎卿妻蕭曰君知吾夫之死乎曰死京官貧也曰京官無不貧而吾夫自貧死柰何曰京師總理衙門者要津也京官爭求入或過吾夫招之不應其人曰如子才且負盛名旦夕直樞密出乘軺四方言未終吾夫大發怒曰子何侮我我郭藎卿雖無狀豈等若曹干富貴者侮我侮我徑入內不出時大學士南皮張文達公賞吾夫畫諷謁其門不往或又勸鬻畫曰吾畫無價會稽李少連毋沈年八十餘婦遲死惟攜其從子季連孤男一女二居曰吾兒死于酒其遺詩不可得得藎卿畫一幅余探旅囊金薄周之歸檢篋衍得萊陽訓導諸城趙星臣昔年書言弟官典史時葬前典史王君家五柩並置田贍其孥又聞縣人言知縣某貪狡忌弟名曲結好且陷以利每索賕輒錮人典史廨峻卻之某嗾訟者誣典史訟者反白典史上官廉其狀罷某職而弟名益重余志弟墓未及因載郭李家人語附著焉

鄦樓壽蘇圖記

鄦樓者汝甯教授官齋其地俗稱二龍里余初來居時樓焉而名之者也光緒二十四年十有二月蘇文忠公生日招江夏吳倚琴江都賈紹唐吳縣張信初金匱鄒文木番禺鄭介庭門人山陰戴劭仲具酒肴懸公像祀樓中祀畢飲而賦焉今越五稘矣文木在汴作鄦樓壽

蘇圖寓書請余記余惟少客濟南一時之耆碩才儁爲文酒之會蓋數矣其地有鵲華山大明湖七十二泉諸勝閒祀文忠于一室文采風流相輝映當此之時幾不知人世復有何樂逾于此者雖歸里二十餘年其情事未嘗一日去諸懷也方余與諸君飲賦于是樓也竊念嚮時濟南所與共文酒之人已皆邈焉不可復見以爲人事之無常雖前之視爲樂莫逾者至此不覺其淒以悲乃居無何諸君中倚琴介庭倚同客餘皆別去而戴生且殞然則今茲文木追圖之意又豈無所感于中於邑焉而不能已已者乎夫自漢及宋以迄于今其閒時代之遞嬗人事之銷歸烏有者殆不可勝計而二鄦故

居與文忠誕降之辰獨儼在耳目前雖媼嫛無不知賤買不識字之夫類稱美而慕羡文人學士尤喜藉其高風逸韻以流連觴詠傳述謳法幾與天地無終窮豈所遭有幸不幸抑二鄉與文忠平生之砥行立名其所以自待者與衆人殊與諸君生晩而祈嚮不或違況文木年方盛舉一科才贍而氣駿異日文章事業其進而纘公後不愧夫古月旦之評者當必有在余久困校官且衰病終無聞已矣而記此以見雖値垂暮之餘年尙不爲海內魁英所擯俾託名風雅之林亦未始非吾生之幸而足以自多也夫光緒二十九年春三月封邱何家琪記

種竹記

光緒二十九年孟夏復來居汝甯府學齋蓋徙他所三載矣登舊造之鄉樓窗面一荒圃雖不見高山巨川而有邱有壑曠如也地故種菜今草矣閒以桑榆諸雜樹賞亦可焉惟戶病日炎歊尤甚遹移前庭竹障之因徧訪有竹家都二三十竿其時天多雨汝淮堰崩麥盡浸竹于是活瘞天下事至無常耳力已或弗克卒人助而期獲難矣況必之于天乎第時偶幸物且以之自喜矣修身信道之君子固足已淡外慕而所遭適會于天人之閒者抑何算也

郎卓菴憩棠圖記

余客山東三十年多師友而濰縣郭松喬先生則少時所從遊又以詩見賞于其族靖侯先生故雖去山東歸遇山東遊客未嘗不加禮而濰尤契余之爲教諭雒陽識郎君卓菴濰人而客于氾縣未仕也已謁選得縣令待次汝甯會余亦來爲教授距初識時又二十年矣夫以余之少羈江海鬱鬱焉不能以其才取大名顯位老矣就末秩地遷而境愈閑若卓菴得令長宜有所藉以表見矣乃別之久猶一邑未除鬱鬱類余者何邪蓋天下之才衆矣仕宦進取之術又至不同矣年資之常望實之重皆未足據者也然而工趨走巧營謀求援繫于大力不得致身顯榮者亦或有之彼片羽而霄于仞纖

鱗而漲萬里第風雲之偶假焉耳是以古君子之于世甯自屈于偃蹇之中而不涎他人之寵利且天命之說進退出處之義吾輩聞之熟而守之定自昔已然歲月淹忽壯盛不再又肯從浮薄少年後效嘐計之行苟尺寸以稍慰晩景之蹉跎也哉今卓菴示一圖圖其貌坐棠舍屬余記蓋于汝甯嘗權三屬縣皆匝月圖之意以爲姑憩于此云爾卓菴齒長余而任官事能耐吾知其異日獲除一邑宜必有愛于民如二南所詠也者而獨念余與卓菴白首重逢于瓠城積瘵之地雖花時多陰雨同居又且五六年方其把酒謔呼不能不惓惓于海山之勝遊也光緒二十有九年仲夏封邱何家琪記

觀虎

汝甯春有鍇虎獲其牙簿而戲于市者余見虎始怒而吼繼悲而嘯終俛首而睡有可憐之色焉烏乎物有威于虎者乎當其居深山走險谷萬人戒莫敢攖也然一失勢雖童子得而玩之蓋威有不足恃者矣夫以虎之威而不足恃猶如此哉

觀小媼

市人攜小媼要衆觀以索錢衆環而樂媼體不滿三尺問其年七十餘矣蓋殘于天者焉或曰牿童女以術至老弗茁或曰侏儒異種夫鈞是人也而體獨小人宜矜之未可戲侮以爲樂也抑非此錢無以得彼亦不獲終其年天下固有甘受人戲侮爲生計者矣而人遂戲侮之以爲樂則何心也彼媼而小小其體而已

明魏閹石像記

汝甯府北門外東嶽廟側有明魏閹石像一區其址故閹生祠也閹之敗宇內像俱毀惟此以石存瘞于土有年數矣既而出土上或鐫魏忠賢三字像背牧子芸夫輒拾碎瓦拋之像幾損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會有司祀東嶽游人衆有司嗾衆毀之衆于是持鐵椎椎其首首碎烏虖方閹勢之張其時君子被其毒者多矣諂附之徒徧爲建生祠至請配孔子太學所以存其像于不朽也乃未幾而身戮像之僅遺數百年者終不獲免焉然閹像之見毀亦特以其勢去耳假使餘勢尙在復有勢差類閹者臨當世安知椎而擊之者不皆爲祠而奉之者邪今夫人之媚勢必有所求不則劫于彼之威也若以姦魄澌滅久卽取其身馨香之齏粉之皆于彼無與矧斯石也冥頑無知第係名姦惡衆必欲毀之而後快何哉此蓋好善惡惡之本心人人所受于天者也或謂宜姑留像其地如岳廟鐵背檜者示懲後世雖然寺豎一刑餘耳姦惡非士大夫恒有士大夫之立身植行不求自慊夫所受之天惟徇勢苟貴富尙于此知所省哉

光緒丙申
刊于大梁

天根詩鈔
三卷

天根詩鈔目錄

卷上

古體

聖德頌十二章（有序）
聖人出
日出光
三太子
二墓開
三大事
三等人
述天語
昭莫多
示不疑
眞知己
門戶爭
愛淸官
賢蹟贊十三章
地連震
陳水旱
殺人例
還紅本
五通神

民訟冤
醉漢來
江南景
死于敵
時憲書
破肚總兵
兩兒頭
郎桂妻
同治中興篇
憶昔行
杜鵑行

庚子行
古謠
俗謠
短謠
月謠
淫雨謠
野馬謠
虎謠
狗鬪謠
耆謠
獄曲

冬獵歌
得志篇
優孟樂
河間女兒曲
寓志詩
容與歌
維天八章
我生之初四章
燕燕一章
我之方生四章
四夢詞

寄弟三首
石問
冷齋鐵如意歌
相逢行
落葉辭
鴻雁行
登州夏將軍歌
逃兵歎
開荒行
大梁盛都會
萊陽長忠詩

兒受恩
服聖人
高城墜
蟲食禾
拜蘇墓
充老兵
眞州李氏節義詩
五姑行
義僕行
俠義方叟行
平涼行

霜烏篇書程母傳後
詠史五章
陳古
結交一章
讀顧亭林先生書感而有作
湖上有老桐一章寄高子麗中
偶憶
東行一首別同社諸子
水溝頭
京國三章
曉坐園中

二哀詩
春至登州訪紀聆齋先生歸來旋聞其歿
濰縣展郭靖侯墓並示其弟湘帆
渡濰
惟嵩有閒氣一章追述項城袁文誠公遺事贈張
景樓刑部
言志一章呈陸吾山先生
遣懷五章答黎門圃
論詩一章示兒
人日感懷
老木

秋日海上望田橫島歌
海上中秋望月歌
明五人墓歌
濟南大明湖鐵尚書祠堂歌
萊陽左忠貞公祠堂歌
趙秋谷先生遺硯歌爲徐澤甫作
明妃圖歌
歲暮行
大梁行
論交行贈高子麗中郭子藎卿
丁太守古劍歌

狂歌寄王子冊山
短歌送王冊山入都
放懷歌觀丁桐孫畫卷
道州行弔子貞何先生并示石來
關中豪士歌送薛曉湘
中州行贈同里趙金聲
長安行贈陸紫珊同年并示楊君拯之舒君蘭生
日照丁布衣歌
白雲翁歌贈萊陽布衣趙鍾壽
靜海道中大風
徐毅孟畫鷹歌

聽宜師彈琴
江漢行送瀨池張景樓刑部之皖遂游楚中兼呈
武昌張廉卿監利王子壽兩先生
光緒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夜夢題李文石公于
明湖圖得起句足成此篇
賤偏行
張靜娘曲
老樁坡行
明項胥樵倘友圖歌
道州筆法歌追懷吾宗子貞年丈餉贈其鄉陳伯
薌

入雨歎
漢張良銅印歌
茅屋謠聽江夏吳翁話少日尋親事
韓將軍訓兵歌
蘇文忠公生日歌（得古字）
江上謠山陰戴守愚元直父子太倉陸孟孚右周
兄弟南游返爲作是篇
黃刺史大梁宴客歌
長歌寄孫京卿并示濰縣陳孝廉
重遇濰縣劉子秀孝廉汝甯獲讀其詩集夫詩雖
小道亦有守先待後之責焉追述師友感賦長

歌
明劉忠介公海天旭日硯歌

卷下

今體

有感
塞外
前感事
後感事
萬國
登岱
五月朔日蝕

吳健庵初得丞倅至自都
贈薛曉湘
讀書
渡河
月夜湖上
過湖寺訪許怡村
北極閣雨望
秋夜獨坐懷高子
破寺聞鐘
山行見殘碑
夜坐有懷

懷宮玉甫
懷閻中薛大
別族人
隱山
檢亡友董栗仲遺札
送薛曉湘之蜀中
春雨
聞高味蓼葬里中泫然成詩
聞韓中之同年自江南赴都並慰其下第
雨中懷宮子行
寄懷王子提同年

奉郭松喬先生
贈掖縣翟式文湖上
檢靜娛箋
答同里劉大令
讀陽湖沈星府津門惜別圖有感
贈丹徒唐少秋
歲暮送星府
送金扶青歸葬桐鄉並攜弟應試
得趙菁衫書並所著青草堂文集是夕夢菁衫至
丙戌中秋望月憶弟並海上諸故人
鄭州

秋暮大風雨晨登草亭有作示沈星府方罷試京兆
萬室
伊闕
送徐養齋歸揚州
秋感
齊氏姑濟南陳氏妹京師孫氏妹平陰舍弟家珍萊陽同日書至時有邊患悲喜交集感賦一章
遼陽州三首
不信
輓摩師

三夢摩師梳髮拍手植竹樹曰吾于草木且有情
也賦而紀之
古愁
秋甫陸耀滄書來云將重訪遲之不至
元夕詠古
吳生芋僧自汴歸雒以近文寄示且以書述憂病
狀慨然答之
聞山東巡撫李公罷歸
感事
哭弟
謁薛仲超文學兼懷劉艮生先生

重游大明湖
用鄒君韻贈西華令荀敏之
先朝
詠懷古蹟二首
野望
過鵲山橋
感懷示高麗中郭藎卿
寄贈王冊山
大學士倭文端公輓詩
讀朝鮮李君藕船與王子梅先生書感賦即贈先
生

書感
聞人述張忠武公死事
讀曾文正公集
題汪允莊明詩選
別宮玉甫
上曾河帥
初春自萊陽入都
哭高麗中
感舊
懷人詩
謁宜良嚴秋查先生墓

紅葉
陳伯還建康豪士也遇于萊陽投之以詩
贈趙菁衫
懷趙菁衫
望海
萊陽懷古
與上元蔣紹由同年飲酒成詩
青州懷古
濟南旅感
青州寄舍弟萊陽
歸里留別趙菁衫

遇管敬伯司馬大梁
聞關中蘇曉帆談昔年撫寇事紀之以詩
懷黎唱圃
遇劉南卿先生
書懷
秋日遣興
夏日雨後郊望有感
病中聞族父奉曾大母大母匱歸自廬江
病中聞蓋卿刑部殁于京邸感哭一首
菊
秋暮作小亭

聞邊警追懷林文忠公
歸冷園
送曾曉亭歸鄉應省試
遊嵩山
海上
漢家
于今
讀靜娘月痕詞淒然有作
春初送豐仲虎之開封并追懷黎唱圃
冬雪聞孫佩南訪弟祥符有傳其將膺薦起官者
余不信也作詩白之

雪後憶弟海上
謁朱仙鎮岳祠
六經
人有言陽湖沈星府客死者詩以哀之
雪中寄吳生芊僧汳州
汝南逢鄒文木
病中感懷
汝南學齋即事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都城紀事
獨卧
感事贈鄭介亭少尉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同人壽蘇文忠公
于汝南學齋分韻賦詩合列一紙戲成長句
蘇文忠公生日用去歲鄒文木松字韻寄文木
人有傳天津陷者追憶舊遊風景之盛不覺淒然
七月都門紀事
秋柳
秋感
逢鄒文木
感都門近事
寄孫佩南京卿
題汪孟平西征草

順天榜放賀鄒文木捷並寄金氏兄弟狄蕭諸君
歲暮感舊並贈濰縣陳鳳五孝廉
哭長兄德葆
王爵生學使臨試汶甯鐏酒相招詩以志謝
題鄒文木孝廉繁臺秋影圖
讀爵生學使家傳感賦即題其後
奉蔣丈箸生書答詩一章
追弔二祭酒
讀平度白澄泉永修明經曠廬詩知其同社如董蔚堂孫康侯光甫翟君素月樵郭蓉汀倘屏臣諸君名若劉子秀則余舊識傅少隅則介陳鳳五以詩通訊者也
古渡
曉發
過鮑山
過肥城黃崖山二首
夜雨
山行
周口歸途作
冷園雜興二首
論詩絕句
盛朝文人逸事詩

昭代文人逸事詩
江南曲
望遠曲
涼州曲
送薛曉湘歸關中
秋望
懷方小東江南
春日郭藎卿至濟上
視王子梅先生病
書吳梅村集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後
秋望思高子
過弔唐處士棣青州
夸門曉眺
東昌郡
濰縣弔郭靖侯
萊陽弔姜貞毅
秋獵
閨思
憶江上舊游三絕句
濟上
夸門
濟南懷古詩

訪二十四泉草堂
題冷玉短歌後
感舊詩
河上有懷李公故中丞德
山東二典史詩
弔二友詩
懷爾司馬詩
三公本事詩有序
聞二等恪靖伯大學士左公一等威毅伯曾公以疾乞假
幽居

追悼嚴秋査先生
秋晴
還前合肥令孫佩南洛陽
懷陳濟蒼濟南
讀張魏公傳
飛貌
趙菁衫按察山東遠貽書問追感今昔並憶舊交
送胡大令鐸蘭州
讀明史鄭和傳有感
詠叔孫通
詠柳渾

詠种放
送客歸登州
苦憶
送秦客出塞
聞孫佩南蒙薦京卿銜寄贈
歲暮送人歸江西
旅順
老柳
朝鮮
聖明
露臺

書十六國春秋後
感南宋
中秋有感
八月下旬有白氣亘天起東北至東南紀之
自題紀黃崖文後
輯湖社文錄題詞

天根詩鈔卷上

封邱何家琪著

古體

聖德頌十二章（有序）

伏惟
大清膺
天眷命撫有中夏
列聖相繼名世夾輔　盛德鴻功莫可殫述臣家琪生
際
昭代忝廁儒職數典未能竊滋愧焉恭讀　實錄兼稽
史宬爰紀數端綴以韻語謹成　聖德贊蹟頌贊各十
二章敢擬奚斯歌魯願附子淵揚漢云爾

聖人出
聖人出集天命誅闖賊非敵百姓大軍入關立除明季
諸弊政
日出光
少而勤學日出之光講讀恭侍惟賢惟良經筵羣舉永
垂家法子無疆
三太子
朱氏天既亡諸王後先死是時安有三太子不見佟岱
一疏開一時明裔具霑恩自古未有我　朝之深仁
二墓開
岳與于二墓開遺民請葬張煌言趙公許之　上曰賢

仁祖之仁真如天
三大事
三大事書之宮中柱逆藩既平河漕屬靳輔開中河漕
艘過宋禮陳瑄功孰多
三等人
帝曰此囚可寬臣曰死者無辜　帝曰此囚可活臣曰
敢不慎諸　帝憐天下三等人寒士窮民與囚徒　特
徵鴻博儒豫免來年租
述天語
不貪一錢不妄殺一人　聖世之臣廉且仁　天語煌
煌當令天下聞

賂莫多
親征噶爾丹勒銘賂莫多山欲城兮無騎駝俘有老胡
上令笳歌黃河北柰若何北斗南柰若何
示不疑
臣偕人防不測屏左右示不疑推誠降人理所宜　聖
人之意誰能知
真知已
馮溥真翰林元文佳狀元報主惟以人才先於虜乾學
尤愛士左右飛語論幾死真知已　聖天子
門戶爭
門戶爭明爲甚　聖祖知之最痛恨惟彭與郭孤直良

可風名賢一皆當姑容執兩用中乃大公

愛清官

于公古今廉吏第一張公天下清官第一二公清廉皆無匹　帝曰朕讀書數十年如此清官不保全清官奚所賴以安惟　聖主愛清官

賢蹟贊十三章

地連震

天久旱央象見蒙恒風洪範變君不見京師地震驚法宮天子獨坐武帳中魏公直入矢靖恭濟啟大臣懷不忠夜出涕泣猶霑胸

陳水旱

詞臣上書權相伏孝儒臣啟沃　聖祖勤學四方水旱日陳言昔有李文靖今有熊文端

殺人例

殺一時者勿殺萬世者例夜半執筆輒流涕一人爭不得炷香退自責臣此心天可白

還紅本

死須赦何行刑封還紅本同官驚公等勿驚有罪吾任之昔日諫獄臣天下誰不知

五通神

蘇州城上方山歲娶婦五通神湯公曰咄何神爲象投諸火永禁之君不見狄梁公程夫子妖不勝德古如此

民訟冤

江南訟陳冤江西訟劉冤鳴鉦擊鼓遠近傳　天子特詔還其賑凡爾小臣何虞獲戾于長官

醉漢來

醉漢來老奴安在山中雨水禾稼父母妻子皆何若客至胡不爲我設酒作賊胡爲哉我將睡鼾如雷梁頭男子墜夜半知公神人非醉漢

江南民

虎邱一墳堆河道千糞船江南風景何足言　純廟聖德胡爲悔南巡異公述之不愧古大臣

死于敵

與其死于疾無寧死于敵吾儕平居言此時何不力兵二百五十八戰皆捷聞於虜勇哉王武勳

時憲書

冠御賜冠衣辭母時衣奉時憲書三載朔望肅朝儀逆賊倉皇入夜半索冠整衣死北面

破肚總兵

曾遂喜藍理死矣藍理在曾遂死矣南風大作雷忽止臣腸雖出臣不死　聖母問汝何名臣乃破肚之總兵

兩兒頭

爾賊能舍其父我豈獨不能舍其兒爾殺爾父竟何爲我忠臣兒厲鬼手兩兒頭能擊爾

郎柱妻
夫雖死幼子在背家雖圍竇刀猶佩兒年十四知父仇咬仇耳鼻刃賊頭

同治中興篇

南海始土冠西邊入羣夷剗平一中外咸仰 中興時 兩宮女堯舜 詔下御簾垂周公赤舄度北面遵朝儀郭李競功烈韓范賫扶持文士皆麟鳳武夫具熊羆二疏與四皓尊爲帝者師豳風圖往古金鑒戒來茲緬昔至盛治歷朝有成規文景尙淸淨貞觀萃羣材漢唐不足法上與三代齊草莽臣稽首昧死陳便宜一曰重名器一曰謹帑財一曰嚴胥吏三者爲綱維無功多冒

賞良將氣先頹官僚日肥橐費重民力疲 朝廷有定制煌煌 聖訓遵胡以 祖宗法而濟宵小私黜陟上下手坐例以爲辭公然索賄賂百政權滑移寃流水旱患兵兆陰陽災治亂本相伏憂懼宜常懷神明出 沖主獨斷寰海知高天升日月大地奉神著江河中流立雨露庶物滋一夫無不獲八蠻誠同歸 修德紹 羣聖萬載丕丕基

憶昔行

憶昔 先皇駕北出正陽門外森秋日西戎壁馬來賓王官民驚走棄家室別苑野火紅燒天雲霞捧上九霄亢 六龍初御人不知近臣扈蹕都倉卒明年秋風慘行人燕山萬里橫飛雪 詔書哀痛布下方草野哭聲帝廷徹董公上疏請垂簾巨姦未除魄先奪雷擊鬼物雨蘇民中外咸仰王正月 兩宮聖人抱 沖主佐以二三擠時傑海內盜賊次第平遺矢告 廟 神顏悅諸夷雜處終可虞萬世人心那能失同事豫聞吾豈敢淸時必從始亂說於虖但得親見 今上涖政紓前憂雖使終身溝壑甘棄物

杜鵑行

海上狂夫失所往暮夜遠向杜鵑哭首回萬里不逢春風雲慘淡木森肅百神拱列朝高天左日右月雷中懸龍直上兮將安攀忽憶昔年歲在酉 國家多難軍民

走宵旰未畢 先皇憂南北親定 沖人手十三年間重太平此時誰不蒙生成嬉卒脫甲拜官卧老農飽飯看兒耕殊恩日日宣 帝廷一朝飛下哀痛詔惻惻人心無不到猶仗天威讋邊徼神明仁壽稽我 朝元氣千秋 祖宗廟

庚子行

昔道光朝歲庚子南海之濱啟釁始不圖罔循六十年天下陵遲遂至此當時政柄執穆相和議一主禍陰釀且聞王公尸諫死林公焉得不煙瘴一炬燒毀天驕船償之以直金萬千虜門要害似賄賣大小衆罔梯航連 文宗御極首下詔佞臣立除賢特召猶未外寧內竟

憂誰使中原滿羣盜庚申之歲駕北巡野火先焚圓明園猰貐乘閒都門入監國賴有恭王賢蒼梧山崩日墮淵重瞳上馭　兩宮還肅順伏鑕曾秉鉞垂簾共須中興年大江以南半壁復一隅聊借敵人力從此衷甲假通商如火之燎不可熄痛哉　穆宗棄弓劍前星未耀會遺憾　今皇大統嗣神明惟以家法爲金鑑一自三韓左袒亡除都根本失保障沿海諸邊已爭據登萊列郡雞爲防何物鼠子忽義憤起竟饜豺狼自殘犬豕正陽門上火燭天大呼殺人滿街市逵宮不論兇細民流人御溝有血水犬戎坐奪天津口兵皆不戰將皆走可惜李公號更臣空拌一死莫措手浩浩兮秋風飄飄兮飛蓬亂奔兮野鹿徧叫兮哀鴻鴟鴞夜號魑魅笑霹靂不下天如聾瑤池翻然降王母東皇潛出羣仙從同首先朝如昨日又見　鑾輿塵再蒙塵再蒙胡西兮不東發祥基肇　太祖　太宗　世祖入關風虎雲龍燕京定鼎　殿陛九重赫濯　陵　寢時祭孔豐遥望長白山頭草正在濛濛霜露中

古謠

心爲天孔幾慎一動

天黑見星屋黑見鐙

黃沙漫天下民有冤

老樹無秋老女無愁

大道旁草以弱而長棘以强而亡

鯉魚升河將冰

牛角堅鼠能鑽

器巧用小毀早

腰劍鈍壯士奮

錢有生殺權

官高年老妻嬌兒小

東家倡雙戶闔西家女門前立

婆由婦爲其苦身知

纏足鞭之行痛從心上生

天上吏不見人間尉

家有孤伏老奴

口黠必愚體肥必虛

聾學雷聲瞽說天明

歧途知返道無遠

莫望豐年且力田

村女之中有西施市句之中有伯夷

俗謠

父母生衆子衆子原一身一身且秦越何況行路人

國枋目上馭奸雄本能臣國法自上理盜賊本良民

寒士不計錢未必天窮死富翁善積財老生紈絝子

短謠

談天下事盡一杯酒生死寸心得失衆口

月謠

月月汝何缺汝缺人應別

滛雨謠

滛雨無年滛賞無官滛刑止亂其亂無端

野馬謠

平原野馬束錦峯大道倡婦嫁高官

虎謠

民本官之食化虎非奇聞借問治民者誰非封使君

狗鬪謠

皐陶解廌不如徐子狗有罪不敢觸而賢輒噬以口於

虖此之謂徐子狗

蓍謠

動必思咎萬事無苟

獵曲

左有兔兮右有狗嗟爾老鶴死人手

冬獵歌

天死寒日雪平亂山風沙四合夜得虎還

得志篇

今人貴得志得志果安若未冠擢科名未老登臺閣

今人貴得志得志果奚如有錢阿堵滿有妾專房居

今人貴得志得志果何極門生徧中朝戎機統外國

優孟樂

衣冠今優孟優孟古衣冠昨日主人壽歌舞紛開筵一曲賜錦千百端隅坐有客潸下淚嗟我秩卑終是朝廷官

河間女兒曲

河間小兒女琵琶高于肩不彈亦不唱逢人但道錢

寓志詩

北吹之風而有南飛之鳥物各有志不在大小

容與歌

蕭蕭兮木秋悠悠兮河流慨風波之滿目聊容與乎孤

舟

維天八章　念祖也

渾渾維天萬物厥初時實生民井之田之樹之甸之千億斯年

稽我始祖率彼淇澳乃至于衞爰卜爰筮築室于茲我始祖來憩

崧山之陰大河之滸厥邑封邱有姓百戸厥村維何曰小里薛世居其所

秦有大縣高祖治之皖有大縣曾祖治之民之愛矣惟我何氏思

肅肅我祖何氏之季播越靡定吏治其昇族婣與鄰以腹以字篤生我考以光後嗣

於戲我考丕顯于京爲政克明克廉克讓厥處不遑惟
王事是將齊人之望
克配我祖大呂之功迺杼迺褩迺治女工我母維唐降
自越鄉感憂以老下告大呂諸孤用保
枝其繁矣水其泉矣凡今之人蔑其原矣誦祖德兮百
世之則兮

我生之初四章　侍母疾也

我生之初祖父具存我生之後惟母一人
此日何日此鄉何鄉母雖不言厥心實傷
晝飼兒飯夜縫兒衣願兒無恙躬饑寒之弗知
勑勞十載撫兩孤兒兒既長矣猶無已時

燕燕一章　思父母也

燕燕于飛有雛隨止堂上之草春亦歸止彼鳥有知彼
卉有知人無父母云胡不悲

我之方生四章　責躬也

我之方生天命厥性師保其誰曰孔與孟少而讀書長
而觀行百年須臾忝何弗敬
大鈞斡運日月升雲　於皇聖世不遺微臣天下之重
任在吾身禹臯伊旦彼皆何人
我祖遺訓在保九族我考賢勞胡爲不祿小子來歸先
隴是宿涕泣徘徊仰彼喬木
有弟失學莫成其名有妹早寡莫保其嬰二人已矣所

侍惟兄上慙許武下愧陽城

四夢詞

夜來何所夢夢見明湖水水中有老鷗似識舊游子
夜來何所夢夢見平生友刺船招我登重結社文酒
夜來何所夢夢見弟與妹阿母坐中堂四人共兒戲
夜來何所夢夢見我靜姊土底十餘年容顏猶如初

寄弟三首

一官亦何爲竟至無骨肉今日天下事不獨此當哭
爾既不能來我亦不能往一別二十年齒逐歲月長
濟南舊有屋兄弟東西住何不置一椽同爲歸老處

石問

光緒十五年秋寻于洛陽城隅得一石竹丈人形其棄
置蓋久矣既記其事復作歌以問之
石丈人汝來前汝且安坐聽我狂言汝下何不塞茫茫
之海上何不補蒼蒼之天而乃獨卧洛陽城隅之西偏
洛陽自古天下盛衰之所係華林金谷久已歷歷隨雲
煙孤柱雖堅莫支大廈仙棗雖熟莫擠荒年江海橫流
徒令犀牛傳一自五丁闢蜀道舟車從此便夷蠻艮嶽
且移趙宋鼎禍福于汝何誅焉汝不見學舍小園之草
莽也茅作亭而竹作障也大雨壓屋化爲山而刺棘敗
瓦怒相抗也一朝徙汝亭之旁何公然拱立而作人狀
也石丈人汝來前數汝祖典可能一一言書何爲而敵

神禹功何爲而紀始皇苟所遺無餘臭流百世之芬芳子何所諱而稱孝吏何所取而名廉苟虛聲之是盜來萬口之攻砭縱令蹟則怪怪奇奇胸則磊磊落落骨則嶙峋而砰礴氣則抑鬱而旁魄或傭之于販夫居沽或避之于峻巖絕壑而苟其寸心之無主亦何異于世上一切面其脂而鬼醜首其冠而虎惡亂曰我欲佛汝兮佞子匍匐我欲兄汝兮孔方側目睃汝于牀第兮貌不如玉侍汝于几席兮書不解讀石丈人石丈人汝其從我游爲汝插菊滿頭注酒滿甌相與對此萬古之高秋

冷齋鐵如意歌

余齋置鐵如意十餘年矣惜其負質矯健而于世無所用也歌以壯之

於虖如意汝何不爲朱雲劍以斬禹頭秀寶笏以擊泚頰王著銅錘以跡阿合馬之腦而徒負此鐵中之錚錚傭中之佼佼於虖如意我亦不能枕之如越石之戈著之如士雅之鞭指揮之如諸葛之羽扇而乃等之手談元之麈尾指馬之便面振古以來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獨錫嘉名胡爲乎而況天地之盛衰國家之治亂吾人骨肉交游死生聚散之故不如意時恒有如意時恒無獨錫嘉名胡爲乎廼碎珊瑚廼擊唾壺手如意而重爲之歌曰渾厚之質剛建之德節雖屈而抗竹之直色雖黯而抵玉之白其精也如金其介也如石其寒也如冰其削也如壁其空明也不必水晶其光怪也不必琥珀舉而起舞可以折破陣之鎗橫而鳴咽可以裂出塞之笛執而濡染淋漓可以代大筆而作討賊之檄當今之世如意耶否耶面赫赫兮割佞席齒棱棱兮嚼柔肪氣凜凜兮奪鬼工而褫奸魄眼中鐵漢老無敵箠笞蛟龍下霹靂不鑄六州錯不易連城璧不用帶甲百萬而寸心足以報　國

相逢行

婦人賊中生夫人兵中死中道而相逢抱頭哭不止

將進酒觀白下陳大一飲三百杯卷子感賦此篇

月自古江自流交不逢天下士說不盡胸中愁惟有一飲憑弔向來龍蟠虎踞帝王州六代興亡一旦暮故宮智井青山路秦淮嗚咽繞石頭餘哀總入蘭成賦王氣銷歇仍雄都　興朝巡幸六龍趨管籥偶然虛天塹新亭翻歎風景殊繁華頓萃春申浦壁壘周遮震歌舞蜃樓慘澹百蠻天鮫市喧塞中華土金珠濫賤驕簪纓魚肉擅腥尊鼎俎上座皆何人貴官雜大賈四筵屏以如花女獨君于此寓孤懷縱飲日輒三百杯飲之不足圖爭開但見千圖萬圖圖中之杯雲卷而濤飛吳越題句皆才子大梁狂生拍案起欲贈一言請自此圖始我皇有道守在四夷天下之責當今其誰少壯歲月不我再英雄心事惟酒知將進酒有所思月古兮復來江流

兮復回太白復生亦徒高臥市上誰道謫仙才

落葉辭

秋風上天謫一葉萬里澒洞江海入寒鬣白荳隰日晴老蛟半夜咽潮泣若有人兮洞庭山珠宮縹渺靈旗翻神指似握千年淚偶彈落向黃雲間且逐猿啼三峽曲蜀鵑猶賸春魂哭南來鴻雁聲何哀前飛鷹蒼後鶖禿明月出關山涼露華帶酒濡衣裳趙女莫老人間舞乘龍騎鳳夢如雨天心爲我廻終古

鴻雁行

亂山日落登高臺悲風洶浩荒天來鴻雁孤飛不知止橫流萬里長江開古人所爭惟秋氣微物何敢愁天地

儻得鳳凰軒然翔以稍異之休自棄三千六百人間禽當時歎其皆無心一聲高叫羣亦怪那許大澤獨行吟長安道上多車馬木葉蕭蕭隨雲墮我分空山待老材何由卻遇風塵下

古義士行

美桐城姚瑩建寧張際亮也道光朝瑩備兵臺灣西國犯海禁誘以漁舟殲焉諜者趨天津上變謂必殺瑩時方議和　詔逮之初際亮與瑩交聞耗大哭夜急乘小舟渡江至京師謁執政營救減死尋起官此固　天子聖明覘知其忠然如際亮者可不謂義乎際亮旅死瑩歸其骨

日墜萬山暮兀坐懷古人古人已矣不可見大義當令天下聞昔年西人入中土海內飛鷃目逼賈予把異藥有奇吞坐使良民心盡蠹桐城姚侯鳴孤忠關疆一角無夷蹤執政者誰倡和議高天霹靂沉獄中建寧張子英雄友雪涕登舟大江口洪濤萬丈挾夢飛已向　君門夜泥首書生結髮受　君恩衣裳斧鑕非所論　中朝有詔赦孤臣天威士氣從此伸使死特爾能招魂京華破店風雨昏枕劍不起天無春遺骨負之歸里門是時宜黃鴻臚上一疏獨厄焉知非造虐四方復出有心人儻隨哭上諸公墓（謂黃爵滋）

登州夏將軍歌　將軍名辛酉

皇帝二十一年春倭人入寇侵海濱海濱諸邑類陷没

登州郡峙孤無鄰蓬萊高閣矗雲表猛濤駭浪齊相吞天公累日降大雪飛烽明滅狂風翻一夜訛言賊數至滿城官民驚失魂披衣把火千兮百兮蹄且奔是時城中空無人突見沙鍋礟出擺燒倭船之火輪倭人怪歎何鬼神倭人且勿歎非鬼亦非神城中猶有夏將軍於虖城中獨有夏將軍

逃兵歎

去年遼海逃兵至能言遼海兵潰事兵家勝敗古之常共賴主帥勇且智主師夙稱博雅儒弱冠早直承明廬羣書徧覽況兵法韜略前欲無陰符曩時朝　鮮首定約湘中持節又上萬言書一戰計能擒孟獲再　馘頸欲係

單于敵未見兮我礮一何多礮發盡兮敵來可奈何可奈何敵礮發我兵棄礮逃則那亂馬退飛二百里大雪風卷煙塵起單衣枵腹滿道旁橫尸敢信國殤死望見中營不敢弃森森幕帳列壁壘左右圖史故依然三日前已有鳥止於虜湘軍昔號天下之勁兵連歲製造戰器利且精惜哉一旦勤王名

開荒行

井田變阡陌秦人以富强豈知三代制由此遂淪亡經界既不正賦役恒相妨大戶篡兼并利誘更勢攘田多租或寡坐食併俟壬小戶供耕作隱盗以爲常最苦田賣盡空券猶追糧　朝廷有成法計畝用丈量苟假胥吏手叢弊尤難防河南大旱後所在紛開荒村廬莫可計姓氏何須詳私征賦詭免不入庫與倉損上果益下民說宜無疆

大梁盛都會

大梁盛都會車蓋多威儀交游重酒食衢路如雲颺風俗尙既久性情爲之移但縱口腹欲金銀何足奇市儈固皆爾仕宦尤相宜中華無異物羅致來蠻夷烹飪極精巧絡秀親手爲主客具已醉欲退姑委蛇朝殘千家產夕飲萬民脂頗聞山西旱馬矢以充飢

萊陽表忠詩

兒受恩 · 表姜忠肅也

招田父飲窮村滄海橫流且與飲一鐏鐏未盡北兵至紛紛逃死獨垂淚兩兒早受國家恩當年親教忠孝字誥敕煌煌身拜賜

服聖人　表宋忠節節愍也

誦聖人書居聖人里學行苟不服聖人什伯之罪真足耻宋侍郎言有如此儒冠平日亦誰無此言高坐抵掌驚愚頑倉皇置身或不然惟有侍郎言獨踐遂與同宗吏部矢報君親戒苟免報君親服聖人

高城墜　表趙節愍也

致政家居無守土責受爵昔年今日宜報國邑雖小中朝有尺寸那容棄之走率衆登陴且死守萊陽城頭夜鷄叫寒風栗栗落月照身墜一葉魂九廟更有贛州清水塘師兮弟兮相頡頏（清水塘楊忠節死難處忠節節愍師也）

蟲食禾　表沈烈愍也

孫受砦火一門蟲兮蝕禾猶作全家皆死文君不見柏南向忠臣墳石不轉烈婦魂寸心感萬物俱能千載存兒文試或棄弟椎戰失利滿朝翰林不識字男兒一死光天地

拜蘇墓　表左忠貞也

北京沒已廿年南都陷一月前與朝雖有禮孤臣持節將安還臣安還臣有死死不辱大明使某也鬼帝祭泣其名某也戴御酒祖其行沈逃無辱姊懋弟有降兒於

虜弁鬼非賊亦非兄來勸說六律與陵君不見我公曾
拜韓城蘇子卿

充老兵　表義貞殺也

既不死敗血出復不死小紙密臣無狀分萬死輕一息
猶許宜州充老兵稽首孤行曰北面痛哭不見前宮殿
大地須臾滄桑變龍髯不可攀詔書絕賜環餘生未畢
聊緇冠君恩常戴敬亭山

眞州李氏節義詩

五姑行　殉寇難

剛風吹月榻間來瑩然下照冰井臺照見纍纍骨五堆
土花漬血凝青苔海枯石爛蒼天哀

義僕行　代主死

人間昏黑游長夜王侯姓字塵埃化苟報主恩死索能
睜睜眼不刀頭怕白日當天雷霆下

俠哉方叟行　美武進方敬亭也

天塹設長江流忽自小孤山下擁入城石頭鐵鎖久中
斷年年蘇臺一隅烏啼愁咸豐十一年倉卒變至常州
府武進縣縣人方叟敬亭隻身行義于其間賊亦不能
殺兵亦不能掠官亦不能用惟有避難老弱婦女長跽
乞相送俠哉方叟腰帶劍手挽舟賊中出入不敢或休
死負其骨生脫其孤一錢不受懷有千金書使母知有
子使妻知有夫俠哉方叟武且仁年七十膝有兒與孫
兒能讀書早著秀才巾家有梧桐生新枝老鳳夜率百
鳥集隱受天露滋階前又茁九莖芝祥雲繚繞仙風吹
扶搖鳳望雛高飛俠哉方叟今罕倫今之豪傑利但專
已害不問人蠹祿縻爵惟愛身豈無人心而不愧君與
民於虖方叟眞罕倫

平涼行　美丹徒宋沂也同治八年八月十二日死回
寇難長子庚長先期行庚錫方九齡亦免難妻鄒子庚
祺女蘭貞其家同死者十二人

平涼城頭秋月懸平涼城內井水寒一家冤魂相聚語
不死故鄉死逆旅君不見丹徒故諸生姓者宋沂其名
當年曾無一命榮奉母避寇奔隴隴胡爲回紇亦復攻

此城母在兒敢死母亡身可輕太守片言感知己力禦
半載期功成皇天不青雷自地鳴以身當城城忽崩頭
顱已墜刀猶橫孤兒天許脫程嬰婦女亦荷　皇家旌
職官百拜祀薦馨金山祠廟魂歸處不盡長江萬古聲

霜烏篇書程母傳後

白楊樹霜欲飛烏夜啼游子悲聞有萊陽縣尹母賢世
所稀母賢何如昔在道光之酉年侍夫疾涕泣懸出室
復入室袖刀封股願代以身陰霾雲慘白日寒君已矣
何生爲君有兒誰教之廉飭躬慎斷獄終身行兩言足
於虖母存即父存於虖子賢即母賢我心一何戚戚爲
作此詩天下人子當奉母儀

詠史五章

惟昔神武主好大而喜功平隴復望蜀頭白兵計中數世必起釁乃至國帑空當其開邊日貫朽粟陳紅華夏雖極大一狠走千羊飢渴本不耐而滋它族強欲取且姑與金繒漸輸將如以肉餧虎肉盡時之常漢末至桓靈鬻爵西園始晉武有直臣私庫蓄早止旣以貪進身豈能廉律己紓難而毀家古來曾有幾科目仍選舉讀書人才出惜哉霍將軍不學而無術折節周三害卒能血戰殉相如與揚雄文章是何物富貴乃丈夫大抵婦人見求退且無地要官胡可戀功高固震主衆忌亦得讒我愛田子方安往不貧賤

陳古

蔡京紿君實賓參愚長源君子誠可欺亦在謹其端小才無足貪小信不足歡經術尙緣飾詞章徒美觀誠心付公道耳目未容偏曲從上所令不貴其苟難一人儻誤用天下基禍根

夷吾出于囚呂望隱于市粥畚有霸才賣漿有奇士傑哉冏戴儔少行衆所訾一旦立勛名忠孝震四海伊川可經筵孫復宜國子柏耆與辛讜平賊良有以汝上白老人治河策亦偉求才宜何如請自布衣始

結交一章

大梁布男子九歲弄文翰三十未成名忽忽更患難幸結天下交匡我中不亂燕趙誰淸才孤鶴來天半（豐潤趙菁衫）南國常侍孫徵聲發殘硯王郎抱琴心獨寫古哀怨（武進高麗中王進堯）西江文章區衍談奪虎變（安福鄒樂生）鏗鏗守遺經尹翁老能先（永新尹湜軒先生）怪哉蜀中龍鱗爪時一見（溫江王畊山）最少濟南生海日鞭金絢（郭盡卿）後出會稽李筆亦凌雲健（李少連）秦關大俠薛劍氣上河漢（韓城薛曉湘）揚州宮弟兄脫刀首貧賤（宮子行玉甫）走也提一軍短衣敢爲殿平生望道心相期在狂狷

讀顧亭林先生書感而有作

寸心天萬世六合淸明開風雲積時代日月相往來地維隆西北萬里山橫排中突一華起渾抱洪濛胎河水崑侖頂畢氣呑江淮方海司出納全脈爲之迴士不遇三代賢愚齊塵埃反望古制復假手凡庸才淸時召不起老病完形骸冬靑屢相識夜哭臣麻鞵搜淒春雨苑獵獵秋風臺匹馬倦天下著書空餘哀

湖上有老桐一章寄高子麗中

湖上有老桐一夜秋色定我對念故人詩境愈蒼勁風霜自天來受之以爲命愴然發商音寒琴帶至性最怖當世才往往以奇競誰能輔吾仁少年狂大病堅苦成節操違企亦恭敬

偶憶

南韓與北蔣卓哉兩牧令經濟不自有治民多實政孤

僻寡朋儔古賢內自鏡文字謝時知潛學在性命吾眼

滿簪纓兩君心所敬（吳縣韓仁山刺史　王田蔣若生大令）

東行一首別同社諸子

大海浩終古我行忽欲東登高一長嘯草木多悲風早
年丁患難百感來胸中先入下車處小子時與同三十
名不就遊迹如飛蓬獨遠濟南社老雨秋濛濛

水溝頭

夜半馬足濡云至水溝頭老鵝長羣鴨下上溝水流主
人把火出迎客當姑留入門不索飯但言倦欲休馬亦
厭芻秣橫卧朋村中是夕九月晦天雨星河收夢覺日
忽午策馬僻荊溝萊陽萬山峪有弟堪相投疏食聚鄉

井男兒慎遠游

京國三章

京國客已倦願言趨平陰平陰泰山麓萬徑藏村深敝
輪戰亂石回視尤驚心有妹昔嫁此數載遠商參田家
逢惡歲相見無霑襟

再至濟南城下馬訪舊友喜遇三五人湖上重攜手大
旱日無光枯到荷與柳獨立鷗來依似吾十年偶萬山
滿白雲何處追文酒

東行海上境處處聞兵屯竊問兵何爲將以防飢民壯
者負米去老弱縛軍門一粒未到口早已殺其身須臾
但少忍長官議振貧

曉坐園中

空階滿宿雨初日在茅屋春去園花稀槃然鬱深綠不
知歲月邁但覺悅幽獨曉起坐石陰新蟬出喬木

二哀詩　哀老友王子梅高麗中也

衣冠起冠盜世平獨罷官垂暮號天全吁嗟人已半筆
札歷萬里誰爲一飯辨每間湖山朋佳日開文醮老屋
兀破牀語舊輒先歎醫惟　祖宗朝寰宇正清宴　明
詔屢求賢白衣直　便殿斯時方少年意氣凌河漢賢
王降禮迎鄰國繡詩徧才子皆吾徒四海共几案高名
震一丞人事草芥賤詎分七十餘頓成身世變銘冷生
前墳貌壽死後硯（子梅嘗作生壙永新尹湛美銘之　文以硯刻已小像寄高麗故人子）

天厲堅苦操孤孽獨未止一上出賊中宛轉老窮死自
黃東南流勇哉大江水突如烽火來從此無鄉里身路
額血垂魂在差自喜恍忽日月星反見向地底戴頭定
海東對鏡影疑鬼家室焦土餘塊肉竟吾子發憤更著
書寸腕奔經史琴硯百撫摩時引孤忠並秋風中夜鳴
淒然彤百卉餘生畢悲歌直下千載溯詩中有古愁刀
外無知已

春至登州訪紀晦翁先生歸來旋聞其殁

三年遲我至去後心愈悲苟非一相訪安有重見時流
連不數日遂至長別離湖山文酒社歷歷生鬚眉老蒼
忽已盡風雨高天來

濰縣展郭靖侯墓並示其弟湘帆

東萊有名縣城外環長河緬自乾嘉來甲第如雲多郭氏冠帶族方伯尤峩峩才子字靖侯意氣青天摩年少富文藻遂應鴻都科識我齠齔時脫口爲我歌稱我工詩句許我同切磋忽聞客宦死渺矣滄江波招魂向君墓春草迷山阿惠連念夙好酒肴以相羅同車謁新墓感舊先涕沱經史勛名世雅意昔如何志業媿知己歲月其蹉跎

渡濰

荒沙流不盡濰水恒如斯臨風懷昔傑赫赫奇功垂兵法本無定因地以制宜假王一自請鍾室禍遂基漢恩

誠非厚臣鑒須在茲樹勛千古分河事要君爲

惟嵩有閒氣一章追述項城袁文誠公遺事贈張曇樓刑部

惟嵩有閒氣類産天人姿自非立偉績安見名世奇項城袁端敏 先朝會督師哲子文誠公忠孝秉臬圭吾父齒差長同歲籍金閨對策趨 前殿見許天下魁外出爲縣令贈別公有辭丈夫苟報 國授職無尊卑公遂直史館天祿書咸窺既佐督師軍旋 命征西陲鸞鳳翔雲霄寰宇瞻德輝炳然虎豹變四夷讋 天威闢隴勒撻伐軍食肩獨仔小子困異旅相召寸檄馳黃石書未讀敢參帷幄機江海十載閒勛名日月垂羽貂逮

步卒一官再拜辭公車昔初上謁侍頻稱才親勛故人子進身追前嶽是時豫州界積沴成大飢陰陽久錯亂國手豈能醫老龍蟄不起誰爲鞭風雷日焚宅自火土礭田難錐萬頃米無粒口絶榆槐皮物力既已竭人事因之睽懷中兒盡鬻煢煢餘老羸親屬尚相割遑論醢與醬哀死不敢哭夜埋亡其齒存者枯到骨反見野犬肥大府重財賦催耕詎濟私牧令儻仁愛無柰媚權娃羨錢民莫辦但任遭箠笞箠笞膚無肉不堪一飽糜臣恒憤所切上書肝膽披 皇帝立震怒大小服同稽首下哀痛詔往振曰疇咨倉廩施莫發戶口繁難稽灑涕告四方轉挽舟車疲一身百萬命請代呼神祇公竟以

瘁死怨者還誹訾捄荒無善策刻值倉卒時精靈帝左右至今爲雲霓吾父昔治縣郟寇日登陴先期塞渡口保障翊 京畿孤忠激熱血所噴蘇瘡痍坐此不中壽下邑民猶思 恩褒祀名宦公亦新建祠譬如泰少室相配何崔巍昨逢張太史云爲公所知改官入郎署田里乞骸歸下式鄉社學上奉壽母慈媿予經術淺同郡主臬比造化縱神秀以人爲盛衰風教本不敝要在身維持吾聞古君子道大出處齊衣冠或糞土金石非文詞程邵與韓富景行其可躋

言志一章呈陸吾山先生

凡士有大節出處首當慎本志苟一遂終身成悔吝小

予少孤貧身世交疾疢離亂死生餘硜硜守尺寸當其戎馬場智愚同干進旦夕坿風雲奚別鵬與鷃長安屢上書未免一第溷歸來託冷宦且負苜蓿飯偉哉陸先生奉　命領大郡撫民逮流亡拔士先孤狷治平抗吳公弗獲買生薦下走亦何才當路被汲引梁園昨致書爲我公車勸不惜分黃金厚意何繾綣是時歲大冬未雪先集霰春風一朝來桃李競華炫鍵戶讀周易觀象莫如艮知止終不辱素位外不願平生問何學所獲類拾瀋立言媿聖經權行吾祖訓身獻信不成何事對天問憶自咸同來四海失清晏近歲民猶蘇天復垂星變　國事需老成豈以書生辦功利實階梯非巧不成宦

操刀更持籌紛紛角屠販豈無數賢者積弊思一振譬如治亂繩過急則必斷又如御敗車强馳則必僨元氣資培養大局貴撫鎮嫠婦不恤緯室女倚柱歎先生忠直操當世所嚴憚但期媲皋夔不屑伍絳灌發憤談時事或目爲謗訕惟恃此血誠隱荷　帝心眷人生志各殊原視天所分方者不能圓剛者不能鈍萬衆冒中庸一夫疾鄉愿率性入仕途焉得免排擯豈儒重感此靜坐矢焚硯桑種八百株書置三千卷名勝實之恥德修爵無賤再拜長者前陳詞敢欺謾

遣懷五章答黎渭園

萬言上皇帝歷詆諸公卿舉朝咸動色名世今果生鹵莽受大任論罪誅猶輕何如衡門下枯死完吾貞

束髮知讀書惟在竊上第所學不須深但揣時人嗜浮詞一見收公然忝高位吾輩老沈淪志趣得毋異

早歲盛才氣陵轢無前人一篇方落筆謂可以千春時過中漸餒棄置勿復珍丈夫百年內何事勤空文

家國衰亂餘血性平生留歌哭忽無端衆頑嗤而走輿至飛大尊顛爲山川友客歸守舊居夢寐來朋舊死者骨已朽生者長相思一字無酬答恃有寸心知黎子識雖晚盛業猶予期俯觀江河流仰視日星垂

論詩一章示兒

嬰兒初語言所發動天籟稍長習爲詩便足見志概敬

誦三百篇河源啟宗派怨誹遇可傷刺時聞或戒褒貶寓微詞春秋義無外屈騷接國風比興寓忠愛漢魏格猶古六朝漸蕪穢李杜出盛唐遂開大疆界韓公斯文雄郤喜弄險怪樂天主諷諭質實亦相配宋明逮我朝歷歷奉蓍蔡才人今愈多道孰見其大媟語與鄙言最爲名教害予生少孤貧無學苦文責觀世類膏肓反身亦癬疥何事感喟生自罵爲狂吠衰年業更荒呻吟迄未廢一日不克傳矧敢望千代作此示汝曹吾其眞老悖

人日感懷

兩間郛郭區要以人爲質孰無千載懷而不奮一日歲

三百六旬其數肇紀七大易卜陽復即此例元吉翳我生之初祖父業敬述二十啜虛名五十困末秩中原犀胜彝廊清苦無術生民類失居莫佐天陰騭鳳麟臺閣高下蔑小臣蝨自非魏元成撫時聊憤叱

老木

老木雖久衰中尚餘元氣本實苟自存枝葉乃有寄斧斤緩相尋莫召風雨至

秋日海上望田橫島歌

氣蓋一世項已垓下徂威加四海劉復沛宮蕪表裏山河不足恃四瀆五嶽之外留此片土乾坤孤田氏兄弟能得士大王小侯橫所恥五百之人同日死千年魂魄

猶在此霜氣四塞秋浪高蓬萊神仙不可招大梁狂生放此地登高望遠獨弔古人豪撾禰衡鼓吹伍員簫醲劉伶酒歌屈原騷更持昌黎大筆向空祭可以狀汝氣節之磊磊志槩之礨礧泰創郡縣六國剖青齊餘霸猶人口酈生雖下七十城此島終爲田氏有烏虖中原戰伐歷歷爭城功尤泥脫手如亂峯試一長歎比廣武誰爲豎子誰英雄滄溟萬里來長風

海上中秋望月歌

木葉亂飛海雨絕雁聲老入中秋節自非手中酒一杯誰與共此萬古荒涼之明月蟾兔尙爲仙何況瓊樓玉宇中有人兮眞嬋娟嬋娟復嬋娟竊藥奔何年紅顏不凋落此鏡遂常圓令我俯仰中心茫然浮雲薄如紙張之反翳光明天河淺不盈尺織女欲渡愁無船明日霜今夜露氣候須臾已非故一聲玉笛關山萬重人間苦樂各有境莫言此夜此月風光同亂曰海之流兮漫漫西風吹兮歲將寒瑤琴兮獨彈鳳凰不至兮誰假羽翰袖桂子兮佩芳蘭願隨明月兮望長安

明五人墓歌

盛朝峨峨張御史特疏首鏟魏奄梟虎邱山旁秋草多不蝕五人會葬處落日陰霾天無光前車轍踵漢宋唐明祖宮碑久鑒此再傳壞法東廠始神廟耄惰少主蒙斧鋸之用乃假家奴盡芟諸臣工錦右撤防罷經略此

舉遂令明祚終三十二可斬二十四大罪楊左上書徒流涕豈知世間不畏死尙有吳門男子在突聞緹騎來燕京白晝香爇如屯星大呼雷動天山崩百姓知有天子何知有東廠抱頭竄死眞鼠黨飛章誣亂亦何冤知好義者兩好官王著曾憤銅鎚擊施全枉使白刃殘春秋討賊匹夫眞不然安得姓字上埒東林傳詔使國門永不出淸流纔賴公等完是時朝廷諸臣無一存存者刑餘之兒孫刑餘兒孫亦嘗口誦聖賢身受祖宗恩元氣斲盡國尋滅門戶水火空紛紜一隅偷息或報怨但有奄豎無君親吁嗟五人乃市人吁嗟市人有五人

濟南大明湖鐵尙書祠堂歌

華山秀削芙蓉孤下有七十二泉豬爲濟南之內湖盛世士女姿游眺一掬猶薦鐵尙書明禰皇孫燕飛北功臣翳盡開藩國周公直欲攝成王聖賢自古假亂賊伯巨先見如賈生齊黃乃被家令名正學朝端講周禮口實猶貧靖難兵白溝一戰德州陷湖水暴涌城將崩倘書有策曰勿恐但見王頭幾落上有高帝之神靈是時設宴水心亭杯酒已足吞北平犒慰士卒激忠義湖波俱作蛟龍鳴自非中官漏密機安得大江飛渡趨金陵烈火膏煎身獨掉此心不二何死生漢晉已事莫須說王倘有于蹕覆轍寘蕭宸濠旋見滅生雖未成王楊功死猶堪並方景烈所恨負恩曹國李盛庸平安力戰不

能死削爵自殺嗟晚矣君不見巽日桐城妻妾流環佩雙雙投此水（明崇禎十二年山東左布政使桐城張忠節公妻方妾陳並投大明湖中）

萊陽左忠貞公祠堂歌

君不見范倪諸公死從莊烈帝黃瞿閻粵殉唐桂成旅曾聞古中興眾據高皇弓劍地萊陽左公受命行號召陰駷天下勢天命已歸事寗濟事有不濟以死繼胡爲同儕先攜貳此身可殺君命不可辱社稷雖亡存名義什門入北燕詔書拜受禮責先富弼往契丹獻納二字獨抗言更有元璹弁邵皓經比蘇武被留一一皆生還元于文山豈遽殺　盛朝遇公恩尤寬漢官亦有夢炎輩遂令歐刀柴市不得歸黃冠子英縱遣無故主河間

教授亦良苦馬角苟生終須與鴻毛浪擲或失所何如義取與仁成易名特許褒忠貞公鄉是時節義眾獨留俎豆千秋馨殿寢凋殘山河改腐螢舞燕皆何在荒祠日落靈旗寒電掣神光照東海

趙秋谷先生遺硯歌爲徐澤甫作

秋谷先生不可見秋谷二字猶能重遺硯我撫此硯重欷歔清時遭遇何獨殊聖童負譽在髫歲一官坐罷長江湖國初以來首壇坫新城門下爭風趨論詩獨與此翁忤毋乃客氣中未除文章性質天所命宗派差讓阮亭正負才縱令九州空使狂終爲一生病師友之閒惟二馮長句亦許吳生工但幸後死稱宿老唐之李嶠將

毋同出處最契石交久笠屐相隨萬里走江煙嶺雨萬少雲硯苟有知應回首近來棄擲埋灰塵徐君獲之如奇珍拂之拭之光采新銘詞入古書有神徐君作書亦自喜執筆輒呼秋谷起硯兮硯兮汝知己

明妃圖歌

漢時畫工死已久世上日出明妃圖我撫此圖三歎息前後左右皆匈奴中一弱女子獨坐槖駝車槖駝高步里無萬千昨日漢殿今日漢關出漢關非漢地風沙四障雲如蓋苜蓿衰草亦旌旆肥赤走卒牛羊穢生吞鹿肉蒲桃醉胡婦跨馬來入衛頭戴氄冠不挽髻別有風姿中華異吁嗟乎君恩不可忘君命不敢違失一婢子

不足惜如何遂長邊人威武皇聲靈在天下票姚名字何巍巍妾身一　出和議定徒令後世陳緗敗紙長光輝

歲暮行

天寒日陷北風惡水上小兒赤雙腳踏冰夜得凍死魚明日入市口尚託謀生有道非必迂農圃大聖所不如功名富貴等一　飽但免奢望無窮途萬物榮華逼歲暮陰陽交戰乾坤孤君藏之理古如此失所安得悲一夫君不見大梁處士性狷獨乞食無才今賣屋

大梁行

黃沙日日孤城長人言此是古大梁我之故鄉今始到獨立四顧何蒼茫君不見長河流君不見嵩山立乾坤元氣結中央日夜大聲交呼吸夷門訪俠客梁園尋賦才把酒更上禹王臺秋風高嘯雲天開今年我　皇甓初　此方才視天下盛洛陽本志策治安伊川宗派希賢聖文章貴有真性情片語但出知生平我輩期許果何在豈以虛名得失爲重輕大梁終恨難久住看我拂衣海東去

論交行贈高子麗中郭子蓋卿（麗中名宅暘武進人　蓋卿名翊歷城人）

天下山水江南好高子避亂渡江早不然君南我方北安識乾坤有此老濟南郭五最少年文章意氣真無前直與此老作抗手畏哉才大詩千篇麟鳳不作宣尼死從此世上多才子苟非綱維在君國千秋萬歲多故紙

兩君才志原有爲堪與伍者何其稀風塵滿目論交道手酒一卮當屬誰

丁太守古劍歌

虹霓色變日月蝕霹靂震怒塵沙黑夜半恍見古精靈天風吹聚酒杯側公也好古與神通劍乃不敢藏其鋒荒廄朽櫪有騏驥涸池溝水多蛟龍生不遇時亦已矣苟假尺寸寧無功當世千萬橫磨鐵持此抗之鋼盡折倚雲立呼天地心劃江頓活瘡痍血　公之意氣亦視此早出此身佐　天子神獨肝膽鬼物驚策決帷幄貔貅死丈夫樹勛動萬年姓名豈借微物傳金石書畫玩具耳紛紛考證如雲煙上蒐尊彝下瓦礫誰親見之三代前劍雖難辨固已古今爲公有誠得主天下承平罷鼙鼓長槍大戟安足數獨爾劍兮羞世伍酒闌四座看公舞

狂歌寄王子册山（册山一字澤山名再咸溫江人）

不見册山老才子眼中世界渾如狀讀君樂府十餘章頓令心胸千載曠蜀江水碧蜀山高當年家在青天上十畝奇書不見收此骨江湖任放浪姑蘇城外火燭天磨盾草檄將軍帳十萬蒼生痛哭來一人臥向江頭唱丈夫有劍不殺賊何如馬革裹尸葬酒樓往往狎優倡解衣磅礴神何王浪游一日東海東走也提筆時相向乾坤龍虎滿風雲差幸文壇有草刱

短歌送于册山入都

老矣英雄牛馬走三千年事日挂口忽然倒地嘔心肝起視天下欲援手東風一夜吹行雲黃塵拉雜征途春下馬花前但索酒醉眼看殺長安人

放懷歌觀丁桐孫畫卷

年少有懷彌大塊前古後今無其對思乘天駟超天河廻鞭忽擊昆侖外何子撫此圖喟然發長歎二十年前世肇亂　先帝宵旰御便殿天上弓劍已秋霜四海功名馬都汗戰場並轡馳驅誰報所恩兮兩文忠（謂林公胡公）老臣謀國死乃見九原不作今誰從頭上人人插貂羽那管腥羶入中土中土蠢蚉大半平誰獨有心淚如雨

昔聞陳同甫叩闕一上書更笑瀧岡叟貧賤閉門胡爲乎不如放懷聊自娛寶刀名馬身與俱帶刀上馬行萬里俯仰天地爲之孤出漢關排戍卒過燕市起狗屠公等可以爲丈夫於虖公等可以爲丈夫

道州行弔子貞何先生并示石來

道州之書人爭怪死後我歎眞絕倫一生精力聚小技手廻寸管如千鈞昔年越職一言事孤臣長放江湖濱此中位置有天意淋漓墨瀋皆　君恩兩楚勛名天下冠當代書法不可無斯人蛟龍變化風雷吼陰陽開闔萬象吞神妙所到已無主絪緼太極元化根非公不能作公字縱令世俗苦心偷貌難掩眞可惜老成志業盡流傳片紙猶生存於虖去年人誘公今年公眞死哭倒嶧山老弟子

關中哀士歌送薛曉湘（曉湘名瀾韓城人）

一人掉頭關中去東邦海嶽屏藩開近年幕府大官起無數咄汝青襆布韈舊秀才來時父初死病牀妻未起鄰翁相送返自崖勉樹勛名榮故里中原豺虎孤客行長揖眼底無公卿此身不愛況官爵但見高歌徒步來去天地如門庭片策功成眞反掌滿世簪纓能長往黃河一水負關上終南太華左右杖龍門劍倚千萬丈長安豪傑汝雄長獨立西望何浩蕩

中州行贈同里趙金聲（金聲名鏞）

君不見程邵許呂下逮湯與張中州道統何其長於虖可以爲吾鄉山有嵩兮水有洛清淑之氣古不薄磅礴鬱積代毓材生非其時傷寂寞寂寞何可傷窮達自有時達當上書經世業令四方見窮亦立身講學名待千秋知昨遇一丈夫執手便此語叩其姓名知爲中州之奇士我亦中州人何乃不識爾半世物色滿風塵交臂相失眞可恥趙子趙子今時賢及門諸弟俱少年天地非大我非小平生要不負其言但使天下人士皆如此何懼西北朝暮起滅之雲煙

長安行贈陸紫珊同年并示楊君挺之舒君蘭生（紫珊名慶衍大興人）

緇塵日厚東風惡冠蓋縱橫笙歌虐憔悴斯人無地著久聞孤旅奇氣橫長饑惟嘔血數升胯下短衣出韓信座上狂鼓撾禰衡丈夫有骨天終不能死風霜水火并助寸管成時名爲我更道兩好友胸次文章今無右就中蜀客諠更親飢與同餐渴共酒酒醉高歌市上走於虖自古草澤多英雄失時埋沒俗眼中一言知已且難得何况性命能與同親朋盡絕得奇遇人力反若天無功不然父早死忠母苦節孤兒志業豈竟銷途窮我感君言忽悲泣祿養此生獨無及匹馬何事長安入

日照丁布衣歌（布衣名艮善字少山）

大袍拖地雙袖肥寒冬獨抱書貼眉前行小兒指且嬉

道是日照丁布衣人謂布衣拙我歎布衣奇解經惟宗漢許慎下筆直逼秦李斯昔年遇賊笑不殺此傖饒有神仙姿濟南逍遙亦偶爾何乃滿耳蒼蠅飛山風亂嘯海水立龍虎戰鬬驕狐狸飄颻鳳皇九天表安見下界鴟鼠與蟲雞於虖泰山泗水千載無人師新廡連棟靑雲齊淸泉聊汲荒城西雨晴初市買殘瓦月夜古冢尋斷碑精神感召鬼神泣風塵眞趣更有誰能知

白雲翁歌贈萊陽布衣趙鍾壽

白雲翁東海東無孫無子惟抱寸管日向天外之秋風作書昔貌諸城體一時好者多葉公人情論古日苛刻風塵反欲求眞龍我聞貴賤原不係名位精神獨造天無功丈夫立身苟一藝布衣宰相將無同白雲翁盍不挾策京師中王侯愛士賓禮隆不然渡江託傭保賃舂或遇皋伯通古來餓死亦有命黃頭枉據銅山銅翁兮翁兮手中之管破屋一落豈不高蒼穹

靜海道中大風

大風橫來車倒走沙氣噴天如中酒惡雲四垂黃無垠白日依然午縣斗豎儒所志非詞章奮欲上書平西羌僕夫射驪馬長嘯北望　帝闕心茫茫

自濟南之洛陽別上元蔣紹由膠州柯敬孺鳳孫兄弟

十年交游大半盡濟南忽遇蔣與柯蔣子喜談兵雄劍時時磨柯氏兄弟學有本名父傳經母口授以詩歌儋

才百不逮促膝共坐猶覺胸中之氣上與靑天摩靑天高高浮雲奈何安得滄海化杯酒飲之永不揚鯨波我將歸老嵩山阿君不見右龍門左大河程邵遺書在漢唐陳蹟多洛陽花木天下盛手鏟盡種秫與禾　朝廷拔材日破格致身不必賢良科儒官之職本不小硜硜斗筲遭譏訶我願三子者蘊學一大當世用毋徒著書終歲傷蹉跎

徐數孟畫鷹歌

白日陷江秋氣肅山風浩浩嘯大木蒼鷹欲飛秋羽翰安知伏處非汝福貴家公子多錦韝陽雖汝豢陰汝囚飢飽苦附莫颺去局促反爲羣鳥羞我輩小官頗類此

那能一縱天萬里驅逐青與狗同功來去不爲馬所使圖僅咫尺周天寬俯仰四顧心茫然松桂摧枯百草死狐兔縱横盡出山

聽宣師彈琴

春雷吼空作飛雨天風吹墮老鶴語深山鳴咽細泉流暗逐落花出幽澗早知此境非人間我欲居之年復年平生懷抱向誰盡請聽宣師指上絃

江漢行送澠池張景樓刑部之皖遂游楚中兼呈武昌張廉卿監利王子壽兩先生（景樓名泳）

大江忽挂亂後眼四十年前我舊產彼酒南望接天遠小孤屹立江之旁武昌上扼漢水長西連巴蜀東吳越

天下形勢趨荆襄衡嶽清淑氣鬱積魁奇之士何歷歷抱甕丈人操誠孤郤劍漁父誼更特誰使禰生殉鸚鵡至今餘血碧片土赤壁日夜驚濤飛中有百萬征人灰庾公高樓古明月白雲不隨黃鶴沒最怪司勛何偶然此後無人敢落筆秋風送雁兮木葉零橘柚垂實兮冉桂飄馨帝子降兮君山青思騷人而不見兮蘭荃蘅芷足相羊兮湘沅與洞庭自昔粵寇艨艟直下數千里人民雖躪風景在一時名將楚中多益陽之功冠四海噫嘻此行才定與古抗山川入胸作奇狀把筆抒之興亦壯文章老輩餘幾人張與王與君其訪

光緒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夜夢題李文石公子朋湖圖得起句足成此篇（公子名葆珣義州人）

十年又見濟南景宸圖使我魂夢驚不知此幅是圖還是夢但見大明湖水涓涓猶似當年青當年我卜湖上宅湖水朝夕之所經公子清游不見我我能姑述往槩勞君聽南坏岱麓東兮滄溟紅雲一朶北拱　皇帝京西湖古稱天下勝不如此湖內環城城頭矗傑閣四山開錦屏匯泉寺左鐵公右中央云是李杜亭自有天地卽有此湖水何以李杜而外游客都無名我之同游客最盛一時文酒眞縱横老狂杯擲鷗鷺躍少豪歌起蛟龍醒況有畫裏蛾眉伴我讀書者記曾珊珊環佩來向闌干憑汝采菡萏我掇浮萍浮萍前散後仍合菡萏朝

艷暮失榮美人名士皆何往尚賸清風明月遥共天涯三兩星昨我別湖水湖水應不平聞道鵲華山頭流民滿翻疑鄭監非窮形胡不持此作圖獻萬里燭照原神明年來河復大梁決隣災相視孰重輕一朝功上　天顏喜　貲官千級　賜祿萬鍾眞覺僊人可致黃金可成河亦終古清世事遠近漫託慨游蹟今昔難忘情更續殘夢寄公子隔簾銀漢秋痕生

賤儒行

咄咄少年落拓江湖歸坐一氈老天壤置我安用哉廣文官卑職最重　朝廷元氣需栽培以人事君學校始吏治經史爲之胎近來師道等市道賤儒坐受諸生咍

學倖經年議莫決一錢費盡儀秦才富家驕慳反相劫侮弄老子如嬰孩小胥巾閒更狡譎肉私啜盡肋餘雞心計雖巧不如駔與儈口舌雖佞不如優與俳陽城胡瑗不可見宣聖所云斗筲之人無乃皆吾儕我不慣此自取困餬口無術空徘徊一身莫恤矧家室日聽婦罵兼兒啼春秋大典崇祀事犧牲不備蘋蘩微胙徙羣廟神豈享餘臭三日蠅滿街我欲正之權不屬所司何職滋疑猜況當淫雨没田舍身卧向來敗壞之冷齋巖牆一立古所戒夢回夜半驚山隕天以窮厄鍊吾骨陰陽邪許脱形骸君不見河水決戰場閱三十年來海內多奇災驚馬揚塵翳日月小魚跋浪騰風雷千秋大命在

此筆猶能傲睨一世獨吐半生骯髒慷慨之奇懷

張靜娘曲

余之初識靜娘也即贈以詩歌稾伏僅憶起句于時掖人林象蓀爲作授詩圖同人題詠幾盈卷于集中豈可無是詩哉今靜娘之殁忽忽十年矣足成此曲殿圖末焉

女郎抱書坐一室怪底男兒盡投筆虎頭燕頷誇封侯蛾眉肯作鯫生匹女誡班大家樂府秦羅敷夜把漱玉小詞背鐙讀聲聲秋入窗外之蕉梧我聞古來士之奇不奇于玉佩與瓊琚女之美不美于翠羽與明珠擅左鮑之詞藻而丰韻遜負施旦之標格而才調殊秀眛一

顧足聲價何況聰明意氣絕世之所無憶我年少日萬口唾狂奴湖山壇坫主文酒海內才子來吾徒紅顏更得一知己畫師辛苦爲傳圖前席百拜侍講畫風塵立許千金軀寒士快意有如此人閒萬事等雲浮奈何小別病魔始坐付韶光如流水長安下第初歸來捧心及向郎前死妝臺鏡掩十年春玉簫何處尋前身莫歎朝雲不同老千秋一幅卷中人

老犍坡行　美前河汝陝道孝義陸公之政也

虎牢關險設自古一夫當前萬夫莫用武至今俗號老犍坡下者猶易上者若升如天高沆若淵不見日月惟見土蛇盤中徑狹以長互數十里力穿弩方闖頭上叱

牛耕旋驚腳底出人語來車遥遥不可覩驅之驅之莫出戶雲色四霾颳霱鼓萬丈飛泉挾風雨客等浮萍一漚聚漂入河海那得取譁天何處且安所坡巔似見屋數椽因山作壁何其堅人有几榻馬有櫪晝容潛伏宵堪眠政之經世豈必大即此已爲行子賴衆云此乃觀察陸公所創爲我聞此言欲下拜不拜公拜吾　皇惟願任公　廟堂棟與梁大廈可以蔽八荒徧平邊徼崎嶇之路成康莊

明項胥樵尚友圖歌

尚友圖者明項胥樵追憶其平生師友而圖之者也有五老焉首董元宰宗伯次陳眉公徵君又次李問卿曾

竹史釋秋潭末一人即胥樵也胥樵自題圖作于壬辰時老五惟竹史尚存在　國朝順治九年殆所謂滄桑之餘與胥樵名聖謨秀水人以布衣老然則斯圖之作其寄慨者深矣今藏河南太守文煥公家出示家琪家琪爲作此歌

元明以來論書畫趙吳興後董華亭吳興遭遇徵不幸天壤落落齊垂名項君華亭之弟子並友眉公與魯李論交復有爾秋潭至今猶見聚一瓶圖託尚友果何爲文藝弗貴況名位是時貂璫之燄正熏天忠臣烈士立奪氣黨禍雖不附左楊潔身遠引亦吾義宗伯故是東林賢乞休再出還歸田況如徵君卒不起優游天許同

高年柰何運代去太速故國山河空滿目風塵獨立衣冠非傷心豈爲交游哭我憶少日尚文采開罇結社遍四海三十年間半死亡鬚眉一一眼中在恨無妙筆代傳神輒來夢底重論文出處大節但不苟安必我輩非古人後之視今今視昔平生要貴白心迹縱使才華邁等倫糞土棄之嗟可惜於虖項君項君名賢徒晚節猶託殷餓夫一時邢米皆千古愁絕當年張瑞圖

道州筆法歌追懷吾宗子貞年丈即贈其鄉陳伯瀛

滿世俗書競姿媚道州宗丈獨不然鍾王趙董等奴隸一生惟服顏平原平原忠義貫金石煌煌大節星斗懸頡籀以來書有統派雖似異終同源丈少守古文弗苟一畫遂失　廷試元漢飛將軍有臂善射不萬戶數奇叟亦逃于蝯　帝放詞臣作書聖從此江海多雲煙濟南皋比擁講舍小子髫角隨翩翩筆法三訣口親授力弱自恨弓難彎體結以方分各立鋒必先露藏乃圓況云作書須自作人始區區小技安能傳晚年攜筆向吳越興來揮灑供酒錢中興功歸鄉後進金陵雜述成詩篇丈死今已二十載寸球尺璧留人間龍蛇誰使出君手毋乃衣鉢宗同禪持之入市涸眞贋隻字猶直黃金千於虖一藝之精風氣趨嚮尚如此令我獨立擲筆懷前賢（丈廷試策主司擬第一以太行太字堅不加點遂置十卷後蝯叟丈晚年自號也）

久雨歎

太陰氣盛銷陽和魑魅盜枋崇幺麿今年元旦逢日食五行錯逆萬象成偏頗洪範曰狂恒雨若自春徂夏何滂沱雷一鼓兮飛盡屋上瓦風一吹兮拔盡田中禾陽侯倚勢更肆虐濤來白馬直抉山崔巍下有萬里容不滿之滄海上有萬年流不竭之銀河海不能變桑島河不能洗兵戈我聞　國家以民爲根本豈忍驅之策之盡化黿與鼉皇天心豈不仁愛或者羣靈百怪左右熒惑多過登高而望遠九州八極滔滔已皆是胡爲乎閶闔之表朝吐霧夕降虹晦霾譎幻爲之激浪而助波安得赤手獨捧紅日出但愁鼇柱一折亂石欲補無女媧汝南此時薪楚漂沒粒且絕縱彼千金之子溝壑塡塡

俄君不見長者虵屈者蝸逃者蟻旋者螺訓狐咻咻于惡木緵貐狺狺于曲阿鱷鯢橫行莫敢侮蝦蟇之屬亦復相與鼓舞而婆娑迷陽荆棘莽四塞坐令蘭舟桂楫窮不知其所過神聖不作大訓在人生有命匪由乞汲黯張湯難共任江都平津羞同科即今豈無仁經義緯匡時輩少壯已矣況蹉跎窮老腐儒破屋底猶能撫劍飲酒忽爾痛哭忽高歌於虖哭亦不須哭歌亦不須歌雨兮雨兮可柰何雨兮雨兮可柰何

漢張良銅印歌

項王刓印不出袖英雄盡入沛公彀留侯亦復從自留獻策輒悅歎天授侯家先世五相韓報仇豈不起華胄

柰何一奮博浪椎祖龍不中中車副大索十日匿圯橋老父何煩孺子侯豈知少年盛氣不折不能成大勳正如病狂須鍼灸納履便可帝王師不獨兵法書中售我願假侯權四擊不庭廓宇宙又願乞侯箸捧向大廷首敷奏椎既失去書亦亡何來此印爲侯壽印兮豈是侯所珍方恨中原未靖寇三寸舌掉亦何奇論功差免伍人獸淮陰鐘室延尉何傑蓮當時獨躬宥偶然借箸印趨銷至今六國遂莫後孰代昌者無易堯御史印且付非驛可憐漢璽擲婦人莽操遞嬗命不又吳縣中丞今之侯好古不惜兼金購寶如拱璧什襲藏豈徒文字追史籀於虖振古以還纍纍之印若若綬後或居上新開舊貂蟬拜賜日以多頗有圭璋出徑寶如侯智勇果幾人一例留遺祇銅臭

茅屋謠聽江夏吳翁語少日尋親事（翁名藩字倚琴）

汝南城大多茅屋中有一翁老且禿翁早無家更喪妻三十年來惟獨宿風狂之子昨又亡差喜尺嬰出婦腹翁頭雖白猶如兒有母夜夜夢見之夢見母忽失虎狼四逐風雨疾夢見母忽還烏鳥投懷明月圓萬里干戈雜人鬼相逢一旦天幸耳不見城中血骨堆豈獨君家有母子忠孝所恃在寸心母今墓草荒煙深胡爲客老不歸去薄宦那足供浮沈翁少從戎大江濱樓船旗幟高風雲中興侯伯滿眼底爭誇終賈當立勳只爲母在

身未許不然督八州封五等豈至老爲蠻諸一參軍參軍兮參軍官雖小兮名早聞挑鐙帶淚說往事使我感傷夜不寐

韓將軍訓兵歌　將軍名立本懷遠人

漢有國士曰韓信隋擒虎暨宋世忠將軍毋乃是其裔膽勇智略何相同我重將軍在文雅說禮敦詩眞儒者霜氣滿天秋月高刁斗森肅風怒號虎帳一聲令突下星辰四動旌旗飈袞冠上坐訓大義雷霆砰磕懸波濤識字須從忠孝始讀書要自孔孟起吾曹不能身爲衛霍生封萬戶侯即當矢滅何奴爲國死兵法運用妙一心古今不知亦徒爾于房橋下師太公元凱腹中癖左

氏不見夫出玉關標銅柱斬郅支頭傳樓蘭首歷歷彼獨非男子方今猰㺄族類滿中原莫敢誰何甯弗恥儻不敢懷但虐民罪且無赦功安紀烏虖將軍之訓誰不聞縉生相視皆何人窮時伏几牖下殉螢蠹貴來垂帷與內學釵裙縱令四海承平長槍大劍盡無用口賦競病亦應羞殺中書君

蘇文忠公生日歌（得古字）

草昧天造粿黃土衆萬歷歷祖盤古生日獨讓坡公傳哀哉王侯將相何足數子由弟明允父師惟六一翁詎友王介甫黃鼂秦張游其門相從況有朝雲女文章早歲動先皇子孫宰相才親許天下大計屢力爭邪憸主疑執政怒既不死御史臺之獄圄又不死儋耳鬼門魑魅經人間歲歲度此辰君恩猶借殘年補翰林內召曾幾時春夢還向阿婆語死生已了患難餘遠謫反詡展鵬羽嗟我遇蹇未聞道此心自命抱宿莽璜池弄兵水旱交誰使斯民賦萇楚秩微力薄好大言有似赤手張空弩憶昔盛會開濟南故人一一角龍虎汝上豈必雋才無漫笑參軍與主簿胡爲學舍來壽公忘卻今朝趨官府君不見有宋山河付販賈章蔡朽骨棄何所乎與子將故里存公乃直奪月旦主一紙畫象懸樓中何以餉之首荀脯美酒在罇魚在俎少長先後拜且舞天人儻下直眉宇

江上謁山陰戴守愚元直父子太倉陸孟字右周兄弟南游返爲作是篇

我雖大梁人生小在江上宣城一拜謝元暉滿腹詩興老猶王甲馬苦驅北地來歷歷顏面生塵灰就中敖遊濟上佳青山影落明湖杯增坫左右盡龍虎閨房一鳳允長眉少年之境詎不樂不分齒衰地墮惡忽聞戴陸諸君南中還令我狂懷頓磅礴金陵昔爲豺狼窟大江滾滾日流血干戈已定三十年至今如聞聲嗚咽黃鶴樓呼不下長庚星鸚鵡洲摧不起禰正平廢移焦麓片石眠千載高隱借焦先又顛蹶坡西湖水鎮日濃妝對西子烏虖天下萬事人生那有足瞥眼一過即大福百尺瓊樓春夢醒不及杜翁秋風屋君不見蓬萊宮闕高于天三兩殘鴉噪暮煙

黃刺史大梁宴客歌（刺史名璟字小宋南海人）

世間富貴豈有止不如棄擲金印買酒張筵招才士大梁盛會萬口傳誰似南海黃刺史刺史本是神仙儔風塵一墮數千秋彈章忽到大歡喜從此不與凡夫游左肩畫客李危峯蹙壁斗室起右翼書家鍾飛鴻舞鶴來庭中蛟螭大壑縱所如笑飆蚍蜉終溝渠峩冠博帶盡桎梏脫身直上崑崙墟咄哉大梁都會人物無不有車如雞棲馬如狗棨戟門前日奔走雨汗浹背火灼心邪得冰雪文在手不見黃刺史四座多詩人或雲表而笒

鸞鳳或地上而搏麒麟勇猛則昆陽之戰虎豹婉麗則東山之攜屐裙聲砰磕如崩雷下神怪色斑駮如金椀出古墳海蜃浮而層樓見天葩放而寒谷春恨我下方獨蟄不得往欲施巨刃擺乾坤更不見刺史胸蟠元氣吐吞萬象一揮毫而壓衆賓于是衆賓再拜長謝共盡大鐏刺史醉而歌衆賓皆起舞渺往古之陳迹尋吾生之天真刺史之樂有如此〻身且泡電兮而何萬戶侯之足云

長歌寄孫京卿并示濰縣陳孝廉（京卿名葆田字佩南榮成人孝廉名世昌字鳳五）

魚龍晝夜吞大荒江海洶湧風濤狂雷霆下瞰不敢擊

坐滔兩曜無光芒粵自草昧立人極君臣父子爲紀綱三代漸微迄戰國干喙簧鼓爭蜩螗天生魯鄒兩野叟箸書力救斯道亡祖龍一炬典籍燼諸儒掇拾何皇皇晉唐以降佛焰熾聖脈不絕如餼羊退之建統啟濂洛經緯日月中天昌門戶忽分戈操室漢宋相角猶朱王大學在道不在藝吁嗟古本誰其詳格致雖同判義利漫以口實滋紫陽千秋禍本祖周禮以姦假聖真披猖荆國新義踵歆莽章耶蔡耶餘波揚況今中外合一轍後生干進遵　朝章海內豈無數耆舊一朝盡化禹與光亂絲不斬緒莫理稗種雜植年胡康吾友孫子今明復遺經抱讀泰岱旁一室合肥抗奇節臯比坐擁成老

耆大梁客遊阿弟死扶筇獨立懷故鄉東望先壟隔濰水高踞儻援韓理堂更聞其地多英俊薪火一綫相維匡杜鵑呌徹春光曉程符山前草正芳

重遇濰縣劉子秀孝廉汝寯獲讀其詩集夫詩雖小道亦有守先待後之責焉追述師友感賦長歌（孝廉名掄升）

昔隨園氏才恢張坐令詩教流俳倡當時崛起高密李兄弟力以清真瘦削之筆迴瀾狂中晚唐賢圖主客誰爲入室誰升堂同里繼作單夫子（伯平先生）薪傳吾師王萊陽（芝庭先生）小子侍師年未冠頗聞緒論窺門牆交徧四海敢忘本山東久容真故鄉左指滄江（靖侯大令）右視（子琴茂才翟式文茂才）大風郭五（藎卿刑部）齊雁行世事反覆三十載平生師

友多淪亡榮城孫（佩南京卿）不死亦云幸天以碩果壓冰霜陳君（鳳五工部）初識詩亦好傳君（少陽孝廉）佳句遙寄將學使吾師之賢嗣（罔生學士）汝南玉尺才親量劉君試院來襄校眎以鉅集紛琳瑯義取國風音合樂詞格下開參齊梁由來師古在神不在貌百代宗派猶瓣香近今學術尚險怪論史別有奇肺腸窮兵括利誇漢武焚阬上欲功秦皇箸書且敢侮孔子法令安得不管商何況孫卿名更詭直黜聖制崇殊方詈人罪猶浮桀紂橫議何似談老莊叟妄（滌庵工部）府獄紀與阮其言雖過心實傷乾坤大道塞榛莽一小技自等秕稗嗟我衰病舊業荒每思師訓淚霑裳師友死生之誼尚相負焉能報　國恃此區區

之文章倉父但率胸臆語醜女不慣時樣妝案頭寧作螢蠹腐奚事朝隨蠅而集涸暮逐蟻而尋芳偕之色何蒼蒼海之水何茫茫劉君劉君寶汝風塵無價之美玉後賢歸待名山藏

明劉忠介公海天旭日硯歌

乾坤流血龍野戰虞淵日墜滄海變有明屋社三百年人間尚賸蕺山劉公之遺硯巍巍公固道德儒濡毫吮墨乃其餘登朝首奮擊閹豎高顧共結東林徒上書治本談聖學小夫能不譏爲迂何況是時奸相秉政滿朝若長夜罪督誤國更致滔滔盈華夏東方未明屬趙公

幾人曾見日輪大北都已陷南都又入歌舞春惟公草莽稱孤臣內黨外鎮圖報復刺客屢遣何逡巡毋乃汝有英靈護忠義公既絕粒殉國胡爲而獨存門入從死或遺逸孔廡附祀俎豆新有汝澤猶留公手翼世書亦口傳久人譜功豈讓六經直使光天之下少飛走君不見皇州自通邊海船湒茫一氣波濤連百寶坐蠱肝膽絕誰邊愛重古器辟貞堅我願率土臣心鑒此石一片同捧赤日升高天

天根詩鈔卷下

封邱何家琪著

今體

有感

落日古神州茫茫天地秋醉醒在杯酒歌嘯上江樓飢
鼠空城鬥孤雲曠野浮可憐心不死一片杜陵愁
中原已如此終仗出羣材力戰無今日功名半死灰孤
臣邊草盡萬騎大江來南顧憂初釋　天顏一爲開

塞外

塞外天無主男兒且一行千年誰不死萬里此長征白
草秋風勁黃沙戰骨平夜來嘶鬼馬落月漢家營

前感事

聞道邊書急紛紛策馬臨須知求自試俱有報　君心
短甲秋風冷荒墩海氣陰誰爲陳曲逆出入滿黃金
王者原無戰皇天豈不仁要思根本計惟在織耕民兵
器奇千古滛工役百神向來中國患非獨失和親

憶昔

祖
宗世天威遠四征近鬥盟內劫反欲議銷兵密勿多謨
告　朝廷重老成奇言新進輩未可肆譏評

後感事

罪己回天變禹湯今聖人千年元氣輩一念　帝心仁
飢溺憂同切艱難訓屢陳求言脩政本謗謗有詞臣
菑患非朝夕何人遠鑒明禮亡咨示儉獄亂每妨耕此
責首州縣普天同死生可憐鍾釜惠掠衆或爲名
萬里原同井均輸世大和功猶隆敘賞役敢當催科穀
貴爵爭賤民殘官日多爲諏憂國者妙算竟如何

萬國

萬國輸財賦東吳第一區人煙侵逈狄江海坼天孤處
處煩官吏朝朝榷稅租可知兵燹後民氣未全蘇

登岱

元氣陰陽迴渾渾太古天何人一搘手磐石五千年野
老談封禪殘碑入暮煙萬株松柏樹生意獨依然

五月朔日蝕

純陽五月朔當午日中臨火德千年王神明萬國心元
精終不滅鬼物敢相侵下土驚天變應思制衆陰

吳健庵初得丞倅至自都

木葉亂山稀霜花繞轡飛相逢一握手來處是京畿昔
者君門近慚余射策非風塵滿車蓋爾志獨官微

贈薛曉湘

莽莽此中原孤行落日昏萬山石爭出亂派水流渾時
事一歎盡詩才五字存君看古幕府惟有布衣尊

讀書

讀書三代後何以位斯身諸葛真名士汾陽古大人華
夸此天地治亂有君臣當世侯封滿吾堪理釣綸

渡河

不盡英雄感臨流獨慨然往來千古迹生死萬人天白浪驚雷走黃沙落日懸舊隄何處是形勢想當年

月夜湖上

孤月水無夜亂山天入秋十年湖海夢一櫂酒人舟詩味瘦新蠻客緣深老鷗平生寥落意容易感前游

過湖寺訪許怡村

一角抗湖寺詩人棲許渾遠山雲疑樹疎梆月依門才好名能淡交貧古易敦天涯朋舊在歸思慰雞豚

北極閣雨望

閣峭插孤臺門危拓水開人煙千樹合山雨滿城來境絕飛仙想秋高吞賦才碑陰低首過蹟盡古莓苔

秋夜獨坐懷高子

雨歇亂蟲鳴罇前一卷橫中宵懷老友天地又秋聲水驛荒蘆際山城落木平行吟猶客路應憶昔年情

破寺聞鐘

怪雨亂蒼龍經空幾樹松前朝千載事破寺一聲鐘佛久金身壞僧無粥飯供涼螢殘殿角夜夜入飛烽

山行見殘碑

猶是河山迹人間事可哀古今惟片石風雨滿荒苔碧落鳥雙下青峯樵獨來漸看成沒字到此尚徘徊

夜坐有懷

千里獨游境萬山高臥人海風殘酒夜花雨異鄉春遠道書無絕交情別總親湖亭回首處綠徧去年蘋

懷宮玉甫

夜角起邊愁人歸萬里游大風吹地轉滄海抱天流下馬惟呼酒停舟更上樓要將腰下劍早斬月氏頭

懷關中薛大

功名戍馬易衣食故鄉難當世能歸去韓城一薛瀾關河天下險邊塞古來寒西北高樓在浮雲帶醉看

別族人

故里居三月吾生始有家族人齊命酒游子又登車寒眷俱黃葉狂風走白沙昨宵同坐處曾與話桑麻

鹽山

騎馬鹽山下躊躇首重搔城殘猶有石地曠半無毛況復頻年旱邊論市價高近畿天下本何以慰民勞

檢亡友童粟仲遺札

一雁過江遲春風對酒卮豈知書到日是汝命危時片紙在天地千秋餘憤辭眼中人未死字字有英姿

送薛曉湘之蜀中

天盡大江流蒼茫古益州不須論出處行矣此奇遊賣卜君平市籌邊李相樓七年風雨夕夢繞海山秋

春雨

大道人煙絕荒年骨肉輕妻兒生割散天地太無情夕

照各愁影長河猶哭聲今年春雨足隴上有牛耕

聞高味蓼葬里中泫然成詩

喪亂獨千古常州高布衣驚魂家入棄死骨子能歸江水沒孤雁春山空落暉東南諸老輩松柏盡成圍

聞韓中之同年自江南赴都並慰其下第

曉雨片帆開春潮走怒雷天空孤鳥下風疾萬山回白日一杯酒黃金何處臺胸中無得失初看大江來

雨中懷宮子行

木末亂飛葉天風滿草亭千山秋雨白萬戶海煙靑侍母眞爲政臨民首愼刑比聞新治美石几愧横經

寄懷王子捷同年

天遠雁孤鳴蒼然萬木平十年無一面秋水濟南城昨向驛亭過方知詞客名京華試回首樓閣五雲生

奉郭松喬先生

少日曾聞道窮途淚逐名無成今老大眞覺負先生言念舊遊客依然湖水淸北橋重下拜敢忘授書情

贈掖縣翟式文湖上

海鷗萬重山松風日閉關忽吹白雲出片影鵲湖閒客楊漁家涵詩龕石佛頑高堂盼歸雁整翮早秋還

檢靜娘篋

總是傷心物如何著眼看留遺能有幾貞復任彤殘自此砧聲斷誰憐客子寒病中衣手製紅匣可曾乾

答同里劉大令曾纂

孤隼矯風塵誰堪輩此人相逢罇酒下同産大河濱吞吐一時傑才名千載鄰行藏雖異轍所得總淸貧

讀陽湖沈星府津門惜別圖有感

一水控神州蒼茫煙雨秋地開蠻賈市天擁海門流形勢古如此當年我舊游向來憑眺處兒女總閒愁

贈丹徒唐少秋

京口江山勝胡爲賦遠游北來風景異未免故鄉愁芳草金陵古霜楓鐵甕秋依人成底事辭後一登樓

歲暮送星府

歲暮去何依飄零百計非才高容見忌親老未能歸雪

莽荒山冷天空獨鳥飛狂奴誰不識夜即酒家扉

送金扶靑歸葬桐鄉並攜弟應試

淚滿大河流先人此宦游直隨春雨淚灑上浙江舟憂患少年幸淸名天地留幾家文筆在花萼並高樓

得趙菁衫書並所著靑草堂文集是夕夢菁衫至

涕泣夢中至但言時事艱中原幾人物河海總波瀾官起憂應重民窮政在寬便看文字業雕鉥出忠肝

丙戌中秋望月憶弟並海上諸故人

兄弟怡園夜開筵數酒籌那堪一回首已度五中秋明月猶如昔何年繼此游故交三兩在重與訴離愁

鄭州

曾是經災地行人掩淚過村稀平野大河近惡風多沙磧不成樹荒田初種禾未知牧民者生聚政如何

秋暮大風雨晨登草亭有作示沈星府方龍試京兆

萬物忽焉老蒼然秋色多孤亭莽風雨俯仰動悲歌時勢那堪道文章將若何浮名真細事相約卧煙蘿

萬室

萬室流離日千官會合期昊天方降禍若輩正逢時土貴金翻賤薪高地盡卑河清如可俟囊橐亦何爲

伊闕

青天忽一束何處兩峯來佛滿有餘佞碑存劫不灰龍飛泉竅出鳥拜洞門迴終古多風雨蒼茫立碧苔

送徐養齋歸揚州

一葉下高柯涼生洛汭波秋風孤棹遠明月故鄉多骨肉中年感交情醉後歌紅橋重過處禊事近如何

秋感

不殺自神武秋陽猶似春姑容非種久坐使我民貧權假機難斷時危誤況頻從來天下事痛恨在因循

閒說諸勛貴當年善用兵精銷餘暮氣邊靖仗威名孰使後先盡真教悲涕并豈無孤柱在坐鎮擁旄旌

同日書至時有邊患悲喜交集感賦一章

齊氏姑濟南陳氏妹京師孫氏妹平陰舍弟家珍萊陽四處書同至猶如聚一堂忽驚時幾易執下淚千行大地周河在浮生日月忙但悲泉路裏間訊獨茫茫

遼陽州三首

直下朝鮮國旁亡酋逝亡坐驚數千里不見一人當列聖苻靈在孤城天下强千年陵寢上保障有金湯

百萬徵兵集其如不戰何微功猶見忌帥意本私和舊部酣嬉慣新軍乞丐多紛紛滿瀆死不在執干戈

何物韓邊外公然敢用兵大官備文武小賊獨忠貞驕敵欲終郤內奸先使清徐公真妙算可惜牧州城

不信

不信彈丸地猶是大提剛孤忠如卓犖寸土豈容分國恥終思雪人材幾出羣津門誰仗鉞有萬久屯軍

輓摩師　摩師卒于正月二日是夕予夢師至榻前曰西方有淨土逾十日又夢同游古寺異哉

坐師皆尼家吾師獨涅槃要知成佛易還是作人難一飯此生累孤琴何處彈夜來如覺我垂老戀微官

淨土果安在斯言豈妄傳九邊流戰血中國遍腥膻世界空花影人心浩劫天可能真解脫不結再來緣

自我昔游雒論交情最敦荊從頻闕句小坐輒開尊白日去如水青山春在門禪房重訪處回首一悲存

三夢摩師梳髮指手植竹樹曰吾于草木且有情也屠而紀之

本是頭陀相緣何髮忽生絲絲如繫俗世世不忘情萬

古山河在三春草木榮令園落跡長尚望短筇行

古愁

駿骨駑駘役蛾眉惡女仇敢傷當世遇獨抱古時愁玉宇瓊樓夢空山大澤秋豈徒才命左萬事總悠悠

秋雨陸耀滄書來云將重訪遲之不至

秋雲連汝洛雨撼亂山隤之子方行役前遊肯獨來衰時徵晚節薄宦見清才坐待孤亭暮荒園滿綠苔

元夕詠古

酒半奪雄鬮奇功只等閒一麾初唾手四座正酡顏自失邊陲地今無尺寸還如何千載上苦爲賦平蠻

吳生芋僧自汴歸雒以近文寄示且以書述憂病狀慨然答之

久已無生路況聞衆謗傷豈圖窮博士賞汝大文章客困親需養時危論忌狂少年身有待莫但殉名場

聞山東巡撫李公罷歸

豈是壞長城無如海角兵若教留保障反恐敗和盟時局眞危急　朝廷幾老成羯奴休便賀　聖主有權衡

感事

明識傳聞異翻驚號令新無魚猶竭澤救火卻添薪後進爭言事奇謀但利身中朝權孰握念此獨傷神

哭弟

正月書猶在旋驚二月亡今生兩兄弟一別廿年長痛極反無淚病餘還自傷行將收汝骨歸葬母墳傍

遇薛仲超文學兼懷劉艮生先生

瀏陽傳學統弟子被餘風氣象皆儒者文章異俗工君方游太室獨立在雲中隨處足吾趣休傷世路窮

重游大明湖

不死終來此其如別恨長已稀朋舊輩況失弟兄行時節仍飛絮湖山正夕陽老鷗如識我應笑鬢毛蒼

用鄒君韻貽西華令舒敏之

提筆追斯籀何知鄧石如碑殘補秦碣鼓斷續周車書法只餘事吏才原早儲正期膏澤降不獨麥苗舒

先朝

先朝天命武功恢累世曾傳絕域開直拓西疆三萬里一時多少出羣材江山莽莽中原大歲月堂堂壯士哀未死誰能料窮達獨披風雨立荒臺

詠懷古蹟二首

草堂歲月猶開寶萬里旌旗落眼前何用丈夫身許國祗憑野老哭囘天死生親見收京日今古同悲出塞篇滿地江湖問歸路百花潭水夢無邊（浣花草堂）

雲中攜到謫人何千載風流第一樓白日長安全在眼青天蜀道獨昂頭後來狂客才誰敵生不同時我竟愁當世騎鯨佃再返洛陽無路問糟邱（太白酒樓）

野望

日陷雲昏雁叫愁閣高邊圻大鵬遊十年蕭瑟棲孤旅
萬里蒼茫赴獨樓老樹薙風天幕野空山屯雨海回秋
悲閣太息者誰子更對江湖窮九州

過鵲山橋

帝闕風雲萬里開華嚴下界起樓臺閣公賓客多名士
謝傅家兒盡相才四海薦書天地大百年世事古今哀
夜深爛醉無人見唱過鵲山橋下來

感懷示高麗中郭藎卿

中原兵馬猶征戰骨肉江湖半死生身世到今宜痛哭
文章不貴有時名感恩末路餘奇氣畝飯荒年媿力耕
俯仰乾坤惟兩子共余貧賤託交情

寄題玉册山

朝登十萬卷書樓暮下長江千里舟此氣盡吞天下士
有時從食小諸侯一生那解起鄉思兩鬢新看多古愁
痛飲不言惟大笑眼中何處是滄洲

大學士倭文端公輓詩

每聞天上老臣謝輒哭　先皇顧命年司馬中朝眞宰
相伊川重任古經筵遺章埀死心同見後輩無師道待
傳嗟我何人比遷史執鞭竊慕晏嬰賢

讀朝鮮李君藕船與王子梅先生書感賦即贈先生

畫戟龍門諸老盡江山人事入蒼茫詩魂廣託吳中早
旅食年支歷下長文舉平生滿罇酒幼安晚境一藜牀

差憐海外交情重萬里相遺書數行

書感

袞袞當時楚國材魚龍逐隊大江來十年戰伐英雄盡
萬里中原幕府開海月明珠沽口市春風殘雪雨花臺
祇今獨弔曾丞相落日鍾山無限哀

聞人述張忠武公死事

年少刀横白玉鞶向公隻眼拔登壇死全晚節眞周處
天慰忠魂斬賀蘭軍次石頭降賊出衆虛朝食唱籌難
如今吳越銷兵氣臆有萇宏血未乾

讀曾文正公集

湘陰章奏重胡公曾相文章亦自雄使節命親受　先

帝邊愁天竟瘁臣躬北門管鑰　中朝望南國旌旗第
一功況有舟師遺善策精魂終古繞江東

題汪允莊明詩選

一朝詩卷復唐風海內羣推七子功格調依稀難脫迹
交遊標榜易無終中州天地餘元氣萬古文章有至公
莫倚後來責前輩如今壇坫問誰雄

別宮玉甫

目窮弱水三千丈夢滿羅浮四百峯每見登臨多感慨
不妨詩酒慰心胸英雄氣奪桓司馬兄弟才高陸士龍
闈正東來予又去秋風儻約一相逢

上曾河帥

五丈原頭大星落武鄉不見淚霑巾（謂文王公）人材古說三湘盛忠孝家傳一脈親　先帝遺憂猶有在後來任事屬何人四方俱靖謀休置願向明公獻徙薪

初春自萊陽入都

海城酒醒日初殘襆被單車路杳漫與覺春來冰畫凝馬行山背雪爐寒空談文字千秋易滿世功名一飯難有客棄繻應自笑獨懷何策向長安

哭高麗中

忽聞老友沈州喪客夢驚回咽淚流一飯艱難耕筆命百年生死裁刀頭詩歌歷下湖山社戰伐江南草木秋此日歸魂先壟畔莫從離亂泝前遊

感舊

梅老菊生高味蓼當年氣誼最相親兩間能得幾知己一歲況亡三故人交道至今書遂絕夜來入夢貌猶真分明死別還遙望獨倚層樓大海濱

懷人詩

抱書遠自楚天歸萬卷翻餘馬正飛苦志竟成諸弟學箋經真抉古人微洞庭湖上白雲渺不夜城邊黃葉飛宮錦方披親不見好將衮職補春暉（孫佩南榮成）

亂山老樹遠江流畫幅高懸各臥遊家法真能傳一技吾曹此亦有千秋春宵蠟淚侯門宴白日蜃樓海國憂聊託微官豈初志十年前已薄貂裘（湯蘭生酉璺）

謁宜良嚴秋查先生墓

繹遍江南春草天當時詩句至今傳五陵裘馬名公子三月煙花舊少年賸有蔡姬依白雪誰令斯立老藍田改亭修墓千秋事搔首新碑夕照邊（時即墨令宮本昂爲建碑）

紅葉

百花爛漫冶春過二月風光時幾何大造飛霜同雨露千林落日老關河蕭疏北苑丹青筆古豔南朝子夜歌但望吳楓莫回首朱欄江上夢痕多

陳伯還建康豪士也遇于萊陽投之以詩

扁舟夜下大江潮夢貼孤帆萬里飄戍壘星搖番卒劍歌樓月碎女兒簫杯高片席無千古國裏名山有六朝

莫說東南花事好天涯春雨正瀟瀟

贈趙菁杉

古歷山頭乍闢居此邦相訪況如余十年重下留賓榻一紙親勞薦士書巖谷霧深藏虎豹江湖浪闊混龍魚吾曹出處皆斯志豈必歸田是遂初

懷趙菁杉

脫冠呼酒意縱橫散秩何如阮步兵四海勛名還賦筆重陽登眺獨秋城霜飛歷下旋蓬影雁去淮南歇艣聲十七年前吟社在爲君搔首媿平生

望海

天擁觚稜五色霞忽驚蜃氣幻光華百年禮樂元中土

萬國衣冠正一家自古奇才無技藝民生至寶在桑麻
河源漢使如回首豈道今乘海上查

萊陽懷古

積翠仙宮有古松丹陽墳下草茸茸千年唐宋希人物
二水姑尤是霸封海烏大風荒郭滿梨花春露亂山濃
煩問勝代多忠節小住斯邦亦敬恭

與上元蔣紹由同年飲酒成詩

秋風夜嘯海回波衰草初黃牧馬過斯世遭逢同不偶
大罇放飲竟如何雲高荒壘蒼鷹下木落寒沙斷雁多
側聽鼓鼙徵將帥未須倚醉獨悲歌

青州懷古

高城屹立控天東山海提封大夏雄五夜鐘鳴前代寺
百年麥秀故王宮人煙久已寒秋雨老木猶能肖大風
淄狗鳴雞俱寂寞依懷杯底問誰同

濟南旅感

長安花盡滿塵緇孤客重來濟上羇不第庸非今日福
常貧頗有故人知秋風海國揚波日貴宅園亭弄石時
獨愛大明湖畔月扁舟相照夜歸遲

青州寄舍弟萊陽

少無宦興老名虛吾道千人百不如四海同心惟弱弟
十年生計有殘書新霜白雁秋深後古驛青山酒醒初
客路那堪獨回首怡園風景近蕭疏

歸里留別趙菁衫

二十年來鷗鷺羣湖千片影各紛紛無家歸日翻如客
有數交遊況別君世命孟韓千古統天有嵩岱兩峯雲
吾徒皓首相期事不獨平生數卷文

遇管敬伯司馬大梁

奇才一表動長安更走邊關氣鬱盤百戰餘勛付奴輩
中興大筆出衙官沙驅地轉河聲疾日射天孤塔影寒
自古中州豪物盛與君同上吹臺看

聞閣中蘇曉帆談昔年撫寇事紀之以詩

四座箏琶魑魅啼萬臺刀戟虎貔叢何來按劍一奇士
叱吒如飛天半虹已見降人臣部落不妨長揖臥山中

華陰忽醒希夷夢海內煩聞論戰功

懷黎唱園

搔首問天人便鶩獨行酒市走狂名蚍蜉樹下空千態
鸞鶴雲中自一聲腸飽窮愁書作咽骨餘老病筆能撐
偏予入洛詩才減懷古真慙陸士衡

遇劉南卿先生

雲端獨立氣盤雕歸老林泉白髮飄聊答　君恩培後
進曾容直諫憶　先朝亂花開落春風樹大海升沉暮
夜潮邵喜青山隨杖履壯懷予亦十年銷

書懷

少年被酒氣如雲把筆常思掃萬軍時事正艱安薄宦

名心漸淡怕論文樓臺盛會新絃管山水風流舊屐裙
別抱幽懷誰與說掩書鎮日對香焚

秋日遣興

長夏炎蒸鍵戶居雨中天氣入秋初蟲吟砌近添詩韻
鴉宿林高補葉疏變古苦搜荒寺碣逃名嬾答貴人書
卻憐方外交游盛相與談禪徹六如

夏日雨後郊望有感

城隅桃李暫春濃杖策郊原訪古松一抹遠山微雨畫
萬家新麥帶雲舂忽思海角資軍實未免邊籌困大農
還望輸財來卜式從今閩內踵侯封

病中聞族父奉曾大母大母匶歸自廬江

離亂孤兒病久侵遁延一息到如今敍官幸賴先人澤
歸葬方資學俸金百戰山河千里骨九原祖父昔年心
白頭長者眞堪感何日親攀松柏林

病中聞藎卿刑部殁于京邸感哭一首

鴨子灣前長綠蘋六年郎署不知春哭君直擬弃千里
此念原堪矢百神郊愈迹雖今昔異范張交到死生眞
湖山舊社銷沈盡扶病登臺淚滿巾

菊

菊是花中眞隱逸至今相對輒思陶孤芳差幸迹能辟
濁世微嫌名太高天地無情留爾淺風塵有酒人秋豪
從來萬品惟宜淡更許何人一字褒

秋暮作小亭

雨冷風高霜氣遒茅亭獨坐正深秋塗跋十稔憐駑馬
芻飽千斤讓大牛才短幸逃時貴賞官貧不累子孫謀
洛中聊復容吾老碧水青山可釣遊

聞邊警追懷林文忠公

千羽虞廷曾格苗漢家兵馬困天驕老成謀國無今日
夸夏通和已四朝忽聽西邊來警報未知此釁更誰招
當年大樹長城倚何事秋風苦動搖

歸冷園

夢斷蓬萊鵷鷺班冷園春盡喜初還縱無高節追東海
應免移文誚北山老我一生惟淡泊傲人五鼎只清閒

須思知足眞吾道福命何[illegible]

送曾曉亭歸鄉應省試

夜筵酒態見縱橫目[illegible]因[illegible]無人知國士
九重待汝問蒼生劍撲塵土[illegible]氣[illegible]入湘沅多怨聲
好際風雲酬素志吾徒原不慕科名

遊嵩山

神物英靈古降生何人鼓闢此山行八方齊拱中嶽影
千載猶聞萬歲聲日半滅明無曉暮雲爭吞吐自陰晴
道旁三闕摩挲處風雨飛泉石亂鳴

海上

海上風掀萬里波況聞陵寢逼蛟鼉西秦共說相張祿

南粤公然王趙佗時務獶夸今俊傑版圖　宗祖舊山

河如何風闕金貂客日日單車出郭多

漢家

漢家使出早輪埋國事何人實厲階邊塞界難立銅柱

內廷議但棄珠厓霧消大野思黃帝石補高天仰女媧

鳴條江南遂水北試望氣接五陵佳

于今

先皇憲典昔嚴森萬事于今積弊深有蔡難醫恒弱病

無人不抱濟私心爰昔滴滴寃民血宦橐煌煌大帑金

果使天威清內患外方小醜敢相侵

讀瀚娘月痕詞淒然有作

風篩細縷夢縷華清如秋水豔如霞夜合描影踏來月

春輭銷魂不爲花杜宇枝頭今化血鴛鴦湖上舊浮家

那堪斷句飄零處似見蕉窗賦碧紗

春初送豐仲虎之閩封弁追懷豩嘯園

濁泥如漆汩吾門絃管繁華車馬喧入客焉知非故土

春風猶識舊王孫黃河白日荒隄在斷石叢蒿廢苑存

莫歎此邦風雅歇把尊先酹嘯園魂

冬雪聞孫佩南訪弟祥符有傳其將膺薦起官者余不

信也作詩白之

海雲迷盪大河黃雪帶荒沙蝕日光泥滓當途遑辱腳

風波如此敢褰裳危時正賴中流立直節難逃一字狂

自有吾徒千古在世人未許料行藏

雪後憶弟海上

昨朝大雪忽新晴直覺寒從心上生內地已驚皆敵國

邊防尙自壞長城海連近甸無鷹隼春入殘年盼雁聲

不見弟書今五月隨風吹寄淚縱橫

謁朱仙鎮岳祠

當時誰有安邊策一哭何妨向岳王國誤權臣原自昔

死餘遺恨在殘疆兩宮魂魄終沙漠半壁山河幾夕陽

底事金元同覆轍祠堂瞻拜獨輝光

六經

兩吾學貴兼充國三策文誰似仲舒變法要須籌盡善

得才漫使不如初士爭一技棘猴巧賈重千金檮杌書

從此六經無用處可堪重憶火秦餘

人有言陽湖洪星府客死者詩以哀之

血涌江流骨作堆隻身奉母此中來乘時厮養多勛爵

無命文章亦死灰第下卅年猶策蹇罵驚四座自傾杯

秋風秋雨長安道從此應無狂秀才

雪中寄吳生芋儈汳州

奮擊蒼頭起一軍雖然戰北氣空羣士窮那有逢時技

年少能爲放膽文師曠臺高河正急梁王苑廢雪猶紛

愛才誰似徐曹縣曾把韓蘇勛到君

汝南逢鄒文木

常州朋舊彫零盡與子初逢便慨然才調宜隨諸老後騷壇怕憶廿年前斷橋椰短荒隄境破屋苔深久雨天羌喜城南一灣水猶堪攜酒買漁船

病中感懷

萬事人間久不任況當老病日侵尋平生最恥千時策垂死難忘報國心容有王頭爭斷髭更無馬骨值千金余魂試問招何處歷下亭邊春水深

汝南學齋即事

汝流一綫接江東鄒少春山似洛中餅雜豆[illegible]料家困屋小抵牛宮本無師道人誰賞坐有閒官老不窮稍喜蔬圃三二畝漸堪種菜話英雄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都城紀事

妙齡玉面幾書生一旦同歸亦自驚豈必初心甘黨逆偶緣異學徼奇名大魚久飽鉤翻脫狡兔潛逃窟早成家國與人況骨肉鴻毛死果爲誰輕

獨卧

獨卧江湖氣不馴久孤志節敢言貧官如雞肋眞無肉老去猪肝尚累人濁酒殘編千古席雜花涙絮一年春夜來異夢誰能信泣捧封章奏　紫宸

感事贈鄭介亭少尉

拔劍當筵一放歌此才此世便如何官場衆口公評少天下奇男血性多鷹隼橫飛亦鵰鳥蛟能射歷柰黿鼉

子貞巖谷今安在我擬相從結薜蘿

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同人壽蘇文忠公于汝南學齋分韻賦詩合刊一紙感成長句

髯蘇生日今仍識宋畢而還此會稀風雨江山千古是壺觴賓主一時非吾徒未必無才子　盛世曾聞重布衣漫把小詩浪傳播有人感遇涙頻揮

蘇文忠公生日用去歲鄒文木松字韻寄文木

一歲一瞻圖裏容如公眞是後彫松生經萬劫仍磨礪知到九泉有蟄龍異代邊氛終未見中朝黨禍昔曾逢幾時同拜人猶散獨薦寒齋酒滿鍾

人有傳天津陷者追憶舊遊風景之盛不覺淒然

燕南塵土搏車騎春色津門忽撲眸尺五雲煙藏　帝闕萬家楊柳畫揚州廿年久向江湖老三輔難忘少壯遊管鑰無人流水夜斷腸七十二沽頭

七月都門紀事

紫城月落漏聲催西望居庸四扇開烜赫大官都扈蹕流離小戶總成灰　九重宮殿銀鐶冷三晉雲山翠輦來自古秦中天下險守關亦仗出羣材

秋柳

靈和殿裏柳初殘秦隴西巡路更難故事三朝今又見小臣老涙怕重彈玉關雁影因風遠　紫苑蟬聲入夜寒愁絕六宮回首處一輪月冷舊長安

秋感

秋入高天炎尚蒸悠悠滿耳繞飛蠅時危真覺無生好病久能教老境增兵火日邊多殺氣笙歌江左自華鐙諸君漫作新亭泣　九廟神靈正式憑

送鄒文木

纔喜歸來便哭親年年應悔客風塵一家聚首無多日四海憐才有幾人絲竹月明孤館夜松楸露冷異鄉春豈知五十老遊子今尚因君淚滿巾

感鄒門近事

日光慘淡野風霾東市朝衣一旦皆黨禍安知無孟博罪名誰敢問王涯同拌碧血魂何戀但有青山骨可埋

好化冤魂隨望帝哀鳴行子淚應揩

寄孫佩南京卿

太白星精晝吐鋒北望遙想澇霄腸危時方識疾風草晚節要爲寒歲松琨玉秋霜真烈士泰山喬嶽古儒宗吾鄉舊近蘇門住不慕公和慕夏峯

題汪孟平西征草

不圖七十支離叟氣宇猶能千里行久把榮華讓流輩聊將老健慰平生杯常有酒天真樂人到無官夢亦清聞說山中妻子在好期偕隱飯青精

順天榜放賀鄒文木並寄金氏兄弟狄并諸君

九重特詔開科日四海英流獻策時遊子名成親不見少年才好妾能知明珠耀目千金價萬馬垂頭一顧奇尚有方千羅隱輩秋風涕向信陵祠（時借闈河南）

歲暮感舊並贈睢縣陳鳳五孝廉

交游歷歷徧東海老始識君懷抱開祭酒儒推齊魯席訪碑字拾漢秦灰故山社已沒芳草荒驛春還舒野梅獨羨盛年富文藻　明廷待策濟時才

哭長兒德森

顛狂已分成貞疾九粒誰教促此生縱乏蜚聲雛鳳望能無舐犢老牛情兩行花燭真如夢一命簪纓枉繫榮地下若逢兒大母爲言余鬢雪絲盈

王爵生學使臨試汝甯鐏酒相招詩以志謝

乘軺星使出長安月旦喬遷衆叢說師表人倫從古重艱危時局得才難傳成先德詩詞富交敍窮官禮數寬最是兩行紅燭夜邵陵風雪共征鞍

題鄒文木孝廉築臺秋影圖

秋赴築臺天宇空銷魂影向舊游同槐疏還岸千行碧人倚雕闌一抹紅清艷夢猶傳畫本登臨淚易下英雄如何歷歷中原事盡付河流日夜東

讀爵生學使家傳感賦即題其後

百鳥爭喧講舍新獨談孝友有斯人誠能格處何生死文到真時泣鬼神荒海冰霜千古恨高天雨露九原春開編第一傷心者老病窮儒無告民

奉蔣丈著生書答詩一章

浮雲滿眼皆旌旗杖履何人訪老成有子方爲眞御史與兄同邁古耆英風塵志遂東山臥天壤文垂北斗名一角明湖高隱處閒鷗來話白頭盟

追弔二祭酒

少年酒市始相見三北名場文自奇才士立身終大節兒曹俗眼豈能知　翠華雨度蒙塵日秋井全家報國時癡絕一生金石癖可從水底得殘碑（王蓮生）

宗臣劉向抱深憂好客平原公子儔一疏直言抗藩邸萬間賜第主名流簪抽早歲才終老耆著危時死未休掌故先朝苦搜輯滿滿風雨茂陵秋（盛伯羲）

讀平度白澄泉（永修）明經賸廬詩知其同社如董蔚堂孫康侯光甫翟君素月樵郭蓉汀倘屏臣諸君名若劉子秀則余舊識傳少偶則介陳鳳五以詩通訊者也

山左論交三十載坐歎我竟此君還更閱後出詩才盛益觸當年故舊思萬里邊城鼙鼓日一年韶景雨風時不孤翟九死生誼（謂式文）倘有湖干鷗鳥知

古渡

孤客立磯頭日暮秋風起四望無人煙茫茫一片水

曉發

荒店一夕寒喔喔雞聲起殘夢繞鞭飛月明三十里

過鮑山

奇才貧賤有世道古來難何處尋知己孤墳過鮑山

過肥城黃厓山二首

今日楓樹林昔日桃源宅何處白蓮開恐有沈經歷

未盡谷陰血已無過客嗟春風吹不到自化滿厓花（前首明獄之非實此言昭雪之無日也）

夜雨

積溼生百蟲向午響未歇不知夜雨過滿徑秋苔沒

山行

上山方作雲下山已成霧出入一峯間變化不知處

周口歸塗作

去日桃李林來日風雨樹惆悵路旁人一年春又暮

冷園雜興二首

屋一二椽幽潔石三五塊嶙峋此中大可老我用世自有其人

無古無今明月獨來獨往淸風飲酒逃名元亮著書多事揚雄

論詩絕句

十九首兼三百篇性情聲律儘同傳後來樂府紛紛唱但解標題絕可憐

建安風骨只陳思餘子浮葩那足師太白偶然追大雅仙才曠代豈人爲

元亮胸襟高萬古少陵悲感激當時不知詞賦成何用

終愛香山諷諭詩
蘇黃而後更元虞漫道唐亡詩派殊獨讓劍南忠憤性
中原到死昔亦無
開國青田早咳名後先七子各爭盟亭林豈以詩鳴者
古質真堪殿有明（咳名一作舊聲）
盛朝文人逸事詩
劉謝高風不可尋徘徊東閣獨沈吟當時賴有斯人在
一片先皇顧命心 李文正
痛哭廷階上諫章君恩貰死老投荒攜花傳粉歌鬟繞
一曲彈詞淚萬行 楊用修
天上浮雲白日昏楊家代疏早聲吞父冤哭訴君終許

萬樹松楸盡拜恩 王元美
舊社盟寒句不磨竹枝老覓美人歌獨能生救一奇士
千古沅湘哀怨多 謝四溟
帷蓋恩全故舊臣一書手上淚霑巾生前苦諫誰能省
我惜江陵失此人 于文定
犴獄中宵苦孰知藥漿欲盡有餘悲千秋忠孝孤兒恨
祇付餘姚一鐵椎（魏子敬餘姚謂黃黎洲也）
落日河山拌此身何因女弟附風塵絕憐娜頎傾城色
郤車陳黃一輩人（陳忠裕明彼娜如是嘗自稱女弟子于公而苦其嚴正蒲黃忠端亦有郤顧氏事于此可以知人矣）
天投孤兒綺歲才死從君父志寧灰子山一賦江南後

莫更人間讀大哀 夏存古
墨濺妖姬歌舞場蠻娘幕下豔文章歸來竹負孤琴死
南海茫茫古月涼 鄺湛若
荒山啼盡杜鵑春中夜曾聞拜野臣風雨諸陵寒食路
一盂麥飯更無人 顧亭林
昭代文人逸事詩
寒霜烈婦表高秋冤洗諸囚淮海流誰共詩人千古在
梅花明月舊揚州 王文簡
漢家鼂賈久無人對策 明廷孰直陳魁選吳中甲天
下慕廬而外只章民 馬章民
蠻荒風物早圖形 宸翰選頒肅典型常使琉球傳勝

蹟皇華一代卻金亭 汪舟次
奇博當時共不如布衣異數拜 彤陛高風真動韓公
數七品官歸飽讀書 朱錫鬯
下拜吳中孝子師詩人荒冢賴維持少年徹底籌南論
別有傷心世未知 計改亭
一甲親標 龍翰飛名傳文苑素心違擲杯竟罵豪奴
氣誰表當年狂布衣 姜西溟
搴雄講學眾霑衣溫厚風詩近已稀落日宣城山色裏
不應仍弔謝元暉 施愚山
萬里西行葬故人荷戈救死批批龍鱗還朝 御座旌遺
疏聖代從來重直臣 洪北江

獨援奇獄過江行海內于今走義聲京洛交游生死際
君看歸骨有桐城（張亨甫桐城姚石甫也）

聖武輝煌載筆新近年戰蹟接麒麟圖傳海國知何意
我亦　中朝積感民（魏默深）

江南曲

江南江北春柰何花花月月得春多絕嶺百戰干戈後
重聽四時子夜歌

十里一關五里橋船來船去暮還朝江邊新發毿毿柳
折盡千條復萬條

海天萬里浪如山疾鳥飛過半日間自有西船商婦喜
送郎纔去見郎還

望遠曲

翠樓西望路悠悠萬里烽煙未見收忽送紅旗飛騎過
道儂夫婿已封侯

涼州曲

隴水東西嗚咽流榆關月帶漢宮秋不須更照陰山雪
昨夜征人已白頭

送薛曉湘歸關中

太行西上接黃河淚滿風塵野客歌短劍獨來還獨往
不知天地有干戈

秋望

西風吹老不羈才予亦飄零酒一杯醉臥城頭下白日
漫天秋色萬山來

懷方小東江南

金門昨見使君驂椽筆淋漓帶酒酣得失一官輕似葉
滿船書畫下江南

春日郭盡卿至濟上

春風吹出海中峯雲氣東來客夢龍十萬樹花一杯酒
幾人天地說心胸

視王子梅先生病

中原草莽起英雄誰肯江湖問病翁惟有蘆花灘上雁
年年相伴哭秋風

書吳梅村集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後

渺渺空山入道身瑤琴一曲悔風塵那堪被詔金門日
重遇前朝女逸民

秋望思高子

戲山臺畔雁呼羣大地西風吹白雲瘦日霾天秋色暝
茫茫江海我思君

遥弔唐處士棣青州

少不高科老不侯江湖鐵笛日横秋忽吹天外孤雲落
千載青州處士樓

夷門晚眺

元氣兩間中嶽在秋聲萬里太河來獨看落日下荒塔
更逐浮雲登古臺

東昌郡

大河橫絕東昌郡寶馬鈿車截渡來誰識風塵天下士
行人苦問射書臺

濰縣弔郭靖侯

海上詩人郭靖侯一官落拓死蘇州我來不見墳何處
白草蕭蕭濰水流

萊陽弔姜貞毅

龍馭當年未賜環孤臣合死敬亭山故鄉土有先人骨
風雨忠魂儻一還

秋獵

秋原落日亂山圍孤兔縱橫草正肥多少健兒回首處

九天雲外一鷹飛

閨思

玳瑁梁閒燕夢醒征車正過短長亭含愁盡日樓頭望
二月春寒柳未青

憶江上舊游三絕句

浮山雨過滿蒼苔七十二峯花竝開猶記大觀亭上坐
長江萬里卷天來

敬亭斜帶暮雲橫謝朓樓頭夕照明少小舊居忘不得
青山夜夜夢宣城

牛渚煙藏江上峯錦袍采石泝仙蹤孤舟夜泊蕪湖岸
卧聽霜楓月下鐘

濟上

濟上浮家廿載曾績麻課讀夢難徵絕憐風雨秋窗裏
寡母孤兒共一鐙

夸門

大梁興廢古難論日下黃河沙石渾獨歎信陵今不見
寒鴟細雨出夸門

濟南懷古詩

蓮子湖頭弔鐵公誰知俎豆有雙忠更憐參政無祠廟
寂寞樓臺煙雨中

接跡三公衆共知文章節義況人師苑祠秋水斜陽外
零落門前一石獅

布政祠堂壓暗遮相將環佩水爲家夜深月到湖心處
照見連枝雙藕花（明左布政張秉文死難妻方妾陳同投大明湖中）

訪二十四泉草堂

邊李壇高滿賞音隱居秋史亦孤吟著書人去才名在
千載蕭蕭黃葉林

題冷玉短歌後

天下誰知冷玉名短歌一賦想平生如聞明月殘霜夜
十萬邊城鼓角聲

感舊詩

總角紅絨始拜師國風朝授暮唐詩一株窗外海棠樹
曾否花開似舊時　唐子翰先生

白髮忽登江上船倥傯戎馬早歸田孤兒長大東來日
忍憶麻衣拜別年（趙蕚亭先生）

西壁秋山滿畫圖敗紈殘墨抵明珠奇貧嗜古直如命
可有蘭亭殉葬無（楊旭齋先生）

秋風帷罩一鐙昏落葉聲乾拌酒罇況是桃花黃盡後
長安千里爲招魂（徐壽臣先生）

宦海魚龍一旦空仲弓孝友幾人同直言親戒通家子
二十年前老輩風（陳栗堂丈）

書齋榻下夜香焚見許髫年志不羣南海骨歸囊似水
祇餘唐宋八家文（陳幼存丈）

西秦罷尉客江鄉老病猶登翰墨場親見案頭翹足立

日臨細字十三行（祖舅呂雲生先生先生跛病一足而臨古帖不倦）

游子天涯淚萬行外家零落劇堪傷十年寸草春暉盡
追悼何心誦渭陽（唐少棡舅氏）

河上有懷李公故中丞德

草笠蹇驢袖大椎賊奔千里渡河追夜來十萬騎窺岸
大樹森森危坐時

山東二典史詩

百萬雄師議戰難守臣無恙歎城殘龔瞿能踵江陰節
典史　皇家一命官（龔艮若瞿菊坪同殉咸豐四年粵逆難）

弔二友詩

下第歸來酒尚醺百年人事總如雲錢唐江上青山土
數尺新添烈婦魂（朱越樵妻許菊節）

二十年來志盡違故鄉已返更何歸蘇州城外山花滿
胡蝶雙雙冢上飛（童栗仲聘妻徐同歲死）

懷兩司馬詩

天地蒼茫有古今偶拈老筆一霑襟千秋誰配斯人集
賈誼新書蘇志林（河間紀墀菴廉迥）

日下丹青有重名江南亂後託餘生不圖黃鶴山樵外
七百年中兩叔明（常州汪叔明助）

三公本事詩有序

長洲沈文慤公老而不遇館于木瀆主人婢與比舍紡績申旦曰聽沈老相公讀詩聲令人忘倦也主人遂歸

公桐城方恪敏公少以祖父戍塞外歲往來營菽水嘗日不食清涼寺僧中州厚待之湘陰李文恭公未第時游蜀不能歸訪同里友子曲巷一伎陰出金餽焉後公來典試伎失所在噫彼皆何如者能識非常人于塵埃中而或且不望報賢矣

晚歲文章耀上台天恩人望共崔嵬誰知江上青衣女
早識孤吟老秀才

邊壘風雲達　九重至今海內豔奇逢省親萬里孤行
日幾聽清涼寺裏鐘

臂金偶脫付王孫俠女何心望報恩使節西來人遂杳
桃花紅過舊樓門

聞二等恪靖伯大學士左公一等威毅伯曾公以疾乞假

中夏盟書初定日舊臣鬢髮漸衰年臥龍司馬平生學肯向湘江望暮煙

幽居

梧影當窗竹繞廬古琴破硯共幽居近來世事都看慣不著韓非孤憤書

追悼嚴秋查先生

年年芳草入春生烽火江南老淚橫悵絕萊陽新鄉句手書遙寄小門生

秋晴

雨歇秋雲薄似羅白蘋風起水成波可憐一片斜陽影總在寒鴉飛處多

過前合肥令孫佩南洛陽

投幘江流首不回天教歸老著書才洛陽兩過無人識獨拜董公祠下來（祠祀漢洛陽令董宣）

懷陳濟蒼濟南

名滿京師但碎琴湖山如畫一開襟罇前莫話朝鮮事措大頭顱五百金

讀張魏公傳

朝廷倚任比長城大計豈容鹵莽成千古勛臣同一歎但將名器作人情

玉貌

玉貌曾矜並世無眉痕苦向鏡中摹年來漸覺羞塗抹賸粉殘膏付小姑

趙菁衫按察山東遠貽書問追感今昔並憶舊交

青草春開箸作堂銷魂筆授自漁洋近來詩境應何似萬里霜天一鶻翔

秋老江淮紅樹林邗溝吳會總題襟七年更著歸田錄猶是南游往日心

送胡大令餫蘭州

黃河西上曉闖開山近臯蘭憶將才十萬征人射鵰處中原天使犒軍來

讀明史鄭和傳有感

天威萬里一朝陽俘獻曾聞中國強自此海濱多大舶鄭和通使下西洋

詠叔孫通

野外儀成殿上驚求官緜蕝苦餘榮可知未肯同行者尚有當時魯兩生

詠柳渾

將相何爲昧敵情書生料事卻分明戎夸自古無真信不見平涼結贅盟

詠种放

天上徵書去復還高風常在白雲間肯忘阿母殷勤戒

惜汝當年一出山

送客歸登州

朝來送客向登州欲寄家書萬淚流自洛達河河達海隨波並下海東頭（達海一作達濟）

苦憶

人事平生萬念空只餘骨肉寸心中正聞鼙鼓邊關動妹在京華弟海東

送秦客出塞

朝房尸諫王文恪　陵寢魂依吳柳塘不媿秦中鄉後進肯拌一死向沙場

聞孫佩南崇薦京卿銜寄貽

滿風江上昨來歸海內爭傳孫合肥官職聲名盡何用約君同采故山薇

歲暮送人歸江西

寒林葉盡曉烏啼天卷浮雲傍暮低人事無憑歸總好孤舟風雪大江西

旅順

沙擲金錢星布營防軍見說甲兵精可憐水底魚雷滿到此何曾鬧一聲

老柳

老柳年年風雨交春煙低護月籠稍不知新發枝多少盡被烏鴉銜作巢

朝鮮

海卷琉球入暮濤越南風雨沒蓬蒿中朝又失朝鮮界不見當年劉大刀

聖明

干政刑餘　詔立除　聖明戒鑒履霜初殿前不少簪纓輩終讓貂璫一上書

露臺

秦代阿房一炬灰陳樓隋苑總塵埃漢文皇帝承平世獨念民生罷露臺

書十六國春秋後

諸王朝內太阿持遂啟羣胡擾亂資千古人生難處世中原瓦裂土崩時

感南宋

朝局先爭一著棋兵家和戰費因時韓公頭斷函金日笑殺當年秦太師

中秋有感

海上離居二十年況經骨肉隔人天可堪重憶怡園夜兄弟銜罇對月圓

八月下旬有白氣亘天起東北至東南紀之

素練東拖銀漢流天心似寫　廟堂憂無端一映橫磨劍劃斷燕雲十六州

自題紀黃厓文後

陰谷春來血不乾年年花鳥總無歡挑鐙夜紀黃厓獄
多少寃魂泣筆端

輯湖社文錄題詞

江湖浩蕩獨游身田里歸來二十春自顧何如李元禮
平生師友有荀陳

味吾廬詩文存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國家取士多途在貫徹其眞意自唐以降不由進士者謂之白衣公卿士類之重可知也清沿明制科舉相仍薦於鄉試於禮部然後用於朝迴翔十餘年資既深而望始重然後驟其位得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求人才於詩賦經義所得幾何況復限之以資格奇材異能將何以奮焉嗚呼有清一代循資之吏骨鯁之臣捍疆圉平大難者出於科舉多矣若以資格言資格又何能限人才名曰資格而巧取豪奪者亦衆豈尚得謂資格

用人乎吾師江亭美先生文學著於時年十七爲弟子員二十八中副車三十一舉於鄉三十九成進士官刑部主事五十五選授江西永新縣知縣五十六蒞任五十七調省五十八以疾卒於家余悲先生之遇而歎國家之待士何薄也夫一舉再舉始成通士積歲月已閱二十二年自通籍以至改外又歷十六年以天子之命吏十月徼遲到省至次年八月始檄赴任晚清疆吏之權威已可概見履任甫十月廉循之吏遽奪與異己之口此誠何說也雖然爲吏以長子孫吾知非先生之志久矣先生忠厚君子也天將厚報之故假於異己之口而使去之速而先生卒能順天之意浩然而歸如棄敝屣曾不依違其間非所謂積仁潔行者耶味吾廬者先生取莊子故吾新吾之說而亦陶淵明吾亦愛吾廬意也今讀其僅存之詩文寥寥五十六篇首以集陶詩而先生生平之志見矣有清之變莫大於甲午莫甚於庚子甲午之變先生居京庚子之變則在母喪之中壬寅服闋適在拳亂之後與王友萊侍讀往反酬唱借足痛之什至十疊其韻不特抒寫衷腸而工部忠愛於斯寓

焉當是時也重闕大啓滿目凋殘感溥儁之間曹勛兒輩以敦倫旅懷悵觸皆寄於詩輓友之章尤不苟作若論其文則祭葬趙太夫人二篇不啻永叔之表瀧岡也憶先君子之歿包蕉舫先生輓之曰二十年拙宦沈淪而先生更與以詩今衡先生之出處實有同於先君子者特先君子未屈於疆吏耳蓋先生年三十九始通籍而先君子之通籍年亦三十七矣先生之歿年五十八而先君子捐館年僅五十六也天之厄之者豈異也然先君子之著述如困學紀聞補注寸草廬奏稿及小謨

舫館文集注與編輯之寸草廬贈言雖以壽鏞之不肖已次第刊之而先生所僅存之詩文伯子覺齋獨能蒐輯殘賸彙爲二卷更輯贈言及敘載爲一卷使壽鏞得以編次讐校縱區區者不足盡先生之學問而眞性情流露於字裏行間者已於是得之然則厄於此而伸於彼者壽鏞與覺齋益當交勉矣壽鏞既草家傳固知無當於萬一今更序之如此以誌感焉時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弟子張壽鏞

味吾廬賸稿卷首

長男江義修恭編

鄞縣通志人物編仕績傳

江仁徵字定甫光緒十六年進士官刑部十餘載自請改知縣授江西永新號稱難治仁徵一以誠接之民感其仁恕相勸爲善邑之某鄉俗悍常抗糧不輸官吏憚之莫敢督催惟仁徵任中先時輸納或問仁徵曰君何治而得民若是仁徵曰生平頗記大學所言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竊有志焉乃不自意而爲吾民所諒實無他術也仁徵在官僅十閱月爲忌者所傷而去民爭籲留不得後至者訖不爲民悅及祥符馮汝騤撫贛察其枉檄仁徵回永新任仁徵以病辭永新民聞之率來私請仁徵慨然曰民易親事上不易也卒不赴時江西學界刊發雜誌歷訾省縣官吏不少假借獨於仁徵稱爲溫厚循良清廉公正贛紳賀贊元亦曰江公誠篤君子也在官無異人之政而民安之殆古所謂仁恕之吏歟季子義均字韻琴京師大學師範科畢業曾被選浙江省議員家貧守正會有賄賣參選者嚴詞絕之卒

困躓以終

江亭芙先生家傳

張壽鏞

江亭芙先生既没之三十六年其子義修編先生所著味吾廬詩文賸稿示壽鏞又取生前贈言及没時輓什彙爲一卷屬爲整齊且曰君知吾父最深乞一言爲家傳俾與鄞通志傳並存壽鏞受命逡巡自維謭陋未報師恩雖義修不言猶當勉爲之顧未能得其萬一耳嘗憶先君子詔小子曰先生敦篤君子也質少余七歲聯之以文酒馴之以道義更使汝兄弟師事之師其人非僅師其文也是知先生莫如先君子矣歲庚子先君子捐館先生哭以詩讀辛苦文章難造命消磨貧病易傷生句知先君子者又莫先生若及今思之不啻先生自道矣壽鏞何足以知先生而先生之眞性情固自有可傳者在爰述其概先生姓江氏諱仁徵字定甫一字亭芙號嶽犇浙江鄞縣人也江氏系出皖江宋宣和間始祖少虞公以宣敎郎知定海縣即今鎭海未及考績而卒葬於邑之白鶴山子孫遂家焉故曰白鶴山江氏又曰江家山循山而西曰靈巖鄉聚族而居不下七百家

淸初十五世祖文公始遷郡城和義門至二十世是謂企漁先生即先生之考也妣趙氏封贈如先生官生二子先生居長贈公以居積起家有濳德衣食纔可給先生自少靈敏好讀書性復慈祥愷悌外和而內介作事有恆日之所行夜則筆之積成巨帙顧遇事有不安於心者往往以戇直出之故不諧於俗而以齟齬終先生身材短小弱不勝衣然趨義則不後人爲文以淸眞雅正爲宗戊辰年十七爲弟子員有聲庠序辛未遭贈公喪而趙太夫人積哀成疾幾殆先生於苦凷中延醫嘗藥調治萬方露禱中庭願以身代眞誠所感幸得無恙然自是公私叢集於一人先生雖復跌宕文史不以境遇豐嗇爲憂而甘旨之奉惟恃脯脩指授生徒根柢經史作文尤重義法先後受其學者皆掇科第各盡其材己卯中副榜壬午領鄉薦庚寅成進士觀政刑部假歸省母壬辰秋復入京供職明年壽鏞偕弟壽鎬始受業焉甲午中東事起朝臣無離京者先生日則趨部以其餘暇與友朋相酬唱且刻香聯句爲消寒集陳雪樵比部康瑞馮蒔香孝廉毓孳章柘滕廣文虞年與先生四

不啻乾隆閒四明李謝鄭萬四友焉而詩格淸高以先生爲最今其詩可稽也明年馬關約定先生遂歸養母居鄉之日掌教鎭海觀瀾書院三年得士尤盛而子弟多自課與弟仁綸相友愛然督之嚴與諸子等以是皆成名己亥四月趙太夫人卒壽鏞往弔之哭泣之哀有逾孺子先生則年已四十有八矣壬寅服闋入京時拳亂之餘瘡痍滿目旅懷棖觸又皆寄於詩鎭海王友萊侍讀榮商容膝軒詩集中與先生唱和之作尤多先生四疊韻詩所謂今我魁京塵蜷曲如伏蛹闒提愧未能索居亦所恐者紀實也蓋迴翔郎署者非白首未得選除且適有王侍御祖同者奏請令六部候補司員回籍不扣資俸屆補缺再傳到部議雖未決而汰官之說起矣先生自遭甲申家業中圮子女累重京曹薄俸杯水車薪雖布衣菜飯素重節儉又復天懷沖澹實無以支搘遂決請改外丙午選授江西永新縣知縣壽鏞適以輸漕入都與先生朝夕相見一日酒微醉謂壽鏞曰子知我能爲吏者乎今天下號爲能吏者供奔走聽使命我能之乎趨利避害我能之乎不顧良心不怕輿論我

能之乎知其不能而爲之鮮不敗矣壽鏞因慰之曰事盡在我而已不在我者可聽也自古循吏皆出書生先生既領之而鬱抑之懷形於顏色十月檄還到省明年八月始振永新任下車伊始即訪問疾苦延聘方正勸學平訟與民休息永新素號難治先生一矢以誠往者輸納錢糧多不如期及此則先時畢集且巷歌街謠莫不欣欣有喜色以爲酷烈之餘以煦嫗噢咻出之永之鄉人士皆曰是本醇儒爲循吏敷教化以文章也會有司江西官錢局者與先生不協排斥異己當道不察

莅任十月遂調省而繼之者則昏庸貪黷吏也嗚呼先生之醇言果驗矣壽鏞所謂循吏出於書生者亦驗而惜乎設施止於此也及巡撫馮公汝騤由浙調贛察知其枉命布政司檄令回任其邑之公正士紳僉以還我使君環而請也先生卒不顧悄然而歸里逾歲宣統元年己酉七月二十七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八所著味吾廬詩文存二卷藏於家配王氏子五彝修邑庠生義耕義銘義均邑庠生義肄孫七人曾孫八人以民國元年十一月葬於鄞東新建鄉包李嶴之原

贊曰死生亦大矣當先生之生也贈公使視史卜之年至五十七八而終嗚呼命之說豈謬哉然君子之死也年不必永志不必伸亦視其人與文可傳與否而已如先生所遺詩文寥寥五十餘篇讀之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推之持己交友齊家治國無施而不當區區一邑之長特小試耳猶未能如其志焉天下事概可知已雖然天厄先生之遇而不能厄先生之眞性天厄先生之志而不能厄先生之眞情然則人之生也眞性情又豈可少也哉

味吾廬賸稿卷首

味吾廬詩存

清鄞江仁徵亭芙著

擬陶靖節歸園田居（集集中句）

袁安困積雪仲蔚愛窮居邈哉此前修投冠旋舊墟千載有餘情吾亦愛吾廬先巢故尚在深谷久應棄歸去來山中屢空常晏如今我不爲樂歲月共相疏

我屋南窗下感物願及時秋菊有佳色園蔬有餘滋衰榮無定在懷此貞秀姿稱心固爲好遠望時復爲歲月將欲暮得酒莫苟辭養眞衡茅下何事紲塵羈

和王友萊同年榮商侍讀足痛

足捷能爭先趾高能示勇君乃用其柔左蹶致浮腫憶昔倭釁開請兵羅且踊胡今行蹣跚痙氣壓生尰丙瘤腐如蛆重繭纏如蛹跬步雖云艱跌坐復何恐嗟哉奔競流牛馬走相踵君身躋清華恬退絶趨奉寧求容膝安勿市曳裾寵寧行我踽涼勿受八慫慂鄙彼賤丈夫超距而登壟今茲足不良舉止益愼重痙痺將漸瘳傲骨毋孤聳倘能杖藜來會當洗斝捧

疊韻再和

人生過五十欲賈無餘勇壯氣日銷磨棄材甘擁腫盲者不能視跛者不能踊況乃時局艱亂階釀徵癘蟄伏甕裏雞瑟縮繭中蛹中夜起彷徨念此心惶恐我與君齊年軌轍難繼踵羨君有高堂歸則可侍奉羨君値承明出則多榮寵嗟我愧不才友朋相慫慂戔戔謀升斗去去違邱壟傀儡復登場兢若鴻毛重塵壤隔雲霄仰視身欲聳結轍爲王孫願將病脚捧

三疊韻

驅馬出郊場騎射關材勇驊騮步方前駑駘腹已腫勝負決須臾觀者如雲踊豈不奮豪雄無奈苦尪尰咄哉

瑯琊生詩思抽獨蛹巴里和陽春舌僵心更恐長歌聽未終妙舞又接踵善賈信多財鼎裀厚自奉旁有窶人子卻立難分寵才盡笑江郎謝君空慫慂惡醉勿強酒輟耕勿至壟枯管那生花有如千鈞重搜索飢腸鳴吟哦寒肩聳雖欲效西施安得心常捧

四疊韻

世路多崎嶇壯往亦傷勇況復異種滋魍魎兼沐腫長安游俠場健兒紛跳踊偶有踽行人舉俗誚跛尪今我

懇京塵蜷曲如伏蛹翻捷愧未能索居亦所恐思欲訪同心逸少遊雖陋汝士不羈才結客盛供奉元龍湖海豪好遊博光寵有時躡其閒逢場聊然燭夜半始歸來月黑草没蹇邅卒嗔相視車載無輜重似此冒險行令人毛髮聳不如守蓬廬安坐酒巵捧

五疊韻時寓齋析炊

我懷彈鋏生寄食恥無勇丈夫乞人憐口噤面赤腫一飯亦區區飢啼飽卽踊何似於陵廉匍匐效跛尰嗟余客都門食葉寧如蛹釀金附公庖轢釜嘗無恐豈知乾餱愆決裂不旋踵杯勺難分甘薪芻聊自奉增寵如疑兵炊屢乏故寵主人親料量奴僕私然燭東市暮叩關西市晨登壟遂令門戸分一一苦縈重同居勿同廚謗言非臊聳自今臾家常笑將此腹捧

六疊韻柬劉比部沚芬一桂

我慕劉貢父血氣老尚勇腰健謝鳩扶背直殊駝腫重來涖西曹同僚喜欲踊愧我廁齊竽肩隨笑兇尰吏胥猾如狙梟徒紛若蛹君爲持其平讞定咸知恐退直多餘閒過從不旋踵竹林偶同遊秫酒聊相奉談笑善詼諧交遊分光寵還復得汪倫近局互然燭（汪比部厚沚同寓慈谿館）君謂明年春歸去守先壟諒哉達士心不爲微名重同是羈旅人聞言先驚聳留君作此詩索和將硯捧

七疊韻示仲弟及諸兒

掉鞅入名場文戰苦不勇造物既生材詎甘終擁腫數奇偶迍邅時至紛騰躍醫藹歧黃家著手療積尰廢草亦爲螢凍繭亦化蛹進取會有期棄置原無恐明年恩榜開前後相接踵風氣費揣摩功令須遵奉壯志勿衰頹同學多貴寵努力愛春華斯言非然懲我豈子叔疑富貴又私譏但思餬口糲不覺名心重聯翩月窟攀高躡雲梯聳無使祖鞭先喜看毛檄捧

八疊韻仍和友恭同年

作客逢衰年老拳徒奮勇君病足蹣跚我患齒浮腫不如少壯時醉飽競跳踊南居厭煩勞北來苦寒尰水烟難爲繭絲盡將化蛹人壽能幾何羸弱良可恐與君結比鄰晨夕欣躡踵但知朋友樂邊謀妻妾奉但求飽與安邊論辱與寵閒曹偶羈縻往事空懲懸君看車前騶俄歸山下壟本來培塿卑雖負贔屭重滄海方横流胡

壘相對聳去去保餘生故園花盈捧

九疊韻

螳螂奮臂前恃其蠻觸勇駱駝擁脊行指爲馬背腫聾子尋聲音跛人學跳踊齊末不揣本治疣反加瘇方今他族滋紛紛飛蛾蛹榻旁睡已鼾逼處將無恐輸款遂萬千飢民相接踵雖存變法心其奈具文奉粉飾示太平苟安固榮寵累白終混淆中外互慫慂官舍付夷酋（鄞縣試館爲拳匪所累）城闉爲市壟地既劃東南鼎可問輕重緬懷發祥區長白猶嵩聳胥漢望迢迢誰將天日捧

十疊韻和戒博

拔劍作悲歌王郎氣何勇嗜好戒摴蒱如刀割疣瘇服日偶消閒朋輩皆忭踊君今復何爲卻步學跛尪君謂世情淘湯火撲蛾蛹坑塹落人多聞之輒生恐嗟哉牧豬奴呼喝相接踵勝則雜彩投敗則全籌奉更有大博徒航海爭利寵輸與我瀛洲設局來慫慂金穴與銅山俄頃化平壟萬乘爲孤注那計事輕重積進了無期當裂髮欲聳寄言局中人勿復骰盆捧

述懷

閒曹匏繫寄吟身荏苒年華又一春入世終嫌長孺戇謀生無奈阮郎貧愁澆濁酒心先醉燄剔青鐙影獨親都道不如歸去好故鄉風味話鱸蓴

感事

比來國事如絲棼況乃榆關熾敵氛樞府議和眞貿貿書生條奏太紛紛東來戰艦矜飛渡北望邊烽蔽暮雲自笑冬烘籌莫展請纓壯志讓終軍

壬寅六月二十二夕作家書後口占七截七律各一章以示諸兒

明朝祀事禮宜虔椿蔭遙違已卅年小子未能躬與祭側身南望更悽然

情長紙短筆難宣寫畢家書倦未眠努愛春華期後輩飄零秋樹感衰年弟兄聚處宜和順身世艱危在保全知否慈闈心力憊諸般內政要分肩

過査山獨坐感懷

一聲驪唱動離愁話別家人鯁在喉才短已無鴻鵠志時難聊爲稻粱謀三年燕蔭悲凋謝八載鄉居嬾應酬漫說補牢猶未晚星星華髮漸盈頭

忍把河山半壁看長安棋局已收殘重關誰制夷氛惡

游子先歌蜀道難（谷口防疫吏番查驗而行李往來夫役索費尤甚）鐵路奔馳

分地界紅巾邏守祭民團飢來驅我誠何事況乃朝端

議汰官（王祖同侍御奏六部候補司員可全回籍不扣資俸補缺時再傳到部）

舟次口占寄內並示諸兒

漫言富貴等輕塵嫁到黔婁亦夙因髮白終爲多子累

眊青甘食半生貧措拄門戶非容易拋撇家鄉孰與親

寄語津沽羈旅客（謂修兒）盼歸更有倚閭人

舟次無事棖觸旅懷口占六截錄寄仲弟兼示諸

兒

出門最喜是還鄉忽忽光陰兩月將怎奈事端太煩瑣

家居更比旅居忙

淹留非計不如行又是驪歌促客程珍重一聲臨別地

背人垂淚總傷情

送我登舟去復留江干停佇幾回頭稺童亦解分離意

眼看雙輪逐水流

此行原擬挈家來日夜迴腸費主裁計出萬全眞不易

劇憐獨客上瓊臺

閒曹薄俸本無多杯水車薪奈我何但願汝曹衷節儉

布衣菜飯且挨過

家書欲作筆難宣說到離懷更惘然一事尤須勞記取

高堂侍奉要周全

修兒自京回津臨行作此送之

謀生艱苦往來疲落魄重逢喜更悲我已北來猶惘惘

汝應南返莫遲遲春風辜負吹噓力（謂洪君復齋）海水愁當

湧沸時此去長途勞望眼可能攀折桂林枝（仲弟偕汝同赴省試）

中秋後一日月下閒步

閒步庭階趁晚風銀河雲淨月凌空誰家秋思渾無奈

照見嫦娥兩地同

都門作客鬱離衷猶喜杭州遠信通今日剛逢場事畢

可能穩步到蟾宮

八月二十三日

行年五十悔蹉跎又是怱怱一載過鏡裏鬚眉驚忽改

架前書簡懶重摩萍飄北地孤蹤寄匏繫西曹壯志磨

今日閒居無箇事拚謀尊酒醉顏酡

壽陳詠橋夫子八十勳

巋然共仰魯靈光八秩耆英望久彰元亮襟懷超曠代
太邱風範式吾鄉得天知樂兼仁壽入世規圓復矩方
忝列門牆親杖履敢陳蕪語侑椒觴
春滿華堂啟綺筵先生晚福更緜緜羣知好學三冬足
誰識辭官一著先名世文章關福慧怡情泉石即神仙
粤西爭似鄞西好老圃逍遙自在天
雪鬢霜髯矍鑠翁主持壇坫紹宗風元亭問字疑相析
絳帳談經辯不窮室似邵喬安樂處人如洛社畫圖中
天才奇特由天縱文獻南邦孰與同

由來清福早修成坐擁羣書抵百城手定千秋編邑志
眼看四世振家聲興來詩意參禪味老去名心屬後生
今日杖朝人共慶德星聚處壽星明

輓范梯青年伯雲棟

怪殺春風驀地狂那堪摧折到靈光通才肆應神無倦
直道孤行氣自昂事蹟合登耆舊傳姓名咸惜少年場
南塘瀲灩西流水難洗愁人此日腸
年來撲杖樂趨承面圖談心感慨增許我分叨喬木蔭
哭公齊罷上元鐙酒樽尙憶春光暖手札猶新墨氣騰
惆悵老成凋謝盡支持時局更誰勝

輓劉藹軒夫子鵾

臘殘人去太怱怱爆竹聲中絳帳空剩有遺經分乙火
更無隅坐侍春風扶衰安得求仙訣造命由來屬上穹
小草曾叨梁木蔭登堂瞻拜恨無窮

輓張肖蕘給諫嘉祿

凶耗傳來涕淚傾瀟瀟寒雨近清明廿年薄宦春婆夢
一夕魂歸杜宇聲辛苦文章難造命消磨貧病易傷生
哭君齎志重泉下結局如斯太不情

監司待命列班行瀕暮興嗟鬢已蒼贏得清名留諫草
更無良會續吟觴都門琴劍收殘局客路旛幢黯夕光
早識浮生晞露似悔教此去別家鄉

輓葛豫齋同年祥熊

臘殘人去太怱怱堂舍驚傳一夜風尙憶勝游聯日下
僅留遺愛在吳中鳴琴劇邑聲名遠拔幟文場意氣雄
今日不堪回首處勞生遽遽總成空

輓王壽臣同年承熙

廿載交游意氣中相期出處與君同故人東浙名猶重

勝會南皮迹已空入世誰憐身計拙論文暫喜夢魂通
吾家誇有生花筆偏是今朝賦別工
華國文章妙入神瑯琊風調更誰倫君恩未許誇前席
世喆應堪繼後塵忍使衰親悲宿草劇憐愛弟失傳薪
故園秋雨瀟瀟夜鶴唳歸來不復晨

輓寶幢陸薇洲年伯儒懷

鄮嶺黑風凄寶林白日暮胡然喪我公凶耗徧行路公
性好讀書持躬復樸素功名付後賢機雲聲四布長君
吾畏友苹芩鳴鹿賦所惜殞天年生命歎朝露仲子卓

舉才雲衢騁聯步緜生慙不文駑駘許驥附同居兩月
餘各各心事訴具言遭迍邅中歲厲多故惟有椿蔭濃
聞之羨且妒秋初東歸裝滬江爲少駐積勞病忽攖頓
使公驚怖遠道走相視方藥得無誤病痊公偕歸歡聚
荷天祚冀謀升斗資祿養俾孺慕豈知逾月間駭聞頓
公訃別公曾幾時無復展良晤堂深鬼瞰鐙徑荒蟲弔
樹遺挂空在帷瞻拜淚欲雨思爲執拂歌愴惻不成句
魂兮何處招酹酒黯江霧

輓周獻甫親家熙清

六秩稱觴壽宴開祝詞未竟輓詞來雀屏謬列豚兒選
螘夢旋驚鶴使催知己凋零今殆盡諸孤幼稺總堪哀
新河塘畔西流水欲賦招魂幾溯洄
滬瀆句留憶去秋勞生聊爲稻粱謀悠悠世路誰青眼
草草功名已白頭戇直性情偏忤俗銷磨貧病易工愁
卽今時局艱難甚撒手臨崖萬事休

輓王小蓮年伯錫袞

寂寂斜陽秀水橋梓桑太息老成凋午科鄉舉輝三代
亥算年華歷五朝望重彥方行路感學宗君一瓣香燒

至今飛舃歸何處悵望雲天萬里遙
春風子舍捷名場老眼摩挲夙願償祇是衰齡逢疾厄
頓教遠道促歸裝宮袍遲待三年賜湯藥猶親兩月嘗
槐蔭方濃椿蔭萎無窮淚點灑青緗
七十言懷雅什傳和章未就愧遷延擬將補獻長生頌
誰道旋吟惜逝篇洛社衣冠尋往蹟猴山雲鶴迓游仙
稱觥空憶躋堂日回首芳塵一泫然
養痾正值暑天中元氣雖虛冀漸充談笑猶然嘸午飯
呻吟陡劇厄寅宮考終五福身皆備移卜三番讖竟同

我昔曾蒙青眼待聊將燕語寫悲衷

附錄

甲午冬夜在慈谿試館同陳比部雪樵馮孝廉壽香董廣文柘塍刻香聯句效詩鐘體題曰甲午消寒集

第一課 拈題 宮馬

宮花彎月才八髻 馬鬣嘶風戰士袍 亭夫

宮髻遠堆新葉綠 馬蹄淺蹴落花香 雪樵

宮眉淺黛描新月 馬足輕塵趁晚風 壽香

宮漏沈沈酣午夢 馬蹄得得快春遊 柘塍

第二課 形雪

眞形五嶽袖中書 寒雪三更枕上詩 亭

忘形交訂如蘭契 快雪詩成詠絮才 雪

象形古篆肖蟲鳥 踏雪閒雲共鶴梅 壽

忘形野鶴刷沙立 帶雪山梅向水開 柘

第三課 麻曠

安得麻姑擘酒脯 更邀曠督譜詩歌 亭

恩頒麻詔承新寵 樂奏曠師暢古風 雪

九重麻詔宣丹陛 百爾曠官愧素餐 壽

草就麻書燒燭短 花濃曠野覺春長 柘

第四課 讎斷

帝虎手讎千帙字 征鴻目斷一天雲 亭

古簡校讎秦火後 春雲壓斷蜀山尖 雪

校字已讎分帝虎 敲鐘不斷起靈龍 壽

書駁復讎柳子議 集編腸斷淑眞詞 柘

第五課 山達

啼鳥不驚山客夢 海鷗應識達人心 亭

客路貪看山色住 豪情且作達觀遊 雪

袞闕補成山甫職 貝經寫就達摩書 壽

采藥遠從山客去 拈花羅拜達摩來 柘

第六課 軫芝

松徑遠流琴軫韻 藥籠滿貯朮芝才 亭

一闋薰風揮軫後 九秋涼露采芝回 雪

流水聲聲聽軫玉 晴雲朵朵繪芝英 壽

一曲相思憐軫玉 九重恩詔煥芝泥 柘

第七課 季風

惠連有夢懷羣季　范叔論交仰古風　亭
霸才一代思狐季　樂律千章奏雅風　雪
蘭亭禊事修春季　柳岸酒帘趁曉風　壽
半抹斜陽烘月季　一籬黃菊綻秋風　柘

第八課　岸橋

岸畔月明漁子艇　橋邊燈上酒家樓　亭
岸矗千尋征騎過　橋通一水彩虹橫　雪
岸闊儘教人繫艇　橋平不礙客騎驢　壽
岸豎青帘春酒熟　橋堆紅葉夜潮來　柘

第九課　綠煙

新綠半叢含宿雨　嫩煙一縷颺輕風　亭
嫩綠如雲籠竹院　淡煙和月瀉梅林　雪
波綠淡拖羅一幅　雲煙彌鎖縠千重　壽
邨綠平分三泖水　炊煙寒鎖一山雲　柘

第十課　枕離

孤城枕郭邊聲起　壯士離家好夢長　亭
有客枕流招隱去　爲誰離恨上心來　雪
夢回枕上八千里　話到離時酒一尊　壽

白雲枕臥三千疊　翠竹離披月一彎　柘

第十一課　除敢

酒氣能除千古恨　詩才直敢萬人當　亭
生意不除初草綠　惜春那敢再填詞　雪
三害已除安里社　一官何敢□□□　壽
童柘腔廣文一聯佚○第十二課第十三課均失

第十四課　梅卷

風橫玉笛梅腔弄　酒酌金罍卷耳賡　亭
殘雪未銷梅有信　輕雲久護卷重披　雪

長沙遷客梅花笛　南國懷人卷耳篇　壽
□閣明蟾梅訊早　春風待燕卷簾頻　柘

第十五課　佚

第十六課　茶苑

瀹泉別補新茶譜　志怪重繙說苑書　亭
圍爐重訂陸茶譜　賦雪空懷梁苑才　雪
重爐撥火新茶沸　走馬看花上苑來　壽
雨前閒試新茶鼎　月下高談法苑經　柘

第十七課　帳驢

羔羊酒煖黨家帳　風雪詩尋灞上驢（亭）
九華夢醒仙家帳　一路梅尋灞岸驢（雪）
絳紗樂奏經師帳　素紙卷書博士驢（蒔）
歡曲笙歌金縷帳　一鞭風雪灞橋驢（柘）

第十八課　田玉

田文好客徒豪舉　玉局泛舟續後遊（亭）
田祖迎來春擊鼓　玉人記否夜吹簫（雪）
田野一犁鳩喚雨　玉關幾度雁驚秋（蒔）
田家穀穗三秋望　玉笛梅花五月吹（柘）

第十九課　眼尋

眉眼分明人世態　尺尋枉直自家知（亭）
柳眼風前凝曉露　梅尋雪裏透春光（雪）
入眼奇花嬌水曲　千尋古木倚雲隈（蒔）
到眼奇書應拍案　緩尋芳草好攜筇（柘）

第二十課　鬢唱

鏡裏鬢垂容易老　客中唱別不成聲（亭）
俊才鬢齔名先著　好句唱酬興欲狂（雪）
雙挽鬢垂雲墮後　七言唱罷月明時（蒔）

雙角鬢盤金蜨影　一聲唱徹紫騮歌（柘）

第二十一課　活嬌

良醫手活千人命　游女聲嬌一曲愁（亭）
撥來火活茶初熟　折得花嬌露未乾（雪）
一爐火活茶聲細　數朵花嬌蜨影忙（蒔）
源頭水活溪深處　籬角花嬌月上時（柘）

味吾廬詩存

寧波和義門江氏支祠碑記

清鄞江仁徵亭美著

我江氏系出皖江宋宣和間始祖少虞公以京職宣教郎知定海縣卽今鎭海未及考績而卒墓在邑之白鶴山子孫遂家焉故白鶴山又曰江家山循山而西曰靈巖鄉瓜綿椒衍聚族而居不下七百家國初時十五世祖文公始遷郡城和義門分支實肇於此靈巖鄉故有宗祠相距六十里歲時大祭雖風雨必率子姓往而於和義門東偏立祖堂俾奉近祀蓋三百年於茲矣傾圮不可修葺族叔緒洪公顧而慨焉議建支祠尋商諸族叔緒迹公且告以舊有隙地去祖堂僅十餘步規基約得四丈有奇時緒迹公繼世傳公爲宗長瞿然曰是吾先子之志也曷敢不蕆乃事顧需費不貲緒洪公乃出資首倡族人多量力以應復於宗祀遺產稅捐若干不足則先代償之抑尤難者鳩工庀材事煩而冗緒洪公率族之能者董其責任其勞自夏徂秋奔走喘汗日與匠石伍始觀厥成儻亦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乎是舉

也經始於癸卯二月落成於七月董是役者其擴充而光大之尤在於後之人已徵於壬寅春與參末議旋以遠遊都下供職秋曹不獲躬襄其役撫衷歉然今工旣告竣鄉書命徵爲文以記之爰綴其崖略如右二十一世孫仁徵譔

祭先妣趙太恭人文（己亥）

嗚呼吾母竟棄不孝輩而長逝也耶吾父於壬申六月棄養距今二十有八年而不孝輩得以爲人者賴有吾母在耳胡今又棄養耶嗚呼自吾父棄養後弱弟幼妹吾母以次婚嫁凡家事皆身任之故不孝兄弟得以一意讀書歲己卯不孝中副車壬午膺鄉薦庚寅倖博一第就職刑部吾母以不孝未入詞林勖之而又慰之及歲癸巳不孝仁綸成諸生越丙申孫義修繼之凡此皆上賴祖宗之蔭吾父之德抑亦吾母之力也吾母嘗謂不孝曰汝曹微有功名惜汝父不及親見耳言之輒淚涔涔下不孝輩退而識之誠無以慰母心矣吾家以吾父勤儉積中人產而不孝輩又不解經營歷十餘年而遺業蕩然盡自甲申以後家境日益落食指日益繁吾

母之心胸亦日益勞苦不孝倘以參餌進方御之謂吾老且健可勿藥其實憐不孝處境窘急而隱爲之節省也他如起居服御皆從簡薄言念及此悲何可言又況人事之變迭致憂勞長姊適柴早卒次妹適周中年旋失所天三妹適鄭早孀壬辰綸婦又歿遺有孫義廉孫女玉英吾母憫而撫之其明年復爲綸弟續娶而前後中又一遭寇亂兩遷家室倉皇轉徙靡所安寧盡吾母之心力亦幾瘁矣猶憶壬辰之秋命不孝供職京師越兩載歸省旋去乙未夏又歸是時義修婦病卒亦遺有

曾孫禮琮曾孫女韻瑛均幼而吾母以憂傷故面頰下瘀䰟纍起旋即療治自是不孝決計家居不敢遠離膝下重吾母憂也吾母素有肝疾壬申以來旋愈旋作有時病勢劇增不孝輩心竊憂之蓋瀕於危殆者數矣而如天之福得以無恙近十年來宿疾旋瘳精神強旺耳目聰明不孝私幸康健如斯期頤之壽可劇致之今春三月爲孫義銘授室言笑飲食異於常時孰謂其未踰月而棄養耶三妹之子友焞完姻在卽孰謂其纔隔四日而吾母竟不及待耶此則尤痛不忍言者也當病初起時胸脘作痛微熱潮熱不孝以爲偶感風寒亦老年人所常有庸詎知痰火鬱結熱極寒戰僅此五六日間而溘然長逝也耶嗚呼昔之病若重而得生今之病若輕而轉死耶其風邪之內閉耶其方藥之誤用耶其數耶其命耶其皆不孝輩罪戾所致耶嗚呼痛哉嗚呼吾母之病纔由於憂煩鬱結不欲爲不孝輩明言而不孝輩不能隱爲覘察乎時強爲消遣而不孝輩又不能曲爲承歡而今而後欲團聚晨昏依戀寢門其尚可復得哉而今而後不孝其長爲無父母之人矣茲屆三虞之

期越三日敬奉靈匶殯於家園哭奠一觴靈其有知其哀不孝輩之孤哀無依而爲之降靈耶嗚呼痛哉

安葬趙太恭人祭文（庚子）

嗚呼溯吾父之見背兮已歷廿九載之長歲庚辰卜兆於茲土兮實爲吾鄞東鄉在包亭嶴之右兮居新建廟之傍僉謂奠厥攸居兮積善之必昌奈兒輩之不肖兮禮每缺乎蒸嘗去年吾母又棄養兮撫桮棬而神傷歎流光之如矢兮忽已屆乎大祥今涓吉以奉靈櫬兮爰合窆乎高岡埋此一抔土兮占年向之安康嗚呼生不

能奉養兮殁又徒切其悽愴此後長爲觧民兮心鬱結而徬徨所幸餘蔭之布護兮期勿墜乎書香茲當竁安窀穸兮敬上獻乎一觴託微詞以昭告兮願降福而無疆

韓退之平淮西碑書後（代）

淮西之亂愬用降將李慶之言乘雪夜行百二十里直搗其窟而元濟擒厥功偉矣而公此文於其命將倚爲憲宗與度獨三致意論者以公爲行軍司馬從度視事主將之間理或然歟嗚呼此豈爲知公而可與讀公之

文哉夫淮西之平平於愬實乎於度而實乎於憲宗之能斷方是時頓兵四載餉疲力竭朝廷譁然議撤師無主討者獨度與武元衡不能閒序所謂一二臣同者此也而元衡又被害孤危之日慷慨上言憲宗卒聽用之臨門一送諸將效命越數月而縛大憝使不至國勢陵夷者非度之力哉文中惟斷乃成一言又豈爲袒護相臣亦正以歸美天子耳所惜者以憲宗之明而猶難與圖成不旋時而度罷相矣而公亦出貶潮州廟堂無主議士高張即其所倚爲柱石者且斥逐如此又何愛其文而以之罪仆者乎顧公之文不以此爲顯晦且天欲傳之君有以抑之而公之文爲千古矣

宋仁宗建儲論（代）

傳稱孔子大舜禹之德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嗚呼聖人之言是早知後世人主未有不重視天下爲可寶之物不於其子若孫授之而終若有所吝焉者即如宋仁宗之建儲吾蓋有以見其心矣景祐二年曹皇后以帝久無嗣擇濮十三子宗實取而育之是爲英宗顧其時年幼不能預定爲儲者猶未知其人之賢否神器

之重不可不愼於付託也理固然也其後宗實之賢史稱之即仁宗亦深知之則正宜優異禮秩置之左右試以職務俾內外人心知有所屬而藉以杜覬覦之端保太平之福豈不甚善而顧寂無所聞舉國皇皇一時如范鎮趙抃司馬光文彥博等莫不以建儲爲言乃一則曰當有待再則曰後宮有就館者姑俟之迄賴韓琦數言而定然猶曰朕留意久矣誰可者嗚呼此誠何心哉或者謂國本之宜早建固也而范鎮援天象兵變之說冀速其成得毋隱結宗實爲異日固寵之計適以啓仁

宗之疑而不果乎不知定策由於寡斷而鎮所言亦惟曰選拔賢者固未嘗明指其人也或又謂仁宗在位春秋尚富設生有皇嗣則宗實雖曰養子而天下已以儲貳目之此時欲易則近於廢立不易又隱伏禍機夫豈非仁宗所慮及乎不知眞宗自悼獻既薨卽取近屬育於宮中迨後復遣歸還退居藩服何嫌何害正不必爲仁宗曲護也或又謂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宗攘之趙普贊之遂使昌陵子孫幾如民庶仁宗感動於心思賢拔德復承大統如婁寅亮之爲高宗計乎果爾則亦

當宣詔羣臣早自裁決乃徒煩在廷之嘵嘵耶況乎有以慰太祖者究無以對太宗也吾有以知其不然矣春秋經書九月丁卯子同生何以書表而揚之使國皆知以繫衆望可見國本之定猶不在建儲之日而定於始生之初其爲鄭重固何如耶若仁宗者是直不顧安危不知利害希冀萬一獲有嗣子傳之無窮使非有一私天下之心橫據於中亦何爲此是其不決哉雖然自家天下以來三代聖主欲求如舜禹者已不可得其他無論矣於仁宗又何尤焉

亞父碎斗賦（以增亦人傑也哉爲韻）

范亞父雄心磊落壯志軒騰慨中原之鹿失當漢室之龍興玉則藏諸一任報隆瓊玖斗胡酌彼何妨破膹觚稜前功從此休休奮袂而憤情驟起有恨烏能已已衝冠而怒氣旋增蓋張子房以玉斗謝亞父也華鏤黃琮美偕白璧辭杯杓之不勝敢奇琛之是惜當筵舞劍曾看虎帳揚威入座獻觴用謝鴻門設席願大王無忘盟好幸何如之惟執事弗腆輸將宜乎不亦而增則拂衣以起離席而瞋既金甌之未奠何玉斗之徒陳恨不從

玦示三番手誅赤帝誰令此功矜百戰坐失贏秦劉季歸歟孰籌帷幄老夫耄矣何戀奇珍大局如斯行見漢家得志吾謀不用休言楚國無人一老心雄滿腔血熱天地低昂風雲變滅鐵錯鑄而已成玉無瑕而終缺吾屬今爲之虜瓦解旋形豎子不足與謀兵爭莫抉沛公有天子氣徒令樽俎折衝將軍失戰士心坐使河山割裂箸方競借甘言已陷重瞳鼎亦徒扛豪氣莫存三傑徒觀其雪鍔交加霜鋒怒把撞來而響聽鏗鏘斫處而聲驚喑啞深情激烈渾疑碎擊唾壺幾片摧殘絕似碎

罶破瓦分杯羹而莫與冠徒笑未沐猴醉屈酒兮何辭功竟收乎汗馬三尺劍鋒銑銳厲惡敢當哉七秩翁志氣軒昂何其壯也迄今訪斬蛇之大澤登戲馬之高臺緬流風而遐弔溯往事以徘徊符節疇承霸業難收餘燼印刓待徼憤王空負雄才徒令後之讀史者猶見其英姿競奮烈志未灰犄角兩雄正是玄矛映日挺身一怒幾如瓦釜鳴雷捐金行反間機謀誰爲此者擊劍想英豪氣概今安在哉

淵明歸里賦（以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爲韻）

塵緣夢破泉石心耽宦情冷淡鄉思洗酬抗節清高挂冠自樂立身孤傲束帶何堪望故鄉兮無恙樓空谷兮自甘琴書可消憂奚必馬招以六富貴非吾願何妨聘御以三原夫淵明之爲令也亦若榮膺素絲職稱懷抱恢宏經綸素定一宦落拓何時鄉里停蹤千里宦遊到處山川攬勝卻愛柳栽彭澤幾同潘令之植花豈其旆返柴桑願效蔣生之開徑無何志疲鼎烹情甘石漱春夢一場清風兩袖嫌機務之紛煩惡督郵之鄙陋身將隱矣劇憐紫綬誤叨腰肯折乎豈戀素餐覓授幸迷途其未遠欲賦逍遙念末秩之可捐早明去就於是簿書長謝琴劍輕裝踐舊約於鷗鳧歸思勃發觸鄉心於鱸膾歸輿匆忙拂袖東來詩酒送長亭之畔出門西笑煙波泛一葦之航平時俗吏風塵歎簪紱久爲束縛此日長途躑躅料田園定已閒荒則見衡茅在望故地重逢兒童伺候稚子追從步柴扉而景逸引樽酒而情鍾環堵棲遲領嘯歌之妙趣傲廬小隱話離別之孤蹤踏柳徑以盤桓依舊宅環五柳聽松風以流憩猶然園植孤松遂乃澗谷流連林泉往復五斗米何容繫戀無慚處

士高風三笑亭聊續因緣足占幽人清福此地有桑麻雞犬儘可容身當門卽風月煙霞洵堪寓目小窗半掩閒居而顧盼庭柯曲徑斜通緩步而賞吟籬菊回憶夫一行作吏十室綏猷勞形案牘屈節官郵曷若此泥塗終老軒冕無求臥清夢於羲皇樂道而忘得失託先民於懷葛委心以任去留北闕忘情伏處則賦詩諷詠東皋舒嘯登高則拄杖夷猶從此長甘隱逸滌盡塵煩意曠神超身絕樊籠之累地偏心遠門無車馬之喧先生不知何許人因寄所託惟吾所樂者在此欲辨忘言迄

今猶想其升斗長辭還舊鄉於東里室廬可愛擬仙境於桃源能不緬芳蹤之既杳而悵顗事之猶存也哉

壽張星洲先生六十序

星洲張丈肖䕫給諫之族叔也給諫余舊交兼有葭莩誼頻於座上晤先生給諫稱其內行肫摯且述其母太恭人之苦節余爲之肅然起敬已而給諫官京師余亦供職秋曹梓里親朋徒殷馳系今年四月十一日爲張丈六十揆辰其子松村茂才擬先一月預慶因致書給諫而屬序於余余以姻世誼不獲辭爰就略而書之先生爲贈朝議大夫曉知公之子贈公元配黃氏繼配樓氏均無出再繼配沈氏生先生甫三齡而贈公捐館家無儋石儲沈太恭人性剛烈有丈夫氣概不肯受人憐薪米之需皆取給於鍼黹先生稟資穎敏年十五學業餘姚姚地瘠若而業小無起色居六載遂怏然辭去然而零丁孤苦推轂無人家居困頓者又數年歲戊午業油於甬上其初事懋遷也一歲賺百緡擬先營葬父有從父栽之曰汝志良可嘉惟汝支數世單丁且汝父五十七歲而生汝汝生三年而汝父沒蓋不絶如縷矣盍

先爲娶續計乎先生從之咸豐庚申元配馬恭人來歸善主中饋頗得太恭人歡先生經營于外恭人贊襄於內銖積寸累而家日以起越年粵寇擾城先生避居府郡寇退甬古利倍操贏居奇億之多中不數年而稱小康爲同治乙丑葬贈公於西山之麓壬申太恭人春秋六十有六請旌表節孝已蒙俞允先生之願亦償者一一修復之宗堂將圮出資完葺不遺餘力急先務也然後贖回舊宅購負郭之田數十畝援例輸粟得府同知加級請封太恭人顧而樂之曰幸哉有子先生自幼以不逮事父爲憾其事母也能先意承志出必告反必至母所依依繞膝若嬰兒然數十年如一日光緒己卯馬恭人逝世先生慮母缺養繼娶曹恭人壬午太恭人病黔婁嘗藥無間頃刻而曹恭人性至孝善服事積七十日夜之久衣不解帶無倦容迨太恭人棄養先生毀瘠之餘乃泫然流涕曰今而知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曩服賈耤佐甘旨以養母耳母逝矣雖萬鍾復何求從此杜門讀禮足不履市井於祠旁隙地構屋數楹延師教子而已在督課之暇雅孳孳以纂修譜牒爲事蓋譜牒

之不修至是垂三十年矣先生欲獨任之而力既不逮謀諸族之人則又以少假歲月爲辭於是專修本房支譜詳考博采殫竭心力譜成復蒐輯先代遺容繪諸册裝成一軸匣而藏之其本支以外亦靡不家詢戸訪編纂以存以俟後之纂修者焉是其識不尤高出庸衆人倍蓰耶先生自奉甚約而贍人則侻若不及焉蓋其自壯而老奉行感應篇惟謹于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二語尤拳拳焉性嗜酒而不多飲每於半酣時爲兒輩述先太恭人艱苦狀淚涔涔下而不自知也先生之行如此

宜乎自葊給諫之嘖嘖稱道也昔歐陽文忠公嘗言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先生縱未獲及身致通顯而丈夫子三皆英英偉器伯子松村茂才癸巳秋闈曾邀鶚薦仲子竹坪以俊才補博士弟子員並皆績學能文軾轍郊祁齊名庠序風雲一便知非池中物也季子梅庵精計然策亦闤闠中之矯矯者文孫在襁褓中已岐嶷出衆由是觀之天之所以報太恭人之德與先生之孝者豈非方興未艾歟稿成袖以商給諫給諫曰是實錄也吾叔嘗之可無愧色然則先生其亦以余言爲不濫而囅然晉一觴也乎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三月

味吾廬文存

味吾廬外紀

弟子張壽鏞編次

江亭芙先生年歷

壬子 咸豐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誕生一歲

癸丑 三年二歲

甲寅 四年三歲

乙卯 五年四歲

丙辰 六年五歲

丁巳 七年六歲

戊午 八年七歲

己未 九年八歲

庚申 十年九歲

辛酉 十一年十歲

壬戌 同治元年十一歲

癸亥 二年十二歲

甲子 三年十三歲

乙丑 四年十四歲

丙寅 五年十五歲

丁卯 六年十六歲

戊辰 七年十七歲

己巳 八年十八歲

庚午 九年十九歲

辛未 十年二十歲 六月贈公棄養

壬申 十一年二十一歲

癸酉 十二年二十二歲

甲戌 十三年二十三歲

乙亥 光緒元年二十四歲

丙子 二年二十五歲

丁丑 三年二十六歲

戊寅 四年二十七歲

己卯 五年二十八歲 中浙江鄉試副車

庚辰 六年二十九歲葬贈公於鄞東包家𡑞之新建廟側

辛巳 七年三十歲

壬午 八年三十一歲 中浙江鄉試舉人

癸未 九年三十二歲

甲申 十年三十三歲

乙酉 十一年三十四歲

丙戌 十二年三十五歲

丁亥 十三年三十六歲

戊子 十四年三十七歲

己丑 十五年三十八歲 會試謄錄

庚寅 十六年三十九歲會試中式進士主事用籤分刑部

辛卯 十七年四十歲

壬辰 十八年四十一歲 秋入京供職

癸巳 十九年四十二歲 居京

甲午 二十年四十三歲 居京歸省旋回是冬爲消寒集

乙未 二十一年四十四歲 夏歸省母

丙申 二十二年四十五歲 居鄉掌教鎮海觀瀾書院三年

丁酉 二十三年四十六歲 居鄉

戊戌 二十四年四十七歲 居鄉

己亥 二十五年四十八歲 四月母趙太夫人棄養

庚子 二十六年四十九歲 合葬趙太夫人於包家𡑞

辛丑 二十七年五十歲

壬寅 二十八年五十一歲 夏服闋入京供職

癸卯 二十九年五十二歲

甲辰 三十年五十三歲

乙巳 三十一年五十四歲

丙午 三十二年五十五歲選江西永新縣知縣十月繳憑到省

丁未 三十三年五十六歲 八月抵永新任

戊申 三十四年五十七歲調省旋飭留任以疾辭任上海總商會理事半年

己酉 宣統元年五十八歲七月二十七日卒於里

右表僅就　先生出處之大者列表　先生造士極多歷歲適館其年代多不可考姑略之

贈言錄

文

贈江君亭美五十壽序

包履吉 蕉舫

余同年友候補刑部主事亭美江君既服闋將之官京師而以世變之頻數憂患之未有已遂逡巡若有待焉於是君年且五十矣禮人生四十曰強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君自釋褐登朝著無幾何即請假南旋侍奉太夫人從容色養殆逾十年迄今猶可及時以自奮於古人服官之義未有以違也伏念國家自削平粵寇海宇晏安又數十年矣朝廷蹈常襲故準資格以用人士之迴翔郞署者非白首不得遷除頃歲以來中外搆釁兩宮西狩於創鉅痛深之後維新百度皇上未明求治思有以振拔人材導鬱宣滯故苟有賢者能者皆當不次擢用則君之行又可以緩乎哉君配王恭人與君同甲子生以三月十八日八月二十三日則君攬揆之辰也門下士李詩史謀以其日偕同人爲君及恭人稱觴以余與君久故介君之伯子覺齋秀才來謁文初君嘗屬余作小傳余諾之而未果也今此之請又烏能辭君家世儒素贈公企濂先生始以居積起家家日裕衣食麤可給

君少聞敏困得一意讀書年十七受知學使者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間未幾贈公棄養太夫人積哀成疾幾瀕危殆君於苦凷中延醫嘗藥調治爲方露禱中庭願以身代貫誠所感幸得無恙然自是公私叢雜責成於一人君肆應於外恭人處置其內家無僮僕日惟一老嫗司爨火而已門庭藹然不數年間諸弟妹以次婚嫁而君仍不廢翰墨治舉子業日益工指授生徒並有師法光緒己卯中副榜貢士壬午領鄉薦庚寅成進士觀政秋曹寖貴顯矣先贈公時有列肆在郡中及贈公見背司計者不謹於出入致失巨貲由是家業中圮而君又多子女之累日用飲食歲需千金重以喪葬嫁娶之費盡自通籍以後生事日蹙益不能不爲家室計矣然君方跌宕文史不以境遇之豐嗇動其心每至露初星晚時或與二三朋好流連杯斝酒酣以往詼諧間作以是傾其座中人座中人亦非君不歡其天懷沖澹人莫得而測其際也顧余於君夫婦之間則更有進於此者渤海鮑宣漢之賢司隸也方其窮時其妻少君與宣共挽鹿車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後卒佐宣以成名子孫

瑯昌豈與夫北郭先生老萊子之妻徒硜硜自守審量於出處之交助成其夫之高致者比邪覺齋之來謁文也具述君生平行誼及恭人劬勞之狀謂世非無備嘗艱苦之人顧未有如其兩尊人之甚者余謂以恭人之賢明諸子之年少而多才則君方灑然無內顧之憂可銳然進取以求見知於時而副聖天子破格用人之意異日身名俱泰庶前此之所謂劬勞者其暫而餘慶之來正未有艾也故於其爲壽也詮次爲序蓋非獨爲君景福之祝而亦將藉此以速其行云

詩十二唱和（寄儋家王棨商侍讀和作見寄感賦詩集者不錄）

馮銑摯汲蒙

平生壯志未全酬雪地冰天此宦遊飽繫一官生計拙
蓬飄千里酒腸柔漫言心事違劉向已笑功名等馬周
我亦都門思射策幾回南望不勝愁

薊門搖落客心驚況又烽煙起海瀛亟相居然韓侂胄
將軍無復李西平空懷敵愾籌難展不解求人骨自清
夜夜多情衙外月更殘漏盡伴寒檠

陳康瑞雲樵

年年悵望白雲高遊子懷歸敢憚勞千里舟車仍北上
一天風雪又西曹不疑儘有平反具王吉難爲叱馭豪
莽莽海途重回首更堪虜勢倚天驕

倉猝東瀛起陣雲九重日旰自憂勤似傳幕府籌邊策
誰建樓船橫海勳珠貴百年空落落梯航萬國正紛紛
小儒更有平吳慮捷奏甘泉況未聞

童賡年柘塍

何必低心志自灰功名富貴有天裁校書欲慕更生願
投筆悔無定遠才琴劍一身燕市雪平安兩字故鄉梅

多情夜夜天邊月伴我寒窗醉玉醅

遼陽告警暮連朝國事如斯心已焦莫漫停鞭賦花月
先教徙地伴漁樵防倭籌策情誰切和約成書氣已消
記否漢家經百戰將軍自有霍嫖姚

詩二（附詞）　哀輓

陸廷猷漁笙

當代文章伯吾門政事科官從彭澤老才比醴陵多初
返芰荷服旋聞蒿薤歌西江遺愛在碑碣忍摩挲

陳受頤尺珊

時局方新空寄想性情如舊怕言詩弔君不作酸心語庭樹森森君弗悲

責家來綬之

君秉殊姿稱傑出少時曾夢生花筆與君夙爲齊年友風雨論文一樽酒君仕京華我居鄉暮雲春樹遙相望禁門通籍二十載飲餞出宰綰銅章宦途歸來不得志鼎瑚終是廊廟器誰知一病臥文通夢遊遂棄人間世吁嗟乎人生百歲如朝露駒隙光陰等閒度喬柯千尺餘陰長門庭鬱鬱興公樹

竺麐祥得賦

日落蒼茫茫乾坤無正色魑魅爭道路人迹倐然息憶昔客京華夜譚忘漏刻相處不半載留行分南北宦途驚險危君子道否塞里門復見君云是占家食時事不可言卻曲避榛棘厭世苦不早衷情實愴惻黃雲冪漫漫坤厚藏嘉德從此瞑弗視傷哉曷有極

袁堯年曜臣

蹤跡相違不易逢白頭重復聚私衷江西自昔稱循吏滬北於今憶寓公酒後偶談當世事與來猶有大王風（鎮海虞寒莊推君爲科舉時代八股大王酒酣耳熟喜用八股腔調取樂）可憐無恙存聲價都在生離死別中

宋炳藩晉卿

積晷成秋厲文星旋掩芒豈眞關命數（君家相傳謂君五十八歲命逢有阨竟成奇驗）胡忍賦哀傷峻望高山仰精英夜壑藏從過城北路寂寞弔斜陽束髮論交日相逢意便傾雅懷欽磊落博辯喜從橫夙有芝蘭契常敦車笠盟人琴今已杳思舊不勝情卅載京華夢頻番結隊遊塵途時並轡瀛海幾同舟自

判升沈迹旋增契闊愁衰年重聚首何意忽分流清秩由來重誰令出宰宦三年成薄宦一棹穩回湍吏治何嫌拙循聲自不刊西江遺愛在應共古人看幾把歸裝卸怱怱客滬濱祇因頻借箸未暇息勞薪貞介陶彭澤風流戴叔倫相期型薄俗何遽謝紅塵聞疾頻趨訪憂君骨相癯尚希消沴戾無計覓扁盧寂寂莓苔徑蕭蕭風雨廬思君不可見繼志望諸孤

范翊鈞清笙

偶攖微疾忽沈迷痛絕難忘死別時（君臨歿時適余過訪不禁慘怛久之）

醫藥乞靈終寡效巫師說命豈無疑（君初病卽憂不起請禳命盡於今歲豈其然耶）名山約伴成虛願宦海抽身果夙期解組歸來纔數月緣何撒手遽分離

卅年結契喻苔岑晨夕過從證素心疑義待商頻款步縱談無忌數開樽浮名轉瞬雲同幻華髮垂簪雪漸侵屈指知交零落盡空教老淚灑涔涔

洪家訥復齋

君自江南返我從冀北歸詼諧仍故態出處覺前非世變人情幻年衰壯志違芝蘭橋下路風景尚依稀

憶昔同門日童年志趣高彈冠慶早達釋褐任秋曹薄宦如浮梗澄懷對濁醪君才非百里胡作折腰陶

莫謂催科拙循良自可傳毀家完宿賦遺訓竟歸田已畢向平願猶存梁案賢相期沮溺約無地得耕煙

萬物功成退浮生奚重輕如君方可死惟我乃虛生差幸兼旬聚難忘卌載情客中還送客大夢羨先驚

戴鴻祺季石

玉樓天上偶傳呼太息修文事有無昌谷妙才應不忝長沙妖讖未全誣功名消歇穠華盡書卷飄零帶草蕪

門戶相依今幾載那堪樽酒憶清娛

張彪炳愼卿

一病何由謝此身期年作宰見原因功名雞狗難言命風雨鶺鴒最愴神解組未安歸隱席鄉春旋縉遠遊津秋聲容易添愁思又到秋來哭故人

客裏遲君幾轉腸驚聞噩耗倍淒涼李邕識面心何切宋玉招魂恨正長幸得征塵回北轍勉將輭語慰東牀卽今我亦成衰老寒雨黃昏兩鬢霜

樓紹棟筱山

盛年登第擅才華文采風流本大家奇樣詞章眞好處筆頭想亦夢生花

出宰豫章有政聲攀轅父老拾輿情一琴一鶴返歸棹好送風光兩袖清

風雨名山話舊時一生姻婭最相知豚兒叨庇靈椿蔭早得趨庭學禮詩

秋入江城月不圓杜鵑聲裏病纏綿可憐遊子歸來日無奈悲風起暮天

李國磐詩史

賤子垂髫日耳熟先生名文壇欽宿將藝苑耆英聲少壯始執贄忝作門下生春風藹桃李欣忻皆向榮惟此樗櫟材培植無一成四十而無聞曷慰先生情

先生性嗜飲聖清賢濁每當侍宴日杯酒論文章根柢在經史勸勉極周詳時有投機言相與共舉觴斯景猶在目斯情曷能忘胡爲歸道山痛斷鼻魚腸

先生年五十厥歲曰辛丑磐以受恩深晉祝先生壽（先生五十國磐邀集同門諸友製屛爲壽）先生曰汝來相歡以樽酒酣飲移時舊嬉笑寓啓牖倏忽經八載師訓少受授係此八載中

宦海勞奔走回翔郎署間刑曹勤職守捧檄赴江西出爲民父母僅作守官身奚克展素負況復溘然逝瞻仰空山斗

今年二月間作客申江邊先生賦歸來覿面兩無緣荏苒經數月始經噩耗傳未獲一訪道此心胡棄捐大廈壞梁木少微暗星躔作此以代哭曷禁淚潸然

鮑茂烺廣生

騶昔年少步履追隨執經問難日侍蕈帷我師之學推倒一時文壇詩社賴師扶持曾不數年而風波迭起時勢推移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旋濡洞非師所知昔其未用人以爲病及其既用又以爲遷旋脫京曹供職於贛喁喁希冀將有設施今春解組悵惘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我師之未衰孰謂師乃無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小子無狀受教於門下者卅年於茲一聞師喪匍匐往弔蓋上悲時世之不遇而下以哭其私

謝　煒日初

宦海抽帆計未差（煒于光緒甲辰解龠攀鋒　公以部曹改知縣丁未蒞江西承新任逾年託病歸）奔蹤贏得聚天涯漫游相約爭飛步細嚼知難嘉補牙何處池塘宜謝草更誰魂夢到江花尋常閒詠成詩讖回首當年淚似麻

年年瀝瀆儘句留久與文郎氣誼投若論交情應後輩恰緣年格儕同儔讀書難得皆傳世理事原來仕已優太息故人今不見空教嗚咽泣江流

別來兩地繫相思一戰秋風不自持遙寄祝詞占勿藥權充庖代敢差池（公以理事委煒兼攝）驟聞噩耗渾疑夢怪底星

流似預知借問九京拈飲處阿誰落拓伴書癡

中原風氣變歐西花樣翻新迥不齊我輩生平稱頑古
兒曹任聽混華夷泉臺可有桃源境蹤跡肯忘雪印泥
聞說永新神使至續迎循吏渡江溪（公疾大漸請永新有人來迎去則張君讓三將笑我爲馮婦此言也似讖非讖蓋遺愛在民歿祀于社固其宜也）
解組歸來僅半載賞心快讀遂初篇張公風度猶如昨
阮籍豪情不減前偶染微痾驚夢覺旋聞噩耗返遊仙
我公此去無遺憾綸誥重重表墓阡

童曾久奐伯

荻花楓葉起悲愁魯殿靈光不復留賀老還鄉纔兩載
蘗公立社已千秋九重恩誥輝鸞掖一卷楹書裕燕謀
從此西江沈夜月仰瞻遺像淚長流

馮丙然延繁

筆掃詞場看春秋報捷文運聿昌西曹分部選東浙盛
名揚牛刀試亦何妨忘奪我循良沐恩光宦情似水召
赴仙鄉　空教淚灑壺頻過州門痛哭別列門牆學科
誰振起商場孰主張梁木壞哲人亡星月夜蒼茫顧異
日流芳史冊阡表瀧岡（調寄意難忘）

僉載

書江定甫事

張美翊蹇叟

往讀武進張皋文編修茗柯文編書左仲甫事盡記其治霍邱之政甚平無奇也顧其文絕可愛今效爲之書江定甫事

吾友江定甫以進士官秋曹逾十載忽自請改知縣謁選得江西永新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檄飭到省明年八月抵任又明年調省及祥符中丞由浙涖贛察其枉命布政司檄令回任君以病屢辭不赴惟時余在祥符公

幕府則大怪之嗣晤永新賀主事贊元詢以吾友江君作令何如賀君則曰侯誠篤君子人也在官無異人之政而吾民安之殆古所謂仁恕吏者余曰然江君之爲政固如此及閱留東學界江西雜誌永新縣來書其言曰吾邑自韓公去後無良吏閻公死後無慈官十餘年來如某某之貪庸某某之殘苛其尤著者惟某公彼善於此亦不久於其任去年今日忽有溫厚循良清廉公正之江公來公本醇儒爲循吏敷教化以文章下車伊始即訪問疾苦延聘方正討論政策勸學平訟與民休息

其不待上官督迫而無曠厥職者猶其餘事狹隘酷烈之餘以煦嫗噢咻出之莫不欣欣有喜色乃當道不與竟無故而調省而昏庸貪婪魑魅魍魎之某令出現攫人於光天化日之下至今而尚留何若是之不與民同好惡也凡雜誌所載於江右官吏多訾謷獨於君如此余則大驚嘗因問君非有奇才異能在官僅十閱月何以能得士民之心君則噓唏而言曰吾有何才能以稱斯官惟服膺大學所云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以是出政施民無他道也吾聞承新號稱難治自吾之至一以誠待吾民往者某鄉某鄉輸納錢糧多不如期官憚之不敢問吾亦不催徵而輸納者先時畢集民聞吾之將去也紅穀之恐後以是之故吾罪稍輕吾何德於民而民之愛之若是推吾則既病矣故不敢復往以負吾民而重吾罪言之貌戚然有憂色且出其邑紳士公函相示皆速君回任而還我使君之聲且環以起也爲虐劉於此誰謂民無直道哉如今之爲民上者疾視其民何也聞君之去任爲官銀錢局所中夫以溫厚循良清廉公正出於民之口者尚不安於其位則州縣誠不易爲矣

寒叟曰臯文書左仲甫事有云今之爲治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豈闊人也哉蓋余於江君亦云抑聞吾友山陰湯壽潛蟄先爲安徽青陽令三月即告歸繼其任者至爲民所逐以去曰求如湯侯者來然則繼君之任固匪易哉君名仁徵定甫其字也浙江鄞縣人宣統元年元旦同邑友弟張美翊譔

味吾廬外紀

鶴巢𢽾存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忻君紹如長余四歲余於其卒也既爲詩以哭之其子燾一日以文存四卷詩存一卷攜以眎余余兄事紹如者也自庚午始輯四明叢書爲余草凡例洎後有所疑輒往返商榷茫茫墜緒得紹如搜編者亦多矣孰意戊寅之秋與之一別遽作古人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此歐陽子之所以致慨也紹如爲簡齋先生次子生十七歲而孤每念庭訓有曰學猶殖也厚其培而去其害時至則熟焉剽竊以爲工涉獵以爲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世愚弟張壽鏞

鶴巢文存目錄

卷一　論辨

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論
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論
唐太宗盟突厥於便橋宋眞宗盟契丹於澶州論
開元四年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論
元代分封諸王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
周唐外重內輕秦漢外輕內重各有得失論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智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爲最先策
三國志帝魏辨
峋嶁碑諸說異同攷
青衿城闕解
富弼奉使如契丹請易書而行論

卷二　序跋

亦政堂支譜序
續修支譜序
姜氏創立族譜序
四明清詩略緣起
國學生麗泉公八秩開一大慶之序

族兄如意老人七十晉九壽序
夏伯瑾太史七十生日贈言
方君式如明經七十壽言
谿上費瑚卿廣文七十贈序
久敬說贈顧君元琛七十生日
徐君衷白七十壽言
林君芝浦七十生日贈言
徐君弢士六十生日序
蔡君仲衍六十壽言

說器贈張申之同年六十
慈谿張節母楊太孺人五十壽言
千秋金鑑錄書後
晦廬跋
匪窟悲思記跋

卷三　傳志

族曾祖母王太孺人傳
先文學府君家傳
張蓀齋先生家傳

顧君獻嘉譜傳
盛節婦費孺人傳
先母陳太恭人行述
姜君炳生行述
黃泥奧阡表
先府君墓柱文
清故州同銜國子監生張君墓碣銘
故內閣中書副貢生方君墓志銘
明經張君墓碣記

重修潺浦廟記
寧波錢業會館碑記
四明公所甬北支所碑記
毓秀義塾記
虹橋別業記
芝軒記
陳氏禰養山莊記

卷四　雜著

高祖使陸賈賜佗印爲南粵王賦

639

擬謝希逸求賢表
復雲麓同年尺牘
董公鄮耘像贊
曹君蘭彬像贊
方君式如明經哀詞
金允升先生哀詞
題盛小晉先生畫
梅占春小傳

鶴巢文存卷一

論辨

清鄞　忻江明紹如甫著

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論

漢治多用黃老之術而獨至宣帝不然黃老之爲治疏節闊目崇尙簡易其流弊至於一切廢弛文景之世不如此之甚而古治之不復卒亦坐此然則罔密文峻任法而治較勝於簡易乎曰滋不可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宣帝起於側陋知民疾苦讀政平訟理一詔藹然仁者之言而又增小吏之秩復功臣之後迹近寬大獨其弊吏之政流入苛深夫弊吏者朝廷之大權也總於天子分寄於大臣幽明黜陟得其當而已必欲以一人綜核則不能不多爲之法以防制之拘攣之使大奸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夫果恃此法令而可以制治淸濁豈非弊吏之善政然而黠者舞文巧者欺飾弊常出於所防而患每中於不覺若膠東相王成以僞增戶口賜爵矣趙蓋韓楊之誅人或冤之矣賞罰之失當名實之不符竟出於罔密文峻之世則治具果安足恃乎而徒使當時諸臣如魏相丙吉于定國輩兢兢奉法懼於獲戾無能大有所設施斯非帝刻覈之過耶向令帝非以法令爲重則小臣無所欺隱大臣得以有爲一心一德共圖上理其治效宜有加於文景惜乎有復古之資而帝不善用之也雖然輕典重典用各有當漢之吏治未壞也而偏重法令轉益其弊故吾以爲過若夫臣下泄沓羣吏玩弊之時則又惜不得如宣帝者而爲之君也

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論

張蒼非大臣器也史盛稱其主計之才而於相業則無聞甚矣史無溢美之辭也蒼之領主計屬於蕭何原其職守當如周太宰之有小宰與司會職內諸官抑其時設官未備而高帝善疑特使蒼領此職藉以分何之權歟是皆未暇深論獨怪蒼爲相十餘年豈無一二事可表見而史第津津於此何哉史稱蒼好書善算嘗爲秦柱下史始歸漢從沛公略地積功封北平侯及遷爲主計典校郡國簿書以列侯居相府者四五年於茲夫簿書之職具臣之事也史之著此猶曰是趙魏之老不可

爲滕薛大夫云爾豈竟以工於書計賢之耶況漢初功臣差等首從起豐沛之人次從入關次從定三秦蒼固從入關者蕭何爲相而蒼乃以列侯主計有以知其無大用之才矣其後所就不過比定音律而又專於信己沮公孫臣之進言闇於知人不能察中侯之爲奸利史於蒼之所短皆直書不諱蓋以蒼本文士無幹濟之略其所長者特好書善算而已吾故曰非大臣器也或曰漢之度支領於丞相主計之職亦度支郎中之比固權要之任也蒼之領此能當其職乃異時入相之資史公蓋賢之矣然則當文帝之世庶事草創制作將興正可以有爲之時何以一無所表見而史但著其短哉蓋漢初之置相多用舊臣往往才不當任蒼罷免後申屠嘉以次進用彊毅雖過於蒼而病無術學讀史至此因歎漢世之無大臣而並以見史公予奪之嚴也

唐太宗盟突厥於便橋宋眞宗盟契丹於澶州論

中國之於夷狄有以恩結之者有以威脅之者所謂威非徒兵力之强也其國本人心必有深固不搖之氣讋於無形而奪以先聲而彼始駭然以懼否則輕舉妄動雖有兵力無濟故親征之舉有成有敗唐武德九年突厥入寇至便橋太宗出禦之懼而受盟宋景德元年眞宗以契丹內犯親幸澶州虜知有備亦帖然就誓此皆脅之以威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弭禍於俄頃之閒夫虜挾其百萬兵力乘釁以窺我我以百萬兵力禦之而猶懼不濟而天子一人之威足以慴伏之而有餘親征之舉固禦夷之上策歟然而明之王振襲其已事儌倖一時卒致喪師辱國爲天下僇笑何哉今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以大君之尊親臨行陣庸敢無所恃而爲此唐宋之世師武臣力什倍於明而國本人心尤能自立於不敗雖當時舉兵決戰亦無難熸突厥之師而平契丹之壘況臨以猝然之威豈有不懾服者哉唐宋君臣老謀成算非王振輕於一擲之比也嗟乎夷狄之患無代無之吾苟有足恃與戰可也與和可也苟無足恃則與之和而自修其政自息其民可也蓋自古國家未有無政與民而能絕夷狄之患者唐之盟突厥也不數年而旋滅之宋自澶州之役歲幣日增而爲患仍未有息則以當時之國本人心其盛衰亦較異耳有國是之責

者宜深維至計毋徒事購和毋輕言决戰天下其庶有豸哉

開元四年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論

以資格用人以循資格限用人之人而求選敍之無濫不可得已選敍既濫而求應選者之於治有效於民有濟亦不可得已命匠氏以治材不問所習而第其姓名以爲高下引重之馬不齊其力而但別其羣以充選則工必傷斷馬必覂駕用人之道亦然故欲整吏治必自愼銓選始唐代銓政並歸吏部吏部留放率循成例開

元四年以選敍之濫召縣令試理人策至有放歸學問者夫以盧從愿李朝隱雅負時名典選稱職而冗濫如是則其餘可知裴光庭循資格之說當時尚未行也而敝壞如是則其後又可知此豈一試之所能振刷哉今夫守令之黜陟懸於吏部吏部之賢否決於天子誠得其人則畀以專權不格以常例天子責其成而已而又設考課之員嚴稽察之例令而賢也賞及於吏部其不賢罰亦如之大權之所寄賞罰之所及銓選之際抑豈有不周詳審愼者今不得其要領欲挽數百年之積弊於一試之頃卒之冗濫猶是敝壞猶是雖其後分爲十銓親決試判而積習仍如是然則一時之釐正果何益於吏治乎且當時所謂理人策者尤不足信詞理如章濟而不聞以循吏稱毋亦崇虛詞而鮮實效者耶夫不除資格則士多冒進不責成吏部以愼銓選則人樂因循而徒以一試警厲之宜其不足以得人而吏治亦無由整也嗟乎五季之衰仕途冗雜士薄外任至不肯注雖唐世猶然開元初政極意更張乃不重責成而吏部非才終以循用資格爲便銓政之壞果遂成爲世變哉

可慨也已

元代分封諸王論

藩鎭之禍漢唐以來視爲厲階議者創爲沿邊封建之說以爲足以輔郡縣而無弊然而地小不足以資控制地大則足以生亂階如元代親藩並王塞外而數傳以後竊奪相尋爲患之烈不減漢唐之世則信乎封建之難行也元之疆域奄有俄羅斯東西之地西偏諸部卓齊特用兵於前巴都及轄魯征討於後所得部落卽予鎭撫諸王各安封域朝貢不絕屏蔽 京畿世享其利矣

其東偏則自太祖時已隸版籍太宗分王子弟北極吉利吉思南盡謙州益蘭州封地之廣幾徧朔漠至世祖平宋並各予以內地食邑建親之典至優渥矣而不數年閒乃顏首倡叛亂海都諸王相繼而起蹂躪於東部者亡慮數十國備禦征討垂三十載至元貞七年都幹及海都子徹伯爾始罷兵入朝諸王叛者亦相率來歸於乎何其服之難而叛之易哉豈處之未得其宜耶抑帝王子孫皆不肖如卓齊特轄魯之後之累世朝貢固僅見耶此有元一代封建得失之林也且夫爲封守計則邊徼之地誠宜建立藩鎮以資翼衞然既假之以土地授之以甲兵卽難保其不互相爭奪國家全盛之時彼或捍禦外侮以徼寵命一旦陵夷必且有帝制自爲者漢之七國晉之八王明之靖難同此轍也乃顏海都地最大叛亦最先尤其明鑒後之人而必欲復藩鎮則賈生衆建少力之說固不易之論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

大學首章聖人明學術之大本政治之常經而卽以定教育之宗旨蓋天下之凡爲教育者無以易此矣教育

不正宗旨不明於是有舍本鶩末之弊有欲速之病有偏至之蔽故夫立學之始不可不審也三代以上治與學合一自庶民之俊秀至天子之元士無不入學名物象數少儀內則既肄之小學矣逮入大學則致意於大原大本盡在我之性以爲體明在物之理以爲用所謂德卽天命之性五常之德也所謂明卽率性而行之也格致以牖之誠正以閑之至於身修而德明矣而可推之家國天下矣夫古人之勤勤爲此者凡以爲家國天下也凡以爲民也民亦有德德亦宜明革其舊習以復其固有鼓之舞之以盡其性故曰明明德於天下新亦明之謂也二者既具而其要尤在於得止蓋天下之道不立其極則或倚於一偏爲我之無君兼愛之無父皆一偏之弊至善者大中至正之則明新之臻其極而無弊者也此皆大學之所有事也其道亙古今而不變其理合聖凡而同歸故曰在在者取必之詞也蓋聖人教育之宗旨如此今夫世運雖殊學則一也學術雖殊道則一也講藝事而不先尊德性弊在鶩末與人才而不先育民行弊在欲速二者交儆是曰偏至均非古者大

學之道也古之大學嶷然有當秩然有序確然而不可易蓋先聖哲王千百年相傳之道非孔氏一人之私言也得其道而明之庶乎教育之有成也

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失論

行封建之意則治飾封建之名則亂此古今世變之大較然也若周若唐若秦若魏皆其已事也自周以上人君制治未有不行封建者至暴秦而大變之二世短祚禍亦較烈魏之世侯國置防徙寄虛位其制更劣於秦而其間若漢建七國晉封八王則皆飾封建之名者也論者謂唐之藩鎭治最近古而吾猶以爲飾其名而無其意故終不能以已亂然以較秦魏之孤立無援其得失抑不可以道里計矣今夫天下者非一人私之而卽能以永保者也吝其所有刓印不予秦以趣其亡削奪尋藩禁制已甚魏以速其斃由君子觀之皆匹夫之智耳聖人者有大智焉衆建諸侯世其爵祿俾各治其治以成吾之治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故與其使天下有內重外輕之弊毋任使後世有外重內輕之弊此聖人制治之術也周之初制分土錫爵大小相維王畿之內六軍萃焉雖有桀驁猝難生變蓋內外之勢均矣東遷以降王迹既熄天王綴旒然延祚猶數百年其失也非封建之咎也唐府兵之設重內制外可謂盡善初亦未有失也自天寶之亂四方精銳盡在西北朝廷無以自固而外重之勢始成重以遙授兼領之紛更父子將裨之僭襲大權旁落蠢蠢不靖唐祚之移實基於此且其弊尤在不予以傳襲夫既置之沿邊以固疆圉則宜世其爵祿俾各治其治而乃紛紛更代以開希冀卒至稱兵抗詔自相傳授叛將降臣迭起爲患吾故曰唐之

失亦飾封建之名而無其意者也而論者乃謂周弱於封建唐亡於藩鎭夫不究利害之本末而徒以其害而已則天下亦安有所謂善法哉然而周與唐傳祚久遠無草竊之猝發無篡逆之內變終愈於秦魏之世徒以快一日之專制也宋至靖康始立四道金至興元猶建九公彼其末造尙用是以持其後則信乎周唐之制之爲慮遠而所失輕也然則處今行之可乎曰誠欲泯輕重之弊則莫若寓封建於郡縣重守令之職復世官之法先以邊徼次及內地有周唐之利而無秦魏之害是

所謂行封建之意者也而獨如積重之難返何哉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智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尙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爲最急策

今之世學戰之世也學戰之操勝數厥有三因有精神以鼓舞之有法制以歷練之有技術以便利之然而三者之中精神爲要無精神則亦無法制技術今使有一學境於此其於理想界政治界格致界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賅則必其人之精而明彊而固者也有一國勢於此其於理想界政治界格致界無一人弗精無一人弗備則必其國民之沈而毅專而一者也故夫國民者學乳人才基礎實業者也近今東西各國公私學堂率以萬討法制之密技術之精論其作用大率從同顧曾有其國粹主義自爲準的而非他國所能假借雅典之尙文斯巴達之尙武古代無論已以近時列强言之英吉利則注重德育體育者也其學科與程度較遜他國而絕大之學術家政治家出焉蓋教育之宗旨不在形迹而在精神也德爲新造之國前倡民族主義後爲民族帝國主義凡所組織能令其民愛國與自愛之心聯爲一體亦教育之最勝者也而日本之大和魂沿流於斯巴達尊王尙武使一國如一軍尤能吸取文明與歐西列强並要而論之無非恃國民之精神而已若法之學堂徒養官吏俄之教育務抑民權積弊相承無足比數矣且夫國之所以有教育者爲國民也非徒爲一人一事也教育之所以有效者以全國皆注重於此非一人一事之烈也不此之務而羅致各學多爲門類以期速就不必其學之果無益也試問誰教之而誰學之耶匠石之成室也鳩工庀材大局既定然後楹桷甍棟次第交施若先謀楹桷之雕刻甍棟之藻繢則必無完構矣教一人習一事所謂藻繢雕刻者也若興學而不急先務雖法制技術事事具舉而國民之精神儆靡如故

頑鈍如故有法無人吾未見教育之能有效也往者日本興學以爲西洋工技必合東洋道德而成吾中國相傳之道德優於日本矣誠去文法之已甚絕欺罔之積習以振起國民精神精神既振人人嚮往士豈有不競於學工豈有不競於藝人才豈有不就實業豈有不興乎夫有教育而後國民可用有國民而後教育可施亦其勢然矣然而此豈一日之事哉

三國志帝魏辨

陳承祚作三國志帝魏不帝蜀後之議者蠭起此皆盲人捫燭之談也夫承祚仕於西晉晉受魏禪如僞魏即僞晉承祚之帝魏勢迫之也非其本心也觀之三國志中而釋然矣史例起於馬遷斷代爲史起於班固一代之書必有專稱如漢書晉書之類今不曰魏書而曰三國志是夷魏於吳蜀也不以一統予魏也蜀始終稱先主後主操則先稱公後稱王丕則先稱王而後稱帝明魏以漢臣而篡漢與蜀之始終稱主者迥殊至芳則稱齊王髦則稱高貴鄉公奐則稱陳留王不帝其子孫以明不帝其祖父魏自明帝以後不載皇后與蜀之後主兩后俱載者迥殊不后其妻以明不帝其夫曾帝魏而若是耶劉焉劉璋不附於袁紹呂布等列有二義焉一則不使魏之似正統也董袁羣雄既已無奈而列於魏志矣使二牧而同此例則竊據者全繫於魏不幾疑魏爲正統乎一則明昭烈之興先有驅除也二牧竊神器而慶鍾先主如陳涉項羽發難宰割而成於漢家也黜魏尊漢雖未明言而已可了然於心目間矣先主傳曰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宏世仕州郡其統系何正也於操則曰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所出本末明其爲宦官遺醜無足比數書帝系者豈有如此書法哉且論先主之德則曰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此帝王之度也於操則曰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此奸雄之略也於先主形狀則曰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而操無聞焉於先主符瑞則曰舍東南籬角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先主少時嘗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

葆蓋車而操亦無迹焉此可見先主有天日之表圖鳳之祥迥非操所能及也其爲帝先主乎帝操乎其評先主曰宏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其評操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太祖運籌演謀鞭撻宇內擥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矯情任算終能克成洪業抑可謂非常之人矣以高祖擬先主而以韓白申商擬操試以兩評字字較量孰主孰臣固不俟知者而始知也曹丕篡漢先有李伏一表繼有劉廙辛毗等疏許芝復博引圖讖至一千一百三字丕皆辭讓至於心慓手悼於是辛毗司馬懿等復上書陳勸丕辭謝然後獻帝下詔禪位凡十三丕辭亦十三獻帝傳所載至數萬言而承祚盡刪之至先主則悉載劉豹許靖等疏疏中復言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其詠丕之篡漢而許先主以人心天命之歸昭昭然矣況丕受禪則曰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成禮而反曰卽阼而不曰卽皇帝位曰事訖曰成禮而反所訖何事所成何禮率略荒忽如不欲書至

先主則於許靖等疏明言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成都武儋之南而卽備述其昭告之文鄭重若此曾帝魏者而有此書法乎而不第此也漢書紀傳後有贊承祚用班例宜亦作贊而乃改之曰評以魏吳皆亂臣無可贊也蜀雖從同曰評而於楊戲傳中特載蜀君臣贊以表異之如非以蜀紹漢焉用是蕪文哉夫欲以正統予蜀所最難者生時一帝字歿時一崩字承祚以主字代帝而先於二劉評內有慶鍾二主之語二主者高光也是先主卽高光也復以殂字代崩而載諸葛出師表曰中道崩殂是殂之卽崩也所謂放勳殂落者也承祚帝蜀之意更復昭著矣而猶得訾其帝魏耶要之三國志中無一處不寓帝蜀之意而其名爲帝魏者勢迫之也豈其本心哉

岣嶁碑諸說異同攷

岣嶁碑始出於南宋明時尤著宋以前僅見歌詠而已碑之本末則楊升庵集湛若水甘泉文集汪師韓韓門綴學皆嘗辨之所見所聞各有異辭亦攷古家一大疑案也夫夏世藝文至今罕存矣是碑歷四千餘年之久

顯明於世刻之者十餘家（楊慎安如山楊時喬容瑞張襄毛會建李藩高氏刻本汲縣刻本岳麓本衡山本）釋之者凡五家（楊慎楊廷相楊時喬沈鑑郎楊廷相與楊慎異者九字沈鑑與楊慎異者十一字郎瑛與沈鑑異者二十二字楊時喬與四家異者五十餘字）字數文義既難符合復經點竄愈益歧誤而諸家著錄輾轉相承皆若鑿鑿可據卽近人朱彝尊王昶雖未深信亦不敢竟斥爲僞嘗剌取諸說合而證之蓋抵牾有不可勝言者焉王象之輿地紀勝曰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宋嘉定中蜀士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據此則今之岳麓本並諸家釋文何以皆七十七字耶湛若水謂衡山神禹碑嘉靖間發於地中碑末書右帝禹刻四字其中所云不可識而引徐靈期南岳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岳文云高四千一十丈似碑又僅此六字者衡山岳麓二本同刻於宋嘉定同出於明嘉靖而相左若彼其他無論已述異記曰崆峒山有堯碑禹碣皆籀文按此說亦不足據卽使可據亦在崆峒而非岣嶁孫氏承澤引以證此尤爲失核楊升庵引水經注曰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湘中記亦云岣嶁山有玉牒禹

案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然則碑文皆治水法何以就釋文觀之而爲承帝曰咨翼輔佐卿云云也且大禹治水由冀兗青徐而揚至荆時功已將竣謂必案玉牒而後能治有是理乎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乃以蒼水使者之言齋於黃帝巖岳之下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觀此是大禹刑白馬於衡岳而得書於宛委且又無立碣之明文如謂此碑卽所得金簡則亦當在會稽乃以得書混之立碣宛委屬之岣嶁可乎不可朱氏彝尊謂見吳越春秋果何所見而云然耶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退之謁南岳廟兼賦岣嶁山詩云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事嚴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蓋夢得徒聞其名昌黎亦不過憑道士一語未見其碑故朱文公韓文攷異云今衡山實無禹碑此詩所記乃當時傳聞之誤而王氏昶謂證之道人登山偶見之語是岣嶁禹碑無可疑者夫據昌黎一詩卽以爲實然是則陳倉石鼓確是周宣王物持之問世又誰信從耶至其釋文則亦有不足據

者楊氏愼釋云久旅忘家宿岳麓庭岳麓者岳之麓也旣曰麓又曰庭不辭甚矣長山刻本釋文云登鳥[illegible]端鄉邑按鄉邑之分實在周時夏世未有也晴歇遲眠句尤淺近不古總之碑旣晚出字亦臆度合以諸說無一可信其非夏禹物蓋不待智者而始決焉謹攷之如左

青衿城闕解

青衿之義當從毛傳爲長漢石經改衿作䘳說文䘳字注交衽也从衣金聲攷今聲金聲之字皆有禁義爾雅衣眥謂之襟孫郭注並云交領釋名釋衣服襟禁也交

於前以禁禦風寒也襟字最古衿爲叚借字若䘳旁从金金从今得聲明係晚出故毛傳訓衿爲領實能引伸衣眥之義確爲可從惟城闕二字乃云乘城而見闕模糊影響未足爲訓且城闕本連文安能於闕上添一見字以支離其義乎鄭箋謂國亂人廢學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孔疏引爾雅觀謂之闕謂闕者人君宮門不宜乘之候望此言城闕蓋城上別有高闕鄭氏未見發明孔氏尤鑿空無據竊嘗參攷城制核以諸說而得所折衷焉說文𩏑部𩏑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𩏑段氏引公羊傳注曰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猶軒縣泮水義也毛詩城闕當作𩏑闕其叚借字非象闕之闕蒙按此說甚當攷尚書大傳云百里之國城九里宮三里七十里之國城三里宮一里五十里之國城一里以城爲宮鄭爲七十里國其宮南面當屬城以宮外之門爲城南門卽所謂庫門者中爲雉門內爲路門庫門無臺雉門路門有臺禮器郊特牲所言臺門是也若兩觀謂之闕周制天子設於應門兩旁中央闕然故曰闕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鄭安

得有闕之稱公羊傳載子家駒之言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之禮何注引禮天子諸侯臺門臺觀爲通稱闕爲專稱以闕爲臺觀則可謂臺觀卽闕則不可且闕之字以兩而得名易象艮爲門闕虞氏云兩小山闕之象元和郡縣志伊闕山兩山相對望之若闕闕以兩得名侯國一觀必不稱闕是城闕爲𩏑之叚借字無疑城闕者南城缺處謂庫門內外也城外爲鄉鄉學所在士旣廢學但往來遊冶於城市之閒故詩人刺之諸家惟泥於觀闕因並以登高爲言不知詩言在詩豈嘗言登乎或

曰稱臺門爲闕猶稱夾室爲个詞義之閒容有通假然則詩何不明言在城臺而必因諧韻而稱曰闕以開疑似之漸豈古人文字亦趁均率湊耶此必不然矣

富弼奉使如契丹請易書而行論

嗚呼頭能壓日險人心於九幽手欲障天付國事於一擲模胡面血舐時空識中丞皓白頭鬢歸去依然提舉自古權奸檜國鬼蜮憎人前後竟如一轍哉鄭公當慶曆之年任正言之職以中書之糾察招許國之猜嫌而結伴外臣頗知敵要詔書遠下軺節遂行論者或謂以眞卿宣慰許淮實盧杞甘心坑陷不知此猶人臣之分不足爲政府之病也夫冢宰當國責嚴人才臣子事君何言利害主之者誠爲有意受之者尙覺無辭獨是長羅奉使生尙可還林甫陷人死猶未已輶軒嚴重敢恣報復之心寶冊煇煌竟逞上下之手非張儀之誑楚成約旋更效先穀之怒鄰行辭頓易假使出都眊操展喜之命既承奉幣囘皇殷浩之函竟達開北朝之巨衅來西鄰之責言無論納屬國之腸難期羝乳喋子雲之血終釁豺心而當是時捺龍川邊方警懸哨之鴿飛狐道

口徒占豕脾之羊倘北門之鎖鑰又開西樓之欃槍直起捆刀弓以珠玉易樽俎爲干戈雖小范知兵胸餘數萬老种善戰氣壯三千必不至十六國羯胡荒銅駝於京洛五百年王氣㞳泥馬於錢塘而烝蠋飛蜎已費東山之錡斧奔狼突豕終塵南國之珮玥況乎望北地之歸魂氷天雪窖據西湖之偏局水賸山殘未始不因控馭乖方致使中原多故則夫因後時之覆轍定此日之爰書雖受辱虜廷無服爲行人扼腕而貽危家國得不爲當軸痛心幸而周中書僞劄經堂吏而糾明張廷尉奸謀因長史而檢舉而黨人險隘猶爲謾面之談孱主仁柔不礪誅心之鉞嗟夫盈廷皆馬知趙車令之威權舉國趨擅識賫將軍之勢燄雖或譸張之幻徹日無常毋亦倒授之權履霜有漸也乎迨夫善鄰之書付國子以潤色和戎之策聽魏絳以成功抗一節以馳驅使四方而專對駕虜失色琅琅辨誦之聲椎髻降心款款主賓之禮不失朝廷之體遂正兄弟之稱而聞榮辱兩言蠻夷長猶爲動念爭獻納一字樞府臣竟少留心自褻中夏之聲威終被外夷之匿笑猶欲假資政作賞功之

地以司徒酬軍國之謀此有識所心非豈賢者而首肯哉大抵鄭公亢直易招同列之嫌許國檔權不少營私之計而乃六州鑄錯依然鐵骨之錚錚百鍊純鉤反完英鋒之鍔鍔掣肘雖多萬計成績終炳一時千古如新誰是比肩而繼跡九原可作不將媿汗之淋頭也哉

鶴巢文存卷一

鶴巢文存卷二

清鄭　忻江明紹如甫著

序跋

亦政堂支譜序

甲寅秋八月吾忻氏續修亦政堂支譜旣竟宗老德渠命江明序之序曰忻之爲氏見宋鄭樵通志列入四聲爲欣氏續通志補之始作忻其實忻欣古字通非别有所謂欣氏也今山西忻州廣韻作欣州謂因欣口得名欣口卽水經注之忻中口然一地也此非忻欣通用之

證乎鄭志謂欣氏望出西河西河在宋爲汾州今爲汾陽攷忻州靜樂縣本漢汾陽地隋曰汾源唐置管州以境內有管涔山爲汾水所出故名而忻州之忻川水源出西管涔其上游爲忻中口見於水經是其地相屬其水同源西河一郡實兼今忻州所轄之地鄭氏所謂望出西河蓋明著吾氏爲晉產其或因忻水忻口而得氏如傅蒙涂稽陵陽少室之以地著歟以鄭漁仲之淹貫古今尚未能證而實之遑論末學唐林寶作元和姓纂而己姓不知所由來非敢援以解嘲亦以見徵文攷獻之難也自余有知得觀先世譜牒嘗欲擘窮其系本作氏源攷而久之而無所發明雖然爲譜之道不在是也以余觀前人之譜蓋綦愼矣以始遷祖爲一世大傳繼別爲宗之義也溯所自出別爲舊譜圖一卷徵其可信而存其可疑史闕文例也自光緒乙亥仿房從枝分諸譜體而爲支譜吾外舅董孟如師主其事條目敘次釐然井然夫以前人所詔示鄉先正所審訂如斯其愼且詳今玆續修余更何以益哉昔程子有言管攝天下人心以厚風俗必須明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今人心鍥

薄風俗頹靡極矣異說朋興紀綱淪斁如橫流潰決而不可遏趨時之子其不爲所激盪者幾希吾氏山居風氣樸僿先代節義之遺至今未沫吾願吾宗人以孝友爲砥柱以詩禮爲隄防毋軼於舊軌毋逐於時趨宗法雖不可復以是爲明系收族之道其亦庶乎夫導河積石導江岷山不必遠溯重源但使龍門九江以下支分派別各循其軌而水固已治矣爲譜猶是也明支系辨親疏序長幼穆然勵水源之思識先河之義愛敬良知人人能是而族固已治人心風俗固已厚矣倘何事旁

搜遠紹爲哉吾幸宗人贊纂修諸子之聞斯義也乃書以綴之簡端

續修支譜序

譜牒之學至今日無可言矣數千年家族之制禮教之遺一旦摧毀之惟恐其不盡夫以古法爲鑒於今時而易一術焉果其能維繫人心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男有分女有歸盜竊亂賊不作以復於大同之世豈不甚善然而紛紜蕃變無物焉以爲之樞其勢不能以相攝於是愈更張愈棼亂愈要結愈渙散求治愈迫去治愈遠然後知古人制治基於家族型仁講讓著有過示有常不侈言大同而寧爲小康者蓋其愼也吾忻氏族滋繁矣始遷祖以下析支爲四仲之後尤大自光緒乙亥始爲支譜逮今凡三修甲寅之役江明嘗承乏其間其時去清之遜國未遠也人心近古禮教未衰纘述前規幸免隕越嗣是十數年中學說之歧出法令之紛更詭異龐雜至於不可究詰而吾族之耆老曰吾有先訓吾奉行之不知其他也主之者鑒於時勢之遷流斟酌損益稍有所變通而眾議囂然遂欲藉是以盡

翻前例夫譜之有例以治族也凡治族之道無過型仁講讓著有過示有常數言即就最簡要者言之禮順人情律設大法禮所不許而爲之過或可原也律所不容而爲之惡不可逭也以此爲勸懲之則譜學雖微猶得維家族之制於萬一而盡摧毀之可乎夫有生人即有家族而禮教亦由此起吾以爲世欲求治家族之制終不可得而亡也屬以客授未遑從事斯譜日者宗人書來以譜成告且索爲序於虖吾宗自明清以來節義輩出人習詩禮縣以東號爲望族今復何如哉過此以往譜學竟衰歇歟未可知也其或人窮反本仍出於禮法之途則後之人必有賡續是釐正是者是譜之修亦庶幾繼往開來之一助已

姜氏創立族譜序

梅墟姜氏聚族近千家歷世緜邈隱德弗曜久矣今以其譜成徵文於當世而姜氏始有聞曩者姜君忠汾挪立義莊立族學余爲之徵前聞釐訂章程行之數年井井如秩秩如矣夫義莊學校以仁族也譜牒之作以收族也要之皆親親之義頗聞是譜創議之初以系統故積有

疑沮忠汾君先廓祠宇祠成奉主於寢爭議以滋君竭誠調劑折衷衆論徵信疑既斥財以饜衆遂延耆宿定凡例立祠規羣情大懽而是譜乃有成緒於虖譆其難哉忠汾君商於滬慷慨能任事余以校詩之役往來滬上一日君觴余長揖請曰吾家自明季由姚江來鄞四百年未有譜傳統既遠同異相疑今幸稍加釐正藉先人之靈族姓之和以集事恐其久而渝也族之人重君名君盍一言以信吾族之人余曰韙哉君之知所本也夫未有統緒不正而可言譜者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

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凡以明一本耳昔聖王順人情以制禮立宗法以統族推本自出之祖特著繼別之宗以宗子治一族之政釐正倫序平亭曲直而族之人毋或違越族皆受治國家乃不勞而安自宗法既廢系緒散而無稽臣庶之家於是有統宗之祠縣書讀法享祀會食胥於是乎在而譜牒亦因以盛行體備於六朝例嚴於唐宋自古迄今相沿毋變蓋一本之義之所防制者微而所範圍者大也姜氏之爲譜大率循歐陽氏之法其中以年遠失攷鬨涉疑似之嫌或寬其既往或闕其所不可知譜未成而先訂祠規其第六章繫以譜規曰嗣後族人有子異姓者編入閨譜其主入毓義祠詞義森嚴統緒正矣餘文皆寓勸懲之意以作譜例之先聲此所謂收族而宗廟嚴也姜氏知所本矣今論者動言家族制可廢殊不知積族而成鄉積鄉而成縣積縣而成國族者國之始基族必系以譜譜者治之始基也夫治有術焉始於家族求其易治而已今之人乃理絲而棼之也忠汾君知是義其宗人亦達心以和以創成斯譜余尤信其族之多賢也姜氏其終有

聞矣故徇其請而樂爲之序

四明清詩略緣起

外舅董孟如先生編輯郡人詩起清初訖光緒中葉凡一千六百餘家江明方弱冠從先生遊文字之役葺身親之先是歲庚寅浙江學政南海潘公續輯兩浙輶軒錄寧波一郡屬先生主政先生竭一載之力采嘉道後郡人詩八百餘家上之書成所甄錄者不及其半先生以搜集之匪易文獻之有存毋廢也迺追輯國初以來諸家之詩合之所上底本釐訂增補別爲一集未及審

定而先生遽歸道山藏弆不慎寖致散佚同光兩朝至全遭蠹蝕今距先生歿且三十六年中更喪亂此殘本者僅而得存可謂幸矣江明每撫手澤喟焉興歎思欲校補錄副而逡巡未果友人胡文學璠毛茂才雍祥輒慫恿付梓且任行銷以責胡君率銀五百圓毛君率千圓既成約迺集郡之俊彥謀所以校正者僉曰稿多散佚宜再徵求以復舊觀復更端言曰今清祚既訖例當斷代先生歿後三十餘年中凡屬清代之人之詩宜續輯以成一朝之錄於是延耆宿置寫官廣徵博采得稿

近千家闕佚者補之譌脫者訂正之近三十餘年中之詩別存之方事之始僉議用聚珍版精印以廣其傳凡閱時兩載有餘縻款逾萬金而是集迺出塵篋而登鐵軸江明始念不及此其及此寧非先哲之靈所牖啟者哉嗟乎今之世何世也古學消沈異說蠭起人樂於放佚相率嗤節義爲愚頑薄文章爲無用一二抱殘守闕之士戹於衆勢喑嘿無聲夫宋之亡也吾鄉王深寧陳西麓諸公悲歌慷慨唱酬於荒江寂寞之濱明之亡也汐社尤盛遺臣野老黍離麥秀之感一託於詩而今何闃寂耶豈詩教亦中絕歟雖然節義者人道之原文章者不朽之業自遜國十九年來人人厭薄古學此集已若存若亡矣今幸藉諸君之力竟先生未竟之緒既以存一代之風氣且俾後之尚論者見先民之矩矱而思復其舊於世道人心或不無少裨焉宜諸君之亟於觀成而欲有以廣其傳也是役也校印之資出自捐募樂君俊寶曹君顯瑛左右余籌款尤力與凡有助於是集者援漢碑陰例書名簡端以彰其伐至續稿之輯掇采未備遺漏滋多所存或非其至者竊擬庋藏以待增補

諸君曰非前所云斷代意也且慮久而散佚因連綴付印而弁誌其緣起如此

國學生麗泉公八秩開一大慶之序

文章之道與時變遷龍門列傳班史因之至范蔚宗氏作後漢書儒林之外別爲文苑又別爲獨行逸民以傳奇偉夷曠之士文愈繁例愈密矣後世史志祖述班范因時詳略門類各殊既傳獨行又別爲忠節孝義諸傳非今人行誼加多於古也古所謂儒蓋靡行不備自道德學問判若兩途於是有儒而不忠節孝義者而至性

至情艱苦卓絕之詣乃常得之於儒之外故作者特表異之以示獎勸之意歟夫史志之例既有然矣若夫文之有序體異記載序其事非傳其人也然而歸震川姜湛園近代文章巨子也而其爲人序壽讌閱亦樂道其生平忠孝大節以爲因事陳言其人果足傳者見於吾文而著於當世使聞者亦有所觀感興起云爾谿上徐君聖瑞余姻家也其尊甫麗泉先生年七十有九戚友舉稱慶恒例製錦爲壽而以鎭海王明經家藩之略來徵余文余讀之作而歎曰有是哉是古孝義之倫也是惡能以無言蓋先生少時值粵寇方熾鄉縣連陷家惴惴不保父方客閩母盛太君命子婦出避賊而已視家先生涕泣請行不可則置妻子親族山中獨身回家奉母當是時焚掠徧鄉鎭瀕於危者屢矣以母故終不爲動賊目某知其事抵村戒其黨勿入扣門謂曰毋恐余必汝免以全汝孝也而山中土匪起家人歸報爲邏者所止先生聞信亟往挈眷屬以歸言於賊目釋被擄者一村得無恙越年父昭明公間關歸自閩先生勸勿復出家經亂中落乃服賈甬江資脩脯以養無何夫人盛氏歿方盛年守義不復娶出務執業入供菽水晏如也太君治家勤既喪婦益勞苦善病病則非先生侍無當意者一日適在肆夜半忽心動告歸肆距家二十餘里倉卒失道旋繞叢莽閒僅乃得達其後病益劇日侍左右撫摩抑搔指掌爲褐色所染常深墨稍閒則雜取古昔名媛懿行娓娓與談冀綴其所苦如是者蓋四閱月未嘗少懈初盛夫人病篤持聖瑞泣曰吾所遺止此繼我者幸毋虐吾兒吾目瞑矣先生慰之曰卽有不諱余不再娶何如夫人頷而逝至是太君疾革伸三指示先生蓋太君屢囑以三百金買妾故爾留以爲言而先生始終守義比遘終堂之慼毀瘠幾滅性益不復措意家室矣此非至性至情有大過人者而能如是耶吾聞徐氏之先嘗以儒術顯科第庠序奕世濟美先生雖服賈而幼承祖訓備聞高曾之矩矱居恒讀家藏之書所瀏覽古人忠孝大節亦夥矣故卓然能有所樹立然吾以爲忠節或由於感發而孝義則本於天授先生之得天厚其所表見乃行其性之所安發於情之不容已非有慕而爲之也明經知先生較余爲詳言其生平嘗卻金

拒色至再而不欲自祿然則推先生之心雖其衆著之行亦豈願藉以求名而徼福哉吾觀孝義傳所載其人類隱約而其後必有達者修德獲報如操左券先生神明彊固綏福延釐享子孫之奉皆所固有不足言報施也獨念今世道德日替天幸留此靈光碩果矜式後進必將貽以無疆之休使其行誼稱述於世庶幾有觀感興起者乎以此爲先生壽於古人立言之義或無謬焉是爲序

族兄如意老人七十晉九壽序

吾沂氏自明初定居湖上十數傳而繁盛甲他族蓋祖宗忠厚開基繼繼繩繩奕世濟美其閒必有耆年碩德如漢陳寔唐張公藝之倫行修於家澤流於後以蕃息吾子姓而大吾宗祊然稽之往牒求其事狀昭然者而不得也余曩讀畏齋集見所爲送馮彥思序知吾宗有諱都字舜俞者師事彥思彥思師事畏齋並能傳朱子之學而舊譜中無足以徵信者猶曰此遷鄞以前事耳至如明清鼎革之際有諱能者從錢忠介公起義名在當時疏中而吾譜不詳其事蹟則夫耆年碩德之湮沒於無紀載者其亦多矣抑吾先人務敦實踐爲善不求名不欲以文字自見歟然如二公者幸藉他人之著述存其崖略以詔吾後人又以見文字之大可貴也文至壽序體靡矣而世競尚之且以爲述德之辭登之家乘以章其美族兄如意老人名元茂少業工更歷艱苦晚受子孫之養爲善於家得長者名嘗欲藉余文以祿之而未暇爲也一日其子賢倫謁余言曰吾父今年七十有九人子之私冀有以悅其意既徵詞林諸公之詩海上名家之畫張陳於堂爲稱觴之助然不得吾叔文吾父終不歡且無以詔我後也敢固以請余曰子之親勤於爲善善者名之符壽之券名與壽皆由自致而奚藉余文余非能爲夸詞也無已則臚敘其已往之迹而深致其無窮之願可乎夫所謂善者非一端而已上焉者以德義化其鄉以禮讓型於族此善與人同者也其次施予以爲仁修持以徼福雖趨向不同要皆感發於爲善之一念君子亦有取焉兄生當亂離家貧少而失學執一藝以自贍既邁終堂之感門祚益衰與元配史拮据措拄復罹鰥尻室廬焚如挈家之滬列肆於市米鹽

之訃男錢女布之需取給於簽筒綢繆未竟遽賦悼亡蓋其所遭如行崎嶇之徑觸趾荆榛如操檝舟顚簸風洹中而不知所屆及其履坦途登彼岸而年幾五十矣繼室胡佐兄治家刻意勤儉諸子亦各有樹立賢倫工居奇奮跡遼瀋賢僑賈於滬能勤其職兄迺擢幢扃機安受頤養越年返故居重整家業且以其餘惠及三鄉焉族故有學曰崇義兄佽以資主其歲會其刱設者曰永德延師庀具皆出私財里鄰窮乏之者賙之老病者存之田野暴露者掩埋之藥餌粥粟寒衣之屬歲有施舍於是族人引重凡路政火政之籌備宗祠譜牒之興修咸推職志以其能施予也兄貌豐而秀性慈而氣和好禮佛清晨起頊頊誦貝編日有常課暇則刺取經典中因果之說及古今來仁人孝子義夫節婦一二軼聞爲人講誦鄉里皆稱善人以其能修持也凡此皆已往之迹也吾聞兄頗不欲徇俗爲壽詔賢倫曰時艱民困非宴樂之時盍撙節以拯災乎鄉之祇園寺吾所嘗遊也普陀之千步沙海岸梵音吾所嚮往也盍築亭以憩行人乎賢倫如其指既輸捐且建亭而名以其字兄雖然

曰勝壽我矣推是心也好行其德以成其名將來散施必更有大於是者年彌高德彌劭利人澤物進而至於善與人同尤余所深願者也兄今有孫十人曾孫八人門閭之盛方興未艾譬之於木本固則枝茂譬之於水源遠則流長祖宗忠厚之遺將鍾其報於吾兄之身而緜緜无極他日有述世德紀人瑞者庶有徵於余言也已是爲序

夏伯瑾太史七十生日贈言

夏君伯瑾年七十謂余宜有贈君固余少時肄業同舍友也今俱皤然老矣惡能無辭始外舅董孟如師主講崇實書院以經史淬厲後進維時高材生若鄒麗苹水愷彥陳慊夫陸藍卿陳和琛及君皆師所奇賞者月課校所獻藝裒然舉首率不越此五六人余與董君紀常隸名較晚紀常師之再從子治詩古文有家法余與相師友自後每試榜發兩人者突出與此五六人頡頏或驤首駕其上則大駴以爲師私也及觀其藝則又羣相推服君由是知余然自以名都講久頗欲上人又年長於余七歲每燕見輒字余曰少弟弟蓋妒之而不敢易

之云爾未幾君成進士入詞林奉朝命視學隴右蔚然以文章華國矣而余僥得僥失偃蹇者且十年逮歲壬寅與哲弟祥甫同舉於鄉君適以省覲南旋相見極歡甲辰余通籍出宰皖中聞君用薦外除守江西吉安有聲帶水之隔無緣通問旋遭國變棄職歸田君方奉諱家居同處憂患然蒿目玄黃使我心痗杜門事親罕入城市而君以衣食之故奔馳靡定蹤跡益遠蓋自甲辰出都仕履異地出處異跡與君闊疏者復二十有餘年其後省志開纂官以孟如師行狀屬轉達一訪君於滬寓余校訂詩略完師舊業君亦嘗郵書示余睠念朋舊比年飢驅出門客授海上君知之喜動顏色過從益頻追敘疇昔時復作都講口吻而意加親矣君近以撰述自娛有所作輒就余與閑雲商榷閑雲勵志抗節寢饋書史君佩之余尤重之所居密邇值暇日非君與余訪閑雲即兩君者過我歲寒相對各具標格余兄事君而不敢弟視閑雲蓋閑雲少我五年而文章風節則夐出余上縱談之頃見君意氣少衰余嘗爲壯語解之吾輩曩在講舍獲首列攜獎金歸壽其親衣食裕如也境遇

何常藜牀吾安之藿食吾甘之寧有我輩窮餓者邪君子亦固窮而已且人生之窮達命數之修短友朋之離合與國家興亡皆有係焉由今思之吾輩所嘗居講舍安在君我而外所指數之五六人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當時互相雄長者安在即所謂華國之文章已變爲黍離之哀感所謂令長二千石之建豎已淪爲荆棘之銅駝所不我奪者桑榆之景與泉石之交耳此其中莫不有天者存焉而又何嗛於吾窮境遇天所造身吾珍也壽命天所畀生吾尊也余每見閑雲則以窮自壯而於君轉樂其年年歲歲笑語歡呼無改曩時都講意態使余得常以年少自壯也系以詩曰

大兒文舉小兒楊弟畜頴陰獨擅場戰搊詞壇工角藝篇成御殿早聞香白頭能說貞元盛青眼誰嗤典午狂百十七科慚後勁今朝席末許稱觴

生平怕作閒文字（用龔句）特爲先生擁鼻吟壽世鴻篇知夙富起衰健藥喜常斟師門幾輩靈光賦鄉里當年大呂音瓦釜雷鳴舟鋻感寸田尺宅共盟心

方君式如明經七十壽言

國家設甲乙科以取士名臣碩彥多出其中世人豔羨以爲科舉得人之盛宜其重也雖然士之所以自處何如乎前史之所稱今獻之所錄所謂賢豪閒者多矣苟其道積於身行高於世則其人不以科目重而科目轉以人重其在清初有若杜于皇以勝國副貢文章風義傾動海內當世公卿望塵側席且不得一接其聲欬雍乾之際有若胡稚威兩中鄉試乙科節行嶄然學問淹博九重爲之動容雖偃蹇不得志而承學之士至今猶豔稱之以視掇巍科膺顯爵徒焜燿於一時者其輕重迥不侔矣余於國變後以客授遯跡滬上得一人焉曰鎮海方式如明經隱身篤善耆學不倦庶幾吾所謂道積於身行高於世者歟始余友徐弢士茂才與君善屢致君意欲一見而輒相左去夏君以事介而過余狀貌醇古意其爲有道者心焉識之閒嘗一造其寓廬圖書四壁棐几木榻蕭然儒素不知其席豐累世如南陽之有樊重也手錄史漢日有常課卷帙盈積幾於等身端居一室衣冠必整嚬笑必嚴與人接恂恂似不能言沖粹虛和發於至誠自處極刻苦而勇於行善見所當爲

揮斥巨貲無少吝其所資助建設於鄉里於杭於滬以及各行省之災振不可以枚舉世多能言其事者其於四明公所尤惓惓一秉其先祖潤齋先生剏設之意守其成規加以式廓躬督其事始終勿渝歲時巡視雖值盛暑亦周閱丙舍無少避忌余撰甬北四明支所記中嘗及之既一再見而心敬其人其後過從頻數益有以知其審蓋篤行君子也少從邑中名宿張菊舲孝廉劉蘅軒明經遊治經工舉業年十六成諸生己丑癸巳兩中鄉試副榜不應舉而修行於家事父黼臣先生甚謹出爲世父後鞠於庶祖母朱太夫人太夫人歿所以闡揚其節者甚備治家善以德感於房從甚厚於伉儷甚篤門內之行庶幾前賢此豈科目中人所數數見哉昔范蔚宗撰後漢書於儒林文苑外別爲逸民獨行兩傳意以東漢節義之風夐絕千古不可不著其事以維世教吾郡自宋以來以忠義氣節章聞者具在圖籍其得力於講學者有慶曆五先生昌明於前淳熙四先生宣揚於後故當世變倉皇之際類多艱貞宏毅之儒瑰瑋奇特之士身任綱常孤行一意不肯少貶其志節者踵

相接也治及明季此風尤盛逮今不過數百年而士大夫苶然不能自振橫流倒地舉足波靡先正典刑蕩焉以盡其倣先中於學術而禍遂及於人心風俗因以變遷倫紀且有毀滅之懼可勝嘅哉若君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被服儒術以刑於一家式於鄉里竭其才量以施於遠邇穆然有東漢之風豈非衰世之麟鳳而遯荒中之至契哉世變亟遷流極貞下之元剝極之陽碩果之生蒙泉之養得如君者幾人庶乎其有望焉君外柔而內剛氣怯而神勇有杜之耿介而不效其嬾散有胡

之峻潔而不蹈其矜傲淵然粹然尤爲余所心折者也其諸有宋諸儒先流風餘韻之所寄乎今年三月四日爲君七十壽辰親好者謀爲文以張之屏而屬其事於余余謂純嘏茀祿君自能以學養致之尋常頌祝之辭何足以辱君故就鄙所知見者爲道其梗槩如此

谿上費瑚卿廣文七十贈序

於是吾老友費君瑚卿廣文年七十矣始余壻於董氏孟如先生親授之學先生應甬上運商之聘主海運事寓慶安會館會館者運商期會徵發所在也君先人與諸共事實手掫之君讀書其中掌公財出入之冊暇輒就先生問業余假館旁舍因得與君相見時余未弱冠君才逾三十意氣之盛可知也會先生校刊全氏七校水經注踰年潘學使續輯兩浙輶軒錄四明一郡以先生主選政君與余並得與檢校之役昕夕聚首縱論古今時或圍棋醵飲以爲樂若不知人生有所謂憂患之境與聚散之感者或日集先生所余取案上書諦觀鑪香爇余衣弗之覺君遽以告先生謂余騃也則相與大笑其風趣多類此無何先生歸道山余侘傺不得志授

徒自給君則以諸生援例官訓導試署淳安以憂去之任旋攝桐鄉教諭以去曩時讀書之處無復有過從之雅比余通籍出宰安徽涉歷大江南北者且七八年蹤跡益闊疏矣辛亥國難作余歸而廏門而君先嘗辭寧海訓導不赴及是就故居營別業儲書數萬卷顏曰小滄桑館將老焉余嘗爲詩紀之甲寅君六十並成四律以獻年來余賃居甬上君爲寓公如故而遇余加厚余亦樂就君追敘少年情事蓋忽不自知距吾兩人始相見之日已三十六年於茲矣今夫窮達時也聚散人之

所恆有也憂樂情與境之適值者也獨念此三十餘年中吾兩人之所遭際始而若風日駘蕩春花怒發繼而露零霜降落實取材忽而天地崩裂四時失序今則如昏夜操漏舟風雨交作波濤澎湃渺不知其所屆蓋處安樂者什一二而倉皇變幻憂患之境常八九而窮達不與焉而聚散更無足論焉然則人生百年顛倒於造化之手沈薶於醉夢之中彭匪壽而顏匪夭昔人所爲感慨係之者也雖然有道者憂患其境不憂患其心君少多疾病中遭怫鬱晚迫於公私之累而皆夷然處之居官居鄉雖卞急務存忠厚久之人服其眞率家庭豫順子孫滿前雅好客所居室賓從時至莊諧雜作無忤容今老矣絃詩中酒興復不淺尤篤念故舊每過君輒詢訪董氏邱墓及先生遺書存否後人何似以任達則如彼以敦篤則如此荀子曰美意延年然則君其有致壽之道矣余不善爲諛詞顧交好如君宜有言以贈匪以爲壽亦欲於憂患之餘重尋文字之樂庶幾今而後其常聚而毋散也則猶是少年之風趣也已是爲序

久敬說贈顧君元琛七十生日

昔宣聖周流列國獨許齊晏嬰爲善交蓋春秋以降盟誓作而信義微士多涼德交道寖衰燕朋面友烏集之交比比皆是求其壹誓勿疑縞紵如舊以禮相終始者蓋寡若乃兩京人物崇尚氣誼一言之契可終身千里之隔如一室肫然古處庶幾有久敬之風焉夫交者相互者也信必互信義必互義敬必互敬其道淡以成其究則在不竭歡不盡忠故君子先擇交而後能全交晏子之久敬必其所與友者皆可敬者也皆可久者也觀其於越石父而信其有知人之明也余歸自皖獲交洪君鞠蒙肫然古處人也既因洪君復得顧君而友之每燕見相對極歡洪君美鬚髯意氣豪邁君則言詞慷慨禮意殷摯余年最少亦最疏略三人者性少異而各相視莫逆君愛重余文屬爲其先德家傳得余之諾益致敬焉余鄉居無俚君賓之入市以居冀晨夕相見而余疏略如故後所居肆折閱亟理之以告君君不問出入蓋知余之不誣也有勿言言必盡有勿需需必應雖余姻戚子弟亦振業之比年君倦游家弄余以善病不恆造君而余子纛供筆札於君之所業君則視如己子扶

掖之使之有立每見必訊余蓋相處二十餘年而君之纏綿周至與其初納交時無以異也鎮海范君柳堂積學修行君子也交君數十年君禮之如昨蓋君知人明故能以禮相終始雖再歷數十年吾知其亦無以異於今也歲正謁君知君今屆七十而神明彊固不減五六十時夫長生久視之術在吾儒言之曰恆其德而已君之於友可謂恆矣於其生日書此以志感且致無窮之願焉

徐君衷白七十壽言

衷白坦易任眞與人交不設城府磊磊落落率性而行若不知人世之有機械者少讀書不得志有先業在漢臯客漢爲汗漫之遊不屑屑心計人皆易而欺之獨余弟麓三鑒其誠與之善時時爲規畫一二衷白亦暱就余弟然不能用也卒爲人所持意不樂而歸歸治田園衣食粗給終不以此置懷衷白中年喪偶不再娶壹意課其子淹貫中西之學學成工筆札給事當塗得祿以養君則處理家政無苛細無卞急子婦承顏諸孫遶厀或徒步出遊隨興所之流連竟日發爲詩歌質直自憙不計工拙其天性然也余因余弟以識君有年矣辛未冬同寓滬濱會東鄰構釁駐滬軍特起與抗余居偪戰地一夕數驚謀寄君廡下君曰是吾所樂與數晨夕者也同庋榻一樓與君抵足而寢時屬戰未已余善病恆不寐隱隱聞礮聲飛機聲與君鼾睡聲相續比明君急起購戰報讀之時而狂喜時而蹙然以憂如是者幾匝月余久主君家見其男唯女俞子婦無私蓄事必稟命頗有舊家規範則大樂忘其在兵火中蓋羨君坦易任眞積誠相與之所感者深而其康彊逢吉亦未嘗不基

於是也今年君七十哲嗣步蘅欲得余一言爲壽君知之止勿使請然余自有其不可已者因就所知見爲質言其壽徵如此余弟謂余君喜讀活人書祕不以示人其尊生蓋有素云

林君芝浦七十生日贈言

余始識林君蓋老友費瑚卿廣文介之費氏故以懋遷起家列肆甬東君嘗爲之主計廣文年長於君弟視之酒食必招與共出游必偕相狎也已而君作客滬上蹤跡稍疏然每歸必就廣文留連竟日或遙時不相見則

書問不絕於道兩人者心迹同好尙同自中年至老健飯亦同故交之久而彌篤如此一日余在座廣文指謂君是吾黨之能爲古文辭者君獨無所求乎君則致嚮慕意越日以所署芝軒屬記自是每過廣文必及余君於文之有風趣者一見輒能上口又喜誦少時所習唐人詩貌腴而神王中寬而外舒非素習君不知其爲七十人也他日廣文諧之謂余曰是班白者尙不能離姬侍余笑曰然則陸展青青法何不講耶君曰不青青遂少余乎髮短而心長余自視直壯耳蓋君兩眉白頂上

髮相映斑然故云爾夫中寬者其天全也外舒者其形逸也天全故神王形逸故貌腴貌腴神王故自視常若少年君非有異稟非能修養但不役役於名利任天而動不擇而安而遂幾於是然則居易俟命之君子尊生樂道之至人其中寬而外舒又當何如耶昔榮啟期有三樂而行年九十柳公度不以元氣佐喜怒而氣海常溫皆此物也廣文今少衰矣以家累故恒戚戚君盍以此文示之俾中寬而外舒與君同致於大齊也余是以不能已於言

徐君弢士六十生日序

柳泉先生之哲孫曰弢士徐君少時嘗執贄於董孟如先生比爲諸生肄業書院月試與余同齋舍因是以識君余之少也肆力於諸經先公親督教之不名它師年十八以館甥從孟如先生遊始獲汎覽羣籍結納知名士時先生主講院中請業之餘閒叩及吾鄉學統先輩著述則嘗於其指示中聞柳泉先生之風想像其議論丰采以生晚不及見爲恨蓋余少弢士三歲弢士侍其祖方稺齒爲日且甚淺也兩先生學問文章負東南

重望顧以余竊窺其撰著一則峭直廉悍出入於子一則詳贍疏達規橅於史此蓋其造詣之各異至讀其懷舊之作述先德之文纏緜悱惻委曲微至使人愀然以思慨然而生慕其性情眞摯之處兩先生無弗同也孟如先生事母孝於兄弟推甘讓善撫孤姪孤甥猶子余親炙之而身取法焉柳泉先生之行則但於其文髣髴得之要之其爲古之人無疑夫有眞性情然後有眞學問文章不根於性情性情不衷於倫理本實先撥而侈談學問以爲標榜之具皆欺世盜名者也余每持此論

以衡人君未嘗不韙余言余既交君久則出其性情以互相砥礪君父平甫先生至性人也嘗傾貲刻先集復裒輯遺墨爲煙嶼樓筆記手鈔成帙蓋眞能讀父書者君稟其教通經史大義爲文灑落自喜顧不常作而於源流義法言之能詳抉摘他人文利病尤中窾要嘗讀古今集部就所爲述德懷舊及繫於名教之文熟復之審其當否以知其純駁而後卒業焉此可以見君之性情矣先是君家門鼎盛所居水北閣爲文會賓朋狎至比伯兄桐孫明經卽世越十年而其弟璇笙茂才又無祿君隻輪孤翼無所嚮往中間遭失怙之痛絕意進取唯懼不克有其家故嘗與伯季別籍矣至是迺復以一身肩之遺孤子女凡九人食之教之振業之使底於成以婚以嫁蓋二十年而始畢乃事而君配馬夫人者諸孤皆母事之男錢女布各有條理庭除楚楚不失先太夫人家法君得以顓心外事既葬二親遂以伯季祔而已亦營壙於其間曰吾喪兄弟不忍吾二親之煢也今使地下得常聚也爲治生之學輒致奇贏曰吾非有利於此也吾以衣食吾子弟有餘則以刻遺書竟先志而

已君晚而得子今就外傅矣雖嘗營宅別居而撫字諸姪如故馬夫人時返舊廬董率之亦如故也蓋交君三十年所而君之性情始終無閒乃今而自信其知之獨深也夫稱人之善必舉其大者至者文章之體應爾君才識閎敏明當世之務臨事舉重若輕赴朋友急難如不及譽之者無異辭而余概不以及者非君之至也抑余曩讀史慕西漢萬石君之風而南北朝擾攘之際弘農楊氏孝友奇節壘書於史幾若以一家之事成爲一代風俗蓋世家之可貴在彼不在此今董氏微矣君子之澤不及五世而徐氏得君而中振吾更願君之進而勉之也君今年六十精神如少壯方校勘煙嶼樓筆記釐爲讀書志次第付印以先集壽世而不敢自言壽於此益見君之賢因竊附古人贈言之義爲敘之如此云

蔡君仲衍六十壽言

余始識蔡君在徐君弢士所弢士余少時友也有別業在城中桑海之際士鬱鬱不得志則相聚爲談讌縱飲以遣日余棄官歸往來弢士寓所乃得蔡君者而友之焉維時簪裾之盛不減徐氏城西草堂之舊而醇德舊

學如范先生柳堂洪先生復齋年輩皆長於余皆折節與余交兩先生甚愛重蔡君君所居竹林館中亦時有兩先生蹤跡最後復齋卜宅與君鄰樂共晨夕柳堂且介故人子以醫學師事君其推挹如此而君特不鄙余視余如兩先生愈久而交愈篤他日復齋謂余蔡君蓋知子者其詡子和光同塵而胸有涇渭能文章能知文章之難勉於庸行而歉然若內疚蓋適如子之分際蔡君信知子者鄙陋如余誠不識何以得此於君也今夫磁石之引鍼琥珀之拾芥其所以胳合之故物不自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感通之妙物與物亦不相期也要之各從其類而已惟人之於友亦然夫以君之愛余而有過情之譽與余鄉者之願交君而如恐不得當所謂從其類者非邪蓋君嘗有意於用世矣先德克齋先生以進士令松溪有惠政君隨宦久熟其地之風土人情以貲爲巡檢一任竹崎再調三層嶺旋卽謝去其始欲有所建豎不惜浮湛末吏一旦挂冠歸必其中有大不然者其出處甚審也余始遇君若甚落莫者久之灑然又久之而翕然其擇交甚愼也精篆刻音律尤工績事遇所當意輒傾倒出之所不可絕不假借若是乎其和而介也先是君兄弟三人君出爲世父後松溪爲吏廉身後家無餘財君既得遺產則剖爲三已取其一而以所羨畀兄若弟薄田數十畝以租入共祭祀儲其餘金不以分諸子蹔他日爲義莊若義塾以仁三族曰吾以示吾志而已且俾子孫自立諸子亦受命唯謹若是乎其內行之修也少好方書日取內經反復之至老彌篤所嘗寓目書甚夥顧無秦漢以下者其處方必極其愼受病所在審愼出之或一方而決其究竟累十劑不易卽不能決則終夜以思曰驗問其情狀審其當否而後敢卽安尤貧賤視之尤勤君曰吾以求知非以爲德也夫醫亦古學也利害於人甚大視文章尤精微若是乎有其能而知其難也凡君之所以謂余皆君生平得力之處余實愧君君不余愧也此交之所以久也君今六十矣追憶前十年值君生日宴駿士別業朋儕之盛今不能無聚散之感而吾兩人者猶得切劘道義白首不渝可不謂僅與諸子乞言因敘與君相知之雅詩曰永以爲好此友朋投報之作也曰壽言者循俗之詞也

說器贈張申之同年六十

孔子言君子不器而許子貢以女器聖門如賜猶未足語於君子與曰殆非也不器者言其體器者語其用也笵金以爲聲大者鐘鏞小者鈴鐸其體堅以閎均之有聲而用各有地矣琢玉以爲飾重者圭璋輕者珩璜其體溫以潤均之爲飾而用各有時矣夫鐘鏞鈴鐸圭璋珩璜皆器也任大任小任輕任重而皆能成聲皆足致飾則所謂不器也今夫人之才亦若是已矣本體湛然如金相如玉質得其時置之廟堂而華貴列之古玩而典重不得其地雜之瓦礫而瞻然不渝蓋其體既立雖百變其用而體常有餘夫是之謂器夫是之謂不器同年張君申之有端木氏之達政事言語才也少從學於耆宿爲制藝則冠軍試策論則命中治詩古文則規摹魏晉膺鄉里選則步武老更其在議院拒賄凜如也權關制海則弊肅如也管財甌越規畫井如也治河縣西利澤溥如也比年旅滬同鄉聘爲主辦凡興學拯災及有大工役簿書期會靡弗親上自鉅人長德下逮販夫賈豎靡弗賓接蓋皆本鞠人謀人之素志無膚俗功利之見雜於其閒所謂本體湛然者也士惟珍此湛然者耳或隱或見爲介爲通志趣之異時地之不同寧有係於器不器邪君今年六十戒家人毋爲壽夫金玉之壽世不紀歲年又何取頌禱之文獨以君之才年及耆而聰彊如少壯將來艱鉅之投或有什伯於前者吾願君之貞其體而善其用也故託於古誼而設喻以爲贈

慈谿張節母楊太孺人五十壽言

張節母楊太孺人者故孝廉紳伯先生之子婦子雲茂才之室也張氏谿上著姓孝廉父曰耐仙明經諱梅以輸餽功授京曹縣志傳其行誼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孝廉繼之茂才述之以世其家茂才蚤卒節母適以節聞於縣余嘗謂士大夫之風義莫盛於東漢而婦女節烈之行之可傳莫多於明之末造推原其故蓋自光武不以祿仕屈子陵而士競於氣節明祖定六宮之禮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而天下明於女教禮意之所漸摩法制之所綱維其由來者漸矣今夫書道政事必曰肇修人紀詩歌王化乃曰起於閨門人紀者政教之本閨門者人紀之源也然而政教明而後人紀立人紀修而後

閨門肅其道交相成而其效互爲終始是故禮義廉恥謂之四維有國者以厲其士民有家者以化其子姪胥是道也吾觀於張氏之世德而信太孺人之節之非偶然也蓋明經生平嘗汲汲以表章忠節爲事吾鄞張忠烈之墓在西湖南屏山麓歲久蕪没爲捐金而封樹之邑中窮獲苦節以吏胥需索壅於上聞明經與縣人葉君仁星愬行省大吏得設局采訪彙案請旌著爲例之二事者一繫於人紀一繫於閨門其有裨風敎也大夫忠臣不事二姓烈女不更二夫道一而已明經之汲汲爲此其意則詩書之遺其事則前史之美政非區區好行其德也君子不出家而敎成於國況其家之親炙者乎故善氣之涵育於孝廉茂才之象賢徵之而其正氣之凝聚則於太孺人之節發之太孺人爲緝軒孝廉之女內則女誡在室時聞之素矣既歸茂才不數載而稱未亡嗣君咀英甫周歲也太孺人曰吾惡可不爲張氏宗祊計耶撫育孤子措拄家政者垂二十餘年夫古之稱節母者非徒守未亡之訓也以一身而兼父師之職以閨闥而承門戶之重曾子所謂託孤寄命臨節不奪之君子惟節母亦足以當之太孺人則其人也家故素封祖籍市劵手籌筆疏咸有條理近自三鄉遠及地方善舉斥金佽助無不人饜其心而詔嗣君以壹志詩書纘承先緒使之學成而有聞於時宗戚內外乃僉以茂才君爲不亡然則太孺人之節張氏所賴以有家者也可不謂重歟夫勵名節以敎其家卒能保有家世明經之貽也節母之後必有達者嗣君咀英之所宜兢兢也太孺人年五十咀英來乞言余謝以病既而思今之世何世也蔑禮義而崇名法舍廉恥而言人權毀棄經說破壞前制而人紀幾於滅絕如張氏之世守家法又得太孺人之節以矜式閨門此實係於世道人心非一家之細事也筆而紀之冀有所觀感丕變風俗以復漢明之舊故徵引前史推本於其世德而勖嗣君以讀書成名彰苦節之報即以爲太孺人壽其爲壽也大矣若夫頌禱之私有諸君子之文在無俟余之辭費也

千秋金鑑錄書後

張文獻千秋金鑑錄新唐書藝文志入儒家類通志藝文略入諸子類本傳稱九齡上事鑒十章號金鑑錄以

伸諷諭大抵其書臚述前聞借鑑異代雖未出大學衍義之上而與文皇帝範一書實相埒故宋儒眞西山有謝御賜千秋金鑑錄表曰惓惓進說曰懇懇愛君曰三宗可法曰丹扆獻箴皆足見是書之崖略洎乎有明賡本雜出王漁洋皇華紀聞所指駁者一爲隆慶閒曲江所刻一爲嘉靖閒文獻裔孫希祖所撰陸世楷廖燕輩亦極力排觗之當不復熒眾聽矣是刻出韶郡爲今通行之本書分十章與本傳所言合而摭拾唐事傅會成文紕繆之處不可勝計較之明刻慝人尤甚焉試撮舉其大略以書之唐書兵志言府兵最詳十六衛之設實踵隋制錄於治府兵章多襲其詞而閒有增改如所云若晉至隋法愈誤而權愈替太宗皇帝平定海內建立府兵等語則自相剌謬矣府兵起於西魏後周而備於隋豈始於唐者乎又云制十節度使以總諸鎮之兵攷唐時節度使凡八彼安所據而乃云十耶錄中盛稱宇文融復備載姚崇宋璟張說韓休楊範等事是又不然宇文融言利之臣文獻所心惡者卽張說韓休輩亦豈有善之足述且徐浩撰公神道碑稱公此錄述帝王興

衰以爲鑒戒總不應闌入時事致類稗史彼欲藉此以堅後人之信而豈知體例既乖謬妄實甚乎尤可疑者開元二十四年上欲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賴九齡力爭得無動其上金鑑錄也亦以是年八月乃竟有東宮雖尊不可專政之語則其所爭者果何謂矣而謂九齡忍作此言此豈復有人心者哉其僞撰序表有曰不世出之主等百世而往又云觀保民致治之方錄中亦有聖德淵深隆逢陛下聖神文武於以長享萬年之基等語唐人最重廟諱於御名尤所敬避而竟敢斥言以臣名君實所未聞夫旣託名前哲矣何以率略荒忽竟至於此其他謬誤又何足論焉何足論焉

晦廬跋

費君善謀顏其居曰晦廬廬曷爲而晦之以居是者之自晦而晦之也君才識明敏論事若燭照而數計方盛年神氣瑩徹沈靜有內心見者以遠到期之君亦不安小就而思有以表襮於世也然則曷爲而晦之君曰吾於世無以自見吾跡則韜晦而志在養晦故名余曰有是哉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所疑古之君子身丁國

難抗高蹈之節屢徵不起如晉之陶潛宋之謝枋得躬耕賣卜深自諱匿是乃所謂韜晦者也若夫范蠡雪恥張良擊仇其始苦身戮力隱忍受辱而其後卒以成功是則養晦之說明夷之彖所謂用晦而明者也斯二者君皆無取要之韜晦與養晦二義其區別不離乎是昔范蠡用計然之策施於國而霸治產積居而致貲累巨萬君所欲表襮於世者其志事誠未可量而吾望其爲范大夫也詩曰遵養時晦君今者無所表見時未至耳世安有懷才而終不遇時者然則君取養晦之義可矣

因書之以爲晦廬跋

匪窟悲思記跋

玉几詩人以匪窟悲思記示其友鶴巢子鶴巢子喟然曰詩窮而後工非詩之與窮爲緣也蓋有工而不窮者矣未有窮而不益其工者也三百篇孤臣孽子勞人思婦之作感發於性情抒寫其牢愁幽怨傾吐其磊落不平之氣其思深其詞苦其音噍以殺至於長言不足累歎重唏罕譬而喻主文譎諫述已往之事宣難達之情往往有文人學士百十言所不能盡作詩者以一二字形容之而情狀如見所謂工也夫孤臣孽子勞人思婦皆處窮者也或窮於心或窮於事或窮於固然之境與夫適然之遇要之皆窮也窮則專壹刻摯深入顯出凡漢魏六朝以來號爲工詩者未有不由此者也玉几晚年喜爲詩意致婁然不假雕飾屬以非意之遭乃有悲思之作倘所謂牢愁幽怨磊落不平者非邪觀其所爲思深而詞苦有噍殺之音焉罕譬而喻累歎重唏有風人之指焉其皆迫於窮而出乎繕寫成什屬爲之跋且請媵之以詩嗟夫玉几詩人之窮適然之遇也余自辛

亥後匿跡銷聲編詩見志年來客授海上以了餘生其窮則固然之境也而性不好爲詩匪惟不工且以善病故思輒不屬無已則請誦檜風之末篇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以答玉几之意玉几聞之得毋曰鶴巢子才盡矣不哀適然之遇而悲固然之境徒爲此陳言以塞責也

鶴巢文存卷二

鶴巢文存卷三

清鄞　忻江明紹如甫著

傳志

族曾祖母王太孺人傳

孺人姓王氏年十七歸我族曾祖惟南公逮事君姑婉娩承順克盡婦道君舅仰峯先生名諸生也以院試高等食廩餼不幸早世以故維南公棄書習農業孺人勤襄家政服粗布服躬操作雖勞勩不少懈于歸僅四年而惟南公歿長子甫周歲次者猶在腹也茹苦含辛上事衰親下撫遺孤家綦貧盎粟椸衣胥乞靈於鍼黹一燈熒然恆丙夜不寢時或哀慟達旦其姑慰諭之乃止比兩嗣君稍長遣之就塾督課維嚴遭張太孺人之喪營埋祭葬靡弗殫禮人益以是賢之卒於同治二年八月十三日年四十有九

贊曰孺人之歿於今三十有三年矣其苦節特行例得邀旌表之典而遷延未果亦一闕也嗣孫錫崖爲余從父行今年上其事於有司而吾族方修家乘實乞余書其大略載之傳中嗚呼煢煢一婦人育藐孤於襁褓之日以養以教以漸於成立卒能保有家世若孺人者可不謂賢哉

先文學府君家傳

府君諱繼善譜諱禮約號薛園又號簡齋性峻潔不喜華膴待人忠實無他腸鄉里後進來學者善誘之不帥教督過之辭色不少假嘗曰忝爲人師擁皋比歲食館穀而因循以誤人子弟人雖不我責何以對吾心也以故出其門者率能敦行力學有聲於時同治五年成諸生光緒四年食黌宮餼累試布政司卒不遇府君爲文深湛好思導源經史發爲中聲每一藝出傳誦罕過之者喜讀儒先書手一編丹黃靡勸課兒曹歲旦一二日卽教之讀所習諸經剖晰義理往復再四務使明曉而後已居家整肅華言風語不自其口出人皆敬畏之而亦無不樂近之者先大父有子二人長卽府君次爲丙田先生甫弱冠以劬學夭逝府君哭之慟已乃仿魏鄧哀娶甄氏唐懿德娶裴氏例爲之冥婚命次子江明奉祀之事母氏林太孺人益謹問煖噓寒依依如兒時女弟四人兩者蚤寡撫其遺孤不異所生故居湫隘別購

宅去錢湖十里歲時必具衣冠遍謁家廟與宗祠故舊厚相往來蓋府君勤於學謹於家而篤於至性如此江明不幸生十七歲而孤過庭之訓聞者亦僅矣兒時所記一二不敢忘府君嘗曰凡人立身必觀之於其本親者其本也九宗三御由近而遠苟吾力所能爲賙之保之不可存利己心拔本塞源而能有濟者吾未之聞也又曰擇交處世須立定脚根不爲利奪不爲物誘又曰讀書當以靜養爲第一工夫斗室蕭然如質明神如臨師保釋氏所謂明心老氏所謂心如槁木語雖不經若

以虛空之念從實地推行其爲學亦庶幾近矣且學猶殖也厚其培而去其害時至則熟焉剽竊以爲工涉獵以爲能雖有弋獲譬之雨集溝澮有立涸焉耳又曰富貴利達伐性之斧余每見豪家子弟呼盧喝雉朋飲酒操俗音律治蕩終其身吾甚惡之吾願吾子孫世世能讀書足矣此皆不肖習聞之久而思之又久而身歷之乃益歎府君識之卓品之粹勵學之嚴斯乃其心得之言也光緒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二今年族之人方有事家乘諸父老及與府君遊者僉曰宜有傳江明不肖何足以知府君猶憶府君病亟易簀時顧不肖兄弟曰吾生平幸無大過不致累汝曹汝曹勉之毋使吾含恨於地下也嗚呼言猶在耳而府君之歿將及十年不肖輩荒嬉廢業學不加進清夜自思罪何可逭迹府君言行以傳府君既日以自警且俾吾後人奉爲家教焉

張藜齋先生家傳

先生諱雅詩字幼蘭號藜齋鄞縣人張氏系出宋南軒先生累世隱德居南鄉行春里石碶嗣徙於城別爲

市心橋張氏曾祖永禮祖恒足以先生父貴贈官如例父儒績附貢生福建縣丞歷授臺灣某縣縣丞某口府經歷署彰化縣事積資以知縣升用加同知銜授奉政大夫曾祖母梁氏祖母姚氏湯氏母孫氏俱贈封宜人先生讀書務爲躬行不屑屑於文藝窮老布衣而於當世之務能知其概要其處家庭族黨之間艱苦卓絕則純然以性情行之故其所表見皆足爲人矜式張氏在石碶有祠自徙居後未嘗與食食之典修廢繼絕屢請於宗老議弗協嗣謀於族之賢者既得請重葺譜牒而

以繼事不臧因緣宅故衆集矢於主者未竟而中輟先生迺網羅舊聞搜採近支別爲支譜昭穆系本粲然明備自高祖以下以次列木主而祀焉而歲時展石禊宗祠仍不少懈奉政公有兄三人別居尋卒先生以首邱之義親扶柩歸葬世父某某公之柩失其標識泣涕尋求卒不獲終其身以爲大慼辛壬之交粵寇擾郡先生方稚年奉母氏避居邑之冠纓莊奉政公服官於閩至是道梗無音信艱難搘拄悉惟母氏是賴而事母益謹嘗病喘扶持抑搔衣不解帶者累月庶母先卒母孫宜

人相繼逝匍匐稱貸喪葬粗具孤子一身涉艱萬狀惟溺苦於學以求爲自立之計奉政公歷官臺南北亂平稍寄俸入先生悉舉以償逋負一姊歸陳緩急相倚報之尤加厚焉歲壬申聞奉政病耗刻期航海抵官署竭誠侍養明年遭大故哭踊幾殞重洋數千里間關奉櫬以歸蓋先生至性過人而所處多困心衡慮之境如此先生旣屢試不得志乃薄遊遼東爲諸侯上客襄營務辦捐輸以功得巡檢晉秩五品然輒未一試待人有恩紀嘗主寬甸董氏病甚其友爲悉力調護且經紀其行

卽先生平日感人之誠可知矣其宅行多類此茲不著著其犖犖大者先生卒於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有五配沈宜人前卒子二長學津次學濂女二人孫五人先生歿十年嗣子津若濂以行略來請爲傳猶憶曩年過從郡寓談次先生謬愛余文重以姻誼不可辭也乃詮次歸之

贊曰冠纓莊陳氏余所自出張氏又陳之外家也余少時及見外祖母母舅今皆卽世獨妗尚存卽先生姊也陳氏今式微中表相繼夭喪寖至不祀往歲津濂兄弟

謀於戚族爲立嗣余悲夫天道難諶榮悴靡常以吾太夫人之聖善推本於其所生其必有厚德無疑乃至不能庇其後亦可欷已先生居冠纓莊久余至其地聞父老言先生設塾授徒嚴正無假借浮薄之士不出其門地方義舉毅然身任之於風俗有關若賭博淫戲禁之尤力有習西洋教者欲就其地立堂講演先生杜漸防微說以利害事遂寢諸所設施其有德於一鄉甚大至其孝友勤儉則里之人至今恒舉以詔其子弟今先生旣歿而嗣子津若濂能世其家以不墜先生之教善人

有後又若有天道者存吾聞先生以不得成名引爲生平憾事自世事日非名教廢棄求所謂獨善其身爲政於家而施於一鄉戛乎難之名之顯晦又寧足論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若先生者可以傳矣

顧君猷嘉譜傳

君名詰譜名成謌字猷嘉顧氏自明季由杭州遷鄞世爲鄞人父諱昌圻母徐氏君奮自孤童承奉母教以明允篤誠著聲鄉里閈至今歿三十餘年知君者每語及僉曰顧某眞長者云方昌圻公之歿也君生才三年徐

太夫人撫之曰是呱呱者顧氏一綫之延二老在堂孤未有立是吾責也吾未敢即死他日長成讀書敦行毋負吾苦志矣年十三太夫人遽歿貧無依爲酒家傭刻苦自厲外家徐喜其誠且愛其才招之入市木之肆木肆在甬江固營運一大宗也君筦出入唯謹消息盈虛具有心計富室倚爲重自是主肆事者垂三十年市中有期會或事涉紛難必就君質成君亦慷慨尙義不給者助之失職亡籍者振業之以是譽益隆而君歆然若有不足者念母夫人苦節貿志以歿不獲遂孝養則涕泗交頤少孤失學賈近市無建樹以大其宗則惄焉以憂故君與人甚厚而自奉務纖嗇持行高而處身務卑刑于之化翕然合德子五人皆有雋才家駸駸起矣光緒甲申七月二十二日遘疾卒年五十有八論者惜之始顧氏之世嘗顯矣今城南顧家井其族居地也傳緒中衰潛德弗曜至君第三子瑞澐高掌遠蹠承先志勇於爲義躬膺懋賞褒贈其先人顧氏始大然則太夫人節行之報與君之所以貽後人者蓋遠矣

論曰余識瑞澐於洪氏息園其後數數見見其才開敏

而行謹愿不惜自卑下以敬禮賢士大夫其意足重也瑞澐自言澐不肖媿負先人先人蓋重士崇道常以己不得終讀書爲恨由斯言以觀然則君所以貽後人者誠遠矣自奇衺之學與天下輕士故亂未有已欲已亂必使人人有士行觀君之行事與其用意與士奚擇哉

盛節婦費孺人傳

孺人費氏慈谿人父諱鴻來母氏吳年十八歸同縣盛氏夫曰沛棻相莊十年二十九而寡性閑靜明大義動止必於禮法自始嫁以至爲嫠兩家門閭鼎盛費氏世

爲商以南北營運積有巨貲盛亦起家廢著席累世富厚饗財甬市魄力兼人在郡邑中並著名氏第宅崇閎俛仰給足孺人處之夷然絕無驕侈之習在室時侍母疾居喪服勤致哀宛然士行及爲婦事舅姑如事父母滋益恭舅梧岡孝廉鍾彬居家有法見者惕息姑尤善病左右或不當意藥茗之屬孺人輒手進無它諉朝夕祇承毋敢安肆以是並得舅姑歡其於娣姒諸姑間用意周浹壹歸於和既寡彌自斂抑雖甚悼痛不敢以激烈之行蕉萃之色重傷老人意先是生子一樹謙女二

臨喪舉遺腹樹諍稍長督過如成人不以無父而姑息念親老孤弱積憂成瘠時時諷誦釋典或令諸子執書從旁深切誥誡傷先人之齎志每每掩卷於邑而罷舅歿諉家政兄公不問贏絀無何商業折閱陵谷忽變公私交迫則斥所有爲彌縫裁冗緝屨節食縮衣相與拮据以保遲莫繩樹謙兄弟宜自樹立毋喪志毋有依賴勤以趨事儉以養廉處約宜爾處樂亦宜爾每燕見未嘗不以此諄諄焉樹謙娶於秦鄞富家也資贈頗厚一日請於孺人將以營先兆孺人曰毋庸吾計之熟矣吾屏當簪珥得錢若干可以爲之椁凡生有所養食吾之力吾甘焉老有所終吾自爲計吾安焉樹謙事母孝不敢違商於滬屢欲迎養孺人終不可婦秦氏侍姑家居菽水之奉久而彌謹見者忘其爲富家女蓋化於其姑云孺人以甲戌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年五十有九子樹謙孫三人樹諍出爲世父沛杓後

論曰語有之士窮見節義豈不信哉自來易代之際不乏抗志之士然亦有晚節委蛇窮而喪其所守者矣明季遺民風義夐絕若徐俟齋李疊園沈耕巖之倫窮餓

守志至於三旬九食藜藿不充而義不受餽其節行之皦然雖殷之夷齊宋之二謝無以逾此蓋此數子者生平所學致嚴於義利之辨事變激發守之而愈堅固其所耳費孺人以一嫠婦值其家盛衰易執而黽勉有亡不欲以宅財營葬此衰世士大夫之所難而孺人斷然處之無待再計則其中之所守可知矣曩者吾友徐弢士嘗爲吾言之相與嗟歎因備著其事貽其後人并以諗今世之爲士者

先母陳太恭人行述

母姓陳氏外王父太學生諱某公第四女年二十三歸我先考贈公前妣史恭人生兄欽典七年矣二十六不孝江明生三十一妹適李氏者生三十二自東錢湖徙居溱陸三十四弟庭鏞生四十二贈公卽世四十四大母林太宜人卒自贈公卽世而吾家能有立至今緊吾母之力五十以後諸子各勤職業不孝江明需次在皖母獨率子婦持門戶六十一就養望江縣署明年皖有亂挈家依庭鏞漢皐居三年爲宣統辛亥江明歷官亳州寧國至是調知潛山縣復迎養母驟遭國變崎嶇而歸歸十年以宿疾卒於家實辛酉六月四日也年七十有五母之來歸也事大母二十年無日不敬戒無纖芥不當意故居在湖上室湫隘外宅二楹贈公館生徒大母所居小樓容一榻一几贈公與母常蹙然不安而其時房從有不足吾家者日尋衅母曲意譬解卒徙居以安大母其人尋悔終亦禮遇之大母志也贈公頎身玉立性方嚴以諸生爲邑大師遠近來學者宿舍常滿母具食飲必周備家無僕婢爨汲皆任之日辟纑月織絍有常程大母以下皆衣之贈公治家嚴諸子不帥教扑

責益百母意矜憐而無姑息室中陳設必整齊門內必靜肅絲粟不治或終日灌灌母則益敬無幾微不然之意及贈公將終謂母曰吾狷急子行不吾愧吾母老諸兒學未成以遺子矣自始病至歿母侍疾數月不離側方暑爲拭不潔兒輩偶趨出母則斥之曰汝曹讀書何爲亡親矣不孝兄弟終身以爲疚大母病風痺三年轉側需人母事之篤謹日撫摩抑搔食則手進之溺唾手承之夜分必起扶掖更衣雖嚴寒不稽時刻聞微呻則起益頻數大母意安之凡飲食臥起必母乃適雖姑姊妹在旁不假手也既成喪母睡中猶時時作驚起狀終喪有戚容於諸子教愛如一庭鏞少就兄讀兄督過之母不爲忤不孝兄弟言語不檢或習於浮靡拂其意則流涕誡飭不孝輩卒不能改亦優容之而自奉甚嗇每製新衣必什襲以藏饋時食必問值多寡或曰庭鏞自外歸奉狐裘廉其值以告卒不常御也丙午江明補授桐城縣知縣値母六十假歸上壽母喜且誡之曰若儒緩民必安之慮不稱上官意雖然積誠以相感無難也未之任板授望江母至縣見水道淤淺曰此處農田不

如吾鄉饒沃水旱不時官宜籌荒政其後江明在望江復社倉在亳州治洛河如母之教署後有廢壤飭丁芟治爲圃吾鄉務蓄菜雪裏蕻見方志尤美菹之盛以陶器管以石可半年食圃成取種下之庭有石楕圓自洒滌用以詫督課婢媼作息有恆子婦主中饋如其在家母製金飾母衣錦綺曰吾兒不能苟合於時宜時時爲退休地也江明歷皖南北凡內事雖千里外常爲之節制方國難初作母涖潛山未旬日踰月皖有變江介莠民竊竊謀爲亂母誡江明毋顧家於是衕城鄉立團練

明罰勅法境內得無動而時局蒼黃心私憂不測先是兄隨侍在署母命以帑行不得通忽庭鏞聞關來省迺奉母盡室行道安慶遷者疑官挾貲遁要庭鏞就質某署棄行篋幾徧皆弊補衣始廢然及遜位詔下母馳書趣江明歸時不孝已引疾以典史某攝事候代比來家母方整理門戶課耕自給曰吾家故貧賤吾安之素矣居嘗謂一家之中尊卑長幼各循其序男女各治其職居室雖陋而內外秩然菜羹蔬食而中饋有主若是其家必治易之則亂推之治縣卽推之至於治國莫不皆然故十年中目擊時事之棼亂常太息不已不孝痛自念爲吏旣促促無狀學殖日落復不能抑心理家政分吾親之憂而中年以後長兄旣歿家室相安循循軌轍身免於大戾徒以有吾母耳嗚呼母氏聖善人子歸美之恆情而如母之至孝極順勤其身淑其家以芘其子孫其事立人倫之極其言皆可傳於後宗黨稱之士友信之則非人子之私言也不孝負罪人間偷生視息徒以有吾母耳今母逝矣不孝尙何恃以爲生耶母以江明同知階値宣統元年覃恩得封太宜人嗣江明加四

品銜例得封太恭人以國變未及請子三欽典國學生國子監典籍銜前六年卒江明光緒二十八年舉人三十年恩科進士安徽桐城縣知縣庭鏞國學生鹽運司經歷銜女一適縣學生李芳年前卒孫四人承重賢疇賢纛賢鑄賢銘孫女一人不孝偷生一日不敢沒親善不敢誣親葬有期略述梗概銜恤陳詞干謁當世立言君子錫之銘誄毒痛煩塞荒率不備不孝男江明泣血述

姜君炳生行述

余識姜君炳生始戊辰編詩之役詩最錄鄉獻斷自淸代正續凡四十三卷自校訂迄印行閱時三載費逾萬金鄉人士佽成之者姜君其一也越明歲己巳君纂家譜成索余敘其始末先是十年君嘗設族學建義莊矣方事之始展轉以條例屬訂定余固未知君何如人而以其能仁族也援古誼爲之發凡起例君因是重余見輒致敬曰微先生莫成吾義至是君歿嗣子承遺命屬其戚王君來請曰願有述余以病謝請益堅乃次其略而歸之君諱忠汾炳生其字姜氏之先在明季有曰祥

慶者自餘姚稍遷至鄞之梅墟族寖大以氏氏所居曰姜家隴遂世爲鄞人曾祖諱明誠妣包氏祖諱倫篪妣兪氏考諱孝義妣王氏陳氏代有隱德逮君迺奮起以好義聞於時君生而岐嶷顧體羸善病年十五棄書學賈於滬無所得弱冠喪怙恃以孤寠彌自淬厲少涉獵旁行文字舌人語言乃益展習之爲時效用滬上綰轂江海歐美大賈鷹集牟利器君才爭相延致業日起倚畀日隆君則要之以誠信出其識略高掌而遠蹠與時俯仰恆操厭贏駸駸稱素封矣比歲以滬市開拓買價

地產贏得過當貲益饒君曰吾毋殉財爲也幸有餘以貽子孫吾知止矣遂一切謝去君雖與外商狎然未嘗有馳騁之娛綺靡珍異之好居家遵任公約衡量出入敎飭子弟毋固毋不孫用是以保有其家恆自念先人有長者行食貧累世未克有所設施迺遵其意而行之以爲至戚莫如天屬推而暨於一族暨於一鄉暨於一邑凡吾力所能及皆吾應有事也皆吾先人遺志也故其所施行不徇衆不騖名心之所之懸的以赴其課之也有程其爲之也必規諸久遠既設族學建義莊矣時

復增益其歲入俾贍給毋乏既纂家乘矣以祠宇庳隘不稱爲增建寢室及東西序復用周禮族葬法買山百畝爲兆域立饗堂如祠制生有養死有歸此皆其所以仁族者也姜家隴襟江帶河西達縣城東底鎭海杠梁之政與道路竝重村之東曰隴東西曰隴西隴東之南曰積善其北曰汾陽隴西之西南曰懷安以次及於鄰壤凡爲杠梁者七皆君所成也村之路有幹有支曰隴北曰隴南爲丈三百有奇曰隴庵曰隴洞曰隴懷隴金隴漕凡十里而强砌石築土務爲樸屬寬廣之度車可

方軌行者便之舉辦巡警以輔守望厲行自治以厚民生凡都市之所建設村中幾備焉其戚王君實左右之而受成於君王君謂余凡君所爲皆先有成算擇人任事分年程功已成之迹所費無慮數十萬其未旣者遺令中諄切誡督要於必行且別舉遺產若干備他善舉之需此則惠於一鄉者也其他在滬在甬關於教育興作振貸諸大端皆量力佽助邑中近編新志君聞而起曰是鄉邦文獻之所寄也吾嚮嘗有志矣首輸三萬金以爲倡蓋君孳孳於爲義不遺遠近此其尤較然者也

吾聞君事兄謹兄曰錫鋆已別籍矣迎之居滬至老相愛如兒時姊家貧以時餽給姊早歿語及輒於邑諸甥皆振業之使之有成由君內行觀之其生平所施措殆根於心者歟有本之水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之行始於親親極於愛物道固如是也君以癸酉十月十六日歿於滬春秋六十有七配趙氏子男三守賢守良守方守良前卒女四皆適名族孫男五節和節清節寅守賢出節裕守良出節盛守方出君先營生壙於東錢湖之下水旣成自臨視見其地小學簡陋不能以普及慨然曰吾事也治學舍費若干歲費若干吾皆任之矣其廑心蒙養至老不倦有如此者余嘗論范史傳獨行以爲雖一節之士風義敻絕讀之足以使人興起自後作史者皆立門類郡縣志亦然惟吾鄞萬授一氏纂修府志因李志之例立特行傳以存一郡之奇傑然所載好行其德者亦復寥寥可數嗟乎世之握齱守富者多矣有能以睦婣任卹著聞於時是亦千百中僅見者也君之爲義竭其才量由家族以暨於鄉邑而其事實功效迄能垂之永永余故委曲書之以爲爲善者勸今方

輯邑志有采摭君之行誼者庶有徵於余言是爲述

黃泥嶴阡表

光緒八年先大夫葬祖考兩世於湖上黃泥嶴之麓其時距曾王父之歿蓋五十有四年矣啟櫕棺黴敗不可舉迺易棺更斂先大夫噭然哭急解己衣爲藉親奉持安置具冠服紟衾如禮自始事至卒斂哭失聲覩沒會葬者皆泣下江明方稱未知先大夫悲哀之深也將窆而甚奔走泥淖中以次蕆事先大夫有弟蚤卒亦穴其右以祔旣葬乃進不孝兄弟而誥之曰葬不可緩也小

子識之烏乎自吾王父以來至於先大夫之身期功之親以細故輒相構難洊遭喪亂家亦中落故曾王父之葬遲久而始舉及今思之宜吾先大夫悲哀之深之至於是也曾王父諱自上字淩霄氏忻世系詳家乘中以少孤不竟於學服賈養母高王母曹太孺人苦節高年公事之甚孝疾且殆自以不得終事母引爲大慼既歿則聞太孺人室中入夜衣履有聲裴回牀下呼阿母家人始常驚久而習知爲公也皆感歎而以爲孝行之無閒生死如此卒以道光八年正月二日年四十一妣戴

孺人守志三十年咸豐八年十二月一日卒年六十七子三長即吾王父贈奉政公公諱成國字常春以字行端重寡言笑遇人無少長戚疏造次必於禮宗鄰以嚴見憚設肆里中自主之其爲賈貧而廉而身折節爲儉其於人亦然非時節或酤酒若市珍物必問家何需否則竟裁抑之喜讀儒先書自念世爲賈近市非初志中年益究心經史之學訓子弟有法每課讀嶽嶽坐對指擿其得失過於嚴師先大夫績學敦品皆家教也同治元年粵寇擾寧波公有姑歸洪氏避亂頓碁山中閒關省視憂悸成疾遂卒閏八月二十三日也年五十二公固國子監生以次孫江明官貤贈文林郎晉贈奉政大夫妣林氏贈孺人晉贈宜人林太宜人事姑甚謹撫子女甚勞苦遇戚鄉鄰里甚有恩紀以光緒十六年五月五日卒年七十八子二長即先大夫次叔父諱禮綱劬學夭逝年十八卒以同治八年六月八日未娶先大夫爲聘陸氏亡女合葬命子孫世祀之江明檮昧無似罔知舊德顧嘗逮事先大母平居所詔告與過庭之所嘗聞大略尚能省記而語所不及闕焉弗傳自告玩愒未

嘗博訪詳稽其湮沒何可勝道然即就所省記之一言一行推見吾曾王父王父之生平幽光潛德其所佑啓者實大而愧不肖輩修名不立褒贈不及遠無以貽令名也思欲以文字表章一二自知淺薄不稱則又怨艾嗟歎者久之繼念今距世尚近及今無述後人益罔聞知負罪滋甚用是攟摭舊聞伐石摛詞揭之於阡以示我世世子孫俾尚知先德墓西北向左爲曾王父母以次而右是山之麓實處縣東南隅山曰朝北山曾孫朝議大夫四品銜安徽桐城縣知縣署亳州知州江明表

先府君墓柱文

先府君之葬也埏道之石未具遷延及今三十年矣不肖自以修名不立言不徵信未敢以狀求有道之文而放廢餘生奄忽將盡一二舊聞懼遂泯滅以重不孝迺輒書之墓柱且以貽吾後焉府君諱繼善譜諱禮約字簡齋寧波府學廩膳生少受業王實夫先生之門先生篤行有道士也事寡毋極歡家居動必以禮喜讀宋五子書其學以誠實不欺爲主府君事之謹所居隔一水月日造請契合異尋常師弟晚年恆舉本師行義詔子

弟曰讀聖賢書難在實踐如先生眞足爲後輩法吾僶俛焉而弗逮也鄉邑之士及事王先生者則交口稱府君似先生云不肖生十七年而孤所嘗習十一經皆府君指授而於其學行之至者茫乎未有聞知既居喪吾毋陳太恭人泣語諸子曰汝曹知汝父之爲人乎吾家故貧也汝父資館穀以養室廬庳隘置生徒外舍一椽之庇吾與吾姑共之姑所居室裁容膝晨夕省視意饜然不安而其時羣從有不慊吾家者相侵益甚迺奉毋他徙歲入僅給養不能豐而意有餘也女弟之寡者竭誠撫之俾孤甥有立葬祖父及殤弟三世爲一塋屏當以濟皆吾姑所念釋在茲者也居嘗語余讀書期有益吾身吾狷急不容物時而有得則渙然焉積久而怡然焉而獨於事親常歉然也此汝父省身之學而吾第舉其事之易見者也自吾來汝家未嘗見汝父有惰慢之容安肆之行祭祀必齋遬言動必檢攝設置必整齊燕居如臨師保繩諸生必於禮法盛夏常褐衣冬一綈袍十年不易今吾得敬蚤莫以有吾家汝父教也汝父之學吾不能知其行亦不能悉數也不沒汝父勉事吾言

不肖兄弟涕泣謹受教自府君歿後十數年中諸子或儒或賈循循軌轍幸免於戾及不肖作宰皖中太恭人因事勖勉務以經術爲治毋渝先人誠敬之行以此得不獲辠於上下旋遭國變棄職杜門既喪長兄又失我恃不肖以慭尤叢集之身尙復偸生視息門庭依舊子姓日增非吾府君盛德之留貽曷以有此我後人敬念哉仰瞻先壟僾然肅然永奉爲家法以貽吾世則府君與太恭人懃懃語誡之遺志也府君卒於光緒戊子六月十七日年五十有二宣統元年覃恩以不肖同知階

贈奉政大夫安徽桐城縣知縣嗣不肖加四品銜例得晉階朝議以國變未及請元配史太恭人生兒欽典而卒實同治己巳四月六日年三十有一繼配陳太恭人卒以辛酉六月四日年七十有五不肖前爲家傳述所聞懿訓以當面命茲特著其以身教者明吾府君學有本原匪直言教而已我後人其敬念哉癸酉冬十月第二子江明謹述

清故州同銜國子監生張君墓碣銘

君張氏諱翰芬慈谿支漸人鄉俗少文君尤以質勝無

字知與不知皆稱其名曾祖德雲祖乾利兩世隱德考學元以軍功起家授定海千總擢都司粵寇陷浙公在杭城破巷戰負重傷回籍旋集義勇攻鄞西賊夆復慈谿有功事載鄞慈兩志及董氏明州繫年錄都司生三子長舜芬前卒次龢棻廩貢生敍功保以知縣用隱於醫有集行世君其三也少魯鈍以家貧親執警御之役兄讀書擔簦從行而秉性沈毅篤於孝友裘太夫人卒君已能自立喪葬極厚事兩兄甚有禮龢棻善病君親調藥餌扶持之惟謹君精計然策滬上巨商延主蓡藥肆屢獲奇贏捌立公所釐訂規則同業奉爲職志戚友貧者振業之其才者汲引如不及以是推於人人或以急難告輒力佽助之無少吝故聞君之歿三鄉皆泣下可以見君之爲人矣配朱安人無出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繼室以其娣生子二長鳳鏘次鳳閣女二長適洪某次未字孫一樹榮君以國子監生援例授州同銜卒於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年五十二今年十月卜葬於某鄉某原以原配朱安人祔而穴其右爲繼室生壙事既具其兄龢棻明經來請銘余交明經最久蓋敦

篤有道人也君歿時明經哭之至喪明以是益賢君乃爲之銘銘曰

氏族名字聲氣相矜山邱零落没世無稱繄名與實疇重疇輕寧野毋史毋貌榮名君以質勝見君性情貞珉不泐視此刻銘

故內閣中書副貢生方君墓志銘

方君之卒也余既爲辭哀之越明年其孤卜以四月朔葬君慈谿東鄉鄭官坪之新阡元配鄭恭人前卒已下窆矣先期來請銘誼不得辭君諱積鈺字式如鎭海縣

人方氏於縣爲著姓其先居閩之莆田宋時有諱軫者以任子官太廟齋郎上書劾蔡京論戍後爲鄞令罷官遂家焉占籍明州居慈谿鳴鶴山稍遷至鎮海鳳浦嶴再徙柏墅族始大曾祖亨學用懋遷起家有義行事詳縣志祖仁和早世考玉書附貢生中書科中書兩世以君階獲贈如例祖妣氏劉妣氏鄭並以節旌君勅學篤行顯顯自敕身處膏腴泊然儒素自爲諸生試於省兩充副貢既不遇援例授內閣中書不謁選而爲政於家本生祖潤齋府君父黼臣府君仍世好義嘗主持滬上

四明公所拓其構宇爭界保冢設支所甬北不恤資力前後功稱最公所者郡人旅歿槥殯所在也君嗣爲董事謹守先緒事益修舉歲會時祭旬月視察必躬涖必敕必周終其身無或渝者平居不事聲氣若邑有大役就君諮商凡文獻所繫農田所賴民生所需輒身任無難色施及遐邇所建設輸助實宏且多而君歛然若無與從未一語及之其斂抑不伐善類如此顧余尤心折君者蓋嘗就本原之地夷考其行謂如君之踐履篤實於古人殆庶幾焉君之少也鞠於庶祖妣朱太夫人既歿哀慼無已迺以遺資葺宗祠以其節請旌入祀闡揚之甚備念事親日淺則敬諸父若父雖齒少於己不敢先進退唯諾必謹律身甚嚴服御無珍綺棐几木榻環列圖書自蚤起手寫日記錄史傳可法式者積帙至等身客至雖燕褻必衣冠端居一室嚬笑不苟諸子兢兢各勤所業內外執事數百指恪共帥職無有敢媮謾者其於鄉里耆宿及後進知學之人皆折節敬禮久而愈摯凡君行義之所著壹出於誠絕非貌爲恭讓取謹厚名者所能至於乎是可銘已君年七十有一以丙子四

月十二日卒鄭恭人卒於癸酉某月某日年六十有□子男三傳淇傳洵傳濟女三適裴適史適倪孫五人曾孫二人銘曰

貧而樂富好禮之兩言道本體禮於身徹表裏儉若恭其涂軌孝與謹其根柢卓哉君敦踐履刑於家修諸己立頑懦式浮靡魄藏斯銘以紀石不泐山不圮

明經張君墓碣記

吾友張君之歿也其孤弱葬故緩今年始卜吉某山之陽具碑碣如制並日下窆憶歲己未君臥疾滬寓余視

之論所苦君曰吾病夙矣吾一生潦倒子所知也顧自省無大過幸而獲没得子文以葬死不憾至是諸孤理前言具狀再拜謁余文諸碣何忍辭也蓋君始爲諸生盛文譽積不得志旣鬱成心疾家貧用方書自治療因盡讀漢以上諸書以醫名於時方君懸壺郡中所往還皆余舊識讀余所爲傳記文而善之介而相見驩若平生旋爲余已消中之疾因定交焉未幾余宦皖君移寓滬瀆蹤跡稍疏國變後余以憂憤故病肝胃益暱就君君款留旬月治之百方並用諸法散遺以廣余意如是旣久病且閒而君外樂易而中多菀結遘疾數月竟以不起此余所爲深悲永歎者也君諱餘棨字性如别署萃墅慈谿縣學廩膳生援例充貢曾祖德雲祖乾利皆力農考學元負氣骯髒膂力絶人以軍功授千總粵寇擾浙助守杭州擢都司禦賊巷戰負傷歸同治紀元募勇會官兵復慈谿有功事具緒編修成博所爲墓表妣裘氏封恭人君念都司公傷廢功在鄉土而不竟其才銳然思以儒術自奮少從何崍青葉子川兩先生游搏涉書史爲文華實並茂十試行省屢薦不一當某科主司得其文奇賞之已入彀矣而見遺君自是不復試旣以善病通醫學則益專精其業爲人治病審證察脈推究病原處劑立方直中窾要於素問所稱五疫辨之最晰壬寅丁未夏秋之交甬滬水疫盛行他醫莫之察也賣漿某家已斃四人君旣拯其祖若孫比其子疾動君遽出他醫治之誤戶屨矣君至楔其齒視舌有生氣急投辛溫而愈裘姓婦傭也鍼刺汗泄勢垂危與以薑附及夜往視則僊別室矣揭帳燭之察其絡血未敗君曰是患寒痧毒陷宜解毒活血可生也瘀下霍然治他疾多類此性伉爽而愛人視人疾痛如已在疚或證有出入朝視之夕必躬問焉而後安尤貧賤者尤軫恤焉晚而授其子鳳郊詔之曰醫小道人所託命毋雜臆爲能毋倖中以喜必察於三部九候明於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之分隨證施治仁以爲質學識以濟之毋以其術市也生平不輕撰著有急治彙編若干種皆論說方案隨手錄存者此不足盡君之學而於此亦可得其概云君雖游於醫乎暇輒臨池學書神似南宮與余論近今文章家源流得失極推方姚曰吾不能是矣蘄子病已而

有進也居家內行甚修於三御有恩紀與子游者皆稱之卒以已未十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配王孺人子四鳳樓出爲人後鳳郊能世其家鳳釆鳳燁女一適裘孫三人孫女四人今距君歿十有六年矣余以貞疾坐廢不自意偷延視息今且及君之年得見君葬以完諸責惟是學不加進才盡氣灰狀君生平戔戔不稱無以厭君之望重理前緒彌自媿已

重修潯浦廟記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夫隱之道蓋異矣巢許之高蹈遺世者也夷齊之苦節砭世者也賢者宜何所處乎吾嘗徵之於遯遯彖辭曰與時行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身隱矣於時於人又奚與者蓋遯之時義守靜以制動扶陽以抑陰其道足以輔相天地左右斯民然則遺世非賢人之隱而隱者之必有裨於世可知也秦漢之際隱君子曰黃公生於鄞葬於慈其事蹟見於史志遠難徵信而兩邑人尸祝之至今潯浦廟者宋時爲社清代改建始祀公夫無德於其鄉距世且遠而神之也何居傳曰篳路藍褸以啟山林秦以前明州僻在海澨

節義之風誰實啟之公當秦之暴漢初之雲擾名動萬乘潔身不仕儻所謂賢人者非耶其所傳應徵出山羽翼太子事溫公修通鑑已闢其誣今試讀其釆芝一歌託迹唐虞寓意悲憫庶必有介石之操厲世磨鈍之行足以興起百世者晉夏統嘗言會稽風俗循循有黃公之高節就流澤之所逮以想見公之爲人先河之功詎非祀典之所宜舉者耶廟建於乾隆中葉歷百餘載寖失舊觀里人徐炳燿曰吾不知公之道於世奚若也吾徐氏世世奉嘗此剝落傾圮之不葺無以妥神靈適與從子規從事營度廓而新之殿廡門垣聽事之屬閎壯逾昔糜白金萬有二千任其半而以其半屬諸勸募經始丁巳仲秋越一年蕆事落成之日遠近瞻拜恐後濟濟蹌蹌咸肅以敬鄞縣忻江明聞之慨然曰甚矣賢者之繫人思也自秦漢以來國家治亂之迹君子小人消長之故略可考見晦盲否塞蓋莫甚於今日吾懼天地之閉人心之澌滅也庶幾有隱君子者輔相而左右之用遯之義守坤之貞砥柱橫流扶掖名教以爲九鼎一絲之寄意在斯乎然則黃公之得祀與是廟之成皆於

世道有繫因闡易義著公之所以祀以諗來者

寧波錢業會館碑記

記曰大信不約說者謂約約劑也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凡市易必有劑自古然已錢幣市易之劵也圜法變遷人趨便利若唐之飛錢宋之交子會子今之紙幣以輕齎稱便風行海內其爲信亦約劑類也此所謂市道也市道而幾於大信者有之乎曰有之今寧波錢肆通行之法殆庶幾焉海通以來寧波爲中外互市之一地當海口外貨之轉輸鄰竟物產之銷售率

取道於是廛肆星羅輪舶日月至儼然稱都會矣顧去閉關時不遠市中行用以錢不以銀問富數錢以對自墨西哥銀幣流入內地始稍變其習然不用銀如故卽有需則準他路銀虛立一名以錢若銀幣易之日有市市有贏縮通行省內外以爲常吾聞之故老距今百年前俗纖儉工廢著擁巨貲者率起家於商人習踔遠營運徧諸路錢重不可齎有錢肆以爲周轉錢肆必仍世富厚者主之氣力達於諸路郡中稱是者可一二數而其行於市匪直無銀乃亦不專用錢蓋有以計簿流轉之一法焉大抵內力充諸肆互相爲用則信於人人故一登簿錄卽視爲左劵不啻也其始數肆比而爲之要會有時既乃著爲程式行於全市其法錢肆凡若干互通聲氣掌銀錢出入之成羣商各以計簿書所出入出畀某肆入由某肆就肆中彙記之明日諸肆出一紙互爲簡稽數符卽準以行應輸應納如親授受都一日中所輸納之數爲日成彼此贏絀相通轉而計息焉次日復如之或用劵掣取曰畀某肆司計者以壘圜之則爲承諾如所期不爽無運輸之勞無要約之煩行之百餘

年未聞有用此爲欺紿者雖深目高準之儔居是邦與吾人爲市亦不虞其有他儻所謂大信者非邪顧吾又聞之咸豐之季滇銅道阻東南患錢荒吾郡尤甚市中流轉之錢直大減當見錢之半鄉民病之洶洶謀爲亂數月乃平夫錢幣之爲用載信而行虛實必相輔直必相準如權之在衡如契之同而別之使民不疑循是則理不則亂今紙幣充斥務藏蓋寡罔利者或外輸不已虛車無實後將有受其敝者夫患每中於所習而法必期於相維吾願當事者毋變其俗而有以善其後也錢

肆舊有公所湫隘不足治事比年期會益繁迺度地江湄別爲會館鳩工於甲子某月朞而蕆事旣成來請爲記因著其事之有繫於風俗者且揭其利病所在冀後之議市政者有省焉至是館之成捐輸之姓氏及在事有勞之人凡金石例得書者別具於碑陰茲不著

四明公所甬北支所碑記

四明公所者吾郡人客死叢殯之所建於滬上縣歷久遠曰四明者標地望以名之者也吾郡之續建公所始自光緒八年仍其名者內外不嫌同辭也茲繫以甬北

者記事必實其地曰支所明有統也先是滬上公所地爲外人所侵吾郡人之僑滬者出全力與爭事乃寢鎮海方黼臣觀察其先世固嘗有造於公所者旣幸茲壤之獲保又念首邱之義俾死者歸骨於鄉不可以無所爰采眾議相地甬江之北建丙舍置義山歲運匶還戒期趣葬無主徵期者瘞之表次立碣男女異兆著爲例上海東南一都會也郡人衣食茲土者日益眾公所規模日益展拓吾甬共給之事亦日益繁而國中海口商步及各行省之旅居者凡有四明公所若會館運匶歸

葬率傳於滬以達甬丙舍不容則以時加闢慈谿小陰山義冢不敷則益置網灘山廣之於是觀察之子明經積鈺繼任滬事以兼攝非計諈諉於鄉之賢者分營並進別爲會以董其成諸所設施漸規遠大逮前六年戊辰厚集羣力爲一勞之計相之度之捄之築之基址曠如屋舍翼如蓋自支分後遞嬗至今譬之建國初爲附庸繼列小侯終則位於甸服儼然會歸之極焉尾閭之輸濫觴於涓流岱宗之峻積絫於土壤始事之功眾擎之效至是乃大著吾四明故多義舉然以余所見後先

疏附一倡百和不憚罄其力以竟其施莫茲所爲盛蓋死喪之戚在原之痛人子泚顙鄉鄰急難情之至也動之以至誠要之以可久事皆眾著款不虛糜治理之至也以故十數年間滬公所所屬之南廠北廠東廠與四明醫院先後告成集資不下五六十萬且以餘力佽助於鄉鄉之人亦集資十一萬有奇以成斯舉昔孟子以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因民之利而使民資以死生其趨令也如流水取鄉之財而使隸於鄉者資以死生其響應也若桴鼓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旣

訖工主所事者林上舍植陽具圖籍來請爲記因備著其顚末而並爲推本言之如此所之制四周爲廠以居匶凡爲閒三百二十中爲舍稍前爲堂區爲三等其數如廠四之一後爲停匶處用以頓舍凡十所有社祠有先董祠有祀室有治事室門垣廊廡庖湢咸備章程條例具於冊所外隙地及義山若干別有籍而所之前地左築室曰歸復處爲郡人病歿於外俟斂之所亦隸屬焉見董其事者方積鈺陳道域余鑒顧釗卓殿英毛雍祥張濂俞煌徐秀祥已故者費紹冠梁秉年董嘉徐方

來陳俊伯嚴英袁彌通陳聖佐蔣能保皆郡人並有勞於茲所例得附書

鍼秀義塾記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蓋周時行鄉遂之制學校徧於國中周官黨正謂飲酒於序王制耆老皆朝於庠鄭注以爲鄉學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之名不專屬州黨要之州黨之必有學乃一定之制所謂黨庠州序者特錯舉言之而惟家之有塾則有定地有定名蓋教始於家家者統族屬而言太宰九兩其一曰宗以族得民宗法既行必不可使家有不教之子弟故設爲塾以教之爾雅塾者門側之堂所謂夾門堂是也然則今之家塾大率本此矣陸補庵先生以名孝廉爲邑大師憫子姓失學以爲俗之不醇由家之無教欲仿古建塾之制而資力未逮迺集眾議以六世至十一世祖並有圭田祭則歲舉而撙節子姓享餕之筵席儲以爲學費捌議於光緒八年閱十載始延師教授凡房從之及年者咸入焉補庵先生手訂塾規名之曰鍼秀自是厥後歲有羨餘則置田以垂久遠寸銖積

累銖力經營又二十年而塾始成於虖蓋其難哉維昔賓興之典隸於鄉學州學者謂之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而黨正屬民讀灋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孝弟睦婣有學者以爲選舉之標準推其意蓋凡稱士者必當務於有體有用之學自宗法廢學校衰俗尚澆漓士習浮夸有心世道者愁焉憂之吾願陸氏之父兄繩子弟以古法始之以孝弟睦婣終之以德行道藝以無媿秀士之稱斯先生命名之微意也塾凡三楹規制整樸在堂之東居門之左與夾門堂之制合既成先生之子習義

來請記廼質書之而徵之古法如此是役也與其事者洪堃洪綠孝偉世善世坤世寬皆有勞例得附書

虹橋別業記

梁君文臣以乙卯之秋作宅甬東彩虹橋越年就其北爲別業經之營之既有成緒壬戌冬君歸自齊識余於費瑚卿廣文所廼屬爲記蓋至是余蟄居鄉里者十有一年矣此十一年中余不知以何紀年也但知爲某干支而已不知今是何世也但見憧憧擾擾如築室于道謀而已夫國中猶廣廈也庇其下者不知凡幾而無主人焉盜賊踞其室禽獸奪其居使居是者皆播蕩於風狂雨驟水深火熱之中而不知所屆故處今之世如烏之巢幕燕雀之處堂苟以圖一日之安而已而梁君廼於其時成別業一若自適其適且務欲爲久遠計而徧徵題識而及於余梁君之言曰吾之爲此非以觀美吾先德可念也吾於別業祀之吾遺書可寶也吾藏弆其中吾子弟不學可慮也吾於餘室爲校以教之吾之經營是誠不能以已也余聞君作客萊維閒著居積一貨殖才耳而其言若此夫明人倫尊經籍啓迪後進皆儒者與人家國之事而君言若此其志行殆必有過人獨區區治生也歟哉使天下之人而皆知此義嘗國於廣廈寧復有棟折榱崩之懼然則君之爲此於世道有繫余故樂爲記之質之廣文以爲何如

芝軒記

林君芝浦以字名其軒屬余誌之始余未識君豀上費瑚卿廣文謂余芝浦至性人也行修於家而信乎朋友及見君則貌癯而腴眉白目光內斂類知道者聆其言曠達而肫摯與相處意常有餘廣文之言蓋信君好書畫所居軒琳瑯滿架多名人手蹟尤雅慕余文且曰某錄錄無足稱請君爲言所以名軒之意吾聞芝爲瑞草爾雅疏王者仁慈則芝草生又嘗讀抱朴子所論列石芝木芝草芝都數十種則流於神仙服餌之說世傳神仙多荒誕獨葛稚川氏寡欲潛修尋書問義於儒者爲近夫未有神仙而不本於眞性情者有眞性情斯能長生久視君之行於人爲瑞人於物爲瑞草其人如其字以名其軒誰曰不宜卽以君爲抱朴子之倫其亦可也

陳氏涵養山莊記

涵養二字屬心性言始見於宋儒語錄然非本義說文涵水澤多也詩鄭注訓涵爲容玉篇養育也長也从食羊聲有食人之義之二說者引申之大抵不離乎澤物者近是六朝文體瓌瑋猶用古誼陳書沈炯傳文帝嗣位表曰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蓋謂德澤之廣上蟠下際無物不在涵育之中與書稱咸若詩詠鳶魚其恉一也然則涵養云者非有仁心有仁聞具民胞物與之量而以博施濟眾爲事者未足以語於斯陳君子塤既營生壙於縣西鄮入馬橋其祖塋在芝山之麓相距不百步也歲丁卯構山莊若干楹有堂有聽事門廡翼然庖湢咸具堂中奉祖若妣而虛其下爲他日棲神之所既成顏以涵養曰吾軒以是名也今卽以名吾莊吾曩遊芝山而樂水木明瑟花鳥怡人是莊適居其勝時一流連焉足以豫悅吾心性云爾他非所期也雖然君豈勵勵焉爲身謀爲豫悅計者綜君生平內而葺宗祠廣祭田外而卹嫠振乏拯溺施槥以及地方生計災荒善役義所當爲赴之如不及由君之事以窺君之志殆無往而非仁慈之流露而猥曰吾以謀一身焉夫一身之與民物孰大孰小其爲名孰久孰暫君辨之審矣而況爲德於鄉者固已若是其侈哉今夫有天下之任者以利天下爲事有一方之責者以澤一方爲事蓋各有其分量焉以君所爲令其所處高所及遠寧不能擴胞與之懷而宏施濟之願惜乎浮湛眾中未獲藉手於大者遠者然而河潤始於濫觴雨施起於膚寸君之心足以澤物而有餘余故以爲涵養之名不虛也抑聞之宋吳秉信兄弟四人奉親居小溪朱山堂後產玉芝人以其孝感所致因號堂曰芝堂山曰芝山芝山之得名自吳氏兄弟始君家世與之媲孝友亦庶幾似之語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謂孝友爲仁愛之本也君誠知本者其推暨於民物固自易易故因記斯莊也而輒援古誼以爲言

鶴巢文存卷三

鶴巢文存卷四

清鄞　忻江明紹如甫著

雜著

高祖使陸賈賜佗印爲南粤王賦（以令稱臣奉漢約爲韻）

漢高祖即位之十一年於時三垂用命四貉輸誠惟南粤趙佗承任囂之舊業據南海之雄城誅守吏而收旁郡稱武王而竊榮名自秦時爲外表之尊留發龍川而移檄比漢帝王關中之後猶憑駱役以抗衡帝以爲中原既定邊患宜平彼夷人於此倔彊敢作負嵎之勢令我國有加禮數應深望闕之情非同議結和親立閼氏以收冒頓行見化成漸被諸越賓而變丁令有陸賈爲才華宏肆氣宇嶒峻舊是行人之選新聞寵命之膺星軺遠出天語親承謂但使供藩臣之職勤方物之登梟將投戈來歸圖籍獻王伏地載讋威稜固封疆而世守奉玉帛而歲增此輩如羊羣何待雄師之撻伐乃公居馬上詎容異類之憑陵乘傳遊橫浦陽山用宣中國聖人之德銜書至桂林象郡俾易蠻夷大長之稱然而苗頑未格桀驁難馴詔書雖下約束罔遵其國露紒魁頭

比夜郎自大其君魋結箕踞如凡伯弗賓何以折梗頑而使化何以援威德而直陳何以去黃屋左纛之儀俾修臣職何以致鮫魚荔支之獻時集奇珍耀朔方十八萬旌旗何以使舞天先至收黑山四百三部落何以令率土稱臣賈則前而致詞曰殘熒雖閃不能當渤海之流也細卵雖堅不能勝昆侖之重也方今皇帝朝野一新河山並鞏百蠻之族歸心九譯之來接踵而王猶長遠徼以自雄幸虛名之坐擁一旦朝廷震怒出函谷而興師將士電馳下零陵而鼓勇畀正不庭鋤嚴非種彼絳灌特持節鉞凡有鼻者必誅問番禺僅等彈丸何所恃而不恐願西望拜長安之命爵秩榮膺故南行渡湟水而來鶴書遠奉佗於是穆爾改容慨焉興歎謂新朝既大包容豈下國敢生離畔南人不復反願今生永作藩籬漢德方代興使外服盡歸羈絆邀兩字之榮封飛九天之華翰甌越之君帝所命幸荷恩施服嶺以南王自治用資衛扞信辨士之言比十萬衆居然氣奪豪雄致橐中之賜直數千金應見光昭璀璨干戈載戢誰將絕道以背秦帶礪如新長此築臺而朝漢貢以申大義

之堂堂矢正言之諤諤善隨何之說辭抒酈生之才略故能使奉詔欲獻聞言感躍大夫出塞業須盛典於剖符天子臨軒將命殊勳而錫爵羨使者歸來闕下有平外徼之功令夷酋僻處海濱時慕帝鄉之樂以此服漢高之能善撫綏且益嘉陸賈之克膺付託看此日受銀符而通使羅拜新君待異時禁鐵器而構兵重申舊約

擬謝希逸求賢表

臣聞騏驥服馭用致千里之效麟鳳在囿斯成九陽之功稽古龐鴻職植之世扈鳩蹟頊之朝曷嘗不藉資徇

齊以佐沖漠伏惟陛下斟酌元化陶鈞太儀步趨茲韶曠若淵海佩服黈纊邃如神明五官五横揆牧得士七曜七政綱維有人用能洽奏登咸頌溢衢巷臣竊惟典替所由隆弛之漸式觀往牒眇覿玄風驅羊入夢是膺黃軒之圖飛熊載占爰受蒼姬之籙赤龍帝子錫二九之封白水眞人圖四七之佐是以藻朗金石鬱蒸風雲虞軌唐模塗歡里忭而歲歷綿曖瑤華罕嗣弓旌之典滯乎郊坰璞玉之珍翳諸林藪豈惟卞璞不潤荊陰將無隨珠有遺漢浦鳳翮不舉鶴書罷搜進選之軌不其謬歟方今三雍穆化五典從人而敦儒貴才一任選部計資定品惟曰限年致令勢要悉登膴仕惘彼寒悴莫望清塗九品辜中正之名六條廢淹滯之舉欲使飛黃服皁赤文候日其可得乎且夫惟善爲寶楚書所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今欲以一人之識鏡九流之務斯郎山叟知士切漢構凌雲之臺燕昭好賢臨河做碣石之館竊恐沈珠莫掇淪玉未抽夫桓公取才不遺九九王良甄隱非憚屑屑越石縲絏之士晏子延爲上賓毛生賣漿之徒趙勝目以國士楊喬容槃木於左右丙吉擢

郡牧之能名簡冊所載良爲盛准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其稱職舉主延賞任非其才坐以黨惡迺若巴蜀文雅見化於長官中牟股肱愼簡夫良令兒童竹馬爭迎郭伋之車漁陽桑枝先受張堪之澤是宜就加榮寵久假事權庶使圓首方顱苗黍之歌載穆滂仁曠誼薪槱之典允升臣生遇亨途躬漸王路實深文仲竊位之恥冀免絳灌沮才之誚輕陳庸管懼紊恒典

復雲麓同年尺牘

奉手敎并大著眞如從天而下嗟乎吾輩尙有生日耶辛亥以來疊經憂患於天爲僇民於家爲鮮民於國爲孑遺之民尙有生日可言耶兒子不聽阿翁言乃以玆事瀆先生寧不諒先生新愈之體乎事師事父兩失之矣但旣承閣下牖暑握管三十年知己賤名不可不留於大集中輒復轉嗔爲喜雒誦大著情至文生中年哀樂歷歷寫來覺河南道上京華邸中桑海巨劫苦由餘生之情狀如在目前忽喜忽怒可歌可泣則又驚歎而下拜不圖爲文之至于斯也惟其中獎飾過當讀之汗顏無地因求敎有就商增損云云輒依指刪節一二而以稍近實際語附益之仍嫌過情也親自謄寫信筆所之略有異同於不幸而壽一段文字同心之言悽然欲絕意擬歸結於不苟同不虛生以寓箴規故復有增損極知僭妄恃愛幸不見罪則請改爲贈序存稿而於謬爲點竄處加以諟正將抄本寄擲俾得交兒子敬謹錄藏知師若父生平有此雅故同此隱痛也四明淸詩略已付裝行就正臨穎無任主臣

董公鄮耘像贊（并序）

公諱雲逵字懋勳號鄮耘鄞人祖諱明倫太學生欽旌孝子父諱義太學生贈修職郎公爲贈公次子少讀書兼習騎射年二十五入邑右庠爲諸生母張太孺人早卒事繼母鄔備極孝養性端嚴人畏而敬之子弟不率敎雖童幼必重斥或開罪於公輒請宥於鄔太孺人太孺人爲緩頰公必隨從而無違焉董氏自明季居高塘未有祠孝子公遺命以構祠爲首務故贈公亟亟爲之不幸未竟而卒公承先志踵成之督率工匠毋偷毋怠以蕆厥績贈公之歿也方營新宅而未竣遺命撥田二十畝爲公自建西廂屋之費公讓而不受其敦行於家有如此者邑中向有常平倉胥吏上下其手以歲入之穀強貸富民而收其息侵蝕累數千金又有所謂莊首者其法以一圖爲一莊歲派富戶一人主之錢糧逋欠及境內命盜諸案惟主者是問被其役者雖生監婦女亦不能免鄉邑之患莫此爲甚公與石孝廉名俊張致諭變曾孝廉廷璉力控大府勒石永禁一方之患始絕其爲德於鄉有如此者始贈公力學不得志公兄雲廷公晚年始博一衿以未遂顯揚爲憾公雅意繼述儲書

萬卷延名師督課子弟比長子璘餼於學次子瑔舉於鄉而公之意迺慰生平於尊祖敬宗尤所致意先代墓祭必親往展拜有後至者督過之嘗曰祖宗一生心計盡在子孫以一年中之一日事尚不知盡心揆情度理安乎否乎又曰喪具稱家之有亡與其多費以治喪不如撙節以裕祀其篤於承先啟後有如此者公生於乾隆二年四月二日卒於嘉慶三年七月二日春秋六十有二以次子新昌訓導官贈修職郎配殷氏沈氏王氏皆孺人江明墉於董氏外舅師孟如先生公曾孫也歲時過外家拜公遺象肅然起敬既又得家狀而讀之益心欽公之爲人迺略敘其生平而系之以贊詞曰

灌灌於室侃侃於公直內方外惟道之從自公有作繼起多賢文章經濟裕後光前若山有脈若川有源典刑世世尙其勿諼

曹君蘭彬像贊

錢湖之水盈盈兮似君貌之清二靈穆如彝鼎兮似君神之寧君容與與兮根於中情婉愉以事母兮洵柔愛而爲兄施由近以及遠兮藹乎善氣之迎亦徇時而興學兮毅然養正以爲程窮討研之遺策兮紛目謀而心營餘事爲詩以自遣兮蕭然兀坐而神凝往子葺鄉獻之叢書兮謀鳩貲以刊行君義形於色兮奔走訊予而相翼以成始見君之貌兮今則見君之心形有時而敝兮心亙古而常惺青山無恙兮湖流有聲告我邦人兮式是典刑

方君式如明經哀辭

歲次丙子四月十有二日鎮海方君式如明經以疾卒於滬上之舍館先是君病脾泄足微尰余視之起居如恆時謂當以藥瘳也自後苦消中益以腹痛始居內謝客余訪之醫問之其家病狀乃有進無退輒惄焉以憂嗚呼孰謂其遽至於是耶余客授滬上晚而獲交於君君禮余意甚摯每相過研索經義賞奇析疑坐輒移晷余亦閒就君閒話疇曩或旬月不見聞余小極必臨視余病肝胃得藥餌輒相饋余所居門巷時時有車轍馬跡焉而今已矣嗚呼垂老遯荒寂寞寡侶得懇款如君者而交之而又奪以去余其何以爲情耶創臆塡膺無所抒寫迺泚筆而爲之辭辭曰

天帝夢夢奪我善人死者何憾生失所因君懋厥德鄉邑奚讓君善於文爲時哲匠兩登乙科終閟英華以淑其身以修於家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汐社衣冠士林眉目世趨下流禮教淪喪一砥巋然百川爲障澤枯起瘠乃其緒餘恭儉好禮是曰眞儒胡天降戾靈光乍傾少微夜黯赫曦晝瞑民之無祿喪此典型遠近悼痛矧我友朋生失所因死者何憾我作此辭寧惟私感

金允升先生哀辭

清遜國後二十年歲在辛未五月癸丑前景寧縣學訓導鎭海金先生卒年八十先生諱士衍字允升其先教授於家以學行陶淑邑後進後進之士宗之至今論師道者必曰金先生爲儒官敎士如其鄉秩滿而歸遭值國變杜門不問世事讀書靜坐毅然守不磷不緇之節晚號磷叟蓋其自道云嗟乎古今易代之際必有士焉違衆抱獨扶植名敎其身之存殁不徒繫一方之重而晞髮白石竟歇吟聲皁帽黎牀亦成故物故足哀也金先生非其人歟其孤賢宷以事狀來乃爲詞以哀之詞曰嗟君師之天秩兮寧隨遭爲乘除衆跂譽以背常兮吾志節其爲能渝抱祭器而拜廟庭兮誓終爲孔氏之徒明吾志以致遠兮曰惟澹靜之廬柴桑忽其彫謝兮名與故國而俱書人亡則國亡兮吾以哭海巢之舊居

題盛小吾先生畫

右盛小吾先生設色人物山水畫二通其一以山爲體溪巖樹石界之一人據亭坐兩童子汲水煮茗若伺應者其一以水爲體草樹扶疏蒹葭叢雜水榭中一人持杯凝望小艇三五淩波往來帆影鳥聲耳目如接幅中點綴有致山坡行策杖者石梁上凭閣觀者略彴跨水騎驢過者皆望中景也賓主分明生氣遠出先生殆胸有邱壑或寄跡適在是閒而作此歟畫無款題年月哲嗣士廉出以相示且謂余曰吾父好讀書能詩知醫顧常以體弱輟業寄情繪事不多作不自珍茲特其幸存者而筆意閒適猶想見吾父之性情吾敬謹庋藏貽示吾後子盍一言重之余不知畫然嘗學爲詩米襄陽文湖州之畫名古今矣而讀襄陽丹淵兩集一擅風格一饒韻味何與其畫相似也畫者無聲之詩不知其詩讀其畫可已士廉君承家學於醫家言無所不窺余以病

胃輒就治君進以澹慮適情之說傳曰上藥養性不必其藥石也觀先生之書其卽先生養性之術歟因參其意而各系以詩

深林翳巖岫閒花得春意位置亭臺中長物可成志觀象默無言清淡滌心胃似聞呼兩僮泉香茶熟未

置我清涼界風來聞棹歌有橋通彼岸有閣臨陂陀捷登與安步得失竟誰多願從乞杯勺飲之還太和

梅占春小傳

余自遯荒後落寞寡歡今春讌某氏園客有善飲者

談明季復社故事聞伎梅占春工牡丹亭諸曲則遣致之來羞澀可憐良家子也詢問家世棖觸余懷作梅占春小傳

梅占春剡城人年十六七許纖小儇慧貌秀麗不著意修飾而姿致天然家故中人貲其父賈也薄女紅不事使就鄰家讀書顧善病作輟無時師愛其慧恆卽家授之漸通句讀最後乃之縣之省求所謂女校者而肄業焉未幾亦棄去桑海之際邑遭蹂躪父有肆在里中盜瞷其貲挾以去勒贖千金家人驚且憤既贖父出死喪枕藉貲遂罄占春年既長伶俜無聊則雜取牡丹亭石頭記諸小說而日浸淫之爲鄰某所紿暱焉母不知檢因媒氏挈以之甬媒瞷女慧利其貨說之隸樂籍母惑之女執不從則以死要之曰寧忍吾爲道殣邪始居北里愧憤不自勝獨與吾友某善書問往還情詞悽婉席次語及身世輒烏邑泣下一日中酒迺戟指罵其曹偶曰若何爲者若倡耳我豈與若儔哉嗟乎人生處喪亂之際所遭不幸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千迴百折不惜自裂其名如李陵陷身匈奴思欲得當以報主王右

丞以遺世之高致而汙於僞命豈非賢者哉一日委蛇終身蒙恥士夫好持苛論而悠悠之口狎侮橫加且夷之與噲等伍如斯類者蓋大可悲也雖然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古今弱女子且然何況士夫獨其中有甚不得已者其身雖辱其名既裂而充其羞與噲伍之心重諒其所遭之不幸則如陵之忠義右丞之高尚寧當以辱身而掩邪君子觀人於其晚節占春其愼以圖終矣占春工書牘自署劍眉諱其姓故不著著其可感觸者如此

鶴巢文存卷四

鶴巢詩存目錄

五古

田家雜興
擬杜留花門
挽從母陳太宜人
題小滄桑館
哭李九香同年

648

七古

天封塔歌

贈劉驤逵同年

五律

館中春雨有懷
上巳日同謝君景綬董君運水包君蘂壁踏春集蘭亭字率成四律
曉發橫谿
寄懷董君運水
哭徐麗泉先生
挽林朵峯太守

七律

感懷奉和鎮亭師
黃葉
紅葉
餞別鹽非軍門
讀彭澤詩
古劍
西湖柳
擬少陵秋興

贈湯君遯龕
贈王惜庵同年
費瑚卿賡文索詩賦此答之
贈張君詠霓
次韻奉和王蓮友明府
集題梅百詠集句酬高閒雲同年

五絕

過南屏張忠烈公墓

七絕

次韻費冕卿卽席
偕友赴甬雲麓文伯兩同年有詩紀事卽次其韻
以事爲人篡名讀雲麓同年拒滬上好事者瀛洲會之招賦詩二章見志感而賦此卽用其首章韻

鶴巢詩存

清鄞縣忻江明紹如甫著

五古

田家雜興

賽社歲復修祈穀迓田祖朋侶雜遝來烹雞具新黍柴
門逐江開涼風拂遠渚對此話桑麻歡呼孰賓主力穡
乃有秋此事亦振古

豐年多黍稌高廩相連屬門無一吏呼家有十年蓄荷
篠誰氏子熙熙但鼓腹置身羲皇年古道載敦樸我亦

田間來長歌紫芝曲即此敘閒逸悠然爽心目

擬杜留花門（用原韻）

天地遘塵昏長河怒奔決胡雁肅肅翔睥睨無漢月大
將出幽燕中原苦戰伐禦侮召外兵毳幕道不絕兩京
指掌收峩峩見宮闕宣光自神武奚事假此物登高一
以眺荒郊含落日連雲萬竈屯刀兵森霜雪勢壓渭水
流悲泉共嗚咽牛山但隕涕豈知末大折秋風西北來
秋氣常嚴急天道有慘舒水懦既更烈聞道留花門揮
霍極京室顧視哀鴻傳人煙轉蕭瑟

挽從母陳太宜人

凍雲黯滿地瑟瑟風吹衣入門見縞素有淚紛如絲前
者訪母病母病知難支豈期棄我去不及再來時維母
有令德內外稱仁慈早歲相夫子姓名達丹墀謹事君
舅姑潔手奉盤匜夙聞內則訓子婦禮無私寧求衆人
諒常使親心怡親病躬侍藥晨夕愼扶持舅謂吾婦賢
渙然釋前疑賢孝不自襮重陰忽朝曦以是天祐之晚
歲得諸兒樛木能逮下應之以螽斯飲食若敎誨慈母
兼嚴師家聲幸無墜綏福宜在茲他善亦稱是恩紀徧

親知我昔隨母氏上壽晉瓊卮歲時頻問訊遠或數月
期婆娑兩老人相對生光儀視母如吾母後先晉期頤
黃楊驚厄運苦被霜雪欺母病匪今始母去竟何之書
此當哀誄奚解吾母悲

題小滄桑館

堯舜官天下天位輕敝屣姒氏崇世及顓制此焉起自
夏迄今茲興亡更幾禩封建運告終井田亦殘毀人各
私其私割裂禍山水陵谷迭變遷天地成奇詭然而造
物者寧彼不易此衆鶩亂之門抱獨治所止物物俾有

主愛護斯董理勢厚寧獨偏保存亘足恃瑣瑣田宅謀分當貽孫子食德服先疇敬恭桑與梓一旦悲黍離躑躅故宮址易主已歔欷誰肯泯姓氏費子告我言兹土昔見硯汝陽今我歸整葺詎能已吾亦愛吾廬世事任波靡靈光歷劫存命名暢斯指江河不廢流寓言道在是俛仰極古今歌聲應變徵高臥夢羲皇來日知何似

哭李九香同年

羣盜弄潢池宗周悲黍離君返自江漢我亦行遯歸紀綱已傾墜大廈誰能支我隱於市君隱醫我拙於文君善詩歌聲雜變徵相對慳歔欷誓同槁木槁秋葉辭故枝生既無名氏死復何所悲徒嗟失羣鳥躑躅一號嘶君死在俄頃歠啖如平時是豈肝腸崩熱血濺裳衣周有萇宏會化碧君今熱血灑向誰吁嗟乎君血我淚共此心無情天地倘窮陰

七古

贈劉驤逵同年

兵家儒家別部居文經武緯道則殊誰與兼之青田叟篋中寶劍胸中書荆山直下漢川來嶔奇浩博稱君才學劍更學萬人敵書成挾策上燕臺東盡滄海南湘沅馳騁欲窮天馬轅神州昏墊意不樂掉頭去去臥鄉園如此才華詎容隱長安冠帶紛援引福星一道浙東西聖水稽山屬封畛（君以錢塘道尹調會稽）此官舊制兼兵備隱然重鎮海東地改絃不調兹益夢但覺稱名今昔異君年五十貌豐厖捬髀太息心未降當官盡吾力所至能令轄境無驚尨中宵起坐讀孫子（君著孫子淺說行世）太白睒睒生光芒有時舒紙作秦篆筆端不滅吳鈎强媿我同時薦秋賦一例邯鄲難學步才人未嫁青娥老歎息韶華已非故韶華有盡情無極風雨瀟瀟數晨夕浮萍飛絮各因緣京洛緇塵成往迹感君慇慇懷舊衷蘄君努力明德崇文章功業由此選家集試讀犂眉公

天封塔歌

明州建國形勢雄大江如帶環郭東海濤橫溢斯鎮之陡然平地卓孤峯有唐通天登封紀飭衆庀材興鉅工是時鄮治猶未移天意已將靈秀鍾浚雲健筆扛百斛中有精氣藏飛龍又如長劍倚碧落寒鋩倒射青芙蓉陽開陰闔互盤礴烈火一炬鏐鐵鎔宋元以來迭興舉

文人諸記碑磨礱迭入我朝更修葺巍煥煞費經營功內材堅樸外觀壯勢若直透雲霄中四面闢戶恣登覽街衢交錯棋橫從官衙佛市森羅列坐市者肆儒者宮日月雙湖兩杯酌一城橢圓如掌同東望太白南金峩縹緲欲接仙人蹤此塔峩峩鎮此郡海若郤步毋敢衝願千萬禩作砥柱登高長嘯天爲風

五律

館中春雨有懷

愁懷每不解況乃雨纏綿書卷晝常掩孤燈夜獨眠抗顏慚腹笥無語對詩篇時復悄然望遙村隔暮煙

上巳日同謝君景綏董君運水包君藥墅踏春集蘭亭字率成四律

浪跡山陰地年年禊事修放懷隨水盡極目老風流俛仰今時寄絲絃此日幽人生亦暫敘集類每同游

永日山林邈亭陰少有天長流足幽抱化宇亦隨遷茂竹娛清聽崇蘭引大年齡言風詠事列坐次諸賢

每以春興感遷流況及終暢懷當水曲終古此山崇觴詠欣今抱觀遊慨昔同所之亦既倦絲竹寄和風

取次懷春曲暮情盡有期清和天地氣修短古今悲暢敘無終日感興又一時情懷聽大化老至豈能知

曉發橫谿

艤棹過清溪形東影欲西曉風吹斷雁初日闊荒雞詩意與俱遠青山向我齊不堪愁裏聽孤鳥一聲啼

寄懷董君運水

同是窮途客閒情付醉吟與君日攜手幾輩孰知音夜雨聯牀誼暮雲春樹心平生詩酒契我亦賦苔岑

哭徐麗泉先生

昔聞徐孺子高義冠南州自託葭莩誼言從杖履游秋風侵病骨春雨滯歸舟問訊嗟無及公胡不暫留

昨介耄期壽無文爲紀年赤眉知孝子白髮老枯禪身以孤行潔名應易代傳瀧岡他日表鄭重待書阡

挽林朵峯太守

平昔忘年友晨星漸已稀會文成往迹入世懼危機宦倦君先隱時荒我亦歸無端頻感逝望斗更何依

一對明廷策泉漳治績新靈山多隱恨靈石作詩人槩月悽其落野花無復春招魂何處是惆悵憶前塵

七律

感懷奉和鎮亭師

抗懷回溯中興年幸覩金甌缺處圓迨雨幾曾深計慮
積薪徒自逼熬煎山河六代成宮地功罪千秋籲帝天
百萬金繒供手擲救時猶道相臣賢

離亂驚心天寶年深宮感泣識崔圓龍蛇跋起三邊棘
猿鶴聲哀百慮煎元振寢兵甘辱國杜陵憤世每呼天
東山久繫蒼生望我爲斯民敢借賢

西湖柳（用漁洋山人秋柳韻）

湖名西子最銷魂況是垂楊綠到門長日可憐垂手舞
新春初仿畫眉痕王孫宮舫湖邊渡遊子征車郭外村
只爲年來多別緒繁華舊事莫重論

晚逢明月曉鞍霜離恨年年曲水塘遙塞更添持戟士
深閨怕啓寄書箱青樓萍梗憐官妓朱邸桐陰歎故王
欲向南朝尋舊夢一舟北去大功坊

咸道科名汁染衣關心時事想都非牽絲彭澤風塵悴
訪舉章臺信息稀三市春來遊騎鬧六更鼓罷曉鶯飛
物猶如此人將老元子平生壯志違

春到吳山總可憐江城微雨禁城煙京臺衙市程遼闊
宛洛關河恨邈綿畢孟軍營盤馬路循和亭館聽鸝年
六橋煙樹今無恙何必尋詩灞岸邊

黃葉

秦淮煙樹半霜痕秋到江南欲斷魂宮柳衰殘雲黯淡
井梧搖落月黃昏疏蓬影裏前朝事畫角愁邊晚照村
遣興不辭頻中酒離人心緒與誰論

紅葉

閱盡花番一建瓴揚州綺夢幾人醒御溝水逝詩都怨

驛路晚晴車乍停臙有燕支含墮露半隨鴉點散零星
哀蟬落葉情何限望斷斜陽木末亭

擬少陵秋興（用原韻）

風生虛籟響空林秋至人間倍鬱森眼底江山都感慨
劫餘天宇但窮陰拂纓已負終軍志視策徒雄祖逖心
聞道遼陽罷征戍更無淒夢繞疏砧

秦晉關河迤邐斜似隨槎路到京華炎風未肯銷金甲
弱水誰從挽鐵槎芻粟枉供胡馬俸菰蘆淒動佛貍笳
客途多少傷時淚迸作荒山躑躅花

夸父橫戈怨曈曨中原王氣竟衰微流膏漲路魚爭上
毒霧漫江鳥戒飛豈有重臣資控馭但籌下策亦依違
長城散牧多閒馬可惜霜嚴苜不肥
勝局遽收刼後棋變絃竟作曲終悲直驅海若翻凶浪
猶望河魁相吉時出塞疲驢頻纍纍過雲哀雁總遲遲
漢家肯把珠崖棄猶有朱鳶入夢思
太乙靈仙隸九山無端控鶴向人閒苦窮元化供三筆
且學清齋禁八關塵網忽攖身外感霜顛漸損鏡中顏
才人厮養原同盡便擬青衣厠卒班

一昔臨邛怨白頭長門慣賦漢宮秋極天風雨無邊響
斜月關山觸處愁已慨一軍化猿鶴何能終歲狎鳧鷗
會當倚劍崆峒上忍使窮奇祟禹州
翻覆誰窺造化功盛衰都在轉圜中孤花自抱凌寒節
敗葉難禁過峽風鶯界春迴荒地綠鯨淵氣懾曉暾紅
要持一息爭天運失得何勞問塞翁
我宅江鄉勢瀕迤青山遶舍水平陂任他松菊荒三徑
分與鷦鷯借一枝警夜烏號呼夢覺催人駒影逐時移
秋來秋去渾何事遠樹茫茫天四垂

贈湯遜盦君

同是前朝白髮人輸君詩酒樂閒身忘懷得失希元亮
隨分居游學潁濱腕底蓬山供點筆（君纂修岱山志已刊行）眼中
桑海任揚塵卻欣貢樹清芬永秀發孫枝代代新（君於十年前曾手植代代橘結實纍纍喜而形諸吟詠其風致可想矣）
音塵未接氣相求坐領書城肯乞休鄉國遺編屈訂誤（昌國典錄關係一邑掌故君嘗鈔校一過）
穴巖墜簡待尋幽唱酬韻事追耆社（清初吾鄞高隱學與錢蟄庵諸公結耆社愼選遺民往還酬和所稱明山九子者也）文字因緣
託選樓既我琳瑯資採摭（君所輯翁州詩徵稿本曩年校訂四明清詩略曾假一鈔）

更期鑒別有陽秋

贈王惜庵同年

隱居著論續潛夫翰墨生涯夙所娛題扇右軍驚市眾
書裙大令授門徒庋藏家有磨崖拓篆刻名應煮石呼
更羨詩才兼畫品天然妙筆輞川圖
昔年同賦鹿鳴詩宦學分馳又一時十載津門勞夢想
半江淞水證心期衣冠歷劫都如舊鬢髮催人各已耆
金石千秋君自有願言共葆歲寒姿

費瑚卿賡文索詩賦此答之

行邇荒江謝俗紛忽逢舊雨一傾樽爲言衰鬢同潘岳（君痛賦悼亡）有約新詩索許渥世事蹉跎容我懶儒官偃蹇得君尊石田茅屋歸來早杯酒心期合共論

七十年華眼底過閱人閱世感如何早憑遺蔭爭高曠轉爲清才受折磨耄學尚思摻壁簡苦吟只唱定風波達觀近悟莊生旨隨分都成安樂窩

神州搶攘說辛壬壘塊塡胸酒不禁洛社誰尋遺老迹滄桑猶繫故園心辟塵祇合黃冠隱對鏡寧辭白髮侵卅載論交知己感相期共續采薇吟

萬事如棋末劫難羨君抗手獨登壇懶看時局爭盧雉且結幽棲託鳳鸞幾輩優游同覓醉百年容易強加餐遺塵高躅無人問別墅何妨擬謝安

贈張詠霓君

小築園亭事息游期將著述紹前修匡時計相書篇在輿學文翁教澤流千帙栞成鄉國集一經貽作子孫謀明山況有神仙侶消受清閒到白頭

次韻奉和王蓮友明府

養心於佛隱於官出世何如入世難差幸本來存面目每從眞率見胸肝燕城秋老詩懷迥蓮幕霜清劍氣寒聞道淮陽有遺愛知君不作宦游看

我與深山木石羣明心見性卻輸君飄搖身世愁風雨寂寞鄉關望水雲夢裏驚花空色相靜中鐘磬遠音聞憑君得識旃檀理尤勝奇香百和薰

集題梅百詠集句酬高閒雲同年

鑑湖乞得便還鄉志節皎然日月光不願和風諧世俗剩將傲骨看滄桑穀城黃石誰能見白鹿青崖我欲狂一片冰心冬在抱釣臺通窟兩芬芳

未許羊權恩俗塵白衣甘與淡爲鄰龍髯馬角成孤注泛宅浮家作散民只有清標餘縞袂肯將遲暮怨芳辰貞心便足爭千古合使齊年比大椿

歲寒三友共論心放眼高歌四座驚嶺上白雲爲伴侶人間城郭半榛荊荷鋤帶月清閒課散髮乘鸞獨自行別有義熙心事在孤芳依舊抱幽貞

風急天寒意自怡興來潑墨漫淋漓論詩雅愛陶元亮筆法誰傳楊補之爲寫半枝點春色（嘗以墨梅一幀見貽）俱從太極孕神奇麻姑尚有丹砂戲占盡風流醉習池

五絶

過南屏張忠烈公墓

勝國衣冠在青山見淚痕首陽如有志何事恨雙猿

七絶

次韻費冕卿即席

瀟灑情懷似樂天清歌妙舞每當筵髭鬚不稱風光好纔怕增年又過年

天上瓊花取次開消寒無計且銜杯眼前亦是嗸鴻侶卻報雛鬟勸酒來

偕友赴甬雲麓文伯兩同年有詩紀事即次其韻

文物彬彬舊四明跡蹏交錯恨難平衞王懾敵成奇策不負重洋一夜程

十里錢湖壽域開我行兼爲買山來（山在湖上曰寨場）撫棺一哭遠兄弟（有事族兄之喪）淺土鴒原倍益哀（擬爲先兄營葬兼造生壙）

以事爲人篡名讀雲麓同年拒滬上好事者瀛洲會之招賦詩二章見志感而賦此即用其首章韻

巢居戢翼遠塵紛求友嚶鳴未絶聞飛入冥冥終被篡可知野鶴遙閒雲

餞鑒非軍門

欲將俠骨老淮陰一笑掀髯遂解簪汗馬辛勤名將業金雞籌畫藎臣心百蠻威懾雷霆厲兆姓恩銘雨露深何事故園歸去賦峴山觴詠滌塵襟

讀彭澤詩

泠泠琴意寫和沖菊酒居然大隱風典午衣冠遺一老柴桑貞介薄三公平生志節青天在故國河山綺語空猶有瓣香韋柳繼晉唐代異審音同

古劍

斗牛終古照豐城三尺純鉤百鍊精閱盡興亡杯底影難忘恩怨匣中聲山河歷劫銷鋩角豪傑當年寄死生極目風塵今未息好將霜鍔出長平

管慎堂奏餘議稾二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
粵[illegible]廣州重刊

篤慎堂燼餘詩稿序

吾鄉近二十年以耆儒宿學著望者推　金一士先生及鄭守庭師而輩行最前者尤推先生爲首又皆本忠厚孝友以勸導風俗栻奔走風塵以不獲見先生言論丰采爲憾今歲孟春爲序文孫湝生司馬詩知其淵源家學旣復以先生賸稿委爲序言稿約三百首蓋燬于庚申之亂而僅存者近世傳稿非專尚奇奧即以藻麗爲工先生不矜才不使氣和平溫厚

得詩學正宗讀其詩可想見其人斷墨零章益足寶貴先生往矣守庭師垂老江濱猶以勸導風俗爲己任而惜合志同道之無人也讀先生詩者其益可慨也夫時辛未仲秋後學何栻廉昉甫謹序

序

憶昔舜過山頭望江流之浩渺姬王祠下弔古蹟之蒼茫撫懷千載而上出郭十里而遠則有低徊悵惘神魂飛越者焉若夫瞻言桑梓非異地之飄零極目蒹葭悵斯人之不出華陰成市士夫慕道而來通德名門鄉里望塵而拜基也過元亭而載酒從圯上以求書與先生之羣從遊獲侍先生之側得讀先生之詩小窗延明兮我久坐一編茹古喜客能文春風煦其陽和秋水昭其

澄澈送目遠眶登高泰岱之峯俯觀衆流溯源星宿之海彙古今而周燭合洪纖以廣包託旨彌遙選言尙莊無媿雅頌之亞抑亦騷經之倫時則操几杖以從遊懷鉛槧以執役美蔭之庇託於鄧林觀止之歎興於虞樂童子六七從詠而歌食客三千濫吹亦列以風胡之善鑒兼蓄鉛刀若中郎之賞音不遺柯竹遂使大匠所顧臃腫號爲良材博物所稱小草成爲遠志洎乎城裂金甌車奔鐵籠鴻避繳而哀嗸燕睇巢而成恨自此分馳

南朔莫紀星辰而先生駕返道山神歸兜率龍蛇當厄空傳撤瑟之期牛馬方走未與執紼之列逮至滅刺人海弭櫂鄉闕才非騎省値閒居而感懷士無虎賁慨典型其已謝於是重過黃公之壚欲哭西州之第則人渺山河地餘烟水玉杯之書盡燬於兵火石鼓之字半蝕於蟲沙典冊高文難求司馬零章賸句亦炬祖龍先生之哲嗣文孫相與追輯散亡攷論闕失孔壁振其遺緒沈樓復其舊觀並就口授所誦手錄成編懼先德之勿

彰悼遺澤之就泯示予斯集屬爲弁言媿非任昉作序之才過承敬禮定文之命竊惟先生早歲轡龍中年表鶚占鏡兆於芙蓉守盤餐於苜蓿鴛湖水秀人識孝廉之船鹿洞風清衆仰皋比之座若其詩書宿好圭璧禔躬洵士林之楷模實人倫之圭臬迄今代謝風流評空月旦文康之玉早埋安石之金更碎悼冥契而精亡感知音而淚落則有嗚咽難言欷歔滋愴者矣然使鄴侯仙去不留架上之書王充論高莫寶枕中之秘流水無聲廣陵絕響其爲悼歎更何如耶今雖管豹難窺勺蠡奚測而輯崑山之片玉求大海之遺珠劫火已銷吉金不壞琴名焦尾泠然清曠之音裘號吉光蔚矣陸離之采況復青箱世守絳帳親傳弆著作於名山紹家聲於世閥洵乎公不讓卿亦且孫能繩祖盛德百世垂譽千秋先生亦可弭憾於斯文爲靈而不朽矣同治十一年

壬申季春武進後學徐壽基謹序

金一士先生家傳

金椒薛時雨撰

往歲時雨讀金一士先生燼餘稿題詩二章近序江陰金氏文牘復得讀先生制舉文文孫武祥因以狀乞爲傳誼不可辭按狀先生諱諤字一士號嘯厓常州江陰人世居大岸村大岸金氏以文章行誼爲郡邑望祖鑑雍正乙卯舉人乾隆元年以博學鴻詞徵官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考捧閒成貢生候選訓導先生幼敏劬學九歲隨父居城南談氏別業故唐荊川先生讀書處所謂陳渡草堂者也訓導公名德雅望時流過從先生閒見習洽所詣驟進好爲詩趙雲松洪稚存諸老見之皆驚異外兄孫伯淵先生尤愛重焉年二十補縣學生訓導公晚得末疾先生經營救水偏走江皖浙閩所至與其偉人長者游禮聘者趾相錯嘉慶己卯舉順天鄉試道光丙戌大挑二等用教職守銓壬辰權嘉定縣教諭乙未選授蒙城縣訓導甫一稘丙病去嘉定故壯縣民庶殷殖故事童子試入學學官出保任索贄禮視其人

貧富爲多寡家高貲者懸格程價不取盈不止遇已生日則箕斂其下以爲壽雖市賈無或漏者先生皆詆不爲曰吾官卑顧號人師而以利自市乎蒙城地貧瘠先生守道不變潔己課士一如嘉定時會邑有大工作官紳以勞敘保邑令列先生名先生固辭曰儒官何力之有敢攘功耶卒不受獎上官同僚愈益重之母夫人里居在養至不能具鮭菜又以職守所繫不得以時歸省乃浩然棄官課生徒以爲養終其身無返顧云敦內行居母夫人憂年六十毀若孺子弟三人先後爲娶婦弟既歿復卹其孤或遣就傅或樹生計咸身肩之與人和厚無疾言色誨學必準道誼官嘉定蒙城學子至者恆以倫常孝友提命之不飭教者反復勸導之必使默化而後已去蒙城日遮送涕泣祖帳賦詩者累數十百人先生賦詩有我是迂儒今又去諸君還要當官看之句蒙人至今猶能道之生平踐履篤實嘗言爲學之功當自不忮求始尊德性道問學悉基於此彼斷斷於程朱

陸王之辨者皆理障也尤負知人鑒被容接者成就甚衆設帳故人家生徒頗綴高第故羔鴈常充於庭然性廉介雖當穀饒倍於舊未嘗渝先諾居鄉好談因果謂即儒者吉凶影響之理而淺近易明足爲顓愚下一鍼砭同縣鄭解元經躬行君子也每造廬請謁先生樂得同志常與親歷各鄉宣講鄉約民有忿爭不相下先生徐出一言解之各感謝去邑有大政令或以咨先生先生無不言然足不履縣庭同歲生來宰邑者投一剌而已庚申四月常州既陷先生猶集團議守禦既而事不可爲遂感憤致疾九月卒於家年七十有八妻史溧陽故大學士文靖公曾孫女仁賢慈儉克儷先生年八十有二後先生四年卒子二仁祺應澍女一適同縣繆氏以貞孝　旌

薛時雨曰常大州也江陰於常望縣也乾嘉以來鉅人學子輩出其以文章經術著稱者駢坒輻輳顯顯照宇內余嘗樂交其郡之賢士大夫餘光嗣聲往往未沫至夫操履貞白卓然爲閭黨矜式如古陳仲弓王彥方其人者則又樸愿無文采不足以震遠而垂後觀於先生抑亦本末該備表裏完粹之君子人與余友何廉昉太守栻先生鄉人也其序先生詩謂能以忠厚孝友勸導風俗允矣雖然遂足以竟先生乎哉

題識

江陰金先生爲先大父已卯同譜道光丙申丁酉戊戌間與先君子同客徐州以文字相契時喆嗣晴初丈侍先生於客舍亦與先君子朝夕過從後三十年同治甲子丈與（憲和）皆自故里避兵輾轉至長沙爲述往年交誼之厚文醼之樂相與欷歔者久之因出遺集篤愼堂燼餘稿三百首見示蓋自全稿燬於兵火從平日記憶及他處搜訪錄爲此編以存什一於千百者也嗚呼自東南寇亂文獻漂零詞人墨士之所撰著燬滅無存者不知凡幾今先生詩文雖多散佚此編一出先生之心術風規猶可想見孝子之不沒其親讀者可以感矣先君遺稿幸無恙稿端有先生題記謹錄一紙俾丈永庋之亦以誌兩家文字之緣歷兵燹之後離而復合有如此也甲子五月初七日世再姪平湖張憲和文星甫謹識

題詞

一代能幾才一才能幾日時會遞興廢文章互得失有幸有不幸傳豈藉紙筆況乎刼兵火遺稿尤易佚若非得替人誰與爲繼述吾友一士公哲孫秀無匹念先人譜誼爲我述祖德兩代迭趨庭團欒荷訓迪到公有遺文毋乃貽厥力家集盡名篇一篇倍可繹補讀少年書繪圖自題墨上爲身世慨下爲子孫惕一卷少而老俯仰成今昔我以君自題還爲君賞識見孫如見君爲君長歎息感舊更論文悠悠意何極

（文孫甡生囑題並代錄　先生自題補讀少年書圖詩二首）

番禺年愚弟馮詢子良甫拜題

題詞

毘陵風雅有淵源壇坫相推碩望尊束髮能驚甌北叟騁詞欲抗兩當軒江湖歲晚吟身健苜蓿盤寒火候溫老輩遺徵惜銷歇澄波如練弔詩魂

文字其如浩刼何才人心血此銷磨牛腰卷重難收拾琴尾音留賴護呵桐有孫枝垂蔭遠沙餘金屑獲珍多秋江處處皆詩意述祖憑君擊節歌

全椒後學薛時雨慰農甫拜題

題識

金淮生同轉出示　令祖一士先生賸稿一冊受而讀之覺醞釀深厚音雅而節和性眞而體婉不愧有德之言兵燹之餘僅存二百餘首渾金璞玉歷刼不磨老成典型于茲未墜賢子孫護持勿失亦見先生之遺澤孔長也庚辰正月番禺陳澧蘭甫謹識

乾隆間常州詩人最盛自甌北老人洎毘陵七子而外工聲律者尙多有之流風所扇至嘉慶道光間淞波嗣韻猶不乏大小雅之才如　金一士先生其最著者也先生生平所作詩不下三千餘首茲集掇拾於兵燹之餘所存僅十之一而氣體沖雅格律醕古猶可闚見大凡然則刼火飆塵不能使之悉泯者由其瑰氣精光足以自存於天壤間也光緒甲申文孫淮生運同以示越人汪瑔莊誦一過謹識卷末

篤愼堂燼餘詩稿卷上

江陰　金諤　一士

漢壽亭侯玉印

神物不多見寶氣宵久藏瑩然發光彩漢壽亭侯章
緊古大豪傑佩此眞琳琅年深仗呵護世遠流芬芳
紐端鐫御篆稽古彌精詳云昔漢先帝自蜀賚錦囊
使者到荊州士卒齊騰驤想見拜受時際會覘明良
精靈照千古鬼魅走且僵聖賢豈寂寞遺迹垂無疆

金鐘列東序石鼓懷西方何代弗寶貴況乃手澤長
稽首更鞠躬執匣如圭璋試看牛斗間作作時有光

飛來峯

奇峯飛到勢谽谺一路看山此更嘉洞裏倒懸千石
筍壁間遍鑿萬曇花果如靈鷲能翔舞定有天龍會
攫拏日暮鐘聲何處起松杉落落梵王家

仙居山接冷泉清絕頂攀躋衆客驚樹老直同鼇偃
臥人來或作蟹橫行高僧掛錫留名久刺史栽松夾
道平只恐和雲要飛去虬枝鐵幹爲高擎

謁岳忠武王廟

宰木蒼蒼裏清嚴廟貌孤江山千古恨忠孝一門俱
感憤騎驢客猖狂立馬圖天心雖莫挽大義敢模糊

謁于忠肅公墓

百戰孤身在艱難事兩朝竟遭讒蠆毒空憶鷺鶯謠
早阻南遷議曾回北狩遙祇今祠宇外激烈往來潮

金鼓洞觀石刻仙蹟野鶴飛來四大字

空山少行跡野鶴忽飛來此境僊人識何年古洞開
瓦間蒼鼠竄樹底禿鶖哀一擊雲霄去凌空首不迴

書壯烈伯李忠毅公長庚小傳後

大將報國捐軀亦何恨　聖主酬庸而士卒咸奮君
不見忠毅公聲名天下震（一解）公泉州人寄籍臺灣
幼負奇氣自命非凡入塾弄筆大書天生我才必有
用果然一生得此七字橫胸間（二解）漲海奔騰通絕
域嗟爾蝦蟆敢爲鬼爲蜮　天子命公統領之職公

拜稽首誓殺此賊 三解 堂堂出令既嚴且明旗分五色壁壘一新 四解 既統水師更善火攻火藥火薪載以艨艟連環船子母船不若此船完固所向無前 五解 焚賊巢斃賊黨中有貨物首功者給賞軍民歡如雷賊不就戮何待哉 六解 賊計窮走山東將軍追之疾如風賊叩顙入兩廣將軍追之密如網 七解 朔風烈烈黑洋水飛沫驚濤澎湃起挺身殺賊不怕死不擒巨憝勢不止賊船圍在我船裏公復乘船躡其尾

大呼縛賊直指顧間耳 八解 撲面一礮衝雲霄大星下墮天門高將軍死矣兵號咷一手尙執盾一手尙持刀瞪目直視凜然生氣臨洪濤賊乃遥望魂銷膽喪 九解 總制奏 九天 重瞳屢顧心哀憐憐其毅哀其忠不惜破格恩恤爾丹衷 十解 顯爵封授 誥命輝煌專祠祭祀俎豆馨香將弁兵丁感涕不遑 十一解 危坐讀公傳慷慨無悲酸將相成功一時易君臣遇合千秋難 十二解 小醜雖兔脫大戮必鯨封英魂來往怒潮起時作金戈鐵馬聲洶洶 十三解

觀海

才人看書如看水煙波浩瀚行間起豈知觀海如觀書一覽天地疑無餘年來萍泛心已折多少煙雲驚變滅白衣蒼狗更難知莫覔奇境空歔欷我思中土九州悉雄郡何乃八十一分中一分回視山川城郭一片青濛濛漩澴匌匒潮頭近蓬壺縹渺靈旗張龍宮鮫室金銀裝眾靈雜遝下大荒或執鸞尾緊笙簧

赤日倒景黿鼉藏珊瑚生彩珠生光中有島嶼大煙颶墨齒窮髮通舟航雲耶水耶總飄忽不盡茫茫接天闊安得乘槎任我遊眼光所到氣先奪須臾掃盡浮雲空到此益顯乾坤雄一聲狂嘯百怪走但覺滿身獵獵吹天風

花神廟竹枝詞

天開圖畫引遊人柔綠嫣紅一片春同到隔湖隄上去百花生日拜花神

管領名花日正遲莫敎風雨悵芳時一爐沈水深深
祇不是桃根定柳枝

牡丹富貴玉梅清心性原非一樣生十二月花都數
遍不知那種最關情

催花不管柳眉愁灩灩春光水面浮花底鴛鴦花上
燕旁邊閒煞一沙鷗

偕趙古槃郭涵若遊湖上遇雨

炎夏正端居清涼思水殿共出清波門隔湖放舟便

欸乃櫓聲柔空濛宿霧噀山疑屏六曲波如鏡一片
頓覺暑氣消悠然忘俗念勝賞已遍歷遊興總不倦
白雨跳珠來菱荷突亂戰同人集古寺小坐亦吾願
老僧致茶筍神安心益戀復登望湖樓（樓在聖因寺南）湖中
一一見雨來近山尖雨過遠山現俯仰只片時氣象
已百變臥看濕雲歸南北兩峯古寶乳滴突谷石脈
露晴旬歸路溼松杉清風滌庭院回望月舒波皎皎
白團扇

大石佛寺

媧皇鍊石可補天異僧鑿石能像佛擘開巨嶺千仞
高突兀見瞿曇一頭出西湖水本通江流始皇曾此維
龍舟（西湖志湖本由江通海始皇觀海時曾繫纜此石）桑田滄海原無定更
化金身照錦州宣和年間始位置飾以黃金建以寺
慧劍眞能倚九天法眼果然小十地層層峭閣凌雲
煙猛虎帖耳天龍眠只有前峯如獅踞（旁有獅子峯）猶恐
難馱不敢前

將自毘陵赴杭蔣巖林囑寫風雨論文圖

席帽悤悤又遠離難忘握手對牀時別來風雨知無
恙何處雲山不繫思刻意悲秋憐宋玉多情贈別感
王維開圖他日重回首應悵勞人天一涯金戩以詩

偶成五古十首

風騷既歇絶漢魏留吟哦庾鮑擅清俊盧駱如江河
崛起杜工部下筆皆包羅稷契自期許遷謫嗟蹉跎
樹大蚍蜉撼命蹇魑魅多微之作序銘謂公古未有

介甫選詩集惟公亦居首稱史有魯直稱經有景綸
或謂詩中聖或謂詩中神而我集公句也如作公記
時序百年心文章千古事
毛公作詩傳初未留其名及讀後漢書其名乃見稱
孝經標鄭注或疑卽康成唐人辨其非至今終難明
可知著述家未嘗博聲譽藏之石室中光華自然露
脣亡齒必寒皮去毛焉附君子知其然亟其所當務
房琯用車戰陳濤嗟輿尸安石用周禮蒼生悲流離

謂是法未善商周曷咸宜謂是法難革唐宋何傾歆
始知天地間綱常不可移其餘諸制作焉用拘泥爲
蚩尤實造兵帝王皆用之用其禁暴亂弗問造者誰
居今而反古聖人所深危
我上峻峯巔嵯峩置身高有客亦攝屐撲面忽相遭
借問從何來別指路一條卽此可恍然公等勿多議
大道本同源源同術或異果然登絕頂則又無殊致
兩翼者能飛四足者善走有能有不能不必强相偶

子秋筆一枝彼此垂不朽揚雄善著書對客則吃口
以詩强子固未免形掣肘用取其所長敎率其固有
所以古聖人諄諄戒矯揉人非同鹿豕性豈猶杞柳
神仙何處居傳言長不死豈知歷元會天地有終始
我聞古樵夫觀弈深山裏腰柯亦旣爛手談尙未已
又聞劉與阮遇女桃花水夫壻半年多滄桑七世徙
然則果飛昇歲月亦如駛一十二萬年曾不一晌耳
丹藥況難求瑤池豈易企愚哉秦始皇邈矣赤松子

窮士入蘆中悲歌動魚鮫王孫遇漂母大德豈斗筲
吁嗟倉猝間得此生死交所以古之人慷慨重知己
意氣偶相投已列五倫裏
風詩三百篇繼者十九首又從五言古作爲七言偶
古人亦愛新愈變愈不朽豈知數百年陳言又滿口
風會所趨向文章亦分剖與到見性情無庸等株守
天氣淸且和蕭齋惠風透入門筆如海開腮花似繡
古人不可見前望徒茫茫勉欲窺其奧終難挹其光

會心從中來草木皆文章所以擅詩才山川亦相助畫或倚牆參書或聽江悟

人逢寒氣至入室毋漂搖和叔宅朔方鳥獸皆氄毛萬物藏於冬譬如弓矢櫜古木獨崛强葉脫風蕭蕭解衣類客狂釋甲同兵驕一絲不掛體豈以鳴其高嗟爾津液降彼長此則消終讓松柏枝青青獨後彫

補窻

峭寒連日逼疏櫺補出層層襯畫屏望去詩書都雪

亮坐來幃帳訝風停凍蠅從此鑽難破賣鴨能敎燕倍馨儻得處宗雞解語未妨竟夕隔窻聽

掃地

陳蕃掃室每辭慵我愛倪迂執帚從豈比向時塵拂面頓敎立地鏡開容端嚴研几纔無俗整理琴書不厭重尚遜當年清閟閣竹梧洗到綠痕濃

焚香

鷓斑初試麝纔爇盡日垂簾看篆文掠地清風吹不

散告天心事密難聞博山爐爇春如海沈水煙濃曉結雲何處可容參一瓣筆牀硯匣總氤氳

灌花

羣芳入譜各爭妍自灌根荄忍息肩一日看花千日養三分人事七分天還祈宿雨霑枝上好趁朝暾隔樹顛消受繁華如錦繡須知調護在春先賢百無集

西歷懷蔣巖林

好友若明月對之常皎皎好友別時多明月圓時少

憶昔兩髫齡形影長相隨今年石城下文戰猶淋漓西風吹落葉同此趯趯悲君謂汝勿傷騰達會有時語畢即分手忽忽又奔馳今夜明月明不覺百端集丈夫抱壯懷烏能久鬱抑祖逖既著鞭班超亦投筆但願紫氣中兩劍同飛出

武林旅夜即事

離江三十里獨坐忽聞潮夜半月初上秋來木未彫魚龍吹浪近風雨入城遙壯士知何限茫茫共此宵

贈朱心垣（具焯）

才人逸氣肯消磨老去名山襆被過千里江湖供嘯傲兩間詩卷任搜羅（時方輯國朝江左詩鈔）王融雜組年來滿張嵊清談客邸多我正忽忽歸放棹錢塘門外奈愁何

歲暮旋里

遊子念高堂游雲返故鄉長風送歸棹細雨溼輕裝放眼程途遠驚心節序忙忽忽歲云暮又見早梅芳

立春日吳江道中

飛霞朝朝羈此身曉看物候一番新太湖雪霽天連水小艇風來氣已春細草欲蘇憐過客梅花已放解迎人計程漸近蘭陵路竹樹吾廬望眼頻

游獅子林

米顛愛石皺透瘦玲瓏日日藏襟袖倪迂秘此作園林幻出巖扃誇結搆一畝宮將萬象包十笏地呈千巖秀龍盤虎踞逸驥騰鬚鬣皆古松稜稜初疑狹路

一而一誰識奇觀層復層直如身入壺中去別有一天不知處又如八陣圖中來東馳西逐空徘徊豈眞蝴蝶藏花小飛去飛來總相繞不羨猿猱恃體輕衝沙犯嶺飛林表我思造物好逞奇奇山奇水皆驚疑此更人工奪天巧包羅奇境應無遺雲林先生善畫癖千載流傳神奕奕好作疏林平遠圖有筆不皴大斧劈豈知邱壑貯胸中卻於此處露奇特要知粉本本來同寫上生綃人未識尋芳竟日草堂低檻外煙波路欲迷牆角夕陽迴眼看毿毿樹擁[illegible]金猊[illegible]

柘湖即事

九峯纔過一帆斜二月煙郵放杏花隔海人家有雞犬（海濱與甯波相望廣輿記相傳夜靜時每聞越中雞犬聲）滿城春色是桑麻（城內盡田疇）鱸魚入饌驚新味蓴菜沿溪發嫩芽同此江南好時節雲山何用悵天涯

清明

如此好時節他鄉已幾迴尋芳向何處信步指城隈

花氣隨潮擁春愁帶雨來飛飛雙燕子任爾掠蒼苔

題談蘭芝出獵圖

談君別我十五年天涯芳草空情牽一朝握手出圖示歎褭快馬何翩翩南山北山冷煙裏健鶻饑鷹脁金鞭誰其從者碧眼兒口出雷聲鼻出火後來鞍馬何繽紛歷亂臙脂起陣雲羊侃侍兒原好武李波小妹亦能軍引起離愁莫摧挫回頭舊夢同皋座陸氏文章兄弟傳王家池館聲名播楊柳從前未滿圍鶯

花往日曾經過當年蘊藉不勝衣誰知尺笑儒風懦俯身捷下千仞岡挽弓用箭如邊疆心折豪氣撼山岳展卷不覺神飛揚君不見王粲從軍屢回顧徐陵負羽嗟遲暮古來戎馬幾書生短衣豈便長材誤嗟余歷碌走風塵帽影鞭絲感行路亦有雄心願據鞍圍場一片雲平處

雪夜書懷和湯雲厓作

去年雪霽南山巔我曾策蹇西湖邊今年雪花大如掌草堂冰玉琤琮響湯君出示書懷詩洋洋灑灑何淋漓焚香煮茗愜情話對此可以舒襟期亂鴉飛歸喬木古凍雲片片當牕戶多少關山羈旅人談何容易江鄉聚君家梅花開未開定有老幹橫蒼苔會當載酒醉花下明月扁舟獨往來

偕李玉坡曙洲好遊平山堂遇雨

三月春光最動人平山堂畔騎轔轔歐陽池館今何在二十四橋煙雨春

山塘七里似平湖處處園林一幅圖想是避地微雨過粉奴花底玉腰奴

夢尾猶苞春未闌東風有路到前灣一重桃樹千重柳身在多情薄命閒

幸逢仙侶得同舟他日湘思兩地愁祇我萍蹤更無定不知何處是揚州

登金山

江上西風起薄寒揭來絕頂好憑欄空中純是蛟龍

氣眼底俄驚鶴鶴盤丹閣近銜秋色老碧汀遠點夕陽殘披公豪句今猶在獨立蒼茫任縱觀

昔年曾向上方遊（丙寅歲除自臨湖旋里於此阻風）此日重經又暮秋嶺樹參天山北固浪花捲地水東流人間離合都加夢自古登臨易動愁且向中泠尋勝跡待他風轉看行舟

乙亥季秋赴闈二十九日抵杭州擬遊西湖未果

六年離夢阻江干今擬重遊興又闌直把西湖比良友別時容易見時難（丁卯戊辰己巳客武林自庚午遊棠湖後尋客秣陵瞬六年矣）

十月朔因事小住仍偕張仁軒張星垣暨涂生懷生安生遊西湖欣然賦此

江上濤頭阻客船重來欣賞好林泉天開圖畫仍無恙我與湖山算有緣翠竹黃花尋昔夢紅燈綠酒記當年相期南北峯高處閩海歸來到頂巔

過富陽縣

布帆安穩渡江流境到春江處處幽四海名山推兩浙一年好景數三秋雨餘紅樹開生面雲放青巒漸出頭記得畫中曾一見（黃子久富春圖曾見惲南田先生摹本）驚疑不覺似前遊

初七日過溜江灘水勢甚溜風順得以遥過古桐江遇順風瞬息百餘里卻怪進灘後黯慘浪忽止頃尚高於山今乃平如砥此豈風力衰只緣水流駛水急從西來風怒自東起風與水相搏洶洶若摩壘

乘其力爭時扁舟飛渡矣不然勞縴挽進寸退已咫豈非伏神祐借我一帆使前路釣臺高蒼茫煙樹裏

過釣魚臺

天下盡先生誰與輔光武天下無先生高風孰千古赤伏符興景運開先生掉首賦歸來祇今惟有桐江上水繞山環一釣臺

溜江灘至烏石灘七十里號爲七里街蓋逆水七十里甚難行若風順則轉如七里耳適遇

順風食頃果到

七十里逆水渾如七里行始知天下事時至莫能爭

自錢塘以來一望數百里皆紅葉也

多少臙脂色層層葉上加有山皆絳雪無水不紅霞老屋猶蓬梗扁舟更葦花惟餘驛亭畔一片夕陽斜

抵蘭谿過家仁山先生故里

家學淵源在祠堂何處尋高山長屹屹喬木自森森一代夷齊志千秋濂洛心至今留矩矱瞻仰倍神欽

金華道中

水路看山徒自喜縹緲蓬壺隔煙裏陸路看山始覺眞不惟相見且相親一峯晴雲一峯雨峯峯蒼翠侵眉宇疊嶂層巒錦繡開清泉曲澗笙簧來平時作詩任豪放弩張劍拔驚相向偶然學畫更離披今日纔知渾厚宜試看仙境豈人料卽論奇處亦天造眼前好悟大文章可惜會心還未到五百灘頭昨已過金華道口又煙蘿客中莫漫增惆悵如此程途亦足多

括蒼山

峻嶺忽天半蒼蒼孰與齊白雲藏一邑（縉雲縣）紅樹照三溪（棠溪赤溪管溪）東跨仙居小西臨吏隱低名山徒悵望誰肯共攀躋

小蓬萊山

莫悵蓬萊遠蓬萊在眼前雲開見宮闕客到卽神仙青翠藏飛瀑丹黃接遠天會當凌絕頂一覽萬家煙

十八日上馮公嶺高十五里懸崖峭壁上摩蒼空頂有桃花隘宋楊億嘗比之劍閣洵險路也亦奇境也得五古七首（馮公諱[illegible]大臬[illegible]縣）

巍巍馮公嶺突兀超羣峯千盤到半山已入雲霄中回視我行處惟見靑濛濛曠然發遐想民物橫心胸

宿霧散氤氳曉日開曈曨扶桑光照耀得毋金銀宮搖足紆餘行輿夫非敢惰乃如大江中平地將人簸

五里一息肩計行十五里又如春蠶筐三眠更三起寄語同行者愼勿嗟難行不上高山高不知平地平

看山不喜平行山又平好一望已心折況乃路途繞
傾耳驚啼猿裂背絕飛鳥怒雷吼瀑布亂雲雜新篠
苟非馮公開萬古人踪少忽訝林箐中炊煙起裊裊
絕頂桃花隘谽谺勢蟠伏嗟哉宋楊億畀之等西蜀
既登最高處小坐息童僕一陣罡風吹人人膚起栗
安得同心人于焉結茅屋嚥漱元和津煙霞吾已足
上山輿夫難下山輿夫易只一轉瞬間頓覺勞逸異
忽如舟揚帆忽如馬縱轡木雞俄奮翼饑鷹暫側翅

潭豈萬丈畏坂甯九折避洵哉齊人言不如善乘勢
夕陽忽西匿高岡下羊牛人皆思晏息余亦茅店投
喘定一回顧萬嶺齊雲浮聖言洵不虛地險惟山邱
欲語口先塞恐增遊子愁
平生愛山水尤愛奇絕者今茲奇絕處眞能甲天下
儻或心膽寒山靈笑應哆謂我如葉公好龍徒好假
所愧無奇才不能盡揮灑胡弗留有餘待補畫圖寫

石門洞觀瀑（郎道書元鶴洞天）

萬丈石門瀑從天落半空到來雲忽斷飛作雨濛濛
氣壓層巒俯聲驚絕壑通何人知此意長嘯激清風
山裏仙人去山前峭壁開白龍終古戰元鶴幾時迴
荒寺圍松鬣殘文剝蘚苔空懷謝康樂臨眺獨徘徊（康樂搜山始得此勝）

石門洞謁劉青田先生祠

渡江開國幾春秋廟貌依然鎭此邱萬古雲霄追蜀
相一生事業果留侯空餘野鶴遺仙跡猶有清猿動

客愁寂寞石門憑弔處斜陽煙靄望中收

過吹臺（王子晉吹笙處）

蒼翠猗桐半入雲吹臺山下葉紛紛世人那識鸞笙
響海雨天風偶一聞

過飛雲渡

清晨飛渡海梢來白浪滔滔一望開順水行船如走
馬不知雲氣是樓臺

桐山嶺分水關遇雨

閩浙交疆處雄關鎮嶺頭雨來千樹合雲起萬山浮跋浪鯨鼇湧衝波鹿豕遊皇天憐旱久路迥客休愁

宿福鼎縣

海嶠高寒起暮煙衙齋暫此息勞肩減孫走雨原非聖左相銜盃且避賢青蔗堆盤憐梗瘦（糖蔗瘦如蘆管）黃魚入饌喜鱗鮮（石首魚通年有之）卻思故里團圞處如畫溪山小雪天

福鼎道中

姥峯爽氣挹千家纔出城南路尙遐一片空濛山色裏不知是雨是雲花

路上行人爭路時排空雨腳尙如絲羨他一鷺低昂處萬頃山田五畝池

朱烈婦詩

朱庭謨字楷堂涇縣諸生體素羸娶婦某氏夫疾革引刀自刺願以身代遇救得生夫歿撫孤成立今已游庠道光癸巳年其從兄晉

齊孝廉以烈婦事實徵詩

夫如生妾可死籲天瀝血深閨裏夫已死妾宜生哺雛翼卵涕泗橫青燈熒熒藥爐小當年艱苦誰能曉仰天難覓返魂香顧影惟餘拔心草引刀自刺何從容不知有刀但知有儂以身代某天頻呼不知有儂但知有夫吁嗟乎鼻可割臂可折祇恃區區此心決君不見撫孤今日搏扶搖報答重泉恨漸消聞來試把霜鋒看轉覺芒寒不敢操

篤愼堂燼餘詩稿卷下

江陰　金　諤　一士

到蒙城學舍

重疊文憑下選曹催來淮口駕輕舠娛親有檄心原喜坐客無氊氣漫豪書畫一肩行李薄關山千里夢魂勞年前曾與梅花約忍負枝頭月影高

渭陽棠蔭滿江干（家舅氏蔣立菴先生曾任潁州郡守）阿士頭銜笑太寒敢謂官卑供職易卻憐學拙入時難年豐差喜人情厚地僻原宜禮數寬講幄乍開庠序裡祇愁無補費盤餐

春明門外溯前因聚散升沉惜此身一曲知音彈淥水廿年遊迹看紅塵諸公臺省連番上同學輕肥幾輩新夢蝶樓邊重迴首近來頗悟寓言眞（蒙城爲莊子故里樓在城東門外）

歸帆纔出練塘邊（上年甫卸嘉定學篆）繫馬山桑未息肩定有英雄嗟末路漫勞絲竹遣中年草堂每憶芙蓉地扮社難忘穲稏天何日小園謀五畝江鄉春綠自耕煙

謁莊子祠（祠在蒙城東門外有濠梁夢蝶樓諸勝）

出郭二三里祠堂花木幽寓言空邃古宦跡寄荒陬草沒觀魚沼雲低夢蝶樓歲時走野老天地泬寥秋

得家書喜硯孫從孫北闈發解

開緘喜色露新痕知有佳音到里門五代八科懷祖德（吾宗自曾叔祖訥菴公康熙丁卯科掄魁後至硯孫歷五世凡八科）四年兩捷感天恩（子晉從姪先以壬辰恩科發解）文章必售原先決門祚相持記共論寄語長安需次者不須感喟管城髡

父子公車事最難南宮明月正團圞茹連待爾登同榜匏繫慚余羈此官櫪馬尚存千里志旅鴻敢戀一枝安春風得意花爭發還望泥金次第看

孝女祠（失序）

昔年孝女說曹娥今見山桑孝女歌總是爲親捐一死憐他三載淚尤多

骨肉流離了此身紅顏到此恨難平長淮萬古東流

水隱約還聞嗚咽聲

將去蒙城留別諸紳士

趣裝又欲出山城不負烟波舊日盟薄宦經年殊草草新交幾輩重行行愁添江管縈離緒喜動萊衣慰客情自有知音存海內焦桐莫作感懷聲

卓犖英才各逞奇自慚無補悵臨歧重逢或遂三生願此去原曾十日思報　國文章期竹帛過江音信待楳枝連番把盞新秋節忍忘依依話別時

蒙邑諸紳士於五里亭設餞詩以郤寄

中途遙望簇衣冠如此離筵酒怎乾我是迂儒今又去諸君還要當官看

過從頻番誼最親一鞭忍便出城闉升沈聚散尋常事此處纔能見性眞

東門祖帳正新秋自顧何才愧挽留長短亭邊楊柳樹一條條繪別離愁

蕭縣道中

征塵連日馬蹄催離合情懷往復迴望見彭門山一角煙鬟高下遠迎來

綏來樂府爲鄭孝子作

蕭縣孝子萬里尋親使者額其廬郡縣傳其人（一解）兒時不知父何處長跪母前問其故母欲言之哽難遽而甫三齡而父遠戍（二解）仰首號泣寒烏啞啞兒不願娶婦願從此逝穿雲入海覓阿翁安得生兩翼空咨嗟（三解）某年某月鄰某戍烏魯木齊甘爲執鞭偕行弗迷奈無宿舂惟乞提攜（四解）黃沙白草風蕭蕭黑河八月雪亂飄出關性命輕鴻毛（五解）千山萬水十生九死隣某到戍孝子喜孝子且弗喜而父戍所去此尙三千里（六解）扶病往心彌堅糧盡竄深谷魑魅蹲其前僅得免焉（七解）窮晝夜倏逾月抵綏來足趼蹶急走詢父早沒（八解）一慟幾絕天茫茫哀感穹廬醵錢助勸送而父魂魄歸故鄉（九解）鬼神鑒知道途護持辭家八載乙未之秋抵里挈行無虧（十解）

果能行路無遠果能爲時無晚皇天高高鑒誠惆孝
子者誰曰鄭立本十一解

幽居

颯颯西風落葉新槐根小築傍河濱功名豈便稱人
傑遇合從來有夙因五畝未謀歸隱地一編依舊苦
吟身燕雲萬里無消息夕雁晨鴻枉自頻

韶華回首去如馳紅樹青山又一時夜雨聯牀新得
句秋風吹帽舊題詞隍中蕉鹿原非夢江上蓴鱸別

有思暇日聊爲無事飲未妨酩酊任傾巵

海天萬里路茫茫卻憶盧鴻舊草堂辟蠹無方空隱
几截蛟有字或黏牆小園幾處栽榆柳舊圃何時足
稻粱人事十年成往跡可容長揖恕清狂

寂寞寒釭擁百城圓曦倏又照聰明少陵詞賦工無
益開府文章老更成要看黃花持晚節怕聽翠竹起
秋聲幾時真遂田園樂頭白還堪負耒耕

獲硯四首厥一

憶昔趨庭日曾須研一方道茲名黼黻（研背有黼黻形）俾汝
厲文章此石形微肖當時事忍忘感之翻欲泣持立
獨徬徨

春日郊遊

客裡春光過禁烟春遊好趁雨餘天大彭館外青青
柳不唱陽關也可憐

燕子樓邊草徑荒尙書舊第最淒涼珠歌翠舞人何
在一樹桃花澹夕陽

獨酌

牕前幾日綠成陰小飲還宜灩灩斟獨樂略知迂叟
意息機久識丈人心須防抵鵲休持玉始信呼盧莫
注金暫與曹騰君莫笑茫茫世事古猶今

哭方雲帆茂才二首

遽爾干將折難禁傷痛聲赴都如送死入夢尙疑生
二老情空愴千秋氣怎平當年風雨地歷歷記分明

底事鎖眉頭偏擔萬古憂崔駰何不樂吳質卻長愁

淚任青衫滿書懸絲字留石城他日過悲咽大江流

題宗言倡畫（宗言乾隆時金陵詩僧畫法超逸）

數峯淡不眞一水渺無際此境何人知秋暝復秋霽

人謂禪家畫我謂畫家禪江干幾株柳記得冷雲邊

題陳小屏春明餞別圖

都門送別柳如煙裙屐風流憶昔年恨煞尊前飛絮

急玉簫金管正纏綿

忽忽兩度送歸驂枚馬仙班又酒酣莫怪摶沙容易

散歌喉誰是舊何戡

廿載輪蹄別恨深花間我亦記題襟近來久絕春明

夢今夕無端感不禁

得臨湖高希之刺史書幷蜀巾見懷詩感念昔

遊郤寄

萬水千山渺無際隔郤音塵如隔世忽傳江上尺書

來又如晤對顏爲開二十辭家到芝麓英流幾輩同

馳逐顧盼詩壇酒社間壘瀋飛騰筆花簇就中與君

情最親論心寫素通殷勤雲龍交誼當如是車笠盟

言何足云荏苒流光三十載茫茫踪跡睽湖海幾處

滄桑風景殊幾家宿草門庭改誰是當時座上人方

干羅隱尚沈淪底須話到存亡事纔覺臨風闇愴神

君也航航差吐氣西川作牧專城寄雪嶺雲開飼鶴

天錦江水滌調琴地曾列文翁寮寀班猥知曾鞏師

生誼還山抱負豈全舒且喜甘棠接天琴而我猶然

夙願違年年雲水浣征衣頻番鴻雪新痕在一樣鶯

花舊侶非王粲登樓最蕭颯馬周入市總歔欷郤憶

當年到官舍掉頭頗有旁人詫五畝何曾早歲謀一

瓻仍欲奇書借讀君手札誦君詩介我低徊不自持

多感故人心尚邇所嗟遊子暮何之舊曲重翻折楊

柳百年相矢相要久我已清霜早上顛知君兩鬢猶

青否好風準擬駕輕航何日重登君子堂旅邸夢迴

瀰望處江天雲樹自蒼茫

題秋郊送別圖爲武仙槎觀察（凌漢）解組旋陝

作
五載陽春正詠歌一時賓從奈行何須知萬戶攀留
意更比秋郊別意多
驛路迢迢樹色蒼一琴一鶴趁輕裝乞歸莫道尋常
事幾處能開綠野堂
翹才高館望嶙峋一語曾添四座春授簡鄒枚同賦
別可知還有受知人

哭房師花曉亭杰夫子

台星忽霣曲江磯悲咽層雲慘不飛向有直聲留
殿閣爭傳仁政遍郊圻韋侯累世科名早謝傅中年
絲竹稀千古大名青史在門牆慟哭自沾衣
記得持麾出國門（夫子於庚辰夏出守重慶府）廿年一別黯銷魂
雲霄空負吹噓力蒲柳難忘灌溉恩後日心香何處
爇當時手澤幾行存可知楚蜀蒼黎外頭白彭宣賸
淚痕

哭方頫齋傳燧外兄

一別慟千載旌麾黯九衢隻身遙赴 闕雙旐倏登
途（以引見歿於京師）事業東南重謳思先後俱惟餘寸心赤
耿耿拱 宸樞
四明歸里日悽愴大江秋（由甯紹台觀察奉諭旨旋秣陵已四年）差幸
敝廬在堪爲棲隱謀風塵空極目霜雪欲盈頭不敢
閉門卧 君恩還未酬
歎息焦桐樹西風墜下身自經勞拂拭竟與拔沈淪
鯨海恩同闊燕臺望更頻傷心何以報銜感只沾巾

他鄉惟表弟杜句最纏綿作別輒千里相依會十年
吞嗟驚薤露慟哭悼桑田空掬臨風淚焉能滴九泉

輓田小坡寶齋太守六首

小別已踰年重逢甫經歲萬事眞茫茫公也竟厭世
悽愴動中懷焉能禁揮涕而況道義交復兼文字契
海內幾知音落落晨星繫近日多凋零茲辰益驚悸
眷言溯平生悲風結陰曀
蔡邕禮王粲座客驚某某謝何近袁宏譚論忘時久

嗟予何所長一編享敝帚而乃傾囊問稱揚不絕口
生平少許可於我獨否否因此轉自傷雕蟲徒覆瓿
知音忽零落一慟忍回首
勞績在河壖銘誄亦已詳三十餘年來蒙蔭非一方
緬想蒞秦郵驟漲連淮揚下游處釜底隻手賴保障
厥後雲梯關海口賚宣防束水師前賢接築長隄長
昔爲淇園竹今爲召伯棠棨戟所臨處民謳不能忘
閒情寄詠吟唐音追正始牲嗜臨池學名帖摹萬紙

回憶締交初文讌盛箋里有客賦白蓮索和四座起
是時梧院秋夜涼月如水送客各還寢得句忽狂喜
呼僮秉燭來達旦談不已更憶下邳署予倣石經體
遙見敞晴牕蛟龍紛腕底公謂隸與楷用筆無二理
試玩鍾王書可以見程李余今每執管斯言猶在耳
升沈冷暖場煙雲一轉瞬祇此式穀謀諄諄意難罄
清白本家貽丹黃復手訂讀書破萬卷豈爲科名競
頗愧歷年來下帷同考證

昨夜盛暑中徐方葺城闉一病感勞勩遽驚旗鶴迎
以死而勤事祀典所宜行異時奉蒸嘗桐鄉有士民
惟嗟吾黨中知己無多人衙齋遺墨在卷軸猶縱橫
珍藏毋散佚千秋著令名已矣勿復言薤露聲淒清

聽雨口號

凍雨敲牕酒易消燈前聽雨炯清宵桐曾入爨噫焦
尾米待成炊愧折腰世事茫茫渾似夢舊游歷歷總
如泡祇應趁曝偕隣叟含鼓謳唫答　聖朝

題晏竹卿春江擊楫圖

一笑大江橫春來波浪平天教寄遐覽人自動豪情
煙樹六朝色風濤三峽聲還應懷祖逖經略在書生

庚子初冬偶成

漢唐勁旅扼三邊總在機宜一著先豈有憂危翻誤
國斷無忠愛不容賢流民雁集應開網諸將狐疑徇
控弦聞說東南好財賦也須耕作待豐年
兩階干羽化偏頗不甚鯨鯢亦止戈彼已可擒纔可

綳我原能戰自能和功名易耀宜知懼意見難符究孰訛千古中興頌方召寅恭輔政問如何

朱蔗根購得舊玉蟬漢時物也予心愛之慨然持贈誌謝

君本詩中豪拔戟成一隊又能博載籍辨才洄無礙暇時精鑒古羅列別眞僞黝然不釋手贋者孰蒙睞千里汗漫遊笥必璠璵載昨購古玉蟬殉物審漢代肪白質猶存猩紅色詎退金盌與珠襦此蟬實其類

不知何年月流落在闤闠遭際既得所雲光護靄霨嗟予亦嗜古摩挲一而再羨魚恐徒勞易羊慮難遂儻作虞公求毋乃近狂悖君也似已知解囊竟割愛欣喜出望外什襲敢云瘁感如賜雙環寵比贈百輩硯非蘇瀸唾帖豈蔡致恚所恨楚無寶如何謀報佩知君重意氣車裘泯吝態雙綏雖玩物生平見梗概今人易翻覆小利已叵耐所以天地間維持賴君輩

偶成

忽辭枝去送殘春零落飛花最愴神寄語東風好護惜不敎墮溷只飄茵

謁史閣部祠

蟲沙浩刼幾經秋廟貌依然鎮此州宿世原爲文信國鞠躬豈讓武鄉侯誓師江上濤俱咽拜表朝端淚迸流賸有梅花繞孤嶺夕陽幾樹暮煙收

姚子薌（祖培）屬題問棋圖

酥凍憑誰探舊林空山寂靜白雲深淩寒一樹著花

末數點應知天地心

淮濱重遇感華顛冷暖關心記廿年此後懷人江上夢憶君定憶藐姑仙

中州河平上朱雲溪（襄）河帥百韻

聖世庥徵集神河瑞應彰金隄賚永奠　紫禁特明揚嘉績昭彝鼎訏謨仗棟梁魚人稽姒后龍馬證羲皇四表皆淸晏千年俾阜康　宸垣頻送喜憲府本持綱往者洪流泛曾於中土障歲星逢丑度（道光辛丑）月

琯紀申方（七月漫溢）綠字探消息丹文想混茫喧豗驅雹
斧激烈挾雷硠鼇掣瞻洄注鳥塡盼頡頏事宜慰
宵旰務在戢農桑　帝曰來咨汝臣哉進厥良元精
鍾岳瀆　前席寄金湯（公於蘇臯奉　上諭授東河河督督塞決口）嵩目
紓蕘策焦思費絜量搴帷問黔赤駐節鎭蒼黃源認
輸西域流知繞北湟入關從屈曲出陝乍跳踉驅馬
追難駛犀牛鑿未磅歌徵前後漢詔紀舊新唐代見
防衝瘁時聞著論詳瓠房臨輦蹕襄野擁壺漿異製

鏵磨石奇蹤戟洗鋼神蠵當助順怒贔莫憑强何況
八方會尤期一葦杭　星雲均表瑞陬澨悉傾陽汴
口襟喉地夷門冠蓋場吹臺薈榆柳官渡撥菰蔣度
土豨瀍澗占辰蔭角亢簡書勞往復版築竭低昂勇
賴王尊大謀超賈魯臧碧羅天共轉朱馭日初長萬
鍤團如雪千屯肅若霜鳩工咸効命駿發不分疆豈
藉銅符趣毋煩鼛鼓鏜召貧薪羣職奮挽葦庶民忙應
笑黿鼉駕殊嗤蜩鷽搶鯨呿爭瓴要蟻孔謹歧傍

聖慮猶兢業臣躬敢怠遑戴星朝暮勤霽雨燠寒忘
平格孚周召和衷協杜房（時星使已先至）已敎深畎澮復爲
囦隄防事統芟梢密功兼濾澹昌依然波順軌遠矣
路通航貝闕森松柏珠宮煥桷䆃六增垂炯炯一柱
接蒼蒼績可元圭告褫堪白璧償慊夸推不世　喜
起際非常忠藎先　亥契勤勞晉錫慶酬庸　綸綍
賁晉爵柷戩將溯自花磚步都傾玉珮鏘（己卯庚辰聯捷授職）
（編修）鳳梧頻獻納魚藻賡颺壺挹僊醽冽袍分獸錦

煌　經筵翊帷幄史館峻門牆（經筵講官國史總裁）幾載輶軒
出連番鐵網張梁園披翰墨洛學振膠庠（視學中州）北極
邏貂略南維待直匡水經窺窔奧地志飾縑緗（以京堂至）
（河南襄理）芒碭飛繪旆江淮照繡裳（觀察淮徐）所經俱整飭每
事必慈祥陳臬威增重開藩吏共蹌（兩任蘇臯一權蘇藩）頓令
虛猰犴長使實倉箱樓幻氛消蜃車迴臂螳（英夷不靖）
（防禦海口）口碑盈道路　心簡在朝堂覲展蓬萊表　恩
濃槐棘行斯猷宣黼黻　相悅叶宮商緊昔聲原赫

而今烈更光龍門通瀰瀰鵬海注汪汪鱗次興都邑
鴻哲足稻粱九千覘里曲五百應期剛不伐誰能及
無爭孰克當軍容鵝與鸛浜法馬如羊轉漕波臨鏡
飛芻颿送檣桃花紅夾岸爪蔓綠沿塘瑞應呈山澤
休徵洽雨暘謙彌撝劍履望自邁圭璋濟上雙旌駐
奎邊六纛趪（河督駐劄濟甯）岱山雲護高閣壇月映修廊恩溥
慈顏悅（時太夫人迎養節署）禧延美意洋孝緣忠益至文以武
逾章書靜香縈篆春融玉按瑱賓朋盡枚馬著作有

璩瑒全境新裁黍連圻夙樹棠不才慚散木奚術勸
遊繮學懼隨時俗文航吐沛滂萬言希對策十上愧
擔囊負米情常切飄蓬氣易恇幸陪山簡座曾接令
公香蔭郁喬松翠縈回小草芳雲泥蒙略分風義荷
栽狂盛德咸傳誦微忱倍感惶挈瓶終覺陋窺管或
無妨河復宜揚雅嵩高久愜望沙隄　昇鈞軸瑤殿
謀笙簧几几還歌舄皤皤早兆璜冰夷安澤國海若
靜波鄉磐石綏中外平衡合表坊和羹資燮理吐哺

識淵藏頌應圖書起風先候旬翔田間望台耀光彩
炳銀潢

將游大梁簡大梁舊好

滾滾黃河控上流乘槎此去趁清秋廿年不作燕臺
夢千里猶為梁苑遊山館酒盃憐契闊津亭詩句感
綢繆賓朋若問枚乘賦莫說觀潮筆陣收
重疊書來趣起程鄉關無奈鼓鼙聲自慚老至居人
下多愧途窮仗友生東閣料應容詄蕩西園期與頌

承平只餘舊雨偏留戀（謂陸曉汀姚子蕃）怕聽臨風班馬鳴

中秋下邳舟次

海月團團上河濤滾滾流遙山見西楚佳節又中秋
酒易書膽醉豪誇汗漫遊梁園有人盼標杖莫淹留
遙憶高堂上蟾光定一般卻憐今夜月難得故鄉看
久客心情減深宵風露寒舵樓聊遣興小飲具杯盤

舟行遲緩遣悶

艨艟十丈牽日日舵難前未貯巾山酒休乘上水船

唫花詠才捷看樹任情偏我道終登岸逢悤且晝眠

重九日虞城道中

虞城道上正車馳何處登高可賦詩卻憶去年同看菊雨螯斫雪勸餐時（上年九日姚子蘅招飲）

大河月夜舟行

上下天光入望寬秋宵明月正高寒儘敎九曲波無際化作琉璃一色看

掛帆今夜好風多莫問雲濤幾曲過雞犬不聞煙樹遠卻疑船已近銀河

玉宇眞無纖翳蒙芙蓉一朵擲晴空珠宮貝闕知何處都在蟾光照耀中

幾尺雲羅映水遙金枝閃處翠旗飄若非月殿開青鎖定是星軿下絳霄

兩岸高峯忽送青風濤喧耳幾曾停大羅天上霓裳曲知有仙人託共聽

上界分明見斗台中流隱約過漸臺不妨便作乘槎

看此水原從天上來

道經彭城有感

彭門舊遊地重過轉淒然綠樹非前度青山似往年賓僚感今昔客旅怕流連愼勿探東閣荒涼蔓草邊

江上阻兵革胡爲還遠行游梁愧憑軾過宋憶班荆霜鬢增枚叔風懷減馬卿似聞海氛息捩柁且遄征

彭門感舊

感舊疇能遣彭門又一程往來千里地賓主廿年情身世何人憶文章獨我傾黃壚重回首淒絕塞鴻聲

將抵豫境

前程聞已近商虞河水滔滔盪舳艫桴鼓不驚薪早屬風光便覺眼前殊

江鄉未許狎閒鷗地非天南易滯留千古夷門爭伫想特來補足少年遊

上水遲緩舍舟而車

既苦舟行緩何妨竟舍舟知難宜變計能進在專謀

露溼韁絲晚風吹帽影秋危橋還繫岸遲汝在中州

輓朱雲溪河帥

帝簡來中土迴瀾詎偶然桑麻纔偏地箕尾竟歸天
力竭鯨呿處心枯蟻漏邊宜房甫經歲感泣滿河壖
千里梁園路崎嶇霜滿林我來賀河復誰料弔星沈
剩滅懷中字琴悽指下音當年山簡座歷歷記虛襟

題李厚餘（璋）表姪廬墓圖 乙巳

嗟爾幼而孤時方在襁褓聞爾旋失恃纔知覓梨棗
嗟余卅年來故鄉隔天杪暫歸如傳舍親朋半衰老
喜聞爾成立少孤爲客早所恨會面難參商背昏曉
今秋過大梁河滑盼皓渺忽焉聚搏沙客中邂逅巧
虎賁似中郎尙覺典型好何況玉樹枝臨風對皎皎
竟日語不休斜陽霽古道示我廬墓圖至性格蒼昊
先人廬且睽何處廬塋兆感之淚沾襟百端集懷抱
龐公上冢時我亦心如擣展圖再三讀往事溯鴻爪
斗酒與隻雞此願何時了鬱鬱睇寒松萋萋指宿草

惟有孝子心描畫難成稿庶幾焚香供還同擁篲埽
藉以報九原清芬本未邈勉旃揚名聲他年看阡表

梅花

莫作凡花看超然色相中前身是明月今月又春風
鶴艇唫和靖驢鞍畫放翁不知江上雪幾樹照晴空

題洪幼懷（符孫）齊雲山館詩

大梁客館快雪晴齊雲詩卷當牕橫憑他萬里寒芒
闢冰玉照來字字皆晶瑩齊雲山人吾舊雨白下都
中共羈旅一別俄驚廿五年眼底流波事如許重逢
彼此鬢髮蒼卻喜抑塞奇氣仍激昂不信試吟卷中
句迴環能使神飛揚瑾瑜吐異彩碔砆等瓦礫鐘鏞
發大聲箏琶盡盪滌回憶菴葹高閣蘭城東曾謁龍
門老鉅公論詩獨闢千載不傳秘珠光劍氣剖別毫
釐中（尊甫稚存先生論詩以珠光劍氣爲喻）山人分明知此意令我撫
今追昔不能置我亦不問漢魏迄六朝作者於何人
室嚌其胾但覺滿紙盤旋走精鋭蕃葹絕業尤堪嗣

阿兄著述（有藁行世）亦等身一家才藻談何易劇憐傲骨嶙峋五畝將謀愧未能東閣縱然留杜甫西園何處識枚乘嗟我萍蹤更踽踽淥水能彈渾漫與世事殊多蚿笑薆人情祇自蛩憐駏洪生洪生勸爾酒一瓢江鄉鷗鷺盼我曹曷不歸來檢點名山事業更狂歛胡爲乎猶將麟角儷牛毛胡爲乎猶將麟角儷牛毛

汴梁詠古

邯鄲未許虎狼吞高會先驚禮數尊客有三千咸避席翁今七十尙監門勦兵終竟功無匹相士原宜好夙敦聞說黃初猶佇想祇今盃酒更誰論（夷門）

萬古黃河穩泛槎滎陽一決始咨嗟有方可療田成海無術能醫水挾沙徒說避衝謀亦暫但教培薄事殲除側聞宣室憂勞甚早晚忠誠出建牙（棗野）

耀華宮畔接清流濟北淮南笑異謀文體果然開一代圖名猶自占千秋觀濤有客驚奇句賦雪他年託勝遊中禁正需枚馬輩同應賓館早兼收（梁園）

阿瞞兵寡竟成功興廢爭看一戰中疑懼豈能臨勁敵笑談久已藐明公犬牙壤錯新都逼牛耳盟寒往事空且莫覬覦天下定東南正復有英雄（官渡）

不聞宣撫授天戈又報煙氛逼汴河彼果可擒纔可縱我須能戰始能和鼎彝誰信商周少花石猶疑吳越多但使巨奸如距脫蓬萊豈便失嵯峨（艮嶽）

分封大國綠車催內府奇珍迤邐來出入不離阿保手安危豈有撫綏才銀潢派衍原增重金穴財多祇自培四萬頃田猶附益斜陽何處問荒萊（福藩）

題王心如太守（廣恕）出關省親圖（丙午）

雄關萬古通行人取青拾紫何紛紛別有慕思莫能解白雲可望天無垠涿鹿迢遞遼海地盧龍險阨常山勢搖鞭豈爲覓封侯匹馬衝寒無退志方君筮仕遊維揚笙歌扃宅冠蓋場忽嗟陟屺意不樂掉頭詎畏長途長一程一程雙堠引離鄉彌遠親彌近想見

氷天雪窖中無限春風滿堂蘊比鄰戴進工荊關作

此贈別雙淚潸簡奠關山夢中路至今影髴生綃間

憶我遊梁寄萍跡君已銜哀過駒隙叔子推襟誼最

高孟公投轄名尤籍喜見青箱手澤新等身著作推

扶輪更觀隸古逼秦漢鎔金屈鐵何嶙峋此日桐孫

萃文苑猶持祖硯意纏綿名父之子廉吏孫固知世

德詒謀遠披圖三歎路屈盤莫將此事尋常看塞外

奇勳古來易庭前庸行人生難揮翰固應共投句留

與傳家好珍護追思轉覺意惘然手指千巖飛琴處

七十自壽（壬子）

江鄉差喜浣征衣屈指春秋倏古稀涉歷幾曾諳世

務衰孱幸未蹈危機扶藜不厭人爭席剪韭還欣客

款扉閒與兒孫述彝訓願他聰聽更何祈

萍蹤幾處溯關河地北天南卌載多薄宦五年原草

草還家雙鬢已皤皤偷閒何或遊城市稽古仍思補

網羅好趁新涼頻把盞老來不礙醉顏酡

題吳門老和尚遺像（併序）

老和尚者明季侍御李灌谿先生也先生名

模吳縣人出處大節詳郡邑志乘　國初諸

老遺集嘗南都擁立時曾疏劾四鎮誤國不

用引疾歸南都失守削鬚髮爲僧今吳門老

和尚堂中有僧衣塑像故名道光丁未吳江

翁二典敦書命族子構照塑像繪小幅題曰

老和尚遺像裝冊徵詩

五百名賢祠宇森（先生崇祀五百名賢祠）一龕猶是傍禪林滿

衣臏有銅駝淚抗疏空懷鐵石心老去皈衣彌了了

覺來夢幻太騷騷蟲沙浩刼歸何處遺像重瞻感不

禁（癸巳赴蘇曾詣堂瞻謁遺像）

題愛石圖（併序）

愛石圖者王學愚先生所繪小像也一時名

士題贈滿幅　先君子亦題詞示關其時（謂）

方隨侍陶園讀書見先生與　先君子過從

甚密今其長君守靜出圖見示覺風流之如昨悵手澤之猶存即題二律於卷末云

龍門曾記挹謙沖當日披圖愧阿蒙萬事都如雲變滅一卷依舊玉玲瓏補天豈易迴飛馭填海猶難繫轉蓬悽絕先人遺墨在淚痕滿紙泣西風

往事俄驚六十秋最難觴詠盡名流高情尚憶垂青眼末座空慚久白頭是處鷗波留勝迹幾時鴻雪證前遊石邊擬剪招魂紙展拜先敦願略酬

題劉節母夜績課兒圖

然藜堂畔母兼師歷盡冰霜感蓼莪照我鳴機照兒讀萬千辛苦一燈知

更闌鼓轉麗譙東背誦如流寒夜中又報宣文講經義停梭呼與細研窮

遊泮纔聞總角年聲華爭羨著鞭先莫言一點寒燈小已見文光上燭天

節母春秋鬢未蒼嬌兒早摘桂枝香（喆嗣繼善發解年甫逾冠）一言卻可同歡躍報答慈恩日正長

惲子駢學博秉昌招同人賞菊

雙泉書屋菊初綻主人對菊開芳醼饌既精腆酒復醕簾捲西風共歡抃曾聞此菊入君家十度繁英歲月賒養成品格獨高尚不似尋常妝點花始知灌溉無他術護葉多於護花日人力奚能更減增天機常與留疏密譬如素娥出海新霓裳羽衣當稱身又如青女駐天半珊珊環珮無纖塵其餘枝幹亦成趣蕭

森絕不求依附世上徒矜矯揉工紛紛那得知其故盤桓未已夕陽催樹影蒼茫扶醉迴我家亦有東籬豔明歲安排手自栽

癸丑秋暮雨阻郡寓魏瑶生連日過訪把酒論文藉慰岑寂歸舟口占郤寄

荻花楓葉起寒飈一棹煙波廿里遥郤悔龐公入城市客懷五日雨瀟瀟

且喜彭宣琢句新雨中壺榼往來頻談深莫厭頻頻聽

漏文字還餘未了因

訪戴奚須踏屐忙（擬訪惲子駢學博王守靜上舍泥滑未果）放晴我卻返江鄉扁舟載得黃花滿遲汝來看晚節香

感事二首（癸丑九月就所聞述之）

蹂躪邊陲恃地偏稽誅忽撼楚吳天舳艫已報橫江截烽火還驚累月連轉餉八州勞走檄籌兵萬里待開弦東南財賦由來重誰使萑苻遽蔓延

莽莽三壖我郡鄰驚心怕問劫餘塵豈無忠勇能酬國多有依違反累身百雉尚堅先棄甲萬羊雖富已傾囷貪毛踐土生成久多少蒼黎望轉鈞

自題補讀少年書圖二首

老憶古今書所讀曾無幾端居偶吟諷得寸亦可喜緊子方四齡祖庭發蒙始九齡至陶園隨侍庭訓邇既冠即辭家負米越千里浪遊四十年悠悠曠礪砥往事如流波頹唐吾老矣瑯環積萬卷補從何處起祇宜手一編閒中聊復爾譬如倒餐蔗庶或知其旨

糟粕寓至味煨燼蘊奇珍勿以不悅學而輕擁百城所恨質椎魯十駕殊艱辛況今老病兼安得純功純惟念燃燭光尚猶愈夜行繪圖用自勉如對箴銘新松菊幸無恙鼎彝並雜陳何時築此室俯仰慨平生說與兒孫知為學毋因循汝曹肯努力珍重少年春

題汪性初行乞圖

莽莽塵埃惜此身便教乞食亦嶙峋烽煙未靖需才急曾否江湖遇異人

邛竹枝

節高中實邛山竹博望攜從西域迴當日賜鳩頒國老幾人異數得叨來

大宛名馬世間無此竹曾聞載與俱萬里開邊致珍異老農何幸一枝扶

接沈梓堂居士（又丹）見懷詩長歌卻寄（丙辰）

古來才人擅一藝草聖詩仙各名世君於此等卻不廉熊魚兩兼破常例八詠樓前玉樹枝絳帷會見授

經時五十年來盛名播乃蒙過訪投新詩（乙卯小春見訪留連竟日各有贈句）人生聚散原如夢把袂題襟各珍重樽酒方爲竟日淹離懷倏又三年共今日詩筒遠寄將纏綿往復情彌長幾迴吟諷不忍釋坐對梅花空斷腸揮毫復爲作屏幃指與兒曹仰宗匠（并爲小兒應謝不書楹聯屏幅）須鐵筆更促迫賺得珠璣已慰望（懇刻補讀書齋小印未就來詩有補讀先敎鐵筆知之句）少微星朗江天秋澄波瀲灩雲霧收花木一庭書滿屋樂志豈肯干諸侯嗟我年來守園圃訪

舊都無釣遊侶窮愁未覺著書甘老病殊憐作詩苦不恨訂交晚但傷離緒多摶沙難聚時易過南來倘許掃蘿徑願聞高論驅煩苛寒梅正放照飛蓋有酒不飲奈別何

聞官兵克復鎭江誌喜（丁巳）

江上俄傳鐵甕收全吳扼要此咽喉六年勞費煩
宸慮一夕清平播壯猷（十二月十一日夜半諸將克城進勦）黨惡立敎
誅帳下輸誠仍許宥刀頭　聖朝敵愾垓埏喜何況

吾鄉切近尤
幾番遷徙萬家空今日纔安中澤鴻佇冀驅除靖餘
孽轉思保障仗元功（向帥在時戰守嚴密賊不能下寔今日得以成功）蠢沙
刼運知將盡晃藻軍威定益隆西望南都致　天討
同仇畢竟在和衷

子仙姪送紹酒（戊午至己未）

春風三日已微和且喜牆頭美酒過何事傾樽拌酩
酊不嘗此味十年多（予旋里後皆飲蘭陵酒未暇購紹酒也）

幕府歸來餞臘遲（姪客歲小除夕自鎭江京峴山余提軍營回里）老躭小酌
阿咸知欲敎振觸梁園夢花勸鶯酬縱飲時（中州王青園司馬處紹酒最佳）

誦拄杖（予六十後與杖頃刻不離誦之）

朝夕相依老病身亦趨亦步最情親平生舊侶知多
少似汝扶持有幾人

嘲拄杖（位置偶一失所便致傾倒嘲之）

老來此物最相需位置先防安貼無卻笑扶人原仗

汝白家猶是要人扶

篤慎堂爐餘文稿（光緒丁亥附刊詩後）

江陰　金　謌　一士

夢雨山房遺稿序

嗟乎小坡太守之卓卓可傳者不僅在詩而詩固可傳也憶壬午歲太守邀予客授彭門一日寓齋小集時方新秋座中王容齋觀察以白蓮花詩索和因吟漁洋山人門外野風開白蓮句太守謂露筋祠詩古鮮合作惟山人拈白蓮比似不脫不黏足爲絕唱翦燭至漏三下娓娓不倦客散各還寢太守得句乃大喜呼童秉燭叩門謂漁洋以白蓮比似貞女予白蓮詩將以貞女比似白蓮因於門外朗吟卽稿中野鷗影落橫塘裏貞女魂歸古寺前一聯可覆按也遂縱論達旦其豪興類如此生平於漢魏以來諸家靡不研究尤嗜唐人詩
國初諸老中雅愛漁洋山人集故其遺詩曠遠緜邈不事藻繢而神韻尤勝太守子宏勳從予遊讀禮之暇手繕所存詩將鏤版行世夫先人著作表而彰之此人子事也向有五七古如干首秦郵舟中爲何人攜去今所存僅近體卽近體所存亦僅河上數篇斷墨零縑更當珍惜矣至行誼政績傳誌備詳尤工書次第勒石皆所謂卓卓可傳者茲可弗言卽詩中境地讀者自知之亦可弗詳言嗟乎昔遊如昨彈指廿年撫卷追維歎逝感舊之懷益欷歔不置矣

鄉賢紀畧序

彰德前郡志一修於明大宗伯崔文敏再修於明相國郭文簡志例載人物然二公皆不載名宦鄉賢兩祠謹嚴名教預杜濫登在當日自有深意惟祀典至鉅咸懷闡揚今志且缺如倘日久漫漶不幾無徵耶
國朝雍正年許少司馬憫前志之不載慨近時修栞當事倉忙報命不暇致詳於是按志秉釐正列敘著
彰郡逸志一冊郡邑名宦鄉賢犂然畢具既愼且周足爲文敏文簡彌逢其闕以俟將來誠郡中不可無

之書矣然限於篇幅僅從姓氏下旁註治畧行畧一兩行挈其綱領未盡其節目也辛丑春田生宏勳奉其大父碧坡中丞主遊

旨入安陽鄉賢祠見郡邑兩學所祀鄉賢各有異同愀然疑焉退而稽諸郡志未備乃博攷歷史兼參他說滙邑中之賢自漢晉迄

皇朝得如干篇而中丞家傳以次載入是蓋推其表揚先德之意等而上之擴而充之故不及名宦也專

列鄉賢可爾並列鄉賢之未經入祠者亦可爾輯成請爲弁言予自愧衰苶然有關世道人心之舉竊樂道焉異時諮訪安邑人物者綜覈名實一覽瞭然豈慶炳於此都模範垂乎奕禩閭風興起者不獨在枌榆間也已反覆數過爰序而歸之

李太孺人家傳

太孺人姓李氏父諱保泰字嵩生寶山人寄居崑山以名進士改官揚州教授博通古今勤於著述爲海

內學者所宗仰兄鈞載舉人常熟教諭太孺人在室即以孝謹稱讀書嫺禮範年二十歸武進國學生謝君申甫逮事祖姑舅姑婉嫕承志能各得其歡心謝故武進右族恃門戶不易舅姑知太孺人賢而才畀以家政巨細咸有法則嘉慶乙丑舅卒越三年丁卯祖姑汪宜人卒壘佐國學君匡襄一切哀禮兼盡丙子太孺人年三十有八國學君卒所天之痛幾不欲生顧念姑老子幼不得不留身竭心力以答泉下甲

申姑萬太孺人卒太孺人綜核大事叔與娣皆取決焉盡哀盡禮一如前喪國學君在日慷慨好施與貰貸於戚族者甚鉅既沒太孺人邀戚族泣告曰遭家不造藐孤貧累纍纍將若之何皆慰之曰此可徐圖勿以爲念太孺人曰不然諸孤而不能成立也是重負戚族也即諸孤而幸能成立也未亡人亦不願以夙逋遺累也遂罄貲以償不足又變產而益之然自是家漸落先業幾墜太孺人憂之賴其兄教諭君協

力太孺人復早作夜思得完先業黽勉拮据以至於今太孺人工女紅經理家政外鍼管線纊未嘗一日廢離率僕婦篝燈夜績漏頻下無倦容家人以年高宜息養爲請太孺人愀然曰心宜常操身宜常勞習慣之事雖老不疲也且安坐而食不祥莫大焉平生自奉刻苦而厚於賙恤遇事警敏有條理戚族咸賚其區處教子課孫寓嚴於慈延名師受業敬禮備至迨兩孫相繼補博士弟子員太孺人色喜猶諄諄誡

以毋自畫五十餘年來心力交瘁矣以咸豐三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春秋七十有五子三曾撰曾向曾定俱國學生女子子一子次子應澍其婿也孫十遊庠者二女孫二長適國學生趙善培次未字曾孫二曾女孫二俱幼太孺人沒後百日曾向以狀涕泣乞傳并致曾撰曾定意余不文固辭不獲乃按狀而詮次之

金諤曰嗇生先生之學行私淑有年矣予嘗至崑山登其堂知太孺人稟承有自及附姻婭益知太孺人賢太孺人自于歸後迭遭大故哀痛迫切備嘗艱辛卒能事事合乎大義婦道母道卓然可傳即其所以訓飭家人者務在操勞又豈世祿之家所易覯哉

後跋

先君子自㓜即嗜爲詩趙甌北洪北江諸先生見之輒歎爲未易才稍長嗜益甚及客游於外尤多懷古交遊之作歲暮歸省必彙呈百數十首　先大父尤嘉賞之年三十遊庠後即赴金陵繼至皖南復遊浙遊閩十餘年間作詩至千餘首後赴京鄉會試旋秉鐸嘉定蒙城其間十餘年亦得詩如千首洎至淮徐至豫遨遊公卿間與諸名士唱和著作益多六十後精力漸衰遂旋里館於郡城與惲子駢先生杖履過從爲文字交七十後在家頤養猶諷詠不輟自豫南旋又得詩盈卷嘗手自編次約得三四千首同志者將合古文駢體詩餘時藝匯爲全集以付剞劂庚申之亂稿置行篋悉被兵燹棄養後搜遺笥中所餘草稿及友人所摘錄並口授長孫則仁所記誦者急繕寫一帙約二百餘首顏曰燼餘詩稿係少年及老年所作者而中間四十年篇什皆蕩焉無存即少年及老年所作亦不及十之二三斷墨零縑更當珍惜矣集首向有諸名公贈序及題詞亦無一存者繕寫既竟謹述顛末其餘古文駢體詩餘時藝倘俟搜輯云同治癸酉十月（男應澍謹識）

先大父燼餘詩稿　家君於同治癸酉冬月刊於長沙約仿從前全稿次第分爲八卷有每卷僅存一二篇者又全刻南游筆記草本中有僅存一二句者常以體例錯雜爲憾去歲郵寄廣州命重刊之謹仍依原本次第合爲上下卷計存二百八十六首凡未成篇者不再列入光緒乙酉三月刻成敬誌緣起（孫武祥謹識）

蒙城縣訓導金先生墓表

繆荃孫

大江以南閥閱相望韋平之族台鼎承家郊祁之倫大科接踵而欲代通儒術世傳詞藻惠錢而外實罕儔偶若乃人人有集續風雅於一門濟濟羣彥扇芳馨於七葉杜陵詩聖膳部開其先坡老文宗斜川爲之繼發揮前烈騰蹈餘蹤如一士先生者有可述焉先生諱謨字一士江陰人世居西鄉大岸祖鑑明通進士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官刑部主事父捧閶歲貢生候選訓導均名德自耀位祿不副聲華達於朝右著述重於藝林先生衾扇嫺勞齔髫廣誦述祖德於傳硯飫庭誥以受經年九齡從父讀書唐氏故園荷衣覓句已翹異於常童松寮弔古輙流連夫勝地老師宿學咸相推許弱冠受知平寬夫學使補縣學生旋因家累俾作客遊貧且依人饑來驅我春暉寸寸敢辭負米之勞金綫年年不少擔簦之困卸裝於皖公山下弭楫於明聖湖邊春江波綠鷗夢同閒秋驛塵黃馬蹏欲碎藉江山之勝概寫

羇旅之閒情每當歲晚言旋里閈倚廬息望穹窒紓歎團圝燈火誦征途得意之詩投贈縞紵紀益友獨行之傳雙親顧而樂之先生亦怡然自得焉己卯捷順天鄉闈三試禮部不第大挑二等委署嘉定縣教諭先生以爲儒官雖卑職在教士束躬圭璧潤色詩書問字之酒不論夫厚薄束脩之羊詎計其肥瘠在官六載輿論翕然即補蒙城縣訓導治之一如嘉定復以爲骨肉之獄感之以至性則易孚薦舉之牘得之於非分則可恥上台寮屬同聲引重終以萱堂暮齒蒙邑長途歸省則職守攸羇迎養則險阻是懼遂句疾去諸生追送有泣者先生亦戀戀不忍賦詩有我是迂儒今又去諸君休要當官看升沈聚散尋常事此處纔能見性眞之句孝公教授著錄者三千人疏傅去官祖道者數百輩今古一轍識者榮之旣辭人爵尤樂天倫弱弟三人友于相愛壯爲授室歿爲營葬撫其諸孤以養以敎咸使治生罔或失業門庭敦睦鄉黨矜式復以食指多累泥爪重尋

遂客彭門間之梁苑相逢舊雨長聚德星珠槃玉敦聯藻盛乎禊裾遲錦淹蕕獨秀壓乎壇坫旅遊最樂篇積較多迨夫息影舊廬陶情暇日斜陽老圃尋童時釣遊之所新月清樽聽野老桑麻之話方謂雅抱庶登大耋昊天不弔兵燹驟經先生覯桑梓之禍值龍蛇之阨歿於咸豐庚申九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八葬於前周鎮瑤岸村之原生平富於詩存三四千首并文稿俱燬亂後綴拾殘賸刻於長沙曰篤慎堂燼餘稿二卷不及三

百首坿文三篇而已先生之孫武祥以先生體魄久掩元石未立敬述嘉行遠徵鄙文荃孫竊觀邑中華族品行之敦飭文彩之聯翩未有如大岸金氏者先生光前輝後允平昔所服膺者也嗚呼通德慕鄭公之里清風在茲遺碑式董相之陵高山仰止是爲表

民國壬戌年鐫

柴扉集拾餘

遂寧楊劉書題

柴扉集拾餘一卷

清杜闕撰原名德輿字若洲由廩生擢學政調任尊經書院光緒戊戌進士鼎移後更今名字柴扉今乃列席省議會議員是書從普天忠憤集及友朋處傳鈔付梓柴扉足跡遍天下其著述甚富所撰各種楹聯鄉人遊歷歸述者稱道不絕屈指在二十年以外其稿藏家待梓壬戌年撰五尖詩省垣和者如林曾經付梓而手民因事敗露畏罰潛逃詩稿已失叢書出版在即㝵難補梓新津胡淦識

柴扉集拾餘

長甯杜關柴扉著（字顯名淵德輿）

哀遼東賦（有序仿庾子山哀江南體）

粵以乙未之年。建巳之月。東鄰扇逆。和議行成。余乃歸自京師。寓居滬江。賊氛未熄。留而不歸。時危道艱。迫於斯役。上書窮於蘇季。憂天甚於杞人。此世飪擾。余溯於邑。長沙之慟哭時勢。策以治安。少陵之愴懷君父。責在諸將。昔韓非子之孤憤。東方朔之客難。著有成篇。託爲慰志。班固之賓戲。自諭不遭崔駰之達旨。未遑求仕。（德輿）年逾壯歲。始舉孝廉。蒿目東瞻。竊天長歎。西風鱸鱠。未免悲秋。北洛鵑聲。祇深憂世。擊祕生之檝。把憤江中。請南越之纓。空懷闕下。蘇門嘯傲。黃浦飄零。夷歌有亂耳之音。女樂非移情之具。追爲此賊。聊以抒懷。不無感憤之辭。惟以哀怨爲主。日月逾邁。河清未極。嫖姚已死。瀚海塵飛。李廣云亡。北胡風勁。若敖失祀。呼餒鬼而無靈。項羽高歌。嘆逝騅而不渡。魚門懸胄。詎深蠭蠆之虞。烏幕退師。競有虎狼之懼。廉將軍之善戰。惜其已老。楚子玉之驕敵。知其必敗。輿車無託。空貽笑於螗斧。委肉何益。遽甘心於虎蹊。岳軍之勢成。背嵬八。纔五百。謝安之威無睽鶴。兵止八千。遂乃戰勝。朱仙殲除。秦虜豈有萬眾東征。一朝北潰。風摧電掃。如枯葉焉。遼海無一簣之防。榆關無藩籬之備。鱗頭鐵領者。與暴皇年封豕修蛇者。行災華域。將非上國雄風。挫於諸臣手乎。是知庸才辱命。不免峭谷之悲。聖主中興。卒有滹沱之厄。嗚呼陽爻遭運。嗟耿鄧之不存。水府塡星。有勛華而莫救天墋地黷。可以流涕太息者矣。況復駭浪狂奔。萬里無乘風之路。唾壺擊碎。壯年以伏櫪自鳴。聞者欲矢其音。義者欲攄其憤。王仲宣之登樓賦。愧乏其才。庾蘭成之哀江南。爰仿其體[illegible]恭大清之纂聖登皇廓四維而鳳舉。承天撫。籙攝羣部以龍興。殄中邦之流冠。掃橫海之餘腥。奠燕京而爲宅。拓荒域而來庭。逮國祚之縣延。有神宗之代起。藩臣定於淮南。聾服誓於瀘水。竄苗民於三危。見囬紇於單騎。陽城則張角已誅。甬東則夫差可徙。銅柱思交趾之盟。鐵碑紀滇池之美。方肆翦於鯨鯢。正無憂於貙豕。波振四海。塵昏五嶽。鐵甕藏貍。金陵挺鹿。魚罩乃稱假玉。雲臺悉爲列宿[illegible]汾陽復兩京之舊。劉宏致百城之福。況乃風光宸掖。德頌宮闈。娥臺比迹。如幄齊徽。裁縉減膳。披練垂衣。義明八達。道變九圍。絹帛頒於耆老。簪珥警於嬪妃。循法天而式化。乃成功而引歸。我皇親政之歲。觚生食鑰之年。始聽經於虎觀。仍讀史於馬遷。訪相如之故里。慕揚雄之太元。有經書而無庫。足支執而非淵。臨溪水暖。濯錦花妍。醉春風於郫酒。弄柔翰

於濤箋乃振翮而不飛屢遺珠而見棄黜羅隱而告歸厄劉蕡而下第除名選佛之場虛願登科之記於時化光玉鏡訟息金科貴德張緒益封蕭何戎利收於魏絳詔書賜於尉佗安平則鐵籠車軸昆池則艦列樓戈物禁奸蘭風清武帳輸貨羯羠授權將相庾翼之戎政嚴明向龍之軍事曉暢勁箭之定天山文犀之息風浪二十年來中原無事文饒爲籌邊之臣元鑄爲責盟之使枕戈空激於劉琨醫國猶佚於陸贄豈知東海潛蚪南山隱豹高歡以資財結客陳勝以旗竿號召朝廷方崇禮官揆文教捧獻壽之觴下興廉之詔禳彗星而祈祥結匈奴而修好河上戍兵

門前揖盜卧鞞鼓於漁陽鬬山林於蚡冒程異以空庫爲有餘蘇秦以合從爲至要賀堂深於燕雀安枝棲於鷦鷯曹邸則數顧金錢元代則善藏刀鞘桑戶不能避陰雨之飄杕柯不能禁飇風之暴既而天假强胡連兵搆禍山驚烽烟江橫鐵鎖潢池弄波赤壁埋火乃選將於李陵吏屬軍於魏顆固知投鞭而斷流不能圍棋而安坐矣彼貔貐之成性正雕鷙之摩秋捕影則爲烏爲獸興雲則如馬如牛暴邊境而鳴鏑何甌脫而伏兵善誘兵而冒敵屢抗命而尋釁偵乾坤之清夷尙有事於輸將吳子與盟於中夏單于覘學於講堂梛運先料其異志任尙徙總其大綱狠

貪猝變爵食爲殃和親絕於異域奇兵伏於遐荒始則啟禍江黃稱兵曹衛欲封縣而滅陳敢射天而學羿淵勒起而亂華飛黃出而奮銳嘆大角之踵兵嗟熒惑之守歲師敗鵝軍陣摧魚麗燧象狂奔火牛飈逝地則沙走塵飛天則雷轟電掣華元棄甲而馳簡子中肩而斃箕子遺封一朝授戎包胥哭於廷上黎臣痛於泥中充國無禦邊之策劉鑄鮮破虜之功拙括何知堅壁周瑜未便乘風遂乃握炭流湯沃焦覆甕怨賊朱儒悲深子仲血濺水流尸塡土擁鎭惡之艨艟不飛劉晏之船場無用子反爲後殿而奔馬超爲流矢所中擊鼓遺枹藏軍覓洞電彩交馳風聲亂

關退師何止三舍坑卒至於萬衆龍沙則帶甲應寒馬窟則長城俱慟將軍立名困守孤城諸將先遁一軍不驚城崩化燼糧絕呼庚以寡敵衆雖死猶生天沉沉而鬼哭風慘慘而雲橫張睢陽之厲齒仲子路之結纓洞胷傷脰苦於江元亮亡身殉國愴於韋忠貞問東征之一役誰復有此精誠伯謙爲將雄畧彙宕戰具整齊舟師勇壯挽承矩之刀魚乘豐稷之海鶻神勇奮於濟臺老謀深於陸抗雙手孤撐兩翼先喪釜竈俱沈帆檣無恙泰豈乏人魯未可量乃藉公以行私敢欺君而罔上指三字而成冤壞長城而失傍楊僕死而樓船危子胥浮而怒濤漲於是賊燄紛

騰陣雲莽蕩敗則吞霧先逃。退則鬪風四望雖狗瘦而堪虞。竟牛後而甘讓將敗兵窮山崩瓦裂。火焚其旗。車亂其轍。趙失魏和。虢因虞滅。摧勁弩之三千。棄連營之七百。望滎陽而走險。還霸上而定策。而乃示吳將以輕裘老秦師於高壘。臥營中而解衣。傍城外而塞水。李勣鎮於塞垣。晉人期於角犄。驚諜報之傳宣。驅輕車而赴援。彼吞鯨而浪靜。胡縛羊而鼓喧。知談虎而變色。遂躍馬而驚魂。成安返於趙壁。伍參改於南轅。既失守於李牧。空習射於樓煩。棄險潼關之隘。駐軍雁塞之門。疵吹毛而獲罪。石塡海而呼冤。若乃中丞李公。捍衛山東。畫山谷而多算。鎮藩離而有

功曹劇猶慎於妄動。李綱無取於進攻。民編伍兩。士選驍雄。持軍負雪。駕艦馳風。惜量沙之高唱。復易旗之遁逃。登州萊州濱海無際。截葦帀於先登。擊楚軍於半濟。閉壁有餘。破竹無勢。嗟我皇之握符。見羣酋之亂世。本蓄怨於東夷。又悼心於藩衞。墨子顧而生悲。君山感而流涕。德輿　祖籍隸於蜀南。家居鄰於清水。負題橋之素志。愧凌雲之絕技。昔走馬於成都。今驅車於燕市。衡品不居王前。求賢請自隗始。步月窟而探蟾。登龍門而躍鯉。願飛鵠而仍留。數聞雞而欲起。於時玁狁侵方。至於涇陽臨江橫槊。跨海飛航。雷車火轍。鐵甲金槍。駕鼉梁而競渡。出狐窟而寢昌。魚

吞舟而善伏。鳶刻木而高翔。崆峒之人。武勇蚩尤之霧昏黃。獸不困而敢鬪。狼反顧而森張。天子乃勞心宵旰。軫念要荒。神謨發電。睿斷凌霜。憫生靈之塗炭怒夷虜之披猖。兵甲授於馬武。樓船統於龍驤。遣信陵而救趙。命虞詡而平羌。賞諸軍而挾纊。呼我士而趣裝。奉母儀而敦孝。節冗費而充糧。謂六計之稱奇。將八克而制勝。戰功必出於兜鍪。繫虜自臨於鞭韃。兵仗橫陳。風聲遞聽。擊濕郎而書成。斬公孫而期定。爾乃魯衛不睦。渾瀋爭先。冠軍置酒。讙會莫救。舉趾高騫。欒黶違命於荀偃。與駢見惡於趙穿。東睢之水赤矣。門官之屬殲焉。二陵未知死所。兩廣無復生旋

或以有罪當誅。無功受睨。饑鷹側飛。餓虎難養。張奐憲之虧減月工。王應朝之尅扣軍餉。氈裹雪餐。糜和冰釀。麥麴青枯。茗華白旋。擄掠千羣。顛連萬狀。是率獸而食人。直爲盜而非將。士馬如林。不戰而喪。又或茫茫平壤。望敵先驚。嶄關怨遁。拔寨啟行。笑人百步。輸局一拜。渡江列陣。背水藏兵。江東坐倂於孫策。河北召寇於方平。七十城之版籍。數百里之屯營。莫不沙崩石破。路斷牆傾。若夫愚佻短畧。腹皤目瞡。扼要江洲。閉關海岸。敵軍飛自天來。強寇縋於山半。總兵七人。聞聲而竄。巾幗遺羞。魋自亂。警枕誤驚於戍鐸。地道空築於羊侃。將不省兵。眾焉能戰。昔之樓櫓備

戎加以矢石紓難可惜創自十年壞於一旦。至若誤國庸臣。大言欺人師出無律兵退無因望援軍而逋跡。畏前敵而回輪顧榮之羽扇藏簑。羊公之裘帶生塵王懨逗撓而遠遊。景宗按甲而逡巡喪師失地辱國誤民俑人實惟作始豎子難與謀新磬竹不能書其罪。決水不能濯其身俄而海軍先投揚帆駕舟逝波浩浩去國悠悠望麾蓋於金門。豎旗旛於石頭蘇峻肆逆於東晉。庶其書盜於閭邱降表李世家之起草宇宙大將軍之反讎相君之背。不如齊王信噬人之肉有似呂温侯況復盲人失路喜鵲養羞負山尐力。釣國無鉤蹲池老鳳。加冠沐猴穀浩正書空之日。

秦檜當禁戰之秋莫解嘲於蕭娘呂姥因失望於杜斷房謀奏疏請斬於張詠防微隱疚於韓休乃使邊塞鳴鼙關山碎笛。士氣傾頹皇衷慘澹烽火通於甘泉戰骨暴於沙磧。李邦彥固請求和哥舒翰不能禦敵。骨鯁廷争蒼鷹毆擊宋使增幣而憂危里語詆糠而警惕。未伏闕而陳書已尋盟而捧檄。委商於而賂秦割齊民而附狄說和之印纍纍約法之條歷歷。一敗至此。云胡不感。眷言藩服魂斷心悲威公泣盡鄲子歸遲喬木全壞荒城半敧宮之奇行悲龍尾百里奚去嘆羊皮。烏啼月落烏泣花哀燐飛失火骨冷無尸。宮廢黍離之地臺荒鹿走之時則有竄身異域遊

亂天涯。妻孥泣路親朋哭家髮華白而蓬轉血淚斑而竹斜見離鄉之伯玉逢遠道之秦嘉莫不望塞雲而增感對關月而長嗟。況復君戍遼西妾在碧鉛砧衣擣月。匣粉封泥。紅蘭露泣綠草烟萋蕭驥之歌祖褒沈約之咏銅鞮。令暉有楊叛兒之曲。孝武爲丁督護之題。別有俘虜不還風蕭水寒荀瑩危而釁鼓鍾儀虜而戴冠學斷髮而身毀聞割舌而心酸午夜之胡笳不斷丁年之劍鋏空彈。若遼陽之亂離乃蔓延之漸致昔僅擾於邊疆。今已乘於內地漢陵之草猶芳。岐山之水無異天耶地耶將卜鼎於千世伍員滅楚而功成。班超封侯而志遂宗澤之留守堪防張良

之復仇甚易哀哀諸公同寅協恭興利除弊補漏彌縫與君痛飲直抵黃龍。支持大厦以禦羣凶世無乎而不昧道無往而不復惜清談之流轟誤天下於茶毒。羊雖亡而未遲。犬不顧而何遜際聖君之神武食胡爲而徒穀且夫成仁取義正氣歌焉昔余祖於當年靖土寇於蜀川。洎余身而圖遠又驚變於蠻煙傷心諸將退縮不前主憂國辱。余欲呼天況復朝有槃吏對多遺賢順天者昌得師者王舊格蠲除虛衷博訪將縱壑而魚肥更康侯而馬壯須合進於王褒夢早卜於呂尙。宋仁宗政府之察好漢高帝軍中之拜將掃氛祲而告成奏凱歌而驩唱蘇民命之毒痛穉

余心之哀愴諸葛亮臨文涕泣不知所云馮將軍收功桑榆竊有所望

此賦作三大段看前由本朝開國敘起說到東征之敗而思諸臣之能濟艱難者爲一段繼由本身敘起說到東征之敗而怨諸臣之坐失事機者爲一段末段以慨嘆出之哀字寫得悲歌慷慨酣暢淋漓一字一淚令人不可卒讀而序中策治安責諸將二意於煞尾點出而望其有恢復之機非平日憂國憂民先有一腔身世牢騷之感者不能構此至其取材閎麗用筆清新胸羅全史而以騷情逸韻出之直逼六朝神境

拜服佩服（年小弟子散馮秉錢謹注）

葉母詹太宜人六十有八壽言

歲己未元日揲元數筮一年蜀人事貞悔卜稽曰燕聚嘻嘻往來熏熏廷人有慶利用悅于君狩于酒食肥而諛而夷其牙而或承之哀主多燕喜酒食事越今乃大應神乎玄乎饗親取娶大慶槃槃獻酢鑽鑽升于堂頭衣倒裳飲食吭吭朋從爾醜月日計之不足不其兆歟維十月哉生霸越十日吉葉母以時生于鈞母系出鈞世族詹氏歷年六十有八番番然老矣嗣子棫理財用掌邦之出內僚友溺于習僉謀酌醴祈耆和淳喜樂以休母告棫曰吁嘻哉天方降虐于民四竟困窮繼自今國且殆若之何其誕茲多方胥用威侮朋比在位賢人遯于荒小大好艸竊姦宄氏百執事師師非度民乃不康予惟貪貧害敢縱于非彝用燕喪威儀矧女高祖奠厥居于鈞惟自約厥躬厥父子明明仄微德功惟懋歷年所勿之替予念女高祖之德予惟自鞠自苦祇事女乃祖乃父女不憂乃祖乃父之攸困敢荒失厥命弗獲其嘉予乃顛躋其如台烏乎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娣姒俞姑婿姓予惟時其嫗育之內罔不鑒女敬念哉女幼與于學時惟俊士爰及職事予憐女弗克負荷肆省于馬湖之陝女克庶政理以迪前人烈相小民出郭廟而覜曰有人上于天山有木火炎炎釗而益稷乖田大滿

碩施惟豐年亏用以怡天府之國葩爲上貺亘嶽屬之今惟女故恐枕于有衆又而至于都汝念哉寇虜在塗何戟擗解毒于遐邇生生其命喪民罔不恫盍臣不乃斂怨于民民將疇依吳之無祿荒國及家女惟制一國之用龔乃事虔乃心毋俾民曰嗟資其寧惟永亏聞褒利滿匈不利于公招樂之幾不移日而悲驕奢宴勑胡可長也女毋豐淫戒其朋還于庸不克從核曰俞杜關閤之曰都哉毋德備矣美矣懿矣宜筆之筮得期頤之吉爰作頌曰何福滿肩樹德滿田濬然物然抑亦淵然自天休之彌百年

代作白牡丹脫伶籍文（伶姓陳號素卿後改號今吾）

竊聞弄房者柔佖佖者羞位尊者采業賤者愛物不美不尤種不良不留游魚鼓鬣乎滄洲飛鳥振翼乎高邱庖丁相殷漁父興周竈下養而將爛羊頭而侯郤克跛而善戰鬷蔑惡而多謀耕田夫志不小牧豬奴功莫儔寺人癰疽能爲聖主蒙莊屎溺可以道修口寔爲雞後毋爲牛香可爲薰臭不爲蕕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末聞下喬木而入于幽此伶所以負七尺頎軀而志在百尺高樓也伶系出寒微幼失教育誤入伶籍惆曉音律好事者謂伶貌有張良好女之姿冠有陳平美玉之目是宜畫以震做深淺之眉衣以司馬巾幗之服於是婦人義髻男子喬妝靈均美人以自況張儀妾婦而何妨昌宗傳朱粉而入禁闈孔儀衷衵服而戲朝堂豈宜乳肩瀍流事出唐書德秀果爾男成女體人來漢代授章劍真假婦樂籍教坊傭農生子樋揑孔方陰人不陽柔性不剛回眸一笑不莊利屣雙弓不長貌雖而聲不雄體弱而氣不揚本無螺紋鼓角脈之異儼然天雌漏怯變之傷學天女魔鬘之舞譜韓娥趙女之腔幻撲朔迷離之影而有羅紈粉黛之香疑者詑爲人痾觀者錯認女郎晌月招手以怒周穆王雲鬢花顏以媚唐明皇霓裳六么之曲妒煞邯鄲倡頓挫瀏灕之技妙絕于公孫

大娘而伶淸歌一曲滴淚于行。遂溺厠於油頭粉面之場而沉溺於泥塗溷圂之鄉擇術如斯緊可悲也。譽之者謂伶以玉版無雙瑤臺第一錫以白牡丹之名而不副其實沉香亭北曷云珠露凝香。妝鏡臺前漫許璵姿映日西子淡妝而不醉。楊妃善舞而何媚亦安敢褻郭芍藥之嘉名而以鄭櫻桃爲比類特以易凋者容色可愛者春華玉樓艷質瓊島仙葩。盛則如雲如霞散則爲泥爲沙。恨復恨兮鳩盤茶。穢莫穢於楊白花白髮唐宮梨園子弟。青衫溢浦商婦琵琶張徽度曲猶新何哉老去堪嗟。病倒寢年春花已落。淒涼協律色藝難誇任懷仁之怨仇隱形鬼座黃頭郎之橋餓寄死人家一朝之失千里之差而猶魍魎於爭妍如寵。鬭靡矜奢者。何其愚也。毀之者謂伶以籍閨之婉媚比安陵之尊身。鄙宋朝艾豭婁豬之醜而疑高安侯金貂華袞之尊。移從婆謂之外嬖韓長鸞目爲倖臣輕車隨風曰周小史其舩而釣曰龍陽君且以軍中之男妾而概西方之美人豈知嬉戲者侵侮之媒。俳優者人道之蠹。宋華弱與樂轡共狎優而不悟東方朔與侏儒惟飢飽之是務我方入於地獄。人以我爲錢樹墮溷堪憐抛絃早誤出淤泥而荷亦有香坐塗炭而衣又何汙居於下流君子之所必惡蒙之不潔佳人亦失其素墨翟空悲染絲楊朱泣

於歧路。陷穽年年迷樓處處冥冥何知昭昭誰訴。未嘗不吞聲飲恨於傾城之一顧也。夫伶亦未可厚非也。傳有伶官禮重樂工。名倡祕舞。妙妓材童蹋足爲節手袖爲容。諸臣頓官。子都子未。尉遲璋爲長史。郭門高有單功優施戲於晉君之幕。優孟遊於楚王之宮。景入哥之權重史彥璦之威雄。俳優近太微而尊優人封廢戶而崇雷海青氣發安賊敬新磨手批唐宗。魚龍瓌瑋鷄至交作。制曲者蕭茂多。標弄者黃幡綽千有餘人。元徽邪鄭八十四調劉爲燕樂周匝之乞刺史景州。憲州阿丑之譏媚臣王鉞陳鉞又何止權傾於四方藩鎭。而政決於六州。魏博哉別有倡樓脫籍。尊海騰身紅拂心挑甘隨李靖紅綃手語往報崑崙。楊柳章臺故妓桃花扇底香君。紅玉是南朝女傑李娃爲汧國夫人。琴操皈依於淨域周郎蟬蛻於風塵。錦雲不嫌蓬首珍奴具有夙根是皆駕愛河之寶筏而能渡色界之迷津何況渺渺之躬堂堂之彥。牡而忽牝笄而易弁。襲新聲於龜茲教法曲於前殿妖姸北里之音遊戲宜春之苑太叔洵美且都何郎有靦其面。鄂君舉繡被以蒙。益王鈇著舞衫而自賤豈忍以丈夫之鬚眉而效頑人之粉倩。竊以故我依然。今吾何苦類似人傀勢成妖蠱。行婦人政不祥試女兒裝不武朱節之妻有鬚李善哺兒無乳不男不

女其何以自處。不傴不僂。亦莫予敢侮。祇增帷薄之羞。宜作女媧之補。又況無業許人自由平權要能自主。朱買臣覆水可收。喻伯牙碎琴不鼓。讀戲園規約取締雛伶。恨蹉予生平誤充樂户。伏乞解網推仁。開籠放女伶。誓自今以後。斷不爲盜之攘鷄。亦豈爲馮婦搏虎。揮來慧劍斬斷情根。放下屠刀立參佛祖。自顧負未嘗生居家養父母。寧若李桂官狀元夫人而長作共和國齊民之伍

柴扉集拾餘

長甯杜　關柴扉著（原名德輿字若洲）

滬上感咏十二首

窮達安有命。詩書偏誤身。先鞭曾著我。壯歲不如人。夜讀仲宣賦。秋思張翰蒓。數看雁南去。霜信落江濱。東北尚多難。悲秋劇苦辛。天涯猶故我。海外有孤臣。（劉永福孤守臺南）板蕩中原局。安危百戰身。遼陽餘痛在。首惡爾何人。不戰師先潰。倉皇去若飛。天王自明聖。大帥忍依違。身敗名俱裂。兵窮將獨肥。誰憐宋卿子。堅壘失戎機。枉負皇天罷（葉志超牙山一敗捏報勝仗賞二萬兩之多）城亡士易崩（葉志超弃平壤而逃）鳥席箕子國。兒哭漢家陵。反噬傷饑虎。高飛失飽鷹。至今悲傅燮。孤節獨崢嶸。（平壤之失左寶貴死之）竟使長城壞。誰云執法尊。（方伯謙戰牙山有功反爲劉步蟾丁汝昌陷害）一江濤共怒。三字獄成冤。馬革空酬志。雄心未報恩。不堪聽杜宇。月夜唤孤魂。何處求林馬。（旅順之失七綂領先逃獨徐邦道與戰馬隊悉陷）空言斬海鯨。火攻悲赤壁。水戰誤昆明。（如洋將漢納根僨事丁汝昌率戰船降倭之類）控折三千弩。蒼茫七十城。幾人握兵要。臥聽鼓鼙聲。（督兵者意在主和故遷就致敗）東伐歲云暮。天寒風怒號。主恩渝挾纊。將命不同袍。（公家所給皮襖棉衣等件概爲將領扣去）籌策樓空寄。（李中丞秉衡兵食不足）投戈

枕自高顙年輸倆疊可惜曳兵逃。
忍割商於地遺黎倘愛君。（讓臺灣與倭義民不服）輔車依號叔
弱冠憶終軍北極係兵氣。南溟有冠氛。中流誰砥柱
獨立看孤雲
聖主終仁孝深宮奉母儀。（去年籌餉殊艱光緒奉皇太后命除祝嘏之費）末
開元團讌況惜露臺貲。（凡新年宴會諸事上諭一併免行）貌瘦民猶
病財輸國易疲。（償倭兵費二百兆）蹲遒有老鳳。何以慰天慈。
泄沓天方蹙。言官謫戍邊。（安維峻謫合戍邊）甯知汲黯直。竟
學史魚賢。（維峻爲吳樹堂弟子）朋黨聲援厚君恩忠孝全。窮途
誰灑淚先後共愴然。（錢德培亦謫戍邊）
一統猶全局群凶滿四方。羯胡終猾夏。張楚亦稱王

盜國供私飽焚臺啟夜行可憐後庭妄。七日學宮粧。（唐景崧臺灣稱王自上伯理璽天德之號甫七日私取庫藏自焚撫署而逃）
屢上嚴安疏。樞臣忌諱多。公忠爭款戰私議釀成和
仙隱留侯策。（張秉銓所著之禦寇策惜不用）秋吟杜老歌防邊亦孔
亟詎謂息兵戈。

同鶴叟（方臣）虬髯（胡鋐）冬日訪何雨宸城北新
居用工部陪遊何將軍山林十首原韻

城市容高隱。何須傍野橋。珍禽翔擇木。石馬佇騰霄。
（所居在石馬巷）元老今猶健。髯翁此見招。相期踏街去。跬步
信非遙。
臘日江城冷。家風水部清。平皋閒引鶴。幽谷喜遷鶯。

莫遣人沽酒。無勞婦作羹。會當尋飯顆。處處看山行。
兵氣驪閩海。邊愁動月氏。（時福建有警蒙藏均有獨立之耗）由來西
蜀國。上接古滇池。（時川滇主張聯合）莽莽天胡醉。安危君不
知。一函彌勒頌。暇日未停披。
竹勁寒猶葉。梅低臘未花。巡檐馴鳥雀。補壁幻龍蛇。
問字情逾切。談詩興益賒。鄭樵有良產。知是舊藏家。
地僻祠堂近。（居鄰丁公雷氏兩祠）天空戶牖開。高懷祇友竹。幽
趣得妻梅。詞艷心花發。烟香鼻觀來。（何出陳鼻烟見示）柴門
新甃石一路淨無苔。
文富五千卷茶清第一泉。撫磚心愴惻。（何得古磚生子名佛磚已
天）倚翠意纒綿。（處士祈納姬名補翠）銅雀何年瓦。金龜太古錢。

摩挲日成癖。法物重西川。
滿架荼蘼古。欹墻橘柚香。驚心斜日暮。侵鬢溯風凉。
林鳥飛飛去。缸魚故故藏。同行俱老醜。翹首望空蒼。
憂來不敢飲。一飲酒如池。微命甘粗糲。狂歌倒接䍦。
同爲老賓客。笑煞少年兒。祇合商山隱。采芝相與隨。
各有山林志。携扶上白雲。因妻鹽作菜。課子學成文。
世亂英雄集。時乖冷暖分。如君守高潔。近世總紛紛。
夙昔西湖約。（秦少伯刑部分西湖地二畝囑余修治柴扉今成虛願矣）艱危奈老
何。寥寥吾黨在。落落故人多。有口如蟬噤。無心聽鳳
歌。不嫌延俗客。載酒且重過。

冬夜重訪何雨宸不遇（仍用杜工部重遊元均）

織就囊中錦（時撰得詩文歸擬就何正之）一籤分架上書不辭乘雪棹重爲顧茅廬月半寒凝兔更初夜聽魚幾經輿者誤錯認故人居（是夜爲輿夫誤肩入柴氏祠）

秉燭遊何處幽窗月自移茶香勞犢子客熟戀猧兒昔訪相如肆（前遊曾入酒坊共飲）今懷叔度陂却憐修竹瘦寒翠倚疏籬（謂處士姬人補翠也）

藤蔓擎空際梅花入夢時側聞新得句叠詠舊遊詩（前遊詩十首何又叠均和之）望望空書帳蒼蒼短鬢絲或因尋鶴去倘與老翁期（謂前日同遊之方胡二君）

待子久不至孤懷爾許長琴心在山水（是夜彈琴以待）雲影亂槐槍傲世千金骨浮生一枕梁浸浸夜何極胡乃自棲皇

荏苒悲生事蹉跎入暮年春心舒翠柳劍氣逼龍泉爲築溪邊屋時營郭外田（時擬在成都經營柴扉）柴扉無覓處歸路獨愴然

庚申正月八日偕內子蜀山携子媳彤士問漁暨王君克成遊武侯祠轉草堂小憩壁間刊有工部卜居堂成二詩即用其韵爲聯句[illegible]

路轉城南城西頭（蜀）春回天地尚幽幽漢家陵寢餘王氣（柴）蜀道兵戈動客愁笑指梅花紅錦簇（克）醉看竹葉碧雲浮（漁）艤子能詩事（彤）小坐何嫌屋似舟（漁）

當年詩史此衡茅（漁）勝日尋芳出近郊竹徑綠搖寒玉色（彤）菜畦黃茁嫩金梢似聞諠鼓驚元夜（克）願逐溪山覓小巢已分九州成大錯（柴）相期共隱避人嘲（蜀）

庚申正月二十日夜訪楊重岳（仍用工部重遊均）

夜叩柴門入幽人正讀書經餘仍在壁（時壁經堂主人逝到碧血錄列女傳二種）書隱此名廬（楊著書所居名書隱廬）世事甘芻狗生涯託蠹魚客來携酒去却訪子雲居

別業新栽竹（楊君購地數畝於南門外）逢春手自移纖纖憐愛妾啼乳弄嬌兒（時兒哭正啼）昔隱在南郭結隣懷渼陂翻嫌牆蔽月列栅近疏籬

花落枝逾醜梅妝不入時看人新醉眼聽我舊題詩茶釀饒春味琴荒有亂絲（楊有古琴安絃後倩余彈之不成聲）悔因朋黨誤慚愧對巫期

破碎神州劫艱危蜀道長雷聲喧瓦缶兵象見天槍相與避塵壒何由足稻粱會邀三徑月對飲說羲皇

假山盈一尺老屋淺經年橋壞猶鋪板池乾不引泉異人花作障羨子硯爲田卅載論交厚相逢豈偶然

春興八首（用工部秋興八首元均）

城南新綠遍平林宮觀嵯峨萬木森糁徑風花空富貴冪天烟雨乍晴陰神羊尙望東來氣春雁應回北向心多少遨頭遊宴客行厨處處動刀砧

錦江江水遶江斜。雨霽山光湛物華。帝里頻年啼怨魄。仙蹤何處覓靈槎。凌波態舞春人珮。揺葉聲吹牧子笳、老去蒼顏紅欲醉。翻合白髮笑桃花。

爐烟點淡帶斜暉。雲漢蒼茫隱少微。四面青山迎我笑。（謂內子蜀山姬人亞山）一雙嬌鳥傍人飛。（謂侍婢桂秋玉鵑）浣花卜宅愁無計。擊檝橫江願已違。自顧孱軀不嫌瘦。祇今天下幾時肥。

大江南北一枰棋。野戍年年鼓角悲、半壁河山三鼎局。羣雄割據五胡時。風雷夜動神龍起。苜蓿春濃戰馬馳。匝地紅塵飛絮亂。花開花落繫人思。

幽燕王氣接西山。身世塵勞廿載間。賈誼厝薪憂漢室。匈奴互市偪蕭關。皂袍不慣趨星署。明鏡無端老玉顏。回首先朝朋輩在。春來夢繞舊仙班。

三楚烽烟下石頭。江山龍虎秣陵秋。元年一統新春朔。（南京政府成立予入內務部為禮教局局長）寡婦孤兒故國愁。空定禮儀馴鐵馬。早盟心事付沙鷗。即今羣盜如毛集。擾神州看益州。

遜位南都不計功。（臨時孫大總統讓位於袁氏）嵩高北極鎮當中。容臺典重行春令。（南政府北遷余仍入內務部為禮俗司司長）枯塚悲涼厲朔風。帝識虛傳歧麥秀。女官新染繡裙紅。冥冥鴻翼歸飛急。且向花潭訪釣翁。

天界變門自邐迤。山盤鳥道任平陂。載逐車馬無常

軌。擇樹鴉鵲不定枝。豐苑荒荒花蕊盡。春城闇闇斗杓移。閉門種芋因風懶。倚杖看雲苦雨垂。

歸來曲

庚申九月秋世亂無是非、杜子見幾作。浩然賦言歸。言歸欲何為。薄采故山薇。買舟江樓曲。良朋送者稀。一棹青衣水。重摩凌雲碑。石蟾問向我。問我今何時。（民國四年籌安會起余避之嘉州登凌雲山得石蟾銘以紀之有今何時兮石蟾出之句）而今我何言。感時刊我詩。藹藹道士觀。蕩蕩父魚磯。噎噎舟子櫓。飄飄行人衣。回顧問漁媼。（子婦名寶書字問樵）愁顏慶兩眉。亞山殊駭絕。心急更憂危。我乃逝波濤。蠉然神以怡。舟次漢安縣。花轉清溪湄。三艇小於葉。局促身如羈。十灘九停擱。水淺石參差。登岸還里閭。家人環四圍。瘦男與羸婦。孱女與痴兒。一一拜我前。問名半不知。別家二十年。家家傷亂離。民國已九載。民困乃如斯。匪亂猶可已。兵荒胡可支。人命賤螻蟻。薪米貴珠璣。官吏日朘削。充囊圖自肥。家貧骨肉疎。此情當語誰。盼我歸去來。寶裝千萬貲。詎知趙清獻。但餘琴鶴隨。飄然舉兩袖。惟任清風吹。一箱復十箱。却有書纍纍。頭上何所有。髮秃白皚皚。身旁何所有。老留骨與皮。橐中何所有。幾管退毛錐。家人聞我言。垂頭噓以欷。入我舊時房。壁破如編籬。危巢安有燕。支牀更無龜。而我尚不愧。席地夜眠遲。匆匆事補葺。但取庋書

宜衰年畏風濕辟濕亟當治罷勞八九日。陋室比華
棱棱棱朔風起蕭蕭嚴霜霏圍爐共妻子。陶然笑語
嬉嗟余增老醜。且喜神不疲撥火火狂笑（蜀人謂火逬出有聲
日火笑火笑者天晴之兆也）揚灰灰亂飛田家足此樂獨世復何
之側目懷當局南北相爭馳神龍亢无首羣虎怒生
鬣長官從何出自名旅與師春秋從民願民治安所
施逆知十年中。弭兵寧有期爲至無時無民命視殘
糜及此圖苟全時復理琴絲讀書不厭舊種竹常欲
肥我愛雙桃紅移植愁榮萎（時在成都購回雙桃花數十本）遊山看
不足策杖循東籬陶公闢荒徑世與我相遺歸來兮
歸來茲焉閉柴扉。

苦雨嘆

垂老歸故園愁貧復愁雨。寒孟多滯霪匝月無乾土。
壁色積墨黑緣柱滴煤乳陰霾漬衣袂濕霧宿環堵
陋室吾何媿耆屋頹已古親戚過者稀友朋氣尤沮
子婦滯城南屢爲愁霖阻格孫頗神秀望晴每延佇
蕭蕭坐短窗但與古人伍讀書皆不明點畫半訛誤
時復撫碑碣迷花窺呴嘍白日倏已暝山光黯庭戶。
烟雲何霧靂天地一曚矓圍爐聞火笑卜曰日在午。
緜緜復緜緜謀晴那能數山姬發令愁梅奴故皆瘀
開門看平疇戴笠過荒墅踏鞵畏泥濘倚笻憂步武
行者肩以甃販夫病以傴中田一老農扶犁愴獨苦
破蓑不遮體。饑羸老牛枯。大官飽食肉。焉能辨禾黍。
大造混茫茫中原走豺虎官兵多於民。軍餉從何取
況乃旱太甚。災區連北五。重以蜀先亂。瘡痍待誰撫。
厄運遭陽爻。妖星墳水府。窮陰晦八表毒霧滛四宇。
民勞苦凍飢。安得無怨怒。皇天胡不慈。何以慰寒窶。
我生惡冥冥。睬背愛晴煦。願借羲和鞭撥雲見青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６１
作者＝
页数＝７４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